目录

[魏书 3](#_Toc24545863)

[武帝紀第一 3](#_Toc24545864)

[文帝紀第二 14](#_Toc24545865)

[明帝紀第三 22](#_Toc24545866)

[三少帝紀第四 28](#_Toc24545867)

[后妃傳第五 36](#_Toc24545868)

[董二袁劉傳第六 40](#_Toc24545869)

[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50](#_Toc24545870)

[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55](#_Toc24545871)

[諸夏侯曹傳第九 61](#_Toc24545872)

[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70](#_Toc24545873)

[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76](#_Toc24545874)

[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84](#_Toc24545875)

[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90](#_Toc24545876)

[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97](#_Toc24545877)

[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106](#_Toc24545878)

[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111](#_Toc24545879)

[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117](#_Toc24545880)

[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120](#_Toc24545881)

[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125](#_Toc24545882)

[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131](#_Toc24545883)

[王衞二劉傅傳第二十一 135](#_Toc24545884)

[桓二陳徐衞盧傳第二十二 142](#_Toc24545885)

[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148](#_Toc24545886)

[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153](#_Toc24545887)

[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157](#_Toc24545888)

[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162](#_Toc24545889)

[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166](#_Toc24545890)

[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170](#_Toc24545891)

[方技傳第二十九 179](#_Toc24545892)

[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187](#_Toc24545893)

[蜀书 196](#_Toc24545894)

[劉二牧傳第一 196](#_Toc24545895)

[先主傳第二 197](#_Toc24545896)

[後主傳第三 202](#_Toc24545897)

[二主妃子傳第四 204](#_Toc24545898)

[諸葛亮傳第五 205](#_Toc24545899)

[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211](#_Toc24545900)

[龐統法正傳第七 214](#_Toc24545901)

[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219](#_Toc24545902)

[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221](#_Toc24545903)

[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225](#_Toc24545904)

[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227](#_Toc24545905)

[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233](#_Toc24545906)

[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236](#_Toc24545907)

[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238](#_Toc24545908)

[吴书 244](#_Toc24545909)

[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244](#_Toc24545910)

[吳主傳第二 248](#_Toc24545911)

[三嗣主傳第三 256](#_Toc24545912)

[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264](#_Toc24545913)

[妃嬪傳第五 266](#_Toc24545914)

[宗室傳第六 268](#_Toc24545915)

[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271](#_Toc24545916)

[張嚴程闞薛傳第八 276](#_Toc24545917)

[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279](#_Toc24545918)

[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284](#_Toc24545919)

[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289](#_Toc24545920)

[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292](#_Toc24545921)

[陸遜傳第十三 298](#_Toc24545922)

[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302](#_Toc24545923)

[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304](#_Toc24545924)

[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309](#_Toc24545925)

[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312](#_Toc24545926)

[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314](#_Toc24545927)

[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315](#_Toc24545928)

[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320](#_Toc24545929)

# 魏书

## 武帝紀第一

太祖武皇帝，沛國譙人也，姓曹，諱操，字孟德，漢相國參之後。太祖一名吉利，小字阿瞞。　王沈魏書曰：其先出於黃帝。當高陽世，陸終之子曰安，是為曹姓。周武王克殷，存先世之後，封曹俠於邾。春秋之世，與於盟會，逮至戰國，為楚所滅。子孫分流，或家于沛。漢高祖之起，曹參以功封平陽侯，世襲爵土，絕而復紹，至今適嗣國於容城。桓帝世，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，封費亭侯。司馬彪續漢書曰：騰父節，字元偉，素以仁厚稱。鄰人有亡豕者，與節豕相類，詣門認之，節不與爭；後所亡豕自還其家，豕主人大慙，送所認豕，并辭謝節，節笑而受之。由是鄉黨貴歎焉。長子伯興，次子仲興，次子叔興。騰字季興，少除黃門從官。永寧元年，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，配皇太子書，騰應其選。太子特親愛騰，飲食賞賜與衆有異。順帝即位，為小黃門，遷至中常侍大長秋。在省闥三十餘年，歷事四帝，未甞有過。好進達賢能，終無所毀傷。其所稱薦，若陳留虞放、邊韶、南陽延固、張溫、弘農張奐、潁川堂谿典等，皆致位公卿，而不伐其善。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，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，上太守，并奏騰內臣外交，所不當為，請免官治罪。帝曰：「牋自外來，騰書不出，非其罪也。」乃寑暠奏。騰不以介意，常稱歎暠，以為暠得事上之節。暠後為司徒，語人曰：「今日為公，乃曹常侍恩也。」騰之行事，皆此類也。桓帝即位，以騰先帝舊臣，忠孝彰著，封費亭侯，加位特進。太和三年，追尊騰曰高皇帝。養子嵩嗣，官至太尉，莫能審其生出本末。續漢書曰：嵩字巨高。質性敦慎，所在忠孝。為司隷校尉，靈帝擢拜大司農、大鴻臚，代崔烈為太尉。黃初元年，追尊嵩曰太皇帝。　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：嵩，夏侯氏之子，夏侯惇之叔父。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。嵩生太祖。

太祖少機警，有權數，而任俠放蕩，不治行業，故世人未之奇也；曹瞞傳云：太祖少好飛鷹走狗，游蕩無度，其叔父數言之於嵩。太祖患之，後逢叔父於路，乃陽敗面喎口；叔父怪而問其故，太祖曰：「卒中惡風。」叔父以告嵩。嵩驚愕，呼太祖，太祖口貌如故。嵩問曰：「叔父言汝中風，已差乎？」太祖曰：「初不中風，但失愛於叔父，故見罔耳。」嵩乃疑焉。自後叔父有所告，嵩終不復信，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。惟梁國橋玄、南陽何顒異焉。玄謂太祖曰：「天下將亂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！」魏書曰：太尉橋玄，世名知人，覩太祖而異之，曰：「吾見天下名士多矣，未有若君者也！君善自持。吾老矣！願以妻子為託。」由是聲名益重。　續漢書曰：玄字公祖，嚴明有才略，長於人物。　張璠漢紀曰：玄歷位中外，以剛斷稱，謙儉下士，不以王爵私親。光和中為太尉，以乆病策罷，拜太中大夫，卒，家貧乏產業，柩無所殯。當世以此稱為名臣。　世語曰：玄謂太祖曰：「君未有名，可交許子將。」太祖乃造子將，子將納焉，由是知名。孫盛異同雜語云：太祖甞私入中常侍張讓室，讓覺之；乃舞手戟於庭，踰垣而出。才武絕人，莫之能害。博覽群書，特好兵法，抄集諸家兵法，名曰接要，又注孫武十三篇，皆傳於世。甞問許子將：「我何如人？」子將不荅。固問之，子將曰：「子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姦雄。」太祖大笑。年二十，舉孝廉為郎，除洛陽北部尉，遷頓丘令，曹瞞傳曰：太祖初入尉廨，繕治四門。造五色棒，縣門左右各十餘枚，有犯禁者，不避豪彊，皆棒殺之。後數月，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，即殺之。京師斂迹，莫敢犯者。近習寵臣咸疾之，然不能傷，於是共稱薦之，故遷為頓丘令。徵拜議郎。魏書曰：太祖從妹夫㶏彊侯宋奇被誅，從坐免官。後以能明古學，復徵拜議郎。先是大將軍竇武、太傅陳蕃謀誅閹官，反為所害。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，姦邪盈朝，善人壅塞，其言甚切；靈帝不能用。是後詔書勑三府：舉奏州縣政理無效，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。三公傾邪，皆希世見用，貨賂並行，彊者為怨，不見舉奏，弱者守道，多被陷毀。太祖疾之。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，因此復上書切諫，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。奏上，天子感寤，以示三府責讓之，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。是後政教日亂，豪猾益熾，多所摧毀；太祖知不可匡正，遂不復獻言。

光和末，黃巾起。拜騎都尉，討潁川賊。遷為濟南相，國有十餘縣，長吏多阿附貴戚，贓污狼藉，於是奏免其八；禁斷淫祀，姦宄逃竄，郡界肅然。魏書曰：長吏受取貪饕，依倚貴勢，歷前相不見舉；聞太祖至，咸皆舉免，小大震怖，姦宄遁逃，竄入他郡。政教大行，一郡清平。初，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，故其國為立祠，青州諸郡轉相倣效，濟南尤盛，至六百餘祠。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，奢侈日甚，民坐貧窮，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。太祖到，皆毀壞祠屋，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。及至秉政，遂除姦邪鬼神之事，世之淫祀由此遂絕。乆之，徵還為東郡太守；不就，稱疾歸鄉里。魏書曰：於是權臣專朝，貴戚橫恣。太祖不能違道取容。數數干忤，恐為家禍，遂乞留宿衞。拜議郎，常託疾病，輙告歸鄉里；築室城外，春夏習讀書傳，秋冬弋獵，以自娛樂。頃之，兾州刺史王芬、南陽許攸、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，謀廢靈帝，立合肥侯，以告太祖，太祖拒之。芬等遂敗。司馬彪九州春秋曰：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，楷曰：「天文不利宦者，黃門、常侍貴族滅矣。」逸喜。芬曰：「若然者，芬願驅除。」於是與攸等結謀。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，芬等謀因此作難，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，求得起兵。會北方有赤氣，東西竟天，太史上言「當有陰謀，不宜北行」，帝乃止。勑芬罷兵，俄而徵之。芬懼，自殺。　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：「夫廢立之事，天下之至不祥也。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，伊尹、霍光是也。伊尹懷至忠之誠，據宰臣之勢，處官司之上，故進退廢置，計從事立。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，藉宗臣之位，內因太后秉政之重，外有羣卿同欲之勢，昌邑即位日淺，未有貴寵，朝乏讜臣，議出密近，故計行如轉圜，事成如摧朽。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，未覩當今之難。諸君自度，結衆連黨，何若七國？合肥之貴，孰若吳、楚？而造作非常，欲望必克，不亦危乎！」金城邊章、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，衆十餘萬，天下騷動。徵太祖為典軍校尉。會靈帝崩，太子即位，太后臨朝。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，太后不聽。進乃召董卓，欲以脅太后，魏書曰：太祖聞而笑之曰：「閹豎之官，古今宜有，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，使至於此。旣治其罪，當誅元惡，一獄吏足矣，何必紛紛召外將乎？欲盡誅之，事必宣露，吾見其敗也。」卓未至而進見殺。卓到，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，京都大亂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，欲與計事。太祖乃變易姓名，間行東歸。魏書曰：太祖以卓終必覆敗，遂不就拜，逃歸鄉里。從數騎過故人成臯呂伯奢；伯奢不在，其子與賔客共劫太祖，取馬及物，太祖手刃擊殺數人。　世語曰：太祖過伯奢。伯奢出行，五子皆在，備賔主禮。太祖自以背卓命，疑其圖己，手劔夜殺八人而去。　孫盛雜記曰：太祖聞其食器聲，以為圖己，遂夜殺之。旣而悽愴曰：「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！」遂行。出關，過中牟，為亭長所疑，執詣縣，邑中或竊識之，為請得解。世語曰：中牟疑是亡人，見拘於縣。時掾亦已被卓書；唯功曹心知是太祖，以世方亂，不宜拘天下雄儁，因白令釋之。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。太祖至陳留，散家財，合義兵，將以誅卓。冬十二月，始起兵於己吾，世語曰：陳留孝廉衞茲以家財資太祖，使起兵，衆有五千人。是歲中平六年也。

初平元年春正月，後將軍袁術、兾州牧韓馥、英雄記曰：馥字文節，潁川人。為御史中丞。董卓舉為兾州牧。于時兾州民人殷盛，兵糧優足。袁紹之在勃海，馥恐其興兵，遣數部從事守之，不得動搖。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，陳卓罪惡，云「見逼迫，無以自救，企望義兵，解國患難。」馥得移，請諸從事問曰：「今當助袁氏邪，助董卓邪？」治中從事劉子惠曰：「今興兵為國，何謂袁、董！」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。子惠復言：「兵者凶事，不可為首；今宜往視他州，有發動者，然後和之。兾州於他州不為弱也，他人功未有在兾州之右者也。」馥然之。馥乃作書與紹，道卓之惡，聽其舉兵。豫州刺史孔伷、英雄記曰：伷字公緒，陳留人。張璠漢紀，載鄭泰說卓云：「孔公緒能清談高論，噓枯吹生。」兖州刺史劉岱、岱，劉繇之兄，事見吳志。河內太守王匡、英雄記曰：匡字公節，泰山人。輕財好施，以任俠聞。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，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。會進敗，匡還鄉里。起家，拜河內太守。　謝承後漢書曰：匡少與蔡邕善。其年為卓軍所敗，走還泰山，收集勁勇得數千人，欲與張邈合。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。班親屬不勝憤怒，與太祖并勢，共殺匡。勃海太守袁紹、陳留太守張邈、東郡太守橋瑁、英雄記曰：瑁字元偉，玄族子。先為兖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山陽太守袁遺、遺字伯業，紹從兄。為長安令。河間張超甞薦遺于太尉朱儁，稱遺「有冠世之懿，幹時之量。其忠允亮直，固天所縱；若乃包羅載籍，管綜百氏，登高能賦，覩物知名，求之今日，邈焉靡儔。」事在超集。　英雄記曰：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，為袁術所敗。太祖稱「長大而能勤學者，惟吾與袁伯業耳。」語在文帝典論。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子勛傳。同時俱起兵，衆各數萬，推紹為盟主。太祖行奮武將軍。

二月，卓聞兵起，乃徙天子都長安。卓留屯洛陽，遂焚宮室。是時紹屯河內，邈、岱、瑁、遺屯酸棗，術屯南陽，伷屯潁川，馥在鄴。卓兵彊，紹等莫敢先進。太祖曰：「舉義兵以誅暴亂，大衆已合，諸君何疑？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，倚王室之重，據二周之險，東向以臨天下；雖以無道行之，猶足為患。今焚燒宮室，劫遷天子，海內震動，不知所歸，此天亡之時也。一戰而天下定矣，不可失也。」遂引兵西，將據成臯。邈遣將衞茲分兵隨太祖。到熒陽汴水，遇卓將徐榮，與戰不利，士卒死傷甚多。太祖為流矢所中，所乘馬被創，從弟洪以馬與太祖，得夜遁去。榮見太祖所將兵少，力戰盡日，謂酸棗未易攻也，亦引兵還。太祖到酸棗，諸軍兵十餘萬，日置酒高會，不圖進取。太祖責讓之，因為謀曰：「諸君聽吾計，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，酸棗諸將守成臯，據敖倉，塞轘轅、太谷，全制其險；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、析，入武關，以震三輔：皆高壘深壁，勿與戰，益為疑兵，示天下形勢，以順誅逆，可立定也。今兵以義動，持疑而不進，失天下之望，竊為諸君耻之！」邈等不能用。太祖兵少，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，刺史陳溫、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。還到龍亢，士卒多叛。魏書曰：兵謀叛，夜燒太祖帳，太祖手劔殺數十人，餘皆披靡，乃得出營；其不叛者五百餘人。至銍、建平，復收兵得千餘人，進屯河內。劉岱與橋瑁相惡，岱殺瑁，以王肱領東郡太守。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，太祖拒之。魏書載太祖荅紹曰：「董卓之罪，暴於四海，吾等合大衆興義兵，遠近莫不響應，此以義動故也。今幼主微弱，制於姦臣，未有昌邑亡國之釁，而一旦改易，天下其孰安之？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。」紹又甞得一玉印，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，太祖由是笑而惡焉。　魏書曰：太祖大笑曰：「吾不聽汝也。」紹復使人說太祖曰：「今袁公勢盛兵彊，二子已長，天下羣英，孰踰於此？」太祖不應。由是益不直紹，圖誅滅之。

二年春，紹、馥遂立虞為帝，虞終不敢當。夏四月，卓還長安。秋七月，袁紹脅韓馥，取兾州。黑山賊于毒、白繞、眭固等眭，申隨反。十餘萬衆略魏郡、東郡，王肱不能禦，太祖引兵入東郡，擊白繞於濮陽，破之。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，治東武陽。

三年春，太祖軍頓丘，毒等攻東武陽。太祖乃引兵西入山，攻毒等本屯。魏書曰：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。太祖曰：「孫臏救趙而攻魏，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。使賊聞我西而還，武陽自解也；不還，我能敗其本屯，虜不能拔武陽必矣。」遂乃行。毒聞之，棄武陽還。太祖要擊眭固，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，皆大破之。魏書曰：於夫羅者，南單于子也。中平中，發匈奴兵，於夫羅率以助漢。會本國反，殺南單于，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。因天下撓亂，與西河白波賊合，破太原、河內，抄略諸郡為寇。夏四月，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。卓將李傕、郭汜等殺允攻布，布敗，東出武關。傕等擅朝政。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，殺任城相鄭遂，轉入東平。劉岱欲擊之，鮑信諫曰：「今賊衆百萬，百姓皆震恐，士卒無鬬志，不可敵也。觀賊衆羣輩相隨，軍無輜重，唯以鈔略為資，今不若畜士衆之力，先為固守。彼欲戰不得，攻又不能，其勢必離散，後選精銳，據其要害，擊之可破也。」岱不從，遂與戰，果為所殺。世語曰：岱旣死，陳宮謂太祖曰：「州今無主，而王命斷絕，宮請說州中，明府尋往牧之，資之以收天下，此霸王之業也。」宮說別駕、治中曰：「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；曹東郡，命世之才也，若迎以牧州，必寧生民。」鮑信等亦謂之然。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兖州牧。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。信力戰鬬死，僅而破之。魏書曰：太祖將步騎千餘人，行視戰地，卒抵賊營，戰不利，死者數百人，引還。賊尋前進。黃巾為賊久，數乘勝，兵皆精悍。太祖舊兵少，新兵不習練，舉軍皆懼。太祖被甲嬰冑，親巡將士，明勸賞罰，衆乃復奮，承間討擊，賊稍折退。賊乃移書太祖曰：「昔在濟南，毀壞神壇，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，似若知道，今更迷惑。漢行已盡，黃家當立。天之大運，非君才力所能存也。」太祖見檄書，呵之罪，數開示降路；遂設奇伏，晝夜會戰，戰輙禽獲，賊乃退走。購求信喪不得，衆乃刻木如信形狀，祭而哭焉。追黃巾至濟北。乞降。冬，受降卒三十餘萬，男女百餘萬口，收其精銳者，號為青州兵。袁術與紹有隙，術求援於公孫瓚，瓚使劉備屯高唐，單經屯平原，陶謙屯發干，以逼紹。太祖與紹會擊，皆破之。

四年春，軍鄄城。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，術引軍入陳留，屯封丘，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。術使將劉詳屯匡亭。太祖擊詳，術救之，與戰，大破之。術退保封丘，遂圍之，未合，術走襄邑，追到太壽，決渠水灌城。走寧陵，又追之，走九江。夏，太祖還軍定陶。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，自稱天子；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，取泰山華、費，略任城。秋，太祖征陶謙，下十餘城，謙守城不敢出。是歲，孫策受袁術使渡江，數年閒遂有江東。

興平元年春，太祖自徐州還，初，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，董卓之亂，避難琅邪，為陶謙所害，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。世語曰：嵩在泰山華縣。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兖州，劭兵未至，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。嵩家以為劭迎，不設備。謙兵至，殺太祖弟德於門中。嵩懼，穿後垣，先出其妾，妾肥，不時得出；嵩逃于厠，與妾俱被害，闔門皆死。劭懼，棄官赴袁紹。後太祖定兾州，劭時已死。　韋曜吳書曰：太祖迎嵩，輜重百餘兩。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衞送，闓於泰山華、費間殺嵩，取財物，因奔淮南。太祖歸咎於陶謙，故伐之。夏，使荀彧、程昱守鄄城，復征陶謙，拔五城，遂略地至東海。還過郯，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，要太祖。太祖擊破之，遂攻拔襄賁，所過多所殘戮。孫盛曰：夫伐罪弔民，古之令軌；罪謙之由，而殘其屬部，過矣。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，郡縣皆應。荀彧、程昱保鄄城，范、東阿二縣固守，太祖乃引軍還。布到，攻鄄城不能下，西屯濮陽。太祖曰：「布一旦得一州，不能據東平，斷亢父、泰山之道，乘險要我，而乃屯濮陽，吾知其無能為也。」遂進軍攻之。布出兵戰，先以騎犯青州兵。青州兵奔，太祖陳亂馳突火出，墜馬，燒左手掌。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，遂引去。袁暐獻帝春秋曰：太祖圍濮陽，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閒，太祖得入城。燒其東門，示無反意。及戰，軍敗。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，問曰：「曹操何在？」太祖曰：「乘黃馬走者是也。」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。門火猶盛，太祖突火而出。未至營止，諸將未與太祖相見，皆怖。太祖乃自力勞軍，令軍中促為攻具，進復攻之，與布相守百餘日。蝗蟲起，百姓大餓，布糧食亦盡，各引去。秋九月，太祖還鄄城。布到乘氏，為其縣人李進所破，東屯山陽。於是紹使人說太祖，欲連和。太祖新失兖州，軍食盡，將許之。程昱止太祖，太祖從之。冬十月，太祖至東阿。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，人相食，乃罷吏兵新募者。陶謙死，劉備代之。

二年春，襲定陶。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，未拔。會呂布至，又擊破之。夏，布將薛蘭、李封屯鉅野，太祖攻之，布救蘭，蘭敗，布走，遂斬蘭等。布復從東緍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，時太祖兵少，設伏，縱奇兵擊，大破之。魏書曰：於是兵皆出取麥，在者不能千人，屯營不固。太祖乃令婦人守陴，悉兵拒之。屯西有大隄，其南樹木幽深。布疑有伏，乃相謂曰：「曹操多譎，勿入伏中。」引軍屯南十餘里。明日復來，太祖隱兵隄裏，出半兵隄外。布益進，乃令輕兵挑戰，旣合，伏兵乃悉乘隄，步騎並進，大破之，獲其龍車，追至其營而還。布夜走，太祖復攻，拔定陶，分兵平諸縣。布東奔劉備，張邈從布，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。秋八月，圍雍丘。冬十月，天子拜太祖兖州牧。十二月，雍丘潰，超自殺。夷邈三族。邈詣袁術請救，為其衆所殺，兖州平，遂東略陳地。是歲，長安亂，天子東遷，敗于曹陽，渡河幸安邑。

建安元年春正月，太祖軍臨武平，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。太祖將迎天子，諸將或疑，荀彧、程昱勸之，乃遣曹洪將兵西迎，衞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，洪不得進。汝南、潁川黃巾何儀、劉辟、黃邵、何曼等，衆各數萬，初應袁術，又附孫堅。二月，太祖進軍討破之，斬辟、邵等，儀及其衆皆降。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，夏六月，遷鎮東將軍，封費亭侯。秋七月，楊奉、韓暹以天子還洛陽，獻帝春秋曰：天子初至洛陽，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。使張楊繕治宮室，名殿曰揚安殿，八月，帝乃遷居。奉別屯梁。太祖遂至洛陽，衞京都，暹遁走。天子假太祖節鉞，錄尚書事。獻帝紀曰：又領司隷校尉。洛陽殘破，董昭等勸太祖都許。九月，車駕出轘轅而東，以太祖為大將軍，封武平侯。自天子西遷，朝廷日亂，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。張璠漢紀曰：初，天子敗於曹陽，欲浮河東下。侍中太史令王立曰：「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，過天津，熒惑又逆行守北河，不可犯也。」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，將自軹關東出。立又謂宗正劉艾曰：「前太白守天關，與熒惑會；金火交會，革命之象也。漢祚終矣，晉、魏必有興者。」立後數言於帝曰：「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常盛，代火者土也，承漢者魏也，能安天下者，曹姓也，唯委任曹氏而已。」公聞之，使人語立曰：「知公忠於朝廷，然天道深遠，幸勿多言。」天子之東也，奉自梁欲要之，不及。冬十月，公征奉，奉南奔袁術，遂攻其梁屯，拔之。於是以袁紹為太尉，紹恥班在公下，不肯受。公乃固辭，以大將軍讓紹。天子拜公司空，行車騎將軍。是歲用棗祗、韓浩等議，始興屯田。魏書曰：自遭荒亂，率乏糧穀。諸軍並起，無終歲之計，饑則寇略，飽則棄餘，瓦解流離，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。袁紹之在河北，軍人仰食桑椹。袁術在江、淮，取給蒲蠃。民人相食，州里蕭條。公曰：「夫定國之術，在於彊兵足食，秦人以急農兼天下，孝武以屯田定西域，此先代之良式也。」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，得穀百萬斛。於是州郡例置田官，所在積穀。征伐四方，無運糧之勞，遂兼滅羣賊，克平天下。呂布襲劉備，取下邳。備來奔。程昱說公曰：「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，終不為人下，不如早圖之。」公曰：「方今收英雄時也，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，不可。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。濟死，從子繡領其衆。

二年春正月，公到宛。張繡降，旣而悔之，復反。公與戰，軍敗，為流矢所中，長子昂、弟子安民遇害。魏書曰：公所乘馬名絕影，為流矢所中，傷頰及足，并中公右臂。　世語曰：昂不能騎，進馬於公，公故免，而昂遇害。公乃引兵還舞陰，繡將騎來鈔，公擊破之。繡奔穰，與劉表合。公謂諸將曰：「吾降張繡等，失不便取其質，以至于此。吾知所以敗。諸卿觀之，自今已後不復敗矣。」遂還許。世語曰：舊制，三公領兵入見，皆交戟叉頸而前。初，公將討張繡，入覲天子，時始復此制。公自此不復朝見。袁術欲稱帝於淮南，使人告呂布。布收其使，上其書。術怒，攻布，為布所破。秋九月，術侵陳，公東征之。術聞公自來，棄軍走，留其將橋蕤、李豐、梁綱、樂就；公到，擊破蕤等，皆斬之。術走渡淮。公還許。公之自舞陰還也，南陽、章陵諸縣復叛為繡，公遣曹洪擊之，不利，還屯葉，數為繡、表所侵。冬十一月，公自南征，至宛。魏書曰：臨淯水，祠亡將士，歔欷流涕，衆皆感慟。表將鄧濟據湖陽。攻拔之，生禽濟，湖陽降。攻舞陰，下之。

三年春正月，公還許，初置軍師祭酒。三月，公圍張繡於穰。夏五月，劉表遣兵救繡，以絕軍後。獻帝春秋曰：袁紹叛卒詣公云：「田豐使紹早襲許，若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四海可指麾而定。」公乃解繡圍。公將引還，繡兵來，公軍不得進，連營稍前。公與荀彧書曰：「賊來追吾，雖日行數里，吾策之，到安衆，破繡必矣。」到安衆，繡與表兵合守險，公軍前後受敵。公乃夜鑿險為地道，悉過輜重，設奇兵。會明，賊謂公為遁也，悉軍來追。乃縱奇兵步騎夾攻，大破之。秋七月，公還許。荀彧問公：「前以策賊必破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虜遏吾歸師，而與吾死地戰，吾是以知勝矣。」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，公遣夏侯惇救之，不利。備為順所敗。九月，公東征布。冬十月，屠彭城，獲其相侯諧。進至下邳，布自將騎逆擊。大破之，獲其驍將成廉。追至城下，布恐，欲降。陳宮等沮其計，求救於術，勸布出戰，戰又敗，乃還固守，攻之不下。時公連戰，士卒罷，欲還，用荀攸、郭嘉計，遂決泗、沂水以灌城。月餘，布將宋憲、魏續等執陳宮，舉城降，生禽布、宮，皆殺之。太山臧霸、孫觀、吳敦、尹禮、昌狶各聚衆。布之破劉備也，霸等悉從布。布敗，獲霸等，公厚納待，遂割青、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，分琅邪、東海、北海為城陽、利城、昌慮郡。

初，公為兖州，以東平畢諶為別駕。張邈之叛也，邈劫諶母弟妻子；公謝遣之，曰：「卿老母在彼，可去。」諶頓首無二心，公嘉之，為之流涕。旣出，遂亡歸。及布破，諶生得，衆為諶懼，公曰：「夫人孝於其親者，豈不亦忠於君乎！吾所求也。」以為魯相。魏書曰：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、大長秋梁紹、少府孔融有隙，欲使公以他過誅之。公曰：「當今天下土崩瓦解，雄豪並起，輔相君長，人懷怏怏，各有自為之心，此上下相疑之秋也，雖以無嫌待之，猶懼未信；如有所除，則誰不自危？且夫起布衣，在塵垢之間，為庸人之所陵陷，可勝怨乎！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羣情以安，如何忘之？」紹以為公外託公義，內實離異，深懷怨望。　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，幾至於死，孔融竟不免於誅滅，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！非知之難，其在行之，信矣。

四年春二月，公還至昌邑。張楊將楊醜殺楊，眭固又殺醜，以其衆屬袁紹，屯射犬。夏四月，進軍臨河，使史渙、曹仁渡河擊之。固使楊故長史薛洪、河內太守繆尚留守，自將兵北迎紹求救，與渙、仁相遇犬城。交戰，大破之，斬固。公遂濟河，圍射犬。洪、尚率衆降，封為列侯，還軍敖倉。以魏种為河內太守，屬以河北事。初，公舉种孝廉。兖州叛，公曰：「唯魏种且不棄孤也。」及聞种走，公怒曰：「种不南走越、北走胡，不置汝也！」旣下射犬，生禽种，公曰：「唯其才也！」釋其縛而用之。是時袁紹旣并公孫瓚，兼四州之地，衆十餘萬，將進軍攻許，諸將以為不可敵，公曰：「吾知紹之為人，志大而智小，色厲而膽薄，忌克而少威，兵多而分畫不明，將驕而政令不一，土地雖廣，糧食雖豐，適足以為吾奉也。」秋八月，公進軍黎陽，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、北海、東安，留于禁屯河上。九月，公還許，分兵守官渡。冬十一月，張繡率衆降，封列侯。十二月，公軍官渡。袁術自敗於陳，稍困，袁譚自青州遣迎之。術欲從下邳北過，公遣劉備、朱靈要之。會術病死。程昱、郭嘉聞公遣備，言於公曰：「劉備不可縱。」公悔，追之不及。備之未東也，陰與董承等謀反，至下邳，遂殺徐州刺史車胄，舉兵屯沛。遣劉岱、王忠擊之，不克。獻帝春秋曰：備謂岱等曰：「使汝百人來，其無如我何；曹公自來，未可知耳！」　魏武故事曰：岱字公山，沛國人。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，封列侯。　魏略曰：王忠，扶風人，少為亭長。三輔亂，忠饑乏噉人，隨輩南向武關。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；忠不欲去，因率等仵逆擊之，奪其兵，聚衆千餘人以歸公。拜忠中郎將，從征討。五官將知忠甞噉人，因從駕出行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，以為歡笑。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，封為列侯。

五年春正月，董承等謀泄，皆伏誅。公將自東征備，諸將皆曰：「與公爭天下者，袁紹也。今紹方來而棄之東，紹乘人後，若何？」公曰：「夫劉備，人傑也，今不擊，必為後患。孫盛魏氏春秋云：荅諸將曰：「劉備，人傑也，將生憂寡人。」　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，旣多潤色，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，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，於失實也，不亦彌遠乎！凡孫盛製書，多用左氏以易舊文，如此者非一。嗟乎，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？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，而用夫差分死之言，尤非其類。袁紹雖有大志，而見事遟，必不動也。」郭嘉亦勸公，遂東擊備，破之，生禽其將夏侯博。備走奔紹，獲其妻子。備將關羽屯下邳，復進攻之，羽降。昌狶叛為備，又攻破之。公還官渡，紹卒不出。二月，紹遣郭圖、淳于瓊、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，紹引兵至黎陽，將渡河。夏四月，公北救延。荀攸說公曰：「今兵少不敵，分其勢乃可。公到延津，若將渡兵向其後者，紹必西應之，然後輕兵襲白馬，掩其不備，顏良可禽也。」公從之。紹聞兵渡，即分兵西應之。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，未至十餘里，良大驚，來逆戰。使張遼、關羽前登，擊破，斬良。遂解白馬圍，徙其民，循河而西。紹於是渡河追公軍，至延津南。公勒兵駐營南阪下，使登壘望之，曰：「可五六百騎。」有頃，復白：「騎稍多，步兵不可勝數。」公曰：「勿復白。」乃令騎解鞍放馬。是時，白馬輜重就道。諸將以為敵騎多，不如還保營。荀攸曰：「此所以餌敵，如何去之！」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。諸將復白：「可上馬。」公曰：「未也。」有頃，騎至稍多，或分趣輜重。公曰：「可矣。」乃皆上馬。時騎不滿六百，遂縱兵擊，大破之，斬醜、良。醜、良皆紹名將也，再戰，悉禽，紹軍大震。公還軍官渡。紹進保陽武。關羽亡歸劉備。八月，紹連營稍前，依沙塠為屯，東西數十里。公亦分營與相當，合戰不利。羽鑿齒漢晉春秋曰：許攸說紹曰：「公無與操相攻也。急分諸軍持之，而徑從他道迎天子，則事立濟矣。」紹不從，曰：「吾要當先圍取之。」攸怒。時公兵不滿萬，傷者十二三。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，已有衆五千，自後百戰百勝，敗者十二三而已矣。但一破黃巾，受降卒三十餘萬，餘所吞并，不可悉紀；雖征戰損傷，未應如此之少也。夫結營相守，異於摧鋒決戰。本紀云：「紹衆十餘萬，屯營東西數十里。」魏太祖雖機變無方，略不世出，安有以數千之兵，而得逾時相抗者哉？以理而言，竊謂不然。紹為屯數十里，公能分營與相當，此兵不得甚少，一也。紹若有十倍之衆，理應當悉力圍守，使出入斷絕，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，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，揚旌往還，曾無抵閡，明紹力不能制，是不得甚少，二也。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，或云七萬。夫八萬人奔散，非八千人所能縛，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，何緣力能制之？是不得甚少，三也。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，非其實錄也。按鍾繇傳云：「公與紹相持，繇為司隷，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。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，繇馬為安在哉？紹復進臨官渡，起土山地道。公亦於內作之，以相應。紹射營中，矢如雨下，行者皆蒙楯，衆大懼。時公糧少，與荀彧書，議欲還許。彧以為「紹悉衆聚官渡，欲與公決勝敗。公以至弱當至彊，若不能制，必為所乘，是天下之大機也。且紹，布衣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。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，何向而不濟！」公從之。孫策聞公與紹相持，乃謀襲許，未發，為刺客所殺。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，略許下。紹使劉備助辟，公使曹仁擊破之。備走，遂破辟屯。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，公用荀攸計，遣徐晃、史渙邀擊，大破之，盡燒其車。公與紹相拒連月，雖比戰斬將，然衆少糧盡，士卒疲乏。公謂運者曰：「却十五日為汝破紹，不復勞汝矣。」冬十月，紹遣車運穀，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，宿紹營北四十里。紹謀臣許攸貪財，紹不能足，來奔，因說公擊瓊等。左右疑之，荀攸、賈詡勸公。公乃留曹洪守，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，會明至。瓊等望見公兵少，出陳門外。公急擊之，瓊退保營，遂攻之。紹遣騎救瓊。左右或言「賊騎稍近，請分兵拒之」。公怒曰：「賊在背後，乃白！」士卒皆殊死戰，大破瓊等，皆斬之。曹瞞傳曰：公聞攸來，跣出迎之，撫掌笑曰：「子卿遠來，吾事濟矣！」旣入坐，謂公曰：「袁氏軍盛，何以待之？今有幾糧乎？」公曰：「尚可支一歲。」攸曰：「無是，更言之！」又曰：「可支半歲。」攸曰：「足下不欲破袁氏邪，何言之不實也！」公曰：「向言戲之耳。其實可一月，為之柰何？」攸曰：「公孤軍獨守，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，此危急之日也。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，在故市、烏巢，屯軍無嚴備；今以輕兵襲之，不意而至，燔其積聚，不過三日，袁氏自敗也。」公大喜，乃選精銳步騎，皆用袁軍旗幟，銜枚縛馬口，夜從間道出，人抱束薪，所歷道有問者，語之曰：「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，遣兵以益備。」聞者信以為然，皆自若。旣至，圍屯，大放火，營中驚亂。大破之，盡燔其糧穀寶貨，斬督將眭元進、騎督韓莒子、呂威璜、趙叡等首，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，未死，殺士卒千餘人，皆取鼻，牛馬割脣舌，以示紹軍。將士皆怛懼。時有夜得仲簡，將以詣麾下，公謂曰：「何為如是？」仲簡曰：「勝負自天，何用為問乎！」公意欲不殺。許攸曰：「明且鑒於鏡，此益不忘人。」乃殺之。紹初聞公之擊瓊，謂長子譚曰：「就彼攻瓊等，吾攻拔其營，彼固無所歸矣！」乃使張郃、高覽攻曹洪。郃等聞瓊破，遂來降。紹衆大潰，紹及譚棄軍走，渡河。追之不及，盡收其輜重圖書珎寶，虜其衆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公上言「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兾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，刻作金璽，遣故任長畢瑜詣虞，為說命錄之數。又紹與臣書云：『可都鄄城，當有所立。』擅鑄金銀印，孝廉計吏，皆往詣紹。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：『今海內喪敗，天意實在我家，神應有徵，當在尊兄。南兄臣下欲使即位，南兄言，以年則北兄長，以位則北兄重。便欲送璽，會曹操斷道。』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，而凶逆無道，乃至於此。輙勒兵馬，與戰官渡，乘聖朝之威，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，遂大破潰。紹與子譚輕身迸走。凡斬首七萬餘級，輜重財物巨億。」公收紹書中，得許下及軍中人書，皆焚之。魏氏春秋曰：公云：「當紹之彊，孤猶不能自保，而況衆人乎！」兾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。初，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、宋之分，遼東殷馗馗，古逵字，見三蒼。善天文，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、沛之閒，其鋒不可當。至是凡五十年，而公破紹，天下莫敵矣。

六年夏四月，揚兵河上，擊紹倉亭軍，破之。紹歸，復收散卒，攻定諸叛郡縣。九月，公還許。紹之未破也，使劉備略汝南，汝南賊共都等應之。遣蔡揚擊都，不利，為都所破。公南征備。備聞公自行，走奔劉表，都等皆散。

七年春正月，公軍譙，令曰：「吾起義兵，為天下除暴亂。舊土人民，死喪略盡，國中終日行，不見所識，使吾悽愴傷懷。其舉義兵已來，將士絕無後者，求其親戚以後之，授上田，官給耕牛，置學師以教之。為存者立廟，使祀其先人，魂而有靈，吾百年之後何恨哉！」遂至浚儀，治睢陽渠，遣使以太牢祀橋玄。襃賞令載公祀文曰：「故太尉橋公，誕敷明德，汎愛博容。國念明訓，士思令謨。靈幽體翳，邈哉晞矣！吾以幼年，逮并堂室，特以頑鄙之姿，為大君子所納。增榮益觀，皆由獎助，猶仲尼稱不如顏淵，李生之厚歎賈復。士死知己，懷此無忘。又承從容約誓之言：『殂逝之後，路有經由，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，車過三步，腹痛勿怪！』雖臨時戲笑之言，非至親之篤好，胡肯為此辭乎？匪謂靈忿，能詒己疾，懷舊惟顧，念之悽愴。奉命東征，屯次鄉里，北望貴土，乃心陵墓。裁致薄奠，公其尚饗！」進軍官渡。紹自軍破後，發病歐血，夏五月死。小子尚代，譚自號車騎將軍，屯黎陽。秋九月，公征之，連戰。譚、尚數敗退，固守。

八年春三月，攻其郭，乃出戰，擊，大破之，譚、尚夜遁。夏四月，進軍鄴。五月還許，留賈信屯黎陽。己酉，令曰：「司馬法『將軍死綏』，魏書云：綏，却也。有前一尺，無却一寸。故趙括之母，乞不坐括。是古之將者，軍破於外，而家受罪於內也。自命將征行，但賞功而不罰罪，非國典也。其令諸將出征，敗軍者抵罪，失利者免官爵。」魏書載庚申令曰：「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，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，所謂『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』。管仲曰：『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，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，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。』未聞無能之人，不鬬之士，並受祿賞，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。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，不賞不戰之士；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賞功能。論者之言，一似管窺虎歟！」秋七月，令曰：「喪亂已來，十有五年，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，吾甚傷之。其令郡國各修文學，縣滿五百戶置校官，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，庶幾先王之道不廢，而有以益於天下。」八月，公征劉表，軍西平。公之去鄴而南也，譚、尚爭兾州，譚為尚所敗，走保平原。尚攻之急，譚遣辛毗乞降請救。諸將皆疑，荀攸勸公許之，魏書曰：公云：「我攻呂布，表不為寇，官渡之役，不救袁紹，此自守之賊也，宜為後圖。譚、尚狡猾，當乘其亂。縱譚挾詐，不終束手，使我破尚，徧收其地，利自多矣。」乃許之。公乃引軍還。冬十月，到黎陽，為子整與譚結婚。臣松之案：紹死至此，過周五月耳。譚雖出後其伯，不為紹服三年，而於再朞之內以行吉禮，悖矣。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；今云結婚，未必便以此年成禮。尚聞公北，乃釋平原還鄴。東平呂曠、呂翔叛尚，屯陽平，率其衆降，封為列侯。魏書曰：譚之圍解，陰以將軍印綬假曠。曠受印送之，公曰：「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。欲使我攻尚，得以其閒略民聚衆，比尚之破，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。尚破我盛，何弊之乘乎？」

九年春正月，濟河，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。二月，尚復攻譚，留蘇由、審配守鄴。公進軍到洹水，由降。旣至，攻鄴，為土山、地道。武安長尹楷屯毛城，通上黨糧道。夏四月，留曹洪攻鄴，公自將擊楷，破之而還。尚將沮鵠守邯鄲，沮音菹，河朔閒今猶有此姓。鵠，沮授子也。又擊拔之。易陽令韓範、涉長梁岐舉縣降，賜爵關內侯。五月，毀土山、地道，作圍壍，決漳水灌城；城中餓死者過半。秋七月，尚還救鄴，諸將皆以為「此歸師，人自為戰，不如避之」。公曰：「尚從大道來，當避之；若循西山來者，此成禽耳。」尚果循西山來，臨滏水為營。曹瞞傳曰：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，皆曰「定從西道，已在邯鄲」。公大喜，會諸將曰：「孤已得兾州，諸君知之乎？」皆曰：「不知。」公曰：「諸君方見不乆也。」夜遣兵犯圍，公逆擊破走之，遂圍其營。未合，尚懼。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，公不許，為圍益急。尚夜遁，保祁山，追擊之。其將馬延、張顗等臨陣降，衆大潰，尚走中山。盡獲其輜重，得尚印綬節鉞，使尚降人示其家，城中崩沮。八月，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。配逆戰，敗，生禽配，斬之，鄴定。公臨祀紹墓，哭之流涕；慰勞紹妻，還其家人寶物，賜雜繒絮，廩食之。孫盛云：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，將以懲惡勸善，永彰鑒戒。紹因世艱危，遂懷逆謀，上議神器，下干國紀。荐社汙宅，古之制也。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冢，加恩於饕餮之室，為政之道，於斯躓矣。夫匿怨友人，前哲所恥，稅驂舊館，義無虛涕，苟道乖好絕，何哭之有！昔漢高失之於項氏，魏武遵謬於此舉，豈非百慮之一失也。初，紹與公共起兵，紹問公曰：「若事不輯，則方面何所可據？」公曰：「足下意以為何如？」紹曰：「吾南據河，北阻燕、代，兼戎狄之衆，南向以爭天下，庶可以濟乎？」公曰：「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無所不可。」傅子曰：太祖又云：「湯、武之王，豈同上哉？若以險固為資，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。」九月，令曰：「河北罹袁氏之難，其令無出今年租賦！」重豪彊兼并之法，百姓喜恱。魏書載公令曰：「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袁氏之治也，使豪彊擅恣，親戚兼并；下民貧弱，代出租賦，衒鬻家財，不足應命；審配宗族，至乃藏匿罪人，為逋逃主。欲望百姓親附，甲兵彊盛，豈可得邪！其收田租畝四升，戶出絹二匹、緜二斤而已，他不得擅興發。郡國守相明檢察之，無令彊民有所隱藏，而弱民兼賦也。」天子以公領兾州牧，公讓還兖州。公之圍鄴也，譚略取甘陵、安平、勃海、河閒。尚敗，還中山。譚攻之，尚奔故安，遂并其衆。公遺譚書，責以負約，與之絕婚，女還，然後進軍。譚懼，拔平原，走保南皮。十二月，公入平原，略定諸縣。

十年春正月，攻譚，破之，斬譚，誅其妻子，兾州平。魏書曰：公攻譚，旦及日中不決；公乃自執桴鼓，士卒咸奮，應時破陷。下令曰：「其與袁氏同惡者，與之更始。」令民不得復私讎，禁厚葬，皆一之於法。是月，袁熙大將焦觸、張南等叛攻熙、尚，熙、尚奔三郡烏丸。觸等舉其縣降，封為列侯。初討譚時，民亡椎冰，臣松之以為討譚時，川渠水凍，使民椎冰以通舩，民憚役而亡。令不得降。頃之，亡民有詣門首者，公謂曰：「聽汝則違令，殺汝則誅首，歸深自藏，無為吏所獲。」民垂泣而去；後竟捕得。夏四月，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，封為列侯。故安趙犢、霍奴等殺幽州刺史、涿郡太守。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。續漢書郡國志曰：獷平，縣名，屬漁陽郡。秋八月，公征之，斬犢等，乃渡潞河救獷平，烏丸奔走出塞。九月，令曰：「阿黨比周，先聖所疾也。聞兾州俗，父子異部，更相毀譽。昔直不疑無兄，世人謂之盜嫂；弟五伯魚三娶孤女，謂之撾婦翁；王鳳擅權，谷永比之申伯；王商忠議，張匡謂之左道：此皆以白為黑，欺天罔君者也。吾欲整齊風俗，四者不除，吾以為羞。」冬十月，公還鄴。初，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，公之拔鄴，幹降，遂以為刺史。幹聞公討烏丸，乃以州叛，執上黨太守，舉兵守壺關口。遣樂進、李典擊之，幹還守壺關城。

十一年春正月，公征幹。幹聞之，乃留其別將守城，走入匈奴，求救於單于，單于不受。公圍壺關三月，拔之。幹遂走荊州，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。秋八月，公東征海賊管承，至淳于，遣樂進、李典擊破之，承走入海島。割東海之襄賁、郯、戚以益琅邪，省昌慮郡。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：「夫治世御衆，建立輔弼，誡在面從，詩稱『聽用我謀，庶無大悔』，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。吾充重任，每懼失中，頻年已來，不聞嘉謀，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？自今已後，諸掾屬治中、別駕，常以月旦各言其失，吾將覽焉。」三郡烏丸承天下亂，破幽州，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。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，以家人子為己女，妻焉。遼西單于蹋頓尤彊，為紹所厚，故尚兄弟歸之，數入塞為害。公將征之，鑿渠，自呼沲入泒水，泒音孤。名平虜渠；又從泃河口泃音句。鑿入潞河，名泉州渠，以通海。

十二月春二月，公自淳于還鄴。丁酋，令曰：「吾起義兵誅暴亂，於今十九年，所征必克，豈吾功哉？乃賢士大夫之力也。天下雖未悉定，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；而專饗其勞，吾何以安焉！其促定功行封。」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，皆為列侯，其餘各以次受封，及復死事之孤，輕重各有差。魏書載公令曰：「昔趙奢、竇嬰之為將也，受賜千金，一朝散之，故能濟成大功，永世流聲。吾讀其文，未甞不慕其為人也。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，幸賴賢人不愛其謀，羣士不遺其力，是以夷險平亂，而吾得竊大賞，戶邑三萬。追思竇嬰散金之義，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、蔡者，庶以疇荅衆勞，不擅大惠也。宜差死事之孤，以租穀及之。若年殷用足，租奉畢入，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。」將北征三郡烏丸，諸將皆曰：「袁尚，亡虜耳，夷狄貪而無親，豈能為尚用？今深入征之，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。萬一為變，事不可悔。」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，勸公行。夏五月，至無終。秋七月，大水，傍海道不通，田疇請為鄉導，公從之。引軍出盧龍塞，塞外道絕不通，乃壍山堙谷五百餘里，經白檀，歷平岡，涉鮮卑庭，東指柳城。未至二百里，虜乃知之。尚、熙與蹋頓、遼西單于樓班、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，將數萬騎逆軍。八月，登白狼山，卒與虜遇，衆甚盛。公車重在後，被甲者少，左右皆懼。公登高，望虜陳不整，乃縱兵擊之，使張遼為先鋒，虜衆大崩，斬蹋頓及名王已下，胡、漢降者二十餘萬口。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、北平諸豪，棄其種人，與尚、熙奔遼東，衆尚有數千騎。初，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。及公破烏丸，或說公遂征之，尚兄弟可禽也。公曰：「吾方使康斬送尚、熙首，不煩兵矣。」九月，公引兵自柳城還，曹瞞傳曰：時寒且旱，二百里無復水，軍又乏食，殺馬數千匹以為糧，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。旣還，利問前諫者，衆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懼。公皆厚賞之，曰：「孤前行，乘危以徼倖，雖得之，天所佐也，顧不可以為常。諸君之諫，萬安之計，是以相賞，後勿難言之。」康即斬尚、熙及速僕丸等，傳其首。諸將或問：「公還而康斬送尚、熙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彼素畏尚等，吾急之則并力，緩之則自相圖，其勢然也。」十一月至易水，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、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公還鄴，作玄武池以肄舟師。肄，以四反。三蒼曰：「肄，習也。」漢罷三公官，置丞相、御史大夫。夏六月，以公為丞相。獻帝起居注曰：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。御史大夫不領中丞，置長史一人。　先賢行狀曰：璆字孟平，廣陵人。少履清爽，立朝正色。歷任城、汝南、東海三郡，所在化行。被徵當還，為袁術所劫。術僭號，欲授以上公之位，璆終不為屈。術死後，璆得術璽，致之漢朝，拜衞尉太常；公為丞相，以位讓璆焉。秋七月，公南征劉表。八月，表卒，其子琮代，屯襄陽，劉備屯樊。九月，公到新野，琮遂降，備走夏口。公進軍江陵，下令荊州吏民，與之更始。乃論荊州服從之功，侯者十五人，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，使統本兵，引用荊州名士韓嵩、鄧義等。衞恒四體書勢序曰：上谷王次仲善隷書，始為楷法。至靈帝好書，世多能者。而師宜官為最，甚矜其能，每書，輙削焚其札。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，候其醉而竊其札，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。於是公欲為洛陽令，鵠以為北部尉。鵠後依劉表。及荊州平，公募求鵠，鵠懼，自縛詣門，署軍假司馬，使在祕書，以勤書自効。公甞懸著帳中，及以釘壁玩之，謂勝宜官。鵠字孟皇，安定人。魏宮殿題署，皆鵠書也。　皇甫謐逸士傳曰：汝南王儁，字子文，少為范滂、許章所識，與南陽岑晊善。公之為布衣，特愛儁；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。及袁紹與弟術喪母，歸葬汝南，儁與公會之，會者三萬人。公於外密語儁曰：「天下將亂，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。欲濟天下，為百姓請命，不先誅此二子，亂今作矣。」儁曰：「如卿之言，濟天下者，舍卿復誰？」相對而笑。儁為人外靜而內明，不應州郡三府之命。公車徵，不到，避地居武陵，歸儁者一百餘家。帝之都許，復徵為尚書，又不就。劉表見紹彊，陰與紹通，儁謂表曰：「曹公，天下之雄也，必能興霸道，繼桓、文之功者也。今乃釋近而就遠，如有一朝之急，遙望漠北之救，不亦難乎！」表不從。儁年六十四，以壽終于武陵，公聞而哀傷。及平荊州，自臨江迎喪，改葬于江陵，表為先賢也。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，遣兵給軍。十二月，孫權為備攻合肥。公自江陵征備，至巴丘，遣張憙救合肥。權聞憙至，乃走。公至赤壁，與備戰，不利。於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軍還。備遂有荊州、江南諸郡。山陽公載記曰：公船艦為備所燒，引軍從華容道步歸，遇泥濘，道不通，天又大風，悉使羸兵負草填之，騎乃得過。羸兵為人馬所蹈藉，陷泥中，死者甚衆。軍旣得出，公大喜，諸將問之，公曰：「劉備，吾儔也。但得計少晚；向使早放火，吾徒無類矣。」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。　孫盛異同評曰：案吳志，劉備先破公軍，然後權攻合肥，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，後有赤壁之事。二者不同，吳志為是。

十四年春三月，軍至譙，作輕舟，治水軍。秋七月，自渦入淮，出肥水，軍合肥。辛未，令曰：「自頃已來，軍數征行，或遇疫氣，吏士死亡不歸，家室怨曠，百姓流離，而仁者豈樂之哉？不得已也。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，縣官勿絕廩，長吏存卹撫循，以稱吾意。」置揚州郡縣長吏，開芍陂屯田。十二月，軍還譙。

十五年春，下令曰：「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，曷甞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！及其得賢也，曾不出閭巷，豈幸相遇哉？上之人不求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賢之急時也。『孟公綽為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』。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！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濵者乎？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。」冬，作銅爵臺。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：「孤始舉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，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，欲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譽，使世士明知之；故在濟南，始除殘去穢，平心選舉，違迕諸常侍。以為彊豪所忿，恐致家禍，故以病還。去官之後，年紀尚少，顧視同歲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為老，內自圖之，從此却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。故以四時歸鄉里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，欲秋夏讀書，冬春射獵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，絕賔客往來之望，然不能得如意。後徵為都尉，遷典軍校尉，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，然後題墓道言『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』，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難，興舉義兵。是時合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損，不欲多之；所以然者，多兵意盛，與彊敵爭，儻更為禍始。故汴水之戰數千，後還到揚州更募，亦復不過三千人，此其本志有限也。後領兖州，破降黃巾三十萬衆。又袁術僭號於九江，下皆稱臣，名門曰建號門，衣被皆為天子之制，兩婦預爭為皇后。志計已定，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，露布天下，荅言『曹公尚在，未可也』。後孤討禽其四將，獲其人衆，遂使術窮亡解沮，發病而死。及至袁紹據河北，兵勢彊盛，孤自度勢，實不敵之，但計投死為國，以義滅身，足垂於後。幸而破紹，梟其二子。又劉表自以為宗室，包藏姧心，乍前乍却，以觀世事，據有當州，孤復定之，遂平天下。身為宰相，人臣之貴已極，意望已過矣。今孤言此，若為自大，欲人言盡，故無諱耳。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。或者人見孤彊盛，又性不信天命之事，恐私心相評，言有不遜之志，妄相忖度，每用耿耿。齊桓、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，以其兵勢廣大，猶能奉事周室也。論語云『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可謂至德矣』，夫能以大事小也。昔樂毅走趙，趙王欲與之圖燕，樂毅伏而垂泣，對曰：『臣事昭王，猶事大王；臣若獲戾，放在他國，沒世然後已，不忍謀趙之徒隷，況燕後嗣乎！』胡亥之殺蒙恬也，恬曰：『自吾先人及至子孫，積信於秦三世矣；今臣將兵三十餘萬，其勢足以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。』孤每讀此二人書，未曾不愴然流涕也。孤祖父以至孤身，皆當親重之任，可謂見信者矣，以及子桓兄弟，過於三世矣。孤非徒對諸君說此，也常以語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謂之言：『顧我萬年之後，汝曹皆當出嫁，欲令傳道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。』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，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，恐人不信之故。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，歸就武平侯國，實不可也。何者？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。旣為子孫計，又己敗則國家傾危，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，此所不得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為侯，固辭不受，今更欲受之，非欲復以為榮，欲以為外援，為萬安計。孤聞介推之避晉封。申胥之逃楚賞，未甞不捨書而歎，有以自省也。奉國威靈，仗鉞征伐，推弱以克彊，處小而禽大，意之所圖，動無違事，心之所慮，何向不濟，遂蕩平天下，不辱主命，可謂天助漢室，非人力也。然封兼四縣，食戶三萬，何德堪之！江湖未靜，不可讓位；至於邑土，可得而辭。今上還陽夏、柘、苦三縣戶二萬，但食武平萬戶，且以分損謗議，少減孤之責也。」

十六年春正月，魏書曰：庚辰，天子報：減戶五千，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，植為平原侯，據為范陽侯，豹為饒陽侯，食邑各五千戶。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，置官屬，為丞相副。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，遣夏侯淵、徐晃圍破之。張魯據漢中，三月，遣鍾繇討之。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。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，馬超遂與韓遂、楊秋、李堪、成宜等叛。遣曹仁討之。超等屯潼關，公勑諸將：「關西兵精悍，堅壁勿與戰。」秋七月，公西征，魏書曰：議者多言「關西兵彊，習長矛，非精選前鋒，則不可以當也」。公謂諸將曰：「戰在我，非在賊也。賊雖習長矛，將使不得以刺，諸君但觀之耳。」與超等夾關而軍。公急持之，而潛遣徐晃、朱靈等夜渡蒲阪津，據河西為營。公自潼關北渡，未濟，超赴船急戰。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，賊亂取牛馬，公乃得渡，曹瞞傳曰：公將過河，前隊適渡，超等奄至，公猶坐胡牀不起。張郃等見事急，共引公入船。河水急，北渡，流四五里，超等騎追射之，矢下如雨。諸將見軍敗，不知公所在，皆惶懼，至見，乃悲喜，或流涕。公大笑曰：「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！」循河為甬道而南。賊退，拒渭口，公乃多設疑兵，潛以舟載兵入渭，為浮橋，夜，分兵結營於渭南。賊夜攻營，伏兵擊破之。超等屯渭南，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，公不許。九月，進軍渡渭。曹瞞傳曰：時公軍每渡渭，輒為超騎所衝突，營不得立，地又多沙，不可築壘。婁子伯說公曰：「今天寒，可起沙為城，以水灌之，可一夜而成。」公從之，乃多作縑囊以運水，夜渡兵作城，比明，城立，由是公軍盡得渡渭。或疑于時九月，水未應凍。　臣松之案魏書：公軍八月至潼關，閏月北渡河，則其年閏八月也，至此容可大寒邪！超等數挑戰，又不許；固請割地，求送任子，公用賈詡計，偽許之。韓遂請與公相見，公與遂父同歲孝廉，又與遂同時儕輩，於是交馬語移時，不及軍事，但說京都舊故，拊手歡笑。旣罷，超等問遂：「公何言？」遂曰：「無所言也。」超等疑之。魏書曰：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，諸將曰：「公與虜交語，不宜輕脫，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。」公然之。賊將見公，悉於馬上拜，秦、胡觀者，前後重沓，公笑謂賊曰：「爾欲觀曹公邪？亦猶人也，非有四目兩口，但多智耳！」胡前後大觀。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，精光耀日，賊益震懼。他日，公又與遂書，多所點竄，如遂改定者；超等愈疑遂。公乃與克日會戰，先以輕兵挑之，戰良乆，乃縱虎騎夾擊，大破之，斬成宜、李堪等。遂、超等走涼州，楊秋奔安定，關中平。諸將或問公曰：「初，賊守潼關，渭北道缺，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，引日而後北渡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賊守潼關，若吾入河東，賊必引守諸津，則西河未可渡，吾故盛兵向潼關；賊悉衆南守，西河之備虛，故二將得擅取西河；然後引軍北渡，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，以有二將之軍也。連車樹柵，為甬道而南，臣松之案：漢高祖二年，與楚戰滎陽京、索之間，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。應劭曰：「恐敵鈔輜重，故築垣牆如街巷也。」今魏武不築垣牆，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。旣為不可勝，且以示弱。渡渭為堅壘，虜至不出，所以驕之也；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。吾順言許之，所以從其意，使自安而不為備，因畜士卒之力，一旦擊之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兵之變化，固非一道也。」始，賊每一部到，公輒有喜色。賊破之後，諸將問其故。公荅曰：「關中長遠，若賊各依險阻，征之，不一二年不可定也。今皆來集，其衆雖多，莫相歸服，軍無適主，一舉可滅，為功差易，吾是以喜。」冬十月，軍自長安北征楊秋，圍安定。秋降，復其爵位，使留撫其民人。魏略曰：楊秋，黃初中遷討寇將軍，位特進，封臨涇侯，以壽終。十二月，自安定還，留夏侯淵屯長安。

十七年春正月，公還鄴。天子命公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劔履上殿，如蕭何故事。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，使夏侯淵擊平之。割河內之蕩陰、朝歌、林慮，東郡之衞國、頓丘、東武陽、發干，鉅鹿之廮陶、曲周、南和，廣平之任城，趙之襄國、邯鄲、易陽以益魏郡。冬十月，公征孫權。

十八年春正月，進軍濡須口，攻破權江西營，獲權都督公孫陽，乃引軍還。詔書并十四州，復為九州。夏四月，至鄴。五月丙申，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續漢書曰：慮字鴻豫，山陽高平人。少受業於鄭玄，建安初為侍中。　虞溥江表傳曰：獻帝甞特見慮及少府孔融，問融曰：「鴻豫何所優長？」融曰：「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。」慮舉笏曰：「融昔宰北海，政散民流，其權安在也！」遂與融互相長短，以至不睦。公以書和解之。慮從光祿勳遷為大夫。曰：

朕以不德，少遭愍凶，越在西土，遷于唐、衞。當此之時，若綴旒然，公羊傳曰：「君若贅旒然。贅猶綴也。」何休云：「旒，旂旒也。以旒譬者，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。」宗廟乏祀，社稷無位；羣凶覬覦，分裂諸夏，率土之民，朕無獲焉，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。朕用夙興假寐，震悼于厥心，曰「惟祖惟父，股肱先正，文侯之命曰：「亦惟先正。」鄭玄云：「先正，先臣。謂公卿大夫也。」其孰能恤朕躬」？乃誘天衷，誕育丞相，保乂我皇家，弘濟于艱難，朕實賴之。今將授君典禮，其敬聽朕命。

昔者董卓初興國難，羣后釋位以謀王室，左氏傳曰：「諸侯釋位以間王政。」服虔曰：「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。」君則攝進，首啟戎行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。後及黃巾反易天常，侵我三州，延及平民，君又翦之，以寧東夏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韓暹、楊奉專用威命，君則致討，克黜其難，遂遷許都，造我京畿，設官兆祀，不失舊物，天地鬼神於是獲乂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術僭逆，肆於淮南，懾憚君靈，用丕顯謀，蘄陽之役，橋蕤授首，稜威南邁，術以隕潰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迴戈東征，呂布就戮，乘轅將返，張楊殂斃，眭固伏罪，張繡稽服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紹逆亂天常，謀危社稷，憑恃其衆，稱兵內侮，當此之時，王師寡弱，天下寒心，莫有固志，君執大節，精貫白日，奮其武怒，運其神策，致屆官渡，大殲醜類，詩曰：「致天之屆，于牧之野。」鄭玄云：「屆，極也。」鴻範曰：「鯀則殛死。」俾我國家拯於危墜，此又君之功也。濟師洪河，拓定四州，袁譚、高幹，咸梟其首，海盜奔迸，黑山順軌，此又君之功也。烏丸三種，崇亂二世，袁尚因之，逼據塞北，束馬縣車，一征而滅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劉表背誕，不供貢職，王師首路，威風先逝，百城八郡，交臂屈膝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馬超、成宜，同惡相濟，濵據河、潼，求逞所欲，殄之渭南，獻馘萬計，遂定邊境，撫和戎狄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鮮卑、丁零，重譯而至，箄于、白屋，請吏率職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君有定天下之功，重之以明德，班敘海內，宣美風俗，旁施勤教，恤慎刑獄，吏無苛政，民無懷慝；敦崇帝族，表繼絕世，舊德前功，罔不咸秩；雖伊尹格于皇天，周公光于四海，方之蔑如也。

朕聞先王並建明德，胙之以土，分之以民，崇其寵章，備其禮物，所以藩衞王室，左右厥世也。其在周成，管、蔡不靜，懲難念功，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，東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無棣，五侯九伯，實得征之，世祚太師，以表東海；爰及襄王，亦有楚人不供王職，又命晉文登為侯伯，錫以二輅、虎賁、鈇鉞、秬鬯、弓矢，大啟南陽，世作盟主。故周室之不壞，繄二國是賴。今君稱丕顯德，明保朕躬，奉荅天命，導揚弘烈，緩爰九域，莫不率俾，盤庚曰：「綏爰有衆。」鄭玄曰：「爰，於也，安隱於其衆也。」君奭曰：「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。」率，循也。俾，使也。四海之隅，日出所照，無不循度而可使也。功高于伊、周，而賞卑於齊、晉，朕甚恧焉。朕以眇眇之身，託于兆民之上，永思厥艱，若涉淵冰，非君攸濟，朕無任焉。今以兾州之河東、河內、魏郡、趙國、中山、常山、鉅鹿、安平、甘陵、平原凡十郡，封君為魏公。錫君玄土，苴以白茅；爰契爾龜，用建冢社。昔在周室，畢公、毛公入為卿佐，周、邵師保出為二伯，外內之任，君實宜之，其以丞相領兾州牧如故。又加君九錫，其敬聽朕命。

以君經緯禮律，為民軌儀，使安職業，無或遷志，是用錫君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。君勸分務本，穡人昏作，盤庚曰：「墮農自安，不昏作勞。」鄭玄云：「昏，勉也。」粟帛滯積，大業惟興，是用錫君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君敦尚謙讓，俾民興行，少長有禮，上下咸和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，六佾之舞。君翼宣風化，爰發四方，遠人革面，華夏充實，是用錫君朱戶以居。君研其明哲，思帝所難，官才任賢，羣善必舉，是用錫君納陛以登。君秉國之鈞，正色處中，纖豪之惡，靡不抑退，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。君糾虔天刑，章厥有罪，「糾虔天刑」語出國語，韋昭注曰：「糾，察也。虔，敬也。刑，法也。」犯關干紀，莫不誅殛，是用錫君鈇鉞各一。君龍驤虎視，旁眺八維，掩討逆節，折衝四海，是用錫君彤弓一，彤矢百，玈弓十，玈矢千。君以溫恭為基，孝友為德，明允篤誠，感于朕思，是用錫君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，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。往欽哉，敬服朕命！簡恤爾衆，時亮庶功，用終爾顯德，對揚我高祖之休命！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。勗字元茂，陳留中牟人。魏書載公令曰：「夫受九錫，廣開土宇，周公其人也。漢之異姓八王者，與高祖俱起布衣，刱定王業，其功至大，吾何可比之？」前後三讓。於是中軍師王凌、謝亭侯荀攸、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、左軍師涼茂、右軍師毛玠、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、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、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、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、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、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、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、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、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、都亭侯薛洪、南鄉亭侯董蒙、關內侯王粲、傅巽、祭酒王選、袁奐、王朗、張承、任藩、杜襲、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、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、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、領護軍將軍王圖、長史萬潛、謝奐、袁霸等勸進曰：「自古三代，胙臣以土，受命中興，封秩輔佐，皆所以襃功賞德，為國藩衞也。徃者天下崩亂，羣凶豪起，顛越跋扈之險，不可忍言。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，誅二袁篡盜之逆，滅黃巾賊亂之類，殄夷首逆，芟撥荒穢，沐浴霜露二十餘年，書契已來，未有若此功者。昔周公承文、武之迹，受已成之業，高枕墨筆，拱揖羣后，商、奄之勤，不過二年，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，據八百諸侯之勢，暫把旄鉞，一時指麾，然皆大啟土宇，跨州兼國。周公八子，並為侯伯，白牡騂剛，郊祀天地，典策備物，擬則王室，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。逮至漢興，佐命之臣，張耳、吳芮，其功至薄，亦連城開地，南面稱孤。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，賢臣聖宰受之於下，三代令典，漢帝明制。今比勞則周、呂逸，計功則張、吳微，論制則齊、魯重，言地則長沙多；然則魏國之封，九錫之榮，況於舊賞，猶懷玉而被褐也。且列侯諸將，幸攀龍驥，得竊微勞，佩紫懷黃，蓋以百數，亦將因此傳之萬世，而明公獨辭賞於上，將使其下懷不自安，上違聖朝歡心，下失冠帶至望，忘輔弼之大業，信匹夫之細行，攸等所大懼也。」於是公勑外為章，但受魏郡。攸等復曰：「伏見魏國初封，聖朝發慮，稽謀羣寮，然後策命；而明公乆違上指，不即大禮。今旣虔奉詔命，副順衆望，又欲辭多當少，讓九受一，是猶漢朝之賞不行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。昔齊、魯之封，奄有東海，疆域井賦，四百萬家，基隆業廣，易以立功，故能成翼戴之勳，立一匡之績。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，猶減於曲阜，計其戶數，不能參半，以藩衞王室，立垣樹屏，猶未足也。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，懲曩日震蕩之艱，託建忠賢，廢墜是為，願明公恭承帝命，無或拒違。」公乃受命。　魏略載公上書謝曰：「臣蒙先帝厚恩，致位郎署，受性疲怠，意望畢足，非敢希望高位，庶幾顯達。會董卓作亂，義當死難，故敢奮身出命，摧鋒率衆，遂值千載之運，奉役目下。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，陛下與臣寒心同憂，顧瞻京師，進受猛敵，常恐君臣俱陷虎口，誠不自意能全首領。賴祖宗靈祐，醜類夷滅，得使微臣竊名其間。陛下加恩，授以上相，封爵寵祿，豐大弘厚，生平之願，實不望也。口與心計，幸且待罪，保持列侯，遺付子孫，自託聖世，永無憂責。不意陛下乃發盛意，開國備錫，以貺愚臣，地比齊、魯，禮同藩王，非臣無功所宜膺據。歸情上聞，不蒙聽許，嚴詔切至，誠使臣心俯仰偪迫。伏自惟省，列在大臣，命制王室，身非己有，豈敢自私，遂其愚意，亦將黜退，令就初服。今奉疆土，備數藩翰，非敢遠期，慮有後世；至於父子相誓終身，灰軀盡命，報塞厚恩。天威在顏，悚懼受詔。」

秋七月，始建魏社稷宗廟。天子娉公三女為貴人，少者待年於國。獻帝起居注曰：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，齎璧、帛、玄纁、絹五萬匹之鄴納娉，介者五人，皆以議郎行大夫事，副介一人。九月，作金虎臺，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。冬十月，分魏郡為東西部，置都尉。十一月，初置尚書、侍中、六卿。魏氏春秋曰：以荀攸為尚書令，涼茂為僕射，毛玠、崔琰、常林、徐奕、何夔為尚書，王粲、杜襲、衞覬、和洽為侍中。馬超在漢陽，復因羌、胡為害，氐王千萬叛應超，屯興國。使夏侯淵討之。

十九年春正月，始耕籍田。南安趙衢、漢陽尹奉等討超，梟其妻子，超奔漢中。韓遂徙金城，入氐王千萬部，率羌、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，擊，大破之，遂走西平。淵與諸將攻興國，屠之。省安東、永陽郡。安定太守毌丘興將之官，公戒之曰：「羌，胡欲與中國通，自當遣人來，慎勿遣人徃。善人難得，必將教羌、胡妄有所請求，因欲以自利；不從便為失異俗意，從之則無益事。」興至，遣校尉范陵至羌中，陵果教羌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。公曰：「吾預知當爾，非聖也，但更事多耳。」獻帝起居注曰：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與宗正劉艾，皆持節，介者五人，齎束帛駟馬，及給事黃門侍郎、掖庭丞、中常侍二人，迎二貴人于魏公國。二月癸亥，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。甲子，詣魏公宮延秋門，迎貴人升車。魏遣郎中令、少府、博士、御府乘黃廄令、丞相掾屬侍送貴人。癸酉，二貴人至洧倉中，遣侍中丹將宂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。乙亥，二貴人入宮，御史大夫、中二千石將大夫、議郎會殿中，魏國二卿及侍中、中郎二人，與漢公卿並升殿宴。三月，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，改授金璽，赤紱、遠遊冠。獻帝起居注曰：使左中郎將楊宣、亭侯裴茂持節、印授之。秋七月，公征孫權。九州春秋曰：參軍傅幹諫曰：「治天下之大具有二，文與武也；用武則先威，用文則先德，威德足以相濟，而後王道備矣。往者天下大亂，上下失序，明公用武攘之，十平其九。今未承王命者，吳與蜀也，吳有長江之險，蜀有崇山之阻，難以威服，易以德懷。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，息軍養士，分土定封，論功行賞，若此則內外之心固，有功者勸，而天下知制矣。然後漸興學校，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。公神武震於四海，若修文以濟之，則普天之下，無思不服矣。今舉十萬之衆，頓之長江之濵，若賊負固深藏，則士馬不能逞其能，奇變無所用其權，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。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，全威養德，以道制勝。」公不從，軍遂無功。幹字彥材，北地人，終於丞相倉曹屬。有子曰玄。初，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，聚衆枹罕，改元，置百官，三十餘年。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。冬十月，屠枹罕，斬建，涼州平。公自合肥還。十一月，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，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，辭甚醜惡，發聞，后廢黜死，兄弟皆伏法。曹瞞傳曰：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，后閉戶匿壁中。歆壞戶發壁，牽后出。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，后被髮徒跣過，執帝手曰：「不能復相活邪？」帝曰：「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。」帝謂慮曰：「郗公，天下寧有是乎！」遂將后殺之，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。十二月，公至孟津。天子命公置旄頭，宮殿設鍾虡。乙未，令曰：「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，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陳平豈篤行，蘇秦豈守信邪？而陳平定漢業，蘇秦濟弱燕。由此言之，士有偏短，庸可廢乎！有司明思此義，則士無遺滯，官無廢業矣。」又曰：「夫刑，百姓之命也，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，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，吾甚懼之。其選明達法理者，使持典刑。」於是置理曹掾屬。

二十年春正月，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。省雲中、定襄、五原、朔方郡，郡置一縣領其民，合以為新興郡。三月，公西征張魯，至陳倉，將自武都入氐；氐人塞道，先遣張郃、朱靈等攻破之。夏四月，公自陳倉以出散關，至河池。氐王竇茂衆萬餘人，恃險不服，五月，公攻屠之。西平、金城諸將麴演、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。典略曰：遂字文約，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。章為督軍從事。遂奉計詣京師，何進宿聞其名，特與相見，遂說進使誅諸閹人，進不從，乃求歸。會涼州宋揚、北宮玉等反，舉章、遂為主，章尋病卒，遂為揚等所劫，不得已，遂阻兵為亂，積三十二年，至是乃死，年七十餘矣。劉艾靈帝紀曰：章，一名元。秋七月，公至陽平。張魯使弟衞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，橫山築城十餘里，攻之不能拔，乃引軍還。賊見大軍退，其守備解散。公乃密遣解𢢼、高祚等乘險夜襲，大破之，斬其將楊任，進攻衞，衞等夜遁，魯潰奔巴中。公軍入南鄭，盡得魯府庫珍寶。魏書曰：軍自武都山行千里，升降險阻，軍人勞苦；公於是大饗，莫不忘其勞。巴、漢皆降。復漢寧郡為漢中；分漢中之安陽、西城為西城郡，置太守；分錫、上庸郡，置都尉。八月，孫權圍合肥，張遼、李典擊破之。九月，巴七姓夷王朴胡、賨邑侯杜濩舉巴夷、賨民來附，孫盛曰：朴音浮。濩音戶。於是分巴郡，以胡為巴東太守，濩為巴西太守，皆封列侯。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。孔衍漢魏春秋曰：天子以公典任于外，臨事之賞，或宜速疾，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，詔曰：「夫軍之大事，在茲賞罰，勸善懲惡，宜不旋時，故司馬法曰『賞不逾日』者，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。昔在中興，鄧禹入關，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，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，察其本傳，皆非先請，明臨事刻印也，斯則世祖神明，權達損益，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。其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專命之事，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。況君秉任二伯，師尹九有，實征夷夏，軍行蕃甸之外，失得在於斯須之間，停賞俟詔以滯世務，固非朕之所圖也。自今已後，臨事所甄，當加寵號者，其便刻印章假授，咸使忠義得相獎勵，勿有疑焉。」冬十月，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，與舊列侯、關內侯凡六等，以賞軍功。魏書曰：置名號侯爵十八級，關中侯爵十七級，皆金印紫綬；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，銅印龜紐墨綬；五大夫十五級，銅印環紐，亦墨綬，皆不食租，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。　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蓋自此始。十一月，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。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。劉備襲劉璋，取益州，遂據巴中；遣張郃擊之。十二月，公自南鄭還，留夏侯淵屯漢中。是行也，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，曰：「從軍有苦樂，但問所從誰。所從神且武，安得乆勞師？相公征關右，赫怒振天威，一舉滅獯虜，再舉服羌夷，西牧邊地賊，忽若俯拾遺。陳賞越山嶽，酒肉踰川坻，軍中多饒飫，人馬皆溢肥，徒行兼乘還，空出有餘資。拓土三千里，往反速如飛，歌舞入鄴城，所願獲無違。」

二十一年春二月，公還鄴。魏書曰：辛未，有司以太牢告至，策勳于廟，甲午始春祠，令曰：「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。吾受錫命，帶劔不解履上殿。今有事于廟而解履，是尊先公而替王命，敬父祖而簡君主，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。又臨祭就洗，以手擬水而不盥。夫盥以絜為敬，未聞擬向不盥之禮，且『祭神如神在』，故吾親受水而盥也。又降神禮訖，下階就幕而立，須奏樂畢竟，似若不愆，烈祖遲祭，不速訖也。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。受胙納神以授侍中，此為敬恭不終實也，古者親執祭事，故吾親納于神，終抱而歸也。仲尼曰『雖違衆，吾從下』，誠哉斯言也。」三月壬寅，公親耕籍田。魏書曰：有司奏：「四時講武於農隙。漢承秦制，三時不講，唯十月都試車馬，幸長水南門，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，名曰乘之。今金革未偃，士民素習，自今已後，可無四時講武，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，號曰治兵，上合禮名，下承漢制。」奏可。夏五月，天子進公爵為魏王。獻帝傳載詔曰：「自古帝王，雖號稱相變，爵等不同，至乎襃崇元勳，建立功德，光啟氏姓，延于子孫，庶姓之與親，豈有殊焉。昔我聖祖受命，刱業肇基，造我區夏，鑒古今之制，通爵等之差，盡封山川以立藩屏，使異姓親戚，並列土地，據國而王，所以保乂天命，安固萬嗣。歷世承平，臣主無事。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，是以曠年數百，無異姓諸侯王之位。朕以不德，繼序弘業，遭率土分崩，羣兇縱毒，自西徂東，辛苦卑約。當此之際，唯恐溺入于難，以羞先帝之聖德。賴皇天之靈，俾君秉義奮身，震迅神武，捍朕于艱難，獲保宗廟，華夏遺民，含氣之倫，莫不蒙焉。君勤過稷、禹，忠侔伊、周，而掩之以謙讓，守之以彌恭，是以往者初開魏國，錫君土宇，懼君之違命，慮君之固辭，故且懷志屈意，封君為上公，欲以欽順高義，須俟勳績。韓遂、宋建，南結巴、蜀，羣逆合從，圖危社稷，君復命將，龍驤虎奮，梟其元首，屠其窟栖。曁至西征，陽平之役，親擐甲冑，深入險阻，芟夷蝥賊，殄其兇醜，盪定西陲，懸旌萬里，聲教遠振，寧我區宇。蓋唐、虞之盛，三后樹功，文、武之興，旦、奭作輔，二祖成業，英豪佐命；夫以聖哲之君，事為己任，猶錫士班瑞以報功臣，豈有如朕寡德，仗君以濟，而賞典不豐，將何以荅神祇慰萬方哉？今進君爵為魏王，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、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，苴以白茅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，竹使符第一至十。君其正王位，以丞相領兾州牧如故。其上魏公璽綬符冊。敬服朕命，簡恤爾衆，克綏庶績，以揚我祖宗之休命。」魏王上書三辭，詔三報不許。又手詔曰：「大聖以功德為高美，以忠和為典訓，故刱業垂名，使百世可希，行道制義，使力行可效，是以勳烈無窮，休光茂著。稷、契載元首之聦明，周、邵因文、武之智用，雖經營庶官，仰歎俯思，其對豈有若君者哉？朕惟古人之功，美之如彼，思君忠勤之績，茂之如此，是以每將鏤符析瑞，陳禮命冊，寤寐慨然，自忘守文之不德焉。今君重違朕命，固辭懇切，非所以稱朕心，而訓後世也。其抑志撙節，勿復固辭。」　四體書勢序曰：梁鵠以公為北部尉。　曹瞞傳曰：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。及公為王，召建公到鄴，與歡飲，謂建公曰：「孤今日可復作尉否？」建公曰：「昔舉大王時，適可作尉耳。」王大笑。建公名防，司馬宣王之父。　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，建公不為右丞，疑此不然，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，欲尊祖為帝，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部尉，賊不犯界，如此則為有徵。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。天子命王女為公主，食湯沐邑。秋七月，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，待以客禮，遂留魏，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。八月，以大理鍾繇為相國。魏書曰：始置奉常宗正官。冬十月，治兵，魏書曰：王親執金鼔以令進退。遂征孫權，十一月至譙。

二十二年春正月，王軍居巢，二月，進軍屯江西郝谿。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，遂逼攻之，權退走。三月，王引軍還，留夏侯惇、曹仁、張遼等屯居巢。夏四月，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，出入稱警蹕。五月，作泮宮。六月，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。魏書曰：初置衞尉官。秋八月，令曰：「昔伊摯、傅說出於賤人，管仲，桓公賊也，皆用之以興。蕭何、曹參，縣吏也，韓信、陳平負汙辱之名，有見笑之恥，卒能成就王業，聲著千載。吳起貪將，殺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歸，然在魏，秦人不敢東向，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。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，及果勇不顧，臨敵力戰；若文俗之吏，高才異質，或堪為將守；負汙辱之名，見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：其各舉所知，勿有所遺。」冬十月，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設五時副車，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。劉備遣張飛、馬超、吳蘭等屯下辯；遣曹洪拒之。

二十三年春正月，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、司直韋晃等反，攻許，燒丞相長史王必營，魏武故事載令曰：「領長史王必，是吾披荊棘時吏也。忠能勤事，心如鐵石，國之良吏也。蹉跌乆未辟之，捨騏驥而弗乘，焉遑遑而更求哉？故教辟之，已署所宜，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。」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。三輔決錄注曰：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，自以世為漢臣，自日磾討莽何羅，忠誠顯著，名節累葉。覩漢祚將移，謂可季興，乃喟然發憤，遂與耿紀、韋晃、吉本、本子邈、邈弟穆等結謀。紀字季行，少有美名，為丞相掾，王甚敬異之，遷侍中，守少府。邈字文然，穆字思然，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，又與王必善，因以閒之，若殺必，欲挾天子以攻魏，南援劉備。時關羽彊盛，而王在鄴，留必典兵督許中事。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，禕遣人為內應，射必中肩。必不知攻者為誰，以素與禕善，走投禕，夜喚德禕，禕家不知是必，謂為文然等，錯應曰：「王長史已死乎？卿曹事立矣！」必乃更他路奔。一曰：必欲投禕，其帳下督謂必曰：「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？」扶必奔南城。會天明，必猶在，文然等衆散，故敗。後十餘日，必竟以創死。　獻帝春秋曰：收紀、晃等，將斬之，紀呼魏王名曰：「恨吾不自生意，竟為羣兒所誤耳！」晃頓首搏頰，以至於死。　山陽公載記曰：王聞王必死，盛怒，召漢百官詣鄴，令救火者左，不救火者右。衆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，皆附左；王以為「不救火者非助亂，救火乃實賊也」。皆殺之。曹洪破吳蘭，斬其將任夔等。三月，張飛、馬超走漢中，陰平氐強端斬吳蘭，傳其首。夏四月，代郡、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，遣鄢陵侯彰討破之。魏書載王令曰：「去冬天降疫癘，民有凋傷，軍興于外，墾田損少，吾甚憂之。其令吏民男女：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，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，及目無所見，手不能作，足不能行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，廩食終身。幼者至十二止，貧窮不能自贍者，隨口給貸。老耄須待養者，年九十已上，復不事，家一人。」六月，令曰：「古之葬者，必居瘠薄之地。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，因高為基，不封不樹。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，凡諸侯居左右以前，卿大夫居後，漢制亦謂之陪陵。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，宜陪壽陵，其廣為兆域，使足相容。」秋七月，治兵，遂西征劉備，九月，至長安。冬十月，宛守將侯音等反，執南陽太守，劫略吏民，保宛。初，曹仁討關羽，屯樊城，是月使仁圍宛。

二十四年春正月，仁屠宛，斬音。曹瞞傳曰：是時南陽間苦繇役，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襃，與吏民共反，與關羽連和。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：「足下順民心，舉大事，遠近莫不望風；然執郡將，逆而無益，何不遣之。吾與子共戮力，比曹公軍來，關羽兵亦至矣。」音從之，即釋遣太守。子卿因夜踰城亡出，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，會曹仁軍至，共滅之。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，為備所殺。三月，王自長安出斜谷，軍遮要以臨漢中，遂至陽平。備因險拒守。九州春秋曰：時王欲還，出令曰「雞肋」，官屬不知所謂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，人驚問脩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脩曰：「夫雞肋，棄之如可惜，食之無所得，以比漢中，知王欲還也。」夏五月，引軍還長安。秋七月，以夫人卞氏為王后。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。八月，漢水溢，灌禁軍，軍沒，羽獲禁，遂圍仁。使徐晃救之。九月，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。世語曰：諷字子京，沛人，有惑衆才，傾動鄴都，鍾繇由是辟焉。大軍未反，諷潛結徒黨，又與長樂衞尉陳禕謀襲鄴。未及期，禕懼，告之太子，誅諷，坐死者數十人。王昶家誡曰「濟陰魏諷」，而此云沛人，未詳。冬十月，軍還洛陽。曹瞞傳曰：王更脩治北部尉廨，令過於舊。孫權遣使上書，以討關羽自效。王自洛陽南征羽，未至，晃攻羽，破之，羽走，仁圍解。王軍摩陂。魏略曰：孫權上書稱臣，稱說天命。王以權書示外曰：「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！」侍中陳羣、尚書桓階奏曰：「漢自安帝已來，政去公室，國統數絕，至於今者，唯有名號，尺土一民，皆非漢有，期運乆已盡，歷數乆已終，非適今日也。是以桓、靈之閒，諸明圖緯者，皆言『漢行氣盡，黃家當興』。殿下應期，十分天下而有其九，以服事漢，羣生注望，遐邇怨歎，是故孫權在遠稱臣，此天人之應，異氣齊聲。臣愚以為虞、夏不以謙辭，殷、周不吝誅放，畏天知命，無所與讓也。」　魏氏春秋曰：夏侯惇謂王曰：「天下咸知漢祚已盡，異代方起。自古已來，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，即民主也。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，功德著於黎庶，為天下所依歸，應天順民，復何疑哉！」王曰：「『施於有政，是亦為政』。若天命在吾，吾為周文王矣。」　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，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，蜀亡則吳服，二方旣定，然後遵舜、禹之軌，王從之。及至王薨，惇追恨前言，發病卒。　孫盛評曰：夏侯惇恥為漢官，求受魏印，桓階方惇，有義直之節；考其傳記，世語為妄矣。

二十五年春正月，至洛陽。權擊斬羽，傳其首。庚子，王崩于洛陽，年六十六。世語曰：太祖自漢中至洛陽，起建始殿，伐濯龍祠而樹血出。　曹瞞傳曰：王使工蘇越徙美棃，掘之，根傷盡出血。越白狀，王躬自視而惡之，以為不祥，還遂寑疾。遺令曰：「天下尚未安定，未得遵古也。葬畢，皆除服。其將兵屯戍者，皆不得離屯部。有司各率乃職。斂以時服，無藏金玉珍寶。」謚曰武王。二月丁卯，葬高陵。

魏書曰：太祖自統御海內，芟夷羣醜，其行軍用師，大較依孫、吳之法，而因事設奇，譎敵制勝，變化如神。自作兵書十萬餘言，諸將征伐，皆以新書從事。臨事又手為節度，從令者克捷，違教者負敗。與虜對陣，意思安閑，如不欲戰，然及至決機乘勝，氣勢盈溢，故每戰必克，軍無幸勝。知人善察，難眩以偽，拔于禁、樂進於行陣之間，取張遼、徐晃於亡虜之內，皆佐命立功，列為名將；其餘拔出細微，登為牧守者，不可勝數。是以刱造大業，文武並施，御軍三十餘年，手不捨書，晝則講武策，夜則思經傳，登高必賦，及造新詩，被之管絃，皆成樂章。才力絕人，手射飛鳥，躬禽猛獸，甞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。及造作宮室，繕治器械，無不為之法則，皆盡其意。雅性節儉，不好華麗，後宮衣不錦繡，侍御履不二采，帷帳屏風，壞則補納，茵蓐取溫，無有緣飾。攻城拔邑，得靡麗之物，則悉以賜有功，勳勞宜賞，不吝千金，無功望施，分豪不與，四方獻御，與羣下共之。常以送終之制，襲稱之數，繁而無益，俗又過之，故預自制終亡衣服，四篋而已。

傅子曰：太祖愍嫁娶之奢僭，公女適人，皆以皁帳，從婢不過十人。

張華博物志曰：漢世，安平崔瑗、瑗子寔、弘農張芝、芝弟昶並善草書，而太祖亞之。桓譚、蔡邕善音樂，馮翊山子道、王九真、郭凱等善圍棊，太祖皆與埒能。又好養性法，亦解方藥，招引方術之士，廬江左慈、譙郡華他、甘陵甘始、陽城郄儉無不畢至，又習啖野葛至一尺，亦得少多飲鴆酒。

傅子曰：漢末王公，多委王服，以幅巾為雅，是以袁紹、崔豹之徒，雖為將帥，皆著縑巾。魏太祖以天下凶荒，資財乏匱，擬古皮弁，裁縑帛以為帢，合于簡易隨時之義，以色別其貴賤，于今施行，可謂軍容，非國容也。

曹瞞傳曰：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，好音樂，倡優在側，常以日達夕。被服輕綃，身自佩小鞶囊，以盛手巾細物，時或冠帢帽以見賔客。每與人談論，戲弄言誦，盡無所隱，及歡恱大笑，至以頭沒柸案中，肴膳皆沾洿巾幘，其輕易如此。然持法峻刻，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，隨以法誅之，及故人舊怨，亦皆無餘。其所刑殺，輒對之垂涕嗟痛之，終無所活。初，袁忠為沛相，甞欲以法治太祖，沛國桓邵亦輕之，及在兖州，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，太祖殺讓，族其家。忠、邵俱避難交州，太祖遣使就太守止燮盡族之。桓邵得出首，拜謝於庭中，太祖謂曰：「跪可解死邪！」遂殺之。甞出軍，行經麥中，令「士卒無敗麥，犯者死」。騎士皆下馬，付麥以相付，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，勑主簿議罪；主簿對以春秋之義，罰不加於尊。太祖曰：「制法而自犯之，何以帥下？然孤為軍帥，不可自殺，請自刑。」因援劔割髮以置地。又有幸姬常從晝寢，枕之卧，告之曰：「須臾覺我。」姬見太祖卧安，未即寤，及自覺，棒殺之。常討賊，廩穀不足，私謂主者曰：「如何？」主者曰：「可以小斛以足之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後軍中言太祖欺衆，太祖謂主者曰：「特當借君死以猒衆，不然事不解。」乃斬之，取首題徇曰：「行小斛，盜官穀，斬之軍門。」其酷虐變詐，皆此之類也。

評曰：漢末，天下大亂，雄豪並起，而袁紹虎眎四州，彊盛莫敵。太祖運籌演謀，鞭撻宇內，擥申、商之法術，該韓、白之奇策，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矯情任筭，不念舊惡，終能總御皇機，克成洪業者，惟其明略最優也。抑可謂非常之人，超世之傑矣。

## 文帝紀第二

文皇帝諱丕，字子桓，武帝太子也。中平四年冬，生于譙。魏書曰：帝生時，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盖當其上，終日，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，非人臣之氣。年八歲，能屬文。有逸才，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。善騎射，好擊劔。舉茂才，不行。　獻帝起居注曰：建安十五年，為司徒趙溫所辟。太祖表「溫辟臣子弟，選舉故不以實」。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。建安十六年，為五官中郎將、副丞相。二十二年，立為魏太子。魏略曰：太祖不時立太子，太子自疑。是時有高元呂者，善相人，乃呼問之，對曰：「其貴乃不可言。」問：「壽幾何？」元呂曰：「其壽，至四十當有小苦，過是無憂也。」後無幾而立為王太子，至年四十而薨。太祖崩，嗣位為丞相、魏王。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：「魏太子丕：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，遂攘除羣凶，拓定九州，弘功茂績，光于宇宙，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。天不憖遺一老，永保余一人，早世潛神，哀悼傷切。丕奕世宣明，宜秉文武，紹熈前緒。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、魏王璽紱，領兾州牧。方今外有遺虜，遐夷未賔，旗鼓猶在邊境，干戈不得韜刃，斯乃播揚洪烈，立功垂名之秋也。豈得脩諒闇之禮，究曾、閔之志哉？其敬服朕命，抑弭憂懷，旁祗厥緒，時亮庶功，以稱朕意。於戲，可不勉與！」尊王后曰王太后。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。

元年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：「關津所以通商旅，池苑所以御災荒也。設禁重稅，非所以便民；其除池籞之禁，輕關津之稅，皆復什一。」辛亥，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，帛千匹，金銀各有差等。遣使者循行郡國，有違理掊克暴虐者，舉其罪。壬戌，以大中大夫賈詡為太尉，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，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。置散騎常侍、侍郎各四人，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；為金策著令，藏之石室。

初，漢熹平五年，黃龍見譙，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：「此何祥也？」颺曰：「其國後當有王者興，不及五十年，亦當復見。天事恒象，此其應也。」內黃殷登默而記之。至四十五年，登尚在。三月，黃龍見譙，登聞之曰：「單颺之言，其驗茲乎！」魏書曰：王召見登，謂之曰：「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，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。登以篤老，服膺占術，記識天道，豈有是乎！」賜登穀二百斛，遣歸家。

已卯，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。濊貃、扶餘單于、焉耆、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。魏書曰：丙戌，令史官奏修重、黎、羲、和之職，欽若昊天，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。　臣松之案：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。　丁亥令曰：「故尚書僕射毛玠、奉常王脩、涼茂、郎中令袁渙、少府謝奐、萬潛、中尉徐奕、國淵等，皆忠直在朝，履蹈仁義，並早即世，而子孫陵遲，惻然愍之，其皆拜子男為郎中。」

夏四月丁巳，饒安縣言白雉見。魏書曰：賜饒安田租，勃海郡百戶牛酒，大酺三日；太常以太牢祠宗廟。庚午，大將軍夏侯惇薨。魏書曰：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。孫盛曰：在禮，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。哭於城門，失其所也。

五月戊寅，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，夫人丁氏曰太王后，封王子叡為武德侯。魏略曰：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傅，令曰：「龍淵、太阿出昆吾之金，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；礱之以砥礪，錯之以他山，故能致連城之價，為命世之寶。學亦人之砥礪也。稱篤學大儒，勉以經學輔侯，宜旦夕入侍，曜明其志。」是月，馮翊山賊鄭甘、王照率衆降，皆封列侯。　魏書曰：初，鄭甘、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，王得降書以示朝曰：「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，吾不從而降；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，吾不聽，今又降。昔魏武侯一謀而當，有自得之色，見譏李悝。吾今說此，非自是也，徒以為坐而降之，其功大於動兵革也。」

酒泉黃華、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。金城太守蘇則討進，斬之。華降。華後為兖州刺史，見王淩傳。

六月辛亥，治兵于東郊，魏書曰：公卿相儀，王御華蓋，視金鼓之節。庚午，遂南征。魏略曰：王將出征，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踈諫曰：「臣聞文王與紂之事，是時天下括囊無咎，凡百君子，莫肯用訊。今大王體則乾坤，廣開四聦，使賢愚各建所規。伏惟先王功無與比，而今能言之類，不稱為德。故聖人曰『得百姓之歡心』。兵書曰『戰，危事也』是以六國力戰，彊秦承弊，豳王不爭，周道用興。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，抗威虎卧，功業可成。而今刱基，便復起兵，兵者凶器，必有凶擾，擾則思亂，亂出不意。臣謂此危，危於累卵。昔夏啟隱神三年，易有『不遠而復』，論有『不憚改』。誠願大王揆古察今，深謀遠慮，與三事大夫筭其長短。臣沐浴先王之遇，又初改政，復受重任，雖知言觸龍鱗，阿諛近福，竊感所誦，危而不持。」奏通，帝怒，遣刺姦就考，竟殺之。旣而悔之，追原不及。

秋七月庚辰，令曰：「軒轅有明臺之議，放勛有衢室之問，皆所以廣詢于下也。管子曰：黃帝立明臺之議者，上觀於兵也；堯有衢室之問者，下聽於民也；舜有告善之旌，而主不蔽也；禹立建鼓於朝，而備訴訟也；湯有總街之廷，以觀民非也；武王有靈臺之囿，而賢者進也：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，得而勿忘也。百官有司，其務以職盡規諫，將率陳軍法，朝士明制度，牧守申政事，縉紳考六藝，吾將兼覽焉。」

孫權遣使奉獻。蜀將孟達率衆降。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，居漢陽郡。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：「吾前遣使宣國威靈，而達即來。吾惟春秋襃儀父，即封拜達，使還領新城太守。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。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，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酆、鎬，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？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，歡心內發使之然也。以此而推，西南將萬里無外，權、備將與誰守死乎？」

甲午，軍次于譙，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。魏書曰：設伎樂百戲，令曰：「先王皆樂其所生，禮不忘其本。譙，霸王之邦，真人本出，其復譙租稅二年。」三老吏民上壽，日夕而罷。丙申，親祠譙陵。　孫盛曰：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，內節天性，外施四海，存盡其敬，亡極其哀，思慕諒闇，寄政冢宰，故曰「三年之喪，自天子達于庶人」。夫然，故在三之義惇，臣子之恩篤，雍熈之化隆，經國之道固，聖人之所以通天地，厚人倫，顯至教，敦風俗，斯萬世不易之典，百王服膺之制也。是故喪禮素冠，鄶人著庶見之譏，宰予降朞，仲尼發不仁之歎，子頹忘戚，君子以為樂禍，魯侯易服，春秋知其不終，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，喪哀樂之大節者哉？故雖三季之末，七雄之弊，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閒，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。逮于漢文，變易古制，人道之紀，一旦而廢，縗素奪於至尊，四海散其遏密，義感闕於羣后，大化墜於君親；雖心存貶約，慮在經綸，至於樹德垂聲，崇化變俗，固以道薄於當年，風穨於百代矣。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，晉襄墨縗而三帥為俘，應務濟功，服其焉害。魏王旣追漢制，替其大禮，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，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，及至受禪，顯納二女，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，天心喪矣，將何以終！是以知王齡之不遐，卜世之期促也。八月，石邑縣言鳳皇集。

冬十一月癸卯，令曰：「諸將征伐，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，吾甚哀之；其告郡國給槥槥音衞櫝殯斂，送致其家，官為設祭。」漢書高祖八月令曰：「士卒從軍死，為槥。」應劭曰：「槥，小棺也，今謂之櫝。」應璩百一詩曰：「槥車在道路，征夫不得休。」陸機大墓賦曰：「觀細木而悶遲，覩洪櫝而念槥。」丙午，行至曲蠡。

漢帝以衆望在魏，乃召羣公卿士，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：「朕在位三十有二載，遭天下蕩覆，幸賴祖宗之靈，危而復存。然仰瞻天文，俯察民心，炎精之數旣終，行運在乎曹氏。是以前王旣樹神武之績，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，是歷數昭明，信可知矣。夫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故唐堯不私於厥子，而名播於無窮。朕羨而慕焉，今其追踵堯典，禪位于魏王。」告祠高廟。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，冊曰：「咨爾魏王：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，舜亦以命禹，天命不于常，惟歸有德。漢道陵遲，世失其序，降及朕躬，大亂茲昏，羣兇肆逆，宇內顛覆。賴武王神武，拯茲難于四方，惟清區夏，以保綏我宗廟，豈予一人獲乂，俾九服實受其賜。今王欽承前緒，光于乃德，恢文武之大業，昭爾考之弘烈。皇靈降瑞，人神告徵，誕惟亮采，師錫朕命，僉曰爾度克恊于虞舜，用率我唐典，敬遜爾位。於戲！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，天祿永終；君其祗順大禮，饗茲萬國，以肅承天命。」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曰：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：「昔先王初建魏國，在境外者聞之未審，皆以為拜王。武都李庶、姜合羈旅漢中，謂臣曰：『必為魏公，未便王也。定天下者，魏公子桓，神之所命，當合符讖，以應天人之位。』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，魯亦問合知書所出？合曰：『孔子玉版也。天子歷數，雖百世可知。』是後月餘，有亡人來，寫得冊文，卒如合辭。合長於內學，關右知名。魯雖有懷國之心，沈溺異道變化，不果寤合之言。後密與臣議策質，國人不協，或欲西通，魯即怒曰：『寧為魏公奴，不為劉備上客也。』言發惻痛，誠有由然。合先迎王師，往歲病亡於鄴。自臣在朝，每為所親宣說此意，時未有宜，弗敢顯言。殿下即位初年，禎祥衆瑞，日月而至，有命自天，昭然著見。然聖德洞達，符表豫明，實乾坤挺慶，萬國作孚。臣每慶賀，欲言合驗；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。況臣名行穢賤，入朝日淺，言為罪尤，自抑而已。今洪澤被四表，靈恩格天地，海內翕習，殊方歸服，兆應並集，以揚休命，始終允臧。臣不勝喜舞，謹具表通。」王令曰：「以示外。薄德之人，何能致此，未敢當也；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，固非人力也。」　魏王侍中劉廙、辛毗、劉曄、尚書令桓階、尚書陳矯、陳羣、給事黃門侍郎王毖、董遇等言：「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，考圖緯之言，以效神明之應，稽之古代，未有不然者也。故堯稱歷數在躬，璿璣以明天道；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；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；孝宣庂微，字成木葉；光武布衣，名已勒讖。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，非有言語之聲，芬芳之臭，可得而知也，徒縣象以示人，微物以效意耳。自漢德之衰，漸染數世，桓、靈之末，皇極不建，曁于大亂，二十餘年。天之不泯，誕生明聖，以濟其難，是以符讖先著，以彰至德。殿下踐阼未朞，而靈象變于上，羣瑞應于下，四方不羈之民，歸心向義，唯懼在後，雖典籍所傳，未若今之盛也。臣妾遠近，莫不鳧藻。」王令曰：「犂牛之駮似虎，莠之幼似禾，事有似是而非者，今日是矣。覩斯言事，良重吾不德。」於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，使咸聞知。　辛亥，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：「易傳曰：『聖人受命而王，黃龍以戊己日見。』七月四日戊寅，黃龍見，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。又曰：『初六，履霜，陰始凝也。』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，厥咎然，今蝗蟲見，應之也。又曰：『聖人以德親比天下，仁恩洽普，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，厥應聖人受命。』又曰：『聖人清淨行中正，賢人福至民從命，厥應麒麟來。』春秋漢含孳曰：『漢以魏，魏以徵。』春秋玉版讖曰：『代赤者魏公子。』春秋佐助期曰：『漢以許昌失天下。』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：『許昌氣見於當塗高，當塗高者當昌於許。』當塗高者，魏也；象魏者，兩觀闕是也；當道而高大者魏。魏當代漢。今魏基昌於許，漢徵絕於許，乃今效見，如李雲之言，許昌相應也。佐助期又曰：『漢以蒙孫亡。』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，童蒙愚昏，以弱亡。或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，以為漢帝非正嗣，少時為董侯，名不正，蒙亂之荒惑，其子孫以弱亡。孝經中黃讖曰：『日載東，絕火光。不橫一，聖聦明。四百之外，易姓而王。天下歸功，致太平，居八甲；共禮樂，正萬民，嘉樂家和雜。』此魏王之姓諱，著見圖讖。易運期讖曰：『言居東，西有午，兩日並光日居下。其為主，反為輔。五八四十，黃氣受，真人出。』言午，許字。兩日，昌字。漢當以許亡，魏當以許昌。今際會之期在許，是其大效也。易運期又曰：『鬼在山，禾女連，王天下。』臣聞帝王者，五行之精；易姓之符，代興之會，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。有德者過之，至於八百，無德者不及，至四百載。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，夏家四百數十年，漢行夏正，迄今四百二十六歲。又高祖受命，數雖起乙未，然其兆徵始於獲麟。獲麟以來七百餘年，天之歷數將以盡終。帝王之興，不常一姓。太微中，黃帝坐常明，而赤帝坐常不見，以為黃家興而赤家衰，凶亡之漸。自是以來四十餘年，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。建安十年，彗星先除紫微，二十三年，復掃太微。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，二十三年，白虹貫日，月蝕熒惑，比年己亥、壬子、丙午日蝕，皆水滅火之象也。殿下即位，初踐阼，德配天地，行合神明，恩澤盈溢，廣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是以黃龍數見，鳳皇仍翔，麒麟皆臻，白虎效仁，前後獻見於郊甸；甘露醴泉，奇獸神物，衆瑞並出。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。昔黃帝受命，風后受河圖；舜、禹有天下，鳳皇翔，洛出書；湯之王，白鳥為符；文王為西伯，赤鳥銜丹書；武王伐殷，白魚升舟；高祖始起，白虵為徵。巨跡瑞應，皆為聖人興。觀漢前後之大災，今茲之符瑞，察圖讖之期運，揆河洛之所甄，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。夫得歲星者，道始興。昔武王伐殷，歲在鶉火，有周之分野也。高祖入秦，五星聚東井，有漢之分野也。今茲歲星在大梁，有魏之分野也。而天之瑞應，並集來臻，四方歸附，襁負而至，兆民欣戴，咸樂嘉慶。春秋大傳曰：『周公何以不之魯？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，不害聖人受命而王。』周公反政，尸子以為孔子非之，以為周公不聖，不為兆民也。京房作易傳曰：『凡為王者，惡者去之，弱者奪之。易姓改代，天命應常，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。』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，膺七百之禪代，當湯武之期運，值天命之移授，河洛所表，圖讖所載，怛然明白，天下學士所共見也。臣職在史官，考符察徵，圖讖效見，際會之期，謹以上聞。」王令曰：「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仲尼歎其至德；公旦履天子之籍，聽天下之斷，終然復子明辟，書美其人。吾雖德不及二聖，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？若夫唐堯、舜、禹之蹟，皆以聖質茂德處之，故能上和靈祇，下寧萬姓，流稱今日。今吾德至薄也，人至鄙也，遭遇際會，幸承先王餘業，恩未被四海，澤未及天下，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，猶寒者未盡煖，饑者未盡飽。夙夜憂懼，弗敢遑寧，庶欲保全髮齒，長守今日，以沒于地，以全魏國，下見先王，以塞負荷之責。望狹志局，守此而已。雖屢蒙祥瑞，當之戰惶，五色無主。若芝之言，豈所聞乎？心慄手悼，書不成字，辭不宣心。吾間作詩曰：『喪亂悠悠過紀，白骨從橫萬里，哀哀下民靡恃，吾將佐時整理，復子明辟致仕。』庶欲守此辭以自終，卒不虛言也。宜宣示遠近，使昭赤心。」於是侍中辛毗、劉曄、散騎常侍傅巽、衞臻、尚書令桓階、尚書陳矯、陳羣、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、董巴等奏曰：「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；令書懇切，允執謙讓，雖舜、禹、湯、文，義無以過。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，誠急遵皇天之意，副兆民之望，弗得已也。且易曰：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』又曰：『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則之；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效之。』以為天文因人而變，至於河洛之書，著于洪範，則殷、周效而用之矣。斯言，誠帝王之明符，天道之大要也。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，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，傳譏萇弘欲支天之所壞，而說蔡墨『雷乘乾』之說，明神器之存亡，非人力所能逮也。今漢室衰替，帝綱墮墜，天子之詔，歇滅無聞，皇天將捨舊而命新，百姓旣去漢而為魏，昭然著明，是可知也。先王撥亂平世，將建洪基；至於殿下，以至德當歷數之運，即位以來，天應人事，粲然大備，神靈圖籍，兼仍往古，休徵嘉兆，跨越前代；是芝所取中黃、運期姓緯之讖，斯文乃著於前世，與漢並見。由是言之，天命乆矣，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。神明之意，候望禋享，兆民顒顒，咸注嘉願，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，急天下之公義，輒宣令外內，布告州郡，使知符命著明，而殿下謙虛之意。」令曰：「下四方以明孤款心，是也。至於覽餘辭，豈余所謂哉？寧所堪哉？諸卿指論，未若吾自料之審也。夫虛談謬稱，鄙薄所弗當也。且聞比來東征，經郡縣，歷屯田，百姓面有饑色，衣或短褐不完，罪皆在孤；是以上慙衆瑞，下愧士民。由斯言之，德尚未堪偏王，何言帝者也！宜止息此議，無重吾不德，使逝之後，不愧後之君子。」　癸丑，宣告羣寮。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、侍御史鄭渾、羊祕、鮑勛、武周等言：「令如左。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，臣等聞有唐世衰，天命在虞，虞氏世衰，天命在夏；然則天地之靈，歷數之運，去就之符，惟德所在。故孔子曰：『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』今漢室衰，自安、和、沖、質以來，國統屢絕，桓、靈荒淫，祿去公室，此乃天命去就，非一朝一夕，其所由來乆矣。殿下踐阼，至德廣被，格于上下，天人感應，符瑞並臻，考之舊史，未有若今日之盛。夫大人者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，舜、禹所不為也，故生民蒙救濟之惠，羣類受育長之施。今八方顒顒，大小注望，皇天乃眷，神人同謀，十分而九以委質，義過周文，所謂過恭也。臣妾上下，伏所不安。」令曰：「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，所有餘者苟妄也；常人之性，賤所不足，貴所有餘，故曰『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』。孤雖寡德，庶自免於常人之貴。夫『石可破而不可奪堅，丹可磨而不可奪赤』。丹石微物，尚保斯質，況吾託士人之末列，曾受教於君子哉？且於陵子仲以仁為富，栢成子高以義為貴，鮑焦感子貢之言，棄其蔬而槁死，薪者譏季札失辭，皆委重而弗視。吾獨何人？昔周武，大聖也，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，使公召約微子於共頭，故伯夷、叔齊相與笑之曰：『昔神農氏之有天下，不以人之壞自成，不以人之卑自高。』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。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、齊，庶欲遠苟妄之失道，立丹石之不奪，邁於陵之所富，蹈栢成之所貴，執鮑焦之貞至，遵薪者之清節。故曰：『三軍可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。』吾之斯志，豈可奪哉？」　乙卯，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：「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，皇帝曰：咨爾魏王，夫命運否泰，依德升降，三代卜年，著于春秋，是以天命不于常，帝王不一姓，由來尚矣。漢道陵遲，為日已乆，安、順已降，世失其序，沖、質短祚，三世無嗣，皇綱肇虧，帝典頹沮。曁于朕躬，天降之災，遭無妄厄運之會，值炎精幽昧之期。變興輦轂，禍由閹宦。董卓乘釁，惡甚澆、𤡬，劫遷省御太僕宮廟，遂使九州幅裂，彊敵虎爭，華夏鼎沸，蝮蛇塞路。當斯之時，尺土非復漢有，一夫豈復朕民？幸賴武王德膺符運，奮揚神武，芟夷兇暴，清定區夏，保乂皇家。今王纘承前緒，至德光昭，御衡不迷，布德優遠，聲教被四海，仁風扇鬼區，是以四方效珍，人神響應，天之歷數實在爾躬。昔虞舜有大功二十，而放勳禪以天下；大禹有疏導之績，而重華禪以帝位。漢承堯運，有傳聖之義，加順靈祇，紹天明命，釐降二女，以嬪于魏。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，奉皇帝璽綬，王其永君萬國，敬御天威，允執其中，天祿永終，敬之哉？」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：「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，陛下以聖明之德，歷數之序，承漢之禪，允當天心。夫天命弗可得辭，兆民之望弗可得違，臣請會列侯諸將、羣臣陪隷，發璽書，順天命，具禮儀列奏。」令曰：「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。猶獵，還方有令。」尚書令等又奏曰：「昔堯、舜禪於文祖，至漢氏，以師征受命，畏天之威，不敢怠遑，便即位行在所之地。今當受禪代之命，宜會百寮羣司，六軍之士，皆在行位，使咸覩天命。營中促狹，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，奉荅休命。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，太史官擇吉日訖，復奏。」令曰：「吾殊不敢當之，外亦何豫事也！」侍中劉廙、常侍衞臻等奏議曰：「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，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，天人同忻，靡不得所，宜順靈符，速踐皇阼。問太史丞許芝，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，可受禪命，輒治壇場之處，所當施行別奏。」令曰；「屬出見外，便設壇場，斯何謂乎？今當辭讓不受詔也。但於帳前發璽書，威儀如常，且天寒，罷作壇士使歸。」旣發璽書，王令曰：「當奉還璽綬為讓章。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？昔堯讓天下於許由、子州支甫，舜亦讓於善卷、石戶之農、北人無擇，或退而耕潁之陽，或辭以幽憂之疾，或遠入山林，莫知其處，或攜子入海，終身不反，或以為辱，自投深淵；且顏燭懼天撲之不完，守知足之明分，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，被熏而不出，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，曾參不以晉、楚之富易其仁：斯九士者，咸高節而尚義，輕富而賤貴，故書名千載，于今稱焉。求仁得仁，仁豈在遠？孤獨何為不如哉？義有蹈東海而逝，不奉漢朝之詔也。亟為上章還璽綬，宣之天下，使咸聞焉。」己未，宣告羣寮，下魏，又下天下。　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：「伏讀令書，深執克讓，聖意懇惻，至誠外昭，臣等有所不安。何者？石戶、北人，匹夫狂狷，行不合義，事不經見者，是以史遷謂之不然，誠非聖明所當希慕。且有虞不逆放勛之禪，夏禹亦無辭位之語，故傳曰：『舜陟帝位，若固有之。』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，歷數弗可辭也。伏惟陛下應乾符運，至德發聞，升昭于天，是三靈降瑞，人神以和，休徵雜沓，萬國響應，雖欲勿用，將焉避之？而固執謙虛，違天逆衆，慕匹夫之微分，背上聖之所蹈，違經讖之明文，信百氏之穿鑿，非所以奉荅天命，光慰衆望也。臣等昧死以請，輒整頓壇場，至吉日受命，如前奏，分別寫令宣下。」王令曰：「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，顏闔辭魯幣而遠跡，夫以王者之重，諸侯之貴，而二子忽之，何則？其節高也。故烈士徇榮名，義夫高貞介，雖蔬食瓢飲，樂在其中。是以仲尼師王駘，而子產嘉申徒。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，足以明孤，而今咸若斯，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，而孤求為形骸之外，其不相知，未足多怪。亟為上章還璽綬，勿復紛紛也。」　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：「臣聞符命不虛見，衆心弗可違，故孔子曰：『周公其為不聖乎？以天下讓。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。』是以舜嚮天下，不拜而受命。今火德氣盡，炎上數終，帝遷明德，祚隆大魏。符瑞昭晢，受命旣固，光天之下，神人同應，雖有虞儀鳳，成周躍魚，方今之事，未足以喻。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，逆人心以守私志，上忤皇穹眷命之旨，中忘聖人達節之數，下孤人臣翹首之望，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，乘無窮之懿勳也。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，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，臣等敢以死請。」令曰：「太古聖王之治也，至德合乾坤，惠澤均造化，禮教優乎昆蟲，仁恩洽乎草木，日月所照，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，靡不被服清風，沐浴玄德；是以金革不起，苛慝不作，風雨應節，禎祥觸類而見。今百姓寒者未暖，饑者未飽，鰥者未室，寡者未嫁；權、備尚存，未可舞以干戚，方將整以齊斧；戎役未息於外，士民未安於內，耳未聞康哉之歌，目未覩擊壤之戲，嬰兒未可託於高巢，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畒：人事未備，至如此也。夜未曜景星，治未通真人，河未出龍馬，山未出象車，蓂莢未植階塗，萐莆未生庖厨，王母未獻白環，渠搜未見珍裘：靈瑞未效，又如彼也。昔東戶季子、容成、大庭、軒轅、赫胥之君，咸得以此就功勒名。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，以和天人，以格至理，使彼衆事備，羣瑞效，然後安乃議此乎，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？速為讓章，上還璽綬，無重吾不德也。」　侍中劉廙等奏曰：「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，當天命之歷數，觀天象則符瑞著明，考圖緯則文義煥炳，察人事則四海齊心，稽前代則異世同歸；而固拒禪命，未踐尊位，聖意懇惻，臣等敢不奉詔？輒具章遣使者。」奉令曰：「泰伯三以天下讓，人無得而稱焉，仲尼歎其至德，孤獨何人？」　庚申，魏王上書曰：「皇帝陛下：奉被今月乙卯璽書，伏聽冊命，五內驚震，精爽散越，不知所處。臣前上還相位，退守藩國，聖恩聽許。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，保己存性，實其私願。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，發不世之詔，以加無德之臣。且聞堯禪重華，舉其克諧之德，舜授文命，采其齊聖之美，猶下咨四嶽，上觀璿璣。今臣德非虞、夏，行非二君，而承歷數之諮，應選授之命，內自揆撫，無德以稱。且許由匹夫，猶拒帝位，善卷布衣，而逆虞詔。臣雖鄙蔽，敢忘守節以當大命，不勝至願。謹拜章陳情，使行相國永壽少府糞土臣毛宗奏，并上璽綬。」　辛酉，給事中博士蘇林、董巴上表曰：「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，王公之國，各有所屬，周在鶉火，魏在大梁。歲星行歷十二次國，天子受命，諸侯以封。周文王始受命，歲在鶉火，至武王伐紂十三年，歲星復在鶉火，故春秋傳曰：『武王伐紂，歲在鶉火；歲之所在，即我有周之分野也。』昔光和七年，歲在大梁，武王始受命，為時將討黃巾。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。建安元年，歲復在大梁，始拜大將軍。十三年復在大梁，始拜丞相。今二十五年，歲復在大梁，陛下受命。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。今年青龍在庚子，詩推度災曰：『庚者更也，子者滋也，聖命天下治。』又曰：『王者布德於子，治成於丑。』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，布德於民也。魏以改制天下，與時協矣。顓頊受命，歲在豕韋，衞居其地，亦在豕韋，故春秋傳曰：『衞，顓頊之墟也。』今十月斗之建，則顓頊受命之分也，始魏以十月受禪，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。魏之氏族，出自顓頊，與舜同祖，見于春秋世家。舜以土德承堯之火，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，於行運，會於堯舜授受之次。臣聞天之去就，固有常分，聖人當之，昭然不疑，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，終無恡色，舜發壠畒而君天下，若固有之，其相受授，間不替漏；天下已傳矣，所以急天命，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。今漢期運已終，妖異絕之已審，陛下受天之命，符瑞告徵，丁寧詳悉，反覆備至，雖言語相喻，無以代此。今旣發詔書，璽綬未御，固執謙讓，上逆天命，下違民望。臣謹按古之典籍，參以圖緯，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，即尊之驗，在於今年此月，昭晰分明。唯陛下遷思易慮，以時即位，顯告天帝而告天下，然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正大號，天下幸甚。」令曰：「凡斯皆宜聖德，故曰：『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』天瑞雖彰，須德而光；吾德薄之人，胡足以當之？今讓，兾見聽許，外內咸使聞知。」　壬戌，冊詔曰：「皇帝問魏王言：遣宗奉庚申書到，所稱引，聞之。朕惟漢家世踰二十，年過四百，運周數終，行祚已訖，天心已移，兆民望絕，天之所廢，有自來矣。今大命有所底止，神器當歸聖德，違天不順，逆衆不祥。王其體有虞之盛德，應歷數之嘉會，是以禎祥吉符，圖讖表錄，神人同應，受命咸宜。朕畏上帝，致位于王；天不可違，衆不可拒。且重華不逆堯命，大禹不辭舜位，若夫由、卷匹夫，不載聖籍，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。今使音奉皇帝璽綬，王其陟帝位，無逆朕命，以祗奉天心焉。」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：「今漢使音奉璽書到，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，神器不可瀆。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，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，舜受大麓，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，皆所以祗承天命，若此之速也。故無固讓之義，不以守節為貴，必道信於神靈，符合於天地而已。易曰：『其受命如響，無有遠近幽深，遂知來物，非天下之至賾，其孰能與於此？』今陛下應期運之數，為皇天所子，而復稽滯於辭讓，低回於大號，非所以則天地之道，副萬國之望。臣等敢以死請，輒勑有司脩治壇場，擇吉日，受禪命，發璽綬。」令曰：「兾三讓而不見聽，何汲汲於斯乎？」　甲子，魏王上書曰：「奉今月壬戌璽書，重被聖命，伏聽冊告，肝膽戰悸，不知所措。天下神器，禪代重事，故堯將禪舜，納于大麓，舜之命禹，玄圭告功；烈風不迷，九州攸平，詢事考言，然後乃命，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。況臣頑固，質非二聖，乃應天統，受終明詔；敢守微節，歸志箕山，不勝大願。謹拜表陳情，使并奉上璽綬。」　侍中劉廙等奏曰：「臣等聞聖帝不違時，明主不逆人，故易稱通天下之志，斷天下之疑。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，承土德之行運，當亢陽明夷之會，應漢氏祚終之數，合契皇極，同符兩儀。是以聖瑞表徵，天下同應，歷運去就，深切著明；論之天命，無所與議，比之時宜，無所與爭。故受命之期，時清日晏，曜靈施光，休氣雲蒸。是乃天道恱懌，民心欣戴，而仍見閉拒，於禮何居？且羣生不可以一日無主，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，故臣有違君以成業，下有矯上以立事，臣等敢不重以死請。」王令曰：「天下重器，王者正統，以聖德當之，猶有懼心，吾何人哉？且公卿未至乏主，斯豈小事，且宜以待固讓之後，乃當更議其可耳。」　丁卯，冊詔魏王曰：「天訖漢祚，辰象著明，朕祗天命，致位于王，仍陳歷數於詔冊，喻符運於翰墨；神器不可以辭拒，皇位不可以謙讓，稽於天命，至于再三。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，萬機不可以斯須乏統，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，知天命者不繫細物，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，聖人達節，不亦遠乎！今使音奉皇帝璽綬，王其欽承，以荅天下嚮應之望焉。」相國華歆、太尉賈詡、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：「臣等被召到，伏見太史丞許芝、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、符命，侍中劉廙等宣叙衆心，人靈同謀。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，聖德參于虞、夏，因瑞應之備至，聽歷數之所在，遂獻璽綬，固讓尊號。能言之倫，莫不抃舞，河圖、洛書，天命瑞應，人事恊于天時，民言恊于天序。而陛下性秉勞謙，體尚克讓，明詔懇切，未肯聽許，臣妾小人，莫不伊邑。臣等聞自古及今，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；考以德勢，則盛衰在乎彊弱，論以終始，則廢興在乎期運。唐、虞歷數，不在厥子而在舜、禹。舜、禹雖懷克讓之意迫，羣后執玉帛而朝之，兆民懷欣戴而歸之，率土揚謌謠而詠之，故其守節之拘，不可得而常處，達節之權，不可得而乆避；是以或遜位而不𠫤，或受禪而不辭，不𠫤者未必厭皇寵，不辭者未必渴帝祚，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。旣禪之後，則唐氏之子為賔于有虞，虞氏之胄為客于夏代，然則禪代之義，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，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。漢自章、和之後，世多變故，稍以陵遲，洎乎孝靈，不恒其心，虐賢害仁，聚斂無度，政在嬖豎，視民如讎，遂令上天震怒，百姓從風如歸；當時則四海鼎沸，旣沒則禍發宮庭，寵勢並竭，帝室遂卑，若在帝舜之末節，猶擇聖代而授之，荊人抱玉璞，猶思良工而刊之，況漢國旣往，莫之能匡，推器移君，委之聖哲，固其宜也。漢朝委質，旣願禪禮之速定也，天祚率土，必將有主；主率土者，非陛下其孰能任之？所謂論德無與為比，考功無推讓矣。天命不可久稽，民望不不可久違，臣等慺慺，不勝大願。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，脩受禪之禮，副人神之意，慰外內之願。」令曰：「以德則孤不足，以時則戎虜未滅。若以羣賢之靈，得保首領，終君魏國，於孤足矣。若孤者，胡足以辱四海？至乎天瑞人事，皆先王聖德遺慶，孤何有焉？是以未敢聞命。」　己巳，魏王上書曰：「臣聞舜有賔于四門之勳，乃受禪于陶唐，禹有存國七百之功，乃承祿於有虞。臣以蒙蔽，德非二聖，猥當天統，不敢聞命。敢屢抗疏，略陳私願，庶章通紫庭，得全微節，情達宸極，永守本志。而音重復銜命，申制詔臣，臣實戰惕，不發璽書，而音迫於嚴詔，不敢復命。願陛下馳傳騁馹，召音還臺。不勝至誠，謹使宗奉書。」相國歆、太尉詡、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：「臣等伏讀詔書，於悒益甚。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，論語云君子畏天命，天命有去就，然後帝者有禪代。是以唐之禪虞，命在爾躬，虞之順唐，謂之受終；堯知天命去己，故不得不禪舜，舜知歷數在躬，故不敢不受；不得不禪，奉天時也，不敢不受，畏天命也。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，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，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。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，抑虞、夏之達節，尚延陵之讓退，而所枉者大，所直者小，所詳者輕，所略者重，中人凡士猶為陛下陋之。沒者有靈，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，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，武王必不恱於商陵之玄宮矣。是以臣等敢以死請。且漢政在閹宦，祿去帝室七世矣，遂集矢石于其宮殿，而二京為之丘墟。當是之時，四海蕩覆，天下分崩，武王親衣甲而冠冑，沐雨而櫛風，為民請命，則活萬國，為世撥亂，則致升平，鳩民而立長，築宮而置吏，元元無過，罔於前業，而始有造於華夏。陛下即位，光昭文德，以翊武功，勤恤民隱，視之如傷，懼者寧之，勞者息之，寒者以暖，饑者以充，遠人以恩復，寇敵以恩降，邁恩種德，光被四表；稽古篤睦，茂于放勛，網漏吞舟，弘乎周文。是以布政未朞，人神並和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，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，虎豹鹿兔，皆素其色，雉鳩燕雀，亦白其羽，連理之木，同心之瓜，五采之魚，珍祥瑞物，雜沓於其間者，無不畢備。古人有言：『微禹，吾其魚乎！』微大魏，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。伏省羣臣外內前後章奏，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，莫不條河洛之圖書，據天地之瑞應，因漢朝之款誠，宣萬方之景附，可謂信矣省矣；三王無以及，五帝無以加。民命之懸於魏邦，民心之繫於魏政，三十有餘年矣，此乃千世時至之會，萬載一遇之秋；達節廣度，宜昭於斯際，拘牽小節，不施於此時。久稽天命，罪在臣等。輒營壇場，具禮儀，擇吉日，昭告昊天上帝，秩羣神之禮，須禋祭畢，會羣寮於朝堂，議年號、正朔、服色當施行。」上復令曰：「昔者大舜飯糗茹草，將終身焉，斯則孤之前志也。及至承堯禪，被珍裘，妻二女，若固有之，斯則順天命也。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，民望不可違，孤亦曷以辭焉？」　庚午，冊詔魏王曰：「昔堯以配天之德，秉六合之重，猶覩歷運之數，移於有虞，委讓帝位，忽如遺跡。今天旣訖我漢命，乃眷北顧，帝皇之業，實有大魏。朕守空名以竊古義，顧視前事，猶有慙德，而王遜讓至于三四，朕用懼焉。夫不辭萬乘之位者，知命達節之數也，虞、夏之君，處之不疑，故勳烈垂于萬載，美名傳於無窮。今遣守尚書令侍中覬喻，王其速陟帝位，以順天人之心，副朕之大願。」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：「今漢氏之命已四至，而陛下前後固辭，臣等伏以為上帝之臨聖德，期運之隆大魏，斯豈數載？傳稱周之有天下，非甲子之朝，殷之去帝位，非牧野之日也，故詩序商湯，追本玄王之至，述姬周，上錄后稷之生，是以受命旣固，厥德不回。漢氏衰廢，行次已絕，三辰垂其徵，史官著其驗，耆老記先古之占，百姓協謌謠之聲。陛下應天受禪，當速即壇場，柴燎上帝，誠不宜久停神器，拒億兆之願。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，今月二十九日，可登壇受命，請詔三公羣卿，具條禮儀別奏。」令曰：「可。」乃為壇於繁陽。庚午，王升壇即阼，百官陪位。事訖，降壇，視燎成禮而反。改延康為黃初，大赦。獻帝傳曰：辛未，魏王登壇受禪，公卿、列侯、諸將、匈奴單于、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，燎祭天地、五嶽、四瀆，曰：「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漢歷世二十有四，踐年四百二十有六，四海困窮，王綱不立，五緯錯行，靈祥並見，推術數者，慮之古道，咸以為天之歷數，運終茲世，凡諸嘉祥民神之意，比昭有漢數終之極，魏家受命之符。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，憲章有虞，致位于丕。丕震畏天命，雖休勿休。羣公庶尹六事之人，外及將士，洎于蠻夷君長，僉曰：『天命不可以辭拒，神器不可以久曠，羣臣不可以無主，萬機不可以無統。』丕祇承皇象，敢不欽承。卜之守龜，兆有大橫，筮之三易，兆有革兆，謹擇元日，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，告類于爾大神；唯爾有禪，尚饗永吉，兆民之望，祚于有魏世享。」遂制詔三公：「上古之始有君也，必崇恩化以美風俗，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。今朕承帝王之緒，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，議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號，同律度量，承土行，大赦天下；自殊死以下，諸不當得赦，皆赦除之。」　魏氏春秋曰：帝升壇禮畢，顧謂羣臣曰：「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」　干竇搜神記曰：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，周敬王之三十七年，景公問曰：「天道其何祥？」對曰：「後五年五月丁亥，臣將死；死後五年五月丁卯，吳將亡；亡後五年，君將終；終後四百年，邾王天下。」俄而皆如其言。所云邾王天下者，謂魏之興也。邾，曹姓，魏亦曹姓，皆邾之後。其年數則錯，未知邢史失其數邪，將年代久遠，注記者傳而有謬也？

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，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，行漢正朔，以天子之禮郊祭，上書不稱臣，京都有事于太廟，致胙；封公之四子為列侯。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，考武王曰武皇帝，尊王太后曰皇太后。賜男子爵人一級，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。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，列侯為關中侯。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。封爵增位各有差。改相國為司徒，御史大夫為司空，奉常為太常，郎中令為光祿勳，大理為廷尉，大農為大司農。郡國縣邑，多所改易。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魏璽綬，賜青蓋車、乘輿、寶劔、玉玦。十二月，初營洛陽宮，戊午幸洛陽。臣松之案：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，以建始殿朝羣臣，門曰承明，陳思王植詩曰「謁帝承明廬」是也。至明帝時，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、昭陽諸殿。　魏書曰：以夏數為得天，故即用夏正，而服色尚黃。　魏略曰：詔以漢火行也，火忌水，故「洛」去「水」而加「隹」。魏於行次為土，土，水之牡也，水得土而乃流，土得水而柔，故除「隹」加「水」，變「雒」為「洛」。

是歲，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，帝大怒；陵減死罪一等。

二年春正月，郊祀天地、明堂。甲戌，校獵至原陵，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。乙亥，朝日于東郊。臣松之以為禮天子以春分朝日，秋分夕月；尋此年正月郊祀，有月無日，乙亥朝日，則有日無月，蓋文之脫也。案明帝朝日夕月，皆如禮文，故知此紀為誤者也。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，歲察孝廉一人；其有秀異，無拘戶口。辛巳，分三公戶邑，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。壬午，復潁川郡一年田租。魏書載詔曰：「潁川，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。官渡之役，四方瓦解，遠近顧望，而此郡守義，丁壯荷戈，老弱負糧。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，光武恃河內為王基，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，天以此郡翼成大魏。」改許縣為許昌縣。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，西部為廣平郡。魏略曰：改長安、譙、許昌、鄴、洛陽為五都；立石表，西界宜陽，北循太行，東北界陽平，南循魯陽，東界郯，為中都之地。令天下聽內徙，復五年，後又增其復。

詔曰：「昔仲尼資大聖之才，懷帝王之器，當衰周之末，無受命之運，在魯、衞之朝，教化乎洙、泗之上，悽悽焉，遑遑焉，欲屈己以存道，貶身以救世。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，乃退考五代之禮，脩素王之事，因魯史而制春秋，就太師而正雅頌，俾千載之後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，仰其聖以成謀，咨！可謂命世之大聖，億載之師表者也。遭天下大亂，百祀墮壞，舊居之廟，毀而不脩，襃成之後，絕而莫繼，闕里不聞講頌之聲，四時不覩蒸甞之位，斯豈所謂崇禮報功，盛德百世必祀者哉！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，邑百戶，奉孔子祀。」令魯郡脩起舊廟，置百戶吏卒以守衞之，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。

三月，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。初復五銖錢。夏四月，以車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。五月，鄭甘復叛，遣曹仁討斬之。六月庚子，初祀五嶽四瀆，咸秩羣祀。魏書：甲辰，以京師宗廟未成，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，躬執饋奠，如家人之禮。丁卯，夫人甄氏卒。戊辰晦，日有食之，有司奏免太尉，詔曰：「災異之作，以譴元首，而歸過股肱，豈禹、湯罪己之義乎？其令百官各虔厥職，後有天地之眚，勿復劾三公。」

秋八月，孫權遣使奉章，并遣于禁等還。丁巳，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，封吳王，加九錫。冬十月，授楊彪光祿大夫。魏書曰：己亥，公卿朝朔旦，并引故漢太尉楊彪，待以客禮，詔曰：「夫先王制几杖之賜，所以賔禮黃耇襃崇元老也。昔孔光、卓茂皆以淑德高年，受茲嘉錫。公故漢宰臣，乃祖已來，世著名節，年過七十，行不踰矩，可謂老成人矣，所宜寵異以章舊德。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；謁請之日，便使杖入，又可使著鹿皮冠。」彪辭讓不聽，竟著布單衣、皮弁以見。　續漢書曰：彪見漢祚將終，自以累世為三公，恥為魏臣，遂稱足攣，不復行。積十餘年，帝即王位，欲以為太尉，令近臣宣旨。彪辭曰：「甞以漢朝為三公，值世衰亂，不能立尺寸之益，若復為魏臣，於國之選，亦不為榮也。」帝不奪其意。黃初四年，詔拜光祿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，朝見位次三公，如孔光故事。彪上章固讓，帝不聽，又為門施行馬，致吏卒，以優崇之。年八十四，以六年薨。子脩，事見陳思王傳。以穀貴，罷五銖錢。魏書曰：十一月辛未，鎮西將軍曹真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、蘆水、封賞等，斬首五萬餘級，獲生口十萬，羊一百一十一萬口，牛八萬，河西遂平。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，謂左右諸將曰：「昔隗嚻灌略陽，而光武因其疲弊，進兵滅之。今胡決水灌顯美，其事正相似，破胡事今至不久。」旬日，破胡告檄到，上大笑曰：「吾策之於帷幕之內，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，其相應若合符契。前後戰克獲虜，未有如此也。」己卯，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。十二月，行東巡。是歲築陵雲臺。

三年春正月丙寅朔，日有蝕之。庚午，行幸許昌宮。詔曰：「今之計考，古之貢士也；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若限年然後取士，是呂尚、周晉不顯於前世也。其令郡國所選，勿拘老幼；儒通經術，吏達文法，到皆試用。有司糾故不以實者。」魏書曰：癸亥，孫權上書，說：「劉備支黨四萬人，馬二三千匹，出秭歸，請往埽撲，以克捷為效。」帝報曰：「昔隗嚻之弊，禍發栒邑，子陽之禽，變起扞關，將軍其亢厲威武，勉蹈奇功，以稱吾意。」

二月，鄯善、龜茲、于闐王各遣使奉獻，詔曰：「西戎即叙，氐、羌來王，詩、書美之。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，應劭漢書注曰：款，叩也；皆叩塞門來服從。其遣使者撫勞之。」是後西域遂通，置戊己校尉。

三月乙丑，立齊公叡為平原王，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。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，嗣王之庶子為亭侯，公之庶子為亭伯。甲戌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。甲午，行幸襄邑。夏四月戊申，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。癸亥，行還許昌宮。五月，以荊、揚、江表八郡為荊州，孫權領牧故也；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。

閏月，孫權破劉備於夷陵。初，帝聞備兵東下，與權交戰，樹柵連營七百餘里，謂羣臣曰：「備不曉兵，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！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，為敵所禽』，此兵忌也。孫權上事今至矣。」後七日，破備書到。

秋七月，兾州大蝗，民饑，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。八月，蜀大將黃權率衆降。魏書曰：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，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、棨戟、幢麾、牙門、鼓車。權等詣行在所，帝置酒設樂，引見於承光殿。權、郃等人人前自陳，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，諸將無不喜恱。賜權金帛、車馬、衣裘、帷帳、妻妾，下及偏裨皆有差。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，封列侯，即日召使驂乘；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，為將軍郎將百餘人。

九月甲午，詔曰：「夫婦人與政，亂之本也。自今以後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，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，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；以此詔傳後世，若有背違，天下共誅之。」孫盛曰：夫經國營治，必憑俊喆之輔，賢達令德，必居參亂之任，故雖周室之盛，有婦人與焉。然則坤道承天，南面罔二，三從之禮，謂之至順，至於號令自天子出，奏事專行，非古義也。昔在申、呂，實匡有周。苟以天下為心，惟德是杖，則親疏之授，至公一也，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？二漢之季世，王道陵遲，故令外戚憑寵，職為亂階。於此，自時昏道喪，運祚將移，縱無王、呂之難，豈乏田、趙之禍乎？而後世觀其若此，深懷酸毒之戒也。至於魏文，遂發一概之詔，可謂有識之爽言，非帝者之宏議。庚子，立皇后郭氏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；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。

冬十月甲子，表首陽山東為壽陵，作終制曰：「禮，國君即位為椑，椑音扶歷反。存不忘亡也。臣松之按：禮，天子諸侯之棺，各有重數；棺之親身者曰椑。昔堯葬穀林，通樹之，禹葬會稽，農不易畝，呂氏春秋：堯葬於穀林，通樹之；舜葬於紀，市廛不變其肆；禹葬會稽，不變人徒。故葬於山林，則合乎山林。封樹之制，非上古也，吾無取焉。壽陵因山為體，無為封樹，無立寑殿，造園邑，通神道。夫葬也者，藏也，欲人之不得見也。骨無痛痒之知，冢非棲神之宅，禮不墓祭，欲存亡之不黷也，為棺槨足以朽骨，衣衾足以朽肉而已。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，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。無施葦炭，無藏金銀銅鐵，一以瓦器，合古塗車、芻靈之義。棺但漆際會三過，飯含無以珠玉，無施珠襦玉匣，諸愚俗所為也。季孫以璵璠斂，孔子歷級而救之，譬之暴骸中原。宋公厚葬，君子謂華元、樂莒不臣，以為棄君於惡。漢文帝之不發，霸陵無求也；光武之掘，原陵封樹也。霸陵之完，功在釋之；原陵之掘，罪在明帝。是釋之忠以利君，明帝愛以害親也。忠臣孝子，宜思仲尼、丘明、釋之之言，鑒華元、樂莒、明帝之戒，存於所以安君定親，使魂靈萬載無危，斯則賢聖之忠孝矣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國，亦無不掘之墓也。喪亂以來，漢氏諸陵無不發掘，至乃燒取玉匣金縷，骸骨并盡，是焚如之刑也，豈不重痛哉！禍由乎厚葬封樹。『桑、霍為我戒』，不亦明乎？其皇后及貴人以下，不隨王之國者，有終沒皆葬澗西，前又以表其處矣。蓋舜葬蒼梧，二妃不從，延陵葬子，遠在嬴、博，魂而有靈，無不之也，一澗之閒，不足為遠。若違今詔，妄有所變改造施，吾為戮尸地下，戮而重戮，死而重死。臣子為蔑死君父，不忠不孝，使死者有知，將不福汝。其以此詔藏之宗廟，副在尚書、祕書、三府。」

是月，孫權復叛。復郢州為荊州。帝自許昌南征，諸軍兵並進，權臨江拒守。十一月辛丑，行幸宛。庚申晦，日有食之。是歲，穿靈芝池。

四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喪亂以來，兵革未戢，天下之人，互相殘殺。今海內初定，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。」築南巡臺于宛。三月丙申，行自宛還洛陽宮。癸卯，月犯心中央大星。魏書載丙午詔曰：「孫權殘害民物，朕以寇不可長，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。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，則斬首四萬，獲船萬艘。大司馬據守濡須，其所禽獲亦以萬數。中軍、征南攻圍江陵，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，擊其南渚，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，又為地道攻城，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，此几上肉耳！而賊中癘氣疾病，夾江塗地，恐相染污。昔周武伐殷，旋師孟津，漢祖征隗嚻，還軍高平，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。且成湯解三面之網，天下歸仁。今開江陵之圍，以緩成死之禽。且休力役，罷省繇戍，畜養士民，咸使安息。」丁未，大司馬曹仁薨。是月大疫。

夏五月，有鵜鶘鳥集靈芝池，詔曰：「此詩人所謂污澤也。曹詩『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』，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？否則斯鳥何為而至？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、獨行君子，以荅曹人之刺。」魏書曰：辛酉，有司奏造二廟，立太皇帝廟，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，親盡以次毀；特立武皇帝廟，四時享祀，為魏太祖，萬載不毀也。

六月甲戌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。甲申，太尉賈詡薨。太白晝見。是月大雨，伊、洛溢流，殺人民，壞廬宅。魏書曰：七月乙未，大軍當出，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。臣松之按：魏郊祀奏中，尚書盧毓議祀厲殃事云：「具犧牲祭器，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。」如此，則魏氏出師，皆告郊也。秋八月丁卯，以廷尉鍾繇為太尉。魏書曰：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，嘉至樂曰迎靈樂，武德樂曰武頌樂，昭容樂曰昭業樂，雲翹舞曰鳳翔舞，育命舞曰靈應舞，武德舞曰武頌舞，文昭舞曰大昭舞，五行舞曰大武舞。辛未，校獵于熒陽，遂東巡。論征孫權功，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。九月甲辰，行幸許昌宮。魏書曰：十二月丙寅，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，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，食邑各五百戶。是冬，甘露降芳林園。臣松之按：芳林園即今華林園，齊王芳即位，改為華林。

五年春正月，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，其餘皆勿聽治；敢妄相告，以其罪罪之。三月，行自許昌還洛陽宮。夏四月，立太學，制五經課試之法，置春秋穀梁博士。五月，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，因奏疑事，聽斷大政，論辨得失。秋七月，行東巡，幸許昌宮。八月，為水軍，親御龍舟，循蔡、頴，浮淮，幸壽春。揚州界將吏士民，犯五歲刑已下，皆原除之。九月，遂至廣陵，赦青、徐二州，改易諸將守。冬十月乙卯，太白晝見。行還許昌宮。魏書載癸酉詔曰：「近之不綏，何遠之懷？今事多而民少，上下相弊以文法，百姓無所措其手足。昔泰山之哭者，以為苛政甚於猛虎，吾備儒者之風，服聖人之遺教，豈可以目翫其辭，行違其誡者哉？廣議輕刑，以惠百姓。」十一月庚寅，以兾州饑，遣使者開倉廩振之。戊申晦，日有食之。

十二月，詔曰：「先王制禮，所以昭孝事祖，大則郊社，其次宗廟，三辰五行，名山大川，非此族也，不在祀典。叔世衰亂，崇信巫史，至乃宮殿之內，戶牖之間，無不沃酹，甚矣其惑也。自今，其敢設非祀之祭，巫祝之言，皆以執左道論，著于令典。」是歲穿天淵池。

六年春二月，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，問民所疾苦，貧者振貸之。魏略載詔曰：「昔軒轅建四面之號，周武稱『予有亂臣十人』，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，亮成天工，多賢為貴也。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，外設牧伯以監四方，至於元戎出征，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，輜重所在，又宜有鎮守之重臣，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，無內外之慮。吾今當征賊，欲守之積年。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羣為鎮軍大將軍，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。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，則撫軍當留許昌，督後諸軍，錄後臺文書事；鎮軍隨車駕，當董督衆軍，錄行尚書事；皆假節鼓吹，給中軍兵騎六百人。吾欲去江數里，築宮室，往來其中，見賊可擊之形，便出奇兵擊之；若或未可，則當舒六軍以遊獵，饗賜軍士。」三月，行幸召陵，通討虜渠。乙巳，還許昌宮。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，大破之。辛未，帝為舟師東征。五月戊申，幸譙。壬戌，熒惑入太微。

六月，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，殺太守徐質。遣屯騎校尉任福、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；其見脅略及亡命者，皆赦其罪。

秋七月，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。八月，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，從陸道幸徐。九月，築東巡臺。冬十月，行幸廣陵故城，臨江觀兵，戎卒十餘萬，旌旗數百里。魏書載帝於馬上為詩曰：「觀兵臨江水，水流何湯湯！戈矛成山林，玄甲曜日光。猛將懷暴怒，膽氣正從橫。誰云江水廣，一葦可以航，不戰屈敵虜，戢兵稱賢良。古公宅岐邑，實始翦殷商。孟獻營虎牢，鄭人懼稽顙。充國務耕殖，先零自破亡。興農淮泗間，築室都徐方。量宜運權略，六軍咸恱康；豈如東山詩，悠悠多憂傷。」是歲大寒，水道冰，舟不得入江，乃引還。十一月，東武陽王鑒薨。十二月，行自譙過梁，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。

七年春正月，將幸許昌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，帝心惡之，遂不入。壬子，行還洛陽宮。三月，築九華臺。夏五月丙辰，帝疾篤，召中軍大將軍曹真、鎮軍大將軍陳羣、征東大將軍曹休、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，並受遺詔輔嗣主。遣後宮淑媛、昭儀已下歸其家。丁巳，帝崩于嘉福殿，時年四十。魏書曰：殯於崇華前殿。六月戊寅，葬首陽陵。自殯及葬，皆以終制從事。魏氏春秋曰：明帝將送葬，曹真、陳羣、王朗等以暑熱固諫，乃止。孫盛曰：夫窀穸之事，孝子之極痛也，人倫之道，於斯莫重。故天子七月而葬，同軌畢至。夫以義感之情，猶盡臨隧之哀，況乎天性發中，敦禮者重之哉！魏氏之德，仍世不基矣。昔華元厚葬，君子以為棄君於惡，羣等之諫，棄孰甚焉！鄄城侯植為誄曰：「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，大行皇帝崩，嗚呼哀哉！于時天震地駭，崩山隕霜，陽精薄景，五緯錯行，百姓呼嗟，萬國悲悼，若喪考妣，恩過墓唐，擗踊郊野，仰想穹蒼，僉曰何辜，早世殞喪，嗚呼哀哉！悲夫大行，忽焉光滅，永棄萬國，雲往雨絕。承問荒忽，惛懵哽咽，袖鋒抽刃，歎自僵斃，追慕三良，甘心同穴。感惟南風，惟以鬱滯，終於偕沒，指景自誓。考諸先記，尋之哲言，生若浮寄，惟德可論，朝聞夕逝，孔志所存。皇雖一沒，天祿永延，何以述德？表之素旃。何以詠功？宣之管絃。乃作誄曰：皓皓太素，兩儀始分，中和產物，肈有人倫，爰曁三皇，寔秉道真，降逮五帝，繼以懿純，三代製作，踵武立勳。季嗣不維，網漏于秦，崩樂滅學，儒坑禮焚，二世而殲，漢氏乃因，弗求古訓，嬴政是遵，王綱帝典，闃爾無聞。末光幽昧，道究運遷，乾坤迴歷，簡聖授賢，乃眷大行，屬以黎元。龍飛啟祚，合契上玄，五行定紀，改號革年，明明赫赫，受命于天。仁風偃物，德以禮宣；祥惟聖質，嶷在幼妍。庻幾六典，學不過庭，潛心無罔，亢志青冥。才秀藻朗，如玉之瑩，聽察無嚮，瞻覩未形。其剛如金，其貞如瓊，如氷之絜，如砥之平。爵公無私，戮違無輕，心鏡萬機，攬照下情。思良股肱，嘉昔伊呂，搜揚側陋，舉湯代禹；拔才巖穴，取士蓬戶，唯德是縈，弗拘禰祖。宅土之表，道義是圖，弗營厥險，六合是虞。齊契共遵，下以純民，恢折規矩，克紹前人。科條品制，襃貶以因。乘殷之輅，行夏之辰。金根黃屋，翠葆龍鱗，紼冕崇麗，衡紞惟新，尊肅禮容，矚之若神。方牧妙舉，欽於恤民，虎將荷節，鎮彼四鄰；朱旗所勦，九壤被震，疇克不若？孰敢不臣？縣旌海表，萬里無塵。虜備凶徹，鳥殪江岷，權若涸魚，乾腊矯鱗，肅慎納貢，越裳效珍，條支絕域，侍子內賔。德儕先皇，功侔太古。上靈降瑞，黃初叔祜：河龍洛龜，淩波游下；平鈞應繩，神鸞翔舞；數莢階除，系風扇暑；皓獸素禽，飛走郊野；神鍾寶鼎，形自舊土；雲英甘露，瀸塗被宇；靈芝冒沼，朱華陰渚。回回凱風，祁祁甘雨，稼穡豐登，我稷我黍。家佩惠君，戶蒙慈父。圖致太和，洽德全義。將登介山，先皇作儷。鐫石紀勳，兼錄衆瑞，方隆封禪，歸功天地，賔禮百靈，勳命視規，望祭四嶽，燎封奉柴，肅于南郊，宗祀上帝。三牲旣供，夏禘秋甞，元侯佐祭，獻璧奉璋。鸞輿幽藹，龍旂太常，爰迄太廟，鍾鼓鍠鍠，頌德詠功，八佾鏘鏘。皇祖旣饗，烈考來享，神具醉止，降茲福祥。天地震蕩，大行康之；三辰暗昧，大行光之；皇紘絕維，大行綱之；神器莫統，大行當之；禮樂廢弛，大行張之；仁義陸沈，大行揚之；潛龍隱鳳，大行翔之；疏狄遐康，大行匡之。在位七載，元功仍舉，將永太和，絕迹三五，宜作物師，長為神主，壽終金石，等筭東父，如何奄忽，摧身后土，俾我棾棾，靡瞻靡顧。嗟嗟皇穹，胡寧忍務？嗚呼哀哉！明監吉凶，體遠存亡，深垂典制，申之嗣皇。聖上虔奉，是順是將，乃剏玄宇，基為首陽，擬迹穀林，追堯慕唐，合山同陵，不樹不疆，塗車芻靈，珠玉靡藏。百神警侍，來賔幽堂，耕禽田獸，望魂之翔。於是，俟大隧之致功兮，練元辰之淑禎，潛華體於梓宮兮，馮正殿以居靈。顧望嗣之號咷兮，存臨者之悲聲，悼晏駕之旣修兮，感容車之速征。浮飛魂於輕霄兮，就黃墟以滅形，背三光之昭晰兮，歸玄宅之冥冥。嗟一往之不反兮，痛閟闥之長扃。咨遠臣之眇眇兮，成凶諱以怛驚，心孤絕而靡告兮，紛流涕而交頸。思恩榮以橫奔兮，閡闕塞之嶢崢，顧衰絰以輕舉兮，迫關防之我嬰。欲高飛而遙憩兮，憚天網之遠經，遙投骨於山足兮，報恩養於下庭。慨拊心而自悼兮，懼施重而命輕，嗟微驅之是效兮，甘九死而忘生，幾司命之役籍兮，先黃髮而隕零，天蓋高而察卑兮，兾神明之我聽。獨鬱伊而莫愬兮，追顧景而憐形，奏斯文以寫思兮，結翰墨以敷誠。嗚呼哀哉！」

初，帝好文學，以著述為務，自所勒成垂百篇。又使諸儒撰集經傳，隨類相從，凡千餘篇，號曰皇覽。魏書曰：帝初在東宮，疫癘大起，時人彫傷，帝深感歎，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：「生有七尺之形，死為一棺之土，唯立德揚名，可以不朽，其次莫如著篇籍。疫癘數起，士人彫落，余獨何人，能全其壽？」故論撰所著典論、詩賦，蓋百餘篇，集諸儒於肅城門內，講論大義，侃侃無倦。常嘉漢文帝之為君，寬仁玄默，務欲以德化民，有賢聖之風。時文學諸儒，或以為孝文雖賢，其於聦明，通達國體，不如賈誼。帝由是著太宗論曰：「昔有苗不賔，重華舞以干戚，尉他稱帝，孝文撫以恩德，吳王不朝，錫之几杖以撫其意，而天下賴安；乃弘三章之教，愷悌之化，欲使曩時累息之民，得闊步高談，無危懼之心。若賈誼之才敏，籌畫國政，特賢臣之器，管、晏之姿，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？」三年之中，以孫權不服，復班太宗論於天下，明示不願征伐也。他日又從容言曰：「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：殺薄昭；幸鄧通；慎夫人衣不曳地，集上書囊為帳帷。以為漢文儉而無法，舅后之家，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，旣觸罪法，又不得不害矣。」其欲秉持中道，以為帝王儀表者如此。　胡沖吳歷曰：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，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。

評曰：文帝天資文藻，下筆成章，博聞彊識，才藝兼該；典論帝自敘曰：初平之元，董卓殺主鴆后，盪覆王室。是時四海旣困中平之政，兼惡卓之凶逆，家家思亂，人人自危。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，「衞人討州吁于濮」，言人人皆得討賊。於是大興義兵，名豪大俠，富室彊族，飄揚雲會，萬里相赴；兖、豫之師戰於滎陽，河內之甲軍於孟津。卓遂遷大駕，西都長安。而山東大者連郡國，中者嬰城邑，小者聚阡陌，以還相吞滅。會黃巾盛於海、岱，山寇暴於并、兾，乘勝轉攻，席卷而南，鄉邑望煙而奔，城郭覩塵而潰，百姓死亡，暴骨如莽。余時年五歲，上以世方擾亂，教余學射，六歲而知射，又教余騎馬，八歲而能騎射矣。以時之多故，每征，余常從。建安初，上南征荊州，至宛，張繡降。旬日而反，亡兄孝廉子脩、從兄安民遇害。時余年十歲，乘馬得脫。夫文武之道，各隨時而用，生於中平之季，長於戎旅之間，是以少好弓馬，于今不衰；逐禽輒十里，馳射常百步，日多體健，心每不猒。建安十年，始定兾州，濊、貊貢良弓，燕、代獻名馬。時歲之暮春，句芒司節，和風扇物，弓燥手柔，草淺獸肥，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，終日手獲麞鹿九，雉兔三十。後軍南征次內蠡，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，見余談論之末，彧言：「聞君善左右射，此實難能。」余言：「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，俯馬蹄而仰月支也。」彧喜笑曰：「乃爾！」余曰：「埒有常徑，的有常所，雖每發輒中，非至妙也。若馳平原，赴豐草，要狡獸，截輕禽，使弓不虛彎，所中必洞，斯則妙矣。」時軍祭酒張京在坐，顧彧拊手曰「善」。余又學擊劔，閱師多矣，四方之法各異，唯京師為善。桓、靈之閒，有虎賁王越善斯術，稱於京師。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，具得其法，余從阿學之精熟。甞與平虜將軍劉勳、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，宿聞展善有手臂，曉五兵，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。余與論劔良久，謂言將軍法非也，余顧甞好之，又得善術，因求與余對。時酒酣耳熱，方食芋蔗，便以為杖，下殿數交，三中其臂，左右大笑。展意不平，求更為之。余言吾法急屬，難相中面，故齊臂耳。展言願復一交，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，因偽深進，展果尋前，余却脚鄛，正截其顙，坐中驚視。余還坐，笑曰：「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，更授以祕術，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，更受要道也。」一坐盡歡。夫事不可自謂己長，余少曉持複，自謂無對；俗名雙戟為坐鐵室，鑲楯為蔽木戶；後從陳國袁敏學，以單攻複，每為若神，對家不知所出，先曰若逢敏於狹路，直決耳！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，唯彈棊略盡其巧，少為之賦。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、東方安世、張公子，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。上雅好詩書文籍，雖在軍旅，手不釋卷，每每定省從容，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，長則善忘，長大而能勤學者，唯吾與袁伯業耳。余是以少誦詩、論，及長而備歷五經、四部，史、漢、諸子百家之言，靡不畢覽。博物志曰：帝善彈棊，能用手巾角。時有一書生，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。若加之曠大之度，勵以公平之誠，邁志存道，克廣德心，則古之賢主，何遠之有哉！

## 明帝紀第三

明皇帝諱叡，字元仲，文帝太子也。生而太祖愛之，常令在左右。魏書曰：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，武皇帝異之，曰：「我基於爾三世矣。」每朝宴會同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。好學多識，特留意於法理。年十五，封武德侯，黃初二年為齊公，三年為平原王。以其母誅，故未建為嗣。魏略曰：文帝以郭后無子，詔使子養帝。帝以母不以道終，意甚不平。後不獲已，乃敬事郭后，旦夕因長御問起居，郭后亦自以無子，遂加慈愛。文帝始以帝不恱，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，故久不拜太子。　魏末傳曰：帝常從文帝獵，見子母鹿。文帝射殺鹿母，使帝射鹿子，帝不從，曰：「陛下已殺其母，臣不忍復殺其子。」因涕泣。文帝即放弓箭，以此深奇之，而樹立之意定。七年夏五月，帝病篤，乃立為皇太子。丁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諸臣封爵各有差。世語曰：帝與朝士素不接，即位之後，羣下想聞風采。居數日，獨見侍中劉曄，語盡日。衆人側聽，曄旣出，問「何如」？曄曰：「秦始皇、漢孝武之儔，才具微不及耳。」癸未，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。壬辰，立皇弟蕤為陽平王。

八月，孫權攻江夏郡，太守文聘堅守。朝議欲發兵救之，帝曰：「權習水戰，所以敢下船陸攻者，幾掩不備也。今已與聘相持，夫攻守勢倍，終不敢久也。」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，禹到，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，權退走。

辛巳，立皇子冏為清河王。吳將諸葛瑾、張霸等寇襄陽，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，斬霸，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。論功行賞各有差。冬十月，清河王冏薨。十二月，以太尉鍾繇為太傅，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，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，司徒華歆為太尉，司空王朗為司徒，鎮軍大將軍陳羣為司空，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。

太和元年春正月，郊祀武皇帝以配天，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。分江夏南部，置江夏南部都尉。西平麴英反，殺臨羌令、西都長，遣將軍郝昭、鹿磐討斬之。二月辛未，帝耕于藉田。辛巳，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。丁亥，朝日于東郊。夏四月乙亥，行五銖錢。甲申，初營宗廟。秋八月，夕月于西郊。冬十月丙寅，治兵于東郊。焉耆王遣子入侍。十一月，立皇后毛氏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，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。十二月，封后父毛嘉為列侯。新城太守孟達反，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。三輔決錄曰：伯郎，涼州人，名不令休。其注曰：伯郎姓孟，名他，扶風人。靈帝時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，讓監奴典護家事。他仕不遂，乃盡以家財賂監奴，與共結親，積年家業為之破盡。衆奴皆慙，問他所欲，他曰：「欲得卿曹拜耳。」奴被恩久，皆許諾。時賔客求見讓者，門下車常數百乘，或累日不得通。他最後到，衆奴伺其至，皆迎車而拜，徑將他車獨入。衆人悉驚，謂他與讓善，爭以珍物遺他。他得之，盡以賂讓，讓大喜。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，即拜涼州刺史。他生達，少入蜀。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。　魏略曰：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。文帝時初即王位，旣宿知有達，聞其來，甚恱，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，還曰「將帥之才也」，或曰「卿相之器也」，王益欽達。逆與達書曰：「近日有命，未足達旨，何者？昔伊摯背商而歸周，百里去虞而入秦，樂毅感鴟夷以蟬蛻，王遵識逆順以去就，皆審興廢之符效，知成敗之必然，故丹青畫其形容，良史載其功勳。聞卿姿度純茂，器量優絕，當騁能明時，收名傳記。今者翻然濯鱗清流，甚相嘉樂，虛心西望，依依若舊，下筆屬辭，歡心從之。昔虞卿入趙，再見取相，陳平就漢，一覲參乘，孤今於卿，情過於往，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。」又曰：「今者海內清定，萬里一統，三垂無風塵之警，中夏無狗吠之虞，以是弛罔闊禁，與世無疑，保官空虛，初無資任。卿來相就，當明孤意，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，以親駭疏也。若卿欲來相見，且當先安部曲，有所保固，然後徐徐輕騎來東。」達旣至譙，進見閑雅，才辯過人，衆莫不屬目。又王近出，乘小輦，執達手，撫其背戲之曰：「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？」遂與同載。又加拜散騎常侍，領新城太守，委以西南之任。時衆臣或以為待之太猥，又不宜委以方任。王聞之曰：「吾保其無他，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。」達旣為文帝所寵，又與桓階、夏侯尚親善，及文帝崩，時桓、尚皆卒，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，心不自安。諸葛亮聞之，陰欲誘達，數書招之，達與相報荅。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，密表達與蜀潛通，帝未之信也。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，又勸其入朝。達驚懼，遂反。　干寶晉紀曰：達初入新城，登白馬塞，歎曰：「劉封、申耽，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！」

二年春正月，宣王攻破新城，斬達，傳其首。魏略曰：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，賢等開門內軍。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，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。分新城之上庸、武陵、巫縣為上庸郡，錫縣為錫郡。

蜀大將諸葛亮寇邊，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。魏書曰：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，帝曰：「亮阻山為固，今者自來，旣合兵書致人之術；且亮貪三郡，知進而不知退，今因此時，破亮必也。」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。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，並進兵。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，大破之。亮敗走，三郡平。丁未，行幸長安。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：「劉備背恩，自竄巴蜀。諸葛亮棄父母之國，阿殘賊之黨，神人被毒，惡積身滅。亮外慕立孤之名，而內貪專擅之實。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。亮又侮易益土，虐用其民，是以利狼、宕渠、高定、青羌莫不瓦解，為亮仇敵。而亮反裘負薪，裏盡毛殫，刖趾適屨，刻肌傷骨，反更稱說，自以為能。行兵於井底，游步於牛蹄。自朕即位，三邊無事，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，且欲養四海之耆老，長後生之孤幼，先移風於禮樂，次講武於農隙，置亮畫外，未以為虞。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，不思荊邯度德之戒，驅略吏民，盜利祁山。王師方振，膽破氣奪，馬謖、高祥望旗奔敗。虎臣逐北，蹈尸涉血，亮也小子，震驚朕師。猛銳踊躍，咸思長驅。朕惟率土莫非王臣，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不欲使十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，同受塗炭。故先開示，以昭國誠，勉思變化，無滯亂邦。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，公卿已下皆聽束手。」夏四月丁酉，還洛陽宮。魏略曰：是時譌言云帝已崩，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。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。及帝還，皆私察顏色。卞太后悲喜，欲推始言者，帝曰：「天下皆言，將何所推？」赦繫囚非殊死以下。乙巳，論討亮功，封爵增邑各有差。五月，大旱。六月，詔曰：「尊儒貴學，王教之本也。自頃儒官或非其人，將何以宣明聖道？其高選博士，才任侍中常侍者。申勑郡國，貢士以經學為先。」秋九月，曹休率諸軍至皖，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，敗績。乙酉，立皇子穆為繁陽王。庚子，大司馬曹休薨。冬十月，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。十一月，司徒王朗薨。十二月，諸葛亮圍陳倉，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。魏略曰：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；會亮至，圍昭，不能拔。昭字伯道，太原人，為人雄壯，少入軍為部曲督，數有戰功，為雜號將軍，遂鎮守河西十餘年，民夷畏服。亮圍陳倉，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，昭於樓上應詳曰：「魏家科法，卿所練也；我之為人，卿所知也。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，卿無可言者，但有必死耳。卿還謝諸葛，便可攻也。」詳以昭語告亮，亮又使詳重說昭，言人兵不敵，無為空自破滅。昭謂詳曰：「前言已定矣。我識卿耳，箭不識也。」詳乃去。亮自以有衆數萬，而昭兵纔千餘人，又度東救未能便到，乃進兵攻昭，起雲梯衝車以臨城。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，梯然，梯上人皆燒死。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，衝車折。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付城中，以土丸填壍，欲直攀城，昭又於內築重牆。亮足為城突，欲踊出於城裏，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。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，亮無計，救至，引退。詔嘉昭善守，賜爵列侯。及還，帝引見慰勞之，顧謂中書令孫資曰：「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，為將灼如此，朕復何憂乎？」仍欲大用之。會病亡，遺令戒其子凱曰：「吾為將，知將不可為也。吾數發冢，取其木以為攻戰具，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。汝必斂以時服。且人生有處所耳，死復何在邪？今去本墓遠，東西南北，在汝而已。」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，遂以淵領遼東太守。

三年夏四月，元城王禮薨。六月癸卯，繁陽王穆薨。戊申，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，夫人吳氏曰高皇后。

秋七月，詔曰：「禮，王后無嗣，擇建支子以繼太宗，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，何得復顧私親哉！漢宣繼昭帝後，加悼考以皇號；哀帝以外藩援立，而董宏等稱引亡秦，或誤時朝，旣尊恭皇，立廟京都，又寵藩妾，使比長信，敘昭穆於前殿，並四位於東宮，僭差無度，人神弗祐，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，用致丁、傅焚如之禍。自是之後，相踵行之。昔魯文逆祀，罪由夏父；宋國非度，譏在華元。其令公卿有司，深以前世行事為戒。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，則當明為人後之義；敢為佞邪導諛時君，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，謂考為皇，稱妣為后，則股肱大臣，誅之無赦。其書之金策，藏之宗廟，著于今典。」

冬十月，改平望觀曰聽訟觀。帝常言「獄者，天下之性命也」，每斷大獄，常幸觀臨聽之。

初，洛陽宗廟未成，神主在鄴廟。十一月，廟始成，使太常韓曁持節迎高皇帝、太皇帝、武帝、文帝神主于鄴，十二月己丑至，奉安神主于廟。臣松之按：黃初四年，有司奏立二廟，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，特立武帝廟，百世不毀。今此無高祖神主，蓋以親盡毀也。此則魏初唯立親廟，祀四室而已。至景初元年，始定七廟之制。　孫盛曰：事亡猶存，祭如神在，迎遷神主，正斯宜矣。

癸卯，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，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。

四年春二月壬午，詔曰：「世之質文，隨教而變。兵亂以來，經學廢絕，後生進趣，不由典謨。豈訓導未洽，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？其郎吏學通一經，才任牧民，博士課試，擢其高第者，亟用；其浮華不務道本者，皆罷退之。」戊子，詔太傅三公：以文帝典論刻石，立于廟門之外。癸巳，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，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，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。夏四月，太傅鍾繇薨。六月戊子，太皇太后崩。丙申，省上庸郡。秋七月，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。詔大司馬曹真、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。八月辛巳，行東巡，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。魏書曰：行過繁昌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，以特牛祠受禪壇。　臣松之按：漢紀章帝元和三年，詔高邑縣祠即位壇，五成陌北，臘祠門戶。此雖前代已行故事，然為壇以祀天，而壇非神也，今無事於上帝，而致祀於虛壇，求之義典，未詳所據。乙未，幸許昌宮。九月，大雨，伊、洛、河、漢水溢，詔真等班師。冬十月乙卯，行還洛陽宮。庚申，令：「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。」十一月，太白犯歲星。十二月辛未，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。丙寅，詔公卿舉賢良。

五年春正月，帝耕于藉田。三月，大司馬曹真薨。諸葛亮寇天水，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。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，辛巳，大雩。夏四月，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。復置護匈奴中郎將。秋七月丙子，以亮退走，封爵增位各有差。魏書曰：初，亮出，議者以為亮軍無輜重，糧必不繼，不擊自破，無為勞兵；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，帝皆不從。前後遣兵增宣王軍，又勑使護麥。宣王與亮相持，賴得此麥以為軍糧。乙酉，皇子殷生，大赦。

八月，詔曰：「古者諸侯朝聘，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。先帝著令，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，謂幼主在位，母后攝政，防微以漸，關諸盛衰也。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，悠悠之懷，能不興思！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。後有少主、母后在宮者，自如先帝令，申明著于令。」十一月乙酉，月犯軒轅大星。戊戌晦，日有蝕之。十二月甲辰，月犯鎮星。戊午，太尉華歆薨。

六年春二月，詔曰：「古之帝王，封建諸侯，所以藩屏王室也。詩不云乎，『懷德維寧，宗子維城』。秦、漢繼周，或彊或弱，俱失厥中。大魏創業，諸王開國，隨時之宜，未有定制，非所以永為後法也。其改封諸侯王，皆以郡為國。」三月癸酉，行東巡，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，賜穀帛。乙亥，月犯軒轅大星。夏四月壬寅，行幸許昌宮。甲子，初進新果于廟。五月，皇子殷薨，追封謚安平哀王。秋七月，以衞尉董昭為司徒。九月，行幸摩陂，治許昌宮，起景福、承光殿。冬十月，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吴將周賀於成山，殺賀。十一月丙寅，太白晝見。有星孛于翼，近太微上將星。庚寅，陳思王植薨。十二月，行還許昌宮。

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，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。二月丁酉，幸摩陂觀龍，於是改年；改摩陂為龍陂，賜男子爵人二級，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。三月甲子，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。夏五月壬申，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、大司馬曹仁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。魏書載詔曰：「昔先王之禮，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，沒則祭于大蒸，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。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，終始休明者，其皆依禮祀之。」於是以惇等配饗之。戊寅，北海王蕤薨。閏月庚寅朔，日有蝕之。丁酉，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。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。六月，洛陽宮鞠室災。

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，并州刺史畢軌表，輒出軍以外威比能，內鎮步度根。帝省表曰：「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，有自疑心。今軌出軍，適使二部驚合為一，何所威鎮乎？」促勑軌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。比詔書到，軌以進軍屯陰館，遣將軍蘇尚、董弼追鮮卑。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，與尚、弼相遇，戰於樓煩，二將敗沒。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，與比能合寇邊。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，虜乃走漠北。

秋九月，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，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，破降之。

冬十月，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，朗引軍還。魏氏春秋曰：朗字元明，新興人。獻帝傳曰：朗父名宜祿，為呂布使詣袁術，術妻以漢宗室女。其前妻杜氏留下邳。布之被圍，關羽屢請於太祖，求以杜氏為妻，太祖疑其有色，及城陷，太祖見之，乃自納之。宜祿歸降，以為銍長。及劉備走小沛，張飛隨之，過謂宜祿曰：「人取汝妻，而為之長，何蚩蚩若是邪！隨我去乎？」宜祿從之數里，悔欲還，飛殺之。朗隨母氏畜于公宮，太祖甚愛之，每坐席，謂賔客曰：「豈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？」　魏略曰：朗游遨諸侯間，歷武、文之世而無尤也。及明帝即位，授以內官，為驍騎將軍、給事中，每車駕出入，朗常隨從。時明帝喜發舉，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，朗終不能有所諫止，又未甞進一善人，帝亦以是親愛；每顧問之，多呼其小字阿穌，數加賞賜，為起大第於京城中。四方雖知朗無能為益，猶以附近至尊，多賂遺之，富均公侯。　世語曰：朗子秀，勁厲能直言，為晉武帝博士。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。桂字叔林，天水人也。建安初，數為將軍楊秋使詣太祖，太祖表拜騎都尉。桂性便辟，曉博弈、蹹鞠，故太祖愛之，每在左右，出入隨從。桂察太祖意，喜樂之時，因言次曲有所陳，事多見從，數得賞賜，人多餽遺，桂由此侯服玉食。太祖旣愛桂，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。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，而有意於臨菑侯，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，將甚銜之。及太祖薨，文帝即王位，未及致其罪。黃初元年，隨例轉拜駙馬都尉。而桂私受西域貨賂，許為人事。事發，有詔收問，遂殺之。　魚豢曰：為上者不虛授，處下者不虛受，然後外無伐檀之歎，內無尸素之刺，雍熈之美著，太平之律顯矣。而佞倖之徒，但姑息人主，至乃無德而榮，無功而祿，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朘，傾邪滋多乎！以武皇帝之慎賞，明皇帝之持法，而猶有若此等人，而況下斯者乎？

十二月，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、許晏首，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。世語曰：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，年三百五十歲，言語飲食如常人。奴云：「霍顯，光後小妻。明友妻，光前妻女。」　博物志曰：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，食啖兼十許人，遂肥不能動。其父曾作遠方長吏，官徙送彼縣，令故義傳供食之；一二年中，一鄉中輒為之儉。　傅子曰：時太原發冢破棺，棺中有一生婦人，將出與語，生人也。送之京師，問其本事，不知也。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，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？將一朝欻生，偶與發冢者會也？

二年春二月乙未，太白犯熒惑。癸酉，詔曰：「鞭作官刑，所以糾慢怠也，而頃多以無辜死。其減鞭杖之制，著于令。」三月庚寅，山陽公薨，帝素服發哀，遣使持節典護喪事。己酉，大赦。夏四月，大疫。崇華殿災。丙寅，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。追謚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，葬以漢禮。獻帝傳曰：帝變服，率羣臣哭之，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，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。詔曰：「蓋五帝之事尚矣，仲尼盛稱堯、舜巍巍蕩蕩之功者，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。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，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。先帝命公行漢正朔，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，言事不稱臣，此舜事堯之義也。昔放勛殂落，四海如喪考妣，遏密八音，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。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，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？今謚公漢孝獻皇帝。」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廟，曰：「叡聞夫禮也者，反本請吉，不忘厥初，是以先代之君，尊尊親親，戚有尚焉。今山陽公寢疾棄國，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。叡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，深觀歷數允在聖躬，傳祚禪位，尊我民主，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。黃初受終，命公于國行漢正朔，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，斯亦舜、禹明堂之義也。上考遂初，皇極攸建，允熈克讓，莫明于茲。蓋子以繼志嗣訓為孝，臣以配命欽述為忠，故詩稱『匪棘其猶，聿追來孝』，書曰『前人受命，茲不忘大功』。叡敢不奉承徽典，以昭皇考之神靈。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，冊贈璽紱。命司徒、司空持節弔祭護喪，光祿、大鴻臚為副，將作大匠、復土將軍營成陵墓，及置百官羣吏，車旗服章喪葬禮儀，一如漢氏故事；喪葬所供羣官之費，皆仰大司農。立其後嗣為山陽公，以通三統，永為魏賔。」於是贈冊曰：「嗚呼，昔皇天降戾于漢，俾逆臣董卓，播厥凶虐，焚滅京都，劫遷大駕。于時六合雲擾，姦雄熛起。帝自西京，徂唯求定，臻茲洛邑。疇咨聖賢，聿改乘轅，又遷許昌，武皇帝是依。歲在玄枵，皇師肇征，迄于鶉尾，十有八載，羣寇殲殄，九域咸乂。惟帝念功，祚茲魏國，大啟土宇。爰及文皇帝，齊聖廣淵，仁聲旁流，柔遠能邇，殊俗向義，乾精承祚，坤靈吐曜，稽極玉衡，允膺歷數，度于軌儀，克猒帝心。乃仰欽七政，俯察五典，弗采四嶽之謀，不俟師錫之舉，幽贊神明，承天禪位。祚逮朕躬，統承洪業。蓋聞昔帝堯，元愷旣舉，凶族未流，登舜百揆，然後百揆時序，內平外成，授位明堂，退終天祿，故能冠德百王，表功高嶽。自往迄今，彌歷七代，歲曁三千，而大運來復，庸命底績，纂我民主，作建皇極。念重光，紹咸池，繼韶夏，超羣后之遐蹤，邈商、周之慙德，可謂高朗令終，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。非夫漢、魏與天地合德，與四時合信，動和民神，格于上下，其孰能至於此乎？朕惟孝獻享年不永，欽若顧命，考之典謨，恭述皇考先靈遺意，闡崇弘謚，奉成聖美，以章希世同符之隆，以傳億載不朽之榮。魂而有靈，嘉茲弘休。嗚呼哀哉！」八月壬申，葬于山陽國，陵曰禪陵，置園邑。葬之日，帝制錫衰弁絰，哭之慟。適孫桂氏鄉侯康，嗣立為山陽公。

是月，諸葛亮出斜谷，屯渭南，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。詔宣王：「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，彼進不得志，退無與戰，乆停則糧盡，虜略無所獲，則必走矣。走而追之，以逸待勞，全勝之道也。」魏氏春秋曰：亮旣屢遣使交書，又致巾幗婦人之飾，以怒宣王。宣王將出戰，辛毗杖節奉詔，勒宣王及軍吏已下，乃止。宣王見亮使，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，不問戎事。使對曰：「諸葛公夙興夜寐，罰二十已上，皆親覽焉；所啖食不過數升。」宣王曰：「亮體斃矣，其能久乎？」

五月，太白晝見。孫權入居巢湖口，向合肥新城，又遣將陸議、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、沔。六月，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。寵欲拔新城守，致賊壽春，帝不聽，曰：「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，終以破隗囂，先帝東置合肥，南守襄陽，西固祁山，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，地有所必爭也。縱權攻新城，必不能拔。勑諸將堅守，吾將自往征之，比至，恐權走也。」秋七月壬寅，帝親御龍舟東征，權攻新城，將軍張頴等拒守力戰，帝軍未至數百里，權遁走，議、韶等亦退。羣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，車駕可西幸長安。帝曰：「權走，亮膽破，大將軍以制之，吾無憂矣。」遂進軍幸壽春，錄諸將功，封賞各有差。八月己未，大曜兵，饗六軍，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、壽春諸軍。辛巳，行還許昌宮。

司馬宣王與亮相持，連圍積日，亮數挑戰，宣王堅壘不應。會亮卒，其軍退還。

冬十月乙丑，月犯鎮星及軒轅。戊寅，月犯太白。十一月，京都地震，從東南來，隱隱有聲，搖動屋瓦。十二月，詔有司刪定大辟，減死罪。

三年春正月戊子，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。己亥，復置朔方郡。京都大疫。丁巳，皇太后崩。乙亥，隕石于壽光縣。三月庚寅，葬文德郭后，營陵于首陽陵澗西，如終制。顧愷之啟蒙注曰：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，得殉葬女子，經數日而有氣，數月而能語；年可二十。送詣京師，郭太后愛養之。十餘年，太后崩，哀思哭泣，一年餘而死。

是時，大治洛陽宮，起昭陽、太極殿，築緫章觀。百姓失農時，直臣楊阜、高堂隆等各數切諫，雖不能聽，常優容之。魏略曰：是年起太極諸殿，築緫章觀，高十餘丈，建翔鳳於其上；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，楫櫂越歌；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，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，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，其秩石擬百官之數。帝常游宴在內，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，以為女尚書，使典省外奏事，處當畫可，自貴人以下至尚保，及給掖庭灑掃，習伎歌者，各有千數。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，為玉井綺欄，蟾蜍含受，神龍吐出。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，水轉百戲。歲首建巨獸，魚龍曼延，弄馬倒騎，備如漢西京之制，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。太子舍人張茂以吳、蜀數動，諸將出征，而帝盛興宮室，留意於玩飾，賜與無度，帑藏空竭；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，還以配士，旣聽以生口自贖，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，乃上書諫曰：「臣伏見詔書，諸士女嫁非士者，一切錄奪，以配戰士，斯誠權時之宜，然非大化之善者也。臣請論之。陛下，天之子也，百姓吏民，亦陛下之子也。禮，賜君子小人不同日，所以殊貴賤也。吏屬君子，士為小人，今奪彼以與此，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，於父母之恩偏矣。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、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，故富者則傾家盡產，貧者舉假貸貰，貴買生口以贖其妻；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，其醜惡者乃出與士。得婦者未必有懽心，而失妻者必有憂色，或窮或愁，皆不得志。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，尠不危殆。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，一日之費非徒千金，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，猶將不給，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，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，內外交引，其費半軍。昔漢武帝好神仙，信方士，掘地為海，封土為山，賴是時天下為一，莫敢與爭者耳。自衰亂以來，四五十載，馬不捨鞍，士不釋甲，每一交戰，血流丹野，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。猶彊寇在疆，圖危魏室。陛下不兢兢業業，念崇節約，思所以安天下者，而乃奢靡是務，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，炫燿後園，建承露之盤，斯誠快耳目之觀，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。惜乎，舍堯舜之節儉，而為漢武之侈事，臣竊為陛下不取也。願陛下沛然下詔，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，以所除無益之費，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，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，實倉廩，繕甲兵，恪恭以臨天下。如是，吳賊面縛，蜀虜輿櫬，不待誅而自服，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。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，軍師高枕，戰士備員。今羣公皆結舌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，臣昔上要言，散騎奏臣書，以聽諫篇為善，詔曰：『是也』，擢臣為太子舍人；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，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，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。臣年五十，常恐至死無以報國，是以投軀沒身，冒昧以聞，惟陛下裁察。」書通，上顧左右曰：「張茂恃鄉里故也。」以事付散騎而已。茂字彥林，沛人。

秋七月，洛陽崇華殿災，八月庚午，立皇子芳為齊王，詢為秦王。丁巳，行還洛陽宮。命有司復崇華，改名九龍殿。冬十月己酉，中山王衮薨。壬申，太白晝見。十一月丁酉，行幸許昌宮。魏氏春秋曰：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，寶石負圖，狀象靈龜，廣一丈六尺，長一丈七尺一寸，圍五丈八寸，立于川西。有石馬七，其一仙人騎之，其一羈絆，其五有形而不善成。有玉匣關蓋於前，上有玉字，玉玦二，璜一。麒麟在東，鳳鳥在南，白虎在西，犧牛在北，馬自中布列四面，色皆蒼白。其南有五字，曰「上上三天王」；又曰「述大金，大討曹，金但取之，金立中，大金馬一匹在中，大吉開壽，此馬甲寅述水」。凡「中」字六，「金」字十；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。世語曰：又有一雞象。搜神記曰：初，漢元、成之世，先識之士有言曰，魏年有和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，繫五馬，文曰「大討曹」。及魏之初興也，張掖之柳谷，有開石焉，始見於建安，形成於黃初，文備於太和，周圍七尋，中高一仞，蒼質素章，龍馬、麟鹿、鳳皇、仙人之象，粲然咸著，此一事者，魏、晉代興之符也。至晉泰始三年，張掖太守焦勝上言，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，文字多少不同，謹具圖上。桉其文有五馬象，其一有人平上幘，執戟而乘之，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，其字有「金」，有「中」，有「大司馬」，有「王」，有「大吉」，有「正」，有「開壽」，其一成行，曰「金當取之」。　漢晉春秋曰：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，其聲如雷，曉而有蒼石立水中，長一丈六尺，高八尺，白石畫之，為十三馬，一牛，一鳥，八卦玉玦之象，皆隆起，其文曰「大討曹，適水中，甲寅」。帝惡其「討」也，使鑿去為「計」，以蒼石窒之，宿昔而白石滿焉。至晉初，其文愈明，馬象皆煥徹如玉焉。

四年春二月，太白復晝見，月犯太白，又犯軒轅一星，入太微而出。夏四月，置崇文觀，徵善屬文者以充之。五月乙卯，司徒董昭薨。丁巳，肅慎氏獻楛矢。

六月壬申，詔曰：「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，周人刑錯而不用。朕從百王之末，追望上世之風，邈乎何相去之遠？法令滋章，犯者彌多，刑罰愈衆，而姦不可止。往者桉大辟之條，多所蠲除，思濟生民之命，此朕之至意也。而郡國斃獄，一歲之中尚過數百，豈朕訓導不醇，俾民輕罪，將苛法猶存，為之陷穽乎？有司其議獄緩死，務從寬簡，及乞恩者，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，非所以究理盡情也。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，諸有死罪具獄以定，非謀反及手殺人，亟語其親治，有乞恩者，使與奏當文書俱上，朕將思所以全之。其布告天下，使明朕意。」

秋七月，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衞等首，詣幽州。甲寅，太白犯軒轅大星。冬十月己卯，行還洛陽宮。甲申，有星孛于大辰，乙酉，又孛于東方。十一月己亥，彗星見，犯宦者天紀星。十二月癸巳，司空陳羣薨。乙未，行幸許昌宮。

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，山茌縣言黃龍見。茌音仕狸反。於是有司奏，以為魏得地統，宜以建丑之月為正。三月，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。魏書曰：初，文皇帝即位，以受禪于漢，因循漢正朔弗改。帝在東宮著論，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，禮不相襲，正朔自宜改變，以明受命之運。及即位，優游者久之，史官復著言宜改，乃詔三公、特進、九卿、中郎將、大夫、博士、議郎、千石、六百石博議，議者或不同。帝據古典，甲子詔曰：「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，登降周旋，終則又始。故仲尼作春秋，於三微之月，每月稱王，以明三正迭相為首。今推三統之次，魏得地統，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。考之羣藝，厥義章矣。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。」服色尚黃，犧牲用白，戎事乘黑首白馬，建大赤之旂，朝會建大白之旗。臣松之桉：魏為土行，故服色尚黃。行殷之時，以建丑為正，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。禮記云：「夏后氏尚黑，故戎事乘驪，牲用玄；殷人尚白，戎事乘翰，牲用白；周人尚赤，戎事乘騵，牲用騂。」鄭玄云：「夏后氏以建寅為正，物生色黑；殷以建丑為正，物牙色白；周以建子為正，物萌色赤。翰，白色馬也，易曰『白馬翰如』。」周禮巾車職「建大赤以朝」，大白以即戎，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，先代之旗即戎。今魏用殷禮，變周之制，故建大白以朝，大赤即戎。改大和歷曰景初歷。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，至於郊祀、迎氣、礿祠、蒸甞、巡狩、蒐田、分至啟閉、班宣時令、中氣早晚、敬授民事，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。

五月己巳，行還洛陽宮。己丑，大赦。六月戊申，京都地震。己亥，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，尚書右僕射衞臻為司空。丁未，分魏興之魏陽、錫郡之安富、上庸為上庸郡。省錫郡，以錫縣屬魏興郡。

有司奏：武皇帝撥亂反正，為魏太祖，樂用武始之舞。文皇帝應天受命，為魏高祖，樂用咸熈之舞。帝制作興治，為魏烈祖，樂用章武之舞。三祖之廟萬世不毀，其餘四廟親盡迭毀，如周后稷、文、武廟祧之制。孫盛曰：夫謚以表行，廟以存容，皆於旣沒然後著焉，所以原始要終，以示百世也。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，未終而豫自尊顯。昔華樂以厚斂致譏，周人以豫凶違禮，魏之羣司，於是乎失正。

秋七月丁卯，司徒陳矯薨。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，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，然退走。初，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，欲襲遼東。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諸軍及鮮卑、烏丸屯遼東南界，璽書徵公孫淵。淵發兵反，儉進軍討之，會連雨十日，遼水大漲，詔儉引軍還。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、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，率部衆隨儉內附。己卯，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，一切赦之。辛卯，太白晝見。淵自儉還，遂自立為燕王，置百官，稱紹漢元年。

詔青、兖、幽、兾四州大作海船。九月，兾、兖、徐、豫四州民遇水，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，在所開倉振救之。庚辰，皇后毛氏卒。冬十月丁未，月犯熒惑。癸丑，葬悼毛后于愍陵。乙卯，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。魏書載詔曰：「蓋帝王受命，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，尊祀世統以昭功德，故先代之典旣著，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。昔漢氏之初，承秦滅學之後，采摭殘缺，以備郊祀，自甘泉后土、雍宮五畤，神祇兆位，多不見經，是以制度無常，一彼一此，四百餘年，廢無禘祀。古代之所更立者，遂有闕焉。曹氏繫世，出自有虞氏，今祀圜丘，以始祖帝舜配，號圜丘曰皇皇帝天；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，以舜妃伊氏配；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，以太祖武皇帝配；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，以武宣后配；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」至晉泰始二年，并圜丘、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。十二月壬子冬至，始祀。丁巳，分襄陽臨沮、宜城、旍陽、邔邔音其己反四縣，置襄陽南部都尉。己未，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。分襄陽郡之鄀葉縣屬義陽郡。魏略曰：是歲，徙長安諸鐘簴、駱駝、銅人、承露盤。盤折，銅人重不可致，留于霸城。大發銅鑄作銅人二，號曰翁仲，列坐於司馬門外。又鑄黃龍、鳳皇各一，龍高四丈，鳳高三丈餘，置內殿前。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，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，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，捕山禽雜獸置其中。　漢晉春秋曰：帝徙盤，盤折，聲聞數十里，金狄或泣，因留於霸城。　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：「臣聞古之直士，盡言於國，不避死亡。故周昌比高祖於桀、紂，劉輔譬趙后於人婢。天生忠直，雖白刃沸湯，往而不顧者，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。建安以來，野戰死亡，或門殫戶盡，雖有存者，遺孤老弱。若今宮室狹小，當廣大之，猶宜隨時，不妨農務，況乃作無益之物，黃龍、鳳皇，九龍、承露盤，土山、淵池，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，其功參倍於殿舍。三公九卿侍中尚書，天下至德，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，以陛下春秋方剛，心畏雷霆。今陛下旣尊羣臣，顯以冠冕，被以文繡，載以華輿，所以異於小人；而使穿方舉土，面目垢黑，沾體塗足，衣冠了鳥，毀國之光以崇無益，甚非謂也。孔子曰：『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』無忠無禮，國何以立！故有君不君，臣不臣，上下不通，心懷鬱結，使陰陽不和，災害屢降，凶惡之徒因閒而起，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？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為戲乎？臣知言出必死，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，生旣無益，死亦何損？秉筆流涕，心與世辭。臣有八子，臣死之後，累陛下矣！」將奏，沐浴。旣通，帝曰：「董尋不畏死邪！」主者奏收尋，有詔勿問。後為貝丘令，清省得民心。

二年春正月，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。干竇晉紀曰：帝問宣王：「度淵將何計以待君？」宣王對曰：「淵棄城預走，上計也；據遼水拒大軍，其次也；坐守襄平，此為成禽耳。」帝曰：「然則三者何出？」對曰：「唯明智審量彼我，乃預有所割棄，此旣非淵所及，又謂今往縣遠，不能持久，必先拒遼水，後守也。」帝曰：「往還幾日？」對曰：「往百日，攻百日；還百日，以六十日為休息，如此，一年足矣。」　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：「臣聞先王制法，必於全慎，故建官授任，則置假輔，陳師命將，則立監貳，宣命遣使，則設介副，臨敵交刃，則參御右，蓋以盡謀思之功，防安危之變也。是以在險當難，則權足相濟，隕缺不預，則手足相代，其為固防，至深至遠。及至漢氏，亦循舊章。韓信伐趙，張耳為貳；馬援討越，劉隆副軍。前世之迹，著在篇志。今懿奉辭誅罪，步騎數萬，道路迴阻，四千餘里，雖假天威，有征無戰，寇或潛遁，消散日月，命無常期。人非金石，遠慮詳備，誠宜有副。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，皆為僚屬，名位不殊，素無定分，卒有變急，不相鎮攝。存不忘亡，聖達所戒，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，盛其禮秩，遣詣懿軍，進同謀略，退為副佐。雖有萬一不虞之災，軍主有儲，則無患矣。」毌丘儉志記云，時以儉為宣王副也。

二月癸卯，以大中大夫韓曁為司徒。癸丑，月犯心距星，又犯心中央大星。夏四月庚子，司徒韓曁薨。壬寅，分沛國蕭、相、竹邑、符離、蘄、銍、龍亢、山桑、洨、虹洨音胡交反。虹音絳。十縣為汝陰郡。宋縣、陳郡苦縣皆屬譙郡。以沛、杼秋、公丘、彭城豐國、廣戚，并五縣為沛王國。庚戌，大赦。五月乙亥，月犯心距星，又犯中央大星。魏書載戊子詔曰：「昔漢高祖創業，光武中興，謀除殘暴，功昭四海，而墳陵崩頹，童兒牧豎踐蹈其上，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。其表高祖、光武陵四面百步，不得使民耕牧樵採。」六月，省漁陽郡之狐奴縣，復置安樂縣。

秋八月，燒當羌王芒中、注詣等叛，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，斬注詣首。癸丑，有彗星見張宿。漢晉春秋曰：史官言於帝曰：「此周之分野也，洛邑惡之。」於是大脩禳禱之術以厭焉。　魏書曰：九月，蜀陰平太守廖惇反，攻守善羌侯宕蕈營。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贇、南安太守游弈將兵討惇。淮上書：「贇、弈等分兵夾山東西，圍落賊表，破在旦夕。」帝曰：「兵勢惡離。」促詔淮勑弈諸別營非要處者，還令據便地。詔勑未到，弈軍為惇所破；贇為流矢所中死。

丙寅，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，大破之，傳淵首于京都，海東諸郡平。冬十一月，錄討淵功，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。初，帝議遣宣王討淵，發卒四萬人。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，役費難供。帝曰：「四千里征伐，雖云用奇，亦當任力，不當稍計役費。」遂以四萬人行。及宣王至遼東，霖雨不得時攻，羣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，宜詔宣王還。帝曰：「司馬懿臨危制變，擒淵可計日待也。」卒皆如所策。

壬午，以司空衞臻為司徒，司隷校尉崔林為司空。閏月，月犯心中央大星。十二月乙丑，帝寢疾不豫。辛巳，立皇后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，鰥寡孤獨穀。以燕王宇為大將軍，甲申免，以武衞將軍曹爽代之。漢晉春秋曰：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，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、武衞將軍曹爽、屯騎校尉曹肈、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。中書監劉放、令孫資久專權寵，為朗等素所不善，懼有後害，陰圖間之，而宇常在帝側，故未得有言。甲申，帝氣微，宇下殿呼曹肈有所議，未還，而帝少間，惟曹爽獨在。放知之，呼資與謀。資曰：「不可動也。」放曰：「俱入鼎鑊，何不可之有？」乃突前見帝，垂泣曰：「陛下氣微，若有不諱，將以天下付誰？」帝曰：「卿不聞用燕王耶？」放曰：「陛下忘先帝詔勑，藩王不得輔政。且陛下方病，而曹肈、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。燕王擁兵南面，不聽臣等入，此即豎刀、趙高也。今皇太子幼弱，未能統政，外有彊暴之寇，內有勞怨之民，陛下不遠慮存亡，而近係恩舊。委祖考之業，付二三凡士，寢疾數日，外內擁隔，社稷危殆，而己不知，此臣等所以痛心也。」帝得放言，大怒曰：「誰可任者？」放、資乃舉爽代宇，又白「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」，帝從之。放、資出，曹肈入，泣涕固諫，帝使肈勑停。肈出戶，放、資趨而往，復說止帝，帝又從其言。放曰：「宜為手詔。」帝曰：「我困篤，不能。」放即上牀，執帝手強作之，遂齎出，大言曰：「有詔免燕王宇等官，不得停省中。」於是宇、肈、獻、朗相與泣而歸第。

初，青龍三年中，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，命為登女，當營衞帝室，蠲邪納福。飲人以水，及以洗創，或多愈者。於是立館後宮，下詔稱揚，甚見優寵。及帝疾，飲水無驗，於是殺焉。

三年春正月丁亥，太尉宣王還至河內，帝驛馬召到，引入卧內，執其手謂曰：「吾疾甚，以後事屬君，君其與爽輔少子。吾得見君，無所恨！」宣王頓首流涕。魏略曰：帝旣從劉放計，召司馬宣王，自力為詔，旣封，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：「辟邪來！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。」辟邪馳去。先是，燕王為帝畫計，以為關中事重，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，事以施行。宣王得前詔，斯須復得後手筆，疑京師有變，乃馳到，入見帝。勞問訖，乃召齊、秦二王以示宣王，別指齊王謂宣王曰：「此是也，君諦視之，勿誤也！」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。　魏氏春秋曰：時太子芳年八歲，秦王九歲，在于御側。帝執宣王手，目太子曰：「死乃復可忍，朕忍死待君，君其與爽輔此。」宣王曰：「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？」即日，帝崩于嘉福殿，魏書曰：殯于九龍前殿。時年三十六。臣松之桉：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，文帝始納甄后，明帝應以十年生，計至此年正月，整三十四年耳。時改正朔，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，可彊名三十五年，不得三十六也。癸丑，葬高平陵。

魏書曰：帝容止可觀，望之儼然。自在東宮，不交朝臣，不問政事，唯潛思書籍而已。即位之後，褒禮大臣，料簡功能，真偽不得相貿，務絕浮華譖毀之端，行師動衆，論決大事，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。性特彊識，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，名跡所履，及其父兄子弟，一經耳目，終不遺忘。含垢藏疾，容受直言，聽受吏民士庶上書，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，雖文辭鄙陋，猶覽省究竟，意無猒倦。　孫盛曰：聞之長老，魏明帝天姿秀出，立髮垂地，口吃少言，而沉毅好斷。初，諸公受遺輔導，帝皆以方任處之，政自己出。而優禮大臣，開容善直，雖犯顏極諫，無所摧戮，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。然不思建德垂風，不固維城之基，至使大權偏據，社稷無衞，悲夫！

評曰：明帝沉毅斷識，任心而行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。于時百姓彫弊，四海分崩，不先聿脩顯祖，闡拓洪基，而遽追秦皇、漢武，宮館是營，格之遠猷，其殆疾乎！

## 三少帝紀第四

齊王紀

齊王諱芳，字蘭卿。明帝無子，養王及秦王詢；宮省事祕，莫有知其所由來者。魏氏春秋曰：或云任城王楷子。青龍三年，立為齊王。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，帝甚病，乃立為皇太子。是日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大將軍曹爽、太尉司馬宣王輔政。詔曰：「朕以眇身，繼承鴻業，煢煢在疚，靡所控告。大將軍、太尉奉受末命，夾輔朕躬，司徒、司空、冢宰、元輔總率百僚，以寧社稷，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，稱朕意焉。諸所興作宮室之役，皆以遺詔罷之。官奴婢六十已上，免為良人。」二月，西域重譯獻火浣布，詔大將軍、太尉臨試以示百寮。異物志曰：斯調國有火州，在南海中。其上有野火，春夏自生，秋冬自死。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，枝皮更活，秋冬火死則皆枯瘁。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，色小青黑；若塵垢洿之，便投火中，則更鮮明也。　傅子曰：漢桓帝時，大將軍梁兾以火浣布為單衣，常大會賔客，兾陽爭酒，失杯而汙之，偽怒，解衣曰：「燒之。」布得火，煒燁赫然，如燒凡布，垢盡火滅，粲然潔白，若用灰水焉。　搜神記曰：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，山上有鳥獸草木，皆生於炎火之中，故有火浣布，非此山草木之皮枲，則其鳥獸之毛也。漢世西域舊獻此布，中間乆絕；至魏初，時人疑其無有。文帝以為火性酷烈，無含生之氣，著之典論，明其不然之事，絕智者之聽。及明帝立，詔三公曰：「先帝昔著典論，不朽之格言，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，與石經並，以永示來世。」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，於是刊滅此論，而天下笑之。　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，歷觀舊物，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，而廟門外無之，問諸長老，云晉初受禪，即用魏廟，移此石於太學，非兩處立也。竊謂此言為不然。　又東方朔神異經曰：南荒之外有火山，長三十里，廣五十里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，晝夜火燒，得暴風不猛，猛雨不滅。火中有鼠，重百斤，毛長二尺餘，細如絲，可以作布。常居火中，色洞赤，時時出外而色白，以水逐而沃之即死，續其毛，織以為布。

丁丑詔曰：「太尉體道正直，盡忠三世，南擒孟達，西破蜀虜，東滅公孫淵，功蓋海內。昔周成建保傅之官，近漢顯宗崇寵鄧禹，所以優隆儁乂，必有尊也。其以太尉為太傅，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。」三月，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。夏六月，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。秋七月，上始親臨朝，聽公卿奏事。八月，大赦。冬十月，以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。

十二月，詔曰：「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，臣子永惟忌日之哀，其復用夏正；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，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。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，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，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。」

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，加侍中中書監劉放、侍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。丙戌，以遼東汶、北豐縣民流徙渡海，規齊郡之西安、臨菑、昌國縣界為新汶、南豐縣，以居流民。

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。丙寅，詔令獄官亟平冤枉，理出輕微；羣公卿士讜言嘉謀，各悉乃心。夏四月，車騎將軍黃權薨。秋七月，詔曰：「易稱損上益下，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。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，將奚以為？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，千八百餘斤，銷冶以供軍用。」八月，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，賜高年力田各有差。

二年春二月，帝初通論語，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，以顏淵配。

夏五月，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，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。干寶晉紀曰：吳將全琮寇芍陂，朱然、孫倫五萬人圍樊城，諸葛瑾、步隲寇柤中；琮已破走而樊圍急。宣王曰：「柤中民夷十萬，隔在水南，流離無主，樊城被攻，歷月不解，此危事也，請自討之。」議者咸言：「賊遠圍樊城不可拔，挫於堅城之下，有自破之勢，宜長策以御之。」宣王曰：「軍志有之：將能而御之，此為縻軍；不能而任之，此為覆軍。今疆埸騷動，民心疑惑，是社稷之大憂也。」六月，督諸軍南征，車駕送津陽城門外。宣王以南方暑溼，不宜持乆，使輕騎挑之，然不敢動。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，簡精銳，募先登，申號令，示必攻之勢。然等聞之，乃夜遁。追至三州口，大殺獲。六月辛丑，退。己卯，以征東將軍王陵為車騎將軍。冬十二月，南安郡地震。

三年春正月，東平王徽薨。三月，太尉滿寵薨。秋七月甲申，南安郡地震。乙酉，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。冬十二月，魏郡地震。

四年春正月，帝加元服，賜羣臣各有差。夏四月乙卯，立皇后甄氏，大赦。五月朔，日有蝕之，旣。秋七月，詔祀故大司馬曹真、曹休、征南大將軍夏侯尚、太常桓階、司空陳羣、太傅鍾繇、車騎將軍張郃、左將軍徐晃、前將軍張遼、右將軍樂進、太尉華歆、司徒王朗、驃騎將軍曹洪、征西將軍夏侯淵、後將軍朱靈、文聘、執金吾臧霸、破虜將軍李典、立義將軍龐德、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。冬十二月，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。

五年春二月，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。夏四月朔，日有蝕之。五月癸巳，講尚書經通，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，以顏淵配；賜太傳、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。丙午，大將軍曹爽引軍還。秋八月，秦王詢薨。九月，鮮卑內附，置遼東屬國，立昌黎縣以居之。冬十一月癸卯，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。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，蓋以其末年異議，又位非魏臣故也。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，先鍾繇而後荀攸，則未詳厥趣也。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，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，且潼關之危，非褚不濟，褚之功烈有過典韋，今祀韋而不及褚，文所未達也。己酉，復秦國為京兆郡。十二月，司空崔林薨。

六年春二月丁卯，南安郡地震。丙子，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；夏六月，儼薨。八月丁卯，以太常高柔為司空。癸巳，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，右光祿大夫孫資為衞將軍。冬十一月，祫祭太祖廟，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。十二月辛亥，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，令學者得以課試。乙亥，詔曰：「明日大會羣臣，其令太傅乘輿上殿。」

七年春二月，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，夏五月，討濊貊，皆破之。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。秋八月戊申，詔曰：「屬到巿觀見所斥賣官奴婢，年皆七十，或𤸇疾殘病，所謂天民之窮者也。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，進退無謂，其悉遣為良民。若有不能自存者，郡縣振給之。」臣松之案：帝初即位，有詔「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」。旣有此詔，則宜遂為永制。七八年間，而復貨年七十者，且七十奴婢及𤸇疾殘病，並非可售之物，而鬻之於巿，此皆事之難解。

己酉，詔曰：「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，而昨出已見治道，得雨當復更治，徒棄功夫。每念百姓力少役多，夙夜存心。道路但當期於通利，聞乃檛捶老小，務崇脩飾，疲困流離，以至哀歎，吾豈安乘此而行，致馨德於宗廟邪？自今已後，明申勑之。」冬十二月，講禮記通，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，以顏淵配。習鑿齒漢晉春秋曰：是年，吳將朱然入柤中，斬獲數千；柤中民吏萬餘家渡沔。司馬宣王謂曹爽曰：「若便令還，必復致寇，宜權留之。」爽曰：「今不脩守沔南，留民沔北，非長策也。」宣王曰：「不然。凡物置之安地則安，危地則危，故兵書曰，成敗形也，安危勢也，形勢御衆之要，不可不審。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，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，萬人陸鈔柤中，君將何以救之？」爽不聽，卒令還。然後襲殺之。袁淮言於爽曰：「吳楚之民脆弱寡能，英才大賢不出其土，比技量力，不足與中國相抗，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，蓋以江漢為池，舟楫為用，利則陸鈔，不利則入水，攻之道遠，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。孫權自十數年以來，大畋江北，繕治甲兵，精其守禦，數出盜竊，敢遠其水，陸次平土，此中國所願聞也。夫用兵者，貴以飽待飢，以逸擊勞，師不欲乆，行不欲遠，守少則固，力專則彊。當今宜捐淮、漢已南，退却避之。若賊能入居中央，來侵邊境，則隨其所短，中國之長技得用矣。若不敢來，則邊境得安，無鈔盜之憂矣。使我國富兵彊，政脩民一，陵其國不足為遠矣。今襄陽孤在漢南，賊循漢而上，則斷而不通，一戰而勝，則不攻而自服，故置之無益於國，亡之不足為辱。自江夏已東，淮南諸郡，三后已來，其所亡幾何，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！若徙之淮北，遠絕其間，則民人安樂，何鳴吠之驚乎？」遂不徙。

八年春二月朔，日有蝕之。夏五月，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。

秋七月，尚書何晏奏曰：「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，治其身者慎其所習。所習正則其身正，其身正則不令而行；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，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。是故為人君者，所與游必擇正人，所觀覽必察正象，放鄭聲而弗聽，遠佞人而弗近，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。季末闇主不知損益，斥遠君子，引近小人，忠良疏遠，便辟褻狎，亂生近暱，譬之社鼠；考其昏明，所積以然，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。舜戒禹曰『鄰哉鄰哉』，言慎所近也，周公戒成王曰『其朋其朋』，言慎所與也。書云：『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』可自今以後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，皆大臣侍從，因從容戲宴，兼省文書，詢謀政事，講論經義，為萬世法。」冬十二月，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乂奏曰：「禮，天子之宮，有斲礱之制，無朱丹之飾，宜循禮復古。今天下已平，君臣之分明，陛下但當不懈于位，平公正之心，審賞罰以使之。可絕後園習騎乘馬，出必御輦乘車，天下之福，臣子之願也。」晏乂咸因闕以進規諫。

九年春二月，衞將軍中書令孫資，癸巳，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，三月甲午，司徒衞臻，各遜位，以侯就第，位特進。四月，以司空高柔為司徒；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，固辭不受。秋九月，以車騎將軍王淩為司空。冬十月，大風發屋折樹。

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，車駕謁高平陵。孫盛魏世籍曰：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，去洛城九十里。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、爽弟中領軍羲、武衞將軍訓、散騎常侍彥官，以侯就第。戊戌，有司奏収黃門張當付廷尉，考實其辭，爽與謀不軌。又尚書丁謐、鄧颺、何晏、司隷校尉畢軌、荊州刺史李勝、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，夷三族。語在爽傳。丙午，大赦。丁未，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，固讓乃止。孔衍漢魏春秋曰：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，增邑萬戶，羣臣奏事不得稱名，如漢霍光故事。太傅上書辭讓曰：「臣親受顧命，憂深責重，憑賴天威，摧弊姦凶，贖罪為幸，功不足論。又三公之官，聖王所制，著之典禮。至於丞相，始自秦政。漢氏因之，無復變改。今三公之官皆備，橫復寵臣，違越先典，革聖明之經，襲秦漢之路，雖在異人，臣所宜正，況當臣身而不固爭，四方議者將謂臣何！」書十餘上，詔乃許之，復加九錫之禮。太傅又言：「太祖有大功大德，漢氏崇重，故加九錫，此乃歷代異事，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。」又辭不受。

夏四月乙丑，改年。丙子，太尉蔣濟薨。冬十二月辛卯，以司空王淩為太尉。庚子，以司隷校尉孫禮為司空。

二年夏五月，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。冬十月，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。十一月，司空孫禮薨。十二月甲辰，東海王霖薨。乙未，征南將軍王昶渡江，掩攻吳，破之。

三年春正月，荊州刺史王基、新城太守州泰攻吳，破之，降者數千口。二月，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。三月，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。四月甲申，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。壬辰，大赦。丙午，聞太尉王淩謀廢帝，立楚王彪，太傅司馬宣王東征淩。五月甲寅，淩自殺。六月，彪賜死。秋七月壬戌，皇后甄氏崩。辛未，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。戊寅，太傅司馬宣王薨，以衞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乙未，葬懷甄后于太清陵。庚子，驃騎將軍孫資薨。十一月，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，更以官為次，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，最在上。十二月，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，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。二月，立皇后張氏，大赦。夏五月，魚二，見于武庫屋上。漢晉春秋曰：初，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。後征淮南，壞不復脩。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，挾築兩城，使全端、留略守之，引軍而還。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：「致人而不至於人者，此之謂也。今因其內侵，使文舒逼江陵，仲恭向武昌，以羈吳之上流，然後簡精卒攻兩城，比救至，可大獲也。」景王從之。冬十一月，詔征南大將軍王昶、征東將軍胡遵、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吳。十二月，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，大破衆軍於東關。不利而還。漢晉春秋曰：毌丘儉、王昶聞東軍敗，各燒屯走。朝議欲貶黜諸將，景王曰：「我不聽公休，以至於此。此我過也，諸將何罪？」悉原之。時司馬文王為監軍，統諸軍，唯削文王爵而已。是歲，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胡，景王從之。未集，而鴈門、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，遂驚反。景王又謝朝士曰：「此我過也，非玄伯之責！」於是魏人愧恱，人思其報。　習鑿齒曰：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，過消而業隆，可謂智矣。夫民忘其敗，而下思其報，雖欲不康，其可得邪？若乃諱敗推過，歸咎萬物，常執其功而隱其喪，上下離心，賢愚解體，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，謬之甚矣！君人者，苟統斯理而以御國，則朝無秕政，身靡留愆，行失而名揚，兵挫而戰勝，雖百敗可也，況於再乎！

五年夏四月，大赦。五月，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，詔太尉司馬孚拒之。漢晉春秋曰：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。司馬景王問虞松曰：「今東西有事，二方皆急，而諸將意沮，若之何？」松曰：「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，事有似弱而彊，或似彊而弱，不可不察也。今恪悉其銳衆，足以肆暴，而坐守新城，欲以致一戰耳。若攻城不拔，請戰不得，師老衆疲，勢將自走，諸將之不徑進，乃公之利也。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，投食我麥，非深根之寇也。且謂我并力於東，西方必虛，是以徑進。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，出其不意，殆將走矣。」景王曰：「善！」乃使郭淮、陳泰悉關中之衆，解狄道之圍；勑毌丘儉等案兵自守，以新城委吳。姜維聞淮進兵，軍食少，乃退屯隴西界。秋七月，恪退還。是時，張特守新城。魏略曰：特字子產，涿郡人。先時領牙門，給事鎮東諸葛誕，誕不以為能也，欲遣還護軍。會毌丘儉代誕，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。及諸葛恪圍城，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，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，而恪起土山急攻，城將陷，不可護。特乃謂吳人曰：「今我無心復戰也。然魏法，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，雖降，家不坐也。自受敵以來，已九十餘日矣。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，而戰死者已過半，城雖陷，尚有半人不欲降，我當還為相語之，條名別善惡，明日早送名，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。」乃投其印綬以與之。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。不攻。頃之，特還，乃夜徹諸屋材柵，補其缺為二重。明日，謂吳人曰：「我但有鬬死耳！」吳人大怒，進攻之，不能拔，遂引去。朝廷嘉之，加雜號將軍，封列侯，又遷安豐太守。

八月，詔曰：「故中郎西平郭脩，砥節厲行，秉心不回。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，為所執略。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，陰圖闚𨵦，道經漢壽，請會衆賔，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，勇過聶政，功逾介子，可謂殺身成仁，釋生取義者矣。夫追加襃寵，所以表揚忠義；祚及後胤，所以獎勸將來。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，食邑千戶，謚曰威侯；子襲爵，加拜奉車都尉；賜銀千鉼，絹千匹，以光寵存亡，永垂來世焉。」魏氏春秋曰：脩字孝先，素有業行，著名西州。姜維劫之，脩不為屈。劉禪以為左將軍，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，每因慶賀，且拜且前，為禪左右所遏，事輙不克，故殺禕焉。　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，必有理存焉，或感恩懷德，投命無悔，或利害有機，奮發以應會，詔所稱聶政、介子是也。事非斯類，則陷乎妄作矣。魏之與蜀，雖為敵國，非有趙襄滅智之仇，燕丹危亡之急；且劉禪凡下之主，費禕中才之相，二人存亡，固無關於興喪。郭脩在魏，西州之男子耳，始獲於蜀，旣不能抗節不辱，於魏又無食祿之責，不為時主所使，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，義無所加，功無所立，可謂「折柳樊圃」，其狂也且，此之謂也。

自帝即位至于是歲，郡國縣道多所置省，俄或還復，不可勝紀。

六年春二月己丑，鎮東將軍毌丘儉上言：「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，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，為賊所得，考問所傳，語整曰：『諸葛公欲活汝，汝可具服。』整罵曰：『死狗，此何言也！我當必死為魏國鬼，不苟求活，逐汝去也。欲殺我者，便速殺之。』終無他辭。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，或以語恪，恪遣馬騎尋圍跡索，得像還。四五人靮頭靣縛，將繞城表，勑語像，使大呼，言『大軍已還洛，不如早降。』像不從其言，更大呼城中曰：『大軍近在圍外，壯士努力！』賊以刀築其口，使不得言，像遂大呼，令城中聞知。整、像為兵，能守義執節，子弟宜有差異。」詔曰：「夫顯爵所以襃元功，重賞所以寵烈士。整、像召募通使，越蹈重圍，冒突白刃，輕身守信，不幸見獲，抗節彌厲，揚六軍之大勢，安城守之懼心，臨難不顧，畢志傳命。昔解楊執楚，有隕無貳，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，方之整、像，所不能加。今追賜整、像爵關中侯，各除士名，使子襲爵，如部曲將死事科。」

庚戌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，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。事覺，諸所連及者皆伏誅。辛亥，大赦。三月，廢皇后張氏。夏四月，立皇后王氏，大赦。五月，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、光祿大夫，位特進，妻田氏為宣陽鄉君。秋九月，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，以聞皇太后。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：此秋，姜維寇隴右。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，徵還擊維，至京師，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。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，因文王辭，殺之，勒其衆以退大將軍。已書詔於前。文王入，帝方食栗，優人雲午等唱曰：「青頭雞，青頭雞。」青頭雞者，鴨也。帝懼不敢發。文王引兵入城，景王因是謀廢帝。　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，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。豐旣誅，即出允為鎮北將軍，未發，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，徙樂浪，追殺之。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。甲戌，太后令曰：「皇帝芳春秋已長，不親萬機，耽淫內寵，沈漫女德，日延倡優，縱其醜謔；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，毀人倫之叙，亂男女之節；恭孝日虧，悖慠滋甚，不可以承天緒，奉宗廟。使兼太尉高柔奉策，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，遣芳歸藩于齊，以避皇位。」魏書曰：是日，景王承皇太后令，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，羣臣失色。景王流涕曰：「皇太后令如是，諸君其若王室何！」咸曰：「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，霍光廢昌邑以安漢，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，二代行之於古，明公當之於今，今日之事，亦唯公命。」景王曰：「諸君所以望師者重，師安所避之？」於是乃與羣臣共為奏永寧宮曰：「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、大將軍武陽侯臣師、司徒萬歲亭侯臣柔、司空文陽亭侯臣冲、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、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、太常臣晏、衞尉昌邑侯臣偉、太僕臣嶷、廷尉定陵侯臣毓、大鴻臚臣芝、大司農臣祥、少府臣袤、永寧衞尉臣楨、永寧太僕臣閣、大長秋臣模、司隷校尉潁昌侯臣曾、河南尹蘭陵侯臣肅、城門校尉臣慮、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、武衞將軍安壽亭侯臣演、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、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、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、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、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、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、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、侍中臣小同、臣顗、臣酆、博平侯臣表、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、散騎常侍臣瓌、臣儀、關內侯臣芝、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、尚書關內侯臣觀、臣嘏、長合鄉侯臣亮、臣贊、臣騫、中書令臣康、御史中丞臣鈐、博士臣範、臣峻等稽首言：臣等聞天子者，所以濟育羣生，永安萬國，三祖勳烈，光被六合。皇帝即位，纂繼洪業，春秋已長，未親萬機，耽淫內寵，沈漫女色，廢捐講學，棄辱儒士，日延小優郭懷、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，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，親將後宮瞻觀。又於廣望觀上，使懷、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，嬉褻過度，道路行人掩目，帝於觀上以為讌笑。於陵雲臺曲中施帷，見九親婦女，帝臨宣曲觀，呼懷、信使入帷共飲酒。懷、信等更行酒，婦女皆醉，戲侮無別。使保林李華、劉勳等與懷、信等戲，清商令令狐景呵華、勳曰：『諸女，上左右人，各有官職，何以得爾？』華、勳數讒毀景。帝常喜以彈彈人，以此恚景，彈景不避首目。景語帝曰：『先帝持門戶急，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，至乃共觀倡優，裸袒為亂，不可令皇太后聞。景不愛死，為陛下計耳。』帝言：『我作天子，不得自在邪？太后何與我事！』使人燒鐵灼景，身體皆爛。甄后崩後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。太后更欲外求，帝恚語景等：『魏家前後立皇后，皆從所愛耳，太后必違我意，知我當往不也？』後卒待張皇后疏薄。太后遭郃陽君喪，帝日在後園，倡優音樂自若，不數往定省。清商丞龐熈諫帝：『皇太后至孝，今遭重憂，水漿不入口，陛下當數往寬慰，不可但在此作樂。』帝言：『我自爾，誰能柰我何？』皇太后還北宮，殺張美人及禺婉，帝恚望，語景等：『太后橫殺我所寵愛，此無復母子恩。』數往至故處啼哭，私使暴室厚殯棺，不令太后知也。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，或留以付清商。帝至後園竹間戲，或與從官攜手共行。熈白：『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。』帝怒，復以彈彈熈。日游後園，每有外文書入，帝不省，左右曰『出』，帝亦不索視。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，不欲，使行來，帝徑去；太后來問，輙詐令黃門荅言『在』耳。景、熈等畏恐，不敢復止，更共讇媚。帝肆行昏淫，敗人倫之叙，亂男女之節，恭孝彌頹，凶德浸盛。臣等憂懼傾覆天下，危墜社稷，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。今帝不可以承天緒，臣請依漢霍光故事，收帝璽綬。帝本以齊王踐祚，宜歸藩于齊。使司徒臣柔持節，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。臣謹昧死以聞。」奏可。是日遷居別宮，年二十三。使者持節送衞，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，制度皆如藩國之禮。魏略曰：景王將廢帝，遣郭芝入白太后，太后與帝對坐。芝謂帝曰：「大將軍欲廢陛下，立彭城王據。」帝乃起去。太后不恱。芝曰：「太后有子不能教，今大將軍意已成，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，但當順旨，將復何言！」太后曰：「我欲見大將軍，口有所說。」芝曰：「何可見邪？但當速取璽綬。」太后意折，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。芝出報景王，景王甚歡。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，當出就西宮。帝受命，遂載王車，與太后別，垂涕，始從太極殿南出，羣臣送者數十人，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，餘多流涕。王出後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。太后曰：「彭城王，我之季叔也，今來立，我當何之！且明皇帝當絕嗣乎？吾以為高貴鄉公者，文皇帝之長孫，明皇帝之弟子，於禮，小宗有後大宗之義，其詳議之。」景王乃更召群臣，以皇太后令示之，乃定迎高貴鄉公。是時太常已發二日，待璽綬於溫。事定，又請璽綬。太后令曰：「我見高貴鄉公，小時識之，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也。」

丁丑，令曰：「東海王霖，高祖文皇帝之子。霖之諸子，與國至親，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，其以為明皇帝嗣。」魏書曰：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：「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。禮，大宗無嗣，則擇支子之賢者；為人後者，為之子也。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，文皇帝之孫，宜承正統，以嗣烈祖明皇帝後。率土有賴，萬邦幸甚，臣請徵公詣洛陽宮。」奏可。使中護軍望、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，與少府袤、尚書亮、侍中表等奉法駕，迎公于元城。魏世譜曰：晉受禪，封齊王為邵陵縣公。年四十三，泰始十年薨，謚曰厲公。

高貴鄉公紀

高貴鄉公諱髦，字彥士，文帝孫，東海定王霖子也。正始五年，封歘縣高貴鄉公。少好學，夙成。齊王廢，公卿議迎立公。十月己丑，公至于玄武館，羣臣奏請舍前殿，公以先帝舊處，避止西廂；羣臣又請以法駕迎，公不聽。庚寅，公入于洛陽，羣臣迎拜西掖門南，公下輿將荅拜，儐者請曰：「儀不拜。」公曰：「吾人臣也。」遂荅拜。至止車門下輿。左右曰：「舊乘輿入。」公曰：「吾被皇太后徵，未知所為！」遂步至太極東堂，見于太后。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，百寮陪位者欣欣焉。魏氏春秋曰：公神明爽儁，德音宣朗。罷朝，景王私曰：「上何如主也？」鍾會對曰：「才同陳思，武類太祖。」景王曰：「若如卿言，社稷之福也。」詔曰：「昔三祖神武聖德，應天受祚。齊王嗣位，肆行非度，顛覆厥德。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，延納宰輔之謀，用替厥位，集大命于余一人。以眇眇之身，託于王公之上，夙夜祗畏，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，恢中興之弘業，戰戰兢兢，如臨于谷。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，四方征鎮宣力之佐，皆積德累功，忠勤帝室；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，左右小子，用保乂皇家，俾朕蒙闇，垂拱而治。蓋聞人君之道，德厚侔天地，潤澤施四海，先之以慈愛，示之以好惡，然後教化行於上，兆民聽於下。朕雖不德，昧於大道，思與宇內共臻茲路。書不云乎：『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。』」大赦，改元。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，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。

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，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，觀風俗，勞士民，察冤枉失職者。癸巳，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，入朝不趨，奏事不名，劒履上殿。戊戌，黃龍見于鄴井中。甲辰，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，封爵、增邑、進位、班賜各有差。

二年春正月乙丑，鎮東將軍毌丘儉、楊州刺史文欽反。戊寅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。癸未，車騎將軍郭淮薨。閏月己亥，破欽於樂嘉。欽遁走，遂奔吳。甲辰，安風津都尉斬儉，傳首京都。世語曰：大將軍奉天子征儉，至項；儉旣破，天子先還。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，至諸葛誕反，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。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，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。　案張璠、虞溥、郭頒皆晉之令史，璠、頒出為官長，溥，鄱陽內史。璠撰後漢紀，雖似未成，辭藻可觀。溥著江表傳，亦粗有條貫。惟頒撰魏晉世語，蹇乏全無宮商，最為鄙劣，以時有異事，故頗行於世。干寶、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，其中虛錯如此者，往往而有之。壬子，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、欽所詿誤者。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。司馬景王薨于許昌。二月丁巳，以衞將軍司馬文王為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

甲子，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，諸葛誕拒擊破之，斬吳左將軍留贊，獻捷于京都。三月，立皇后卞氏，大赦。夏四月甲寅，封后父卞隆為列侯。甲戌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。秋七月，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衞將軍，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。

八月辛亥，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，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，經大敗，還保狄道城。辛未，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，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。戊辰，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。九月庚子，講尚書業終，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、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。甲辰，姜維退還。冬十月，詔曰：「朕以寡德，不能式遏寇虐，乃令蜀賊陸梁邊陲。洮西之戰，至取負敗，將士死亡，計以千數，或沒命戰場，冤魂不反，或牽掣虜手，流離異域，吾深痛愍，為之悼心。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，無差賦役一年；其力戰死事者，皆如舊科，勿有所漏。」

十一月甲午，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，或亡叛投賊，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，皆特赦之。癸丑，詔曰：「往者洮西之戰，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，或沉溺洮水，骸骨不収，棄於原野，吾常痛之。其告征西、安西將軍，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鈎求屍喪，収斂藏埋，以慰存亡。」

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，青龍見軹縣井中。乙巳，沛王林薨。魏氏春秋曰：二月丙辰，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，與侍中荀顗、尚書崔贊、袁亮、鍾毓、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，遂言帝王優劣之差。帝慕夏少康，因問顗等曰：「有夏旣衰，后相殆滅，少康收集夏衆，復禹之績，高祖拔起隴畒，驅帥豪儁，芟夷秦、項，包舉宇內，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，命世大賢者也。考其功德，誰宜為先？」顗等對曰：「夫天下重器，王者天授，聖德應期，然後能受命創業。至於階緣前緒，興復舊績，造之與因，難易不同。少康功德雖美，猶為中興之君，與世祖同流可也。至如高祖，臣等以為優。」帝曰：「自古帝王，功德言行互有高下，未必創業者皆優，紹繼者咸劣也。湯、武、高祖雖俱受命，賢聖之分，所覺縣殊。少康、殷宗中興之美，夏啟、周成守文之盛，論德較實，方諸漢祖，吾見其優，未聞其劣；顧所遇之時殊，故所名之功異耳。少康生於滅亡之後，降為諸侯之隷，崎嶇逃難，僅以身免，能布其德而兆其謀，卒滅過、戈，克復禹績，祀夏配天，不失舊物，非至德弘仁，豈濟斯勳？漢祖因土崩之勢，仗一時之權，專任智力以成功業，行事動靜多違聖檢；為人子則數危其親，為人君則囚繫賢相，為人父則不能衞子；身沒之後，社稷幾傾，若與少康易時而處，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。推此言之，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。諸卿具論詳之。」翌日丁巳，講業旣畢，顗、亮等議曰：「三代建國，列土而治，當其衰弊，無土崩之勢，可懷以德，難屈以力。逮至戰國，彊弱相兼，去道德而任智力。故秦之弊可以力爭。少康布德，仁者之英也；高祖任力，智者之儁也。仁智不同，二帝殊矣。詩、書述殷中宗、高宗，皆列大雅，少康功美過於二宗，其為大雅明矣。少康為優，宜如詔旨。」贊、毓、松等議曰：「少康雖積德累仁，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，內有虞、仍之援，外有靡、艾之助，寒浞讒慝，不德于民，澆、豷無親，外內棄之，以此有國，蓋有所因。至於漢祖，起自布衣，率烏合之士，以成帝者之業。論德則少康優，課功則高祖多，語資則少康易，校時則高祖難。」帝曰：「諸卿論少康因資，高祖創造，誠有之矣，然未知三代之世，任德濟勳如彼之難，秦、項之際，任力成功如此之易。且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漢祖功高，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。且夫仁者必有勇，誅暴必用武，少康武烈之威，豈必降於高祖哉？但夏書淪亡，舊文殘缺，故勳美闕而罔載，唯有伍員粗述大略，其言復禹之績，不失舊物，祖述聖業，舊章不行，自非大雅兼才，孰能與於此，向令墳、典具存，行事詳備，亦豈有異同之論哉？」於是羣臣咸恱服。中書令松進曰：「少康之事，去世乆遠，其文昧如，是以自古及今，議論之士莫有言者，德美隱而不宣。陛下旣垂心遠鑒，考詳古昔，又發德音，贊明少康之美，使顯於千載之上，宜錄以成篇，永垂于後。」帝曰：「吾學不博，所聞淺狹，懼於所論，未獲其宜；縱有可采，億則屢中，又不足貴，無乃致笑後賢，彰吾闇昧乎！」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。

夏四月庚戌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

丙辰，帝幸太學，問諸儒曰：「聖人幽贊神明，仰觀俯察，始作八卦，後聖重之為六十四，立爻以極數，凡斯大義，罔有不備，而夏有連山，殷有歸藏，周曰周易，易之書，其故何也？」易博士淳于俊對曰：「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，神農演之為六十四，黃帝、堯、舜通其變，三代隨時，質文各繇其事。故易者，變易也，名曰連山，似山出內雲氣，連天地也；歸藏者，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。」帝又曰：「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，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？」俊不能荅。帝又問曰：「孔子作彖、象，鄭玄作注，雖聖賢不同，其所釋經義一也。今彖、象不與經文相連，而注連之，何也？」俊對曰；「鄭玄合彖、象於經者，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。」帝曰：「若鄭玄合之，於學誠便，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？」俊對曰：「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，是以不合，此聖人以不合為謙。」帝曰：「若聖人以不合為謙，則鄭玄何獨不謙邪？」俊對曰：「古義弘深，聖問奧遠，非臣所能詳盡。」帝又問曰：「繫辭云『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』，此包羲、神農之世為無衣裳。但聖人化天下，何殊異爾邪？」俊對曰：「三皇之時，人寡而禽獸衆，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，及至黃帝，人衆而禽獸寡，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。」帝又問：「乾為天，而復為金，為玉，為老馬，與細物並邪？」俊對曰：「聖人取象，或遠或近，近取諸物，遠則天地。」

講易畢，復命講尚書。帝問曰：「鄭玄云『稽古同天，言堯同於天也』。王肅云『堯順考古道而行之』。二義不同，何者為是？」博士庾峻對曰：「先儒所執，各有乖異，臣不足以定之。然洪範稱『三人占，從二人之言』。賈、馬及肅皆以為『順考古道』。以洪範言之，肅義為長。」帝曰：「仲尼言『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』。堯之大美，在乎則天，順考古道，非其至也。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，而舍其大，更稱其細，豈作者之意邪？」峻對曰：「臣奉遵師說，未喻大義，至於折中，裁之聖思。」次及四嶽舉鯀，帝又問曰：「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思無不周，明無不照，今王肅云『堯意不能明鯀，是以試用』。如此，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？」峻對曰：「雖聖人之弘，猶有所未盡，故禹曰『知人則哲，惟帝難之』，然卒能改授聖賢，緝熈庶績，亦所以成聖也。」帝曰：「夫有始有卒，其唯聖人。若不能始，何以為聖？其言『惟帝難之』，然卒能改授，蓋謂知人，聖人所難，非不盡之言也。經云：『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』若堯疑鯀，試之九年，官人失叙，何得謂之聖哲？」峻對曰：「臣竊觀經傳，聖人行事不能無失，是以堯失之四凶，周公失之二叔，仲尼失之宰予。」帝曰：「堯之任鯀，九載無成，汨陳五行，民用昏墊。至於仲尼失之宰予，言行之間，輕重不同也。至於周公、管、蔡之事，亦尚書所載，皆博士所當通也。」峻對曰：「此皆先賢所疑，非臣寡見所能究論。」次及「有鰥在下曰虞舜」，帝問曰：「當堯之時，洪水為害，四凶在朝，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。舜年在旣立，聖德光明，而乆不進用，何也？」峻對曰：「堯咨嗟求賢，欲遜己位，嶽曰『否德忝帝位』。堯復使嶽揚舉仄陋，然後薦舜。薦舜之本，實由於堯，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。」帝曰：「堯旣聞舜而不登用，又時忠臣亦不進達，乃使獄揚仄陋而後薦舉，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。」峻對曰：「非臣愚見所能逮及。」

於是復命講禮記。帝問曰：「『太上立德，其次務施報』。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；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，施而不報乎？」博士馬照對曰：「太上立德，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，其次報施，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。」帝曰：「二者致化薄厚不同，將主有優劣邪？時使之然乎？」照對曰：「誠由時有樸文，故化有薄厚也。」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：「昔帝王之生，或有禎祥，蓋所以彰顯神異也。惟予小子，支胤末流，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，豈敢自比於前喆，聊記錄以示後世焉。其辭曰：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，二十五日乙未直成，予生。于時也，天氣清明，日月暉光，爰有黃氣，烟熅於堂，照曜室宅，其色煌煌。相而論之曰：未者為土，魏之行也；厥日直成，應嘉名也；烟熅之氣，神之精也；無災無害，蒙神靈也。齊王不弔，顛覆厥度，羣公受予，紹繼皇祚。以眇眇之身，質性頑固，未能涉道，而遵大路，臨深履冰，涕泗憂懼。古人有云，懼則不亡。伊予小子，曷敢怠荒？庶不忝辱，永奉烝甞。」　傅暢晉諸公贊曰：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、侍中王沈、散騎常侍裴秀、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，并屬文論。名秀為儒林丈人，沈為文籍先生，望、會亦各有名號。帝性急，請召欲速。秀等在內職，到得及時，以望在外，特給追鋒車，虎賁卒五人，每有集會，望輒奔馳而至。

五月，鄴及上洛並言甘露降。夏六月丙午，改元為甘露。乙丑，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。秋七月己卯，衞將軍胡遵薨。

癸未，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，詔曰：「兵未極武，醜虜摧破，斬首獲生，動以萬計，自頃戰克，無如此者。今遣使者犒賜將士，大會臨饗，飲宴終日，稱朕意焉。」

八月庚午，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，奏事不名，假黃鉞。癸酉，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。九月，以司徒高柔為太尉。冬十月，以司空鄭沖為司徒，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。

二年春二月，青龍見溫縣井中。三月，司空盧毓薨。

夏四月癸卯，詔曰：「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，長鄭熙為賊所殺。民王簡負擔熙喪，晨夜星行，遠致本州，忠節可嘉。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，以旌殊行。」

甲子，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。

五月辛未，帝幸辟雍，會命羣臣賦詩。侍中和逌、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，有司奏免官，詔曰：「吾以暗昧，愛好文雅，廣延詩賦，以知得失，而乃爾紛紜，良用反仄。其原逌等。主者宜勑自今以後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，脩明經典，稱朕意焉。」

乙亥，諸葛誕不就徵，發兵反，殺揚州刺史樂綝。丙子，赦淮南將吏士民為誕所詿誤者。丁丑，詔曰：「諸葛誕造為凶亂，盪覆揚州。昔黥布逆叛，漢祖親戎，隗嚻違戾，光武西伐，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、蜀，皆所以奮揚赫斯，震耀威武也。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，速定醜虜，時寧東夏。」己卯，詔曰：「諸葛誕造構逆亂，迫脅忠義，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、騎督偏將軍路蕃，各將左右，斬門突出，忠壯勇烈，所宜嘉異。其進會爵鄉侯，蕃封亭侯。」

六月乙巳，詔：「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羡侯孫壹，賊之枝屬，位為上將，畏天知命，深鑒禍福，翻然舉衆，遠歸大國，雖微子去殷，樂毅遁燕，無以加之。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、假節、交州牧、吳侯，開府辟召儀同三司，依古侯伯八命之禮，衮冕赤舄，事從豐厚。」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，事無可嘉，格以古義，欲蓋而名彰者也。當時之宜，未得遠遵式典，固應量才受賞，足以疇其來情而已。至乃光錫八命，禮同台鼎，不亦過乎！於招攜致遠，又無取焉。何者？若使彼之將守，與時無嫌，終不恱於殊寵，坐生叛心，以叛而愧，辱孰甚焉？如其憂危將及，非奔不免，則必逃死苟存，無希榮利矣，然則高位厚祿何為者哉？魏初有孟達、黃權，在晉有孫秀、孫楷；達、權爵賞比壹為輕，秀、楷禮秩優異尤甚。及至吳平，而降黜數等，不承權輿，豈不緣在始失中乎？

甲子，詔曰：「今車駕駐項，大將軍恭行天罰，前臨淮浦。昔相國大司馬征討，皆與尚書俱行，今宜如舊。」乃令散騎常侍裴秀、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。秋八月，詔曰：「昔燕刺王謀反，韓誼等諫而死，漢朝顯登其子。諸葛誕創造凶亂，主簿宣隆、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，臨事固爭，為誕所殺，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。其以隆、絜子為騎都尉，加以贈賜，光示遠近，以殊忠義。」

九月，大赦。冬十二月，吳大將全端、全懌等率衆降。

三年春二月，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，斬諸葛誕。三月，詔曰：「古者克敵，收其屍以為京觀，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。漢孝武元鼎中，改桐鄉為聞喜，新鄉為獲嘉，以著南越之亡。大將軍親總六戎，營據丘頭，內夷羣凶，外殄寇虜，功濟兆民，聲振四海。克敵之地，宜有令名，其改丘頭為武丘，明以武平亂，後世不忘，亦京觀二邑之義也。」

夏五月，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國，封晉公，食邑八郡，加之九錫，文王前後九讓乃止。

六月丙子，詔曰：「昔南陽郡山賊擾攘，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衮，功曹應余獨身捍衮，遂免於難。余顛沛殞斃，殺身濟君。其下司徒，署余孫倫吏，使蒙伏節之報。」楚國先賢傳曰：余字子正，天姿方毅，志尚仁義，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。是時吳、蜀不賔，疆埸多虞。宛將侯音扇動山民，保城以叛。余與太守東里衮當擾攘之際、迸竄得出。音即遣騎追逐，去城十里相及，賊便射衮，飛矢交流。余前以身當箭，被七創，因謂追賊曰：「侯音狂狡，造為凶逆，大軍尋至，誅夷在近。謂卿曹本是善人，素無惡心，當思反善，何為受其指揮？我以身代君，已被重創，若身死君全，隕沒無恨。」因仰天號哭泣涕，血淚俱下。賊見其義烈，釋衮不害。賊去之後，余亦命絕。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，表余行狀，并脩祭醊。太祖聞之，嗟嘆良乆，下荊州復表門閭，賜穀千斛。衮後為于禁司馬，見魏略游說傳。

辛卯，大論淮南之功，封爵行賞各有差。

秋八月甲戌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。丙寅，詔曰：「夫養老興教，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，必有三老、五更以崇至敬，乞言納誨，著在惇史，然後六合承流，下觀而化。宜妙簡德行，以充其選。關內侯王祥，履仁秉義，雅志淳固。關內侯鄭小同，溫恭孝友，帥禮不忒。其以祥為三老，小同為五更。」車駕親率羣司，躬行古禮焉。漢晉春秋曰：帝乞言於祥，祥對曰：「昔者明王禮樂旣備，加之以忠誠，忠誠之發，形于言行。夫大人者，行動乎天地；天且弗違，況於人乎？」祥事別見呂虔傳。小同，鄭玄孫也。玄別傳曰：「玄有子，為孔融吏，舉孝廉。融之被圍，往赴，為賊所害。有遺腹子，以丁卯日生；而玄以丁卯歲生，故名曰小同。」　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：「臣聞勵俗宣化，莫先於表善，班祿敘爵，莫美於顯能，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，復命其胤，漢室嘉江公之德，用顯其世。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，當時之學，名冠華夏，為世儒宗。文皇帝旌錄先賢，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，長假在家。小同年踰三十，少有令質，學綜六經，行著鄉邑。海、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，美其氣量。迹其所履，有質直不渝之性，然而恪恭靜默，色養其親，不治可見之美，不競人間之名，斯誠清時所宜式敘，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。臣老病委頓，無益視聽，謹具以聞。」　魏氏春秋曰：小同詣司馬文王，文王有密疏，未之屏也。如廁還，謂之曰：「卿見吾疏乎？」對曰：「否。」文王猶疑而鴆之，卒。　鄭玄注文王世子曰「三老、五更各一人，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」。注樂記曰「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」。　蔡邕明堂論云：「更」應作「叟」。叟，長老之稱，字與「更」相似，書者遂誤以為「更」。「嫂」字「女」傍「叟」，今亦以為「更」，以此驗知應為「叟」也。　臣松之以為邕謂「更」為「叟」，誠為有似，而諸儒莫之從，未知孰是。

是歲，青龍、黃龍仍見頓丘、冠軍、陽夏縣界井中。

四年春正月，黃龍二，見寧陵縣界井中。漢晉春秋曰：是時龍仍見，咸以為吉祥。帝曰：「龍者，君德也。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而數屈於井，非嘉兆也。」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，司馬文王見而惡之。夏六月，司空王昶薨。秋七月，陳留王峻薨。冬十月丙寅，分新城郡，復置上庸郡。十一月癸卯，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。

五年春正月朔，日有蝕之。夏四月，詔有司率遵前命，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，封晉公，加九錫。

五月己丑，高貴鄉公卒，年二十。漢晉春秋曰：帝見威權日去，不勝其忿。乃召侍中王沈、尚書王經、散騎常侍王業，謂曰：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吾不能坐受廢辱，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。」王經曰：「昔魯昭公不忍季氏，敗走失國，為天下笑。今權在其門，為日乆矣，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，不顧逆順之理，非一日也。且宿衞空闕，兵甲寡弱，陛下何所資用，而一旦如此，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！禍殆不測，宜見重詳。」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，曰：「行之決矣。正使死，何所懼？況不必死邪！」於是入白太后，沈、業奔走告文王，文王為之備。帝遂帥僮僕數百，鼓譟而出。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，遇帝於東止車門，左右呵之，伷衆奔走。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，帝自用劒。衆欲退，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：「事急矣。當云何？」充曰：「畜養汝等，正謂今日。今日之事，無所問也。」濟即前刺帝，刃出於背。文王聞，大驚，自投於地曰：「天下其謂我何！」太傅孚奔往，枕帝股而哭，哀甚，曰：「殺陛下者，臣之罪也。」　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，雖最後出，然述此事差有次第。故先載習語，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。　世語曰：王沈、王業馳告文王，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，因沈、業申意。　晉諸公贊曰：沈、業將出，呼王經。經不從，曰：「吾子行矣！」　干寶晉紀曰：成濟問賈充曰：「事急矣。若之何？」充曰：「公畜養汝等，為今日之事也。夫何疑！」濟曰：「然。」乃抽戈犯蹕。　魏氏春秋曰：戊子夜，帝自將宂從僕射李昭、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，鎧仗授兵，欲因際會，自出討文王。會雨，有司奏却日，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：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今日便當決行此事。」入白太后，遂拔劒升輦，帥殿中宿衞蒼頭官僮擊戰鼓，出雲龍門。賈充自外而入，帝師潰散，猶稱天子，手劒奮擊，衆莫敢逼。充帥厲將士，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，帝崩于師。時暴雨雷霆，晦冥。　魏末傳曰：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：「司馬家事若敗，汝等豈復有種乎？何不出擊！」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，顧曰：「當殺邪？執邪？」充曰：「殺之。」兵交，帝曰：「放仗！」大將軍士皆放仗。濟兄弟因前刺帝，帝倒車下。皇太后令曰：「吾以不德，遭家不造，昔援立東海王子髦，以為明帝嗣，見其好書疏文章，兾可成濟，而情性暴戾，日月滋甚。吾數呵責，遂更忿恚，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，遂隔絕兩宮。其所言道，不可忍聽，非天地所覆載。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，不可以奉宗廟，恐顛覆社稷，死無面目以見先帝。大將軍以其尚幼，謂當改心為善，殷勤執據。而此兒忿戾，所行益甚，舉弩遙射吾宮，祝當令中吾項，箭親墮吾前。吾語大將軍，不可不廢之，前後數十。此兒具聞，自知罪重，便圖為弒逆，賂遺吾左右人，令因吾服藥，密行酖毒，重相設計。事已覺露，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，出取大將軍，呼侍中王沈、散騎常侍王業、世語曰：業，武陵人，後為晉中護軍。尚書王經，出懷中黃素詔示之，言今日便當施行。吾之危殆，過於累卵。吾老寡，豈復多惜餘命邪？但傷先帝遺意不遂，社稷顛覆為痛耳。賴宗廟之靈，沈、業即馳語大將軍，得先嚴警，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，雷戰鼓，躬自拔刃，與左右雜衞共入兵陣間，為前鋒所害。此兒旣行悖逆不道，而又自陷大禍，重令吾悼心不可言。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，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，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。又尚書王經，凶逆無狀，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。」

庚寅，太傅孚、大將軍文王、太尉柔、司徒沖稽首言：「伏見中令，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，自陷大禍，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，以民禮葬。臣等備位，不能匡救禍亂，式遏姦逆，奉令震悚，肝心悼慄。春秋之義，王者無外，而書『襄王出居于鄭』，不能事母，故絕之於位也。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，幾危社稷，自取傾覆，人神所絕，葬以民禮，誠當舊典。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，雖存大義，猶垂哀矜，臣等之心實有不忍，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。」太后從之。漢晉春秋曰：丁卯，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濵。下車數乘，不設旌旐，百姓相聚而觀之，曰：「是前日所殺天子也。」或掩靣而泣，悲不自勝。　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，不設旌旐，何以為王禮葬乎？斯蓋惡之過言，所謂不如是之甚者。

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。辛卯，羣公奏太后曰：「殿下聖德光隆，寧濟六合，而猶稱令，與藩國同。請自今殿下令書，皆稱詔制，如先代故事。」

癸卯，大將車固讓相國、晉公、九錫之寵。太后詔曰：「夫有功不隱，周易大義，成人之美，古賢所尚，今聽所執，出表示外，以章公之謙光焉。」

戊申，大將軍文王上言：「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，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；懼兵刃相接，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，違令以軍法從事。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，橫入兵陣傷公，遂至隕命；輙收濟行軍法。臣聞人臣之節，有死無二，事上之義，不敢逃難。前者變故卒至，禍同發機，誠欲委身守死，唯命所裁。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，傾覆宗廟。臣忝當大任，義在安國，懼雖身死，罪責彌重。欲遵伊、周之權，以安社稷之難，即駱驛申勑，不得迫近輦輿，而濟遽入陣間，以致大變。哀怛痛恨，五內摧裂，不知何地可以隕墜？科律大逆無道，父母妻子同產皆斬。濟凶戾悖逆，干國亂紀，罪不容誅。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，付廷尉，結正其罪。」魏氏春秋曰：成濟兄弟不即伏罪，袒而升屋，醜言悖慢；自下射之，乃殪。太后詔曰：「夫五刑之罪，莫大於不孝。夫人有子不孝，尚告治之，此兒豈復成人主邪？吾婦人不達大義，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。然大將軍志意懇切，發言惻愴，故聽如所奏。當班下遠近，使知本末也。」世語曰：初，青龍中，石苞鬻鐵於長安，得見司馬宣王，宣王知焉。後擢為尚書郎，歷青州刺史、鎮東將軍。甘露中入朝，當還，辭高貴鄉公，留中盡日。文王遣人要令過。文王問苞：「何淹留也？」苞曰：「非常人也。」明日發至滎陽，數日而難作。

六月癸丑，詔曰：「古者人君之為名字，難犯而易諱。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，其朝臣博議改易，列奏。」

陳留王

陳留王諱奐，字景明，武帝孫，燕王宇子也。甘露三年，封安次縣常道鄉公。高貴鄉公卒，公卿議迎立公。六月甲寅，入于洛陽，見皇太后，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，大赦，改年，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。

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，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，封晉公，增封二郡，并前滿十，加九錫之禮，一如前詔；諸羣從子弟，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，賜錢千萬，帛萬匹，文王固讓乃止。己未，故漢獻帝夫人節薨，帝臨于華林園，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為獻穆皇后。及葬，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。癸亥，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，冬十月，觀薨。

十一月，燕王上表賀冬至，稱臣。詔曰：「古之王者，或有所不臣，王將宜依此義。表不稱臣乎！又當為報。夫後大宗者，降其私親，況所繼者重邪！若便同之臣妾，亦情所未安。其皆依禮典處，當務盡其宜。」有司奏，以為「禮莫崇於尊祖，制莫大於正典。陛下稽德期運，撫臨萬國，紹大宗之重，隆三祖之基。伏惟燕王體尊戚屬，正位藩服，躬秉虔肅，率蹈恭德以先萬國；其於正典，闡濟大順，所不得制。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，奉以不臣之禮。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表，可聽如舊式。中詔所施，或存好問，準之義類，則『燕覿之敬』也，可少順聖敬，加崇儀稱，示不敢斥，宜曰『皇帝敬問大王侍御』。至於制書，國之正典，朝廷所以辨章公制，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，宜循法，故曰『制詔燕王』。凡詔命、制書、奏事、上書諸稱燕王者，可皆上平。其非宗廟助祭之事，皆不得稱王名，奏事、上書、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，以彰殊禮，加于羣后。上遵王典尊祖之制，俯順聖敬烝烝之心，二者不愆，禮實宜之，可普告施行。」

十二月甲申，黃龍見華陰縣井中。甲午，以司隷校尉王祥為司空。

二年夏五月朔，日有蝕之。秋七月，樂浪外夷韓、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。八月戊寅，趙王幹薨。甲寅，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，加位相國，備禮崇錫，一如前詔；又固辭乃止。

三年春二月，青龍見於軹縣井中。夏四月，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，獻其國弓三十張，長三尺五寸，楛矢長一尺八寸，石砮三百枚，皮骨鐵雜鎧二十領，貂皮四百枚。冬十月，蜀大將姜維寇洮陽，鎮西將軍鄧艾拒之，破維於侯和，維遁走。是歲，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。

四年春二月，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，又固辭乃止。

夏五月，詔曰：「蜀，蕞爾小國，土狹民寡，而姜維虐用其衆，曾無廢志；往歲破敗之後，猶復耕種沓中，刻剥衆羌，勞役無已，民不堪命。夫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經，致人而不至於人，兵家之上略。蜀所恃賴，唯維而已，因其遠離巢窟，用力為易。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，趣甘松、沓中以羅取維，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、高樓，首尾踧討。若禽維，便當東西並進，掃滅巴蜀也。」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。

秋九月，太尉高柔薨。冬十月甲寅，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。癸卯，立皇后卞氏，十一月，大赦。

自鄧艾、鍾會率衆伐蜀，所至輙克。是月，蜀主劉禪詣艾降，巴蜀皆平。十二月庚戌，以司徒鄭沖為太保。壬子，分益州為梁州。癸丑，特赦益州士民，復除租賦之半。

五年乙卯，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，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。皇太后崩。

咸熈元年春正月壬戌，檻車徵鄧艾。甲子，行幸長安。壬申，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。是月，鍾會反於蜀，為衆所討；鄧艾亦見殺。二月辛卯，特赦諸在益土者。庚申，葬明元郭后。三月丁丑，以司空王祥為太尉，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，尚書左僕射荀顗為司空。己卯，進晉公爵為王，封十郡，并前二十。漢晉春秋曰：晉公旣進爵為王，太尉王祥、司徒何曾、司空荀顗並詣王。顗曰：「相王尊重，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，今日便當相率而拜，無所疑也。」祥曰：「相國位勢，誠為尊貴，然要是魏之宰相，吾等魏之三公；公、王相去，一階而已，班列大同，安有天子三公可輙拜人者！損魏朝之望，虧晉王之德，君子愛人以禮，吾不為也。」及入，顗遂拜，而祥獨長揖。王謂祥曰：「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！」丁亥，封劉禪為安樂公。夏五月庚申，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。甲戌，改年。癸未，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，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。六月，鎮西將軍衞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，印文似「成信」字，依周成王歸禾之義，宣示百官，藏于相國府。孫盛曰：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，號曰成。二玉之文，殆述所作也。

初，自平蜀之後，吳寇屯逼永安，遣荊、豫諸軍掎角赴救。七月，賊皆遁退。八月庚寅，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，以同魯公拜後之義。

癸巳，詔曰：「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，聚集征行將士，劫以兵威，始吐姦謀，發言桀逆，逼脅衆人，皆使下議，倉卒之際，莫不驚懾。相國左司馬夏侯和、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，中領軍司馬賈輔、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；和、琇、撫皆抗節不撓，拒會凶言，臨危不顧，詞指正烈。輔語散將王起，說『會姦逆凶暴，欲盡殺將士』，又云『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』，欲以稱張形勢，感激衆心。起出，以輔言宣語諸軍，遂使將士益懷奮勵。宜加顯寵，以彰忠義。其進和、輔爵為鄉侯，琇、撫爵關內侯。起宣傳輔言，告令將士，所宜賞異。其以起為部曲將。」

癸卯，以衞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。九月戊午，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。

辛未，詔曰：「吳賊政刑暴虐，賦斂無極。孫休遣使鄧句，勑交阯太守鎖送其民，發以為兵。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，又承王師平定巴蜀，即糾合豪傑，誅除句等，驅逐太守長吏，撫和吏民，以待國命。九真、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，亦齊心響應，與興恊同。興移書日南州郡，開示大計，兵臨合浦，告以禍福；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，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。又交阯將吏各上表，言『興創造事業，大小承命。郡有山寇，入連諸郡，懼其計異，各有攜貳。權時之宜，以興為督交阯諸軍事、上大將軍、定安縣侯，乞賜褒獎，以慰邊荒』。乃心欵誠，形於辭旨。昔儀父朝魯，春秋所美；竇融歸漢，待以殊禮。今國威遠震，撫懷六合，方包舉殊裔，混一四表。興首向王化，舉衆稽服，萬里馳義，請吏帥職，宜加寵遇，崇其爵位。旣使興等懷忠感恱，遠人聞之，必皆競勸。其以興為使持節、都督交州諸軍事、南中大將軍，封定安縣侯，得以便宜從事，先行後上。」策命未至，興為下人所殺。

冬十月丁亥，詔曰：「昔聖帝明王，靜亂濟世，保大定功，文武殊塗，勳烈同歸。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，或陳師旅以威暴慢。至於愛民全國，康惠庶類，必先脩文教，示之軌儀，不得已然後用兵，此盛德之所同也。往者季漢分崩，九土顛覆，劉備、孫權乘間作禍。三祖綏寧中夏，日不暇給，遂使遺寇僭逆歷世。幸賴宗廟威靈，宰輔忠武，爰發四方，拓定庸、蜀，役不浹時，一征而克。自頃江表衰弊，政刑荒闇，巴、漢平定，孤危無援，交、荊、揚、越靡然向風。今交阯偽將呂興已帥三郡，萬里歸命；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，請為臣妾；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，以助北將軍為號。又孫休病死，主帥改易，國內乖違，人各有心。偽將施績，賊之名臣，懷疑自猜，深見忌惡。衆叛親離，莫有固志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亡徵若此之甚。若六軍震曜，南臨江、漢，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，必然之理也。然興動大衆，猶有勞費，宜告喻威德，開示仁信，使知順附和同之利。相國參軍事徐紹、水曹掾孫彧，昔在壽春，並見虜獲。紹本偽南陵督，才質開壯；彧，孫權支屬，忠良見事。其遣紹南還，以彧為副，宣揚國命，告喻吳人，諸所示語，皆以事實，若其覺悟，不損征伐之計，蓋廟勝長筭，自古之道也。其以紹兼散騎常侍，加奉車都尉，封都亭侯；彧兼給事黃門侍郎，賜爵關內侯。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，悉聽自隨，以明國恩，不必使還，以開廣大信。」

丙午，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。是歲，罷屯田官以均政役，諸典農皆為太守，都尉皆為令長；勸募蜀人能內移者，給廩二年，復除二十歲。安彌、福祿縣各言嘉禾生。

二年春二月甲辰，朐䏰縣獲靈龜以獻，歸之于相國府。庚戌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，以至沒身，賜脩弟倚爵關內侯。夏四月，南深澤縣言甘露降。吳遣使紀陟、弘璆請和。

五月，詔曰：「相國晉王誕敷神慮，光被四海；震燿武功，則威蓋殊荒，流風邁化，則旁洽無外。愍卹江表，務存濟育，戢武崇仁，示以威德。文告所加，承風嚮慕，遣使納獻，以明委順，方寶纖珍，歡以效意。而王謙讓之至，一皆簿送，非所以慰副初附，從其款願也。孫皓諸所獻致，其皆還送，歸之于王，以恊古義。」王固辭乃止。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車、六馬，備五時副車，置旄頭雲䍐，樂舞八佾，設鍾虡宮縣。進王妃為王后，世子為太子，王子、王女、王孫，爵命之號如舊儀。癸未，大赦。秋八月辛卯，相國晉王薨。壬辰，晉太子炎紹封襲位，總攝百揆，備物典冊，一皆如前。是月，襄武縣言有大人見，長三丈餘，迹長三尺二寸，白髮，著黃單衣，黃巾，柱杖，呼民王始語云：「今當太平。」九月乙未，大赦。戊午，司徒何曾為晉丞相。癸亥，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，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，征南大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。乙亥，葬晉文王。閏月庚辰，康居、大宛獻名馬，歸于相國府，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。

十二月壬戌，天祿永終，歷數在晉。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，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，禪位于晉嗣王，如漢魏故事。甲子，使使者奉策。遂改次于金墉城，而終館于鄴，時年二十。魏世譜曰：封帝為陳留王。年五十八，大安元年崩，謚曰元皇帝。

評曰：古者以天下為公，唯賢是與。後代世位，立子以適；若適嗣不繼，則宜取旁親明德，若漢之文、宣者，斯不易之常準也。明帝旣不能然，情繫私愛，撫養嬰孩，傳以大器，託付不專，必參枝族，終於曹爽誅夷，齊王替位。高貴公才慧夙成，好問尚辭，蓋亦文帝之風流也；然輕躁忿肆，自蹈大禍。陳留王恭己南面，宰輔統政，仰遵前式，揖讓而禪，遂饗封大國，作賔于晉，比之山陽，班寵有加焉。

## 后妃傳第五

易稱「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內；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」。古先哲王，莫不明后妃之制，順天地之德，故二妃嬪媯，虞道克隆，任、姒配姬，周室用熈，廢興存亡，恒此之由。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，諸侯九女，考之情理，不易之典也。而末世奢縱，肆其侈欲，至使男女怨曠，感動和氣，惟色是崇，不本淑懿，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，豈不惜哉！嗚呼，有國有家者，其可以永鑒矣！

漢制，帝祖母曰太皇太后，帝母曰皇太后，帝妃曰皇后，其餘內官十有四等。魏因漢法，母后之號皆如舊制，自夫人以下，世有增損。太祖建國，始命王后，其下五等：有夫人，有昭儀，有倢伃，有容華，有美人。文帝增貴嬪、淑媛、脩容、順成、良人。明帝增淑妃、昭華、脩儀；除順成官。太和中始復命夫人，登其位於淑妃之上。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：貴嬪、夫人，位次皇后，爵無所視；淑妃位視相國，爵比諸侯王；淑媛位視御史大夫，爵比縣公；昭儀比縣侯；昭華比鄉侯；脩容比亭侯；脩儀比關內侯；倢伃視中二千石；容華視真二千石；美人視比二千石；良人視千石。

武宣卞皇后

武宣卞皇后，琅邪開陽人，文帝母也。本倡家，魏書曰：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，有黃氣滿室移日。父敬侯怪之，以問卜者王旦，旦曰：「此吉祥也。」年二十，太祖於譙納后為妾。後隨太祖至洛。及董卓為亂，太祖微服東出避難。袁術傳太祖凶問，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，后止之曰：「曹君吉凶未可知，今日還家，明日若在，何靣目復相見也？正使禍至，共死何苦！」遂從后言。太祖聞而善之。建安初，丁夫人廢，遂以后為繼室。諸子無母者，太祖皆令后養之。魏略曰：太祖始有丁夫人，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。劉早終，丁養子脩。子脩亡於穰，丁常言：「將我兒殺之，都不復念！」遂哭泣無節。太祖忿之，遣歸家，欲其意折。後太祖就見之，夫人方織，外人傳云「公至」，夫人踞機如故。太祖到，撫其背曰：「顧我共載歸乎！」夫人不顧，又不應。太祖却行，立於戶外，復云：「得無尚可邪！」遂不應，太祖曰：「真訣矣。」遂與絕，欲其家嫁之，其家不敢。初，丁夫人旣為嫡，加有子脩，丁視后母子不足。后為繼室，不念舊惡，因太祖出行，常四時使人饋遺，又私迎之，延以正坐而己下之，迎來送去，有如昔日。丁謝曰：「廢放之人，夫人何能常爾邪！」其後丁亡，后請太祖殯葬，許之，乃葬許城南。後太祖病困，自慮不起，歎曰：「我前後行意，於心未曾有所負也。假令死而有靈，子脩若問『我母所在』，我將何辭以荅！」　魏書曰：后性約儉，不尚華麗，無文繡珠玉，器皆黑漆。太祖常得名璫數具，命后自選一具，后取其中者，太祖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取其上者為貪，取其下者為偽，故取其中者。」文帝為太子，左右長御賀后曰：「將軍拜太子，天下莫不歡喜，后當傾府藏賞賜。」后曰：「王自以丕年大，故用為嗣，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，亦何為當重賜遺乎！」長御還，具以語太祖。太祖恱曰：「怒不變容，喜不失節，故是最為難。」

二十四年，拜為王后，策曰：「夫人卞氏，撫養諸子，有母儀之德。今進位王后，太子諸侯陪位，羣卿上壽，減國內死罪一等。」二十五年，太祖崩，文帝即王位，尊后曰王太后，及踐阼，尊后曰皇太后，稱永壽宮。魏書曰：后以國用不足，滅損御食，諸金銀器物皆去之。東阿王植，太后少子，最愛之。後植犯法，為有司所奏，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，太后曰：「不意此兒所作如是，汝還語帝，不可以我故壞國法。」及自見帝，不以為言。　臣松之案：文帝夢磨錢，欲使文滅而更愈明，以問周宣。宣荅曰：「此陛下家事，雖意欲爾，而太后不聽。」則太后用意，不得如此書所言也。　魏書又曰：太后每隨軍征行，見高年白首，輙住車呼問，賜與絹帛，對之涕泣曰：「恨父母不及我時也。」太后每見外親，不假以顏色，常言「居處當務節儉，不當望賞賜，念自佚也。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，吾自有常度故也。吾事武帝四五十年，行儉日乆，不能自變為奢，有犯科禁者，吾且能加罪一等耳，莫望錢米恩貸也。」帝為太后弟秉起第，第成，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，設下厨，無異膳。太后左右菜食粟飯，無魚肉。其儉如此。明帝即位，尊太后曰太皇太后。

黃初中，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，尚書陳羣奏曰：「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，創業革制，當永為後式。案典籍之文，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。在禮典，婦因夫爵。秦違古法，漢氏因之，非先王之令典也。」帝曰：「此議是也，其勿施行。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，永為後式。」至太和四年春，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，父遠曰敬侯，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敬侯夫人，皆贈印綬。其年五月，后崩。七月，合葬高陵。

初，太后弟秉，以功封都鄉侯，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，邑千二百戶，為昭烈將軍。魏略曰：初，卞后弟秉，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，后常對太祖怨言，太祖荅言：「但得與我作婦弟，不為多邪？」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，太祖又曰：「但汝盜與，不為足邪？」故訖太祖世，秉官不移，財亦不益。秉薨，子蘭嗣。少有才學，魏略曰：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，太子報曰：「賦者，言事類之所附也，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也，故作者不虛其辭，受者必當其實。蘭此賦，豈吾實哉？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，何武等徒以歌頌，猶受金帛之賜，蘭事雖不諒，義足嘉也。今賜牛一頭。」由是遂見親敬。為奉車都尉、游擊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蘭薨，子暉嗣。魏略曰：明帝時，蘭見外有二難，而帝留意於宮室，常因侍從，數切諫。帝雖不能從，猶納其誠欵。後蘭苦酒消渴，時帝信巫女用水方，使人持水賜蘭，蘭不肯飲。詔問其意？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，何信於此？帝為變色，而蘭終不服。後渴稍甚，以至於亡。故時人見蘭好直言，謂帝靣折之而蘭自殺，其實不然。又分秉爵，封蘭弟琳為列侯，官至步兵校尉。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皇后，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，位特進，封睢陽鄉侯，妻王為顯陽鄉君。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，后親母故也。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，時琳已沒，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。

文昭甄皇后

文昭甄皇后，中山無極人，明帝母，漢太保甄邯後也，世吏二千石。父逸，上蔡令。后三歲失父。魏書曰：逸娶常山張氏，生三男五女：長男豫，早終；次儼，舉孝廉，大將軍掾、曲梁長；次堯，舉孝廉；長女姜，次脫，次道，次榮，次即后。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。每寑寐，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，常共怪之。逸薨，加號慕，內外益奇之。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，良指后曰：「此女貴乃不可言。」后自少至長，不好戲弄。年八歲，外有立騎馬戲者，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，后獨不行。諸姊怪問之，后荅言：「此豈女人之所觀邪？」年九歲，喜書，視字輙識，數用諸兄筆硯，兄謂后言：「汝當習女工。用書為學，當作女博士邪？」后荅言：「聞古者賢女，未有不學前世成敗，以為己誡。不知書，何由見之？」後天下兵亂，加以饑饉，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，時后家大有儲穀，頗以買之。后年十餘歲，白母曰：「今世亂而多買寶物，匹夫無罪，懷璧為罪。又左右皆饑乏，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，廣為恩惠也。」舉家稱善，即從后言。魏略曰：后年十四，喪中兄儼，悲哀過制，事寡嫂謙敬，事處其勞，拊養儼子，慈愛甚篤。后母性嚴，待諸婦有常，后數諫母：「兄不幸早終，嫂年少守節，顧留一子，以大義言之，待之當如婦，愛之宜如女。」母感后言流涕，便令后與嫂共止，寢息坐起常相隨，恩愛益密。

建安中，袁紹為中子熈納之。熈出為幽州，后留養姑。及兾州平，文帝納后於鄴，有寵，生明帝及東鄉公主。魏略曰：熈出在幽州，后留侍姑。及鄴城破，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。文帝入紹舍，見紹妻及后，后怖，以頭伏姑膝上，紹妻兩手自搏。文帝謂曰：「劉夫人云何如此？令新婦舉頭！」姑乃捧后令仰，文帝就視，見其顏色非凡，稱歎之。太祖聞其意，遂為迎取。　世語曰：太祖下鄴，文帝先入袁尚府，有婦人被髮垢靣，垂涕立紹妻劉後，文帝問之，劉荅「是熈妻」，顧擥髮髻，以巾拭面，姿貌絕倫。旣過，劉謂后「不憂死矣」！遂見納，有寵。魏書曰：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，後宮有寵者勸勉之，其無寵者慰誨之，每因閑宴，常勸帝，言「昔黃帝子孫蕃育，蓋由妾媵衆多，乃獲斯祚耳。所願廣求淑媛，以豐繼嗣。」帝心嘉焉。其後帝欲遣任氏，后請於帝曰：「任旣鄉黨名族，德、色，妾等不及也，如何遣之？」帝曰：「任性狷急不婉順，前後忿吾非一，是以遣之耳。」后流涕固請曰：「妾受敬遇之恩，衆人所知，必謂任之出，是妾之由。上懼有見私之譏，下受專寵之罪，願重留意！」帝不聽，遂出之。十六年十月，太祖征關中，武宣皇后從，留孟津，帝居守鄴。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，后不得定省，憂怖，晝夜泣涕；左右驟以差問告，后猶不信，曰：「夫人在家，故疾每動，輙歷時，今疾便差，何速也？此欲慰我意耳！」憂愈甚。後得武宣皇后還書，說疾已平復，后乃懽恱。十七年正月，大軍還鄴，后朝武宣皇后，望幄座悲喜，感動左右。武宣皇后見后如此，亦泣，且謂之曰：「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？吾時小小耳，十餘日即差，不當視我顏色乎！」嘆嗟曰：「此真孝婦也。」二十一年，太祖東征，武宣皇后、文帝及明帝、東鄉公主皆從，時后以病留鄴。二十二年九月，大軍還，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，怪問之曰：「后與二子別乆，下流之情，不可為念，而后顏色更盛，何也？」后笑荅之曰：「叡等自隨夫人，我當何憂！」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。延康元年正月，文帝即王位，六月，南征，后留鄴。黃初元年十月，帝踐阼。踐阼之後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，郭后、李、陰貴人並愛幸，后愈失意，有怨言。帝大怒，二年六月，遣使賜死，葬于鄴。魏書曰：有司奏建長秋宮，帝璽書迎后，詣行在所，后上表曰：「妾聞先代之興，所以饗國乆長，垂祚後嗣，無不由后妃焉。故必審選其人，以興內教。令踐阼之初，誠宜登進賢淑，統理六宮。妾自省愚陋，不任粢盛之事，加以寢疾，敢守微志。」璽書三至而后三讓，言甚懇切。時盛暑，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。會后疾遂篤，夏六月丁卯，崩于鄴。帝哀痛咨嗟，策贈皇后璽綬。　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，內大惡諱，小惡不書。文帝之不立甄氏，及加殺害，事有明審。魏史若以為大惡邪，則宜隱而不言，若謂為小惡邪，則不應假為之辭，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，異乎所聞於舊史。推此而言，其稱卞、甄諸后言行之善，皆難以實論。陳氏刪落，良有以也。

明帝即位，有司奏請追謚，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，又別立寢廟。魏書載三公奏曰：「蓋孝敬之道，篤乎其親，乃四海所以承化，天地所以明察，是謂生則致其養，歿則光其靈，誦述以盡其美，宣揚以顯其名者也。今陛下以聖懿之德，紹承洪業，至孝烝烝，通於神明，遭離殷憂，每勞謙讓。先帝遷神山陵，大禮旣備，至於先后，未有顯謚。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，至行顯於不言，化流邦國，德侔二南，故能膺神靈嘉祥，為大魏世妃。雖夙年登遐，萬載之後，永播融烈，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。案謚法：『聖聞周達曰昭。德明有功曰昭。』昭者，光明之至，盛乆而不昧者也。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。」是月，三公又奏曰：「自古周人始祖后稷，又特立廟以祀姜嫄。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，聖德至化，豈有量哉！夫以皇家世妃之尊，而克讓允恭，固推盛位，神靈遷化，而無寢廟以承享禮，非所以報顯德，昭孝敬也。稽之古制，宜依周禮，先妣別立寢廟。」並奏可之。太和元年三月，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，追封逸，謚曰敬侯；適孫像襲爵。四月，初營宗廟，掘地得玉璽，方一寸九分，其文曰「天子羨思慈親」，明帝為之改容，以太牢告廟。又甞夢見后，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，叙用各有差，賞賜累鉅萬；以像為虎賁中郎將。是月，后母薨，帝制緦服臨喪，百僚陪位。四年十一月，以后舊陵庳下，使像兼太尉，持節詣鄴，昭告后土，十二月，改葬朝陽陵。像還，遷散騎常侍。青龍二年春，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。夏，吳賊寇揚州，以像為伏波將軍，持節監諸將東征，還，復為射聲校尉。三年薨，追贈衞將軍，改封魏昌縣，謚曰貞侯；子暢嗣。又封暢弟溫、𩋾、豔皆為列侯。四年，改逸、儼本封皆曰魏昌侯，謚因故。封儼世婦劉為東鄉君，又追封逸世婦張為安喜君。

景初元年夏，有司議定七廟。冬，又奏曰：「蓋帝王之興，旣有受命之君，又有聖妃恊于神靈，然後克昌厥世，以成王業焉。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，而帝摯、陶唐、商、周代興。周人上推后稷，以配皇天，追述王初，本之姜嫄，特立宮廟，世世享甞，周禮所謂『奏夷則，歌中呂，舞大濩，以享先妣』者也。詩人頌之曰：『厥初生民，時維姜嫄。』言王化之本，生民所由。又曰：『閟宮有侐，實實枚枚，赫赫姜嫄，其德不回。』詩、禮所稱姬宗之盛，其美如此。大魏期運，繼于有虞，然崇弘帝道，三世彌隆，廟祧之數，實與周同。今武宣皇后、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，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，誕育明聖，功濟生民，德盈宇宙，開諸後嗣，乃道化之所興也。寢廟特祀，亦姜嫄之閟宮也，而未著不毀之制，懼論功報德之義，萬世或闕焉，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。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，與祖廟同，永著不毀之典，以播聖善之風。」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，藏之金匱。

帝思念舅氏不已。暢尚幼，景初末，以暢為射聲校尉，加散騎常侍，又特為起大第，車駕親自臨之。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，名其里曰渭陽里，以追思母氏也。嘉平三年正月，暢薨，追贈車騎將軍，謚曰恭侯；子紹嗣。太和六年，明帝愛女淑薨，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，為之立廟。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，追封黃列侯，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，承甄氏姓，封德為平原侯，襲公主爵。孫盛曰：於禮，婦人旣無封爵之典，況於孩末，而可建以大邑乎？德自異族，援繼非類，匪功匪親，而襲母爵，違情背典，於此為甚。陳羣雖抗言，楊阜引事比並，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，明封建繼嗣之義，忠至之辭，猶有闕乎！詩云：「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」宰輔之職，其可略哉！　晉諸公贊曰：德字彥孫。司馬景王輔政，以女妻德。妻早亡，文王復以女繼室，即京兆長公主。景、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，是以頻繁為婚。德雖無才學，而恭謹謙順。甄溫字仲舒，與郭建及德等皆后族，以事宜見寵。咸熈初，封郭建為臨渭縣公，德廣安縣公，邑皆千八百戶。溫本國侯，進為輔國大將軍，加侍中，領射聲校尉，德鎮軍大將軍。泰始元年，晉受禪，加建、德、溫三人位特進。德為人貞素，加以世祖姊夫，是以遂貴當世。德暮年官更轉為宗正，遷侍中。太康中，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，德與左衞將軍王濟共諫請，時人嘉之。世祖以此望德，由此出德為大鴻臚，加侍中、光祿大夫，尋疾薨，贈中軍大將軍，開府侍中如故，謚恭公，子喜嗣。喜精粹有器美，歷中書郎、右衞將軍、侍中，位至輔國大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喜與國姻親，而經趙王倫、齊王冏事故，能不豫際會，良由其才短，然亦以退靜免之。青龍中，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，皆為列侯。毅數上疏陳時政，官至越騎校尉。嘉平中，復封暢子二人為列侯。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，后父已沒，封后母為廣樂鄉君。

文德郭皇后

文德郭皇后，安平廣宗人也。祖世長吏。魏書曰：父永，官至南郡太守，謚敬侯。母姓董氏，即堂陽君，生三男二女：長男浮，高唐令，次女昱，次即后，后弟都，弟成。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，生而有異常。后少而父永奇之曰：「此乃吾女中王也。」遂以女王為字。早失二親，喪亂流離，沒在銅鞮侯家。太祖為魏公時，得入東宮。后有智數，時時有所獻納。文帝定為嗣，后有謀焉。太子即王位，后為夫人，及踐阼，為貴嬪。甄后之死，由后之寵也。黃初三年，將登后位，文帝欲立為后，中郎棧潛上疏曰：「在昔帝王之治天下，不唯外輔，亦有內助，治亂所由，盛衰從之。故西陵配黃，英娥降媯，並以賢明，流芳上世。桀奔南巢，禍階末喜；紂以炮烙，怡恱妲己。是以聖哲慎立元妃，必取先代世族之家，擇其令淑以統六宮，虔奉宗廟，陰教聿脩。易曰：『家道正而天下定。』由內及外，先王之令典也。春秋書宗人釁夏云，無以妾為夫人之禮。齊桓誓命于葵丘，亦曰『無以妾為妻』。今後宮嬖寵，常亞乘輿。若因愛登后，使賤人暴貴，臣恐後世下陵上替，開張非度，亂自上起也。」文帝不從，遂立為皇后。魏書曰：后上表謝曰：「妾無皇、英釐降之節，又非姜、任思齊之倫，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，處中饋之重任。」后自在東宮，及即尊位，雖有異寵，心愈恭肅，供養永壽宮，以孝聞。是時柴貴人亦有寵，后教訓獎導之。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，常彌覆之，有譴讓，輙為帝言其本末，帝或大有所怒，至為之頓首請罪，是以六宮無怨。性儉約，不好音樂，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。

后蚤喪兄弟，以從兄表繼永後，拜奉車都尉。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，后聞之，勑曰：「諸親戚嫁娶，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，不得因勢，彊與他方人婚也。」后姊子孟武還鄉里，求小妻，后止之。遂勑諸家曰：「今世婦女少，當配將士，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。宜各自慎，無為罰首。」魏書曰：后常勑戒表、武等曰：「漢氏椒房之家，少能自全者，皆由驕奢，可不慎乎！」

五年，帝東征，后留許昌永始臺。時霖雨百餘日，城樓多壞，有司奏請移止。后曰：「昔楚昭王出游，貞姜留漸臺，江水至，使者迎而無符，不去，卒沒。今帝在遠，吾幸未有是患，而便移止，柰何？」羣臣莫敢復言。六年，帝東征吳，至廣陵，后留譙宮。時表留宿衞，欲遏水取魚。后曰：「水當通運漕，又少材木，奴客不在目前，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。今奉車所不足者，豈魚乎？」

明帝即位，尊后為皇太后，稱永安宮。太和四年，詔封表安陽亭侯，又進爵鄉侯，增邑并前五百戶，遷中壘將軍。以表子詳為騎都尉。其年，帝追謚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，母董為都鄉君。遷表昭德將軍，加金紫，位特進，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。及孟武母卒，欲厚葬，起祠堂，太后止之曰：「自喪亂以來，墳墓無不發掘，皆由厚葬也；首陽陵可以為法。」青龍三年春，后崩于許昌，以終制營陵，三月庚寅，葬首陽陵西。魏略曰：明帝旣嗣立，追痛甄后之薨，故太后以憂暴崩。甄后臨沒，以帝屬李夫人。及太后崩，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，不獲大斂，被髮覆靣，帝哀恨流涕，命殯葬太后，皆如甄后故事。　漢晉春秋曰：初，甄后之誅，由郭后之寵，及殯，令被髮覆面，以糠塞口，遂立郭后，使養明帝。帝知之，心常懷忿，數泣問甄后死狀。郭后曰：「先帝自殺，何以責問我？且汝為人子，可追讎死父，為前母枉殺後母邪？」明帝怒，遂逼殺之，勑殯者使如甄后故事。　魏書載哀策曰：「維青龍三年三月壬申，皇太后梓宮啟殯，將葬于首陽之西陵。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，遂親遣奠，叩心擗踊，號咷仰訴，痛靈魂之遷幸，悲容車之向路，背三光以潛翳，就黃壚而安厝。嗚呼哀哉！昔二女妃虞，帝道以彰，三母嬪周，聖善彌光，旣多受祉，享國延長。哀哀慈妣，興化閏房，龍飛紫極，作合聖皇，不虞中年，暴離災殃。愍予小子，煢煢摧傷，魂雖永逝，定省曷望？嗚呼哀哉！」帝進表爵為觀津侯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千戶。遷詳為駙馬都尉。四年，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，世婦董為堂陽君。追封謚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，都為武城亭孝侯，成為新樂亭定侯，皆使使者奉策，祠以太牢。表薨，子詳嗣，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。詳薨，子釗嗣。

明悼毛皇后

明悼毛皇后，河內人也。黃初中，以選入東宮，明帝時為平原王，進御有寵，出入與同輿輦。及即帝立，以為貴嬪。太和元年，立為皇后。后父嘉，拜騎都尉，后弟曾，郎中。

初，明帝為王，始納河內虞氏為妃，帝即位，虞氏不得立為后，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。虞氏曰：「曹氏自好立賤，未有能以義舉者也。然后職內事，君聽外政，其道相由而成，苟不能以善始，未能令終者也。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！」虞氏遂絀還鄴宮。進嘉為奉車都尉，曾騎都尉，寵賜隆渥。頃之，封嘉博平鄉侯，遷光祿大夫，曾駙馬都尉。嘉本典虞車工，卒暴富貴，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，其容止舉動甚蚩騃，語輙自謂「侯身」，時人以為笑。孫盛曰：古之王者，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，恢王化於關雎，致淳風於麟趾。及臻三季，並亂茲緒，義以情溺，位由寵昏，貴賤無章，下陵上替，興衰隆廢，皆是物也。魏自武王，曁于烈祖，三后之升，起自幽賤，本旣卑矣，何以長世？詩云：「絺兮綌兮，淒其以風。」其此之謂乎！後又加嘉位特進，曾遷散騎侍郎。青龍三年，嘉薨，追贈光祿大夫，改封安國侯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千戶，謚曰節侯。四年，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。

帝之幸郭元后也，后愛寵日㢮。景初元年，帝游後園，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。元后曰「宜延皇后」，帝弗許。乃禁左右，使不得宣。后知之，明日，帝見后，后曰：「昨日游宴北園，樂乎？」帝以左右泄之，所殺十餘人。賜后死，然猶加謚，葬愍陵。遷曾散騎常侍，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、原武典農。

明元郭皇后

明元郭皇后，西平人也，世河右大族。黃初中，本郡反叛，遂沒入宮。明帝即位，甚見愛幸，拜為夫人。叔父立為騎都尉，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。帝疾困，遂立為皇后。齊王即位，尊后為皇太后，稱永寧宮，追封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，以立子建紹其爵。封太后母杜為郃陽君。芝遷散騎常侍、長水校尉，魏略曰：諸郭之中，芝最壯直。先時自以他功封侯。立，宣德將軍，皆封列侯。建兄德，出養甄氏。德及建俱為鎮護將軍，皆封列侯，並掌宿衞。值三主幼弱，宰輔統政，與奪大事，皆先咨啟於太后而後施行。毌丘儉、鍾會等作亂，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。景元四年十二月崩，五年二月，葬高平陵西。晉諸公贊曰：建安叔始，有器局而強問，泰始中疾薨。子嘏嗣，為給事中。

評曰：魏后妃之家，雖云富貴，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，宰割朝政者也。鑒往易軌，於斯為美。追觀陳羣之議，棧潛之論，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，垂憲範乎後葉矣。

## 董二袁劉傳第六

董卓傳

董卓字仲穎，隴西臨洮人也。英雄記曰：卓父君雅，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。有三子：長子擢，字孟高，早卒；次即卓；卓弟旻字叔穎。少好俠，甞游羌中，盡與諸豪帥相結。後歸耕於野，而豪帥有來從之者，卓與俱還，殺耕牛與相宴樂。諸豪帥感其意，歸相斂，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。吳書曰：郡召卓為吏，使監領盜賊。胡甞出鈔，多虜民人，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，使領兵騎討捕，大破之，斬獲千計。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，司徒袁隗辟為掾。漢桓帝末，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。卓有才武，旅力少比，雙帶兩鞬，左右馳射。為軍司馬，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，拜郎中，賜縑九千匹，卓悉以分與吏士。遷廣武令，蜀郡北部都尉，西域戊己校尉，免。徵拜并州刺史、河東太守，英雄記曰：卓數討羌、胡，前後百餘戰。遷中郎將，討黃巾，軍敗抵罪。韓遂等起涼州，復為中郎將，西拒遂。於望垣硤北為羌、胡數萬人所圍，糧食乏絕。卓偽欲捕魚，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，使水渟滿數十里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。比羌、胡聞知追逐，水已深，不得渡。時六軍上隴西，五軍敗績，卓獨全衆而還，屯住扶風。拜前將軍，封斄鄉侯，徵為并州牧。靈帝紀曰：中平五年，徵卓為少府，勑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，詣行在所。卓上言：「涼州擾亂，鯨鯢未滅，此臣奮發效命之秋。吏士踊躍，戀恩念報，各遮臣車，辭聲懇惻，未得即路也。輙且行前將軍事，盡心慰卹，効力行陣。」六年，以卓為并州牧，又勑以吏兵屬皇甫嵩。卓復上言：「臣掌戎十年，士卒大小相狎彌乆，戀臣畜養之恩，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，乞將之州，效力邊陲。」卓再違詔勑，會為何進所召。

靈帝崩，少帝即位。大將軍何進與司隷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，太后不從。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，并密令上書曰：「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，濁亂海內。昔趙鞅興晉陽之甲，以逐君側之惡。臣輙鳴鍾鼓如洛陽，即討讓等。」欲以脅迫太后。卓未至，進敗。續漢書曰：進字遂高，南陽人，太后異母兄也。進本屠家子，父曰真。真死後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，有寵，光和三年立為皇后，進由是貴幸。中平元年，黃巾起，拜進大將軍。　典略載卓表曰：「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，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，操擅王命，父子兄弟並據州郡，一書出門，便獲千金，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，至使怨氣上蒸，妖賊蠭起。臣前奉詔討於扶羅，將士饑乏，不肯渡河，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，從臺閣求乞資直。臣隨慰撫，以至新安。臣聞揚湯止沸，不如滅火去薪，潰癕雖痛，勝於養肉，及溺呼船，悔之無及。」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，卓遂將其衆迎帝于北芒，還宮。張璠漢紀曰：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，步出穀門，走至河上。諸黃門旣投河死。時帝年十四，陳留王年九歲，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，闇暝，逐螢火而行，數里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。辛未，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。　獻帝春秋曰：先是童謠曰：「侯非侯，王非王，千乘萬騎走北芒。」卓時適至，屯顯陽苑。聞帝當還，率衆迎帝。　典略曰：帝望見卓兵涕泣。羣公謂卓曰：「有詔郤兵。」卓曰：「公諸人為國大臣，不能匡正王室，至使國家播蕩，何郤兵之有！」遂俱入城。　獻帝紀曰：卓與帝語，語不可了。乃更與陳留王語，問禍亂由起；王荅，自初至終，無所遺失。卓大喜，乃有廢立意。　英雄記曰：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。帝獨乘一馬，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，從雒舍南行。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，故太尉崔烈在前導。卓將步騎數千來迎，烈呵使避，卓罵烈曰：「晝夜三百里來，何云避，我不能斷卿頭邪？」前見帝曰：「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，以取禍敗，為負不小邪？」又趨陳留王，曰：「我董卓也，從我抱來。」乃於貢抱中取王。英雄記曰：一本云王不就卓抱，卓與王併馬而行也。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衆所殺，英雄記云：苗，太后之同母兄，先嫁朱氏之子。進部曲將吳匡，素怨苗不與進同心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，乃令軍中曰：「殺大將軍者，車騎也。」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。進、苗部曲無所屬，皆詣卓。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，并其衆，故京都兵權唯在卓。九州春秋曰：卓初入洛陽，步騎不過三千，自嫌兵少，不為遠近所服；率四五日，輙夜遣兵出四城門，明日陳旌鼓而入，宣言云「西兵復入至洛中」。人不覺，謂卓兵不可勝數。

先是，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，適至，信謂紹曰：「卓擁彊兵，有異志，今不早圖，將為所制；及其初至疲勞，襲之可禽也。」紹畏卓，不敢發，信遂還鄉里。

於是以乆不雨，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，俄遷太尉，假節鉞虎賁。遂廢帝為弘農王。尋又殺王及何太后。立靈帝少子陳留王，是為獻帝。獻帝紀曰：卓謀廢帝，會羣臣於朝堂，議曰：「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，所以為治。今皇帝闇弱，不可以奉宗廟，為天下主。欲以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立陳留王，何如？」尚書盧植曰：「案尚書太甲旣立不明，伊尹放之桐宮。昌邑王立二十七日，罪過千餘，故霍光廢之。今上富於春秋，行未有失，非前事之比也。」卓怒，罷坐，欲誅植，侍中蔡邕勸之，得免。九月甲戌，卓復大會羣臣曰：「太后逼迫永樂太后，令以憂死，逆婦姑之禮，無孝順之節。天子幼質，軟弱不君。昔伊尹放太甲，霍光廢昌邑，著在典籍，僉以為善。今太后宜如太甲，皇帝宜如昌邑。陳留王仁孝，宜即尊皇祚。」　獻帝起居注載策曰：「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，早棄臣子。皇帝承紹，海內側望，而帝天姿輕佻，威儀不恪，在喪慢惰，衰如故焉；凶德旣彰，淫穢發聞，損辱神器，忝汙宗廟。皇太后教無母儀，統政荒亂。永樂太后暴崩，衆論惑焉。三綱之道，天地之紀，而乃有闕，罪之大者。陳留王恊，聖德偉茂，規矩邈然，豐下兊上，有堯圖之表；居喪哀戚，言不及邪，岐嶷之性，有周成之懿。休聲美稱，天下所聞，宜承洪業，為萬世統，可以承宗廟。廢皇帝為弘農王。皇太后還政。」尚書讀冊畢，羣臣莫有言，尚書丁宮曰：「天禍漢室，喪亂弘多。昔祭仲廢忽立突，春秋大其權。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，誠合天人，請稱萬歲。」卓以太后見廢，故公卿以下不布服，會葬，素衣而已。卓遷相國，封郿侯，贊拜不名，劒履上殿，又封卓母為池陽君，置家令、丞。卓旣率精兵來，適值帝室大亂，得專廢立，據有武庫甲兵、國家珍寶，威震天下。卓性殘忍不仁，遂以嚴刑脅衆，睚眦之隙必報，人不自保。魏書曰：卓所願無極，語賔客曰：「我相，貴無上也。」　英雄記曰：卓欲震威，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，不解劒，立撾殺之，京師震動。發何苗棺，出其尸，枝解節棄於道邊。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，棄尸於苑枳落中，不復收斂。甞遣軍到陽城。時適二月社，民各在其社下，悉就斷其男子頭，駕其車牛，載其婦女財物，以所斷頭繫車轅軸，連軫而還洛，云攻賊大獲，稱萬歲。入開陽城門，焚燒其頭，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。至於姦亂宮人公主。其凶逆如此。

初，卓信任尚書周毖、城門校尉伍瓊等，用其所舉韓馥、劉岱、孔伷、張咨、張邈等出宰州郡。而馥等至官，皆合兵將以討卓。卓聞之，以為毖、瓊等通情賣己，皆斬之。英雄記曰：毖字仲遠，武威人。瓊字德瑜，汝南人。　謝承後漢書曰：伍孚字德瑜，少有大節，為郡門下書佐。其本邑長有罪，太守使孚出教，就曹下督郵收之。孚不肯受教，伏地仰諫曰：「君雖不君，臣不可不臣，明府柰何令孚受教，勑外収本邑長乎？更乞授他吏。」太守奇而聽之。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，稍遷侍中、河南尹、越騎校尉。董卓作亂，百僚震慄。孚著小鎧，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，欲伺便刺殺之。語闋辭去，卓送至閤中，孚因出刀刺之。卓多力，退郤不中，即収孚。卓曰：「卿欲反邪？」孚大言曰：「汝非吾君，吾非汝臣，何反之有？汝亂國篡主，罪盈惡大，今是吾死日，故來誅姦賊耳，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。」遂殺孚。　謝承記孚字及本郡，則與瓊同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，不知孚為瓊之別名，為別有伍孚也？蓋未詳之。

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，將以圖卓。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，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，繞擊其後，大破之津北，死者略盡。卓以山東豪傑並起，恐懼不寧。初平元年二月，乃徙天子都長安。焚燒洛陽宮室，悉發掘陵墓，取寶物。華嶠漢書曰：卓欲遷都長安，召公卿以下大議。司徒楊彪曰：「昔盤庚五遷，殷民胥怨，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。今海內安穩，無故移都，恐百姓驚動，麋沸蟻聚為亂。」卓曰：「關中肥饒，故秦得并吞六國。今徙西京，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，以我彊兵踧之，可使詣滄海。」彪曰：「海內動之甚易，安之甚難。又長安宮室壞敗，不可卒復。」卓曰：「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，有成瓦窑數千處，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，為功不難。」卓意不得，便作色曰：「公欲沮我計邪？邊章、韓約有書來，欲令朝廷必徙都。若大兵來下，我不能復相救，公便可與袁氏西行。」彪曰：「西方自彪道徑也，顧未知天下何如耳！」議罷。卓勑司隷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，因策免彪。　續漢書曰：太尉黃琬、司徒楊彪、司空荀爽俱詣卓，卓言：「昔高祖都關中，十一世後中興，更都洛陽。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，案石苞室讖，宜復還都長安。」坐中皆驚愕，無敢應者。彪曰：「遷都改制，天下大事，皆當因民之心，隨時之宜。昔盤庚五遷，殷民胥怨，故作三篇以曉之。往者王莽篡逆，變亂五常，更始赤眉之時，焚燒長安，殘害百姓，民人流亡，百無一在。光武受命，更都洛邑，此其宜也。今方建立聖主，光隆漢祚，而無故捐宮廟，棄園陵，恐百姓驚愕，不解此意，必麋沸蟻聚以致擾亂。石苞室讖，妖邪之書，豈可信用？」卓作色曰：「楊公欲沮國家計邪？關東方亂，所在賊起。崤函險固，國之重防。又隴右取材，功夫不難。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，作塼瓦，一朝可辦。宮室官府，蓋何足言！百姓小民，何足與議。若有前郤，我以大兵驅之，豈得自在。」百寮恐怖失色。琬謂卓曰：「此大事。楊公之語，得無重思！」卓罷坐，即日令司隷奏彪及琬，皆免官。大駕即西。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。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、府庫、民家，城內埽地殄盡。又收諸富室，以罪惡沒入其財物；無辜而死者，不可勝計。　獻帝紀曰：卓獲山東兵，以豬膏塗布十餘匹，用纏其身，然後燒之，先從足起。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，煑殺之。卓所愛胡，恃寵放縱，為司隷校尉趙謙所殺。卓大怒曰：「我愛狗，尚不欲令人呵之，而況人乎！」乃召司隷都官撾殺之。卓至西京，為太師，號曰尚父。乘青蓋金華車，爪畫兩轓，時人號曰竿摩車。魏書曰：言其逼天子也。　獻帝紀曰：卓旣為太師，復欲稱尚父，以問蔡邕。邕曰：「昔武王受命，太公為師，輔佐周室，以伐無道，是以天下尊之，稱為尚父。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，宜須關東悉定，車駕東還，然後議之。」乃止。京師地震，卓又問邕。邕對曰：「地動陰盛，大臣踰制之所致也。公乘青蓋車，遠近以為非宜。」卓從之，更乘金華皂蓋車也。卓弟旻為左將軍，封鄠侯；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兵；宗族內外並列朝廷。英雄記曰：卓侍妾懷抱中子，皆封侯，弄以金紫。孫女名白，時尚未笄，封為渭陽君。於郿城東起壇，從廣二丈餘，高五六尺，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，都尉、中郎將、刺史二千石在郿者，各令乘軒簪筆，為白導從，之壇上，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。公卿見卓，謁拜車下，卓不為禮。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。山陽公載記曰：初卓為前將軍，皇甫嵩為左將軍，俱征韓遂，各不相下。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，兵當屬嵩，卓大怒。及為太師，嵩為御史中丞，拜於車下。卓問嵩：「義真服未乎？」嵩曰：「安知明公乃至於是！」卓曰：「鴻鵠固有遠志，但燕雀自不知耳。」嵩曰：「昔與明公俱為鴻鵠，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。」卓笑曰：「卿早服，今日可不拜也。」　張璠漢紀曰：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：「義真怖未乎？」嵩對曰：「明公以德輔朝廷，大慶方至，何怖之有？若淫刑以逞，將天下皆懼，豈獨嵩乎？」卓默然，遂與嵩和解。築郿塢，高與長安城埒，積穀為三十年儲，英雄記曰：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。云事成，雄據天下，不成，守此足以畢老。甞至郿行塢，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。橫音光。卓豫施帳幔飲，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，於坐中先斷其舌，或斬手足，或鑿眼，或鑊煑之，未死，偃轉杯案閒，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，而卓飲食自若。太史望氣，言當有大臣戮死者。故太尉張溫時為衞尉，素不善卓，卓心怨之，因天有變，欲以塞咎，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，遂笞殺之。傅子曰：靈帝時牓門賣官，於是太尉段熲、司徒崔烈、太尉樊陵、司空張溫之徒，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。熲數征伐有大功，烈有北州重名，溫有傑才，陵能偶時，皆一時顯士，猶以貨取位，而況於劉嚻、唐珍、張顥之黨乎！　風俗通曰：司隷劉嚻以黨諸常侍，致位公輔。　續漢書曰：唐珍，中常侍唐衡弟。張顥，中常侍張奉弟。法令苛酷，愛憎淫刑，更相被誣，冤死者千數。百姓嗷嗷，道路以目。魏書曰：卓使司隷校尉劉嚻籍吏民有為子不孝，為臣不忠，為吏不清，為弟不順，有應此者皆身誅，財物沒官。於是愛憎互起，民多冤死。悉椎破銅人、鍾虡，及壞五銖錢。更鑄為小錢，大五分，無文章，肉好無輪郭，不磨鑢。於是貨輕而物貴，穀一斛至數十萬。自是後錢貨不行。

三年四月，司徒王允、尚書僕射士孫瑞、卓將呂布共謀誅卓。是時，天子有疾新愈，大會未央殿。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，偽著衞士服守掖門。布懷詔書。卓至，肅等格卓。卓驚呼布所在。布曰「有詔」，遂殺卓，夷三族。主簿田景前趨卓尸，布又殺之；凡所殺三人，餘莫敢動。英雄記曰：時有謠言曰：「千里草，何青青，十日卜，猶不生。」又作董逃之歌。又有道士書布為「呂」字以示卓，卓不知其為呂布也。卓當入會，陳列步騎，自營至宮，朝服導引行其中。馬躓不前，卓心怪欲止，布勸使行，乃衷甲而入。卓旣死，當時日月清淨，微風不起。旻、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，皆還，為其羣下所斫射。卓母年九十，走至塢門曰「乞脫我死」，即斬首。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，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。暴卓尸於市。卓素肥，膏流浸地，草為之丹。守尸吏暝以為大炷，置卓臍中以為燈，光明達旦，如是積日。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，并以一棺棺之，葬於郿。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，銀八九萬斤，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，不可知數。長安士庶咸相慶賀，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。謝承後漢書曰：蔡邕在王允坐，聞卓死，有歎惜之音。允責邕曰：「卓，國之大賊，殺主殘臣，天地所不祐，人神所同疾。君為王臣，世受漢恩，國主危難，曾不倒戈，卓受天誅，而更嗟痛乎？」便使收付廷尉。邕謝允曰：「雖以不忠，猶識大義，古今安危，耳所厭聞，口所常玩，豈當背國而向卓也？狂瞽之詞，謬出患入，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。」公卿惜邕才，咸共諫允。允曰：「昔武帝不殺司馬遷，使作謗書，流於後世。方今國祚中衰，戎馬在郊，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，後令吾徒並受謗議。」遂殺邕。　臣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，情必不黨。寧不知卓之姦凶，為天下所毒，聞其死亡，理無歎惜。縱復令然，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。斯殆謝承之妄記也。史遷紀傳，博有奇功於世，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，此非識者之言。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，直書其事耳，何謗之有乎？王允之忠正，可謂內省不疚者矣，旣無懼於謗，且欲殺邕，當論邕應死與不，豈可慮其謗己而枉戮善人哉！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。　張璠漢紀曰：初，蔡邕以言事見徙，名聞天下，義動志士。及還，內寵惡之。邕恐，乃亡命海濵，往來依太山羊氏，積十年。卓為太尉，辟為掾，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，三日中遂至尚書。後遷巴東太守，卓上留拜侍中，至長安為左中郎將。卓重其才，厚遇之。每有朝廷事，常令邕具草。及允將殺邕，時名士多為之言，允悔欲止，而邕已死。

初，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，分遣校尉李傕、郭汜、張濟略陳留、潁川諸縣。卓死，呂布使李肅至陝，欲以詔命誅輔。輔等逆與肅戰，肅敗走弘農，布誅肅。魏書曰：輔恇怯失守，不能自安。常把辟兵符，以鈇鑕致其旁，欲以自彊。見客，先使相者相之，知有反氣與不，又筮知吉凶，然後乃見之。中郎將董越來就輔，輔使筮之，得兊下離上，筮者曰：「火勝金，外謀內之卦也。」即時殺越。　獻帝紀云：筮人常為越所鞭，故因此以報之。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，營中驚，輔以為皆叛，乃取金寶，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，踰城北渡河，赤兒等利其金寶，斬首送長安。

比傕等還，輔已敗，衆無所依，欲各散歸。旣無赦書，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，憂恐不知所為。用賈詡策，遂將其衆而西，所在收兵，比至長安，衆十餘萬，九州春秋曰：傕等在陝，皆恐怖，急擁兵自守。胡文才、楊整脩皆涼州大人，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。及李傕之叛，允乃呼文才、整脩使東解釋之，不假借以溫顏，謂曰：「關東鼠子欲何為邪？卿往呼之。」於是二人往，實召兵而還。與卓故部曲樊稠、李蒙、王方等合圍長安城。十日城陷，與布戰城中，布敗走。傕等放兵略長安老少，殺之悉盡，死者狼藉。誅殺卓者，尸王允於市。張璠漢紀曰：布兵敗，住馬青瑣門外，謂允曰：「公可以去。」允曰：「安國家，吾之上願也，若不獲，則奉身以死。朝廷幼主恃我而已，臨難苟免，吾不為也。努力謝關東諸公，以國家為念。」傕、汜入長安城，屯南宮掖門，殺太僕魯馗、大鴻臚周奐、城門校尉崔烈、越騎校尉王頎。吏民死者不可勝數。司徒王允扶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，傕等於城門下拜，伏地叩頭。帝謂傕等曰：「卿無作威福，而乃放兵縱橫，欲何為乎？」傕等曰：「董卓忠於陛下，而無故為呂布所殺。臣等為卓報讎，弗敢為逆也。請事竟，詣廷尉受罪。」允窮逼出見傕，傕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。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。允字子師，太原祁人也。少有大節，郭泰見而奇之，曰：「王生一日千里，王佐之才也。」泰雖先達，遂與定交。三公並辟，歷豫州刺史，辟荀爽、孔融為從事，遷河南尹、尚書令。及為司徒，其所以扶持王室，甚得大臣之節，自天子以下，皆倚賴焉。卓亦推信之，委以朝廷。　華嶠曰：夫士以正立，以謀濟，以義成，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，伺其間而弊其罪。當此之時，天下之難解矣，本之皆主於忠義也，故推卓不為失正，分權不為不義，伺閒不為狙詐，是以謀濟義成，而歸於正也。葬卓於郿，大風暴雨震卓墓，水流入藏，漂其棺槨。傕為車騎將軍、池陽侯，領司隷校尉、假節。汜為後將軍、美陽侯。稠為右將軍、萬年侯。傕、汜、稠擅朝政。英雄記曰：傕，北地人。汜，張掖人，一名多。濟為驃騎將軍、平陽侯，屯弘農。

是歲，韓遂、馬騰等降，率衆詣長安。以遂為鎮西將軍，遣還涼州，騰征西將軍，屯郿。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、左中郎將劉範等謀，欲使騰襲長安，己為內應，以誅傕等。騰引兵至長平觀，宇等謀泄，出奔槐里。稠擊騰，騰敗走，還涼州；又攻槐里，宇等皆死。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，傕等放兵劫略，攻剽城邑，人民饑困，二年間相啖食略盡。獻帝紀曰：是時新遷都，宮人多亡衣服，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，李傕弗欲，曰：「宮中有衣，胡為復作邪？」詔賣廄馬百餘匹，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，與所賣廄馬直，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。李傕曰「我邸閣儲偫少」，乃悉載置其營。賈詡曰「此上意，不可拒」，傕不從之。

諸將爭權，遂殺稠，并其衆。九州春秋曰：馬騰、韓遂之敗，樊稠追至陳倉。遂語稠曰：「天地反覆，未可知也。本所爭者非私怨，王家事耳。與足下州里人，今雖小違，要當大同，欲相與善語以別。邂逅萬一不如意，後可復相見乎！」俱郤騎前接馬，交臂相加，共語良乆而別。傕兄子利隨稠，利還告傕「韓、樊交馬語」，不知所道，意愛甚密。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。稠欲將兵東出關，從傕索益兵。因請稠會議，便於坐殺稠。汜與傕轉相疑，戰鬬長安中。典略曰：傕數設酒請汜，或留汜止宿。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，思有以離間之。會傕送饋，妻乃以豉為藥，汜將食，妻曰：「食從外來，儻或有故！」遂摘藥示之，曰：「一栖不二雄，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。」他日傕復請汜，大醉。汜疑傕藥之，絞糞汁飲之乃解。於是遂生嫌隙，而治兵相攻。傕質天子於營，燒宮殿城門，略官寺，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初，汜謀迎天子幸其營，夜有亡告傕者，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，以車三乘迎天子。楊彪曰：「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。舉事當合天下心，諸君作此，非是也。」暹曰：「將軍計定矣。」於是天子一乘，貴人伏氏一乘，賈詡、左靈一乘，其餘皆步從。是日，傕復移乘輿幸北塢，使校尉監塢門，內外隔絕。諸侍臣皆有饑色，時盛暑熱，人盡寒心。帝求米五斛、牛骨五具以賜左右，傕曰：「朝餔上飯，何用米為？」乃與腐牛骨，皆臭不可食。帝大怒，欲詰責之。侍中楊琦上封事曰：「傕，邊鄙之人，習於夷風，今又自知所犯悖逆，常有怏怏之色，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。臣願陛下忍之，未可顯其罪也。」帝納之。初，傕屯黃白城，故謀欲徙之。傕以司徒趙溫不與己同，乃內溫塢中。溫聞傕欲移乘輿，與傕書曰：「公前託為董公報讎，然實屠陷王城，殺戮大臣，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。今爭睚眥之隙，以成千鈞之讎，民在塗炭，各不聊生，曾不改寤，遂成禍亂。朝廷仍下明詔，欲令和解，詔命不行，恩澤日損，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，此誠老夫所不解也。於易，一過為過，再為涉，三而弗改，滅其頂，凶。不如早共和解，引兵還屯，上安萬乘，下全生民，豈不幸甚！」傕大怒，欲遣人害溫。其從弟應，溫故掾也，諫之數日乃止。帝聞溫與傕書，問侍中常洽曰：「傕弗知臧否，溫言太切，可為寒心。」對曰：「李應已解之矣。」帝乃恱之。傕使公卿詣汜請和，汜皆執之。華嶠漢書曰：汜饗公卿，議欲攻傕。楊彪曰：「羣臣共鬬，一人劫天子，一人質公卿，此可行乎？」汜怒，欲手刃之，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，汜乃歸之。相攻擊連月，死者萬數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傕性喜鬼恠左道之術，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，祠祭六丁，符劾厭勝之具，無所不為。又於朝廷省門外，為董卓作神坐，數以牛羊祠之，訖，過省閤問起居，求入見。傕帶三刀，手復與鞭合持一刃。侍中、侍郎見傕帶仗，皆惶恐，亦帶劒持刀，先入在帝側。傕對帝，或言「明陛下」，或言「明帝」，為帝說郭汜無狀，帝亦隨其意荅應之。傕喜，出言「明陛下真賢聖主」，意遂自信，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。雖然，猶不欲令近臣帶劒在帝邊，謂人言「此曹子將欲圖我邪？而皆持刀也」。侍中李禎，傕州里，素與傕通，語傕「所以持刀者，軍中不可不爾，此國家故事」。傕意乃解。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，有專對之才，遣令和傕、汜。酈先詣汜，汜受詔命。詣傕，傕不肯，曰：「我有討呂布之功，輔政四年，三輔清靜，天下所知也。郭多，盜馬虜耳，何敢乃欲與吾等邪？必欲誅之。君為涼州人，觀吾方略士衆，足辦多不？多又劫質公卿，所為如是，而君苟欲利郭多，李傕有膽自知之。」酈荅曰：「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，不思患難，以至於斃。近董公之彊，明將軍目所見，內有王公以為內主，外有董旻、承、璜以為鯁毒，呂布受恩而反圖之，斯須之間，頭縣竿端，此有勇而無謀也。今將軍身為上將，把鉞仗節，子孫握權，宗族荷寵，國家好爵而皆據之。今郭多劫質公卿，將軍脅至尊，誰為輕重邪？張濟與郭多、楊定有謀，又為冠帶所附。楊奉，白波帥耳，猶知將軍所為非是，將軍雖拜寵之，猶不肯盡力也。」傕不納酈言，而呵之令出。酈出，詣省門，白傕不肯從詔，辭語不順。侍中胡邈為傕所幸，呼傳詔者令飾其辭。又謂酈曰：「李將軍於卿不薄，又皇甫公為太尉，李將軍力也。」酈荅曰：「胡敬才，卿為國家常伯，輔弼之臣也，語言如此，寧可用邪？」邈曰：「念卿失李將軍意，恐不易耳！我與卿何事者？」酈言：「我累世受恩，身又常在幃幄，君辱臣死，當坐國家，為李傕所殺，則天命也。」天子聞酈荅語切，恐傕聞之，便勑遣酈。酈裁出營門，傕遣虎賁王昌呼之。昌知酈忠直，縱令去，還荅傕，言追之不及。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為大司馬，在三公之右。傕自以為得鬼神之力，乃厚賜諸巫。

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，事泄，遂將兵叛傕。傕衆叛，稍衰弱。張濟自陝和解之，天子乃得出，至新豐、霸陵間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初，天子出到宣平門，當渡橋，汜兵數百人遮橋問「是天子邪」？車不得前。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，侍中劉艾大呼云：「是天子也。」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。帝言諸兵：「汝不郤，何敢迫近至尊邪？」汜等兵乃郤。旣度橋，士衆咸呼萬歲。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。天子奔奉營，奉擊汜，破之。汜走南山，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。傕、汜悔遣天子，復相與和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。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、胡才、李樂等合，與傕、汜大戰。奉兵敗，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，略宮人入弘農。獻帝紀曰：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。三輔決錄注曰：瑞字君榮，扶風人，世為學門。瑞少傳家業，博達無所不通，仕歷顯位。卓旣誅，遷大司農，為三老。每三公缺，瑞常在選中。太尉周忠、皇甫嵩，司徒淳于嘉、趙溫，司空楊彪、張喜等為公，皆辭拜讓瑞。天子都許，追論瑞功，封子萌澹津亭侯。萌字文始，亦有才學，與王粲善。臨當就國，粲作詩以贈萌，萌有荅，在粲集中。天子走陝，北渡河，失輜重，步行，唯皇后貴人從，至大陽，止人家屋中。獻帝紀曰：初，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，太尉楊彪曰：「臣弘農人，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，非萬乘所當從也。」劉艾曰：「臣前為陝令，知其危險，有師猶有傾覆，況今無師，太尉謀是也。」乃止。及當北渡，使李樂具船。天子步行趨河岸，岸高不得下，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。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，一手持十匹絹，乃取德絹連續為輦。行軍校尉尚弘多力，令弘居前負帝，乃得下登船。其餘不得渡者甚衆，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，皆爭攀船，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，舟中之指可掬。奉、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，御乘牛車。太尉楊彪、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。以暹為征東、才為征西、樂征北將軍，並與奉、承持政。遣融至弘農與傕、汜等連和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，及乘輿車馬數乘。是時蝗蟲起，歲旱無穀，從官食棗菜。魏書曰：乘輿時居棘籬中，門戶無關閉。天子與羣臣會，兵士伏籬上觀，互相鎮壓以為笑。諸將專權，或擅笞殺尚書。司隷校尉出入，民兵抵擲之。諸將或遣婢詣省閤，或自齎酒啖，過天子飲，侍中不通，喧呼罵詈，遂不能止。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，求其禮遺。醫師、走卒皆為校尉，御史刻印不供，乃以錐畫，示有文字，或不時得也。諸將不能相率，上下亂，糧食盡。奉、暹、承乃以天子還洛陽。出箕關，下軹道，張楊以食迎道路，拜大司馬。語在楊傳。天子入洛陽，宮室燒盡，街陌荒蕪，百官披荊棘，依丘牆間。州郡各擁兵自為，莫有至者。饑窮稍甚，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，或饑死牆壁閒。

太祖乃迎天子都許。暹、奉不能奉王法，各出奔，寇徐、揚閒，為劉備所殺。英雄記曰：備誘奉與相見，因於坐上執之。暹失奉勢，孤，時欲走還并州，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。董承從太祖歲餘，誅。建安二年，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傕，夷三族。典略曰：傕頭至，有詔高縣。汜為其將五習所襲，死於郿。濟饑餓，至南陽寇略，為穰人所殺，從子繡攝其衆。才、樂留河東，才為怨家所殺，樂病死。遂、騰自還涼州，更相寇，後騰入為衞尉，子超領其部曲。十六年，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，太祖征破之。語在武紀。遂奔金城，為其將所殺。超據漢陽，騰坐夷三族。趙衢等舉義兵討超，超走漢中從張魯，後奔劉備，死於蜀。

袁紹傳

袁紹字本初，汝南汝陽人也。高祖父安，為漢司徒。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，由是勢傾天下。華嶠漢書曰：安字邵公，好學有威重。明帝時為楚郡太守，治楚王獄，所申理者四百餘家，皆蒙全濟，安遂為名臣。章帝時至司徒，生蜀郡太守京。京弟敞為司空。京子陽，太尉。陽四子：長子平，平弟成，左中郎將，並早卒；成弟逢，逢弟隗，皆為公。　魏書曰：自安以下，皆博愛容衆，無所揀擇；賔客入其門，無賢愚皆得所欲，為天下所歸。紹即逢之庶子，術異母兄也，出後成為子。　英雄記曰：成字文開，壯健有部分，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兾以下皆與結好，言無不從。故京師為作諺曰：「事不諧，問文開。」紹有姿皃威容，能折節下士，士多附之，太祖少與交焉。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，英雄記曰：紹生而父死，二公愛之。幼使為郎，弱冠除濮陽長，有清名。遭母喪，服竟，又追行父服，凡在冢廬六年。禮畢，隱居洛陽，不妄通賔客，非海內知名，不得相見。又好游俠，與張孟卓、何伯求、吳子卿、許子遠、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。不應辟命。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：「袁本初坐作聲價，不應呼召而養死士，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？」紹叔父隗聞之，責數紹曰：「汝且破我家！」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。　臣松之案：魏書云「紹，逢之庶子，出後伯父成」。如此記所言，則似實成所生。夫人追服所生，禮無其文，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！二書未詳孰是。稍遷中軍校尉，至司隷。

靈帝崩，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，續漢書曰：紹使客張津說進曰：「黃門、常侍秉權日乆，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，將軍宜整頓天下，為海內除患。」進以為然，遂與紹結謀。太后不從。乃召董卓，欲以脅太后。常侍、黃門聞之，皆詣進謝，唯所錯置。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，至于再三，而進不許，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，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，當入禁中，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。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，召進入議，遂殺之，宮中亂。九州春秋曰：初紹說進曰：「黃門、常侍累世太盛，威服海內，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，但坐言語漏泄，以五營士為兵故耳。五營士生長京師，服畏中人，而竇氏反用其鋒，遂果叛走歸黃門，是以自取破滅。今將軍以元舅之尊，二府並領勁兵，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，樂盡死力，事在掌握，天贊其時也。今為天下誅除貪穢，功勳顯著，垂名後世，雖周之申伯，何足道哉？今大行在前殿，將軍以詔書領兵衞守，可勿入宮。」進納其言，後更狐疑。紹懼進之改變，脅進曰：「今交搆已成，形勢已露，將軍何為不早決之？事留變生，後機禍至。」進不從，遂敗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，欲以迫出珪等。珪等不出，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。紹旣斬宦者所署司隷校尉許相，遂勒兵捕諸閹人，無少長皆殺之。或有無鬚而誤死者，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，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。其濫如此。死者二千餘人。急追珪等，珪等悉赴河死。帝得還宮。

董卓呼紹，議欲廢帝，立陳留王。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，紹偽許之，曰：「此大事，出當與太傅議。」卓曰：「劉氏種不足復遺。」紹不應，橫刀長揖而去。獻帝春秋曰：卓欲廢帝，謂紹曰：「皇帝沖闇，非萬乘之主。陳留王猶勝，今欲立之。人有小智，大或癡，亦知復何如，為當且爾；卿不見靈帝乎？念此令人憤毒！」紹曰；「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，恩澤深渥，兆民戴之來乆。今帝雖幼沖，未有不善宣聞天下，公欲廢適立庶，恐衆不從公議也。」卓謂紹曰：「豎子！天下事豈不決我？我今為之，誰敢不從？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！」紹曰：「天下健者，豈唯董公？」引佩刀橫揖而出。　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搆嫌隙，故卓與之諮謀。若但以言議不同，便罵為豎子，而有推刃之心，及紹復荅，屈彊為甚，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？且如紹此言，進非亮正，退違詭遜，而顯其競爽之旨，以觸哮闞之鋒，有志功業者，理豈然哉！此語，妄之甚矣。紹旣出，遂亡奔兾州。侍中周毖、城門校尉伍瓊、議郎何顒等，皆名士也，卓信之，而陰為紹，乃說卓曰：「夫廢立大事，非常人所及。紹不達大體，恐懼故出奔，非有他志也。今購之急，勢必為變。袁氏樹恩四世，門世故吏徧於天下，若収豪傑以聚徒衆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則山東非公之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一郡守，則紹喜於免罪，必無患矣。」卓以為然，乃拜紹勃海太守，封邟鄉侯。

紹遂以勃海起兵，將以誅卓。語在武紀。紹自號車騎將軍，主盟，與兾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，遣使奉章詣虞，虞不敢受。後馥軍安平，為公孫瓚所敗。瓚遂引兵入兾州，以討卓為名，內欲襲馥。馥懷不自安。英雄記曰：逢紀說紹曰：「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，不據一州，無以自全。」紹荅云：「兾州兵彊，吾士饑乏，設不能辦，無所容立。」紀曰：「可與公孫瓚相聞，導使來南，擊取兾州。公孫必至而馥懼矣，因使說利害，為陳禍福，馥必遜讓。於此之際，可據其位。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。會卓西入關，紹還軍延津，因馥惶遽，使陳留高幹、頴川荀諶等說馥曰：「公孫瓚乘勝來向南，而諸郡應之，袁車騎引軍東向，此其意不可知，竊為將軍危之。」馥曰：「為之柰何？」諶曰：「公孫提燕、代之卒，其鋒不可當。袁氏一時之傑，必不為將軍下。夫兾州，天下之重資也，若兩雄并力，兵交於城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夫袁氏，將軍之舊，且同盟也，當今為將軍計，莫若舉兾州以讓袁氏。袁氏得兾州，則瓚不能與之爭，必厚德將軍。兾州入於親交，是將軍有讓賢之名，而身安於泰山也。願將軍勿疑！」馥素恇怯，因然其計。馥長史耿武、別駕閔純、治中李歷諫馥曰：「兾州雖鄙，帶甲百萬，穀支十年。袁紹孤客窮軍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，絕其哺乳，立可餓殺。柰何乃欲以州與之？」馥曰：「吾，袁氏故吏，且才不如本初，度德而讓，古人所貴，諸君獨何病焉！」從事趙浮、程奐請以兵拒之，馥又不聽。乃讓紹，九州春秋曰：馥遣都督從事趙浮、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。浮等聞馥欲以兾州與紹，自孟津馳東下。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，浮等從後來，船數百艘，衆萬餘人，整兵鼓夜過紹營，紹甚惡之。浮等到，謂馥曰：「袁本初軍無斗糧，各己離散，雖有張楊、於扶羅新附，未肯為用，不足敵也。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，旬日之間，必土崩瓦解；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，何憂何懼！」馥不從，乃避位，出居趙忠故舍。遣子齎兾州印綬於黎陽與紹。紹遂領兾州牧。

從事沮授沮音葅。說紹曰：「將軍弱冠登朝，則播名海內；值廢立之際，則忠義奮發；單騎出奔，則董卓懷怖；濟河而北，則勃海稽首。振一郡之卒，撮兾州之衆，威震河朔，名重天下。雖黃巾猾亂，黑山跋扈，舉軍東向，則青州可定；還討黑山，則張燕可滅；回衆北首，則公孫必喪；震脅戎狄，則匈奴必從。橫大河之北，合四州之地，收英雄之才，擁百萬之衆，迎大駕於西京，復宗廟於洛邑，號令天下，以討未復，以此爭鋒，誰能敵之？比及數年，此功不難。」紹喜曰：「此吾心也。」即表授為監軍、奮威將軍。獻帝傳曰：沮授，廣平人，少有大志，多權略。仕州別駕，舉茂才，歷二縣令，又為韓馥別駕，表拜騎都尉。袁紹得兾州，又辟焉。　英雄記曰：是時年號初平，紹字本初，自以為年與字合，必能克平禍亂。卓遣執金吾胡母班、將作大匠吳脩齎詔書喻紹，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。漢末名士錄曰：班字季皮，太山人，少與山陽度尚、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，振濟人士，世謂之八厨。　謝承後漢書曰：班，王匡之妹夫，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，解釋義兵。匡受袁紹旨，收班繫獄，欲殺之以徇軍。班與匡書云：「自古已來，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。劉向傳曰『擲鼠忌器』，器猶忌之，況卓今處宮闕之內，以天子為藩屏，幼主在宮，如何可討？僕與太傅馬公、太僕趙岐、少府陰脩俱受詔命。關東諸郡雖實嫉卓，猶以銜奉王命，不敢玷辱。而足下獨囚僕於獄，欲以釁鼓，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。僕與董卓有何親戚，義豈同惡？而足下張虎狼之口，吐長蛇之毒，恚卓遷怒，何甚酷哉！死，人之所難，然恥為狂夫所害。若亡者有靈，當訴足下於皇天。夫婚姻者禍福之機，今日著矣。曩為一體，今為血讎。亡人子二人，則君之甥，身沒之後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。」匡得書，抱班二子而泣。班遂死於獄。班甞見太山府君及河伯，事在搜神記，語多不載。卓聞紹得關東，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。當是時，豪俠多附紹，皆思為之報，州郡鋒起，莫不假其名。馥懷懼，從紹索去，往依張邈。英雄記曰：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。漢先時為馥所不禮，內懷怨恨，且欲邀迎紹意，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，拔刃登屋。馥走上樓，收得馥大兒，槌折兩脚。紹亦立收漢，殺之。馥猶憂怖，故報紹索去。後紹遣使詣邈，有所計議，與邈耳語。馥在坐上，謂見圖構，無何起至溷自殺。英雄記曰：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，大破之，還屯廣宗，改易守令，兾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，開門受之。紹自往征瓚，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。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陣，騎為兩翼，左右各五千餘匹，白馬義從為中堅，亦分作兩校，左射右，右射左，旌旗鎧甲，光照天地。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，彊弩千張夾承之，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。義乆在涼州，曉習羌鬬，兵皆驍銳。瓚見其兵少，便放騎欲陵蹈之。義兵皆伏楯下不動，未至數十步，乃同時俱起，揚塵大叫，直前衝突，彊弩雷發，所中必倒，臨陣斬瓚所署兾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。瓚軍敗績，步騎奔走，不復還營。義追至界橋；瓚殿兵還戰橋上，義復破之，遂到瓚營，拔其牙門，營中餘衆皆復散走。紹在後，未到橋十數里，下馬發鞍，見瓚已破，不為設備，惟帳下彊弩數十張，大戟士百餘人自隨。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，便圍紹數重，弓矢雨下。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郤入空垣，紹以兜鍪撲地曰：「大丈夫當前鬬死，而入牆間，豈可得活乎？」彊弩乃亂發，多所殺傷。瓚騎不知是紹，亦稍引郤；會麴義來迎，乃散去。瓚每與虜戰，常乘白馬，追不虛發，數獲戎捷，虜相告云「當避白馬」。因虜所忌，簡其白馬數千匹，選騎射之士，號為白馬義從；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，瓚有健騎數千，多乘白馬，故以號焉。紹旣破瓚，引軍南到薄落津，方與賔客諸將共會，聞魏郡兵反，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，遂殺太守栗成。賊十餘部，衆數萬人，聚會鄴中。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，皆憂怖失色，或起啼泣，紹容皃不變，自若也。賊陶升者，故內黃小吏也，有善心，獨將部衆踰西城入，閉守州門，不內他賊，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，身自扞衞，送到斥丘乃還。紹到，遂屯斥丘，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。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，圍攻五日，破之，斬毒及長安所署兾州牧壺壽。遂尋山北行，薄擊諸賊左髭丈八等，皆斬之。又擊劉石、青牛角、黃龍、左校、郭大賢、李大目、于氐根等，皆屠其屯壁，奔走得脫，斬首數萬級。紹復還屯鄴。初平四年，天子使太傅馬日磾、太僕趙岐和解關東。岐別詣河北，紹出迎於百里上，拜奉帝命。岐住紹營，移書告瓚。瓚遣使具與紹書曰：「趙太僕以周召之德，銜命來征，宣揚朝恩，示以和睦，曠若開雲見日，何喜如之？昔賈復、寇恂亦爭士卒，欲相危害，遇光武之寬，親俱陛見，同輿共出，時人以為榮。自省邊鄙，得與將軍共同此福，此誠將軍之眷，而瓚之幸也。」麴義後恃功而驕恣，紹乃殺之。

初，天子之立非紹意，及在河東，紹遣潁川郭圖使焉。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，紹不從。獻帝傳云：沮授說紹曰：「將軍累葉輔弼，世濟忠義。今朝廷播越，宗廟毀壞，觀諸州郡外託義兵，內圖相滅，未有存主卹民者。且今州城粗定，宜迎大駕，安宮鄴都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畜士馬以討不庭，誰能禦之！」紹恱，將從之。郭圖、淳于瓊曰：「漢室陵遲，為日乆矣，今欲興之，不亦難乎！且今英雄據有州郡，衆動萬計，所謂秦失其鹿，先得者王。若迎天子以自近，動輙表聞，從之則權輕，違之則拒命，非計之善者也。」授曰：「今迎朝廷，至義也，又於時宜大計也，若不早圖，必有先人者也。夫權不失機，功在速捷，將軍其圖之！」紹弗能用。案此書稱郭圖之計，則與本傳違也。會太祖迎天子都許，收河南地，關中皆附。紹悔，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，太祖拒之。天子以紹為太尉，轉為大將軍，封鄴侯，獻帝春秋曰：紹恥班在太祖下，怒曰；「曹操當死數矣，我輒救存之，今乃背恩，挾天子以令我乎！」太祖聞，而以大將軍讓於紹。紹讓侯不受。頃之。擊破瓚於易京，井其衆。典略曰：自此紹貢御希慢，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：「赤德衰盡，袁為黃胤，宜順天意。」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。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，紹乃殺苞以自解。　九州春秋曰：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，趙融聞之曰：「賢人者，君子之望也。不禮賢，是失君子之望也。夫有為之君，不敢失萬民之歡心，況於君子乎？失君子之望，難乎以有為也。」　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，辭云：「德行不虧缺，變故自難常。鄭康成行酒，伏地氣絕，郭景圖命盡於園桑。」如此之文，則玄無病而卒。餘書不見，故載錄之。出長子譚為青州，沮授諫紹：「必為禍始。」紹不聽，曰：「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。」　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：「世稱一兔走衢，萬人逐之，一人獲之，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且年均以賢，德均則卜，古之制也。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，下思逐兔分定之義。」紹曰：「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，以觀其能。」授出曰：「禍其始此乎！」譚始至青州，為都督，未為刺史，後太祖拜為刺史。其土自河而西，蓋不過平原而已。遂北排田楷，東攻孔融，曜兵海隅，是時百姓無主，欣戴之矣。然信用羣小，好受近言，肆志奢淫，不知稼穡之艱難。華彥、孔順皆姦佞小人也，信以為腹心；王脩等備官而已。然能接待賔客，慕名敬士。使婦弟領兵在內，至令草竊，巿井而外，虜掠田野；別使兩將募兵下縣，有賂者見免，無者見取，貧弱者多，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，放兵捕索如獵鳥獸。邑有萬戶者，著籍不盈數百，收賦納稅，參分不入一。招命賢士，不就；不彊棄軍期，安居族黨，亦不能罪也。又以中子熈為幽州，甥高幹為并州。衆數十萬，以審配、逢紀統軍事，田豐、荀諶、許攸為謀主，顏良、文醜為將率，簡精卒十萬，騎萬匹，將攻許。世語曰：紹步卒五萬，騎八千。孫盛評曰：案魏武謂崔琰曰「昨案貴州戶籍，可得三十萬衆」。由此推之，但兾州勝兵已如此，況兼幽、并及青州乎？紹之大舉，必悉師而起，十萬近之矣。　獻帝傳曰：紹將南師，沮授、田豐諫曰：「師出歷年，百姓疲弊，倉庾無積，賦役方殷，此國之深憂也。宜先遣使獻捷天子，務農逸民；若不得通，乃表曹氏隔我王路，然後進屯黎陽，漸營河南，益作舟船，繕治器械，分遣精騎，鈔其邊鄙，令彼不得安，我取其逸。三年之中，事可坐定也。」審配、郭圖曰：「兵書之法，十圍五攻，敵則能戰。今以明公之神武，跨河朔之彊衆，以伐曹氏。譬若覆手，今不時取，後難圖也。」授曰：「蓋救亂誅暴，謂之義兵；恃衆憑彊，謂之驕兵。兵義無敵，驕者先滅。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，今舉兵南向，於義則違。且廟勝之策，不在彊弱。曹氏法令旣行，士卒精練，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。今棄萬安之術，而興無名之兵，竊為公懼之！」圖等曰：「武王伐紂，不曰不義，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！且公師武臣竭力，將士憤怒，人思自騁，而不及時早定大業，慮之失也。夫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，此越之所以霸，吳之所以亡也。監軍之計，計在持牢，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。」紹從之。圖等因是譖授「監統內外，威震三軍，若其浸盛，何以制之？夫臣與主不同者昌，主與臣同者亡，此黃石之所忌也。且御衆於外，不宜知內。」紹疑焉。乃分監軍為三都督，使授及郭圖、淳于瓊各典一軍，遂合而南。

先是，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。術死，備殺刺史車胄，引軍屯沛。紹遣騎佐之。太祖遣劉岱、王忠擊之，不克。建安五年，太祖自東征備。田豐說紹襲太祖後，紹辭以子疾，不許，豐舉杖擊地曰：「夫遭難遇之機，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，惜哉！」太祖至，擊破備；備奔紹。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：「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，忠臣慮難以立權。曩者彊秦弱主，趙高執柄，專制朝命，威福由己，終有望夷之禍，汙辱至今。及臻呂后，祿、產專政，擅斷萬機，決事省禁，下陵上替，海內寒心。於是絳侯、朱虛興威奮怒，誅夷逆亂，尊立太宗，故能道化興隆，光明顯融，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。司空曹操，祖父騰，故中常侍，與左悺、徐璜並作妖孽，饕餮放橫，傷化虐民。父嵩，乞匄攜養，因贓假位，輿金輦璧，輸貨權門，竊盜鼎司，傾覆重器。操贅閹遺醜，本無令德，僄狡鋒俠，好亂樂禍。幕府昔統鷹揚，掃夷凶逆。續遇董卓侵官暴國，於是提劒揮鼓，發命東夏，方收羅英雄，棄瑕錄用，故遂與操參咨策略，謂其鷹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至乃愚佻短慮，輕進易退，傷夷折衂，數喪師徒。幕府輙復分兵命銳，脩完補輯，表行東郡太守、兖州刺史，被以虎文，授以偏師，獎蹙威柄，兾獲秦師一克之報。而操遂乘資跋扈，肆行酷裂，割剥元元，殘賢害善。故九江太守邊讓，英才俊逸，天下知名，以直言正色，論不阿諂，身被梟縣之戮，妻孥受灰滅之咎。自是士林憤痛，民怨彌重，一夫奮臂，舉州同聲，故躬破於徐方，地奪於呂布，仿偟東裔，蹈據無所。幕府唯彊幹弱枝之義，且不登叛人之黨，故復援旌擐甲，席卷赴征，金鼓響震，布衆破沮，拯其死亡之患，復其方伯之任，是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，而有大造於操也。後會鑾駕東反，羣虜亂政。時兾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離局，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，使繕脩郊廟，翼衞幼主。而便放志專行，脅遷省禁，卑侮王官，敗法亂紀，坐召三臺，專制朝政，爵賞由心，刑戮在口，所愛光五宗，所惡滅三族，羣談者蒙顯誅，腹議者蒙隱戮，道路以目，百寮鉗口，尚書記朝會，公卿充員品而已。故太尉楊彪，歷典三司，享國極位，操因睚眥，被以非罪，榜楚并兼，五毒俱至，觸情放慝，不顧憲章。又議郎趙彥，忠諫直言，議有可納，故聖朝含聽，改容加錫，操欲迷奪時權，杜絕言路，擅收立殺，不俟報聞。又梁孝王，先帝母弟，墳陵尊顯，松栢桑梓，猶宜恭肅，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，破棺裸尸，略取金寶，至令聖朝流涕，士民傷懷。又署發丘中郎將、摸金校尉，所過墮突，無骸不露。身處三公之官，而行桀虜之態，殄國虐民，毒流人鬼。加其細政苛慘，科防互設，繒繳充蹊，坑穽塞路，舉手挂網羅，動足蹈機陷，是以兖、豫有無聊之民，帝都有吁嗟之怨。歷觀古今書籍，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，於操為甚。幕府方詰外姦，未及整訓，加意含覆，兾可彌縫。而操豺狼野心，潛苞禍謀，乃欲撓折棟梁，孤弱漢室，除滅中正，專為梟雄。往歲伐鼓北征，討公孫瓚，彊禦桀逆，拒圍一年。操因其未破，陰交書命，欲託助王師，以相掩襲，故引兵造河，方舟北濟。會其行人發路，瓚亦梟夷，故使鋒芒挫縮，厥圖不果。屯據敖倉，阻河為固，乃欲以螳蜋之斧，禦隆車之隧。幕府奉漢威靈，折衝宇宙，長戟百萬，胡騎千羣，奮中黃、育、獲之材，騁良弓勁弩之勢，并州越太行，青州涉濟、漯，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，荊州下宛、葉而掎其後，雷震虎步，並集虜庭，若舉炎火以焫飛蓬，覆滄海而沃熛炭，有何不消滅者哉？當今漢道陵遲，綱弛紀絕。操以精兵七百，圍守宮闕，外稱陪衞，內以拘執，懼其篡逆之禍，因斯而作。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，烈士立功之會也，可不勗哉！」此陳琳之辭。

紹進軍黎陽，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。沮授又諫紹：「良性促狹，雖驍勇不可獨任。」紹不聽。太祖救延，與良戰，破斬良。獻帝傳曰：紹臨發，沮授會其宗族，散資財以與之曰：「夫勢在則威無不加，勢亡則不保一身，哀哉！」其弟宗曰：「曹公士馬不敵，君何懼焉！」授曰：「以曹兖州之明略，又挾天子以為資，我雖克公孫，衆實疲弊，而將驕主忲，軍之破敗，在此舉也。揚雄有言，『六國蚩蚩，為嬴弱姬』，今之謂也。」紹渡河，壁延津南，使劉備、文醜挑戰。太祖擊破之，斬醜，再戰，禽紹大將。紹軍大震。獻帝傳曰：紹將濟河，沮授諫曰：「勝負變化，不可不詳。今宜留屯延津，分兵官渡，若其克獲，還迎不晚，設其有難，衆弗可還。」紹弗從。授臨濟歎曰：「上盈其志，下務其功，悠悠黃河，吾其反乎？」遂以疾辭。紹恨之，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。太祖還官渡。沮授又曰：「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，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；南利在於急戰，北利在於緩搏。宜徐持乆，曠以日月。」紹不從。連營稍前，逼官渡，合戰，太祖軍不利，復壁。紹為高櫓，起土山，射營中，營中皆蒙楯，衆大懼。太祖乃為發石車，擊紹樓，皆破，紹衆號曰霹靂車。魏氏春秋曰：以古有矢石，又傳言「旝動而鼓」，說文曰「旝，發石也」，於是造發石車。紹為地道，欲襲太祖營。太祖輙於內為長塹以拒之，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，大破之，盡焚其穀。太祖與紹相持日乆，百姓疲乏，多叛應紹，軍食乏。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，沮授說紹：「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，以斷曹公之鈔。」紹復不從。瓊宿烏巢，去紹軍四十里。太祖乃留曹洪守，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。紹遣騎救之，敗走。破瓊等，悉斬之。太祖還，未至營，紹將高覽、張郃等率其衆降。紹衆大潰，紹與譚單騎退渡河。餘衆偽降，盡坑之。張璠漢紀云：殺紹卒凡八萬人。沮授不及紹渡，為人所執，詣太祖，獻帝傳云：授大呼曰：「授不降也，為軍所執耳！」太祖與之有舊，逆謂授曰：「分野殊異，遂用圮絕，不圖今日乃相禽也！」授對曰：「兾州失策，以取奔北。授智力俱困，宜其見禽耳。」太祖曰：「本初無謀，不用君計，今喪亂過紀，國家未定，當相與圖之。」授曰：「叔父、母、弟，縣命袁氏，若蒙公靈，速死為福。」太祖歎曰：「孤早相得，天下不足慮。」太祖厚待之。後謀還袁氏，見殺。

初，紹之南也，田豐說紹曰：「曹公善用兵，變化無方，衆雖少，未可輕也，不如以乆持之。將軍據山河之固，擁四州之衆，外結英雄，內脩農戰，然後簡其精銳，分為奇兵，乘虛迭出，以擾河南，救右則擊其左，救左則擊其右，使敵疲於奔命，民不得安業；我未勞而彼已困，不及二年，可坐克也。今釋廟勝之策，而決成敗於一戰，若不如志，悔無及也。」紹不從。豐懇諫，紹怒甚，以為沮衆，械繫之。紹軍旣敗，或謂豐曰：「君必見重。」豐曰：「若軍有利，吾必全，今軍敗，吾其死矣。」紹還，謂左右曰：「吾不用田豐言，果為所笑。」遂殺之。先賢行狀曰：豐字元皓，鉅鹿人，或云勃海人。豐天姿瓌傑，權略多奇，少喪親，居喪盡哀，日月雖過，笑不至矧。博覽多識，名重州黨。初辟太尉府，舉茂才，遷侍御史。閹宦擅朝，英賢被害，豐乃棄官歸家。袁紹起義，卑辭厚幣以招致豐，豐以王室多難，志存匡救，乃應紹命，以為別駕。勸紹迎天子，紹不納。紹後用豐謀，以平公孫瓚。逢紀憚豐亮直，數讒之於紹，紹遂忌豐。紹軍之敗也，土崩奔北，師徒略盡，軍皆拊膺而泣曰：「向令田豐在此，不至於是也。」紹謂逢紀曰：「兾州人聞吾軍敗，皆當念吾，唯田別駕前諫止吾，與衆不同，吾亦慙見之。」紀復曰：「豐聞將軍之退，拊手大笑，喜其言之中也。」紹於是有害豐之意。初，太祖聞豐不從戎，喜曰：「紹必敗矣。」及紹奔遁，復曰：「向使紹用田別駕計，尚未可知也。」　孫盛曰：觀田豐、沮授之謀，雖良、平何以過之？故君貴審才，臣尚量主；君用忠良，則霸王之業隆，臣奉闇后，則覆亡之禍至：存亡榮辱，常必由茲。豐知紹將敗，敗則己必死，甘冒虎口以盡忠規，烈士之於所事，慮不存己。夫諸侯之臣，義有去就，況豐與紹非純臣乎！詩云「逝將去汝，適彼樂土」，言去亂邦，就有道可也。紹外寬雅，有局度，憂喜不形於色，而內多忌害，皆此類也。

兾州城邑多叛，紹復擊定之。自軍敗後發病，七年，憂死。

紹愛少子尚，皃美，欲以為後而未顯。典論曰：譚長而惠，尚少而美。紹妻劉氏愛尚，數稱其才，紹亦奇其皃，欲以為後，未顯而紹死。劉氏性酷妬，紹死，僵尸未殯，寵妾五人，劉盡殺之。以為死者有知，當復見紹於地下，乃髠頭墨靣以毀其形。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。審配、逢紀與辛評、郭圖爭權，配、紀與尚比，評、圖與譚比。衆以譚長，欲立之。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己害，緣紹素意，乃奉尚代紹位。譚至，不得立，自號車騎將軍。由是譚、尚有隙。太祖北征譚、尚。譚軍黎陽，尚少與譚兵，而使逢紀從譚。譚求益兵，配等議不與。譚怒，殺紀。英雄記曰：紀字元圖。初，紹去董卓出奔，與許攸及紀俱詣兾州，紹以紀聦達有計策，甚親信之，與共舉事。後審配任用，與紀不睦。或有讒配於紹，紹問紀，紀稱「配天性烈直，古人之節，不宜疑之」。紹曰：「君不惡之邪？」紀荅曰：「先日所爭者私情，今所陳者國事。」紹善之，卒不廢配。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。太祖渡河攻譚，譚告急於尚。尚欲分兵益譚，恐譚遂奪其衆，乃使審配守鄴，尚自將兵助譚，與太祖相拒於黎陽。自二月至九月，大戰城下，譚、尚敗退，入城守。太祖將圍之，乃夜遁。追至鄴，收其麥，拔陰安，引軍還許。太祖南征荊州，軍至西平。譚、尚遂舉兵相攻，譚敗奔平原。尚攻之急，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。太祖乃還救譚，十月至黎陽。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：「天篤降害，禍難殷流，尊公殂殞，四海悼心。賢胤承統，遐邇屬望，咸欲展布旅力，以投盟主，雖亡之日，猶存之願也。何寤青蠅飛於干旍，無極游於二壘，使股肱分為二體，背膂絕為異身！昔三王五伯，下及戰國，父子相殘，蓋有之矣；然或欲以成王業，或欲以定伯功，或欲以顯宗主，或欲以固冢嗣，未有棄親即異，抏其本根，而能崇業濟功，垂祚後世者也。若齊襄復九世之讎，士匄卒荀偃之事，是故春秋美其義，君子稱其信。夫伯游之恨於齊，未若太公之忿曹；宣子之承業，未若仁君之繼統也。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，豈可忘先君之怨，棄至親之好，為萬世之戒，遺同盟之恥哉！兾州不弟之慠，旣已然矣；仁君當降志辱身，以匡國為務；雖見憎於夫人，未若鄭莊之於姜氏，兄弟之嫌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。然莊公有大隧之樂，象受有鼻之封。願棄捐前忿，遠思舊義，復為母子昆弟如初。」又遺尚書曰：「知變起辛、郭，禍結同生，追閼伯、實沈之蹤，忘常棣死喪之義，親尋干戈，僵尸流血，聞之哽咽，雖存若亡。昔軒轅有涿鹿之戰，周武有商、奄之師，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，非彊弱之事爭，喜怒之忿也。故雖滅親不為尤，誅兄不傷義。今二君初承洪業，纂繼前軌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，退有先公遺恨之負，當唯義是務，唯國是康。何者？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，然後克得其和，能為民用。今青州天性峭急，迷於曲直。仁君度數弘廣，綽然有餘，當以大包小，以優容劣，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，事定之後，乃議曲直之計，不亦善乎！若留神遠圖，克己復禮，當振斾長驅，共獎王室，若迷而不反，違而無改，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，況我同盟，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？此韓盧、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。憤踊鶴望，兾聞和同之聲。若其泰也，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！如其否也，則同盟永無望矣。」譚、尚盡不從。　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：「春秋之義，國君死社稷，忠臣死王命。苟有圖危宗廟，敗亂國家，王綱典律，親踈一也。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、蔡之獄，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。何則？義重人輕，事不得已也。昔衞靈公廢蒯聵而立輙，蒯聵為不道，入戚以篡，衞師伐之。春秋傳曰：『以石曼姑之義，為可以拒之。』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，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。父子猶然，豈況兄弟乎！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，立我將軍以為適嗣，上告祖靈，下書譜牒，先公謂將軍為兄子，將軍謂先公為叔父，海內遠近，誰不備聞？且先公即世之日，我將軍斬衰居廬，而將軍齋于堊室，出入之分，於斯益明。是時凶臣逢紀，妄畫蛇足，曲辭諂媚，交亂懿親，將軍奮赫然之怒，誅不旋時，我將軍亦奉命承旨，加以淫刑。自是之後，癰疽破潰，骨肉無絲髮之嫌，自疑之臣，皆保生全之福。故悉遣彊胡，簡命名將，料整器械，選擇戰士，殫府庫之財，竭食土之實，其所以供奉將軍，何求而不備？君臣相率，共衞旌麾，戰為鴈行，賦為幣主，雖傾倉覆庫，翦剥民物，上下欣戴，莫敢告勞。何則？推戀戀忠赤之情，盡家家肝腦之計，脣齒輔車，不相為賜。謂為將軍心合意同，混齊一體，必當并威偶勢，禦寇寧家。何圖凶險讒慝之人，造飾無端，誘導姦利，至令將軍翻然改圖，忘孝友之仁，聽豺狼之謀，誣先公廢立之言，違近者在喪之位，悖紀綱之理，不顧逆順之節，橫易兾州之主，欲當先公之繼。遂放兵鈔撥，屠城殺吏，交尸盈原，裸民滿野，或有髠𩮜髮膚，割截支體，冤魂痛於幽冥，創痍號於草棘。又乃圖獲鄴城，許賜秦、胡財物婦女，豫有分界。或聞告令吏士云：『孤雖有老母，輙使身體完具而已。』聞此言者，莫不驚愕失氣，悼心揮涕，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，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，無所措其手足；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，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，貽太夫人不測之患，隕先公高世之業。且三軍憤慨，人懷私怒，我將軍辭不獲已，以及館陶之役。是時外為禦難，內實乞罪，旣不見赦，而屠各二三其心，臨陣叛戾。我將軍進退無功，首尾受敵，引軍奔避，不敢告辭。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，貺以緩追之惠，而乃尋蹤躡軌，無所逃命。困獸必鬬，以干嚴行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，此非人力，乃天意也。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，克己復禮，追還孔懷如初之愛；而縱情肆怒，趣破家門，企踵鶴立，連結外讎，散鋒於火，播增毒螫，烽煙相望，涉血千里，遺城厄民，引領悲怨，雖欲勿救，惡得已哉！故遂引軍東轅，保正疆埸，雖近郊壘，未侵境域，然望旌麾，能不永歎？配等備先公家臣，奉廢立之命。而圖等干國亂家，禮有常刑。故奮弊州之賦，以除將軍之疾，若乃天啟于心，早行其誅，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，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。若必不悛，有以國斃，圖頭不縣，軍不旋踵。願將軍詳度事宜，錫以環玦。」　典略曰：譚得書悵然，登城而泣。旣劫於郭圖，亦以兵鋒累交，遂戰不解。尚聞太祖北，釋平原還鄴。其將呂曠、呂翔叛尚歸太祖，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、翔。太祖知譚詐，與結婚以安之，乃引軍還。尚使審配、蘇由守鄴，復攻譚平原。太祖進軍將攻鄴，到洹水，去鄴五十里，由欲為內應，謀泄，與配戰城中，敗，出奔太祖。太祖遂進攻之，為地道，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。配將馮禮開突門，內太祖兵三百餘人，配覺之，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，柵門閉，入者皆沒。太祖遂圍之，為塹，周四十里，初令淺，示若可越。配望而笑之，不出爭利。太祖一夜掘之，廣深二丈，決漳水以灌之，自五月至八月，城中餓死者過半。尚聞鄴急，將兵萬餘人還救之，依西山來，東至陽平亭，去鄴十七里，臨滏水，舉火以示城中，城中亦舉火相應。配出兵城北，欲與尚對決圍。太祖逆擊之，敗還，尚亦破走，依曲漳為營，太祖遂圍之。未合，尚懼，遣陰夔、陳琳乞降，不聽。尚還走濫口，進復圍之急，其將馬延等臨陣降，衆大潰，尚奔中山。盡收其輜重，得尚印綬、節鉞及衣物，以示其家，城中崩沮。配兄子榮守東門，夜開門內太祖兵，與配戰城中，生禽配。配聲氣壯烈，終無撓辭，見者莫不歎息。遂斬之。先賢行狀曰：配字正南，魏郡人，少忠烈慷慨，有不可犯之節。袁紹領兾州，委以腹心之任，以為治中別駕，并總幕府。初，譚之去，皆呼辛毗、郭圖家得出，而辛評家獨被收。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，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，望見太祖兵入，忿辛、郭壞敗兾州，乃遣人馳詣鄴獄，指殺仲治家。是時，辛毗在軍，聞門開，馳走詣獄，欲解其兄家，兄家已死。是日生縛配，將詣帳下，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，罵之曰：「奴，汝今日真死矣！」配顧曰：「狗輩，正由汝曹破我兾州，恨不得殺汝也！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？」有頃，公引見，謂配：「知誰開卿城門？」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曰：「自卿子榮耳。」配曰：「小兒不足用乃至此！」公復謂曰：「曩日孤之行圍，何弩之多也？」配曰：「恨其少耳！」公曰：「卿忠於袁氏父子，亦自不得不爾也。」有意欲活之。配旣無撓辭，而辛毗等號哭不已，乃殺之。初，兾州人張子謙先降，素與配不善，笑謂配曰：「正南，卿竟何如我？」配厲聲曰：「汝為降虜，審配為忠臣，雖死，豈若汝生邪！」臨行刑，叱持兵者令北向，曰：「我君在北。」　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暐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，審配戰於門中，旣敗，逃于井中，於井獲之。　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，袁氏之死臣，豈當數窮之日，方逃身於井，此之難信，誠為易了。不知資、暐之徒竟為何人，未能識別然否，而輕弄翰墨，妄生異端，以行其書。如此之類，正足以誣罔視聽，疑誤後生矣。寔史籍之罪人，達學之所不取者也。高幹以并州降，復以幹為刺史。

太祖之圍鄴也，譚略取甘陵、安平、勃海、河間，攻尚於中山。尚走故安從熈，譚悉收其衆。太祖將討之，譚乃拔平原，并南皮，自屯龍湊。十二月，太祖軍其門，譚不出，夜遁奔南皮，臨清河而屯。十年正月，攻拔之，斬譚及圖等。熈、尚為其將焦觸、張南所攻，奔遼西烏丸。觸自號幽州刺史，驅率諸郡太守令長，背袁向曹，陳兵數萬，殺白馬盟，令曰：「違命者斬！」衆莫敢語，各以次歃。至別駕韓珩，曰：「吾受袁公父子厚恩，今其破亡，智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於義闕矣；若乃北靣於曹氏，所弗能為也。」一坐為珩失色。觸曰：「夫興大事，當立大義，事之濟否，不待一人，可卒珩志，以勵事君。」高幹叛，執上黨太守，舉兵守壺口關。遣樂進、李典擊之，未拔。十一年，太祖征幹。幹乃留其將夏昭、鄧升守城，自詣匈奴單于求救，不得，獨與數騎亡，欲南奔荊州，上洛都尉捕斬之。典略曰：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，以功封侯；其妻哭於室，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。十二年，太祖至遼西擊烏丸。尚、熈與烏丸逆軍戰，敗走奔遼東，公孫康誘斬之，送其首。典略曰：尚為人有勇力，欲奪取康衆，與熈謀曰：「今到，康必相見，欲與兄手擊之，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。」康亦心計曰：「今不取熈、尚，無以為說於國家。」乃先置其精勇於廄中，然後請熈、尚。熈、尚入，康伏兵出，皆縛之，坐於凍地。尚寒，求席，熈曰：「頭顱方行萬里，何席之為！」遂斬首。譚，字顯思。熈，字顯弈。尚，字顯甫。　吳書曰：尚有弟名買，與尚俱走遼東。曹瞞傳云：買，尚兄子。未詳。太祖高韓珩節，屢辟不至，卒於家。先賢行狀曰：珩字子佩，代郡人，清粹有雅量。少喪父母，奉養兄姊，宗族稱孝悌焉。

袁術傳

袁術字公路，司空逢子，紹之從弟也。以俠氣聞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歷職內外，後為折衝校尉、虎賁中郎將。董卓之將廢帝，以術為後將軍；術亦畏卓之禍，出奔南陽。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，術得據其郡。南陽戶口數百萬，而術奢淫肆欲，徵斂無度，百姓苦之。旣與紹有隙，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；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。其兄弟攜貳，舍近交遠如此。吳書曰：時議者以靈帝失道，使天下叛亂，少帝幼弱，為賊臣所立，又不識母氏所出。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，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，使人報術。術觀漢室衰陵，陰懷異志，故外託公義以拒紹。紹復與術書曰：「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，欲海內見再興之主。今西名有幼君，無血脉之屬，公卿以下皆媚事卓，安可復信！但當使兵往屯關要，皆自蹙死於西。東立聖君，太平可兾，如何有疑！又室家見戮，不念子胥，可復北靣乎？違天不祥，願詳思之。」術荅曰：「聖主聦叡，有周成之質。賊卓因危亂之際，威服百寮，此乃漢家小厄之會。亂尚未厭，復欲興之。乃云今主『無血脉之屬』，豈不誣乎！先人以來，弈世相承，忠義為先。太傅公仁慈惻隱，雖知賊卓必為禍害，以信徇義，不忍去也。門戶滅絕，死亡流漫，幸蒙遠近來相赴助，不因此時上討國賊，下刷家恥，而圖於此，非所聞也。又曰『室家見戮，可復北靣』，此卓所為，豈國家哉？君命，天也，天不可讎，況非君命乎！慺慺赤心，志在滅卓，不識其他。」引軍入陳留。太祖與紹合擊，大破術軍。術以餘衆奔九江，殺楊州刺史陳溫，領其州。臣松之案英雄記：「陳溫字元悌，汝南人。先為楊州刺史，自病死。袁紹遣袁遺領州，敗散，奔沛國，為兵所殺。袁術更用陳瑀為楊州。瑀字公瑋，下邳人。瑀旣領州，而術敗於封丘，南向壽春，瑀拒術不納。術退保陰陵，更合軍攻瑀，瑀懼走歸下邳。」如此，則溫不為術所殺，與本傳不同。以張勳、橋蕤等為大將軍。李傕入長安，欲結術為援，以術為左將軍，封陽翟侯，假節，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。術奪日磾節，拘留不遣。三輔決錄注曰：日磾字翁叔，馬融之族子。少傳融業，以才學進。與楊彪、盧植、蔡邕等典校中書，歷位九卿，遂登台輔。　獻帝春秋曰：術從日磾借節觀之，因奪不還，備軍中千餘人，使促辟之。日磾謂術曰：「卿家先世諸公，辟士云何，而言促之，謂公府掾可劫得乎！」從術求去，而術留之不遣；旣以失節屈辱，憂恚而死。

時沛相下邳陳珪，故太尉球弟子也。術與珪俱公族子孫，少共交游，書與珪曰：「昔秦失其政，天下羣雄爭而取之，兼智勇者卒受其歸。今世事紛擾，復有瓦解之勢矣，誠英乂有為之時也。與足下舊交，豈肯左右之乎？若集大事，子實為吾心膂。」珪中子應時在下邳，術並脅質應，圖必致珪。珪荅書曰：「昔秦末世，肆暴恣情，虐流天下，毒被生民，下不堪命，故遂土崩。今雖季世，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。曹將軍神武應期，興復典刑，將撥平凶慝，清定海內，信有徵矣。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，匡翼漢室，而陰謀不軌，以身試禍，豈不痛哉！若迷而知反，尚可以免。吾備舊知，故陳至情，雖逆於耳，肉骨之惠也。欲吾營私阿附，有犯死不能也。」

興平二年冬，天子敗於曹陽。術會羣下謂曰：「今劉氏微弱，海內鼎沸。吾家四世公輔，百姓所歸，欲應天順民，於諸君意如何？」衆莫敢對。主簿閻象進曰：「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，積德累功，參分天下有其二，猶服事殷。明公雖弈世克昌，未若有周之盛，漢室雖微，未若殷紂之暴也。」術嘿然不恱。用河內張烱之符命，遂僭號，典略曰：術以袁姓出陳，陳，舜之後，以土承火，得應運之次。又見讖文云：「代漢者，當塗高也。」自以名字當之，乃建號稱仲氏。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。置公卿，祠南北郊。荒侈滋甚，後宮數百皆服綺縠，餘粱肉，九州春秋曰：司隷馮方女，國色也，避亂楊州，術登城見而恱之，遂納焉，甚愛幸。諸婦害其寵，語之曰：「將軍貴人有志節，當時時涕泣憂愁，必長見敬重。」馮氏以為然，後見術輙垂涕，術果以有心志，益哀之。諸婦人因共絞殺，懸之厠梁，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，乃厚加殯斂。而士卒凍餒，江淮間空盡，人民相食。術前為呂布所破，後為太祖所敗，奔其部曲雷薄、陳蘭於灊山，復為所拒，憂懼不知所出。將歸帝號於紹，欲至青州從袁譚，發病道死。魏書曰：術歸帝號於紹曰：「漢之失天下乆矣，天子提挈，政在家門，豪雄角逐，分裂疆宇，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，卒彊者兼之耳。加袁氏受命當王，符瑞炳然。今君擁有四州，民戶百萬，以彊則無與比大，論德則無與比高。曹操欲扶衰拯弱，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？」紹陰然之。　吳書曰：術旣為雷薄等所拒，留住三日，士衆絕糧，乃還至江亭，去壽春八十里。問厨下，尚有麥屑三十斛。時盛暑，欲得蜜漿，又無蜜。坐櫺牀上，歎息良乆，乃大咤曰：「袁術至於此乎！」因頓伏牀下，嘔血斗餘，遂死。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，孫策破勳，復見收視。術女入孫權宮，子燿拜郎中，燿女又配於權子奮。

劉表傳

劉表字景升，山陽高平人也。少知名，號八俊。張璠漢紀曰：表與同郡人張隱、薛郁、王訪、宣靖、公緒恭、劉祇、田林為八交，或謂之八顧。　漢末名士錄云：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、范滂字孟愽、魯國孔昱字世元、勃海苑康字仲真、山陽檀敷字文友、張儉字元節、南陽岑晊字公孝為八友。　謝承漢書曰：表受學於同郡王暢。暢為南陽太守，行過乎儉。表時年十七，進諫曰：「奢不僭上，儉不逼下，蓋中庸之道，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。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，而慕夷齊之末操，無乃皎然自遺於世！」暢荅曰：「以約失之者鮮矣。且以矯俗也。」長八尺餘，姿皃甚偉。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。靈帝崩，代王叡為荊州刺史。是時山東兵起，表亦合兵軍襄陽。司馬彪戰略曰：劉表之初為荊州也，江南宗賊盛，袁術屯魯陽，盡有南陽之衆。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，具羽為華容長，各阻兵作亂。表初到，單馬入宜城，而延中廬人蒯良、蒯越、襄陽人蔡瑁與謀。表曰：「宗賊甚盛，而衆不附，袁術因之，禍今至矣！吾欲徵兵，恐不集，其策安出？」良曰：「衆不附者，仁不足也，附而不治者，義不足也；苟仁義之道行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，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？」表顧問越，越曰：「治平者先仁義，治亂者先權謀。兵不在多，在得人也。袁術勇而無斷，蘇代、具羽皆武人，不足慮。宗賊帥多貪暴，為下所患。越有所素養者，使示之以利，必以衆來。君誅其無道，撫而用之。一州之人，有樂存之心，聞君盛德，必襁負而至矣。兵集衆附，南據江陵，北守襄陽，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。術等雖至，無能為也。」表曰：「子柔之言，雍季之論也。異度之計，臼犯之謀也。」遂使越遣人誘宗賊，至者五十五人，皆斬之。襲取其衆，或即授部曲。唯江夏賊張虎、陳生擁衆據襄陽，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，江南遂悉平。

袁術之在南陽也，與孫堅合從，欲襲奪表州，使堅攻表。堅為流矢所中死，軍敗，術遂不能勝表。李傕、郭汜入長安，欲連表為援，乃以表為鎮南將軍、荊州牧，封成武侯，假節。天子都許，表雖遣使貢獻，然北與袁紹相結。治中鄧羲諫表，表不聽，漢晉春秋曰：表荅羲曰：「內不失貢職，外不背盟主，此天下之達義也。治中獨何怪乎？」羲辭疾而退，終表之世。張濟引兵入荊州界，攻穰城，為流矢所中死。荊州官屬皆賀，表曰：「濟以窮來，主人無禮，至於交鋒，此非牧意，牧受弔，不受賀也。」使人納其衆；衆聞之喜，遂服從。長沙太守張羨叛表，英雄記曰：張羨，南陽人。先作零陵、桂陽長，甚得江、湘間心，然性屈彊不順。表薄其為人，不甚禮也。羨由是懷恨，遂叛表焉。表圍之連年不下。羨病死，長沙復立其子懌，表遂攻并懌，南收零、桂，北據漢川，地方數千里，帶甲十餘萬。英雄記曰：州界羣寇旣盡，表乃開立學官，博求儒士，使綦毋闓、宋忠等撰五經章句，謂之後定。

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，紹遣人求助，表許之而不至，亦不佐太祖，欲保江漢間，觀天下變。從事中郎韓嵩、別駕劉先說表曰：「豪傑並爭，兩雄相持，天下之重在於將軍。將軍若欲有為，起乘其弊可也；若不然，固將擇所從。將軍擁十萬之衆，安坐而觀望。夫見賢而不能助，請和而不得，此兩怨必集於將軍，將軍不得中立矣。夫以曹公之明哲，天下賢俊皆歸之，其勢必舉袁紹，然後稱兵以向江漢，恐將軍不能禦也。故為將軍計者，不若舉州以附曹公，曹公必重德將軍；長享福祚，垂之後嗣，此萬全之策也。」表大將蒯越亦勸表，表狐疑，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。嵩還，深陳太祖威德，說表遣子入質。表疑嵩反為太祖說，大怒，欲殺嵩，考殺隨嵩行者，知嵩無他意，乃止。傅子曰：初表謂嵩曰：「今天下大亂，未知所定，曹公擁天子都許，君為我觀其釁。」嵩對曰：「聖達節，次守節。嵩，守節者也。夫事君為君，君臣名定，以死守之；今策名委質，唯將軍所命，雖赴湯蹈火，死無辭也。以嵩觀之，曹公至明，必濟天下。將軍能上順天子，下歸曹公，必享百世之利，楚國實受其祐，使嵩可也；設計未定，嵩使京師，天子假嵩一官，則天子之臣，而將軍之故吏耳。在君為君，則嵩守天子之命，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。唯將軍重思，無負嵩。」表遂使之，果如所言，天子拜嵩侍中，遷零陵太守，還稱朝廷、曹公之德也。表以為懷貳，大會寮屬數百人，陳兵見嵩，盛怒，持節將斬之，數曰：「韓嵩敢懷貳邪！」衆皆恐，欲令嵩謝。嵩不動，謂表曰：「將軍負嵩，嵩不負將軍！」具陳前言。表怒不已，其妻蔡氏諫之曰：「韓嵩，楚國之望也；且其言直，誅之無辭。」表乃弗誅而囚之。表雖外皃儒雅，而心多疑忌，皆此類也。

劉備奔表，表厚待之，然不能用。漢晉春秋曰：太祖之始征柳城，劉備說表使襲許，表不從。及太祖還，謂備曰：「不用君言，故失此大會也。」備曰：「今天下分裂，日尋干戈，事會之來，豈有終極乎？若能應之於後者，則此未足為恨也。」建安十三年，太祖征表，未至，表病死。

初，表及妻愛少子琮，欲以為後，而蔡瑁、張允為之支黨，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，衆遂奉琮為嗣。琦與琮遂為讎隙。典論曰：表疾病，琦還省疾。琦性慈孝，瑁、允恐琦見表，父子相感，更有託後之意，謂曰：「將軍命君撫臨江夏，為國東藩，其任至重；今釋衆而來，必見譴怒，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，非孝敬也。」遂遏于戶外，使不得見，琦流涕而去。越、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，琮曰：「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，守先君之業，以觀天下，何為不可乎？」巽對曰：「逆順有大體，彊弱有定勢。以人臣而拒人主，逆也；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，其勢弗當也；以劉備而敵曹公，又弗當也。三者皆短，欲以抗王兵之鋒，必亡之道也。將軍自料何與劉備？」琮曰：「吾不若也。」巽曰：「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，則雖保楚之地，不足以自存也；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，則備不為將軍下也。願將軍勿疑。」太祖軍到襄陽，琮舉州降。備走奔夏口。傅子曰：巽子公悌，瓌偉博達，有知人鑒。辟公府，拜尚書郎，後客荊州，以說劉琮之功，賜爵關內侯。文帝時為侍中，太和中卒，巽在荊州，目龐統為半英雄，證裴潛終以清行顯；統遂附劉備，見待次於諸葛亮，潛位至尚書令，並有名德。及在魏朝，魏諷以才智聞，巽謂之必反，卒如其言。巽弟子嘏，別有傳。　漢晉春秋曰：王威說劉琮曰：「曹操得將軍旣降，劉備已走，必懈弛無備，輕行單進；若給威奇兵數千，徼之於險，操可獲也。獲操即威震四海，坐而虎步，中夏雖廣，可傳檄而定，非徒收一勝之功，保守今日而已。此難遇之機，不可失也。」琮不納。　搜神記曰：建安初，荊州童謠曰：「八九年間始欲衰，至十三年無孑遺。」言自中平以來，荊州獨全，及劉表為牧，民又豐樂，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。始衰者，謂劉表妻死，諸將並零落也。十三年無孑遺者，表當又死，因以喪破也。是時，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：「荊州將有大喪。」言語過差，縣以為妖言，繫獄月餘，忽於獄中哭曰：「劉荊州今日死。」華谷去州數百里，即遣馬吏驗視，而劉表果死，縣乃出之。續又歌吟曰：「不意李立為貴人。」後無幾，太祖平荊州，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。

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、封列侯。魏武故事載令曰：「楚有江、漢山川之險，後復先疆與秦爭衡，荊州則其故地。劉鎮南乆用其民矣。身沒之後，諸子鼎峙，雖終難全，猶可引日。青州刺史琮，心高志潔，智深慮廣，輕榮重義，薄利厚德，蔑萬里之業，忽三軍之衆，篤中正之體，敦令名之譽，上耀先君之遺塵，下圖不朽之餘祚；鮑永之棄并州，竇融之離五郡，未足以喻也。雖封列侯一州之位，猶恨此寵未副其人；而比有牋求還州。監史雖尊，秩祿未優。今聽所執，表琮為諫議大夫，參同軍事。」蒯越等侯者十五人。越為光祿勳；傅子曰：越，蒯通之後也，深中足智，魁傑有雄姿。大將軍何進聞其名，辟為東曹掾。越勸進誅諸閹官，進猶豫不決。越知進必敗，求出為汝陽令，佐劉表平定境內，表得以彊大。詔書拜章陵太守，封樊亭侯。荊州平，太祖與荀彧書曰：「不喜得荊州，喜得蒯異度耳。」建安十九年卒。臨終，與太祖書，託以門戶。太祖報書曰：「死者反生，生者不愧。孤少所舉，行之多矣。魂而有靈，亦將聞孤此言也。」嵩，大鴻臚；先賢行狀曰：嵩字德高，義陽人。少好學，貧不改操。知世將亂，不應三公之命，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。黃巾起，嵩避難南方，劉表逼以為別駕，轉從事中郎。表郊祀天地，嵩正諫不從，漸見違忤。奉使到許，事在前注。荊州平，嵩疾病，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。羲，侍中；羲，章陵人。先，尚書令；其餘多至大官。零陵先賢傳曰：先字始宗，博學彊記，尤好黃老言，明習漢家典故。為劉表別駕，奉章詣許，見太祖。時賔客並會，太祖問先：「劉牧如何郊天也？」先對曰：「劉牧託漢室肺腑，處牧伯之位，而遭王道未平，羣凶塞路，抱玉帛而無所聘頫，脩章表而不獲達御，是以郊天祀地，昭告赤誠。」太祖曰：「羣凶為誰？」先曰：「舉目皆是。」太祖曰：「今孤有熊羆之士，步騎十萬，奉辭伐罪，誰敢不服？」先曰：「漢道陵遲，羣生憔悴，旣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，綏寧海內，使萬邦歸德，而阻兵安忍，曰莫己若，即蚩尤、智伯復見於今也。」太祖嘿然。拜先武陵太守。荊州平，先始為漢尚書，後為魏國尚書令。先甥同郡周不疑，字元直，零陵人。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，聦明敏達，太祖欲以女妻之，不疑不敢當。太祖愛子倉舒，夙有才智，謂可與不疑為儔。及倉舒卒，太祖心忌不疑，欲除之。文帝諫以為不可，太祖曰：「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。」乃遣刺客殺之。摯虞文章志曰：不疑死時年十七，著文論四首。　世語曰：表死後八十餘年，至晉太康中，表冢見發。表及妻身形如生，芬香聞數里。

評曰：董卓狼戾賊忍，暴虐不仁，自書契已來，殆未之有也。英雄記曰：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，臨洮生卓而銅人毀；世有卓而大亂作，大亂作而卓身滅，抑有以也。袁術奢淫放肆，榮不終己，自取之也。臣松之以為桀、紂無道，秦、莽縱虐，皆多歷年所，然後衆惡乃著。董卓自竊權柄，至于隕斃，計其日月，未盈三周，而禍崇山岳，毒流四海。其殘賊之性，實豺狼不若。「書契未有」，斯言為當。但評旣曰「賊忍」，又云「不仁」，賊忍，不仁，於辭為重。袁術無豪芒之功，纖介之善，而猖狂于時，妄自尊立，固義夫之所扼腕，人鬼之所同疾。雖復恭儉節用，而猶必覆亡不暇，而評但云「奢淫不終」，未足見其大惡。袁紹、劉表咸有威容、器觀，知名當世。表跨蹈漢南，紹鷹揚河朔，然皆外寬內忌，好謀無決，有才而不能用，聞善而不能納，廢嫡立庶，舍禮崇愛，至于後嗣顛蹙，社稷傾覆，非不幸也。昔項羽背范增之謀，以喪其王業；紹之殺田豐，乃甚於羽遠矣！

##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

呂布傳

呂布字奉先，五原郡九原人也。以驍武給并州。刺史丁原為騎都尉，屯河內，以布為主簿，大見親待。靈帝崩，原將兵詣洛陽。英雄記曰：原字建陽。本出自寒家，為人麤略，有武勇，善騎射。為南縣吏，受使不辭難，有警急，追寇虜，輙在其前。裁知書，少有吏用。與何進謀誅諸黃門，拜執金吾。進敗，董卓入京都，將為亂，欲殺原，并其兵衆。卓以布見信於原，誘布令殺原。布斬原首詣卓，卓以布為騎都尉，甚愛信之，誓為父子。

布便弓馬，膂力過人，號為飛將。稍遷至中郎將，封都亭侯。卓自以遇人無禮，恐人謀己，行止常以布自衞。然卓性剛而褊，忿不思難，嘗小失意，拔手戟擲布。布拳捷避之，詩曰：「無拳無勇，職為亂階。」注：「拳，力也。」為卓顧謝，卓意亦解。由是陰怨卓。卓常使布守中閤，布與卓侍婢私通，恐事發覺，心不自安。

先是，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，厚接納之。後布詣允，陳卓幾見殺狀。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，是以告布使為內應。布曰：「柰如父子何！」允曰：「君自姓呂，本非骨肉。今憂死不暇，何謂父子？」布遂許之，手刃刺卓。語在卓傳。允以布為奮威將軍，假節，儀比三司，進封溫侯，共秉朝政。布自殺卓後，畏惡涼州人，涼州人皆怨。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。英雄記曰：郭汜在城北。布開城門，將兵就汜，言「且却兵，但身決勝負」。汜、布乃獨共對戰，布以矛刺中汜，汜後騎遂前救汜，汜、布遂各兩罷。布不能拒，傕等遂入長安。卓死後六旬，布亦敗。臣松之案英雄記曰：諸書，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，六月一日敗走，時又無閏，不及六旬。將數百騎出武關，欲詣袁術。

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，欲以德之。術惡其反覆，拒而不受。北詣袁紹，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。燕精兵萬餘，騎數千。布有良馬曰赤兎。曹瞞傳曰：時人語曰：「人中有呂布，馬中有赤兎。」常與其親近成廉、魏越等陷鋒突陣，遂破燕軍。而求益兵衆，將士鈔掠，紹患忌之。布覺其意，從紹求去。紹恐還為己害，遣壯士夜掩殺布，不獲。事露，布走河內，英雄記曰：布自以有功於袁氏，輕傲紹下諸將，以為擅相署置，不足貴也。布求還洛，紹假布領司隷校尉。外言當遣，內欲殺布。明日當發，紹遣甲士三十人，辭以送布。布使止於帳側，偽使人於帳中鼓箏。紹兵卧，布無何出帳去，而兵不覺。夜半兵起，亂斫布牀被，謂為已死。明日，紹訊問，知布尚在，乃閉城門。布遂引去。與張楊合。紹令衆追之，皆畏布，莫敢逼近者。英雄記曰：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傕、汜購募，共圖布。布聞之，謂楊曰：「布，卿州里也。卿殺布，於卿弱。不如賣布，可極得汜、傕爵寵。」楊於是外許汜、傕，內實保護布。汜、傕患之，更下大封詔書，以布為頴川太守。

張邈傳

張邈字孟卓，東平壽張人也。少以俠聞，振窮救急，傾家無愛，士多歸之。太祖、袁紹皆與邈友。辟公府，以高第拜騎都尉，遷陳留太守。董卓之亂，太祖與邈首舉義兵。汴水之戰，邈遣衞茲將兵隨太祖。袁紹旣為盟主，有驕矜色，邈正議責紹。紹使太祖殺邈，太祖不聽，責紹曰：「孟卓，親友也，是非當容之。今天下未定，不宜自相危也。」邈知之，益德太祖。太祖之征陶謙，勑家曰；「我若不還，往依孟卓。」後還，見邈，垂泣相對。其親如此。

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，過邈臨別，把手共誓。紹聞之，大恨。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己也，心不自安。興平元年，太祖復征謙，邈弟超，與太祖將陳宮、從事中郎許汜、王楷共謀叛太祖。宮說邈曰：「今雄傑並起，天下分崩，君以千里之衆，當四戰之地，撫劒顧眄，亦足以為人豪，而反制於人，不以鄙乎！今州軍東征，其處空虛，呂布壯士，善戰無前，若權迎之，共牧兖州，觀天下形勢，俟時事之變通，此亦縱橫之一時也。」邈從之。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，遂以其衆東迎布為兖州牧，據濮陽。郡縣皆應，唯鄄城、東阿、范為太祖守。太祖引軍還，與布戰於濮陽，太祖軍不利，相持百餘日。是時歲旱、蟲蝗、少穀，百姓相食，布東屯山陽。二年間，太祖乃盡復收諸城，擊破布於鉅野。布東奔劉備。英雄記曰：布見備，甚敬之，謂備曰：「我與卿同邊地人也。布見關東起兵，欲誅董卓。布殺卓東出，關東諸將無安布者，皆欲殺布耳。」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，令婦向拜，酌酒飲食，名備為弟。備見布語言無常，外然之而內不說。邈從布，留超將家屬屯雍丘。太祖攻圍數月，屠之，斬超及其家。邈詣袁術請救未至，自為其兵所殺。獻帝春秋曰：袁術議稱尊號，邈謂術曰：「漢據火德，絕而復揚，德澤豐流，誕生明公。公居軸處中，入則享于上席，出則為衆目之所屬，華、霍不能增其高，淵泉不能同其量，可謂巍巍蕩蕩，無與為貳。何為捨此而欲稱制？恐福不盈眥，禍將溢世。莊周之稱郊祭犧牛，養飼經年，衣以文繡，宰執鸞刀，以入廟門，當此之時，求為孤犢不可得也！」案本傳，邈詣術，未至而死。而此云諫稱尊號，未詳孰是。

備東擊術，布襲取下邳，備還歸布。布遣備屯小沛。布自稱徐州刺史。英雄記曰：布初入徐州，書與袁術。術報書曰：「昔董卓作亂，破壞王室，禍害術門戶，術舉兵關東，未能屠裂卓。將軍誅卓，送其頭首，為術掃滅讐耻，使術明目於當世，死生不愧，其功一也。昔將金元休向兖州，甫詣封部，為曹操逆所拒破，流離迸走，幾至滅亡。將軍破兖州，術復明目於遐邇，其功二也。術生年已來，不聞天下有劉備，備乃舉兵與術對戰；術憑將軍威靈，得以破備，其功三也。將軍有三大功在術，術雖不敏，奉以生死。將軍連年攻戰，軍糧苦少，今送米二十萬斛，迎逢道路，非直此止，當駱驛復致；若兵器戰具，佗所乏少，大小唯命。」布得書大喜，遂造下邳。　典略曰：元休名尚，京兆人也。尚與同郡韋休甫、第五文休俱著名，號為三休。尚，獻帝初為兖州刺史，東之郡，而太祖已臨兖州。尚南依袁術。術僭號，欲以尚為太尉，不敢顯言，私使人諷之，尚無屈意，術亦不敢彊也。建安初，尚逃還，為術所害。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，天子嘉尚忠烈，為之咨嗟，詔百官弔祭，拜子瑋郎中，而日磾不與焉。　英雄記曰：布水陸東下，軍到下邳西四十里。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，言「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，益德殺豹，城中大亂，不相信。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，聞將軍來東，大小踊躍，如復更生。將軍兵向城西門，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」。布遂夜進，晨到城下。天明，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。布於門上坐，步騎放火，大破益德兵，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。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，布將河內郝萌反，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，詣廳事閤外，同聲大呼攻閤，閤堅不得入。布不知反者為誰，直牽婦，科頭袒衣，相將從溷上排壁出，詣都督高順營，直排順門入。順問：「將軍有所隱不？」布言「河內兒聲」。順言「此郝萌也」。順即嚴兵入府，弓弩並射萌衆；萌衆亂走，天明還故營。萌將曹性反萌，與對戰，萌刺傷性，性斫萌一臂。順斫萌首，牀輿性，送詣布。布問性，言「萌受袁術謀，謀者悉誰？」性言「陳宮同謀。」時宮在坐上，靣赤，傍人悉覺之。布以宮大將，不問也。性言「萌常以此問，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，不可擊也，不意萌狂惑不止。」布謂性曰：「卿健兒也！」善養視之。創愈，使安撫萌故營，領其衆。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，備求救於布。布諸將謂布曰：「將軍常欲殺備，今可假手於術。」布曰：「不然。術若破備，則北連太山諸將，吾為在術圍中，不得不救也。」便嚴步兵千、騎二百，馳往赴備。靈等聞布至，皆斂兵不敢復攻。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，遣鈴下請靈等，靈等亦請布共飲食。布謂靈等曰：「玄德，布弟也。弟為諸君所困，故來救之。布性不喜合鬬，但喜解鬬耳。」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，布言：「諸君觀布射戟小支，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，不中可留決鬬。」布舉弓射戟，正中小支。諸將皆驚，言「將軍天威也」！明日復歡會，然後各罷。

術欲結布為援，乃為子索布女，布許之。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，并求迎婦。沛相陳珪恐術、布成婚，則徐、揚合從，將為國難，於是往說布曰；「曹公奉迎天子，輔讚國政，威靈命世，將征四海，將軍宜與恊同策謀，圖太山之安。今與術結婚，受天下不義之名，必有累卵之危。」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，女已在塗，追還絕婚，械送韓胤，梟首許市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，布不肯遣。會使者至，拜布左將軍。布大喜，即聽登往，并令奉章謝恩。英雄記曰：初，天子在河東，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。布軍無畜積，不能自致，遣使上書。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，封平陶侯。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，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，說起迎天子，當平定天下意，并詔書購捕公孫瓚、袁術、韓暹、楊奉等。布大喜，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：「臣本當迎大駕，知曹操忠孝，奉迎都許。臣前與操交兵，今操保傅陛下，臣為外將，欲以兵自隨，恐有嫌疑，是以待罪徐州，進退未敢自寧。」答太祖曰：「布獲罪之人，分為誅首，手命慰勞，厚見褒獎。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，布當以命為效。」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，齎詔書，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。太祖又手書與布曰：「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，國家無好金，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，國家無紫綬，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。將軍所使不良。袁術稱天子，將軍止之，而使不通章。朝廷信將軍，使復重上，以相明忠誠。」布乃遣登奉章謝恩，并以一好綬答太祖。登見太祖，因陳布勇而無計，輕於去就，宜早圖之。太祖曰：「布，狼子野心，誠難乆養，非卿莫能究其情也。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，拜登廣陵太守。臨別，太祖執登手曰：「東方之事便以相付。」令登陰合部衆以為內應。

始，布因登求徐州牧，登還，布怒，拔戟斫机曰：「卿父勸吾恊同曹公，絕婚公路；今吾所求無一獲，而卿父子並顯重，為卿所賣耳！卿為吾言，其說云何？」登不為動容，徐喻之曰；「登見曹公言：『待將軍譬如養虎，當飽其肉，不飽則將噬人。』公曰：『不如卿言也。譬如養鷹，饑則為用，飽則揚去。』其言如此。」布意乃解。

術怒，與韓暹、楊奉等連勢，遣大將張勳攻布。布謂珪曰：「今致術軍，卿之由也，為之柰何？」珪曰：「暹、奉與術，卒合之軍耳，策謀不素定，不能相維持，子登策之，比之連雞，勢不俱棲，可解離也。」布用珪策，遣人說暹、奉，使與己并力共擊術軍，軍資所有，悉許暹、奉。於是暹、奉從之，勳大破敗。九州春秋載布與暹、奉書曰：「二將軍拔大駕來東，有元功於國，當書勳竹帛，萬世不朽。今袁術造逆，當共誅討，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？布有殺董卓之功，與二將軍俱為功臣，可因今共擊破術，建功於天下，此時不可失也。」暹、奉得書，即迴計從布。布進軍，去勳等營百步，暹、奉兵同時並發，斬十將首，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。　英雄記曰：布後又與暹、奉二軍向壽春，水陸並進，所過虜略。到鍾離，大獲而還。旣渡淮北，留書與術曰：「足下恃軍彊盛，常言猛將武士，欲相吞滅，每抑止之耳！布雖無勇，虎步淮南，一時之間，足下鼠竄壽春，無出頭者。猛將武士，為悉何在？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，天下之人安可盡誣？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間，造策者非布先唱也。相去不遠，可復相聞。」布渡畢，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，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。時有東海蕭建為琅邪相，治莒，保城自守，不與布通。布與建書曰：「天下舉兵，本以誅董卓爾。布殺卓，來詣關東，欲求兵西迎大駕，光復洛京，諸將自還相攻，莫肯念國。布，五原人也，去徐州五千餘里，乃在天西北角，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。莒與下邳相去不遠，宜當共通。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，縣縣自王也！昔樂毅攻齊，呼吸下齊七十餘城，唯莒、即墨二城不下，所以然者，中有田單故也。布雖非樂毅，君亦非田單，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。」建得書，即遣主簿齎牋上禮，貢良馬五匹。建尋為臧霸所襲破，得建資實。布聞之，自將步騎向莒。高順諫曰：「將軍躬殺董卓，威震夷狄，端坐顧盼，遠近自然畏服，不宜輕自出軍；如或不捷，損名非小。」布不從。霸畏布鈔暴，果登城拒守。布不能拔，引還下邳。霸後復與布和。

建安三年，布復叛為術，遣高順攻劉備於沛，破之。太祖遣夏侯惇救備，為順所敗。太祖自征布，至其城下，遺布書，為陳禍福。布欲降，陳宮等自以負罪深，沮其計。獻帝春秋曰：太祖軍至彭城。陳宮謂布：「宜逆擊之，以逸擊勞，無不克也。」布曰：「不如待其來攻，蹙著泗水中。」及太祖軍攻之急，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：「卿曹無相困，我當自首明公。」陳宮曰：「逆賊曹操，何等明公！今日降之，若卵投石，豈可得全也！」布遣人求救於術，自將千餘騎出戰，敗走，還保城，不敢出。英雄記曰：布遣許汜、王楷告急於術。術曰：「布不與我女，理自當敗，何為復來相聞邪？」汜、楷曰：「明上今不救布，為自敗耳！布破，明上亦破也。」術時僭號，故呼為明上。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。布恐術為女不至，故不遣兵救也，以緜纏女身，縛著馬上，夜自送女出與術，與太祖守兵相觸，格射不得過，復還城。布欲令陳宮、高順守城，自將騎斷太祖糧道。布妻謂曰：「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。宮、順素不和，將軍一出，宮、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，如有蹉跌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？願將軍諦計之，無為宮等所誤也。妾昔在長安，已為將軍所棄，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，今不須顧妾也。」布得妻言，愁悶不能自決。　魏氏春秋曰：陳宮謂布曰：「曹公遠來，勢不能乆。若將軍以步騎出屯，為勢於外，宮將餘衆閉守於內，若向將軍，宮引兵而攻其背，若來攻城，將軍為救於外。不過旬日，軍食必盡，擊之可破。」布然之。布妻曰：「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，猶舍而來。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，而欲委全城，捐妻子，孤軍遠出，若一旦有變，妾豈得為將軍妻哉！」布乃止。術亦不能救。布雖驍猛，然無謀而多猜忌，不能制御其黨，但信諸將。諸將各異意自疑，故每戰多敗。太祖塹圍之三月，上下離心，其將侯成、宋憲、魏續縛陳宮，將其衆降。九州春秋曰：初，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，客悉驅馬去，向沛城，欲歸劉備。成自將騎逐之，悉得馬還。諸將合禮賀成，成釀五六斛酒，獵得十餘頭豬，未飲食，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，跪言：「間蒙將軍恩，逐得所失馬，諸將來相賀，自釀少酒，獵得豬，未敢飲食，先奉上微意。」布大怒曰：「布禁酒，卿釀酒，諸將共飲食作兄弟，共謀殺布邪？」成大懼而去，棄所釀酒，還諸將禮。由是自疑，會太祖圍下邳，成遂領衆降。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。兵圍急，乃下降。遂生縛布，布曰：「縛太急，小緩之。」太祖曰：「縛虎不得不急也。」布請曰：「明公所患不過於布，今已服矣，天下不足憂。明公將步，令布將騎，則天下不足定也。」太祖有疑色。劉備進曰：「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！」太祖頷之。布因指備曰：「是兒最叵信者。」英雄記曰：布謂太祖曰：「布待諸將厚也，諸將臨急皆叛布耳。」太祖曰：「卿背妻，愛諸將婦，何以為厚？」布默然。　獻帝春秋曰：布問太祖：「明公何瘦？」太祖曰：「君何以識孤？」布曰：「昔在洛，會溫氏園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孤忘之矣。所以瘦，恨不早相得故也。」布曰：「齊桓舍射鉤，使管仲相；今使布竭股肱之力，為公前驅，可乎？」布縛急，謂劉備曰：「玄德，卿為坐客，我為執虜，不能一言以相寬乎？」太祖笑曰：「何不相語，而訴明使君乎？」意欲活之，命使寬縛。主簿王必趨進曰：「布，勍虜也。其衆近在外，不可寬也。」太祖曰：「本欲相緩，主簿復不聽，如之何？」於是縊殺布。布與宮、順等皆梟首送許，然後葬之。英雄記曰：順為人清白有威嚴，不飲酒，不受饋遺。所將七百餘兵，號為千人，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，每所攻擊無不破者，名為陷陣營。順每諫布，言「凡破家亡國，非無忠臣明智者也，但患不見用耳。將軍舉動，不肯詳思，輙喜言誤，誤不可數也」。布知其忠，然不能用。布從郝萌反後，更疏順。以魏續有外內之親，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。及當攻戰，故令順將續所領兵，順亦終無恨意。

太祖之禽宮也，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？宮對曰：「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，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，老母在公，不在宮也。」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，嫁其女。魚氏典略曰：陳宮字公臺，東郡人也。剛直烈壯，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。及天下亂，始隨太祖，後自疑，乃從呂布，為布畫策，布每不從其計。下邳敗，軍士執布及宮，太祖皆見之，與語平生，故布有求活之言。太祖謂宮曰：「公臺，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，今竟何如？」宮顧指布曰：「但坐此人不從宮言，以至於此。若其見從，亦未必為禽也。」太祖笑曰：「今日之事當云何？」宮曰：「為臣不忠，為子不孝，死自分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卿如是，柰卿老母何？」宮曰：「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，老母之存否，在明公也。」太祖曰：「若卿妻子何？」宮曰：「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，妻子之存否，亦在明公也。」太祖未復言。宮曰：「請出就戮，以明軍法。」遂趨出，不可止。太祖泣而送之，宮不還顧。宮死後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。

陳登者，字元龍，在廣陵有威名。又掎角呂布有功，加伏波將軍，年三十九卒。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，表與備共論天下人，汜曰：「陳元龍湖海之士，豪氣不除。」備謂表曰：「許君論是非？」表曰：「欲言非，此君為善士，不宜虛言；欲言是，元龍名重天下。」備問汜：「君言豪，寧有事邪？」汜曰：「昔遭亂過下邳，見元龍。元龍無客主之意，乆不相與語，自上大牀卧，使客卧下牀。」備曰：「君有國士之名，今天下大亂，帝主失所，望君憂國忘家，有救世之意，而君求田問舍，言無可采，是元龍所諱也，何緣當與君語？如小人，欲卧百尺樓上，卧君於地，何但上下牀之閒邪？」表大笑。備因言曰：「若元龍文武膽志，當求之於古耳，造次難得比也。」先賢行狀曰：登忠亮高爽，沈深有大略，少有扶世濟民之志。博覽載籍，雅有文藝，舊典文章，莫不貫綜。年二十五，舉孝廉，除東陽長，養耆育孤，視民如傷。是時世荒民饑，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，乃巡土田之宜，盡鑿溉之利，秔稻豐積。奉使到許，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，令陰合衆以圖呂布。登在廣陵，明審賞罰，威信宣布。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，束手歸命。未及期年，功化以就，百姓畏而愛之。登曰：「此可用矣。」太祖到下邳，登率郡兵為軍先驅。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，布乃質執登三弟，欲求和同。登執意不撓，進圍日急。布刺姦張弘，懼於後累，夜將登三弟出就登。布旣伏誅，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，甚得江、淮間歡心，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。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。賊初到，旌甲覆水，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，恐不能抗，可引軍避之，與其空城。水人居陸，不能乆處，必尋引去。登厲聲曰：「吾受國命，來鎮此土。昔馬文淵之在斯位，能南平百越，北滅羣狄，吾旣不能遏除凶慝，何逃寇之謂邪！吾其出命以報國，仗義以整亂，天道與順，克之必矣。」乃閉門自守，示弱不與戰，將士銜聲，寂若無人。登乘城望形勢，知其可擊，乃申令將士，宿整兵器，昧爽，開南門，引軍指賊營，步騎鈔其後。賊周章方結陣，不得還舩。登手執軍鼓，縱兵乘之，賊遂大破，皆棄舩迸走。登乘勝追奔，斬虜以萬數。賊忿喪軍，尋復大興兵向登。登以兵不敵，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。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，令多取柴薪，兩束一聚，相去十步，從橫成行，令夜俱起火，火然其聚。城上稱慶，若大軍到。賊望火驚潰，登勒兵追奔，斬首萬級。遷登為東城太守。廣陵吏民佩其恩德，共拔郡隨登，老弱繈負而追之。登曉語令還，曰：「太守在卿郡，頻致吳寇，幸而克濟。諸卿何患無令君乎？」孫權遂跨有江外。太祖每臨大江而歎，恨不早用陳元龍計，而令封豕養其爪牙。文帝追美登功，拜登息肅為郎中。

臧洪傳

臧洪字子源，廣陵射陽人也。父旻，歷匈奴中郎將、中山‧太原太守，所在有名。謝承漢書曰：旻有幹事才，達於從政，為漢良吏。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，除盧奴令，兾州舉尤異，遷揚州刺史、丹楊太守。是時邊方有警，羌、胡出寇，三府舉能，遷旻匈奴中郎將。討賊有功，徵拜議郎，還京師。見太尉袁逢，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、風俗、人物、種數。旻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，後分為五十五，稍散至百餘國；其國大小，道里近遠，人數多少，風俗燥濕，山川、草木、鳥獸、異物名種，不與中國同者，悉口陳其狀，手畫地形。逢奇其才，歎息言：「雖班固作西域傳，何以加此？」旻轉拜長水校尉，終太原太守。洪體皃魁梧，有異於人，舉孝廉為郎。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；琅邪趙昱為莒長，東萊劉繇下邑長，東海王朗菑丘長，洪即丘長。靈帝末，棄官還家，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。

董卓殺帝，圖危社稷，洪說超曰：「明府歷世受恩，兄弟並據大郡，今王室將危，賊臣未梟，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。今郡境尚全，吏民殷富，若動枹鼓，可得二萬人，以此誅除國賊，為天下倡先，義之大者也。」超然其言，與洪西至陳留，見兄邈計事。邈亦素有心，會于酸棗，邈謂超曰：「聞弟為郡守，政教威恩不由己出，動任臧洪，洪者何人？」超曰：「洪才略智數優超，超甚愛之，海內奇士也。」邈即引見洪，與語大異之。致之於劉兖州公山、孔豫州公緒，皆與洪親善。乃設壇場，方共盟誓，諸州郡更相讓，莫敢當，咸共推洪。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：「漢室不幸，皇綱失統，賊臣董卓乘釁縱害，禍加至尊，虐流百姓，大懼淪喪社稷，剪覆四海。兖州刺史岱、豫州刺史伷、陳留太守邈、東郡太守瑁、廣陵太守超等，糾合義兵，並赴國難。凡我同盟，齊心戮力，以致臣節，殞首喪元，必無二志。有渝此盟，俾墜其命，無克遺育。皇天后土，祖宗明靈，實皆鑒之！」洪辭氣慷慨，涕泣橫下，聞其言者，雖卒伍厮養，莫不激揚，人思致節。臣松之案：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。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，皆非事實。表保據江、漢，身未甞出境，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？頃之，諸軍莫適先進，而食盡衆散。

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，值公孫瓚之難，至河間，遇幽、兾二州交兵，使命不達。而袁紹見洪，又奇重之，與結分合好。會青州刺史焦和卒，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。九州春秋曰：初平中，焦和為青州刺史。是時英雄並起，黃巾寇暴，和務及同盟，俱入京畿，不暇為民保鄣，引軍踰河而西。未乆而袁、曹二公卓將戰於熒陽，敗績。黃巾遂廣，屠裂城邑。和不能禦，然軍器尚利，戰士尚衆，而耳目偵邏不設，恐動之言妄至，望寇奔走，未甞接風塵交旗鼓也。欲作陷冰丸沈河，令賊不得渡，禱祈羣神，求用兵必利，耆筮常陳於前，巫祝不去於側；入見其清談干雲，出則渾亂，命不可知。州遂蕭條，悉為丘墟也。洪在州二年，羣盜奔走。紹歎其能，徙為東郡太守，治東武陽。

太祖圍張超於雍丘，超言：「唯恃臧洪，當來救吾。」衆人以為袁、曹方睦，而洪為紹所表用，必不敗好招禍，遠來赴此。超曰：「子源，天下義士，終不背本者，但恐見禁制，不相及逮耳。」洪聞之，果徒跣號泣，並勒所領兵，又從紹請兵馬，求欲救超，而紹終不聽許。超遂族滅。洪由是怨紹，絕不與通。紹興兵圍之，歷年不下。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，喻以禍福，責以恩義。洪荅曰：

隔闊相思，發於寤寐。幸相去步武之間耳，而以趣舍異規，不得相見，其為愴恨，可為心哉！前日不遺，比辱雅貺，述叙禍福，公私切至。所以不即奉荅者，旣學薄才鈍，不足塞詰；亦以吾子攜負側室，息肩主人，家在東州，僕為仇敵。以是事人，雖披中情，墮肝膽，猶身疏有罪，言甘見怪，方首尾不救，何能恤人？且以子之才，窮該典籍，豈將闇於大道，不達余趣哉！然猶復云云者，僕以是知足下之言，信不由衷，將以救禍也。必欲筭計長短，辯諮是非，是非之論言滿天下，陳之更不明，不言無所損。又言傷告絕之義，非吾所忍行也，是以捐棄紙筆，一無所答。亦兾遙忖其心，知其計定，不復渝變也。重獲來命，援引古今，紛紜六紙，雖欲不言，焉得已哉！

僕小人也，本因行役，寇竊大州，恩深分厚，寧樂今日自還接刃！每登城勒兵，望主人之旗鼓，感故友之周旋，撫弦搦矢，不覺流涕之覆靣也。何者？自以輔佐主人，無以為悔。主人相接，過絕等倫。當受任之初，自謂究竟大事，共尊王室。豈悟天子不恱，本州見侵，郡將遘牖里之厄，陳留克創兵之謀，謀計棲遲，喪忠孝之名，杖策攜背，虧交友之分。揆此二者，與其不得已，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，輕重殊塗，親疏異畫，故便收淚告絕。若使主人少垂故人，住者側席，去者克己，不汲汲於離友，信刑戮以自輔，則僕抗季札之志，不為今日之戰矣。何以效之？昔張景明親登壇喢血，奉辭奔走，卒使韓牧讓印，主人得地；然後但以拜章朝主，賜爵獲傳之故，旋時之間，不蒙觀過之貸，而受夷滅之禍。臣松之案英雄記云：「袁紹使張景明、郭公則、高元才等說韓馥，使讓兾州。」然馥之讓位，景明亦有其功。其餘之事未詳。呂奉先討卓來奔，請兵不獲，告去何罪？復見斫刺，濱于死亡。劉子璜奉使踰時，辭不獲命，畏威懷親，以詐求歸，可謂有志忠孝，無損霸道者也；然輙僵斃麾下，不蒙虧除。臣松之案：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：「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，勳仍有效，而以小忿枉害於勳，紹罪七也。」疑此是子璜也。僕雖不敏，又素不能原始見終，覩微知著，竊度主人之心，豈謂三子宜死，罰當刑中哉？實且欲一統山東，增兵討讎，懼戰士狐疑，無以沮勸，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，慕義者蒙榮，待放者被戮，此乃主人之利，非游士之願也。故僕鑒戒前人，困窮死戰。僕雖下愚，亦甞聞君子之言矣。此實非吾心也。乃主人招焉。凡吾所以背棄國民，用命此城者，正以君子之違，不適敵國故也。是以獲罪主人，見攻踰時，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，無乃辭同趨異，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！

吾聞之也，義不背親，忠不違君，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，中扶郡將以安社稷，一舉二得以徼忠孝，何以為非？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，均君主人。主人之於我也，年為吾兄，分為篤友，道乖告去，以安君親，可謂順矣。若子之言，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，不當號哭於秦庭矣。苟區區於攘患，不知言乖乎道理矣。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，救兵未至，感婚姻之義，惟平生之好，以屈節而苟生，勝守義而傾覆也。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，南史不曲筆以求生，故身著圖象，名垂後世，況僕據金城之固，驅士民之力，散三年之畜，以為一年之資，匡困補乏，以恱天下，何圖築室反耕哉！但懼秋風揚塵，伯珪馬首南向，張楊、飛燕膂力作難，北鄙將告倒縣之急，股肱奏乞歸之誠耳。主人當鑒我曹輩，反旌退師，治兵鄴垣，何宜乆辱盛怒，暴威於吾城下哉？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，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！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。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，光武創基兆於綠林，卒能龍飛中興，以成帝業，苟可輔主興化，夫何嫌哉！況僕親奉璽書，與之從事。

行矣孔璋！足下徼利於境外，臧洪授命於君親；吾子託身於盟主，臧洪策名於長安。子謂余身死而名滅，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，悲哉！本同而末離，努力努力，夫復何言！

紹見洪書，知無降意，增兵急攻。城中糧穀以盡，外無彊救，洪自度必不免，呼吏士謂曰：「袁氏無道，所圖不軌，且不救洪郡將。洪於大義，不得不死，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，可先城未敗，將妻子出。」將吏士民皆垂泣曰：「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，今為本朝郡將之故，自致殘困，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！」初尚掘鼠煑筋角，後無可復食者。主簿啟內厨米三斗，請中分稍以為糜粥，洪歎曰：「獨食此何為！」使作薄粥，衆分歠之，殺其愛妾以食將士。將士咸流涕，無能仰視者。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，莫有離叛。

城陷，紹生執洪。紹素親洪，盛施帷幔，大會諸將見洪，謂曰：「臧洪，何相負若此！今日服未？」洪據地瞋目曰：「諸袁事漢，四世五公，可謂受恩。今王室衰弱，無扶翼之意，欲因際會，希兾非望，多殺忠良以立姦威。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，則洪府君亦宜為弟，同共勠力，為國除害，何為擁衆觀人屠滅！惜洪力劣，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，何謂服乎！」紹本愛洪，意欲令屈服，原之；見洪辭切，知終不為己用，乃殺之。徐衆三國評曰：洪敦天下名義，救舊君之危，其恩足以感人情，義足以勵薄俗。然袁亦知己親友，致位州郡，雖非君臣，且實盟主，既受其命，義不應貳。袁、曹方睦，夾輔王室，呂布反覆無義，志在逆亂，而邈、超擅立布為州牧，其於王法，乃一罪人也。曹公討之，袁氏弗救，未為非理也。洪本不當就袁請兵，又不當還為怨讐。為洪計者，苟力所不足，可奔他國以求赴救，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，則宜徐更觀釁，效死於超。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，身死殄民，功名不立，良可哀也！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，親慕洪，隨洪為東郡丞；城未敗，洪遣出。紹令在坐，見洪當死，起謂紹曰：「將軍舉大事，欲為天下除暴，而專先誅忠義，豈合天意！臧洪發舉為郡將，柰何殺之！」紹慙，左右使人牽出，謂曰：「汝非臧洪儔，空復爾為！」容顧曰：「夫仁義豈有常，蹈之則君子，背之則小人。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，不與將軍同日而生！」復見殺。在紹坐者無不歎息，竊相謂曰：「如何一日殺二烈士！」先是，洪遣司馬二人出，求救於呂布；比還，城已陷，皆赴敵死。

評曰：呂布有虓虎之勇，而無英奇之略，輕狡反覆，唯利是視。自古及今，未有若此不夷滅也。昔漢光武謬於龐萌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。知人則哲，唯帝難之，信矣！陳登、臧洪並有雄氣壯節，登降年夙隕，功業未遂，洪以兵弱敵彊，烈志不立，惜哉！

##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

公孫瓚傳

公孫瓚字伯珪，遼西令支人也。令音郎定反。支音其兒反。為郡門下書佐。有姿儀，大音聲，侯太守器之，以女妻焉，典略曰：瓚性辯慧，每白事不肯梢入，常總說數曹事，無有忘誤，太守奇其才。適詣涿郡盧植讀經。後復為郡吏。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，瓚為御車，身執徒養。及劉徙日南，瓚具米肉，於北芒上祭先人，舉觴祝曰：「昔為人子，今為人臣，當詣日南。日南鄣氣，或恐不還，與先人辭於此。」再拜慷慨而起，時見者莫不歔欷。劉道得赦還。瓚以孝廉為郎，除遼東屬國長史。甞從數十騎出行塞，見鮮卑數百騎，瓚乃退入空亭中，約其從騎曰：「今不衝之，則死盡矣。」瓚乃自持矛，兩頭施刃，馳出刺胡，殺傷數十人，亦亡其從騎半，遂得免。鮮卑懲艾，後不敢復入塞。遷為涿令。光和中，涼州賊起，發幽州突騎三千人，假瓚都督行事傳，使將之。軍到薊中，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，劫略薊中，自號將軍，九州春秋曰：純自號彌天將軍、安定王。略吏民攻右北平、遼西屬國諸城，所至殘破。瓚將所領，追討純等有功，遷騎都尉。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。遷中郎將，封都亭侯，進屯屬國，與胡相攻擊五六年。丘力居等鈔略青、徐、幽、兾，四州被其害，瓚不能禦。

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旣有德義，昔為幽州刺史，恩信流著，戎狄附之，若使鎮撫，可不勞衆而定，乃以劉虞為幽州牧。吳書曰：虞，東海恭王之後也。遭世衰亂，又與時主疏遠，仕縣為戶曹吏。以能治身奉職，召為郡吏，以孝廉為郎，累遷至幽州刺史，轉甘陵相，甚得東土戎狄之心。後以疾歸家，常降身隱約，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，等齊有無，不以名位自殊，鄉曲咸共宗之。時鄉曲有所訴訟，不以詣吏，自投虞平之；虞以情理為之論判，皆大小敬從，不以為恨。嘗有失牛者，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，因以為是，虞便推與之；後主自得本牛，乃還謝罪。會甘陵復亂，吏民思虞治行，復以為甘陵相，甘陵大治。徵拜尚書令、光祿勳，以公族有禮，更為宗正。　英雄記曰：虞為博平令，治正推平，高尚純樸，境內無盜賊，災害不生。時隣縣接壤，蝗蟲為害，至博平界，飛過不入。　魏書曰：虞在幽州，清靜儉約，以禮義化民。靈帝時，南宮災，吏遷補州郡者，皆責助治宮錢，或一千萬，或二千萬，富者以私財辨，或發民錢以備之，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，或至自殺。靈帝以虞清貧，特不使出錢。虞到，遣使至胡中，告以利害，責使送純首。丘力居等聞虞至，喜，各遣譯自歸。瓚害虞有功，乃陰使人徼殺胡使。胡知其情，間行詣虞。虞上罷諸屯兵，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。純乃棄妻子，逃入鮮卑，為其客王政所殺，送首詣虞。封政為列侯。虞以功即拜太尉，封襄賁侯。英雄記曰：虞讓太尉，因薦衞尉趙謨、益州牧劉焉、豫州牧黃琬、南陽太守羊續，並任為公。會董卓至洛陽，遷虞大司馬，瓚奮武將軍，封薊侯。

關東義兵起，卓遂劫帝西遷，徵虞為太傅，道路隔塞，信命不得至。袁紹、韓馥議，以為少帝制於姦臣，天下無所歸心。虞，宗室知名，民之望也，遂推虞為帝。遣使詣虞，虞終不肯受。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，承制封拜，虞又不聽，然猶與紹等連和。九州春秋曰：紹、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，使即尊號。虞厲聲呵岐曰：「卿敢出此言乎！忠孝之道，旣不能濟。孤受國恩，天下擾亂，未能竭命以除國恥，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勠力西靣，援迎幼主，而乃妄造逆謀，欲塗汚忠臣邪！」　吳書曰：馥以書與袁術，云帝非孝靈子，欲依絳、灌誅廢少主，迎立代王故事；稱虞功德治行，華夏少二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。又云：「昔光武去定王五世，以大司馬領河北，耿弇、馮異勸即尊號，卒代更始。今劉公自恭王枝別，其數亦五，以大司馬領幽州牧，此其與光武同。」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，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。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，文曰「虞為天子」。又見兩日出於代郡，謂虞當代立。紹又別書報術。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，不利國家有長主，外託公義以荅拒之。紹亦使人私報虞，虞以國有正統，非人臣所宜言，固辭不許；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，紹等乃止。虞於是奉修職貢，愈益恭肅；諸外國羌、胡有所貢獻，道路不通，皆為傳送，致之京師。虞子和為侍中，在長安。天子思東歸，使和偽逃卓，潛出武關詣虞，令將兵來迎。和道經袁術，為說天子意。術利虞為援，留和不遣，許兵至俱西，令和為書與虞。虞得和書，乃遣數千騎詣和。瓚知術有異志，不欲遣兵，止虞，虞不可。瓚懼術聞而怨之，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，而陰教術執和，奪其兵。由是虞、瓚益有隙。和逃術來北，復為紹所留。

是時，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，紹使周昂奪其處。術遣越與堅攻昂，不勝，越為流矢所中死。瓚怒曰：「余弟死，禍起於紹。」遂出軍屯磐河，將以報紹。紹懼，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，遣之郡，欲以結援。範遂以勃海兵助瓚，破青、徐黃巾，兵益盛；進軍界橋。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：「臣聞皇、羲以來，始有君臣上下之事，張化以導民，刑罰以禁暴。今行車騎將軍袁紹，託其先軌，寇竊人爵，旣性暴亂，厥行淫穢。昔為司隷校尉，會值國家喪禍之際，太后承攝，何氏輔政，紹專為邪媚，不能舉直，至令丁原焚燒孟津，招來董卓，造為亂根，紹罪一也。卓既入雒而主見質，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，而棄置節傳，迸竄逃亡，忝辱爵命，背上不忠，紹罪二也。紹為勃海太守，默選戎馬，當攻董卓，不告父兄，至使太傅門戶、太僕母子一旦而斃，不仁不孝，紹罪三也。紹旣興兵，涉歷二年，不卹國難，廣自封殖，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，割剥富室，收考責錢，百姓吁嗟，莫不痛怨，紹罪四也。韓馥之迫，竊其虛位，矯命詔恩，刻金印玉璽，每下文書，皁囊施檢，文曰『詔書一封，邟口浪反鄉侯印』。昔新室之亂，漸以即真，今紹所施，擬而方之，紹罪五也。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，財貨賂遺，與共飲食，克期會合，攻鈔郡縣，此豈大臣所當宜為？紹罪六也。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，勳仍有効，又降伏張楊，而以小忿枉害於勳，信用讒慝，殺害有功，紹罪七也。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、故甘陵相姚貢，橫責其錢，錢不備畢，二人并命，紹罪八也。春秋之義，子以母貴。紹母親為婢使，紹實微賤，不可以為人後，以義不宜，乃據豐隆之重任，忝汚王爵，損辱袁宗，紹罪九也。又長沙太守孫堅，前領豫州刺史，驅走董卓，掃除陵廟，其功莫大；紹令周昂盜居其位，斷絕堅糧，令不得入，使卓不被誅，紹罪十也。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，云紹非術類也。紹之罪戾，雖南山之竹不能載。昔姬周政弱，王道陵遲，天子遷都，諸侯背叛，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，晉文為踐土之會，伐荊楚以致菁茅，誅曹、衞以彰無禮。臣雖闒茸，名非先賢，蒙被朝恩，當此重任，職在鈇鉞，奉辭伐罪，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。若事克捷，罪人斯得，庶續桓、文忠誠之効，攻戰形狀，前後續上。」遂舉兵與紹對戰，紹不勝。以嚴綱為兾州，田楷為青州，單經為兖州，置諸郡縣。紹軍廣川，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，生禽綱。瓚軍敗走勃海，與範俱還薊，於大城東南築小城，與虞相近，稍相恨望。

虞懼瓚為變，遂舉兵襲瓚。虞為瓚所敗，出奔居庸。瓚攻拔居庸，生獲虞，執虞還薊。會卓死，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，督六州；瓚遷前將軍，封易侯。瓚誣虞欲稱尊號，脅訓斬虞。魏氏春秋曰：初，劉虞和輯戎狄，瓚以胡夷難禦，當因不賔而討之，今加財賞，必益輕漢，效一時之名，非乆長深慮。故虞所賞賜，瓚輒鈔奪。虞數請會，稱疾不往。至是戰敗，虞欲討之，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。攸曰：「今天下引領，以公為歸，謀臣爪牙，不可無也。瓚，文武才力足恃，雖有小惡，固宜容忍。」乃止。後一年，攸病死。虞又與官屬議，密令衆襲瓚。瓚部曲放散在外，自懼敗，掘東城門欲走。虞兵無部伍，不習戰，又愛民屋，勑令勿燒。故瓚得放火，因以精銳衝突。虞衆大潰，奔居庸城。瓚攻及家屬以還，殺害州府，衣冠善士殆盡。　典略曰：瓚曝虞於市而祝曰：「若應為天子者，天當降雨救之。」時盛暑熱，竟日不雨，遂殺虞。　英雄記曰：虞之見殺，故常山相孫瑾、掾張逸、張瓚等忠義奮發，相與就虞，罵瓚極口，然後同死。瓚上訓為幽州刺史。瓚遂驕矜，記過忘善，多所賊害。英雄記曰：瓚統內外，衣冠子弟有材秀者，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。或問其故，荅曰：「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，皆自以為職當得之，不謝人善也。」所寵遇驕恣者，類多庸兒，若故卜數師劉緯臺、販繒李移子、賈人樂何當等三人，與之定兄弟之誓，自號為伯，謂三人者為仲叔季，富皆巨億，或取其女以配己子，常稱古者曲周、灌嬰之屬以譬也。虞從事漁陽鮮于輔、齊周、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，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，共推柔為烏丸司馬。柔招誘烏丸、鮮卑，得胡、漢數萬人，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，大破之，斬丹。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，將兵與輔合擊瓚。瓚軍數敗，乃走還易京固守。英雄記曰：先是有童謠曰：「燕南垂，趙北際，中央不合大如礪，惟有此中可避世。」瓚以易當之，乃築京固守。瓚別將有為敵所圍，義不救也。其言曰：「救一人，使後將恃救不力戰；今不救此，後將當念在自勉。」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，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，又知必不見救，是以或自殺其將帥，或為紹兵所破，遂令紹軍徑至其門。　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；至如此記，似若無徵。謠言之作，蓋令瓚終始保易，無事遠略。而瓚因破黃巾之威，意志張遠，遂置三州刺史，圖滅袁氏，所以致敗也。為圍塹十重，於塹裏築京，皆高五六丈，為樓其上；中塹為京，特高十丈，自居焉，積穀三百萬斛。英雄記曰：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，樓以千計。瓚作鐵門，居樓上，屏去左右，婢妾侍側，汲上文書。瓚曰：「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，今日視之，非我所決，不如休兵，力田畜穀。兵法，百樓不攻。今吾樓櫓千重，食盡此穀，足知天下之事矣。」欲以此弊紹。紹遣將攻之，連年不能拔。漢晉春秋曰：袁紹與瓚書曰：「孤與足下，旣有前盟舊要，申以討亂之誓，愛過夷、叔，分著丹青，謂為流力同仇，足踵齊、晉，故解印釋紱，以北帶南，分割膏腴，以奉執事，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？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，尋禍亡之險蹤，輟而改慮，以好易怨，盜遣士馬，犯暴豫州。始聞甲卒在南，親臨戰陣，懼於飛矢迸流，狂刃橫集，以重足下之禍，徒增孤子之咎釁也，故為薦書懇惻，兾可改悔。而足下超然自逸，矜其威詐，謂天罔可吞，豪雄可滅，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。斯言猶在於耳，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，克心罪己，苟欲逞其無疆之怒，不顧逆順之津，匿怨害民，聘於余躬。遂躍馬控弦，處我祗上，毒徧生民，辜延白骨。孤辭不獲已，以登界橋之役。是時足下兵氣霆震，駿馬電發；僕師徒肇合，機械不嚴，彊弱殊科，衆寡異論，假天之助，小戰大克，遂陵躡奔背，因壘館穀，此非天威棐諶，福豐有禮之符表乎？足下志猶未厭，乃復糾合餘燼，率我蛑賊，以焚爇勃海。孤又不獲寧，用及龍河之師。羸兵前誘，大軍未濟，而足下膽破衆散，不鼓而敗，兵衆擾亂，君臣並奔。此又足下之為，非孤之咎也。自此以後，禍隙彌深，孤之師旅不勝其忿，遂至積尸為京，頭顱滿野，愍彼無辜，未嘗不慨然失涕也。後比得足下書，辭意婉約，有改往脩來之言。僕旣欣於舊好克復，且愍兆民之不寧，每輒引師南駕，以順簡書。弗盈一時，而北邊羽檄之文，未嘗不至。孤是用痛心疾首，靡所錯情。夫處三軍之帥，當列將之任，宜令怒如嚴霜，喜如時雨，臧否好惡，坦然可觀。而足下二三其德，彊弱易謀，急則曲躬，緩則放逸，行無定端，言無質要，為壯士者固若此乎！旣乃殘殺老弱，幽土憤怨，衆叛親離，孑然無黨。又烏丸、濊貊，皆足下同州，僕與之殊俗，各奮迅激怒，爭為鋒銳；又東西鮮卑，舉踵來附。此非孤德所能招，乃足下驅而致之也。夫當荒危之世，處干戈之險，內違同盟之誓，外失戎狄之心，兵興州壤，禍發蕭牆，將以定霸，不亦難乎！前以西山陸梁，出兵平討，會麴義餘殘，畏誅逃命，故遂住大軍，分兵撲蕩，此兵孤之前行，乃界橋搴旗拔壘，先登制敵者也。始聞足下鐫金紆紫，命以元帥，謂當因茲奮發，以報孟明之耻，是故戰夫引領，竦望旌斾，怪遂含光匿影，寂爾無聞，卒臻屠滅，相為惜之。夫有平天下之怒，希長世之功，權御師徒，帶養戎馬，叛者無討，服者不收，威懷並喪，何以立名？今舊京克復，天罔云補，罪人斯亡，忠幹翼化，華夏儼然，望於穆之作，將戢干戈，放散牛馬，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，保軍內之廣，甘惡名以速朽，亡令德之乆長？壯而籌之，非良策也。宜釋憾除嫌，敦我舊好。若斯言之玷，皇天是聞。」瓚不荅，而增脩戎備。謂關靖曰：「當今四方虎爭，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。袁本初其若我何！」建安四年，紹悉軍圍之。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，復欲自將突騎直出，傍西南山，擁黑山之衆，陸梁兾州，橫斷紹後。長史關靖說瓚曰：「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，其所以能相守持者，顧戀其居處老小，以將軍為主耳。將軍堅守曠日，袁紹要當自退；自退之後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。若將軍今舍之而去，軍無鎮重，易京之危，可立待也。將軍失本，孤在草野，何所成邪！」瓚遂止不出。英雄記曰：關靖字士起，太原人。本酷吏也，諂而無大謀，特為瓚所信幸。救至，欲內外擊紹。遣人與子書，克期兵至，舉火為應。典略曰：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：「袁氏之攻，似若神鬼，鼓角鳴於地中，梯衝舞吾樓上。日窮月踧，無所聊賴。汝當碎首於張燕，速致輕騎，到者當起烽火於北，吾當從內出。不然，吾亡之後，天下雖廣，汝欲求安足之地，其可得乎！」　獻帝春秋曰：瓚夢薊城崩，知必敗，乃遣間使與續書。紹候者得之，使陳琳更其書曰：「蓋聞在昔衰周之世，僵戶流血，以為不然，豈意今日身當其衝！」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。紹候者得其書，如期舉火。瓚以為救兵至，遂出欲戰。紹設伏擊，大破之，復還守。紹為地道，突壞其樓，稍至中京。英雄記曰：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，穿穴其樓下，稍稍施木柱之，度足達半，便燒所施之柱，樓輒傾倒。瓚自知必敗，盡殺其妻子，乃自殺。漢晉春秋曰：關靖曰：「吾聞君子陷人於危，必同其難，豈可獨生乎！」乃策馬赴紹軍而死。紹悉送其首於許。

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。以輔為建忠將軍，督幽州六郡。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，遷護烏丸校尉。而輔身詣太祖，拜左渡遼將軍，封亭侯，遣還鎮撫本州。魏略曰：輔從太祖於官渡。袁紹破走，太祖喜，顧謂輔曰：「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，孤自視忽然耳，而今克之。此旣天意，亦二三子之力。」太祖破南皮，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，從征三郡烏丸，以功封關內侯。魏略曰：太祖甚愛閻柔，每謂之曰：「我視卿如子，亦欲卿視我如父也。」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，如兄弟。輔亦率其衆從。文帝踐阼，拜輔虎牙將軍，柔渡遼將軍，皆進封縣侯。位特進。

陶謙傳

陶謙字恭祖，丹楊人。吳書曰：謙父，故餘姚長。謙少孤，始以不羈聞於縣中。年十四，猶綴帛為幡，乘竹馬而戲，邑中兒僮皆隨之。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，見其容貌，異而呼之，住車與語，甚恱，因許妻以女。甘公夫人聞之，怒曰：「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，如何以女許之？」公曰：「彼有奇表，長必大成。」遂妻之。少好學，為諸生，仕州邵，舉茂才，除盧令，吳書曰：謙性剛直，有大節，少察孝廉，拜尚書郎，除舒令。郡守張磐，同郡先輩，與謙父友意殊親之，而謙恥為之屈。與衆還城，因以公事進見，坐罷，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，或拒不為留。常以舞屬謙，謙不為起，固彊之；及舞，又不轉。磐曰：「不當轉邪？」曰：「不可轉，轉則勝人。」由是不樂，卒以搆隙。謙在官清白，無以糾舉，祠靈星，有贏錢五百，欲以臧之。謙委官而去。遷幽州刺史，徵拜議郎，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，西討韓遂。吳書曰：會西羌寇邊，皇甫嵩為征西將軍，表請武將。召拜謙楊武都尉，與嵩征羌，大破之。後邊章、韓遂為亂，司空張溫銜命征討；又請謙為參軍事，接遇甚厚，而謙輕其行事，心懷不服。及軍罷還，百寮高會，溫屬謙行酒，謙衆辱溫。溫怒，徙謙於邊。或說溫曰：「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，一朝以醉飲過失，不蒙容貸，遠棄不毛，厚德不終，四方人士安所歸望！不如釋憾除恨，克復初分，於以遠聞德美。」溫然其言，乃追還謙。謙至，或又謂謙曰：「足下輕辱三公，罪自己作，今蒙釋宥，德莫厚矣；宜降志卑辭以謝之。」謙曰：「諾。」又謂溫曰：「陶恭祖今深自罪責，思在變革。謝天子禮畢，必詣公門。公宜見之，以慰其意。」時溫於宮門見謙，謙仰曰：「謙自謝朝廷，豈為公邪？」溫曰：「恭祖癡病尚未除邪？」遂為之置酒，待之如初。會徐州黃巾起，以謙為徐州刺史，擊黃巾，破走之。董卓之亂，州郡起兵，天子都長安，四方斷絕，謙遣使間行致貢獻，遷安東將軍、徐州牧，封溧陽侯。是時，徐州百姓殷盛，穀米封贍，流民多歸之。而謙背道任情：廣陵太守琅邪趙昱，徐方名士也，以忠直見疏；謝承漢書曰：昱年十三，母嘗病，經涉三月。昱慘戚消瘠，至目不交睫，握粟出卜，祈禱泣血，鄉黨稱其孝。就處士東莞綦毌君受公羊傳，兼該羣業。至歷年潛志，不闚園圃，親疏希見其面。時入定省父母，須臾即還。高絜廉正，抱禮而立，清英儼恪，莫干其志；旌善以興化，彈邪以矯俗。州郡請召，常稱病不應。國相檀謨、陳遵比召，不起；或興盛怒，終不迴意。舉孝廉，除莒長，宣揚五教，政為國表。會黃巾作亂，陸梁五郡，郡縣發兵，以為先辦。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，當受遷賞，昱深以為恥，委官還家。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，辭疾遜遁。謙重令楊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，昱守意不移；欲威以刑罰，然後乃起。舉茂才，遷廣陵太守。賊笮融從臨淮見討，迸入郡界，昱將兵拒戰，敗績，見害。曹宏等，讒慝小人也，謙親任之。刑政失和，良善多被其害，由是漸亂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，謙初與合從寇鈔，後遂殺宣，并其衆。

初平四年，太祖征謙，攻拔十餘城，至彭城大戰。謙兵敗走，死者萬數，泗水為之不流。謙退守剡。太祖以糧少引軍還。吳書曰：曹公父於泰山被殺，歸咎於謙。欲伐謙而畏其彊，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。詔曰：「今海內擾攘，州郡起兵，征夫勞瘁，寇難未弭，或將吏不良，因緣討捕，侵侮黎民，離害者衆；風聲流聞，震蕩城邑，丘牆懼於橫暴，貞良化為羣惡，此何異乎抱薪救焚，扇火止沸哉！今四民流移，託身佗方，攜白首於山野，棄稚子於溝壑，顧故鄉而哀歎，向阡陌而流涕，饑厄困苦，亦已甚矣。雖悔往者之迷謬，思奉教於今日，然兵連衆結，鋒鏑布野，恐一朝解散，夕見係虜，是以阻兵屯據，欲止而不敢散也。詔書到，其各罷遣甲士，還親農桑，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，慰示遠近，咸使聞知。」謙被詔，乃上書曰：「臣聞懷遠柔服，非德不集；克難平亂，非兵不濟。是以涿鹿、版泉、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，有扈、鬼方、商、奄四國有王者之伐，自古在昔，未有不揚威以弭亂，震武以止暴者也。臣前初以黃巾亂治，受策長驅，匪遑啟處。雖憲章勑戒，奉宣威靈，敬行天誅，每伐輒克，然妖寇類衆，殊不畏死，父兄殲殪，子弟羣起，治屯連兵，至今為患。若承命解甲，弱國自虛，釋武備以資亂，損官威以益寇，今日兵罷，明日難必至，上忝朝廷寵授之本，下令羣凶日月滋蔓，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。臣雖愚蔽，忠恕不昭，抱恩念報，所不忍行。輒勒部曲，申令警備。出芟彊寇，惟力是視，入宣德澤，躬奉職事，兾效微勞，以贖罪負。」又曰：「華夏沸擾，于今未弭，包茅不入，職貢多闕，寤寐憂歎，無日敢寧。誠思貢獻必至，薦羞獲通，然後銷鋒解甲，臣之願也。臣前調穀百萬斛，已在水次，輒勑兵衞送。」曹公得謙上事，知不罷兵。乃進攻彭城，多殺人民。謙引兵擊之，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。公引兵還。　臣松之案：此時天子在長安，曹公尚未秉政。罷兵之詔，不得由曹氏出。

興平元年，復東征，略定琅邪、東海諸縣。謙恐，欲走歸丹楊。會張邈叛迎呂布，太祖還擊布。是歲，謙病死。吳書曰：謙死時，年六十三，張昭等為之哀辭曰：「猗歟使君，君侯將軍，膺秉懿德，允武允文，體足剛直，守以溫仁。令舒及盧，遺愛于民；牧幽曁徐，甘棠是均。憬憬夷貊，賴侯以清；蠢蠢妖寇，匪侯不寧。唯帝念績，爵命以章，旣牧且侯，啟土溧陽。遂升上將，受號安東，將平世難，社稷是崇。降年不永，奄忽殂薨，喪覆失恃，民知困窮。曾不旬日，五郡潰崩，哀我人斯，將誰仰憑？追思靡及，仰叫皇穹。嗚呼哀哉！」謙二子：商、應，皆不仕。

張楊傳

張楊字稚叔，雲中人也。以武勇給并州，為武猛從事。靈帝末，天下亂，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，軍京都，欲以御四方，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。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，屬之。靈帝紀曰：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，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，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，趙融、馮芳為助軍校尉，夏牟、淳于瓊為左右校尉。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，為假司馬。靈帝崩，碩為何進所殺。楊復為進所遣，歸本州募兵，得千餘人，因留上黨，擊山賊。進敗，董卓作亂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，不下，略諸縣，衆至數千人。山東兵起，欲誅卓。袁紹至河內，楊與紹合，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。單于欲叛，紹、楊不從。單于執楊與俱去，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，破之。單于執楊至黎陽，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，衆復振。卓以楊為建義將軍、河內太守。天子之在河東，楊將兵控安邑，拜安國將軍，封晉陽侯。楊欲迎天子還洛，諸將不聽；楊還野王。建安元年，楊奉、董承、韓暹挾天子還舊京，糧乏。楊以糧迎道路，遂至洛陽。謂諸將曰：「天子當與天下共之，幸有公卿大臣，楊當捍外難，何事京都？」遂還野王。即拜為大司馬。英雄記曰：楊性仁和，無威刑。下人謀反，發覺，對之涕泣，輒原不問。楊素與呂布善。太祖之圍布，楊欲救之，不能。乃出兵東市，遙為之勢。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，楊將眭固殺醜，將其衆，欲北合袁紹。太祖遣史渙邀擊，破之於犬城，斬固，盡收其衆也。典略曰：固字白兎，旣殺楊醜，軍屯射犬。時有巫誡固曰：「將軍字兎而此邑名犬，兎見犬，其勢必驚，宜急移去。」固不從，遂戰死。

公孫度傳

公孫度字升濟，本遼東襄平人也。度父延，避吏居玄菟，任度為郡吏。時玄菟太守公孫琙，子豹，年十八歲，早死。度少時名豹，又與琙子同年，琙見而親愛之，遣就師學，為取妻。後舉有道，除尚書郎，稍遷兾州刺史，以謠言免。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，薦度為遼東太守。度起玄菟小吏，為遼東郡所輕。先時，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，召度子康為伍長。度到官，收昭，笞殺於襄平市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，皆以法誅，所夷滅百餘家，郡中震慄。東伐高句驪，西擊烏丸，威行海外。

初平元年，度知中國擾攘，語所親吏柳毅、陽儀等曰：「漢祚將絕，當與諸卿圖王耳。」魏書曰：度語毅、儀：「讖書云孫登當為天子，太守姓公孫，字升濟，升即登也。」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，長丈餘，下有三小石為之足。或謂度曰：「此漢宣帝冠石之祥，而里名與先君同。社主土地，明當有土地，而三公為輔也。」度益喜。故河內太守李敏，郡中知名，惡度所為，恐為所害，乃將家屬入于海。度大怒，掘其父冢，剖棺焚屍，誅其宗族。晉陽秋曰：敏子追求敏，出塞，越二十餘年不娶。州里徐邈責之曰：「不孝莫大於無後，何可終身不娶乎！」乃娶妻，生子胤而遣妻，常如居喪之禮，不勝憂，數年而卒。胤生不識父母，及有識，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。以祖父不知存亡，設主奉之。由是知名，仕至司徒。　臣松之案：本傳云敏將家入海，而復與子相失，未詳其故。分遼東郡為遼西、中遼郡，置太守。越海收東萊諸縣，置營州刺史。自立為遼東侯、平州牧，追封父延為建義侯。立漢二祖廟，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，郊祀天地，籍田，治兵，乘鸞路，九旒，旄頭羽騎。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，封永寧鄉侯，度曰：「我王遼東，何永寧也！」藏印綬武庫。度死，子康嗣位，以永寧鄉侯封弟恭。是歲建安九年也。

十二年，太祖征三郡烏丸，屠柳城。袁尚等奔遼東，康斬送尚首。語在武紀。封康襄平侯，拜左將軍。康死，子晃、淵等皆小，衆立恭為遼東太守。文帝踐阼，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、假節，封平郭侯；追贈康大司馬。

初，恭病陰消為閹人，劣弱不能治國。太和二年，淵脅奪恭位。明帝即拜淵揚烈將軍、遼東太守。淵遣使南通孫權，往來賂遺。吳書載淵表權曰：「臣伏惟遭天地反易，遇無妄之運；王路未夷，傾側擾攘。自先人以來，歷事漢、魏，階緣際會，為國效節，繼世享任，得守藩表，猶知符命未有攸歸。每感厚恩，頻辱顯使，退念人臣交不越境，是以固守所執，拒違前使。雖義無二信，敢忘大恩！陛下鎮撫，長存小國，前後裴校尉、葛都尉等到，奉被勑誡，聖旨彌密，重紈累素，幽明備著，所以申示之事，言提其耳。臣晝則謳吟，宵則發夢，終身誦之，志不知足。季末凶荒，乾坤否塞，兵革未戢，人民蕩析。仰此天命將有眷顧，私從一隅永瞻雲日。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，襃功臣之後，乃令讒譌得行其志，聽幽州刺史、東萊太守誑誤之言，猥興州兵，圖害臣郡。臣不負魏，而魏絕之。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；田饒適齊，樂毅走趙，以不得事主，故保有道之君；陳平、耿況亦覩時變，卒歸於漢，勒名帝籍。伏惟陛下德不再出，時不世遇，是以慺慺懷慕自納，望遠視險，有如近易。誠願神謨蚤定洪業，奮六師之勢，收河、洛之地，為聖代宗。天下幸甚！」　魏略曰：國家知淵兩端，而思遼東吏民為淵所誤。故公文下遼東，因赦之曰：「告遼東、玄菟將校吏民：逆賊孫權遭遇亂階，因其先人劫略州郡，遂成羣凶，自擅江表，含垢藏疾。兾其可化，故割地王權，使南面稱孤，位以上將，禮以九命。權親叉手，北向稽顙。假人臣之寵，受人臣之榮，未有如權者也。狼子野心，告令難移，卒歸反覆，背恩叛主，滔天逆神，乃敢僭號。恃江湖之險阻，王誅未加。比年已來，復遠遣船，越渡大海，多持貨物，誑誘邊民。邊民無知，與之交關。長吏以下莫肯禁止，至使周賀浮舟百艘，沈滯津岸，貿遷有無。旣不疑拒，齎以名馬，又使宿舒隨賀通好。十室之邑，猶有忠信，陷君於惡，春秋所書也。今遼東、玄菟奉事國朝，紆青拖紫，以千百為數，戴纚垂纓，咸佩印綬，曾無匡正納善之言。龜玉毀於匵，虎兕出於匣，是誰之過歟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！昔狐突有言：『父教子貳，何以事君？策名委質，貳乃辟也。』今乃阿順邪謀，脅從姦惑，豈獨父兄之教不詳，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！若苗穢害田，隨風烈火，芝艾俱焚，安能自別乎？且又此事固然易見，不及鑒古成敗，書傳所載也。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，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，利則利所不利，貴則義所不貴，此為厭安樂之居，求危亡之禍，賤忠貞之節，重背叛之名。蠻、貊之長，猶知愛禮，以此事人，亦難為顏！且又宿舒無罪，擠使入吳，奉不義之使，始與家訣，涕泣而行。及至賀死之日，覆衆成山，舒雖脫死，魂魄離身。何所逼迫，乃至於此！今忠臣烈將，咸忿遼東反覆攜貳，皆欲乘桴浮海，期於肆意。朕為天下父母，加念天下新定，旣不欲勞動干戈，遠涉大川，費役如彼，又悼邊陲遺餘黎民，迷誤如此，故遣郎中衞慎、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。若股肱忠良，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，反邪就正以建大功，福莫大焉。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汙，不敢倡言，永懷伊戚。其諸與賊使交通，皆赦除之，與之更始。」權遣使張彌、許晏等，齎金玉珍寶，立淵為燕王。淵亦恐權遠不可恃，且貪貨物，誘致其使，悉斬送彌、晏等首，魏略載淵表曰：「臣前遣校尉宿舒、郎中令孫綜，甘言厚禮，以誘吳賊。幸賴天道福助大魏，使此賊虜暗然迷惑，違戾羣下，不從衆諫，承信臣言，遠遣船使，多將士卒，來致封拜。臣之所執，得如本志，雖憂罪釁，私懷幸甚。賊衆本號萬人，舒、綜伺察，可七八千人，到沓津。偽使者張彌、許晏與中郎將萬泰、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，齎文書命服什物，下到臣郡。泰、潛別齎致遺貨物，欲因市馬。軍將賀達、虞咨領餘衆在船所。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，而彌等人兵衆多，見臣不便承受吳命，意有猜疑。懼其死作，變態妄生，即進兵圍取，斬彌、晏、泰、潛等首級。其吏從兵衆，皆士伍小人，給使東西，不得自由，面縛乞降，不忍誅殺，輒聽納受，徙充邊城。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，馳行至沓。使領長史柳遠設賔主禮誘請達、咨，三軍潛伏以待其下，又驅羣馬貨物，欲與交市。達、咨懷疑不下，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，欲交市。起等金鼓始震，鋒矢亂發，斬首三百餘級，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，其散走山谷，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，不在數中。得銀印、銅印、兵器、資貨，不可勝數。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、印綬、符策、九錫、什物，及彌等偽節、印綬、首級。」又曰：「宿舒、孫綜前到吳，賊權問臣家內小大，舒、綜對臣有三息，脩別屬亡弟。權敢姦巧，便擅拜命。謹封送印綬、符策。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，慙為賊權汙損所加，旣行天誅，猶有餘忿。」又曰：「臣父康，昔殺權使，結為讎隙。今乃譎欺，遣使誘致，令權傾心，虛國竭祿，遠命上卿，寵授極位，震動南土，備盡禮數。又權待舒、綜，契闊委曲，君臣上下，畢歡竭情。而令四使見殺，梟示萬里，士衆流離，屠戮津渚，慙恥遠布，痛辱彌天。權之怨疾，將刻肌骨。若天衰其業，使至喪隕，權將內傷憤激而死。若期運未訖，將播毒螫，必恐長虵來為寇害。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，與相接近，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，得其消息，乞速告臣，使得備豫。」又曰：「臣門戶受恩，實深實重，自臣承攝即事以來，連被榮寵，殊特無量，分當隕越，竭力致死。而臣狂愚，意計迷闇，不即禽賊，以至見疑。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，實但欲罷弊此賊，使困自絕，誠不敢背累世之恩，附僭盜之虜也。而後愛憎之人，緣事加誣，偽生節目，卒令明聽疑於市虎，移恩改愛，興動威怒，幾至沈沒，長為負忝。幸賴慈恩，猶垂三宥，使得補過，解除愆責。如天威遠加，不見假借，早當麋碎，辱先廢祀，何緣自明，建此微功。臣旣喜於事捷，得自申展，悲於疇昔，至此變故，餘怖踊躍，未敢便寧。唯陛下旣崇春日生全之仁，除忿塞隙，抑弭纖介，推今亮往，察臣本心，長令抱戴，銜分三泉。」又曰：「臣被服光榮，恩情未報，而以罪釁，自招譴怒，分當即戮，為衆社戒。所以越典詭常，偽通於吳，誠自念窮迫，報效未立，而為天威督罰所加，長恐奄忽，不得自洗。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，遣使誘吳，知其必來，權之求郡，積有年歲，初無倡荅一言之應，今權得使，來必不疑，至此一舉，果如所規，上卿大衆，翕赫豐盛，財貨賂遺，傾國極位，到見禽取，流離死亡千有餘人，滅絕不反。此誠暴猾賊之鋒，摧矜夸之巧，昭示天下，破損其業，足以慙之矣。臣之慺慺念效於國，雖有非常之過，亦有非常之功，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，采其豪毛之善，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。」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，封樂浪公，持節、領郡如故。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：「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，廢絕計貢者，實挾兩端。旣恃阻險，又怙孫權。故敢跋扈，恣睢海外。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，知其弱少不足憑恃，是以決計斬賊之使。又高句麗、濊貊與淵為仇，並為寇鈔。今外失吳援，內有胡寇，心知國家能從陸道，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。因斯之時，宜遣使示以禍福。奉車都尉鬷弘，武皇帝時始奉使命，開通道路。文皇帝即位，欲通使命，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，賜其車、牛，絹百匹。弘以受恩，歸死國朝，無有還意，乞留妻子，身奉使命。公孫康遂稱臣妾。以弘奉使稱意，賜爵關內侯。弘性果烈，乃心於國，夙夜拳拳，念自竭效。冠族子孫，少好學問，博通書記，多所關涉，口論速捷，辯而不俗，附依典誥若出胷臆，加仕本郡常在人右，彼方士人素所敬服。若當遣使，以為可使弘行。弘乃自舊土，習其國俗，為說利害，辯足以動其意，明足以見其事，才足以行之，辭足以見信。若其計從，雖酈生之降齊王，陸賈之說尉他，亦無以遠過也。欲進遠路，不宜釋騏驥；將已篤疾，不宜廢扁鵲。願察愚言也。」使者至，淵設甲兵為軍陣，出見使者，又數對國中賔客出惡言。吳書曰：魏遣使者傅容、聶夔拜淵為樂浪公。淵計吏從洛陽還，語淵曰：「使者左駿伯，使皆擇勇力者，非凡人也。」淵由是疑怖。容、夔至，住學館中。淵先以步騎圍之，乃入受拜。容、夔大怖，由是還洛言狀。景初元年，乃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等齎璽書徵淵。淵遂發兵，逆於遼隧，與儉等戰。儉等不利而還。淵遂自立為燕王，置百官有司。遣使者持節，假鮮卑單于璽，封拜邊民，誘呼鮮卑，侵擾北方。魏書曰：淵知此變非獨出儉，遂為備。遣使謝吳，自稱燕王，求為與國。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：「大司馬長史臣郭昕、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：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，伏讀懇切，精魄散越，不知身命所當投措！昕等伏自惟省，螻蟻小醜，器非時用，遭值千載，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，惠澤沾渥，滋潤榮華，無尺寸之功，有負乘之累；遂蒙襃獎，登名天府，並以駑蹇附龍託驥，紆青拖紫，飛騰雲梯，感恩惟報，死不擇地。臣等聞明君在上，聽政采言，人臣在下，得無隱情，是以因緣訴讓，冐犯愬寃。郡在藩表，密邇不羈，平昔三州，轉輸費調，以供賞賜，歲用累億，虛耗中國。然猶跋扈，虔劉邊陲，烽火相望，羽檄相逮，城門晝閉，路無行人，州郡兵戈，奔散覆沒。淵祖父度初來臨郡，承受荒殘，開日月之光，建神武之略，聚烏合之民，埽地為業，威震燿于殊俗，德澤被于羣生。遼土之不壞，實度是賴。孔子曰：『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。』向不遭度，則郡早為丘墟，而民係於虜廷矣。遺風餘愛，永存不朽。度旣薨殂，吏民感慕，欣戴子康，尊而奉之。康踐統洪緒，克壯徽猷，文昭武烈，邁德種仁；乃心京輦，翼翼虔恭，佐國平亂，效績紛紜，功隆事大，勳藏王府。度、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，合策名之計，夾輔漢室，降身委質，卑己事魏。匪處小厭大，畏而服焉，乃慕託高風，懷仰盛懿也。武皇帝亦虛心接納，待以不次，功無巨細，每不見忘。又命之曰：『海北土地割以付君，世世子孫實得有之。』皇天后土，實聞德音。臣庶小大豫在下風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墜。淵生有蘭石之姿，少含愷悌之訓，允文允武，忠惠且直；生民欽仰，莫弗懷愛。淵纂戎祖考，君臨萬民，為國以禮，淑化流行，獨見先覩，羅結遐方，勤王之義，視險如夷，世載忠亮，不隕厥名。孫權慕義，不遠萬里，連年遣使，欲自結援，雖見絕殺，不念舊怨，纖纖往來，求成恩好。淵執節彌固，不為利迴，守志匪石，確乎彌堅。猶懼丹心未見保明，乃卑辭厚幣，誘致權使，梟截獻馘，以示無二。吳雖在遠，水道通利，舉帆便至，無所隔限。淵不顧敵讎之深，念存人臣之節，絕彊吳之歡，昭事魏之心，靈祇明鑒，普天咸聞。陛下嘉美洪烈，懿茲武功，誕錫休命，寵亞齊、魯，下及陪臣，普受介福。誠以天覆之恩，當卒終始，得竭股肱，永保祿位，不虞一旦，橫被殘酷。惟育養之厚，念積累之效，悲思不遂，痛切見棄，舉國號咷，拊膺泣血。夫三軍所伐，蠻夷戎狄驕逸不虔，於是致武，不聞義國，反受誅討。蓋聖王之制，五服之域，有不供職，則脩文德，而又不至，然後征伐。淵小心翼翼，恪恭于位，勤事奉上，可謂勉矣。盡忠竭節，還被患禍。小弁之作，離騷之興，皆由此也。就或佞邪，盜言孔甘，猶當清覽，憎而知善；讒巧似直，惑亂聖聽，尚望文告，使知所由。若信有罪，當垂三宥；若不改寤，計功減降，當在八議。而潛軍伺襲，大兵奄至，舞戈長驅，衝擊遼土。犬馬惡死，況於人類！吏民昧死，挫辱王師。淵雖冤枉，方臨危殆，猶恃聖恩，悵然重奔，兾必姦臣矯制，妄肆威虐，乃謂臣等曰：『漢安帝建光元年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，受二月乙未詔書，曰收幽州刺史馮煥、玄菟太守姚光。推案無乙未詔書，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。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？』臣等議：以為刺史興兵，搖動天下，殆非矯制，必是詔命。淵乃俛仰歎息，自傷無罪。深惟土地所以養人，竊慕古公杖策之岐，乃欲投冠釋紱，逝歸林麓。臣等維持，誓之以死，屯守府門，不聽所執。而七營虎士，五部蠻夷，各懷素飽，不謀同心，奮臂大呼，排門遁出。近郊農民釋其耨鎛，伐薪制梃，改案為櫓，奔馳赴難，軍旅行成，雖蹈湯火，死不顧生。淵雖見孤棄，怨而不怒，比遣勑軍，勿得干犯，及手書告語，懇惻至誠。而吏士凶悍，不可解散，期於畢命，投死無悔。淵懼吏士不從教令，乃躬馳騖，自往化解，僅乃止之。一飯之惠，匹夫所死，況淵累葉信結百姓，恩著民心。自先帝初興，爰曁陛下，榮淵累葉，豐功懿德，策名襃揚，辯著廊廟，勝衣舉履，誦詠明文，以為口實。埋而掘之，古人所恥。小白、重耳衰世諸侯，猶慕著信，以隆霸業。詩美文王作孚萬邦，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；信之為德，固亦大矣。今吳、蜀共帝，鼎足而居，天下搖蕩，無所統一，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。淵據金城之固，仗和睦之民，國殷兵強，可以橫行。策名委質，守死善道，忠至義盡，為九州表。方今二敵闚𨵦，未知孰定，是之不戒，而淵是害。茹柔吐剛，非王者之道也。臣等雖鄙，誠竊恥之。若無天乎，臣一郡吉凶，尚未可知；若云有天，亦何懼焉！臣等聞仕於家者，二世則主之，三世則君之。臣等生於荒裔之土，出於圭竇之中，無大援於魏，世隷於公孫氏，報生與賜，在於死力。昔蒯通言直，漢祖赦其誅；鄭詹辭順，晉文原其死。臣等頑愚，不達大節，苟執一介，披露肝膽，言逆龍鱗，罪當萬死。惟陛下恢崇撫育，亮其控告，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恃。」

二年春，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。六月，軍至遼東。漢晉春秋曰：公孫淵自立，稱紹漢元年。聞魏人將討，復稱臣於吳，乞兵北伐以自救。吳人欲戮其使，羊衜曰：「不可，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。不如因而厚之，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。若魏伐淵不克，而我軍遠赴，是恩結遐夷，義蓋萬里，若兵連不解，首尾離隔，則我虜其傍郡，驅略而歸，亦足以致天之罰，報雪曩事矣。」權曰：「善」。乃勒兵大出。謂淵使曰：「請俟後問，當從簡書，必與弟同休戚，共存亡，雖隕于中原，吾所甘心也。」又曰：「司馬懿所向無前，深為弟憂也。」淵遣將軍卑衍、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，圍塹二十餘里。宣王軍至，令衍逆戰。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。宣王令軍穿圍，引兵東南向，而急東北，即趨襄平。衍等恐襄平無守，夜走。諸軍進至首山，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。復擊，大破之，遂進軍造城下，為圍塹。會霖雨三十餘日，遼水暴長，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。雨霽，起土山、脩櫓，為發石連弩射城中。淵窘急。糧盡，人相食，死者甚多。將軍楊祚等降。八月丙寅夜，大流星長數十丈，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。壬午，淵衆潰，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，大兵急擊之，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。城破，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，傳淵首洛陽，遼東、帶方、樂浪、玄菟悉平。

初，淵家數有怪，犬冠幘絳衣上屋，炊有小兒蒸死甑中。襄平北巿生肉，長圍各數尺，有頭目口喙，無手足而動搖。占曰：「有形不成，有體無聲，其國滅亡。」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，至淵三世，凡五十年而滅。魏略曰：始淵兄晃為恭任子，在洛，聞淵劫奪恭位，謂淵終不可保，數自表聞，欲令國家討淵。帝以淵已秉權，故因而撫之。及淵叛，遂以國法繫晃。晃雖有前言，兾不坐，然內以骨肉，知淵破則己從及。淵首到，晃自審必死，與其子相對啼哭。時上亦欲活之，而有司以為不可，遂殺之。

張燕

張燕，常山真定人也，本姓褚。黃巾起，燕合聚少年為羣盜，在山澤間轉攻，還真定，衆萬餘人。博陵張牛角亦起衆，自號將兵從事，與燕合。燕推牛角為帥，俱攻癭陶。牛角為飛矢所中，被創且死，令衆奉燕，告曰：「必以燕為帥。」牛角死，衆奉燕，故改姓張。燕剽捍捷速過人，故軍中號曰飛燕。其後人衆寖廣，常山、趙郡、中山、上黨、河內諸山谷皆相通，其小帥孫輕、王當等，各以部衆從燕，衆至百萬，號曰黑山。靈帝不能征，河北諸郡被其害。燕遣人至京都乞降，拜燕平難中郎將。九州春秋曰：張角之反也，黑山、白波、黃龍、左校、牛角、五鹿、羝根、苦蝤、劉石、平漢、大洪、司隷、緣城、羅市、雷公、浮雲、飛燕、白爵、楊鳳、于毒等各起兵，大者二三萬，小者不減數千。靈帝不能討，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，領諸山賊，得舉孝廉計吏。後遂彌漫，不可復數。　典略曰：黑山、黃巾諸帥，本非冠蓋，自相號字，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，謂輕捷者為張飛燕，謂聲大者為張雷公，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羝根，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。張璠漢紀云：又有左校、郭大賢、左髭丈八三部也。是後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，天下兵數起，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。袁紹與公孫瓚爭兾州，燕遣將杜長等助瓚，與紹戰，為紹所敗，人衆稍散，太祖將定兾州，燕遣使求佐王師，拜平北將軍；率衆詣鄴，封安國亭侯，邑五百戶。燕薨，子方嗣。方薨，子融嗣。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：門下通事令史張林，飛燕之曾孫。林與趙王倫為亂，未及周年，位至尚書令、衞將軍，封郡公。尋為倫所殺。

張繡傳

張繡，武威祖厲人，驃騎將軍濟族子也。邊章、韓遂為亂涼州，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儁。繡為縣吏，閒伺殺勝，郡內義之。遂招合少年，為邑中豪傑。董卓敗，濟與李傕等擊呂布，為卓報仇。語在卓傳。繡隨濟，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，封宣威侯。濟屯弘農，士卒饑餓，南攻穰，為流矢所中死。繡領其衆，屯宛，與劉表合。太祖南征，軍淯水，繡等舉衆降。太祖納濟妻，繡恨之。太祖聞其不恱，密有殺繡之計。計漏，繡掩襲太祖。太祖軍敗，二子沒。繡還保穰，傅子曰：繡有所親胡車兒，勇冠其軍。太祖愛其驍健，手以金與之。繡聞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，遂反。　吳書曰：繡降，用賈詡計，乞徙軍就高道，道由太祖屯中。繡又曰：「車少而重，乞得使兵各被甲。」太祖信繡，皆聽之。繡乃嚴兵入屯，掩太祖。太祖不備，故敗。太祖比年攻之，不克。太祖拒袁紹於官渡，繡從賈詡計，復以衆降。語在詡傳。繡至，太祖執其手，與歡宴，為子均取繡女，拜揚武將軍。官渡之役，繡力戰有功，遷破羌將軍。從破袁譚於南皮，復增邑凡二千戶。是時天下戶口減耗，十裁一在，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，而繡特多。從征烏丸於柳城，未至，薨，諡曰定侯。魏略曰：五官將數因請會，發怒曰：「君殺吾兄，何忍持面視人邪！」繡心不自安，乃自殺。子泉嗣，坐與魏諷謀反，誅，國除。

張魯傳

張魯字公祺，沛國豐人也。祖父陵，客蜀，學道鵠鳴山中，造作道書以惑百姓，從受道者出五斗米，故世號米賊。陵死，子衡行其道。衡死，魯復行之。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，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，魯遂襲脩殺之，奪其衆。焉死，子璋代立，以魯不順，盡殺魯母家室。魯遂據漢中，以鬼道教民，自號「師君」。其來學道者，初皆名「鬼卒」。受本道已信，號「祭酒」。各領部衆，多者為治頭大祭酒。皆教以誠信不欺詐，有病自首其過，大都與黃巾相似。諸祭酒皆作義舍，如今之亭傳。又置義米肉，懸於義舍，行路者量腹取足；若過多，鬼道輒病之。犯法者，三原，然後乃行刑。不置長吏，皆以祭酒為治，民夷便樂之。雄據巴、漢垂三十年。典略曰：熹平中，妖賊大起，三輔有駱曜。光和中，東方有張角，漢中有張脩。駱曜教民緬匿法，角為太平道，脩為五斗米道。太平道者，師持九節杖為符祝，教病人叩頭思過，因以符水飲之，得病或日淺而愈者，則云此人信道，其或不愈，則云不信道。脩法略與角同，加施靜室，使病者處其中思過。又使人為姦令祭酒，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，使都習，號為姦令。為鬼吏，主為病者請禱。請禱之法，書病人姓名，說服罪之意。作三通，其一上之天，著山上，其一埋之地，其一沈之水，謂之三官手書。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，故號曰五斗米師。實無益於治病，但為淫妄，然小人昏愚，競共事之。後角被誅，脩亦亡。及魯在漢中，因其民信行脩業，遂增飾之。教使作義舍，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；又教使自隱，有小過者，當治道百步，則罪除；又依月令，春夏禁殺；又禁酒。流移寄在其地者，不敢不奉。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，非典略之失，則傳寫之誤。漢末，力不能征，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，領漢寧太守，通貢獻而已。民有地中得玉印者，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。魯功曹巴西閻圃諫魯曰：「漢川之民，戶出十萬，財富土沃，四面險固；上匡天子，則為桓、文，次及竇融，不失富貴。今承制署置，勢足斬斷，不煩於王。願且不稱，勿為禍先。」魯從之。韓遂、馬超之亂，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。

建安二十年，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，至陽平關。魯欲舉漢中降，其弟衞不肯，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。太祖攻破之，遂入蜀。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：「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，說張魯易攻，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，不可守也，信以為然。及往臨履，不如所聞，乃歎曰：『他人商度，少如人意。』攻陽平山上諸屯，旣不時拔，士卒傷夷者多。武皇帝意沮，便欲拔軍截山而還，遣故大將軍夏侯惇、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。會前軍未還，夜迷惑，誤入賊營，賊便退散。侍中辛毗、劉曄等在兵後，語惇、褚，言『官兵已據得賊要屯，賊已散走』。猶不信之。惇前自見，乃還白武皇帝，進兵定之，幸而克獲。此近事，吏士所知。」又楊曁表曰：「武皇帝始征張魯，以十萬之衆，身親臨履，指授方略，因就民麥以為軍糧。張衞之守，蓋不足言。地險守易，雖有精兵虎將，勢不能施。對兵三日，欲抽軍還，言『作軍三十年，一朝持與人，如何』。此計已定，天祚大魏，魯守自壞，因以定之。」　世語曰：魯遣五官掾降，弟衞橫山築陽平城以拒，王師不得進。魯走巴中。軍糧盡，太祖將還。西曹掾東郡郭諶曰：「不可。魯已降，留使旣未反，衞雖不同，偏攜可攻。縣軍深入，以進必克，退必不免。」太祖疑之。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衞營，軍大驚。夜，高祚等誤與衞衆遇，祚等多鳴鼓角會衆。衞懼，以為大軍見掩，遂降。魯聞陽平已陷，將稽顙，圃又曰：「今以迫往，功必輕；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，然後委質，功必多。」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。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，魯曰：「本欲歸命國家，而意未達。今之走，避銳鋒，非有惡意。寶貨倉庫，國家之有。」遂封藏而去。太祖入南鄭，甚嘉之。又以魯本有善意，遣人慰喻。魯盡將家出，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，待以客禮，封閬中侯，邑萬戶。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。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，要為敗而後降，今乃寵以萬戶，五子皆封侯，過矣。　習鑿齒曰：魯欲稱王，而閻圃諫止之，今封圃為列侯。夫賞罰者，所以懲惡勸善也，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，無遠近幽深矣。今閻圃諫魯勿王，而太祖追封之，將來之人孰不思順！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，其此之謂與！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燋爛之功，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，則民利於有亂，俗競於殺伐，阻兵杖力，干戈不戢矣。太祖之此封，可謂知賞罰之本，雖湯武居之，無以加也。　魏略曰：黃初中，增圃爵邑，在禮請中。後十餘歲病死。　晉書云：西戎司馬閻纘，圃孫也。為子彭祖取魯女。魯薨，諡之曰原侯。子富嗣。魏略曰：劉雄鳴者，藍田人也。少以采藥射獵為事，常居覆車山下，每晨夜，出行雲霧中，以識道不迷，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。郭、李之亂，人多就之。建安中，附屬州郡，州郡表薦為小將。馬超等反，不肯從，超破之。後詣太祖，太祖執其手謂之曰：「孤方入關，夢得一神人，即卿邪！」乃厚禮之，表拜為將軍，遣令迎其部黨。部黨不欲降，遂劫以反，諸亡命皆往依之，有衆數千人，據武關道口。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，雄鳴南奔漢中。漢中破，窮無所之，乃復歸降。太祖捉其鬚曰：「老賊，真得汝矣！」復其官，徙勃海。時又有程銀、侯選、李堪，皆河東人也，興平之亂，各有衆千餘家。建安十六年，並與馬超合。超破走，堪臨陣死。銀、選南入漢中，漢中破，詣太祖降，皆復官爵。

評曰：公孫瓚保京，坐待夷滅。度殘暴而不節，淵仍業以載凶，祇足覆其族也。陶謙昬亂而憂死，張楊授首於臣下，皆擁據州郡，曾匹夫之不若，固無可論者也。燕、繡、魯舍羣盜，列功臣，去危亡，保宗祀，則於彼為愈焉。

## 諸夏侯曹傳第九

夏侯惇傳

夏侯惇字元讓，沛國譙人，夏侯嬰之後也。年十四，就師學，人有辱其師者，惇殺之，由是以烈氣聞。太祖初起，惇常為裨將，從征伐。太祖行奮武將軍，以惇為司馬，別屯白馬，遷折衝校尉，領東郡太守。太祖征陶謙，留惇守濮陽。張邈叛迎呂布，太祖家在鄄城，惇輕軍往赴，適與布會，交戰。布退還，遂入濮陽，襲得惇軍輜重。遣將偽降，共執持惇，責以寶貨，惇軍中震恐。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，召軍吏諸將，皆案甲當部不得動，諸營乃定。遂詣惇所，叱持質者曰：「汝等凶逆，乃敢執劫大將軍，復欲望生邪！且吾受命討賊，寧能以一將軍之故，而縱汝乎？」因涕泣謂惇曰：「當柰國法何！」促召兵擊持質者。持質者惶遽叩頭，言「我但欲乞資用去耳」！浩數責，皆斬之。惇旣免，太祖聞之，謂浩曰：「卿此可為萬世法。」乃著令，自今已後有持質者，皆當并擊，勿顧質。由是劫質者遂絕。孫盛曰：案光武紀，建武九年，盜劫陰貴人母弟，吏以不得拘質迫盜，盜遂殺之也。然則合擊者，乃古制也。自安、順已降，政教陵遲，劫質不避王公，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，浩始復斬之，故魏武嘉焉。

太祖自徐州還，惇從征呂布，為流矢所中，傷左目。　魏略曰：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，軍中號惇為盲夏侯。惇惡之，每照鏡，恚怒，輒撲鏡於地。復領陳留、濟陰太守，加建武將軍，封高安鄉侯。時大旱，蝗蟲起，惇乃斷太壽水作陂，身自負土，率將士勸種稻，民賴其利。轉領河南尹。太祖平河北，為大將軍後拒。鄴破，遷伏波將軍，領尹如故，使得以便宜從事，不拘科制。建安十二年，錄惇前後功，增封邑千八百戶，并前二千五百戶。二十一年，從征孫權還，使惇都督二十六軍，留居巢。賜伎樂名倡，令曰：「魏絳以和戎之功，猶受金石之樂，況將軍乎！」二十四年，太祖軍於摩陂，召惇常與同載，特見親重，出入卧內，諸將莫得比也。拜前將軍，魏書曰：時諸將皆受魏官號，惇獨漢官，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。太祖曰：「吾聞太上師臣，其次友臣。夫臣者，貴德之人也，區區之魏，而臣足以屈君乎？」惇固請，乃拜為前將軍。督諸軍還壽春，徙屯召陵。文帝即王位，拜惇大將軍，數月薨。

惇雖在軍旅，親迎師受業。性清儉，有餘財輒以分施，不足資之於官，不治產業。謚曰忠侯。子充嗣。帝追思惇功，欲使子孫畢侯，分惇邑千戶，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。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。初，太祖以女妻楙，即清河公主也。楙歷位侍中尚書、安西鎮東將軍，假節。魏略曰：楙字子林，惇中子也。文帝少與楙親，及即位，以為安西將軍、持節，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。楙性無武略，而好治生。至太和二年，明帝西征，人有白楙者，遂召還為尚書。楙在西時，多畜伎妾，公主由此與楙不和。其後羣弟不遵禮度，楙數切責，弟懼見治，乃共構楙以誹謗，令主奏之，有詔收楙。帝意欲殺之，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，默以為「此必清河公主與楙不睦，出於譖構，兾不推實耳。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，宜加三思」。帝意解，曰：「吾亦以為然。」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表者，果其羣弟子臧、子江所構也。充薨，子廙嗣。廙薨，子劭嗣。晉陽秋曰：泰始二年，高安鄉侯夏侯佐卒，惇之孫也，嗣絕。詔曰：「惇，魏之元功，勳書竹帛。昔庭堅不祀，猶或悼之，況朕受禪於魏，而可以忘其功臣哉！宜擇惇近屬紹封之。」

韓浩者，河內人，及沛國史渙與浩，俱以忠勇顯。浩至中護軍，渙至中領軍，皆掌禁兵，封列侯。魏書曰：韓浩字元嗣。漢末起兵，縣近山藪，多寇，浩聚徒衆為縣藩衞。太守王匡以為從事，將兵拒董卓於盟津。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，卓執之，使招浩，浩不從。袁術聞而壯之，以為騎都尉。夏侯惇聞其名，請與相見，大奇之，使領兵從征伐。時大議損益，浩以為當急田。太祖善之，遷護軍。太祖欲討柳城，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，非完計也，欲與浩共諫。浩曰：「今兵勢彊盛，威加四海，戰勝攻取，無不如志，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，將為後憂。且公神武，舉無遺策，吾與君為中軍主，不宜沮衆。」遂從破柳城，改其官為中護軍，置長史、司馬。從討張魯，魯降。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，欲留使都督諸軍，鎮漢中。太祖曰：「吾安可以無護軍？」乃與俱還。其見親任如此。及薨，太祖愍惜之。無子，以養子榮嗣。史渙字公劉。少任俠，有雄氣。太祖初起，以客從，行中軍校尉，從征伐，常監諸將，見親信，轉拜中領軍。十四年薨。子靜嗣。

夏侯淵傳

夏侯淵字妙才，惇族弟也。太祖居家，曾有縣官事，淵代引重罪，太祖營救之，得免。魏略曰：時兖、豫大亂，淵以饑乏，棄其幼子，而活亡弟孤女。太祖起兵，以別部司馬、騎都尉從，遷陳留、潁川太守。及與袁紹戰於官渡，行督軍校尉。紹破，使督兖、豫、徐州軍糧；時軍食少，淵傳饋相繼，軍以復振。昌狶反，遣于禁擊之，未拔，復遣淵與禁并力，遂擊狶，降其十餘屯，狶詣禁降。淵還，拜典軍校尉。魏書曰：淵為將，赴急疾，常出敵之不意，故軍中為之語曰：「典軍校尉夏侯淵，三日五百，六日一千。」濟南、樂安黃巾徐和、司馬俱等攻城，殺長吏，淵將泰山、齊、平原郡兵擊，大破之，斬和，平諸縣，收其糧穀以給軍士。

十四年，以淵為行領軍。太祖征孫權還，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，緒破，又行征西護軍，督徐晃擊太原賊，攻下二十餘屯，斬賊帥商曜，屠其城。從征韓遂等，戰於渭南。又督朱靈平隃糜、汧氐。與太祖會安定，降楊秋。

十七年，太祖乃還鄴，以淵行護軍將軍，督朱靈、路招等屯長安，擊破南山賊劉雄，降其衆。圍遂、超餘黨梁興於鄠，拔之，斬興，封博昌亭侯。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兾，淵救康，未到，康敗。去兾二百餘里，超來逆戰，軍不利。汧氐反，淵引軍還。

十九年，趙衢、尹奉等謀討超，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。衢等譎說超，使出擊叙，於後盡殺超妻子。超奔漢中，還圍祁山。叙等急求救，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。淵曰：「公在鄴，反覆四千里，比報，叙等必敗，非救急也。」遂行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，從陳倉狹道入，淵自督糧在後。郃至渭水上，超將氐羌數千逆郃。未戰，超走，郃進軍收超軍器械。淵到，諸縣皆已降。韓遂在顯親，淵欲襲取之，遂走。淵收遂軍糧，追至略陽城，去遂二十餘里，諸將欲攻之，或言當攻興國氐。淵以為遂兵精，興國城固，攻不可卒拔，不如擊長離諸羌。長離諸羌多在遂軍，必歸救其家。若捨羌獨守則孤，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，可必虜也。淵乃留督將守輜重，輕兵步騎到長離，攻燒羌屯，斬獲甚衆。諸羌在遂軍者，各還種落。遂果救長離，與淵軍對陣。諸將見遂衆，惡之，欲結營作塹乃與戰。淵曰：「我轉鬬千里，今復作營塹，則士衆罷弊，不可乆。賊雖衆，易與耳。」乃鼔之，大破遂軍，得其旌麾，還略陽，進軍圍興國。氐王千萬逃奔馬超，餘衆降。轉擊高平屠各，皆散走，收其糧穀牛馬。乃假淵節。

初，枹罕宋建因涼州亂，自號河首平漢王。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。淵至，圍枹罕，月餘拔之，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。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，渡河入小湟中，河西諸羌盡降，隴右平。太祖下令曰：「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，淵一舉滅之，虎步關右，所向無前。仲尼有言：『吾與爾不如也。』」

二十一年，增封三百戶，并前八百戶。還擊武都氐羌下辯，收氐穀十餘萬斛。太祖西征張魯，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，與太祖會休亭。太祖每引見羌、胡，以淵畏之。會魯降，漢中平，以淵行都護將軍，督張郃、徐晃等平巴郡。太祖還鄴，留淵守漢中，即拜淵征西將軍。

二十三年，劉備軍陽平關，淵率諸將拒之，相守連年。二十四年正月，備夜燒圍鹿角。淵使張郃護東圍，自將輕兵護南圍。備挑郃戰，郃軍不利。淵分所將兵半助郃，為備所襲，淵遂戰死。謚曰愍侯。

初，淵雖數戰勝，太祖常戒曰：「為將當有怯弱時，不可但恃勇也。將當以勇為本，行之以智計；但知任勇，一匹夫敵耳。」

淵妻，太祖內妹。長子衡，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，恩寵特隆。衡襲爵，轉封安寧亭侯。黃初中，賜中子霸，太和中，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。霸，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，進封愽昌亭侯，素為曹爽所厚。聞爽誅，自疑，亡入蜀。以淵舊勳赦霸子，徙樂浪郡。魏略曰：霸字仲權。淵為蜀所害，故霸常切齒，欲有報蜀意。黃初中為偏將軍。子午之役，霸召為前鋒，進至興世圍，安營在曲谷中。蜀人望知其是霸也，指下兵攻之。霸手戰鹿角間，賴救至，然後解。後為右將軍，屯隴西，其養士和戎，並得其歡心。至正始中，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，統屬征西。時征西將軍夏侯玄，於霸為從子，而玄於曹爽為外弟。及司馬宣王誅曹爽，遂召玄，玄來東。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，以為禍必轉相及，心旣內恐；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，而淮代玄為征西，霸尤不安，故遂奔蜀。南趣陰平而失道，入窮谷中，糧盡，殺馬步行，足破，卧巖石下，使人求道，未知何之。蜀聞之，乃使人迎霸。初，建安五年，時霸從妹年十三四，在本郡，出行樵採，為張飛所得。飛知其良家女，遂以為妻，產息女，為劉禪皇后。故淵之初亡，飛妻請而葬之。及霸入蜀，禪與相見，釋之曰：「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，非我先人之手刃也。」指其兒子以示之曰：「此夏侯氏之甥也。」厚加爵寵。霸弟威，官至兖州刺史。世語曰：威字季權，任俠。貴歷荊、兖二州刺史。子駿，并州刺史。次莊，淮南太守。莊子湛，字孝若，以才愽文章，至南陽相、散騎常侍。莊，晉景陽皇后姊夫也。由此一門侈盛於時。威弟惠，樂安太守。文章叙錄曰：惠字稚權，幼以才學見稱，善屬奏議。歷散騎黃門侍郎，與鍾毓數有辯駮，事多見從。遷燕相、樂安太守。年三十七卒。惠弟和，河南尹。世語曰：和字義權，清辯有才論。歷河南尹、太常。淵弟三子稱，弟五子榮。從孫湛為其序曰：「稱字叔權。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，為之渠帥，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，有違者輒嚴以鞭捶，衆莫敢逆。淵陰奇之，使讀項羽傳及兵書，不肯，曰：『能則自為耳，安能學人？』年十六，淵與之田，見奔虎，稱驅馬逐之，禁之不可，一箭而倒。名聞太祖，太祖把其手，喜曰：『我得汝矣！』與文帝為布衣之交，每讌會，氣陵一坐，辯士不能屈。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。年十八卒。弟榮，字幼權。幼聦惠，七歲能屬文，誦書日千言，經目輒識之。文帝聞而請焉。賔客百餘人，人一奏刺，悉書其鄉邑名氏，世所謂爵里刺也，客示之，一寓目，使之遍談，不謬一人。帝深奇之。漢中之敗，榮年十三，左右提之走，不肯，曰：『君親在難，焉所逃死！』乃奮劒而戰，遂沒陣。」衡薨，子績嗣，為虎賁中郎將。績薨，子襃嗣。

曹仁傳

曹仁字子孝，太祖從弟也。魏書曰：仁祖襃，潁川太守。父熾，侍中、長水校尉。少好弓馬弋獵。後豪傑並起，仁亦陰結少年，得千餘人，周旋淮、泗之間，遂從太祖，為別部司馬，行厲鋒校尉。太祖之破袁術，仁所斬獲頗多。從征徐州，仁常督騎，為軍前鋒。別攻陶謙將呂由，破之，還與大軍合彭城，大破謙軍。從攻費、華、即墨、開陽，謙遣別將救諸縣，仁以騎擊破之。太祖征呂布，仁別攻勾陽，拔之，生獲布將劉何。太祖平黃巾，迎天子都許，仁數有功，拜廣陽太守。太祖器其勇略，不使之郡，以議郎督騎。太祖征張繡，仁別徇旁縣，虜其男女三千餘人。太祖軍還，為繡所追，軍不利，士卒喪氣，仁率厲將士甚奮，太祖壯之，遂破繡。

太祖與袁紹乆相持於官渡，紹遣劉備徇㶏彊諸縣，多舉衆應之。自許以南，吏民不安，太祖以為憂。仁曰：「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，其勢不能相救，劉備以彊兵臨之，其背叛固宜也。備新將紹兵，未能得其用，擊之可破也。」太祖善其言，遂使將騎擊備，破走之，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。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，仁擊荀於雞洛山，大破之。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。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，燒其糧穀。

河北旣定，從圍壺關。太祖令曰：「城拔，皆坑之。」連月不下。仁言於太祖曰：「圍城必示之活門，所以開其生路也。今公告之必死，將人自為守。且城固而糧多，攻之則士卒傷，守之則引日乆；今頓兵堅城之下，以攻必死之虜，非良計也。」太祖從之，城降。於是錄仁前後功，封都亭侯。

從平荊州，以仁行征南將軍，留屯江陵，拒吳將周瑜。瑜將數萬衆來攻，前鋒數千人始至，仁登城望之，乃募得三百人，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。賊多，金衆少，遂為所圍。長史陳矯俱在城上，望見金等垂沒，左右皆失色。仁意氣奮怒甚，謂左右取馬來，矯等共援持之。謂仁曰：「賊衆盛，不可當也。假使棄數百人何苦，而將軍以身赴之！」仁不應，遂被甲上馬，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。去賊百餘步，迫溝，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，為金形勢也，仁徑渡溝直前，衝入賊圍，金等乃得解。餘衆未盡出，仁復直還突之，拔出金兵，亡其數人，賊衆乃退。矯等初見仁出，皆懼，及見仁還，乃歎曰：「將軍真天人也！」三軍服其勇。太祖益壯之，轉封安平亭侯。

太祖討馬超，以仁行安西將軍，督諸將拒潼關，破超渭南。蘇伯、田銀反，以仁行驍騎將軍，都督七軍討銀等，破之。復以仁行征南將軍，假節，屯樊，鎮荊州。侯音以宛叛，略傍縣衆數千人，仁率諸軍攻破音，斬其首，還屯樊，即拜征南將軍。關羽攻樊，時漢水暴溢，于禁等七軍皆沒，禁降羽。仁人馬數千人守城，城不沒者數板。羽乘船臨城，圍數重，外內斷絕，糧食欲盡，救兵不至。仁激厲將士，示以必死，將士感之皆無二。徐晃救至，水亦稍減，晃從外擊羽，仁得潰圍出，羽退走。

仁少時不脩行檢，及長為將，嚴整奉法令，常置科於左右，案以從事。鄢陵侯彰北征烏丸，文帝在東宮，為書戒彰曰：「為將奉法，不當如征南邪！」及即王位，拜仁車騎將軍，都督荊、揚、益州諸軍事，進封陳侯，增邑二千，并前三千五百戶。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，置守冢十家。

後召還屯宛。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，詔仁討之。仁與徐晃攻破邵，遂入襄陽，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，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。又詔仁移屯臨潁，遷大司馬，復督諸軍據烏江，還屯合淝。黃初四年薨，謚曰忠侯。魏書曰：仁時年五十六。傅子曰：曹大司馬之勇，賁、育弗加也。張遼其次焉。子泰嗣，官至鎮東將軍，假節，轉封寗陵侯。泰薨，子初嗣。又分封泰弟楷、範，皆為列侯，而牛金官至後將軍。

仁弟純，英雄記曰：純字子和。年十四而喪父，與同產兄仁別居。承父業，富於財，僮僕人客以百數，純綱紀督御，不失其理，鄉里咸以為能。好學問，敬愛學士，學士多歸焉，由是為遠近所稱。年十八，為黃門侍郎。二十，從太祖到襄邑募兵，遂常從征戰。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，督虎豹騎從圍南皮。袁譚出戰，士卒多死。太祖欲緩之，純曰：「今千里蹈敵，進不能克，退必喪威；且懸師深入，難以持乆。彼勝而驕，我敗而懼，以懼敵驕，必可克也。」太祖善其言，遂急攻之，譚敗。純麾下騎斬譚首。及北征三郡，純部騎獲單于蹹頓。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，邑三百戶。從征荊州，追劉備於長坂，獲其二女輜重，收其散卒。進降江陵，從還譙。建安十五年薨。文帝即位，追謚曰威侯。魏書曰：純所督虎豹騎，皆天下驍銳，或從百人將補之，太祖難其帥。純以選為督，撫循甚得人心。及卒，有司白選代，太祖曰：「純之比，何可復得！吾獨不中督邪？」遂不選。子演嗣，官至領軍將軍，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。演薨，子亮嗣。

曹洪傳

曹洪字子廉，太祖從弟也。魏書曰：洪伯父鼎為尚書令，任洪為蘄春長。太祖起義兵討董卓，至熒陽，為卓將徐榮所敗。太祖失馬，賊追甚急，洪下，以馬授太祖，太祖辭讓，洪曰：「天下可無洪，不可無君。」遂步從到汴水，水深不得渡，洪循水得船，與太祖俱濟，還奔譙。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，洪將家兵千餘人，就溫募兵，得廬江上甲二千人，東到丹楊復得數千人，與太祖會龍亢。

太祖征徐州，張邈舉兖州叛迎呂布。時大饑荒，洪將兵在前，先據東平、范，聚糧穀以繼軍。太祖討邈、布於濮陽，布破走，遂據東阿，轉擊濟陰、山陽、中牟、陽武、京、密十餘縣，皆拔之。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，遷揚武中郎將。

天子都許，拜洪諫議大夫。別征劉表，破表別將於舞陽、陰葉、堵陽、博望，有功，遷厲鋒將軍，封國明亭侯。累從征伐，拜都護將軍。文帝即位，為衞將軍，遷驃騎將軍，進封野王侯，益邑千戶，并前二千一百戶，位特進；後徙封都陽侯。

始，洪家富而性吝嗇，文帝少時假求不稱，常恨之，遂以舍客犯法，下獄當死。羣臣並救莫能得。卞太后謂郭后曰：「令曹洪今日死，吾明日勑帝廢后矣。」於是泣涕屢請，乃得免官削爵土。魏略曰：文帝收洪，時曹真在左右，請之曰：「今誅洪，洪必以真為譖也。」帝曰：「我自治之，卿何豫也？」會卞太后責怒帝，言「梁、沛之間，非子廉無有今日」。詔乃釋之。猶尚沒入其財產。太后又以為言，後乃還之。初，太祖為司空時，以己率下，每歲發調，使本縣平貲。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，太祖曰：「我家貲郍得如子廉邪！」文帝在東宮，嘗從洪貸絹百匹，洪不稱意。及洪犯法，自分必死，旣得原，喜，上書謝曰：「臣少不由道，過在人倫，長竊非任，遂蒙含貸。性無檢度知足之分，而有犲狼無厭之質，老惛倍貪，觸突國網，罪迫三千，不在赦宥，當就辜誅，棄諸市朝，猶蒙天恩，骨肉更生。臣仰視天日，愧負靈神，俯惟愆闕，慙愧怖悸，不能雉經以自裁割，謹塗顏闕門，拜章陳情。」洪先帝功臣，時人多為觖望。明帝即位，拜後將軍，更封樂城侯，邑千戶，位特進，復拜驃騎將軍。太和六年薨，謚曰恭侯。子馥，嗣侯。初，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。洪族父瑜，脩慎篤敬，官至衞將軍，封列侯。

曹休傳

曹休字文烈，太祖族子也。天下亂，宗族各散去鄉里。休年十餘歲，喪父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，攜將老母，渡江至吳。魏書曰：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。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，下榻拜涕泣，同坐者皆嘉歎焉。以太祖舉義兵，易姓名轉至荊州，閒行北歸，見太祖。太祖謂左右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。」使與文帝同止，見待如子。常從征伐，使領虎豹騎宿衞。

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，太祖遣曹洪征之，以休為騎都尉，參洪軍事。太祖謂休曰：「汝雖參軍，其實帥也。」洪聞此令，亦委事於休。備遣張飛屯固山，欲斷軍後。衆議狐疑，休曰：「賊實斷道者，當伏兵潛行。今乃先張聲勢，此其不能也。宜及其未集，促擊蘭，蘭破則飛自走矣。」洪從之，進兵擊蘭，大破之，飛果走。

太祖拔漢中，諸軍還長安，拜休中領軍。文帝即王位，為領軍將軍，錄前後功，封東陽亭侯。夏侯惇薨，以休為鎮南將軍，假節都督諸軍事，車駕臨送，上乃下輿執手而別。孫權遣將屯歷陽，休到，擊破之，又別遣兵渡江，燒賊蕪湖營數千家。遷征東將軍，領揚州刺史，進封安陽鄉侯。魏書曰：休喪母至孝。帝使侍中奪喪服，使飲酒食肉，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。乞歸譙葬母，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，使歸家治喪，一宿便葬，葬訖詣行在所。帝見，親自寬慰之。其見愛重如此。

帝征孫權，以休為征東大將軍，假黃鉞，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，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，破之。拜揚州牧。明帝即位，進封長平侯。吳將審悳屯皖，休擊破之，斬悳首，吳將韓綜、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。增邑四百，并前二千五百戶，遷大司馬，都督揚州如故。太和二年，帝為二道征吳，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，督休諸軍向尋陽。賊將偽降，休深入，戰不利，退還宿石亭。軍夜驚，士卒亂，棄甲兵輜重甚多。休上書謝罪，帝遣屯騎校尉楊曁慰諭，禮賜益隆。休因此癰發背薨，謚曰壯侯。子肇嗣。世語曰：肇字長思。

肇有當世才度，為散騎常侍、屯騎校尉。明帝寢疾，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。帝意尋變，詔肇以侯歸第。正始中薨。追贈衞將軍。子興嗣。初，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，後為殄吳將軍，薨，追贈前將軍。張隱文士傳曰：肇孫攄，字顏遠，少厲志操，博學有才藻。仕晉，辟公府，歷洛陽令，有能名。大司馬齊王冏輔政，攄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。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、征南司馬。值天下亂，攄討賊向吳，戰敗死。

曹真傳

曹真字子丹，太祖族子也。太祖起兵，真父邵募徒衆，為州郡所殺。魏略曰：真本姓秦，養曹氏。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。興平末，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，太祖出，為寇所追，走入秦氏，伯南開門受之。寇問太祖所在，荅云：「我是也。」遂害之。由此太祖思其功，故變其姓。　魏書曰：邵以忠篤有才智，為太祖所親信。初平中，太祖興義兵，邵募徒衆，從太祖周旋。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，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。太祖哀真少孤，收養與諸子同，使與文帝共止。常獵，為虎所逐，顧射虎，應聲而倒。太祖壯其鷙勇，使將虎豹騎。討靈丘賊，拔之，封靈壽亭侯。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，破之，拜中堅將軍。從至長安，領中領軍。是時，夏侯淵沒於陽平，太祖憂之。以真為征蜀護軍，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。太祖自至漢中，拔出諸軍，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。文帝即王位，以真為鎮西將軍，假節都督雍、涼州諸軍事。錄前後功，進封東鄉侯。張進等反於酒泉，真遣費耀討破之，斬進等。黃初三年還京都，以真為上軍大將軍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假節鉞。與夏侯尚等征孫權，擊牛渚屯，破之。轉拜中軍大將軍，加給事中。七年，文帝寢疾，真與陳羣、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。明帝即位，進封邵陵侯，臣松之案：真父名邵。封邵陵侯，若非書誤，則事不可論。遷大將軍。

諸葛亮圍祁山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反應亮。帝遣真督諸軍軍郿，遣張郃擊亮將馬謖，大破之。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，真進軍圍之。條謂其衆曰：「大將軍自來，吾願早降耳。」遂自縛出。三郡皆平。真以亮懲於祁山，後出必從陳倉，乃使將軍郝昭、王生守陳倉，治其城。明年春，亮果圍陳倉，已有備而不能克。增邑，并前二千九百戶。四年，朝洛陽，遷大司馬，賜劒履上殿，入朝不趨。真以「蜀連出侵邊境，宜遂伐之。數道並入，可大克也」。帝從其計。真當發西討，帝親臨送。真以八月發長安，從子午道南入。司馬宣王泝漢水，當會南鄭。諸軍或從斜谷道，或從武威入。會大霖雨三十餘日，或棧道斷絕，詔真還軍。

真少與宗人曹遵、鄉人朱讚並事太祖。遵、讚早亡，真愍之，乞分所食邑封遵、讚子。詔曰：「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，篤晏平乆要之分。君子成人之羙，聽分真邑賜遵、讚子爵關內侯，各百戶。」真每征行，與將士同勞苦，軍賞不足，輒以家財班賜，士卒皆願為用。真病還洛陽，帝自幸其第省疾。真薨，謚曰元侯。子爽嗣。帝追思真功，詔曰：「大司馬蹈履忠節，佐命二祖，內不恃親戚之寵，外不驕白屋之士，可謂能持盈守位，勞謙其德者也。其悉封真五子羲、訓、則、彥、皚皆為列侯。」初，文帝分真邑二百戶，封真弟彬為列侯。

曹爽傳

爽字昭伯，少以宗室謹重，明帝在東宮，甚親愛之。及即位，為散騎侍郎，累遷城門校尉，加散騎常侍，轉武衞將軍，寵待有殊。帝寢疾，乃引爽入卧內，拜大將軍，假節鉞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錄尚書事，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。明帝崩，齊王即位，加爽侍中，改封武安侯，邑萬二千戶，賜劒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。丁謐畫策，使爽白天子，發詔轉宣王為太傅，外以名號尊之，內欲令尚書奏事，先來由己，得制其輕重也。魏書曰：爽使弟羲為表曰：「臣亡父真，奉事三朝，入備冢宰，出為上將。先帝以臣肺腑遺緒，獎飭拔擢，典兵禁省，進無忠恪積累之行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。先帝聖體不豫，臣雖奔走，侍疾嘗藥，曾無精誠翼日之應，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，且慙且懼，靡所厎告。臣聞虞舜序賢，以稷、契為先，成湯襃功，以伊、呂為首，審選博舉，優劣得所，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，錄勳報功之令典，自古以來，未之或闕。今臣虛闇，位冠朝首，顧惟越次，中心愧惕，敢竭愚情，陳寫至實。夫天下之達道者三，謂德、爵、齒也。懿本以高明中正，處上司之位，名足鎮衆，義足率下，一也。包懷大略，允文允武，仍立征伐之勳，遐邇歸功，二也。萬里旋斾，親受遺詔，翼亮皇家，內外所向，三也。加之耆艾，紀綱邦國，體練朝政；論德則過於吉甫、樊仲；課功則踰於方叔、召虎：凡此數者，懿實兼之。臣抱空名而處其右，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，知進而不知退。陛下岐嶷，克明克類，如有以察臣之言，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、大司馬，上昭陛下進賢之明，中顯懿身文武之實，下使愚臣免於謗誚。」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詔曰：「昔吳漢佐光武，有征定四方之功，為大司馬，名稱于今。太尉體履正直，功蓋海內，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，輒不彌乆，是以遲遲不施行耳。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，旣合先帝本旨，又放推讓，進德尚勳，乃欲明賢良、辯等列、順長少也。雖旦、奭之屬，宗師呂望，念在引領以處其下，何以過哉！朕甚嘉焉。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，纖介細疑，不足為忌，當顧栢人彭亡之文，故用低佪，有意未遂耳！斯亦先帝敬重大臣，恩愛深厚之至也。昔成王建保傅之官，近漢顯宗以鄧禹為太傅，皆所以優崇儁乂，必有尊也。其以太尉為太傅。」爽弟羲為中領軍，訓武衞將軍，彥散騎常侍侍講，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，出入禁闥，貴寵莫盛焉。南陽何晏、鄧颺、李勝、沛國丁謐、東平畢軌咸有聲名，進趣於時，明帝以其浮華，皆抑黜之；及爽秉政，乃復進叙，任為腹心。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，勸使伐蜀，爽從其言，宣王止之不能禁。正始五年，爽乃西至長安，大發卒六七萬人，從駱谷入。是時，關中及氐、羌轉輸不能供，牛馬騾驢多死，民夷號泣道路。入谷行數百里，賊因山為固，兵不得進。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，宜急還，不然將敗。世語曰：偉字世英，馮翊人。明帝治宮室，偉諫曰：「今作宮室，斬伐生民墓上松柏，毀壞碑獸石柱，辜及亡人，傷孝子心，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。」颺與偉爭於爽前，偉曰：「颺、勝將敗國家事，可斬也。」爽不恱，乃引軍還。漢晉春秋曰：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：「春秋責大德重，昔武皇帝再入漢中，幾至大敗，君所知也。今興平路勢至險，蜀已先據；若進不獲戰，退見徼絕，覆軍必矣。將何以任其責！」玄懼，言於爽，引軍退。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，爽爭嶮苦戰，僅乃得過。所發牛馬運轉者，死失略盡，羌、胡怨歎，而關右悉虛耗矣。

初，爽以宣王年德並高，恒父事之，不敢專行。及晏等進用，咸共推戴，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。乃以晏、颺、謐為尚書，晏典選舉，軌司隷校尉，勝河南尹，諸事希復由宣王。宣王遂稱疾避爽。初，宣王以爽魏之肺腑，每推先之，爽以宣王名重，亦引身卑下，當時稱焉。丁謐、畢軌等旣進用，數言於爽曰：「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，不可以推誠委之。」由是爽恒猜防焉。禮貌雖存，而諸所興造，皆不復由宣王。宣王力不能爭，且懼其禍，故避之。晏等專政，共分割洛陽、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，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，承勢竊取官物，因緣求欲州郡。有司望風，莫敢忤旨。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，因毓吏微過，深文致毓法，使主者先收毓印綬，然後奏聞。其作威如此。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，尚方珍玩充牣其家，妻妾盈後庭，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，及將吏、師工、鼓吹、良家子女三十三人，皆以為伎樂。詐作詔書，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，使先帝倢伃教習為伎。擅取太樂樂器、武庫禁兵。作窟室，綺疏四周，數與晏等會其中，飲酒作樂。羲深以為大憂，數諫止之。又著書三篇，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，辭旨甚切，不敢斥爽，託戒諸弟以示爽。爽知其為己發也，甚不恱。羲或時以諫喻不納，涕泣而起。宣王密為之備。九年冬，李勝出為荊州刺史，往詣宣王。宣王稱疾困篤，示以羸形。勝不能覺，謂之信然。魏末傳曰：爽等令勝辭宣王，并伺察焉。宣王見勝，勝自陳無他功勞，橫蒙時恩，當為本州，詣閤拜辭，不悟加恩，得蒙引見。宣王令兩婢侍邊，持衣，衣落；復上指口，言渴求飲，婢進粥，宣王持杯飲粥，粥皆流出沾胷。勝愍然，為之涕泣，謂宣王曰：「今主上尚幼，天下恃賴明公。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，何意尊體乃爾！」宣王徐更寬言，才令氣息相屬，說：「年老沈疾，死在旦夕。君當屈并州，并州近胡，好善為之，恐不復相見，如何！」勝曰：「當還忝本州，非并州也。」宣王乃復陽為昏謬，曰：「君方到并州，努力自愛！」錯亂其辭，狀如荒語。勝復曰：「當忝荊州，非并州也。」宣王乃若微悟者，謂勝曰：「懿年老，意荒忽，不解君言。今還為本州刺史，盛德壯烈，好建功勳。今當與君別，自顧氣力轉微，後必不更會，因欲自力，設薄主人，生死共別。令師、昭兄弟結君為友，不可相舍去，副懿區區之心。」因流涕哽咽。勝亦長歎，荅曰：「輒當承教，須待勑命。」勝辭出，與爽等相見，說：「太傅語言錯誤，口不攝杯，指南為北。又云吾當作并州，吾荅言當還為荊州，非并州也。徐徐與語，有識人時，乃知當還為荊州耳。又欲設主人祖送。不可舍去，宜須待之。」更向爽等垂淚云：「太傅患不可復濟，令人愴然。」

十年正月，車駕朝高平陵，爽兄弟皆從。世語曰：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，桓範謂曰：「總萬機，典禁兵，不宜並出，若有閉城門，誰復內人者？」爽曰：「誰敢爾邪！」由此不復並行。至是乃盡出也。宣王部勒兵馬，先據武庫，遂出屯洛水浮橋。奏爽曰：「臣昔從遼東還，先帝詔陛下、秦王及臣升御牀，把臣臂，深以後事為念。臣言『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，此自陛下所見，無所憂苦；萬一有不如意，臣當以死奉明詔』。黃門令董箕等，才人侍疾者，皆所聞知。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，敗亂國典，內則僭擬，外專威權；破壞諸營，盡據禁兵，羣官要職，皆置所親；殿中宿衞，歷世舊人皆復斥出，欲置新人以樹私計；根據槃牙，縱恣日甚。外旣如此，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，專共交關，看察至尊，候伺神器，離間二宮，傷害骨肉。天下汹汹，人懷危懼，陛下但為寄坐，豈得乆安！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。臣雖朽邁，敢忘往言？昔趙高極意，秦氏以滅；呂、霍早斷，漢祚永世。此乃陛下之大鑒，臣受命之時也。太尉臣濟、尚書令臣孚等，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衞，奏永寧宮。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。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、羲、訓吏兵，以侯就第，不得逗留以稽車駕；敢有稽留，便以軍法從事。臣輙力疾，將兵屯洛水浮橋，伺察非常。」世語曰：初，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，當爽門，人逼車住。爽妻劉怖，出至廳事，謂帳下守督曰：「公在外。今兵起，如何？」督曰：「夫人勿憂。」乃上門樓，引弩注箭欲發。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：「天下事未可知！」如此者三，宣王遂得過去。

爽得宣王奏事，不通，迫窘不知所為。干寶晉紀曰：爽留車駕宿伊水南，伐木為鹿角，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為衞。　魏末傳曰：宣王語弟孚，「陛下在外不可露宿，促送帳幔、太官食具詣行在所」。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，不應太后召，矯詔開平昌門，拔取劒戟，略將門候，南奔爽。宣王知，曰：「範畫策，爽必不能用範計。」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，招外兵。爽兄弟猶豫未決，範重謂羲曰：「當今日，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？且匹夫持質一人，尚欲望活，今卿與天子相隨，令於天下，誰敢不應者？」羲猶不能納。侍中許允、尚書陳泰說爽，使早自歸罪。爽於是遣允、泰詣宣王，歸罪請死，乃通宣王奏事。干寶晉書曰：桓範出赴爽，宣王謂蔣濟曰：「智囊往矣。」濟曰：「範則智矣，駑馬戀棧豆，爽必不能用也。」　世語曰：宣王使許允、陳泰解語爽，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，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，唯免官而已，以洛水為誓。爽信之，罷兵。　魏氏春秋曰：爽旣罷兵，曰：「我不失作富家翁。」範哭曰：「曹子丹佳人，生汝兄弟，犢耳！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！」遂免爽兄弟，以侯還第。魏末傳曰：爽兄弟歸家，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，使尉部圍爽第四角，角作高樓，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。爽計窮愁悶，持彈到後園中，樓上人便唱言「故大將軍東南行！」爽還廳事上，與兄弟共議，未知宣王意深淺，作書與宣王曰：「賤子爽哀惶恐怖，無狀招禍，分受屠滅，前遣家人迎糧，于今未反，數日乏匱，當煩見餉，以繼旦夕。」宣王得書大驚，即荅書曰：「初不知乏糧，甚懷踧踖。令致米一百斛，并肉脯、鹽豉、大豆。」尋送。爽兄弟不達變數，即便喜歡，自謂不死。

初，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、何等與爽。疑其有姦，收當治罪。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，並先習兵，須三月中欲發，於是收晏等下獄。會公卿朝臣廷議，以為「春秋之義，『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』。爽以支屬，世蒙殊寵，親受先帝握手遺詔，託以天下，而包藏禍心，蔑棄顧命，乃與晏、颺及當等謀圖神器，範黨同罪人，皆為大逆不道」。於是收爽、羲、訓、晏、颺、謐、軌、勝、範、當等，皆伏誅，夷三族。魏略曰：鄧颺字玄茂，鄧禹後也。少得士名於京師。明帝時為尚書郎，除洛陽令，坐事免，拜中郎，又入兼中書郎。初，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，及在中書，浮華事發，被斥出，遂不復用。正始初，乃出為潁川太守，轉大將軍長史，遷侍中尚書。颺為人好貨，前在內職，許臧艾授以顯官，艾以父妾與颺，故京師為之語曰：「以官易婦鄧玄茂。」每所薦達，多如此比。故何晏選舉不得人，頗由颺之不公忠，遂同其罪，蓋由交友非其才。　魏略曰：丁謐，字彥靖。父斐，字文侯。初，斐隨太祖，太祖以斐鄉里，特饒愛之。斐性好貨，數請求犯法，輒得原宥。為典軍校尉，總攝內外，每所陳說，多見從之。建安末，從太祖征吳。斐隨行，自以家牛羸困，乃私易官牛，為人所白，被收送獄，奪官。其後太祖問斐曰：「文侯，印綬所在？」斐亦知見戲，對曰：「以易餅耳。」太祖笑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東曹毛掾數白此家，欲令我重治，我非不知此人不清，良有以也。我之有斐，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，盜雖有小損，而完我囊貯。」遂復斐官，聽用如初。後數歲，病亡。謐少不肯交游，但博觀書傳。為人沈毅，頗有才略。太和中，常住鄴，借人空屋，居其中。而諸王亦欲借之，不知謐已得，直開門入。謐望見王，交脚卧而不起，而呼其奴客曰：「此何等人？促呵使去。」王怒其無禮，還具上言。明帝收謐，繫鄴獄，以其功臣子，原出。後帝聞其有父風，召拜度支郎中。曹爽宿與相親，時爽為武衞將軍，數為帝稱其可大用。會帝崩，爽輔政，乃拔謐為散騎常侍，遂轉尚書。謐為人外似踈略，而內多忌。其在臺閣，數有所彈駮，臺中患之，事不得行。又其意輕貴，多所忽略，雖與何晏、鄧颺等同位，而皆少之，唯以勢屈於爽。爽亦敬之，言無不從。故于時謗書，謂「臺中有三狗，二狗崖柴不可當，一狗憑默作疽囊。」三狗，謂何、鄧、丁也。默者，爽小字也。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，而謐尤甚也。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，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，又遣文欽令還淮南，皆謐之計。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。　畢軌，字昭先。父字子禮，建安中為典農校尉。軌以才能，少有名聲。明帝在東宮時，軌在文學中。黃初末，出為長史。明帝即位，入為黃門郎，子尚公主，居處殷富。遷并州刺史。其在并州，名為驕豪。時雜虜數為暴，害吏民，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，失利。中護軍蔣濟表曰：「畢軌前失，旣往不咎，但恐是後難可以再。凡人材有長短，不可彊成。軌文雅志意，自為美器。今失并州，換置他州，若入居顯職，不毀其德，於國事實善。此安危之要，唯聖恩察之。」至正始中，入為中護軍，轉侍中尚書，遷司隷校尉。素與曹爽善，每言於爽，多見從之。　李勝字公昭。父休字子朗，有智略。張魯前為鎮北將軍，休為司馬，家南鄭。時漢中有甘露降，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，有四塞之固，遂建言赤氣乆衰，黃家當興，欲魯舉號，魯不聽。會魯破，太祖以其勸魯內附，賜爵關內侯，署散官騎從，詣鄴。至黃初中，仕歷上黨、鉅鹿二郡太守，後以年老還，拜議郎。勝少游京師，雅有才智，與曹爽善。明帝禁浮華，而人白勝堂有四䆫八達，各有主名。用是被收，以其所連引者多，故得原，禁錮數歲。帝崩，曹爽輔政，勝為洛陽令。夏侯玄為征西將軍，以勝為長史。玄亦宿與勝厚。駱谷之役，議從勝出，由是司馬宣王不恱於勝。累遷熒陽太守、河南尹。勝前後所宰守，未嘗不稱職，為尹歲餘，廳事前屠蘇壞，令人更治之，小材一枚激墮，正檛受符吏石虎頭，斷之。後旬日，遷為荊州刺史，未及之官而敗也。　桓範字元則，世為冠族。建安末，入丞相府。延康中，為羽林左監。以有文學，與王象等典集皇覽。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，遷征虜將軍、東中郎將，使持節都督青、徐諸軍事，治下邳。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，引節欲斬岐，為岐所奏，不直，坐免還。復為兖州刺吏，怏怏不得意。又聞當轉為兾州牧。是時兾州統屬鎮北，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，本在範後。範謂其妻仲長曰：「我寧作諸卿，向三公長跪耳，不能為呂子展屈也。」其妻曰：「君前在東，坐欲擅斬徐州刺史，衆人謂君難為作下，今復羞為呂屈，是復難為作上也。」範忿其言觸實，乃以刀環撞其腹。妻時懷孕，遂墮胎死。範亦竟稱疾，不赴兾州。正始中拜大司農。範前在臺閣，號為曉事，及為司農，又以清省稱。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，自以意斟酌之，名曰世要論。蔣濟為太尉，嘗與範會社下，羣卿列坐有數人，範懷其所撰，欲以示濟，謂濟當虛心觀之。範出其書以示左右，左右傳之示濟，濟不肯視，範心恨之。因論他事，乃發怒謂濟曰：「我祖薄德，公輩何似邪？」濟性雖彊毅，亦知範剛毅，睨而不應，各罷。範於沛郡，仕次在曹真後。于時曹爽輔政，以範鄉里老宿，於九卿中特敬之，然不甚親也。及宣王起兵，閉城門，以範為曉事，乃指召之，欲使領中領軍。範欲應召，而其子諫之，以車駕在外，不如南出。範疑有頃，兒又促之。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。範不從，乃突出至平昌城門，城門已閉。門候司蕃，故範舉吏也，範呼之，舉手中版以示之，矯曰：「有詔召我，卿促開門！」蕃欲求見詔書，範呵之，言「卿非我故吏邪，何以敢爾？」乃開之。範出城，顧謂蕃曰：「太傅圖逆，卿從我去！」蕃徒行不能及，遂避側。範南見爽，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，徵四方以自輔。爽疑，羲又無言。範自謂羲曰：「事昭然，卿用讀書何為邪！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！」俱不言。範又謂羲曰：「卿別營近在闕南，洛陽典農治在城外，呼召如意。今詣許昌，不過中宿，許昌別庫，足相被假；所憂當在穀食，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。」羲兄弟默然不從，中夜至五鼓，爽乃投刀於地，謂諸從駕羣臣曰：「我度太傅意，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。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！」遂進謂帝曰：「陛下作詔免臣官，報皇太后令。」範知爽首免而己必坐唱義也。範乃曰：「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！」爽等旣免，帝還宮，遂令範隨從。到洛水浮橋北，望見宣王，下車叩頭而無言。宣王呼範姓曰：「桓大夫何為爾邪！」車駕入宮，有詔範還復位。範詣闕拜章謝，待報。會司蕃詣鴻臚自首，具說範前臨出所道。宣王乃忿然曰：「誣人以反，於法何應？」主者曰：「科律，反受其罪。」乃收範於闕下。時人持範甚急，範謂部官曰：「徐之，我亦義士耳。」遂送廷尉。　世語曰：初，爽夢二虎銜雷公，雷公若二升椀，放著庭中。爽惡之，以問占者，靈臺丞馬訓曰：「憂兵。」訓退，告其妻曰：「爽將以兵亡，不出旬日。」　漢晉春秋曰：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，自廟出，見車騎甚衆，以物呈廟云：「誅大將軍曹爽。」寤而以告其邑人，邑人曰：「君欲作曹人之夢乎！朝無公孫彊如何？且爽兄弟典重兵，又權尚書事，誰敢謀之？」謐曰：「爽無叔振鐸之請，苟失天機則離矣，何恃於彊？昔漢之閻顯，倚母后之尊，權國威命，可謂至重矣，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，況爽兄弟乎？」　世語曰：初，爽出，司馬魯芝留在府，聞有事，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。爽誅，擢為御史中丞。及爽解印綬，將出，主簿楊綜止之曰：「公挾主握權，捨此以至東巿乎？」爽不從。有司奏綜導爽反，宣王曰：「各為其主也。」宥之，以為尚書郎。芝字世英，扶風人也。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。綜字初伯，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。　臣松之案：夏侯湛為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旣誅，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，以綜為安東參軍。與世語不同。嘉平中，紹功臣世，封真族孫熈為新昌亭侯，邑三百戶，以奉真後。干寶晉紀曰：蔣濟以曹真之勳力，不宜絕祀，故以熈為後。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，發病卒。

晏，何進孫也。母尹氏，為太祖夫人。晏長於宮省，又尚公主，少以才秀知名，好老莊言，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。晏字平叔。魏略曰：「太祖為司空時，納晏母并收養晏，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，並見寵如公子。蘇即朗也。蘇性謹慎，而晏無所顧憚，服飾擬於太子，故文帝特憎之，每不呼其姓字，常謂之為「假子」。晏尚主，又好色，故黃初時無所事任。及明帝立，頗為冗官。至正始初，曲合於曹爽，亦以才能，故爽用為散騎侍郎，遷侍中尚書。晏前以尚主，得賜爵為列侯，又其母在內，晏性自喜，動靜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顧影。晏為尚書，主選舉，其宿與之有舊者，多被拔擢。　魏末傳曰：晏婦金鄉公主，即晏同母妹。公主賢，謂其母沛王太妃曰：「晏為惡日甚，將何保身？」母笑曰：「汝得無妬晏邪！」俄而晏死。有一男，年五六歲，宣王遣人錄之。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，向使者搏頰，乞白活之，使者具以白宣王。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，心常嘉之；且為沛王故，特原不殺。　魏氏春秋曰：初，夏侯玄、何晏等名盛於時，司馬景王亦預焉。晏嘗曰：「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泰初是也；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，司馬子元是也；惟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吾聞其語，未見其人。」蓋欲以神況諸己也。初，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。晏窮治黨與，兾以獲宥。宣王曰：「凡有八族。」晏疏丁、鄧等七姓。宣王曰：「未也。」晏窮急，乃曰：「豈謂晏乎！」宣王曰：「是也。」乃收晏。　臣松之案：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，此搢紳所不忍言，雖楚王之妻媦，不是甚也已。設令此言出於舊史，猶將莫之或信，況厎下之書乎！案諸王公傳，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。晏母姓尹，公主若與沛王同生，焉得言與晏同母？　皇甫謐烈女傳曰：爽從弟文叔，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，名令女。文叔早死，服闋，自以年少無子，恐家必嫁己，乃斷髮以為信。其後，家果欲嫁之，令女聞，即復以刀截兩耳，居止常依爽。及爽被誅，曹氏盡死。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，彊迎令女歸。時文寧為梁相，憐其少，執義，又曹氏無遺類，兾其意沮，迺微使人諷之。令女歎且泣曰：「吾亦惟之，許之是也。」家以為信，防之少懈。令女於是竊入寢室，以刀斷鼻，蒙被而卧。其母呼與語，不應，發被視之，血流滿牀席。舉家驚惶，奔往視之，莫不酸鼻。或謂之曰：「人生世間，如輕塵棲弱草耳，何至辛苦迺爾！且夫家夷滅已盡，守此欲誰為哉？」令女曰：「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，義者不以存亡易心，曹氏前盛之時，尚欲保終，況今衰亡，何忍棄之！禽獸不行，吾豈為乎？」司馬宣王聞而嘉之，聽使乞子字養，為曹氏後，名顯於世。

夏侯尚傳

夏侯尚字伯仁，淵從子也。文帝與之親友。魏書曰：尚有籌畫智略，文帝器之，與為布衣之交。太祖定兾州，尚為軍司馬，將騎從征伐，後為五官將文學。魏國初建，遷黃門侍郎。代郡胡叛，遣鄢陵侯彰征討之，以尚參彰軍事，定代地，還。太祖崩於洛陽，尚持節，奉梓宮還鄴。并錄前功，封平陵亭侯，拜散騎常侍，遷中領軍。文帝踐阼，更封平陵鄉侯，遷征南將軍，領荊州刺史，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。尚奏：「劉備別軍在上庸，山道險難，彼不我虞，若以奇兵潛行，出其不意，則獨克之勢也。」遂勒諸軍擊破上庸，平三郡九縣，遷征南大將軍。孫權雖稱藩，尚益脩攻討之備，權後果有貳心。黃初三年，車駕幸宛，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。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，瑾渡入江中渚，而分水軍於江中。尚夜多持油舩，將步騎萬餘人，於下流潛渡，攻瑾諸軍，夾江燒其舟舩，水陸並攻，破之。城未拔，會大疫，詔勑尚引諸軍還。益封六百戶，并前千九百戶，假鉞，進為牧。荊州殘荒，外接蠻夷，而與吳阻漢水為境，舊民多居江南。尚自上庸通道，西行七百餘里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，五六年間，降附數千家。五年，徙封昌陵鄉侯。

尚有愛妾嬖幸，寵奪適室；適室，曹氏女也，故文帝遣人絞殺之。尚悲感，發病怳惚，旣葬埋妾，不勝思見，復出視之。文帝聞而恚之曰：「杜襲之輕薄尚，良有以也。」然以舊臣，恩寵不衰。六年，尚疾篤，還京都，帝數臨幸，執手涕泣。尚薨，謚曰悼侯。魏書載詔曰：「尚自少侍從，盡誠竭節，雖云異姓，其猶骨肉，是以入為腹心，出當爪牙。智略深敏，謀謨過人，不幸早殞，命也柰何！贈征南大將軍、昌陵侯印綬。」子玄嗣。又分尚戶三百，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。

玄字太初。少知名，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。嘗進見，與皇后弟毛曾並坐，玄恥之，不恱形之於色。明帝恨之，左遷為羽林監。正始初，曹爽輔政。玄，爽之姑子也。累遷散騎常侍、中護軍。世語曰：玄世名知人，為中護軍，拔用武官，參戟牙門，無非俊傑，多牧州典郡。立法垂教，于今皆為後式。

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，玄議以為：「夫官才用人，國之柄也，故銓衡專於臺閣，上之分也，孝行存乎閭巷，優劣任之鄉人，下之叙也。夫欲清教審選，在明其分叙，不使相涉而已。何者？上過其分，則恐所由之不本，而干勢馳騖之路開；下踰其叙，則恐天爵之外通，而機權之門多矣。夫天爵下通，是庶人議柄也；機權多門，是紛亂之原也。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，有年載矣，緬緬紛紛，未聞整齊，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！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，倫輩當行均，斯可官矣。何者？夫孝行著於家門，豈不忠恪於在官乎？仁恕稱於九族，豈不達於為政乎？義斷行於鄉黨，豈不堪於事任乎？三者之類，取於中正，雖不處其官名，斯任官可知矣。行有大小，比有高下，則所任之流，亦渙然明別矣。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，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，上下交侵，以生紛錯哉？且臺閣臨下，考功校否，衆職之屬，各有官長，旦夕相考，莫究於此；閭閻之議，以意裁處，而使匠宰失位，衆人驅駭，欲風俗清靜，其可得乎？天臺縣遠，衆所絕意。所得至者，更在側近，孰不脩飾以要所求？所求有路，則脩己家門者，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。自達鄉黨者，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。苟開之有路，而患其飾真離本，雖復嚴責中正，督以刑罰，猶無益也。豈若使各帥其分，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，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，參以鄉閭德行之次，擬其倫比，勿使偏頗。中正則唯考其行迹，別其高下，審定輩類，勿使升降。臺閣總之，如其所簡，或有參錯，則其責負自在有司。官長所第，中正輩擬，比隨次率而用之，如其不稱，責負在外。然則內外相參，得失有所，互相形檢，孰能相飾？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，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。」

又以為：「古之建官，所以濟育羣生，統理民物也，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。司牧之主，欲一而專，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，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。夫事簡業脩，上下相安而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王建萬國，雖其詳未可得而究，然分彊畫界，各守土境，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。下考殷、周五等之叙，徒有小大貴賤之差，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。夫官統不一，則職業不脩；職業不脩，則事何得而簡？事之不簡，則民何得而靜？民之不靜，則邪惡並興，而姦偽滋長矣。先王達其如此，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。始自秦世，不師聖道，私以御職，姦以待下；懼宰官之不脩，立監牧以董之，畏督監之容曲，設司察以糾之；宰牧相累，監察相司，人懷異心，上下殊務。漢承其緒，莫能匡改。魏室之隆，日不暇及，五等之典，雖難卒復，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。今之長吏，皆君吏民，橫重以郡守，累以刺史。若郡所攝，唯在大較，則與州同，無為再重。宜省郡守，但任刺史；刺史職存，則監察不廢，郡吏萬數還親農業，以省煩費，豐財殖穀，一也。大縣之才，皆堪郡守，是非之訟，每生意異，順從則安，直己則爭。夫和羹之美，在於合異，上下之益，在能相濟，順從乃安，此琴瑟一聲也，蕩而除之，則官省事簡，二也。又幹郡之吏，職監諸縣，營護黨親，鄉邑舊故，如有不副，而因公掣頓，民之困弊，咎生於此，若皆并合，則亂原自塞，三也。今承衰弊，民人彫落，賢才鮮少，任事者寡，郡縣良吏往往非一，郡受縣成，其劇在下，而吏之上選，郡當先足，此為親民之吏，專得厎下，吏者民命，而常頑鄙，今如并之，吏多選清良者造職，大化宣流，民物獲寧，四也。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，五千以上名之都尉，千戶以下令長如故，自長以上考課遷用，轉以能升，所牧亦增，此進才効功之叙也，若經制一定，則官才有次，治功齊明，五也。若省郡守，縣皆徑達，事不擁隔，官無留滯，三代之風雖未可必，簡一之化庶幾可致，便民省費在於此矣。」

又以為：「文質之更用，猶四時之迭興也，王者體天理物，必因弊而濟通之，時彌質則文之以禮，時泰侈則救之以質。今承百王之末，秦漢餘流，世俗彌文，宜大改之以易民望。今科制自公、列侯以下，位從大將軍以上，皆得服綾錦、羅綺、紈素、金銀飾鏤之物，自是以下，雜綵之服通于賤人，雖上下等級，各示有差，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，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。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，商不通難得之貨，工不作雕刻之物，不可得也。是故宜大理其本，準度古法，文質之宜，取其中則，以為禮度。車輿服章，皆從質樸，禁除末俗華麗之事，使幹朝之家，有位之室，不復有錦綺之飾，無兼采之服、纖巧之物，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，示有等級而已，勿使過一二之覺。若夫功德之賜，上恩所特加，皆表之有司，然後服用之。夫上之化下，猶風之靡草。樸素之教興於本朝，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。」

宣王報書曰：「審官擇人，除重官，改服制，皆大善。禮鄉閭本行，朝廷考事，大指如所示。而中間一相承習，卒不能改。秦時無刺史，但有郡守長吏。漢家雖有刺史，奉六條而已，故刺史稱傳車，其吏言從事，居無常治，吏不成臣，其後轉更為官司耳。昔賈誼亦患服制，漢文雖身服弋綈，猶不能使上下如意。恐此三事，當待賢能然後了耳。」

玄又書曰：「漢文雖身衣弋綈，而不革正法度，內外有僭擬之服，寵臣受無限之賜，由是觀之，似指立在身之名，非篤齊治制之意也。今公侯命世作宰，追蹤上古，將隆至治，抑末正本，若制定於上，則化行於衆矣。夫當宜改之時，留殷勤之心，令發之日，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，猶垂謙謙，曰『待賢能』，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。竊未喻焉。」

頃之，為征西將軍，假節都督雍、涼州諸軍事。魏略曰：玄旣遷，司馬景王代為護軍。護軍總統諸將，任主武官選舉，前後當此官者，不能止貨賂。故蔣濟為護軍時，有謠言「欲求牙門，當得千匹；百人督，五百匹」。宣王與濟善，聞以問濟，濟無以解之，因戲曰：「洛中市買，一錢不足則不行。」遂相對歡笑。玄代濟，故不能止絕人事。及景王之代玄，整頓法令，人莫犯者。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，時人譏之。爽誅，徵玄為大鴻臚，數年徙太常。玄以爽抑絀，內不得意。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，然私心在玄，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，謀欲以玄輔政。豐旣內握權柄，子尚公主，又與緝俱馮翊人，故緝信之。豐陰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，欲使將兵入，并力起。會翼求朝，不聽。嘉平六年二月，當拜貴人，豐等欲因御臨軒，諸門有陛兵，誅大將軍，以玄代之，以緝為驃騎將軍。豐密語黃門監蘇鑠、永寧署令樂敦、宂從僕射劉賢等曰：「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，大將軍嚴毅，累以為言，張當可以為誡。」鑠等皆許以從命。魏書曰：玄素貴，以爽故廢黜，居常怏怏不得意。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，緝與豐同郡，傾巧人也，以東莞太守召，為后家，亦不得意，故皆同謀。初，豐自以身處機密，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，尚齊長公主，有內外之重，心不自安。密謂韜曰：「玄旣為海內重人，加以當大任，年時方壯而永見廢，又親曹爽外弟，於大將軍有嫌。吾得玄書，深以為憂。緝有才用，棄兵馬大郡，還坐家巷。各不得志，欲使汝以密計告之。」緝嘗病創卧，豐遣韜省病，韜屏人語緝曰：「韜尚公主，父子在機近，大將軍秉事，常恐不見明信，太常亦懷深憂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，安危未可知，皆與韜家同慮者也，韜父欲與君侯謀之。」緝默然良乆曰：「同舟之難，吾焉所逃？此大事，不捷即禍及宗族。」韜於是往報豐。密語黃門監蘇鑠等，蘇鑠等荅豐：「惟君侯計。」豐言曰：「今拜貴人，諸營兵皆屯門。陛下臨軒，因此便共迫脅，將羣寮人兵，就誅大將軍。卿等當共密白此意。」鑠等曰：「陛下儻不從人，柰何？」豐等曰：「事有權宜，臨時若不信聽，便當劫將去耳。郍得不從？」鑠等許諾。豐曰：「此族滅事，卿等密之。事成，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。」豐復密以告玄、緝。緝遣子邈與豐相結，同謀起事。　世語曰：豐遣子韜以謀報玄，玄曰「宜詳之耳」，而不以告也。大將軍微聞其謀，請豐相見，豐不知而往，即殺之。世語曰：大將軍聞豐謀，舍人王羕請以命請豐：「豐若無備，情屈勢迫，必來，若不來，羕一人足以制之；若知謀泄，以衆挾輪，長戟自衞，徑入雲龍門，挾天子登陵雲臺，臺上有三千人仗，鳴鼓會衆，如此，羕所不及也」。大將軍乃遣羕以車迎之。豐見劫迫，隨羕而至。　魏氏春秋曰：大將軍責豐，豐知禍及，遂正色曰：「卿父子懷姦，將傾社稷，惜吾力劣，不能相禽滅耳！」大將軍怒，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，殺之。　魏略曰：豐字安國，故衞尉李義子也。黃初中，以父任召隨軍。始為白衣時，年十七八，在鄴下名為清白，識別人物，海內翕然，莫不注意。後隨軍在許昌，聲稱日隆。其父不願其然，遂令閉門，勑使斷客。初，明帝在東宮，豐在文學中。及即尊位，得吳降人，問「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」？降人云：「聞有李安國者是。」時豐為黃門郎，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，左右以豐對。帝曰：「豐名乃被於吳越邪？」後轉騎都尉、給事中。帝崩後，為永寧太僕，以名過其實，能用少也。正始中，遷侍中尚書僕射。豐在臺省，常多託疾，時臺制，疾滿百日當解祿，豐疾未滿數十日，輒暫起，已復卧，如是數歲。初，豐子韜以選尚公主，豐雖外辭之，內不甚憚也。豐弟翼及偉，仕數歲閒，並歷郡守。豐嘗於人中顯誡二弟，言當用榮位為。及司馬宣王乆病，偉為二千石，荒於酒，亂新平、扶風二郡，而豐不召，衆人以為恃寵。曹爽專政，豐依違二公間，無有適莫，故于時有謗書曰：「曹爽之勢熱如湯，太傅父子冷如漿，李豐兄弟如游光。」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，而內圖事，有似於游光也。及宣王奏誅爽，住車闕下，與豐相聞，豐怖，遽氣索，足委地不能起。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，中書令缺，大將軍諮問朝臣：「誰可補者？」或指向豐。豐雖知此非顯選，而自以連婚國家，思附至尊，因伏不辭，遂奏用之。豐為中書二歲，帝比每獨召與語，不知所說。景王知其議己，請豐，豐不以實告，乃殺之。其事祕。豐前後仕歷二朝，不以家計為意，仰俸廩而已。韜雖尚公主，豐常約勑不得有所侵取，時得賜錢帛，輒以外施親族；及得賜宮人，多與子弟，而豐皆以與諸外甥。及死後，有司籍其家，家無餘積。　魏氏春秋曰：夜送豐尸付廷尉，廷尉鍾毓不受，曰：「非法官所治也。」以其狀告，且勑之，乃受。帝怒，將問豐死意，太后懼，呼帝入，乃止。遣使收翼。　世語曰：翼後妻，散騎常侍荀廙姊，謂翼曰：「中書事發，可及書未至赴吳，何為坐取死亡！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？」翼思未荅，妻曰：「君在大州，不知可與同死生者，去亦不免。」翼曰：「二兒小，吾不去。今但從坐，身死，二兒必免。」果如翼言。翼子斌，楊駿外甥也。晉惠帝初，為河南尹，與駿俱死，見晉書。事下有司，收玄、緝、鑠、敦、賢等送廷尉。世語曰：玄至廷尉，不肯下辭。廷尉鍾毓自臨治玄。玄正色責毓曰：「吾當何辭？卿為令史責人也，卿便為吾作。」毓以其名士，節高不可屈，而獄當竟，夜為作辭，令與事相附，流涕以示玄。玄視，頷之而已。毓弟會，年少於玄，玄不與交，是日於毓坐狎玄，玄不受。　孫盛雜語曰：玄在囹圄，會因欲狎而友玄，玄正色曰：「鍾君何相偪如此也！」廷尉鍾毓奏：「豐等謀迫脅至尊，擅誅冢宰，大逆無道，請論如法。」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，咸以為「豐等各受殊寵，典綜機密，緝承外戚椒房之尊，玄備世臣，並居列位，而苞藏禍心，構圖凶逆，交關閹豎，授以姦計，畏憚天威，不敢顯謀，乃欲要君脅上，肆其詐虐，謀誅良輔，擅相建立，將以傾覆京室，顛危社稷。毓所正皆如科律，報毓施行」。詔書：「齊長公主，先帝遺愛，匄其三子死命。」於是豐、玄、緝、敦、賢等皆夷三族，魏書曰：豐子韜，以尚主，賜死獄中。其餘親屬徙樂浪郡。玄格量弘濟，臨斬東巿，顏色不變，舉動自若，時年四十六。魏略曰：玄自從西還，不交人事，不蓄華妍。　魏氏春秋曰：初，夏侯霸將奔蜀，呼玄欲與之俱。玄曰：「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？」遂還京師。太傅薨，許允謂玄曰：「無復憂矣。」玄歎曰：「士宗，卿何不見事乎？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，子元、子上不吾容也。」玄嘗著樂毅、張良及本無肉刑論，辭旨通遠，咸傳於世。玄之執也，衞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，大將軍曰：「卿忘會趙司空葬乎？」先是，司空趙儼薨，大將軍兄弟會葬，賔客以百數，玄時後至，衆賔客咸越席而迎，大將軍由是惡之。　臣松之案：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，時玄已為關中都督，至十年，爽誅滅後，方還洛耳。案少帝紀，司空趙儼以六年亡，玄則無由得會儼葬，若云玄入朝，紀、傳又無其事。斯近妄不實。正元中，紹功臣世，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，邑三百戶，以奉尚後。

初，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、玄親善。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，以玄為大將軍，允為太尉，共錄尚書事。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，曰「有詔」，因便馳走。允即投書燒之，不以開呈司馬景王。後豐等事覺，徙允為鎮北將軍，假節督河北諸軍事。未發，以放散官物，收付廷尉，徙樂浪，道死。魏略曰：允字士宗，世冠族。父據，仕歷典農校尉、郡守。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兾州，召入軍。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，與陳國袁侃對，同坐職事，皆收送獄，詔旨嚴切，當有死者，正直者為重。允謂侃曰：「卿，功臣之子，法應八議，不憂死也。」侃知其指，乃為受重。允刑竟復吏，出為郡守，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。允聞李豐等被收，欲往見大將軍，已出門，回遑不定，中道還取袴，豐等已收訖。大將軍聞允前遽，恠之曰：「我自收豐等，不知士大夫何為忩忩乎？」是時朝臣遽者多耳，而衆人咸以為意在允也。會鎮北將軍劉靜卒，朝廷以允代靜。已受節傳，出止外舍。大將軍與允書曰：「鎮北雖少事，而都典一方，念足下震華鼓，建朱節，歷本州，此所謂著繡晝行也。」允心甚恱，與臺中相聞，欲易其鼓吹旌旗。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，戒允「但當趣耳，用是為邪」！允曰：「卿俗士不解，我以榮國耳，故求之。」帝以允當出，乃詔會羣臣，羣臣皆集，帝特引允以自近；允前為侍中，顧當與帝別，涕泣歔欷。會訖，罷出，詔促允令去。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，故遂收送廷尉，考問竟，減死徙邊。允以嘉平六年秋徙，妻子不得自隨，行道未到，以其年冬死。　魏氏春秋曰：允為吏部郎，選郡守。明帝疑其所用非次，召入，將加罪。允妻阮氏跣出，謂曰：「明主可以理奪，難以情求。」允頷之而入。帝怒詰之，允對曰：「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，年限在後，某守雖後，日限在前。」帝前取事視之，乃釋遣出。望其衣敗，曰：「清吏也。」賜之。允之出為鎮北也，喜謂其妻曰：「吾知免矣！」妻曰：「禍見於此，何免之有？」允善相印，將拜，以印不善，使更刻之，如此者三。允曰：「印雖始成而已被辱。」問送印者，果懷之而墜於厠。相印書曰：「相印法本出陳長文，長文以語韋仲將，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，以語許士宗。利以法術占吉凶，十可中八九。仲將問長文『從誰得法』？長文曰：『本出漢世，有相印、相笏經，又有鷹經、牛經、馬經。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，是故有一十三家相法傳於世。』」允妻阮氏賢明而醜，允始見愕然，交禮畢，無復入意。妻遣婢覘之，云「有客姓桓」，妻曰：「是必桓範，將勸使入也。」旣而範果勸之。允入，須臾便起，妻捉裾留之。允顧謂婦曰：「婦有四德，卿有其幾？」婦曰：「新婦所乏唯容。士有百行，君有其幾？」許曰：「皆備。」婦曰：「士有百行，以德為首，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謂皆備？」允有慙色，知其非凡，遂雅相親重。生二子，奇、猛，少有令問。允後為景王所誅，門生走入告其婦，婦正在機，神色不變，曰：「早知爾耳。」門生欲藏其子，婦曰：「無預諸兒事。」後移居墓所，景王遣鍾會看之，若才藝德能及父，當收。兒以語母，母荅：「汝等雖佳，才具不多，率胷懷與會語，便自無憂，不須極哀，會止便止。又可多少問朝事。」兒從之。會反命，具以狀對，卒免其禍，皆母之教也。雖會之識鑒，而輸賢婦之智也。果慶及後嗣，追封子孫而已。　世語曰：允二子：奇字子泰，猛字子豹，並有治理才學。晉元康中，奇為司隷校尉，猛幽州刺史。　傅暢晉諸公贊曰：猛禮樂儒雅，當時最優。奇子遐，字思祖，以清尚稱，位至侍中。猛子式，字儀祖，有才幹，至濮陽內史、平原太守。

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兾州名士。甘露中為尚書，坐高貴鄉公事誅。始經為郡守，經母謂經曰：「汝田家子，今仕至二千石，物太過不祥，可以止矣。」經不能從，歷二州刺史，司隷校尉，終以致敗。世語曰：經字彥偉，初為江夏太守。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，經不發書，棄官歸。母問歸狀，經以實對。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，對送吏杖經五十，爽聞，不復罪。經為司隷校尉，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，王業之出，不申經，竟以及難。經刑於東市，雄哭之，感動一市。刑及經母，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。　漢晉春秋曰：經被收，辭母。母顏色不變，笑而應曰：「人誰不死？往所以不止汝者，恐不得其所也。以此并命，何恨之有哉？」　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：「故尚書王經，雖身陷法辟，然守志可嘉。門戶堙沒，意常愍之，其賜經孫郎中。」允友人同郡崔贊，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。荀綽兾州記曰：贊子洪，字良伯，清恪有匪躬之志，為晉吏部尚書、大司農。

評曰：夏侯、曹氏，世為婚姻，故惇、淵、仁、洪、休、尚、真等並以親舊肺腑，貴重於時，左右勳業，咸有効勞。爽德薄位尊，沈溺盈溢，此固大易所著，道家所忌也。玄以規格局度，世稱其名，然與曹爽中外繾綣；榮位如斯，曾未聞匡弼其非，援致良才。舉茲以論，焉能免之乎！

##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

荀彧傳

荀彧字文若，潁川潁陰人也。祖父淑，字季和，朗陵令。當漢順、桓之間，知名當世。有子八人，號曰八龍。彧父緄，濟南相。叔父爽，司空。續漢書曰：淑有高才，王暢、李膺皆以為師，為朗陵侯相，號稱神君。　張璠漢紀曰：淑博學有高行，與李固、李膺同志友善，拔李昭於小吏，友黃叔度於幼童，以賢良方正徵，對策譏切梁氏，出補朗陵侯相，卒官。八子：儉、緄、靖、燾、詵、爽、肅、旉。音敷。爽字慈明，幼好學，年十二，通春秋、論語，耽思經典，不應徵命，積十數年。董卓秉政，復徵爽，爽欲遁去，吏持之急。詔下郡，即拜平原相。行至苑陵，又追拜光祿勳。視事三日，策拜司空。爽起自布衣，九十五日而至三公。淑舊居西豪里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署其里為高陽里。靖字叔慈，亦有至德，名幾亞爽，隱居終身。　皇甫謐逸士傳：或問許子將，靖與爽孰賢？子將曰：「二人皆玉也，慈明外朗，叔慈內潤。」

彧年少時，南陽何顒異之，曰：「王佐才也。」典略曰：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，公明不娶，轉以與彧。父緄慕衡勢，為彧娶之。彧為論者所譏。　臣松之案：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，計彧于時年始二歲，則彧婚之日，衡之沒乆矣。慕勢之言為不然也。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，必非苟得者也，將有逼而然，何云慕勢哉？昔鄭忽以違齊致譏，雋生以拒霍見美，致譏在於失援，見美嘉其慮遠，並無交至之害，故得各全其志耳。至於閹豎用事，四海屏氣；左悺、唐衡殺生在口。故于時諺云「左迴天，唐獨坐」，言威權莫二也。順之則六親以安，忤違則大禍立至；斯誠以存易亡，蒙恥期全之日。昔蔣詡姻于王氏，無損清高之操，緄之此婚，庸何傷乎！永漢元年，舉孝廉，拜守宮令。董卓之亂，求出補吏。除亢父令，遂棄官歸，謂父老曰：「潁川，四戰之地也，天下有變，常為兵衝，宜亟去之，無乆留。」鄉人多懷土猶豫，會兾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，莫有隨者，彧獨將宗族至兾州。而袁紹已奪馥位，待彧以上賔之禮。彧弟諶及同郡辛評、郭圖，皆為紹所任。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，時太祖為奮武將軍，在東郡，初平二年，彧去紹從太祖。太祖大恱曰：「吾之子房也。」以為司馬，時年二十九。是時，董卓威陵天下，太祖以問彧，彧曰：「卓暴虐已甚，必以亂終，無能為也。」卓遣李傕等出關東，所過虜略，至潁川、陳留而還。鄉人留者多見殺略。明年，太祖領兖州牧，後為鎮東將軍，彧常以司馬從。興平元年，太祖征陶謙，任彧留事。會張邈、陳宮以兖州反，潛迎呂布。布旣至，邈乃使劉翊告彧曰：「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，宜亟供其軍食。」衆疑惑。彧知邈為亂，即勒兵設備，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，而兖州諸城皆應布矣。時太祖悉軍攻謙，留守兵少，而督將大吏多與邈、宮通謀。惇至，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，衆乃定。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，或言與呂布同謀，衆甚懼。貢求見彧，彧將往。惇等曰：「君，一州鎮也，往必危，不可。」彧曰：「貢與邈等，分非素結也，今來速，計必未定；及其未定說之，縱不為用，可使中立，若先疑之，彼將怒而成計。」貢見彧無懼意，謂鄄城未易攻，遂引兵去。又與程昱計，使說范、東阿，卒全三城，以待太祖。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，布東走。二年夏，太祖軍乘氏，大饑，人相食。

陶謙死，太祖欲遂取徐州，還乃定布。彧曰：「昔高祖保關中，光武據河內，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，進足以勝敵，退足以堅守，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。將軍本以兖州首事，平山東之難，百姓無不歸心恱服。且河、濟，天下之要地也，今雖殘壞，猶易以自保，是亦將軍之關中、河內也，不可以不先定。今以破李封、薛蘭，若分兵東擊陳宮，宮必不敢西顧，以其閒勒兵收熟麥，約食畜穀，一舉而布可破也。破布，然後南結揚州，共討袁術，以臨淮、泗。若舍布而東，多留兵則不足用，少留兵則民皆保城，不得樵採。布乘虛寇暴，民心益危，唯鄄城、范、衞可全，其餘非己之有，是無兖州也。若徐州不定，將軍當安所歸乎？且陶謙雖死，徐州未易亡也。彼懲往年之敗，將懼而結親，相為表裏。今東方皆以收麥，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，將軍攻之不拔，略之無獲，不出十日，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。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，兖州又叛，而云十萬之衆，雖是抑抗之言，要非寡弱之稱。益知官渡之役，不得云兵不滿萬也。前討徐州，威罰實行，曹瞞傳云：自京師遭董卓之亂，人民流移東出，多依彭城間。遇太祖至，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，水為不流。陶謙帥其衆軍武原，太祖不得進。引軍從泗南攻取慮、睢陵、夏丘諸縣，皆屠之；雞犬亦盡，墟邑無復行人。其子弟念父兄之恥，必人自為守，無降心，就能破之，尚不可有也。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，以大易小可也，以安易危可也，權一時之勢，不患本之不固可也。今三者莫利，願將軍熟慮之。」太祖乃止。大收麥，復與布戰，分兵平諸縣。布敗走，兖州遂平。

建安元年，太祖擊破黃巾。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。太祖議奉迎都許，或以山東未平，韓暹、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，北連張楊，未可卒制。彧勸太祖曰：「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，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。自天子播越，將軍首唱義兵，徒以山東擾亂，未能遠赴關右，然猶分遣將帥，蒙險通使，雖禦難于外，乃心無不在王室，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。今車駕旋軫，東京榛蕪，義士有存本之思，百姓感舊而增哀。誠因此時，奉主上以從民望，大順也；秉至公以服雄傑，大略也；扶弘義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天下雖有逆節，必不能為累，明矣。韓暹、楊奉其敢為害！若不時定，四方生心，後雖慮之，無及。」太祖遂至洛陽，奉迎天子都許。天子拜太祖大將軍，進彧為漢侍中，守尚書令。常居中持重，典略曰：彧折節下士，坐不累席。其在臺閣，不以私欲撓意。彧有羣從一人，才行實薄，或謂彧：「以君當事，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？」彧笑曰：「官者所以表才也，若如來言，衆人其謂我何邪！」其持心平正皆類此。太祖雖征伐在外，軍國事皆與彧籌焉。典略曰：彧為人偉美。　又平原禰衡傳曰：衡字正平，建安初，自荊州北游許都，恃才傲逸，臧否過差，見不如己者不與語，人皆以是憎之。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，上書薦之曰：「淑質貞亮，英才卓犖。初涉藝文，升堂覩奧；目所一見，輒誦於口，耳所暫聞，不忘於心。性與道合，思若有神。弘羊心計，安世默識，以衡準之，誠不足恠。」衡時年二十四。是時許都雖新建，尚饒人士。衡嘗書一刺懷之，字漫滅而無所適。或問之曰：「何不從陳長文、司馬伯達乎？」衡曰：「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！」又問曰：「當今許中，誰最可者？」衡曰：「大兒有孔文舉，小兒有楊德祖。」又問：「曹公、荀令君、趙盪寇皆足蓋世乎？」衡稱曹公不甚多；又見荀有儀容，趙有腹尺，因荅曰：「文若可借面吊喪，稚長可使監厨請客。」其意以為荀但有貌，趙健啖肉也。於是衆人皆切齒。衡知衆不恱，將南還荊州。裝束臨發，衆人為祖道，先設供帳於城南，自共相誡曰：「衡數不遜，今因其後到，以不起報之。」及衡至，衆人皆坐不起，衡乃號咷大哭。衆人問其故，衡曰：「行屍柩之間，能不悲乎？」衡南見劉表，表甚禮之。將軍黃祖屯夏口，祖子射與衡善，隨到夏口。祖嘉其才，每在坐，席有異賔，介使與衡談。後衡驕蹇，荅祖言徘優饒言，祖以為罵己也，大怒，顧伍伯捉頭出。左右遂扶以去，拉而殺之。　臣松之以本傳不稱彧容貌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。又潘勗為彧碑文，稱彧「瓌姿奇表」。張衡文士傳曰：孔融數薦衡於太祖，欲與相見，而衡疾惡之，意常憤懣。因狂疾不肯往，而數有言論。太祖聞其名，圖欲辱之，乃錄為鼓吏。後至八月朝，大宴，賔客並會。時鼓吏擊鼓過，皆當脫其故服，易着新衣。次衡，衡擊為漁陽參檛，容態不常，音節殊妙。坐上賔客聽之，莫不慷慨。過不易衣，吏呵之，衡乃當太祖前，以次脫衣，裸身而立，徐徐乃着褌冐畢，復擊鼓參檛，而顏色不怍。太祖大笑，告四坐曰：「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」至今有漁陽參檛，自衡造也。融深責數衡，并宣太祖意，欲令與太祖相見。衡許之，曰：「當為卿往。」至十月朝，融先見太祖，說「衡欲求見」。至日晏，衡着布單衣，疏巾履，坐太祖營門外，以杖捶地，數罵太祖。太祖勑外廄急具精馬三匹，并騎二人，謂融曰：「禰衡豎子，乃敢爾！孤殺之無異於雀鼠，顧此人素有虛名，遠近所聞，今日殺之，人將謂孤不能容。今送與劉表，視卒當何如？」乃令騎以衡置馬上，兩騎扶送至南陽。　傅子曰：衡辯於言而剋于論，見荊州牧劉表日，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，表恱之以為上賔。衡稱表之美盈口，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。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，曰：「衡稱將軍之仁，西伯不過也，唯以為不能斷；終不濟者，必由此也。」是言實指表智短，而非衡所言也。表不詳察，遂疏衡而逐之。衡以交絕於劉表，智窮於黃祖，身死名滅，為天下笑者，譖之者有形也。太祖問彧：「誰能代卿為我謀者？」彧言「荀攸、鍾繇」。先是，彧言策謀士，進戲志才。志才卒，又進郭嘉。太祖以彧為知人，諸所進達皆稱職，唯嚴象為楊州，韋康為涼州，後敗亡。三輔決錄曰：象字文則，京兆人。少聦博，有膽智。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，會術病卒，因以為揚州刺史。建安五年，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，時年三十八。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，恐時人不盡其意，故隱其書，唯以示象。　康字元將，亦京兆人。孔融與康父端書曰：「前日元將來，淵才亮茂，雅度弘毅，偉世之器也。昨日仲將又來，懿性貞實，文愍篤誠，保家之主也。不意雙珠，近出老蚌，甚珍貴之。」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，康代為涼州刺史，時人榮之。後為馬超所圍，堅守歷時，救軍不至，遂為超所殺。仲將名誕，見劉邵傳。

自太祖之迎天子也，袁紹內懷不服。紹旣并河朔，天下畏其彊。太祖方東憂呂布，南拒張繡，而繡敗太祖軍於宛。紹益驕，與太祖書，其辭悖慢。太祖大怒，出入動靜變於常，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。鍾繇以問彧，彧曰：「公之聦明，必不追咎往事，殆有他慮。」則見太祖問之，太祖乃以紹書示彧，曰：「今將討不義，而力不敵，何如？」彧曰：「古之成敗者，誠有其才，雖弱必彊，苟非其人，雖彊易弱，劉、項之存亡，足以觀矣。今與公爭天下者，唯袁紹爾。紹貌外寬而內忌，任人而疑其心，公明達不拘，唯才所宜，此度勝也。紹遲重少決，失在後機，公能斷大事，應變無方，此謀勝也。紹御軍寬緩，法令不立，士卒雖衆，其實難用，公法令旣明，賞罰必行，士卒雖寡，皆爭致死，此武勝也。紹憑世資，從容飾智，以收名譽，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，公以至仁待人，推誠心不為虛美，行己謹儉，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，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，此德勝也。夫以四勝輔天子，扶義征伐，誰敢不從？紹之彊其何能為！」太祖恱。彧曰：「不先取呂布，河北亦未易圖也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吾所惑者，又恐紹侵擾關中，亂羌、胡，南誘蜀漢，是我獨以兖、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。為將柰何？」彧曰：「關中將帥以十數，莫能相一，唯韓遂、馬超最彊。彼見山東方爭，必各擁衆自保。今若撫以恩德，遣使連和，相持雖不能乆安，比公安定山東，足以不動。鍾繇可屬以西事。則公無憂矣。」

三年，太祖旣破張繡，東禽呂布，定徐州，遂與袁紹相拒。孔融謂彧曰：「紹地廣兵彊；田豐、許攸，智計之士也，為之謀；審配、逢紀，盡忠之臣也，任其事；顏良、文醜，勇冠三軍，統其兵：殆難克乎！」彧曰：「紹兵雖多而法不整。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治。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自用，此二人留知後事，若攸家犯其法，必不能縱也，不縱，攸必為變。顏良、文醜，一夫之勇耳，可一戰而禽也。」

五年，與紹連戰。太祖保官渡，紹圍之。太祖軍糧方盡，書與彧，議欲還許以引紹。彧曰：「今軍食雖少，未若楚、漢在滎陽、成皐間也。是時劉、項莫肯先退，先退者勢屈也。公以十分居一之衆，畫地而守之，扼其喉而不得進，已半年矣。情見勢竭，必將有變，此用奇之時，不可失也。」太祖乃住。遂以奇兵襲紹別屯，斬其將淳于瓊等，紹退走。審配以許攸家不法，收其妻子，攸怒叛紹；顏良、文醜臨陣授首；田豐以諫見誅：皆如彧所策。

六年，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，糧少，不足與河北相支，欲因紹新破，以其間擊討劉表。彧曰：「今紹敗，其衆離心，宜乘其困，遂定之；而背兖、豫，遠師江、漢，若紹收其餘燼，承虛以出人後，則公事去矣。」太祖復次于河上。紹病死。太祖渡河，擊紹子譚、尚，而高幹、郭援侵略河東，關右震動，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。語在繇傳。八年，太祖錄彧前後功，表封彧為萬歲亭侯。彧別傳載太祖表曰：「臣聞慮為功首，謀為賞本，野績不越廟堂，戰多不踰國勳。是故典阜之錫，不後營丘，蕭何之土，先於平陽。珍策重計，古今所尚。侍中守尚書令彧，積德累行，少長無悔，遭世紛擾，懷忠念治。臣自始舉義兵，周游征伐，與彧勠力同心，左右王略，發言授策，無施不效。彧之功業，臣由以濟，用披浮雲，顯光日月。陛下幸許，彧左右機近，忠恪祗順，如履薄冰，研精極銳，以撫庶事。天下之定，彧之功也。宜享高爵，以彰元勳。」彧固辭無野戰之勞，不通太祖表。太祖與彧書曰：「與君共事已來，立朝廷，君之相為匡弼，君之相為舉人，君之相為建計，君之相為密謀，亦以多矣。夫功未必皆野戰也，願君勿讓。」彧乃受。九年，太祖拔鄴，領兾州牧。或說太祖「宜復古置九州，則兾州所制者廣大，天下服矣。」太祖將從之，彧言曰：「若是，則兾州當得河東、馮翊、扶風、西河、幽、并之地，所奪者衆。前日公破袁尚，禽審配，海內震駭，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，守其兵衆也；今使分屬兾州，將皆動心。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；今聞此，以為必以次見奪。一旦生變，雖有善守者，轉相脅為非，則袁尚得寬其死，而袁譚懷貳，劉表遂保江、漢之閒，天下未易圖也。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，然後脩復舊京，南臨荊州，責貢之不入，則天下咸知公意，人人自安。天下大定，乃議古制，此社稷長乆之利也。」太祖遂寢九州議。

是時荀攸常為謀主。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，都督河北事。太祖之征袁尚也，高幹密遣兵謀襲鄴，衍逆覺，盡誅之，以功封列侯。荀氏家傳曰：衍字休若，彧第三兄。彧第四兄諶，字友若，事見袁紹傳。陳羣與孔融論汝、潁人物，羣曰：「荀文若、公達、休若、友若、仲豫，當今並無對。」衍子紹，位至太僕。紹子融，字伯雅，與王弼、鍾會俱知名，為洛陽令，參大將軍軍事，與弼、會論易、老義，傳於世。諶子閎，字仲茂，為太子文學掾。時有甲乙疑論，閎與鍾繇、王朗、袁渙議各不同。文帝與繇書曰：「袁、王國士，更為脣齒，荀閎勁悍，往來銳師，真君侯之勍敵，左右之深憂也。」終黃門侍郎。閎從孫惲字景文，太子中庶子，亦知名。與賈充共定音律，又作易集解。仲豫名恱，朗陵長儉之少子，彧從父兄也。　張璠漢紀稱恱清虛沈靜，善於著述。建安初為祕書監侍中，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，因事以明臧否，致有典要；其書大行於世。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，後稱安陽公主。彧及攸並貴重，皆謙冲節儉，祿賜散之宗族知舊，家無餘財。十二年，復增彧邑千戶，合二千戶。彧別傳曰：太祖又表曰：「昔袁紹侵入郊甸，戰於官渡。時兵少糧盡，圖欲還許，書與彧議，彧不聽臣。建宜住之便，恢進討之規，更起臣心，易其愚慮，遂摧大逆，覆取其衆。此彧覩勝敗之機，略不世出也。及紹破敗，臣糧亦盡，以為河北未易圖也，欲南討劉表。彧復止臣，陳其得失，臣用反斾，遂吞凶族，克平四州。向使臣退於官渡，紹必鼓行而前，有傾覆之形，無克捷之勢。後若南征，委棄兖、豫，利旣難要，將失本據。彧之二策，以亡為存，以禍致福，謀殊功異，臣所不及也。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，薄搏獲之賞；古人尚帷幄之規，下攻拔之捷。前所賞錄，未副彧巍巍之勳，乞重平議，疇其戶邑。」彧深辭讓，太祖報之曰：「君之策謀，非但所表二事。前後謙沖，欲慕魯連先生乎？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。昔介子推有言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』。況君密謀安衆，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！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，何取謙亮之多邪！」太祖欲表彧為三公，彧使荀攸深讓，至于十數，太祖乃止。

太祖將伐劉表，問彧策安出，彧曰：「今華夏已平，南土知困矣。可顯出宛、葉而間行輕進，以掩其不意。」太祖遂行。會表病死，太祖直趨宛、葉如彧計，表子琮以州逆降。

十七年，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，密以諮彧。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，秉忠貞之誠，守退讓之實；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太祖由是心不能平。會征孫權，表請彧勞軍于譙，因輒留彧，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，參丞相軍事。太祖軍至濡須，彧疾留壽春，以憂薨，時年五十。謚曰敬侯。明年，太祖遂為魏公矣。魏氏春秋曰：太祖饋彧食，發之乃空器也，於是飲藥而卒。咸熈二年，贈彧太尉。　彧別傳曰：彧自為尚書令，常以書陳事，臨薨，皆焚毀之，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。是時征役草創，制度多所興復，彧嘗言於太祖曰：「昔舜分命禹、稷、契、皐陶以揆庶績，教化征伐，並時而用。及高祖之初，金革方殷，猶舉民能善教訓者，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閒，世祖有投戈講藝、息馬論道之事，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。今公外定武功，內興文學，使干戈戢睦，大道流行，國難方弭，六禮俱治，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。旣立德立功，而又兼立言，成仲尼述作之意；顯制度於當時，揚名於後世，豈不盛哉！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，以稽治化，於事未敏。宜集天下大才通儒，考論六經，刊定傳記，存古今之學，除其煩重，以一聖真，並隆禮學，漸敦教化，則王道兩濟。」彧從容與太祖論治道，如此之類甚衆，太祖常嘉納之。彧德行周備，非正道不用心，名重天下，莫不以為儀表，海內英儁咸宗焉。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，吾自耳目所從聞見，逮百數十年間，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。前後所舉者，命世大才，邦邑則荀攸、鍾繇、陳羣，海內則司馬宣王，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、華歆、王朗、荀恱、杜襲、辛毗、趙儼之儔，終為卿相，以十數人。取士不以一揆，戲志才、郭嘉等有負俗之譏，杜畿簡傲少文，皆以智策舉之，終各顯名。荀攸後為魏尚書令，亦推賢進士。太祖曰：「二荀令之論人，乆而益信，吾沒世不忘。」鍾繇以為顏子旣沒，能備九德，不貳其過，唯荀彧然。或問繇曰：「君雅重荀君，比之顏子，自以不及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夫明君師臣，其次友之。以太祖之聦明，每有大事，常先諮之荀君，是則古師友之義也。吾等受命而行，猶或不盡，相去顧不遠邪！」　獻帝春秋曰：董承之誅，伏后與父完書，言司空殺董承，帝方為報怨。完得書以示彧，彧惡之，乆隱而不言。完以示妻弟樊普，普封以呈太祖，太祖陰為之備。彧後恐事覺，欲自發之，因求使至鄴，勸太祖以女配帝。太祖曰：「今朝廷有伏后，吾女何得以配上，吾以微功見錄，位為宰相，豈復賴女寵乎！」彧曰：「伏后無子，性又凶邪，往常與父書，言辭醜惡，可因此廢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卿昔何不道之？」彧陽驚曰：「昔已嘗為公言也。」太祖曰：「此豈小事而吾忘之！」彧又驚曰：「誠未語公邪！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，恐增內顧之念，故不言爾。」太祖曰：「官渡事後何以不言？」彧無對，謝闕而已。太祖以此恨彧，而外含容之，故世莫得知。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，彧意不同，欲言之於太祖。及齎璽書犒軍，飲饗禮畢，彧留請閒。太祖知彧欲言封事，揖而遣之，彧遂不得言。彧卒於壽春，壽春亡者告孫權，言太祖使彧殺伏后，彧不從，故自殺。權以露布於蜀，劉備聞之，曰：「老賊不死，禍亂未已。」　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，而方誣太祖云「昔已嘗言」。言旣無徵，迴託以官渡之虞，俛仰之間，辭情頓屈，雖在庸人，猶不至此，何以玷累賢哲哉！凡諸云云，皆出自鄙俚，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。袁暐虛罔之類，此最為甚也。

子惲，嗣侯，官至虎賁中郎將。初，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，文帝曲禮事彧。及彧卒，惲又與植善，而與夏侯尚不穆，文帝深恨惲。惲早卒，子甝、霬，音翼。以外甥故猶寵待。惲弟俁，御史中丞，俁弟詵，大將軍從事中郎，皆知名，早卒。荀氏家傳曰：惲字長倩，俁字叔倩，詵字曼倩，俁子寓，字景伯。世語曰：寓少與裴楷、王戎、杜默俱有名京邑，仕晉，位至尚書，名見顯著。子羽嗣，位至尚書。詵弟顗，咸熈中為司空。晉陽秋曰：顗字景倩，幼為姊夫陳羣所異。博學洽聞，意思慎密。司馬宣王見顗，奇之，曰：「荀令君之子也。近見袁偘，亦曜卿之子也。」擢拜散騎侍郎。顗佐命晉室，位至太尉，封臨淮康公。嘗難鍾會「易無互體」，見稱於世。顗弟粲，字奉倩。何劭為粲傳曰：粲字奉倩，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，而粲獨好言道，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，然則六籍雖存，固聖人之糠粃。粲兄俁難曰：「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，繫辭焉以盡言，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？」粲荅曰：「蓋理之微者，非物象之所舉也。今稱立象以盡意，此非通于意外者也。繫辭焉以盡言，此非言乎繫表者也；斯則象外之意，繫表之言，固蘊而不出矣。」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。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。彧立德高整，軌儀以訓物，而攸不治外形，慎密自居而已。粲以此言善攸，諸兄怒而不能迴也。太和初，到京邑與傅嘏談。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，宗致雖同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。裴徽通彼我之懷，為二家騎驛，頃之，粲與嘏善。夏侯玄亦親。常謂嘏、玄曰：「子等在世塗間，功名必勝我，但識劣我耳！」嘏難曰：「能盛功名者，識也。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？」粲曰：「功名者，志局之所獎也。然則志局自一物耳，固非識之所獨濟也。我以能使子等為貴，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。」粲常以婦人者，才智不足論，自宜以色為主。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，粲於是娉焉，容服帷帳甚麗，專房歡宴。歷年後，婦病亡，未殯，傅嘏往喭粲；粲不哭而神傷。嘏問曰：「婦人才色並茂為難。子之娶也，遺才而好色。此自易遇，今何哀之甚？」粲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！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，然未可謂之易遇。」痛悼不能已，歲餘亦亡，時年二十九。粲簡貴，不能與常人交接，所交皆一時俊傑。至葬夕，赴者裁十餘人，皆同時知名士也，哭之，感慟路人。惲子甝，嗣為散騎常侍，進爵廣陽鄉侯，年三十薨。子頵嗣。荀氏家傳曰：頵字溫伯，為羽林右監，早卒。頵子崧，字景猷。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，雅好文學，孝義和愛，在朝恪勤，位至左右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崧子羨，字令則，清和有才。尚公主，少歷顯位，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，徐、兖二州刺史，假節都督徐、兖、青三州諸軍事。在任十年，遇疾解職，卒於家，追贈驃騎將軍。羨孫伯子，今御史中丞也。霬官至中領軍，薨，謚曰貞侯，追贈驃騎將軍。子愷嗣。霬妻，司馬景王、文王之妹也，二王皆與親善。咸熈中，開建五等，霬以著勳前朝，改封愷南頓子。荀氏家傳曰：愷，晉武帝時為侍中。　于寶晉紀曰：武帝使侍中荀顗、和嶠俱至東宮，觀察太子。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，而嶠云聖質如初。孫盛曰「遣荀勗」，其餘語則同。　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，荀顗亡沒乆矣。荀勗位亞台司，不與嶠同班，無緣方稱侍中。二書所云，皆為非也。考其時位，愷寔當之。愷位至征西大將軍。愷兄憺，少府。弟悝，護軍將軍，追贈車騎大將軍。

荀攸傳

荀攸字公達，彧從子也。祖父曇，廣陵太守。荀氏家傳曰：曇字元智。兄昱，字伯脩。張璠漢紀稱昱、曇並傑俊有殊才。昱與李膺、王暢、杜密等號為八俊，位至沛相。攸父彝，州從事。彝於彧為從祖兄弟。攸少孤。及曇卒，故吏張權求守曇墓。攸年十三，疑之，謂叔父衢曰：「此吏有非常之色，殆將有姦！」衢寤，乃推問，果殺人亡命。由是異之。魏書曰：攸年七八歲，衢曾醉，誤傷攸耳；而攸出入遊戲，常避護不欲令衢見。衢後聞之，乃驚其夙智如此。　荀氏家傳曰：衢子祈，字伯旗，與族父愔俱著名。祈與孔融論肉刑，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，並在融集。祈位至濟陰太守；愔後徵有道，至丞相祭酒。

何進秉政，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。攸到，拜黃門侍郎。董卓之亂，關東兵起，卓徙都長安。攸與議郎鄭泰、何顒、侍中种輯、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：「董卓無道，甚於桀紂，天下皆怨之，雖資彊兵，實一匹夫耳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，然後據殽、函，輔王命，以號令天下，此桓文之舉也。」事垂就而覺，收顒、攸繫獄，顒憂懼自殺，張璠漢紀曰：顒字伯求，少與郭泰、賈彪等遊學洛陽，泰等與同風好。顒顯名太學，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、司隷李膺等皆深接之。及黨事起，顒亦名在其中，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，所至皆交結其豪桀。顒旣奇太祖而知荀彧，袁紹慕之，與為奔走之友。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，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，從紹計議，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。而袁術亦豪俠，與紹爭名。顒未常造術，術深恨之。　漢末名士錄曰：術嘗於衆坐數顒三罪，曰：「王德彌先覺儁老，名德高亮，而伯求踈之，是一罪也。許子遠凶淫之人，性行不純，而伯求親之，是二罪也。郭、賈寒窶，無他資業，而伯求肥馬輕裘，光曜道路，是三罪也。」陶丘洪曰：「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，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。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，濟難則以子遠為宗。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，義名奮發。其怨家積財巨萬，文馬百駟，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，頓伏道路，此為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。」術意猶不平。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，術發怒曰：「何伯求，凶德也，吾當殺之。」承曰：「何生英俊之士，足下善遇之，使延令名於天下。」術乃止。後黨禁除解，辟司空府。每三府掾屬會議，顒策謀有餘，議者皆自以為不及。遷北軍中候，董卓以為長史。後荀彧為尚書令，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，使并置顒尸，而葬之於爽冢傍。攸言語飲食自若，會卓死得免。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，與此不同。棄官歸，復辟公府，舉高第，遷任城相，不行。攸以蜀漢險固，人民殷盛，乃求為蜀郡太守，道絕不得至，駐荊州。

太祖迎天子都許，遺攸書曰：「方今天下大亂，智士勞心之時也，而顧觀變蜀漢，不已乆乎！」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，入為尚書。太祖素聞攸名，與語大恱，謂荀彧，鍾繇曰：「公達，非常人也，吾得與之計事，天下當何憂哉！」以為軍師。建安三年，從征張繡。攸言於太祖曰：「繡與劉表相恃為彊，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，表不能供也，勢必離。不如緩軍以待之，可誘而致也；若急之，其勢必相救。」太祖不從，遂進軍之穰，與戰。繡急，表果救之。軍不利。太祖謂攸曰：「不用君言至是。」乃設奇兵復戰，大破之。

是歲，太祖自宛征呂布，魏書曰：議者云表、繡在後而還襲呂布，其危必也。攸以為表、繡新破，勢不敢動。布驍猛，又恃袁術，若從橫淮、泗間，豪傑必應之。今乘其初叛，衆心未一，往可破也。太祖曰：「善。」比行，布以敗劉備，而臧霸等應之。至下邳，布敗退固守，攻之不拔，連戰，士卒疲，太祖欲還。攸與郭嘉說曰：「呂布勇而無謀，今三戰皆北，其銳氣衰矣。三軍以將為主，主衰則軍無奮意。夫陳宮有智而遲，今及布氣之未復，宮謀之未定，進急攻之，布可拔也。」乃引沂、泗灌城，城潰，生禽布。

後從救劉延於白馬，攸畫策斬顏良。語在武紀。太祖拔白馬還，遣輜重循河而西。袁紹渡河追，卒與太祖遇。諸將皆恐，說太祖還保營，攸曰：「此所以禽敵，柰何去之！」太祖目攸而笑。遂以輜重餌賊，賊競奔之，陣亂。乃縱步騎擊，大破之，斬其騎將文醜，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。軍食方盡，攸言於太祖曰：「紹運車旦暮至，其將韓𦳣銳而輕敵，擊可破也。」臣松之案諸書，韓𦳣或作韓猛，或云韓若，未詳孰是。太祖曰：「誰可使？」攸曰：「徐晃可。」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，燒其輜重。會許攸來降，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，將驕卒惰，可要擊也。衆皆疑。唯攸與賈詡勸太祖。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。太祖自將攻破之，盡斬瓊等。紹將張郃、高覽燒攻櫓降，紹遂棄軍走。郃之來，洪疑不敢受，攸謂洪曰：「郃計不用，怒而來，君何疑？」乃受之。

七年，從討袁譚、尚於黎陽。明年，太祖方征劉表，譚、尚爭兾州。譚遣辛毗乞降請救，太祖將許之，以問羣下。羣下多以為表彊，宜先平之，譚、尚不足憂也。攸曰：「天下方有事，而劉表坐保江、漢之閒，其無四方志可知矣。袁氏據四州之地，帶甲十萬，紹以寬厚得衆，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，則天下之難未息也。今兄弟遘惡，其勢不兩全。若有所并則力專，力專則難圖也。及其亂而取之，天下定矣，此時不可失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許譚和親，遂還擊破尚。其後譚叛，從斬譚於南皮。兾州平，太祖表封攸曰：「軍師荀攸，自初佐臣，無征不從，前後克敵，皆攸之謀也。」於是封陵樹亭侯。十二年，下令大論功行封，太祖曰：「忠正密謀，撫寧內外，文若是也。公達其次也。」增邑四百，并前七百戶，魏書曰：太祖自柳城還，過攸舍，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勳，曰：「今天下事略已定矣，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。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，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。」轉為中軍師。魏國初建，為尚書令。

攸深密有智防，自從太祖征伐，常謀謩帷幄，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。魏書曰：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兾州時事。攸曰：「佐治為袁譚乞降，王師自往平之，吾何知焉？」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。太祖每稱曰：「公達外愚內智，外怯內勇，外弱內彊，不伐善，無施勞，智可及，愚不可及，雖顏子、寗武不能過也。」文帝在東宮，太祖謂曰：「荀公達，人之師表也，汝當盡禮敬之。」攸曾病，世子問病，獨拜牀下，其見尊異如此。攸與鍾繇善，繇言：「我每有所行，反覆思惟，自謂無以易；以咨公達，輒復過人意。」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，唯繇知之。繇撰集未就，會薨，故世不得盡聞也。臣松之案：攸亡後十六年，鍾繇乃卒，撰攸奇策，亦有何難？而年造八十，猶云未就，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，惜哉！攸從征孫權，道薨。太祖言則流涕。魏書曰：時建安十九年，攸年五十八。計其年大彧六歲。　魏書載太祖令曰：「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，無毫毛可非者。」又曰：「荀公達真賢人也，所謂『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』。孔子稱『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乆而敬之』，公達即其人也。」　傅子曰：或問近世大賢君子，荅曰：「荀令君之仁，荀軍師之智，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。荀令君仁以立德，明以舉賢，行無諂黷，謀能應機。孟軻稱『五百年而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命世者』，其荀令君乎！太祖稱『荀令君之進善，不進不休，荀軍師之去惡，不去不止』也。」

長子緝，有攸風，早沒。次子適嗣，無子，絕。黃初中，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，邑三百戶，後轉封丘陽亭侯。正始中，追謚攸曰敬侯。

賈詡傳

賈詡字文和，武威姑臧人也。少時人莫知，唯漢陽閻忠異之，謂詡有良、平之奇。九州春秋曰：中平元年，車騎將軍皇甫嵩旣破黃巾，威震天下。閻忠時罷信都令，說嵩曰：「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，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，故聖人常順時而動，智者必因機以發。今將軍遭難得之運，蹈易解之機，而踐運不撫，臨機不發，將何以享大名乎？」嵩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忠曰：「天道無親，百姓與能，故有高人之功者，不受庸主之賞。今將軍授鉞於初春，收功於末冬，兵動若神，謀不再計，旬月之間，神兵電掃，攻堅易於折枯，摧敵甚於湯雪，七州席卷，屠三十六萬方，夷黃巾之師，除邪害之患，或封戶刻石，南向以報德，威震本朝，風馳海外。是以羣雄迴首，百姓企踵，雖湯武之舉，未有高於將軍者。身建高人之功，北面以事庸主，將何以圖安？」嵩曰：「心不忘忠，何為不安？」忠曰：「不然。昔韓信不忍一飱之遇，而棄三分之利，拒蒯通之忠，忽鼎跱之勢，利劒已揣其喉，乃嘆息而悔，所以見烹於兒女也。今主勢弱於劉、項，將軍權重於淮陰，指麾可以振風雲，叱咤足以興雷電；赫然奮發，因危抵頹，崇恩以綏前附，振武以臨後服；徵兾方之士，動七州之衆，羽檄先馳於前，大軍震響於後，蹈蹟漳河，飲馬孟津，舉天網以網羅京都，誅閹宦之罪，除羣怨之積忿，解乆危之倒懸。如此則攻守無堅城，不招必影從，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，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，況厲智能之士，因迅風之勢，則大功不足合，八方不足同也。功業已就，天下已順，乃燎于上帝，告以天命，混齊六合，南面以制，移神器於己家，推亡漢以定祚，實神機之至決，風發之良時也。夫木朽不彫，世衰難佐，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，彫畫朽敗之木，猶逆坂而走丸，必不可也。方今權宦羣居，同惡如市，主上不自由，詔命出左右。如有至聦不察，機事不先，必嬰後悔，亦無及矣。」嵩不從，忠乃亡去。　英雄記曰：涼州賊王國等起兵，共劫忠為主，統三十六部，號車騎將軍。忠感慨發病而死。察孝廉為郎，疾病去官，西還至汧，道遇叛氐，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。詡曰：「我段公外孫也，汝別埋我，我家必厚贖之。」時太尉段熲，昔乆為邊將，威震西土，故詡假以懼氐。氐果不敢害，與盟而送之，其餘悉死。詡實非段甥，權以濟事，咸此類也。

董卓之入洛陽，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，遷討虜校尉。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，詡在輔軍。卓敗，輔又死，衆恐懼，校尉李傕、郭汜、張濟等欲解散，間行歸鄉里。詡曰：「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，而諸君棄衆單行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。不如率衆而西，所在收兵，以攻長安，為董公報仇，幸而事濟，奉國家以征天下，若不濟，走未後也。」衆以為然。傕乃西攻長安。語在卓傳。臣松之以為傳稱「仁人之言，其利愽哉」！然則不仁之言，理必反是。夫仁功難著，而亂源易成，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。當是時，元惡旣梟，天地始開，致使厲階重結，大梗殷流，邦國遘殄悴之哀，黎民嬰周餘之酷，豈不由賈詡片言乎？詡之罪也，一何大哉！自古兆亂，未有如此之甚。後詡為左馮翊，傕等欲以功侯之，詡曰：「此救命之計，何功之有！」固辭不受。又以為尚書僕射，詡曰：「尚書僕射，官之師長，天下所望，詡名不素重，非所以服人也。縱詡昧於榮利，柰國朝何！」乃更拜詡尚書，典選舉，多所匡濟，傕等親而憚之。獻帝紀曰：郭汜、樊稠與傕互相違戾，欲鬬者數矣。詡輒以道理責之，頗受詡言。　魏書曰：詡典選舉，多選舊名以為令僕，論者以此多詡。會母喪去官，拜光祿大夫。傕、汜等鬬長安中，獻帝紀曰：傕等與詡議，迎天子置其營中。詡曰：「不可。脅天子，非義也。」傕不聽。張繡謂詡曰：「此中不可乆處，君胡不去？」詡曰：「吾受國恩，義不可背。卿自行，我不能也。」傕復請詡為宣義將軍。獻帝紀曰：傕時召羌、胡數千人，先以御物繒綵與之，又許以宮人婦女，欲令攻郭汜。羌、胡數來闚省門，曰：「天子在中邪！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，今皆安在？」帝患之，使詡為之方計。詡乃密呼羌、胡大帥飲食之，許以封爵重寶，於是皆引去。傕由此衰弱。傕等和，出天子，祐護大臣，詡有力焉。獻帝紀曰：天子旣東，而李傕來追，王師敗績。司徒趙溫、太常王偉、衞尉周忠、司隷榮邵皆為傕所嫌，欲殺之。詡謂傕曰：「此皆天子大臣，卿柰何害之？」傕乃止。天子旣出，詡上還印綬。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，典略稱煨在華陰時，脩農事，不虜略。天子東還，煨迎道貢遺周急。　獻帝紀曰：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，建安十四年，以壽終。與詡同郡，遂去傕託煨。詡素知名，為煨軍所望。煨內恐其見奪，而外奉詡禮甚備，詡愈不自安。

張繡在南陽，詡陰結繡，繡遣人迎詡。詡將行，或謂詡曰：「煨待君厚矣，君安去之？」詡曰：「煨性多疑，有忌詡意，禮雖厚，不可恃，乆將為所圖。我去必喜，又望吾結大援於外，必厚吾妻子。繡無謀主，亦願得詡，則家與身必俱全矣。」詡遂往，繡執子孫禮，煨果善視其家。詡說繡與劉表連和。傅子曰：詡南見劉表，表以客禮待之。詡曰：「表，平世三公才也；不見事變，多疑無決，無能為也。」太祖比征之，一朝引軍退，繡自追之。詡謂繡曰：「不可追也，追必敗。」繡不從，進兵交戰，大敗而還。詡謂繡曰：「促更追之，更戰必勝。」繡謝曰：「不用公言，以至於此。今已敗，柰何復追？」詡曰：「兵勢有變，亟往必利。」繡信之，遂收散卒赴追，大戰，果以勝還。問詡曰：「繡以精兵追退軍，而公曰必敗；退以敗卒擊勝兵，而公曰必剋。悉如公言，何其反而皆驗也？」詡曰：「此易知耳。將軍雖善用兵，非曹公敵也。軍雖新退，曹公必自斷後；追兵雖精，將旣不敵，彼士亦銳，故知必敗。曹公攻將軍無失策，力未盡而退，必國內有故；已破將軍，必輕軍速進，縱留諸將斷後，諸將雖勇，亦非將軍敵，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。」繡乃服。是後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，紹遣人招繡，并與詡書結援。繡欲許之，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：「歸謝袁本初，兄弟不能相容，而能容天下國士乎？」繡驚懼曰：「何至於此！」竊謂詡曰：「若此，當何歸？」詡曰：「不如從曹公。」繡曰：「袁彊曹弱，又與曹為讎，從之如何？」詡曰：「此乃所以宜從也。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，其宜從一也。紹彊盛，我以少衆從之，必不以我為重。曹公衆弱，其得我必喜，其宜從二也。夫有霸王之志者，固將釋私怨，以明德於四海，其宜從三也。願將軍無疑！」繡從之，率衆歸太祖。太祖見之，喜，執詡手曰：「使我信重於天下者，子也。」表詡為執金吾，封都亭侯，遷兾州牧。兾州未平，留參司空軍事。袁紹圍太祖於官渡，太祖糧方盡，問詡計焉出，詡曰：「公明勝紹，勇勝紹，用人勝紹，決機勝紹，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，但顧萬全故也。必決其機，須臾可定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并兵出，圍擊紹三十餘里營，破之。紹軍大潰，河北平。

太祖領兾州牧，徙詡為太中大夫。建安十三年，太祖破荊州，欲順江東下。詡諫曰：「明公昔破袁氏，今收漢南，威名遠著，軍勢旣大；若乘舊楚之饒，以饗吏士，撫安百姓，使安土樂業，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。」太祖不從，軍遂無利。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，未合當時之宜。于時韓、馬之徒尚狼顧關右，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，亦已明矣。彼荊州者，孫、劉之所必爭也。荊人服劉主之雄姿，憚孫權之武略，為日旣乆，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。故曹仁守江陵，敗不旋踵，何撫安之得行，稽服之可期？將此旣新平江、漢，威懾揚、越，資劉表水戰之具，藉荊楚檝櫂之手，實震蕩之良會，廓定之大機。不乘此取吳，將安俟哉？至於赤壁之敗，蓋有運數。實由疾疫大興，以損淩厲之鋒，凱風自南，用成焚如之勢。天實為之，豈人事哉？然則魏武之東下，非失筭也。詡之此規，為無當矣。魏武後克平張魯，蜀中一日數十驚，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，由不用劉曄之計，以失席卷之會，斤石旣差，悔無所及，即亦此事之類也。世咸謂劉計為是，即愈見賈言之非也。太祖後與韓遂、馬超戰於渭南，超等索割地以和，并求任子。詡以為可偽許之。又問詡計策，詡曰：「離之而已。」太祖曰：「解。」一承用詡謀。語在武紀。卒破遂、超，詡本謀也。

是時，文帝為五官將，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，各有黨與，有奪宗之議。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，詡曰：「願將軍恢崇德度，躬素士之業，朝夕孜孜，不違子道。如此而已。」文帝從之，深自砥礪。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，詡嘿然不對。太祖曰：「與卿言而不荅，何也？」詡曰：「屬適有所思，故不即對耳。」太祖曰：「何思？」詡曰：「思袁本初、劉景升父子也。」太祖大笑，於是太子遂定。詡自以非太祖舊臣，而策謀深長，懼見猜疑，闔門自守，退無私交，男女嫁娶，不結高門，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。

文帝即位，以詡為太尉，魏略曰：文帝得詡之對太祖，故即位首登上司。荀勗別傳曰：晉司徒闕，武帝問其人於勗。荅曰：「三公具瞻所歸，不可用非其人。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，孫權笑之。」進爵魏壽鄉侯，增邑三百，并前八百戶。又分邑二百，封小子訪為列侯。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。帝問詡曰：「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，吳、蜀何先？」對曰：「攻取者先兵權，建本者尚德化。陛下應期受禪，撫臨率土，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，則平之不難矣。吳、蜀雖蕞爾小國，依岨山水，劉備有雄才，諸葛亮善治國，孫權識虛實，陸議見兵勢，據險守要，汎舟江湖，皆難卒謀也。用兵之道，先勝後戰，量敵論將，故舉無遺策。臣竊料羣臣，無備、權對，雖以天威臨之，未見萬全之勢也。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，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。」文帝不納。後興江陵之役，士卒多死。詡年七十七，薨，謚曰肅侯。子穆嗣，歷位郡守。穆薨，子模嗣。世語曰：模，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、護軍將軍，模子胤，胤弟龕，從弟疋，皆至大官，並顯於晉也。

評曰：荀彧清秀通雅，有王佐之風，然機鑒先識，未能充其志也。世之論者，多譏彧協規魏氏，以傾漢祚；君臣易位，實彧之由。雖晚節立異，無救運移；功旣違義，識亦疚焉。陳氏此評，蓋亦同乎世識。　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，誠未得其遠大者也。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，非衰漢之貞臣哉？良以于時王道旣微，橫流已及，雄豪虎視，人懷異心，不有撥亂之資，仗順之略，則漢室之亡忽諸，黔首之類殄矣。夫欲翼讚時英，一匡屯運，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？是故經綸急病，若救身首，用能動于嶮中，至于大亨，蒼生蒙舟航之接，劉宗延二紀之祚，豈非荀生之本圖，仁恕之遠致乎？及至霸業旣隆，翦漢迹著，然後亡身殉節，以申素情，全大正於當年，布誠心於百代，可謂任重道遠，志行義立。謂之未充，其殆誣歟！荀攸、賈詡，庶乎筭無遺策，經達權變，其良、平之亞與！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，以事類相從。張子房青雲之士，誠非陳平之倫。然漢之謀臣，良、平而已。若不共列，則餘無所附，故前史合之，蓋其宜也。魏氏如詡之儔，其比幸多，詡不編程、郭之篇，而與二荀並列；失其類矣。且攸、詡之為人，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！其照雖均，質則異焉。今荀、賈之評，共同一稱，尤失區別之宜也。

##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

袁渙傳

袁渙字曜卿，陳郡扶樂人也。父滂，為漢司徒。袁宏漢紀曰：滂字公熈，純素寡欲，終不言人之短。當權寵之盛，或以同異致禍，滂獨中立於朝，故愛憎不及焉。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，而渙清靜，舉動必以禮。郡命為功曹，郡中姧吏皆自引去。後辟公府，舉高第，遷侍御史。除譙令，不就。劉備之為豫州，舉渙茂才。後避地江、淮間，為袁術所命。術每有所咨訪，渙常正議，術不能抗，然敬之不敢不禮也。頃之，呂布擊術於阜陵，渙往從之，遂復為布所拘留。布初與劉備和親，後離隙。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，渙不可，再三彊之，不許。布大怒，以兵脅渙曰：「為之則生，不為則死。」渙顏色不變，笑而應之曰：「渙聞唯德可以辱人，不聞以罵。使彼固君子邪，且不恥將軍之言，彼誠小人邪，將復將軍之意，則辱在此不在於彼。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，猶今日之事將軍也，如一旦去此，復罵將軍，可乎？」布慙而止。

布誅，乃得歸太祖。袁氏世紀曰：布之破也，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，見太祖皆拜。渙獨高揖不為禮，太祖甚嚴憚之。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，使取布軍中物，唯其所欲。衆人皆重載，唯渙取書數百卷，資糧而已，衆人聞之，大慙。渙謂所親曰：「脫我以行陳，令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，不以此為我有。由是厲名也，大悔恨之。」太祖益以此重焉。渙言曰：「夫兵者，凶器也，不得已而用之。鼓之以道德，征之以仁義，兼撫其民而除其害。夫然，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。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，民之欲安，甚於倒縣，然而暴亂未息者，何也？意者政失其道歟！渙聞明君善於救世，故世亂則齊之以義，時偽則鎮之以樸；世異事變，治國不同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制度損益，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。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，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，誠百王不易之道也。公明哲超世，古之所以得其民者，公旣勤之矣，今之所以失其民者，公旣戒之矣，海內賴公，得免於危亡之禍，然而民未知義，其唯公所以訓之，則天下幸甚！」太祖深納焉。拜為沛南部都尉。

是時新募民開屯田，民不樂，多逃亡。渙白太祖曰：「夫民安土重遷，不可卒變，易以順行，難以逆動，宜順其意，樂之者乃取，不欲者勿彊。」太祖從之，百姓大恱。遷為梁相。渙每勑諸縣：「務存鰥寡高年，表異孝子貞婦。常談曰『世治則禮詳，世亂則禮簡』，全在斟酌之間耳。方今雖擾攘，難以禮化，然在吾所以為之。」為政崇教訓，恕思而後行，外溫柔而內能斷。魏書曰：穀熟長呂岐善朱淵、爰津，遣使行學還，召用之，與相見，出署淵師友祭酒，津決疑祭酒。淵等因各歸家，不受署。岐大怒，將吏民收淵等，皆杖殺之，議者多非焉。渙教勿劾，主簿孫徽等以為「淵等罪不足死，長吏無專殺之義，孔子稱『唯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』。謂之師友而加大戮，刑名相伐，不可以訓。」渙教曰：「主簿以不請為罪，此則然矣。謂淵等罪不足死，則非也。夫師友之名，古今有之。然有君之師友，有士大夫之師友。夫君置師友之官者，所以敬其臣也；有罪加於刑焉，國之法也。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，斯失之矣。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，而加君誅臣之實，非其類也。夫聖哲之治，觀時而動，故不必循常，將有權也。間者世亂，民陵其上，雖務尊君卑臣，猶或未也，而反長世之過，不亦謬乎！」遂不劾。以病去官，百姓思之。後徵為諫議大夫、丞相軍祭酒。前後得賜甚多，皆散盡之，家無所儲，終不問產業，乏則取之於人，不為皦察之行，然時人服其清。

魏國初建，為郎中令，行御史大夫事。渙言於太祖曰：「今天下大難已除，文武並用，長乆之道也。以為可大收篇籍，明先聖之教，以易民視聽，使海內斐然向風，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。」太祖善其言。時有傳劉備死者，羣臣皆賀；渙以甞為備舉吏，獨不賀。居官數年卒，太祖為之流涕，賜穀二千斛，一教「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」，一教「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」，外不解其意。教曰：「以太倉穀者，官法也；以垣下穀者，親舊也。」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，問渙從弟敏：「渙勇怯何如？」敏對曰：「渙貌似和柔，然其臨大節，處危難，雖賁育不過也。」渙子侃，亦清粹閑素，有父風，歷位郡守尚書。袁氏世紀曰：渙有四子，侃、㝢、奧、準。侃字公然，論議清當，柔而不犯，善與人交。在廢興之間，人之所趣務者，常謙退不為也。時人以是稱之。歷位黃門選部郎，號為清平。稍遷至尚書，早卒。㝢字宣厚，精辯有機理，好道家之言，少被病，未官而卒，奧字公榮，行足以厲俗，言約而理當，終於光祿勳。準字孝尼，忠信公正，不恥下問，唯恐人之不勝己。以世事多險，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。著書十餘萬言，論治世之務，為易、周官、詩傳，及論五經滯義，聖人之微言，以傳於世。此準之自序也。　荀綽九州記稱準有儁才，泰始中為給事中。袁氏子孫世有名位，貴達至今。

初，渙從弟霸，公恪有功幹，魏初為大司農，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。而霸子亮，夔子曾，與侃復齊聲友善。亮貞固有學行，疾何晏、鄧颺等，著論以譏切之，位至河南尹、尚書。晉諸公贊曰：亮子粲，字儀祖，文學博識，累為儒官，至尚書。霸弟徽，以儒素稱。遭天下亂，避難交州。司徒辟，不至。袁宏漢紀曰：初，天下將亂，渙慨然歎曰：「漢室陵遲，亂無日矣。苟天下擾攘，逃將安之？若天未喪道，民以義存，唯彊而有禮，可以庇身乎！」徽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知機其神乎』！見機而作，君子所以元吉也。天理盛衰，漢其亡矣！夫有大功必有大事，此又君子之所深識，退藏於密者也。且兵革旣興，外患必衆，徽將遠迹山海，以求免身。」及亂作，各行其志。徽弟敏，有武藝而好水功，官至河隄謁者。

張範傳

張範，字公儀，河內脩武人也。祖父歆，為漢司徒。父延，為太尉。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，範辭不受。性恬靜樂道，忽於榮利，徵命無所就。弟承，字公先，亦知名，以方正徵，拜議郎，遷伊闕都尉。董卓作亂，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。承弟昭時為議郎，適從長安來，謂承曰：「今欲誅卓，衆寡不敵，且起一朝之謀，戰阡陌之民，士不素撫，兵不練習，難以成功。卓阻兵而無義，固不能乆；不若擇所歸附，待時而動，然後可以如志。」承然之，乃解印綬間行歸家，與範避地揚州。袁術備禮招請，範稱疾不往，術不彊屈也。遣承與相見，術問曰：「昔周室陵遲，則有桓、文之霸；秦失其政，漢接而用之。今孤以土地之廣，士民之衆，欲徼福齊桓，擬迹高祖，何如？」承對曰：「在德不在彊。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，雖由匹夫之資，而興霸王之功，不足為難。若苟僭擬，干時而動，衆之所棄，誰能興之？」術不恱。是時，太祖將征兾州，術復問曰：「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，敵十萬之衆，可謂不量力矣！子以為何如？」承乃曰：「漢德雖衰，天命未改，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，雖敵百萬之衆可也。」術作色不懌，承去之。

太祖平兾州，遣使迎範。範以疾留彭城，遣承詣太祖，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。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，範直詣賊請二子，賊以陵還範。範謝曰：「諸君相還兒厚矣。夫人情雖愛其子，然吾憐戩之小，請以陵易之。」賊義其言，悉以還範。太祖自荊州還，範得見於陳，以為議郎，參丞相軍事，甚見敬重。太祖征伐，常令範及邴原留，與世子居守。太祖謂文帝：「舉動必諮此二人。」世子執子孫禮。救恤窮乏，家無所餘，中外孤寡皆歸焉。贈遺無所逆，亦終不用，及去，皆以還之。建安十七年卒。魏國初建，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，政化大行。太祖將西征，徵承參軍事，至長安，病卒。魏書曰：文帝即位，以範子參為郎中。承孫邵，晉中護軍，與舅楊駿俱被誅。事見晉書。

涼茂傳

涼茂字伯方，山陽昌邑人也。少好學，論議常據經典，以處是非。太祖辟為司空掾，舉高第，補侍御史。時泰山多盜賊，以茂為泰山太守，旬月之閒，襁負而至者千餘家。博物記曰：襁，織縷為之，廣八寸，長尺二，以約小兒於背上，負之而行。轉為樂浪太守。公孫度在遼東，擅留茂，不遣之官，然茂終不為屈。度謂茂及諸將曰：「聞曹公遠征，鄴無守備，今吾欲以步卒三萬，騎萬匹，直指鄴，誰能禦之？」諸將皆曰：「然。」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，鄴無守備，則太祖定鄴後也。案度傳，度以建安九年卒，太祖亦以此年定鄴，自後遠征，唯有北征柳城耳。征柳城之年，度已不復在矣。又顧謂茂曰：「於君意何如？」茂荅曰：「比者海內大亂，社稷將傾，將軍擁十萬之衆，安坐而觀成敗，夫為人臣者，固若是邪！曹公憂國家之危敗，愍百姓之苦毒，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，功高而德廣，可謂無二矣。以海內初定，民始安集，故未責將軍之罪耳！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，則存亡之效，不崇朝而決。將軍其勉之！」諸將聞茂言，皆震動。良乆，度曰：「涼君言是也。」後徵遷為魏郡太守、甘陵相，所在有績。文帝為五官將，茂以選為長史，遷左軍師。魏國初建，遷尚書僕射，後為中尉奉常。文帝在東宮，茂復為太子太傅，甚見敬禮。卒官。英雄記曰：茂名在八友中。

國淵傳

國淵字子尼，樂安蓋人也。師事鄭玄。玄別傳曰：淵始未知名，玄稱之曰：「國子尼，美才也，吾觀其人，必為國器。」後與邴原、管寧等避亂遼東。魏書曰：淵篤學好古，在遼東，常講學於山巖，士人多推慕之，由此知名。旣還舊土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，每於公朝論議，常直言正色，退無私焉。太祖欲廣置屯田，使淵典其事。淵屢陳損益，相土處民，計民置吏，明功課之法，五年中倉廩豐實，百姓競勸樂業。太祖征關中，以淵為居府長史，統留事。田銀、蘇伯反河閒，銀等旣破，後有餘黨，皆應伏法。淵以為非首惡，請不行刑。太祖從之，賴淵得生者千餘人。破賊文書，舊以一為十，及淵上首級，如其實數。太祖問其故，淵曰：「夫征討外寇，多其斬獲之數者，欲以大武功，且示民聽也。河閒在封域之內，銀等叛逆，雖克捷有功，淵竊恥之。」太祖大恱，遷魏郡太守。

時有投書誹謗者，太祖疾之，欲必知其主。淵請留其本書，而不宣露。其書多引二京賦，淵勑功曹曰：「此郡旣大，今在都輦，而少學問者。其簡開解年少，欲遣就師。」功曹差三人，臨遣引見，訓以「所學未及，二京賦，博物之書也，世人忽略，少有其師，可求能讀者從受之。」又密喻旨。旬日得能讀者，遂往受業。吏因請使作箋，比方其書，與投書人同手。收攝案問，具得情理。遷太僕。居列卿位，布衣蔬食，祿賜散之舊故宗族，以恭儉自守，卒官。魏書曰：太祖以其子泰為郎。

田疇傳

田疇字子泰，右北平無終人也。好讀書、擊劒。初平元年，義兵起，董卓遷帝于長安。幽州牧劉虞歎曰：「賊臣作亂，朝廷播蕩，四海俄然，莫有固志。身備宗室遺老，不得自同於衆。今欲奉使展效臣節，安得不辱命之士乎？」衆議咸曰：「田疇雖年少，多稱其奇。」疇時年二十二矣。虞乃備禮請與相見，大恱之，遂署為從事，具其車騎。將行，疇曰：「今道路阻絕，寇虜縱橫，稱官奉使，為衆所指名。願以私行，期於得達而已。」虞從之。疇乃歸，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。虞自出祖而遣之。先賢行狀曰：疇將行，引虞密與議。疇因說虞曰：「今帝主幼弱，姧臣擅命，表上須報，懼失事機。且公孫瓚阻兵安忍，不早圖之，必有後悔。」虞不聽。旣取道，疇乃更上西關，出塞，傍北方，直趣朔方，循閒徑去，遂至長安致命。詔拜騎都尉。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，不可以荷佩榮寵，固辭不受。朝廷高其義。三府並辟，皆不就。得報，馳還，未至，虞已為公孫瓚所害。疇至，謁祭虞墓，陳發章表，哭泣而去。瓚聞之大怒，購求獲疇，謂曰：「汝何自哭劉虞墓，而不送章報於我也？」疇荅曰：「漢室衰穨，人懷異心，唯劉公不失忠節。章報所言，於將軍未美，恐非所樂聞，故不進也。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，旣滅無罪之君，又讎守義之臣，誠行此事，則燕、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，豈忍有從將軍者乎！」瓚壯其對，釋不誅也。拘之軍下，禁其故人莫得與通。或說瓚曰：「田疇義士，君弗能禮，而又囚之，恐失衆心。」瓚乃縱遣疇。

疇得北歸，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，埽地而盟曰：「君仇不報，吾不可以立於世！」遂人徐無山中，營深險平敞地而居，躬耕以養父母。百姓歸之，數年閒至五千餘家。疇謂其父老曰：「諸君不以疇不肖，遠來相就。衆成都邑，而莫相統一，恐非乆安之道，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。」皆曰：「善。」同僉推疇。疇曰：「今來在此，非苟安而已，將圖大事，復怨雪恥。竊恐未得其志，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，偷快一時，無深計遠慮。疇有愚計，願與諸君共施之，可乎？」皆曰：「可。」疇乃為約束相殺傷、犯盜、諍訟之法，法重者至死，其次抵罪，二十餘條。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，興舉學校講授之業，班行其衆，衆皆便之，至道不拾遺。北邊翕然服其威信，烏丸、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，疇悉撫納，令不為寇。袁紹數遣使招命，又即授將軍印，因安輯所統，疇皆拒不受。紹死，其子尚又辟焉，疇終不行。

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，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。建安十二年，太祖北征烏丸，未至，先遣使辟疇，又命田預喻指。疇戒其門下趣治嚴。門人謂曰：「昔袁公慕君，禮命五至，君義不屈；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，何也？」疇笑而應之曰：「此非君所識也。」遂隨使者到軍，署司空戶曹掾，引見諮議。明日出令曰：「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。」即舉茂才，拜為蓨令，不之官，隨軍次無終。時方夏水雨，而濵海洿下，濘滯不通，虜亦遮守蹊要，軍不得進。太祖患之，以問疇。疇曰：「此道，秋夏每常有水，淺不通車馬，深不載舟船，為難乆矣。舊北平郡治在平岡，道出盧龍，達于柳城；自建武以來，陷壞斷絕，垂二百載，而尚有微徑可從。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，不得進而退，懈弛無備。若嘿回軍，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，出空虛之地，路近而便，掩其不備，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引軍還，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：「方今暑夏，道路不通，且俟秋冬，乃復進軍。」虜候騎見之，誠以為大軍去也。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，上徐無山，出盧龍，歷平岡，登白狼堆，去柳城二百餘里，虜乃驚覺。單于身自臨陣，太祖與交戰，遂大斬獲，追奔逐北，至柳城。軍還入塞，論功行封，封疇亭侯，邑五百戶。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：「文雅優備，忠武又著，和於撫下，慎於事上，量時度理，進退合義。幽州始擾，胡、漢交萃，蕩析離居，靡所依懷。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，北拒盧龍，南守要害，清靜隱約，耕而後食，人民化從，咸共資奉。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，遠結烏丸，與為首尾，前後召疇，終不陷撓。後臣奉命，軍次易縣，疇長驅自到，陳討胡之勢，猶廣武之建燕策，薛公之度淮南。又使部曲持臣露布，出誘胡衆，漢民或因亡來，烏丸聞之震蕩。王旅出塞，塗由山中九百餘里，疇帥兵五百，啟導山谷，遂威烏丸，蕩平塞表。疇文武有效，節義可嘉，誠應寵賞，以旌其美。」疇自以始為居難，率衆循逃，志義不立，反以為利，非本意也，固讓。太祖知其至心，許而不奪。魏書載太祖令曰：「昔伯成棄國，夏后不奪，將欲使高尚之士，優賢之主，不止於一世也。其聽疇所執。」

遼東斬送袁尚首，令「三軍敢有哭之者斬」。疇以甞為尚所辟，乃往弔祭。太祖亦不問。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，以其非正也。故盡規魏祖，建盧龍之策。致使袁尚奔迸，授首遼東，皆疇之由也。旣已明其為賊，胡為復弔祭其首乎？若以甞被辟命，義在其中，則不應為人設謀，使其至此也。疇此舉止，良為進退無當，與王脩哭袁譚，貌同而心異也。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。太祖賜疇車馬穀帛，皆散之宗族知舊。從征荊州還，太祖追念疇功殊美，恨前聽疇之讓，曰：「是成一人之志，而虧王法大制也。」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。先賢行狀載太祖令曰：「蓨令田疇，志節高尚，遭值州里戎夏交亂，引身深山，研精味道，百姓從之，以成都邑。袁賊之盛，命召不屈。慷慨守志，以徼真主。及孤奉詔征定河北，遂服幽都，將定胡寇，特加禮命。疇即受署，陳建攻胡蹊路所由，率齊山民，一時向化，開塞導道，供承使役，路近而便，令虜不意。斬蹋頓於白狼，遂長驅於柳城，疇有力焉。及軍入塞，將圖其功，表封亭侯，食邑五百，而疇懇惻，前後辭賞。出入三載，歷年未賜，此為成一人之高，甚違王典，失之多矣。宜從表封，無乆留吾過。」疇上疏陳誠，以死自誓。太祖不聽，欲引拜之，至于數四，終不受。有司劾疇狷介違道，苟立小節，宜免官加刑。太祖重其事，依違者乆之。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，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，申胥逃賞，宜勿奪以優其節。尚書令荀彧、司隷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。魏書載世子議曰：「昔薳敖逃祿，傳載其美，所以激濁世，勵貪夫，賢於尸祿素餐飡之人也。故可得而小，不可得而毀。至於田疇，方斯近矣。免官加刑，於法為重。」　魏略載教曰：「昔夷、齊棄爵而譏武王，可謂愚闇，孔子猶以為『求仁得仁』。疇之所守，雖不合道，但欲清高耳。使天下悉如疇志，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，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。外議欲為復使令司隷決之。」　魏書載荀彧議，以為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期於為善而已。故匹夫守志，聖人各因而成之」。鍾繇以為「原思辭粟，仲尼不與，子路拒牛，謂之止善，雖可以激清勵濁，猶不足多也。疇雖不合大義，有益推讓之風，宜如世子議。」　臣松之案呂氏春秋：「魯國之法，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，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。子貢贖人而辭不受金，孔子曰：『賜失之矣。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。』子路拯溺者，其人拜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曰：『魯人必拯溺矣。』」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，未詳為繇之事誤邪，而事將別有所出？太祖猶欲侯之。疇素與夏侯惇善，太祖語惇曰：「且往以情喻之，自從君所言，無告吾意也。」惇就疇宿，如太祖所戒。疇揣知其指，不復發言。惇臨去，乃拊疇背曰：「田君，主意殷勤，曾不能顧乎！」疇荅曰：「是何言之過也！疇，負義逃竄之人耳，蒙恩全活，為幸多矣。豈可賣盧龍之塞，以易賞祿哉？縱國私疇，疇獨不愧於心乎？將軍雅知疇者，猶復如此，若必不得已，請願效死刎首於前。」言未卒，涕泣橫流。惇具荅太祖。太祖喟然知不可屈，乃拜為議郎。年四十六卒。子又早死。文帝踐阼，高疇德義，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，以奉其嗣。

王脩傳

王脩字叔治，北海營陵人也。年七歲喪母。母以社日亡，來歲鄰里社，脩感念母，哀甚。鄰里聞之，為之罷社。年二十，游學南陽，止張奉舍。奉舉家得疾病，無相視者，脩親隱恤之，病愈乃去。初平中，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，守高密令。高密孫氏素豪俠，人客數犯法。民有相劫者，賊入孫氏，吏不能執。脩將吏民圍之，孫氏拒守，吏民畏憚不敢近。脩令吏民：「敢有不攻者與同罪。」孫氏懼，乃出賊。由是豪彊懾服。舉孝廉，脩讓邴原，融不聽。融集有融荅脩教曰：「原之賢也，吾已知之矣。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堯不能用，舜實舉之。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。以遺後賢，不亦可乎！」脩重辭，融荅曰：「掾清身絜己，歷試諸難，謀而鮮過，惠訓不倦。余嘉乃勳，應乃懿德，用升爾于王庭，其可辭乎！」時天下亂，遂不行。頃之，郡中有反者。脩聞融有難，夜往奔融。賊初發，融謂左右曰：「能冒難來，唯王脩耳！」言終而脩至。復署功曹。時膠東多賊寇，復令脩守膠東令。膠東人公沙盧宗彊，自為營塹，不肯應發調。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，斬盧兄弟，公沙氏驚愕莫敢動。脩撫慰其餘，由是寇少止。融每有難，脩雖休歸在家，無不至。融常賴脩以免。

袁譚在青州，辟脩為治中從事，別駕劉獻數毀短脩。後獻以事當死，脩理之，得免。時人益以此多焉。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，後復為譚別駕。紹死，譚、尚有隙。尚攻譚，譚軍敗，脩率吏民往救譚。譚喜曰：「成吾軍者，王別駕也。」譚之敗，劉詢起兵漯陰，諸城皆應。譚歎息曰：「今舉州背叛，豈孤之不德邪！」脩曰：「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，此人不反。必來。」後十餘日，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，妻子為賊所殺，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。譚復欲攻尚，脩諫曰：「兄弟還相攻擊，是敗亡之道也。」譚不恱，然知其忠節。後又問脩：「計安出？」脩曰：「夫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，而曰『我必勝』，若是者可乎？夫棄兄弟而不親，天下其誰親之！屬有讒人，固將交鬬其間，以求一朝之利，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。若斬佞臣數人，復相親睦，以禦四方，可以橫行天下。」譚不聽，遂與尚相攻擊，請救於太祖。太祖旣破兾州，譚又叛。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。脩時運糧在樂安，聞譚急，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。至高密，聞譚死，下馬號哭曰：「無君焉歸？」遂詣太祖，乞收葬譚屍。太祖欲觀脩意，默然不應。脩復曰：「受袁氏厚恩，若得收歛譚屍，然後就戮，無所恨。」太祖嘉其義，聽之。傅子曰：太祖旣誅袁譚，梟其首，令曰：「敢哭之者戮及妻子。」於是王叔治、田子泰相謂曰：「生受辟命，亡而不哭，非義也。畏死忘義，何以立世？」遂造其首而哭之，哀動三軍。軍正白行其戮，太祖曰：「義士也。」赦之。　臣松之案田疇傳，疇為袁尚所辟，不被譚命。傅子合而言之，有違事實。以脩為督軍糧，還樂安。譚之破，諸城皆服，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。太祖命脩取統首，脩以統亡國之忠臣，因解其縛，使詣太祖。太祖恱而赦之。袁氏政寬，在職勢者多畜聚。太祖破鄴，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。及破南皮，閱脩家，穀不滿十斛，有書數百卷。太祖歎曰：「士不妄有名。」乃禮辟為司空掾，行司金中郎將，遷魏郡太守。為治，抑彊扶弱，明賞罰，百姓稱之。魏略曰：脩為司金中郎將，陳黃白異議，因奏記曰：「脩聞枳棘之林，無梁柱之質；涓流之水，無洪波之勢。是以在職七年，忠讜不昭於時，功業不見於事，欣於所受，俯慙不報，未嘗不長夜起坐，中飯釋餐。何者？力少任重，不堪而懼也。謹貢所議如左。」太祖甚然之，乃與脩書曰：「君澡身浴德，流聲本州，忠能成績，為世美談，名實相副，過人甚遠。孤以心知君，至深至孰，非徒耳目而已也。察觀先賢之論，多以鹽鐵之利，足贍軍國之用。昔孤初立司金之官，念非屈君，餘無可者。故與君教曰：『昔遏父陶正，民賴其器用，及子媯滿，建侯于陳；近桑弘羊，位至三公。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』，是孤用君之本言也，或恐衆人未曉此意。自是以來，在朝之士，每得一顯選，常舉君為首，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，以為不宜越君。然孤執心將有所厎，以軍師之職，閑於司金，至於建功，重於軍師。孤之精誠，足以達君；君之察孤，足以不疑。但恐傍人淺見，以蠡測海，為蛇畫足，將言前後百選，輙不用之，而使此君沈滯冶官。張甲李乙，尚猶先之，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。孤懼有此空聲冒實，淫鼃亂耳。假有斯事，亦庶鍾期不失聽也；若其無也，過備何害？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，故復出之，令為馮翊。從正卿往，似於左遷。上使侍中宣意曰：『君守平原日淺，故復試君三輔，非有所閒也。』孤揆先主中宗之意，誠備此事。旣君崇勳業以副孤意。公叔文子與臣俱升，獨何人哉！」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。

魏國旣建，為大司農郎中令。太祖議行肉刑，脩以為時未可行，太祖採其議。徙為奉常。其後嚴才反，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。脩聞變，召車馬未至，便將官屬步至宮門。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，曰：「彼來者必王叔治也。」相國鍾繇謂脩：「舊，京城有變，九卿各居其府。」脩曰：「食其祿，焉避其離？居府雖舊，非赴難之義。」頃之，病卒官。子忠，官至東萊太守、散騎常侍。初，脩識高柔於弱冠，異王基於幼童，終皆遠至，世稱其知人。王隱晉書曰：脩一子，名儀，字朱表，高亮雅直。司馬文王為安東，儀為司馬。東關之敗，文王曰：「近日之事，誰任其咎？」儀曰：「責在軍師。」文王怒曰：「司馬欲委罪於孤邪？」遂殺之。子襃，字偉元。少立操尚，非禮不動。身長八尺四寸，容貌絕異。痛父不以命終，絕世不仕。立屋墓側，以教授為務。旦夕常至墓前拜，輙悲號斷絕。墓前有一柏樹，襃常所攀援，涕泣所著，樹色與凡樹不同。讀詩至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勞悴」，未曾不反覆流涕，泣下沾衿。家貧躬耕，計口而田，度身而蠶。諸生有密為襃刈麥者，襃遂棄之；自是莫敢復佐刈者。襃門人為本縣所役，求襃為屬，襃曰：「卿學不足以庇身，吾德薄不足以蔭卿，屬之何益？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。」乃步擔乾飯，兒負鹽豉，門徒從者千餘人。安丘令以為見己，整衣出迎之於門。襃乃下道至土牛，磬折而立。云：「門生為縣所役，故來送別。」執手涕泣而去。令即放遣諸生，一縣以為恥。同縣管彥，少有才力，未知名，襃獨以為當自達，常友愛之；男女各始生，共許為婚。彥果為西夷校尉。襃後更以女嫁人，彥弟馥問襃，襃曰：「吾薄志畢願，山藪自處，姊妹皆遠，吉凶斷絕，以此自誓。賢兄子葬父於帝都，此則洛陽之人也，豈吾欲婚之本指邪？」馥曰：「嫂，齊人也。當還臨菑。」襃曰：「安有葬父河南，隨妻還齊！用意如此，何婚之有？」遂不婚。　邴春者，根矩之後也。少立志操，寒苦自居，負笈遊學，身不停家，鄉邑翕然，以為能係其先也。襃以為春性險狹，慕名意多，終必不成，及後春果無學業，流離遠外，有識以此歸之。襃常以為人所行，其當歸於善道，不可以己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。有致遺者，皆不受。及洛都傾覆，寇賊蠭起，襃宗親悉欲移江東，襃戀墳壠。賊大盛，乃南達泰山郡。襃思土不肯去，賊害之。　漢晉春秋曰：襃與濟南劉兆字延世，俱以不仕顯名。襃以父為文王所濫殺，終身不應徵聘，未甞西向坐，以示不臣於晉也。　魏略純固傳以脂習、王脩、龐淯、文聘、成公英、郭憲、單固七人為一傳。其脩、淯、聘三人自各有傳，成公英別見張旣傳，單固見王淩傳，餘習、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。　脂習字元升，京兆人也。中平中仕郡，公府辟，舉高第，除太醫令。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，習常隨從。與少府孔融親善。太祖為司空，威德日盛，而融故以舊意，書疏倨傲。習常責融，欲令改節，融不從。會融被誅，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，莫敢收恤，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：「文舉，卿捨我死，我當復與誰語者？」哀歎無已。太祖聞之，收習，欲理之，尋以其事直見原，徙許東土橋下。習後見太祖，陳謝前愆。太祖呼其字曰：「元升，卿故慷慨！」因問其居處，以新移徙，賜穀百斛。至黃初，詔欲用之，以其年老，然嘉其敦舊，有欒布之節，賜拜中散大夫。還家，年八十餘卒。　郭憲字幼簡，西平人，為其郡右姓。建安中為郡功曹，州辟不就，以仁篤為一郡所歸。至十七年，韓約失衆，從羌中還，依憲。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，而憲皆責怒之，言：「人窮來歸我，云何欲危之？」遂擁護厚遇之。其後約病死，而田樂、陽逵等就斬約頭，當送之。逵等欲條疏憲名，憲不肯在名中，言我尚不忍生圖之，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？逵等乃止。時太祖方攻漢中，在武都，而逵等送約首到。太祖宿聞憲名，及視條疏，怪不在中，以問逵等，逵具以情對。太祖歎其志義，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，由是名震隴右。黃初元年病亡。正始初，國家追嘉其事，復賜其子爵關內侯。

邴原傳

邴原字根矩，北海朱虛人也。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，州府辟命皆不就。黃巾起，原將家屬入海，住鬱洲山中。時孔融為北海相，舉原有道。原以黃巾方盛，遂至遼東，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。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，盡收捕其家，政得脫。度告諸縣：「敢有藏政者與同罪。」政窘急，往投原，魏氏春秋曰：政投原曰：「窮鳥入懷。」原曰：「安知此懷之可入邪？」原匿之月餘，時東萊太史慈當歸，原因以政付之。旣而謂度曰：「將軍前日欲殺劉政，以其為己害。今政已去，君之害豈不除哉！」度曰：「然。」原曰：「君之畏政者，以其有智也。今政已免，智將用矣，尚奚拘政之家？不若赦之，無重怨。」度乃出之。原又資送政家，皆得歸故郡。原在遼東，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，游學之士，教授之聲，不絕。

後得歸，太祖辟為司空掾。原女早亡，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，太祖欲求合葬，原辭曰：「合葬，非禮也。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，公之所以待原者，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。若聽明公之命，則是凡庸也，明公焉以為哉？」太祖乃止，徙署丞相徵事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建安十五年，初置徵事二人，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。崔琰為東曹掾，記讓曰：「徵事邴原、議郎張範，皆秉德純懿，志行忠方，清靜足以厲俗，貞固足以幹事，所謂龍翰鳳翼，國之重寶。舉而用之，不仁者遠。」代涼茂為五官將長史，閉門自守，非公事不出。太祖征吳，原從行，卒。原別傳曰：原十一而喪父，家貧，早孤。鄰有書舍，原過其傍而泣。師問曰：「童子何悲？」原曰：「孤者易傷，貧者易感。夫書者，必皆具有父兄者，一則羨其不孤，二則羨其得學，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。」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：「欲書可耳！」荅曰：「無錢資。」師曰：「童子苟有志，我徒相教，不求資也。」於是遂就書。一冬之間，誦孝經、論語。自在童齓之中，嶷然有異。及長，金玉其行。欲遠游學，詣安丘孫崧。崧辭曰：「君鄉里鄭君，君知之乎？」原荅曰：「然。」崧曰：「鄭君學覽古今，博聞彊識，鉤深致遠，誠學者之師模也。君乃舍之，躡屣千里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。君似不知而曰然者，何？」原曰：「先生之說，誠可謂苦藥良鍼矣；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。人各有志，所規不同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，有入海而採珠者，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，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！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，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？」崧辭謝焉。又曰：「兖、豫之士，吾多所識，未有若君者；當以書相分。」原重其意，難辭之，持書而別。原心以為求師啟學，志高者通，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。書何為哉？乃藏書於家而行。原舊能飲酒，自行之後，八九年間，酒不向口。單步負笈，苦身持力，至陳留則師韓子助，潁川則宗陳仲弓，汝南則交范孟博，涿郡則親盧子幹。臨別，師友以原不飲酒，會米肉送原。原曰：「本能飲酒，但以荒思廢業，故斷之耳。今當遠別，因見貺餞，可一飲燕。」於是共坐飲酒，終日不醉。歸以書還孫崧，解不致書之意。後為郡所召，署功曹主簿。時魯國孔融在郡，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，乃以鄭玄為計掾，彭璆為計吏，原為計佐。融有所愛一人，常盛嗟嘆之。後恚望，欲殺之，朝吏皆請。時其人亦在坐，叩頭流血，而融意不解。原獨不為請。融謂原曰：「衆皆請而君何獨不？」原對曰：「明府於某，本不薄也，常言歲終當舉之，此所謂『吾一子』也。如是，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，而今乃欲殺之。明府愛之，則引而方之於子，憎之，則推之欲危其身。原愚，不知明府以何愛之？以何惡之？」融曰：「某生於微門，吾成就其兄弟，拔擢而用之；某今孤負恩施。夫善則進之，惡則誅之，固君道也。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，舉一孝廉，旬月之間而殺之。夫君人者，厚薄何常之有！」原對曰：「仲遠舉孝廉，殺之，其義焉在？夫孝廉，國之俊選也。舉之若是，則殺之非也；若殺之是，則舉之非也。詩云：『彼己之子，不遂其媾。』蓋譏之也。語云：『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旣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』仲遠之惑甚矣。明府奚取焉？」融乃大笑曰：「吾但戲耳！」原又曰：「君子於其言，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言行，君子之樞機也。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？」融無以荅。是時漢朝陵遲，政以賄成，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。郡舉有道，融書喻原曰：「脩性保貞，清虛守高，危邦不入，乆潛樂土。王室多難，西遷鎬京。聖朝勞謙，疇咨儁乂。我徂求定，策命懇惻。國之將隕，釐不恤緯，家之將亡，緹縈跋涉，彼匹婦也，猶執此義。實望根矩，仁為己任，授手援溺，振民於難。乃或晏晏居息，莫我肯顧，謂之君子，固如此乎！根矩，根矩，可以來矣！」原遂到遼東。遼東多虎，原之邑落獨無虎患。原甞行而得遺錢，拾以繫樹枝，此錢旣不見取，而繫錢者愈多。問其故，荅者謂之神樹。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，乃辨之，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。後原欲歸鄉里，止於三山。孔融書曰：「隨會在秦，賈季在翟，諮仰靡所，歎息增懷。頃知來至，近在三山。詩不云乎，『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』。今遣五官掾，奉問榜人舟楫之勞，禍福動靜告慰。亂階未已，阻兵之雄，若棊奕爭梟。」原於是遂復反還。積十餘年，後乃遁還。南行已數日，而度甫覺。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，因曰：「邴君所謂雲中白鶴，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。又吾自遣之，勿復求也。」遂免危難。自反國土，原於是講述禮樂，吟詠詩書，門徒數百，服道數十。時鄭玄博學洽聞，注解典籍，故儒雅之士集焉。原亦自以高遠清白，頤志澹泊，口無擇言，身無擇行，故英偉之士向焉。是時海內清議，云青州有邴、鄭之學。魏太祖為司空，辟原署東閤祭酒。太祖北伐三郡單于，還住昌國，燕士大夫。酒酣，太祖曰：「孤反，鄴守諸君必將來迎，今日明旦，度皆至矣。其不來者，獨有邴祭酒耳！」言訖未久，而原先至。門下通謁，太祖大驚喜，擥履而起，遠出迎原曰：「賢者誠難測度！孤謂君將不能來，而遠自屈，誠副饑虛之心。」謁訖而出，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。太祖怪而問之，時荀文若在坐，對曰：「獨可省問邴原耳！」太祖曰：「此君名重，乃亦傾士大夫心？」文若曰：「此一世異人，士之精藻，公宜盡禮以待之。」太祖曰：「固孤之宿心也。」自是之後，見敬益重。原雖在軍歷署，常以病疾，高枕里巷，終不當事，又希會見。河內張範，名公之子也，其志行有與原符，甚相親敬。令曰：「邴原名高德大，清規邈世，魁然而峙，不為孤用。聞張子頗欲學之，吾恐造之者富，隨之者貧也。」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，天下向慕，賔客如雲，而原獨守道持常，自非公事不妄舉動。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，原曰：「吾聞國危不事冢宰，君去不奉世子，此典制也。」於是乃轉五官長史，令曰：「子弱不才，懼其難正，貪欲相屈，以匡勵之。雖云利賢，能不恧恧！」太子燕會，衆賔百數十人，太子建議曰：「君父各有篤疾，有藥一丸，可救一人，當救君邪，父邪？」衆人紛紜，或父或君。時原在坐，不與此論。太子諮之於原，原悖然對曰：「父也。」太子亦不復難之。

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、河南尹扶風龐辿以清賢稱，荀綽兾州記曰：鉅鹿張貔，字邵虎。祖父泰，字伯陽，有名於魏。父邈，字叔遼，遼東太守。著名自然好學論，在嵇康集。為人弘深有遠識，恢恢然，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。宦歷二宮，元康初為城陽太守，未行而卒。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。杜恕著家戒稱閣曰：「張子臺，視之似鄙樸人，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，何者為好，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。作人如此，自可不富貴，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？世有高亮如子臺者，皆多力慕，體之不如也。」

管寧傳

管寧字幼安，北海朱虛人也。傅子曰：齊相管仲之後也。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，或適魯，或適楚。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，始家朱虛，世有名節，九世而生寧。年十六喪父，中表愍其孤貧，咸共贈賵，悉辭不受，稱財以送終。長八尺，美須眉。與平原華歆、同縣邴原相友，俱游學於異國，並敬善陳仲弓。天下大亂，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，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。度虛館以候之。旣往見度，乃廬於山谷。時避難者多居郡南，而寧居北，示無遷志，後漸來從之。太祖為司空，辟寧，度子康絕命不宣。傅子曰：寧往見度，語唯經典，不及世事。還乃因山為廬，鑿坏為室。越海避難者，皆來就之而居，旬月而成邑。遂講詩、書，陳俎豆，飾威儀，明禮讓，非學者無見也。由是度安其賢，民化其德。邴原性剛直，清議以格物，度已下心不安之。寧謂原曰：「潛龍以不見成德，言非其時，皆招禍之道也。」密遣令西還。度庶子康代居郡，外以將軍太守為號，而內實有王心，卑己崇禮，欲官寧以自鎮輔，而終莫敢發言，其敬憚如此。　皇甫謐高士傳曰：寧所居屯落，會井汲者，或男女雜錯，或爭井鬬鬩。寧患之，乃多買器，分置井傍，汲以待之，又不使知。來者得而怪之，問知寧所為，乃各相責，不復鬬訟。鄰有牛暴寧田者，寧為牽牛著涼處，自為飲食，過於牛主。牛主得牛，大慙，若犯嚴刑。是以左右無鬬訟之聲，禮讓移於海表。

王烈者，字彥方，於時名聞在原、寧之右。辭公孫度長史，商賈自穢。太祖命為丞相掾，徵事，未至，卒於海表。先賢行狀曰：烈通識達道，秉義不回。以潁川陳太丘為師，二子為友。時潁川荀慈明、賈偉節、李元禮、韓元長皆就陳君學，見烈器業過人，歎服所履，亦與相親。由是英名著於海內。道成德立，還歸舊廬，遂遭父喪，泣淚三年。遇歲饑饉，路有餓殍，烈乃分釜庚之儲，以救邑里之命。是以宗族稱孝，鄉黨歸仁。以典籍娛心，育人為務，遂建學校，敦崇庠序。其誘人也，皆不因其性氣，誨之以道，使之從善遠惡。益者不自覺，而大化隆行，皆成寶器。門人出入，容止可觀，時在市井，行步有異，人皆別之。州閭成風，咸競為善。時國中有盜牛者，牛主得之。盜者曰：「我邂逅迷惑，從今已後將為改過。子旣已赦宥，幸無使王烈聞之。」人有以告烈者，烈以布一端遺之。或問：「此人旣為盜，畏君聞之，反與之布，何也？」烈曰：「昔秦穆公，人盜其駿馬食之，乃賜之酒。盜者不愛其死，以救穆公之難。今此盜人能悔其過，懼吾聞之，是知恥惡。知恥惡，則善心將生，故與布勸為善也。」間年之中，行路老父擔重，人代擔行數十里，欲至家，置而去，問姓名，不以告。頃之，老父復行，失劒於路。有人行而遇之，欲置而去，懼後人得之，劒主於是永失，欲取而購募，或恐差錯，遂守之。至暮，劒主還見之，前者代擔人也。老父擥其袂，問曰：「子前者代吾擔，不得姓名，今子復守吾劒于路，未有若子之仁，請子告吾姓名，吾將以告王烈。」乃語之而去。老父以告烈，烈曰：「世有仁人，吾未之見。」遂使人推之，乃昔時盜牛人也。烈歎曰：「韶樂九成，虞賔以和：人能有感，乃至於斯也！」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。時人或訟曲直，將質於烈，或至塗而反，或望廬而還，皆相推以直，不敢使烈聞之。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，疇諮政令。察孝廉，三府並辟，皆不就。會董卓作亂，避地遼東，躬秉農器，編於四民，布衣蔬食，不改其樂。東域之人，奉之若君。時衰世弊，識真者少，朋黨之人，互相讒謗。自避世在東國者，多為人所害，烈居之歷年，未甞有患。使遼東彊不淩弱，衆不暴寡，商賈之人，市不二價。太祖累徵召，遼東為解而不遣。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，年七十八而終。

中國少安，客人皆還，唯寧晏然若將終焉。黃初四年，詔公卿舉獨行君子，司徒華歆薦寧。文帝即位，徵寧，遂將家屬浮海還郡，公孫恭送之南郊，加贈服物。自寧之東也，度、康、恭前後所資遺，皆受而藏諸。旣已西渡，盡封還之。傅子曰：是時康又已死，嫡子不立而立弟恭，恭懦弱，而康孽子淵有儁才。寧曰：「廢嫡立庶，下有異心，亂之所由起也。」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。寧在遼東，積三十七年乃歸，其後淵果襲奪恭位，叛國家而南連吳，僭號稱王，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。遼東之死者以萬計，如寧所籌。寧之歸也，海中遇暴風，船皆沒，唯寧乘船自若。時夜風晦冥，船人盡惑，莫知所泊。望見有火光，輒趣之，得島。島無居人，又無火燼，行人咸異焉，以為神光之祐也。皇甫謐曰：「積善之應也。」詔以寧為太中大夫，固辭不受。傅子曰：寧上書天子，且以疾辭，曰：「臣聞傅說發夢，以感殷宗，呂尚啟兆，以動周文，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，用能匡佐帝業，克成大勳。臣之器朽，實非其人。雖貪清時，釋體蟬蛻。內省頑病，日薄西山。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，使一老者得盡微命。」書奏，帝親覽焉。明帝即位，太尉華歆遜位讓寧，傅子曰：司空陳羣又薦寧曰：「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，故湯舉伊尹，不仁者遠。伏見徵士北海管寧，行為世表，學任人師，清儉足以激濁，貞正足以矯時。前雖徵命，禮未優備。昔司空荀爽，家拜光祿，先儒鄭玄，即授司農，若加備禮，庶必可致。至延西序，坐而論道，必能昭明古今，有益大化。」遂下詔曰：「太中大夫管寧，耽懷道德，服膺六藝，清虛足以侔古，廉白可以當世。曩遭王道衰缺，浮海遁居，大魏受命，則襁負而至，斯蓋應龍潛升之道，聖賢用舍之義。而黃初以來，徵命屢下，每輙辭疾，拒違不至。豈朝廷之政，與生殊趣，將安樂山林，往而不能反乎！夫以姬公之聖，而耇德不降，則鳴鳥弗聞。尚書君奭曰：「耇造德不降，我則鳴鳥不聞，矧曰其有能格。」鄭玄曰：「耇，老也。造，成也。詩云：『小子有造。』老成德之人，不降志與我並在位，則鳴鳥之聲不得聞，況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！言必無也。鳴鳥謂鳳也。」以秦穆之賢，猶思詢乎黃髮。況朕寡德，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！今以寧為光祿勳。禮有大倫，君臣之道，不可廢也。望必速至，稱朕意焉。」又詔青州刺史曰：「寧抱道懷貞，潛翳海隅，比下徵書，違命不至，盤桓利居，高尚其事。雖有素履幽人之貞，而失考父茲恭之義，使朕虛心引領歷年，其何謂邪？徒欲懷安，必肆其志，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！日逝月除，時方已過，澡身浴德，將以曷為？仲尼有言：『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！』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，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，給安車、吏從、茵蓐、道上厨食，上道先奏。」寧稱草莽臣上疏曰：「臣海濵孤微，罷農無伍，祿運幸厚。橫蒙陛下纂承洪緒，德侔三皇。化溢有唐。乆荷渥澤，積祀一紀，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。沈委篤痾，寢疾彌留，逋違臣隷顛倒之節，夙宵戰怖，無地自厝。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，八月甲申詔書徵臣，更賜安車、衣被、茵蓐，以禮發遣，光寵並臻，優命屢至，怔營竦息，悼心失圖。思自陳聞，申展愚情，而明詔抑割，不令稍脩章表，是以鬱滯，訖于今日。誠謂乾覆，恩有紀極，不意靈潤，彌以隆赫。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，重賜安車、衣服，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，又特被璽書，以臣為光祿勳，躬秉勞謙，引喻周、秦，損上益下。受詔之日，精魄飛散，靡所投死。臣重自省揆，德非園、綺而蒙安車之榮，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，楶梲駑下，荷棟梁之任，垂沒之命，獲九棘之位，懼有朱博鼓妖之眚。又年疾日侵，有加無損，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。望慕閶闔，徘徊闕庭，謹拜章陳情，乞蒙哀省，抑恩聽放，無令骸骨填於衢路。」

自黃初至于青龍，徵命相仍，常以八月賜牛酒。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：「寧為守節高乎，審老疾尪頓邪？」喜上言：「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，與寧鄰比，臣常使經營消息。貢說：『寧常著皁帽、布襦袴、布裠，隨時單複，出入閨庭，能自任杖，不須扶持。四時祠祭，輙自力彊，改加衣服，著絮巾，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，親薦饌饋，跪拜成禮。寧少而喪母，不識形象，常特加觴，泫然流涕。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，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，闚於園圃。』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，獨自以生長潛逸，耆艾智衰，是以栖遲，每執謙退。此寧志行所欲必全，不為守高。」高士傳曰：管寧自越海及歸，常坐一木榻，積五十餘年，未甞箕股，其榻上當膝處皆穿。

正始二年，太僕陶丘一、永寧衞尉孟觀、侍中孫邕、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：

臣聞龍鳳隱耀，應德而臻，明哲潛遁，俟時而動。是以鸞鷟鳴岐，周道隆興，四皓為佐，漢帝用康。伏見太中大夫管寧，應二儀之中和，總九德之純懿，含章素質，冰絜淵清，玄虛澹泊，與道逍遙；娛心黃老，游志六藝，升堂入室，究其閫奧，韜古今於胷懷，包道德之機要。中平之際，黃巾陸梁，華夏傾蕩，王綱弛頓。遂避時難，乘桴越海，羈旅遼東三十餘年。在乾之姤，匿景藏光，嘉遁養浩，韜韞儒墨，潛化傍流，暢於殊俗。

黃初四年，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，思求儁乂，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，公車特徵，振翼遐裔，翻然來翔。行遇屯厄，遭罹疾病，即拜太中大夫。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，登為光祿勳。寧疾彌留，未能進道。今寧舊疾已瘳，行年八十，志無衰倦。環堵篳門，偃息窮巷，飯鬻餬口，并日而食，吟詠詩書，不改其樂。困而能通，遭難必濟，經危蹈險，不易其節，金聲玉色，乆而彌彰。揆其終始，殆天所祚，當贊大魏，輔亮雍熙。袞職有闕，羣下屬望。昔高宗刻象，營求賢哲，周文啟龜，以卜良佐。況寧前朝所表，名德已著，而乆栖遲，未時引致，非所以奉遵明訓，繼成前志也。陛下踐阼，纂承洪緒。聖敬日躋，超越周成。每發德音，動諮師傅。若繼二祖招賢故典，賔禮儁邁，以廣緝熙，濟濟之化，侔於前代。

寧清高恬泊，擬跡前軌，德行卓絕，海內無偶。歷觀前世玉帛所命，申公、枚乘、周黨、樊英之儔，測其淵源，覽其清濁，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。誠宜束帛加璧，備禮徵聘，仍授几杖，延登東序，敷陳墳素，坐而論道，上正璇璣，恊和皇極，下阜羣生，彝倫攸叙，必有可觀，光益大化。若寧固執匪石，守志箕山，追迹洪崖，參蹤巢、許。斯亦聖朝同符唐、虞，優賢揚歷，垂聲千載。今文尚書曰「優賢揚歷」，謂揚其所歷試。左思魏都賦曰：「優賢著於揚歷」也。雖出處殊塗，俯仰異體，至於興治美俗，其揆一也。

於是特具安車蒲輪，束帛加璧聘焉。會寧卒，時年八十四。拜子邈郎中，後為博士。初，寧妻先卒，知故勸更娶，寧曰：「每省曾子、王駿之言，意常嘉之，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？」傅子曰：寧以衰亂之時，世多妄變氏族者，違聖人之制，非禮命姓之意，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，文多不載。每所居姻親、知舊、鄰里有困窮者，家儲雖不盈擔石，必分以贍救之。與人子言，教以孝；與人弟言，訓以悌；言及人臣，誨以忠。貌甚恭，言甚順，觀其行，邈然若不可及，即之熈熈然，甚柔而溫，因其事而導之於善，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。寧之亡，天下知與不知，聞之無不嗟歎。醇德之所感若此，不亦至乎！

時鉅鹿張臶，字子明，頴川胡昭，字孔明，亦養志不仕。臶少游太學，學兼內外，後歸鄉里。袁紹前後辟命，不應，移居上黨。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，不就，徙遁常山，門徒且數百人，遷居任縣。太祖為丞相，辟，不詣。太和中，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，郡累上臶，發遣，老病不行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，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。毓教曰：「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，下不友諸侯者也。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！」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。青龍四年辛亥詔書：「張掖郡玄川溢涌，激波奮蕩，寶石負圖，狀像靈龜，宅于川西，嶷然磐峙，倉質素章，麟鳳龍馬，煥炳成形，文字告命，粲然著明。太史令高堂隆上言：古皇聖帝所未甞蒙，實有魏之禎命，東序之世寶。」尚書顧命篇曰：「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圖在東序。」注曰：「河圖，圖出於河，帝王聖者之所受。」事班天下。任令于綽連齎以問臶，臶密謂綽曰：「夫神以知來，不追已往，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。漢已乆亡，魏已得之，何所追興徵祥乎！此石，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。」正始元年，戴鵀之鳥，巢臶門陰。臶告門人曰：「夫戴鵀陽鳥，而巢門陰，此凶祥也。」乃援琴歌詠，作詩二篇，旬日而卒，時年一百五歲。是歲，廣平太守王肅至官，教下縣曰：「前在京都，聞張子明，來至問之，會其已亡，致痛惜之。此君篤學隱居，不與時競，以道樂身。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，趙孟升之，諸侯用睦。愍其耄勤好道，而不蒙榮寵，書到，遣吏勞問其家，顯題門戶，務加殊異，以慰旣往，以勸將來。」

胡昭始避地兾州，亦辭袁紹之命，遁還鄉里。太祖為司空丞相，頻加禮辟。昭往應命，旣至，自陳一介野生，無軍國之用，歸誠求去。太祖曰：「人各有志，出處異趣，勉卒雅尚，義不相屈。」昭乃轉居陸渾山中，躬耕樂道，以經籍自娛。閭里敬而愛之。高士傳曰：初，晉宣帝為布衣時，與昭有舊。同郡周生等謀害帝，昭聞而步陟險，邀生於崤、澠之間，止生，生不肯。昭泣與結誠，生感其義，乃止。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。昭雖有陰德於帝，口終不言，人莫知之。信行著於鄉黨。建安十六年，百姓聞馬超叛，避兵入山者千餘家，飢乏，漸相劫略，昭常遜辭以解之，是以寇難消息，衆咸宗焉。故其所居部落中，三百里無相侵暴者。建安二十三年，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，當給漢中。百姓惡憚遠役，並懷擾擾。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，作為叛亂，縣邑殘破。固率將十餘吏卒，依昭住止，招集遺民，安復社稷。狼等遂南附關羽。羽授印給兵，還為寇賊，到陸渾南長樂亭，自相約誓，言：「胡居士賢者也，一不得犯其部落。」一川賴昭，咸無怵惕。天下安輯，徙宅宜陽。高士傳曰：幽州刺史杜恕甞過昭所居草廬之中，言事論理，辭義謙敬，恕甚重焉。太尉蔣濟辟，不就。正始中，驃騎將軍趙儼、尚書黃休、郭彝、散騎常侍荀顗、鍾毓、太僕庾嶷、　案庾氏譜：嶷字劭然，頴川人。子11-5635字玄默，晉尚書、陽翟子。嶷弟遁，字德先，太中大夫。遁胤嗣克昌，為世盛門。侍中峻、河南尹純，皆遁之子，豫州牧長史顗，遁之孫，太尉文康公亮、司空冰皆遁之曾孫，貴達至今。弘農太守何楨等文士傳曰：楨字元幹，廬江人，有文學器幹，容貌甚偉。歷幽州刺史、廷尉，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。楨子龕，後將軍；勗，車騎將軍；惲，豫州刺史；其餘多至大官。自後累世昌阜，司空文穆公充，惲之孫也，貴達至今。遞薦昭曰：「天真高絜，老而彌篤。玄虛靜素，有夷、皓之節。宜蒙徵命，以勵風俗。」高士傳曰：朝廷以戎車未息，徵命之事，且須後之，昭以故不即徵。後顗、休復與庾嶷薦昭，有詔訪於本州評議。侍中韋誕駮曰：「禮賢徵士，王政之所重也，古者考行於鄉。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，嶷為卿佐，足以取信。附下罔上，忠臣之所不行也。昭宿德耆艾，遺逸山林，誠宜加異。」乃從誕議也。至嘉平二年，公車特徵，會卒，年八十九。拜子纂郎中。初，昭善史書，與鍾繇、邯鄲淳、衞覬、韋誕並有名，尺牘之迹，動見模楷焉。傅子曰：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，雖僕隷，必加禮焉。外同乎俗，內秉純絜，心非其好，王公不能屈，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，吾於胡徵君見之矣。　時有隱者焦先，河東人也。魏略曰：先字孝然。中平末，白波賊起。時先年二十餘，與同郡侯武陽相隨。武陽年小，有母，先與相扶接，避白波，東客揚州取婦。建安初來西還，武陽詣大陽占戶，先留陝界。至十六年，關中亂。先失家屬，獨竄於河渚間，食草飲水，無衣履。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，謂為亡士，欲遣船捕取。武陽語縣：「此狂癡人耳！」遂注其籍。給廩，日五升。後有疫病，人多死者，縣常使埋藏，童兒豎子皆輕易之。然其行不踐邪徑，必循阡陌；及其捃拾，不取大穗；饑不苟食，寒不苟衣，結草以為裳，科頭徒跣。每出，見婦人則隱翳，須去乃出。自作一瓜牛廬，淨埽其中。營木為牀，布草蓐其上。至天寒時，搆火以自炙，呻吟獨語。饑則出為人客作，飽食而已，不取其直。又出於道中，邂逅與人相遇，輙下道藏匿。或問其故，常言「草茅之人，與狐兔同羣」。不肯妄語。太和、青龍中，甞持一杖南渡淺河水，輙獨云未可也，由是人頗疑其不狂。至嘉平中，太守賈穆初之官，故過其廬。先見穆再拜。穆與語，不應；與食，不食。穆謂之曰：「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，我食卿，卿不肯食，我與卿語，卿不應我，如是，我不中為卿作君，當去耳！」先乃曰：「寧有是邪？」遂不復語。其明年，大發卒將伐吳。有竊問先：「今討吳何如？」先不肯應，而謬歌曰：「祝衂祝衂，非魚非肉，更相追逐，本心為當殺牂羊，更殺其羖䍽邪！」郡人不知其謂。會諸軍敗，好事者乃推其意，疑牂羊謂吳，羖䍽謂魏，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。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，與先非故人，密往觀之。經到，乃奮其白鬚，為如與之有舊者，謂曰：「阿先闊乎！念共避白波時不？」先熟視而不言。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，因復曰：「念武陽不邪？」先乃曰：「已報之矣。」經又復挑欲與語，遂不肯復應。後歲餘病亡，時年八十九矣。　高士傳曰：世莫知先所出。或言生乎漢末，自陝居大陽，無父母兄弟妻子。見漢室衰，乃自絕不言。及魏受禪，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，獨止其中。冬夏恒不著衣，卧不設席，又無草蓐，以身親土，其體垢汙皆如泥漆，五形盡露，不行人間。或數日一食，欲食則為人賃作，人以衣衣之，乃使限功受直，足得一食輙去，人欲多與，終不肯取，亦有數日不食時。行不由邪徑，目不與女子逆視。口未甞言，雖有驚急，不與人語。遺以食物皆不受。河東太守杜恕甞以衣服迎見，而不與語。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，又不肯語，經以為大賢。其後野火燒其廬，先因露寢。遭冬雪大至，先袒卧不移，人以為死，就視如故，不以為病，人莫能審其意。度年可百歲餘乃卒。或問皇甫謐曰：「焦先何人？」曰：「吾不足以知之也。考之於表，可略而言矣。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，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，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，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，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。今焦先棄榮味，釋衣服，離室宅，絕親戚，閉口不言，曠然以天地為棟宇，闇然合至道之前，出羣形之表，入玄寂之幽，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，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，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。結繩已來，未及其至也，豈羣言之所能髣髴，常心之所得測量哉！彼行人所不能行，堪人所不能堪，犯寒暑不以傷其性，居曠野不以恐其形，遭驚急不以迫其慮，離榮愛不以累其心，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，舍足於不損之地，居身於獨立之處，延年歷百，壽越期頤，雖上識不能尚也。自羲皇已來，一人而已矣！」　魏氏春秋曰：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為「仙人」也，北海傅玄謂之「性同禽獸」，並為之傳，而莫能測之。　魏略又載扈累及寒貧者。累字伯重，京兆人也。初平中，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，字正方，客三輔。曉知星曆、風角、鳥情。常食青葙芫華。年似如五六十者，人或親識之，謂其已百餘歲矣。初，累年四十餘，隨正方游學，人謂之得其術。有婦，無子。建安十六年，三輔亂，又隨正方南入漢中。漢中壞，正方入蜀，累與相失，隨徙民詣鄴，遭疾疫喪其婦。至黃初元年，又徙詣洛陽，遂不復娶婦。獨居道側，以㼾甎為障，施一厨牀，食宿其中。晝日潛思，夜則仰視星宿，吟詠內書。人或問之，閉口不肯言。至嘉平中，年八九十，裁若四五十者。縣官以其孤老，給廩日五升。五升不足食，頗行傭作以裨糧，糧盡復出，人與不取。食不求美，衣弊縕故，後一二年病亡。寒貧者，本姓石，字德林，安定人也。建安初，客三輔。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，門徒數千，德林亦就學，始精詩、書。後好內事，於衆輩中最玄默。至十六年，關中亂，南入漢中。初不治產業，不畜妻孥，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，晝夜吟詠。到二十五年，漢中破，隨衆還長安，遂癡愚不復識人。食不求味，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。體如無所勝，目如無所見。獨居窮巷小屋，無親里。人與之衣食，不肯取。郡縣以其鰥窮，給廩日五升，食不足，頗行乞，乞不取多。人問其姓字，口不肯言，故因號之曰寒貧也。或素有與相知者，往存恤之，輙拜跪，由是人謂其不癡。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，問其所欲，亦不肯言。淮因與脯糒及衣，不取其衣，取其脯一朐、糒一升而止。　臣松之案魏略云：焦先及楊沛，並作瓜牛廬，止其中。以為瓜當作蝸；蝸牛，螺蟲之有角者也，俗或呼為黃犢。先等作圜舍，形如蝸牛蔽，故謂之蝸牛廬。莊子曰：「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，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，時相與爭地而戰，伏尸數萬，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。」謂此物也。

評曰：袁渙、邴原、張範躬履清蹈，進退以道，臣松之以為蹈猶履也，「躬履清蹈」，近非言乎！蓋是貢禹、兩龔之匹。涼茂、國淵亦其次也。張承名行亞範，可謂能弟矣。田疇抗節，王脩忠貞，足以矯俗；管寧淵雅高尚，確然不拔；張臶、胡昭闔門守靜，不營當世：故并錄焉。

##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

崔琰傳

崔琰字季珪，清河東武城人也。少樸訥，好擊劒，尚武事。年二十三，鄉移為正，始感激，讀論語、韓詩。至年二十九，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。學未朞，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，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。時穀糴縣乏，玄罷謝諸生。琰旣受遣，而寇盜充斥，西道不通。於是周旋青、徐、兖、豫之郊，東下壽春，南望江、湖。自去家四年乃歸，以琴書自娛。

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。時士卒橫暴，掘發丘壠，琰諫曰：「昔孫卿有言：『士不素教，甲兵不利，雖湯武不能以戰勝。』今道路暴骨，民未見德，宜勑郡縣掩骼埋胔，示憯怛之愛，追文王之仁。」紹以為騎都尉。後紹治兵黎陽，次于延津，琰復諫曰：「天子在許，民望助順，不如守境述職，以寧區宇。」紹不聽，遂敗于官渡。及紹卒，二子交爭，爭欲得琰。琰稱疾固辭，由是獲罪，幽於囹圄，賴陰夔、陳琳營救得免。

太祖破袁氏，領兾州牧，辟琰為別駕從事，謂琰曰：「昨案戶籍，可得三十萬衆，故為大州也。」琰對曰：「今天下分崩，九州幅裂，二袁兄弟親尋干戈，兾方蒸庶暴骨原野。未聞王師仁聲先路，存問風俗，救其塗炭，而校計甲兵，唯此為先，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！」太祖改容謝之。于時賔客皆伏失色。

太祖征并州，留琰傅文帝於鄴。世子仍出田獵，變易服乘，志在驅逐。琰書諫曰：「蓋聞盤于游田，書之所戒，魯隱觀魚，春秋譏之，此周、孔之格言，二經之明義。殷鑒夏后，詩稱不遠，子卯不樂，禮以為忌，此又近者之得失，不可不深察也。袁族富彊，公子寬放，盤游滋侈，義聲不聞，哲人君子，俄有色斯之志，熊羆壯士，墯於吞噬之用，固所以擁徒百萬，跨有河朔，無所容足也。今邦國殄瘁，惠康未洽，士女企踵，所思者德。况公親御戎馬，上下勞慘，世子宜遵大路，慎以行正，思經國之高略，內鑒近戒，外揚遠節，深惟儲副，以身為寶。而猥襲虞旅之賤服，忽馳騖而陵險，志雉兎之小娛，忘社稷之為重，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。唯世子燔翳捐褶，以塞衆望，不令老臣獲罪於天。」世子報曰：「昨奉嘉命，惠示雅數，欲使燔翳捐褶，翳已壞矣，褶亦去焉。後有此比，蒙復誨諸。」

太祖為丞相，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。初授東曹時，教曰：「君有伯夷之風，史魚之直，貪夫慕名而清，壯士尚稱而厲，斯可以率時者已。故授東曹，往踐厥職。」魏國初建，拜尚書。時未立太子，臨菑侯植有才而愛。太祖狐疑，以函令密訪於外。唯琰露板荅曰：「蓋聞春秋之義，立子以長，加五官將仁孝聦明，宜承正統。琰以死守之。」植，琰之兄女壻也。太祖貴其公亮，喟然歎息，世語曰：植妻衣繡，太祖登臺見之，以違制命，還家賜死。遷中尉。

琰聲姿高暢，眉目疏朗，鬚長四尺，甚有威重，朝士瞻望，而太祖亦敬憚焉。先賢行狀曰：琰清忠高亮，雅識經遠，推方直道，正色於朝。魏氏初載，委授銓衡，總齊清議，十有餘年。文武羣才，多所明拔。朝廷歸高，天下稱平。琰甞薦鉅鹿楊訓，雖才好不足，而清貞守道，太祖即禮辟之。後太祖為魏王，訓發表稱贊功伐，襃述盛德。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，謂琰為失所舉。琰從訓取表草視之，與訓書曰：「省表，事佳耳！時乎時乎，會當有變時。」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。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，太祖怒曰：「諺言『生女耳』，『耳』非佳語。『會當有變時』，意指不遜。」於是罰琰為徒隷，使人視之，辭色不撓。太祖令曰：「琰雖見刑，而通賔客，門若市人，對賔客虬鬚直視，若有所瞋。」遂賜琰死。魏略曰：人得琰書，以裹幘籠，行都道中。時有與琰宿不平者，遙見琰名著幘籠，從而視之，遂白之。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謗，乃收付獄，髠刑輸徒。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：「琰為徒，虬鬚直視，心似不平。」時太祖亦以為然，遂欲殺之。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，勑吏曰：「三日期消息。」琰不悟，後數日，吏故白琰平安。公忿然曰：「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！」吏以是教告琰，琰謝吏曰：「我殊不宜，不知公意至此也！」遂自殺。

始琰與司馬朗善，晉宣王方壯，琰謂朗曰：「子之弟，聦哲明允，剛斷英跱，殆非子之所及也。」臣松之案：「跱」或作「特」，竊謂「英特」為是也。朗以為不然，而琰每秉此論。琰從弟林，少無名望，雖姻族猶多輕之，而琰常曰：「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，終必遠至。」涿郡孫禮、盧毓始入軍府，琰又名之曰：「孫疏亮亢烈，剛簡能斷，盧清警明理，百鍊不消，皆公才也。」後林、禮、毓咸至鼎輔。及琰友人公孫方、宋階早卒，琰撫其遺孤，恩若己子。其鑒識篤義，類皆如此。魏略曰：明帝時，崔林甞與司空陳羣共論兾州人士，稱琰為首。羣以「智不存身」貶之。林曰：「大丈夫為有邂逅耳，即如卿諸人，良足貴乎！」

初，太祖性忌，有所不堪者，魯國孔融、融字文舉。續漢書：融，孔子二十世孫也。高祖父尚，鉅鹿太守。父宙，太山都尉。融幼有異才。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，勑門下簡通賔客，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。融年十餘歲，欲觀其為人，遂造膺門，語門者曰：「我，李君通家子孫也。」膺見融，問曰：「高明父祖，甞與僕周旋乎？」融曰：「然。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，同德比義而相師友，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。」衆坐奇之，僉曰：「異童子也。」太中大夫陳煒後至，同坐以告煒，煒曰：「人小時了了者，大亦未必奇也。」融荅曰：「即如所言，君之幼時，豈實慧乎！」膺大笑，顧謂曰：「高明長大，必為偉器。」山陽張儉，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，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。儉與融兄襃有舊，亡投襃。遇襃出，時融年十六，儉以其少不告也。融知儉長者，有窘迫色，謂曰：「吾獨不能為君主邪！」因留舍藏之。後事泄，相國以下密就掩捕，儉得脫走，登時收融及襃送獄。融曰：「保納藏舍者融也，融當坐之。」襃曰：「彼來求我，罪我之由，非弟之過，我當坐之。」兄弟爭死，郡縣疑不能決，乃上讞，詔書令襃坐焉。融由是名震遠近，與平原陶丘洪、陳留邊讓，並以俊秀，為後進冠蓋。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，而逸才宏博過之。司徒大將軍辟舉高第，累遷北軍中候、虎賁中郎將、北海相，時年二十八。承黃巾殘破之後，脩復城邑，崇學校，設庠序，舉賢才，顯儒士。以彭璆為方正，邴原為有道，王脩為孝廉。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，名為鄭公鄉。又國人無後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，皆為棺木而殯葬之。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，早卒，融恨不及之，乃令配食縣社。其禮賢如此。在郡六年，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，徵還為將作大匠，遷少府。每朝會訪對，輙為議主，諸卿大夫寄名而已。　司馬彪九州春秋曰：融在北海，自以智能優贍，溢才命世，當時豪俊皆不能及。亦自許大志，且欲舉軍曜甲，與羣賢要功，自於海岱結殖根本，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，事方伯、赴期會而已。然其所任用，好奇取異，皆輕剽之才。至於稽古之士，謬為恭敬，禮之雖備，不與論國政也。高密鄭玄，稱之鄭公，執子孫禮。及高談教令，盈溢官曹，辭氣溫雅，可玩而誦。論事考實，難可悉行。但能張磔網羅，其自理甚疏。租賦少稽，一朝殺五部督郵。姦民汙吏，猾亂朝市，亦不能治。幽州精兵亂，至徐州，卒到城下，舉國皆恐。融直出說之，令無異志。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，幽州軍敗，悉有其衆。無幾時，還復叛亡。黃巾將至，融大飲醇酒，躬自上馬，禦之淶水之上。寇令上部與融相拒，兩翼徑涉水，直到所治城。城潰，融不得入，轉至南縣，左右稍叛。連年傾覆，事無所濟，遂不能保鄣四境，棄郡而去。後徙徐州，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，治郡北陲。欲附山東，外接遼東，得戎馬之利，建樹根本，孤立一隅，不與共也。于時曹、袁、公孫共相首尾，戰士不滿數百，穀不至萬斛。王子法、劉孔慈凶辯小才，信為腹心。左丞祖、劉義遜清儁之士，備在坐席而已，言此民望，不可失也。丞祖勸融自託彊國，融不聽而殺之。義遜棄去。遂為袁譚所攻，自春至夏，城小寇衆，流矢雨集。然融憑几安坐，讀書論議自若。城壞衆亡，身奔山東，室家為譚所虜。張璠漢紀曰：融在郡八年，僅以身免。帝初都許，融以為宜略依舊制，定王畿，正司隷所部為千里之封，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。是時天下草創，曹、袁之權未分，融所建明，不識時務。又天性氣爽，頗推平生之意，狎侮太祖。太祖制酒禁，而融書啁之曰：「天有酒旗之星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有旨酒之德，故堯不飲千鍾，無以成其聖。且桀紂以色亡國，今令不禁婚姻也。」太祖外雖寬容，而內不能平。御史大夫郗慮知旨，以法免融官。歲餘，拜太中大夫。雖居家失勢，而賔客日滿其門，愛才樂酒，常歎曰：「坐上客常滿，鐏中酒不空，吾無憂矣。」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，融每酒酣，輙引與同坐，曰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」其好士如此。　續漢書曰：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，術僭號，太祖與彪有隙，因是執彪，將殺焉。融聞之，不及朝服，往見太祖曰：「楊公累世清德，四葉重光，周書『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』，況以袁氏之罪乎？易稱『積善餘慶』，但欺人耳。」太祖曰：「國家之意也。」融曰：「假使成王欲殺召公，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？今天下纓緌縉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，以明公聦明仁智，輔相漢朝，舉直措枉，致之雍熈耳。今橫殺無辜，則海內觀聽，誰不解體？孔融魯國男子，明日便當褰衣而去，不復朝矣。」太祖意解，遂理出彪。魏氏春秋曰：袁紹之敗也，融與太祖書曰：「武王伐紂，以妲己賜周公。」太祖以融學博，謂書傳所紀見。後問之，對曰：「以今度之，想其當然耳！」十三年，融對孫權使，有訕謗之言，坐棄市。二子年八歲，時方弈棊，融被收，端坐不起。左右曰：「而父見執，不起何也？」二子曰：「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！」遂俱見殺。融有高名清才，世多哀之。太祖懼遠近之議也，乃令曰：「太中大夫孔融旣伏其罪矣，然世人多採其虛名，少於核實，見融浮豔，好作變異，眩其誑詐，不復察其亂俗也。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，以為父母與人無親，譬若缻器，寄盛其中，又言若遭饑饉，而父不肖，寧贍活餘人。融違天反道，敗倫亂理，雖肆市朝，猶恨其晚。更以此事列上，宣示諸軍將校掾屬，皆使聞見。」世語曰：融二子，皆齠齓。融見收，顧謂二子曰：「何以不辭？」二子俱曰：「父尚如此，復何所辭！」以為必俱死也。　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，知必俱死，猶差可安。如孫盛之言，誠所未譬。八歲小兒，能玄了禍福，聦明特達，卓然旣遠，則其憂樂之情，宜其有過成人，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，弈棊不起，若在暇豫者乎？昔申生就命，言不忘父，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。父安猶尚若茲，而況於顛沛哉？盛以此為美談，無乃賊夫人之子與！蓋由好奇情多，而不知言之傷理。南陽許攸、魏略曰：攸字子遠，少與袁紹及太祖善。初平中隨紹在兾州，甞在坐席言議。官渡之役，諫紹勿與太祖相攻，語在紹傳。紹自以彊盛，必欲極其兵勢。攸知不可為謀，乃亡詣太祖。紹破走，及後得兾州，攸有功焉。攸自恃勳勞，時與太祖相戲，每在席，不自限濟，至呼太祖小字，曰：「某甲，卿不得我，不得兾州也。」太祖笑曰：「汝言是也。」然內嫌之。其後從行出鄴東門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此家非得我，則不得出入此門也。」人有白者，遂見收之。婁圭，皆以恃舊不虔見誅。魏略曰：婁圭字子伯，少與太祖有舊。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，後詣太祖。太祖以為大將，不使典兵，常在坐席言議。及河北平定，隨在兾州。其後太祖從諸子出游，子伯時亦隨從。子伯顧謂左右曰：「此家父子，如今日為樂也。」人有白者，太祖以為有腹誹意，遂收治之。　吳書曰：子伯少有猛志，甞歎息曰：「男兒居世，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！」儕輩笑之。後坐藏亡命，被繫當死，得踰獄出，捕者追之急，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，吏不能覺，遂以得免。會天下義兵起，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。後歸曹公，遂為所待，軍國大計常與焉。劉表亡，曹公向荊州。表子琮降，以節迎曹公，諸將皆疑詐，曹公以問子伯。子伯曰：「天下擾攘，各貪王命以自重，今以節來，是必至誠。」曹公曰：「大善。」遂進兵。寵秩子伯，家累千金，曰：「婁子伯富樂於孤，但勢不如孤耳！」從破馬超等，子伯功為多。曹公常歎曰：「子伯之計，孤不及也。」後與南郡習授同載，見曹公出，授曰：「父子如此，何其快耳！」子伯曰：「居世間，當自為之，而但觀他人乎！」授乃白之，遂見誅。　魚豢曰：古人有言曰：「得鳥者，羅之一目也，然張一目之羅，終不得鳥矣。鳥能遠飛，遠飛者，六翮之力也，然無衆毛之助，則飛不遠矣。」以此推之，大魏之作，雖有功臣，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。而琰最為世所痛惜，至今冤之。世語曰：琰兄孫諒，字士文，以簡素稱，仕晉為尚書大鴻臚。荀綽兾州記云諒即琰之孫也。

毛玠傳

毛玠字孝先，陳留平丘人也。少為縣吏，以清公稱。將避亂荊州，未至，聞劉表政令不明，遂往魯陽。太祖臨兖州，辟為治中從事。玠語太祖曰：「今天下分崩，國主遷移，生民廢業，饑饉流亡，公家無經歲之儲，百姓無安固之志，難以持乆。今袁紹、劉表，雖士民衆彊，皆無經遠之慮，未有樹基建本者也。夫兵義者勝，守位以財，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脩耕植，畜軍資，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。」太祖敬納其言，轉幕府功曹。

太祖為司空丞相，玠甞為東曹掾，與崔琰並典選舉。其所舉用，皆清正之士，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，終莫得進。務以儉率人，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，雖貴寵之臣，輿服不敢過度。太祖歎曰：「用人如此，使天下人自治，吾復何為哉！」文帝為五官將，親自詣玠，屬所親眷。玠荅曰：「老臣以能守職，幸得免戾，今所說人非遷次，是以不敢奉命。」大軍還鄴，議所并省。玠請謁不行，時人憚之，咸欲省東曹。乃共白曰：「舊西曹為上，東曹為次，宜省東曹。」太祖知其情，令曰：「日出於東，月盛於東，凡人言方，亦復先東，何以省東曹？」遂省西曹。初，太祖平柳城，班所獲器物，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，曰：「君有古人之風，故賜君古人之服。」玠居顯位，常布衣蔬食，撫育孤兄子甚篤，賞賜以振施貧族，家無所餘。遷右軍師。魏國初建，為尚書僕射，復典選舉。先賢行狀曰：玠雅亮公正，在官清恪。其典選舉，拔貞實，斥華偽，進遜行，抑阿黨。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，皆免黜停廢，久不選用。于時四海翕然，莫不勵行。至乃長吏還者，垢靣羸衣，常乘柴車。軍吏入府，朝服徒行。人擬壺飡之絜，家象濯纓之操，貴者無穢欲之累，賤者絕姦貨之求，吏絜於上，俗移乎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時太子未定，而臨菑侯植有寵，玠密諫曰：「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，覆宗滅國。廢立大事，非所宜聞。」後羣寮會，玠起更衣，太祖目指曰：「此古所謂國之司直，我之周昌也。」

崔琰旣死，玠內不恱。後有白玠者：「出見黥靣反者，其妻子沒為官奴婢，玠言曰『使天不雨者蓋此也』。」太祖大怒，收玠付獄。大理鍾繇詰玠曰：「自古聖帝明王，罪及妻子。書云：『左不共左，右不共右，予則孥戮女。』司寇之職，男子入于罪隷，女子入于舂槀。漢律，罪人妻子沒為奴婢，黥靣。漢法所行黥墨之刑，存於古典。今真奴婢祖先有罪，雖歷百世，猶有黥靣供官，一以寬良民之命，二以宥并罪之辜。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，而當致旱？案典謀，急恒寒若，舒恒燠若，寬則亢陽，所以為旱。玠之吐言，以為寬邪，以為急也？急當陰霖，何以反旱？成湯聖世，野無生草，周宣令主，旱魃為虐。亢旱以來，積三十年，歸咎黥靣，為相值不？衞人伐邢，師興而雨，罪惡無徵，何以應天？玠譏謗之言，流於下民，不恱之聲，上聞聖聽。玠之吐言，勢不獨語，時見黥靣，凡為幾人？黥靣奴婢，所識知邪？何緣得見，對之歎言？時以語誰？見荅云何？以何日月？於何處所？事已發露，不得隱欺，具以狀對。」玠曰：「臣聞蕭生縊死，困於石顯；賈子放外，讒在絳、灌；白起賜劒於杜郵；晁錯致誅於東市；伍員絕命於吳都：斯數子者，或妬其前，或害其後。臣垂齠執簡，累勤取官，職在機近，人事所竄。屬臣以私，無勢不絕，語臣以冤，無細不理。人情淫利，為法所禁，法禁於利，勢能害之。青蠅橫生，為臣作謗，謗臣之人，勢不在他。昔王叔、陳生爭正王廷，宣子平理。命舉其契，是非有宜，曲直有所，春秋嘉焉，是以書之。臣不言此，無有時、人。說臣此言，必有徵要。乞蒙宣子之辨，而求王叔之對。若臣以曲聞，即刑之日，方之安駟之贈；賜劒之來，比之重賞之惠。謹以狀對。」時桓階、和洽進言救玠。玠遂免黜，卒于家。孫盛曰：魏武於是失政刑矣。易稱「明折庶獄」，傳有「舉直措枉」，庶獄明則國無怨民，枉直當則民無不服，未有徵青蠅之浮聲，信浸潤之譖訴，可以允釐四海，惟清緝熙者也。昔者漢高獄蕭何，出復相之，玠之一責，永見擯放，二主度量，豈不殊哉！太祖賜棺器錢帛，拜子機郎中。

徐弈傳

徐弈字季才，東莞人也。避難江東，孫策禮命之。弈改姓名，微服還本郡。太祖為司空，辟為掾屬，從西征馬超。超破，軍還。時關中新服，未甚安，留弈為丞相長史，鎮撫西京，西京稱其威信。轉為雍州刺史，復還為東曹屬。丁儀等見寵於時，並害之，而弈終不為動。魏書曰：或謂弈曰：「夫以史魚之直，孰與蘧伯玉之智？丁儀方貴重，宜思所以下之。」弈曰：「以公明聖，儀豈得乆行其偽乎！且姧以事君者，吾所能禦也，子寧以他規我。」　傅子曰：武皇帝，至明也。崔琰、徐弈，一時清賢，皆以忠信顯於魏朝；丁儀間之，徐弈失位而崔琰被誅。出為魏郡太守。太祖征孫權，徙為留府長史，謂奕曰：「君之忠亮，古人不過也，然微太嚴。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，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，望之於君也。今使君統留事，孤無復還顧之憂也。」魏國旣建，為尚書，復典選舉，遷尚書令。

太祖征漢中，魏諷等謀反，中尉楊俊左遷。太祖歎曰：「諷所以敢生亂心，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。安得如諸葛豐者，使代俊乎！」桓階曰：「徐弈其人也。」太祖乃以弈為中尉，手令曰：「昔楚有子玉，文公為之側席而坐；汲黯在朝，淮南為之折謀。詩稱『邦之司直』，君之謂與！」在職數月，疾篤乞退，拜諫議大夫，卒。魏書曰：文帝每與朝臣會同，未甞不嗟歎，思弈之為人。弈無子，詔以其族子統為郎，以奉弈後。

何夔傳

何夔字叔龍，陳郡陽夏人也。曾祖父熈，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。華嶠漢書曰：熈字孟孫，少有大志，不拘小節。身長八尺五寸，體貌魁梧，善為容儀。舉孝廉，為謁者，贊拜殿中，音動左右。和帝佳之，歷位司隷校尉、大司農。永初三年，南單于與烏丸俱反，以熈行車騎將軍征之，累有功。烏丸請降，單于復稱臣如舊。會熈暴疾卒。夔幼喪父，與母兄居，以孝友稱。長八尺三寸，容貌矜嚴。魏書曰：漢末閹宦用事，夔從父衡為尚書，有直言，由是在黨中，諸父兄皆禁錮。夔歎曰：「天地閉，賢人隱。」故不應宰司之命。避亂淮南。後袁術至壽春，辟之，夔不應，然遂為術所留。久之，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，蘄陽為太祖固守。術以夔彼郡人，欲脅令說蘄陽。夔謂術謀臣李業曰：「昔栁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，曰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，斯言何為至於我哉』！」遂遁匿灊山。術知夔終不為己用，乃止。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，夔從姑也，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。

建安二年，夔將還鄉里，度術必急追，乃間行得免，明年到本郡。頃之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。時有傳袁術軍亂者，太祖問夔曰；「君以為信不？」夔對曰：「天之所助者順，人之所助者信。術無信順之實，而望天人之助，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。夫失道之主，親戚叛之，而況於左右乎！以夔觀之，其亂必矣。」太祖曰；「為國失賢則亡。君不為術所用；亂，不亦宜乎！」太祖性嚴，掾屬公事，往往加杖；夔常畜毒藥，誓死無辱，是以終不見及。孫盛曰：夫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，是以上下休嘉，道光化洽。公府掾屬，古之造士也，必擢時儁，搜揚英逸，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，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。苟有疵釁，刑黜可也。加其捶扑之罰，肅以小懲之戒，豈「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之謂與！然士之出處，宜度德投趾；可不之節，必審於所蹈。故高尚之徒，抗心於青雲之表，豈王侯之所能臣，名器之所羈紲哉！自非此族，委身世塗，否泰榮辱，制之由時，故箕子安於孥戮，柳下夷於三黜，蕭何、周勃亦在縲紲，夫豈不辱，君命故也。夔知時制，而甘其寵，挾藥要君，以避微恥。詩云「唯此褊心」，何夔其有焉。放之，可也；宥之，非也。出為城父令。魏書曰：自劉備叛後，東南多變。太祖以陳羣為鄖令，夔為城父令，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，其後吏民稍定。遷長廣太守。郡濵山海，黃巾未平，豪傑多背叛，袁譚就加以官位。長廣縣人管承，徒衆三千餘家，為寇害。議者欲舉兵攻之。夔曰：「承等非生而樂亂也，習於亂，不能自還，未被德教，故不知反善。今兵迫之急，彼恐夷滅，必并力戰。攻之旣未易拔，雖勝，必傷吏民，不如徐喻以恩德，使容自悔，可不煩兵而定。」乃遣郡丞黃珍往，為陳成敗，承等皆請服。夔遣吏成弘領校尉，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，詣郡。牟平賊從錢，衆亦數千，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。東牟人王營，衆三千餘家，脅昌陽縣為亂。夔遣吏王欽等，授以計略，使離散之。旬月皆平定。

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，又收租稅緜絹。夔以郡初立，近以師旅之後，不可卒繩以法，乃上言曰：「自喪亂已來，民人失所，今雖小安，然服教日淺。所下新科，皆以明罰勑法，齊一大化也。所領六縣，疆域初定，加以饑饉，若一切齊以科禁，恐或有不從教者。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，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。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，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，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，其民間小事，使長吏臨時隨宜，上不背正法，下以順百姓之心。比及三年，民安其業，然後齊之以法，則無所不至矣。」太祖從其言。徵還，參丞相軍事。海賊郭祖寇暴樂安、濟南界，州郡苦之。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，拜樂安太守。到官數月，諸城悉平。

入為丞相東曹掾。夔言於太祖曰：「自軍興以來，制度草創，用人未詳其本，是以各引其類，時忘道德。夔聞以賢制爵，則民慎德；以庸制祿，則民興功。以為自今所用，必先核之鄉閭，使長幼順敘，無相踰越。顯忠直之賞，明公實之報，則賢不肖之分，居然別矣。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，使有司別受其具。在朝之臣，時受教與曹並選者，各任其責。上以觀朝臣之節，下以塞爭競之源，以督羣下，以率萬民，如是則天下幸甚。」太祖稱善。魏國旣建，拜尚書僕射。魏書曰：時丁儀兄弟方進寵，儀與夔不合。尚書傅巽謂夔曰：「人不相好已甚，子友毛玠，玠等儀已害之矣。子宜少下之！」夔曰：「為不義適足害其身，焉能害人？且懷姧佞之心，立於明朝，其得久乎！」夔終不屈志，儀後果以凶偽敗。文帝為太子，以凉茂為太傅，夔為少傅；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。茂卒，以夔代茂。每月朔，太傅入見太子，太子正法服而禮焉；他日無會儀。夔遷太僕，太子欲與辭，宿戒供，夔無往意；乃與書請之，夔以國有常制，遂不往。其履正如此。然於節儉之世，最為豪汰。文帝踐阼，封成陽亭侯，邑三百戶。疾病，屢乞遜位。詔報曰：「蓋禮賢親舊，帝王之常務也。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，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。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，今君疾雖未瘳，神明聽之矣。君其即安，以順朕意。」薨，謚曰靖侯。子曾嗣，咸熈中為司徒。干寶晉紀曰：曾字穎考。正元中為司隷校尉。時毌丘儉孫女適劉氏，以孕繫廷尉。女母荀，為武衞將軍荀顗所表活，旣免，辭詣廷尉，乞為官婢以贖女命。曾使主簿程咸為議，議曰：「大魏承秦、漢之弊，未及革制。所以追戮已出之女，誠欲殄醜類之族也。若已產育，則成他家之母。於防則不足懲姧亂之源，於情則傷孝子之思，男不御罪於他族，而女獨嬰戮於二門，非所以哀矜女弱，均法制之大分也。臣以為在室之女，可從父母之刑，旣醮之婦，使從夫家之戮。」朝廷從之，乃定律令。　晉諸公讚曰：曾以高雅稱，加性純孝，位至太宰，封朗陵縣公。年八十餘薨，謚曰元公。子邵嗣。邵字敬祖，才識深博，有經國體儀。位亦至太宰，謚康公。子蕤嗣。邵庶兄遵，字思祖，有幹能。少經清職，終於太僕。遵子綏，字伯蔚，亦以幹事稱。永嘉中為尚書，為司馬越所殺。傅子稱曾及荀顗曰：「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，其潁昌何侯乎！其荀侯乎！古稱曾、閔，今曰荀、何。內盡其心以事其親，外崇禮讓以接天下。孝子，百世之宗；仁人，天下之令也。有能行仁孝之道者，君子之儀表矣。」

邢顒傳

邢顒，字子昂，河間鄚人也。舉孝廉，司徒辟，皆不就。易姓字，適右北平，從田疇游。積五年，而太祖定兾州。顒謂疇曰：「黃巾起來二十餘年，海內鼎沸，百姓流離。今聞曹公法令嚴。民厭亂矣，亂極則平。請以身先。」遂裝還鄉里。田疇曰：「邢顒，民之先覺也。」乃見太祖，求為鄉導以克柳城。

太祖辟顒為兾州從事，時人稱之曰：「德行堂堂邢子昂。」除廣宗長，以故將喪棄官。有司舉正，太祖曰：「顒篤於舊君，有一致之節。勿問也。」更辟司空掾，除行唐令，勸民農桑，風化大行。入為丞相門下督，遷左馮翊，病，去官。是時，太祖諸子高選官屬，令曰：「侯家吏，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。」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。顒防閑以禮，無所屈撓，由是不合。庶子劉楨書諫植曰：「家丞邢顒，北土之彥，少秉高節，玄靜澹泊，言少理多，真雅士也。楨誠不足同貫斯人，並列左右。而楨禮遇殊特，顒反疏簡，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，禮賢不足，採庶子之春華，忘家丞之秋實。為上招謗，其罪不小，以此反側。」後參丞相軍事，轉東曹掾。初，太子未定，而臨菑侯植有寵，丁儀等並贊翼其美。太祖問顒，顒對曰：「以庶代宗，先世之戒也。願殿下深重察之！」太祖識其意，後遂以為太子少傅，遷太傅。文帝踐阼，為侍中尚書僕射，賜爵關內侯，出為司隷校尉，徙太常。黃初四年薨。子友嗣。晉諸公贊曰：顒曾孫喬，字曾伯。有體量局幹，美於當世。歷清職。元康中，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，稍遷至司隷校尉。

鮑勛傳

鮑勛字叔業，泰山平陽人也，漢司隷校尉鮑宣九世孫。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，遂家焉。勛父信，靈帝時為騎都尉，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。後為濟北相，恊規太祖，身以遇害。語在董卓傳、武帝紀。魏書曰：信父丹，官至少府侍中，世以儒雅顯。少有大節，寬厚愛人，沈毅有謀。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，遣歸募兵，得千餘人，還到成皐而進已遇害。信至京師，董卓亦始到。信知卓必為亂，勸袁紹襲卓，紹畏卓不敢發。語在紹傳。信乃引軍還鄉里，收徒衆二萬，騎七百，輜重五千餘乘。是歲，太祖始起兵於己吾，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。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，韜裨將軍。時紹衆最盛，豪傑多向之。信獨謂太祖曰：「夫略不世出，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，君也。苟非其人，雖彊必斃。君殆天之所啟！」遂深自結納，太祖亦親異焉。汴水之敗，信被瘡，韜在陣戰亡。紹劫奪韓馥位，遂據兾州。信言於太祖曰：「姧臣乘釁，蕩覆王室，英雄奮節，天下嚮應者，義也。今紹為盟主，因權專利，將自生亂，是復有一卓也。若抑之，則力不能制，祗以遘難，又何能濟？且可規大河之南，以待其變。」太祖善之。太祖為東郡太守，表信為濟北相。會黃巾大衆入州界，劉岱欲與戰，信止之，岱不從，遂敗。語在武紀。太祖以賊恃勝而驕，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。先與信出行戰地，後步軍未至，而卒與賊遇，遂接戰。信殊死戰，以救太祖，太祖僅得潰圍出，信遂沒，時年四十一。雖遭亂起兵，家本脩儒，治身至儉，而厚養將士，居無餘財，士以此歸之。建安十七年，太祖追錄信功，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。魏書曰：邵有父風，太祖嘉之，加拜騎都尉，使持節。邵薨，子融嗣。辟勛丞相掾。魏書曰：勛清白有高節，知名於世。

二十二年，立太子，以勛為中庶子。徙黃門侍郎，出為魏郡西部都尉。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，斷盜官布，法應棄市。太祖時在譙，太子留鄴，數手書為之請罪。勛不敢擅縱，具列上。勛前在東宮，守正不撓，太子固不能恱，及重此事，恚望滋甚。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，密勑中尉奏免勛官。乆之，拜侍御史。延康元年，太祖崩，太子即王位，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。

文帝受禪，勛每陳「今之所急，唯在軍農，寬惠百姓。臺榭苑囿，宜以為後。」文帝將出游獵，勛停車上疏曰：「臣聞五帝三王，靡不明本立教，以孝治天下。陛下仁聖惻隱，有同古烈。臣兾當繼蹤前代，令萬世可則也。如何在諒闇之中，脩馳騁之事乎！臣冒死以聞，唯陛下察焉。」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，中道頓息，問侍臣曰：「獵之為樂，何如八音也？」侍中劉曄對曰：「獵勝於樂。」勛抗辭曰：「夫樂，上通神明，下和人理，隆治致化，萬邦咸乂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。況獵，暴華蓋於原野，傷生育之至理，櫛風沐雨，不以時隙哉？昔魯隱觀漁於棠，春秋譏之。雖陛下以為務，愚臣所不願也。」因奏：「劉曄佞諛不忠，阿順陛下過戲之言。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，曄之謂也。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。」帝怒作色，罷還，即出勛為右中郎將。

黃初四年，尚書令陳羣、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，宮正即御史中丞也。帝不得已而用之，百寮嚴憚，罔不肅然。六年秋，帝欲征吳，羣臣大議，勛面諫曰：「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，蓋以吳、蜀唇齒相依，憑阻山水，有難拔之勢故也。往年龍舟飄蕩，隔在南岸，聖躬蹈危，臣下破膽。此時宗廟幾至傾覆，為百世之戒。今又勞兵襲遠，日費千金，中國虛耗，令黠虜玩威，臣竊以為不可。」帝益忿之，左遷勛為治書執法。

帝從壽春還，屯陳留郡界。太守孫邕見，出過勛。時營壘未成，但立摽埒，邕邪行不從正道，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，勛以塹壘未成，解止不舉。大軍還洛陽，曜有罪，勛奏絀遣，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。詔曰：「勛指鹿作馬，收付廷尉。」廷尉法議：「正刑五歲。」三官駮：「依律罰金二斤。」帝大怒曰：「勛無活分，而汝等敢縱之！收三官已下付刺姦，當令十鼠同穴。」太尉鍾繇、司徒華歆、鎮軍大將軍陳羣、侍中辛毗、尚書衞臻、守廷尉高柔等並表「勛父信有功於太祖」，求請勛罪。帝不許，遂誅勛。勛內行旣脩，廉而能施，死之日，家無餘財。後二旬，文帝亦崩，莫不為勛歎恨。

司馬芝傳

司馬芝字子華，河內溫人也。少為書生，避亂荊州，於魯陽山遇賊，同行者皆棄老弱走，芝獨坐守老母。賊至，以刃臨芝，芝叩頭曰：「母老，唯在諸君！」賊曰：「此孝子也，殺之不義。」遂得免害，以鹿車推載母。居南方十餘年，躬耕守節。

太祖平荊州，以芝為菅長。時天下草創，多不奉法。郡主簿劉節，舊族豪俠，賔客千餘家，出為盜賊，入亂吏治。頃之，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，掾史據白：「節家前後未甞給繇，若至時藏匿，必為留負。」芝不聽，與節書曰：「君為大宗，加股肱郡，而賔客每不與役，旣衆庶怨望，或流聲上聞。今條同等為兵，幸時發遣。」兵已集郡，而節藏同等，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，縣掾史窮困，乞代同行。芝乃馳檄濟南，具陳節罪。太守郝光素敬信芝，即以節代同行，青州號芝「以郡主簿為兵」。遷廣平令。征虜將軍劉勳，貴寵驕豪，又芝故郡將，賔客子弟在界數犯法。勳與芝書，不著姓名，而多所屬託，芝不報其書，一皆如法。後勳以不軌誅，交關者皆獲罪，而芝以見稱。魏略曰：勳字子臺，琅邪人。中平末，為沛國建平長，與太祖有舊。後為廬江太守，為孫策所破，自歸太祖，封列侯，遂從在散伍議中。勳兄為豫州刺史，病亡。兄子威，又代從政。勳自恃與太祖有宿，日驕慢，數犯法，又誹謗。為李申成所白，收治，并免威官。

遷大理正。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，吏疑女工，收以付獄。芝曰：「夫刑罪之失，失在苛暴。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，若不勝掠，或至誣服。誣服之情，不可以折獄。且簡而易從，大人之化也。不失有罪，庸世之治耳。今宥所疑，以隆易從之義，不亦可乎！」太祖從其議。歷甘陵、沛、陽平太守，所在有績。黃初中，入為河南尹，抑彊扶弱，私請不行。會內官欲以事託芝，不敢發言，因芝妻伯父董昭。昭猶憚芝，不為通。芝為教與羣下曰：「蓋君能設教，不能使吏必不犯也。吏能犯教，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。夫設教而犯，君之劣也；犯教而聞，吏之禍也。君劣於上，吏禍於下，此政事所以不理也。可不各勉之哉！」於是下吏莫不自勵。門下循行甞疑門幹盜簪，幹辭不符，曹執為獄。芝教曰：「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，自非離婁，鮮能不惑。就其實然，循行何忍重惜一簪，輕傷同類乎！其寢勿問。」

明帝即位，賜爵關內侯。頃之，特進曹洪乳母當，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。臣松之案：無澗，山名，在洛陽東北。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，芝不通，輙勑洛陽獄考竟，而上疏曰：「諸應死罪者，皆當先表須報。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，今當等所犯妖刑，辭語始定，黃門吳達詣臣，傳太皇太后令。臣不敢通，懼有救護，速聞聖聽，若不得已，以垂宿留。由事不早竟，是臣之罪，是以冒犯常科，輙勑縣考竟，擅行刑戮，伏須誅罰。」帝手報曰：「省表，明卿至心，欲奉詔書，以權行事，是也。此乃卿奉詔之意，何謝之有？後黃門復往，慎勿通也。」芝居官十一年，數議科條所不便者。其在公卿間，直道而行。會諸王來朝，與京都人交通，坐免。

後為大司農。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，末作治生，以要利入。芝奏曰：「王者之治，崇本抑末，務農重穀。王制：『無三年之儲，國非其國也。』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。方今二虜未滅，師旅不息，國家之事，唯在穀帛。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，專以農桑為業。建安中，天下倉廩充實，百姓殷足。自黃初以來，聽諸典農治生，各為部下之計，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。夫王者以海內為家，故傳曰：『百姓不足，君誰與足！』富足之田，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。今商旅所求，雖有加倍之顯利，然於一統之計，已有不貲之損，不如墾田益一畒之收也。夫農民之事田，自正月耕種，芸鋤條桑，耕熯種麥，穫刈築場，十月乃畢。治廩繫橋，運輸租賦，除道理梁，墐塗室屋，以是終歲，無日不為農事也。今諸典農，各言『留者為行者宗田計，課其力，勢不得不爾。不有所廢，則當素有餘力。』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，專以農桑為務，於國計為便。」明帝從之。

每上官有所召問，常先見掾史，為斷其意故，教其所以荅塞之狀，皆如所度。芝性亮直，不矜廉隅。與賔客談論，有不可意，便靣折其短，退無異言。卒於官，家無餘財，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。

芝亡，子岐嗣，從河南丞轉廷尉正，遷陳留相。梁郡有繫囚，多所連及，數歲不決。詔書徙獄於岐屬縣，縣請豫治牢具。岐曰：「今囚有數十，旣巧詐難符，且已倦楚毒，其情易見。豈當復乆處囹圄邪！」及囚室，詰之，皆莫敢匿詐，一朝決竟，遂超為廷尉。是時大將軍爽專權，尚書何晏、鄧颺等為之輔翼。南陽圭泰甞以言迕指，考繫廷尉。颺訊獄，將致泰重刑。岐數颺曰：「夫樞機大臣，王室之佐，旣不能輔化成德，齊美古人，而乃肆其私忿，枉論無辜。使百姓危心，非此焉在？」颺於是慙怒而退。岐終恐乆獲罪，以疾去官。居家未朞而卒，年三十五。子肇嗣。肇，晉太康中為兾州刺史、尚書，見百官志。

評曰：徐弈、何夔、邢顒貴尚峻厲，為世名人。毛玠清公素履，司馬芝忠亮不傾，庶乎不吐剛茹柔。崔琰高格最優，鮑勛秉正無虧，而皆不免其身，惜哉！大雅貴「旣明且哲」，虞書尚「直而能溫」，自非兼才，疇克備諸！

##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

鍾繇傳子名毓

鍾繇字元常，頴川長社人也。先賢行狀曰：鍾皓字季明，溫良篤慎，博學詩律，教授門生千有餘人，為郡功曹。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，皓深獨敬異。寔少皓十七歲，常禮待與同分義。會辟公府，臨辭，太守問：「誰可代君？」皓曰：「明府欲必得其人，西門亭長可用。」寔曰：「鍾君似不察人為意，不知何獨識我？」皓為司徒掾，公出，道路泥濘，導從惡其相灑，去公車絕遠。公椎軾言：「司徒今日為獨行耳！」還府向閤，鈴下不扶，令揖掾屬，公奮手不顧。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，皓為西曹掾，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，曰：「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，若司隷舉繩墨，以公失宰相之禮，又不勝任，諸君終身何所任邪？」掾屬以故皆止。都官果移西曹掾，問空府去意，皓召都官吏，以見掾屬名示之，乃止。前後九辟三府，遷南鄉、林慮長，不之官。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，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、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。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，曰：「荀君清識難尚，陳、鍾至德可師。」膺之姑為皓兄之妻，生子覲，與膺年齊，並有令名。覲又好學慕古，有退讓之行。為童幼時，膺祖太尉脩言：「覲似我家性，國有道不廢，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。」復以膺妹妻之。覲辟州宰，未甞屈就。膺謂覲曰：「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！」覲甞以膺之言白皓，皓曰：「元禮，祖公在位，諸父並盛，韓公之甥，故得然耳。國武子好昭人過，以為怨本，今豈其時！保身全家，汝道是也。」覲早亡，膺雖荷功名，位至卿佐，而卒隕身世禍。皓年六十九，終於家。皓二子迪、敷，並以黨錮不仕。繇則迪之孫。甞與族父瑜俱至洛陽，道遇相者，曰：「此童有貴相，然當厄於水，努力慎之！」行未十里，度橋，馬驚，墯水幾死。瑜以相者言中，益貴繇，而供給資費，使得專學。舉孝廉，謝承漢書曰：南陽陰脩為潁川太守，以旌賢擢俊為務，舉五官掾張仲方正，察功曹鍾繇、主簿荀彧、主記掾張禮、賊曹掾杜祐、孝廉荀攸、計吏郭圖為吏，以光國朝。除尚書郎、陽陵令，以疾去。辟三府，為廷尉正、黃門侍郎。是時，漢帝在西京，李傕、郭汜等亂長安中，與關東斷絕。太祖領兖州牧，始遣使上書。世語曰：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。傕、汜等以為「關東欲自立天子，今曹操雖有使命，非其至實」，議留太祖使，拒絕其意。繇說傕、汜等曰：「方今英雄並起，各矯命專制，唯曹兖州乃心王室，而逆其忠款，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。」傕、汜等用繇言，厚加荅報，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。太祖旣數聽荀彧之稱繇，又聞其說傕、汜，益虛心。後傕脅天子，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。天子得出長安，繇有力焉。拜御史中丞，遷侍中尚書僕射，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。

時關中諸將馬騰、韓遂等，各擁彊兵相與爭。太祖方有事山東，以關右為憂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隷校尉，持節督關中諸軍，委之以後事，特使不拘科制。繇至長安，移書騰、遂等，為陳禍福，騰、遂各遣子入侍。太祖在官渡，與袁紹相持，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。太祖與繇書曰：「得所送馬，甚應其急。關右平定，朝廷無西顧之憂，足下之勳也。昔蕭何鎮守關中，足食成軍，亦適當爾。」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，繇帥諸軍圍之，未拔；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，衆甚盛。諸將議欲釋之去，繇曰：「袁氏方彊，援之來，關中陰與之通，所以未悉叛者，顧吾威名故耳。若棄而去，示之以弱，所在之民，誰非寇讎？縱吾欲歸，其得至乎！此為未戰先自敗也。且援剛愎好勝，必易吾軍，若渡汾為營，及其未濟擊之，可大克也。」張旣說馬騰會擊援，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。援至，果輕渡汾，衆止之，不從。濟水未半，擊，大破之，司馬彪戰略曰：袁尚遣高幹、郭援將兵數萬人，與匈奴單于寇河東，遣使與馬騰、韓遂等連和，騰等陰許之。傅幹說騰曰：「古人有言『順道者昌，逆德者亡』。曹公奉天子誅暴亂，法明國治，上下用命，有義必賞，無義必罰，可謂順道矣。袁氏背王命，驅胡虜以陵中國，寬而多忌，仁而無斷，兵雖彊，實失天下心，可謂逆德矣。今將軍旣事有道，不盡其力，陰懷兩端，欲以坐觀成敗，吾恐成敗旣定，奉辭責罪，將軍先為誅首矣。」於是騰懼。幹曰：「智者轉禍為福。今曹公與袁氏相持，而高幹、郭援獨制河東，曹公雖有萬全之計，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。將軍誠能引兵討援，內外擊之，其勢必舉。是將軍一舉，斷袁氏之臂，解一方之急，曹公必重德將軍。將軍功名，竹帛不能盡載也。唯將軍審所擇！」騰曰：「敬從教。」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，并將遂等兵，與繇會擊援等，大破之。斬援，降單于。語在旣傳。其後河東衞固作亂，與張晟、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，繇又率諸將討破之。魏略曰：詔徵河東太守王邑。邑以天下未定，心不願徵，而吏民亦戀邑，郡掾衞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。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，畿已入界。繇不聽先等，促邑交符。邑佩印綬，徑從河北詣許自歸。繇時治在洛陽，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，乃上書自劾曰；「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，犯突科條，事當推劾，檢實姦詐。被詔書當如所糾。以其歸罪，故加寬赦。又臣上言吏民大小，各懷顧望，謂邑當還，拒太守杜畿，今皆反悔，共迎畿之官。謹桉文書，臣以空虛，被蒙拔擢，入充近侍，兼典機衡，忝膺重任，總統偏方。旣無德政以惠民物，又無威刑以檢不恪，至使邑違犯詔書，郡掾衞固誑迫吏民，訟訴之言，交驛道路，漸失其禮，不虔王命。今雖反悔，醜聲流聞，咎皆由繇威刑不攝。臣又疾病，前後歷年，氣力日微，尸素重祿，曠廢職任，罪明法正。謹桉侍中守司隷校尉東武亭侯鍾繇，幸得蒙恩，以斗筲之才，仍見拔擢，顯從近密，銜命督使。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，檢下無刑，乆病淹滯，衆職荒頓，法令失張。邑雖違科，當必繩正法，旣舉文書，操彈失禮，至乃使邑遠詣闕廷。隳忝使命，挫傷爪牙。而固誑迫吏民，拒畿連月，今雖反悔，犯順失正，海內兇赫，罪一由繇威刑闇弱。又繇乆病，不任所職，非繇大臣當所宜為。繇輕慢憲度，不畏詔令，不與國同心，為臣不忠，無所畏忌，大為不敬。又不承用詔書，奉詔不謹。又聦明蔽塞，為下所欺，弱不勝任。數罪謹以劾，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，大鴻臚削爵土。臣乆嬰篤疾，涉夏盛劇，命縣呼吸，不任部官。輙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，免冠徒跣，伏須罪誅。」詔不聽。自天子西遷，洛陽人民單盡，繇徙關中民，又招納亡叛以充之，數年間民戶稍實。太祖征關中，得以為資，表繇為前軍師。

魏國初建，為大理，遷相國。文帝在東宮，賜繇五熟釜，為之銘曰：「於赫有魏，作漢藩輔。厥相惟鍾，寔幹心膂。靖恭夙夜，匪遑安處。百寮師師，楷茲度矩。」魏略曰：繇為相國，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，釜成，太子與繇書曰：「昔有黃三鼎，周之九寶，咸以一體使調一味，豈若斯釜五味時芳？蓋鼎之烹餁，以饗上帝，以養聖賢，昭德祈福，莫斯之美。故非大人，莫之能造；故非斯器，莫宜盛德。今之嘉釜，有逾茲美。夫周之尸臣，宋之考父，衞之孔悝，晉之魏顆，彼四臣者，並以功德勒名鍾鼎。今執事寅亮大魏，以隆聖化。堂堂之德，於斯為盛。誠太常之所宜銘，彝器之所宜勒。故作斯銘，勒之釜口，庶可贊揚洪美，垂之不朽。」臣松之桉漢書郊祀志，孝宣時，美陽得鼎，京兆尹張敞上議曰：「按鼎有刻書曰：『王命尸臣，宕此栒邑。尸，主事之臣也；栒音荀，幽地。賜尔鸞旂，黼黻琱戈。尸臣拜首，稽首曰，敢對揚天子，丕顯休命！』此殆周之所以襃賜大臣子孫，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，藏之于宮廟也。」考父銘見左氏傳，孔悝銘在禮記，事顯故不載。國語曰：「昔克潞之役，秦來圖敗晉功，魏顆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，親止杜囬；其勒銘于景鍾，至于今不遺類，其子孫不可不興也。」太子所稱四銘者也。　魏略曰：後太祖征漢中，太子在孟津，聞繇有玉玦，欲得之而難。公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，繇即送之。太子與繇書曰：「夫玉以比德君子，見美詩人。晉之垂棘，魯之璵璠，宋之結綠，楚之和璞，價越萬金，貴重都城，有稱疇昔，流聲將來。是以垂棘出晉，虞、虢雙禽；和璧入秦，相如抗節。竊見玉書，稱美玉白若截肪，黑譬純漆，赤擬雞冠，黃侔蒸栗。側聞斯語，未覩厥狀。雖德非君子，義無詩人，高山景行，私所慕仰。然四寶邈焉以遠，秦、漢未聞有良匹。是以求之曠年，未遇厥真，私願不果，饑渴未副。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，聞之驚喜，笑與抃俱。當自白書，恐傳言未審，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。乃不忽遺，厚見周稱，鄴騎旣到，寶玦初至，捧跪發匣，爛然滿目。猥以矇鄙之姿，得觀希世之寶，不煩一介之使，不損連城之價，旣有秦昭章臺之觀，而無藺生詭奪之誑。嘉貺益腆，敢不欽承！」繇報書曰：「昔忝近任，并得賜玦。尚方耆老，頗識舊物。名其符采。必得處所。以為執事有珍此者，是以鄙之，用未奉貢。幸而紆意，實以恱懌。在昔和氏，殷勤忠篤，而繇待命，是懷愧恥。」數年，坐西曹掾魏諷謀反，策罷就第。魏略曰：孫權稱臣，斬送關羽。太子書報繇，繇荅書曰：「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：『人當道情，愛我者一何可愛！憎我者一何可憎！』顧念孫權，了更侮媚。」太子又書曰：「得報，知喜南方。至於荀公之清談，孫權之侮媚，執書嗢噱，不能離手。若權復黠，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。權優游二國，俯仰荀、許，亦已足矣。」文帝即王位，復為大理。及踐阼，改為廷尉，進封崇高鄉侯。遷太尉，轉封平陽鄉侯。時司徒華歆、司空王朗，並先世名臣。文帝罷朝，謂左右曰：「此三公者，乃一代之偉人也，後世殆難繼矣！」陸氏異林曰：繇嘗數月不朝會，意性異常，或問其故，云：「常有好婦來，美麗非凡。」問者曰：「必是鬼物，可殺之。」婦人後往，不即前，止戶外。繇問何以，曰：「公有相殺意。」繇曰：「無此。」乃勤勤呼之，乃入。繇意恨，有不忍之心，然猶斫之傷髀。婦人即出，以新緜拭血竟路。明日使人尋跡之，至一大冢，木中有好婦人，形體如生人，著白練衫，丹繡裲襠，傷左髀，以裲襠中緜拭血。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。清河，陸雲也。明帝即位，進封定陵侯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千八百戶，遷太傅。繇有膝疾，拜起不便。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，朝見皆使載輿車，虎賁舁上殿就坐。是後三公有疾，遂以為故事。

初，太祖下令，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。繇以為「古之肉刑，更歷聖人，宜復施行，以代死刑。」議者以為非恱民之道，遂寢。及文帝臨饗群臣，詔謂「大理欲復肉刑，此誠聖王之法。公卿當善共議。」議未定，會有軍事，復寢。太和中，繇上疏曰：「大魏受命，繼蹤虞、夏。孝文革法，不合古道。先帝聖德，固天所縱，墳典之業，一以貫之。是以繼世，仍發明詔，思復古刑，為一代法。連有軍事，遂未施行。陛下遠追二祖遺意，惜斬趾可以禁惡，恨入死之無辜，使明習律令，與群臣共議。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，復行此刑。書云：『皇帝清問下民，鰥寡有辭于苗。』此言堯當除蚩尤、有苗之刑，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。若今蔽獄之時，訊問三槐、九棘、群吏、萬民，使如孝景之令，其當棄巿，欲斬右趾者許之。其黥、劓、左趾、宮刑者，自如孝文，易以髠、笞。能有姦者，率年二十至四五十，雖斬其足，猶任生育。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，下計所全，歲三千人。張蒼除肉刑，所殺歲以萬計。臣欲復肉刑，歲生三千人。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？子曰：『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，堯、舜其猶病諸！』又曰：『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』若誠行之，斯民永濟。」書奏，詔曰：「太傅學優才高，留心政事，又於刑理深遠。此大事，公卿羣寮善共平議。」司徒王朗議，以為「繇欲輕減大辟之條，以增益刖刑之數，此即起偃為豎，化屍為人矣。然臣之愚，猶有未合微異之意。夫五刑之屬，著在科律，自有減死一等之法，不死即為減。施行已乆，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，然後有罪次也。前世仁者，不忍肉刑之慘酷，是以廢而不用。不用已來，歷年數百。今復行之，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，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，非所以來遠人也。今可桉繇所欲輕之死罪，使減死之髠、刖。嫌其輕者，可倍其居作之歲數。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，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。」議者百餘人，與朗同者多。帝以吳、蜀未平，且寢。袁宏曰：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，蓋利用之物懸於外，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。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，希求放肆之事。進取不已，不能充其嗜慾，則苟且儌倖之所生也；希求無饜，無以愜其慾，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。先王知其如此，而欲救其弊，或先德化以陶其心；其心不化，然後加以刑辟。書曰：「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。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。蠻夷猾夏，寇賊姦宄。汝作士，五刑有服。」然則德、刑之設，參而用之者也。三代相因，其義詳焉。周禮：「使墨者守門，劓者守關，宮者守內，刖者守囿。」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。荀卿亦云，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，百王之所同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。夫殺人者死，而相殺者不已，是大辟可以懲未殺，不能使天下無殺也。傷人者刑，而害物者不息，是黥、劓可以懼未刑，不能使天下無刑也。故將欲止之，莫若先以德化。夫罪過彰著，然後入于刑辟，是將殺人者不必死，欲傷人者不必刑。縱而弗化，則陷於刑辟。故刑之所制，在於不可移之地。禮教則不然，明其善惡，所以潛勸其情，消之於未殺也；示之恥辱，所以內愧其心，治之於未傷也。故過微而不至於著，罪薄而不及於刑。終入罪辟者，非教化之所得也，故雖殘一物之生，刑一人之體，是除天下之害，夫何傷哉！率斯道也，風化可以漸淳，刑罰可以漸少，其理然也。苟不能化其心，而專任刑罰，民失義方，動罹刑網，求世休和，焉可得哉？周之成、康，豈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？蓋德化漸漬，致斯有由也。漢初懲酷刑之弊，務寬厚之論，公卿大夫，相與恥言人過。文帝登朝，加以玄默。張武受賂，賜金以愧其心；吳王不朝，崇禮以訓其失。是以吏民樂業，風流篤厚，斷獄四百，幾致刑錯，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？世之欲言刑罰之用，不先德教之益，失之遠矣。今大辟之罪，與古同制。免死已下，不過五歲，旣釋鉗鎖，復得齒于人倫。是以民無恥惡，數為姦盜，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。苟教之所去，罰當其罪，一離刀鋸，沒身不齒，鄰里且猶恥之，而況于鄉黨乎？而況朝廷乎？如此，則夙沙、趙高之儔，無施其惡矣。古者察其言，觀其行，而善惡彰焉。然則君子之去刑辟，固已遠矣。過誤不幸，則八議之所宥也。若夫卞和、史遷之冤，淫刑之所及也。苟失其道，或不免于大辟，而況肉刑哉！漢書：「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，吏坐受賕，守官物而即盜之，皆棄巿。」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。今不忍刻截之慘，而安勦絕之悲，此最治體之所先，有國所宜改者也。

太和四年，繇薨。帝素服臨弔，謚曰成侯。魏書曰：有司議謚，以為繇昔為廷尉，辨理刑獄，決嫌明疑，民無怨者，由于、張之在漢也。詔曰：「太傅功高德茂，位為師保，論行賜謚，常先依此，兼叙廷尉于、張之德耳。」乃策謚曰成侯。子毓嗣。初，文帝分毓戶邑，封繇弟演及子劭、孫豫列侯。

毓字稚叔。年十四為散騎侍郎，機捷談笑，有父風。太和初，蜀相諸葛亮圍祁山，明帝欲西征，毓上疏曰：「夫策貴廟勝，功尚帷幄，不下殿堂之上，而決勝千里之外。車駕宜鎮守中土，以為四方威勢之援。今大軍西征，雖有百倍之威，於關中之費，所損非一。且盛暑行師，詩人所重，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。」遷黃門侍郎。時大興洛陽宮室，車駕便幸許昌，天下當朝正許昌。許昌偪狹，於城南以氊為殿，備設魚龍曼延，民罷勞役。毓諫，以為「水旱不時，帑藏空虛，凡此之類，可須豐年。」又上「宜復關內開荒地，使民肆力於農。」事遂施行。正始中，為散騎常侍。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，蜀拒守，軍不得進。爽方欲增兵，毓與書曰：「竊以為廟勝之策，不臨矢石；王者之兵，有征無戰。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，退舍足以納原寇，不必縱吳漢於江關，騁韓信於井陘也。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蓋自古之政。惟公侯詳之！」爽無功而還。後以失爽意，徙侍中，出為魏郡太守。爽旣誅，入為御史中丞、侍中廷尉。聽君父已沒，臣子得為理謗，及士為侯，其妻不復配嫁，毓所創也。

正元中，毌丘儉、文欽反，毓持節至揚、豫州班行赦令，告諭士民，還為尚書。諸葛誕反，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。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，或以為「吳新有釁，必不能復出軍。東兵已多，可須後問」。毓以為「夫論事料敵，當以己度人。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，孫壹所率，口不至千，兵不過三百。吳之所失，蓋為無幾。若壽春之圍未解，而吳國之內轉安，未可必其不出也。」大將軍曰：「善。」遂將毓行。臣松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，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，謂吳有釁，本非有理之言。毓之此議，蓋何足稱耳！淮南旣平，為青州刺史，加後將軍，遷都督徐州諸軍事，假節，又轉都督荊州。景元四年薨，追贈車騎將軍，謚曰惠侯。子駿嗣。毓弟會，自有傳。

華歆傳

華歆字子魚，平原高唐人也。高唐為齊名都，衣冠無不游行市里。歆為吏，休沐出府，則歸家闔門。議論持平，終不毀傷人。魏略曰：歆與北海邴原、管寧俱游學，三人相善，時人號三人為「一龍」，歆為龍頭，原為龍腹，寧為龍尾。　臣松之以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，不必有愧華公，管幼安含德高蹈，又恐弗當為尾。魏略此言，未可以定其先後也。同郡陶丘洪亦知名，自以明見過歆。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。語在武紀。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。芬陰呼歆、洪共定計，洪欲行，歆止之曰：「夫廢立大事，伊、霍之所難。芬性踈而不武，此必無成，而禍將及族。子其無往！」洪從歆言而止。後芬果敗，洪乃服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病，去官。靈帝崩，何進輔政，徵河南鄭泰、潁川荀攸及歆等。歆到，為尚書郎。董卓遷天子長安，歆求出為下邽令，病不行，遂從藍田至南陽。華嶠譜叙曰：歆少以高行顯名。避西京之亂，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，間步出武關。道遇一丈夫獨行，願得俱，皆哀欲許之。歆獨曰：「不可。今已在危險之中，禍福患害，義猶一也。無故受人，不知其義。旣以受之，若有進退，可中棄乎！」衆不忍，卒與俱行。此丈夫中道墮井，皆欲棄之。歆曰：「已與俱矣，棄之不義。」相率共還出之，而後別去。衆乃大義之。時袁術在穰，留歆。歆說術使進軍討卓，術不能用。歆欲棄去，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，日磾辟歆為掾。東至徐州，詔即拜歆豫章太守，以為政清靜不煩，吏民感而愛之。魏略曰：揚州刺史劉繇死，其衆願奉歆為主。歆以為因時擅命，非人臣之宜。衆守之連月，卒謝遣之，不從。孫策略地江東，歆知策善用兵，乃幅巾奉迎。策以其長者，待以上賔之禮。胡冲吳歷曰：孫策擊豫章，先遣虞翻說歆。歆荅曰：「乆在江表，常欲北歸；孫會稽來，吾便去也。」翻還報策，策乃進軍。歆葛巾迎策，策謂歆曰：「府君年德名望，遠近所歸；策年幼稚，宜脩子弟之禮。」便向歆拜。華嶠譜叙曰：孫策略有揚州，盛兵徇豫章，一郡大恐。官屬請出郊迎，教曰：「無然。」策稍進，復白發兵，又不聽。及策至，一府皆造閤，請出避之。乃笑曰：「今將自來，何遽避之？」有頃，門下白曰：「孫將軍至。」請見，乃前與歆共坐，談議良乆，夜乃別去。義士聞之，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。策遂親執子孫之禮，禮為上賔。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，皆出其下，人人望風。每策大會，坐上莫敢先發言，歆時起更衣，則論議讙譁。歆能劇飲，至石餘不亂，衆人微察，常以其整衣冠為異，江南號之曰「華獨坐」。虞溥江表傳曰：孫策在椒丘，遣虞翻說歆。翻旣去，歆請功曹劉壹入議。壹勸歆住城，遣檄迎軍。歆曰：「吾雖劉刺史所置，上用，猶是剖符吏也。今從卿計，恐死有餘責矣。」壹曰：「王景興旣漢朝所用，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彊，猶見原恕，明府何慮？」於是夜逆作檄，明旦出城，遣吏齎迎。策便進軍，與歆相見，待以上賔，接以朋友之禮。孫盛曰：夫大雅之處世也，必先審隱顯之期，以定出處之分，否則括囊以保其身，泰則行義以達其道。歆旣無夷、皓韜邈之風，又失王臣匪躬之操，故撓心於邪儒之說，交臂於陵肆之徒，位奪於一豎，節墯於當時。昔許、蔡失位，不得列於諸侯；州公寔來，魯人以為賤恥。方之於歆，咎孰大焉！後策死。太祖在官渡，表天子徵歆。孫權欲不遣，歆謂權曰：「將軍奉王命，始交好曹公，分義未固，使僕得為將軍效心，豈不有益乎？今空留僕，是為養無用之物，非將軍之良計也。」權恱，乃遣歆。賔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，贈遺數百金。歆皆無所拒，密各題識，至臨去，悉聚諸物，謂諸賔客曰：「本無拒諸君之心，而所受遂多。念單車遠行，將以懷璧為罪，願賔客為之計。」衆乃各留所贈，而服其德。

歆至，拜議郎，參司空軍事，入為尚書，轉侍中，代荀彧為尚書令。太祖征孫權，表歆為軍師。魏國旣建，為御史大夫。文帝即王位，拜相國，封安樂鄉侯。及踐阼，改為司徒。魏書曰：文帝受禪，歆登壇相儀，奉皇帝璽綬，以成受命之禮。華嶠譜叙曰：文帝受禪，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；歆以形色忤時，徙為司徒，而不進爵。魏文帝乆不懌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：「我應天受禪，百辟群后，莫不人人恱喜，形于聲色，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，何也？」羣起離席長跪曰：「臣與相國曾臣漢朝，心雖恱喜，義形其色，亦懼陛下實應且憎。」帝大恱，遂重異之。歆素清貧，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，家無擔石之儲。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，唯歆出而嫁之。帝歎息，孫盛曰：盛聞慶賞威刑，必宗於主，權宜宥怒，出自人君。子路私饋，仲尼毀其食器；田氏盜施，春秋著以為譏。斯襃貶之成言，已然之顯義也。孥戮之家，國刑所肅，受賜之室，乾施所加，若在哀矜，理無偏宥。歆居股肱之任。同元首之重，則當公言皇朝，以彰天澤，而默受嘉賜，獨為君子，旣犯作福之嫌，又違必去之義，可謂匹夫之仁，蹈道則未也。　魏書曰：歆性周密，舉動詳慎。常以為人臣陳事，務以諷諫合道為貴，就有所言，不敢顯露，故其事多不見載。　華嶠譜叙曰：歆淡於財欲，前後寵賜，諸公莫及，然終不殖產業。陳羣常歎曰：「若華公，可謂通而不泰，清而不介者矣。」　傅子曰：敢問今之君子？曰：「袁郎中積德行儉，華太尉積德居順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清不可及也。事上以忠，濟下以仁，晏嬰、行父何以加諸？」下詔曰：「司徒，國之儁老，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。今大官重膳，而司徒蔬食，甚無謂也。」特賜御衣，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。魏書曰：又賜奴婢五十人。

三府議：「舉孝廉，本以德行，不復限以試經。」歆以為「喪亂以來，六籍墮廢，當務存立，以崇王道。夫制法者，所以經盛衰。今聽孝廉不以經試，恐學業遂從此而廢。若有秀異，可特徵用。患於無其人，何患不得哉？」帝從其言。

黃初中，詔公卿舉獨行君子，歆舉管寧，帝以安車徵之。明帝即位，進封博平侯，增邑五百戶，并前千三百戶，轉拜太尉。列異傳曰：歆為諸生時，嘗宿人門外。主人婦夜產。有頃，兩吏詣門，便辟易却，相謂曰：「公在此。」躊躇良乆，一吏曰：「籍當定，柰何得住？」乃前向歆拜，相將入。出並行，共語曰：「當與幾歲？」一人曰：「當三歲。」天明，歆去。後欲驗其事，至三歲，故往問兒消息，果已死。歆乃自知當為公。　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，亦如之。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，將由傳者不同。今寧信列異。歆稱病乞退，讓位於寧。帝不許。臨當大會，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：「朕新莅庶事，一日萬機，懼聽斷之不明。賴有德之臣，左右朕躬，而君屢以疾辭位。夫量主擇君，不居其朝，委榮棄祿，不究其位，古人固有之矣，顧以為周公、伊尹則不然。絜身徇節，常人為之，不望之於君。君其力疾就會，以惠予一人。將立席机莚，命百官緫己，以須君到，朕然後御坐。」又詔襲：「須歆必起，乃還。」歆不得已，乃起。

太和中，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，車駕東幸許昌。歆上疏曰：「兵亂以來，過踰二紀。大魏承天受命，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，宜弘一代之治，紹三王之迹。雖有二賊負險延命，苟聖化日躋，遠人懷德，將襁負而至。夫兵不得已而用之，故戢而時動。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，以征伐為後事。且千里運糧，非用兵之利；越險深入，無獨克之功。如聞今年徵役，頗失農桑之業。為國者以民為基，民以衣食為本。使中國無饑寒之患，百姓無離土之心，則天下幸甚，二賊之釁，可坐而待也。臣備位宰相，老病日篤，犬馬之命將盡，恐不復奉望鑾蓋，不敢不竭臣子之懷，唯陛下裁察！」帝報曰：「君深慮國計，朕甚嘉之。賊憑恃山川，二祖勞於前世，猶不克平，朕豈敢自多，謂必滅之哉！諸將以為不一探取，無由自弊，是以觀兵以闚其釁。若天時未至，周武還師，乃前事之鑒，朕敬不忘所戒。」時秋大雨，詔真引軍還。

太和五年，歆薨，謚曰敬侯。魏書云：歆時年七十五。子表嗣。初，文帝分歆戶邑，封歆弟緝列侯。表，咸熈中為尚書。華嶠譜叙曰：歆有三子。表字偉容，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。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，年少，並兼厲鋒氣，要召名譽。尚書事至，或有不便，故遺漏不視，及傳書者去，即入深文論駮。惟表不然，事來有不便，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，主者固執，不得已，然後共奏議。司空陳羣等以此稱之。仕晉，歷太子少傅、太常。稱疾致仕，拜光祿大夫。性清淡，常慮天下退理。司徒李胤、司隷王弘等常稱曰：「若此人者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踈。」中子博，歷三縣內史，治有名跡。少子周，黃門侍郎、常山太守，博學有文思。中年遇疾，終于家。表有三子。長子廙，字長駿。　晉諸公贊曰：廙有文翰，歷位尚書令、太子少傅，追贈光祿大夫開府。嶠字叔駿，有才學，撰後漢書，世稱為良史。為祕書監、尚書。澹字玄駿，最知名，為河南尹。廙三子。昆字敬倫，清粹有檢，為尚書。薈字敬叔。世語稱薈貴正。恒字敬則，以通理稱。昆，尚書；薈，河南尹；恒，左光祿大夫開府。澹子軼，字彥夏。有當世才志，為江州刺史。

王朗傳子名肅

王朗字景興，東海郡人也。以通經，拜郎中，除菑丘長。師太尉楊賜，賜薨，棄官行服。舉孝廉，辟公府，不應。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。時漢帝在長安，關東兵起，朗為謙治中，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：「春秋之義，求諸侯莫如勤王。今天子越在西京，宜遣使奉承王命。」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。天子嘉其意，拜謙安東將軍。以昱為廣陵太守，朗會稽太守。朗家傳曰：會稽舊祀秦始皇，刻木為像，與夏禹同廟。朗到官，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，於是除之。居郡四年，惠愛在民。孫策渡江略地。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，不如避之。朗自以身為漢吏，宜保城邑，遂舉兵與策戰，敗績，浮海至東冶。策又追擊，大破之。朗乃詣策。策以朗儒雅，詰讓而不害。獻帝春秋曰：孫策率軍如閩、越討朗。朗泛舟浮海，欲走交州，為兵所逼，遂詣軍降。策令使者詰朗曰：「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：朗受國恩當官，云何不惟報德，而阻兵安忍？大軍征討，幸免梟夷，不自埽屏，復聚黨衆，屯住郡境。遠勞王誅，卒不悟順。捕得云降，庶以欺詐，用全首領，得爾與不，具以狀對。」朗稱禽虜，對使者曰：「朗以瑣才，誤竊朝私，受爵不讓，以遘罪網。前見征討，畏死苟免。因治人物，寄命須臾。又迫大兵，惶怖北引。從者疾患，死亡略盡。獨與老母共乘一欐，流矢始交，便棄欐就俘，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。朗惶惑不達，自稱降虜。緣前迷謬，被詰慙懼。朗愚淺駑怯，畏威自驚。又無良介，不早自歸。於破亡之中，然後委命下隷。身輕罪重，死有餘辜。申脰就鞅，蹴足入絆，叱咤聽聲，東西惟命。」雖流移窮困，朝不謀夕，而收卹親舊，分多割少，行義甚著。

太祖表徵之，朗自曲阿展轉江海，積年乃至。朗被徵未至。孔融與朗書曰：「世路隔塞，情問斷絕，感懷增思。前見章表，知尋湯武罪己之迹，自投東裔同鯀之罰，覽省未周，涕隕潸然。主上寬仁，貴德宥過。曹公輔政，思賢並立。策書屢下，殷勤款至。知櫂舟浮海，息駕廣陵，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。談笑有期，勉行自愛！」　漢晉春秋曰：孫策之始得朗也，譴讓之。使張昭私問朗，朗誓不屈，策忿而不敢害也，留置曲阿。建安三年，太祖表徵朗，策遣之。太祖問曰：「孫策何以得至此邪？」朗曰：「策勇冠一世，有儁才大志。張子布，民之望也，北面而相之。周公瑾，江淮之傑，攘臂而為其將。謀而有成，所規不細，終為天下大賊，非徒狗盜而已。」拜諫議大夫，參司空軍事。朗家傳曰：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。陽為莒令，年三十而卒，故後世鮮聞。初，陽以漢室漸衰，知太祖有雄才，恐為漢累，意欲除之而事不會。及太祖貴，求其嗣子甚急。其子惶窘，走伏無所。陽親舊雖多，莫敢藏者。朗乃納受積年，及從會稽還，又數開解。太祖乆乃赦之，陽門戶由是得全。魏國初建，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，遷少府、奉常、大理。務在寬恕，罪疑從輕。鍾繇明察當法，俱以治獄見稱。魏略曰：太祖請同會，啁朗曰：「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。」朗仰而歎曰：「宜適難值！」太祖問：「云何？」朗曰：「如朗昔者，未可折而折；如明公今日，可折而不折也。」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，朗荅曰：「孫權前牋，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，後疏稱臣，以明無二。牙獸屈膝，言鳥告歡，明珠、南金，遠珍必至。情見乎辭，效著乎功。三江五湖，為沼于魏，西吳東越，化為國民。鄢、郢旣拔，荊門自開。席卷巴、蜀，形勢已成。重休累慶，雜沓相隨。承旨之日，撫掌擊節。情之畜者，辭不能宣。」

文帝即王位，遷御史大夫，封安陵亭侯。上疏勸育民省刑曰：「兵起已來三十餘年，四海盪覆，萬國殄瘁。賴先王芟除寇賊，扶育孤弱，遂令華夏復有綱紀。鳩集兆民，于茲魏土，使封鄙之內，雞鳴狗吠達於四境，蒸庶欣欣，喜遇升平。今遠方之寇未賔，兵戎之役未息，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，良宰足以宣德澤，阡陌咸脩，四民殷熾，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。易稱勑法，書著祥刑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，慎法獄之謂也。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，路溫舒疾治獄之吏。夫治獄者得其情，則無冤死之囚；丁壯者得盡地力，則無饑饉之民；窮老者得仰食倉廩，則無餧餓之殍；嫁娶以時，則男女無怨曠之恨；胎養必全，則孕者無自傷之哀；新生必復，則孩者無不育之累；壯而後役，則幼者無離家之思；二毛不戎，則老者無頓伏之患。醫藥以療其疾，寬繇以樂其業，威罰以抑其彊，恩仁以濟其弱，振貸以贍其乏。十年之後，旣笄者必盈巷。二十年之後，勝兵者必滿野矣。」

及文帝踐阼，改為司空，進封樂平鄉侯。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：「詔問所宜損益，必謂東京之事也。若夫西京雲陽、汾陰之大祭，千有五百之羣，祀通天之臺，入阿房之宮，齋必百日，養犧五載，牛則三千，其重玉則七千；其器，文綺以飾重席，童女以蹈舞綴；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，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；內宮美人數至近千，學官博士七千餘人；中廄則騑騄駙馬六萬餘匹，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；執金吾從騎六百，走卒倍焉；太常行陵赤車千乘，太官賜官奴婢六千，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，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。政充事猥，威儀繁富，隆於三代，近過禮中。夫所以極奢吝，大抵多受之於秦餘。旣違繭栗愨誠之本，埽地簡易之指，又失替質而損文、避泰而從約之趣。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，祖述堯舜之際，割奢務儉之政，除繁崇省之令，詳刑慎罰之教，所宜希慕哉？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，郡國並立宗廟之法，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，若此之輩，旣已屢改於哀、平之前，不行光武之後矣。謹桉圖牒，所改秦在天地及五帝、六宗、宗廟、社稷，旣已因前代之兆域矣。夫天地則埽地而祭，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。明堂所以祀上帝，靈臺所以觀天文，辟雍所以脩禮樂，太學所以集儒林，高禖所以祈休祥，又所以察時務，揚教化。稽古先民，開誕慶祚，舊時皆在國之陽，並高棟夏屋，足以肆饗射，望雲物。七郊雖尊祀尚質，猶皆有門宇便坐，足以避風雨。可須軍罷年豐，以漸脩治。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，及衞士并合，雖且萬人，或商賈墯游子弟，或農野謹鈍之人；雖有乘制之處，不講戎陣，旣不簡練，又希更寇，雖名實不副，難以備急。有警而後募兵，軍行而後運粮，或乃兵旣乆屯，而不務營佃，不脩器械，無有貯聚，一隅馳羽檄，則三靣並荒擾，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。當今諸夏已安，而巴蜀在畫外。雖未得偃武而弢甲，放馬而戢兵，宜因年之大豐，遂寄軍政於農事。吏士小大，並勤稼穡，止則成井里於廣野，動則成校隊於六軍，省其暴繇，贍其衣食。易稱『恱以使民，民忘其勞；恱以犯難，民忘其死』，今之謂矣。粮畜於食，勇畜於勢，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，畫外之蠻，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。若畏威效用，不戰而定，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，接刃而後功成遠矣。若姦凶不革，遂迷不反，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，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，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，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，伐腐摧枯，未足以為喻也。」時帝頗出游獵，或昏夜還宮。朗上疏曰：「夫帝王之居，外則飾周衞，內則重禁門，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，稱警而後踐墀，張弧而後登輿，清道而後奉引，遮列而後轉轂，靜室而後息駕，皆所以顯至尊，務戒慎，垂法教也。近日車駕出臨捕虎，日昃而行，及昏而反，違警蹕之常法，非萬乘之至慎也。」帝報曰：「覽表，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，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，未足以喻。方今二寇未殄，將帥遠征，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。至於夜還之戒，已詔有司施行。」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：「昔為本縣主簿，值黑山賊圍郡，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，與賊交戰，吏兵散走。儁殆見害，登手格二賊，以全儁命。又守長夏逸，為督郵所枉，登身受考掠，理逸之罪。義濟二君。宜加顯異。」太祖以所急者多，未遑擢叙。至黃初初，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，兼稱登在職勤勞。詔曰：「登忠義彰著，在職功勤。名位雖卑，直亮宜顯。饔膳近任，當得此吏。今以登為太官令。」

初，建安末，孫權始遣使稱藩，而與劉備交兵。詔議「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」？朗議曰：「天子之軍，重於華、岱，誠宜坐曜天威，不動若山。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，搏戰曠日，智均力敵，兵不速決，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，然後宜選持重之將，承寇賊之要，相時而後動，擇地而後行，一舉可無餘事。今權之師未動，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。且雨水方盛，非行軍動衆之時。」帝納其計。黃初中，鵜鶘集靈芝池，詔公卿舉獨行君子。朗薦光祿大夫楊彪，且稱疾，讓位於彪。帝乃為彪置吏卒，位次三公。詔曰：「朕求賢於君而未得，君乃翻然稱疾，非徒不得賢，更開失賢之路，增玉鉉之傾。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，見違於君子乎！君其勿有後辭。」朗乃起。

孫權欲遣子登入侍，不至。是時車駕徙許昌，大興屯田，欲舉軍東征。朗上疏曰：「昔南越守善，嬰齊入侍，遂為冢嗣，還君其國。康居驕黠，情不副辭，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，以黜無禮。且吳濞之禍，萌於子入，隗嚻之叛，亦不顧子。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，今六軍戒嚴，臣恐輿人未暢聖旨，當謂國家慍於登之逋留，是以為之興師。設師行而登乃至，則為所動者至大，所致者至細，猶未足以為慶。設其傲很，殊無入志，懼彼輿論之未暢者，並懷伊邑。臣愚以為宜勑別征諸將，各明奉禁令，以慎守所部。外曜烈威，內廣耕稼，使泊然若山，澹然若淵，勢不可動，計不可測。」是時，帝以成軍遂行，權子不至，車駕臨江而還。魏書曰：車駕旣還，詔三公曰：「三世為將，道家所忌。窮兵黷武，古有成戒。況連年水旱，士民損耗，而功作倍於前，勞役兼於昔，進不滅賊，退不和民。夫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，然迷而知反，失道不遠，過而能改，謂之不過。今將休息，棲備高山，沈權九淵，割除擯棄，投之畫外。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，淮、漢衆軍，亦各還反，不臘西歸矣。」

明帝即位，進封蘭陵侯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千二百戶。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，見百姓或有不足。是時方營脩宮室，朗上疏曰：「陛下即位已來，恩詔屢布，百姓萬民莫不欣欣。臣頃奉使北行，往反道路，聞衆傜役，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。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，以計制寇。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，故乃先卑其宮室，儉其衣食，用能盡有九州，弼成五服。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，禦兒，吳界邊戍之地名。馘夫差於姑蘇，故亦約其身以及家，儉其家以施國，用能囊括五湖，席卷三江，取威中國，定霸華夏。漢之文、景亦欲恢弘祖業，增崇洪緒，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，昭儉於弋綈之服，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，外省傜賦而務農桑，用能號稱升平，幾致刑錯。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，拓其外境，誠因祖考畜積素足，故能遂成大功。霍去病，中才之將，猶以匈奴未滅，不治第宅。明卹遠者略近，事外者簡內。自漢之初及其中興，皆於金革略寢之後，然後鳳闕猥閌，德陽並起。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，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，華林、天淵足用展游宴，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，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，脩城池，使足用絕踰越，成國險，其餘一切，且須豐年。一以勤耕農為務，習戎備為事，則國無怨曠，戶口滋息，民充兵彊，而寇戎不賔，緝熙不足，未之有也。」轉為司徒。

時屢失皇子，而後宮就館者少，朗上疏曰：「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，遂享十子之祚，以廣諸姬之胤。武王旣老而生成王，成王是以鮮於兄弟。此二王者，各樹聖德，無以相過，比其子孫之祚，則不相如。蓋生育有早晚，所產有衆寡也。陛下旣德祚兼彼二聖，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，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，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。以成王為喻，雖未為晚，取譬伯邑，則不為夙。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，而諸經常說，咸以十二為限，至於秦漢之末，或以千百為數矣。然雖彌猥，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，明『百斯男』之本，誠在於一意，不但在於務廣也。老臣慺慺，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，而未及周文之二五，用為伊邑。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，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，是以難可防護，而易用感慨。若常令少小之縕袍，不至於甚厚，則必咸保金石之性，而比壽於南山矣。」帝報曰：「夫忠至者辭篤，愛重者言深。君旣勞思慮，又手筆將順，三復德音，欣然無量。朕繼嗣未立，以為君憂，欽納至言，思聞良規。」朗著易、春秋、孝經、周官傳，奏議論記，咸傳於世。魏略曰：朗本名嚴，後改為朗。魏書曰：朗高才博雅，而性嚴整慷慨，多威儀，恭儉節約，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。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，而不卹窮賤，故用財以周急為先。太和二年薨，謚曰成侯。子肅嗣。初，文帝分朗戶邑，封一子列侯，朗乞封兄子詳。

肅字子雍。年十八，從宋忠讀太玄，而更為之解。肅父朗與許靖書云：肅生於會稽。黃初中，為散騎黃門侍郎。太和三年，拜散騎常侍。四年，大司馬曹真征蜀，肅上疏曰：「前志有之，『千里饋糧，士有饑色，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』，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。又況於深入阻險，鑿路而前，則其為勞必相百也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坂峻滑，衆逼而不展，糧縣而難繼，實行軍者之大忌也。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，治道功夫，戰士悉作。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，乃兵家之所憚也。言之前代，則武王伐紂，出關而復還；論之近事，則武、文征權，臨江而不濟。豈非所謂順天知時，通於權變者哉！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，休而息之，後日有釁，乘而用之，則所謂恱以犯難，民忘其死者矣。」於是遂罷。又上疏：「宜遵舊禮，為大臣發哀，薦果宗廟。」事皆施行。又上疏陳政本曰：「除無事之位，損不急之祿，止因食之費，并從容之官；使官必有職，職任其事，事必受祿，祿代其耕，乃往古之常式，當今之所宜也。官寡而祿厚，則公家之費鮮，進仕之志勸。進仕之志勸，各展才力，莫相倚仗。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，能之與否，簡在帝心。是以唐、虞之設官分職，申命公卿，各以其事，然後惟龍為納言，猶今尚書也，以出內帝命而已。夏、殷不可得而詳。甘誓曰『六事之人』，明六卿亦典事者也。周官則備矣，五日視朝，公卿大夫並進，而司士辨其位焉。其記曰：『坐而論道，謂之王公；作而行之，謂之士大夫。』及漢之初，依擬前代，公卿皆親以事升朝。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，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，成帝始置尚書五人。自是陵遲，朝禮遂闕。可復五日視朝之儀，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。廢禮復興，光宣聖緒，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。」

青龍中，山陽公薨，漢主也。肅上疏曰：「昔唐禪虞，虞禪夏，皆終三年之喪，然後踐天子之尊。是以帝號無虧，君禮猶存。今山陽公承順天命，允荅民望，進禪大魏，退處賔位。公之奉魏，不敢不盡節。魏之待公，優崇而不臣。旣至其薨，櫬斂之制，輿徒之飾，皆同之於王者，是故遠近歸仁，以為盛美。且漢緫帝皇之號，號曰皇帝。有別稱帝，無別稱皇，則皇是其差輕者也。故當高祖之時，土無二王，其父見在而使稱皇，明非二王之嫌也。況今以贈終，可使稱皇以配其謚。」明帝不從使稱皇，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。孫盛曰：化合神者曰皇，德合天者曰帝。是故三皇創號，五帝次之。然則皇之為稱，妙於帝矣。肅謂為輕，不亦謬乎！　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，次言三、五，先皇後帝，誠如盛言。然漢氏諸帝，雖尊父為皇，其實則貴而無位，高而無民，比之於帝，得不謂之輕乎！魏因漢禮，名號無改。孝獻之崩，豈得遠考古義？肅之所云，蓋就漢制而為言耳。謂之為謬，乃是譏漢，非難肅也。

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，兼崇文觀祭酒。景初間，宮室盛興，民失農業，期信不敦，刑殺倉卒。肅以疏曰：「大魏承百王之極，生民無幾，干戈未戢，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。夫務畜積而息疲民，在於省傜役而勤稼穡。今宮室未就，功業未訖，運漕調發，轉相供奉。是以丁夫疲於力作，農者離其南畒，種穀者寡，食穀者衆，舊穀旣沒，新穀莫繼。斯則有國之大患，而非備豫之長策也。今見作者三四萬人，九龍可以安聖體，其內足以列六宮，顯陽之殿，又向將畢，惟泰極已前，功夫尚大，方向盛寒，疾疢或作。誠願陛下發德音，下明詔，深愍役夫之疲勞，厚矜兆民之不贍，取常食廩之士，非急要者之用，選其丁壯，擇留萬人，使一朞而更之，咸知息代有日，則莫不恱以即事，勞而不怨矣。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，亦不為少。當一歲成者，聽且三年。分遣其餘，使皆即農，無窮之計也。倉有溢粟，民有餘力：以此興功，何功不立？以此行化，何化不成？夫信之於民，國家大寶也。仲尼曰：『自古皆有死，民非信不立。』夫區區之晉國，微微之重耳，欲用其民，先示以信，是故原雖將降，顧信而歸，用能一戰而霸，于今見稱。前車駕當幸洛陽，發民為營，有司命以營成而罷。旣成，又利其功力，不以時遣。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，不顧經國之體。臣愚以為自今已後，儻復使民，宜明其令，使必如期。若有事以次，寧復更發，無或失信。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，皆有罪之吏，宜死之人也。然衆庶不知，謂為倉卒。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。鈞其死也，無使汙于宮掖而為遠近所疑。且人命至重，難生易殺，氣絕而不續者也，是以聖賢重之。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，仁者不為也。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，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，文帝恠其輕，而釋之曰：『方其時，上使誅之則已。今下廷尉。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一傾之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，民安所措其手足？』臣以為大失其義，非忠臣所宜陳也。廷尉者，天子之吏也，猶不可以失平，而天子之身，反可以惑謬乎？斯重於為己，而輕於為君，不忠之甚也。周公曰：『天子無戲言；言則史書之，工誦之，士稱之。』言猶不戲，而况行之乎？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，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。」又陳「諸鳥獸無用之物，而有芻穀人徒之費，皆可蠲除。」

帝嘗問曰：「漢桓帝時，白馬令李雲上書言：『帝者，諦也。是帝欲不諦。』當何得不死？」肅對曰：「但為言失逆順之節。原其本意，皆欲盡心，念存補國。且帝者之威，過於雷霆，殺一匹夫，無異螻蟻。寬而宥之，可以示容受切言，廣德宇於天下。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。」帝又問：「司馬遷以受刑之故，內懷隱切，著史記非貶孝武，令人切齒。」對曰：「司馬遷記事，不虛美，不隱惡。劉向、揚雄服其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，謂之實錄。漢武帝聞其述史記，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，於是大怒，削而投之。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。後遭李陵事，遂下遷蠶室。此為隱切在孝武，而不在於史遷也。」

正始元年，出為廣平太守。公事徵還，拜議郎。頃之，為侍中，遷太常。時大將軍曹爽專權，任用何晏、鄧颺等。肅與太尉蔣濟、司農桓範論及時政，肅正色曰：「此輩即弘恭、石顯之屬，復稱說邪！」爽聞之，戒何晏等曰：「當共慎之！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。」坐宗廟事免。後為光祿勳。時有二魚長尺，集于武庫之屋，有司以為吉祥。肅曰：「魚生於淵而亢於屋，介鱗之物失其所也。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？」其後果有東關之敗。徙為河南尹。

嘉平六年，持節兼太常，奉法駕，迎高貴鄉公于元城。是歲，白氣經天，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，肅荅曰：「此蚩尤之旗也，東南其有亂乎？君若脩己以安百姓，則天下樂安者歸德，唱亂者先亡矣。」明年春，鎮東將軍毌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反，景王謂肅曰：「霍光感夏侯勝之言，始重儒學之士，良有以也。安國寧主，其術焉在？」肅曰：「昔關羽率荊州之衆，降于禁於漢濵，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。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，羽士衆一旦瓦解。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，但急往禦衞，使不得前，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。」景王從之，遂破儉、欽。後遷中領軍，加散騎常侍，增邑三百，并前二千二百戶。甘露元年薨，門生縗絰者以百數。追贈衞將軍，謚曰景侯。子惲嗣。惲薨，無子，國絕。景元四年，封肅子恂為蘭陵侯。咸熈中，開建五等，以肅著勳前朝，改封恂為氶子。世語曰：恂字良夫，有通識，在朝忠正。歷河南尹、侍中，所居有稱。乃心存公，有匪躬之節。鬲令袁毅餽以駿馬，知其貪財，不受。毅竟以黷貨而敗。建立二學，崇明五經，皆恂所建。卒時年四十餘，贈車騎將軍。肅女適司馬文王，即文明皇后，生晉武帝、齊獻王攸。　晉諸公贊曰：恂兄弟八人。其達者，虔字恭祖，以功幹見稱，位至尚書。弟愷，字君夫，少有才力而無行檢，與衞尉石崇友善，俱以豪侈競於世，終於後將軍。虔子康、隆，仕亦宦達，為後世所重。

初，肅善賈、馬之學，而不好鄭氏，采會同異，為尚書、詩、論語、三禮、左氏解，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，皆列於學官。其所論駮朝廷典制、郊祀、宗廟、喪紀、輕重，凡百餘篇。時樂安孫叔然，臣松之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，故稱其字。授學鄭玄之門，人稱東州大儒。徵為秘書監，不就。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，叔然駮而釋之，及作周易、春秋例，毛詩、禮記、春秋三傳、國語、爾雅諸注，又著書十餘篇。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，臣松之桉此人姓周生，名烈。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，餘所著述，見晉武帝中經簿。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，亦歷注經傳，頗傳於世。魏略曰：遇字季直，性質訥而好學。興平中，關中擾亂，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。采梠負販，而常挾持經書，投閑習讀。其兄笑之而遇不改。及建安初，王綱小設，郡舉孝廉，稍遷黃門侍郎。是時，漢帝委政太祖，遇旦夕侍講，為天子所愛信。至二十二年，許中百官矯制，遇雖不與謀，猶被錄詣鄴，轉為冗散。常從太祖西征，道由孟津，過弘農王冢。太祖疑欲謁，顧問左右，左右莫對，遇乃越第進曰：「春秋之義，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，未成為君。弘農王即阼旣淺，又為暴臣所制，降在藩國，不應謁。」太祖乃過。黃初中，出為郡守。明帝時，入為侍中、大司農。數年，病亡。初，遇善治老子，為老子作訓注。又善左氏傳，更為作朱墨別異。人有從學者，遇不肯教，而云「必當先讀百徧」。言「讀書百徧而義自見」。從學者云：「苦渴無日。」遇言「當以三餘」。或問三餘之意，遇言「冬者歲之餘，夜者日之餘，陰雨者時之餘也」。由是諸生少從遇學，無傳其朱墨者。　世語曰：遇子綏，位至祕書監，亦有才學。齊王冏功臣董艾，即綏之子也。　魏略以遇及賈洪、邯鄲淳、薛夏、隗禧、蘇林、樂詳等七人為儒宗，其序曰：「從初平之元，至建安之末，天下分崩，人懷苟且，綱紀旣衰，儒道尤甚。至黃初元年之後，新主乃復，始掃除太學之灰炭，補舊石碑之缺壞，備博士之員錄，依漢甲乙以考課。申告州郡，有欲學者，皆遣詣太學。太學始開，有弟子數百人。至太和、青龍中，中外多事，人懷避就。雖性非解學，多求詣太學。太學諸生有千數，而諸博士率皆麄踈，無以教弟子。弟子本亦避役，竟無能習學，冬來春去，歲歲如是。又雖有精者，而臺閣舉格太高，加不念統其大義，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，百人同試，度者未十。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，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。正始中，有詔議圜丘，普延學士。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，雖復分布，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，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。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，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，多皆相從飽食而退。嗟夫！學業沈隕，乃至於此。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，各處荒亂之際，而能守志彌敦者也。」　賈洪字叔業，京兆新豐人也。好學有才，而特精於春秋左傳。建安初，仕郡，舉計掾，應州辟。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，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，材學最高。洪歷守三縣令，所在輒開除廄舍，親授諸生。後馬超反，超劫洪，將詣華陰，使作露布。洪不獲已，為作之。司隷鍾繇在東，識其文，曰：「此賈洪作也。」及超破走，太祖召洪署軍謀掾。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，故不即叙。晚乃出為陰泉長。延康中，轉為白馬王相。善能談戲。王彪亦雅好文學，常師宗之，過於三卿。數歲病亡，亡時年五十餘，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。而嚴苞亦歷守二縣，黃初中，以高才入為秘書丞，數奏文賦，文帝異之。出為西平太守，卒官。　薛夏字宣聲，天水人也。博學有才。天水舊有姜、閻、任、趙四姓，常推於郡中，而夏為單家，不為降屈。四姓欲共治之，夏乃游逸，東詣京師。太祖宿聞其名，甚禮遇之。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，關移潁川，收捕係獄。時太祖已在兾州，聞夏為本郡所質，撫掌曰：「夏無罪也。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！」乃告潁川使理出之，召署軍謀掾。文帝又嘉其才，黃初中為祕書丞，帝每與夏推論書傳，未嘗不終日也。每呼之不名，而謂之薛君。夏居甚貧，帝又顧其衣薄，解所御服袍賜之。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，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，而外啟休到，帝引入。坐定，帝顧夏言之於休曰：「此君，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，宜共談。」其見遇如此。尋欲用之，會文帝崩。至太和中，嘗以公事移蘭臺。蘭臺自以臺也，而祕書署耳，謂夏為不得移也，推使當有坐者。夏報之曰：「蘭臺為外臺，祕書為內閣，臺、閣，一也，何不相移之有？」蘭臺屈無以折。自是之後，遂以為常。後數歲病亡，勑其子無還天水。　隗禧字子牙，京兆人也。世單家。少好學。初平中，三輔亂，禧南客荊州，不以荒擾，擔負經書，每以採梠餘日，則誦習之。太祖定荊州，召署軍謀掾。黃初中，為譙王郎中。王宿聞其儒者，常虛心從學。禧亦敬恭以授王，由是大得賜遺。以病還，拜郎中。年八十餘，以老處家，就之學者甚多。禧旣明經，又善星官，常仰瞻天文，歎息謂魚豢曰：「天下兵戈尚猶未息，如之何？」豢又嘗從問左氏傳，禧荅曰：「欲知幽微莫若易，人倫之紀莫若禮，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，左氏直相斫書耳，不足精意也。」豢因從問詩，禧說齊、韓、魯、毛四家義，不復執文，有如諷誦。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，未及繕寫而得聾，後數歲病亡也。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，蘇林事在劉邵、高堂隆傳，樂詳事在杜畿傳。魚豢曰：學之資於人也，其猶藍之染於素乎！故雖仲尼，猶曰「吾非生而知之者」，況凡品哉！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，必見夫有「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」故也。余以為是則下科耳，不當顧中庸以上，材質適等，而加之以文乎！今此數賢者，略余之所識也。檢其事能，誠不多也。但以守學不輟，乃上為帝王所嘉，下為國家名儒，非由學乎？由是觀之，學其胡可以已哉！

評曰：鍾繇開達理幹，華歆清純德素，王朗文博富贍，誠皆一時之俊偉也。魏氏初祚，肇登三司，盛矣夫！王肅亮直多聞，能析薪哉！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，此一反也。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，此二反也。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，此三反也。

##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

程昱傳

程昱字仲德，東郡東阿人也。長八尺三寸，美鬚髯。黃巾起，縣丞王度反應之，燒倉庫。縣令踰城走，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。昱使人偵視度，度等得空城不能守，出城西五六里止屯。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：「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，其勢可知。此不過欲虜掠財物，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。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？且城高厚，多穀米，今若還求令，共堅守，度必不能乆，攻可破也。」房等以為然。吏民不肯從，曰：「賊在西，但有東耳。」昱謂房等：「愚民不可計事。」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，令房等望見，大呼言「賊已至」，便下山趣城，吏民奔走隨之，求得縣令，遂共城守。度等來攻城，不能下，欲去。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，度等破走。東阿由此得全。

初平中，兖州刺史劉岱辟昱，昱不應。是時岱與袁紹、公孫瓚和親，紹令妻子居岱所，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。後紹與瓚有隙。瓚擊破紹軍，乃遣使語岱，令遣紹妻子，使與紹絕。別勑范方：「若岱不遣紹家，將騎還。吾定紹，將加兵於岱。」岱議連日不決，別駕王彧白岱：「程昱有謀，能斷大事。」岱乃見昱，問計，昱曰：「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，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。夫公孫瓚，非袁紹之敵也。今雖壞紹軍，然終為紹所禽。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，將軍終敗。」岱從之。范方將其騎歸，未至，瓚大為紹所破。岱表昱為騎都尉，昱辭以疾。

劉岱為黃巾所殺。太祖臨兖州，辟昱。昱將行，其鄉人謂曰：「何前後之相背也！」昱笑而不應。太祖與語，說之，以昱守壽張令。太祖征徐州，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。張邈等叛迎呂布，郡縣響應，唯鄄城、范、東阿不動。布軍降者，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，又使汎嶷取范，吏民皆恐。彧謂昱曰：「今兖州反，唯有此三城。宮等以重兵臨之，非有以深結其心，三城必動。君，民之望也，歸而說之，殆可！」昱乃歸，過范，說其令靳允曰：「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，孝子誠不可為心！今天下大亂，英雄並起，必有命世，能息天下之亂者，此智者所詳擇也。得主者昌，失主者亡。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，似能有為，然以君觀之，布何如人哉！夫布，麤中少親，剛而無禮，匹夫之雄耳。宮等以勢假合，不能相君也。兵雖衆，終必無成。曹使君智略不世出，殆天所授！君必固范，我守東阿，則田單之功可立也。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？唯君詳慮之！」允流涕曰：「不敢有貳心。」時汎嶷已在縣，允乃見嶷，伏兵刺殺之，歸勒兵守。徐衆評曰：允於曹公，未成君臣。母，至親也，於義應去。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，母以高祖必得天下，因自殺以固陵志。明心無所係，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。衞公子開方仕齊，積年不歸，管仲以為不懷其親，安能愛君，不可以為相。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，允宜先救至親。徐庶母為曹公所得，劉備乃遣庶歸，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。曹公亦宜遣允。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，陳宮至，不得渡。昱至東阿，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，拒城堅守。又兖州從事薛悌與昱恊謀，卒完三城，以待太祖。太祖還，執昱手曰：「微子之力，吾無所歸矣。」乃表昱為東平相，屯范。魏書曰：昱少時常夢上泰山，兩手捧日。昱私異之，以語荀彧。及兖州反，賴昱得完三城。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。太祖曰：「卿當終為吾腹心。」昱本名立，太祖乃加其上「日」，更名昱也。

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，數不利。蝗蟲起，乃各引去。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，欲使太祖遷家居鄴。太祖新失兖州，軍食盡，將許之。時昱使適還，引見，因言曰：「竊聞將軍欲遣家，與袁紹連和，誠有之乎？」太祖曰：「然。」昱曰：「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，不然何慮之不深也！夫袁紹據燕、趙之地，有并天下之心，而智不能濟也。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？將軍以龍虎之威，可為韓、彭之事邪？今兖州雖殘，尚有三城。能戰之士，不下萬人。以將軍之神武，與文若、昱等，收而用之，霸王之業可成也。願將軍更慮之！」太祖乃止。魏略載昱說太祖曰：「昔田橫，齊之世族，兄弟三人更王，據千里之齊，擁百萬之衆，與諸侯並南面稱孤。旣而高祖得天下，而橫顧為降虜。當此之時，橫豈可為心哉！」太祖曰：「然。此誠丈夫之至辱也。」昱曰：「昱愚，不識大旨，以為將軍之志，不如田橫。田橫，齊一壯士耳，猶羞為高祖臣。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，將北面而事袁紹。夫以將軍之聦明神武，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，竊為將軍恥之！」其後語與本傳略同。

天子都許，以昱為尚書。兖州尚未安集，復以昱為東中郎將，領濟陰太守，都督兖州事。劉備失徐州，來歸太祖。昱說太祖殺備，太祖不聽。語在武紀。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，昱與郭嘉說太祖曰：「公前日不圖備，昱等誠不及也。今借之以兵，必有異心。」太祖悔，追之不及。會術病死，備至徐州，遂殺車胄，舉兵背太祖。頃之，昱遷振威將軍。袁紹在黎陽，將南渡。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，太祖聞之，使人告昱，欲益二千兵。昱不肯，曰：「袁紹擁十萬衆，自以所向無前。今見昱兵少，必輕易不來攻。若益昱兵，過則不可不攻，攻之必克，徒兩損其勢。願公無疑！」太祖從之。紹聞昱兵少，果不往。太祖謂賈詡曰：「程昱之膽，過於賁、育。」昱收山澤亡命，得精兵數千人，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，討袁譚、袁尚。譚、尚破走，拜昱奮武將軍，封安國亭侯。太祖征荊州，劉備奔吳。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，昱料之曰：「孫權新在位，未為海內所憚。曹公無敵於天下，初舉荊州，威震江表，權雖有謀，不能獨當也。劉備有英名，關羽、張飛皆萬人敵也，權必資之以禦我。難解勢分，備資以成，又不可得而殺也。」權果多與備兵，以禦太祖。是後中夏漸平，太祖拊昱背曰：「兖州之敗，不用君言，吾何以至此！」宗人奉牛酒大會，昱曰：「知足不辱，吾可以退矣。」乃自表歸兵，闔門不出。魏書曰：太祖征馬超，文帝留守，使昱參軍事。田銀、蘇伯等反河間，遣將軍賈信討之。賊有千餘人請降，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，昱曰：「誅降者，謂在擾攘之時，天下雲起，故圍而後降者不赦，以示威天下，開其利路，使不至於圍也。今天下略定，且在邦域之中，此必降之賊，殺之無所威懼，非前日誅降之意。臣以為不可誅也；縱誅之，宜先啟聞。」衆議者曰：「軍事有專，無請。」昱不荅。文帝起入，特引見昱曰：「君有所不盡邪？」昱曰：「凡專命者，謂有臨時之急，呼吸之間者耳。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，無朝夕之變。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。」文帝曰：「君慮之善。」即白太祖，太祖果不誅。太祖還，聞之甚說，謂昱曰：「君非徒明於軍計，又善處人父子之間。」

昱性剛戾，與人多迕。人有告昱謀反，太祖賜待益厚。魏國旣建，為衞尉，與中尉邢貞爭威儀，免。文帝踐阼，復為衞尉，進封安鄉侯，增邑三百戶，并前八百戶。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。方欲以為公，會薨，帝為流涕，追贈車騎將軍，謚曰肅侯。魏書曰：昱時年八十。世語曰：初，太祖乏食，昱略其本縣，供三日糧，頗雜以人脯，由是失朝望，故位不至公。子武嗣。武薨，子克嗣。克薨，子良嗣。

曉，嘉平中為黃門侍郎。世語曰：曉字季明，有通識。時校事放橫，曉上疏曰：「周禮云：『設官分職，以為民極。』春秋傳曰：『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』愚不得臨賢，賤不得臨貴。於是並建聖哲，樹之風聲。明試以功，九載考績。各脩厥業，思不出位。故欒書欲拯晉侯，其子不聽；死人橫於街路，邴吉不問。上不責非職之功，下不務分外之賞，吏無兼統之勢，民無二事之役，斯誠為國要道，治亂所由也。遠覽典志，近觀秦漢，雖官名改易，職司不同，至於崇上抑下，顯分明例，其致一也。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。昔武皇帝大業草創，衆官未備，而軍旅勤苦，民心不安，乃有小罪，不可不察，故置校事，取其一切耳，然檢御有方，不至縱恣也。此霸世之權宜，非帝王之正典。其後漸蒙見任，復為疾病，轉相因仍，莫正其本。遂令上察宮廟，下攝衆司，官無局業，職無分限，隨意任情，唯心所適。法造於筆端，不依科詔；獄成於門下，不顧覆訊。其選官屬，以謹慎為粗疏，以𧩪詷為賢能。其治事，以刻暴為公嚴，以循理為怯弱。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，內則聚羣姦以為腹心。大臣恥與分勢，含忍而不言，小人畏其鋒芒，鬱結而無告。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姧慝；罪惡之著，行路皆知，纖惡之過，積年不聞。旣非周禮設官之意，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。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，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，司隷校尉督察京輦，御史中丞董攝宮殿，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，申明科詔以督其違。若此諸賢猶不足任，校事小吏，益不可信。若此諸賢各思盡忠，校事區區，亦復無益。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，則是中丞司隷重增一官耳。若如舊選，尹摸之姧今復發矣。進退推筭，無所用之。昔桑弘羊為漢求利，卜式以為獨烹弘羊，天乃可雨。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，臣恐水旱之災，未必非校事之由也。曹恭公遠君子，近小人，國風託以為刺。衞獻公舍大臣，與小臣謀，定姜謂之有罪。縱令校事有益於國，以禮義言之，尚傷大臣之心，況姧回暴露，而復不罷，是衮闕不補，迷而不返也。」於是遂罷校事官。曉遷汝南太守，年四十餘薨。曉別傳曰：曉大著文章多亡失，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。

郭嘉傳

郭嘉字奉孝，潁川陽翟人也。傅子曰：嘉少有遠量。漢末天下將亂。自弱冠匿名迹，密交結英儁，不與俗接，故時人多莫知，惟識達者奇之。年二十七，辟司徒府。初，北見袁紹，謂紹謀臣辛評、郭圖曰：「夫智者審於量主，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。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未知用人之機。多端寡要，好謀無決，欲與共濟天下大難，定霸王之業，難矣！」於是遂去之。先是時，潁川戲志才，籌畫士也，太祖甚器之。早卒。太祖與荀彧書曰：「自志才亡後，莫可與計事者。汝、潁固多奇士，誰可以繼之？」彧薦嘉。召見，論天下事。太祖曰：「使孤成大業者，必此人也。」嘉出，亦喜曰：「真吾主也。」表為司空軍祭酒。傅子曰：太祖謂嘉曰：「本初擁冀州之衆，青、并從之，地廣兵彊，而數為不遜。吾欲討之，力不敵，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劉、項之不敵，公所知也。漢祖唯智勝；項羽雖彊，終為所禽。嘉竊料之，紹有十敗，公有十勝，雖兵彊，無能為也。紹繁禮多儀，公體任自然，此道勝一也。紹以逆動，公奉順以率天下，此義勝二也。漢末政失於寬，紹以寬濟寬，故不攝，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，此治勝三也。紹外寬內忌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唯親戚子弟，公外易簡而內機明，用人無疑，唯才所宜，不間遠近，此度勝四也。紹多謀少決，失在後事，公策得輒行，應變無窮，此謀勝五也。紹因累世之資，高議揖讓以收名譽，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，公以至心待人，推誠而行，不為虛美，以儉率下，與有功者無所吝，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，此德勝六也。紹見人飢寒，恤念之形於顏色，其所不見，慮或不及也，所謂婦人之仁耳，公於目前小事，時有所忽，至於大事，與四海接，恩之所加，皆過其望，雖所不見，慮之所周，無不濟也，此仁勝七也。紹大臣爭權，讒言惑亂，公御下以道，浸潤不行，此明勝八也。紹是非不可知，公所是進之以禮，所不是正之以法，此文勝九也。紹好為虛勢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衆，用兵如神，軍人恃之，敵人畏之，此武勝十也。」太祖笑曰：「如卿所言，孤何德以堪之也！」嘉又曰：「紹方北擊公孫瓚，可因其遠征，東取呂布。不先取布，若紹為寇，布為之援，此深害也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」

征呂布，三戰破之，布退固守。時士卒疲倦，太祖欲引軍還，嘉說太祖急攻之，遂禽布。語在荀攸傳。傅子曰：太祖欲引軍還，嘉曰：「昔項籍七十餘戰，未嘗敗北，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，恃勇無謀故也。今布每戰輒破，氣衰力盡，內外失守。布之威力不及項籍，而困敗過之，若乘勝攻之，此成禽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　魏書曰：劉備來奔，以為豫州牧。或謂太祖曰：「備有英雄志，今不早圖，後必為患。」太祖以問嘉，嘉曰：「有是。然公提劒起義兵，為百姓除暴，推誠杖信以招俊桀，猶懼其未也。今備有英雄名，以窮歸己而害之，是以害賢為名，則智士將自疑，回心擇主，公誰與定天下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沮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機，不可不察！」太祖笑曰：「君得之矣。」　傅子曰：初，劉備來降，太祖以客禮待之，使為豫州牧。嘉言於太祖曰：「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。張飛、關羽者，皆萬人之敵也，為之死用。嘉觀之，備終不為人下，其謀未可測也。古人有言：『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。』宜早為之所。」是時，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，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，未得從嘉謀。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，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：「放備，變作矣！」時備已去，遂舉兵以叛。太祖恨不用嘉之言。　案魏書所云，與傅子正反也。

孫策轉鬬千里，盡有江東，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，將渡江北襲許。衆聞皆懼，嘉料之曰：「策新并江東，所誅皆英豪雄桀，能得人死力者也。然策輕而無備，雖有百萬之衆，無異於獨行中原也。若刺客伏起，一人之敵耳。以吾觀之，必死於匹夫之手。」策臨江未濟，果為許貢客所殺。傅子曰：太祖欲速征劉備，議者懼軍出，袁紹擊其後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。語在武紀。太祖疑，以問嘉。嘉勸太祖曰：「紹性遲而多疑，來必不速。備新起，衆心未附，急擊之必敗。此存亡之機，不可失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遂東征備。備敗奔紹，紹果不出。　臣松之案武紀，決計征備，量紹不出，皆出自太祖。此云用嘉計，則為不同。又本傳稱嘉料孫策輕佻，必死於匹夫之手，誠為明於見事。然自非上智，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。今正以襲許年死，此蓋事之偶合。

從破袁紹，紹死，又從討譚、尚於黎陽，連戰數克。諸將欲乘勝遂攻之，嘉曰：「袁紹愛此二子，莫適立也。有郭圖、逢紀為之謀臣，必交鬬其閒，還相離也。急之則相持，緩之而後爭心生。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，以待其一變成而後擊之，可一舉定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南征。軍至西平，譚、尚果爭兾州。譚為尚軍所敗，走保平原，遣辛毗乞降。太祖還救之，遂從定鄴。又從攻譚於南皮，兾州平。封嘉洧陽亭侯。傅子曰：河北旣平，太祖多辟召青、兾、幽、并知名之士，漸臣事之，以為省事掾屬。皆嘉之謀也。

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，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，嘉曰：「公雖威震天下，胡恃其遠，必不設備。因其無備，卒然擊之，可破滅也。且袁紹有恩於民夷，而尚兄弟生存。今四州之民，徒以威附，德施未加，舍而南征，尚因烏丸之資，招其死主之臣，胡人一動，民夷俱應，以生蹋頓之心，成覬覦之計，恐青、兾非己之有也。表，坐談客耳，自知才不足以御備，重任之則恐不能制，輕任之則備不為用，雖虛國遠征，公無憂矣。」太祖遂行。至易，嘉言曰：「兵貴神速。今千里襲人，輜重多，難以趨利，且彼聞之，必為備；不如留輜重，輕兵兼道以出，掩其不意。」太祖乃密出盧龍塞，直指單于庭。虜卒聞太祖至，惶怖合戰。大破之，斬蹋頓及名王已下。尚及兄熈走遼東。

嘉深通有筭略，達於事情。太祖曰：「唯奉孝為能知孤意。」年三十八，自柳城還，疾篤，太祖問疾者交錯。及薨，臨其喪，哀甚，謂荀攸等曰：「諸君年皆孤輩也，唯奉孝最少。天下事竟，欲以後事屬之，而中年夭折，命也夫！」乃表曰：「軍祭酒郭嘉，自從征伐，十有一年。每有大議，臨敵制變。臣策未決，嘉輙成之。平定天下，謀功為高。不幸短命，事業未終。追思嘉勳，實不可忘。可增邑八百戶，并前千戶。」　魏書載太祖表曰：「臣聞襃忠寵賢，未必當身，念功惟績，恩隆後嗣。是以楚宗孫叔，顯封厥子；岑彭旣沒，爵及支庶。故軍祭酒郭嘉，忠良淵淑，體通性達。每有大議，發言盈庭，執中處理，動無遺策。自在軍旅，十有餘年，行同騎乘，坐共幄席，東禽呂布，西取眭固，斬袁譚之首，平朔土之衆，踰越險塞，盪定烏丸，震威遼東，以梟袁尚。雖假天威，易為指麾，至於臨敵，發揚誓命，凶逆克殄，勳實由嘉。方將表顯，短命早終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，下自毒恨喪失奇佐。宜追增嘉封，并前千戶，襃亡為存，厚往勸來也。」謚曰貞侯。子弈嗣。魏書稱弈通達見理。弈字伯益，見王昶家誡。

後太祖征荊州還，於巴丘遇疾疫，燒船，歎曰：「郭奉孝在，不使孤至此。」傅子曰：太祖又云：「哀哉奉孝！痛哉奉孝！惜哉奉孝！」初，陳羣非嘉不治行檢，數廷訴嘉，嘉意自若。太祖愈益重之，然以羣能持正，亦恱焉。傅子曰：太祖與荀彧書，追傷嘉曰：「郭奉孝年不滿四十，相與周旋十一年，阻險艱難，皆共罹之。又以其通達，見世事無所凝滯，欲以後事屬之，何意忽爾失之，悲痛傷心。今表增其子滿千戶，然何益亡者，追念之感深。且奉孝乃知孤者也；天下人相知者少，又以此痛惜。柰何柰何！」又與彧書曰：「追惜奉孝，不能去心。其人見時事兵事，過絕於人。又人多畏病，南方有疫，常言『吾往南方，則不生還』。然與共論計，云當先定荊。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，必欲立功分，棄命定。事人心乃爾，何得使人忘之！」弈為太子文學，早薨。子深嗣。深薨，子獵嗣。世語曰：嘉孫敞，字泰中，有才識，位散騎常侍。

董昭傳

董昭字公仁，濟陰定陶人也。舉孝廉，除廮陶長、栢人令，袁紹以為參軍事。紹逆公孫瓚於界橋，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，以瓚兵彊，皆欲屬瓚。紹聞之，使昭領鉅鹿。問：「禦以何術？」對曰：「一人之微，不能消衆謀，欲誘致其心，唱與同議，及得其情，乃當權以制之耳。計在臨時，未可得言。」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，驚動吏民。昭至郡，偽作紹檄告郡云：「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，當攻鉅鹿，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，檄到收行軍法，惡止其身，妻子勿坐。」昭案檄告令，皆即斬之。一郡惶恐，乃以次安慰，遂皆平集。事訖白紹，紹稱善。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，紹以昭領魏郡太守。時郡界大亂，賊以萬數，遣使往來，交易市買。昭厚待之，因用為間，乘虛掩討，輒大克破。二日之中，羽檄三至。

昭弟訪，在張邈軍中。邈與紹有隙，紹受讒將致罪於昭。昭欲詣漢獻帝，至河內，為張楊所留。因楊上還印綬，拜騎都尉。時太祖領兖州，遣使詣楊，欲令假塗西至長安，楊不聽。昭說楊曰：「袁、曹雖為一家，勢不乆羣。曹今雖弱，然實天下之英雄也，當故結之。況今有緣，宜通其上事，并表薦之；若事有成，永為深分。」楊於是通太祖上事，表薦太祖。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、郭汜等，各隨輕重致殷勤。楊亦遣使詣太祖。太祖遺楊犬馬金帛，遂與西方往來。天子在安邑，昭從河內往，詔拜議郎。

建安元年，太祖定黃巾于許，遣使詣河東。會天子還洛陽，韓暹、楊奉、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。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，作太祖書與奉曰：「吾與將軍聞名慕義，便推赤心。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，反之舊都，翼佐之功，超世無疇，何其休哉！方今羣凶猾夏，四海未寧，神器至重，事在維輔；必須衆賢以清王軌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。心腹四支，實相恃賴，一物不備，則有闕焉。將軍當為內主，吾為外援。今吾有糧，將軍有兵，有無相通，足以相濟，死生契闊，相與共之。」奉得書喜恱，語諸將軍曰：「兖州諸軍近在許耳，有兵有糧，國家所當依仰也。」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，襲父爵費亭侯；昭遷符節令。

太祖朝天子於洛陽，引昭並坐，問曰：「今孤來此，當施何計？」昭曰：「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，入朝天子，輔翼王室，此五伯之功也。此下諸將，人殊意異，未必服從，今留匡弼，事勢不便，惟有移駕幸許耳。然朝廷播越，新還舊京，遠近跂望，兾一朝獲安。今復徙駕，不厭衆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願將軍筭其多者。」太祖曰：「此孤本志也。楊奉近在梁耳，聞其兵精，得無為孤累乎？」昭曰：「奉少黨援，將獨委質。鎮東、費亭之事，皆奉所定，又聞書命申束，足以見信。宜時遣使厚遺荅謝，以安其意。說『京都無糧，欲車駕暫幸魯陽，魯陽近許，轉運稍易，可無縣乏之憂』。奉為人勇而寡慮，必不見疑，比使往來，足以定計。奉何能為累！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即遣使詣奉。徙大駕至許。奉由是失望，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。太祖不應，密往攻其梁營，降誅即定。奉、暹失衆，東降袁術。三年，昭遷河南尹。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，楊長史薛洪、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。太祖令昭單身入城，告喻洪、尚等，即日舉衆降。以昭為兾州牧。

太祖令劉備拒袁術，昭曰：「備勇而志大，關羽、張飛為之羽翼，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！」太祖曰：「吾已許之矣。」備到下邳，殺徐州刺史車胄，反。太祖自征備，徙昭為徐州牧。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，又徙昭為魏郡太守，從討良。良死後，進圍鄴城。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，在城中，其父元長在楊州，太祖遣人迎之。昭書與春卿曰：「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，仁者不忘君以徇私，志士不探亂以徼幸，智者不詭道以自危。足下大君，昔避內難，南游百越，非疏骨肉，樂彼吴會，智者深識，獨或宜然。曹公愍其守志清恪，離羣寡儔，故特遣使江東，或迎或送，今將至矣。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，依德義之主，居有泰山之固，身為喬松之偶，以義言之，猶宜背彼向此，舍民趣父也。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，魯人嘉之，而不書爵，然則王所未命，爵尊不成，春秋之義也。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，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？苟不逞之與羣，而厥父之不恤，不可以言孝。忘祖宗所居之本朝，安非正之姧職，難可以言忠。忠孝並替，難以言智。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，夫戚族人而疏所生，內所寓而外王室，懷邪祿而叛知己，遠福祚而近危亡，棄明義而收大恥，不亦可惜邪！若能翻然易節，奉帝養父，委身曹公，忠孝不墜，榮名彰矣。宜深留計，早決良圖。」鄴旣定，以昭為諫議大夫。後袁尚依烏丸蹋頓，太祖將征之。患軍糧難致，鑿平虜、泉州二渠入海通運，昭所建也。太祖表封千秋亭侯，轉拜司空軍祭酒。

後昭建議：「宜脩古建封五等。」太祖曰：「建設五等者，聖人也，又非人臣所制，吾何以堪之？」昭曰：「自古已來，人臣匡世，未有今日之功。有今日之功，未有乆處人臣之勢者也。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，樂保名節而無大責，德美過於伊、周，此至德之所極也。然太甲、成王未必可遭，今民難化，甚於殷、周，處大臣之勢，使人以大事疑己，誠不可不重慮也。明公雖邁威德，明法術，而不定其基，為萬世計，猶未至也。定基之本，在地與人，宜稍建立，以自藩衞。明公忠節頴露，天威在顏，耿弇牀下之言，朱英無妄之論，不得過耳。昭受恩非凡，不敢不陳。」獻帝春秋曰：昭與列侯諸將議，以丞相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；書與荀彧曰：「昔周旦、呂望，當姬氏之盛，因二聖之業，輔翼成王之幼，功勳若彼，猶受上爵，錫土開宇。末世田單，驅彊齊之衆，報弱燕之怨，收城七十，迎復襄王；襄王加賞於單，使東有掖邑之封，西有菑上之虞。前世錄功，濃厚如此。今曹公遭海內傾覆，宗廟焚滅，躬擐甲冑，周旋征伐，櫛風沐雨，且三十年，芟夷羣凶，為百姓除害，使漢室復存，劉氏奉祀。方之曩者數公，若太山之與丘垤，豈同日而論乎？今徒與列將功臣，並侯一縣，此豈天下所望哉！」後太祖遂受魏公、魏王之號，皆昭所創。

及關羽圍曹仁於樊，孫權遣使辭以「遣兵西上，欲掩取羽。江陵、公安累重，羽失二城，必自奔走，樊軍之圍，不救自解。乞密不漏，令羽有備。」太祖詰羣臣，羣臣咸言宜當密之。昭曰：「軍事尚權，期於合宜。宜應權以密，而內露之。羽聞權上，若還自護，圍則速解，便獲其利。可使兩賊相對銜持，坐待其弊。祕而不露，使權得志，非計之上。又，圍中將吏不知有救，計糧怖懼，儻有他意，為難不小。露之為便。且羽為人彊梁，自恃二城守固，必不速退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即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，圍裏聞之，志氣百倍。羽果猶豫。權軍至，得其二城，羽乃破敗。

文帝即王位，拜昭將作大匠。及踐阼，遷大鴻臚，進封右鄉侯。二年，分邑百戶，賜昭弟訪爵關內侯，徙昭為侍中。三年，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，自表：「願將銳卒虎步江南，因敵取資，事必克捷；若其無臣，不須為念。」帝恐休便渡江，驛馬詔止。時昭侍側，因曰：「竊見陛下有憂色，獨以休濟江故乎？今者渡江，人情所難，就休有此志，勢不獨行，當須諸將。臧霸等旣富且貴，無復他望，但欲終其天年，保守祿祚而已，何肯乘危自投死地，以求徼倖？苟霸等不進，休意自沮。臣恐陛下雖有勑渡之詔，猶必沈吟，未便從命也。」是後無幾，暴風吹賊船，悉詣休等營下，斬首獲生，賊遂迸散。詔勑諸軍促渡。軍未時進，賊救船遂至。

大駕幸宛，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，未拔。時江水淺狹，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，作浮橋，南北往來，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。昭上疏曰：「武皇帝智勇過人，而用兵畏敵，不敢輕之若此也。夫兵好進惡退，常然之數。平地無險，猶尚艱難，就當深入，還道宜利，兵有進退，不可如意。今屯渚中，至深也；浮橋而濟，至危也；一道而行，至狹也：三者兵家所忌，而今行之。賊頻攻橋，誤有漏失，渚中精銳，非魏之有，將轉化為吳矣。臣私慼之，忘寢與食，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，豈不惑哉！加江水向長，一旦暴增，何以防禦？就不破賊，尚當自完。柰何乘危，不以為懼？事將危也，惟陛下察之！」帝悟昭言，即詔尚等促出。賊兩頭並前，官兵一道引去，不時得泄，將軍石建、高遷僅得自免。軍出旬日，江水暴長。帝曰：「君論此事，何其審也！正使張、陳當之，何以復加。」五年，徙封成都鄉侯，拜太常。其年，徙光祿大夫、給事中。從大駕東征，七年還，拜太僕。明帝即位，進爵樂平侯，邑千戶，轉衞尉。分邑百戶，賜一子爵關內侯。

太和四年，行司徒事，六年，拜真。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：「凡有天下者，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，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，以其毀教亂治，敗俗傷化也。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，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。伏惟前後聖詔，深疾浮偽，欲以破散邪黨，常用切齒；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，莫能糾擿，毀壞風俗，侵欲滋甚。竊見當今年少，不復以學問為本，專更以交游為業；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，乃以趨勢游利為先。合黨連羣，互相襃歎，以毀訾為罰戮，用黨譽為爵賞，附己者則歎之盈言，不附者則為作瑕釁。至乃相謂『今世何憂不度邪，但求人道不勤，羅之不博耳；又何患其不知己矣，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。』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，冒之出入，往來禁奧，交通書疏，有所探問。凡此諸事，皆法之所不取，刑之所不赦，雖諷、偉之罪，無以加也。」帝於是發切詔，斥免諸葛誕、鄧颺等。昭年八十一薨，謚曰定侯。子胄嗣。胄歷位郡守、九卿。

劉曄傳

劉曄字子揚，淮南成悳人，悳音德。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。父普，母脩，產渙及曄。渙九歲，曄七歲，而母病困。臨終，戒渙、曄以「普之侍人，有諂害之性。身死之後，懼必亂家。汝長大能除之，則吾無恨矣。」曄年十三，謂兄渙曰：「亡母之言，可以行矣。」渙曰：「𨚗可爾！」曄即入室殺侍者，徑出拜墓。舍內大駕，白普。普怒，遣人追曄。曄還拜謝曰：「亡母顧命之言，敢受不請擅行之罰。」普心異之，遂不責也。汝南許劭名知人，避地揚州，稱曄有佐世之才。

揚士多輕俠狡桀，有鄭寶、張多、許乾之屬，各擁部曲。寶最驍果，才力過人，一方所憚。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，以曄高族名人，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。曄時年二十餘，心內憂之，而未有緣。會太祖遣使詣州，有所案問。曄往見，為論事勢，要將與歸，駐止數日。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，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，為設酒飯；與寶於內宴飲。密勒健兒，令因行觴而斫寶。寶性不甘酒，視候甚明，觴者不敢發。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，斬其首以令其軍，云：「曹公有令，敢有動者，與寶同罪。」衆皆驚怖，走還營。營有督將精兵數千，懼其為亂，曄即乘寶馬，將家僮數人，詣寶營門，呼其渠帥，喻以禍福，皆叩頭開門內曄。曄撫慰安懷，咸悉恱服，推曄為主。曄覩漢室漸微，己為支屬，不欲擁兵，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。勳怪其故，曄曰：「寶無法制，其衆素以鈔略為利，僕宿無資，而整齊之，必懷怨難乆，故相與耳。」時勳兵彊於江、淮之間。孫策惡之，遣使卑辭厚幣，以書說勳曰：「上繚宗民，數欺下國，忿之有年矣。擊之，路不便，願因大國伐之。上繚甚實，得之可以富國，請出兵為外援。」勳信之，又得策珠寶、葛越，喜恱。外內盡賀，而曄獨否。勳問其故，對曰：「上繚雖小，城堅池深，攻難守易，不可旬日而舉，則兵疲於外，而國內虛。策乘虛而襲我，則後不能獨守。是將軍進屈於敵，退無所歸。若軍必出，禍今至矣。」勳不從。興兵伐上繚，策果襲其後。勳窮踧，遂奔太祖。

太祖至壽春，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，衆數萬人，臨險而守。先時遣偏將致誅，莫能禽克。太祖問羣下，可伐與不？咸云：「山峻高而谿谷深隘，守易攻難；又無之不足為損，得之不足為益。」曄曰：「策等小豎，因亂赴險，遂相依為彊耳，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。往者偏將資輕，而中國未夷，故策敢據險以守。今天下略定，後伏先誅。夫畏死趨賞，愚智所同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，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。豈況明公之德，東征西怨，先開賞募，大兵臨之，令宣之日，軍門啟而虜自潰矣。」太祖笑曰：「卿言近之！」遂遣猛將在前，大軍在後，至則克策，如曄所度。太祖還，辟曄為司空倉曹掾。傅子曰：太祖徵曄及蔣濟、胡質等五人，皆揚州名士。每舍亭傳，未曾不講，所以見重；內論國邑先賢、禦賊固守、行軍進退之宜，外料敵之變化、彼我虛實、戰爭之術，夙夜不解。而曄獨卧車中，終不一言。濟怪而問之，曄荅曰：「對明主非精神不接，精神可學而得乎？」及見太祖，太祖果問揚州先賢，賊之形勢。四人爭對，待次而言，再見如此，太祖每和恱，而曄終不一言。四人笑之。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，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，太祖適知便止。若是者三。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，獨見以盡其機，不宜於猥坐說也。太祖已探見其心矣，坐罷，尋以四人為令，而授曄以心腹之任；每有疑事，輒以函問曄，至一夜數十至耳。

太祖征張魯，轉曄為主簿。旣至漢中，山峻難登，軍食頗乏。太祖曰：「此妖妄之國耳，何能為有無？吾軍少食，不如速還。」便自引歸，令曄督後諸軍，使以次出。曄策魯可克，加糧道不繼，雖出，軍猶不能皆全，馳白太祖：「不如致攻。」遂進兵，多出弩以射其營。魯奔走，漢中遂平。曄進曰：「明公以步卒五千，將誅董卓，北破袁紹，南征劉表，九州百郡，十并其八，威震天下，勢慴海外。今舉漢中，蜀人望風，破膽失守，推此而前，蜀可傳檄而定。劉備，人傑也，有度而遲，得蜀日淺，蜀人未恃也。今破漢中，蜀人震恐，其勢自傾。以公之神明，因其傾而壓之，無不克也。若小緩之，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，關羽、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，蜀民旣定，據險守要，則不可犯矣。今不取，必為後憂。」太祖不從，傅子曰：居七日，蜀降者說：「蜀中一日數十驚，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。」太祖延問曄曰：「今尚可擊不？」曄曰：「今已小定，未可擊也。」大軍遂還。曄自漢中還，為行軍長史，兼領軍。延康元年，蜀將孟達率衆降。達有容止才觀，文帝甚器愛之，使達為新城太守，加散騎常侍。曄以為「達有苟得之心，而恃才好術，必不能感恩懷義。新城與吳、蜀接連，若有變態，為國生患。」文帝竟不易，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：初，太祖時，魏諷有重名，自卿相已下皆傾心交之。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，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。曄一見諷、達而皆云必反，卒如其言。

黃初元年，以曄為侍中，賜爵關內侯。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。衆議咸云：「蜀，小國耳，名將唯羽。羽死軍破，國內憂懼，無緣復出。」曄獨曰：「蜀雖狹弱，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，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。且關羽與備，義為君臣，恩猶父子；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，於終始之分不足。」後備果出兵擊吳。吳悉國應之，而遣使稱藩。朝臣皆賀，獨曄曰：「吳絕在江、漢之表，無內臣之心乆矣。陛下雖齊德有虞，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。因難求臣，必難信也。彼必外迫內困，然後發此使耳，可因其窮，襲而取之。夫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，不可不察也。」備軍敗退，吳禮敬轉廢，帝欲興衆伐之，曄以為「彼新得志，上下齊心，而阻帶江湖，必難倉卒。」帝不聽。傅子曰：孫權遣使求降，帝以問曄。曄對曰：「權無故求降，必內有急。權前襲殺關羽，取荊州四郡，備怒，必大興師伐之。外有彊寇，衆心不安，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，故委地求降，一以却中國之兵，二則假中國之援，以彊其衆而疑敵人。權善用兵，見策知變，其計必出於此。今天下三分，中國十有其八。吳、蜀各保一州，阻山依水，有急相救，此小國之利也。今還自相攻，天亡之也。宜大興師，徑渡江襲其內。蜀攻其外，我襲其內，吳之亡不出旬月矣。吳亡則蜀孤。若割吳半，蜀固不能乆存，況蜀得其外，我得其內乎！」帝曰：「人稱臣降而伐之，疑天下欲來者心，必以為懼，其殆不可！孤何不且受吳降，而襲蜀之後乎？」對曰：「蜀遠吳近，又聞中國伐之，便還軍，不能止也。今備已怒，故興兵擊吳，聞我伐吳，知吳必亡，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，必不改計抑怒救吳，必然之勢也。」帝不聽，遂受吳降，即拜權為吳王。曄又進曰：「不可。先帝征伐，天下兼其八，威震海內，陛下受禪即真，德合天地，聲曁四遠，此實然之勢，非卑臣頌言也。權雖有雄才，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，官輕勢卑。士民有畏中國心，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。不得已受其降，可進其將軍號，封十萬戶侯，不可即以為王也。夫王位，去天子一階耳，其禮秩服御相亂也。彼直為侯，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。我信其偽降，就封殖之，崇其位號，定其君臣，是為虎傅翼也。權旣受王位，却蜀兵之後，外盡禮事中國，使其國內皆聞之，內為無禮以怒陛下。陛下赫然發怒，興兵討之，乃徐告其民曰：『我委身事中國，不愛珍貨重寶，隨時貢獻，不敢失臣禮也，無故伐我，必欲殘我國家，俘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隷僕妾。』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。信其言而感怒，上下同心，戰加十倍矣。」又不從。遂即拜權為吳王。權將陸議大敗劉備，殺其兵八萬餘人，備僅以身免。權外禮愈卑，而內行不順，果如曄言。五年，幸廣陵泗口，命荊、揚州諸軍並進。會羣臣，問：「權當自來不？」咸曰：「陛下親征，權恐怖，必舉國而應。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，必自將而來。」曄曰：「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，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，必勒兵待事，未有進退也。」大駕停住積日，權果不至，帝乃旋師。云：「卿策之是也。當念為吾滅二賊，不可但知其情而已。」

明帝即位，進爵東亭侯，邑三百戶。詔曰：「尊嚴祖考，所以崇孝表行也；追本敬始，所以篤教流化也。是以成湯、文、武，寔造商、周，詩、書之義，追尊稷、契，歌頌有娀、姜嫄之事，明盛德之源流，受命所由興也。自我魏室之承天序，旣發迹於高皇、太皇帝，而功隆於武皇、文皇帝。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，潛脩德讓，行動神明，斯乃乾坤所福饗，光靈所從來也。而精神幽遠，號稱罔記，非所謂崇孝重本也。其令公卿已下，會議號謚。」曄議曰：「聖帝孝孫之欲襃崇先祖，誠無量已。然親疏之數，遠近之降，蓋有禮紀，所以割斷私情，克成公法，為萬世式也。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，以其佐唐有功，名在祀典故也。至於漢氏之初，追謚之義，不過其父。上比周室，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；下論漢氏，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。此誠往代之成法，當今之明義也。陛下孝思中發，誠無已已，然君舉必書，所以慎於禮制也。以為追尊之義，宜齊高皇而已。」尚書衞臻與曄議同，事遂施行。

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，擅自立，遣使表狀。曄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，遂世官相承，水則由海，陸則阻山，故胡夷絕遠難制，而世權日乆。今若不誅，後必生患。若懷貳阻兵，然後致誅，於事為難。不如因其新立，有黨有仇，先其不意，以兵臨之，開設賞募，可不勞師而定也。後淵竟反。

曄在朝，略不交接時人。或問其故，曄荅曰：「魏室即阼尚新，智者知命，俗或未咸。僕在漢為支葉，於魏備腹心，寡偶少徒，於宜未失也。」太和六年，以疾拜太中大夫。有間，為大鴻臚，在位二年遜位，復為太中大夫，薨。謚曰景侯。子㝢嗣。傅子曰：曄事明皇帝，又大見親重。帝將伐蜀，朝臣內外皆曰「不可」。曄入與帝議，因曰「可伐」；出與朝臣言，因曰「不可伐」。曄有膽智，言之皆有形。中領軍楊曁，帝之親臣，又重曄，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，每從內出，輒過曄，曄講不可之意。後曁從駕行天淵池，帝論伐蜀事，曁切諫。帝曰：「卿書生，焉知兵事！」曁謙謝曰：「臣出自儒生之末，陛下過聽，拔臣羣萃之中，立之六軍之上，臣有微心，不敢不盡言。臣言誠不足采，侍中劉曄先帝謀臣，常曰蜀不可伐。」帝曰：「曄與吾言蜀可伐。」曁曰：「曄可召質也。」詔召曄至，帝問曄，終不言。後獨見，曄責帝曰：「伐國，大謀也，臣得與聞大謀，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，焉敢向人言之？夫兵，詭道也，軍事未發，不猒其密也。陛下顯然露之，臣恐敵國已聞之矣。」於是帝謝之。曄見出，責曁曰：「夫釣者中大魚，則縱而隨之，須可制而後牽，則無不得也。人主之威，豈徒大魚而已！子誠直臣，然計不足采，不可不精思也。」曁亦謝之。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。或惡曄於帝曰：「曄不盡忠，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。陛下試與曄言，皆反意而問之，若皆與所問反者，是曄常與聖意合也。復每問皆同者，曄之情必無所逃矣。」帝如言以驗之，果得其情，從此疏焉。曄遂發狂，出為大鴻臚，以憂死。諺曰「巧詐不如拙誠」，信矣。以曄之明智權計，若居之以德義，行之以忠信，古之上賢，何以加諸？獨任才智，不與世士相經緯，內不推心事上，外困於俗，卒不能自安於天下，豈不惜哉！少子陶，亦高才而薄行，官至平原太守。王弼傳曰：淮南人劉陶，善論縱橫，為當時所推。　傅子曰：陶字季冶，善名稱，有大辯。曹爽時為選部郎，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。當此之時，其人意陵青雲，謂玄曰：「仲尼不聖。何以知其然？智者圖國；天下羣愚，如弄一丸於掌中，而不能得天下。」玄以其言大惑，不復詳難也。謂之曰：「天下之質，變無常也。今見卿窮！」爽之敗，退居里舍，乃謝其言之過。　干寶晉紀曰：毌丘儉之起也，大將軍以問陶，陶荅依違。大將軍怒曰：「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，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？」乃出為平原太守，又追殺之。

蔣濟傳

蔣濟字子通，楚國平阿人也。仕郡計吏、州別駕。建安十三年，孫權率衆圍合肥。時大軍征荊州，遇疾疫，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，過領汝南兵以解圍，頗復疾疫。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，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，遣主簿迎喜。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，一部得入城，二部為賊所得。權信之，遽燒圍走，城用得全。明年使於譙，太祖問濟曰：「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，徙燕、白馬民，民不得走，賊亦不敢鈔。今欲徙淮南民，何如？」濟對曰：「是時兵弱賊彊，不徙必失之。自破袁紹，北拔柳城，南向江、漢，荊州交臂，威震天下，民無他志。然百姓懷土，實不樂徙，懼必不安。」太祖不從，而江、淮間十餘萬衆，皆驚走吳。後濟使詣鄴，太祖迎見大笑曰：「本但欲使避賊，乃更驅盡之。」拜濟丹楊太守。大軍南征還，以溫恢為揚州刺史，濟為別駕。令曰：「季子為臣，吳宜有君。今君還州，吾無憂矣。」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，太祖聞之，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、沛相封仁等曰：「蔣濟寧有此事！有此事，吾為不知人也。此必愚民樂亂，妄引之耳。」促理出之。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。令曰：「舜舉臯陶，不仁者遠；臧否得中，望於賢屬矣。」關羽圍樊、襄陽。太祖以漢帝在許，近賊，欲徙都。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：「于禁等為水所沒，非戰攻之失，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。劉備、孫權，外親內踈，關羽得志，權必不願也。可遣人勸躡其後，許割江南以封權，則樊圍自解。」太祖如其言。權聞之，即引兵西襲公安、江陵。羽遂見禽。

文帝即王位，轉為相國長史。及踐阼，出為東中郎將。濟請留，詔曰：「高祖歌曰『安得猛士守四方』！天下未寧，要須良臣以鎮邊境。如其無事，乃還鳴玉，未為後也。」濟上萬機論，帝善之。入為散騎常侍。時有詔，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：「卿腹心重將，時當任使。恩施足死，惠愛可懷。作威作福，殺人活人。」尚以示濟。濟旣至，帝問曰；「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？」濟對曰：「未有他善，但見亡國之語耳。」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，濟具以荅，因曰：「夫『作威作福』，書之明誡。『天子無戲言』，古人所慎。惟陛下察之！」於是帝意解，遣追取前詔。

黃初三年，與大司馬曹仁征吳，濟別襲羨溪。仁欲攻濡須洲中，濟曰：「賊據西岸，列船上流，而兵入洲中，是為自內地獄，危亡之道也。」仁不從，果敗。仁薨，復以濟為東中郎將，代領其兵。詔曰：「卿兼資文武，志節忼愾，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，故復授將率之任。」頃之，徵為尚書。車駕幸廣陵，濟表水道難通，又上三州論以諷帝。帝不從，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。議者欲就留兵屯田，濟以為東近湖，北臨淮，若水盛時，賊易為寇，不可安屯。帝從之，車駕即發。還到精湖，水稍盡，盡留船付濟。船本歷適數百里中，濟更鑿地作四五道，蹴船令聚；豫作土豚遏斷湖水，皆引後船，一時開遏入淮中。帝還洛陽，謂濟曰：「事不可不曉。吾前決謂分半燒舩於山陽池中，卿於後致之，略與吾俱至譙。又每得所陳，實入吾意。自今討賊計畫，善思論之。」

明帝即位，賜爵關內侯。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，濟表以為「深入虜地，與權精兵對，而朱然等在上流，乘休後，臣未見其利也。」軍至皖，吳出兵安陸，濟又上疏曰：「今賊示形於西，必欲并兵圖東，宜急詔諸軍往救之。」會休軍已敗，盡棄器仗輜重退還。吳欲塞夾口，遇救兵至，是以官軍得不沒。遷為中護軍。時中書監、令號為專任，濟上疏曰：「大臣太重者國危，左右太親者身蔽，古之至戒也。往者大臣秉事，外內扇動。陛下卓然自覽萬機，莫不祗肅。夫大臣非不忠也，然威權在下，則衆心慢上，勢之常也。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，願無忘於左右。左右忠正遠慮，未必賢於大臣，至於便辟取合，或能工之。今外所言，輒云中書，雖使恭慎不敢外交，但有此名，猶惑世俗。況實握事要，日在目前，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，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，即亦因時而向之。一有此端，因當內設自完，以此衆語，私招所交，為之內援。若此，臧否毀譽，必有所興，功負賞罰，必有所易；直道而上者或壅，曲附左右者反達。因微而入，緣形而出，意所狎信，不復猜覺。此宜聖智所當早聞，外以經意，則形際自見。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，莫適以聞。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，公聽並觀，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，將改曲易調，遠與黃、唐角功，近昭武、文之迹，豈近習而已哉！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，當有所付。三官任一臣，非周公旦之忠，又非管夷吾之公，則有弄機敗官之弊。當今柱石之士雖少，至於行稱一州，智效一官，忠信竭命，各奉其職，可並驅策，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。」詔曰：「夫骨鯁之臣，人主之所仗也。濟才兼文武，服勤盡節，每軍國大事，輒有奏議，忠誠奮發，吾甚壯之。」就遷為護軍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司馬彪戰略曰：太和六年，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，幽州刺史王雄陸道，并攻遼東。蔣濟諫曰：「凡非相吞之國，不侵叛之臣，不宜輕伐。伐之而不制，是驅使為賊。故曰『虎狼當路，不治狐狸。先除大害，小害自已』。今海表之地，累世委質，歲選計考，不乏職貢。議者先之，正使一舉便克，得其民不足益國，得其財不足為富；儻不如意，是為結怨失信也。」帝不聽，豫行竟無成而還。

景初中，外勤征役，內務宮室，怨曠者多，而年糓饑儉。濟上疏曰：「陛下方當恢崇前緒，光濟遺業，誠未得高枕而治也。今雖有十二州，至於民數，不過漢時一大郡。二賊未誅，宿兵邊陲，且耕且戰，怨曠積年。宗廟宮室，百事草創，農桑者少，衣食者多，今其所急，唯當息耗百姓，不至甚弊。弊攰之民，儻有水旱，百萬之衆，不為國用。凡使民必須農隙，不奪其時。夫欲大興功之君，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。句踐養胎以待用，昭王恤病以雪仇，故能以弱燕服彊齊，羸越滅勁吳。今二敵不攻不滅，不事即侵，當身不除，百世之責也。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，舍其緩者，專心討賊，臣以為無難矣。又歡娛之躭，害於精爽；神太用則竭，形太勞則弊。願大簡賢妙，足以充『百斯男』者。其宂散未齒，且悉分出，務在清靜。」詔曰：「微護軍，吾弗聞斯言也。」漢晉春秋曰：公孫淵聞魏將來討，復稱臣於孫權，乞兵自救。帝問濟：「孫權其救遼東乎？」濟曰：「彼知官備以固，利不可得，深入則非力所能，淺入則勞而無獲；權雖子弟在危，猶將不動，況異域之人，兼以往者之辱乎！今所以外揚此聲者，譎其行人疑於我，我之不克，兾折後事已耳。然沓渚之間，去淵尚遠，若大軍相持，事不速決，則權之淺規，或能輕兵掩襲，未可測也。」

齊王即位，徙為領軍將軍，進爵昌陵亭侯，列異傳曰：濟為領軍，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：「死生異路，我生時為卿相子孫，今在地下為泰山五伯，憔悴困辱，不可復言。今太廟西謳士孫阿，今見召為泰山令，願母為白侯，屬阿令轉我得樂處。」言訖，母忽然驚寤，明日以白濟。濟曰：「夢為爾耳，不足恠也。」明日暮，復夢曰：「我來迎新君，止在廟下。未發之頃，暫得來歸。新君明日日中當發，臨發多事，不復得歸，永辭於此。侯氣彊，難感悟，故自訴於母，願重啟侯，何惜不一試驗之？」遂道阿之形狀，言甚備悉。天明，母重啟侯：「雖云夢不足恠，此何太適？適亦何惜不一驗之？」濟乃遣人詣太廟下，推問孫阿，果得之，形狀證驗悉如兒言。濟涕泣曰：「幾負吾兒！」於是乃見孫阿，具語其事。阿不懼當死，而喜得為泰山令，惟恐濟言不信也。曰：「若如節下言，阿之願也。不知賢子欲得何職？」濟曰：「隨地下樂者與之。」阿曰：「輒當奉教。」乃厚賞之，言訖遣還。濟欲速知其驗，從領軍門至廟下，十步安一人，以傳消息。辰時傳阿心痛，巳時傳阿劇，日中傳阿亡。濟泣曰：「雖哀吾兒之不幸，自喜亡者有知。」後月餘，兒復來語母曰：「已得轉為錄事矣。」遷太尉。初，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，以魏為舜後，推舜配天。濟以為舜本姓媯，其苗曰田，非曹之先，著文以追詰隆。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「曹氏族出自邾」，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。魏武作家傳，自云曹叔振鐸之後。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：「於穆武王，胄稷胤周。」此其不同者也。及至景初，明帝從高堂隆議，謂魏為舜後，後魏為禪晉文，稱「昔我皇祖有虞」，則其異彌甚。尋濟難隆，及與尚書繆襲往反，並有理據，文多不載。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，但謂「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，降黜太祖，不配正天，皆為繆妄」。然于時竟莫能正。濟又難：鄭玄注祭法云「有虞以上尚德，禘郊祖宗，配用有德，自夏已下，稍用其姓氏」。濟曰：「夫虯龍神於獺，獺自祭其先，不祭虯龍也。騏驎白虎仁於豺，豺自祭其先，不祭騏虎也。如玄之說，有虞已上，豺獺之不若邪？臣以為祭法所云，見疑學者乆矣，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。」濟豺獺之譬，雖似俳諧，然其義旨，有可求焉。是時，曹爽專政，丁謐、鄧颺等輕改法度。會有日蝕變，詔群臣問其得失，濟上疏曰：「昔大舜佐治，戒在比周；周公輔政，慎於其朋；齊侯問災，晏嬰對以布惠；魯君問異，臧孫荅以緩役。應天塞變，乃實人事。今二賊未滅，將士暴露已數十年，男女怨曠，百姓貧苦。夫為國法度，惟命世大才，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？終無益於治，適足傷民，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，率以清平，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。」

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，誅曹爽等，進封都鄉侯，邑七百戶。濟上疏曰：「臣忝寵上司，而爽敢苞藏禍心，此臣之無任也。太傅奮獨斷之策，陛下明其忠節，罪人伏誅，社稷之福也。夫封寵慶賞，必加有功。今論謀則臣不先知，語戰則非臣所率，而上失其制，下受其弊。臣備宰司，民所具瞻，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，推讓之風由此而廢。」固辭，不許。孫盛曰：蔣濟之辭邑，可謂不負心矣。語曰「不為利回，不為義疚」，蔣濟其有焉。是歲薨，謚曰景侯。世語曰：初，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，濟書與曹爽，言宣王旨「惟免官而已」，爽遂誅滅。濟病其言之失信，發病卒。子秀嗣。秀薨，子凱嗣。咸熈中，開建五等，以濟著勳前朝，改封凱為下蔡子。

劉放傳

劉放字子棄，涿郡人，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。歷郡綱紀，舉孝廉。遭世大亂，時漁陽王松據其土，放往依之。太祖克兾州，放說松曰：「往者董卓作逆，英雄並起，阻兵擅命，人自封殖，惟曹公能拔拯危亂，翼戴天子，奉辭伐罪，所向必克。以二袁之彊，守則淮南冰消，戰則官渡大敗；乘勝席卷，將清河朔，威刑旣合，大勢以見。速至者漸福，後服者先亡，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。昔黥布棄南面之尊，仗劔歸漢，誠識廢興之理，審去就之分也。將軍宜投身委命，厚自結納。」松然之。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，以書招松，松舉雍奴、泉州、安次以附之。放為松荅太祖書，其文甚麗。太祖旣善之，又聞其說，由是遂辟放。建安十年，與松俱至。太祖大恱，謂放曰：「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，今一何相似也！」乃以放參司空軍事，歷主簿記室，出為郃陽、祋祤、祋音都活反。祤音詡。贊令。

魏國旣建，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。先是，資亦歷縣令，參丞相軍事。資別傳曰：資字彥龍。幼而岐嶷，三歲喪二親，長於兄嫂。講業太學，博覽傳記，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。太祖為司空，又辟資。會兄為鄉人所害，資手刃報讎，乃將家屬避地河東，故遂不應命。尋復為本郡所命，以疾辭。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：「足下抱逸群之才，值舊邦傾覆，主將殷勤，千里延頸，宜崇古賢桑梓之義。而乆盤桓，拒違君命，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，而塞以連城之價耳。竊為足下不取也！」資感其言，遂往應之。到署功曹，舉計吏。尚書令荀彧見資，歎曰：「北州承喪亂已乆，謂其賢智零落，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！」表留以為尚書郎。辭以家難，得還河東。文帝即位，放、資轉為左右丞。數月，放徙為令。黃初初，改祕書為中書，以放為監，資為令，各加給事中；放賜爵關內侯，資為關中侯，遂掌機密。三年，放進爵魏壽亭侯，資關內侯。明帝即位，尤見寵任，同加散騎常侍；進放爵西鄉侯，資樂陽亭侯。資別傳曰：諸葛亮出在南鄭，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，就討之，帝意亦然，以問資。資曰：「昔武皇帝征南鄭，取張魯，陽平之役，危而後濟。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，數言『南鄭直為天獄，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』，言其深險，喜出淵軍之辭也。又武皇帝聖於用兵，察蜀賊栖於山巖，視吳虜竄於江湖，皆撓而避之，不責將士之力，不爭一朝之忿，誠所謂見勝而戰，知難而退也。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，道旣險阻，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，凡用十五六萬人，必當復更有所發興。天下騷動，費力廣大，此誠陛下所宜深慮。夫守戰之力，力役三倍。但以今日見兵，分命大將據諸要險，威足以震攝彊寇，鎮靜疆埸，將士虎睡，百姓無事。數年之間，中國日盛，吳蜀二虜必自弊。」帝由是止。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，議者以為因此伐之，必有所克。帝問資，資曰：「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，衆弱謀淺，旋輒乖散。昔文皇帝嘗密問賊形勢，言洞浦殺萬人，得船千萬，數日間船人復會；江陵被圍歷月，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，而其土地無崩解者。是有法禁，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。以此推綺，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。」綺果尋敗亡。

太和末，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，招誘公孫淵。帝欲邀討之，朝議多以為不可。惟資決行策，果大破之，進爵左鄉侯。魏氏春秋曰：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，討軻比能、智鬱築鞬，破之，還至馬邑故城，比能帥三萬騎圍豫。帝聞之，計未有所出，如中書省以問監、令。令孫資對曰：「上谷太守閻志，柔弟也，為比能素所歸信。令馳詔使說比能，可不勞師而自解矣。」帝從之，比能果釋豫而還。放善為書檄，三祖詔命有所招喻，多放所為。青龍初，孫權與諸葛亮連和，欲俱出為寇。邊候得權書，放乃改易其辭，往往換其本文而傅合之，與征東將軍滿寵，若欲歸化，封以示亮。亮騰與吳大將步隲等，以見權。權懼亮自疑，深自解說。是歲，俱加侍中、光祿大夫。資別傳曰：是時，孫權、諸葛亮號稱劇賊，無歲不有軍征。而帝總攝群下，內圖禦寇之計，外規廟勝之畫，資皆管之。然自以受腹心，常讓事於帝曰：「動大衆，舉大事，宜與群下共之；旣以示明，且於探求為廣。」旣朝臣會議，資奏當其是非，擇其善者推成之，終不顯己之德也。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，輒復為請解，以塞譖潤之端。如征東將軍滿寵、涼州刺史徐邈，並有譖毀之者，資皆盛陳其素行，使卒無纖介。寵、邈得保其功名者，資之力也。初，資在邦邑，名出同類之右。鄉人司空掾田豫、梁相宗豔皆妬害之，而楊豐黨附豫等，專為資構造謗端，怨隙甚重。資旣不以為言，而終無恨意。豫等慙服，求釋宿憾，結為婚姻。資謂之曰：「吾無憾心，不知所釋。此為卿自薄之，卿自厚之耳！」乃為長子宏取其女。及當顯位，而田豫老疾在家。資遇之甚厚，又致其子於本郡，以為孝廉。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，帝以職事譴怒，欲致之法，資請活之。其不念舊惡如此。景初二年，遼東平定，以參謀之功，各進爵，封本縣，放方城侯，資中都侯。

其年，帝寢疾，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，及領軍將軍夏侯獻、武衞將軍曹爽、屯騎校尉曹肇、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。宇性恭良，陳誠固辭。帝引見放、資，入卧內，問曰：「燕王正爾為？」放、資對曰：「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。」帝曰：「曹爽可代宇不？」放、資因贊成之。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，以綱維皇室。帝納其言，即以黃紙授放作詔。放、資旣出，帝意復變，詔止宣王勿使來。尋更見放、資曰：「我自召太尉，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，幾敗吾事！」命更為詔，帝獨召爽與放、資俱受詔命，遂免宇、獻、肇、朗官。太尉亦至，登牀受詔，然後帝崩。世語曰：放、資乆典機任，獻、肇心內不平。殿中有雞棲樹，二人相謂：「此亦乆矣，其能復幾？」指謂放、資。放、資懼，乃勸帝召宣王。帝作手詔，令給使辟邪至，以授宣王。宣王在汲，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，辟邪又至，宣王疑有變，呼辟邪具問，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。帝問放、資：「誰可與太尉對者？」放曰：「曹爽。」帝曰：「堪其事不？」爽在左右，汗流不能對。放躡其足，耳之曰：「臣以死奉社稷。」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，燕王頗失指。肇出，纂見，驚曰：「上不安，云何悉共出？宜還。」已暮，放、資宣詔宮門，不得復內肇等，罷燕王。肇明日至門，不得入，懼，詣延尉，以處事失宜免。帝謂獻曰：「吾已差，便出。」獻流涕而出，亦免。　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，與本傳不同。資別傳曰：帝詔資曰：「吾年稍長，又歷觀書傳中，皆歎息無所不念。圖萬年後計，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，兵任又重。今射聲校尉缺，乆欲得親人，誰可用者？」資曰：「陛下思深慮遠，誠非愚臣所及。書傳所載，皆聖聽所究，向使漢高不知平、勃能安劉氏，孝武不識金、霍付屬以事，殆不可言！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，親詔臣以重慮，及至晏駕，陛下即阼，猶有曹休外內之望，賴遭日月，御勒不傾，使各守分職，纖介不間。以此推之，親臣貴戚，雖當據勢握兵，宜使輕重素定。若諸侯典兵，力均衡平，寵齊愛等，則不相為服；不相為服，則意有異同。今五營所領見兵，常不過數百，選授校尉，如其輩類，為有疇匹。至於重大之任，能有所維綱者，宜以聖意簡擇，如平、勃、金、霍、劉章等一二人，漸殊其威重，使相鎮固，於事為善。」帝曰：「然。如卿言，當為吾遠慮所圖。今日可參平、勃，侔金、霍，雙劉章者，其誰哉？」資曰：「臣聞知人則哲，惟帝難之。唐虞之聖，凡所進用，明試以功。陳平初事漢祖，絳、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。周勃以吹簫引彊，始事高祖，亦未知名也；高祖察其行跡，然後知可付以大事。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，小心謹慎，乃見親信。日磾夷狄，以至孝質直，特見擢用，左右尚曰『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』。平、勃雖安漢嗣，其終，勃被反名，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。上官桀、桑弘羊與霍光爭權，幾成禍亂。此誠知人之不易，為臣之難也。又所簡擇，當得陛下所親，當得陛下所信，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。」臣松之以為孫、劉于時號為專任，制斷機密，政事無不綜。資、放被託付之問，當安危所斷，而更依違其對，無有適莫。受人親任，理豈得然？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、資稱贊曹爽，勸召宣王，魏室之亡，禍基於此。資之別傳，出自其家，欲以是言掩其大失，然恐負國之玷，終莫能磨也。齊王即位，以放、資決定大謀，增邑三百，放并前千一百，資千戶；封愛子一人亭侯，次子騎都尉，餘子皆郎中。正始元年，更加放左光祿大夫，資右光祿大夫，金印紫綬，儀同三司。六年，放轉驃騎，資衞將軍，領監、令如故。七年，復封子一人亭侯，各年老遜位，以列侯朝朔望，位特進。資別傳曰：大將軍爽專事，多變易舊章。資歎曰：「吾累世蒙寵，加以豫聞屬託，今縱不能匡弼時事，可以坐受素飡之祿邪？」遂固稱疾。九年二月，乃賜詔曰：「君掌機密三十餘年，經營庶事，勳著前朝。曁朕統位，動賴良謀。是以曩者增崇寵章，同之三事，外帥群官，內望讜言。屬以年耆疾篤，上還印綬，前後鄭重，辭旨懇切。天地以大順成德，君子以善恕成仁，重以職事，違奪君志；今聽所執，賜錢百萬，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。君其勉進醫藥，頤神和氣，以永無疆之祚。置舍人官騎，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。」曹爽誅後，復以資為侍中，領中書令。嘉平二年，放薨，謚曰敬侯。子正嗣。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：士卿劉許字文生，正之弟也。與張華六人，並稱文辭可觀，意思詳序。晉惠帝世，許為越騎校尉。資復遜位歸第，就拜驃騎將軍，轉侍中，特進如故。三年薨，謚曰貞侯。子宏嗣。

放才計優資，而自脩不如也。放、資旣善承順主上，又未嘗顯言得失，抑辛毗而助王思，以是獲譏於世。然時因群臣諫諍，扶贊其義，并時密陳損益，不專導諛言云。及咸熈中，開建五等，以放、資著勳前朝，改封正方城子，宏離石子。案孫氏譜：宏為南陽太守。宏子楚，字子荊。晉陽秋曰：楚鄉人王濟，豪俊公子也，為本州大中正。訪問關求楚品狀，濟曰：「此人非卿所能名。」自狀之曰：「天才英博，亮拔不羣。」楚位至討虜護軍、馮翊太守。楚子洵，潁川太守。洵子盛，字安國，給事中，祕書監。盛從父弟綽，字興公，廷尉正。楚及盛、綽，並有文藻，盛又善言名理，諸所論著，並傳於世。

評曰：程昱、郭嘉、董昭、劉曄、蔣濟才策謀略，世之奇士，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，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。劉放文翰，孫資勤慎，並管喉舌，權聞當時，雅亮非體，是故譏諛之聲，每過其實矣。

##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

劉馥傳

劉馥字元穎，沛國相人也。避亂揚州，建安初，說袁術將戚寄、秦翊，使率衆與俱詣太祖。太祖恱之，司徒辟為掾。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，廬江梅乾、雷緒、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、淮間，郡縣殘破。太祖方有袁紹之難，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，遂表為揚州刺史。

馥旣受命，單馬造合肥空城，建立州治，南懷緒等，皆安集之，貢獻相繼。數年中恩化大行，百姓樂其政，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。於是聚諸生，立學校，廣屯田，興治芍陂及茹陂、七門、吳塘諸堨以溉稻田，官民有畜。又高為城壘，多積木石，編作草苫數千萬枚，益貯魚膏數千斛，為戰守備。

建安十三年卒。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，時天連雨，城欲崩，於是以苫蓑覆之，夜然脂照城外，視賊所作而為備，賊以破走。揚州士民益追思之，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，不能過也。及陂塘之利，至今為用。

馥子靖，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，詔曰：「卿父昔為彼州，今卿復據此郡，可謂克負荷者也。」轉在河內，遷尚書，賜爵關內侯，出為河南尹。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：「入作納言，出臨京任。富民之術，日引月長。藩落高峻，絕穿窬之心。五種別出，遠水火之災。農器必具，無失時之闕。蠶麥有苫備之用，無雨濕之虞。封符指期，無流連之吏。鰥寡孤獨，蒙廩振之實。加之以明擿幽微，重之以秉憲不撓；有司供承王命，百里垂拱仰辨。雖昔趙、張、三王之治，未足以方也。」靖為政類如此。初雖如碎密，終於百姓便之，有馥遺風。母喪去官，後為大司農衞尉，進封廣陸亭侯，邑三百戶。上疏陳儒訓之本曰：「夫學者，治亂之軌儀，聖人之大教也。自黃初以來，崇立太學二十餘年，而寡有成者，蓋由愽士選輕，諸生避役，高門子弟，恥非其倫，故無學者。雖有其名而無其人，雖設其教而無其功。宜高選博士，取行為人表，經任人師者，掌教國子。依遵古法，使二千石以上子孫，年從十五，皆入太學。明制黜陟榮辱之路；其經明行脩者，則進之以崇德；荒教廢業者，則退之以懲惡；舉善而教不能則勸，浮華交游，不禁自息矣。闡弘大化，以綏未賔；六合承風，遠人來格。此聖人之教，致治之本也。」後遷鎮北將軍，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。靖以為「經常之大法，莫善於守防，使民夷有別」。遂開拓邊守，屯據險要。又脩廣戾陵渠大堨，水溉灌薊南北；三更種稻，邊民利之。嘉平六年薨，追贈征北將軍，進封建成鄉侯，謚曰景侯。子熈嗣。晉陽秋曰：劉弘字叔和，熈之弟也。弘與晉世祖同年，居同里，以舊恩屢登顯位。自靖至弘，世不曠名，而有政事才。晉西朝之末，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，荊州刺史，假節都督荊、交、廣州諸軍事，封新城郡公。其在江、漢，值王室多難，得專命一方，盡其器能。推誠羣下，厲以公義，簡刑獄，務農桑。每有興發，手書郡國，丁寧款密，故莫不感恱，顛倒奔赴，咸曰「得劉公一紙書，賢於十部從事也」。時帝在長安，命弘得選用宰守。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，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，弘上朝為零陵太守，初為襄陽太守。詔書以襄陽顯郡，初資名輕淺，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。弘曰：「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，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。吾統荊州十郡，安得十女壻，然後為治哉！」乃表「陟姻親，舊制不得相監臨事，初勳宜見酬」。報聽之，衆益服其公當。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，四方雲擾，進從橫計於弘。弘怒斬之，時人莫不稱善。　晉諸公贊曰：于時天下雖亂，荊州安全。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，不附太傅司馬越。越甚銜之。會弘病卒。子璠，北中郎將。

司馬朗傳

司馬朗字伯達，河內溫人也。司馬彪序傳曰：朗祖父儁，字元異，博學好古，倜儻有大度。長八尺三寸，腰帶十圍，儀狀魁岸，與衆有異，鄉黨宗族咸景附焉。位至潁川太守。父防，字建公，性質直公方，雖閑居宴處，威儀不忒。雅好漢書名臣列傳，所諷誦者數十萬言。少仕州郡，歷官洛陽令、京兆尹，以年老轉拜騎都尉。養志閭巷，闔門自守。諸子雖冠成人，不命曰進不敢進，不命曰坐不敢坐，不指有所問不敢言，父子之間肅如也。年七十一，建安二十四年終。有子八人，朗最長，次即晉宣皇帝也。九歲，人有道其父字者，朗曰：「慢人親者，不敬其親者也。」客謝之。十二，試經為童子郎，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，疑朗匿年，劾問。朗曰：「朗之內外，累世長大，朗雖穉弱，無仰高之風，損年以求早成，非志所為也。」監試者異之。後關東兵起，故兾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，近山險，欲徙居溫。朗謂邵曰：「脣齒之喻，豈唯虞、虢，溫與野王即是也；今去彼而居此，是為避朝亡之期耳。且君，國人之望也，今冦未至而先徙，帶山之縣必駭，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，切為郡內憂之。」邵不從。邊山之民果亂，內徙，或為冦鈔。

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，卓因留洛陽。朗父防為治書御史，當徙西，以四方雲擾，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。或有告朗欲逃亡者，執以詣卓，卓謂朗曰：「卿與吾亡兒同歲，幾大相負！」朗因曰：「明公以高世之德，遭陽九之會，清除群穢，廣舉賢士，此誠虛心垂慮，將興至治也。威德以隆，功業以著，而兵難日起，州郡鼎沸，郊境之內，民不安業，損棄居產，流亡藏竄，雖四關設禁，重加刑戮，猶不絕息，此朗之所以於邑也。願明公監觀往事，少加三思，即榮名並於日月，伊、周不足侔也。」卓曰：「吾亦悟之，卿言有意！」臣松之案朗此對，但為稱述卓功德，未相箴誨而已。了不自申釋，而卓便云「吾亦悟之，卿言有意」！客主之辭如為不相酬塞也。

朗知卓必亡，恐見留，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，求歸鄉里。到謂父老曰；「董卓悖逆，為天下所讎，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。郡與京都境壤相接，洛東有成臯，北界大河，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，其勢必停於此。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，難以自安，不如及道路尚通，舉宗東到黎陽。黎陽有營兵，趙威孫鄉里舊婚，為監營謁者，統兵馬，足以為主。若後有變，徐復觀望未晚也。」父老戀舊，莫有從者，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。後數月，關東諸州郡起兵，衆數十萬，皆集熒陽及河內。諸將不能相一，縱兵鈔略，民人死者且半。乆之，關東兵散，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，朗乃將家還溫。時歲大饑，人相食，朗收恤宗族，教訓諸弟，不為衰世解業。

年二十二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，除成臯令，以病去，復為堂陽長。其治務寬惠，不行鞭杖，而民不犯禁。先時，民有徙充都內者，後縣調當作船，徙民恐其不辨，乃相率私還助之，其見愛如此。遷元城令，入為丞相主簿。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，由秦滅五等之制，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。今雖五等未可復行，可令州郡並置兵，外備四夷，內威不軌，於策為長。又以為宜復井田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，難中奪之，是以至今。今承大亂之後，民人分散，土業无主，皆為公田，宜及此時復之。議雖未施行，然州郡領兵，朗本意也。遷兖州刺史，政化大行，百姓稱之。雖在軍旅，常麤衣惡食，儉以率下。雅好人倫典籍，鄉人李覿等盛得名譽，朗常顯貶下之；後覿等敗，時人服焉。鍾繇、王粲著論云：「非聖人不能致太平。」朗以為「伊、顏之徒雖非聖人，使得數世相承，太平可致」。魏書曰：文帝善朗論，命祕書錄其文。孫盛曰：繇旣失之，朗亦未為得也。昔「湯舉伊尹，而不仁者遠矣」。易稱「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！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」。由此而言，聖人之與大賢，行藏道一，舒卷斯同，御世垂風，理無降異；升泰之美，豈俟積世哉？「善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」。又曰「不踐跡，亦不入于室」。數世之論，其在斯乎！方之大賢，固有間矣。建安二十二年，與夏侯惇、臧霸等征吳。到居巢，軍士大疫，朗躬巡視，致醫藥。遇疾卒，時年四十七。遺命布衣幅巾，歛以時服，州人追思之。魏書曰：朗臨卒，謂將士曰：「刺史蒙國厚恩，督司萬里，微功未效，而遭此疫癘，旣不能自救，孤負國恩。身沒之後，其布衣幅巾，歛以時服，勿違吾志也。」明帝即位，封朗子遺昌武亭侯，邑百戶。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。遺薨，望子洪嗣。晉諸公贊曰：望字子初，孚之長子。有才識，早知名。咸熈中位至司徒，入晉封義陽王，遷太尉、大司馬。時孚為太宰，父子居上公位，自中代已來未之有也。洪字孔業，封河間王。

初朗所與俱徙趙咨，官至太常，為世好士。咨字君初。子酆字子仲，晉驃騎將軍，封東平陵公。並見百官名志。

梁習傳

梁習字子虞，陳郡柘人也，為郡綱紀。太祖為司空，辟召為漳長，累轉乘氏、海西、下邳令，所在有治。還為西曹令史，遷為屬。并土新附，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。時承高幹荒亂之餘，胡狄在界，張雄跋扈，吏民亡叛，入其部落；兵家擁衆，作為寇害，更相扇動，往往棊跱。習到官，誘喻招納，皆禮召其豪右，稍稍薦舉，使詣幕府；豪右已盡，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；又因大軍出征，分請以為勇力。吏兵已去之後，稍移其家，前後送鄴，凡數萬口；其不從命者，興兵致討，斬首千數，降附者萬計。單于恭順，名王稽顙，部曲服事供職，同於編戶。邊境肅清，百姓布野，勤勸農桑，令行禁止。貢達名士，咸顯於世，語在常林傳。太祖嘉之，賜爵關內侯，更拜為真。長老稱詠，以為自所聞識，刺史未有及習者。建安十八年，州并屬兾州，更拜議郎、西部都督從事，統屬兾州，總故部曲。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。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，領客六百夫，於道次耕種菽粟，以給人牛之費。後單于入侍，西北無虞，習之績也。魏略曰：鮮卑大人育延，常為州所畏，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，求互市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，若聽到州下，又恐為所略，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。遂勑郡縣，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。市易未畢，市吏收縛二胡。延騎皆驚，上馬彎弓圍習數重，吏民惶怖不知所施。習乃徐呼市吏，問縛胡意，而胡實侵犯人。習乃使譯呼延，延到，習責延曰：「汝胡自犯法，吏不侵汝，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？」遂斬之，餘胡破膽不敢動。是後無寇虜。至二十二年，太祖拔漢中，諸軍還到長安，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，使屯池陽，以備盧水。昔有愛妻，住在晉陽。昔旣思之，又恐遂不得歸，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，留其餘騎置山谷間，而單騎獨入晉陽，盜取其妻。已出城，州郡乃覺；吏民又畏昔善射，不敢追。習乃令從事張景，募鮮卑使逐昔。昔馬負其妻，重騎行遲，未及與其衆合，而為鮮卑所射死。始太祖聞昔叛，恐其為亂於北邊；會聞已殺之，大喜，以習前後有策略，封為關內侯。文帝踐阼，復置并州，復為刺史，進封申門亭侯，邑百戶；政治常為天下最。太和二年，徵拜大司農。習在州二十餘年，而居處貧窮，無方面珍物，明帝異之，禮賜甚厚。四年，薨，子施嗣。

初，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。思因直日白事，失太祖指。太祖大怒，教召主者，將加重辟。時思近出，習代往對，已被收執矣，思乃馳還，自陳己罪，罪應受死。太祖歎習之不言、思之識分，曰：「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？」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，同寮而已，親非骨肉，義非刎頸，而以身代思，受不測之禍。以之為義，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！史遷云：「死有重於太山，有輕於鴻毛」，故君子不為苟存，不為苟亡。若使思不引分，主不加恕，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習之死義者，豈其然哉！後同時擢為刺史，思領豫州。思亦能吏，然苛碎無大體，官至九卿，封列侯。魏略苛吏傳曰：思與薛悌、郤嘉俱從微起，官位略等。三人中，悌差挾儒術，所在名為閑省。嘉與思事行相似。文帝詔曰：「薛悌駁吏，王思、郤嘉純吏也，各賜關內侯，以報其勤。」思為人雖煩碎，而曉練文書，敬賢禮士，傾意形勢，亦以是顯名。正始中，為大司農，年老目瞑，瞋怒無度，下吏嗷然不知何據。性少信，時有吏父病篤，近在外舍，自白求假。思疑其不實，發怒曰：「世有思婦病母者，豈此謂乎！」遂不與假。吏父明日死，思無恨意。其為刻薄類如此。思又性急，甞執筆作書，蠅集筆端，驅去復來，如是再三。思恚怒，自起逐蠅不能得，還取筆擲地，蹋壞之。時有丹陽施畏、魯郡倪覬、南陽胡業亦為刺史、郡守，時人謂之苛暴。又有高陽劉類，歷位宰守，苛慝尤其，以善脩人事，不廢於世。嘉平中，為弘農太守。吏二百餘人，不與休假，專使為不急。過無輕重，輒捽其頭，又亂杖撾之，牽出復入，如是數四。乃使人掘地求錢，所在市里，皆有孔穴。又外託簡省，每出行，陽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脩禮敬，而陰識不來者，輙發怒中傷之。性又少信，每遣大吏出，輒使小吏隨覆察之，白日常自於牆壁閒闚閃，夜使幹廉察諸曹，復以幹不足信，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。嘗案行，宿止民家。民家二狗逐豬，豬驚走，頭插柵間，號呼良乆。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，不復徵察，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，頓頭責之。弼以實對，類自愧不詳，因託問以他事。民尹昌，年垂百歲，聞類出行，當經過，謂其兒曰：「扶我迎府君，我欲陳恩。」兒扶昌在道左，類望見，呵其兒曰：「用是死人，使來見我。」其視人無禮，皆此類也。舊俗，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，謂遷、免與死也。類在弘農，吏民患之，乃題其門曰：「劉府君有三不肯。」類雖聞之，猶不能自改。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，路經弘農，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，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。

張旣傳

張旣字德容，馮翊高陵人也。年十六，為郡小吏。魏略曰：旣世單家富，為人有容儀。少小工書疏，為郡門下小吏，而家富。自惟門寒，念無以自達，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，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，以是見識焉。後歷右職，舉孝廉，不行。太祖為司空，辟，未至，舉茂才，除新豐令，治為三輔第一。袁尚拒太祖於黎陽，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、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，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。司隷校尉鍾繇遣旣說將軍馬騰等，旣為言利害，騰等從之。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，與繇會擊幹、援，大破之，斬援首。幹及單于皆降。其後幹復舉并州反。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，冦崤、澠閒，河東衞固、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。太祖以旣為議郎，參繇軍事，使西徵諸將馬騰等，皆引兵會擊晟等，破之。斬琰、固首，幹奔荊州。封旣武始亭侯。

太祖將征荊州，而騰等分據關中。太祖復遣旣喻騰等，令釋部曲求還。騰已許之而更猶豫，旣恐為變，乃移諸縣促儲偫，二千石郊迎。騰不得已，發東。太祖表騰為衞尉，子超為將軍，統其衆。後超反，旣從太祖破超於華陰，西定關右。以旣為京兆尹，招懷流民，興復縣邑，百姓懷之。魏國旣建，為尚書，出為雍州刺史。太祖謂旣曰：「還君本州，可謂衣繡晝行矣。」從征張魯，別從散關入討叛氐，收其麥以給軍食。魯降，旣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。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，又與夏侯淵討宋建，別攻臨洮、狄道，平之。是時，太祖徙民以充河北，隴西、天水、南安民相恐動，擾擾不安，旣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，使治屋宅，作水碓，民心遂安。太祖將拔漢中守，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，問旣。旣曰：「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，前至者厚其寵賞，則先者知利，後必慕之。」太祖從其策，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，令旣之武都，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、天水界。三輔決錄注曰：旣為兒童，為郡功曹游殷察異之，引旣過家，旣敬諾。殷先歸，勑家具設賔饌。及旣至，殷妻笑曰：「君其悖乎！張德容童昏小兒，何異客哉！」殷曰：「卿勿怪，乃方伯之器也。」殷遂與旣論霸王之略。饗訖，以子楚託之；旣謙不受，殷固託之，旣以殷邦之宿望，難違其旨，乃許之。殷先與司隷校尉胡軫有隙，軫誣搆殺殷。殷死月餘，軫得疾患，自說但言「伏罪，伏罪，游功曹將鬼來」。於是遂死。于時關中稱曰：「生有知人之明，死有貴神之靈。」子楚字仲允，為蒲阪令。太祖定關中時，漢興郡缺，太祖以問旣，旣稱楚才兼文武，遂以為漢興太守。後轉隴西。　魏略曰：楚為人慷慨，歷位宰守，所在以恩德為治，不好刑殺。太和中，諸葛亮出隴右，吏民騷動。天水、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，楚獨據隴西，召會吏民，謂之曰：「太守無恩德。今蜀兵至，諸郡吏民皆已應之，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。太守本為國家守郡，義在必死，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。」吏民皆涕淚，言「死生當與明府同，無有二心」。楚復言：「卿曹若不願，我為卿畫一計。今東二郡已去，必將寇來，但可共堅守。若國家救到，寇必去，是為一郡守義，人人獲爵寵也。若官救不到，蜀攻日急，爾乃取太守以降，未為晚也。」吏民遂城守。而南安果將蜀兵，就攻隴西。楚聞賊到，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陣，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，言：「卿能斷隴，使東兵不上，一月之中，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；卿若不能，虛自疲弊耳。」使顒鳴鼓擊之，蜀人乃去。後十餘日，諸軍上隴，諸葛亮破走。南安、天水皆坐應亮破滅，兩郡守各獲重刑，而楚以功封列侯，長史掾屬皆賜拜。帝嘉其治，詔特聽朝，引上殿。楚為人短小而大聲，自為吏，初不朝覲，被詔登階，不知儀式。帝令侍中贊引，呼「隴西太守前」，楚當言「唯」，而大應稱「諾」。帝顧之而笑，遂勞勉之。罷會，自表乞留宿衞，拜駙馬都尉。楚不學問，而性好遊遨音樂。乃畜歌者，琵琶、箏、簫，每行來將以自隨。所在樗蒲、投壺，歡欣自娛。數歲，復出為北地太守，年七十餘卒。

是時，武威顏俊、張掖和鸞、酒泉黃華、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，自號將軍，更相攻擊。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，求助。太祖問旣，旣曰：「俊等外假國威，內生傲悖，計定勢足，後即反耳。今方事定蜀，且宜兩存而鬬之，猶卞莊子之刺虎，坐收其斃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歲餘，鸞遂殺俊，武威王祕又殺鸞。是時不置涼州，自三輔拒西域，皆屬雍州。文帝即王位，初置涼州，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。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，黃華、麴演各逐故太守，舉兵以應之。旣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，故則得以有功。旣進爵都鄉侯。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、治元多等反，河西大擾。帝憂之，曰：「非旣莫能安涼州。」乃召鄒岐，以旣代之。詔曰：「昔賈復請擊郾賊，光武笑曰：『執金吾擊郾，吾復何憂？』卿謀略過人，今則其時。以便宜從事，勿復先請。」遣護軍夏侯儒、將軍費曜等繼其後。旣至金城，欲渡河，諸將守以為「兵少道險，未可深入」。旣曰：「道雖險，非井陘之隘，夷狄烏合，無左車之計，今武威危急，赴之宜速。」遂渡河。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鸇陰口，旣揚聲軍從鸇陰，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。胡以為神，引還顯美。旣已據武威，曜乃至，儒等猶未達。旣勞賜將士，欲進軍擊胡。諸將皆曰：「士卒疲倦，虜衆氣銳，難與爭鋒。」旣曰：「今軍無見糧，當因敵為資。若虜見兵合，退依深山，追之則道險窮餓，兵還則出候寇鈔。如此，兵不得解，所謂『一日縱敵，患在數世』也。」遂前軍顯美。胡騎數千，因大風欲放火燒營，將士皆恐。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，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，勑使陽退。胡果爭奔之，因發伏截其後，首尾進擊，大破之，斬首獲生以萬數。魏略曰：成公英，金城人也。中平末，隨韓約為腹心。建安中，約從華陰破走，還湟中，部黨散去，唯英獨從。　典略曰：韓遂在湟中，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，夜攻遂，不下。遂歎息曰：「丈夫困厄，禍起婚姻乎！」謂英曰：「今親戚離叛，人衆轉少，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。」英曰：「興軍數十年，今雖罷敗，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！」遂曰：「吾年老矣，子欲何施？」英曰：「曹公不能遠來，獨夏侯爾。夏侯之衆，不足以追我，又不能乆留；且息肩於羌中，以須其去。招呼故人，綏會羌、胡，猶可以有為也。」遂從其計，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。遂宿有恩於羌，羌衞護之。及夏侯淵還，使閻行留後。乃合羌、胡數萬將攻行，行欲走，會遂死，英降太祖。太祖見英甚喜，以為軍師，封列侯。從行出獵，有三鹿走過前，公命英射之，三發三中，皆應弦而倒。公抵掌謂之曰：「但韓文約可為盡節，而孤獨不可乎？」英乃下馬而跪曰：「不欺明公。假使英本主人在，實不來此也。」遂流涕哽咽。公嘉其敦舊，遂親敬之。延康、黃初之際，河西有逆謀。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，病卒。　魏略曰：閻行，金城人也，後名艷，字彥明。少有健名，始為小將，隨韓約。建安初，約與馬騰相攻擊。騰子超亦號為健。行嘗刺超，矛折，因以折矛撾超項，幾殺之。至十四年，為約所使詣太祖，太祖厚遇之，表拜犍為太守。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衞，西還見約，宣太祖教云：「謝文約：卿始起兵時，自有所逼，我所具明也。當早來，共匡輔國朝。」行因謂約曰：「行亦為將軍，興軍以來三十餘年，民兵疲瘁，所處又狹，宜早自附。是以前在鄴，自啟當令老父詣京師，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，以示丹赤。」約曰：「且可復觀望數歲中！」後遂遣其子，與行父母俱東。會約西討張猛，留行守舊營，而馬超等結反謀，舉約為都督。及約還，超謂約曰：「前鍾司隷任超使取將軍，關東人不可復信也。今超棄父，以將軍為父，將軍亦當棄子，以超為子。」行諫約，不欲令與超合。約謂行曰：「今諸將不謀而同，似有天數。」乃東詣華陰。及太祖與約交馬語，行在其後，太祖望謂行曰：「當念作孝子。」及超等破走，行隨約還金城。太祖聞行前意，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。乃手書與行曰：「觀文約所為，使人笑來。吾前後與之書，無所不說，如此何可復忍！卿父諫議，自平安也。雖然，牢獄之中，非養親之處，且又官家亦不能乆為人養老也。」約聞行父獨在，欲使并遇害，以一其心，乃彊以少女妻行，行不獲已。太祖果疑行。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。遂勒其部曲，與約相攻擊。行不勝，乃將家人東詣太祖。太祖表拜列侯。帝甚恱，詔曰：「卿踰河歷險，以勞擊逸，以寡勝衆，功過南仲，勤踰吉甫。此勳非但破胡，乃永寧河右，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。」徙封西鄉侯，增邑二百，并前四百戶。

酒泉蘇衡反，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。旣與夏侯儒擊破之，衡及鄰戴等皆降。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，築鄣塞，置烽候、邸閣以備胡。魏略曰：儒字俊林，夏侯尚從弟。初為鄢陵侯彰驍騎司馬，宣王為征南將軍，都督荊、豫州。正始二年，朱然圍樊城，城中守將乙脩等求救甚急。儒進屯鄧塞，以兵少不敢進，但作鼓吹，設導從，去然六七里，翱翔而還，使脩等遙見之，數數如是。月餘，及太傅到，乃俱進，然等走。時謂儒為怯，或以為曉以少疑衆，得聲救之宜。儒猶以此召還，為太僕。西羌恐，率衆二萬餘落降。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，諸將欲擊之，旣曰：「唯光等造反，郡人未必悉同。若便以軍臨之，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，更使皆相持著，此為虎傅翼也。光等欲以羌胡為援，今先使羌胡鈔擊，重其賞募，所虜獲者皆以畀之。外沮其勢，內離其交，必不戰而定。」乃檄告諭諸羌，為光等所詿誤者原之；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。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，其餘咸安堵如故。

旣臨二州十餘年，政惠著聞，其所禮辟扶風龐延、天水楊阜、安定胡遵、酒泉龐淯、燉煌張恭、周生烈等，終皆有名位。魏略曰：初，旣為郡小吏，功曹徐英嘗自鞭旣三十。英字伯濟，馮翊著姓，建安初為蒲阪令。英性剛爽，自見族氏勝旣，於鄉里名行在前，加以前辱旣，雖知旣貴顯，終不肯求於旣。旣雖得志，亦不顧計本原，猶欲與英和。嘗因醉欲親狎英，英故抗意不納。英由此遂不復進用。故時人善旣不挾舊怨，而壯英之不撓。黃初四年薨。詔曰：「昔荀桓子立勳翟土，晉侯賞以千室之邑；馮異輸力漢朝，光武封其二子。故涼州刺史張旣，能容民畜衆，使羣羌歸土，可謂國之良臣。不幸薨隕，朕甚愍之，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。」明帝即位，追謚曰肅侯。子緝嗣。

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。嘉平中，女為皇后，徵拜光祿大夫，位特進，封妻向為安城鄉君。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，誅。語在夏侯玄傳。魏略曰：緝字敬仲，太和中為溫令，名有治能。會諸葛亮出，緝上便宜，詔以問中書令孫資，資以為有籌略，遂召拜騎都尉，遣參征蜀軍。軍罷，入為尚書郎，以稱職為明帝所識。帝以為緝之材能，多所堪任，試呼相工相之。相者云：「不過二千石。」帝曰：「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？」及在東莞，領兵數千人。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，一旦以女徵去郡，還坐里舍，悒悒躁擾。數為國家陳擊吳、蜀形勢，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，見誅不乆。大將軍問其故，緝云：「威震其主，功蓋一國，欲不死可得乎？」及恪從合肥還，吳果殺之。大將軍聞恪死，謂衆人曰：「諸葛恪多輩耳！近張敬仲縣論恪，以為必見殺，今果然如此。敬仲之智為勝恪也。」緝與李豐通家，又居相側近。豐時取急出，子藐往見之，有所咨道。豐被收，事與緝連，遂收送廷尉，賜死獄中，其諸子皆并誅。緝孫殷，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，見晉書。

溫恢傳

溫恢字曼基，太原祁人也。父恕，為涿郡太守，卒。恢年十五，送葬還歸鄉里，內足於財。恢曰：「世方亂，安以富為？」一朝盡散，振施宗族。州里高之，比之郇越。舉孝廉，為廩丘長，鄢陵、廣川令，彭城、魯相，所在見稱。入為丞相主簿，出為揚州刺史。太祖曰：「甚欲使卿在親近，顧以為不如此州事大。故書云：『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！』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？」時濟見為丹楊太守，乃遣濟還州。又語張遼、樂進等曰：「揚州刺史曉達軍事，動靜與共咨議。」

建安二十四年，孫權攻合肥，是時諸州皆屯戍。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：「此閒雖有賊，不足憂，而畏征南方有變。今水生而子孝縣軍，無有遠備。關羽驍銳，乘利而進，必將為患。」於是有樊城之事。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，潛等緩之。恢密語潛曰：「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。所以不為急會者，不欲驚動遠衆。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，張遼等又將被召。遼等素知王意，後召前至，卿受其責矣！」潛受其言，置輜重，更為輕裝速發，果被促令。遼等尋各見召，如恢所策。

文帝踐阼，以恢為侍中，出為魏郡太守。數年，遷涼州刺史，持節領護羌校尉。道病卒，時年四十五。詔曰：「恢有柱石之質，服事先帝，功勤明著。及為朕執事，忠於王室，故授之以萬里之任，任之以一方之事。如何不遂，吾甚愍之！」賜恢子生爵關內侯。生早卒，爵絕。

恢卒後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，有治名，官至征東將軍。魏略曰：建字公威，少與諸葛亮俱遊學。亮後出祁山，荅司馬宣王書，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。

賈逵傳

賈逵字梁道，河東襄陵人也。自為兒童，戲弄常設部伍，祖父習異之，曰：「汝大必為將率。」口授兵法數萬言。魏略曰：逵世為著姓，少孤家貧，冬常無絝，過其妻兄柳孚宿，其明無何，著孚絝去，故時人謂之通健。初為郡吏，守絳邑長。郭援之攻河東，所經城邑皆下，逵堅守，援攻之不拔，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。城將潰，絳父老與援要，不害逵。絳人旣潰，援聞逵名，欲使為將，以兵劫之，逵不動。左右引逵使叩頭，逵叱之曰：「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！」援怒，將斬之。絳吏民聞將殺逵，皆乘城呼曰：「負要殺我賢君，寧俱死耳！」左右義逵，多為請，遂得免。魏略曰：援捕得逵，逵不肯拜，謂援曰：「王府君臨郡積年，不知足下曷為者也？」援怒曰：「促斬之。」諸將覆護，乃囚於壺關，閉著土窖中，以車輪蓋上，使人固守。方將殺之，逵從窖中謂守者曰：「此間无健兒邪，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？」時有祝公道者，與逵非故人，而適聞其言，憐其守正危厄，乃夜盜往引出，折械遣去，不語其名姓。初，逵過皮氏，曰：「爭地先據者勝。」及圍急，知不免，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，且曰「急據皮氏」。援旣并絳衆，將進兵。逵恐其先得皮氏，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，援由是留七日。郡從逵言，故得无敗。孫資別傳曰：資舉河東計吏，到許，薦於相府曰：「逵在絳邑，帥厲吏民，與賊郭援交戰，力盡而敗，為賊所俘，挺然直志，顏辭不屈；忠言聞於大衆，烈節顯于當時，雖古之直髮、據鼎，罔以加也。其才兼文武，誠時之利用。」　魏略曰：郭援破後，逵乃知前出己者為祝公道。公道，河南人也。後坐他事，當伏法。逵救之，力不能解，為之改服焉。

後舉茂才，除澠池令。高幹之反，張琰將舉兵以應之。逵不知其謀，往見琰。聞變起，欲還，恐見執，乃為琰畫計，如與同謀者，琰信之。時縣寄治蠡城，城塹不固，逵從琰求兵脩城。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，故逵得盡誅之。遂脩城拒琰。琰敗，逵以喪祖父去官，司徒辟為掾，以議郎參司隷軍事。太祖征馬超，至弘農，曰「此西道之要」，以逵領弘農太守。召見計事，大恱之，謂左右曰：「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，吾何憂？」其後發兵，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。都尉自以不屬郡，言語不順。逵怒，收之，數以罪，檛折脚，坐免。然太祖心善逵，以為丞相主簿。魏略曰：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，三軍多不願行。太祖知其然，恐外有諫者，教曰：「今孤戒嚴，未知所之，有諫者死。」逵受教，謂其同寮三主簿曰：「今實不可出，而教如此，不可不諫也。」乃建諫草以示三人，三人不獲已，皆署名，入白事。太祖怒，收逵等。當送獄，取造意者，逵即言「我造意」，遂走詣獄。獄吏以逵主簿也，不即著械。謂獄吏曰：「促械我。尊者且疑我在近職，求緩於卿，今將遣人來察我。」逵著械適訖，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。旣而教曰：「逵無惡意，原復其職。」始，逵為諸生，略覽大義，取其可用。最好春秋左傳，及為牧守，常自課讀之，月常一遍。逵前在弘農，與典農校尉爭公事，不得理，乃發憤生癭，後所病稍大，自啟願欲令醫割之。太祖惜逵忠，恐其不活，教「謝主簿，吾聞『十人割癭九人死』」。逵猶行其意，而癭愈大。逵本名衢，後改為逵。太祖征劉備，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。道逢水衡，載囚人數十車，逵以軍事急，輒竟重者一人，皆放其餘。太祖善之，拜諫議大夫，與夏侯尚並掌軍計。太祖崩洛陽，逵典喪事。魏略曰：時太子在鄴，鄢陵侯未到，士民頗苦勞役，又有疾癘，於是軍中搔動。羣寮恐天下有變，欲不發喪。逵建議為不可祕，乃發哀，令內外皆入臨，臨訖，各安叙不得動。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。衆人以為宜禁止之，不從者討之。逵以為「方大喪在殯，嗣王未立，宜因而撫之」。乃為作長檄，告所在給其廩食。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，從長安來赴，問逵先王璽綬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鄴，國有儲副。先王璽綬，非君侯所宜問也。」遂奉梓宮還鄴。

文帝即王位，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，多不法，乃以逵為鄴令。月餘，遷魏郡太守。魏略曰：初，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，會聞逵當為郡，舉府皆詣縣門外。及遷書到，逵出門，而郡官屬悉當門，謁逵於車下。逵抵掌曰：「詣治所，何宜如是！」大軍出征，復為丞相主簿祭酒。逵嘗坐人為罪，王曰：「叔嚮猶十世宥之，況逵功德親在其身乎？」從至黎陽，津渡者亂行，逵斬之，乃整。至譙，以逵為豫州刺史。魏略曰：逵為豫州。逵進曰：「臣守天門，出入六年，天門始開，而臣在外。唯殿下為兆民計，無違天人之望。」是時天下初復，州郡多不攝。逵曰：「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，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，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，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。今長吏慢法，盜賊公行，州知而不糾，天下復何取正乎？」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，逵到官數月，乃還；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，皆舉奏免之。帝曰：「逵真刺史矣。」布告天下，當以豫州為法。賜爵關內侯。

州南與吳接，逵明斥候，繕甲兵，為守戰之備，賊不敢犯。外脩軍旅，內治民事，遏鄢、汝，造新陂，又斷山溜長谿水，造小弋陽陂，又通運渠二百餘里，所謂賈侯渠者也。黃初中，與諸將並征吳，破呂範於洞浦，進封陽里亭侯，加建威將軍。明帝即位，增邑二百戶，并前四百戶。時孫權在東關，當豫州南，去江四百餘里。每出兵為寇，輙西從江夏，東從廬江。國家征伐，亦由淮、沔。是時州軍在項，汝南、弋陽諸郡，守境而已。權無北方之虞，東西有急，并軍相救，故常少敗。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，若權自守，則二方無救；若二方無救，則東關可取。乃移屯潦口，陳攻取之計，帝善之。

吳將張嬰、王崇率衆降。太和二年，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、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，從西陽直向東關，曹休從皖，司馬宣王從江陵。逵至五將山，休更表賊有請降者，求深入應之。詔宣王駐軍，逵東與休合進。逵度賊無東關之備，必并軍於皖；休深入與賊戰，必敗。乃部署諸將，水陸並進，行二百里，得生賊，言休戰敗，權遣兵斷夾石。諸將不知所出，或欲待後軍。逵曰：「休兵敗於外，路絕於內，進不能戰，退不得還，安危之機，不及終日。賊以軍無後繼，故至此；今疾進，出其不意，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，賊見吾兵必走。若待後軍，賊已斷險，兵雖多何益！」乃兼道進軍，多設旗皷為疑兵，賊見逵軍，遂退。逵據夾石，以兵糧給休，休軍乃振。初，逵與休不善。黃初中，文帝欲假逵節，休曰：「逵性剛，素侮易諸將，不可為督。」帝乃止。及夾石之敗，微逵，休軍幾無救也。魏略曰：休怨逵進遲，乃呵責逵，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。逵恃心直，謂休曰：「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，不來相為拾棄仗也。」乃引軍還。遂與休更相表奏，朝廷雖知逵直，猶以休為宗室任重，兩無所非也。　魏書云：休猶挾前意，欲以後期罪逵，逵終無言，時人益以此多逵。　習鑿齒曰：夫賢人者，外身虛己，內以下物，嫌忌之名，何由而生乎？有嫌忌之名者，必與物為對，存勝負於己身者也。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，彼雖傾覆，於我何利？我苟無利，乘之曷為？以是稱說，臧獲之心耳。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，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，使功顯於明君，惠施於百姓，身登於君子之塗，義愧於敵人之心，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，而況於曹休乎？然則濟彼之危，所以成我之勝，不計宿憾，所以服彼之心，公義旣成，私利亦弘，可謂善爭矣。在於未能忘勝之流，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，未之有也。

會病篤，謂左右曰：「受國厚恩，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。喪事一不得有所脩作。」薨，謚曰肅侯。魏書曰：逵時年五十五。子充嗣。豫州吏民追思之，為刻石立祠。青龍中，帝東征，乘輦入逵祠，詔曰：「昨過項，見賈逵碑像，念之愴然。古人有言，患名之不立，不患年之不長。逵存有忠勳，沒而見思，可謂死而不朽者矣。其布告天下，以勸將來。」魏略云：甘露二年，車駕東征，屯項，復入逵祠下，詔曰：「逵沒有遺愛，歷世見祀。追聞風烈，朕甚嘉之。昔先帝東征，亦幸于此，親發德音，襃揚逵美，徘徊之心，益有慨然！夫禮賢之義，或掃其墳墓，或脩其門閭，所以崇敬也。其掃除祠堂，有穿漏者補治之。」充，咸熈中為中護軍。晉諸公贊曰：充字公閭，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。高貴鄉公之難，司馬文王賴充以免。為晉室元功之臣，位至太宰，封魯公。謚曰武公。　魏略列傳以逵及李孚、楊沛三人為一卷，今列孚、沛二人繼逵後耳。孚字子憲，鉅鹿人也。興平中，本郡人民饑困。孚為諸生，當種薤，欲以成計。有從索者，亦不與一莖，亦不自食，故時人謂能行意。後為吏。建安中，袁尚領冀州，以孚為主簿。後尚與其兄譚爭鬬，尚出軍詣平原，留別駕審配守鄴城，孚隨尚行。會太祖圍鄴，尚還欲救鄴。行未到，尚疑鄴中守備少，復欲令配知外動止，與孚議所遣。孚荅尚言：「今使小人往，恐不足以知外內，且恐不能自達。孚請自往。」尚問孚：「當何所得？」孚曰：「聞鄴圍甚堅，多人則覺，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。」尚從其計。孚自選溫信者三人，不語所之，皆勑使具脯粮，不得持兵仗，各給快馬。遂辭尚來南，所在止亭傳。及到梁淇，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，繫著馬邊，自著平上幘，將三騎，投暮詣鄴下。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，而芻牧者多。故孚因此夜到，以鼓一中，自稱都督，歷北圍，循表而東，從東圍表，又循圍而南，步步呵責守圍將士，隨輕重行其罰。遂歷太祖營前，徑南過，從南圍角西折，當章門，復責怒守圍者，收縛之。因開其圍，馳到城下，呼城上人，城上人以繩引，孚得入。配等見孚，悲喜，鼓譟稱萬歲。守圍者以狀聞，太祖笑曰：「此非徒得入也，方且復得出。」孚事訖欲得還，而顧外圍必急，不可復冒。謂己使命當速反，乃陰心計，請配曰：「今城中穀少，無用老弱為也，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。」配從其計，乃復夜簡別數千人，皆使持白幡，從三門並出降。又使人人持火，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，隨輩夜出。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，火光照曜。但共觀火，不復視圍。孚出北門，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。其明，太祖聞孚已得出，抵掌笑曰：「果如吾言也。」孚北見尚，尚甚歡喜。會尚不能救鄴，破走至中山，而袁譚又追擊尚，尚走。孚與尚相失，遂詣譚，復為譚主簿，東還平原。太祖進攻譚，譚戰死。孚還城，城中雖必降，尚擾亂未安。孚權宜欲得見太祖，乃騎詣牙門，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。太祖見之，孚叩頭謝。太祖問其所白，孚言「今城中彊弱相陵，心皆不定，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。」公謂孚曰：「卿便還宣之。」孚跪請教，公曰：「便以卿意宣也。」孚還入城，宣教「各安故業，不得相侵陵。」城中以安，乃還報命，公以孚為良足用也。會為所閒，裁署宂散。出守解長，名為嚴能。稍遷至司隷校尉，時年七十餘矣，其於精斷無衰，而術略不損於故。終於陽平太守。孚本姓馮，後改為李。　楊沛字孔渠，馮翊萬年人也。初平中，為公府令史，以牒除為新鄭長。興平末，人多饑窮，沛課民益畜乾椹，收䝁豆，閱其有餘以補不足，如此積得千餘斛，藏在小倉。會太祖為兖州刺史，西迎天子，所將千餘人皆無糧。過新鄭，沛謁見，乃皆進乾椹。太祖甚喜。及太祖輔政，遷沛為長社令。時曹洪賔客在縣界，徵調不肯如法，沛先撾折其脚，遂殺之。由此太祖以為能。累遷九江、東平、樂安太守，並有治迹。坐與督軍爭鬬，髠刑五歲。輸作未竟，會太祖出征在譙，聞鄴下頗不奉科禁，乃發教選鄴令，當得嚴能如楊沛比，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。已拜，太祖見之，問曰：「以何治鄴？」沛曰：「竭盡心力，奉宣科法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顧謂坐席曰：「諸君，此可畏也。」賜其生口十人，絹百匹，旣欲以勵之，且以報乾椹也。沛辭去，未到鄴，而軍中豪右曹洪、劉勳等畏沛，各遣家馳騎告子弟，使各自檢勑。沛為令數年，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。十六年，馬超反，大軍西討，沛隨軍，都督孟津渡事。太祖已南過，其餘未畢，而中黃門前渡，忘持行軒，私北還取之，從吏求小舩，欲獨先渡。吏呵不肯，黃門與吏爭言。沛問黃門：「有疏邪？」黃門云：「無疏。」沛怒曰：「何知汝不欲逃邪？」遂使人捽其頭，與杖欲捶之，而逸得去，衣幘皆裂壞，自訴於太祖。太祖曰：「汝不死為幸矣。」由是聲名益振。及關中破，代張旣領京兆尹。黃初中，儒雅並進，而沛本以事能見用，遂以議郎宂散里巷。沛前後宰歷城守，不以私計介意，又不肯以事貴人，故身退之後，家無餘積。治疾於家，借舍從兒，無他奴婢。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，起瓜牛廬，居止其中，其妻子凍餓。沛病亡，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。

評曰：自漢季以來，刺史總統諸郡，賦政于外，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。太祖創基，迄終魏業，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。咸精達事機，威恩兼著，故能肅齊萬里，見述于後也。

##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

任峻傳

任峻字伯達，河南中牟人也。漢末擾亂，關東皆震。中牟令楊原愁恐，欲棄官走。峻說原曰：「董卓首亂，天下莫不側目，然而未有先發者，非無其心也，勢未敢耳。明府若能唱之，必有和者。」原曰：「為之柰何？」峻曰：「今關東有十餘縣，能勝兵者不減萬人，若權行河南尹事，總而用之，無不濟矣。」原從其計，以峻為主簿。峻乃為原表行尹事，使諸縣堅守，遂發兵。會太祖起關東，入中牟界，衆不知所從，峻獨與同郡張奮議，舉郡以歸太祖。峻又別收宗族及賔客家兵數百人，願從太祖。太祖大恱，表峻為騎都尉，妻以從妹，甚見親信。太祖每征伐，峻常居守以給軍。是時歲饑旱，軍食不足，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，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，數年中所在積粟，倉廩皆滿。官渡之戰，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。賊數寇鈔絕糧道，乃使千乘為一部，十道方行，為複陳以營衞之，賊不敢近。軍國之饒，起於棗祗而成於峻。魏武故事載令曰：「故陳留太守棗祗，天性忠能。始共舉義兵，周旋征討。後袁紹在兾州，亦貪祗，欲得之。祗深附託於孤，使領東阿令。呂布之亂，兖州皆叛，惟范、東阿完在，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。後大軍糧乏，得東阿以繼，祗之功也。及破黃巾定許，得賊資業。當興立屯田，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，佃科以定。施行後，祗白以為僦牛輸穀，大收不增穀，有水旱災除，大不便。反覆來說，孤猶以為當如故，大收不可復改易。祗猶執之，孤不知所從，使與荀令君議之。時故軍祭酒侯聲云：『科取官牛，為官田計。如祗議，於官便，於客不便。』聲懷此云云，以疑令君。祗猶自信，據計畫還白，執分田之術。孤乃然之，使為屯田都尉，施設田業。其時歲則大收，後遂因此大田，豐足軍用，摧滅羣逆，克定天下，以隆王室。祗興其功，不幸早沒，追贈以郡，猶未副之。今重思之，祗宜受封，稽留至今，孤之過也。祗子處中，宜加封爵，以祀祗為不朽之事。」　文士傳曰：祗本姓棘，先人避難，易為棗。孫據，字道彥，晉兾州刺史。據子嵩，字臺產，散騎常侍。並有才名，多所著述。嵩兄腆，字玄方，襄城太守，亦有文采。太祖以峻功高，乃表封為都亭侯，邑三百戶，遷長水校尉。

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，每有所陳，太祖多善之。於饑荒之際，收卹朋友孤遺，中外貧宗，周急繼乏，信義見稱。建安九年薨，太祖流涕者乆之。子先嗣。先薨，無子，國除。文帝追錄功臣，謚峻曰成侯。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。

蘇則傳

蘇則字文師，扶風武功人也。少以學行聞，舉孝廉茂才，辟公府，皆不就。起家為酒泉太守，轉安定、武都，魏書曰：則剛直疾惡，常慕汲黯之為人。　魏略曰：則世為著姓，興平中，三輔亂，饑窮，避難北地。客安定，依富室師亮。亮待遇不足，則慨然歎曰：「天下會安，當不乆爾，必還為此郡守，折庸輩士也。」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，以書籍自娛。及為安定太守，而師亮等皆欲逃走。則聞之，豫使人解語，以禮報之。所在有威名。太祖征張魯，過其郡，見則恱之，使為軍導。魯破，則綏安下辯諸氐，通河西道，徙為金城太守。是時喪亂之後，吏民流散饑窮，戶口損耗，則撫循之甚謹。外招懷羌胡，得其牛羊，以養貧老。與民分糧而食，旬月之閒，流民皆歸，得數千家。乃明為禁令，有干犯者輒戮，其從教者必賞。親自教民耕種，其歲大豐收，由是歸附者日多。

李越以隴西反，則率羌胡圍越，越即請服。太祖崩，西平麴演叛，稱護羌校尉。則勒兵討之。演恐，乞降。文帝以其功，加則護羌校尉，賜爵關內侯。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旣曰：「試守金城太守蘇則，旣有綏民平夷之功，聞又出軍西定湟中，為河西作聲勢，吾甚嘉之。則之功効，為可加爵邑未邪？封爵重事，故以問卿。密白意，且勿宣露也。」旣荅曰：「金城郡，昔為韓遂所見屠剥，死喪流亡，或竄戎狄，或陷寇亂，戶不滿五百。則到官，內撫彫殘，外鳩離散，今見戶千餘。又梁燒雜種羌，昔與遂同惡，遂斃之後，越出障塞。則前後招懷，歸就郡者三千餘落，皆卹以威恩，為官效用。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，則尋出軍，臨其項領，演則歸命送質，破絕賊糧。則旣有卹民之效，又能和戎狄，盡忠效節。遭遇聖明，有功必錄。若則加爵邑，誠足以勸忠臣，勵風俗也。」

後演復結旁郡為亂，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，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，進、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。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，道路斷絕。武威太守毌丘興告急於則。時雍、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，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。又將軍郝昭、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，亦受詔不得西度。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：「今賊雖盛，然皆新合，或有脅從，未必同心；因釁擊之，善惡必離，離而歸我，我增而彼損矣。旣獲益衆之實，且有倍氣之勢，率以進討，破之必矣。若待大軍，曠日持乆，善人無歸，必合於惡，善惡旣合，勢難卒離。雖有詔命，違而合權，專之可也。」於是昭等從之，乃發兵救武威，降其三種胡，與興擊進於張掖。演聞之，將步騎三千迎則，辭來助軍，而實欲為變。則誘與相見，因斬之，出以徇軍，其黨皆散走。則遂與諸軍圍張掖，破之，斬進及其支黨，衆皆降。演軍敗，華懼，出所執乞降，河西平。乃還金城。進封都亭侯，邑三百戶。

徵拜侍中，與董昭同寮。昭嘗枕則膝卧，則推下之，曰：「蘇則之膝，非佞人之枕也。」初，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，皆發服悲哭，文帝聞植如此，而不聞則也。帝在洛陽，嘗從容言曰：「吾應天而禪，而聞有哭者，何也？」則謂為見問，鬚髯悉張，欲正論以對。侍中傅巽掐苦洽反。則曰：「不謂卿也。」於是乃止。魏略曰：舊儀，侍中親省起居，故俗謂之執虎子。始則同郡吉茂者，是時仕甫歷縣令，遷為宂散。茂見則，嘲之曰：「仕進不止執虎子。」則笑曰：「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。」初，則在金城，聞漢帝禪位，以為崩也，乃發喪；後聞其在，自以不審，意頗默然。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，亦怨激而哭。其後文帝出游，追恨臨菑，顧謂左右曰：「人心不同，當我登大位之時，天下有哭者。」時從臣知帝此言，有為而發也，而則以為為己，欲下馬謝。侍中傅巽目之，乃悟。　孫盛曰：夫士不事其所非，不非其所事，趣舍出處，而豈徒哉！則旣策名新朝，委質異代，而方懷二心生忿，欲奮爽言，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？詩云：「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」士之二三，猶喪妃偶，況人臣乎？文帝問則曰：「前破酒泉、張掖，西域通使，燉煌獻徑寸大珠，可復求市益得不？」則對曰：「若陛下化洽中國，德流沙漠，即不求自至；求而得之，不足貴也。」帝嘿然。後則從行獵，槎桎拔，失鹿，帝大怒，踞胡牀拔刀，悉收督吏，將斬之。則稽首曰：「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，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，而以獵戲多殺羣吏，愚臣以為不可。敢以死請！」帝曰：「卿，直臣也。」遂皆赦之。然以此見憚。黃初四年，左遷東平相。未至，道病薨，謚曰剛侯。子怡嗣。怡薨，無子，弟愉襲封。愉，咸熈中為尚書。愉字休豫，歷位太常光祿大夫，見晉百官名。山濤啟事稱愉忠篤有智意。　臣松之案愉子紹，字世嗣，為吳王師。石崇妻，紹之兄女也。紹有詩在金谷集。紹弟慎，左衞將軍。

杜畿傳

杜畿字伯侯，京兆杜陵人也。傅子曰：畿，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。延年父周，自南陽徙茂陵，延年徙杜陵，子孫世居焉。少孤，繼母苦之，以孝聞。年二十，為郡功曹，守鄭縣令。縣囚繫數百人，畿親臨獄，裁其輕重，盡決遣之，雖未悉當，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。舉孝廉，除漢中府丞。會天下亂，遂棄官客荊州，建安中乃還。荀彧進之太祖，傅子曰：畿自荊州還，後至許，見侍中耿紀，語終夜。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，夜聞畿言，異之，旦遣人謂紀曰：「有國士而不進，何以居位？」旣見畿，知之如舊相識者，遂進畿於朝。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，遷護羌校尉，使持節，領西平太守。魏略曰：畿少有大志。在荊州數歲，繼母亡後，以三輔開通，負其母喪北歸。道為賊所劫略，衆人奔走，畿獨不去。賊射之，畿請賊曰：「卿欲得財耳，今我無物，用射我何為邪？」賊乃止。畿到鄉里，京兆尹張時，河東人也，與畿有舊，署為功曹。嘗嫌其闊達，不助留意於諸事，言此家疏誕，不中功曹也。畿竊云：「不中功曹，中河東太守也。」

太祖旣定河北，而高幹舉并州反。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，河東人衞固、范先外以請邑為名，而內實與幹通謀。太祖謂荀彧曰：「關西諸將，恃險與馬，征必為亂。張晟寇殽、澠閒，南通劉表，固等因之，吾恐其為害深。河東被山帶河，四鄰多變，當今天下之要地也。君為我舉蕭何、寇恂以鎮之。」彧曰：「杜畿其人也。」傅子曰：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，智能應變，其可試之。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。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，畿至不得渡。太祖遣夏侯惇討之，未至。彧謂畿曰：「宜須大兵。」畿曰：「河東有三萬戶，非皆欲為亂也。今兵迫之急，欲為善者無主，必懼而聽於固。固等勢專，必以死戰。討之不勝，四鄰應之，天下之變未息也；討之而勝，是殘一郡之民也。且固等未顯絕王命，外以請故君為名，必不害新君。吾單車直往，出其不意。固為人多計而無斷，必偽受吾。吾得居郡一月，以計縻之，足矣。」遂詭道從郖津度。郖音豆。魏略曰：初，畿與衞固少相侮狎，固常輕畿。畿嘗與固博而爭道，畿嘗謂固曰：「仲堅，我今作河東也。」固褰衣罵之。及畿之官，而固為郡功曹。張時故任京兆。畿迎司隷，與時會華陰，時、畿相見，於儀當各持版。時歎曰：「昨日功曹，今為郡將軍也！」范先欲殺畿以威衆。傅子曰：先云：「旣欲為虎而惡食人肉，失所以為虎矣。今不殺，必為後患。」且觀畿去就，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，畿舉動自若。於是固曰：「殺之無損，徒有惡名；且制之在我。」遂奉之。畿謂衞固、范先曰：「衞、范，河東之望也，吾仰成而已。然君臣有定義，成敗同之，大事當共平議。」以固為都督，行丞事，領功曹；將校吏兵三千餘人，皆范先督之。固等喜，雖陽事畿，不以為意。固欲大發兵，畿患之，說固曰：「夫欲為非常之事，不可動衆心。今大發兵，衆必擾，不如徐以貲募兵。」固以為然，從之，遂為貲調發，數十日乃定，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。又入喻固等曰：「人情顧家，諸將掾史，可分遣休息，急緩召之不難。」固等惡逆衆心，又從之。於是善人在外，陰為己援；惡人分散，各還其家，則衆離矣。會白騎攻東垣，高幹入濩澤，上黨諸縣殺長吏，弘農執郡守，固等密調兵未至。畿知諸縣附己，因出，單將數十騎，赴張辟拒守，吏民多舉城助畿者，比數十日，得四千餘人。固等與幹、晟共攻畿，不下，略諸縣，無所得。會大兵至，幹、晟敗，固等伏誅，其餘黨與皆赦之，使復其居業。

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，河東最先定，少耗減。畿治之，崇寬惠，與民無為。民嘗辭訟，有相告者，畿親見為陳大義，遣令歸諦思之，若意有所不盡，更來詣府。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：「有君如此，柰何不從其教？」自是少有辭訟。班下屬縣，舉孝子、貞婦、順孫，復其繇役，隨時慰勉之。漸課民畜牸牛、草馬，下逮雞豚犬豕，皆有章程。百姓勤農，家家豐實。畿乃曰：「民富矣，不可不教也。」於是冬月脩戎講武，又開學宮，親自執經教授，郡中化之。魏略曰：博士樂詳，由畿而升。至今河東特多儒者，則畿之由矣。

韓遂、馬超之叛也，弘農、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。河東雖與賊接，民無異心。太祖西征至蒲阪，與賊夾渭為軍，軍食一仰河東。及賊破，餘畜二十餘萬斛。太祖下令曰：「河東太守杜畿，孔子所謂『禹，吾無閒然矣』。增秩中二千石。」太祖征漢中，遣五千人運，運者自率勉曰：「人生有一死，不可負我府君。」終無一人逃亡，其得人心如此。杜氏新書曰：平虜將軍劉勳，為太祖所親，貴震朝廷。嘗從畿求大棗，畿拒以他故。後勳伏法，太祖得其書，歎曰：「杜畿可謂『不媚於竈』者也。」稱畿功美，以下州郡，曰：「昔仲尼之於顏子，每言不能不歎，旣情愛發中，又宜率馬以驥。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，慕景行也。」魏國旣建，以畿為尚書。事平，更有令曰：「昔蕭何定關中，寇恂平河內，卿有功，閒將授卿以納言之職；顧念河東吾股肱郡，充實之所，足以制天下，故且煩卿卧鎮之。」畿在河東十六年，常為天下最。

文帝即王位，賜爵關內侯。徵為尚書。及踐阼，進封豐樂亭侯。邑百戶，魏略曰：初畿在郡，被書錄寡婦。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，依書皆錄奪，啼哭道路。畿但取寡者，故所送少；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。文帝問畿：「前君所送何少，今何多也？」畿對曰：「臣前所錄皆亡者妻，今儼送生人婦也。」帝及左右顧而失色。守司隷校尉。帝征吳，以畿為尚書僕射，統留事。其後帝幸許昌，畿復居守。受詔作御樓船，於陶河試船，遇風沒。帝為之流涕。魏氏春秋曰：初，畿嘗見童子謂之曰：「司命使我召子。」畿固請之，童子曰：「今將為君求相代者。君其慎勿言！」言卒，忽然不見。至此二十年矣，畿乃言之。其日而卒，時年六十二。詔曰：「昔冥勤其官而水死，稷勤百穀而山死。韋昭國語註稱毛詩傳曰：「冥，契六世孫也，為夏水官，勤於其職而死於水。稷，周棄也，勤播百穀，死於黑水之山。」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，遂至覆沒，忠之至也。朕甚愍焉。」追贈太僕，謚曰戴侯。子恕嗣。傅子曰：畿與太僕李恢、東安太守郭智有好。恢子豐交結英雋，以才智顯於天下。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，州里弗稱也。畿為尚書僕射，二人各脩子孫禮見畿。旣退，畿歎曰：「孝懿無子；非徒無子，殆將無家。君謀為不死也，其子足繼其業。」時人皆以畿為誤。恢死後，豐為中書令，父子兄弟皆誅；沖為代郡太守，卒繼父業；世乃服畿知人。　魏略曰李豐父名義，與此不同，義蓋恢之別名也。

恕字務伯，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。杜氏新書曰：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，緫角相善。及各成人，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，而恕誕節直意，與豐殊趣。豐竟馳名一時，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。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，而恕被褐懷玉也。由此為豐所不善。恕亦任其自然，不力行以合時。豐以顯仕朝廷，恕猶居家自若。明帝以恕大臣子，擢拜散騎侍郎，數月，轉補黃門侍郎。恕推誠以質，不治飾，少無名譽。及在朝，不結交援，專心向公。每政有得失，常引綱維以正言，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。

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，恕以為「古之刺史，奉宣六條，以清靜為名，威風著稱，今可勿令領兵，以專民事。」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兾州，世語曰：昭字子展，東平人。長子巽，字長悌，為相國掾，有寵於司馬文王。次子安，字仲悌，與嵇康善，與康俱被誅。次子粹，字季悌，河南尹。粹子預，字景虞，御史中丞。乃上疏曰：

帝王之道，莫尚乎安民；安民之術，在於豐財。豐財者，務本而節用也。方今二賊未滅。戎車亟駕，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。然搢紳之儒，橫加榮慕，搤腕抗論，以孫、吳為首，州郡牧守，咸共忽恤民之術，脩將率之事。農桑之民，競干戈之業，不可謂務本。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，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，不可謂節用。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，而承喪亂之弊，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，然而二方僭逆，北虜未賔，三邊遘難，繞天略帀；所以統一州之民，經營九州之地，其為艱難，譬策羸馬以取道里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？以武皇帝之節儉，府藏充實，猶不能十州擁兵；郡且二十也。今荊、揚、青、徐、幽、并、雍、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，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，惟兖、豫、司、兾而已。臣前以州郡典兵，則專心軍功，不勤民事，宜別置將守，以盡治理之務；而陛下復以兾州寵秩呂昭。兾州戶口最多，田多墾闢，又有桑棗之饒，國家徵求之府，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。若以北方當須鎮守，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。計所置吏士之費，與兼官無異。然昭於人才尚復易；中朝苟乏人，兼才者勢不獨多。以此推之，知國家以人擇官，不為官擇人也。官得其人，則政平訟理；政平故民富實，訟理故囹圄空虛。陛下踐阼，天下斷獄百數十人，歲歲增多，至五百餘人矣。民不益多，法不益峻。以此推之，非政教陵遲，牧守不稱之明效歟？往年牛死，通率天下十能損二；麥不半收，秋種未下。若二賊游魂於疆埸，飛芻輓粟，千里不及。究此之術，豈在彊兵乎？武士勁卒愈多，愈多愈病耳。夫天下猶人之體，腹心充實，四支雖病，終無大患；今兖、豫、司、兾亦天下之腹心也。是以愚臣慺慺，實願四州之牧守，獨脩務本之業，以堪四支之重。然孤論難持，犯欲難成，衆怨難積，疑似難分，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。凡言此者，類皆疏賤；疏賤之言，實未易聽。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，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，此古今之所常患也。

時又大議考課之制，以考內外衆官。恕以為用不盡其人，雖才且無益，所存非所務，所務非世要。上疏曰：

書稱「明試以功，三考黜陟」，誠帝王之盛制。使有能者當其官，有功者受其祿，譬猶烏獲之舉千鈞，良、樂之選驥足也。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，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，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，其詳難備舉故也。語曰：「世有亂人而無亂法。」若使法可專任，則唐、虞可不須稷、契之佐，殷、周無貴伊、呂之輔矣。今奏考功者，陳周、漢之法為，終京房之本旨，可謂明考課之要矣。於以崇揖讓之風，興濟濟之治，臣以為未盡善也。其欲使州郡考士，必由四科，皆有事效，然後察舉，試辟公府，為親民長吏，轉以功次補郡守者，或就增秩賜爵，此最考課之急務也。臣以為便當顯其身，用其言，使具為課州郡之法，法具施行，立必信之賞，施必行之罰。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，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。

古之三公，坐而論道，內職大臣，納言補闕，無善不紀，無過不舉。且天下至大，萬機至衆，誠非一明所能徧照。故君為元首，臣作股肱，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。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，非一木之枝；帝王之業，非一士之略。由是言之，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！且布衣之交，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，感知己而披肝膽，徇聲名而立節義者；況於束帶立朝，致位卿相，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，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，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！

諸蒙寵祿受重任者，不徒欲舉明主於唐、虞之上而已；身亦欲厠稷、契之列。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，患於自任之意不足，此誠人主使之然也。唐、虞之君，委任稷、契、夔、龍而責成功，及其罪也，殛鯀而放四凶。今大臣親奉明詔，給事目下，其有夙夜在公，恪勤特立，當官不撓貴勢，執平不阿所私，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，自明主所察也。若尸祿以為高，拱嘿以為智，當官苟在於免負，立朝不忘於容身，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，亦明主所察也。誠使容身保位，無放退之辜，而盡節在公，抱見疑之勢，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，雖仲尼為謀，猶不能盡一才，又況於世俗之人乎！今之學者，師商、韓而上法術，競以儒家為迂闊，不周世用，此最風俗之流弊，創業者之所致慎也。

後考課竟不行。杜氏新書曰：時李豐為常侍，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，荀俁出為東郡太守，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。

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，頗好言事。恕上疏極諫曰：

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，坐判問。又云「諸當坐者別奏」。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，亦不敢以處重為恭，意至懇惻。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！夫聖人不擇世而興，不易民而治，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，蓋進之以道，率之以禮故也。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，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，近盡羣臣之智力。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，而不能盡其力，不可謂能使人；若非天下之選，亦不可謂能官人。陛下憂勞萬機，或親燈火，而庶事不康，刑禁日弛，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？原其所由，非獨臣有不盡忠，亦主有不能使。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，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，斯則古人之明驗矣。今臣言一朝皆不忠，是誣一朝也；然其事類，可推而得。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，而軍事未息，至乃斷四時之賦衣，薄御府之私穀，帥由聖意，舉朝稱明，與聞政事密勿大臣，寧有懇懇憂此者乎？

騎都尉王才、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，振動京都，而其罪狀發於小吏，公卿大臣初無一言。自陛下踐阼以來，司隷校尉、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，使朝廷肅然者邪？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，朝廷乏賢佐，豈可追望稷、契之遐蹤，坐待來世之儁乂乎！今之所謂賢者，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，然而奉上之節未立，向公之心不一者，委任之責不專，而俗多忌諱故也。臣以為忠臣不必親，親臣不必忠。何者？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。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，而必曰私報所憎，譽人不實其所譽，而必曰私愛所親，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。非獨毀譽有之，政事損益，亦皆有嫌。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，篤厲有道之節，使之自同古人，望與竹帛耳。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，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，坐觀得失，為來世戒也！

昔周公戒魯侯曰「無使大臣怨乎不已」，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。堯數舜之功，稱去四凶，不言大小，有罪則去也。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，以陛下為不任也；不自以為不知，以陛下為不問也。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，大舜之所以去？使侍中、尚書坐則侍帷幄，行則從華輦，親對詔問，所陳必達，則羣臣之行能否，皆可得而知；忠能者進，闇劣者退，誰敢依違而不自盡？以陛下之聖明，親與羣臣論議政事，使羣臣人得自盡，人自以為親，人思所以報，賢愚能否，在陛下之所用。以此治事，何事不辦？以此建功，何功不成？每有軍事，詔書常曰：「誰當憂此者邪？吾當自憂耳。」近詔又曰：「憂公忘私者必不然，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。」伏讀明詔，乃知聖思究盡下情，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。人之能否，實有本性，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。明主之用人也，使能者不敢遺其力，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。選舉非其人，未必為有罪也；舉朝共容非其人，乃為怪耳。陛下知其不盡力也，而代之憂其職，知其不能也，而教之治其事，豈徒主勞而臣逸哉？雖聖賢並世，終不能以此為治也。

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，人事請屬之不絕，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，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；威禁由之，實未得為禁之本也。昔漢安帝時，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，猶見舉奏，章劾紛紛。近司隷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，而有司嘿爾，望風希指，甚於受屬。選舉不以實，人事之大者也。臣松之案大將軍，司馬宣王也。晉書云：「宣王第五弟，名通，為司隷從事。」疑恕所云狂悖者。通子順，封龍陽亭侯。晉初受禪，以不達天命，守節不移，削爵土，徙武威。嘉有親戚之寵，躬非社稷重臣，猶尚如此；以今況古，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。伊尹之制，與惡吏守門，非治世之具也。使臣之言少蒙察納，何患於姦不削滅，而養若昭等乎！

夫糾擿姦宄，忠事也，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，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。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，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，密行白人為盡節，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？誠顧道理而弗為耳。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，則人主之所最病者，陛下將何樂焉，胡不絕其萌乎！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，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，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，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。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，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？夫人臣得人主之心，安業也；處尊顯之官，榮事也；食千鍾之祿，厚實也。人臣雖愚，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，迫於道，自彊耳。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，少委任焉，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，而忽若人者乎？今者外有伺隙之寇，內有貧曠之民，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，政事之得失，誠不可以怠也。

恕在朝八年，其論議亢直，皆此類也。

出為弘農太守，數歲轉趙相，魏略曰：恕在弘農，寬和有惠愛。及遷，以孟康代恕為弘農。康字公休，安平人。黃初中，以於郭后有外屬，并受九親賜拜，遂轉為散騎侍郎。是時，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，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，故于時皆共輕之，號為阿九。康旣無才敏，因在宂官，博讀書傳，後遂有所彈駮，其文義雅而切要，衆人乃更加意。正始中，出為弘農，領典農校尉。康到官，清己奉職，嘉善而矜不能，省息獄訟，緣民所欲，因而利之。郡領吏二百餘人，涉春遣休，常四分遣一。事無宿諾，時出案行，皆豫勑督郵平水，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，脩設曲敬。又不欲煩損吏民，常豫勑吏卒，行各持鐮，所在自刈馬草，不止亭傳，露宿樹下，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。郡帶道路，其諸過賔客，自非公法無所出給；若知舊造之，自出於家。康之始拜，衆人雖知其有志量，以其未嘗宰牧，不保其能也；而康恩澤治能乃爾，吏民稱歌焉。嘉平末，徙渤海太守，徵入為中書令，後轉為監。以疾去官。杜氏新書曰：恕遂去京師，營宜陽一泉塢，因其壘壍之固，小大家焉。明帝崩時，人多為恕言者。起家為河東太守，歲餘，遷淮北都督護軍，復以疾去。恕所在，務存大體而已，其樹惠愛，益得百姓歡心，不及於畿。頃之，拜御史中丞。恕在朝廷，以不得當世之和，故屢在外任。復出為幽州刺史，加建威將軍，使持節，護烏丸校尉。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，尚書袁侃等戒恕曰：「程申伯處先帝之世，傾田園讓於青州。足下今俱杖節，使共屯一城，宜深有以待之。」而恕不以為意。至官未期，有鮮卑大人兒，不由關塞，徑將數十騎詣州，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，無表言上。喜於是劾奏恕，下廷尉，當死。以父畿勤事水死，免為庶人，徙章武郡，是歲嘉平元年。杜氏新書曰：喜欲恕折節謝己，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。恕荅權書曰：「況示委曲。夫法天下事，以善意相待，無不致快也；以不善意相待，無不致嫌隙也。而議者言，凡人天性皆不善，不當待以善意，更墮其調中。僕得此輩，隨欲歸蹈滄海乘桴耳，不能自諧在其間也。然以年五十二，不見廢棄，頗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；若不見亮，使人刳心著地，正與數斤肉相似，何足有所明，故終不自解說。程征北功名宿著，在僕前甚多，有人出征北乎！若令下官事無大小，咨而後行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；若咨而不從，又非上下相順之宜。故推一心，任一意，直而行之耳。殺胡之事，天下謂之是邪，是僕諧也；呼為非邪，僕自受之，無所怨咎。程征北明之亦善，不明之亦善，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，不在僕言也。」喜於是遂深文劾恕。恕倜儻任意，而思不防患，終致此敗。

初，恕從趙郡還，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，俱自薄廷尉。謂恕曰：「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，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，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，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。今向閑暇，可試潛思，成一家言。」在章武，遂著體論八節。杜氏新書曰：以為人倫之大綱，莫重於君臣；立身之基本，莫大於言行；安上理民，莫精於政法；勝殘去殺，莫善於用兵。夫禮也者，萬物之體也，萬物皆得其體，無有不善，故謂之體論。又著興性論一篇，蓋興於為己也。四年，卒於徙所。

甘露二年，河東樂詳年九十餘，上書訟畿之遺績，朝廷感焉。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，邑百戶。魏略曰：樂詳字文載。少好學，建安初，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，乃從南陽步詣該，問疑難諸要，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，詳所撰也。所問旣了而歸鄉里，時杜畿為太守，亦甚好學，署詳文學祭酒，使教後進，於是河東學業大興。至黃初中，徵拜博士。于時太學初立，有博士十餘人，學多褊狹，又不熟悉，略不親教，備員而已。惟詳五業並授，其或難教，質而不解，詳無慍色，以杖畫地，牽譬引類，至忘寢食，以是獨擅名於遠近。詳學旣精悉，又善推步三五，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歷。太和中，轉拜騎都尉。詳學優能少，故歷三世，竟不出為宰守。至正始中，以年老罷歸於舍，本國宗族歸之，門徒數千人。

恕奏議論駮皆可觀，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。杜氏新書曰：恕弟理，字務仲。少而機察精要，畿奇之，故名之曰理。年二十一而卒。弟寬，字務叔。清虛玄靜，敏而好古。以名臣門戶，少長京師，而篤志博學，絕於世務，其意欲探賾索隱，由此顯名，當塗之士多交焉。舉孝廉，除郎中。年四十二而卒。經傳之義，多所論駮，皆草創未就，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，今存于世。　預字元凱，司馬宣王女壻。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，明於理亂，常稱「德者非所以企及，立功立言，所庶幾也」。大觀羣典，謂公羊、穀梁，詭辨之言。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，而橫以二傳亂之。乃錯綜微言，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，又參考衆家，謂之釋例，又作盟會圖、春秋長歷，備成一家之學，至老乃成。尚書郎摯虞甚重之，曰：「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，而左傳遂自孤行；釋例本為傳設，而所發明何但左傳，故亦孤行。」預有大功名於晉室，位至征南大將軍，開府，封當陽侯，食邑八千戶。子錫，字世嘏，尚書左丞。晉諸公贊曰：嘏有器局。預從兄武，字世將，亦有才望，為黃門郎，為趙王倫所枉殺。嘏子乂，字弘治。少有令名，為丹陽丞，早卒。阮武者，亦拓落大才也。案阮氏譜：武父諶，字士信，徵辟無所就，造三禮圖傳於世。杜氏新書曰：武字文業，闊達博通，淵雅之士。位止清河太守。武弟炳，字叔文，河南尹。精意醫術，撰藥方一部。炳子坦，字弘舒，晉太子少傅，平東將軍。坦弟柯，字士度。荀綽兖州記曰：坦出紹伯父，亡，次兄當襲爵，父愛柯，言名傳之，遂承封。時幼小，不能讓，及長悔恨，遂幅巾而居，後雖出身，未嘗釋也。性純篤閑雅，好禮無違，存心經誥，博學洽聞。選為濮陽王文學，遷領軍長史，喪官。王衍時為領軍，哭之甚慟。

鄭渾傳

鄭渾字文公，河南開封人也。高祖父衆，衆父興，皆為名儒。續漢書曰：興字少贛，諫議大夫。衆字子師，大司農。渾兄泰，與荀攸等謀誅董卓，為揚州刺史，卒。張璠漢紀曰：泰字公業。少有才略，多謀計，知天下將亂，陰交結豪傑。家富於財，有田四百頃，而食常不足，名聞山東。舉孝廉，三府辟，公車徵，皆不就。何進輔政，徵用名士，以泰為尚書侍郎，加奉車都尉。進將誅黃門，欲召董卓為助，泰謂進曰：「董卓彊忍寡義，志欲無饜，若借之朝政，授之大事，將肆其心以危朝廷。以明公之威德，據阿衡之重任，秉意獨斷，誅除有罪，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。且事留變生，其鑒不遠。」又為陳時之要務，進不能用，乃棄官去。謂潁川人荀攸曰：「何公未易輔也。」進尋見害，卓果專權，廢帝。關東義兵起，卓會議大發兵，羣寮咸憚卓，莫敢忤旨。泰恐其彊，益將難制，乃曰：「夫治在德，不在兵也。」卓不恱曰：「如此，兵無益邪？」衆人莫不變容，為泰震慄。泰乃詭辭對曰：「非以無益，以山東不足加兵也。今山東議欲起兵，州郡相連，人衆相動，非不能也。然中國自光武以來，無雞鳴狗吠之驚，百姓忘戰日乆；仲尼有言『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』，雖衆不能為害，一也。明公出自西州，少為國將，閑習軍事，數踐戰場，名稱當世；以此威民，民懷懾服，二也。袁本初公卿子弟，生處京師，體長婦人；張孟卓東平長者，坐不窺堂；孔公緒能清談高論，噓枯吹生，無軍帥之才，負霜露之勤；臨鋒履刃，決敵雌雄，皆非明公敵，三也。察山東之士，力能跨馬控弦，勇等孟賁，捷齊慶忌，信有聊城之守，策有良平之謀；可任以偏師，責以成功，未聞有其人者，四也。就有其人，王爵不相加，婦姑位不定，各恃衆怙力，將人人棊跱，以觀成敗，不肯同心共膽，率徒旅進，五也。關西諸郡，北接上黨、太原、馮翊、扶風、安定，自頃以來，數與胡戰，婦女載戟挾矛，弦弓負矢，況其悍夫；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，譬驅羣羊向虎狼，其勝可必，六也。且天下之權勇，今見在者不過并、涼、匈奴、屠各、湟中、義從、八種西羌，皆百姓素所畏服，而明公權以為爪牙，壯夫震慄，況小醜乎！七也。又明公之將帥，皆中表腹心，周旋日乆，自三原、硤口以來，恩信醇著，忠誠可遠任，智謀可特使，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，實不相若，八也。夫戰有三亡：以亂攻治者亡，以邪攻正者亡，以逆攻順者亡。今明公秉國政平，討夷凶宦，忠義克立；以三德待於三亡，奉辭伐罪，誰人敢禦？九也。東州有鄭康成，學該古今，儒生之所以集；北海邴根矩，清高直亮，羣士之楷式。彼諸將若詢其計畫，案典校之彊弱，燕、趙、齊、梁非不盛，終見滅於秦，吳、楚七國非不衆，而不敢踰滎陽，況今德政之赫赫，股肱之邦良，欲造亂以徼不義者，必不相然讚，成其凶謀，十也。若十事少有可采，無事徵兵以驚天下，使患役之民，相聚為非，棄德恃衆，以輕威重。」卓乃恱，以泰為將軍，統諸軍擊關東。或謂卓曰：「鄭泰智略過人，而結謀山東，今資之士馬，使就其黨，切為明公懼之。」卓收其兵馬，留拜議郎。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，泰脫身自武關走，東歸。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，未至官，道卒，時年四十二。渾將泰小子袤避難淮南，袁術賔禮甚厚。渾知術必敗。時華歆為豫章太守，素與泰善，渾乃渡江投歆。太祖聞其篤行，召為掾，復遷下蔡長、邵陵令。天下未定，民皆剽輕，不念產殖；其生子無以相活，率皆不舉。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，課使耕桑，又兼開稻田，重去子之法。民初畏罪，後稍豐給，無不舉贍；所育男女，多以鄭為字。辟為丞相掾屬，遷左馮翊。

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，諸縣不能禦，皆恐懼，寄治郡下。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，渾曰：「興等破散，竄在山阻。雖有隨者，率脅從耳。今當廣開降路，宣喻恩信。而保險自守，此示弱也。」乃聚歛吏民，治城郭，為守禦之備。遂發民逐賊，明賞罰，與要誓，其所得獲，十以七賞。百姓大恱，皆願捕賊，多得婦女、財物。賊之失妻子者，皆還求降。渾責其得他婦女，然後還其妻子，於是轉相寇盜，黨與離散。又遣吏民有恩信者，分布山谷告喻，出者相繼，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。興等懼，將餘衆聚鄜城。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，渾率吏民前登，斬興及其支黨。又賊靳富等，脅將夏陽長、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磑山，渾復討擊破富等，獲二縣長吏，將其所略還。及趙青龍者，殺左內史程休，渾聞，遣壯士就梟其首。前後歸附四千餘家，由是山賊皆平，民安產業。轉為上黨太守。

太祖征漢中，以渾為京兆尹。渾以百姓新集，為制移居之法，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，溫信者與孤老為比，勤稼穡，明禁令，以發姦者。由是民安於農，而盜賊止息。及大軍入漢中，運轉軍糧為最。又遣民田漢中，無逃亡者。太祖益嘉之，復入為丞相掾。文帝即位，為侍御史，加駙馬都尉，遷陽平、沛郡二太守。郡界下溼，患水澇，百姓饑乏。渾於蕭、相二縣界，興陂遏，開稻田。郡人皆以為不便，渾曰：「地勢洿下，宜溉灌，終有魚稻經乆之利，此豐民之本也。」遂躬率吏民，興立功夫，一冬閒皆成。比年大收，頃畒歲增，租入倍常，民賴其利，刻石頌之，號曰鄭陂。轉為山陽、魏郡太守，其治放此。又以郡下百姓，苦乏材木，乃課樹榆為籬，並益樹五果；榆皆成藩，五果豐實。入魏郡界，村落齊整如一，民得財足用饒。明帝聞之，下詔稱述，布告天下，遷將作大匠。渾清素在公，妻子不免於饑寒。及卒，以子崇為郎中。晉陽秋曰：泰子袤，字林叔。泰與華歆、荀攸善。見袤曰：「鄭公業為不亡矣。」初為臨菑侯文學，稍遷至光祿大夫。泰始七年，以袤為司空，固辭不受，終於家。子默，字思元。晉諸公贊曰：默遵守家業，以篤素稱，位至太常。默弟質、舒、詡，皆為卿。默子球，清直有理識，尚書右僕射、領選。球弟豫，為尚書。

倉慈傳

倉慈字孝仁，淮南人也。始為郡吏。建安中，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，以慈為綏集都尉。黃初末，為長安令，清約有方，吏民畏而愛之。太和中，遷燉煌太守。郡在西陲，以喪亂隔絕，曠無太守二十歲，大姓雄張，遂以為俗。前太守尹奉等，循故而已，無所匡革。慈到，抑挫權右，撫恤貧羸，甚得其理。舊大族田地有餘，而小民無立錐之土；慈皆隨口割賦，稍稍使畢其本直。先是屬城獄訟衆猥，縣不能決，多集治下；慈躬往省閱，料簡輕重，自非殊死，但鞭杖遣之，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。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，而諸豪族多逆斷絕；旣與貿遷，欺詐侮易，多不得分明。胡常怨望，慈皆勞之。欲詣洛者，為封過所，欲從郡還者，官為平取，輙以府見物與共交市，使吏民護送道路，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。數年卒官，吏民悲感如喪親戚，圖畫其形，思其遺像。及西域諸胡聞慈死，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，或有以刀畫面，以明血誠，又為立祠，遙共祠之。魏略曰：天水王遷，承代慈，雖循其迹，不能及也。金城趙基承遷後，復不如遷。至嘉平中，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。初，燉煌不甚曉田，常灌溉滀水，使極濡洽，然後乃耕。又不曉作耬犂，用水，及種，人牛功力旣費，而收穀更少。隆到，教作耬犂，又教衍溉，歲終率計，其所省庸力過半，得穀加五。又燉煌俗，婦人作裙，攣縮如羊腸，用布一匹；隆又禁改之，所省復不訾。故燉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，至於勤恪愛惠，為下興利，可以亞之。

自太祖迄于咸熈，魏郡太守陳國吳瓘、清河太守樂安任燠、京兆太守濟北顏斐、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、濟南相魯國孔乂，或哀矜折獄，或推誠惠愛，或治身清白，或擿姦發伏，咸為良二千石。瓘、燠事行無所見。魏略曰：顏斐字文林。有才學。丞相召為太子洗馬，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，後為京兆太守。始，京兆從馬超破後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，又歷數四二千石，取解目前，亦不為民作乆遠計。斐到官，乃令屬縣整阡陌，樹桑果。是時民多無車牛。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，使轉相教匠作車。又課民無牛者，令畜豬狗，賣以買牛。始者民以為煩，一二年閒，家家有丁車、大牛。又起文學，聽吏民欲讀書者，復其小傜。又於府下起菜園，使吏役閑鉏治。又課民當輸租時，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，為冬寒冰炙筆硯。於是風化大行，吏不煩民，民不求吏。京兆與馮翊、扶風接界，二郡道路旣穢塞，田疇又荒萊，人民饑凍，而京兆皆整頓開明，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。斐又清己，仰奉而已，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。至青龍中，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，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，斐以白宣王。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，便於斐前杖一百。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，以為斐宜謝，乃私推築斐。斐不肯謝，良乆乃曰：「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，乃欲一齊衆庶，必非有所左右也。而典農竊見推築，欲令斐謝；假令斐謝，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。」宣王遂嚴持吏士。自是之後，軍營、郡縣各得其分。後數歲，遷為平原太守，吏民啼泣遮道，車不得前，步步稽留，十餘日乃出界，東行至崤而疾困。斐素心戀京兆，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，勸之，言：「平原當自勉勵作健。」斐曰：「我心不願平原，汝曹等呼我，何不言京兆邪？」遂卒，還平原。京兆聞之，皆為流涕，為立碑，于今稱頌之。　令狐邵字孔叔。父仕漢，為烏丸校尉。建安初，袁氏在兾州，邵去本郡家居鄴。九年，暫出到武安毛城中。會太祖破鄴，遂圍毛城。城破，執邵等輩十餘人，皆當斬。太祖閱見之，疑其衣冠也，問其祖考，而識其父，乃解放，署軍謀掾。仍歷宰守，後徙丞相主簿，出為弘農太守。所在清如冰雪，妻子希至官省；舉善而教，恕以待人，不好獄訟，與下無忌。是時，郡無知經者，乃歷問諸吏，有欲遠行就師，輒假遣，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，粗明乃還，因設文學。由是弘農學業轉興。至黃初初，徵拜羽林郎，遷虎賁中郎將，三歲，病亡。始，邵族子愚，為白衣時，常有高志，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，而邵獨以為「愚性倜儻，不脩德而願大，必滅我宗」。愚聞邵言，其心不平。及邵為虎賁郎將，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，所在有名稱。愚見邵，因從容言次，微激之曰：「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，愚今竟云何邪？」邵熟視而不荅也。然私謂其妻子曰：「公治性度猶如故也。以吾觀之，終當敗滅。但不知我乆當坐之不邪？將逮汝曹耳！」邵沒之後，十餘年間，愚為兖州刺史，果與王淩謀廢立，家屬誅滅。邵子華，時為弘農郡丞，以屬疏得不坐。　案孔氏譜：孔乂字元儁，孔子之後。曾祖疇，字元矩，陳相。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，畫孔子像於壁；疇為陳相，立孔子碑於像前，今見存。乂父祖皆二千石，乂為散騎常侍，上疏規諫。語在三少帝紀。至大鴻臚。子恂字士信，晉平東將軍衞尉也。

評曰：任峻始興義兵，以歸太祖，闢土殖穀，倉庾盈溢，庸績致矣。蘇則威以平亂，旣政事之良，又矯矯剛直，風烈足稱。杜畿寬猛克濟，惠以康民。鄭渾、倉慈，恤理有方。抑皆魏代之名守乎！恕屢陳時政，經論治體，蓋有可觀焉。

##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

張遼傳

張遼字文遠，鴈門馬邑人也。本聶壹之後，以避怨變姓。少為郡吏。漢末，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，召為從事，使將兵詣京都。何進遣詣河北募兵，得千餘人。還，進敗，以兵屬董卓。卓敗，以兵屬呂布，遷騎都尉。布為李傕所敗，從布東奔徐州，領魯相，時年二十八。

太祖破呂布於下邳，遼將其衆降，拜中郎將，賜爵關內侯。數有戰功，遷裨將軍。袁紹破，別遣遼定魯國諸縣。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，數月糧盡，議引軍還，遼謂淵曰：「數日已來，每行諸圍，豨輒屬目視遼。又其射矢更稀，此必豨計猶豫，故不力戰。遼欲挑與語，儻可誘也？」乃使謂豨曰：「公有命，使遼傳之。」豨果下與遼語，遼為說「太祖神武，方以德懷四方，先附者受大賞」。豨乃許降。遼遂單身上三公山，入豨家，拜妻子。豨歡喜，隨詣太祖。太祖遣豨還，責遼曰：「此非大將法也。」遼謝曰：「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，遼奉聖旨，豨必不敢害故也。」

從討袁譚、袁尚於黎陽，有功，行中堅將軍。從攻尚於鄴，尚堅守不下。太祖還許，使遼與樂進拔陰安，徙其民河南。復從攻鄴，鄴破，遼別徇趙國、常山，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。從攻袁譚，譚破，別將徇海濵，破遼東賊柳毅等。還鄴，太祖自出迎遼，引共載，以遼為盪寇將軍。復別擊荊州，定江夏諸縣，還屯臨潁，封都亭侯。從征袁尚於柳城，卒與虜遇，遼勸太祖戰，氣甚奮，太祖壯之，自以所持麾授遼。遂擊，大破之，斬單于蹋頓。傅子曰：太祖將征柳城，遼諫曰：「夫許，天子之會也。今天子在許，公遠北征，若劉表遣劉備襲許，據之以號令四方，公之勢去矣。」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，遂行也。

時荊州未定，復遣遼屯長社。臨發，軍中有謀反者，夜驚亂起火，一軍盡擾。遼謂左右曰：「勿動。是不一營盡反，必有造變者，欲以動亂人耳。」乃令軍中，其不反者安坐。遼將親兵數十人，中陣而立。有頃定，即得首謀者殺之。陳蘭、梅成以氐六縣叛，太祖遣于禁、臧霸等討成，遼督張郃、牛蓋等討蘭。成偽降禁，禁還。成遂將其衆就蘭，轉入灊山。灊中有天柱山，高峻二十餘里，道險狹，步徑裁通，蘭等壁其上。遼欲進，諸將曰：「兵少道險，難用深入。」遼曰：「此所謂一與一，勇者得前耳。」遂進到山下安營，攻之，斬蘭、成首，盡虜其衆。太祖論諸將功，曰：「登天山，履峻險，以取蘭、成，盪寇功也。」增邑，假節。

太祖旣征孫權還，使遼與樂進、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。太祖征張魯，教與護軍薛悌，署函邊曰「賊至乃發」。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，乃共發教，教曰：「若孫權至者，張、李將軍出戰；樂將軍守，護軍勿得與戰。」諸將皆疑。遼曰：「公遠征在外，比救至，彼破我必矣。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，折其盛勢，以安衆心，然後可守也。成敗之機，在此一戰，諸君何疑？」李典亦與遼同。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，得八百人，椎牛饗將士，明日大戰。平旦，遼被甲持戟，先登陷陣，殺數十人，斬二將，大呼自名，衝壘入，至權麾下。權大驚，衆不知所為，走登高冢，以長戟自守。遼叱權下戰，權不敢動，望見遼所將衆少，乃聚圍遼數重。遼左右麾圍，直前急擊，圍開，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，餘衆號呼曰：「將軍棄我乎！」遼復還突圍，拔出餘衆。權人馬皆披靡，無敢當者。自旦戰至日中，吳人奪氣，還脩守備，衆心乃安，諸將咸服。權守合肥十餘日，城不可拔，乃引退。遼率諸軍追擊，幾復獲權。太祖大壯遼，拜征東將軍。孫盛曰：夫兵固詭道，奇正相資，若乃命將出征，推轂委權，或賴率然之形，或憑掎角之勢，羣帥不和，則棄師之道也。至於合肥之守，縣弱無援，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，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。且彼衆我寡，必懷貪墯；以致命之兵，擊貪墯之卒，其勢必勝；勝而後守，守則必固。是以魏武推選方圓，參以同異，為之密教，節宣其用；事至而應，若合符契妙矣！

建安二十一年，太祖復征孫權，到合肥，循行遼戰處，歎息者良乆。乃增遼兵，多留諸軍，徙屯居巢。關羽圍曹仁於樊，會權稱藩，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。遼未至，徐晃已破關羽，仁圍解。遼與太祖會摩陂。遼軍至，太祖乘輦出勞之，還屯陳郡。

文帝即王位，轉前將軍。魏書曰：王賜遼帛千匹，穀萬斛。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。孫權復叛，遣遼還屯合肥，進遼爵都鄉侯。給遼母輿車，及兵馬送遼家詣屯，勑遼母至，導從出迎。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，觀者榮之。文帝踐阼，封晉陽侯，增邑千戶，并前二千六百戶。黃初二年，遼朝洛陽宮，文帝引遼會建始殿，親問破吳意狀。帝歎息顧左右曰：「此亦古之邵虎也。」為起第舍，又特為遼母作殿，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，皆為虎賁。孫權復稱藩。遼還屯雍丘，得疾。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，虎賁問消息，道路相屬。疾未瘳，帝迎遼就行在所，車駕親臨，執其手，賜以御衣，太官日送御食。疾小差，還屯。孫權復叛，帝遣遼乘舟，與曹休至海陵，臨江。權甚憚焉，勑諸將：「張遼雖病，不可當也，慎之！」是歲，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。遼病篤，遂薨於江都。帝為流涕，謚曰剛侯。子虎嗣。六年，帝追念遼、典在合肥之功，詔曰：「合肥之役，遼、典以步卒八百，破賊十萬，自古用兵，未之有也。使賊至今奪氣，可謂國之爪牙矣。其分遼、典邑各百戶，賜一子爵關內侯。」虎為偏將軍，薨。子統嗣。

樂進傳

樂進字文謙，陽平衞國人也。容貌短小，以膽烈從太祖，為帳下吏。遣還本郡募兵，得千餘人，還為軍假司馬、陷陣都尉。從擊呂布於濮陽，張超於雍丘，橋蕤於苦，皆先登有功，封廣昌亭侯。從征張繡於安衆，圍呂布於下邳，破別將，擊眭固於射犬，攻劉備於沛，皆破之，拜討寇校尉。渡河攻獲嘉，還，從擊袁紹於官渡，力戰，斬紹將淳于瓊。從擊譚、尚於黎陽，斬其大將嚴敬，行游擊將軍。別擊黃巾，破之，定樂安郡。從圍鄴，鄴定，從擊袁譚於南皮，先登，入譚東門。譚敗，別攻雍奴，破之。建安十一年，太祖表漢帝，稱進及于禁、張遼曰：「武力旣弘，計略周備，質忠信一，守執節義，每臨戰攻，常為督率，奮彊突固，無堅不陷，自援枹鼓，手不知倦。又遣別征，統御師旅，撫衆則和，奉令無犯，當敵制決，靡有遺失。論功紀用，宜各顯寵。」於是禁為虎威；進，折衝；遼，盪寇將軍。

進別征高幹，從北道入上黨，回出其後。幹等還守壺關，連戰斬首。幹堅守未下，會太祖自征之，乃拔。太祖征管承，軍淳于，遣進與李典擊之。承破走，逃入海島，海濵平，荊州未服，遣屯陽翟。後從平荊州，留屯襄陽，擊關羽、蘇非等，皆走之，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。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、旌陽長梁大，皆大破之。後從征孫權，假進節。太祖還，留進與張遼、李典屯合肥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凡千二百戶。以進數有功，分五百戶，封一子列侯；進遷右將軍。建安二十三年薨，謚曰威侯。子綝嗣。綝果毅有父風，官至揚州刺史。諸葛誕反，掩襲殺綝，詔悼惜之，追贈衞尉，謚曰愍侯。子肇嗣。

于禁傳

于禁字文則，泰山鉅平人也。黃巾起，鮑信招合徒衆，禁附從焉。及太祖領兖州，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，屬將軍王朗。朗異之，薦禁才任大將軍。太祖召見與語，拜軍司馬，使將兵詣徐州，攻廣威，拔之，拜陷陣都尉。從討呂布於濮陽，別破布二營於城南，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。從攻壽張、定陶、離狐，圍張超於雍丘，皆拔之。從征黃巾劉辟、黃邵等，屯版梁，邵等夜襲太祖營，禁帥麾下擊破之，斬辟、邵等，盡降其衆。遷平虜校尉。從圍橋蕤於苦，斬蕤等四將。從至宛，降張繡。繡復叛，太祖與戰不利，軍敗，還舞陰。是時軍亂，各間行求太祖，禁獨勒所將數百人，且戰且引，雖有死傷不相離。虜追稍緩，禁徐整行隊，鳴鼓而還。未至太祖所，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，禁問其故，曰：「為青州兵所劫。」初，黃巾降，號青州兵，太祖寬之，故敢因緣為略。禁怒，令其衆曰：「青州兵同屬曹公，而還為賊乎！」乃討之，數之以罪。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。禁旣至，先立營壘，不時謁太祖。或謂禁：「青州兵已訴君矣，宜促詣公辨之。」禁曰：「今賊在後，追至無時，不先為備，何以待敵？且公聦明，譖訴何緣！」徐鑿塹安營訖，乃入謁，具陳其狀。太祖恱，謂禁曰：「淯水之難，吾其急也，將軍在亂能整，討暴堅壘，有不可動之節，雖古名將，何以加之！」於是錄禁前後功，封益壽亭侯。復從攻張繡於穰，禽呂布於下邳，別與史渙、曹仁攻眭固於射犬，破斬之。

太祖初征袁紹，紹兵盛，禁願為先登。太祖壯之，乃選步騎二千人，使禁將，守延津以拒紹，太祖引軍還官渡。劉備以徐州叛，太祖東征之。紹攻禁，禁堅守，紹不能拔。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，擊紹別營，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、獲嘉二縣，焚燒保聚三十餘屯，斬首獲生各數千，降紹將何茂、王摩等二十餘人。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，擊紹別營於杜氏津，破之。遷裨將軍，後從還官渡。太祖與紹連營，起土山相對。紹射營中，士卒多死傷，軍中懼。禁督守土山，力戰，氣益奮。紹破，遷偏將軍。兾州平。昌豨復叛，遣禁征之。禁急進攻豨；豨與禁有舊，詣禁降。諸將皆以為豨已降，當送詣太祖，禁曰：「諸君不知公常令乎！圍而後降者不赦。夫奉法行令，事上之節也。豨雖舊友，禁可失節乎！」自臨與豨決，隕涕而斬之。是時太祖軍淳于，聞而歎曰：「豨降不詣吾而歸禁，豈非命耶！」益重禁。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，法雖不赦；囚而送之，未為違命。禁曾不為舊交希兾萬一，而肆其好殺之心，以戾衆人之議，所以卒為降虜，死加惡謚，宜哉。東海平，拜禁虎威將軍。後與臧霸等攻梅成，張遼、張郃等討陳蘭。禁到，成舉衆三千餘人降。旣降復叛，其衆奔蘭。遼等與蘭相持，軍食少，禁運糧前後相屬，遼遂斬蘭、成。增邑二百戶，并前千二百戶。是時，禁與張遼、樂進、張郃、徐晃俱為名將，太祖每征伐，咸遞行為軍鋒，還為後拒；而禁持軍嚴整，得賊財物，無所私入，由是賞賜特重。然以法御下，不甚得士衆心。太祖常恨朱靈，欲奪其營。以禁有威重，遣禁將數十騎，齎令書，徑詣靈營奪其軍，靈及其部衆莫敢動；乃以靈為禁部下督，衆皆震服，其見憚如此。遷左將軍，假節鉞，分邑五百戶，封一子列侯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，太祖在長安，使曹仁討關羽於樊，又遣禁助仁。秋，大霖雨，漢水溢，平地水數丈，禁等七軍皆沒。禁與諸將登高望水，無所回避，羽乘大船就攻禁等，禁遂降，惟龐悳不屈節而死。太祖聞之，哀歎者乆之，曰：「吾知禁三十年，何意臨危處難，反不如龐悳邪！」會孫權禽羽，獲其衆，禁復在吳。文帝踐阼，權稱藩，遣禁還。帝引見禁，鬚髮皓白，形容憔顇，泣涕頓首。帝慰喻以荀林父、孟明視故事，魏書載制曰：「昔荀林父敗績於邲，孟明喪師於殽，秦、晉不替，使復其位。其後晉獲狄土，秦霸西戎，區區小國，猶尚若斯，而況萬乘乎？樊城之敗，水災暴至，非戰之咎，其復禁等官。」拜為安遠將軍。欲遣使吳，先令北詣鄴謁高陵。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、龐悳憤怒、禁降服之狀。禁見，慙恚發病薨。子圭嗣，封益壽亭侯。謚禁曰厲侯。

張郃傳

張郃字儁乂，河閒鄚人也。漢末應募討黃巾，為軍司馬，屬韓馥。馥敗，以兵歸袁紹。紹以郃為校尉，使拒公孫瓚。瓚破，郃功多，遷寧國中郎將。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漢晉春秋曰：郃說紹曰：「公雖連勝，然勿與曹公戰也，密遣輕騎鈔絕其南，則兵自敗矣。」紹不從之。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，太祖自將急擊之。郃說紹曰：「曹公兵精，往必破瓊等；瓊等破，則將軍事去矣，宜急引兵救之。」郭圖曰：「郃計非也。不如攻其本營，勢必還，此為不救而自解也。」郃曰：「曹公營固，攻之必不拔，若瓊等見禽，吾屬盡為虜矣。」紹但遣輕騎救瓊，而以重兵攻太祖營，不能下。太祖果破瓊等，紹軍潰。圖慙，又更譖郃曰：「郃快軍敗，出言不遜。」郃懼，乃歸太祖。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、高覽攻太祖營，郃等聞淳于瓊破，遂來降，紹衆於是大潰。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。至如此傳，為紹軍先潰，懼郭圖之譖，然後歸太祖，為參錯不同矣。

太祖得郃甚喜，謂曰：「昔子胥不早寤，自使身危，豈若微子去殷、韓信歸漢邪？」拜郃偏將軍，封都亭侯。授以衆，從攻鄴，拔之。又從擊袁譚於渤海，別將軍圍雍奴，大破之。從討柳城，與張遼俱為軍鋒，以功遷平狄將軍。別征東萊，討管承，又與張遼討陳蘭、梅成等，破之。從破馬超、韓遂於渭南。圍安定，降楊秋。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。又破馬超，平宋建。太祖征張魯，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，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。至陽平，魯降，太祖還，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，拒劉備。郃別督諸軍，降巴東、巴西二郡，徙其民於漢中。進軍宕渠，為備將張飛所拒，引還南鄭。拜盪寇將軍。劉備屯陽平，郃屯廣石。備以精卒萬餘，分為十部，夜急攻郃。郃率親兵搏戰，備不能克。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，淵救火，從他道與備相遇，交戰，短兵接刃。淵遂沒，郃還陽平。魏略曰：淵雖為都督，劉備憚郃而易淵。及殺淵，備曰：「當得其魁，用此何為邪！」當是時，新失元帥，恐為備所乘，三軍皆失色。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：「張將軍，國家名將，劉備所憚；今日事急，非張將軍不能安也。」遂推郃為軍主。郃出，勒兵安陣，諸將皆受郃節度，衆心乃定。太祖在長安，遣使假郃節。太祖遂自至漢中，劉備保高山不敢戰。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，郃還屯陳倉。

文帝即王位，以郃為左將軍，進爵都鄉侯。及踐阼，進封鄚侯。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，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。郃別督諸軍渡江，取洲上屯塢。明帝即位，遣南屯荊州，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，追至祁口，交戰，破之。諸葛亮出祁山。加郃位特進，遣督諸軍，拒亮將馬謖於街亭。謖依阻南山，不下據城。郃絕其汲道，擊，大破之。南安、天水、安定郡反應亮，郃皆破平之。詔曰：「賊亮以巴蜀之衆，當虓虎之師。將軍被堅執銳，所向克定，朕甚嘉之。益邑千戶，并前四千三百戶。」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，欲順沔入江伐吳，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。至荊州，會冬水淺，大船不得行，乃還屯方城。諸葛亮復出，急攻陳倉，帝驛馬召郃到京都。帝自幸河南城，置酒送郃，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衞、虎賁使衞郃，因問郃曰：「遲將軍到，亮得無已得陳倉乎！」郃知亮縣軍無穀，不能乆攻，對曰：「比臣未到，亮已走矣；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。」郃晨夜進至南鄭，亮退。詔郃還京都，拜征西車騎將軍。

郃識變數，善處營陣，料戰勢地形，無不如計，自諸葛亮皆憚之。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，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脩，詔曰：「昔祭遵為將，奏置五經大夫，居軍中，與諸生雅歌投壺。今將軍外勒戎旅，內存國朝。朕嘉將軍之意，今擢湛為博士。」

諸葛亮復出祁山，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，亮還保祁山，郃追至木門，與亮軍交戰，飛矢中郃右膝，薨，魏略曰：亮軍退，司馬宣王使郃追之，郃曰：「軍法，圍城必開出路，歸軍勿追。」宣王不聽。郃不得已，遂進。蜀軍乘高布伏，弓弩亂發，矢中郃髀。謚曰壯侯。子雄嗣。郃前後征伐有功，明帝分郃戶，封郃四子列侯。賜小子爵關內侯。

徐晃傳

徐晃字公明，河東楊人也。為郡吏，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，拜騎都尉。李傕、郭汜之亂長安也，晃說奉，令與天子還洛陽，奉從其計。天子渡河至安邑，封晃都亭侯。及到洛陽，韓暹、董承日爭鬬，晃說奉令歸太祖；奉欲從之，後悔。太祖討奉於梁，晃遂歸太祖。

太祖授晃兵，使擊卷、卷音墟權反。原武賊，破之，拜裨將軍。從征呂布，別降布將趙庶、李鄒等。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。從破劉備，又從破顏良，拔白馬，進至延津，破文醜，拜偏將軍。與曹洪擊3d8f彊賊祝臂，破之，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，功最多，封都亭侯。太祖旣圍鄴，破邯鄲，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，太祖遣晃攻之。晃至，飛矢城中，為陳成敗。範悔，晃輙降之。旣而言於太祖曰：「二袁未破，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，今日滅易陽，明日皆以死守，恐河北無定時也。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，則莫不望風。」太祖善之。別討毛城，設伏兵掩擊，破三屯。從破袁譚於南皮，討平原叛賊，克之。從征蹋頓，拜橫野將軍。從征荊州，別屯樊，討中廬、臨沮、宜城賊。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，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。十五年，討太原反者，圍大陵，拔之，斬賊帥商曜。韓遂、馬超等反關右，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，賜牛酒，令上先人墓。太祖至潼關，恐不得渡，召問晃。晃曰：「公盛兵於此，而賊不復別守蒲阪，知其無謀也。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：案晃于時未應稱臣，傳寫者誤也。渡蒲阪津，為軍先置，以截其裏，賊可擒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。作塹柵未成，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，晃擊走之，太祖軍得渡。遂破超等，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、汧諸氐，與太祖會安定。太祖還鄴，使晃與夏侯淵平鄜、夏陽餘賊，斬梁興，降三千餘戶。從征張魯。別遣晃討攻櫝、仇夷諸山氐，皆降之。遷平寇將軍。解將軍張順圍。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，皆破之。

太祖還鄴，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。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，晃別征破之，賊自投山谷，多死者。太祖聞，甚喜，假晃節，令曰：「此閣道，漢中之險要咽喉也。劉備欲斷絕外內，以取漢中。將軍一舉，克奪賊計，善之善者也。」太祖遂自至陽平，引出漢中諸軍。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，屯宛。會漢水暴隘，于禁等沒。羽圍仁於樊，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。晃所將多新卒，以羽難與爭鋒，遂前至陽陵陂屯。太祖復還，遣將軍徐商、呂建等詣晃，令曰：「須兵馬集至，乃俱前。」賊屯偃城。晃到，詭道作都塹，示欲截其後，賊燒屯走。晃得偃城，兩面連營，稍前，去賊圍三丈所。未攻，太祖前後遣殷署、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。賊圍頭有屯，又別屯四冢。晃揚聲當攻圍頭屯，而密攻四冢。羽見四冢欲壞，自將步騎五千出戰，晃擊之，退走，遂追陷與俱入圍，破之，或自投沔水死。太祖令曰：「賊圍塹鹿角十重，將軍致戰全勝，遂陷賊圍，多斬首虜。吾用兵三十餘年，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，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。且樊、襄陽之在圍，過於莒、即墨，將軍之功，踰孫武、穰苴。」晃振旅還摩陂，太祖迎晃七里，置酒大會。太祖舉巵酒勸晃，且勞之曰：「全樊、襄陽，將軍之功也。」時諸軍皆集，太祖案行諸營，士卒咸離陣觀，而晃軍營整齊，將士駐陣不動。太祖歎曰：「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。」

文帝即王位，以晃為右將軍，進封逯鄉侯。及踐阼，進封楊侯。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，破之。以晃鎮陽平，徙封陽平侯。明帝即位，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。增邑二百，并前三千一百戶。病篤，遺令歛以時服。

性儉約畏慎，將軍常遠斥候，先為不可勝，然後戰，追奔爭利，士不暇食。常歎曰：「古人患不遭明君，今幸遇之，常以功自效，何用私譽為！」終不廣交援。太和元年薨，謚曰壯侯。子蓋嗣。蓋薨，子霸嗣。明帝分晃戶，封晃子孫二人列侯。

初，清河朱靈為袁紹將。太祖之征陶謙，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，戰有功。紹所遣諸將各罷歸，靈曰：「靈觀人多矣，無若曹公者，此乃真明主也。今以遇，復何之？」遂留不去。所將士卒慕之，皆隨靈留。靈後遂為好將，名亞晃等，至後將軍，封高唐亭侯。九州春秋曰：初，清河季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，瓚遣兵衞之。紹遣靈攻之。靈家在城中，瓚將靈母弟置城上，誘呼靈。靈望城涕泣曰：「丈夫一出身與人，豈復顧家耶！」遂力戰拔之，生擒雍而靈家皆死。　魏書曰：靈字文博。太祖旣平兾州，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。太祖戒之曰：「兾州新兵，數承寬緩，暫見齊整，意尚怏怏。卿名先有威嚴，善以道寬之，不然即有變。」靈至陽翟，中郎將程昂等果反，即斬昂，以狀聞。太祖手書曰：「兵中所以為危險者，外對敵國，內有姦謀不測之變。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，而有宗歆、馮愔之難，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，禹豈以是減損哉？來書懇惻，多引咎過，未必如所云也。」文帝即位，封靈鄃侯，增其戶邑。詔曰：「將軍佐命先帝，典兵歷年，威過方、邵，功踰絳、灌。圖籍所美，何以加焉？朕受天命，帝有海內，元功之將，社稷之臣，皆朕所與同福共慶，傳之無窮者也。今封隃侯。富貴不歸故鄉，如夜行衣繡。若平常所志，願勿難言。」靈謝曰：「高唐，宿所願。」於是更封高唐侯，薨，謚曰威侯。子術嗣。

評曰：太祖建茲武功，而時之良將，五子為先。于禁最號毅重，然弗克其終。張郃以巧變為稱，樂進以驍果顯名，而鑒其行事，未副所聞。或注記有遺漏，未如張遼、徐晃之備詳也。

##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

李典傳

李典字曼成，山陽鉅野人也。典從父乾，有雄氣，合賔客數千家在乘氏。初平中，以衆隨太祖，破黃巾於壽張，又從擊袁術，征徐州。呂布之亂，太祖遣乾還乘氏，慰勞諸縣。布別駕薛蘭、治中李封招乾，欲俱叛，乾不聽，遂殺乾。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，與諸將擊蘭、封。蘭、封破，從平兖州諸縣有功，稍遷青州刺史。整卒，典徙潁陰令，為中郎將，將整軍，魏書曰：典少好學，不樂兵事，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，博觀羣書。太祖善之，故試以治民之政。遷離狐太守。

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，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。紹破，以典為裨將軍，屯安民。太祖擊譚、尚於黎陽，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。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，絕水道，太祖勑典、昱：「若船不得過，下從陸道。」典與諸將議曰：「蕃軍少甲而恃水，有懈怠之心，擊之必克。軍不內禦；苟利國家，專之可也，宜亟擊之。」昱亦以為然。遂北渡河，攻蕃，破之，水道得通。劉表使劉備北侵，至葉，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。備一旦燒屯去，惇率諸軍追擊之，典曰：「賊無故退，疑必有伏。南道窄狹，草木深，不可追也。」惇不聽，與于禁追之，典留守。惇等果入賊伏裏，戰不利，典往救，備望見救至，軍散退。從圍鄴，鄴定，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，擊管承於長廣，皆破之。遷捕虜將軍，封都亭侯。

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，居乘氏，自請願徙詣魏郡。太祖笑曰：「卿欲慕耿純邪？」典謝曰：「典駑怯功微，而爵寵過厚，誠宜舉宗陳力；加以征伐未息，宜實郊遂之內，以制四方，非慕純也。」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。太祖嘉之，遷破虜將軍。與張遼、樂進屯合肥，孫權率衆圍之，遼欲奉教出戰。進、典、遼皆素不睦，遼恐其不從，典慨然曰：「此國家大事，顧君計何如耳，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！」乃率衆與遼破走權。增邑百戶，并前三百戶。

典好學問，貴儒雅，不與諸將爭功。敬賢士大夫，恂恂若不及，軍中稱其長者。年三十六薨，子禎嗣。文帝踐阼，追念合肥之功，增禎邑百戶，賜典一子爵關內侯，邑百戶；謚典曰愍侯。

李通傳

李通字文達，江夏平春人也。魏略曰：通小字萬億。以俠聞於江、汝之間。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，衆多歸之。時有周直者，衆二千餘家，與恭、通外和內違。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。通知恭無斷，乃獨定策，與直克會，酒酣殺直。衆人大擾，通率恭誅其黨帥，盡并其營。後恭妻弟陳郃，殺恭而據其衆。通攻破郃軍，斬郃首以祭恭墓。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。遭歲大饑，通傾家振施，與士分糟糠，皆爭為用，由是盜賊不敢犯。

建安初，通舉衆詣太祖于許。拜通振威中郎將，屯汝南西界。太祖討張繡，劉表遣兵以助繡，太祖軍不利。通將兵夜詣太祖，太祖得以復戰，通為先登，大破繡軍。拜裨將軍，封建功侯。分汝南二縣，以通為陽安都尉。

通妻伯父犯法，朗陵長趙儼收治，致之大辟。是時殺生之柄，決於牧守，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。通曰：「方與曹公勠力，義不以私廢公。」嘉儼執憲不阿，與為親交。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。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，劉表亦陰招之，通皆拒焉。通親戚部曲流涕曰：「今孤危獨守，以失大援，亡可立而待也，不如亟從紹。」通按劒以叱之曰：「曹公明哲，必定天下。紹雖彊盛，而任使無方，終為之虜耳。吾以死不貳。」即斬紹使，送印綬詣太祖。又擊郡賊瞿恭、江宮、沈成等，皆破殘其衆，送其首。遂定淮、汝之地。改封都亭侯，拜汝南太守。

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，通攻破之。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，別遣關羽絕北道。通率衆擊之，下馬拔鹿角入圍，且戰且前，以迎仁軍，勇冠諸將。通道得病薨，時年四十二。追增邑二百戶，并前四百戶。文帝踐阼，謚曰剛侯。詔曰：「昔袁紹之難，自許、蔡以南，人懷異心。通秉義不顧，使攜貳率服，朕甚嘉之。不幸早薨，子基雖已襲爵，未足醻其庸勳。基兄緒，前屯樊城，又有功。世篤其勞，以基為奉義中郎將，緒平虜中郎將，以寵異焉。」王隱晉書曰：緒子秉，字玄胄，有儁才，為時所貴，官至秦州刺史。秉嘗荅司馬文王問，因以為家誡曰：「昔侍坐於先帝，時有三長吏俱見。臨辭出，上曰：『為官長當清，當慎，當勤，脩此三者，何患不治乎？』並受詔。旣出，上顧謂吾等曰：『相誡勑正當爾不？』侍坐衆賢，莫不贊善。上又問曰：『必不得已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』或對曰：『清固為本。』次復問吾，對曰：『清慎之道，相須而成，必不得已，慎乃為大。夫清者不必慎，慎者必自清，亦由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，是以易稱括囊無咎，藉用白茅，皆慎之至也。』上曰：『卿言得之爾。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？』諸人各未知所對，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、尚書董仲連、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。上曰：『此諸人者，溫恭朝夕，執事有恪，亦各其慎也。然天下之至慎，其惟阮嗣宗乎！每與之言，言及玄遠，而未曾評論時事，臧否人物，真可謂至慎矣。』吾每思此言，亦足以為明誡。凡人行事，年少立身，不可不慎，勿輕論人，勿輕說事，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，患禍無從而至矣。」　秉子重，字茂曾。少知名，歷位吏部郎、平陽太守。晉諸公贊曰：重以清尚稱。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。重以倫將為亂，辭疾不就。倫逼之不已，重遂不復自活，至於困篤，扶曳受拜，數日卒，贈散騎常侍。重二弟，尚字茂仲，矩字茂約，永嘉中並典郡；矩至江州刺史。重子式，字景則，官至侍中。

臧霸傳

臧霸字宣高，泰山華人也。父戒，為縣獄掾，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。太守大怒，令收戒詣府，時送者百餘人。霸年十八，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，送者莫敢動，因與父俱亡命東海，由是以勇壯聞。黃巾起，霸從陶謙擊破之，拜騎都尉。遂收兵於徐州，與孫觀、吳敦、尹禮等並聚衆，霸為帥，屯於開陽。太祖之討呂布也，霸等將兵助布。旣禽布，霸自匿。太祖募索得霸，見而恱之，使霸招吳敦、尹禮、孫觀、觀兄康等，皆詣太祖。太祖以霸為琅邪相，敦利城、禮東莞、觀北海、康城陽太守，割青、徐二州，委之於霸。太祖之在兖州，以徐翕、毛暉為將。兖州亂，翕、暉皆叛。後兖州定，翕、暉亡命投霸。太祖語劉備，令語霸送二人首。霸謂備曰：「霸所以能自立者，以不謂此也。霸受公生全之恩，不敢違命。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，願將軍為之辭。」備以霸言白太祖，太祖歎息，謂霸曰：「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，孤之願也。」乃皆以翕、暉為郡守。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，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，故太祖得專事紹，不以東方為念。太祖破袁譚於南皮，霸等會賀。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，太祖曰：「諸君忠孝，豈復在是！昔蕭何遣子弟入侍，而高祖不拒，耿純焚室輿櫬以從，而光武不逆，吾將何以易之哉！」東州擾攘，霸等執義征暴，清定海岱，功莫大焉，皆封列侯。霸為都亭侯，加威虜將軍。又與于禁討昌豨，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，有功，遷徐州刺史。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，霸敬異周，身詣令舍。部從事𧩪詷不法，周得其罪，便收考竟，霸益以善周。從討孫權，先登，再入巢湖，攻居巢，破之。張遼之討陳蘭，霸別遣至皖，討吳將韓當，使權不得救蘭。當遣兵逆霸，霸與戰於逢龍，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，與戰破之，還屯舒。權遣數萬人乘舩屯舒口，分兵救蘭，聞霸軍在舒，遁還。霸夜追之，比明，行百餘里，邀賊前後擊之。賊窘急，不得上舩，赴水者甚衆。由是賊不得救蘭，遼遂破之。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，與張遼為前鋒，行遇霖雨，大軍先及，水遂長，賊舩稍進，將士皆不安。遼欲去，霸止之曰：「公明於利鈍，寧肯捐吾等邪？」明日果有令。遼至，以語太祖。太祖善之，拜揚威將軍，假節。後權乞降，太祖還，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。

文帝即王位，遷鎮東將軍，進爵武安鄉侯，都督青州諸軍事。及踐阼，進封開陽侯，徙封良成侯。與曹休討吳賊，破呂範於洞浦，徵為執金吾，位特進。每有軍事，帝常咨訪焉。魏略曰：霸一名奴寇。孫觀名嬰子。吳敦名黯奴。尹禮名盧兒。建安二十四年，霸遣別軍在洛。會太祖崩，霸所部及青州兵，以為天下將亂，皆鳴鼓擅去。文帝即位，以曹休都督青、徐，霸謂休曰：「國家未肯聽霸耳！若假霸步騎萬人，必能橫行江表。」休言之於帝，帝疑霸軍前擅去，今意壯乃爾！遂東巡，因霸來朝而奪其兵。明帝即位，增邑五百，并前三千五百戶。薨，謚曰威侯。子艾嗣。魏書曰：艾少以才理稱，為黃門郎，歷位郡守。艾官至青州刺史、少府。艾薨，謚曰恭侯。子權嗣。霸前後有功，封子三人列侯，賜一人爵關內侯。霸一子舜，字太伯，晉散騎常侍，見武帝百官名。此百官名，不知誰所撰也，皆有題目，稱舜「才頴條暢，識贊時宜」也。

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，假節，從太祖討孫權，戰被創，薨。子毓嗣，亦至青州刺史。魏書曰：孫觀字仲臺，泰山人。與臧霸俱起，討黃巾，拜騎都尉。太祖破呂布，使霸招觀兄弟，皆厚遇之。與霸俱戰伐，觀常為先登，征定青、徐羣賊，功次於霸，封呂都亭侯。康亦以功封列侯。與太祖會南皮，遣子弟入居鄴，拜觀偏將軍，遷青州刺史。從征孫權於濡須口，假節。攻權，為流矢所中，傷左足，力戰不顧，太祖勞之曰：「將軍被創深重，而猛氣益奮，不當為國愛身乎？」轉振威將軍，創甚，遂卒。

文聘傳

文聘字仲業，南陽宛人也，為劉表大將，使禦北方。表死，其子琮立。太祖征荊州，琮舉州降，呼聘欲與俱，聘曰：「聘不能全州，當待罪而已。」太祖濟漢，聘乃詣太祖，太祖問曰：「來何遲邪？」聘曰：「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，荊州雖沒，常願據守漢川，保全土境，生不負於孤弱，死無愧於地下，而計不得已，以至於此。實懷悲慙，無顏早見耳。」遂欷歔流涕。太祖為之愴然曰：「仲業，卿真忠臣也。」厚禮待之。授聘兵，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。太祖先定荊州，江夏與吳接，民心不安，乃以聘為江夏太守，使典北兵，委以邊事，賜爵關內侯。孫盛曰：資父事君，忠孝道一。臧霸少有孝烈之稱，文聘著垂泣之誠，是以魏武一面，委之以二方之任，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！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，有功，進封延壽亭侯，加討逆將軍。又攻羽輜重於漢津，燒其船於荊城。文帝踐阼，進爵長安鄉侯，假節。與夏侯尚圍江陵，使聘別屯沔口，止石梵，自當一隊，禦賊有功，遷後將軍，封新野侯。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，甚急，聘堅守不動，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。聘追擊破之。魏略曰：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。時大雨，城柵崩壞，人民散在田野，未及補治。聘聞權到，不知所施，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。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，又自卧舍中不起。權果疑之，語其部黨曰：「北方以此人忠臣也，故委之以此郡，今我至而不動，此不有密圖，必當有外救。」遂不敢攻而去。魏略此語，與本傳反。增邑五百戶，并前千九百戶。

聘在江夏數十年，有威恩，名震敵國，賊不敢侵。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，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。聘薨，謚曰壯侯。岱又先亡，聘養子休嗣。卒，子武嗣。

嘉平中，譙郡桓禺為江夏太守，清儉有威惠，名亞於聘。

呂虔傳

呂虔字子恪，任城人也。太祖在兖州，聞虔有膽策，以為從事，將家兵守湖陸。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亂，與昌豨通。太祖以虔代松。虔到，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，賜酒食。簡壯士伏其側，虔察炅母等皆醉，使伏兵盡格殺之。撫其餘衆，羣賊乃平。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。郡接山海，世亂，聞民人多藏竄。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、公孫犢等數十輩，保山為寇，百姓苦之。虔將家兵到郡，開恩信，祖等黨屬皆降服，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。簡其彊者補戰士，泰山由是遂有精兵，冠名州郡。濟南黃巾徐和等，所在劫長吏，攻城邑。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，前後數十戰，斬首獲生數千人。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，有功。太祖令曰：「夫有其志，必成其事，蓋烈士之所徇也。卿在郡以來，禽姦討暴，百姓獲安，躬蹈矢石，所征輒克。昔寇恂立名於汝、潁，耿弇建策於青、兖，古今一也。」舉茂才，加騎都尉，典郡如故。虔在泰山十數年，甚有威惠。文帝即王位，加裨將軍，封益壽亭侯，遷徐州刺史，加威虜將軍。請琅邪王祥為別駕，民事一以委之，世多其能任賢。孫盛雜語曰：祥字休徵。性至孝，後母苛虐，每欲危害祥，祥色養無怠。盛寒之月，後母曰：「吾思食生魚。」祥脫衣，將剖冰求之，有少，堅冰解，下有魚躍出，因奉以供，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。供養三十餘年，母終乃仕，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。　王隱晉書曰：祥始出仕，年過五十矣，稍遷至司隷校尉。高貴鄉公入學，以祥為三老，遷司空太尉。司馬文王初為晉王，司空荀顗要祥盡敬，祥不從。語在三少帝紀。晉武踐阼，拜祥為太保，封雎陵公。泰始四年，年八十九薨。祥弟覽，字玄通，光祿大夫。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。覽子孫繁衍，頗有賢才相係，弈世之盛，古今少比焉。討利城叛賊，斬獲有功。明帝即位，徙封萬年亭侯，增邑二百，并前六百戶。虔薨，子翻嗣。翻薨，子桂嗣。

許褚傳

許褚字仲康，譙國譙人也。長八尺餘，腰大十圍，容貌雄毅，勇力絕人。漢末，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，共堅壁以禦寇。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，褚衆少不敵，力戰疲極。兵矢盡，乃令壁中男女，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。褚飛石擲之，所值皆摧碎。賊不敢進。糧乏，偽與賊和，以牛與賊易食，賊來取牛，牛輒奔還。褚乃出陳前，一手逆曳牛尾，行百餘步。賊衆驚，遂不敢取牛而走。由是淮、汝、陳、梁閒，聞皆畏憚之。

太祖徇淮、汝，褚以衆歸太祖。太祖見而壯之曰：「此吾樊噲也。」即日拜都尉，引入宿衞。諸從褚俠客，皆以為虎士。從征張繡，先登，斬首萬計，遷校尉。從討袁紹於官渡。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，以褚常侍左右，憚之不敢發。伺褚休下日，他等懷刀入。褚至下舍心動，即還侍。他等不知，入帳見褚，大驚愕。他色變，褚覺之，即擊殺他等。太祖益親信之，出入同行，不離左右。從圍鄴，力戰有功，賜爵關內侯。從討韓遂、馬超於潼關。太祖將北渡，臨濟河，先渡兵，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。超將步騎萬餘人，來奔太祖軍，矢下如雨。褚白太祖，賊來多，今兵渡以盡，宜去，乃扶太祖上船。賊戰急，軍爭濟，船重欲沒。褚斬攀船者，左手舉馬鞍鞌太祖。船工為流矢所中死，褚右手並泝船，僅乃得渡。是日，微褚幾危。其後太祖與遂、超等單馬會語，左右皆不得從，唯將褚。超負其力，陰欲前突太祖，素聞褚勇，疑從騎是褚。乃問太祖曰：「公有虎侯者安在？」太祖顧指褚，褚瞋目盼之。超不敢動，乃各罷。後數日會戰，大破超等，褚身斬首級，遷武衞中郎將。武衞之號，自此始也。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，故號曰虎癡；是以超問虎侯，至今天下稱焉，皆謂其姓名也。

褚性謹慎奉法，質重少言。曹仁自荊州來朝謁，太祖未出，入與褚相見於殿外。仁呼褚入便坐語，褚曰：「王將出。」便還入殿，仁意恨之。或以責褚曰：「征南宗室重臣，降意呼君，君何故辭？」褚曰：「彼雖親重，外藩也。褚備內臣，衆談足矣，入室何私乎？」太祖聞，愈愛待之，遷中堅將軍。太祖崩，褚號泣歐血。文帝踐阼，進封萬歲亭侯，遷武衞將軍，都督中軍宿衞禁兵，甚親近焉。初，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，太祖以為皆壯士也，同日拜為將，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，都尉、校尉百餘人，皆劒客也。明帝即位，進牟鄉侯，邑七百戶，賜子爵一人關內侯。褚薨，謚曰壯侯。子儀嗣。褚兄定，亦以軍功封為振威將軍，都督徼道虎賁。太和中，帝思褚忠孝，下詔襃贊，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。儀為鍾會所殺。泰始初，子綜嗣。

典韋傳

典韋，陳留己吾人也。形貌魁梧，旅力過人，有志節任俠。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讎，韋為報之。永故富春長，備衞甚謹。韋乘車載雞酒，偽為候者，門開，懷匕首入殺永，并殺其妻，徐出，取車上刀戟，步出。永居近巿，一巿盡駭。追者數百，莫敢近。行四五里，遇其伴，轉戰得脫。由是為豪傑所識。初平中，張邈舉義兵，韋為士，屬司馬趙寵。牙門旗長大，人莫能勝，韋一手建之，寵異其才力。後屬夏侯惇，數斬首有功，拜司馬。太祖討呂布於濮陽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，太祖夜襲，比明破之。未及還，會布救兵至，三面掉戰。時布身自搏戰，自旦至日昳數十合，相持急。太祖募陷陣，韋先占，將應募者數十人，皆重衣兩鎧，棄楯，但持長矛撩戟。時西面又急，韋進當之，賊弓弩亂發，矢至如雨，韋不視，謂等人曰：「虜來十步，乃白之。」等人曰：「十步矣。」又曰：「五步乃白。」等人懼，疾言「虜至矣」！韋手持十餘戟，大呼起，所抵無不應手倒者。布衆退。會日暮，太祖乃得引去。拜韋都尉，引置左右，將親兵數百人，常繞大帳。韋旣壯武，其所將皆選卒，每戰鬬，常先登陷陣。遷為校尉。性忠至謹重，常晝立侍終日，夜宿帳左右，稀歸私寢。好酒食，飲噉兼人，每賜食於前，大飲長歠，左右相屬，數人益乃供，太祖壯之。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，軍中為之語曰：「帳下壯士有典君，提一雙戟八十斤。」

太祖征荊州，至宛，張繡迎降。太祖甚恱，延繡及其將帥，置酒高會。太祖行酒，韋持大斧立後，刃徑尺，太祖所至之前，韋輒舉斧目之。竟酒，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。後十餘日，繡反，襲太祖營，太祖出戰不利，輕騎引去。韋戰於門中，賊不得入。兵遂散從他門並入。時韋校尚有十餘人，皆殊死戰，無不一當十。賊前後至稍多，韋以長戟左右擊之，一叉入，輒十餘矛摧。左右死傷者略盡。韋被數十創，短兵接戰，賊前搏之。韋雙挾兩賊擊殺之，餘賊不敢前。韋復前突賊，殺數人，創重發，瞋目大罵而死。賊乃敢前，取其頭，傳觀之，覆軍就視其軀。太祖退住舞陰，聞韋死，為流涕，募閒取其喪，親自臨哭之，遣歸葬襄邑，拜子滿為郎中。車駕每過，常祠以中牢。太祖思韋，拜滿為司馬，引自近。文帝即王位，以滿為都尉，賜爵關內侯。

龐悳傳

龐悳字令明，南安狟道人也。狟音桓。少為郡吏州從事。初平中，從馬騰擊反羌叛氐。數有功，稍遷至校尉。建安中，太祖討袁譚、尚於黎陽，譚遣郭援、高幹等略取河東，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。悳隨騰子超拒援、幹於平陽，悳為軍鋒，進攻援、幹，大破之，親斬援首。魏略曰：悳手斬一級，不知是援。戰罷之後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。援，鍾繇之甥。悳晚後於鞬中出一頭，繇見之而哭。悳謝繇，繇曰：「援雖我甥，乃國賊也。卿何謝之？」拜中郎將，封都亭侯。後張白騎叛於弘農，悳復隨騰征之，破白騎於兩殽閒。每戰，常陷陣却敵，勇冠騰軍。後騰徵為衞尉，悳留屬超。太祖破超於渭南，悳隨超亡入漢陽，保兾城。後復隨超奔漢中，從張魯。太祖定漢中，悳隨衆降。太祖素聞其驍勇，拜立義將軍，封關門亭侯，邑三百戶。

侯音、衞開等以宛叛，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，斬音、開，遂南屯樊，討關羽。樊下諸將以悳兄在漢中，頗疑之。魏略曰：悳從兄名柔，時在蜀。悳常曰：「我受國恩，義在效死。我欲身自擊羽。今年我不殺羽，羽當殺我。」後親與羽交戰，射羽中額。時悳常乘白馬，羽軍謂之白馬將軍，皆憚之。仁使悳屯樊北十里，會天霖雨十餘日，漢水暴溢，樊下平地五六丈，悳與諸將避水上隄。羽乘船攻之，以大船四面射隄上。悳被甲持弓，箭不虛發。將軍董衡、部曲將董超等欲降，悳皆收斬之。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，羽攻益急，矢盡，短兵接戰。悳謂督將成何曰：「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，烈士不毀節以求生，今日，我死日也。」戰益怒，氣愈壯，而水浸盛，吏士皆降。悳與麾下將一人，伍伯二人，彎弓傅矢，乘小船欲還仁營。水盛船覆，失弓矢，獨抱船覆水中，為羽所得，立而不跪。羽謂曰：「卿兄在漢中，我欲以卿為將，不早降何為？」悳罵羽曰：「豎子，何謂降也！魏王帶甲百萬，威振天下。汝劉備庸才耳，豈能敵邪！我寧為國家鬼，不為賊將也。」遂為羽所殺。太祖聞而悲之，為之流涕，封其二子為列侯。文帝即王位，乃遣使就悳墓賜謚，策曰：「昔先軫喪元，王蠋絕脰，隕身徇節，前代美之。惟侯戎昭果毅，蹈難成名，聲溢當時，義高在昔，寡人愍焉，謚曰壯侯。」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，邑各百戶。會勇烈有父風，官至中尉將軍，封列侯。王隱蜀記曰：鍾會平蜀，前後鼓吹，迎悳屍喪還葬鄴，冢中身首如生。　臣松之案悳死於樊城，文帝即位，又遣使至悳墓所，則其屍喪不應在蜀。此王隱之虛說也。

龐淯傳

龐淯字子異，酒泉表氏人也。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，會武威太守張猛反，殺刺史邯鄲商，猛令曰：「敢有臨商喪，死不赦。」淯聞之，棄官，晝夜奔走，號哭喪所訖，詣猛門，衷匕首，欲因見以殺猛。猛知其義士，勑遣不殺，由是以忠烈聞。魏略曰：猛兵欲來縛淯，猛聞之，歎曰：「猛以殺刺史為罪。此人以至忠為名，如又殺之，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！」遂使行服。　典略曰：張猛字叔威，本燉煌人也。猛父奐，桓帝時仕歷郡守、中郎將、太常，遂居華陰，終因葬焉。建安初，猛仕郡為功曹，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，隔以河寇，上書求別置州。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，別典四郡。時武威太守缺，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，乃以猛補之。商、猛俱西。初，猛與商同歲，每相戲侮，及共之官，行道更相責望。曁到，商欲誅猛。猛覺之，遂勒兵攻商。商治舍與猛側近，商聞兵至，恐怖登屋，呼猛字曰：「叔威，汝欲殺我耶？然我死者有知，汝亦族矣。請和解，尚可乎？」猛因呼曰；「來。」商踰屋就猛，猛因責數之，語畢，以商屬督郵。督郵錄商，閉置傳舍。後商欲逃，事覺，遂殺之。是歲建安十四年也。至十五年，將軍韓遂自上討猛，猛發兵遣軍東拒。其吏民畏遂，乃反共攻猛。初奐為武威太守時，猛方在孕。母夢帶奐印綬，登樓而歌，旦以告奐。奐訊占夢者，曰：「夫人方生男，後當復臨此郡，其必死官乎！」及猛被攻，自知必死，曰：「使死者無知則已矣，若有知，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？」乃登樓自燒而死。太守徐揖請為主簿。後郡人黃昂反，圍城。淯棄妻子，夜踰城出圍，告急於張掖、燉煌二郡。初疑未肯發兵，淯欲伏劒，二郡感其義，遂為興兵。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，揖死。淯乃收歛揖喪，送還本郡，行服三年乃還。太祖聞之，辟為掾屬。文帝踐阼，拜駙馬都尉，遷西海太守，賜爵關內侯。後徵拜中散大夫，薨。子曾嗣。

初，淯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，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，壽家喜。淯母娥自傷父讎不報，乃帷車袖劒，白日刺壽於都亭前，訖，徐詣縣，顏色不變，曰：「父讎已報，請受戮。」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，娥不肯去，遂彊載還家。會赦得免，州郡歎貴，刊石表閭。皇甫謐列女傳曰：酒泉烈女龐娥親者，表氏龐子夏之妻，祿福趙君安之女也。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，娥親有男弟三人，皆欲報讎，壽深以為備。會遭災疫，三人皆死。壽聞大喜，請會宗族，共相慶賀，云：「趙氏強壯已盡，唯有女弱，何足復憂！」防備懈弛。娥親子淯出行，聞壽此言，還以啟娥親。娥親旣素有報讎之心，及聞壽言，感激愈深，愴然隕涕曰：「李壽，汝莫喜也，終不活汝！戴履天地，為吾門戶，吾三子之羞也。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，而自儌倖邪？」陰巿名刀，挾長持短，晝夜哀酸，志在殺壽。壽為人凶豪，聞娥親之言，更乘馬帶刀，鄉人皆畏憚之。比鄰有徐氏婦，憂娥親不能制，恐逆見中害，每諫止之，曰：「李壽，男子也，凶惡有素，加今備衞在身。趙雖有猛烈之志，而彊弱不敵。邂逅不制，則為重受禍於壽，絕滅門戶，痛辱不輕也。願詳舉動，為門戶之計。」娥親曰：「父母之讎，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。李壽不死，娥親視息世間，活復何求！今雖三弟早死，門戶泯絕，而娥親猶在，豈可假手於人哉！若以卿心況我，則李壽不可得殺；論我之心，壽必為我所殺明矣。」夜數磨礪所持刀訖，扼腕切齒，悲涕長歎，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。娥親謂左右曰：「卿等笑我，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。要當以壽頸血汙此刀刃，令汝輩見之。」遂棄家事，乘鹿車伺壽。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，以白日清時，於都亭之前，與壽相遇，便下車扣壽馬，叱之。壽驚愕，迴馬欲走。娥親奮刀斫之，并傷其馬。馬驚，壽擠道邊溝中。娥親尋復就地斫之，探中樹蘭，折所持刀。壽被創未死，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，壽護刀瞋目大呼，跳梁而起。娥親迺挺身奮手，左抵其額，右樁其喉，反覆盤旋，應手而倒。遂拔其刀以截壽頤，持詣都亭，歸罪有司，徐步詣獄，辭顏不變。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，即解印綬去官，弛法縱之。娥親曰：「讎塞身死，妾之明分也。治獄制刑，君之常典也。何敢貪生以枉官法？」鄉人聞之，傾城奔往，觀者如堵焉，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。守尉不敢公縱，陰語使去，以便宜自匿。娥親抗聲大言曰：「枉法逃死，非妾本心。今讎人已雪，死則妾分，乞得歸法以全國體。雖復萬死，於娥親畢足，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。」尉故不聽所執，娥親復言曰：「匹婦雖微，猶知憲制。殺人之罪，法所不縱。今旣犯之，義無可逃。乞就刑戮，隕身朝巿，肅明王法，娥親之願也。」辭氣愈厲，面無懼色。尉知其難奪，彊載還家。涼州刺史周洪、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，稱其烈義，刊石立碑，顯其門閭。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，以束帛二十端禮之。海內聞之者，莫不改容贊善，高大其義。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，為其作傳。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讎，不與共天地，蓋男子之所為也。而娥親以女弱之微，念父辱之酷痛，感讎黨之凶言，奮劒仇頸，人馬俱摧，塞亡父之怨魂，雪三弟之永恨，近古以來，未之有也。詩云「脩我戈矛，與子同仇」，娥親之謂也。

閻溫傳

閻溫字伯儉，天水西城人也。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。馬超走奔上邽，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。溫止之，不能禁，乃馳還州。超復圍州所治兾城甚急，州乃遣溫密出，告急於夏侯淵。賊圍數重，溫夜從水中潛出。明日，賊見其迹，遣人追遮之，於顯親界得溫，執還詣超。超解其縛，謂曰：「今成敗可見，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，義何所施？若從吾言，反謂城中，東方無救，此轉禍為福之計也。不然，今為戮矣。」溫偽許之，超乃載溫詣城下。溫向城大呼曰：「大軍不過三日至，勉之！」城中皆泣，稱萬歲。超怒數之曰：「足下不為命計邪？」溫不應。時超攻城乆不下，故徐誘溫，兾其改意。復謂溫曰：「城中故人，有欲與吾同者不？」溫又不應。遂切責之，溫曰：「夫事君有死無貳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，吾豈苟生者乎？」超遂殺之。

先是，河右擾亂，隔絕不通，燉煌太守馬艾卒官，府又無丞。功曹張恭素有學行，郡人推行長史事，恩信甚著，乃遣子就東詣太祖，請太守。時酒泉黃華、張掖張進各據其郡，欲與恭并勢。就至酒泉，為華所拘執，劫以白刃。就終不回，私與恭疏曰：「大人率厲燉煌，忠義顯然，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？昔樂羊食子，李通覆家，經國之臣，寧懷妻孥邪？今大軍垂至，但當促兵以掎之耳；願不以下流之愛，使就有恨於黃壤也。」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、乾齊二縣。恭又連兵尋繼華後，以為首尾之援。別遣鐵騎二百，迎吏官屬，東緣酒泉北塞，徑出張掖北河，逢迎太守尹奉。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；華欲救進，西顧恭兵，恐急擊其後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。就竟平安。奉得之官。黃初二年，下詔襃揚，賜恭爵關內侯，拜西域戊己校尉。數歲徵還，將授以侍臣之位，而以子就代焉。恭至燉煌，固辭疾篤。太和中卒，贈執金吾。就後為金城太守，父子著稱於西州。世語曰：就子斆，字祖文，弘毅有幹正，晉武帝世為廣漢太守。王濬在益州，受中制募兵討吳，無虎符，斆收濬從事列上，由此召斆還。帝責斆：「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？」斆曰：「蜀漢絕遠，劉備嘗用之。輒收，臣猶以為輕。」帝善之。官至匈奴中郎將。斆子固，字元安，有斆風，為黃門郎，早卒。斆，一本作勃。　魏略勇俠傳載孫賔碩、祝公道、楊阿若、鮑出等四人，賔碩雖漢人，而魚豢編之魏書，蓋以其人接魏，事義相類故也。論其行節，皆龐、閻之流。其祝公道一人，已見賈逵傳。今列賔碩等三人于後。　孫賔碩者，北海人也，家素貧。當漢桓帝時，常侍左悺、唐衡等權侔人主。延熹中，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，秩比二千石，而統屬郡。衡弟初之官，不脩敬於京兆尹，入門不持版，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：「虎牙儀如屬城，何得放臂入府門？」促收其主簿。衡弟顧促取版，旣入見尹，尹欲脩主人，勑外為市買。息又啟云：「左悺子弟，來為虎牙，非德選，不足為特酤買，宜隨中舍菜食而已。」及其到官，遣吏奉牋謝尹，息又勑門，言「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，用其箋記為通乎？」晚乃通之，又不得即令報。衡弟皆知之，甚恚，欲滅諸趙。因書與衡，求為京兆尹，旬月之間，得為之。息自知前過，乃逃走。時息從父仲臺，見為涼州刺史，於是衡為詔徵仲臺，遣歸。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，捕諸趙尺兒以上，及仲臺皆殺之，有藏者與同罪。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，聞有家禍，因從官舍逃，走之河間，變姓字，又轉詣北海，著絮巾布袴，常於市中販胡餅。賔碩時年二十餘，乘犢車，將騎入市。觀見岐，疑其非常人也。因問之曰：「自有餅邪，販之邪？」岐曰：「販之。」賔碩曰：「買幾錢？賣幾錢？」岐曰：「買三十，賣亦三十。」賔碩曰：「視處士之望，非似賣餅者，殆有故！」乃開車後戶，顧所將兩騎，令下馬扶上之。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，甚怖，面失色。賔碩閉車後戶，下前襜，謂之曰：「視處士狀貌，旣非販餅者，加今面色變動，即不有重怨，則當亡命。我北海孫賔碩也，闔門百口，又有百歲老母在堂，勢能相度者也，終不相負，必語我以實。」岐乃具告之。賔碩遂載岐驅歸。住車門外，先入，白母言：「今日出得死友在外，當來入拜。」乃出，延岐入，椎牛鍾酒，快相娛樂。一二日，因載著別田舍，藏置複壁中。後數歲，唐衡及弟皆死。岐乃得出，還本郡。三府並辟，展轉仕進，至郡守、刺史、太僕，而賔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，仕至豫州刺史。初平末，賔碩以東方飢荒，南客荊州。至興平中，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，南詣荊州，乃復與賔碩相遇，相對流涕。岐為劉表陳其本末，由是益禮賔碩。頃之，賔碩病亡，岐在南，為行喪也。　楊阿若後名豐，字伯陽，酒泉人。少游俠，常以報仇解怨為事，故時人為之號曰：「東市相斫楊阿若，西市相斫楊阿若。」至建安年中，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。時黃昂得脫在外，乃以其家粟金數斛，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。揖城守。豐時在外，以昂為不義，乃告揖，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。會張掖又反，殺太守，而昂亦陷城殺揖，二郡合勢。昂恚豐不與己同，乃重募取豐，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，生致之。豐遂逃走。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為都尉，使齎檄告酒泉，聽豐為揖報仇。豐遂單騎入南羌中，合衆得千餘騎，從樂浪南山中出，指趨郡城。未到三十里，皆令騎下馬，曳柴揚塵。酒泉郡人望見塵起，以為東大兵到，遂破散。昂獨走出，羌捕得昂，豐謂昂曰：「卿前欲生繫我頸，今反為我所繫，云何？」昂慙謝，豐遂殺之。時黃華在東，又還領郡。豐畏華，復走依燉煌。至黃初中，河西興復，黃華降，豐乃還郡。郡舉孝廉，州表其義勇，詔即拜駙馬都尉。後二十餘年，病亡。　鮑出字文才，京兆新豐人也。少游俠。興平中，三輔亂，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，以饑餓，留其母守舍，相將行採蓬實，合得數升，使其二兄初、雅及其弟成持歸，為母作食，獨與小弟在後採蓬。初等到家，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，以繩貫其手掌，驅去。初等怖恐，不敢追逐。須臾，出從後到，知母為賊所略，欲追賊。兄弟皆云：「賊衆，當如何？」出怒曰：「有母而使賊貫其手，將去煑噉之，用活何為？」乃攘臂結衽獨追之，行數里及賊。賊望見出，乃共布列待之。出到，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。賊走，復合聚圍出，出跳越圍斫之，又殺十餘人。時賊分布，驅出母前去。賊連擊出，不勝，乃走與前輩合。出復追擊之，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，出遂復奮擊賊。賊問出曰：「卿欲何得？」出責數賊，指其母以示之，賊乃解還出母。比舍嫗獨不解，遙望出求哀。出復斫賊，賊謂出曰：「已還卿母，何為不止？」出又指求哀嫗：「此我嫂也。」賊復解還之。出得母還，遂相扶將，客南陽。建安五年，關中始開，出來北歸，而其母不能步行，兄弟欲共輿之。出以輿車歷山險危，不如負之安穩，乃以籠盛其母，獨自負之，到鄉里。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，欲薦州郡，郡辟召出，出曰：「田民不堪冠帶。」至青龍中，母年百餘歲乃終，出時年七十餘，行喪如禮，於今年八九十，才若五六十者。魚豢曰：昔孔子歎顏回，以為三月不違仁者，蓋觀其心耳，孰如孫、祝菜色於市里，顛倒於牢獄，據有實事哉？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，魯之朱家不問情實，是何也？懼禍之及，且心不安也。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，豈若二賢，厥義多乎？今故遠收孫、祝，而近錄楊、鮑，旣不欲其泯滅，且敦薄俗。至於鮑出，不染禮教，心痛意發，起於自然，迹雖在編戶，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？若夫楊阿若，少稱任俠，長遂蹈義，自西徂東，摧討逆節，可謂勇而有仁者也。

評曰：李典貴尚儒雅，義忘私隙，美矣。李通、臧霸、文聘、呂虔鎮衞州郡，並著威惠。許褚、典韋折衝左右，抑亦漢之樊噲也。龐悳授命叱敵，有周苛之節。龐淯不憚伏劒，而誠感鄰國。閻溫向城大呼，齊解、路之烈焉。

##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

任城威王彰傳

任城威王彰，字子文。少善射御，膂力過人，手格猛獸，不避險阻。數從征伐，志意慷慨。太祖常抑之曰：「汝不念讀書慕聖道，而好乘汗馬擊劒，此一夫之用，何足貴也！」課彰讀詩、書，彰謂左右曰：「丈夫一為衞、霍，將十萬騎馳沙漠，驅戎狄，立功建號耳，何能作博士邪？」太祖嘗問諸子所好，使各言其志。彰曰：「好為將。」太祖曰：「為將柰何？」對曰：「被堅執銳，臨難不顧，為士卒先；賞必行，罰必信。」太祖大笑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封鄢陵侯。

二十三年，代郡烏丸反，以彰為北中郎將，行驍騎將軍。臨發，太祖戒彰曰：「居家為父子，受事為君臣，動以王法從事，爾其戒之！」彰北征，入涿郡界，叛胡數千騎卒至。時兵馬未集，唯有步卒千人，騎數百匹。用田豫計，固守要隙，虜乃退散。彰追之，身自搏戰，射胡騎，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。戰過半日，彰鎧中數箭，意氣益厲，乘勝逐北，至于桑乾，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，今北虜居之，號為索干之都。去代二百餘里。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，士馬疲頓，又受節度，不得過代，不可深進，違令輕敵。彰曰：「率師而行，唯利所在，何節度乎？胡走未遠，追之必破。從令縱敵，非良將也。」遂上馬，令軍中後出者斬。一日一夜與虜相及，擊，大破之，斬首獲生以千數。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，將士無不恱喜。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，見彰力戰，所向皆破，乃請服。北方悉平。時太祖在長安，召彰詣行在所。彰自代過鄴，太子謂彰曰：「卿新有功，今西見上，宜勿自伐，應對常若不足者。」彰到，如太子言，歸功諸將。太祖喜，持彰鬚曰：「黃鬚兒竟大奇也！」魏略曰：太祖在漢中，而劉備栖於山頭，使劉封下挑戰。太祖罵曰：「賣履舍兒，長使假子拒汝公乎！待呼我黃鬚來，令擊之。」乃召彰。彰晨夜進道，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，從漢中而歸。彰鬚黃，故以呼之。

太祖東還，以彰行越騎將軍，留長安。太祖至洛陽，得疾，驛召彰，未至，太祖崩。魏略曰：彰至，謂臨菑侯植曰：「先王召我者，欲立汝也。」植曰：「不可。不見袁氏兄弟乎！」文帝即王位，彰與諸侯就國。魏略曰：太子嗣立，旣葬，遣彰之國。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，兾因此遂見授用，而聞當隨例，意甚不恱，不待遣而去。時以鄢陵塉薄，使治中牟。及帝受禪，因封為中牟王。是後大駕幸許昌，北州諸侯上下，皆畏彰之剛嚴；每過中牟，不敢不速。詔曰：「先王之道，庸勳親親，並建母弟，開國承家，故能藩屏大宗，禦侮厭難。彰前受命北伐，清定朔土，厥功茂焉。增邑五千，并前萬戶。」黃初二年，進爵為公。三年，立為任城王。四年，朝京都，疾薨于邸，謚曰威。魏氏春秋曰：初，彰問璽綬，將有異志，故來朝不即得見。彰忿怒暴薨。至葬，賜鑾輅、龍旂，虎賁百人，如漢東平王故事。子楷嗣，徙封中牟。五年，改封任城縣。太和六年，復改封任城國，食五縣二千五百戶。青龍三年，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，削縣二千戶。正始七年，徙封濟南，三千戶。正元、景元初，連增邑，凡四千四百戶。楷，泰始初為崇化少府，見百官名。

陳思王植傳

陳思王植字子建。年十歲餘，誦讀詩、論及辭賦數十萬言，善屬文。太祖嘗視其文，謂植曰：「汝倩人邪？」植跪曰：「言出為論，下筆成章，顧當面試，柰何倩人？」時鄴銅爵臺新城，太祖悉將諸子登臺，使各為賦。植援筆立成，可觀，太祖甚異之。陰澹魏紀載植賦曰「從明后而嬉游兮，登層臺以娛情。見太府之廣開兮，觀聖德之所營。建高門之嵯峨兮，浮雙闕乎太清。立中天之華觀兮，連飛閣乎西城。臨漳水之長流兮，望園果之滋榮。仰春風之和穆兮，聽百鳥之悲鳴。天雲垣其旣立兮，家願得而獲逞。揚仁化於宇內兮，盡肅恭於上京。惟桓文之為盛兮，豈足方乎聖明！休矣美矣！惠澤遠揚。翼佐我皇家兮，寧彼四方。同天地之規量兮，齊日月之暉光。永貴尊而無極兮，等年壽於東王」云云。太祖深異之。性簡易，不治威儀。輿馬服飾，不尚華麗。每進見難問，應聲而對，特見寵愛。建安十六年，封平原侯。十九年，徙封臨菑侯。太祖征孫權，使植留守鄴，戒之曰：「吾昔為頓丘令，年二十三。思此時所行，無悔於今。今汝年亦二十三矣，可不勉與！」植旣以才見異，而丁儀、丁廙、楊脩等為之羽翼。太祖狐疑，幾為太子者數矣。而植任性而行，不自彫勵，飲酒不節。文帝御之以術，矯情自飾，宮人左右並為之說，故遂定為嗣。二十二年，增植邑五千，并前萬戶。

植嘗乘車行馳道中，開司馬門出。太祖大怒，公車令坐死。由是重諸侯科禁，而植寵日衰。魏武故事載令曰：「始者謂子建，兒中最可定大事。」又令曰：「自臨菑侯植私出，開司馬門至金門，令吾異目視此兒矣。」又令曰：「諸侯長史及帳下吏，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？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，吾都不復信諸侯也。恐吾適出，便復私出，故攝將行。不可恒使，吾爾誰為心腹也！」太祖旣慮終始之變，以楊脩頗有才策，而又袁氏之甥也，於是以罪誅脩。植益內不自安。典略曰：楊脩字德祖，太尉彪子也。謙恭才博。建安中，舉孝廉，除郎中，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。是時，軍國多事，脩總知外內，事皆稱意。自魏太子已下，並爭與交好。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，來意投脩，數與脩書，書曰：「數日不見，思子為勞；想同之也。僕少好辭賦，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。然今世作者，可略而言也。昔仲宣獨步於漢南，孔璋鷹揚於河朔，偉長擅名於青土，公幹振藻於海隅，德璉發迹於大魏，足下高視於上京。當此之時，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，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。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，頓八紘以掩之，今盡集茲國矣。然此數子，猶不能飛翰絕迹，一舉千里也。以孔璋之才，不閑辭賦，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，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。前為書啁之，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。夫鍾期不失聽，于今稱之。吾亦不敢妄歎者，畏後之嗤余也。世人著述，不能無病。僕常好人譏彈其文；有不善者，應時改定。昔丁敬禮嘗作小文，使僕潤飾之，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，辭不為也。敬禮云：『卿何所疑難乎！文之佳麗，吾自得之。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？』吾常歎此達言，以為美談。昔尼父之文辭，與人通流；至於制春秋，游、夏之徒不能錯一字。過此而言不病者，吾未之見也。蓋有南威之容，乃可以論於淑媛；有龍淵之利，乃可以議於割斷。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，而好詆呵文章，掎摭利病。昔田巴毀五帝，罪三王，呰五伯於稷下，一旦而服千人，魯連一說，使終身杜口。劉生之辯未若田氏，今之仲連求之不難，可無歎息乎！人各有所好尚。蘭茞蓀蕙之芳，衆人之所好，而海畔有逐臭之夫；咸池、六英之發，衆人所樂，而墨翟有非之之論：豈可同哉！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。夫街談巷說，必有可采，擊轅之歌，有應風雅，匹夫之思，未易輕棄也。辭賦小道，固未足以揄揚大義，彰示來世也。昔揚子雲，先朝執戟之臣耳，猶稱『壯夫不為』也；吾雖薄德，位為藩侯，猶庶幾勠力上國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業，流金石之功，豈徒以翰墨為勳績，辭頌為君子哉？若吾志不果，吾道不行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，辨時俗之得失，定仁義之衷，成一家之言，雖未能藏之名山，將以傳之同好，此要之白首，豈可以今日論乎！其言之不怍，恃惠子之知我也。明早相迎，書不盡懷。」脩荅曰：「不侍數日，若彌年載，豈獨愛顧之隆，使係仰之情深邪！損辱來命，蔚矣其文。誦讀反覆，雖諷雅、頌，不復過也。若仲宣之擅江表，陳氏之跨兾域，徐、劉之顯青、豫，應生之發魏國，斯皆然矣。至如脩者，聽采風聲，仰德不暇，自周章於省覽，何惶駭於高視哉？伏惟君侯，少長貴盛，體旦、發之質，有聖善之教。遠近觀者，徒謂能宣昭懿德，光贊大業而已，不謂復能兼覽傳記，留思文章。今乃含王超陳，度越數子；觀者駭視而拭目，聽者傾首而聳耳；非夫體通性達，受之自然，其誰能至於此乎？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，有所造作，若成誦在心，借書於手，曾不斯須少留思慮。仲尼日月，無得踰焉。脩之仰望，殆如此矣。是以對鶡而辭，作暑賦彌日而不獻，見西施之容，歸憎其貌者也。伏想執事不知其然，猥受顧賜，教使刊定。春秋之成，莫能損益。呂氏、淮南，字直千金；然而弟子鉗口，市人拱手者，聖賢卓犖，固所以殊絕凡庸也。今之賦頌，古詩之流，不更孔公，風雅無別耳。脩家子雲，老不曉事，彊著一書，悔其少作。若此，仲山、周旦之徒，則皆有愆乎！君侯忘聖賢之顯迹，述鄙宗之過言，竊以為未之思也。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，流千載之英聲，銘功景鍾，書名竹帛，此自雅量素所蓄也，豈與文章相妨害哉？輒受所惠，竊備矇瞍誦歌而已。敢忘惠施，以忝莊氏！季緒瑣瑣，何足以云。」其相往來，如此甚數。植後以驕縱見疏，而植故連綴脩不止，脩亦不敢自絕。至二十四年秋，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，交關諸侯，乃收殺之。脩臨死，謂故人曰：「我固自以死之晚也。」其意以為坐曹植也。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，太子立，遂有天下。初，脩以所得王髦劒奉太子，太子常服之。及即尊位，在洛陽，從容出宮，追思脩之過薄也，撫其劒，駐車顧左右曰：「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劒也。髦今焉在？」及召見之，賜髦穀帛。　摯虞文章志曰：劉季緒名脩，劉表子。官至東安太守。著詩、賦、頌六篇。　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：「人有臭者，其兄弟妻子皆莫能與居，其人自若而居海上。海上人有恱其臭者，晝夜隨之而不能去。」此植所云「逐臭之夫」也。田巴事出魯連子，亦見皇覽，文多故不載。　世語曰：脩年二十五，以名公子有才能，為太祖所器，與丁儀兄弟，皆欲以植為嗣。太子患之，以車載廢簏，內朝歌長吳質與謀。脩以白太祖，未及推驗。太子懼，告質，質曰：「何患？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，脩必復重白，重白必推，而無驗，則彼受罪矣。」世子從之，脩果白，而無人，太祖由是疑焉。脩與賈逵、王淩並為主簿，而為植所友。每當就植，慮事有闕，忖度太祖意，豫作荅教十餘條，勑門下，教出以次荅。教裁出，荅已入，太祖怪其捷，推問始泄。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，密勑門不得出，以觀其所為。太子至門，不得出而還。脩先戒植：「若門不出侯，侯受王命，可斬守者。」植從之。故脩遂以交搆賜死。脩子嚻，嚻子準，皆知名於晉世。嚻，泰始初為典軍將軍，受心膂之任，早卒。準字始丘，惠帝末為兾州刺史。　荀綽兾州記曰：準見王綱不振，遂縱酒，不以官事為意，逍遙卒歲而已。成都王知準不治，猶以其為名士，惜而不責，召以為軍謀祭酒。府散停家，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，以示懷賢尚德之舉。事未施行而卒。準子嶠字國彥，髦字士彥，並為後出之俊。準與裴頠、樂廣善，遣往見之。頠性弘方，愛嶠之有高韻，謂準曰：「嶠當及卿，然髦小減也。」廣性清淳，愛髦之有神檢，謂準曰：「嶠自及卿，然髦尤精出。」準歎曰：「我二兒之優劣，乃裴、樂之優劣也。」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，而神檢不逮，廣言為得。傅暢云：「嶠似準而踈。」嶠弟俊，字惠彥，最清出。嶠、髦皆為二千石。俊，太傅掾。二十四年，曹仁為關羽所圍。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，行征虜將軍。欲遣救仁，呼有所勑戒。植醉不能受命，於是悔而罷之。魏氏春秋曰：植將行，太子飲焉，偪而醉之。王召植，植不能受王命，故王怒也。

文帝即王位，誅丁儀、丁廙并其男口。魏略曰：丁儀字正禮，沛郡人也。父沖，宿與太祖親善，時隨乘輿。見國家未定，乃與太祖書曰：「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，今其時矣。」是時張楊適還河內，太祖得其書，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，以沖為司隷校尉。後數來過諸將飲，酒美不能止，醉爛腸死。太祖以沖前見開導，常德之。聞儀為令士，雖未見，欲以愛女妻之，以問五官將。五官將曰：「女人觀貌，而正禮目不便，誠恐愛女未必恱也。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楙。」太祖從之。尋辟儀為掾，到與論議，嘉其才朗，曰：「丁掾，好士也，即使其兩目盲，尚當與女，何況但眇？是吾兒誤我。」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，而與臨菑侯親善，數稱其奇才。太祖旣有意欲立植，而儀又共贊之。及太子立，欲治儀罪，轉儀為右刺姦掾，欲儀自裁而儀不能。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，尚為涕泣而不能救。後遂因職事收付獄，殺之。　廙字敬禮，儀之弟也。文士傳曰：廙少有才姿，博學洽聞。初辟公府，建安中為黃門侍郎。廙嘗從容謂太祖曰：「臨菑侯天性仁孝，發於自然，而聦明智達，其殆庶幾。至於博學淵識，文章絕倫。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，不問少長，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，實天下所以鍾福於大魏，而永授無窮之祚也。」欲以勸動太祖。太祖荅曰：「植，吾愛之，安能若卿言！吾欲立之為嗣，何如？」廙曰：「此國家之所以興衰，天下之所以存亡，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。廙聞知臣莫若於君，知子莫若於父。至於君不論明闇，父不問賢愚，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？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，相盡非一旦一夕。況明公加之以聖哲，習之以人子。今發明達之命，吐永安之言，可謂上應天命，下合人心，得之於須臾，垂之於萬世者也。廙不避斧鉞之誅，敢不盡言！」太祖深納之。植與諸侯並就國。黃初二年，監國謁者灌均希指，奏「植醉酒悖慢，劫脅使者」。有司請治罪，帝以太后故，貶爵安鄉侯。魏書載詔曰：「植，朕之同母弟。朕於天下無所不容，而況植乎？骨肉之親，捨而不誅，其改封植。」其年改封鄄城侯。三年，立為鄄城王，邑二千五百戶。四年，徙封雍丘王。其年，朝京都。上疏曰：

臣自抱釁歸藩，刻肌刻骨，追思罪戾，晝分而食，夜分而寢。誠以天罔不可重離，聖恩難可再恃。竊感相鼠之篇，無禮遄死之義，形影相弔，五情愧赧。以罪棄生，則違古賢「夕改」之勸，忍活苟全，則犯詩人「胡顏」之譏。伏惟陛下德象天地，恩隆父母，施暢春風，澤如時雨。是以不別荊棘者，慶雲之惠也；七子均養者，尸鳩之仁也；舍罪責功者，明君之舉也；矜愚愛能者，慈父之恩也：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。

前奉詔書，臣等絕朝，心離志絕，自分黃耇無復執珪之望。不圖聖詔猥垂齒召，至止之日，馳心輦轂。僻處西館，未奉闕廷，踊躍之懷，瞻望反仄。謹拜表獻詩二篇，其辭曰：「於穆顯考，時惟武皇，受命于天，寧濟四方。朱旗所拂，九土披攘，玄化滂流，荒服來王。超商越周，與唐比蹤。篤生我皇，弈世載聦，武則肅烈，文則時雍，受禪炎漢，臨君萬邦。萬邦旣化，率由舊則；廣命懿親，以藩王國。帝曰爾侯，君茲青土，奄有海濵，方周于魯，車服有輝，旗章有叙，濟濟儁乂，我弼我輔。伊予小子，恃寵驕盈，舉挂時網，動亂國經。作藩作屏，先軌是墮，傲我皇使，犯我朝儀。國有典刑，我削我絀，將寘于理，元兇是率。明明天子，時篤同類，不忍我刑，暴之朝肆，違彼執憲，哀予小子。改封兖邑，于河之濵，股肱弗置，有君無臣，荒淫之闕，誰弼予身？煢煢僕夫，于彼兾方，嗟予小子，乃罹斯殃。赫赫天子，恩不遺物，冠我玄冕，要我朱紱。朱紱光大，使我榮華，剖符授玉，王爵是加。仰齒金璽，俯執聖策，皇恩過隆，祗承怵惕。咨我小子，頑凶是嬰，逝慙陵墓，存愧闕廷。匪敢慠德，寔恩是恃，威靈改加，足以沒齒。昊天罔極，性命不圖，常懼顛沛，抱罪黃壚。願蒙矢石，建旗東嶽，庶立豪氂，微功自贖。危軀授命，知足免戾，甘赴江、湘，奮戈吳、越。天啟其衷，得會京畿，遲奉聖顏，如渴如饑。心之云慕，愴矣其悲，天高聽卑，皇肯照微！」又曰：「肅承明詔，應會皇都，星陳夙駕，秣馬脂車。命彼掌徒，肅我征旅，朝發鸞臺，夕宿蘭渚。芒芒原隰，祁祁士女，經彼公田，樂我稷黍。爰有樛木，重陰匪息；雖有糇糧，饑不遑食。望城不過，面邑匪游，僕夫警策，平路是由。玄駟藹藹，揚鑣㵱沫；流風翼衡，輕雲承蓋。涉澗之濵，緣山之隈，遵彼河滸，黃阪是階。西濟關谷，或降或升；騑驂倦路，再寢再興。將朝聖皇，匪敢晏寧；弭節長騖，指日遄征。前驅舉燧，後乘抗旌；輪不輟運，鸞無廢聲。爰曁帝室，稅此西墉；嘉詔未賜，朝覲莫從。仰瞻城閾，俯惟闕廷；長懷永慕，憂心如酲。」

帝嘉其辭義，優詔荅勉之。魏略曰：初植未到關，自念有過，宜當謝帝。乃留其從官著關東，單將兩三人微行，入見清河長公主，欲因主謝。而關吏以聞，帝使人逆之，不得見。太后以為自殺也，對帝泣。會植科頭負鈇鑕，徒跣詣闕下，帝及太后乃喜。及見之，帝猶嚴顏色，不與語，又不使冠履。植伏地泣涕，太后為不樂。詔乃聽復王服。　魏氏春秋曰：是時待遇諸國法峻。任城王暴薨。諸王旣懷友于之痛。植及白馬王彪還國，欲同路東歸，以叙隔闊之思，而監國使者不聽。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：「謁帝承明廬，逝將歸舊疆。清晨發皇邑，日夕過首陽。伊、洛曠且深，欲濟川無梁。汎舟越洪濤，怨彼東路長。回顧戀城闕，引領情內傷。大谷何寥廓，山樹鬱蒼蒼。霖雨泥我塗，流潦浩從橫。中田絕無軌，改轍登高岡。脩阪造雲日，我馬玄以黃。玄黃猶能進，我思鬱以紆。鬱紆將何念？親愛在離居。本圖相與偕，中更不克俱。鴟梟鳴衡軛，豺狼當路衢；蒼蠅閒白黑，讒巧反親踈。欲還絕無蹊，攬轡止踟蹰。踟蹰亦何留，相思無終極。秋風發微涼，寒蟬鳴我側。原野何蕭條，白日忽西匿。孤獸走索羣，銜草不遑食。歸鳥赴高林，翩翩厲羽翼。感物傷我懷，撫心長歎息。歎息亦何為，天命與我違。柰何念同生，一往形不歸！孤魂翔故域，靈柩寄京師。存者勿復過，亡沒身自衰。人生處一世，忽若朝露晞。年在桑榆間，影嚮不能追。自顧非金石，咄咤令心悲。心悲動我神，棄置莫復陳。丈夫志四海，萬里猶比鄰。恩愛苟不虧，在遠分日親。何必同衾幬，然後展殷勤。倉卒骨肉情，能不懷苦辛？苦辛何慮思，天命信可疑。虛無求列仙，松子乆吾欺。變故在斯須，百年誰能持？離別永無會，執手將何時？王其愛玉體，俱享黃髮期。收涕即長塗，援筆從此辭。」

六年，帝東征，還過雍丘，幸植宮，增戶五百。太和元年，徙封浚儀。二年，復還雍丘。植常自憤怨，抱利器而無所施，上疏求自試曰：

臣聞士之生世，入則事父，出則事君；事父尚於榮親，事君貴於興國。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，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。夫論德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量能而受爵者，畢命之臣也。故君無虛授，臣無虛受；虛授謂之謬舉，虛受謂之尸祿，詩之「素餐」所由作也。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，其德厚也；旦、奭不讓燕、魯之封，其功大也。今臣蒙國重恩，三世于今矣。正值陛下升平之際，沐浴聖澤，潛潤德教，可謂厚幸矣。而竊位東藩，爵在上列，身被輕煖，口厭百味，目極華靡，耳倦絲竹者，爵重祿厚之所致也。退念古之授爵祿者，有異於此，皆以功勤濟國，輔主惠民。今臣無德可述，無功可紀，若此終年無益國朝，將挂風人「彼己」之譏。是以上慙玄冕，俯愧朱紱。

方今天下一統，九州晏如，而顧西有違命之蜀，東有不臣之吳，使邊境未得脫甲，謀士未得高枕者，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。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，成克商、奄而周德著。今陛下以聖明統世，將欲卒文、武之功，繼成、康之隆，簡賢授能，以方叔、邵虎之臣鎮御四境，為國爪牙者，可謂當矣。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，淵魚未縣於鉤餌者，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。昔耿弇不俟光武，亟擊張步，言不以賊遺於君父。故車右伏劒於鳴轂，雍門刎首於齊境，若此二士，豈惡生而尚死哉？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。劉向說苑曰：越甲至齊，雍門狄請死之。齊王曰：「鼓鐸之聲未聞，矢石未交，長兵未接，子何務死？知為人臣之禮邪？」雍門狄對曰：「臣聞之，昔者王田於囿，左轂鳴，車右請死之，王曰：『子何為死？』車右曰：『為其鳴吾君也。』王曰：『左轂鳴者，此工師之罪也。子何事之有焉？』車右對曰：『吾不見工師之乘，而見其鳴吾君也。』遂刎頸而死。有是乎？」王曰：「有之。」雍門狄曰：「今越甲至，其鳴吾君，豈左轂之下哉？車右可以死左轂，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？」遂刎頸而死。是日，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，曰：「齊王有臣，鈞如雍門狄，疑使越社稷不血食。」遂歸。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。夫君之寵臣，欲以除患興利；臣之事君，必以殺身靜亂，以功報主也。昔賈誼弱冠，求試屬國，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；終軍以妙年使越，欲得長纓纓其王，羈致北闕。此二臣，豈好為誇主而燿世哉？志或鬱結，欲逞其才力，輸能於明君也。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，辭曰：「匈奴未滅，臣無以家為！」固夫憂國忘家，捐軀濟難，忠臣之志也。今臣居外，非不厚也，而寢不安席，食不遑味者，伏以二方未克為念。

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，年耆即世者有聞矣。雖賢不乏世，宿將舊卒，猶習戰陣，竊不自量，志在效命，庶立毛髮之功，以報所受之恩。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，效臣錐刀之用，使得西屬大將軍，當一校之隊，若東屬大司馬，統偏舟之任，必乘危蹈險，騁舟奮驪，突刃觸鋒，為士卒先。雖未能禽權馘亮，庶將虜其雄率，殲其醜類，必効須臾之捷，以滅終身之愧，使名挂史筆，事列朝策。雖身分蜀境，首縣吳闕，猶生之年也。如微才弗試，沒世無聞，徒榮其軀而豐其體，生無益於事，死無損於數，虛荷上位而忝重祿，禽息鳥視，終於白首，此徒圈牢之養物，非臣之所志也。流聞東軍失備，師徒小衂，輟食棄餐，奮袂攘衽，撫劒東顧，而心已馳於吳會矣。

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，東臨滄海，西望玉門，北出玄塞，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，可謂神妙矣。故兵者不可豫言，臨難而制變者也。志欲自效於明時，立功於聖世。每覽史籍，觀古忠臣義士，出一朝之命，以徇國家之難，身雖屠裂，而功銘著於鼎鍾，名稱垂於竹帛，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。臣聞明主使臣，不廢有罪。故奔北敗軍之將用，秦、魯以成其功；臣松之案：秦用敗軍之將，事顯，故不注。魯連與燕將書曰：「曹子為魯將，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，義不旋踵，刎頸而死，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。曹子棄三北之恥，而退與魯君計。桓公朝天子，會諸侯，曹子以一劒之任，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，顏色不變，辭氣不悖。三戰之所亡，一朝而復之。天下震動，諸侯驚駭，威加吳、越。」若此二士者，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。絕纓盜馬之臣赦，楚、趙以濟其難。臣松之案：楚莊掩絕纓之罪，事亦顯，故不書。秦穆公有赦盜馬事，趙則未聞。蓋以秦亦趙姓，故互文以避上「秦」字也。臣竊感先帝早崩，威王棄世，臣獨何人，以堪長乆！常恐先朝露，填溝壑，墳土未乾，而身名並滅。臣聞騏驥長鳴，則伯樂照其能；盧狗悲號，則韓國知其才。是以效之齊、楚之路，以逞千里之任；試之狡兔之捷，以驗搏噬之用。今臣志狗馬之微功，竊自惟度，終無伯樂、韓國之舉，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。

夫臨搏而企竦，聞樂而竊抃者，或有賞音而識道也。昔毛遂，趙之陪隷，猶假錐囊之喻，以寤主立功，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，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！夫自衒自媒者，士女之醜行也。干時求進者，道家之明忌也。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，誠與國分形同氣，憂患共之者也。兾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，熒燭末光增輝日月，是以敢冐其醜而獻其忠。魏略曰：植雖上此表，猶疑不見用，故曰「夫人貴生者，非貴其養體好服，終竟年壽也，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。夫爵祿者，非虛張者也，有功德然後應之，當矣。無功而爵厚，無德而祿重，或人以為榮，而壯夫以為恥。故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。名者不滅，士之所利，故孔子有夕死之論，孟軻有棄生之義。彼一聖一賢，豈不願乆生哉？志或有不展也。是用喟然求試，必立功也。嗚呼！言之未用，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。

三年，徙封東阿。五年，復上疏求存問親戚，因致其意曰：

臣聞天稱其高者，以無不覆；地稱其廣者，以無不載；日月稱其明者，以無不照；江海稱其大者，以無不容。故孔子曰：「大哉堯之為君！惟天為大，惟堯則之。」夫天德之於萬物，可謂弘廣矣。蓋堯之為教，先親後疏，自近及遠。其傳曰：「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；九族旣睦，平章百姓。」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，其詩曰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」是以雍雍穆穆。風人詠之。昔周公弔管、蔡之不咸，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，傳曰：「周之宗盟，異姓為後。」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，親親之義寔在敦固，未有義而後其君，仁而遺其親者也。

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，體文王翼翼之仁，惠洽椒房，恩昭九族，羣后百寮，番休遞上，執政不廢於公朝，下情得展於私室，親理之路通，慶弔之情展，誠可謂恕己治人，推惠施恩者矣。至於臣者，人道絕緒，禁錮明時，臣竊自傷也。不敢乃望交氣類，脩人事，叙人倫。近且婚媾不通，兄弟乖絕，吉凶之問塞，慶弔之禮廢，恩紀之違，甚於路人，隔閡之異，殊於胡越。今臣以一切之制，永無朝覲之望，至於注心皇極，結情紫闥，神明知之矣。然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，願陛下沛然垂詔，使諸國慶問，四節得展，以叙骨肉之歡恩。全怡怡之篤義。妃妾之家，膏沐之遺，歲得再通，齊義於貴宗，等惠於百司，如此，則古人之所歎，風雅之所詠，復存於聖世矣。

臣伏自惟省，無錐刀之用。及觀陛下之所拔授，若以臣為異姓，竊自料度，不後於朝士矣。若得辭遠遊，戴武弁，解朱組，佩青紱，駙馬、奉車，趣得一號，安宅京室，執鞭珥筆，出從華蓋，入侍輦轂，承荅聖問，拾遺左右，乃臣丹誠之至願，不離於夢想者也。遠慕鹿鳴君臣之宴，中詠常棣匪他之誡，下思伐木友生之義，終懷蓼莪罔極之哀；每四節之會，塊然獨處，左右惟僕隷，所對惟妻子，高談無所與陳，發義無所與展，未嘗不聞樂而拊心，臨觴而歎息也。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，譬人之誠不能動天。崩城、隕霜，臣初信之，以臣心況，徒虛語耳。若葵藿之傾葉，太陽雖不為之回光，然向之者誠也。竊自比葵藿，若降天地之施，垂三光之明者，實在陛下。

臣聞文子曰：「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。」今之否隔，友于同憂，而臣獨倡言者，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。有不蒙施之物，必有慘毒之懷，故栢舟有「天只」之怨，谷風有「棄予」之歎。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，孟子曰：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，不敬其君者也。」臣之愚蔽，固非虞、伊，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，宣緝熈章明之德者，是臣慺慺之誠，竊所獨守，寔懷鶴立企佇之心。敢復陳聞者，兾陛下儻發天聦而垂神聽也。

詔報曰：「蓋教化所由，各有隆弊，非皆善始而惡終也，事使之然。故夫忠厚仁及草木，則行葦之詩作；恩澤衰薄，不親九族，則角弓之章刺。今令諸國兄弟，情理簡怠，妃妾之家，膏沐疏略，朕縱不能敦而睦之，王援古喻義備悉矣，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？夫明貴賤，崇親親，禮賢良，順少長，國之綱紀，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，矯枉過正，下吏懼譴，以至於此耳。已勑有司，如王所訴。」

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，曰：

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，君臣合德而庶政成；五帝之世非皆智，三季之末非皆愚，用與不用，知與不知也。旣時有舉賢之名，而無得賢之實，必各援其類而進矣。諺曰：「相門有相，將門有將。」夫相者，文德昭者也；將者，武功烈者也。文德昭，則可以匡國朝，致雍熈，稷、契、夔、龍是也；武功烈，則所以征不庭，威四夷，南仲、方叔是矣。昔伊尹之為媵臣，至賤也，呂尚之處屠釣，至陋也，及其見舉於湯武、周文，誠道合志同，玄謨神通，豈復假近習之薦，因左右之介哉。書曰：「有不世之君，必能用不世之臣；用不世之臣，必能立不世之功。」殷周二王是矣。若夫齷齪近步，遵常守故，安足為陛下言哉？故陰陽不和，三光不暢，官曠無人，庶政不整者，三司之責也。疆埸騷動，方隅內侵，沒軍喪衆，干戈不息者，邊將之憂也。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？故任益隆者負益重，位益高者責益深，書稱「無曠庶官」，詩有「職思其憂」，此其義也。

陛下體天真之淑聖，登神機以繼統，兾聞康哉之歌，偃武行文之美。而數年以來，水旱不時，民困衣食，師徒之發，歲歲增調，加東有覆敗之軍，西有殪沒之將，至使蚌蛤浮翔於淮、泗，鼲鼬讙譁於林木。臣每念之，未嘗不輟食而揮餐，臨觴而搤腕矣。昔漢文發代，疑朝有變，宋昌曰：「內有朱虛、東牟之親，外有齊、楚、淮南、琅邪，此則磐石之宗，願王勿疑。」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，中慮周成召、畢之輔，下存宋昌磐石之固。昔騏驥之於吳阪，可謂困矣，及其伯樂相之，孫郵御之，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。蓋伯樂善御馬，明君善御臣；伯樂馳千里，明君致太平；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。若朝司惟良，萬機內理，武將行師，方難克弭。陛下可得雍容都城，何事勞動鑾駕，暴露於邊境哉？

臣聞羊質虎皮，見草則恱，見豺則戰，忘其皮之虎也。今置將不良，有似於此。故語曰：「患為之者不知，知之者不得為也。」昔樂毅奔趙，心不忘燕；廉頗在楚，思為趙將。臣生乎亂，長乎軍，又數承教于武皇帝，伏見行師用兵之要，不必取孫、吳而闇與之合。竊揆之於心，常願得一奉朝覲，排金門，蹈玉陛，列有職之臣，賜須臾之問，使臣得一散所懷，攄舒蘊積，死不恨矣。

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，期會甚急。又聞豹尾已建，戎軒騖駕，陛下將復勞玉躬，擾挂神思。臣誠竦息，不遑寧處。願得策馬執鞭，首當塵露，撮風后之奇，接孫、吳之要，追慕卜商起予左右，效命先驅，畢命輪轂，雖無大益，兾有小補。然天高聽遠，情不上通，徒獨望青雲而拊心，仰高天而歎息耳。屈平曰：「國有驥而不知乘，焉皇皇而更索！」昔管、蔡放誅，周、召作弼；叔魚陷刑，叔向匡國。三監之釁，臣自當之；二南之輔，求必不遠。華宗貴族，藩王之中，必有應斯舉者。故傳曰：「無周公之親，不得行周公之事。」唯陛下少留意焉。

近者漢氏廣建藩王，豐則連城數十，約則饗食祖祭而已，未若姬周之樹國，五等之品制也。若扶蘇之諫始皇，淳于越之難周青臣，可謂知時變矣。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，當權者是矣，故謀能移主，威能懾下。豪右執政，不在親戚；權之所在，雖疏必重，勢之所去，雖親必輕，蓋取齊者田族，非呂宗也。分晉者趙、魏，非姬姓也。惟陛下察之。苟吉專其位，凶離其患者，異姓之臣也。欲國之安，祈家之貴，存共其榮，沒同其禍者，公族之臣也。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，臣竊惑焉。

臣聞孟子曰：「君子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」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，登山浮澗，寒溫燥濕，高下共之，豈得離陛下哉？不勝憤懣，拜表陳情。若有不合，乞且藏之書府，不便滅棄，臣死之後，事或可思。若有豪氂少挂聖意者，乞出之朝堂，使夫博古之士，糾臣表之不合義者。如是，則臣願足矣。

帝輒優文荅報。魏略曰：是後大發士息，及取諸國士。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，其遺孤稚弱，在者無幾，而復被取，乃上書曰：「臣聞古者聖君，與日月齊其明，四時等其信，是以戮凶無重，賞善無輕，怒若驚霆，喜若時雨，恩不中絕，教無二可，以此臨朝，則臣下知所死矣。受任在萬里之外，審主之所以受官，必以之所投命，雖有構會之徒，泊然不以為懼者，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。昔章子為齊將，人有告之反者，威王曰：『不然。』左右曰：『王何以明之？』王曰：『聞章子改葬死母；彼尚不欺死父，顧當叛生君乎？』此君之信臣也。昔管仲親射桓公，後幽囚從魯檻車載，使少年挽而送齊。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，懼魯之悔，謂少年曰：『吾為汝唱，汝為和，聲和聲，宜走。』於是管仲唱之，少年走而和之，日行數百里，宿昔而至。至則相齊，此臣之信君也。臣初受封，策書曰：『植受茲青社，封于東土，以屏翰皇家，為魏藩輔。』而所得兵百五十人，皆年在耳順，或不踰矩，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。正復不老，皆使年壯，備有不虞，檢校乘城，顧不足以自救，況皆復耄耋罷曳乎？而名為魏東藩，使屏翰王室，臣竊自羞矣。就之諸國，國有士子，合不過五百人。伏以為三軍益損，不復賴此。方外不定，必當須辨者，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，夫妻負襁，子弟懷糧，蹈鋒履刃，以徇國難，何但習業小兒哉？愚誠以揮涕增河，鼷鼠飲海，於朝萬無損益，於臣家計甚有廢損。又臣士息前後三送，兼人已竭。惟尚有小兒，七八歲已上，十六七已還，三十餘人。今部曲皆年耆，卧在牀席，非糜不食，眼不能視，氣息裁屬者，凡三十七人；疲瘵風靡，疣盲聾聵者，二十三人。惟正須此小兒，大者可備宿衞，雖不足以禦寇，粗可以警小盜；小者未堪大使，為可使耘鉏穢草，驅護鳥雀。休候人則一事廢，一日獵則衆業散，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；常自躬親，不委下吏而已。陛下聖仁，恩詔三至，士子給國，長不復發。明詔之下，有若皦日，保金石之恩，必明神之信，畫然自固，如天如地。定習業者並復見送，晻若晝晦，悵然失圖。伏以為陛下旣爵臣百寮之右，居藩國之任，為置卿士，屋名為宮，冢名為陵，不使其危居獨立，無異於凡庶。若柏成欣於野耕，子仲樂於灌園；蓬戶茅牖，原憲之宅也；陋巷單瓢，顏子之居也：臣才不見效用，常慨然執斯志焉。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，罷官屬，省監官，使解璽釋紱，追柏成、子仲之業，營顏淵、原憲之事，居子臧之廬，宅延陵之室。如此，雖進無成功，退有可守，身死之日，猶松、喬也。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，固當羈絆於世繩，維繫於祿位，懷屑屑之小憂，執無已之百念，安得蕩然肆志，逍遙於宇宙之外哉？此願未從，陛下必欲崇親親，篤骨肉，潤白骨而榮枯木者，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。」皆遂還之。

其年冬，詔諸王朝六年正月。其二月，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，邑三千五百戶。植每欲求別見獨談，論及時政，幸兾試用，終不能得。旣還，悵然絕望。時法制，待藩國旣自峻迫，寮屬皆賈豎下才，兵人給其殘老，大數不過二百人。又植以前過，事復減半，十一年中而三徙都，常汲汲無歡，遂發疾薨，時年四十一。植嘗為琴瑟調歌，辭曰：「吁嗟此轉蓬，居世何獨然！長去本根逝，夙夜無休閑。東西經七陌，南北越九阡，卒遇回風起，吹我入雲閒。自謂終天路，忽焉下沈淵。驚飈接我出，故歸彼中田。當南而更北，謂東而反西，宕宕當何依，忽亡而復存。飄颻周八澤，連翩歷五山，流轉無恒處，誰知吾苦艱？願為中林草，秋隨野火燔，糜滅豈不痛，願與林葉連。」　孫盛曰：異哉，魏氏之封建也！不度先王之典，不思藩屏之術，違敦睦之風，背維城之義。漢初之封，或權侔人主，雖云不度，時勢然也。魏氏諸侯，陋同匹夫，雖懲七國，矯枉過也。且魏之代漢，非積德之由，風澤旣微，六合未一，而彫翦枝幹，委權異族，勢同瘣木，危若巢幕，不嗣忽諸，非天喪也。五等之制，萬世不易之典。六代興亡，曹冏論之詳矣。遺令薄葬。以小子志，保家之主也，欲立之。初，植登魚山，臨東阿，喟然有歸焉之心，遂營為墓。子志嗣，徙封濟北王。景初中詔曰：「陳思王昔雖有過失，旣克己慎行，以補前闕，且自少至終，篇籍不離于手，誠難能也。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，公卿已下議尚書、中書、祕書三府、大鴻臚者皆削除之。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，副藏內外。」志累增邑，并前九百九十戶。志別傳曰：志字允恭，好學有才行。晉武帝為中撫軍，迎常道鄉公于鄴，志夜與帝相見，帝與語，從暮至旦，甚器之。及受禪，改封鄄城公。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，歷章武、趙郡，遷散騎常侍、國子博士，後轉博士祭酒。及齊王攸當之藩，下禮官議崇錫之典，志歎曰：「安有如此之才，如此之親，而不得樹本助化，而遠出海隅者乎？」乃建議以諫，辭旨甚切。帝大怒，免志官。後復為散騎常侍。志遭母憂，居喪盡哀，因得疾病，喜怒失常，太康九年卒，謚曰定公。

蕭懷王熊傳

蕭懷王熊，早薨。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。太和三年，又追封爵為王。青龍二年，子哀王炳嗣，食邑二千五百戶。六年薨，無子，國除。

評曰：任城武藝壯猛，有將領之氣。陳思文才富豔，足以自通後葉，然不能克讓遠防，終致攜隙。傳曰「楚則失之矣。而齊亦未為得也」，其此之謂歟！魚豢曰：諺言「貧不學儉，卑不學恭」，非人性分也，勢使然耳。此實然之勢，信不虛矣。假令太祖防遏植等，在於疇昔，此賢之心，何緣有窺望乎？彰之挾恨，尚無所至。至於植者，豈能興難？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，丁儀以希意族滅，哀夫！余每覽植之華采，思若有神。以此推之，太祖之動心，亦良有以也。

##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

武皇帝二十五男：卞皇后生文皇帝、任城威王彰、陳思王植、蕭懷王熊，劉夫人生豐愍王昂、相殤王鑠，環夫人生鄧哀王沖、彭城王據、燕王宇，杜夫人生沛穆王林、中山恭王衮，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、陳留恭王峻，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，王昭儀生趙王幹，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、楚王彪、剛殤公子勤，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、郿戴公子整、靈殤公子京，周姬生樊安公均，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，宋姬生東平靈王徽，趙姬生樂陵王茂。

豐愍王昂傳

豐愍王昂字子脩。弱冠舉孝廉。隨太祖南征，為張繡所害。無子。黃初二年追封，謚曰豐悼公。三年，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，封中都公。其年徙封長子公。五年，追加昂號曰豐悼王。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。嘉平六年，以琬襲昂爵為豐王。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二千七百戶。琬薨，謚曰恭王。子廉嗣。

相殤王鑠傳

相殤王鑠，早薨，太和三年追封謚。青龍元年，子愍王潛嗣，其年薨。二年，子懷王偃嗣，邑二千五百戶，四年薨。無子，國除。正元二年，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。

鄧哀王沖傳

鄧哀王沖字倉舒。少聦察岐嶷，生五六歲，智意所及，有若成人之智。時孫權曾致巨象，太祖欲知其斤重，訪之羣下，咸莫能出其理。沖曰：「置象大船之上，而刻其水痕所至，稱物以載之，則校可知矣。」太祖大恱，即施行焉。時軍國多事，用刑嚴重。太祖馬鞌在庫，而為鼠所齧，庫吏懼必死，議欲面縛首罪，猶懼不免。沖謂曰：「待三日中，然後自歸。」沖於是以刀穿單衣，如鼠齧者，謬為失意，貌有愁色。太祖問之，沖對曰：「世俗以為鼠齧衣者，其主不吉。今單衣見齧，是以憂戚。」太祖曰：「此妄言耳，無所苦也。」俄而庫吏以齧鞌聞，太祖笑曰：「兒衣在側，尚齧，況鞌縣柱乎？」一無所問。沖仁愛識達，皆此類也。凡應罪戮，而為沖微所辨理，賴以濟宥者，前後數十。魏書曰：沖每見當刑者，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。及勤勞之吏，以過誤觸罪，常為太祖陳說，宜寬宥之。辨察仁愛，與性俱生，容貌姿美，有殊於衆，故特見寵異。　臣松之以「容貌姿美」一類之言，而分以為三，亦叙屬之一病也。太祖數對羣臣稱述，有欲傳後意。年十三，建安十三年疾病，太祖親為請命。及亡，哀甚。文帝寬喻太祖，太祖曰：「此我之不幸，而汝曹之幸也。」孫盛曰：春秋之義，立嫡以長不以賢。沖雖存也猶不宜立，況其旣沒，而發斯言乎？詩云：「無易由言。」魏武其易之也。言則流涕，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，贈騎都尉印綬，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。二十二年，封琮為鄧侯。黃初二年，追贈謚沖曰鄧哀侯，又追加號為公。魏書載策曰：「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，皇帝曰：咨爾鄧哀侯沖，昔皇天鍾美於爾躬，俾聦哲之才，成於弱年。當永享顯祚，克成厥終。如何不祿，早世夭昏！朕承天序，享有四海，並建親親，以藩王室，惟爾不逮斯榮，且葬禮未備。追悼之懷，愴然攸傷。今遷葬于高陵，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，追賜號曰鄧公，祠以太牢。魂而有靈，休茲寵榮。嗚呼哀哉！」　魏略曰：文帝常言「家兄孝廉，自其分也。若使倉舒在，我亦無天下。」三年，進琮爵，徙封冠軍公。四年，徙封己氏公。太和五年，加沖號曰鄧哀王。景初元年，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，削戶三百，貶爵為都鄉侯。三年，復為己氏公。正始七年，轉封平陽公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千九百戶。

彭城王據傳

彭城王據，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。二十二年，徙封宛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為公。三年，為章陵王，其年徙封義陽。文帝以南方下溼，又以環太妃彭城人，徙封彭城。又徙封濟陰。五年，詔曰：「先王建國，隨時而制。漢祖增秦所置郡，至光武以天下損耗，并省郡縣。以今比之，益不及焉。其改封諸王，皆為縣王。」據改封定陶縣。太和六年，改封諸王，皆以郡為國，據復封彭城。景初元年，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，削縣二千戶。魏書載璽書曰：「制詔彭城王：有司奏，王遣司馬董和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，多作禁物，交通工官，出入近署，踰侈非度，慢令違制，繩王以法。朕用憮然，不寧于心。王以懿親之重，處藩輔之位，典籍日陳於前，勤誦不輟於側。加雅素奉脩，恭肅敬慎，務在蹈道，孜孜不衰，豈忘率意正身，考終厥行哉？若然小疵，或謬于細人，忽不覺悟，以斯為失耳。書曰：『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。』古人垂誥，乃至於此，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。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，則德明矣；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，則心夷矣；慎行所以為尤者而脩之，則行全矣：三者，王之所能備也。今詔有司宥王，削縣二千戶，以彰八柄與奪之法。昔羲、文作易，著休復之語，仲尼論行，旣過能改。王其改行，茂昭斯義，率意無怠。」三年，復所削戶邑。正元、景元中累增邑，并前四千六百戶。

燕王宇傳

燕王宇字彭祖。建安十六年，封都鄉侯。二十二年，改封魯陽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為公。三年，為下邳王。五年，改封單父縣。太和六年，改封燕王。明帝少與宇同止，常愛異之。及即位，寵賜與諸王殊。青龍三年，徵入朝。景初元年，還鄴。二年夏，復徵詣京都。冬十二月，明帝疾篤，拜宇為大將軍，屬以後事。受署四日，宇深固讓；帝意亦變，遂免宇官。三年夏，還鄴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五千五百戶。常道鄉公奐，宇之子，入繼大宗。

沛穆王林傳

沛穆王林，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。二十二年，徙封譙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為公。三年，為譙王。五年，改封譙縣。七年，徙封鄄城。太和六年，改封沛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四千七百戶。林薨，子緯嗣。案嵇氏譜：嵇康妻，林子之女也。

中山恭王衮傳

中山恭王衮，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。少好學，年十餘歲能屬文。每讀書，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，數諫止之，然性所樂，不能廢也。二十二年，徙封東鄉侯，其年又改封贊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為公，官屬皆賀，衮曰：「夫生深宮之中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多驕逸之失。諸賢旣慶其休，宜輔其闕。」每兄弟游娛，衮獨譚思經典。文學防輔相與言曰：「受詔察公舉錯，有過當奏，及有善，亦宜以聞，不可匿其美也。」遂共表稱陳衮美。衮聞之，大驚懼，責讓文學曰：「脩身自守，常人之行耳，而諸君乃以上聞，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。且如有善，何患不聞，而遽共如是，是非益我者。」其誡慎如此。三年，為北海王。其年，黃龍見鄴西漳水，衮上書贊頌。詔賜黃金十斤，詔曰：「昔唐叔歸禾，東平獻頌，斯皆骨肉贊美，以彰懿親。王研精墳典，耽味道真，文雅煥炳，朕甚嘉之。王其克慎明德，以終令問。」四年，改封贊王。七年，徙封濮陽。太和二年就國，尚約儉，教勑妃妾紡績織絍，習為家人之事。五年冬，入朝。六年，改封中山。

初，衮來朝，犯京都禁。青龍元年，有司奏衮。詔曰：「王素敬慎，邂逅至此，其以議親之典議之。」有司固執。詔削縣二，戶七百五十。魏書載璽書曰：「制詔中山王：有司奏，王乃者來朝，犯交通京師之禁。朕惟親親之恩，用寢吏議。然法者，所與天下共也，不可得廢。今削王縣二，戶七百五十。夫克己復禮，聖人稱仁，朝過夕改，君子與之。王其戒諸，無貳咎悔也。」衮憂懼，戒勑官屬愈謹。帝嘉其意，二年，復所削縣。三年秋，衮得疾病，詔遣太醫視疾，殿中、虎賁齎手詔、賜珍膳相屬，又遣太妃、沛王林並就省疾。衮疾困，勑令官屬曰：「吾寡德忝寵，大命將盡。吾旣好儉，而聖朝著終誥之制，為天下法。吾氣絕之日，自殯及葬，務奉詔書。昔衞大夫蘧瑗葬濮陽，吾望其墓，常想其遺風，願託賢靈以弊髮齒，營吾兆域，必往從之。禮：男子不卒婦人之手。亟以時成東堂。」堂成，名之曰遂志之堂，輿疾往居之。又令世子曰：「汝幼少，未聞義方，早為人君，但知樂，不知苦；不知苦，必將以驕奢為失也。接大臣，務以禮。雖非大臣，老者猶宜荅拜。事兄以敬，恤弟以慈；兄弟有不良之行，當造膝諫之。諫之不從，流涕喻之；喻之不改，乃白其母。若猶不改，當以奏聞，并辭國土。與其守寵罹禍，不若貧賤全身也。此亦謂大罪惡耳，其微過細故，當掩覆之。嗟爾小子，慎脩乃身，奉聖朝以忠貞，事太妃以孝敬。閨闈之內，奉令于太妃；閫閾之外，受教於沛王。無怠乃心，以慰予靈。」其年薨。詔沛王林留訖葬，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，宗正弔祭，贈賵甚厚。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，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。子孚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三千四百戶。

濟陽懷王玹傳

濟陽懷王玹，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。早薨，無子。二十年，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，早薨，無子。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玹後。黃初二年，改封濟陽侯。四年，進爵為公。太和四年，追進玹爵，謚曰懷公。六年，又進號曰懷王，追謚贊曰西鄉哀侯。壹薨，謚曰悼公。子恒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千九百戶。

陳留恭王峻傳

陳留恭王峻字子安，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。二十二年，徙封襄邑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為公。三年，為陳留王。五年，改封襄邑縣。太和六年，又封陳留。甘露四年薨。子澳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四千七百戶。

范陽閔王矩傳

范陽閔王矩，早薨，無子。建安二十二年，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，封臨晉侯。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為范陽閔公。五年，改封敏范陽王。七年，徙封句陽，太和六年，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，改封敏琅邪王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三千四百戶。敏薨，謚曰原王。子焜嗣。

趙王幹傳

趙王幹，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。二十二年，徙封賴亭侯。其年改封弘農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，徙封燕公。魏略曰：幹一名良。良本陳妾子，良生而陳氏死，太祖令王夫人養之。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，遺令語太子曰：「此兒三歲亡母，五歲失父，以累汝也。」太子由是親待，隆於諸弟。良年小，常呼文帝為阿翁，帝謂良曰：「我，汝兄耳。」文帝又愍其如是，每為流涕。　臣松之案：此傳以母貴賤為次，不計兄弟之年，故楚王彪年雖大，傳在幹後。尋朱建平傳，知彪大幹二十歲。三年，為河間王。五年，改封樂城縣。七年，徙封鉅鹿。太和六年，改封趙王。幹母有寵於太祖。及文帝為嗣，幹母有力。文帝臨崩，有遺詔，是以明帝常加恩意。青龍二年，私通賔客，為有司所奏，賜幹璽書誡誨之，曰：「易稱『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』，詩著『大車惟塵』之誡。自太祖受命創業，深覩治亂之源，鑒存亡之機，初封諸侯，訓以恭慎之至言，輔以天下之端士，常稱馬援之遺誡，重諸侯賔客交通之禁，乃使與犯妖惡同。夫豈以此薄骨肉哉？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，士民無傷害之悔耳。高祖踐阼，祗慎萬機，申著諸侯不朝之令。朕感詩人常棣之作，嘉采菽之義，亦緣詔文曰『若有詔得詣京都』，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。而楚、中山並犯交通之禁，趙宗、戴捷咸伏其辜。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，有司舉奏，朕裁削縣。今有司以曹纂、王喬等因九族時節，集會王家，或非其時，皆違禁防。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，加受先帝顧命，欲崇恩禮，延乎後嗣，況近在王之身乎？且自非聖人，孰能無過？已詔有司宥王之失。古人有言：『戒慎乎其所不覩，恐懼乎其所弗聞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焉。』叔父茲率先聖之典，以纂乃先帝之遺命，戰戰兢兢，靖恭厥位，稱朕意焉。」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五千戶。

臨邑殤公子上傳

臨邑殤公子上，早薨。太和五年，追封謚。無後。

楚王彪傳

楚王彪字朱虎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封壽春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，徙封汝陽公。三年，封弋陽王。其年徙封吳王。五年，改封壽春縣。七年，徙封白馬。太和五年冬，朝京都。六年，改封楚。初，彪來朝，犯禁，青龍元年，為有司所奏，詔削縣三，戶千五百。二年，大赦，復所削縣。景初三年，增戶五百，并前三千戶。嘉平元年，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都許昌。語在淩傳。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，收治諸相連及者。廷尉請徵彪治罪。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，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，使自圖焉。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：「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，用戮不違親戚，至公之義也。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，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，古今常典也。惟王，國之至親，作藩于外，不能祗奉王度，表率宗室，而謀於姧邪，乃與太尉王淩、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，圖危社稷，有悖忒之心，無忠孝之意。宗廟有靈，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？朕深痛王自陷罪辜，旣得王情，深用憮然。有司奏王當就大理，朕惟公族甸師之義，不忍肆王市朝，故遣使者賜書。王自作孽，匪由於他，燕剌之事，宜足以觀。王其自圖之！」彪乃自殺。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，徙平原。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，坐知情無輔導之義，皆伏誅。國除為淮南郡。正元元年詔曰：「故楚王彪，背國附姧，身死嗣替，雖自取之，猶哀矜焉。夫含垢藏疾，親親之道也，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。」景元元年，增邑，并前二千五百戶。臣松之案：嘉入晉，封高邑公。元康中，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。嘉後為東莞太守，崇為征虜將軍，監青、徐軍事，屯於下邳，嘉以詩遺崇曰：「文武應時用，兼才在明哲。嗟嗟我石生，為國之俊傑。入侍於皇闥，出則登九列。威檢肅青、徐，風發宣吳裔。疇昔謬同位，情至過魯、衞。分離踰十載，思遠心增結。願子鑒斯誠，寒暑不踰契。」崇荅曰：「昔常接羽儀，俱游青雲中，敦道訓胄子，儒化渙以融，同聲無異響，故使恩愛隆。豈惟敦初好，款分在令終。孔不陋九夷，老氏適西戎。逍遙滄海隅，可以保王躬。世事非所務，周公不足夢。玄寂令神王，是以守至沖。」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啟云：「魏氏宗室屈滯，每聖恩所存。東莞太守曹嘉，才幹學義，不及志、翕，而良素脩潔，性業踰之；又已歷二郡。臣以為優先代之後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。」

剛殤公子勤傳

剛殤公子勤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謚。無後。

穀城殤公子乘傳

穀城殤公子乘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謚。無後。

郿戴公子整傳

郿戴公子整，奉從叔父郎中紹後。建安二十二年，封郿侯。二十三年薨。無子。黃初二年追進爵，謚曰戴公。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。三年，封平氏侯。四年，徙封成武。太和三年，進爵為公。青龍三年薨。謚曰悼公。無後。四年，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，奉整後。正元、景元中累增邑，并前千八百戶。

靈殤公子京傳

靈殤公子京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謚。無後。

樊安公均傳

樊安公均，奉叔父薊恭公彬後。建安二十二年，封樊侯。二十四年薨。子抗嗣。黃初二年，追進公爵，謚曰樊公。三年，徙封抗薊公。四年，徙封屯留公。景初元年薨，謚曰定公。子諶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千九百戶。

廣宗殤公子棘傳

廣宗殤公子棘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謚。無後。

東平靈王徽傳

東平靈王徽，奉叔公朗陵哀侯王後。建安二十二年，封歷城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為公。三年，為廬江王。四年，徙封壽張王。五年，改封壽張縣。太和六年，改封東平。青龍二年，徽使官屬檛壽張縣吏，為有司所奏。詔削縣一，戶五百。其年復所削縣。正始三年薨。子翕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三千四百戶。臣松之案：翕入晉，封廩丘公。魏宗室之中，名次鄄城公。至泰始二年，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。詔曰：「翕秉德履道，魏宗之良。今琨遠至，其假世子印綬，加騎都尉，賜朝服一具，錢十萬，隨才叙用。」翕撰解寒食散方，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。

樂陵王茂傳

樂陵王茂，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。二十三年，改封平輿侯。黃初三年，進爵，徙封乘氏公。七年，徙封中丘。茂性慠佷，少無寵於太祖。及文帝世，又獨不王。太和元年，徙封聊城公，其年為王。詔曰：「昔象之為虐至甚，而大舜猶侯之有鼻。近漢氏淮南、阜陵，皆為亂臣逆子，而猶或及身而復國，或至子而錫土。有虞建之於上古，漢文、明、章行之乎前代，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。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，長不務善道。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，皆命賢者，故姬姓有未必侯者，是以獨不王茂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。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，欲脩善將來。君子與其進，不保其往也。今封茂為聊城王，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。」六年，改封曲陽王。正始三年，東平靈王薨，茂稱嗌痛，不肯發哀，居處出入自若。有司奏除國土，詔削縣一，戶五百。五年，徙封樂陵，詔以茂租奉少，諸子多，復所削戶，又增戶七百。嘉平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五千戶。

文皇帝九男：甄氏皇后生明帝，李貴人生贊哀王恊，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，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，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，徐姬生元城哀王禮，蘇姬生邯鄲懷王邕，張姬生清河悼王貢，宋姬生廣平哀王儼。

贊哀王協傳

贊哀王協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。青龍二年，更追改號謚。三年，子殤王尋嗣。景初三年，增戶五百，并前三千戶。正始九年薨。無子。國除。

北海悼王蕤傳

北海悼王蕤，黃初七年，明帝即位，立為陽平縣王。太和六年，改封北海。青龍元年薨。二年，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，封昌鄉公。景初二年，立為饒安王。正始七年，徙封文安。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三千五百戶。

東武陽懷王鑒傳

東武陽懷王鑒，黃初六年立。其年薨。青龍三年賜謚。無子。國除。

東海定王霖傳

東海定王霖，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。六年，改封館陶縣。明帝即位，以先帝遺意，愛寵霖異於諸國。而霖性麤暴，閨門之內，婢妾之間，多所殘害。太和六年，改封東海。嘉平元年薨。子啟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六千二百戶。高貴鄉公髦，霖之子也，入繼大宗。

元城哀王禮傳

元城哀王禮，黃初二年封秦公，以京兆郡為國。三年，改為京兆王。六年，改封元城王。太和三年薨。五年，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。六年，改封梁王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四千五百戶。

邯鄲懷王邕傳

邯鄲懷王邕，黃初二年封淮南公，以九江郡為國。三年，進為淮南王。四年，改封陳。六年，改封邯鄲。太和三年薨。五年，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。六年，改封魯陽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四千四百戶。

　清河悼王貢傳

清河悼王貢，黃初三年封。四年薨。無子。國除。

　廣平哀王儼傳

廣平哀王儼，黃初三年封。四年薨。無子。國除。

評曰：魏氏王公，旣徒有國土之名，而無社稷之實，又禁防壅隔，同於囹圄；位號靡定，大小歲易；骨肉之恩乖，常棣之義廢。為法之弊，一至于此乎！

袁子曰：魏興，承大亂之後，民人損減，不可則以古始。於是封建侯王，皆使寄地，空名而無其實。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，以衞其國。雖有王侯之號，而乃儕於匹夫。縣隔千里之外，無朝聘之儀，鄰國無會同之制。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。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。旣違宗國藩屏之義，又虧親戚骨肉之恩。

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：「臣聞古之王者，必建同姓以明親親，必樹異姓以明賢賢。故傳曰『庸勳親親，昵近尊賢』；書曰『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』；詩云『懷德維寧，宗子維城』。由是觀之，非賢無與興功，非親無與輔治。夫親親之道，專用則其漸也微弱；賢賢之道，偏任則其弊也劫奪。先聖知其然也，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；近則有宗盟藩衞之固，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，盛則有與共其治，衰則有與守其土，安則有與享其福，危則有與同其禍。夫然，故能有其國家，保其社稷，歷紀長乆，本枝百世也。今魏尊尊之法雖明，親親之道未備。詩不云乎，『鶺鴒在原，兄弟急難』。以斯言之，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，同心於憂禍之間，雖有鬩牆之忿，不忘禦侮之事。何則？憂患同也。今則不然，或任而不重，或釋而不任，一旦疆埸稱警，關門反拒，股肱不扶，胷心無衞。臣竊惟此，寢不安席，思獻丹誠，貢策朱闕。謹撰合所聞，叙論成敗。論曰：昔夏、殷、周歷世數十，而秦二世而亡。何則？三代之君，與天下共其民，故天下同其憂。秦王獨制其民，故傾危而莫救。夫與民共其樂者，人必憂其憂；與民同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乆也，故與人共治之；知獨守之不能固也，故與人共守之。兼親踈而兩用，參同異而並建。是以輕重足以相鎮，親踈足以相衞，并兼路塞，逆節不生。及其衰也，桓、文帥禮；苞茅不貢，齊師伐楚；宋不城周，晉戮其宰。王綱弛而復張，諸侯傲而復肅。二霸之後，浸以陵遲。吳、楚憑江，負固方城，雖心希九鼎，而畏迫宗姬，姦情散於胷懷，逆謀消於脣吻；斯豈非信重親戚，任用賢能，枝葉碩茂，本根賴之與？自此之後，轉相攻伐；吳并於越，晉分為三，魯滅於楚，鄭兼於韓。曁于戰國，諸姬微矣，惟燕、衞獨存，然皆弱小，西迫彊秦，南畏齊、楚，憂懼滅亡，匪遑相恤。至於王赧，降為庶人，猶枝幹相持，得居虛位，海內無主，四十餘年。秦據勢勝之地，騁譎詐之術，征伐關東，蠶食九國，至於始皇，乃定天位。曠日若彼，用力若此，豈非深固根蔕不拔之道乎？易曰；『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』周德其可謂當之矣。秦觀周之弊，以為小弱見奪，於是廢五等之爵，立郡縣之官，弃禮樂之教，任苛刻之政；子弟無尺寸之封，功臣無立錐之地，內無宗子以自毗輔，外無諸侯以為藩衞，仁心不加於親戚，惠澤不流於枝葉；譬猶芟刈股肱，獨任胷腹，浮舟江海，捐棄楫櫂，觀者為之寒心，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，豈不悖哉！是時淳于越諫曰：『臣聞殷、周之王，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。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，卒有田常六卿之臣，而無輔弼，何以相救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乆者，非所聞也。』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，至於身死之日，無所寄付，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，託廢立之命於姧臣之口，至令趙高之徒，誅鉏宗室。胡亥少習刻薄之教，長遵凶父之業，不能改制易法，寵任兄弟，而乃師譚申、商，諮謀趙高；自幽深宮，委政讒賊，身殘望夷，求為黔首，豈可得哉？遂乃郡國離心，衆庶潰叛，勝、廣倡之於前，劉、項弊之於後。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，抑李斯之論，割裂州國，分王子弟，封三代之後，報功臣之勞，士有常君，民有定主，枝葉相扶，首尾為用，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，時人無湯、武之賢，姧謀未發，而身已屠戮，何區區之陳、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？故漢祖奮三尺之劒，驅烏集之衆，五年之中，遂成帝業。自開闢以來，其興立功勳，未有若漢祖之易也。夫伐深根者難為功，摧枯朽者易為力，理勢然也。漢監秦之失，封殖子弟，及諸呂擅權，圖危劉氏，而天下所以不傾動，百姓所以不易心者，徒以諸侯彊大，盤石膠固，東牟、朱虛受命於內，齊、代、吳、楚作衞於外故也。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，忽先王之制，則天下已傳，非劉氏有也。然高祖封建，地過古制，大者跨州兼郡，小者連城數十，上下無別，權侔京室，故有吳、楚七國之患。賈誼曰：『諸侯彊盛，長亂起姧。夫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，令海內之勢，若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則下無背叛之心，上無誅伐之事。』文帝不從。至於孝景，猥用晁錯之計，削黜諸侯，親者怨恨，踈者震恐，吳、楚倡謀，五國從風。兆發高帝，釁鍾文、景，由寬之過制，急之不漸故也。所謂末大必折，尾大難掉。尾同於體，猶或不從，況乎非體之尾，其可掉哉？武帝從主父之策，下推恩之令，自是之後，齊分為七，趙分為六，淮南三割，梁、代五分，遂以陵遲，子孫微弱，衣食租稅，不預政事，或以酎金免削，或以無後國除。至於成帝，王氏擅朝。劉向諫曰：『臣聞公族者，國之枝葉；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。方今同姓疏遠，母黨專政，排擯宗室，孤弱公族，非所以保守社稷，安固國嗣也。』其言深切，多所稱引，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。至于哀、平，異姓秉權，假周公之事，而為田常之亂，高拱而竊天位，一朝而臣四海。漢宗室王侯，解印釋紱，貢奉社稷，猶懼不得為臣妾，或乃為之符命，頌莽恩德，豈不哀哉！由斯言之，非宗子獨忠孝於惠、文之間，而叛逆於哀、平之際也，徒權輕勢弱，不能有定耳。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，禽王莽於已成，紹漢嗣於旣絕，斯豈非宗子之力也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，襲周之舊制，踵王國之法，而徼倖無疆之期。至於桓、靈，閹豎執衡，朝無死難之臣，外無同憂之國，君孤立於上，臣弄權於下，本末不能相御，身首不能相使。由是天下鼎沸，姧凶並爭，宗廟焚為灰燼，宮室變為榛藪，居九州之地，而身無所安處，悲夫！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賢，兼神武之畧，恥王綱之廢絕，愍漢室之傾覆，龍飛譙、沛，鳳翔兖、豫，掃除凶逆，翦滅鯨鯢，迎帝西京，定都潁邑，德動天地，義感人神。漢氏奉天，禪位大魏。大魏之興，于今二十有四年矣，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，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；子弟王空虛之地，君有不使之民，宗室竄於閭閻，不聞邦國之政，權均匹夫，勢齊凡庶；內無深根不拔之固，外無盤石宗盟之助，非所以安社稷，為萬世之業也。且今之州牧、郡守，古之方伯、諸侯，皆跨有千里之土，兼軍武之任，或比國數人，或兄弟並據；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厠其閒，與相維持，非所以彊幹弱枝，備萬一之虞也。今之用賢，或超為名都之主，或為偏師之帥，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，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，使夫廉高之士，畢志於衡軛之內，才能之人，恥與非類為伍，非所以勸進賢能襃異宗室之禮也。夫泉竭則流涸，根朽則葉枯；枝繁者蔭根，條落者本孤。故語曰『百足之蟲，至死不僵』，以扶之者衆也。此言雖小，可以譬大。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，威名不可一朝而立，皆為之有漸，建之有素。譬之種樹，久則深固其本根，茂盛其枝葉，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，植於宮闕之下，雖壅之以黑墳，煖之以春日，猶不救於枯槁，而何暇繁育哉？夫樹猶親戚，土猶士民，建置不乆，則輕下慢上，平居猶懼其離叛，危急將若之何？是以聖王安而不逸，以慮危也，存而設備，以懼亡也。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，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。」冏，中常侍兄叔興之後，少帝族祖也。是時天子幼稚，冏兾以此論感悟曹爽，爽不能納。

## 王衞二劉傅傳第二十一

王粲傳

王粲字仲宣，山陽高平人也。曾祖父龔，祖父暢，皆為漢三公。張璠漢紀曰：龔字伯宗，有高名於天下。順帝時為太尉。初，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，將殯，臨之曰：「幸不為夭，復何恨哉？」及龔妻卒，龔與諸子並杖行服，時人或兩譏焉。暢字叔茂，名在八俊。靈帝時為司空，以水災免，而李膺亦免歸故郡，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。天下以暢、膺為高士，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，願涉其流，惟恐不及。會連有災異，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，宜因其變，以暢、膺代之，則禎祥必至。由是宦豎深怨之，及膺誅死而暢遂廢，終于家。父謙，為大將軍何進長史。進以謙名公之胄，欲與為婚，見其二子，使擇焉。謙弗許。以疾免，卒于家。

獻帝西遷，粲徙長安，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。時邕才學顯著，貴重朝廷，常車騎填巷，賔客盈坐。聞粲在門，倒屣迎之。粲至，年旣幼弱，容狀短小，一坐盡驚。邕曰：「此王公孫也，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書籍文章，盡當與之。」年十七，司徒辟，詔除黃門侍郎，以西京擾亂，皆不就。乃之荊州依劉表。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，不甚重也。臣松之曰：貌寢，謂貌負其實也。通侻者，簡易也。表卒。粲勸表子琮，令歸太祖。文士傳載粲說琮曰：「僕有愚計，願進之於將軍，可乎？」琮曰：「吾所願聞也。」粲曰：「天下大亂，豪傑並起，在倉卒之際，彊弱未分，故人各各有心耳。當此之時，家家欲為帝王，人人欲為公侯。觀古今之成敗，能先見事機者，則恒受其福。今將軍自度，何如曹公邪？」琮不能對。粲復曰：「如粲所聞，曹公故人傑也。雄略冠時，智謀出世，摧袁氏於官渡，驅孫權於江外，逐劉備於隴右，破烏丸於白登，其餘梟夷蕩定者，往往如神，不可勝計。今日之事，去就可知也。將軍能聽粲計，卷甲倒戈，應天順命，以歸曹公，曹公必重德將軍。保己全宗，長享福祚，垂之後嗣，此萬全之策也。粲遭亂流離，託命此州，蒙將軍父子重顧，敢不盡言！」琮納其言。　臣松之案：孫權自此以前，尚與中國和同，未嘗交兵，何云「驅權於江外」乎？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，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，備身未嘗涉於關、隴。而於征荊州之年，便云逐備於隴右，旣已乖錯；又白登在平城，亦魏武所不經，北征烏丸，與白登永不相豫。以此知張隲假偽之辭，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。凡隲虛偽妄作，不可覆疏，如此類者，不可勝紀。太祖辟為丞相掾，賜爵關內侯。太祖置酒漢濵，粲奉觴賀曰：「方今袁紹起河北，杖大衆，志兼天下，然好賢而不能用，故奇士去之。劉表雍容荊楚，坐觀時變，自以為西伯可規。士之避亂荊州者，皆海內之儁傑也；表不知所任，故國危而無輔。明公定兾州之日，下車即繕其甲卒，收其豪傑而用之，以橫行天下；及平江、漢，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，使海內回心，望風而願治，文武並用，英雄畢力，此三王之舉也。」後遷軍謀祭酒。魏國旣建，拜侍中。博物多識，問無不對。時舊儀廢弛，興造制度，粲恒典之。摯虞決疑要注曰：漢末喪亂，絕無玉珮。魏侍中王粲識舊珮，始復作之。今之玉珮，受法於粲也。

初，粲與人共行，讀道邊碑，人問曰：「卿能闇誦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因使背而誦之，不失一字。觀人圍棊，局壞，粲為覆之。棊者不信，以帊蓋局，使更以他局為之。用相比校，不誤一道。其彊記默識如此。性善筭，作筭術，略盡其理。善屬文，舉筆便成，無所改定，時人常以為宿構；然正復精意覃思，亦不能加也。典略曰；粲才旣高，辯論應機。鍾繇、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，至於朝廷奏議，皆閣筆不能措手。著詩、賦、論、議垂六十篇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從征吳。二十二年春，道病卒，時年四十一。粲二子，為魏諷所引，誅。後絕。文章志曰：太祖時征漢中，聞粲子死，歎曰：「孤若在，不使仲宣無後。」

始文帝為五官將，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。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、廣陵陳琳字孔璋、陳留阮瑀字元瑜、汝南應瑒字德璉、瑒，音徒哽反，一音暢。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。

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，五官將文學。先賢行狀曰：幹清玄體道，六行脩備，聦識洽聞，操翰成章，輕官忽祿，不耽世榮。建安中，太祖特加旌命，以疾休息。後除上艾長，又以疾不行。

琳前為何進主簿。進欲誅諸宦官，太后不聽，進乃召四方猛將，並使引兵向京城，欲以劫恐太后。琳諫進曰：「易稱『即鹿無虞』。諺有『掩目捕雀』。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況國之大事，其可以詐立乎？今將軍總皇威，握兵要，龍驤虎步，高下在心；以此行事，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。但當速發雷霆，行權立斷，違經合道，天人順之；而反釋其利器，更徵於他。大兵合聚，彊者為雄，所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；必不成功，祇為亂階。」進不納其言，竟以取禍。琳避難兾州，袁紹使典文章。袁氏敗，琳歸太祖。太祖謂曰：「卿昔為本初移書，但可罪狀孤而已，惡惡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」琳謝罪，太祖愛其才而不咎。

瑀少受學於蔡邕。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，瑀終不為屈。太祖並以琳、瑀為司空軍謀祭酒，管記室，文士傳曰：太祖雅聞瑀名，辟之，不應，連見偪促，乃逃入山中。太祖使人焚山，得瑀，送至，召入。太祖時征長安，大延賔客，怒瑀不與語，使就技人列。瑀善解音，能鼓琴，遂撫弦而歌，因造歌曲曰：「奕奕天門開，大魏應期運。青蓋巡九州，在東西人怨。士為知己死，女為恱者玩。恩義苟敷暢，他人焉能亂？」為曲旣捷，音聲殊妙，當時冠坐，太祖大恱。臣松之案魚氏典略、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，不為曹洪屈。得太祖召，即投杖而起。不得有逃入山中，焚之乃出之事也。　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，使瑀作書與劉備，及征馬超，又使瑀作書與韓遂，此二書今具存。至長安之前，遂等破走，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。而張隲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，此又乖矣。瑀以十七年卒，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，而云瑀歌舞辭稱「大魏應期運」，愈知甚妄。又其辭云「他人焉能亂」，了不成語。瑀之吐屬，必不如此。軍國書檄，多琳、瑀所作也。典略曰：琳作諸書及檄，草成呈太祖。太祖先苦頭風，是日疾發，卧讀琳所作，翕然而起曰：「此愈我病。」數加厚賜。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，時太祖適近出，瑀隨從，因於馬上具草，書成呈之。太祖攬筆欲有所定，而竟不能增損。琳徙門下督，瑀為倉曹掾屬。

瑒、楨各被太祖辟，為丞相掾屬。瑒轉為平原侯庶子，後為五官將文學。華嶠漢書曰：瑒祖奉，字世叔。才敏善諷誦，故世稱「應世叔讀書，五行俱下」。著後序十餘篇，為世儒者。延熹中，至司隷校尉。子劭字仲遠，亦博學多識，尤好事。諸所撰述風俗通等，凡百餘篇，辭雖不典，世服其博聞。續漢書曰：劭又著中漢輯叙、漢官儀及禮儀故事，凡十一種，百三十六卷。朝廷制度，百官儀式，所以不亡者，由劭記之。官至泰山太守。劭弟珣，字季瑜，司空掾，即瑒之父。楨以不敬被刑，刑竟署吏。文士傳曰：楨父名梁，字曼山，一名恭。少有清才，以文學見貴，終於野王令。典略曰：文帝嘗賜楨廓落帶，其後師死，欲借取以為像，因書嘲楨云：「夫物因人為貴。故在賤者之手，不御至尊之側。今雖取之，勿嫌其不反也。」楨荅曰：「楨聞荊山之璞，曜元后之寶；隨侯之珠，燭衆士之好；南垠之金，登窈窕之首；鼲貂之尾，綴侍臣之幘：此四寶者，伏朽石之下，潛汙泥之中，而揚光千載之上，發彩疇昔之外，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。夫尊者所服，卑者所脩也；貴者所御，賤者所先也。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，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。恨楨所帶，無他妙飾，若實殊異，尚可納也。」楨辭旨巧妙皆如是，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。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，酒酣坐歡，命夫人甄氏出拜。坐中衆人咸伏，而楨獨平視。太祖聞之，乃收楨，減死輸作。咸著文賦數十篇。

瑀以十七年卒。幹、琳、瑒、楨二十二年卒。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：「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，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。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自立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矣。著中論二十餘篇，辭義典雅，足傳于後。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，其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！孔璋章表殊健，微為繁富。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。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仲宣獨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起其文；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也。昔伯牙絕絃於鍾期，仲尼覆醢于子路，痛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也。諸子但為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儁也。」典論曰：今之文人，魯國孔融、廣陵陳琳、山陽王粲、北海徐幹、陳留阮瑀、汝南應瑒、東平劉楨，斯七子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。粲長於辭賦。幹時有逸氣，然非粲匹也。如粲之初征、登樓、槐賦、征思，幹之玄猨、漏巵、圓扇、橘賦，雖張、蔡不過也，然於他文未能稱是。琳、瑀之章表書記，今之儁也。應瑒和而不壯；劉楨壯而不密。孔融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，然不能持論，理不勝辭，至于雜以嘲戲；及其所善，揚、班之儔也。

自潁川邯鄲淳、魏略曰：淳一名笁，字子叔。博學有才章，又善蒼、雅、蟲、篆、許氏字指。初平時，從三輔客荊州。荊州內附，太祖素聞其名，召與相見，甚敬異之。時五官將博延英儒，亦宿聞淳名，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。會臨菑侯植亦求淳，太祖遣淳詣植。植初得淳甚喜，延入坐，不先與談。時天暑熱，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，傅粉。遂科頭拍袒，胡舞五椎鍛，跳丸擊劒，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，謂淳曰：「邯鄲生何如邪？」於是乃更著衣幘，整儀容，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，品物區別之意，然後論皇羲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，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。乃命厨宰，酒炙交至，坐席默然，無與伉者。及暮，淳歸，對其所知歎植之材，謂之「天人」。而于時世子未立。太祖俄有意於植，而淳屢稱植材。由是五官將頗不恱。及黃初初，以淳為博士給事中。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，文帝以為工，賜帛千匹。繁欽、繁，音婆。典略曰：欽字休伯，以文才機辯，少得名於汝、潁。欽旣長於書記，又善為詩賦。其所與太子書，記喉轉意，率皆巧麗。為丞相主簿。建安二十三年卒。陳留路粹、典略曰：粹字文蔚，少學於蔡邕。初平中，隨車駕至三輔。建安初，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。像以兼有文武，出為揚州刺史。粹後為軍謀祭酒，與陳琳、阮瑀等典記室。及孔融有過，太祖使粹為奏，承指數致融罪，其大略言：「融昔在北海，見王室不寧，招合徒衆，欲圖不軌，言『我大聖之後也，而滅於宋。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』？」又云：「融為九列，不遵朝儀，禿巾微行，唐突宮掖。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，衡與融更相贊揚。衡謂融曰：『仲尼不死也。』融荅曰：『顏淵復生。』」凡說融諸如此輩，辭語甚多。融誅之後，人覩粹所作，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。至十九年，粹轉為祕書令，從大軍至漢中，坐違禁賤請驢伏法。太子素與粹善，聞其死，為之歎惜。及即帝位，特用其子為長史。　魚豢曰：尋省往者，魯連、鄒陽之徒，援譬引類，以解締結，誠彼時文辯之儁也。今覽王、繁、阮、陳、路諸人前後文旨，亦何昔不若哉？其所以不論者，時世異耳。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，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。仲將云：「仲宣傷於肥戇，休伯都無格檢，元瑜病於體弱，孔璋實自麤疏，文尉性頗忿鷙，如是彼為，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，其不高蹈，蓋有由矣。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，譬之朱漆，雖無楨幹，其為光澤亦壯觀也。」沛國丁儀、丁廙、弘農楊脩、河內苟緯等，亦有文采，而不在此七人之例。儀、廙、脩事，並在陳思王傳。荀勗文章叙錄曰：緯字公高。少喜文學。建安中，召署軍謀掾、魏太子庶子，稍遷至散騎常侍、越騎校尉。年四十二，黃初四年卒。

瑒弟璩，璩子貞，咸以文章顯。璩官至侍中。貞咸熈中參相國軍事。文章叙錄曰：璩字休璉，博學好屬文，善為書記。文、明帝世，歷官散騎常侍。齊王即位，稍遷侍中、大將軍長史。曹爽秉政，多違法度，璩為詩以諷焉。其言雖頗諧合，多切時要，世共傳之。復為侍中，典著作。嘉平四年卒，追贈衞尉。貞字吉甫，少以才聞，能談論。正始中，夏侯玄盛有名勢，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，玄嘉玩之。舉高第，歷顯位。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，以貞參軍事。晉室踐阼，遷太子中庶子、散騎常侍。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，事未施行。泰始五年卒。貞弟純。純子紹，永嘉中為黃門侍郎，為司馬越所殺。純弟秀。秀子詹，鎮南大將軍、江州刺史。

瑀子籍，才藻艷逸，而倜儻放蕩，行己寡欲，以莊周為模則。官至步兵校尉。籍字嗣宗。魏氏春秋曰：籍曠達不羈，不拘禮俗。性至孝，居喪雖不率常檢，而毀幾至滅性。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，終日不得與言，昶歎賞之，自以不能測也。太尉蔣濟聞而辟之，後為尚書郎、曹爽參軍，以疾歸田里。歲餘，爽誅，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。後朝論以其名高，欲顯崇之，籍以世多故，祿仕而已，聞步兵校尉缺，厨多美酒，營人善釀酒，求為校尉，遂縱酒昏酣，遺落世事。嘗登廣武，觀楚、漢戰處，乃歎曰：「時無英才，使豎子成名乎！」時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，車迹所窮，輒慟哭而反。籍少時嘗遊蘇門山，蘇門山有隱者，莫知名姓，有竹實數斛、臼杵而已。籍從之，與談太古無為之道，及論五帝三王之義，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。籍乃對之長嘯，清韻響亮，蘇門生逌爾而笑。籍旣降，蘇門生亦嘯，若鸞鳳之音焉。至是，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。其歌曰：「日沒不周西，月出丹淵中，陽精蔽不見，陰光代為雄。亭亭在須臾，厭厭將復隆。富貴俯仰間，貧賤何必終。」又歎曰：「天地解兮六合開，星辰隕兮日月頹，我騰而上將何懷？」籍口不論人過，而自然高邁，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。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，卒以壽終。子渾字長成。世語曰：渾以閑澹寡欲，知名京邑。為太子庶子。早卒。

時又有譙郡嵇康，文辭壯麗，好言老、莊，而尚奇任俠。至景元中，坐事誅。康字叔夜。案嵇氏譜：康父昭，字子遠，督軍糧治書侍御史。兄喜，字公穆，晉揚州刺史、宗正。喜為康傳曰：「家世儒學，少有儁才，曠邁不羣，高亮任性，不脩名譽，寬簡有大量。學不師授，博洽多聞，長而好老、莊之業，恬靜無欲。性好服食，嘗採御上藥。善屬文論，彈琴詠詩，自足于懷抱之中。以為神仙者，禀之自然，非積學所致。至於導養得理，以盡性命，若安期、彭祖之倫，可以善求而得也；著養生篇。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，其求益者必失其性，超然獨達，遂放世事，縱意於塵埃之表。撰錄上古以來聖賢、隱逸、遁心、遺名者，集為傳贊，自混沌至于管寧，凡百一十有九人，蓋求之於宇宙之內，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。故世人莫得而名焉。」　虞預晉書曰：康家本姓奚，會稽人。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，改為嵇氏，取嵇字之上山以為姓，蓋以志其本也。一曰銍有嵇山，家于其側，遂氏焉。　魏氏春秋曰：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，與之游者，未嘗見其喜慍之色。與陳留阮籍、河內山濤、河南向秀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、沛人劉伶相與友善，遊於竹林，號為七賢。鍾會為大將軍所昵，聞康名而造之。會，名公子，以才能貴幸，乘肥衣輕，賔從如雲。康方箕踞而鍛，會至，不為之禮。康問會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」會曰：「有所聞而來，有所見而去。」會深銜之。大將軍嘗欲辟康。康旣有絕世之言，又從子不善，避之河東，或云避世。及山濤為選曹郎，舉康自代，康荅書拒絕，因自說不堪流俗，而非薄湯、武。大將軍聞而怒焉。初，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。會巽淫安妻徐氏，而誣安不孝，囚之。安引康為證，康義不負心，保明其事，安亦至烈，有濟世志力。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，遂殺安及康。康臨刑自若，援琴而鼓，旣而歎曰：「雅音於是絕矣！」時人莫不哀之。初，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，見隱者孫登。康欲與之言，登默然不對。踰時將去，康曰：「先生竟無言乎？」登乃曰：「子才多識寡，難乎免於今之世。」及遭呂安事，為詩自責曰：「欲寡其過，謗議沸騰。性不傷物，頻致怨憎。昔慙柳下。今愧孫登。內負宿心，外赧良朋。」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，皆為世所玩詠。康別傳云：孫登謂康曰：「君性烈而才儁，其能免乎？」稱康臨終之言曰：「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，吾每固之不與。廣陵散於今絕矣！」與盛所記不同。　又晉陽秋云：康見孫登，登對之長嘯，踰時不言。康辭還，曰：「先生竟無言乎？」登曰：「惜哉！」此二書皆孫盛所述，而自為殊異如此。　康集目錄曰：登字公和，不知何許人，無家屬，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。夏則編草為裳，冬則被髮自覆。好讀易鼓琴，見者皆親樂之。每所止家，輒給其衣服食飲，得無辭讓。　世語曰：毌丘儉反，康有力，且欲起兵應之，以問山濤，濤曰：「不可。」儉亦已敗。　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，而干寶、孫盛、習鑿齒諸書，皆云正元二年，司馬文王反自樂嘉，殺嵇康、呂安。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毌丘儉，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。其實不然。山濤為選官，欲舉康自代，康書告絕，事之明審者也。案濤行狀，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。景元與正元相覺七八年，以濤行狀檢之，如本傳為審。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隷校尉時誅康；會作司隷，景元中也。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，巽為相國掾，俱有寵於司馬文王，故遂抵安罪。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、鄧平蜀後，始授相國位；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，焉得以破毌丘儉年殺嵇、呂？此又干寶疏謬，自相違伐也。　康子紹，字延祖，少知名。山濤啟以為祕書郎，稱紹平簡溫敏，有文思，又曉音，當成濟者。帝曰；「紹如此，便可以為丞，不足復為郎也。」遂歷顯位。　晉諸公贊曰：紹與山濤子簡、弘農楊準同好友善，而紹最有忠正之情。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，王師敗績，百官奔走，惟紹獨以身扞衞，遂死於帝側。故累見襃崇，追贈太尉，謚曰忠穆公。

景初中，下邳桓威出自孤微，年十八而著渾輿經，依道以見意。從齊國門下書佐、司徒署吏，後為安成令。

吳質，濟陰人，以文才為文帝所善，官至振威將軍，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，封列侯。魏略曰：質字季重，以才學通博，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，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。及河北平定，五官將為世子，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。楨坐譴之際，質出為朝歌長，後遷元城令。其後大將軍西征，太子南在孟津小城，與質書曰：「季重無恙！途路雖局，官守有限，願言之懷，良不可任。足下所治僻左，書問致簡，益用增勞。每念昔日南皮之游，誠不可忘。旣妙思六經，逍遙百氏，彈棊間設，終以博弈，高談娛心，哀箏順耳。馳騖北塲，旅食南館，浮甘瓜於清泉，沈朱李於寒水。皦日旣沒，繼以朗月，同乘並載，以游後園，輿輪徐動，賔從無聲，清風夜起，悲笳微吟，樂往哀來，淒然傷懷。余顧而言，茲樂難常，足下之徒，咸以為然。今果分別，各在一方。元瑜長逝，化為異物，每一念至，何時可言？方今蕤賔紀辰，景風扇物，天氣和暖，衆果具繁。時駕而游，北遵河曲，從者鳴笳以啟路，文學託乘於後車，節同時異，物是人非，我勞如何！今遣騎到鄴，故使枉道相過。行矣，自愛！」二十三年，太子又與質書曰：「歲月易得，別來行復四年。三年不見，東山猶歎其遠，況乃過之，思何可支？雖書疏往反，未足解其勞結。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，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，痛何可言邪！昔日游處，行則同輿，止則接席，何嘗須臾相失！每至觴酌流行，絲竹並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。當此之時，忽然不自知樂也。謂百年己分，長共相保，何圖數年之間，零落略盡，言之傷心。頃撰其遺文，都為一集。觀其姓名，已為鬼錄，追思昔游，猶在心目，而此諸子化為糞壤，可復道哉！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自立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矣。著中論二十餘篇，成一家之業，辭義典雅，足傳于後，此子為不朽矣。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，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。間歷觀諸子之文，對之抆淚，旣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孔璋章表殊健，微為繁富。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，至其五言詩，妙絕當時。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仲宣獨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足起其文，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也。昔伯牙絕絃於鍾期，仲尼覆醢於子路，愍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也。諸子但為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儁也，今之存者已不逮矣。後生可畏，來者難誣，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。行年已長大，所懷萬端，時有所慮，至乃通夕不瞑。何時復類昔日！已成老翁，但未白頭耳。光武言『年已三十，在軍十年，所更非一』，吾德雖不及，年與之齊。以犬羊之質，服虎豹之文，無衆星之明，假日月之光，動見觀瞻，何時易邪？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。少壯真當努力，年一過往，何可攀援？古人思秉燭夜游，良有以也。頃何以自娛？頗復有所造述不？東望於邑，裁書叙心。」　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，美辭多被刪落，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。太子即王位，又與質書曰：「南皮之游，存者三人，烈祖龍飛，或將或侯。今惟吾子，棲遲下土，從我游處，獨不及門。瓶罄罍恥，能無懷愧。路不云遠，今復相聞。」初，曹真、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，時休、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，出為列將，而質故為長史。王顧質有望，故稱二人以慰之。始質為單家，少游遨貴戚間，蓋不與鄉里相沈浮。故雖已出官，本國猶不與之士名。及魏有天下，文帝徵質，與車駕會洛陽。到，拜北中郎將，封列侯，使持節督幽、并諸軍事，治信都。太和中，入朝。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，謂司徒董昭曰：「我欲溺鄉里耳。」昭曰：「君且止，我年八十，不能老為君溺攢也。」　世語曰：魏王嘗出征，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。植稱述功德，發言有章，左右屬目，王亦恱焉。世子悵然自失，吳質耳曰：「王當行，流涕可也。」及辭，世子泣而拜，王及左右咸歔欷，於是皆以植辭多華，而誠心不及也。　質別傳曰：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，命郭后出見質等。帝曰：「卿仰諦視之。」其至親如此。質黃初五年朝京師，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，大官給供具。酒酣，質欲盡歡。時上將軍曹真性肥，中領軍朱鑠性瘦，質召優，使說肥瘦。真負貴，恥見戲，怒謂質曰：「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？」驃騎將軍曹洪、輕車將軍王忠言：「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，即自宜為瘦。」真愈恚，拔刀瞋目，言：「俳敢輕脫，吾斬爾。」遂罵坐。質案劒曰：「曹子丹，汝非屠机上肉，吳質吞爾不搖喉，咀爾不搖牙，何敢恃勢驕邪？」鑠因起曰：「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，乃至此邪！」質顧叱之曰：「朱鑠，敢壞坐！」諸將軍皆還坐。鑠性急，愈恚，還拔劒斬地。遂便罷也。及文帝崩，質思慕作詩曰：「愴愴懷殷憂，殷憂不可居。徙倚不能坐，出入步踟躕。念蒙聖主恩，榮爵與衆殊。自謂永終身，志氣甫當舒。何意中見棄，棄我歸黃壚。煢煢靡所恃，淚下如連珠。隨沒無所益，身死名不書。慷慨自僶俛，庶幾烈丈夫。」太和四年，入為侍中。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，帝初親萬機，質以輔弼大臣，安危之本，對帝盛稱「驃騎將軍司馬懿，忠智至公，社稷之臣也。陳羣從容之士，非國相之才，處重任而不親事。」帝甚納之。明日，有切詔以督責羣，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，即羣，言無實也。質其年夏卒。質先以怙威肆行，謚曰醜侯。質子應仍上書論枉，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。應字溫舒，晉尚書。應子康，字子仲，知名於時，亦至大位。

衞覬傳

衞覬字伯儒，河東安邑人也。少夙成，以才學稱。太祖辟為司空掾屬，除茂陵令、尚書郎。太祖征袁紹，而劉表為紹援，關中諸將又中立。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，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，令璋下兵以綴表軍。至長安，道路不通，覬不得進，遂留鎮關中。時四方大有還民，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，覬書與荀彧曰：「關中膏腴之地，頃遭荒亂，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，聞本土安寧，皆企望思歸。而歸者無以自業，諸將各競招懷，以為部曲。郡縣貧弱，不能與爭，兵家遂彊。一旦變動，必有後憂。夫鹽，國之大寶也，自亂來散放，宜如舊置使者監賣，以其直益巿犂牛。若有歸民，以供給之。勤耕積粟，以豐殖關中。遠民聞之，必日夜競還。又使司隷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，則諸將日削，官民日盛，此彊本弱敵之利也。」彧以白太祖。太祖從之，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，司隷校尉治弘農。關中服從，乃白召覬還，稍遷尚書。魏書曰：初，漢朝遷移，臺閣舊事散亂。自都許之後，漸有綱紀，覬以古義多所正定。是時關西諸將，外雖懷附，內未可信。司隷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，外託討張魯，內以脅取質任。太祖使荀彧問覬，覬以為「西方諸將，皆豎夫屈起，無雄天下意，苟安樂目前而已。今國家厚加爵號，得其所志，非有大故，不憂為變也。宜為後圖。若以兵入關中，當討張魯，魯在深山，道徑不通，彼必疑之；一相驚動，地險衆彊，殆難為慮！」彧以覬議呈太祖。太祖初善之，而以繇自典其任，遂從繇議。兵始進而關右大叛，太祖自親征，僅乃平之，死者萬計。太祖悔不從覬議，由是益重覬。魏國旣建，拜侍中，與王粲並典制度。文帝即位，徙為尚書。頃之，還漢朝為侍郎，勸贊禪代之義，為文誥之詔。文帝踐阼，復為尚書，封陽吉亭侯。

明帝即位，進封閺鄉侯，三百戶。閺音聞。覬奏曰：「九章之律，自古所傳，斷定刑罪，其意微妙。百里長吏，皆宜知律。刑法者，國家之所貴重，而私議之所輕賤；獄吏者，百姓之所縣命，而選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請置律博士，轉相教授。」事遂施行。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，覬上疏曰：「夫變情厲性，彊所不能，人臣言之旣不易，人主受之又艱難。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，所惡者貧賤死亡也，然此四者，君上之所制也，君愛之則富貴顯榮，君惡之則貧賤死亡；順指者愛所由來，逆意者惡所從至也。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，非破家為國，殺身成君者，誰能犯顏色，觸忌諱，建一言，開一說哉？陛下留意察之，則臣下之情可見矣。今議者多好恱耳，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，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。臣以為不然。昔漢文之時，諸侯彊大，賈誼累息以為至危。況今四海之內，分而為三，羣士陳力，各為其主。其來降者，未肯言舍邪就正，咸稱迫於困急，是與六國分治，無以為異也。當今千里無煙，遺民困苦，陛下不善留意，將遂凋弊難可復振。禮，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，飲食之肴必有八珎之味，至於凶荒，則徹膳降服。然則奢儉之節，必視世之豐約也。武皇帝之時，後宮食不過一肉，衣不用錦繡，茵蓐不緣飾，器物無丹漆，用能平定天下，遺福子孫。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。當今之務，宜君臣上下，並用籌策，計校府庫，量入為出。深思句踐滋民之術，由恐不及，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，漸更增廣，工役不輟，侈靡日崇，帑藏日竭。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，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，故立僊掌以承高露。陛下通明，每所非笑。漢武有求於露，而由尚見非，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；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，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。」覬歷漢、魏，時獻忠言，率如此。

受詔典著作，又為魏官儀，凡所撰述數十篇。好古文、鳥篆、隷草，無所不善。建安末，尚書右丞河南潘勗，文章志曰：勗字元茂，初名芝，改名勗，後避諱。或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，遷右丞。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，才敏兼通，明習舊事，勑并領本職，數加特賜。二十年，遷東海相。未發，留拜尚書左丞。其年病卒，時年五十餘。魏公九錫策命，勗所作也。勗子滿，平原太守，亦以學行稱。滿子尼，字正叔。尼別傳曰：尼少有清才，文辭溫雅。初應州辟，後以父老歸供養。居家十餘年，父終，晚乃出仕。尼嘗贈陸機詩，機荅之，其四句曰：「猗歟潘生，世篤其藻，仰儀前文，丕隆祖考。」位終太常。尼從父岳，字安仁。岳別傳曰：岳美姿容，夙以才穎發名。其所著述，清綺絕倫。為黃門侍郎，為孫秀所殺。尼、岳文翰，並見重於世。尼從子滔，字湯仲。晉諸公贊：滔以博學才量為名。永嘉末，為河南尹，遇害。黃初時，散騎常侍河內王象，亦與覬並以文章顯。王象事別見楊俊傳。覬薨，謚曰敬侯。子瓘嗣。瓘咸熈中為鎮西將軍。晉陽秋曰：瓘字伯玉。清貞有名理，少為傅嘏所知。弱冠為尚書郎，遂歷位內外，為晉尚書令、司空、太保。惠帝初輔政，為楚王瑋所害。　世語曰：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，並善草書。瓘子恒，字巨山，黃門侍郎。恒子玠，字叔寶，有盛名，為太子洗馬，早卒。

劉廙傳

劉廙字恭嗣，南陽安衆人也。年十歲，戲於講堂上，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：「孺子，孺子，『黃中通理』，寧自不知不？」廙兄望之，有名於世，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。而其友二人，皆以讒毀，為表所誅。望之又以正諫不合，投傳告歸。廙謂望之曰：「趙殺鳴、犢，仲尼回輪。劉向新序曰：趙簡子欲專天下，謂其相曰：「趙有犢犨，晉有鐸鳴，魯有孔丘，吾殺三人者，天下可王也。」於是乃召犢犨、鐸鳴而問政焉，已即殺之。使使者聘孔子於魯，以胖牛肉迎於河上。使者謂船人曰：「孔子即上船，中河必流而殺之。」孔子至，使者致命，進胖牛之肉。孔子仰天而歎曰：「美哉水乎，洋洋乎，使丘不濟此水者，命也夫！」子路趨而進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孔子曰：「夫犢犨、鐸鳴，晉國之賢大夫也，趙簡子未得意之時，須而後從政，及其得意也，殺之。黃龍不反于涸澤，鳳皇不離其罻羅。故刳胎焚林，則麒麟不臻；覆巢破卵，則鳳皇不翔；竭澤而漁，則龜龍不見。鳥獸之於不仁，猶知避之，況丘乎？故虎嘯而谷風起，龍興而景雲見，擊庭鍾於外，而黃鍾應於內。夫物類之相感，精神之相應，若響之應聲，影之象形，故君子違傷其類者。今彼已殺吾類矣，何為之此乎？」於是遂回車，不渡而還。今兄旣不能法栁下惠和光同塵於內，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。坐而自絕於時，殆不可也！」望之不從，尋復見害。廙懼，奔揚州，廙別傳載廙道路為牋謝劉表曰：「考匊過蒙分遇榮授之顯，未有管、狐、桓、文之烈，孤德隕命，精誠不遂。兄望之見禮在昔，旣無堂構昭前之績，中規不密，用墜禍辟。斯乃明神弗祐，天降之災。悔吝之負，哀號靡及。廙之愚淺，言行多違，懼有浸潤三至之間。考匊之愛已衰，望之之責猶存，必傷天慈旣往之分，門戶殪滅，取笑明哲。是用迸竄，永涉川路，即日到廬江尋陽。昔鍾儀有南音之操，椒舉有班荊之思，雖遠猶邇，敢忘前施？」傅子曰：表旣殺望之，荊州士人皆自危也。夫表之本心，於望之不輕也，以直迕情，而讒言得入者，以無容直之度也。據全楚之地，不能以成功者，未必不由此也。夷、叔迕武王以成名，丁公順高祖以受戮，二主之度遠也。若不遠其度，惟褊心是從，難乎以容民畜衆矣。遂歸太祖。太祖辟為丞相掾屬，轉五官將文學。文帝器之，命廙通草書。廙荅書曰：「初以尊卑有踰，禮之常分也。是以貪守區區之節，不敢脩草。必如嚴命，誠知勞謙之素，不貴殊異若彼之高，而惇白屋如斯之好，苟使郭隗不輕於燕，九九不忽於齊，樂毅自至，霸業以隆。戰國策曰：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，桓公不納。其人曰；「九九小術，而君納之，況大於九九者乎？」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。居無幾，隰朋自遠而至，齊遂以霸。虧匹夫之節，成巍巍之美，雖愚不敏，何敢以辭？」魏國初建，為黃門侍郎。

太祖在長安，欲親征蜀，廙上疏曰：「聖人不以智輕俗，王者不以人廢言。故能成功於千載者，必以近察遠，智周於獨斷者，不恥於下問，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。且韋弦非能言之物，而聖賢引以自匡。臣才智闇淺，願自比於韋弦。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，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，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，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。自殿下起軍以來，三十餘年，敵無不破，彊無不服。今以海內之兵，百勝之威，而孫權負險於吳，劉備不賔於蜀。夫夷狄之臣，不當兾州之卒，權、備之籍，不比袁紹之業，然本初以亡，而二寇未捷，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。斯自為計者，與欲自潰者異勢耳。故文王伐崇，三駕不下，歸而脩德，然後服之。秦為諸侯，所征必服，及兼天下，東向稱帝，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。是力斃於外，而不卹民於內也。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，而世不乏才，土崩之勢，此不可不察也。天下有重得，有重失：勢可得而我勤之，此重得也；勢不可得而我勤之，此重失也。於今之計，莫若料四方之險，擇要害之處而守之，選天下之甲卒，隨方面而歲更焉。殿下可高枕於廣夏，潛思於治國；廣農桑，事從節約，脩之旬年，則國富民安矣。」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：「非但君當知臣，臣亦當知君。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，恐非其人也。」

魏諷反，廙弟偉為諷所引，當相坐誅。太祖令曰：「叔向不坐弟虎，古之制也。」特原不問，廙別傳曰：初，廙弟偉與諷善，廙戒之曰；「夫交友之美，在於得賢，不可不詳。而世之交者，不審擇人，務合黨衆，違先聖人交友之義，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。吾觀魏諷，不脩德行，而專以鳩合為務，華而不實，此直攪世治名者也。卿其慎之，勿復與通。」偉不從，故及於難。徙署丞相倉曹屬。廙上疏謝曰：「臣罪應傾宗，禍應覆族。遭乾坤之靈，值時來之運，揚湯止沸，使不燋爛；起煙於寒灰之上，生華於已枯之木。物不荅施於天地，子不謝生於父母，可以死效，難用筆陳。」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曰：「昔者周有亂臣十人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，孔子稱『才難，不其然乎』！明賢者難得也。況亂弊之後，百姓凋盡，士之存者蓋亦無幾。股肱大職，及州郡督司，邊方重任，雖備其官，亦未得人也。此非選者之不用意，蓋才匱使之然耳。況於長吏以下，羣職小任，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。不爾而數轉易，往來不已，送迎之煩，不可勝計。轉易之間，輒有姦巧，旣於其事不省，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乆安之故，知惠益不得成於己，而苟且之可免於患，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，而夢想於聲譽，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。今之所以為黜陟者，近頗以州郡之毀譽，聽往來之浮言耳。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，奉法也，憂公也，卹民也。此三事者，或州郡有所不便，往來者有所不安。而長吏執之不已，於治雖得計，其聲譽未為美；闕而從人，於治雖失計，其聲譽必集也。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，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？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乆，足使自展。歲課之能，三年總計，乃加黜陟。課之皆當以事，不得依名。事者，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，及盜賊發興，民之亡叛者，為得負之計。如此行之，則無能之吏，脩名無益；有能之人，無名無損。法之一行，雖無部司之監，姦譽妄毀，可得而盡。」事上，太祖甚善之。廙著書數十篇，及與丁儀共論刑禮，皆傳於世。文帝即王位，為侍中，賜爵關內侯。黃初二年卒。廙別傳云：時年四十二。無子。帝以弟子阜嗣。案劉氏譜：阜字伯陵，陳留太守。阜子喬，字仲彥。　晉陽秋曰：喬有贊世志力。惠帝末，為豫州刺史。喬胄胤丕顯，貴盛至今。

劉劭傳

劉劭字孔才，廣平邯鄲人也。建安中，為計吏，詣許。太史上言：「正旦當日蝕。」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，坐者數十人，或云當廢朝，或云宜却會。劭曰：「梓慎、裨竈，古之良史，猶占水火，錯失天時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，及門不得終禮者四，日蝕在一。然則聖人垂制，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，或災消異伏，或推術謬誤也。」彧善其言。勑朝會如舊，日亦不蝕。晉永和中，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：「太史上元日合朔，談者或有疑，應却會與不？昔建元元年，亦元日合朔，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。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，荀令從之，是勝人之一失也。何者？禮云，諸侯旅見天子，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：太廟火，日蝕，后之喪，雨霑服失容。尋此四事之指，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，則不得終禮。非為先存其事，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，故不豫廢朝禮也。夫三辰有災，莫大日蝕，史官告譴，而無懼容，不脩豫防之禮，而廢消救之術，方大饗華夷，君臣相慶，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？且檢之事實，合朔之儀，至尊靜躬殿堂，不聽政事，冕服御坐門闥之制，與元會禮異。自不得兼行，則當權其事宜。合朔之禮，不輕於元會。元會有可却之準，合朔無可廢之義。謂應依建元故事，却元會。」浩從之，竟却會。

御史大夫郗慮辟劭，會慮免，拜太子舍人，遷祕書郎。黃初中，為尚書郎、散騎侍郎。受詔集五經羣書，以類相從，作皇覽。明帝即位，出為陳留太守，敦崇教化，百姓稱之。徵拜騎都尉，與議郎庾嶷、荀詵等定科令，作新律十八篇，著律略論。遷散騎常侍。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，議者欲留淵計吏，遣兵討之，劭以為「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，康斬送其首，是淵先世之効忠也。又所聞虛實，未可審知。古者要荒未服，脩德而不征，重勞民也。宜加寬貸，使有以自新。」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。劭嘗作趙都賦，明帝美之，詔劭作許都、洛都賦。時外興軍旅，內營宮室，劭作二賦，皆諷諫焉。

青龍中，吳圍合肥，時東方吏士皆分休，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，并召休將士，須集擊之。劭議以為「賊衆新至，心專氣銳。寵以少人自戰其地，若便進擊，不必能制。寵求待兵，未有所失也。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，精騎三千，軍前發，揚聲進道，震曜形勢。騎到合肥，疏其行隊，多其旌鼔，曜兵城下，引出賊後，擬其歸路，要其糧道。賊聞大軍來，騎斷其後，必震怖遁走，不戰自破賊矣。」帝從之。兵比至合肥，賊果退還。

時詔書博求衆賢。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：「伏見常侍劉劭，深忠篤思，體周於數，凡所錯綜，源流弘遠，是以羣才大小，咸取所同而斟酌焉。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，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，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，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，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，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，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，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，凡此諸論，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。臣數聽其清談，覽其篤論，漸漬歷年，服膺彌乆，實為朝廷奇其器量。以為若此人者，宜輔翼機事，納謀幃幄，當與國道俱隆，非世俗所常有也。惟陛下垂優游之聽，使劭承清閑之歡，得自盡於前，則德音上通，煇燿日新矣。」臣松之以為凡相稱薦，率多溢美之辭，能不違中者或寡矣。惠之稱劭云「玄虛退讓」及「明思通微」，近於過也。

景初中，受詔作都官考課。劭上疏曰：「百官考課，王政之大較，然而歷代弗務，是以治典闕而未補，能否混而相蒙。陛下以上聖之宏略，愍王綱之弛頹，神慮內鑒，明詔外發。臣奉恩曠然，得以啟矇，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，又作說略一篇。臣學寡識淺，誠不足以宣暢聖旨，著定典制。」又以為宜制禮作樂，以移風俗，著樂論十四篇，事成未上。會明帝崩，不施行。正始中。執經講學，賜爵關內侯。凡所選述，法論、人物志之類百餘篇。卒，追贈光祿勳。子琳嗣。

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，多所述叙，官至尚書、光祿勳。先賢行狀曰：繆斐字文雅。該覽經傳，事親色養。徵博士，六辟公府。漢帝在長安，公卿博舉名儒。時舉斐任侍中，並無所就。即襲父也。　文章志曰：襲字熈伯。辟御史大夫府，歷事魏四世。正始六年，年六十卒。子恱字孔懌，晉光祿大夫。襲孫紹、播、徵、胤等，並皆顯達。

襲友人山陽仲長統，漢末為尚書郎，早卒。著昌言，詞佳可觀省。襲撰統昌言表，稱統字公理，少好學，博涉書記，贍於文辭。年二十餘，游學青、徐、并、兾之閒，與交者多異之。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，招致四方游士，多歸焉。統過幹，幹善待遇之，訪以世事。統謂幹曰：「君有雄志而無雄才，好士而不能擇人，所以為君深戒也。」幹雅自多，不納統言。統去之，無幾而幹敗。并、兾之士以是識統。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，為臣道統性倜儻，敢直言，不矜小節，每列郡命召，輒稱疾不就。默語無常，時人或謂之狂。漢帝在許，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，好士愛奇，聞統名，啟召以為尚書郎。後參太祖軍事，復還為郎。延康元年卒，時年四十餘。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，發憤歎息，輒以為論，名曰昌言，凡二十四篇。

散騎常侍陳留蘇林、魏略曰：林字孝友，博學，多通古今寄指，凡諸書傳文間危疑，林皆釋之。建安中，為五官將文學，甚見禮待。黃初中，為博士給事中。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。以老歸第，國家每遣人就問之，數加賜遺。年八十餘卒。光祿大夫京兆韋誕、文章叙錄曰：誕字仲將，太僕端之子。有文才，善屬辭章。建安中，為郡上計吏，特拜郎中，稍遷侍中中書監，以光祿大夫遜位，年七十五卒於家。初，邯鄲淳、衞覬及誕並善書，有名。覬孫恒撰四體書勢，其序古文曰：「自秦用篆書，焚燒先典，而古文絕矣。漢武帝時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得尚書、春秋、論語、孝經，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，謂之科斗書，漢世祕藏，希得見之。魏初傳古文者，出於邯鄲淳。敬侯寫淳尚書，後以示淳，而淳不別。至正始中，立三字石經，轉失淳法。因科斗之名，遂效其法。太康元年，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，得策書十餘萬言。案敬侯所書，猶有髣髴。」敬侯謂覬也。其序篆書曰：「秦時李斯號為工篆，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。漢建初中，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。邯鄲淳師焉，略究其妙。韋誕師淳而不及也。太和中，誕為武都太守，以能書留補侍中，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。漢末又有蔡邕采斯、喜之法，為古今雜形，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。」其序錄隷書，已略見武紀。又曰：「師宜官為大字，邯鄲淳為小字。梁鵠謂淳得次仲法，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。」其序草書曰：「漢興而有草書，不知作者姓名。至章帝時，齊相杜度號善作篇，後有崔瑗、崔寔亦皆稱工。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，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。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而轉精其巧。凡家之衣帛，必書而後練之，臨池學書，池水盡黑。下筆必為楷則，號『怱怱不暇草』，寸紙不見遺，至今世人尤寶之，韋仲將謂之草聖。伯英弟文舒者，次伯英。又有姜孟潁、梁孔達、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，皆伯英弟子，有名於世，然殊不及文舒也。」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、惠，淵子。事在淵傳。陳郡太守任城孫該、文章叙錄曰：該字公達。彊志好學。年二十，上計掾，召為郎中。著魏書。遷博士司徒右長史，復還入著作。景元二年卒官。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，頗傳於世。文章叙錄曰：摯字德魯。初上笳賦，署司徒軍謀吏。後舉孝廉，除郎中，轉補校書。摯與毌丘儉鄉里相親，故為詩與儉，求仙人藥一丸，欲以感切儉求助也。其詩曰：「騏驥馬不試，婆娑槽櫪間。壯士志未伸，坎軻多辛酸。伊摯為媵臣，呂望身操竿；夷吾困商販，寗戚對牛歎；食其處監門，淮陰飢不餐；買臣老負薪，妻畔呼不還，釋之宦十年，位不增故官。才非八子倫，而與齊其患。無知不在此，袁盎未有言。被此篤病乆，榮衞動不安，聞有韓衆藥，信來給一丸。」儉荅曰：「鳳鳥翔京邑，哀鳴有所思。才為聖世出，德音何不怡！八子未遭遇，今者遘明時。胡康出壟畒，楊偉無根基，飛騰沖雲天，奮迅協光熙。駿驥骨法異，伯樂觀知之，但當養羽翮，鴻舉必有期。體無纖微疾，安用問良醫？聯翩輕栖集，還為燕雀嗤。韓衆藥雖良，或更不能治。悠悠千里情，薄言荅嘉詩。信心感諸中，中實不在辭。」摯竟不得遷，卒于祕書。　廬江何氏家傳曰：明帝時，有譙人胡康，年十五，以異才見送，又陳損益，求試劇縣。詔特引見。衆論翕然，號為神童。詔付祕書，使博覽典籍。帝以問祕書丞何禎：「康才何如？」禎荅曰：「康雖有才，性質不端，必有負敗。」後果以過見譴。　臣松之案：魏朝自微而顯者，不聞胡康；疑是孟康。康事見杜恕傳。楊偉見曹爽傳。

傅嘏傳

傅嘏字蘭石，北地泥陽人，傅介子之後也。伯父巽，黃初中為侍中尚書。傅子曰：嘏祖父睿，代郡太守。父充，黃門侍郎。嘏弱冠知名，傅子曰：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，鄧颺好變通，合徒黨，鬻聲名於閭閻，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，為之宗主，求交於嘏而不納也。嘏友人荀粲，有清識遠心，然猶怪之。謂嘏曰：「夏侯泰初一時之傑，虛心交子，合則好成，不合則怨至。二賢不睦，非國之利，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。」嘏荅之曰：「泰初志大其量，能合虛聲而無實才。何平叔言遠而情近，好辯而無誠，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。鄧玄茂有為而無終，外要名利，內無關鑰，貴同惡異，多言而妬前；多言多釁，妬前無親。以吾觀此三人，皆敗德也。遠之猶恐禍及，況昵之乎？」司空陳羣辟為掾。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，事下三府。嘏難劭論曰：「蓋聞帝制宏深，聖道奧遠，苟非其才，則道不虛行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曁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，微言旣沒，六籍泯玷。何則？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。案劭考課論，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，然其制度略以闕亡。禮之存者，惟有周典，外建侯伯，藩屏九服，內立列司，筦齊六職，土有恒貢，官有定則，百揆均在，四民殊業，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。大魏繼百王之末，承秦、漢之烈，制度之流，靡所脩采。自建安以來，至于青龍，神武撥亂，肇基皇祚，掃除凶逆，芟夷遺寇，旌旗卷舒，日不暇給。及經邦治戎，權法並用，百官羣司，軍國通任，隨時之宜，以應政機。以古施今，事雜義殊，難得而通也。所以然者，制宜經遠，或不切近，法應時務，不足垂後。夫建官均職，清理民物，所以立本也；循名考實，糾勵成規，所以治末也。本綱末舉而造制未呈，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，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，精幽明之理也。昔先王之擇才，必本行於州閭，講道於庠序，行具而謂之賢，道脩則謂之能。鄉老獻賢能于王，王拜受之，舉其賢者，出使長之，科其能者，入使治之，此先王收才之義也。方今九州之民，爰及京城，未有六鄉之舉，其選才之職，專任吏部。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，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，如此則殿最之課，未盡人才。述綜王度，敷贊國式，體深義廣，難得而詳也。」

正始初，除尚書郎，遷黃門侍郎。時曹爽秉政，何晏為吏部尚書，嘏謂爽弟羲曰：「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，好利，不念務本。吾恐必先惑子兄弟，仁人將遠，而朝政廢矣。」晏等遂與嘏不平，因微事以免嘏官。起家拜熒陽太守，不行。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。曹爽誅，為河南尹，傅子曰：河南尹內掌帝都，外統京畿，兼古六鄉六遂之士。其民異方雜居，多豪門大族，商賈胡貊，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，而姦之所生。前尹司馬芝，舉其綱而太簡，次尹劉靜，綜其目而太密，後尹李勝，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。嘏立司馬氏之綱統，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，李氏所毀以漸補之。郡有七百吏，半非舊也。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，皆授其本國人，無用異邦人者，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，官曹分職，而後以次考核之。其治以德教為本，然持法有恒，簡而不可犯，見理識情，獄訟不加檟楚而得其實。不為小惠，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，皆隱其端迹，若不由己出。故當時無赫赫之名，吏民乆而後安之。遷尚書。嘏常以為「秦始罷侯置守，設官分職，不與古同。漢、魏因循，以至于今。然儒生學士，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，禮弘致遠，不應時務，事與制違，名實未附，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，蓋由是也。欲大改定官制，依古正本，今遇帝室多難，未能革易」。

時論者議欲自伐吳，三征獻策各不同。詔以訪嘏，嘏對曰：「昔夫差陵齊勝晉，威行中國，終禍姑蘇；齊閔兼土拓境，闢地千里，身蹈顛覆。有始不必善終，古之明效也。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，志盈欲滿，凶宄以極，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。今權以死，託孤於諸葛恪。若矯權苛暴，蠲其虐政，民免酷烈，偷安新惠，外內齊慮，有同舟之懼，雖不能終自保完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。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，橫行江表；或欲四道並進，攻其城壘；或欲大佃疆埸，觀釁而動：誠皆取賊之常計也。然自治兵以來，出入三載，非掩襲之軍也。賊之為寇，幾六十年矣，君臣偽立，吉凶共患，又喪其元帥，上下憂危，設令列船津要，堅城據險，橫行之計，其殆難捷。惟進軍大佃，最差完牢。兵出民表，寇鈔不犯；坐食積穀，不煩運士；乘釁討襲，無遠勞費：此軍之急務也。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，橫行匈奴，季布面折其短。今欲越長江，涉虜庭，亦向時之喻也。未若明法練士，錯計於全勝之地，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，斯必然之數也。」司馬彪戰略載嘏此對，詳於本傳，今悉載之以盡其意。彪曰：嘉平四年四月，孫權死。征南大將軍王昶、征東將軍胡遵、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。朝廷以三征計異，詔訪尚書傅嘏，嘏對曰：「昔夫差勝齊陵晉，威行中國，不能以免姑蘇之禍；齊閔辟土兼國，開地千里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：有始不必善終，古事之明效也。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，志盈欲滿，罪戮忠良，殊及胤嗣，元凶已極。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，深建宏圖大舉之策。今權已死，託孤於諸葛恪。若矯權苛暴，蠲其虐政，民免酷烈，偷安新惠，外內齊慮，有同舟之懼，雖不能終自保完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。昶等或欲汎舟徑渡，橫行江表，收民略地，因糧於寇；或欲四道並進，臨之以武，誘間攜貳，待其崩壞；或欲進軍大佃，偪其項領，積穀觀釁，相時而動：凡此三者，皆取賊之常計也。然施之當機，則功成名立，苟不應節，必貽後患。自治兵已來，出入三載，非掩襲之軍也。賊喪元帥，利存退守，若撰飾舟楫，羅船津要，堅城清野，以防卒攻，橫行之計，殆難必施。賊之為寇，幾六十年，君臣偽立，吉凶同患，若恪蠲其弊，天去其疾，崩潰之應，不可卒待。今邊壤之守，與賊相遠，賊設羅落，又持重密，間諜不行，耳目無聞。夫軍無耳目，校察未詳，而舉大衆以臨巨險，此為希幸徼功，先戰而後求勝，非全軍之長策也。唯有進軍大佃，最差完牢。可詔昶、遵等擇地居險，審所錯置，及令三方一時前守。奪其肥壤，使還耕塉土，一也；兵出民表，寇鈔不犯，二也；招懷近路，降附日至，三也；羅落遠設，間構不來，四也；賊退其守，羅落必淺，佃作易之，五也；坐食積穀，士不運輸，六也；釁隙時聞，討襲速決，七也：凡此七者，軍事之急務也。不據則賊擅便資，據之則利歸於國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屯壘相偪，形勢已交，智勇得陳，巧拙得用，策之而知得失之計，角之而知有餘不足，虜之情偽，將焉所逃？夫以小敵大，則役煩力竭，以貧敵富，則斂重財匱。故『敵逸能勞之，飽能飢之』，此之謂也。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，參惠倍賞以招之，多方廣似以疑之。由不虞之道，以間其不戒；比及三年，左提右挈，虜必冰散瓦解，安受其弊，可坐筭而得也。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，朝臣謀士早朝晏罷，介冑之將則陳征伐，搢紳之徒咸言和親，勇奮之士思展搏噬。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，季布面折其短。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，而果辱秦軍。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，獨步虜庭，即亦向時之類也。以陛下聖德，輔相忠賢，法明士練，錯計於全勝之地，振長策以禦之，虜之崩潰，必然之數。故兵法曰：『屈人之兵，而非戰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。』若釋廟勝必然之理，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，誠愚臣之所慮也。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。」時不從嘏言。其年十一月，詔昶等征吳。五年正月，諸葛恪拒戰，大破衆軍於東關。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，乘勝揚聲欲向青、徐，朝廷將為之備。嘏議以為「淮海非賊輕行之路，又昔孫權遣兵入海，漂浪沈溺，略無孑遺，恪豈敢傾根竭本，寄命洪流，以徼乾沒乎？漢書張湯傳曰：湯始為小吏，乾沒，與長安富賈田甲、魚翁叔之屬交私。服虔說曰：「乾沒，射成敗也。」如淳曰：「得利為乾，失利為沒。」　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為射成敗，而不說乾沒之義，於理猶為未暢。淳以得利為乾，又不可了。愚謂乾讀宜為干燥之干。蓋謂有所徼射，不計干燥之與沈沒而為之。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，乘海泝淮，示動青、徐，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」。後恪果圖新城，不克而歸。

嘏常論才性同異，鍾會集而論之。傅子曰：嘏旣達治好正，而有清理識要，好論才性，原本精微，尠能及之。司隷校尉鍾會年甚少，嘏以明智交會。　臣松之案：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，不與之交，而此云與鍾會善。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，釁由外至；鍾會以利動取敗，禍自己出。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，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。嘏若了夏侯之必危，而不見鍾會之將敗，則為識有所蔽，難以言通；若皆知其不終，而情有彼此，是為厚薄由于愛憎，奚豫於成敗哉？以愛憎為厚薄，又虧於雅體矣。傅子此論，非所以益嘏也。嘉平末，賜爵關內侯。高貴鄉公即尊位，進封武鄉亭侯。正元二年春，毌丘儉、文欽作亂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，可遣太尉孚往，惟嘏及王肅勸之。景王遂行。漢晉春秋曰：嘏固勸景王行，景王未從。嘏重言曰：「淮、楚兵勁，而儉等負力遠鬬，其鋒未易當也。若諸將戰有利鈍，大勢一失，則公事敗矣。」是時景王新割目瘤，創甚，聞嘏言，蹶然而起曰：「我請輿疾而東。」以嘏守尚書僕射，俱東。儉、欽破敗，嘏有謀焉。及景王薨，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，文王遂以輔政。語在鍾會傳。世語曰：景王疾甚，以朝政授傅嘏，嘏不敢受。及薨，嘏祕不發喪，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，領公軍焉。　孫盛評曰：晉宣、景、文王之相魏也，權重相承，王業基矣。豈蕞爾傅嘏所宜間厠？世語所云，斯不然矣。會由是有自矜色，嘏戒之曰：「子志大其量，而勳業難為也，可不慎哉！」嘏以功進封陽鄉侯，增邑六百戶，并前千二百戶。是歲薨，時年四十七，追贈太常，謚曰元侯。傅子曰：初，李豐與嘏同州，少有顯名，早歷大官，內外稱之，嘏又不善也。謂同志曰：「豐飾偽而多疑，矜小失而昧於權利，若處庸庸者可也，自任機事，遭明者必死。」豐後為中書令，與夏侯玄俱禍，卒如嘏言。嘏自少與兾州刺史裴徽、散騎常侍荀甝善，徽、甝早亡。又與鎮北將軍何曾、司空陳泰、尚書僕射荀顗、後將軍鍾毓並善相友綜朝事，俱為名臣。子祗嗣。咸熈中開建五等，以嘏著勳前朝，改封祗涇原子。晉諸公贊曰：祗字子莊，嘏少子也。晉永嘉中至司空。祗子宣，字世弘。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，位至御史中丞。宣弟暢，字世道，祕書丞，沒在胡中。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。

評曰：昔文帝、陳王以公子之尊，博好文采，同聲相應，才士並出，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。而粲特處常伯之官，興一代之制，然其沖虛德宇，未若徐幹之粹也。衞覬亦以多識典故，相時王之式。劉劭該覽學籍，文質周洽。劉廙以清鑒著，傅嘏用才達顯云。臣松之以為傅嘏識量名輩，寔當時高流。而此評但云「用才達顯」，旣於題目為拙，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。

## 桓二陳徐衞盧傳第二十二

桓階傳

桓階字伯緒，長沙臨湘人也。魏書曰：階祖父超，父勝，皆歷典州郡。勝為尚書，著名南方。仕郡功曹。太守孫堅舉階孝廉，除尚書郎。父喪還鄉里。會堅擊劉表戰死，階冒難詣表乞堅喪，表義而與之。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表舉州以應紹。階說其太守張羨曰：「夫舉事而不本於義，未有不敗者也。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，晉文逐叔帶以納王。今袁氏反此，而劉牧應之，取禍之道也。明府必欲立功明義，全福遠禍，不宜與之同也。」羨曰：「然則何向而可？」階曰：「曹公雖弱，杖義而起，救朝廷之危，奉王命而討有罪，孰敢不服？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，而為之內應，不亦可乎！」羨曰：「善。」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，遣使詣太祖。太祖大恱。會紹與太祖連戰，軍未得南。而表急攻羨，羨病死。城陷，階遂自匿。乆之，劉表辟為從事祭酒，欲妻以妻妹蔡氏。階自陳已結婚，拒而不受，因辭疾告退。

太祖定荊州，聞其為張羨謀也，異之，辟為丞相掾主簿，遷趙郡太守。魏國初建，為虎賁中郎將侍中。時太子未定，而臨菑侯植有寵。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，宜為儲副，公規密諫，前後懇至。魏書稱階諫曰：「今太子位冠羣子，名昭海內，仁聖達節，天下莫不聞；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，臣誠惑之。」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，深益重焉。又毛玠、徐弈以剛蹇少黨，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，儀屢言其短，賴階左右以自全保。其將順匡救，多此類也。遷尚書，典選舉。曹仁為關羽所圍，太祖遣徐晃救之，不解。太祖欲自南征，以問羣下。羣下皆謂：「王不亟行，今敗矣。」階獨曰：「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？」曰：「能。」「大王恐二人遺力邪？」曰：「不。」「然則何為自往？」曰：「吾恐虜衆多，而晃等勢不便耳。」階曰：「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，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。夫居萬死之地，必有死爭之心；內懷死爭，外有彊救，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，何憂於敗而欲自往？」太祖善其言，駐軍於摩陂。賊遂退。

文帝踐阼，遷尚書令，封高鄉亭侯，加侍中。階疾病，帝自臨省，謂曰：「吾方託六尺之孤，寄天下之命於卿。勉之！」徙封安樂鄉侯，邑六百戶，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，祐以嗣子不封，病卒，又追贈關內侯。後階疾篤，遣使者即拜太常，薨，帝為之流涕，謚曰貞侯。子嘉嗣。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，賜爵關內侯。嘉尚升遷亭公主，會嘉平中，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，軍敗，沒，謚曰壯侯。子翊嗣。世說曰：階孫陵，字元徽，有名於晉武帝世，至熒陽太守，卒。

陳羣傳子泰

陳羣字長文，潁川許昌人也。祖父寔，父紀，叔父諶，皆有盛名。寔字仲弓，紀字元方，諶字季方。魏書曰：寔德冠當時，紀、諶並名重於世。寔為太丘長，遭黨錮，隱居荊山，遠近宗師之。靈帝崩，何進輔政，引用天下名士，徵寔，欲以為參軍，以老病，遂不屈節，諶為司空掾，早卒。紀歷位平原相、侍中、大鴻臚，著書數十篇，世謂之陳子。寔之亡也，司空荀爽、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，執子孫禮。四方至者車數千乘，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。傅子曰：寔亡，天下致弔，會其葬者三萬人，制縗麻者以百數。　先賢行狀曰：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，謚曰文範先生。于時，寔、紀高名並著，而諶又配之，世號曰三君。每宰府辟命，率皆同時，羔鴈成羣，丞掾交至。豫州百姓皆圖畫寔、紀、諶之形象。羣為兒時，寔常奇異之，謂宗人父老曰：「此兒必興吾宗。」魯國孔融高才倨傲，年在紀、羣之間，先與紀友，後與羣交，更為紀拜，由是顯名。劉備臨豫州，辟羣為別駕。時陶謙病死，徐州迎備，備欲往，羣說備曰：「袁術尚彊，今東，必與之爭。呂布若襲將軍之後，將軍雖得徐州，事必無成。」備遂東，與袁術戰。布果襲下邳，遣兵助術，大破備軍，備恨不用羣言。舉茂才，除柘令，不行，隨紀避難徐州。屬呂布破，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。時有薦樂安王模、下邳周逵者，太祖辟之。羣封還教，以為模、逵穢德，終必敗，太祖不聽。後模、逵皆坐姦宄誅，太祖以謝羣。羣薦廣陵陳矯、丹楊戴乾，太祖皆用之。後吳人叛，乾忠義死難，矯遂為名臣，世以羣為知人。除蕭、贊、長平令，父卒去官。後以司徒掾舉高第，為治書侍御史，轉參丞相軍事。魏國旣建，遷為御史中丞。

時太祖議復肉刑，令曰：「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，使平斯事乎！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，正謂此也。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？」羣對曰：「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，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，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。名輕則易犯，實重則傷民。書曰：『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。』易著劓、刖、滅趾之法，所以輔政助教，懲惡息殺也。且殺人償死，合於古制；至於傷人，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，非其理也。若用古刑，使淫者下蠶室，盜者刖其足，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。夫三千之屬，雖未可悉復，若斯數者，時之所患，宜先施用。漢律所殺殊死之罪，仁所不及也，其餘逮死者，可以刑殺。如此，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。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，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。」時鍾繇與羣議同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。太祖深善繇、羣言，以軍事未罷，顧衆議，故且寢。

羣轉為侍中，領丞相東西曹掾。在朝無適無莫，雅杖名義，不以非道假人。文帝在東宮，深敬器焉，待以交友之禮，常歎曰：「自吾有回，門人日以親。」及即王位，封羣昌武亭侯，徙為尚書。制九品官人之法，羣所建也。及踐阼，遷尚書僕射，加侍中，徙尚書令，進爵潁鄉侯。帝征孫權，至廣陵，使羣領中領軍。帝還，假節，都督水軍。還許昌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，領中護軍，錄尚書事。帝寢疾，羣與曹真、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。明帝即位，進封潁陰侯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千三百戶，與征東大將軍曹休、中軍大將軍曹真、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。頃之，為司空，故錄尚書事。

是時，帝初莅政，羣上疏曰：「詩稱『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』；又曰『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』。道自近始，而化洽於天下。自喪亂已來，干戈未戢，百姓不識王教之本，懼其陵遲巳甚。陛下當盛魏之隆，荷二祖之業，天下想望至治，唯有以崇德布化，惠恤黎庶，則兆民幸甚。夫臣下雷同，是非相蔽，國之大患也。若不和睦則有讎黨，有讎黨則毀譽無端，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，不可不深防備，有以絕其源流。」太和中，曹真表欲數道伐蜀，從斜谷入。羣以為「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，多收豆麥以益軍糧，魯未下而食猶乏。今旣無所因，且斜谷阻險，難以進退，轉運必見鈔截，多留兵守要，則損戰士，不可不熟慮也」。帝從羣議。真復表從子午道。羣又陳其不便，并言軍事用度之計。詔以羣議下真，真據之遂行。會霖雨積日，羣又以為宜詔真還，帝從之。

後皇女淑薨，追封謚平原懿公主。羣上疏曰：「長短有命，存亡有分。故聖人制禮，或抑或致，以求厥中。防墓有不脩之儉，嬴、博有不歸之䰟。夫大人動合天地，垂之無窮，又大德不踰閑，動為師表故也。八歲下殤，禮所不備，況未朞月，而以成人禮送之，加為制服，舉朝素衣，朝夕哭臨，自古已來，未有此比。而乃復自往視陵，親臨祖載。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，但悉聽羣臣送葬，乞車駕不行，此萬國之至望也。聞車駕欲幸摩陂，實到許昌，二宮上下，皆悉俱東，舉朝大小，莫不驚怪。或言欲以避衰，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，或不知何故。臣以為吉凶有命，禍福由人，移徙求安，則亦無益。若必當移避，繕治金墉城西宮，及孟津別宮，皆可權時分止。可無舉宮暴露野次，廢損盛節蠶農之要。又賊地聞之，以為大衰。加所煩費，不可計量。且由吉士賢人，當盛衰，處安危，秉道信命，非徙其家以寧，鄉邑從其風化，無恐懼之心。況乃帝王萬國之主，靜則天下安，動則天下擾；行止動靜，豈可輕脫哉？」帝不聽。

青龍中，營治宮室，百姓失農時。羣上疏曰：「禹承唐、虞之盛，猶卑宮室而惡衣服，況今喪亂之後，人民至少，比漢文、景之時，不過一大郡。臣松之案：漢書地理志云：元始二年，天下戶口最盛，汝南郡為大郡，有三十餘萬戶。則文、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。案晉太康三年地記，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，吳、蜀戶不能居半。以此言之，魏雖始承喪亂，方晉亦當無乃大殊。長文之言，於是為過。加邊境有事，將士勞苦，若有水旱之患，國家之深憂也。且吳、蜀未滅，社稷不安。宜及其未動，講武勸農，有以待之。今舍此急而先宮室，臣懼百姓遂困，將何以應敵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，多作傳舍，興費人役，太祖知其疲民也。今中國勞力，亦吳、蜀之所願。此安危之機也，惟陛下慮之。」帝荅曰：「王者宮室，亦宜並立。滅賊之後，但當罷守耳，豈可復興役邪？是故君之職，蕭何之大略也。」羣又曰：「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，羽已滅，宮室燒焚，是以蕭何建武庫、太倉，皆是要急，然猶非其壯麗。今二虜未平，誠不宜與古同也。孫盛曰：周禮，天子之宮，有斲礲之制。然質文之飾，與時推移。漢承周、秦之弊，宜敦簡約之化，而何崇飾宮室，示侈後嗣。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，豈無所復增之謂邪？況乃魏氏方有吳、蜀之難，四海罹塗炭之艱，而述蕭何之過議，以為令軌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？使百代之君眩於奢儉之中，何之由矣。詩云：「斯言之玷，不可為也。」其斯之謂乎！夫人之所欲，莫不有辭，況乃天王，莫之敢違。前欲壞武庫，謂不可不壞也；後欲置之，謂不可不置也。若必作之，固非臣下辭言所屈；若少留神，卓然回意，亦非臣下之所及也。漢明帝欲起德陽殿，鍾離意諫，即用其言，後乃復作之；殿成，謂羣臣曰：『鍾離尚書在，不得成此殿也。』夫王者豈憚一臣，蓋為百姓也。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，不及意遠矣。」帝於是有所減省。

初，太祖時，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，當誅。羣言之太祖，太祖曰：「廙，名臣也，吾亦欲赦之。」乃復位。廙深德羣，羣曰：「夫議刑為國，非為私也；且自明主之意，吾何知焉？」其弘博不伐，皆此類也。青龍四年薨，謚曰靖侯。子泰嗣。帝追思羣功德，分羣戶邑，封一子列侯。魏書曰：羣前後數密陳得失，每上封事，輒削其草，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。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，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，以為名臣奏議，朝士乃見羣諫事，皆歎息焉。袁子曰：或云「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？見人主之非，則勃然怒而觸之，與人言未嘗不道也，豈非所謂『王臣謇謇，匪躬之故』者歟！」荅曰：「然可謂直士，忠則吾不知也。夫仁者愛人。施於君謂之忠，施於親謂之孝。忠孝者，其本一也。故仁愛之至者，君親有過，諫而不入，求之反覆，不得已而言，不忍宣也。今為人臣，見人主失道，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，可謂直士，未為忠臣也。故司空陳羣則不然，其談論終日，未嘗言人主之非；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。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。」

泰字玄伯。青龍中，除散騎侍郎。正始中，徙游擊將軍，為并州刺史，加振威將軍，使持節，護匈奴中郎將，懷柔夷民，甚有威惠。京邑貴人多寄寶貨，因泰市奴婢，泰皆挂之於壁，不發其封，及徵為尚書，悉以還之。嘉平初，代郭淮為雍州刺史，加奮威將軍。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，使牙門將句安、李歆等守之，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。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，泰曰：「麴城雖固，去蜀險遠，當須運糧。羌夷患維勞役，必未肯附。今圍而取之，可不血刃而拔其城；雖其有救，山道阻險，非行兵之地也。」淮從泰計，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、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，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。安等挑戰，不許，將士困窘，分糧聚雪以稽日月。維果來救，出自牛頭山，與泰相對。泰曰：「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。今絕牛頭，維無反道，則我之禽也。」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，遣使白淮，欲自南渡白水，循水而東，使淮趣牛頭，截其還路，可并取維，不惟安等而已。淮善其策，進率諸軍軍洮水。維懼，遁走，安等孤縣，遂皆降。

淮薨，泰代為征西將軍，假節都督雍、涼諸軍事。後年，雍州刺史王經白泰，云姜維、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、石營、金城，求進兵為翅，使涼州軍至枹4350，討蜀護軍向祁山。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，且兵勢惡分，涼州未宜越境，報經：「審其定問，知所趣向，須東西勢合乃進。」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4350，趣狄道。泰勑經進屯狄道，須軍到，乃規取之。泰進軍陳倉。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，經輒渡洮。泰以經不堅據狄道，必有它變。並遣五營在前，泰率諸軍繼之。經巳與維戰，大敗，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，餘皆奔散。維乘勝圍狄道。泰軍上邽，分兵守要，晨夜進前。鄧艾、胡奮、王秘亦到，即與艾、祕等分為三軍，進到隴西。艾等以為「王經精卒破衂於西，賊衆大盛，乘勝之兵旣不可當，而將軍以烏合之卒，繼敗軍之後，將士失氣，隴右傾蕩。古人有言：『蝮蛇螫手，壯士解其腕。』孫子曰：『兵有所不擊，地有所不守。』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。今隴右之害，過於蝮蛇，狄道之地，非徒不守之謂。姜維之兵，是所辟之鋒。不如割險自保，觀釁待弊，然後進救，此計之得者也。」泰曰：「姜維提輕兵深入，正欲與我爭鋒原野，求一戰之利。王經當高壁深壘，挫其銳氣。今乃與戰，使賊得計，走破王經，封之狄道。若維以戰克之威，進兵東向，據櫟陽積穀之實，放兵收降，招納羌、胡，東爭關、隴，傳檄四郡，此我之所惡也。而維以乘勝之兵，挫峻城之下，銳氣之卒，屈力致命，攻守勢殊，客主不同。兵書云『脩櫓橨榅，三月乃成，拒堙三月而後已』。誠非輕軍遠入，維之詭謀倉卒所辦。縣軍遠僑，糧穀不繼，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自然之勢也。洮水帶其表，維等在其內，今乘高據勢，臨其項領，不戰必走。寇不可縱，圍不可乆，君等何言如此？」遂進軍度高城嶺，潛行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，多舉烽火，鳴鼓角。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，皆憤踊。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，而卒聞已至，謂有奇變宿謀，上下震懼。自軍之發隴西也，以山道深險，賊必設伏。泰詭從南道，維果三日施伏。臣松之案：此傳云「謂救兵當須衆集，而卒聞已至，謂有奇變，上下震懼」，此則救至出於不意。若不知救至，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？設伏相伺，非不知之謂。此皆語之不通也。定軍潛行，卒出其南。維乃緣山突至，泰與交戰，維退還。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。泰與經共密期，當共向其還路，維等聞之，遂遁，城中將士得出。經歎曰：「糧不至旬，向不應機，舉城屠裂，覆喪一州矣。」泰慰勞將士，前後遣還，更差軍守，並治城壘，還屯上邽。

初，泰聞經見圍，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，加得保城，非維所能卒傾。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。衆議以經奔北，城不足自固，維若斷涼州之道，兼四郡民夷，據關、隴之險，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。宜須大兵四集，乃致攻討。大將軍司馬文王曰：「昔諸葛亮常有此志，卒亦不能。事大謀遠，非維所任也。且城非倉卒所拔，而糧少為急，征西速救，得上策矣。」泰每以一方有事，輒以虛聲擾動天下，故希簡白上事，驛書不過六百里。司馬文王語荀顗曰：「玄伯沈勇能斷，荷方伯之重，救將陷之城，而不求益兵，又希簡上事，必能辦賊故也。都督大將，不當爾邪！」

後徵泰為尚書右僕射，典選舉，加侍中光祿大夫。吳大將孫峻出淮、泗。以泰為鎮軍將軍，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，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。峻退，軍還，轉為左僕射。諸葛誕作亂壽春，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，泰總署行臺。司馬景王、文王皆與泰親友，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。文王問陔曰：「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？」陔曰：「通雅博暢，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，不如也；明統簡至，立功立事，過之。」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，賜子弟一人亭侯，二人關內侯。景元元年薨，追贈司空。謚曰穆侯。干寶晉紀曰：高貴鄉公之殺，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。太常陳泰不至，使其舅荀顗召之。顗至，告以可否。泰曰：「世之論者，以泰方於舅，今舅不如泰也。」子弟內外咸共逼之，垂涕而入。王待之曲室，謂曰：「玄伯，卿何以處我？」對曰：「誅賈充以謝天下。」文王曰：「為吾更思其次。」泰曰：「泰言惟有進於此，不知其次。」文王乃不更言。　魏氏春秋曰：帝之崩也，太傅司馬孚、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，號哭盡哀。時大將軍入于禁中，泰見之悲慟，大將軍亦對之泣，謂曰：「玄伯，其如我何？」泰曰：「獨有斬賈充，少可以謝天下耳。」大將軍乆之曰：「卿更思其他。」泰曰：「豈可使泰復發後言。」遂歐血薨。　臣松之案本傳，泰不為太常，未詳干寶所由知之。孫盛改易泰言，雖為小勝。然檢盛言諸所改易，皆非別有異聞，率更自以意制，多不如舊。凡記言之體，當使若出其口。辭勝而違實，固君子所不取，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？　案博物記曰：太丘長陳寔、寔子鴻臚紀、紀子司空羣、羣子泰四世，於漢、魏二朝並有重名，而其德漸漸小減。時人為其語曰：「公慙卿，卿慙長。」子恂嗣。恂薨，無嗣。弟溫紹封。咸熈中開建五等，以泰著勳前朝，改封溫為慎子。案陳氏譜：羣之後，名位遂微。諶孫佐，官至青州刺史。佐弟坦，廷尉。佐子準，太尉，封廣陵郡公。準弟戴、徵及從弟堪，並至大位。準孫逵，字林道，有譽江左，為西中郎將，追贈衞將軍。

陳矯傳

陳矯字季弼，廣陵東陽人也。避亂江東及東城，辭孫策、袁術之命，還本郡。太守陳登請為功曹，使矯詣許，謂曰：「許下論議，待吾不足；足下相為觀察，還以見誨。」矯還曰：「聞遠近之論，頗謂明府驕而自矜。」登曰：「夫閨門雍穆，有德有行，吾敬陳元方兄弟；淵清玉絜，有禮有法，吾敬華子魚；清脩疾惡，有識有義，吾敬趙元達；博聞彊記，奇逸卓犖，吾敬孔文舉；雄姿傑出，有王霸之略，吾敬劉玄德：所敬如此，何驕之有！餘子瑣瑣，亦焉足錄哉？」登雅意如此，而深敬友矯。

郡為孫權所圍於匡奇，登令矯求救於太祖。矯說太祖曰：「鄙郡雖小，形便之國也，若蒙救援，使為外藩，則吳人剉謀，徐方永安，武聲遠震，仁愛滂流，未從之國，望風景附，崇德養威，此王業也。」太祖奇矯，欲留之。矯辭曰：「本國倒縣，本奔走告急，縱無申胥之效，敢忘弘演之義乎？」劉向新序曰：齊桓公求婚於衞，衞不與，而嫁於許。衞為狄所伐，桓公不救，至於國滅君死。懿公屍為狄人所食，惟有肝在。懿公有臣曰弘演，適使反，致命於肝曰：「君為其內，臣為其外。」乃刳腹內肝而死。齊桓公曰：「衞有臣若此而尚滅，寡人無有，亡無日矣！」乃救衞，定其君。太祖乃遣赴救。吳軍旣退，登多設閒伏，勒兵追奔，大破之。

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，除相令，征南長史，彭城、樂陵太守，魏郡西部都尉。曲周民父病，以牛禱，縣結正棄市。矯曰：「此孝子也。」表赦之。遷魏郡太守。時繫囚千數，至有歷年，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，漢約三章之法，今惜輕重之理，而忽乆繫之患，可謂謬矣。悉自覽罪狀，一時論決。大軍東征，入為丞相長史。軍還，復為魏郡，轉西曹屬。從征漢中，還為尚書。行前未到鄴，太祖崩洛陽，羣臣拘常，以為太子即位，當須詔命。矯曰：「王薨于外，天下惶懼。太子宜割哀即位，以繫遠近之望。且又愛子在側，彼此生變，則社稷危矣。」即具官備禮，一日皆辦。明旦，以王后令，策太子即位，大赦蕩然。文帝曰：「陳季弼臨大節，明略過人，信一時之俊傑也。」帝旣踐阼，轉署吏部，封高陵亭侯，遷尚書令。明帝即位，進爵東鄉侯，邑六百戶。車駕嘗卒至尚書門，矯跪問帝曰：「陛下欲何之？」帝曰：「欲案行文書耳。」矯曰：「此自臣職分，非陛下所宜臨也。若臣不稱其職，則請就黜退。陛下宜還。」帝慙，回車而反。其亮直如此。世語曰：劉曄以先進見幸，因譖矯專權。矯懼，以問長子本，本不知所出。次子騫曰：「主上明聖，大人大臣，今若不合，不過不作公耳。」後數日，帝見矯，矯又問二子，騫曰：「陛下意解，故見大人也。」旣入，盡日，帝曰：「劉曄構君，朕有以迹君；朕心故已了。」以金五鉼授之，矯辭。帝曰：「豈以為小惠？君已知朕心，顧君妻子未知故也。」帝憂社稷，問矯：「司馬公忠正，可謂社稷之臣乎？」矯曰：「朝廷之望；社稷，未知也。」加侍中光祿大夫，遷司徒。景初元年薨，謚曰貞侯。魏氏春秋曰：矯本劉氏子，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。徐宣每非之，庭議其闕。太祖惜矯才量，欲擁全之，乃下令曰：「喪亂已來，風教彫薄，謗議之言，難用襃貶。自建安五年已前，一切勿論。其以斷前誹議者，以其罪罪之。」

子本嗣，歷位郡守、九卿。所在操綱領，舉大體，能使羣下自盡。有統御之才，不親小事，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，優於司馬岐等，精練文理。遷鎮北將軍，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。薨，子粲嗣。本弟騫，咸熈中為車騎將軍。案晉書曰：騫字休淵，為晉佐命功臣，至太傅，封高平郡公。

初，矯為郡功曹，使過泰山。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，結為親友。戲謂矯曰：「以郡吏而交二千石，鄰國君屈從陪臣游，不亦可乎！」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，皆承代矯云。世語曰：悌字孝威。年二十二，以兖州從事為泰山太守。初，太祖定兾州，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，後至中領軍，並悉忠貞練事，為世吏表。

徐宣傳

徐宣字寶堅，廣陵海西人也。避亂江東，又辭孫策之命，還本郡。與陳矯並為綱紀，二人齊名而私好不恊，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，與登並心於太祖。海西、淮浦二縣民作亂，都尉衞彌、令梁習夜奔宣家，密送免之。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，以兵少不進。宣潛見責之，示以形勢，質乃進破賊。太祖辟為司空掾屬，除東緡、發干令，遷齊郡太守，入為門下督，從到壽春。會馬超作亂，大軍西征，太祖見官屬曰：「今當遠征，而此方未定，以為後憂，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。」乃以宣為左護軍，留統諸軍。還，為丞相東曹掾，出為魏郡太守。太祖崩洛陽，羣臣入殿中發哀。或言可易諸城守，用譙、沛人。宣厲聲曰：「今者遠近一統，人懷效節，何必譙、沛，而沮宿衞者心。」文帝聞曰：「所謂社稷之臣也。」帝旣踐阼，為御史中丞，賜爵關內侯，徙城門校尉，旬月遷司隷校尉，轉散騎常侍。從至廣陵，六軍乘舟，風浪暴起，帝船囬倒，宣病在後，陵波而前，羣寮莫先至者。帝壯之，遷尚書。

明帝即位，封津陽亭侯，邑二百戶。中領軍桓範薦宣曰：「臣聞帝王用人，度世授才，爭奪之時，以策略為先，分定之後，以忠義為首。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，呂氏春秋曰：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，召咎犯而問曰：「楚衆我寡，柰何而可？」咎犯對曰：「臣聞繁禮之君，不足於文，繁戰之君，不足於詐，君亦詐之而已。」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，雍季曰：「竭澤而漁，豈不得魚，而明年無魚。焚藪而田，豈不得獸，而明年無獸。詐偽之道，雖今偷可，後將無復，非長術也。」文公用咎犯之言，而敗楚人於城濮。反而為賞，雍季在上。左右諫曰：「城濮之功，咎犯之謀也。君用其言而後其身，或者不可乎！」文公曰：「雍季之言，百代之利也；咎犯之言，一時之務也。焉有以一時之務，先百代之利乎？」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。竊見尚書徐宣，體忠厚之行，秉直亮之性；清雅特立，不拘世俗；確然難動，有社稷之節；歷位州郡，所在稱職。今僕射缺，宣行掌後事；腹心任重，莫宜宣者。」帝遂以宣為左僕射，後加侍中光祿大夫。車駕幸許昌，總統留事。帝還，主者奏呈文書。詔曰：「吾省與僕射何異？」竟不視。尚方令坐猥見考竟，宣上疏陳威刑太過，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，帝皆手詔嘉納。宣曰：「七十有縣車之禮，今已六十八，可以去矣。」乃固辭疾遜位，帝終不許。青龍四年薨，遺令布衣疏巾，歛以時服。詔曰：「宣體履至實，直內方外，歷在三朝，公亮正色，有託孤寄命之節，可謂柱石臣也。常欲倚以台輔，未及登之，惜乎大命不永！其追贈車騎將軍，葬如公禮。」謚曰貞侯。子欽嗣。

衞臻傳

衞臻字公振，陳留襄邑人也。父茲，有大節，不應三公之辟。太祖之初至陳留，茲曰：「平天下者，必此人也。」太祖亦異之，數詣茲議大事。從討董卓，戰于熒陽而卒。太祖每涉郡境，輒遣使祠焉。先賢行狀曰：茲字子許。不為激詭之行，不徇流俗之名；明慮淵深，規略宏遠。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，司徒楊彪再加旌命。董卓作亂，漢室傾蕩，太祖到陳留，始與茲相見，遂同盟，計興武事。茲荅曰：「亂生乆矣，非兵無以整之。」且言「兵之興者，自今始矣」。深見廢興，首讚弘謀。合兵三千人，從太祖入熒陽，力戰終日，失利，身歿。　郭林宗傳曰：「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。林宗與二人共至市，子許買物，隨價讎直，文生訾呵，減價乃取。林宗曰：「子許少欲，文生多情，此二人非徒兄弟，乃父子也。」後文生以穢貨見損，茲以烈節垂名。夏侯惇為陳留太守，舉臻計吏，命婦出宴，臻以為「末世之俗，非禮之正」。惇怒，執臻，旣而赦之。後為漢黃門侍郎。東郡朱越謀反，引臻。太祖令曰：「孤與卿君同共舉事，加欽令問。始聞越言，固自不信。及得荀令君書，具亮忠誠。」會奉詔命，聘貴人于魏，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。追錄臻父舊勳，賜爵關內侯，轉為戶曹掾。文帝即王位，為散騎常侍。及踐阼，封安國亭侯。時羣臣並頌魏德，多抑損前朝。臻獨明禪授之義，稱揚漢美。帝數目臻曰：「天下之珍，當與山陽共之。」遷尚書，轉侍中吏部尚書。帝幸廣陵，行中領軍，從。征軍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，「孫權已在濡須口」。臻曰：「權恃長江，未敢亢衡，此必畏怖偽辭耳。」考核降者，果守將詐所作也。

明帝即位，進封康鄉侯，後轉為右僕射，典選舉，如前加侍中。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：「漢祖遇亡虜為上將，周武拔漁父為太師；布衣厮養，可登王公，何必守文，試而後用？」臻荅曰：「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，須考績而加黜陟；今子同牧野於成、康，喻斷蛇於文、景，好不經之舉，開拔奇之津，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。」諸葛亮寇天水，臻奏：「宜遣奇兵入散關，絕其糧道。」乃以臻為征蜀將軍，假節督諸軍事，到長安，亮退。還，復職，加光祿大夫。是時，帝方隆意於殿舍，臻數切諫。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，臻奏案之。詔曰：「殿舍不成，吾所留心，卿推之何？」臻上疏曰：「古制侵官之法，非惡其勤事也，誠以所益者小，所墮者大也。臣每察校事，類皆如此，懼羣司將遂越職，以至陵遲矣。」亮又出斜谷；征南上：「朱然等軍已過荊城。」臻曰：「然，吳之驍將，必下從權，且為勢以綴征南耳。」權果召然入居巢，進攻合肥。帝欲自東征，臻曰：「權外示應亮，內實觀望。且合肥城固，不足為慮。車駕可無親征，以省六軍之費。」帝到尋陽而權竟退。

幽州刺史毌丘儉上疏曰：「陛下即位已來，未有可書。吳、蜀恃險，未可卒平，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。」臻曰：「儉所陳皆戰國細術，非王者之事也。吳頻歲稱兵，寇亂邊境，而猶案甲養士，未果尋致討者，誠以百姓疲勞故也。且淵生長海表，相承三世，外撫戎夷，內脩戰射，而儉欲以偏軍長驅，朝至夕卷，知其妄矣。」儉行軍遂不利。

臻遷為司空，徙司徒。正始中，進爵長垣侯，邑千戶，封一子列侯。初，太祖乆不立太子，而方奇貴臨菑侯。丁儀等為之羽翼，勸臻自結，臻以大義拒之。及文帝即位，東海王霖有寵，帝問臻：「平原侯何如？」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。曹爽輔政，使夏侯玄宣指，欲引臻入守尚書令，及為弟求婚，皆不許。固乞遜位。詔曰：「昔干木偃息，義壓彊秦；留侯頤神，不忘楚事。讜言嘉謀，望不吝焉。」賜宅一區，位特進，秩如三司。薨，追贈太尉，謚曰敬侯。子烈嗣，咸熈中為光祿勳。臣松之案舊事及傅咸集，烈終於光祿勳。烈二弟京、楷，皆二千石。楷子權，字伯輿。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，以權為尚書郎。傅咸與亮牋曰：「衞伯輿貴妃兄子，誠有才章，應作臺郎，然未得東宮官屬。東宮官屬，前患楊駿，親理塞路，今有伯輿，復越某作郎。一犬吠形，羣犬吠聲，懼於羣犬，遂至回聽。」權作左思吳都賦叙及注，叙粗有文辭，至於為注，了無所發明，直為塵穢紙墨，不合傳寫也。

盧毓傳

盧毓字子家，涿郡涿人也。父植，有名於世。續漢書曰：植字子幹。少事馬融，與鄭玄同門相友。植剛毅有大節，常喟然有濟世之志，不苟合取容，不應州郡命召。建寧中，徵博士，出補九江太守，以病去官。作尚書章句、禮記解詁。稍遷侍中、尚書。張角起，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，失利抵罪。頃之，復以為尚書。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，植手劒責數讓等，讓等皆放兵，垂泣謝罪，遂自殺。董卓議欲廢帝，衆莫敢對，植獨正言，語在卓傳。植以老病去位，隱居上谷軍都山，初平三年卒。太祖北征柳城，過涿郡，令告太守曰：「故北中郎將盧植，名著海內，學為儒宗，士之楷模，乃國之楨幹也。昔武王入殷，封商容之閭，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。孤到此州，嘉其餘風。春秋之義，賢者之後，有異於人。敬遣丞掾脩墳墓，并致薄醊，以彰厥德。」植有四子，毓最小。毓十歲而孤，遇本州亂，二兄死難。當袁紹、公孫瓚交兵，幽兾饑荒，養寡嫂孤兄子，以學行見稱。文帝為五官將，召毓署門下賊曹。崔琰舉為兾州主簿。時天下草創，多逋逃，故重士亡法，罪及妻子。亡士妻白等，始適夫家數日，未與夫相見，大理奏棄巿。毓駮之曰：「夫女子之情，以接見而恩生，成婦而義重。故詩云『未見君子，我心傷悲；亦旣見止，我心則夷』。又禮『未廟見之婦而死，歸葬女氏之黨，以未成婦也』。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，死有非婦之痛，而吏議欲肆之大辟，則若同牢合𢀿之後，罪何所加？且記曰『附從輕』，言附人之罪，以輕者為比也。又書云『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』，恐過重也。苟以白等皆受禮聘，已入門庭，刑之為可，殺之為重。」太祖曰：「毓執之是也。又引經典有意，使孤歎息。」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，轉西曹議令史。

魏國旣建，為吏部郎。文帝踐阼，徙黃門侍郎，出為濟陰相，梁、譙二郡太守。帝以譙舊鄉，故大徙民充之，以為屯田。而譙土地墝瘠，百姓窮困，毓愍之，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，失帝意。雖聽毓所表，心猶恨之，遂左遷毓，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。毓心在利民，躬自臨視，擇居美田，百姓賴之。遷安平、廣平太守，所在有惠化。

青龍二年，入為侍中。先是，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，未就。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，以為法宜一正，不宜有兩端，使姦吏得容情。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，帝不恱，毓進曰：「臣聞君明則臣直，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，故有敢諫之鼓。近臣盡規，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。隆諸生，名為狂直，陛下宜容之。」在職三年，多所駮爭。詔曰：「官人秩才，聖帝所難，必須良佐，進可替否。侍中毓禀性貞固，心平體正，可謂明試有功，不懈于位者也。其以毓為吏部尚書。」使毓自選代，曰：「得如卿者乃可。」毓舉常侍鄭冲，帝曰：「文和，吾自知之，更舉吾所未聞者。」乃舉阮武、孫邕，帝於是用邕。

前此諸葛誕、鄧颺等馳名譽，有四䆫八達之誚，帝疾之。時舉中書郎，詔曰：「得其人與否，在盧生耳。選舉莫取有名，名如畫地作餅，不可啖也。」毓對曰：「名不足以致異人，而可以得常士。常士畏教慕善，然後有名，非所當疾也。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，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，但當有以驗其後。故古者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。今考績之法廢，而以毀譽相進退，故真偽渾雜，虛實相蒙。」帝納其言，即詔作考課法。會司徒缺，毓舉處士管寧，帝不能用。更問其次，毓對曰：「敦篤至行，則太中大夫韓曁；亮直清方，則司隷校尉崔林；貞固純粹，則太常常林。」帝乃用曁。毓於人及選舉，先舉性行，而後言才。黃門李豐甞以問毓，毓曰：「才所以為善也，故大才成大善，小才成小善。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，是才不中器也。」豐等服其言。

齊王即位，賜爵關內侯。時曹爽秉權，將樹其黨，徙毓僕射，以侍中何晏代毓。頃之，出毓為廷尉，司隷畢軌又枉奏免官，衆論多訟之，乃以毓為光祿勳。爽等見收，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隷校尉，治其獄。復為吏部尚書，加奉車都尉，封高樂亭侯，轉為僕射，故典選舉，加光祿大夫。高貴鄉公即位，進封大梁鄉侯。封一子高亭侯。毌丘儉作亂，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，毓綱紀後事，加侍中。正元三年，疾病，遜位。遷為司空，固推驃騎將軍王昶、光祿大夫王觀、司隷校尉王祥。詔使使者即授印綬，進爵封容城侯，邑二千三百戶。甘露二年薨，謚曰成侯。孫藩嗣。毓子欽、珽，咸熈中欽為尚書，珽泰山太守。世語曰：欽字子若，珽字子笏。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，領選，咸寧四年卒，追贈衞將軍，開府。　虞預晉書曰：欽少居名位，不顧財利，清虛淡泊，動脩禮典。同郡張華，家單少孤，不為鄉邑所知，惟欽貴異焉。欽子浮，字子雲。　晉諸公贊曰：張華博識多聞，無物不知。浮高朗經博，有美於華，起家太子舍人，病疽，截手，遂廢。朝廷器重之，就家以為國子博士，遷祭酒。永平中為祕書監。珽及子皓、志並至尚書。志子諶，字子諒。溫嶠表稱諶清出有文思。　諶別傳曰：諶善著文章。洛陽傾覆，北投劉琨，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。琨敗，諶歸段末波。元帝之初，累召為散騎中書侍郎，不得南赴。永和六年，卒於胡。胡中子孫過江。妖賊帥盧循，諶之曾孫。

評曰：桓階識覩成敗，才周當世。陳羣動仗名義，有清流雅望；泰弘濟簡至，允克堂構矣。魏世事統臺閣，重內輕外，故八座尚書，即古六卿之任也。陳、徐、衞、盧，乆居斯位，矯、宣剛斷骨鯁，臻、毓規鑒清理，咸不忝厥職云。

##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

和洽傳

和洽字陽士，汝南西平人也。舉孝廉，大將軍辟，皆不就。袁紹在兾州，遣使迎汝南士大夫。洽獨以「兾州土平民彊，英桀所利，四戰之地。本初乘資，雖能彊大，然雄豪方起，全未可必也。荊州劉表無他遠志，愛人樂士，土地險阻，山夷民弱，易依倚也」。遂與親舊俱南從表，表以上客待之。洽曰：「所以不從本初，辟爭地也。昏世之主，不可黷近，乆而阽危，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「阽於死亡」，食貨志曰「阽危若是」，注曰「阽音鹽，如屋簷，近邊欲墮之意也。」一曰「臨危曰阽」。必有讒慝閒其中者。」遂南度武陵。

太祖定荊州，辟為丞相掾屬。時毛玠、崔琰並以忠清幹事，其選用先尚儉節。洽言曰：「天下大器，在位與人，不可以一節儉也。儉素過中，自以處身則可，以此節格物，所失或多。今朝廷之議，吏有著新衣、乘好車者，謂之不清；長吏過營，形容不飾，衣裘弊壞者，謂之廉潔。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，藏其輿服；朝府大吏，或自挈壺飱以入官寺。夫立教觀俗，貴處中庸，為可繼也。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，勉而為之，必有疲瘁。古之大教，務在通人情而已。凡激詭之行，則容隱偽矣。」孫盛曰：昔先王御世，觀民設教，雖質文因時，損益代用，至於車服禮秩，貴賤等差，其歸一揆。魏承漢亂，風俗侈泰，誠宜仰思古制，訓以約簡，使奢不陵肆，儉足中禮，進無蜉蝣之刺，退免採莫之譏；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。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，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，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，閑邪存誠之道。和洽之言，於是允矣。

魏國旣建，為侍中，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，太祖見近臣，怒甚。洽陳玠素行有本，求案實其事。罷朝，太祖令曰：「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。乃復為崔琰觖望。此損君臣恩義，妄為死友怨歎，殆不可忍也。昔蕭、曹與高祖並起微賤，致功立勳。高祖每在屈笮，二相恭順，臣道益彰，所以祚及後世也。和侍中比求實之，所以不聽，欲重參之耳。」洽對曰：「如言事者言，玠罪過深重，非天地所覆載。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，以玠出羣吏之中，特見拔擢，顯在首職，歷年荷寵，剛直忠公，為衆所憚，不宜有此。然人情難保，要宜考覈，兩驗其實。今聖恩垂含垢之仁，不忍致之于理，更使曲直之分不明，疑自近始。」太祖曰：「所以不考，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。」洽對曰：「玠信有謗上之言，當肆之巿朝；若玠無此，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；二者不加檢覈，臣竊不安。」太祖曰：「方有軍事，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？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，此為君之誡也。」

太祖克張魯，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，可省置守之費。太祖未納，其後竟徙民棄漢中。出為郎中令。文帝踐阼，為光祿勳，封安城亭侯。明帝即位，進封西陵鄉侯，邑二百戶。

太和中，散騎常侍高堂隆奏：「時風不至，而有休廢之氣，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。」詔書謙虛引咎，博諮異同。洽以為「民稀耕少，浮食者多。國以民為本，民以穀為命。故廢一時之農，則失育命之本。是以先王務蠲煩費，以專耕農。自春夏已來，民窮於役，農業有廢，百姓嚻然，時風不至，未必不由此也。消復之術，莫大於節儉。太祖建立洪業，奉師徒之費，供軍賞之用，吏士豐於資食，倉府衍於穀帛，由不飾無用之宮，絕浮華之費，方今之要，固在息省勞煩之役，損除他餘之務，以為軍戎之儲。三邊守禦，宜在備豫。料賊虛實，蓄士養衆，筭廟勝之策，明攻取之謀，詳詢衆庶以求厥中。若謀不素定，輕弱小敵，軍人數舉，舉而無庸，所謂『恱武無震』，古人之誡也。」

轉為太常，清貧守約，至賣田宅以自給。明帝聞之，加賜穀帛。薨，謚曰簡侯。子禽嗣。禽音離。禽弟適，才爽開濟，官至廷尉、吏部尚書。晉諸公贊曰：和嶠字長輿，適之子也。少知名，以雅重稱。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為人，厚自封植，嶷然不羣。於黃門郎遷中書令，轉尚書。愍懷太子初立，以嶠為少保，加散騎常侍。家產豐富，擬於王公，而性至儉吝。嶠同母弟郁，素無名，嶠輕侮之，以此為損。卒於官，贈光祿大夫。郁以公彊當世，致位尚書令。

洽同郡許混者，許劭子也。清醇有鑒識，明帝時為尚書。劭字子將。汝南先賢傳曰：召陵謝子微，高才遠識，見劭年十八時，乃歎息曰：「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。」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，出虞永賢於牧豎，召李淑才鄉閭之閒，擢郭子瑜鞌馬之吏，援楊孝祖，舉和陽士，茲六賢者，皆當世之令懿也。其餘中流之士，或舉之於淹滯，或顯之乎童齒，莫不賴劭顧歎之榮。凡所拔育，顯成令德者，不可殫記。其探擿偽行，抑損虛名，則周之單襄，無以尚也。劭宗人許栩，沈沒榮利，致位司徒。舉宗莫不匍匐栩門，承風而驅，官以賄成，惟劭不過其門。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，聞劭高名，請為功曹。饕餮放流，絜士盈朝。袁紹公族好名，為濮陽長，棄官來還，有副車從騎，將入郡界，紹乃歎曰：「吾之輿服，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？」遂單車而歸。辟公府掾，拜鄢陵令，方正徵，皆不就。避亂江南，所歷之國，必翔而後集。終于豫章，時年四十六。有子曰混，顯名魏世。

常林傳

常林字伯槐，河內溫人也。年七歲，有父黨造門，問林：「伯先在否？汝何不拜！」林曰：「雖當下客，臨子字父，何拜之有？」於是咸共嘉之。魏略曰：林少單貧。雖貧，自非手力，不取之於人。性好學，漢末為諸生，帶經耕鉏。其妻常自餽餉之，林雖在田野，其相敬如賔。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，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，便收之，考責錢穀贖罪，稽遲則夷滅宗族，以崇威嚴。林叔父檛客，為諸生所白，匡怒收治。舉宗惶怖，不知所責多少，懼繫者不救。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：「王府君以文武高才，臨吾鄙郡。鄙郡表裏山河，土廣民殷，又多賢能，惟所擇用。今主上幼沖，賊臣虎據，華夏震慄，雄才奮用之秋也。若欲誅天下之賊，扶王室之微，智者望風，應之若響，克亂在和，何征不捷。苟無恩德，任失其人，覆亡將至，何暇匡翼朝廷，崇立功名乎？君其藏之！」因說叔父見拘之意。彪即書責匡，匡原林叔父。林乃避地上黨，耕種山阿。當時旱蝗，林獨豐收，盡呼比鄰，升斗分之。依故河閒太守陳延壁。陳、馮二姓，舊族冠冕。張楊利其婦女，貪其資貨。林率其宗族，為之策謀。見圍六十餘日，卒全堡壁。

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，林辭不受。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、王淩、王象、荀緯，太祖皆以為縣長。林宰南和，治化有成，超遷博陵太守、幽州刺史，所在有績。文帝為五官將，林為功曹。太祖西征，田銀、蘇伯反，幽、兾扇動。文帝欲親自討之，林曰：「昔忝博陵，又在幽州，賊之形勢，可料度也。北方吏民，樂安厭亂，服化已乆，守善者多。銀、伯犬羊相聚，智小謀大，不能為害。方今大軍在遠，外有彊敵，將軍為天下之鎮也，輕動遠舉，雖克不武。」文帝從之，遣將往伐，應時克滅。

出為平原太守、魏郡東部都尉，入為丞相東曹屬。魏國旣建，拜尚書。文帝踐阼，遷少府，封樂陽亭侯，魏略曰：林性旣清白，當官又嚴。少府寺與鴻臚對門，時崔林為鴻臚。崔性闊達，不與林同，數數聞林撾吏聲，不以為可。林夜撾吏，不勝痛，叫呼敖敖徹曙。明日，崔出門，與林車相遇，乃啁林曰：「聞卿為廷尉，爾邪？」林不覺荅曰：「不也。」崔曰：「卿不為廷尉，昨夜何故考囚乎？」林大慙，然不能自止。轉大司農。明帝即位，進封高陽鄉侯，徙光祿勳太常。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，每為之拜。或謂林曰：「司馬公貴重，君宜止之。」林曰：「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，為後生之法。貴非吾之所畏，拜非吾之所制也。」言者踧踖而退。魏略曰：初，林少與司馬京兆善。太傅每見林，輒欲跪。林止之曰：「公尊貴矣，止也！」及司徒缺，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。案魏略此語，與本傳反。　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，不畏權貴者也。論其然否，謂本傳為是。時論以林節操清峻，欲致之公輔，而林遂稱疾篤。拜光祿大夫。年八十三，薨，追贈驃騎將軍，葬如公禮，謚曰貞侯。子峕嗣，為泰山太守，坐法誅。峕弟靜紹封。案晉書，諸葛誕反，大將軍東征，峕坐稱疾，為司馬文王所法。魏略以林及吉茂、沐並、時苗四人為清介傳。吉茂字叔暢，馮翊池陽人也，世為著姓。好書，不耻惡衣惡食，而耻一物之不知。建安初，關中始平，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，隱處精思數歲。州舉茂才，除臨汾令，居官清靜，吏民不忍欺。轉為武德侯庶子。二十二年，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。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，而茂皆有，匿不送官。及其被收，不知當坐本等，顧謂其左右曰：「我坐書也。」會鍾相國證茂、本服弟已絕，故得不坐。後以茂為武陵太守，不之官。轉酇相，以國省，拜議郎。景初中病亡。自茂脩行，從少至長，冬則被裘，夏則裋褐，行則步涉，食則茨藿，臣役妻子，室如懸磬。其或饋遺，一不肯受。雖不以此高人，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。先時國家始制九品，各使諸郡選置中正，差叙自公卿以下，至于郎吏，功德材行所任。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，前數為郡守，不名為清白。而琰子嘉仕歷諸縣，亦復為通人。嘉時還為散騎郎，馮翊郡移嘉為中正。嘉叙茂雖在上第，而狀甚下，云：「德優能少。」茂慍曰：「痛乎，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邪！」初，茂同產兄黃，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。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，而黃聞司徒趙溫薨，自以為故吏，違科奔喪，為司隷鍾繇所收，遂伏法。茂時為白衣，始有清名於三輔，以為兄坐追義而死，怨怒不肯哭。至歲終，繇舉茂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，及舉旣到而茂就之，故時人或以茂為畏繇，或以茂為髦士也。　沐並字德信，河間人也。少孤苦，袁紹父子時，始為名吏。有志介，嘗過姊，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。然為人公果，不畏彊禦，丞相召署軍謀掾。黃初中，為成臯令。校事劉肇出過縣，遣人呼縣吏，求索槀穀。是時蝗旱，官無有見。未辦之間，肇人從入並之閤下，呴呼罵吏。並怒，因躧履提刀而出，多從吏，並欲收肇。肇覺知驅走，具以狀聞。有詔：「肇為牧司爪牙吏，而並欲收縛，無所忌憚，自恃清名邪？」遂收欲殺之。髠決減死，刑竟復吏，由是放散十餘年。至正始中，為三府長史。時吳使朱然、諸葛瑾攻圍樊城，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，牂牁人兵作食，有先熟者呼後熟者，言：「共食來。」後熟者荅言：「不也。」呼者曰：「汝欲作沐德信邪？」其名流布，播於異域如此。雖自華夏，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。為長史八年，晚出為濟陰太守，召還，拜議郎。年六十餘，自慮身無常，豫作終制，誡其子以儉葬，曰：「告雲、儀等：夫禮者，生民之始教，而百世之中庸也。故力行者則為君子，不務者終為小人，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。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，而貧賤者譏於固陋，於是養生送死，苟切非禮。由斯觀之，陽虎璵璠，甚於暴骨，桓魋石椁，不如速朽。此言儒學撥亂反正、鳴鼓矯俗之大義也，未是夫窮理盡性、陶冶變化之實論也。若能原始要終，以天地為一區，萬物為芻狗，該覽玄通，求形景之宗，同禍福之素，一死生之命，吾有慕於道矣。夫道之為物，惟怳惟忽，壽為欺魄，夭為鳧沒，身淪有無，與神消息，含恱陰陽，甘夢太極。奚以棺椁為牢，衣裳為纏？屍繫地下，長幽桎梏，豈不哀哉！昔莊周闊達，無所適莫；又楊王孫裸體，貴不乆容耳。至夫末世，緣生怨死之徒，乃有含珠鱗柙，玉牀象袵，殺人以徇；壙穴之內，錮以紵絮，藉以蜃炭，千載僵燥，託類神仙。於是大教陵遲，競於厚葬，謂莊子為放蕩，以王孫為戮屍，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，而野有狐狸之胔乎哉？吾以材質滓濁，汙於清流。昔忝國恩，歷試宰守，所在無效，代匠傷指，狼跋首尾，無以雪耻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今年過耳順，奄忽無常，苟得獲沒，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。上兾以贖巿朝之逋罪，下以親道化之靈祖。顧爾幼昏，未知臧否，若將逐俗，抑廢吾志，私稱從令，未必為孝；而犯魏顆聽治之賢，爾為棄父之命，誰或矜之！使死而有知，吾將屍視。」至嘉平中，病甚。臨困，又勑豫掘埳。戒氣絕，令二人舉屍即埳，絕哭泣之聲，止婦女之送，禁弔祭之賔，無設摶治粟米之奠。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，不得封樹。妻子皆遵之。　時苗字德胄，鉅鹿人也。少清白，為人疾惡。建安中，入丞相府。出為壽春令，令行風靡。揚州治在其縣，時蔣濟為治中。苗以初至往謁濟，濟素嗜酒，適會其醉，不能見苗。苗恚恨還，刻木為人，署曰「酒徒蔣濟」，置之牆下，旦夕射之。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，然以其履行過人，無若之何。又其始之官，乘薄軬音飯車，黃牸牛，布被囊。居官歲餘，牛生一犢。及其去，留其犢，謂主簿曰：「令來時本無此犢，犢是淮南所生有也。」羣吏曰：「六畜不識父，自當隨母。」苗不聽，時人皆以為激，然由此名聞天下。還為太官令，領其郡中正，定九品，於叙人才不能寬，然紀人之短，雖在乆遠，銜之不置。如所忿蔣濟者，仕進至太尉，濟不以苗前毀己為嫌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。為令數歲，不肅而治。遷典農中郎將。年七十餘，以正始中病亡也。

楊俊傳

楊俊字季才，河內獲嘉人也。受學陳留邊讓，讓器異之。俊以兵亂方起，而河內處四達之衢，必為戰場，乃扶持老弱詣京、密山間，同行者百餘家。俊振濟貧乏，通共有無。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，俊皆傾財贖之。司馬宣王年十六七，與俊相遇，俊曰：「此非常之人也。」又司馬朗早有聲名，其族兄芝，衆未之知，惟俊言曰：「芝雖風望不及朗，實理但有優耳。」俊轉避地并州。本郡王象，少孤特，為人僕隷，年十七八，見使牧羊而私讀書，因被箠楚。俊嘉其才質，即贖象著家，聘娶立屋，然後與別。

太祖除俊曲梁長，入為丞相掾屬，舉茂才，安陵令，遷南陽太守。宣德教，立學校，吏民稱之。徙為征南軍師。魏國旣建，遷中尉。太祖征漢中，魏諷反於鄴。俊自劾詣行在所。俊以身方罪免，牋辭太子。太子不恱，曰：「楊中尉便去，何太高遠邪！」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。文帝踐阼，復在南陽。時王象為散騎常侍，薦俊曰：「伏見南陽太守楊俊，秉純粹之茂質，履忠肅之弘量，體仁足以育物，篤實足以動衆，克長後進，惠訓不倦，外寬內直，仁而有斷。自初彈冠，所歷垂化，再守南陽，恩德流著，殊鄰異黨，襁負而至。今境守清靜，無所展其智能，宜還本朝，宣力輦轂，熙帝之載。」

俊自少及長，以人倫自任。同郡審固、陳留衞恂本皆出自兵伍，俊資拔獎致，咸作佳士；後固歷位郡守，恂御史、縣令，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。初，臨菑侯與俊善，太祖適嗣未定，密訪羣司。俊雖並論文帝、臨菑才分所長，不適有所據當，然稱臨菑猶美，文帝常以恨之。黃初三年，車駕至宛，以巿不豐樂，發怒收俊。尚書僕射司馬宣王、常侍王象、荀緯請俊，叩頭流血，帝不許。俊曰：「吾知罪矣。」遂自殺。衆寃痛之。世語曰：俊二孫：覽字公質，汝陰太守；猗字公彥，尚書：晉東海王越舅也。覽子沈，字宣弘，散騎常侍。　魏略曰：王象字羲伯。旣為俊所知拔，果有才志。建安中，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。及王粲、陳琳、阮瑀、路粹等亡後，新出之中，惟象才最高。魏有天下，拜象散騎侍郎，遷為常侍，封列侯。受詔撰皇覽，使象領祕書監。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，數歲成，藏於祕府，合四十餘部，部有數十篇，通合八百餘萬字。象旣性器和厚，又文采溫雅，用是京師歸美，稱為儒宗。車駕南巡，未到宛，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。及車駕到，而宛令不解詔旨，閉巿門。帝聞之，忿然曰：「吾是寇邪？」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。詔問尚書：「漢明帝殺幾二千石？」時象見詔文，知俊必不免。乃當帝前叩頭，流血竟面，請俊減死一等。帝不荅，欲釋入禁中。象引帝衣，帝顧謂象曰：「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。今聽卿，是無我也。卿寧無俊邪？無我邪？」象以帝言切，乃縮手。帝遂入，決俊法，然後乃出。象自恨不能濟俊，遂發病死。

杜襲傳

杜襲字子緒，潁川定陵人也。曾祖父安，祖父根，著名前世。先賢行狀曰：安年十歲，名稱鄉黨。至十五，入太學，號曰神童。旣名知人，清高絕俗。洛陽令周紆數候安，安常逃避不見。時貴戚慕安高行，多有與書者，輒不發，以慮後患，常鑿壁藏書。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，推捕所與交通者，吏至門，安乃發壁出書，印封如故，當時皆嘉其慮遠。三府並辟，公車特徵，拜宛令。先是宛有報讎者，其令不忍致理，將與俱亡。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，致捕得。安深疾惡之，到官治戮，肆之於巿。懼有司繩彈，遂自免。後徵拜巴郡太守，率身正下，以禮化俗。以病卒官，時服薄斂，素器不漆，子自將車。州郡賢之，表章墳墓。根舉孝廉，除郎中。時和熹鄧后臨朝，外戚橫恣，安帝長大，猶未歸政。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，鄧后怒，收根等伏誅。誅者皆絹囊盛，於殿上撲地。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，默語行事人，使不加力。誅訖，車載城外，根以撲輕得蘇息，遂閉目不動搖。經三日，乃密起逃竄，為宜城山中酒家客，積十五年，酒家知其賢，常厚敬待。鄧后崩，安帝謂根乆死。以根等忠直，普下天下，錄見誅者子孫。根乃自出，徵詣公車，拜符節令。或問根：「往日遭難，天下同類知故不少，何至自苦歷年如此？」根荅曰：「周旋人間，非絕迹之處。邂逅發露，禍及親知，故不為也。」遷濟陰太守，以德讓為政，風移俗改。年七十八以壽終，棺不加漆，斂以時服。長吏下車，常先詣安、根墓致祠。襲避亂荊州，劉表待以賔禮。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，襲喻之曰：「吾所以與子俱來者，徒欲龍蟠幽藪，待時鳳翔。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，而規長者委身哉？子若見能不已，非吾徒也。吾其與子絕矣！」欽慨然曰：「請敬受命。」襲遂南適長沙。

建安初，太祖迎天子都許。襲逃還鄉里，太祖以為西鄂長。縣濵南境，寇賊縱橫。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，不得農業。野荒民困，倉庾空虛。襲自知恩結於民，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，留丁彊備守，吏民歡恱。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，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，與之要誓。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，恣聽遣出；皆叩頭願致死。於是身執矢石，率與戮力。吏民感恩，咸為用命。臨陣斬數百級，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，其餘十八人盡被創，賊得入城。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，死喪略盡，而無反背者。遂收散民，徙至摩陂營，吏民慕而從之如歸。九州春秋曰：建安六年，劉表攻西鄂，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。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，聞兵攻聲，恐懼，入室閉戶，牽被覆頭。相攻半日，稍敢出面。其明，側立而聽。二日，往出戶問消息。至四五日，乃更負楯親鬬，語子緒曰：「勇可習也。」

司隷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。荀彧又薦襲，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。魏國旣建，為侍中，與王粲、和洽並用。粲彊識博聞，故太祖游觀出入，多得驂乘，至其見敬不及洽、襲。襲嘗獨見，至于夜半。粲性躁競，起坐曰：「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？」洽笑荅曰：「天下事豈有盡邪？卿晝侍可矣，悒悒於此，欲兼之乎！」後襲領丞相長史，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。太祖還，拜襲駙馬都尉，留督漢中軍事。綏懷開導，百姓自樂出徙洛、鄴者，八萬餘口。夏侯淵為劉備所沒，軍喪元帥，將士失色。襲與張郃、郭淮糾攝諸軍事，權宜以郃為督，以一衆心，三軍遂定。太祖東還，當選留府長史，鎮守長安，主者所選多不當，太祖令曰：「釋騏驥而不乘，焉皇皇而更索？」遂以襲為留府長史，駐關中。

時將軍許攸擁部曲，不附太祖而有慢言。太祖大怒，先欲伐之。羣臣多諫：「可招懷攸，共討彊敵。」太祖橫刀於膝，作色不聽。襲入欲諫，太祖逆謂之曰：「吾計以定，卿勿復言。」襲曰：「若殿下計是邪，臣方助殿下成之；若殿下計非邪，雖成宜改之。殿下逆臣，令勿言之，何待下之不闡乎？」太祖曰：「許攸慢吾，如何可置乎？」襲曰：「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？」太祖曰：「凡人也。」襲曰：「夫惟賢知賢，惟聖知聖，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？方今犲狼當路而狐狸是先，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，進不為勇，退不為仁。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，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，今區區之許攸，何足以勞神武哉？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遂厚撫攸，攸即歸服。時夏侯尚暱於太子，情好至密。襲謂尚非益友，不足殊待，以聞太祖。文帝初甚不恱，後乃追思。語在尚傳。其柔而不犯，皆此類也。

文帝即王位，賜爵關內侯。及踐阼，為督軍糧御史，封武平亭侯，更為督軍糧執法，入為尚書。明帝即位，進封平陽鄉侯。諸葛亮出秦川，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，徙襲為大將軍軍師，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。真薨，司馬宣王代之，襲復為軍師，增邑三百，并前五百五十戶。以疾徵還，拜太中大夫。薨，追贈少府，謚曰定侯。子會嗣。

趙儼傳

趙儼字伯然，潁川陽翟人也。避亂荊州，與杜襲、繁欽通財同計，合為一家。太祖始迎獻帝都許，儼謂欽曰：「曹鎮東應期命世，必能匡濟華夏，吾知歸矣。」建安二年，年二十七，遂扶持老弱詣太祖，太祖以儼為朗陵長。縣多豪猾，無所畏忌。儼取其尤甚者，收縛案驗，皆得死罪。儼旣囚之，乃表府解放，自是威恩並著。時袁紹舉兵南侵，遣使招誘豫州諸郡，諸郡多受其命。惟陽安郡不動，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。儼見通曰：「方今天下未集，諸郡並叛，懷附者復收其緜絹，小人樂亂，能無遺恨！且遠近多虞，不可不詳也。」通曰：「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，左右郡縣背叛乃爾。若緜絹不調送，觀聽者必謂我顧望，有所須待也。」儼曰：「誠亦如君慮；然當權其輕重，小緩調，當為君釋此患。」乃書與荀彧曰：「今陽安郡當送緜絹，道路艱阻，必致寇害。百姓困窮，鄰城並叛，易用傾蕩，乃一方安危之機也。且此郡人執守忠節，在險不貳。微善必賞，則為義者勸。善為國者，藏之於民。以為國家宜垂慰撫，所歛緜絹，皆俾還之。」彧報曰：「輒白曹公，公文下郡，緜絹悉以還民。」上下歡喜，郡內遂安。

入為司空掾屬主簿。魏略曰：太祖北拒袁紹，時遠近無不私遺牋記，通意於紹者。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，通亦欲遣使。儼為陳紹必敗意，通乃止。及紹破走，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，惟不見通書疏，陰知儼必為之計，乃曰：「此必趙伯然也。」　臣松之案魏武紀：破紹後，得許下軍中人書，皆焚之。若故使人搜閱，知其有無，則非所以安人情也。疑此語為不然。時于禁屯潁陰，樂進屯陽翟，張遼屯長社，諸將任氣，多共不協；使儼并參三軍，每事訓喻，遂相親睦。太祖征荊州，以儼領章陵太守，徙都督護軍，護于禁、張遼、張郃、朱靈、李典、路招、馮楷七軍。復為丞相主簿，遷扶風太守。太祖徙出故韓遂、馬超等兵五千餘人，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，以儼為關中護軍，盡統諸軍。羌虜數來寇害，儼率署等追到新平，大破之。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，聚黨據陳倉，儼復率署等攻之，賊即破滅。

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，署督送之。行者卒與室家別，皆有憂色。署發後一日，儼慮其有變，乃自追至斜谷口，人人慰勞，又深戒署。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。署軍復前四十里，兵果叛亂，未知署吉凶。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，皆與叛者同部曲，或婚姻，得此問，各驚，被甲持兵，不復自安。儼欲還，旣等以為「今本營黨已擾亂，一身赴之無益，可須定問」。儼曰：「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，要當聞行者變，乃發之。又有欲善不能自定，宜及猶豫，促撫寧之。且為之元帥，旣不能安輯，身受禍難，命也。」遂去。行三十里止，放馬息，盡呼所從人，喻以成敗，慰勵懇切。皆慷慨曰：「死生當隨護軍，不敢有二。」前到諸營，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，散在原野，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，餘一不問。郡縣所收送，皆放遣，乃即相率還降。儼密白：「宜遣將詣大營，請舊兵鎮守關中。」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，當須到乃發遣，而事露，諸營大駭，不可安喻。儼謂諸將曰：「舊兵旣少，東兵未到，是以諸營圖為邪謀。若或成變，為難不測。因其狐疑，當令早決。」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，其餘悉遣東。便見主者，內諸營兵名籍，案累重，立差別之。留者意定，與儼同心。其當去者亦不敢動，儼一日盡遣上道，因使所留千人，分布羅落之。東兵尋至，乃復脅喻，并徙千人，令相及共東，凡所全致二萬餘口。孫盛曰：盛聞為國以禮，民非信不立。周成不棄桐葉之言，晉文不違伐原之誓，故能隆刑措之道，建一匡之功。儼旣詐留千人，使效心力，始雖權也，宜以信終。兵威旣集，而又逼徙。信義喪矣，何以臨民？

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。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，與平寇將軍徐晃俱前。旣到，羽圍仁遂堅，餘救兵未到。晃所督不足解圍，而諸將呵責晃促救。儼謂諸將曰：「今賊圍素固，水潦猶盛。我徒卒單少，而仁隔絕不得同力，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。當今不若前軍偪圍，遣諜通仁，使知外救，以勵將士。計北軍不過十日，尚足堅守。然後表裏俱發，破賊必矣。如有緩救之戮，余為諸軍當之。」諸將皆喜，便作地道，箭飛書與仁，消息數通，北軍亦至，并勢大戰。羽軍旣退，舟船猶據沔水，襄陽隔絕不通，而孫權襲取羽輜重，羽聞之，即走南還。仁會諸將議，咸曰：「今因羽危懼，必可追禽也。」儼曰：「權邀羽連兵之難，欲掩制其後，顧羽還救，恐我承其兩疲，故順辭求效，乘釁因變，以觀利鈍耳。今羽已孤迸，更宜存之以為權害。若深入追北，權則改虞於彼，將生患於我矣。王必以此為深慮。」仁乃解嚴。太祖聞羽走，恐諸將追之，果疾勑仁，如儼所策。

文帝即王位，為侍中。頃之，拜駙馬都尉，領河東太守，典農中郎將。黃初三年，賜爵關內侯。孫權寇邊，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，徵儼為軍師。權衆退，軍還，封宜土亭侯，轉為度支中郎將，遷尚書。從征吳，到廣陵，復留為征東軍師。明帝即位，進封都鄉侯，邑六百戶，監荊州諸軍事，假節。會疾，不行，復為尚書，出監豫州諸軍事，轉大司馬軍師，入為大司農。齊王即位，以儼監雍、涼諸軍事，假節，轉征蜀將軍，又遷征西將軍，都督雍、涼。正始四年，老疾求還，徵為驃騎將軍，魏略曰：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，遷轉之際，無不因緣。而儼义手上車，發到霸上，忘持其常所服藥。雍州聞之，乃追送雜藥材數箱，儼笑曰：「人言語殊不易，我偶問所服藥耳，何用是為邪？」遂不取。遷司空。薨，謚曰穆侯。子亭嗣。初，儼與同郡辛毗、陳羣、杜襲並知名，號曰辛、陳、杜、趙云。

裴潛傳

裴潛字文行，河東聞喜人也。魏略曰：潛世為著姓。父茂，仕靈帝時，歷縣令、郡守、尚書。建安初，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，封列侯。潛少不脩細行，由此為父所不禮。避亂荊州，劉表待以賔禮。潛私謂所親王粲、司馬芝曰：「劉牧非霸王之才，乃欲西伯自處，其敗無日矣。」遂南適長沙。太祖定荊州，以潛參丞相軍事，出歷三縣令，入為倉曹屬。太祖問潛曰：「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，卿以備才略何如？」潛曰：「使居中國，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。若乘間守險，足以為一方主。」

時代郡大亂，以潛為代郡太守。烏丸王及其大人，凡三人，各自稱單于，專制郡事。前太守莫能治正，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。潛辭曰：「代郡戶口殷衆，士馬控弦，動有萬數。單于自知放橫日乆，內不自安。今多將兵往，必懼而拒境，少將則不見憚。宜以計謀圖之，不可以兵威迫也。」遂單車之郡。單于驚喜。潛撫之以靜。單于以下脫帽稽顙，悉還前後所略婦女、器械、財物。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溫、郭端等十餘人，北邊大震，百姓歸心。在代三年，還為丞相理曹掾，太祖襃稱治代之功，潛曰：「潛於百姓雖寬，於諸胡為峻。今計者必以潛為理過嚴，而事加寬惠；彼素驕恣，過寬必弛，旣弛又將攝之以法，此訟爭所由生也。以勢料之，代必復叛。」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。後數十日，三單于反問至，乃遣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。

潛出為沛國相，遷兖州刺史。太祖次摩陂，歎其軍陳齊整，特加賞賜。文帝踐阼，入為散騎常侍。出為魏郡、潁川典農中郎將，奏通貢舉，比之郡國，由是農官進仕路泰。遷荊州刺史，賜爵關內侯。明帝即位，入為尚書。出為河南尹，轉太尉軍師、大司農，封清陽亭侯，邑二百戶。入為尚書令，奏正分職，料簡名實，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。喪父去官，拜光祿大夫。正始五年薨，追贈太常，謚曰貞侯。魏略曰：時遠近皆云當為公，會病亡。始潛自感所生微賤，無舅氏，又為父所不禮，即折節仕進，雖多所更歷，清省恪然。每之官，不將妻子。妻子貧乏，織藜芘以自供。又潛為兖州時，甞作一胡牀，及其去也，留以掛柱。又以父在京師，出入薄軬車；羣弟之田廬，常步行；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；其家教上下相奉，事有似於石奮。其履檢校度，自魏興少能及者。潛為人材博，有雅容，然但如此而已，終無所推進，故世歸其絜而不宗其餘。子秀嗣。遺令儉葬，墓中惟置一坐，瓦器數枚，其餘一無所設。秀，咸熈中為尚書僕射。文章叙錄曰：秀字季彥。弘通博濟，八歲能屬文，遂知名。大將軍曹爽辟。喪父服終，推財與兄弟。年二十五，遷黃門侍郎。爽誅，以故吏免。遷衞國相，累遷散騎常侍、尚書僕射令、光祿大夫。咸熈中，晉文王始建五等，命秀典為制度，封廣川侯。晉室受禪，進左光祿大夫，改封鉅鹿公，遷司空。著易及樂論，又畫地域圖十八篇，傳行於世。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。年四十八，泰始七年薨，謚元公，配食宗廟。少子頠，字逸民，襲封。　荀綽兾州記曰：頠為人弘雅有遠識，博學稽古，履行高整，自少知名。歷位太子中庶子、侍中尚書。元康末，為尚書左僕射。趙王倫以其望重，畏而惡之，知其不與賈氏同心，猶被枉害。　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「頠雅有遠量，當朝名士也」，又曰「民之望也」。頠理具淵博，贍於論難，著崇有、貴無二論，以矯虛誕之弊，文辭精富，為世名論。子嵩，字道文。荀綽稱嵩有父祖風。為中書郎，早卒。頠從父弟邈，字景聲，有儁才，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，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。潛少弟徽，字文季，兾州刺史。有高才遠度，善言玄妙。事見荀粲、傅嘏、王弼、管輅諸傳。徽長子黎，字伯宗，一名演，游擊將軍。次康，字仲豫，太子左衞率。次楷，字叔則，侍中中書令、光祿大夫、開府。次綽，字季舒，黃門侍郎，早卒，追贈長水校尉。康、楷、綽皆為名士，而楷才望最重。　晉諸公贊曰：康有弘量，綽以明達為稱，楷少與琅邪王戎俱為掾發名，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：「裴楷清通，王戎簡要。」文王即辟為掾，進歷顯位。謝鯤為樂廣傳，稱楷儁朗有識具，當時獨步。黎子苞，秦州刺史。康子純，黃門侍郎。次盾，徐州刺史。次郃，有器望。晉元帝為安東將軍，郃為長史，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：「裴郃在此，雖不治事，然識量弘淹，此下人士大敬附之。」次廓，中壘將軍。楷子瓚，中書郎。次憲，豫州刺史。綽子遐，太傅主簿。瓚、遐並有盛名，早卒。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。　魏略列傳以徐福、嚴幹、李義、張旣、游楚、梁習、趙儼、裴潛、韓宣、黃朗十人共卷，其旣、習、儼、潛四人自有傳，徐福事在諸葛亮傳，游楚事在張旣傳。餘韓等四人載之於後。嚴幹字公仲，李義字孝懿，皆馮翊東縣人也。馮翊東縣舊無冠族，故二人並單家，其器性皆重厚。當中平末，同年二十餘，幹好擊劒，義好辦護喪事。馮翊甲族桓、田、吉、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，頗以其各有器實，共紀識之。會三輔亂，人多流宕，而幹、義不去，與諸知故相浮沉，採樵自活。逮建安初，關中始開。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，治高陵；以東數縣為本郡，治臨晉。義於縣分當西屬，義謂幹曰：「西縣兒曹，不可與爭坐席，今當共作方牀耳。」遂相附結，皆仕東郡為右職。司隷辟幹，不至。歲終，郡舉幹孝廉，義上計掾。義留京師，為平陵令，遷宂從僕射，遂歷顯職。逮魏封十郡，請義以為軍祭酒，又為魏尚書左僕射。及文帝即位，拜諫議大夫、執金吾衞尉，卒官。義子豐，字宣國，見夏侯玄傳。幹以孝廉拜蒲阪令，病，去官。復舉至孝，為公車司馬令。為州所請，詔拜議郎，還參州事。會以建策捕高幹，又追錄前討郭援功，封武鄉侯，遷弘農太守。及馬超反，幹郡近超，民人分散。超破，為漢陽太守。遷益州刺史，以道不通，黃初中，轉為五官中郎將。明帝時，遷永安太僕，數歲卒。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，故於時陳羣等與之齊好。雖無他材力，而終仕進不頓躓。幹從破亂之後，更折節學問，特善春秋公羊。司隷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，謂左氏為太官，而謂公羊為賣餅家，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。繇為人機捷，善持論，而幹訥口，臨時屈無以應。繇謂幹曰：「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。」幹曰：「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，公羊未肯也。」　韓宣字景然，勃海人也。為人短小。建安中，丞相召署軍謀掾，宂散在鄴。嘗於鄴出入宮，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。時天新雨，地有泥潦。宣欲避之，閡潦不得去。乃以扇自障，住於道邊。植嫌宣旣不去，又不為禮，乃駐車，使其常從問宣何官？宣云：「丞相軍謀掾也。」植又問曰：「應得唐突列侯否？」宣曰：「春秋之義，王人雖微，列于諸侯之上，未聞宰士而為下士諸侯禮也。」植又曰：「即如所言，為人父吏，見其子應有禮否？」宣又曰：「於禮，臣、子一例也，而宣年又長。」植知其枝柱難窮，乃釋去，具為太子言，以為辯。黃初中，為尚書郎，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，已縛，束杖未行。文帝輦過，問：「此為誰？」左右對曰：「尚書郎勃海韓宣也。」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，乃寤曰：「是子建所道韓宣邪！」特原之，遂解其縛。時天大寒，宣前以當受杖，豫脫袴，纏褌靣縛；及其原，褌腰不下，乃趨而去。帝目而送之，笑曰：「此家有瞻諦之士也。」後出為清河、東郡太守。明帝時，為尚書大鴻臚，數歲卒。宣前後當官，在能否之間，然善以己恕人。始南陽韓曁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，曁為人賢，及宣在後亦稱職，故鴻臚中為之語曰：「大鴻臚，小鴻臚，前後治行曷相如。」案本志，宣名都不見，惟魏略有此傳，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。　黃朗字文達，沛郡人也。為人弘通有性實。父為本縣卒，朗感其如此，抗志游學，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。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，惠陽親拜朗母於牀下。朗始仕黃初中，為長吏，遷長安令，會喪母不赴，復為魏令，遷襄城典農中郎將、涿郡太守。以明帝時疾病卒。始朗為君長，自以父故，常忌不呼鈴下伍伯，而呼其姓字，至於忿怒，亦終不言。朗旣仕至二千石，而惠陽亦歷長安令、酒泉太守。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，能不顧朗之本末，事朗母如己母，為通度也。　魚豢曰：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，蓋以其善變也。昔長安巿儈有劉仲始者，一為巿吏所辱，乃感激，蹋其尺折之，遂行學問，經門行脩，流名海內。後以有道徵，不肯就，衆人歸其高。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，而今徐、嚴復參之，若皆非似龍之志也，其何能至於此哉？李推至道，張工度主，韓見識異，黃能拔萃，各著根於石上，而垂陰乎千里，亦未為易也。游翁慷慨，展布腹心，全軀保郡，見延帝王，又放陸生，優游宴戲，亦一實也。梁、趙及裴，雖張、楊不足，至於檢己，老而益明，亦難能也。

評曰：和洽清和幹理，常林素業純固，楊俊人倫行義，杜襲溫粹識統，趙儼剛毅有度，裴潛平恒貞幹，皆一世之美士也。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，以大夫告老，美矣哉！

##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

韓曁傳

韓曁字公至，南陽堵陽人也。楚國先賢傳曰：曁，韓王信之後。祖術，河東太守。父純，南郡太守。同縣豪右陳茂，譖曁父兄，幾至大辟。曁陽不以為言，庸賃積資，陰結死士，遂追呼尋禽茂，以首祭父墓，由是顯名。舉孝廉，司空辟，皆不就。乃變名姓，隱居避亂魯陽山中。山民合黨，欲行寇掠。曁散家財以供牛酒，請其渠帥，為陳安危。山民化之，終不為害。避袁術命召，徙居山都之山。荊州牧劉表禮辟，遂遁逃，南居孱陵界，所在見敬愛，而表深恨之。曁懼，應命，除宜城長。

太祖平荊州，辟為丞相士曹屬。後選樂陵太守，徙監冶謁者。舊時冶，作馬排，蒲拜反。為排以吹炭。每一熟石用馬百匹；更作人排，又費功力；曁乃因長流為水排，計其利益，三倍於前。在職七年，器用充實。制書襃歎，就加司金都尉，班亞九卿。文帝踐阼，封宜城亭侯。黃初七年，遷太常，進封南鄉亭侯，邑二百戶。

時新都洛陽，制度未備，而宗廟主祏祏音石。春秋傳曰：命我先人典司宗祏。注曰：「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。」皆在鄴都。曁奏請迎鄴四廟神主，建立洛陽廟，四時蒸嘗，親奉粢盛。崇明正禮，廢去淫祀，多所匡正。在官八年，以疾遜位。景初二年春，詔曰：「太中大夫韓曁，澡身浴德，志節高絜，年踰八十，守道彌固，可謂純篤，老而益劭者也。其以曁為司徒。」夏四月薨，遺令歛以時服，葬為土藏。謚曰恭侯。楚國先賢傳曰：曁臨終遺言曰：「夫俗奢者，示之以儉，儉則節之以禮。歷見前代送終過制，失之甚矣。若爾曹敬聽吾言，斂以時服，葬以土藏，穿畢便葬，送以瓦器，慎勿有增益。」又上疏曰：「生有益於民，死猶不害於民。況臣備位台司，在職日淺，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。寢疾彌留，奄即幽冥。方今百姓農務，不宜勞役，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。懼國典有常，使臣私願不得展從，謹冒以聞，惟蒙哀許。」帝得表嗟歎，乃詔曰：「故司徒韓曁，積德履行，忠以立朝，至於黃髮，直亮不虧。旣登三事，望獲毗輔之助，如何奄忽，天命不永！曾參臨沒，易簀以禮；晏嬰尚儉，遣車降制。今司徒知命，遺言卹民，必欲崇約，可謂善始令終者也。其喪禮所設，皆如故事，勿有所闕。」時賜溫明祕器，衣一稱，五時朝服，玉具劒佩。子肇嗣。肇薨，子邦嗣。楚國先賢傳曰：邦字長林。少有才學。晉武帝時為野王令，有稱績。為新城太守，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，武帝大怒，遂殺邦。曁次子繇，高陽太守。繇子洪，侍御史。洪子壽，字德貞。晉諸公贊曰：自曁已下，世治素業，壽能敦尚家風，性尤忠厚。早歷清職，惠帝踐阼，為散騎常侍，遷守河南尹。病卒，贈驃騎將軍。壽妻賈充女。充無後，以壽子謐為嗣，弱冠為祕書監侍中，性驕佚而才出壽。少子蔚，亦有器望，並為趙王倫所誅。韓氏遂滅。

崔林傳

崔林字德儒，清河東武城人也。少時晚成，宗族莫知，惟從兄琰異之。太祖定兾州，召除鄔長，貧無車馬，單步之官。太祖征壺關，問長吏德政最者，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，於是擢為兾州主簿，徙署別駕、丞相掾屬。魏國旣建，稍遷御史中丞。

文帝踐阼，拜尚書，出為幽州刺史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，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：「吳中郎將，上所親重，國之貴臣也。杖節統事，州郡莫不奉牋致敬，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。若以邊塞不脩斬卿，使君寧能護卿邪？」別駕具以白林，林曰：「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，寧當相累邪？此州與胡虜接，宜鎮之以靜，擾之則動其逆心，特為國家生北顧憂，以此為寄。」在官一期，寇竊寢息；案王氏譜：雄字元伯，太保祥之宗也。　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：「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，忠臣以進善為效，故易稱『拔茅連茹』，傳曰『舉爾所知』。臣不自量，竊慕其義。臣昔以人乏，謬充備部職。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，與臣同僚。雄天性良固，果而有謀。歷試三縣，政成人和。及在近職，奉宣威恩，懷柔有術，清慎持法。臣往年出使，經過雄郡。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，常勵節精心，思投命為效。言辭激揚，情趣款惻。臣雖愚闇，不識真偽，以謂雄才兼資文武，忠烈之性，踰越倫輩。今涿郡領戶三千，孤寡之家，參居其半，北有守兵藩衞之固，誠不足舒雄智力，展其勤幹也。臣受恩深厚，無以報國，不勝慺慺淺見之情，謹冒陳聞。」詔曰：「昔蕭何薦韓信，鄧禹進吳漢，惟賢知賢也。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，吾宿知之。今便以參散騎之選，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，便大用之矣。天下之士，欲使皆先歷散騎，然後出據州郡，是吾本意也。」雄後為幽州刺史。子渾，涼州刺史。次乂，平北將軍。司徒安豐侯戎，渾之子。太尉武陵侯衍、荊州刺史澄，皆乂之子。猶以不事上司，左遷河間太守，清論多為林怨也。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：「昔桓階為尚書令，以崔林非尚書才，遷以為河間太守。」與此傳不同。

遷大鴻臚。龜茲王遣侍子來朝，朝廷嘉其遠至，襃賞其王甚厚。餘國各遣子來朝，閒使連屬，林恐所遣或非真的，權取疏屬賈胡，因通使命，利得印綬，而道路護送，所損滋多。勞所養之民，資無益之事，為夷狄所笑，此曩時之所患也。乃移書燉煌喻指，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，使有恒常。明帝即位，賜爵關內侯，轉光祿勳、司隷校尉。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。林為政推誠，簡存大體，是以去後每輒見思。

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，制下百僚。林議曰：「案周官考課，其文備矣，自康王以下，遂以陵遲，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。及漢之季，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？方今軍旅，或猥或卒，備之以科條，申之以內外，增減無常，固難一矣。且萬目不張舉其綱，衆毛不整振其領。臯陶仕虞，伊尹臣殷，不仁者遠。五帝三王未必如一，而各以治亂。易曰：『易簡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』太祖隨宜設辟，以遺來今，不患不法古也。以為今之制度，不為疏闊，惟在守一勿失而已。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，式是百辟，則孰敢不肅？」

景初元年，司徒、司空並缺，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：「夫宰相者，天下之所瞻效，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，足為海內所師表者。竊見司隷校尉崔林，稟自然之正性，體高雅之弘量。論其所長以比古人，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，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。牧守州郡，所在而治，及為外司，萬里肅齊，誠台輔之妙器，衮職之良才也。」後年遂為司空，封安陽亭侯，邑六百戶。三公封列侯，自林始也。臣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，為荀恱所譏。魏封三公，其失同也。頃之，又進封安陽鄉侯。

魯相上言：「漢舊立孔子廟，襃成侯歲時奉祠，辟雍行禮，必祭先師，王家出穀，春秋祭祀。今宗聖侯奉嗣，未有命祭之禮，宜給牲牢，長吏奉祀，尊為貴神。」制三府議，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，則孔子是也。宗聖適足繼絕世，章盛德耳。至於顯立言，崇明德，則宜如魯相所上。林議以為「宗聖侯亦以王命祀，不為未有命也。周武王封黃帝、堯、舜之後，及立三恪，禹、湯之世，不列于時，復特命他官祭也。今周公已上，達於三皇，忽焉不祀，而其禮經亦存其言。今獨祀孔子者，以世近故也。以大夫之後，特受無疆之祀，禮過古帝，義踰湯、武，可謂崇明報德矣，無復重祀於非族也。」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：「予以觀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。」又曰：「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者也。」斯非通賢之格言，商較之定準乎！雖妙極則同，萬聖猶一，然淳薄異時，質文殊用，或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，是以遺風所被，寔有深淺。若乃經緯天人，立言垂制，百王莫之能違，彝倫資之以立，誠一人而已耳。周監二代，斯文為盛。然於六經之道，未能及其精致。加以聖賢不興，曠年五百，道化陵夷，憲章殆滅，若使時無孔門，則周典幾乎息矣。夫能光明先王之道，以成萬世之功，齊天地之無窮，等日月之久照，豈不有踰於羣聖哉？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，梅真慷慨之志，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，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明帝又分林邑，封一子列侯。正始五年薨，謚曰孝侯。子述嗣。晉諸公贊曰：述弟隨，晉尚書僕射。為人亮濟。趙王倫篡位，隨與其事。倫敗，隨亦廢錮而卒。林孫瑋，性率而踈，至太子右衞率也。初，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，卒為名士，世以此稱之。

高柔傳

高柔字文惠，陳留圉人也。父靖，為蜀郡都尉。陳留耆舊傳曰：靖高祖父固，不仕王莽世，為淮陽太守所害，以烈節垂名。固子慎，字孝甫。敦厚少華，有沈深之量。撫育孤兄子五人，恩義甚篤。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，以女妻焉。英即車騎將軍熈之父也。慎歷二縣令、東萊太守。老病歸家，草屋蓬戶，甕缶無儲。其妻謂之曰：「君累經宰守，積有年歲，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？」慎曰：「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，以二千石遺之，不亦可乎！」子式，至孝，常盡力供養。永初中，螟蝗為害，獨不食式麥，圉令周彊以表州郡。太守楊舜舉式孝子，讓不行。後以孝廉為郎。次子昌，昌弟賜，並為刺史、郡守。式子弘，孝廉。弘生靖。柔留鄉里，謂邑中曰：「今者英雄並起，陳留四戰之地也。曹將軍雖據兖州，本有四方之圖，未得安坐守也。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，吾恐變乘間作也，欲與諸君避之。」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，柔又年少，不然其言。柔從兄幹，袁紹甥也，謝承後漢書曰：幹字元才。才志弘邈，文武秀出。父躬，蜀郡太守。祖賜，司隷校尉。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，幹應為柔從父，非從兄也。未知何者為誤。在河北呼柔，柔舉宗從之。會靖卒於西州，時道路艱澁，兵寇縱橫，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，辛苦荼毒，無所不嘗，三年乃還。

太祖平袁氏，以柔為菅長。縣中素聞其名，姧吏數人皆自引去。柔教曰：「昔邴吉臨政，吏嘗有非，猶尚容之。況此諸吏，於吾未有失乎！其召復之。」咸還，皆自勵，咸為佳吏。高幹旣降，頃之以并州叛。柔自歸太祖，太祖欲因事誅之，以為刺姧令史；處法允當，獄無留滯，辟為丞相倉曹屬。魏氏春秋曰：柔旣處法平允，又夙夜匪懈，至擁膝抱文書而寢。太祖嘗夜微出，觀察諸吏，見柔，哀之，徐解裘覆柔而去。自是辟焉。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，柔諫，以為今猥遣大兵，西有韓遂、馬超，謂為己舉，將相扇動作逆，宜先招集三輔，三輔苟平，漢中可傳檄而定也。繇入關，遂、超等果反。

魏國初建，為尚書郎。轉拜丞相理曹掾，令曰：「夫治定之化，以禮為首。撥亂之政，以刑為先。是以舜流四凶族，臯陶作士。漢祖除秦苛法，蕭何定律。掾清識平當，明于憲典，勉恤之哉！」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。舊法，軍征士亡，考竟其妻子。太祖患猶不息，更重其刑。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，主者奏盡殺之。柔啟曰：「士卒亡軍，誠在可疾，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。愚謂乃宜貸其妻子，一可使賊中不信，二可使誘其還心。正如前科，固已絕其意望，而猥復重之，柔恐自今在軍之士，見一人亡逃，誅將及己，亦且相隨而走，不可復得殺也。此重刑非所以止亡，乃所以益走耳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即止不殺金母、弟，蒙活者甚衆。

遷為潁川太守，復還為法曹掾。時置校事盧洪、趙達等，使察羣下，柔諫曰：「設官分職，各有所司。今置校事，旣非居上信下之旨。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，宜檢治之。」太祖曰：「卿知達等，恐不如吾也。要能刺舉而辨衆事，使賢人君子為之，則不能也。昔叔孫通用羣盜，良有以也。」達等後姧利發，太祖殺之以謝於柔。

文帝踐阼，以柔為治書侍御史，賜爵關內侯，轉加治書執法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，帝疾之，有妖言輒殺，而賞告者。柔上疏曰；「今妖言者必戮，告之者輒賞。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，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，誠非所以息姧省訟，緝熈治道也。昔周公作誥，稱殷之祖宗，咸不顧小人之怨。在漢太宗，亦除妖言誹謗之令。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，以隆天父養物之仁。」帝不即從，而相誣告者滋甚。帝乃下詔：「敢以誹謗相告者，以所告者罪罪之。」於是遂絕。校事劉慈等，自黃初初數年之閒，舉吏民姧罪以萬數，柔皆請懲虛實；其餘小小挂法者，不過罰金。四年，遷為廷尉。

魏初，三公無事，又希與朝政。柔上疏曰：「天地以四時成功，元首以輔弼興治；成湯杖阿衡之佐，文、武憑旦、望之力，逮至漢初，蕭、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，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，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。今公輔之臣，皆國之棟梁，民所具瞻，而置之三事，不使知政，遂各偃息養高，鮮有進納，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，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。古者刑政有疑，輒議於槐棘之下。自今之後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，宜數以咨訪三公。三公朝朔望之日，又可特延入，講論得失，博盡事情，庶有裨起天聽，弘益大化。」帝嘉納焉。

帝以宿嫌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，而柔固執不從詔命。帝怒甚，遂召柔詣臺；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，勛死乃遣柔還寺。

明帝即位，封柔延壽亭侯。時博士執經，柔上疏曰：「臣聞遵道重學，聖人洪訓；褒文崇儒，帝者明義。昔漢末陵遲，禮樂崩壞，雄戰虎爭，以戰陣為務，遂使儒林之羣，幽隱而不顯。太祖初興，愍其如此，在於撥亂之際，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。高祖即位，遂闡其業，興復辟雍，州立課試，於是天下之士，復聞庠序之教，親俎豆之禮焉。陛下臨政，允迪叡哲，敷弘大猷，光濟先軌，雖夏啟之承基，周成之繼業，誠無以加也。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，一國清選，而使遷除限不過長，懼非所以崇顯儒術，帥勵怠惰也。孔子稱『舉善而教不能則勸』，故楚禮申公，學士銳精，漢隆卓茂，搢紳競慕。臣以為博士者，道之淵藪，六藝所宗，宜隨學行優劣，待以不次之位。敦崇道教，以勸學者，於化為弘。」帝納之。

後大興殿舍，百姓勞役；廣采衆女，充盈後宮；後宮皇子連夭，繼嗣未育。柔上疏曰：「二虜狡猾，潛自講肄，謀動干戈，未圖束手；宜畜養將士，繕治甲兵，以逸待之。而頃興造殿舍，上下勞擾；若使吳、蜀知人虛實，通謀并勢，復俱送死，甚不易也。昔漢文惜十家之資，不營小臺之娛；去病慮匈奴之害，不遑治第之事。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，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？可粗成見所營立，以充朝宴之儀。訖罷作者，使得就農。二方平定，復可徐興。昔軒轅以二十五子，傳祚彌遠；周室以姬國四十，歷年滋多。陛下聦達，窮理盡性，而頃皇子連多夭逝，熊羆之祥又未感應。羣下之心，莫不悒戚。周禮，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，嬪嬙之儀，旣以盛矣。竊聞後庭之數，或復過之，聖嗣不昌，殆能由此。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，以備內官之數，其餘盡遣還家。且以育精養神，專靜為寶。如此，則螽斯之徵，可庶而致矣。」帝報曰：「知卿忠允，乃心王室，輒克昌言；他復以聞。」

時獵法甚峻。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，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。帝匿京名，收龜付獄。柔表請告者名，帝大怒曰：「劉龜當死，乃敢獵吾禁地。送龜廷尉，廷尉便當考掠，何復請告者主名，吾豈妄收龜邪？」柔曰：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？」重復為奏，辭指深切。帝意寤，乃下京名。即還訊，各當其罪。

時制，吏遭大喪者，百日後皆給役。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，後有軍事，受勑當行，以疾病為辭。詔怒曰：「汝非曾、閔，何言毀邪？」促收考竟。柔見弘信甚羸劣，奏陳其事，宜加寬貸。帝乃詔曰：「孝哉弘也！其原之。」

初，公孫淵兄晃，為叔父恭任內侍，先淵未反，數陳其變。及淵謀逆，帝不忍巿斬，欲就獄殺之。柔上疏曰：「書稱『用罪伐厥死，用德彰厥善』，此王制之明典也。晃及妻子叛逆之類，誠應梟縣，勿使遺育。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，陳淵禍萌，雖為凶族，原心可恕。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，祁奚明叔向之過，在昔之美義也。臣以為晃信有言，宜貸其死；苟自無言，便當巿斬。今進不赦其命，退不彰其罪，閉著囹圄，使自引分，四方觀國，或疑此舉也。」帝不聽，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，賜以棺、衣，殯歛於宅。孫盛曰：聞五帝無誥誓之文，三王無盟祝之事，然則盟誓之文，始自三季，質任之作，起於周微。夫貞夫之一，則天地可動，機心內萌，則鷗鳥不下。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，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，何異挾冰求溫，抱炭希涼者哉？且夫要功之倫，陵肆之類，莫不背情任計，昧利忘親，縱懷慈孝之愛，或慮傾身之禍。是以周、鄭交惡，漢高請羹，隗嚻捐子，馬超背父，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，安在其因質委誠，取任永固哉？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，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，勝之以解網之仁，致之以來蘇之惠，燿之以雷霆之威，潤之以時雨之施，則不恭可歛衽於一朝，炰哮可屈膝於象魏矣。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，逼所愛以制其命乎？苟不能然，而仗夫計術，籠之以權數，檢之以一切，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，法生鄙局，兾或半之暫益，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，以遂孥戮之罰，亦猶瀆盟由乎一人，而云俾墜其師，無克遺育之言耳。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，司馬牛獲宥之義乎？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，輒有二三之言，曲哀其意而悉活之，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。子弟雖質，必無刑戮之憂，父兄雖逆，終無勦絕之慮。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，宜開張遠義，蠲此近制，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，可謂心存小善，非王者之體。古者殺人之中，又有仁焉。刑之於獄，未為失也。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，貴得當時之宜，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。浮誕之論，不切於實，猶若畫魑魅之象，而躓於犬馬之形也。質任之興，非防近世，況三方鼎峙，遼東偏遠，羈其親屬以防未然，不為非矣。柔謂晃有先言之善，宜蒙原心之宥。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，蠲此近制。不達此言竟為何謂？若云猜防為非，質任宜廢，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，不預任者生死也。晃之為任，歷年已久，豈得於殺活之際，方論至理之本。是何異叢棘旣繁，事須判決，空論刑措之美，無聞當不之實哉？其為迂闊，亦已甚矣，漢高事窮理迫，權以濟親，而總之酷忍之科，旣已大有所誣。且自古已來，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，自存之悖，未之或聞。晃以兄告弟，而其事果驗。謂晃應殺，將以遏防。若言之亦死，不言亦死，豈不杜歸善之心，失正刑之中哉？若趙括之母，以先請獲免，鍾會之兄，以密言全子，古今此比，蓋為不少。晃之前言，事同斯例，而獨遇否閉，良可哀哉！

是時，殺禁地鹿者身死，財產沒官，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。柔上疏曰：「聖王之御世，莫不以廣農為務，儉用為資。夫農廣則穀積，用儉則財畜，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，未之有也。古者，一夫不耕，或為之饑；一婦不織，或為之寒。中閒已來，百姓供給衆役，親田者旣減，加頃復有獵禁，羣鹿犯暴，殘食生苗，處處為害，所傷不貲。民雖障防，力不能禦。至如熒陽左右，周數百里，歲略不收，元元之命，實可矜傷。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，而麋鹿之損者甚多。卒有兵戎之役，凶年之災，將無以待之。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，愍稼穡之艱難，寬放民間，使得捕鹿，遂除其禁，則衆庶久濟，莫不恱預矣。」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：「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，誠欲使極蕃息，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。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，終無從得多也。何以知之？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，狼有五百頭，狐萬頭。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，一虎一歲百二十鹿，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。使十狼日共食一鹿，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。鹿子始生，未能善走，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，比至健走一月之間，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。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。其鵰鶚所害，臣置不計。以此推之，終無從得多，不如早取之為便也。」

頃之，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。營以為亡，表言逐捕，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。盈連至州府，稱冤自訟，莫有省者。乃辭詣廷尉。柔問曰：「汝何以知夫不亡？」盈垂泣對曰：「夫少單特，養一老嫗為母，事甚恭謹，又哀兒女，撫視不離，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。」柔重問曰：「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？」對曰：「夫良善，與人無讎。」又曰：「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？」對曰：「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，求不得。」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，柔乃見子文，問所坐。言次，曰：「汝頗曾舉人錢不？」子文曰：「自以單貧，初不敢舉人錢物也。」柔察子文色動，遂曰：「汝昔舉竇禮錢，何言不邪？」子文恠知事露，應對不次。柔曰：「汝已殺禮，便宜早服。」子文於是叩頭，具首殺禮本末，埋藏處所。柔便遣吏卒，承子文辭往掘禮，即得其屍。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。班下天下，以禮為戒。

在官二十三年，轉為太常，旬日遷司空，後徙司徒。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，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，據爽營。太傅謂柔曰：「君為周勃矣。」爽誅，進封萬歲鄉侯。高貴鄉公即位，進封安國侯，轉為太尉。常道鄉公即位，增邑并前四千，前後封二子亭侯。景元四年，年九十薨，謚曰元侯。孫渾嗣。咸熈中，開建五等，以柔等著勳前朝，改封渾昌陸子。晉諸公贊曰：柔長子儁，大將軍掾，次誕，歷三州刺史、太僕。誕放率不倫，而決烈過人。次光，字宣茂，少習家業，明練法理。晉武帝世，為黃沙御史，與中丞同，遷守廷尉，後即真。兄誕與光異操，謂光小節，常輕侮之，而光事誕愈謹。終於尚書令。追贈司空。

孫禮傳

孫禮字德達，涿郡容城人也。太祖平幽州，召為司空軍謀掾。初喪亂時，禮與母相失，同郡馬台求得禮母，禮推家財盡以與台。台後坐法當死，禮私導令踰獄自首，旣而曰：「臣無逃亡之義。」徑詣刺姧主簿溫恢。恢嘉之，具白太祖，各減死一等。

後除河間郡丞，稍遷熒陽都尉。魯山中賊數百人，保固險阻，為民作害；乃徙禮為魯相。禮至官，出俸穀，發吏民，募首級，招納降附，使還為閒，應時平泰。歷山陽、平原、平昌、琅邪太守。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，禮諫以為不可深入，不從而敗。遷陽平太守，入為尚書。

明帝方脩宮室，而節氣不和，天下少穀。禮固爭，罷役，詔曰：「敬納讜言，促遣民作。」時李惠監作，復奏留一月，有所成訖。禮徑至作所，不復重奏，稱詔罷民，帝奇其意而不責也。

帝獵於大石山，虎趨乘輿，禮便投鞭下馬，欲奮劒斫虎，詔令禮上馬。明帝臨崩之時，以曹爽為大將軍，宜得良佐，於牀下受遺詔，拜禮大將軍長史，加散騎常侍。禮亮直不撓，爽弗便也，以為揚州刺史，加伏波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，時州兵休使，在者無幾。禮躬勒衞兵禦之，戰於芍陂，自旦及暮，將士死傷過半。禮犯蹈白刃，馬被數創，手秉枹鼓，奮不顧身，賊衆乃退。詔書慰勞，賜絹七百匹。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，哀號發心，皆以絹付亡者家，無以入身。

徵拜少府，出為荊州刺史，遷兾州牧。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：「今清河、平原爭界八年，更二刺史，靡能決之；虞、芮待文王而了，宜善令分明。」禮曰：「訟者據墟墓為驗，聽者以先老為正，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，又墟墓或遷就高敞，或徙避仇讎。如今所聞，雖臯陶猶將為難。若欲使必也無訟，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。何必推古問故，以益辭訟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，周公便以封之。今圖藏在天府，便可於坐上斷也，豈待到州乎？」宣王曰：「是也。當別下圖。」禮到，案圖宜屬平原。而曹爽信清河言，下書云：「圖不可用，當參異同。」禮上疏曰：「管仲霸者之佐，其器又小，猶能奪伯氏駢邑，使沒齒無怨言。臣受牧伯之任，奉聖朝明圖，驗地著之界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；而鄃以馬丹候為驗，詐以鳴犢河為界。假虛訟訴，疑誤臺閣。竊聞衆口鑠金，浮石沈木，三人成巿虎，慈母投其杼。今二郡爭界八年，一朝決之者，緣有解書圖畫，可得尋案擿校也。平原在兩河，向東上，其閒有爵隄，爵隄在高唐西南，所爭地在高唐西北，相去二十餘里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。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，此臣軟弱不勝其任，臣亦何顏尸祿素餐。」輒束帶著履，駕車待放。爽見禮奏，大怒。劾禮怨望，結刑五歲。在家期年，衆人多以為言，除城門校尉。

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，而鮮卑數寇邊，乃以禮為并州刺史，加振武將軍，使持節，護匈奴中郎將。往見太傅司馬宣王，有忿色而無言。宣王曰：「卿得并州，少邪？恚理分界失分乎？今當遠別，何不懽也！」禮曰：「何明公言之乖細也！禮雖不德，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？本謂明公齊蹤伊、呂，匡輔魏室，上報明帝之託，下建萬世之勳。今社稷將危，天下兇兇，此禮之所以不恱也。」因涕泣橫流。宣王曰：「且止，忍不可忍。」爽誅後，入為司隷校尉，凡臨七郡五州，皆有威信。遷司空，封大利亭侯，邑一百戶。禮與盧毓同郡時輩，而情好不睦。為人雖互有長短，然名位略齊云。嘉平二年薨，謚曰景侯。孫元嗣。

王觀傳

王觀字偉臺，東郡廩丘人也。少孤貧勵志，太祖召為丞相文學掾，出為高唐、陽泉、酇、任令，所在稱治。文帝踐阼，入為尚書郎、廷尉監，出為南陽、涿郡太守。涿北接鮮卑，數有寇盜，觀令邊民十家已上，屯居，築京候。時或有不願者，觀乃假遣朝吏，使歸助子弟，不與期會，但勑事訖各還。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，旬日之中，一時俱成。守禦有備，寇鈔以息。明帝即位，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、中、平者。主者欲言郡為中平，觀教曰：「此郡濵近外虜，數有寇害，云何不為劇邪？」主者曰：「若郡為外劇，恐於明府有任子。」觀曰：「夫君者，所以為民也。今郡在外劇，則於役條當有降差。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？」遂言為外劇郡，後送任子詣鄴。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。其公心如此。觀治身清素，帥下以儉，僚屬承風，莫不自勵。

明帝幸許昌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，典行臺獄。時多有倉卒喜怒，而觀不阿意順指。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為從事中郎，遷為尚書，出為河南尹，徙少府。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，及諸私用之物，觀聞知，皆錄奪以沒官。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，爽等奢放，多有干求，憚觀守法，乃徙為太僕。司馬宣王誅爽，使觀行中領軍，據爽弟羲營，賜爵關內侯，復為尚書，加駙馬都尉。高貴鄉公即位，封中鄉亭侯。頃之，加光祿大夫，轉為右僕射。常道鄉公即位，進封陽鄉侯，增邑千戶，并前二千五百戶。遷司空，固辭，不許，遣使即第拜授。就官數日，上送印綬，輒自輿歸里舍。薨于家，遺令藏足容棺，不設明器，不封不樹。謚曰肅侯。子悝嗣。咸熈中，開建五等，以觀著勳前朝，改封悝膠東子。

評曰：韓曁處以靜居行化，出以任職流稱；崔林簡樸知能；高柔明於法理；孫禮剛斷伉厲；王觀清勁貞白：咸克致公輔。及曁年過八十，起家就列；柔保官二十年，元老終位：比之徐邈、常林，於茲為疚矣。

##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

辛毗傳

辛毗字佐治，潁川陽翟人也。其先建武中，自隴西東遷。毗隨兄評從袁紹。太祖為司空，辟毗，毗不得應命。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，譚使毗詣太祖求和。英雄記曰：譚、尚戰於外門，譚軍敗奔北。郭圖說譚曰：「今將軍國小兵少，糧匱勢弱，顯甫之來，久則不敵。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。曹公至，必先攻鄴，顯甫還救。將軍引兵而西，自鄴以北皆可虜得。若顯甫軍破，其兵奔亡，又可斂取以拒曹公。曹公遠僑而來，糧餉不繼，必自逃去。比此之際，趙國以北皆我之有，亦足與曹公為對矣。不然，不諧。」譚始不納，後遂從之。問圖：「誰可使？」圖荅：「辛佐治可。」譚遂遣毗詣太祖。太祖將征荊州，次于西平。毗見太祖致譚意，太祖大恱。後數日，更欲先平荊州，使譚、尚自相弊。他日置酒，毗望太祖色，知有變，以語郭嘉。嘉白太祖，太祖謂毗曰：「譚可信？尚必可克不？」毗對曰：「明公無問信與詐也，直當論其勢耳。袁氏本兄弟相伐，非謂他人能閒其間，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。今一旦求救於明公，此可知也。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，此力竭也。兵革敗於外，謀臣誅於內，兄弟讒鬩，國分為二；連年戰伐，而介冑生蟣蝨，加以旱蝗，饑饉並臻，國無囷倉，行無裹糧，天災應於上，人事困於下，民無愚智，皆知土崩瓦解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。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，不能守也。今往攻鄴，尚不還救，即不能自守。還救，即譚踵其後。以明公之威，應困窮之敵，擊疲弊之寇，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。天以袁尚與明公，明公不取而伐荊州。荊州豐樂，國未有釁。仲虺有言：『取亂侮亡。』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，可謂亂矣；居者無食，行者無糧，可謂亡矣。朝不謀夕，民命靡繼，而不綏之，欲待他年；他年或登，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，失所以用兵之要矣。今因其請救而撫之，利莫大焉。且四方之寇，莫大於河北；河北平，則六軍盛而天下震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許譚平，次于黎陽。明年攻鄴，克之，表毗為議郎。

乆之，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，使毗與曹休參之，令曰：「昔高祖貪財好色，而良、平匡其過失。今佐治、文烈憂不輕矣。」軍還，為丞相長史。

文帝踐阼，遷侍中，賜爵關內侯。時議改正朔。毗以魏氏遵舜、禹之統，應天順民；至於湯、武，以戰伐定天下，乃改正朔。孔子曰「行夏之時」，左氏傳曰「夏數為得天正」，何必期於相反。帝善而從之。

帝欲徙兾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。時連蝗民饑，群司以為不可，而帝意甚盛。毗與朝臣俱求見，帝知其欲諫，作色以見之，皆莫敢言。毗曰：「陛下欲徙士家，其計安出：」帝曰：「卿謂我徙之非邪？」毗曰：「誠以為非也。」帝曰：「吾不與卿共議也。」毗曰：「陛下不以臣不肖，置之左右，廁之謀議之官，安得不與臣議邪！臣所言非私，乃社稷之慮也，安得怒臣！」帝不荅，起入內；毗隨而引其裾，帝遂奮衣不還，良乆乃出，曰：「佐治，卿持我何太急邪？」毗曰：「今徙，旣失民心，又無以食也。」帝遂徙其半。嘗從帝射雉，帝曰：「射雉樂哉！」毗曰：「於陛下甚樂，而於羣下甚苦。」帝默然，後遂為之稀出。

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，毗行軍師。還，封廣平亭侯。帝欲大興軍征吳，毗諫曰：「吳、楚之民，險而難禦，道隆後服，道洿先叛，自古患之，非徒今也。今陛下祚有海內，夫不賔者，其能乆乎？昔尉佗稱帝，子陽僭號，歷年未幾，或臣或誅。何則，違逆之道不乆全，而大德無所不服也。方今天下新定，土廣民稀。夫廟筭而後出軍，猶臨事而懼，況今廟筭有闕而欲用之，臣誠未見其利也。先帝屢起銳師，臨江而旋。今六軍不增於故，而復循之，此未易也。今日之計，莫若脩范蠡之養民，法管仲之寄政，則充國之屯田，明仲尼之懷遠；十年之中，彊壯未老，童齓勝戰，兆民知義，將士思奮，然後用之，則役不再舉矣。」帝曰：「如卿意，更當以虜遺子孫邪？」毗對曰：「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，惟知時也。苟時未可，容得已乎！」帝竟伐吳，至江而還。

明帝即位，進封潁鄉侯，邑三百戶。時中書監劉放、令孫資見信於主，制斷時政，大臣莫不交好，而毗不與往來。毗子敞諫曰：「今劉、孫用事，衆皆影附，大人宜小降意，和光同塵；不然必有謗言。」毗正色曰：「主上雖未稱聦明，不為闇劣。吾之立身，自有本未。就與劉、孫不平，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，何危害之有？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邪？」宂從僕射畢軌表言：「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，忠亮計略不如辛毗，毗宜代思。」帝以訪放、資，放、資對曰：「陛下用思者，誠欲取其効力，不貴虛名也。毗實亮直，然性剛而專，聖慮所當深察也。」遂不用。出為衞尉。

帝方脩殿舍，百姓勞役，毗上疏曰：「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，而孫權巿馬遼東，量其意指，似欲相左右。備豫不虞，古之善政，而今者宮室大興，加連年穀麥不收。詩云：『民亦勞止，迄可小康，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』唯陛下為社稷計。」帝報曰：「二虜未滅而治宮室，直諫者立名之時也。夫王者之都，當及民勞兼辦，使後世無所復增，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。今卿為魏重臣，亦宜解其大歸。」帝又欲平北芒，令於其上作臺觀，則見孟津。毗諫曰：「天地之性，高高下下，今而反之，旣非其理；加以損費人功，民不堪役。且若九河盈溢，洪水為害，而丘陵皆夷，將何以禦之？」帝乃止。魏略曰：諸葛亮圍祁山，不克，引退。張郃追之，為流矢所中死。帝惜郃，臨朝而歎曰：「蜀未平而郃死，將若之何！」司空陳羣曰：「郃誠良將，國所依也。」毗心以為郃雖可惜，然已死，不當內弱主意，而示外以不大也。乃持羣曰：「陳公，是何言歟！當建安之末，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，及委國祚，而文皇帝受命，黃初之世，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，及委棄天下，而陛下龍興。今國內所少，豈張郃乎？」陳羣曰：「亦誠如辛毗言。」帝笑曰：「陳公可謂善變矣。」　臣松之以為擬人必於其倫，取譬宜引其類，故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毗欲弘廣主意，當舉若張遼之疇，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為譬哉？非所宜言，莫過於茲，進違其類，退似諂佞，佐治剛正之體，不宜有此。魏略旣已難信，習氏又從而載之，竊謂斯人受誣不少。

青龍二年，諸葛亮率衆出渭南。先是，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，明帝終不聽。是歲恐不能禁，乃以毗為大將軍軍師，使持節；六軍皆肅，準毗節度，莫敢犯違。魏略曰：宣王數數欲進攻，毗禁不聽。宣王雖能行意，而每屈於毗。亮卒，復還為衞尉。薨，謚曰肅侯。子敞嗣，咸熈中為河內太守。世語曰：敞字泰雍，官至衞尉。毗女憲英，適太常泰山羊耽，外孫夏侯湛為其傳曰：「憲英聦明有才鑒。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，旣而文帝得立，抱毗頸而喜曰：『辛君知我喜不？』毗以告憲英，憲英歎曰：『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。代君不可以不戚，主國不可以不懼，宜戚而喜，何以能乆？魏其不昌乎！』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。司馬宣王將誅爽，因爽出，閉城門。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，犯門斬關，出城門赴爽，來呼敞俱去。敞懼，問憲英曰：『天子在外，太傅閉城門，人云將不利國家，於事可得爾乎？』憲英曰：『天下有不可知，然以吾度之，太傅殆不得不爾！明皇帝臨崩，把太傅臂，以後事付之，此言猶在朝士之耳。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，而獨專權勢，行以驕奢，於王室不忠，於人道不直，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。』敞曰：『然則事就乎？』憲英曰：『得無殆就！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。』敞曰：『然則敞可以無出乎？』憲英曰：『安可以不出。職守，人之大義也。凡人在難，猶或卹之；為人執鞭而棄其事，不祥，不可也。且為人死，為人任，親昵之職也，從衆而已。』敞遂出。宣王果誅爽。事定之後，敞歎曰：『吾不謀於姊，幾不獲於義。』逮鍾會為鎮西將軍，憲英謂從子羊祜曰：『鍾士季何故西出？』祜曰：『將為滅蜀也。』憲英曰：『會在事縱恣，非持乆處下之道，吾畏其有他志也。』祜曰：『季母勿多言。』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，憲英憂曰：『他日見鍾會之出，吾為國憂之矣。今日難至吾家，此國之大事，必不得止也。』琇固請司馬文王，文王不聽。憲英語琇曰：『行矣，戒之！古之君子，入則致孝於親，出則致節於國，在職思其所司，在義思其所立，不遺父母憂患而已。軍旅之間，可以濟者，其惟仁恕乎！汝其慎之！』琇竟以全身。憲英年至七十有九，泰始五年卒。」

楊阜傳

楊阜字義山，天水兾人也。魏略曰：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、趙昂偉章俱發名，偉章、次曾與阜俱為涼州從事。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，拜安定長史。阜還，關右諸將問袁、曹勝敗孰在，阜曰：「袁公寬而不斷，好謀而少決；不斷則無威，少決則失後事，今雖彊，終不能成大業。曹公有雄才遠略，決機無疑，法一而兵精，能用度外之人，所任各盡其力，必能濟大事者也。」長史非其好，遂去官。而端徵為太僕，其子康代為刺史，辟阜為別駕。察孝廉，辟丞相府，州表留參軍事。

馬超之戰敗渭南也，走保諸戎。太祖追至安定，而蘇伯反河閒，將引軍東還。阜時奉使，言於太祖曰：「超有信、布之勇，甚得羌、胡心，西州畏之。若大軍還，不嚴為之備，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。」太祖善之，而軍還倉卒，為備不周。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，隴上郡縣皆應之，惟兾城奉州郡以固守。超盡兼隴右之衆，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，凡萬餘人，攻城。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，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，與超接戰，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。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，為超所殺，於是刺史、太守失色，始有降超之計。阜流涕諫曰：「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，有死無二；田單之守，不固於此也。棄垂成之功，陷不義之名，阜以死守之。」遂號哭。刺史、太守卒遣人請和，開城門迎超。超入，拘岳於兾，使楊昂殺刺史、太守。

阜內有報超之志，而未得其便。頃之，阜以喪妻求葬假。阜外兄姜叙屯歷城。阜少長叙家，見叙母及叙，說前在兾中時事，歔欷悲甚。叙曰：「何為乃爾？」阜曰：「守城不能完，君亡不能死，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！馬超背父叛君，虐殺州將，豈獨阜之憂責，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。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，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。超彊而無義，多釁易圖耳。」叙母慨然，勑叙從阜計。計定，外與鄉人姜隱、趙昂、尹奉、姚瓊、孔信、武都人李俊、王靈結謀，定討超約，使從弟謨至兾語岳，并結安定梁寬、南安趙衢、龐恭等。約誓旣明，十七年九月，與叙起兵於鹵城。超聞阜等兵起，自將出。而衢、寬等解岳，閉兾城門，討超妻子。超襲歷城，得叙母。叙母罵之曰：「汝背父之逆子，殺君之桀賊，天地豈乆容汝，而不早死，敢以面目視人乎！」超怒，殺之。阜與超戰，身被五創，宗族昆弟死者七人。超遂南奔張魯。

隴右平定，太祖封討超之功，侯者十一人，賜阜爵關內侯。阜讓曰：「阜君存無扞難之功，君亡無死節之効，於義當絀，於法當誅；超又不死，無宜苟荷爵祿。」太祖報曰：「君與羣賢共建大功，西土之人以為美談。子貢辭賞，仲尼謂之止善。君其剖心以順國命。姜叙之母，勸叙早發，明智乃爾，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。賢哉，賢哉！良史記錄，必不墜於地矣。」皇甫謐列女傳曰：姜叙母者，天水姜伯弈之母也。建安中，馬超攻兾，害涼州刺史韋康，州人悽然，莫不感憤。叙為撫夷將軍，擁兵屯歷。叙姑子楊阜，故為康從事，同等十餘人，皆略屬超，陰相結為康報仇，未有閒。會阜妻死，辭超寧歸西，因過至歷，候叙母，說康被害及兾中之難，相對泣良乆。姜叙舉室感悲，叙母曰：「咄！伯弈，韋使君遇難，豈一州之恥，亦汝之負，豈獨義山哉？汝無顧我，事淹變生。人誰不死？死國，忠義之大者。但當速發，我自為汝當之，不以餘年累汝也。」因勑叙與阜參議，許諾，分人使語鄉里尹奉、趙昂及安定梁寬等，令叙先舉兵叛超，超怒，必自來擊叙，寬等因從後閉門。約誓以定，叙遂進兵入鹵，昂、奉守祁山。超聞，果自出擊叙，寬等從後閉兾門，超失據。過鹵，叙守鹵。超因進至歷，歷中見超往，以為叙軍還。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，故歷無備。及超入歷，執叙母，母怒罵超。超被罵大怒，即殺叙母及其子，燒城而去。阜等以狀聞，太祖甚嘉之，手令襃揚，語如本傳。　臣松之案：謐稱阜為叙姑子，而本傳云叙為阜外兄，與今名內外為不同。謐又載趙昂妻曰：趙昂妻異者，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，王氏女也。昂為羌道令，留異在西。會同郡梁雙反，攻破西城，害異兩男。異女英，年六歲，獨與異在城中。異見兩男已死，又恐為雙所侵，引刀欲自刎，顧英而歎曰：「身死爾棄，當誰恃哉！吾聞西施蒙不絜之服，則人掩鼻，況我貌非西施乎？」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，尠食瘠形，自春至冬。雙與州郡和，異竟以是免難。昂遣吏迎之，未至三十里，止謂英曰：「婦人無符信保傅，則不出房闈。昭姜沈流，伯姬待燒，每讀其傳，心壯其節。今吾遭亂不能死，將何以復見諸姑？所以偷生不死，惟憐汝耳。今官舍已近，吾去汝死矣。」遂飲毒藥而絕。時適有解毒藥良湯，撅口灌之，良乆迺蘇。建安中，昂轉參軍事，徙居兾。會馬超攻兾，異躬著布韝，佐昂守備，又悉脫所佩環、黼黻以賞戰士。及超攻急，城中饑困，刺史韋康素仁，愍吏民傷殘，欲與超和。昂諫不聽，歸以語異，異曰：「君有爭臣，大夫有專利之義；專不為非也。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？當共勉卒高勳，全節致死，不可從也。」比昂還，康與超和。超遂背約害康，又劫昂，質其嫡子月於南鄭。欲要昂以為己用，然心未甚信。超妻楊聞異節行，請與讌終日。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，謂楊曰：「昔管仲入齊，立九合之功；由余適秦，穆公成霸。方今社稷初定，治亂在於得人，涼州士馬，迺可與中夏爭鋒，不可不詳也。」楊深感之，以為忠於己，遂與異重相接結。昂所以得信於超，全功免禍者，異之力也。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，告異曰：「吾謀如是，事必萬全，當柰月何？」異厲聲應曰：「忠義立於身，雪君父之大恥，喪元不足為重，況一子哉？夫項託、顏淵，豈復百年，貴義存耳。」昂曰：「善。」遂共閉門逐超，超奔漢中，從張魯得兵還。異復與昂保祁山，為超所圍，三十日救兵到，乃解。超卒殺異子月。凡自兾城之難，至于祁山，昂出九奇，異輒參焉。

太祖征漢中，以阜為益州刺史。還，拜金城太守，未發，轉武都太守。郡濵蜀漢，阜請依龔遂故事，安之而已。會劉備遣張飛、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，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。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，超等退還。洪置酒大會，令女倡著羅縠之衣，蹋鼓，一坐皆笑。阜厲聲責洪曰：「男女之別，國之大節，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！雖桀、紂之亂，不甚於此。」遂奮衣辭出。洪立罷女樂，請阜還坐，肅然憚焉。

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，太祖以武都孤遠，欲移之，恐吏民戀土。阜威信素著，前後徙民、氐，使居京兆、扶風、天水界者萬餘戶，徙郡小槐里，百姓襁負而隨之。為政舉大綱而已，下不忍欺也。文帝問侍中劉曄等：「武都太守何如人也？」皆稱阜有公輔之節。未及用，會帝崩。在郡十餘年，徵拜城門校尉。

阜常見明帝著𧛕，被縹綾半裦袖，阜問帝曰：「此於禮何法服也？」帝默然不荅，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。

遷將作大匠。時初治宮室，發美女以充後庭，數出入弋獵。秋，大雨震電，多殺鳥雀。阜上疏曰：「臣聞明主在上，羣下盡辭。堯、舜聖德，求非索諫；大禹勤功，務卑宮室；成湯遭旱，歸咎責己；周文刑於寡妻，以御家邦；漢文躬行節儉，身衣弋綈：此皆能昭令問，貽厥孫謀者也。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，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，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，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。所謂善治者，務儉約、重民力也；所謂惡政者，從心恣欲，觸情而發也。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，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，近覽漢末之變，足以動心誡懼矣。曩使桓、靈不廢高祖之法，文、景之恭儉，太祖雖有神武，於何所施其能邪？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？今吳、蜀未定，軍旅在外，願陛下動則三思，慮而後行，重慎出入，以往鑒來，言之若輕，成敗甚重。頃者天雨，又多卒暴雷電非常，至殺鳥雀。天地神明，以王者為子也，政有不當，則見災譴。克己內訟，聖人所記。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，慎萌纖微之初，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，令得自嫁；頃所調送小女，遠聞不令，宜為後圖。諸所繕治，務從約節。書曰：『九族旣睦，恊和萬國。』事思厥宜，以從中道，精心計謀，省息費用。吳、蜀以定，爾乃上安下樂，九親熈熈。如此以往，祖考心歡，堯舜其猶病諸。今宜開大信於天下，以安衆庶，以示遠人。」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，藩國至親，法禁峻密，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。詔報曰：「閒得密表，先陳往古明王聖主，以諷闇政，切至之辭，款誠篤實。退思補過，將順匡救，備至悉矣。覽思苦言，吾甚嘉之。」

後遷少府。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，遇雨不進。阜上疏曰：「昔文王有赤烏之符，而猶日仄不暇食；武王白魚入舟，君臣變色。而動得吉瑞，猶尚憂懼，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？今吳、蜀未平，而天屢降變，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荅，側席而坐，思示遠以德，綏邇以儉。閒者諸軍始進，便有天雨之患，稽閡山險，以積日矣。轉運之勞，擔負之苦，所費以多，若有不繼，必違本圖。傳曰：『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軍之善政也。』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，進無所略，退又不得，非主兵之道也。武王還師，殷卒以亡，知天期也。今年凶民饑，宜發明詔損膳減服，技巧珍玩之物，皆可罷之。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，而奏罷浮食；今者軍用不足，益宜節度。」帝即召諸軍還。

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，阜議以為：「致治在於任賢，興國在於務農。若舍賢而任所私，此忘治之甚者也。廣開宮館，高為臺榭，以妨民務，此害農之甚者也。百工不敦其器，而競作奇巧，以合上欲，此傷本之甚者也。孔子曰：『苛政甚於猛虎。』今守功文俗之吏，為政不通治體，苟好煩苛，此亂民之甚者也。當今之急，宜去四甚，並詔公卿郡國，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，此亦求賢之一端也。」

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，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。吏守舊令，對曰：「禁密，不得宣露。」阜怒，杖吏一百，數之曰：「國家不與九卿為密，反與小吏為密乎？」帝聞而愈敬憚阜。

帝愛女淑，未期而夭，帝痛之甚，追封平原公主，立廟洛陽，葬於南陵。將自臨送，阜上疏曰：「文皇帝、武宣皇后崩，陛下皆不送葬，所以重社稷、備不虞也。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？」帝不從。

帝旣新作許宮，又營洛陽宮殿觀閣。阜上疏曰：「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，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；及至殷、周，或堂崇三尺，度以九筵耳。古之聖帝明王，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。桀作琁室、象廊，紂為傾宮、鹿臺，以喪其社稷，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；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，天下叛之，二世而滅。夫不度萬民之力，以從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也。陛下當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為法則，夏桀、殷紂、楚靈、秦皇為深誡。高高在上，實監后德。慎守天位，以承祖考，巍巍大業，猶恐失之。不夙夜敬止，允恭卹民，而乃自暇自逸，惟宮臺是侈是飾，必有顛覆危亡之禍。易曰：『豐其屋，蔀其家，闚其戶，閴其無人。』王者以天下為家，言豐屋之禍，至於家無人也。方今二虜合從，謀危宗廟，十萬之軍，東西奔赴，邊境無一日之娛；農夫廢業，民有饑色。陛下不以是為憂，而營作宮室，無有已時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，臣又不言也；臣松之以為忠至之道，以亡己為理。是以匡救其惡，不為身計。而阜表云「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，臣又不言也」，此則發憤為己，豈為國哉？斯言也，豈不傷讜烈之義，為一表之病乎！君作元首，臣為股肱，存亡一體，得失同之。孝經曰：『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不失其天下。』臣雖駑怯，敢忘爭臣之義？言不切至，不足以感寤陛下。陛下不察臣言，恐皇祖烈考之祚，將墜于地。使臣身死有補萬一，則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謹叩棺沐浴，伏俟重誅。」奏御，天子感其忠言，手筆詔荅。每朝廷會議，阜常侃然以天下為己任。數諫爭，不聽，乃屢乞遜位，未許。會卒，家無餘財。孫豹嗣。

高堂隆傳

高堂隆字升平，泰山平陽人，魯高堂生後也。少為諸生，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。郡督軍與悌爭論，名悌而呵之。隆按劒叱督軍曰：「昔魯定見侮，仲尼歷階；趙彈秦箏，相如進缶。臨臣名君，義之所討也。」督軍失色，悌驚起止之。後去吏，避地濟南。

建安十八年，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掾，後為歷城侯徽文學，轉為相。徽遭太祖喪，不哀，反游獵馳騁；隆以義正諫，甚得輔導之節。黃初中，為堂陽長，以選為平原王傅。王即尊位，是為明帝。以隆為給事中、博士、駙馬都尉。帝初踐阼，羣臣或以為宜響會，隆曰：「唐、虞有遏密之哀，高宗有不言之思，是以至德雍熈，光于四海。」以為不宜為會，帝敬納之。遷陳留太守。犢民酉牧，年七十餘，有至行，舉為計曹掾；帝嘉之，特除郎中以顯焉。徵隆為散騎常侍，賜爵關內侯。魏略曰：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，因更推步弦望朔晦，為太和歷。帝以隆學問優深，於天文又精，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、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。偉、祿是太史，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，紛紜數歲，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，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，詔從太史。隆所爭雖不得，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。

青龍中，大治殿舍，西取長安大鍾。隆上疏曰；「昔周景王不儀刑文、武之明德，忽公旦之聖制，旣鑄大錢，又作大鍾，單穆公諫而弗聽，泠州鳩對而弗從，遂迷不反，周德以衰，良史記焉，以為永鑒。然今之小人，好說秦、漢之奢靡以盪聖心，求取亡國不度之器，勞役費損，以傷德政，非所以興禮樂之和，保神明之休也。」是日，帝幸上方，隆與卞蘭從。帝以隆表授蘭，使難隆曰：「興衰在政，樂何為也？化之不明，豈鍾之罪？」隆曰：「夫禮樂者，為治之大本也。故簫韶九成，鳳皇來儀，雷鼓六變，天神以降，政是以平，刑是以錯，和之至也。新聲發響，商辛以隕，大鍾旣鑄，周景以弊，存亡之機，恒由斯作，安在廢興之不階也？君舉必書，古之道也，作而不法，何以示後？聖王樂聞其闕，故有箴規之道；忠臣願竭其節，故有匪躬之義也。」帝稱善。

遷侍中，猶領太史令。崇華殿災，詔問隆：「此何咎？於禮，寧有祈禳之義乎？」隆對曰：「夫災變之發，皆所以明教誡也，惟率禮脩德，可以勝之。易傳曰：『上不儉，下不節，孽火燒其室。』又曰：『君高其臺，天火為災。』此人君苟飾宮室，不知百姓空竭，故天應之以旱，火從高殿起也。上天降鑒，故譴告陛下；陛下宜增崇人道，以荅天意。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，武丁有雊雉登於鼎，皆聞災恐懼，側身脩德，三年之後，遠夷朝貢，故號曰中宗、高宗。此則前代之明鑒也。今案舊占，災火之發，皆以臺榭宮室為誡。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，實由宮人猥多之故。宜簡擇留其淑懿，如周之制，罷省其餘。此則祖乙之所以訓高宗，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。」詔問隆：「吾聞漢武帝時，栢梁災，而大起宮殿以厭之，其義云何？」隆對曰：「臣聞西京栢梁旣災，越巫陳方，建章是經，以厭火祥；乃夷越之巫所為，非聖賢之明訓也。五行志曰：『栢梁災，其後有江充巫蠱也，衞太子事。』如志之言，越巫建章無所厭也。孔子曰：『災者脩類應行，精祲相感，以戒人君。』是以聖主覩災責躬，退而脩德，以消復之。今宜罷散民役。宮室之制，務從約節，內足以待風雨，外足以講禮儀。清埽所災之處，不敢於此有所立作，萐莆、嘉禾必生此地，以報陛下虔恭之德。豈可疲民之力，竭民之財！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。」帝遂復崇華殿，時郡國有九龍見，故改曰九龍殿。

陵霄闕始構，有鵲巢其上，帝以問隆，對曰：「詩云『惟鵲有巢，惟鳩居之』。今興宮室，起陵霄闕，而鵲巢之，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。天意若曰，宮室未成，將有他姓制御之，斯乃上天之戒也。夫天道無親，惟與善人，不可不深防，不可不深慮。夏、商之季，皆繼體也，不欽承上天之明命，惟讒諂是從，廢德適欲，故其亡也忽焉。太戊、武丁，覩災竦懼，祗承天戒，故其興也勃焉。今若休罷百役，儉以足用，增崇德政，動遵帝則，除普天之所患，興兆民之所利，三王可四，五帝可六，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！臣備腹心，苟可以繁祉聖躬，安存社稷，臣雖灰身破族，猶生之年也。豈憚忤逆之災，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？」於是帝改容動色。

是歲，有星孛于大辰。隆上疏曰：「凡帝王徙都立邑，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，敬恭以奉之。將營宮室，則宗廟為先，廄庫為次，居室為後。今圜丘、方澤、南北郊、明堂、社稷，神位未定，宗廟之制又未如禮，而崇飾居室，士民失業。外人咸云宮人之用，與興戎軍國之費，所盡略齊。民不堪命，皆有怨怒。書曰『天聦明自我民聦明，天明畏自我民明威』，輿人作頌，則嚮以五福，民怒吁嗟，則威以六極，言天之賞罰，隨民言，順民心也。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，然後稽古之化，格于上下，自古及今，未嘗不然也。夫采椽卑宮，唐、虞、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；玉臺瓊室，夏癸、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。今之宮室，實違禮度，乃更建立九龍，華飾過前。天彗章灼，始起於房心，犯帝坐而干紫微，此乃皇天子愛陛下，是以發教戒之象，始卒皆於尊位，殷勤鄭重，欲必覺寤陛下；斯乃慈父懇切之訓，宜崇孝子祗聳之禮，以率先天下，以昭示後昆，不宜有忽，以重天怒。」

時軍國多事，用法深重。隆上疏曰：「夫拓跡垂統，必俟聖明，輔世匡治，亦須良佐，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。夫移風易俗，宣明道化，使四表同風，回首面內，德教光熈，九服慕義，固非俗吏之所能也。今有司務糾刑書，不本大道，是以刑用而不措，俗弊而不敦。宜崇禮樂，班叙明堂，脩三雍、大射、養老，營建郊廟，尊儒士，舉逸民，表章制度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布愷悌，尚儉素，然後備禮封禪，歸功天地，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，緝熈之化混于後嗣。斯蓋至治之美事，不朽之貴業也。然九域之內，可揖讓而治，尚何憂哉！不正其本而救其末，譬猶棼絲，非政理也。可命羣公卿士通儒，造具其事，以為典式。」隆又以為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號，異器械，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，變民耳目，故三春稱王，明三統也。於是敷演舊章，奏而改焉。帝從其議，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，服色尚黃，犧牲用白，從地正也。

遷光祿勳。帝愈增崇宮殿，彫飾觀閣，鑿太行之石英，采穀城之文石，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，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，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，飾金墉、陵雲臺、陵霄闕。百役繁興，作者萬數，公卿以下至于學生，莫不展力，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。而遼東不朝。悼皇后崩。天作淫雨，兾州水出，漂沒民物。隆上疏切諫曰：

蓋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人之大寶曰位；何以守位？曰仁；何以聚人？曰財」。然則士民者，乃國家之鎮也；穀帛者，乃士民之命也。穀帛非造化不育，非人力不成。是以帝耕以勸農，后桑以成服，所以昭事上帝，告虔報施也。昔在伊唐，世值陽九厄運之會，洪水滔天，使鯀治之，績用不成，乃舉文命，隨山刊木，前後歷年二十二載。災眚之甚，莫過於彼，力役之興，莫久於此，堯、舜君臣，南面而已。禹敷九州，庶士庸勳，各有等差，君子小人，物有服章。今無若時之急，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，聞之四夷，非嘉聲也，垂之竹帛，非令名也。是以有國有家者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嫗煦養育，故稱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」。今上下勞役，疾病凶荒，耕稼者寡，饑饉荐臻，無以卒歲；宜加愍卹，以救其困。

臣觀在昔書籍所載，天人之際，未有不應也。是以古先哲王，畏上天之明命，循陰陽之逆順，矜矜業業，惟恐有違。然後治道用興，德與神符，災異旣發，懼而脩政，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。爰及末葉，闇君荒主，不崇先王之令軌，不納正士之直言，以遂其情志，恬忽變戒，未有不尋踐禍難，至於顛覆者也。

天道旣著，請以人道論之。夫六情五性，同在於人，嗜欲廉貞，各居其一。及其動也，交爭于心。欲彊質弱，則縱濫不禁；精誠不制，則放溢無極。夫情之所在，非好則美，而美好之集，非人力不成，非穀帛不立。情苟無極，則人不堪其勞，物不充其求。勞求並至，將起禍亂。故不割情，無以相供。仲尼云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由此觀之，禮義之制，非苟拘分，將以遠害而興治也。

今吳、蜀二賊，非徒白地小虜、聚邑之寇，乃據險乘流，跨有士衆，僭號稱帝，欲與中國爭衡。今若有人來告，權、備並脩德政，復履清儉，輕省租賦，不治玩好，動咨耆賢，事遵禮度。陛下聞之，豈不惕然惡其如此，以為難卒討滅，而為國憂乎？若使告者曰，彼二賊並為無道，崇侈無度，役其士民，重其徵賦，下不堪命，吁嗟日甚。陛下聞之，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，而欲速加之誅，其次，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？苟如此，則可易心而度，事義之數亦不遠矣。

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，而築阿房之宮，不憂蕭墻之變，而脩長城之役。當其君臣為此計也，亦欲立萬世之業，使子孫長有天下，豈意一朝匹夫大呼，而天下傾覆哉？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，則弗為之矣。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，然後至於亡；賢聖之君自謂將亡，然後至於不亡。昔漢文帝稱為賢主，躬行約儉，惠下養民，而賈誼方之，以為天下倒縣，可為痛哭者一，可為流涕者二，可為長歎息者三。況今天下彫弊，民無儋石之儲，國無終年之畜，外有彊敵，六軍暴邊，內興土功，州郡騷動，若有寇警，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。

又，將吏奉祿，稍見折減，方之於昔，五分居一；諸受休者又絕廩賜，不應輸者今皆出半：此為官入兼多於舊，其所出與參少於昔。而度支經用，更每不足，牛肉小賦，前後相繼。反而推之，凡此諸費，必有所在。且夫祿賜穀帛，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，若今有廢，是奪其命矣。旣得之而又失之，此生怨之府也。周禮，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，入有其分，出有其所，不相干乘而用各足。各足之後，乃以式貢之餘，供王玩好。又上用財，必考于司會。會音膾。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，非三司九列，則臺閣近臣，皆腹心造膝，宜在無諱。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，從命奔走，惟恐不勝，是則具臣，非鯁輔也。昔李斯教秦二世曰：「為人主而不恣睢，命之曰天下桎梏。」二世用之，秦國以覆，斯亦滅族。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，而為世誡。

書奏，帝覽焉，謂中書監、令曰：「觀隆此奏，使朕懼哉！」

隆疾篤，口占上疏曰：
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曰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臣寢疾病，有增無損，常懼奄忽，忠款不昭。臣之丹誠，豈惟曾子，願陛下少垂省覽！渙然改往事之過謬，勃然興來事之淵塞，使神人嚮應，殊方慕義，四靈效珍，玉衡曜精，則三王可邁，五帝可越，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。

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、舜、湯、武之治，而蹈踵桀、紂、幽、厲之跡，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，而不登踐虞、夏、殷、周之軌。悲夫！以若所為，求若所致，猶緣木求魚，煎水作冰，其不可得，明矣。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，聖賢相承，歷載數百，尺土莫非其有，一民莫非其臣，萬國咸寧，九有有截；鹿臺之金，巨橋之粟，無所用之，仍舊南面，夫何為哉！然癸、辛之徒，恃其旅力，知足以拒諫，才足以飾非，諂諛是尚，臺觀是崇，淫樂是好，倡優是說，作靡靡之樂，安濮上之音。上天不蠲，眷然回顧，宗國為墟，下夷于隷，紂縣白旗，桀放鳴條；天子之尊，湯、武有之，豈伊異人，皆明王之胄也。且當六國之時，天下殷熾，秦旣兼之，不脩聖道，乃構阿房之宮，築長城之守，矜夸中國，威服百蠻，天下震竦，道路以目；自謂本枝百葉，永垂洪暉，豈寤二世而滅，社稷崩圮哉？近漢孝武乘文、景之福，外攘夷狄，內興宮殿，十餘年間，天下嚻然。乃信越巫，懟天遷怒，起建章之宮，千門萬戶，卒致江充妖蠱之變，至於宮室乖離，父子相殘，殃咎之毒，禍流數世。

臣觀黃初之際，天兆其戒，異類之鳥，育長燕巢，口爪胷赤，此魏室之大異也，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。可選諸王，使君國典兵，往往棊跱，鎮撫皇畿，翼亮帝室。昔周之東遷，晉、鄭是依，漢呂之亂，實賴朱虛，斯蓋前代之明鑒。夫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民詠德政，則延期過歷，下有怨歎，掇錄授能。由此觀之，天下之天下，非獨陛下之天下也。臣百疾所鍾，氣力稍微，輒自輿出，歸還里舍，若遂沈淪，魂而有知，結草以報。

詔曰：「生廉侔伯夷，直過史魚，執心堅白，謇謇匪躬，如何微疾未除，退身里舍？昔邴吉以陰德，疾除而延壽；貢禹以守節，疾篤而濟愈。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。」隆卒，遺令薄葬，歛以時服。習鑿齒曰：高堂隆可謂忠臣矣。君侈每思諫其惡，將死不忘憂社稷，正辭動於昏主，明戒驗於身後，謇諤足以勵物，德音沒而弥彰，可不謂忠且智乎！詩云：「聽用我謀，庶無大悔。」又曰：「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。」其高堂隆之謂也。

初，太和中，中護軍蔣濟上疏曰「宜遵古封禪」。詔曰：「聞濟斯言，使吾汗出流足。」事寢歷歲，後遂議脩之，使隆撰其禮儀。帝聞隆沒，歎息曰：「天不欲成吾事，高堂生舍我亡也。」子琛嗣爵。

始，景初中，帝以蘇林、秦靜等並老，恐無能傳業者。乃詔曰：「昔先聖旣沒，而其遺言餘教，著於六藝。六藝之文，禮又為急，弗可斯須離者也。末俗背本，所由來乆。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，荀卿醜秦世之坑儒，儒學旣廢，則風化曷由興哉？方今宿生巨儒，並各年高，教訓之道，孰為其繼？昔伏生將老，漢文帝嗣以鼂錯；穀梁寡疇，宣帝承以十郎。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，從光祿勳隆、散騎常侍林、博士靜，分受四經三禮，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。夏侯勝有言：『士病不明經術，經術苟明，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。』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，則爵祿榮寵，不期而至。可不勉哉！」數年，隆等皆卒，學者遂廢。

初，任城棧潛，太祖世歷縣令，潛字彥皇，見應璩書林。嘗督守鄴城。時文帝為太子，耽樂田獵，晨出夜還。潛諫曰：「王公設險以固其國，都城禁衞，用戒不虞。大雅云：『宗子維城，無俾城壞。』又曰：『猶之未遠，是用大簡。』若逸于遊田，晨出昏歸，以一日從禽之娛，而忘無垠之釁，愚竊惑之。」太子不恱，然自後游出差簡。黃初中，文帝將立郭貴嬪為皇后，潛上疏諫，語在后妃傳。明帝時，衆役並興，戚屬疏斥，潛上疏曰：「天生蒸民而樹之君，所以覆燾羣生，熈育兆庶，故方制四海匪為天子，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。始自三皇，爰曁唐、虞，咸以愽濟加于天下，醇德以洽，黎元賴之。三王旣微，降逮于漢，治日益少，喪亂弘多，自時厥後，亦罔克乂。太祖濬哲神武，芟除暴亂，克復王綱，以開帝業。文帝受天明命，廓恢皇基，踐阼七載，每事未遑。陛下聖德，纂承洪緒，宜崇晏晏，與民休息。而方隅匪寧，征夫遠戍，有事海外，縣旌萬里，六軍騷動，水陸轉運，百姓舍業，日費千金。大興殿舍，功作萬計，徂來之松，刊山窮谷，怪石珷玞，浮于河、淮，都圻之內，盡為甸服，當供稾秸銍粟之調，而為苑囿擇禽之府，盛林莽之穢，豐鹿兎之藪；傷害農功，地繁茨棘，災疫流行，民物大潰，上減和氣，嘉禾不植。臣聞文王作豐，經始勿亟，百姓子來，不日而成。靈沼、靈囿，與民共之。今宮觀崇侈，彫鏤極妙，忘有虞之總期，思殷辛之瓊室，禁地千里，舉足投網，麗擬阿房，役百乾谿，臣恐民力彫盡，下不堪命也。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，自以德高三皇，功兼五帝，欲號謚至萬葉，而二世顛覆，願為黔首，由枝幹旣杌，本實先拔也。蓋聖王之御世也，克明俊德，庸勳親親；俊乂在官，則功業可隆，親親顯用，則安危同憂；深根固本，並為幹翼，雖歷盛衰，內外有輔。昔成王幼沖，未能莅政，周、呂、召、畢，並在左右；今旣無衞侯、康叔之監，分陝所任，又非旦、奭。東宮未建，天下無副。願陛下留心關塞，永保無極，則海內幸甚。」後為燕中尉，辭疾不就，卒。

評曰：辛毗、楊阜，剛亮公直，正諫匪躬，亞乎汲黯之高風焉。高堂隆學業脩明，志在匡君，因變陳戒，發於懇誠，忠矣哉！及至必改正朔，俾魏祖虞，所謂意過其通者歟！

##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

滿寵

滿寵字伯寧，山陽昌邑人也。年十八，為郡督郵。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，害于平民，太守使寵糾焉。朔等請罪，不復鈔略。守高平令。縣人張苞為郡督郵，貪穢受取，干亂吏政。寵因其來在傳舍，率吏卒出收之，詰責所犯，即日考竟，遂棄官歸。

太祖臨兖州，辟為從事。及為大將軍，辟署西曹屬，為許令。時曹洪宗室親貴，有賔客在界，數犯法，寵收治之。洪書報寵，寵不聽。洪白太祖，太祖召許主者。寵知將欲原，乃速殺之。太祖喜曰：「當事不當耳邪？」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，尚書令荀彧、少府孔融等並屬寵：「但當受辭，勿加考掠。」寵一無所報，考訊如法。數日，求見太祖，言之曰：「楊彪考訊無他辭語。當殺者宜先彰其罪；此人有名海內，若罪不明，必大失民望，竊為明公惜之。」太祖即日赦出彪。初，彧、融聞考掠彪，皆怒，及因此得了，更善寵。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，身為名臣，縱有愆負，猶宜保祐，況淫刑所濫，而可加其楚掠乎？若理應考訊，荀、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？寵以此為能，酷吏之用心耳。雖有後善，何解前虐？

時袁紹盛於河朔，而汝南紹之本郡，門生賔客布在諸縣，擁兵拒守。太祖憂之，以寵為汝南太守。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，率攻下二十餘壁，誘其未降渠帥，於坐上殺十餘人，一時皆平。得戶二萬，兵二千人，令就田業。

建安十三年，從太祖征荊州。大軍還，留寵行奮威將軍，屯當陽。孫權數擾東陲，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，賜爵關內侯。關羽圍襄陽，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，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。羽急攻樊城，樊城得水，往往崩壞，衆皆失色。或謂仁曰：「今日之危，非力所支。可及羽圍未合，乘輕船夜走，雖失城，尚可全身。」寵曰：「山水速疾，兾其不久。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，自許以南，百姓擾擾，羽所以不敢遂進者，恐吾軍掎其後耳。今若遁去，洪河以南，非復國家有也；君宜待之。」仁曰：「善。」寵乃沈白馬，與軍人盟誓。會徐晃等救至，寵力戰有功，羽遂退。進封安昌亭侯。文帝即王位，遷揚武將軍。破吳於江陵有功，更拜伏波將軍，屯新野。大軍南征，到精湖，寵帥諸軍在前，與賊隔水相對。寵勑諸將曰：「今夕風甚猛，賊必來燒軍，宜為其備。」諸軍皆警。夜半，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，寵掩擊破之，進封南鄉侯。黃初三年，假寵節鉞。五年，拜前將軍。

明帝即位，進封昌邑侯。太和二年，領豫州刺史。三年春，降人稱吳大嚴，揚聲欲詣江北獵，孫權欲自出。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為之備，權聞之，退還。秋，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，令寵向夏口。寵上疏曰：「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，今所從道，背湖旁江，易進難退，此兵之窪地也。若入無彊口，宜深為之備。」寵表未報，休遂深入。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，要休還路。休戰不利，退走。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，與賊相遇。賊驚走，休軍乃得還。是歲休薨，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。汝南兵民戀慕，大小相率，奔隨道路，不可禁止。護軍表上，欲殺其為首者。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，其餘一無所問。四年，拜寵征東將軍。其冬，孫權揚聲欲至合肥，寵表召兖、豫諸軍，皆集。賊尋退還，被詔罷兵。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，非本意也，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，而倒還乘虛，掩不備也，表不罷兵。後十餘日，權果更來，到合肥城，不克而還。其明年，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，辭云：「道遠不能自致，乞兵見迎。」刺史王淩騰布書，請兵馬迎之。寵以為必詐，不與兵，而作報書曰：「知識邪正，欲避禍就順，去暴歸道，甚相嘉尚。今欲遣兵相迎，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衞，多則事必遠聞。且先密計以成本志，臨時節度其宜。」寵會被書當入朝，勑留府長史：「若淩欲往迎，勿與兵也。」淩於後索兵不得，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。布夜掩擊，督將迸走，死傷過半。初，寵與淩共事不平，淩支黨毀寵疲老悖謬，故明帝召之。旣至，體氣康彊，見而遣還。世語曰：王淩表寵年過耽酒，不可居方任。帝將召寵，給事中郭謀曰：「寵為汝南太守、豫州刺史二十餘年，有勳方岳。及鎮淮南，吳人憚之。若不如所表，將為所闚。可令還朝，問以方事以察之。」帝從之。寵旣至，進見，飲酒至一石不亂。帝慰勞之，遣還。寵屢表求留，詔報曰：「昔廉頗彊食，馬援據鞌，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，何與廉、馬之相背邪？其思安邊境，惠此中國。」

明年，吴將陸遜向廬江，論者以為宜速赴之。寵曰：「廬江雖小，將勁兵精，守則經時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，後尾空縣，尚欲誘致，今宜聽其遂進，但恐走不可及耳。」整軍趨楊宜口。賊聞大兵東下，即夜遁。時權歲有來計。青龍元年，寵上疏曰：「合肥城南臨江湖，北遠壽春，賊攻圍之，得據水為勢；官兵救之，當先破賊大輩，然後圍乃得解。賊往甚易，而兵往救之甚難，宜移城內之兵，其西三十里，有奇險可依，更立城以固守，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，於計為便。」護軍將軍蔣濟議，以為：「旣示天下以弱，且望賊煙火而壞城，此為未攻而自拔。一至於此，劫略無限，必以淮北為守。」帝未許。寵重表曰：「孫子言，兵者，詭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，驕之以利，示之以懾。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。又曰『善動敵者形之』。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，此所謂形而誘之也。引賊遠水，擇利而動，舉得於外，則福生於內矣。」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，詔遂報聽。其年，權自出，欲圍新城，以其遠水，積二十日不敢下舡。寵謂諸將曰：「權得吾移城，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，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，雖不敢至，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。」乃潛遣步騎六千，伏肥城隱處以待之。權果上岸耀兵，寵伏軍卒起擊之，斬首數百，或有赴水死者。明年，權自將號十萬，至合肥新城。寵馳往赴，募壯士數十人，折松為炬，灌以麻油，從上風放火，燒賊攻具，射殺權弟子孫泰。賊於是引退。三年春，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。至八月，寵以為田向收孰，男女布野，其屯衞兵去城遠者數百里，可掩擊也。遣長史督三軍循江東下，摧破諸屯，焚燒穀物而還。詔羙之，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。

景初二年，以寵年老徵還，遷為太尉。寵不治產業，家無餘財。詔曰：「君典兵在外，專心憂公，有行父、祭遵之風。賜田十頃，糓五百斛，錢二十萬，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。」寵前後增邑，凡九千六百戶，封子孫二人亭侯。正始三年薨，謚曰景侯。子偉嗣。偉以格度知名，官至衞尉。世語曰：偉字公衡。偉子長武，有寵風，年二十四，為大將軍掾。高貴鄉公之難，以掾守閶闔掖門，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。幹妃，偉妹也。長武謂幹曰：「此門近，公且來，無有入者，可從東掖門。」幹遂從之。文王問幹入何遲，幹言其故。參軍王羨亦不得入，恨之。旣而羨因王左右啟王，滿掾斷門不內人，宜推劾。壽春之役，偉從文王至許，以疾不進。子從，求還省疾，事定乃從歸，由此內見恨。收長武考死杖下，偉免為庶人。時人冤之。偉弟子奮，晉元康中至尚書令、司隷校尉。寵、偉、長武、奮，皆長八尺。　荀綽兾州記曰：奮性清平，有識檢。　晉諸公讚曰：奮體量通雅，有寵風也。

田豫

田豫字國讓，漁陽雍奴人也。劉備之奔公孫瓚也，豫時年少，自託於備，備甚奇之。備為豫州刺史，豫以母老求歸，備涕泣與別，曰：「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。」

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，瓚將王門叛瓚，為袁紹將萬餘人來攻。衆懼欲降。豫登城謂門曰：「卿為公孫所厚而去，意有所不得已也；今還作賊，乃知卿亂人耳。夫挈瓶之智，守不假器，吾旣受之矣；何不急攻乎？」門慙而退。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。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，行太守事，素善豫，以為長史。時雄傑並起，輔莫知所從。豫謂輔曰：「終能定天下者，必曹氏也。宜速歸命，無後禍期。」輔從其計，用受封寵。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掾，除頴陰、朗陵令，遷弋陽太守，所在有治。

鄢陵侯彰征代郡，以豫為相。軍次易北，虜伏騎擊之，軍人擾亂，莫知所為。豫因地形，回車結圜陣，弓弩持滿於內，疑兵塞其隙。胡不能進，散去。追擊，大破之，遂前平代，皆豫策也。

遷南陽太守。先時，郡人侯音反，衆數千人在山中為群盜，大為郡患。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，表奏皆當死。豫悉見諸繫囚，慰喻，開其自新之路，一時破械遣之。諸囚皆叩頭，願自效，即相告語，群賊一朝解散，郡內清靜。具以狀上，太祖善之。

文帝初，北狄彊盛，侵擾邊塞，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，牽招、解儁并護鮮卑。自高柳以東，濊貊以西，鮮卑數十部，比能、彌加、素利割地統御，各有分界；乃共誓要，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。豫以戎狄為一，非中國之利，乃先搆離之，使自為讎敵，互相攻伐。素利違盟，出馬千匹與官，為比能所攻，求救於豫。豫恐遂相兼并，為害滋深，宜救善討惡，示信衆狄。單將銳卒，深入虜庭，胡人衆多，鈔軍前後，斷截歸路。豫乃進軍，去虜十餘里結屯營，多聚牛馬糞然之，從他道引去。胡見煙火不絕，以為尚在，去，行數十里乃知之。追豫到馬城，圍之十重，豫密嚴，使司馬建旌旗，鳴鼓吹，將步騎從南門出，胡人皆屬目往赴之。豫將精銳自北門出，鼓譟而起，兩頭俱發，出虜不意，虜衆散亂，皆棄弓馬步走，追討二十餘里，僵尸蔽地。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，豫因出塞案行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。進逆拜，遂使左右斬進，顯其罪惡以令衆。衆皆怖慴不敢動，便以進弟代進。自是胡人破膽，威震沙漠。山賊高艾，衆數千人，寇鈔，為幽、兾害，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，傳首京都。封豫長樂亭侯。為校尉九年，其御夷狄，恒摧抑兼并，乖散彊猾。凡逋亡姦宄，為胡作計不利官者，豫皆構刺攪離，使凶邪之謀不遂，聚居之類不安。事業未究，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，毀豫亂邊，為國生事。遂轉豫為汝南太守，加殄夷將軍。

太和末，公孫淵以遼東叛，帝欲征之而難其人，中領軍楊曁舉豫應選。臣松之案：曁字休先，熒陽人，事見劉曄傳。曁子肇，晉荊州刺史。山濤啟事稱肇有才能。肇子潭字道元，次歆字公嗣，潭子彧字長文，次經字仲武，皆見潘岳集。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，假節，往討之。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，帝以賊衆多，又以渡海，詔豫使罷軍。豫度賊船垂還，歲晚風急，必畏漂浪，東隨無岸，當赴成山。成山無藏船之處，輙便循海，案行地形，及諸山島，徼截險要，列兵屯守。自入成山，登漢武之觀。賊還，果遇惡風，船皆觸山沈沒，波蕩著岸，無所蒙竄，盡虜其衆。初，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，及賊破，競欲與謀，求入海鉤取浪舡。豫懼窮虜死戰，皆不聽。初，豫以太守督青州，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，軍事之際，多相違錯。喜知帝寶愛明珠，乃密上：「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，所得器仗珠金甚多，放散皆不納官。」由是功不見列。

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，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。豫曰：「賊悉衆大舉，非徒投射小利，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。宜聽使攻城，挫其銳氣，不當與爭鋒也。城不可拔，衆必罷怠；罷怠然後擊之，可大克也。若賊見計，必不攻城，勢將自走。若便進兵，適入其計。又大軍相向，當使難知，不當使自畫也。」豫輙上狀，天子從之。會賊遁走。後吳復來寇，豫往拒之，賊即退。諸軍夜驚，云：「賊復來！」豫卧不起，令衆「敢動者斬」。有頃，竟無賊。

景初末，增邑三百，并前五百戶。正始初，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，加振威將軍，領并州刺史。外胡聞其威名，相率來獻。州界寧肅，百姓懷之。徵為衞尉。屢乞遜位，太傅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，書喻未聽。豫書荅曰：「年過七十而以居位，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，是罪人也。」遂固稱疾篤。拜太中大夫，食卿祿。年八十二薨。子彭祖嗣。魏畧曰：豫罷官歸，居魏縣。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，感豫宿恩，過拜之。豫為殺雞炊黍，送詣至陌頭，謂之曰：「罷老，苦汝來過。無能有益，若何？」健步愍其貧羸，流涕而去，還為故吏民說之。汝南為具資數千匹，遣人餉豫，豫一不受。會病，立戒其妻子曰：「葬我必於西門豹邊。」妻之難之，言：「西門豹古之神人，那可葬於其邊乎？」豫言：「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，使死而有靈，必與我善。」妻子從之。汝南聞其死也，悲之，旣為畫像，又就為立碑銘。

豫清儉約素，賞賜皆散之將士。每胡、狄私遺，悉簿藏官，不入家；家常貧匱。雖殊類，咸高豫節。魏畧曰：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，多以牛馬遺豫；豫轉送官。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，不如持金。乃密懷金三十斤，謂豫曰：「願避左右，我欲有所道。」豫從之，胡因跪曰：「我見公貧，故前後遺公牛馬，公輒送官，今密以此上公，可以為家資。」豫張袖受之，荅其厚意。胡去之後，皆悉付外，具以狀聞。於是詔褒之曰：「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，今卿舉袖以受狄金，朕甚嘉焉。」乃即賜絹五百匹。豫得賜，分以其半藏小府，後胡復來，以半與之。嘉平六年，下詔襃揚，賜其家錢糓。語在徐邈傳。

牽招

牽招字子經，安平觀津人也。年十餘歲，詣同縣樂隱受學。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，招隨卒業。值京都亂，苗、隱見害，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，共殯斂隱屍，送喪還歸。道遇寇鈔，路等皆悉散走。賊欲斫棺取釘，招垂淚請赦。賊義之，乃釋而去。由此顯名。

兾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，兼領烏丸突騎。紹舍人犯令，招先斬乃白，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。紹卒，又事紹子尚。建安九年，太祖圍鄴。尚遣招至上黨，督致軍糧。未還，尚破走，到中山。時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，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，右有大河之固，帶甲五萬，北阻彊胡，勸幹迎尚，并力觀變。幹旣不能，而陰欲害招。招聞之，間行而去，道隔不得追尚，遂東詣太祖。太祖領兾州，辟為從事。

太祖將討袁譚，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。太祖以招嘗領烏丸，遣詣柳城。到，值峭王嚴，以五千騎當遣詣譚。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，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。峭王大會群長，忠亦在坐。峭王問招：「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，假我為單于；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，假我真單于；遼東復持印綬來。如此，誰當為正？」招荅曰：「昔袁公承制，得有所拜假；中間違錯，天子命曹公代之，言當白天子，更假真單于，是也。遼東下郡，何得擅稱拜假也？」忠曰：「我遼東在滄海之東，擁兵百萬，又有扶餘、濊貊之用；當今之勢，彊者為右，曹操獨何得為是也？」招呵忠曰：「曹公允恭明哲，翼戴天子，伐叛柔服，寧靜四海，汝君臣頑嚚，今恃險遠，背違王命，欲擅拜假，侮弄神器，方當屠戮，何敢慢易咎毀大人？」便捉忠頭頓築，拔刀欲斬之。峭王驚怖，徒跣抱招，以救請忠，左右失色。招乃還坐，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，禍福所歸，皆下席跪伏，敬受勑教，便辭遼東之使，罷所嚴騎。

太祖滅譚於南皮，署招軍謀掾，從討烏丸。至柳城，拜護烏丸校尉。還鄴，遼東送袁尚首，縣在馬市，招覩之悲感，設祭頭下。太祖義之，舉為茂才。從平漢中，太祖還，留招為中護軍。事罷，還鄴，拜平虜校尉，將兵督青、徐州郡諸軍事，擊東萊賊，斬其渠率，東土寧靜。

文帝踐阼，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，屯昌平。是時，邊民流散山澤，又亡叛在鮮卑中者，處有千數。招廣布恩信，招誘降附。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，咸各歸命；使還本郡。又懷來鮮卑素利、彌加等十餘萬落，皆令款塞。

大軍欲征吳，召招還，至，值軍罷，拜右中郎將，出為鴈門太守。郡在邊陲，雖有候望之備，而寇鈔不斷。招旣教民戰陣，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，使備鞌馬，遠遣偵候。虜每犯塞，勒兵逆擊，來輙摧破，於是吏民膽氣日銳，荒野無虞。又構閒離散，使虜更相猜疑。鮮卑大人步度根、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，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。勑令還擊比能，殺比能弟苴羅侯，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、王寄等，大結怨讎。是以招自出，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，大破之。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，繕治陘北故上館城，置屯戍以鎮內外，夷虜大小莫不歸心，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，咸悉收送。於是野居晏閉，寇賊靜息。招乃簡選有才識者，詣太學受業，還相授教，數年中庠序大興。郡所治廣武，井水鹹苦，民皆擔輦遠汲流水，往返七里。招準望地勢，因山陵之宜，鑿原開渠，注水城內，民賴其益。

明帝即位，賜爵關內侯。太和二年，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，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，移招求救。招即整勒兵馬，欲赴救豫。并州以常憲禁招，招以為節將見圍，不可拘於吏議，自表輙行。又並馳布羽檄，稱陳形勢，云當西北掩取虜家，然後東行，會誅虜身。檄到，豫軍踴躍。又遺一通於虜蹊要，虜即恐怖，種類離散。軍到故平城，便皆潰走。比能復大合騎來，到故平州塞北。招潛行撲討，大斬首級。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，而比能狡猾，能相交通，表為防備，議者以為縣遠，未之信也。會亮時在祁山，果遣使連結比能。比能至故北地石城，與相首尾。帝乃詔招，使從便宜討之。時比能已還漠南，招與刺史畢軌議曰：「胡虜遷徙無常。若勞師遠追，則遲速不相及。若欲潛襲，則山溪艱險，資糧轉運，難以密辦。可使守新興、鴈門二牙門，出屯陘北，外以鎮撫，內令兵田，儲畜資糧，秋冬馬肥，州郡兵合，乘釁征討，計必全克。未及施行，會病卒。招在郡十二年，威風遠振。其治邊之稱，次於田豫，百姓追思之。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，繼招後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。

招子嘉嗣。次子弘，亦猛毅有招風，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，咸熈中為振威護軍。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，早卒。案晉書：弘後為揚州、涼州刺史，以果烈死事於邊。嘉子秀，字成叔。　荀綽兾州記曰：秀有儁才，性豪俠有氣，弱冠得美名。於太康中為衞瓘、崔洪、石崇等所提攜，以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。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。愷諷司隷荀愷，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。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，論愷穢行，文辭尤厲。于時朝臣雖多證明，秀名譽由是而損。後張華請為長史，稍遷至尚書。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，假節，在馮翊遇害。世人玩其辭賦，惜其材幹。

郭淮

郭淮字伯濟，太原陽曲人也。案郭氏譜：淮祖全，大司農；父縕，鴈門太守。建安中舉孝廉，除平原府丞。文帝為五官將，召淮署為門下賊曹，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，從征漢中。太祖還，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，以淮為淵司馬。淵與備戰，淮時有疾不出。淵遇害，軍中擾擾，淮收散卒，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，諸營乃定。其明日，備欲渡漢水來攻。諸將議衆寡不敵，備便乘勝，欲依水為陣以拒之。淮曰：「此示弱而不足挫敵，非筭也。不如遠水為陣，引而致之，半濟而後擊，備可破也。」旣陣，備疑不渡，淮遂堅守，示無還心。以狀聞，太祖善之，假郃節，復以淮為司馬。文帝即王位，賜爵關內侯，轉為鎮西長史。又行征羌護軍，護左將軍張郃、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、盧水叛胡，皆破平之。關中始定，民得安業。

黃初元年，奉使賀文帝踐阼，而道路得疾，故計遠近為稽留。及群臣歡會，帝正色責之曰：「昔禹會諸侯於塗山，防風後至，便行大戮。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，何也？」淮對曰：「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，夏后政衰，始用刑辟。今臣遭唐虞之世，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。」帝恱之，擢領雍州刺史，封射陽亭侯，五年為真。安定羗大帥辟蹏反，討破降之。每羌、胡來降，淮輙先使人推問其親理，男女多少，年歲長幼；及見，一二知其款曲，訊問周至，咸稱神明。

太和二年，蜀相諸葛亮出祁山，遣將軍馬謖至街亭，高詳屯列柳城。張郃擊謖，淮攻詳營，皆破之。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，加建威將軍。五年，蜀出鹵城。是時，隴右無穀，議欲關中大運，淮以威恩撫循羌、胡，家使出穀，平其輸調，軍食用足，轉揚武將軍。青龍二年，諸葛亮出斜谷，並田于蘭坑。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；淮策亮必爭北原，宜先據之，議者多謂不然。淮曰：「若亮跨渭登原，連兵北山，隔絕隴道，搖盪民、夷，此非國之利也。」宣王善之，淮遂屯北原。塹壘未成，蜀兵大至，淮逆擊之。後數日，亮盛兵西行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，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，欲使官兵重應之，必攻陽遂耳。其夜果攻陽遂，有備不得上。

正始元年，蜀將羌維出隴西。淮遂進軍，追至彊中，維退，遂討羌迷當等，案撫柔氐三千餘落，拔徙以實關中。遷左將軍。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，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。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，為民保鄣，其後因置西川都尉。轉拜前將軍，領州如故。

五年，夏侯玄伐蜀，淮督諸軍為前鋒。淮度勢不利，輙拔軍出，故不大敗。還假淮節。八年，隴西、南安、金城、西平諸羌餓何、燒戈、伐同、蛾遮塞等相結叛亂，攻圍城邑，南招蜀兵，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。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。淮軍始到狄道，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，內平惡羌，外折賊謀。淮策維必來攻霸，遂入渢中，轉南迎霸。維果攻為翅，會淮軍適至，維遁退。進討叛羌，斬餓何、燒戈，降服者萬餘落。九年，遮塞等屯河關、白土故城，據河拒軍。淮見形上流，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，擊，大破之。治無戴圍武威，家屬留在西海。淮進軍趨西海，欲掩取其累重，會無戴折還，與戰於龍夷之北，破走之。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，當大道止，斷絕王使。淮還過討，大破之。姜維出石營，從彊川，乃西迎治無戴，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，斂破羌保質。淮欲分兵取之。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，化以據險，分軍兩持，兵勢轉弱，進不制維，退不拔化，非計也，不如合而俱西，及胡、蜀未接，絕其內外，此伐交之兵也。淮曰：「今往取化，出賊不意，維必狼顧。比維自致，足以定化，且使維疲於奔命。兵不遠西，而胡交自離，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。」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，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。維果馳還救化，皆如淮計。進封都鄉侯。

嘉平元年，遷征西將軍，都督雍、涼諸軍事。是歲，與雍州刺史陳泰恊策，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。二年，詔曰：「昔漢川之役，幾至傾覆。淮臨危濟難，功書王府。在關右三十餘年，外征寇虜，內綏民夷。比歲以來，摧破廖化，禽虜句安，功績顯著，朕甚嘉之。今以淮為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持節、都督如故。」進封陽曲侯，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，分三百戶，封一子亭侯。世語曰：淮妻，王淩之妹。淩誅，妹當從坐，御史往收。督將及羌、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，淮不從。妻上道，莫不流涕，人人扼腕，欲劫留之。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，淮不忍視，乃命左右追妻。於是追者數千騎，數日而還。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：「五子哀母，不惜其身；若無其母，是無五子；無五子，亦無淮也。今輒追還，若於法未通，當受罪於主者，覲展在近。」書至，宣王亦宥之。正元二年薨，追贈大將軍，謚曰貞侯。子統嗣。統官至荊州刺史，薨。子正嗣。咸熈中，開建五等，以淮著勳前朝，改封汾陽子。晉諸公贊曰：淮弟配，字仲南，有重名，位至城陽太守。裴秀、賈充皆配女壻。子展，字泰舒。有器度幹用，歷職著績，終於太僕。次弟豫，字泰寧，相國參軍，知名，早卒。女適王衍。配弟鎮，字季南，謁者僕射。鎮子弈，字泰業。山濤啟事稱弈高簡有雅量，歷位雍州刺史、尚書。

評曰：滿寵立志剛毅，勇而有謀。田豫居身清白，規畧明練。牽招秉義壯烈，威績顯著。郭淮方策精詳，垂問秦、雍。而豫位止小州，招終於郡守，未盡其用也。

##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

徐邈傳

徐邈字景山，燕國薊人也。太祖平河朔，召為丞相軍謀掾，試守奉高令，入為東曹議令史。魏國初建，為尚書郎。時科禁酒，而邈私飲至於沈醉。校事趙達問以曹事，邈曰：「中聖人。」達白之太祖，太祖甚怒。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：「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，濁者為賢人，邈性脩慎，偶醉言耳。」竟坐得免刑。後領隴西太守，轉為南安。文帝踐阼，歷譙相，平陽、安平太守，潁川典農中郎將，所在著稱，賜爵關內侯。車駕幸許昌，問邈曰：「頗復中聖人不？」邈對曰：「昔子反斃於穀陽，御叔罰於飲酒，臣嗜同二子，不能自懲，時復中之。然宿瘤以醜見傳，而臣以醉見識。」帝大笑，顧左右曰：「名不虛立。」遷撫軍大將軍軍師。

明帝以涼州絕遠，南接蜀寇，以邈為涼州刺史，使持節領護羌校尉。至，值諸葛亮出祁山，隴右三郡反，邈輙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，破之。河右少雨，常苦乏糓，邈上脩武威、酒泉鹽池以收虜糓，又廣開水田，募貧民佃之，家家豐足，倉庫盈溢。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，以市金帛犬馬，通供中國之費。以漸收斂民間私杖，藏之府庫。然後率以仁義，立學明訓，禁厚葬，斷淫祀，進善黜惡，風化大行，百姓歸心焉。西域流通，荒戎入貢，皆邈勳也。討叛羌柯吾有功，封都亭侯，邑三百戶，加建威將車。邈與羌、胡從事，不問小過；若犯大罪，先告部帥，使知，應死者乃斬以徇，是以信服畏威。賞賜皆散與將士，無入家者，妻子衣食不充；天子聞而嘉之，隨時供給其家。彈邪繩枉，州界肅清。

正始元年，還為大司農。遷為司隷校尉，百僚敬憚之。公事去官。後為光祿大夫，數歲即拜司空，邈歎曰：「三公論道之官，無其人則缺，豈可以老病忝之哉？」遂固辭不受。嘉平元年，年七十八，以大夫薨于家，用公禮葬，謚曰穆侯。子武嗣。六年，朝廷追思清節之士，詔曰：「夫顯賢表德，聖王所重；舉善而教，仲尼所美。故司空徐邈、征東將軍胡質、衞尉田豫皆服職前朝，歷事四世，出統戎馬，入贊庶政，忠清在公，憂國忘私，不營產業，身沒之後，家無餘財，朕甚嘉之。其賜邈等家糓二千斛，錢三十萬，布告天下。」

邈同郡韓觀曼遊，有鑒識器幹，與邈齊名，而在孫禮、盧毓先，為豫州刺史，甚有治功，卒官。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，稱：「韓觀、王昶，信有兼才，高官重任，不但三州。」盧欽著書，稱邈曰：「徐公志高行絜，才博氣猛。其施之也，高而不狷，絜而不介，博而守約，猛而能寬。聖人以清為難，而徐公之所易也。」或問欽：「徐公當武帝之時，人以為通，自在涼州及還京師，人以為介，何也？」欽荅曰；「往者毛孝先、崔季珪等用事，貴清素之士，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為通。比來天下奢靡，轉相倣效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不與俗同，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介也。是世人之無常，而徐公之有常也。」

胡質傳

胡質字文德，楚國壽春人也。少與蔣濟、朱績俱知名於江、淮間，仕州郡。蔣濟為別駕，使見太祖。太祖問曰：「胡通達，長者也，寧有子孫不？」濟曰：「有子曰質，規模大略不及於父，至於精良綜事過之。」案胡氏譜：通達名敏，以方正徵。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。縣民郭政通於從妹，殺其夫程他，郡吏馮諒繫獄為證。政與妹皆耐掠隱抵，諒不勝痛，自誣，當反其罪。質至官，察其情色，更詳其事，檢驗具服。

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，州請為治中。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。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，質辭以疾。遼出謂質曰：「僕委意於君，何以相辜如此？」質曰：「古人之交也，取多知其不貪，奔北知其不怯，聞流言而不信，故可終也。武伯南身為雅士，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，今以睚眦之恨，乃成嫌隙。睚，五賣反。眦，士賣反。況質才薄，豈能終好？是以不願也。」遼感言，復與周平。虞預晉書曰：周字伯南，沛國竹邑人。位至光祿大夫。子陔，字元夏。陔及二弟韶、茂，皆總角見稱，並有器望，雖鄉人諸父，未能覺其多少。時同郡劉公榮，名知人，嘗造周。周謂曰：「卿有知人之明，欲使三兒見卿，卿為目高下，以效郭、許之聽可乎？」公榮乃自詣陔兄弟，與共言語，觀其舉動。出語周曰：「君三子皆國士也。元夏器量最優，有輔佐之風，展力仕宦，可為亞公。叔夏、季夏，不減常伯、納言也。」陔少出仕宦，歷職內外，泰始初為吏部尚書，遷左僕射、右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卒於官。陔以在魏已為大臣，本非佐命之數，懷遜讓，不得已而居位，故在官職，無所荷任，夙夜思恭而已。終始全潔，當世以為美談。韶歷二官吏部郎。山濤啟事稱韶清白有誠，終於散騎常侍。茂至侍中、尚書。潁川荀愷，宣帝外孫，世祖姑子，自負貴戚，要與茂交。茂拒而不荅，由是見怒。元康元年，楊駿被誅。愷時為尚書僕射，以茂駿之姨弟，陷為駿黨，遂枉見殺，衆咸冤痛之。

太祖辟為丞相屬。黃初中，徙吏部郎，為常山太守，遷任東莞。士盧顯為人所殺，質曰：「此士無讎而有少妻，所以死乎！」悉見其比居年少，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，遂窮詰情狀。若即自首，罪人斯得。每軍功賞賜，皆散之於衆，無入家者。在郡九年，吏民便安，將士用命。

遷荊州刺史，加振威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吳大將朱然圍樊城，質輕軍赴之。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，質曰：「樊城卑下，兵少，故當進軍為之外援；不然，危矣。」遂勒兵臨圍，城中乃安。遷征東將軍，假節都督青、徐諸軍。廣農積糓，有兼年之儲，置東征臺，且佃且守。又通渠諸郡，利舟楫，嚴設備以待敵。海邊無事。

性沈實內察，不以其節檢物，所在見思。嘉平二年薨，家無餘財，惟有賜衣書篋而已。軍師以聞，追進封陽陵亭侯，邑百戶，謚曰貞侯。子威嗣。六年，詔書褒述質清行，賜其家錢糓。語在徐邈傳。威，咸熈中官至徐州刺史，晉陽秋曰：威字伯虎。少有志尚，厲操清白。質之為荊州也，威自京都省之。家貧，無車馬童僕，威自驅驢單行，拜見父。停廄中十餘日，告歸。臨辭，質賜絹一匹，為道路糧。威跪曰：「大人清白，不審於何得此絹？」質曰：「是吾俸祿之餘，故以為汝糧耳。」威受之，辭歸。每至客舍，自放驢，取樵炊爨，食畢，復隨旅進道，往還如是。質帳下都督，素不相識，先其將歸，請假還家，陰資裝百餘里要之，因與為伴，每事佐助經營之，又少進飲食，行數百里。威疑之，密誘問，乃知其都督也，因取向所賜絹荅謝而遣之。後因他信，具以白質。質杖其都督一百，除吏名。其父子清慎如此。於是名譽著聞，歷位宰牧。晉武帝賜見，論邊事，語及平生。帝歎其父清，謂威曰：「卿清孰與父清？」威對曰：「臣不如也。」帝曰：「以何為不如？」對曰：「臣父清恐人知，臣清恐人不知，是臣不如者遠也。」官至前將軍、青州刺史。太康元年卒，追贈鎮東將軍。威弟羆，字季象，征南將軍；威子弈，字次孫，平東將軍；並以潔行垂名。有殊績，歷三郡守，所在有名。卒於安定。

王昶傳

王昶字文舒，太原晉陽人也。案王氏譜：昶伯父柔，字叔優；父澤，字季道。郭林宗傳曰：叔優、季道幼少之時，聞林宗有知人之鑒，共往候之，請問才行所宜，以自處業。林宗笑曰：「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，雖然，叔優當以仕宦顯，季道宜以經術進，若違才易務，亦不至也。」叔優等從其言。叔優至北中郎將，季道代郡太守。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。淩年長，昶兄事之。文帝在東宮，昶為太子文學，遷中庶子。文帝踐阼，徙散騎侍郎，為洛陽典農。時都畿樹木成林，昶斫開荒萊，勤勸百姓，墾田特多。遷兖州刺史。明帝即位，加揚烈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昶雖在外任，心存朝廷，以為魏承秦、漢之弊，法制苛碎，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，而望治化復興，不可得也。乃著治論，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，又著兵書十餘篇，言奇正之用，孫子兵法曰：兵以正合，以奇勝；奇正還相生，若循環之無端。青龍中奏之。

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，皆依謙實，以見其意，故兄子默字處靜，沈字處道，其子渾字玄冲，深字道冲。遂書戒之曰：

夫人為子之道，莫大於寶身全行，以顯父母。此三者人知其善，而或危身破家，陷於滅亡之禍者，何也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。夫孝敬仁義，百行之首，行之而立，身之本也。孝敬則宗族安之，仁義則鄉黨重之，此行成於內，名著於外者矣。人若不篤於至行，而背本逐末，以陷浮華焉，以成朋黨焉；浮華則有虛偽之累，朋黨則有彼此之患。此二者之戒，昭然著明，而循覆車滋衆，逐末彌甚，皆由惑當時之譽，昧目前之利故也。夫富貴聲名，人情所樂，而君子或得而不處，何也？惡不由其道耳。患人知進而不知退，知欲而不知足，故有困辱之累，悔吝之咨。語曰：「如不知足，則失所欲。」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覽往事之成敗，察將來之吉凶，未有干名要利，欲而不厭，而能保世持家，永全福祿者也。欲使汝曹立身行己，遵儒者之教，履道家之言，故以玄默冲虛為名，欲使汝曹顧名思義，不敢違越也。古者盤杅有銘，几杖有誡，俯仰察焉，用無過行；況在己名，可不戒之哉！夫物速成則疾亡，晚就則善終。朝華之草，夕而零落；松栢之茂，隆寒不衰。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，戒闕黨也。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，惡其掩人也。國語曰：范文子暮退於朝，武子曰：「何暮也？」對曰：「有秦客廋辭於朝，大夫莫之能對也，吾知三焉。」武子怒曰：「大夫非不能也，讓父兄也。尔童子而三掩人於朝，吾不在，晉國亡無日也。」擊之以杖，折其委笄。臣松之案：對秦客者，范燮也。此云范匄，蓋誤也。夫人有善鮮不自伐，有能者寡不自矜；伐則掩人，矜則陵人。掩人者人亦掩之，陵人者人亦陵之。故三郤為戮於晉，王叔負罪於周，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？故君子不自稱，非以讓人，惡其蓋人也。夫能屈以為伸，讓以為得，弱以為彊，鮮不遂矣。夫毀譽，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，是以聖人慎之。孔子曰：「吾之於人，誰毀誰譽；如有所譽，必有所試。」又曰：「子貢方人。賜也賢乎哉，我則不暇。」以聖人之德，猶尚如此，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？

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，言：「聞人之惡，當如聞父母之名；耳可得而聞，口不可得而言也。」斯戒至矣。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誡，可謂切至之言，不刊之訓也。凡道人過失，蓋謂居室之愆，人未之知，則由己而發者也。若乃行事，得失已暴於世，因其善惡，即以為誡，方之於彼，則有愈焉。然援誡稱龍伯高之美，言杜季良之惡，致使事徹時主，季良以敗。言之傷人，孰大於此？與其所誡，自相違伐。人或毀己，當退而求之於身。若己有可毀之行，則彼言當矣；若己無可毀之行，則彼言妄矣。當則無怨於彼，妄則無害於身，又何反報焉？且聞人毀己而忿者，惡醜聲之加人也，人報者滋甚，不如默而自脩己也。諺曰：「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謗莫如自脩。」斯言信矣。若與是非之士，凶險之人，近猶不可，況與對校乎？其害深矣。夫虛偽之人，言不根道，行不顧言，其為浮淺較可識別；而世人惑焉，猶不檢之以言行也。近濟陰魏諷、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，熒惑當世，挾持姦慝，驅動後生。雖刑於鈇鉞，大為烱戒，然所汙染，固以衆矣。可不慎與！世語曰：黃初中，孫權通章表。偉以白衣登江上，與權交書求賂，欲以交結京師，故誅之。

若夫山林之士，夷、叔之倫，甘長飢於首陽，安赴火於緜山，雖可以激貪勵俗，然聖人不可為，吾亦不願也。今汝先人世有冠冕，惟仁義為名，守慎為稱，孝悌於閨門，務學於師友。吾與時人從事，雖出處不同，然各有所取。頴川郭伯益，好尚通達，敏而有知。其為人弘曠不足，輕貴有餘；得其人重之如山，不得其人忽之如草。吾以所知親之昵之，不願兒子為之。伯益名弈，郭嘉之子。北海徐偉長，不治名高，不求苟得，澹然自守，惟道是務。其有所是非，則託古人以見其意，當時無所褒貶。吾敬之重之，願兒子師之。東平劉公幹，博學有高才，誠節有大意，然性行不均，少所拘忌，得失足以相補。吾愛之重之，不願兒子慕之。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文淵，顯言人之失。魏諷、曹偉，事陷惡逆，著以為誡，差無可尤。至若郭伯益、劉公幹，雖其人皆往，善惡有定；然旣交之於昔，不宜復毀之於今，而乃形于翰墨，永傳後葉，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，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。於夫鄙懷，深所不取。善乎東方之誡子也，以首陽為拙，柳下為工，寄旨古人，無傷當時。方之馬、王，不亦遠哉！樂安任昭先，淳粹履道，內敏外恕，推遜恭讓，處不避洿，怯而義勇，在朝忘身。吾友之善之，願兒子遵之。昭先名嘏。別傳曰：嘏，樂安博昌人。世為著姓，夙智性成，故鄉人為之語曰：「蔣氏翁，任氏童。」父旐，字子旟，以至行稱。漢末，黃巾賊起，天下飢荒，人民相食。寇到博昌，聞旐姓字，乃相謂曰：「宿聞任子旟，天下賢人也。今雖作賊，那可入其鄉邪？」遂相帥而去。由是聲聞遠近，州郡並招舉孝廉，歷酸棗、祝阿令。嘏八歲喪母，號泣不絕聲，自然之哀，同於成人，故幼以至性見稱。年十四始學，疑不再問，三年中誦五經，皆究其義，兼包群言，無不綜覽，於時學者號之神童。遂遇荒亂，家貧賣魚，會官稅魚，魚貴數倍，嘏取直如常。又與人共買生口，各雇八匹。後生口家來贖，時價直六十匹。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，嘏自取本價八匹。共買者慙，亦還取本價。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，人以語嘏，嘏曰：「我自以借之耳。」耕者聞之，慙謝還地。及邑中爭訟，皆詣嘏質之，然後意厭。其子弟有不順者，父兄竊數之曰：「汝所行，豈可令任君知邪！」其禮教所化，率皆如此。會太祖創業，召海內至德，嘏應其舉，為臨菑侯庶子、相國東曹屬、尚書郎。文帝時，為黃門侍郎。每納忠言，輒手書懷本，自在禁省，歸書不封。帝嘉其淑慎，累遷東郡、趙郡、河東太守，所在化行，有遺風餘教。嘏為人淳粹凱弟，虛己若不足，恭敬如有畏。其脩身履義，皆沈默潛行，不顯其美，故時人少得稱之。著書三十八篇，凡四萬餘言。嘏卒後，故吏東郡程威、趙國劉固、河東上官崇等，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。詔下祕書，以貫群言。若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汝其庶幾舉一隅耳。及其用財先九族，其施舍務周急，其出入存故老，其論議貴無貶，其進仕尚忠節，其取人務實道，其處勢戒驕淫，其貧賤慎無戚，其進退念合宜，其行事加九思，如此而已。吾復何憂哉？

青龍四年，詔「欲得有才智文章，謀慮淵深，料遠若近，視昧而察，籌不虛運，策弗徒發，端一小心，清脩密靜，乹乹不解，志尚在公者，無限年齒，勿拘貴賤，卿校已上各舉一人」。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。正始中，轉在徐州，封武觀亭侯，遷征南將軍，假節都督荊、豫諸軍事。昶以為國有常衆，戰無常勝；地有常險，守無常勢。今屯宛，去襄陽三百餘里，諸軍散屯，船在宣池，有急不足相赴，乃表徙治新野，習水軍於二州，廣農墾殖，倉糓盈積。

嘉平初，太傅司馬宣王旣誅曹爽，乃奏愽問大臣得失。昶陳治略五事：其一，欲崇道篤學，抑絕浮華，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；其二，欲用考試，考試猶準繩也，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，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；其三，欲令居官者乆於其職，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；其四，欲約官實祿，勵以廉恥，不使與百姓爭利；其五，欲絕侈靡，務崇節儉，令衣服有章，上下有叙，儲糓畜帛，反民於樸。詔書襃讚。因使撰百官考課事，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，而考課之法不垂。周制冢宰之職，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，又無校比之制。由此言之，聖主明於任賢，略舉黜陟之體，以委達官之長，而總其統紀，故能否可得而知也。其大指如此。

二年，昶奏：「孫權流放良臣，適庶分爭，可乘釁而制吳、蜀；白帝、夷陵之間，黔、巫、秭歸、房陵皆在江北，民夷與新城郡接，可襲取也。」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、秭歸、房陵，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，昶詣江陵，兩岸引竹絙為橋，渡水擊之。賊奔南岸，鑿七道並來攻。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，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，追斬數百級。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，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，使賊望見以喜之，以所獲鎧馬甲首，馳環城以怒之，設伏兵以待之。績果追軍，與戰，克之。績遁走，斬其將鍾離茂、許旻，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，振旅而還。王基、州泰皆有功。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進封京陵侯。毌丘儉、文欽作亂，引兵拒儉、欽有功，封二子亭侯、關內侯，進位驃騎將軍。諸葛誕反，昶據夾石以逼江陵，持施績、全熈使不得東。誕旣誅，詔曰：「昔孫臏佐趙，直湊大梁。西兵驟進，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。」增邑千戶，并前四千七百戶，遷司空，持節、都督如故。甘露四年薨，謚曰穆侯。子渾嗣，咸熈中為越騎校尉。案晉書：渾自越騎入晉，累居方任，平吳有功，封一子江陵侯，位至司徒。渾子濟，字武子，有儁才令望，為河南尹、太僕。早卒，追贈驃騎將軍。渾弟深，兾州刺史。深弟湛，字處冲，汝南太守。湛子承，字安期，東海內史。承子述，字懷祖，尚書令、衞將軍。述子坦之，字文度，北中郎將，徐、兖二州刺史。昶諸子中，湛最有悳譽，而承亦自為名士，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，為時盛門云。自湛已下事，見晉陽秋也。

王基傳

王基字伯輿，東萊曲城人也。少孤，與叔父翁居。翁撫養甚篤，基亦以孝稱。年十七，郡召為吏，非其好也，遂去，入琅邪界游學。黃初中，察孝廉，除郎中。是時青土初定，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，後召為秘書郎，凌復請還。頃之，司徒王朗辟基，淩不遣。朗書劾州曰：「凡家臣之良，則升于公輔，公臣之良，則入于王職，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。今州取宿衞之臣，留秘閣之吏，所希聞也。」淩猶不遣。淩流稱青土，蓋亦由基恊和之輔也。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，未至，擢為中書侍郎。

明帝盛脩宮室，百姓勞瘁。基上疏曰：「臣聞古人以水喻民，曰『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』。故在民上者，不可以不戒懼。夫民逸則慮易，苦則思難，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，俾不至於生患。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，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，是以知其將敗。今事役勞苦，男女離曠，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，留意舟水之喻，息奔駟於未盡，節力役於未困。昔漢有天下，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，而賈誼憂之曰：『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，因謂之安也。』今寇賊未殄，猛將擁兵，檢之則無以應敵，乆之則難以遺後，當盛明之世，不務以除患，若子孫不競，社稷之憂也。使賈誼復起，必深切於曩時矣。」

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，改易鄭玄舊說，而基據持玄義，常與抗衡。遷安平太守，公事去官。大將軍曹爽請為從事中郎，出為安豐太守。郡接吳寇，為政清嚴有威惠，明設防備，敵不敢犯。加討寇將軍。吳嘗大發衆集建業，揚聲欲入攻揚州，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。基曰：「昔孫權再至合肥，一至江夏，其後全琮出廬江，朱然寇襄陽，皆無功而還。今陸遜等已死，而權年老，內無賢嗣，中無謀主。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，癕疽發潰；遣將則舊將已盡，新將未信。此不過欲補定支黨，還自保護耳。」後權竟不能出。時曹爽專柄，風化陵遲，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。以疾徵還，起家為河南尹，未拜，爽伏誅，基甞為爽官屬，隨例罷。

其年為尚書，出為荊州刺史，加揚烈將軍，隨征南王昶擊吳。基別襲步恊於夷陵，恊閉門自守。基示以攻形，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，收米三十餘萬斛，虜安北將軍譚正，納降數千口。於是移其降民，置夷陵縣。賜爵關內侯。基又表城上昶，徙江夏治之，以偪夏口，由是賊不敢輕越江。明制度，整軍農，兼脩學校，南方稱之。時朝廷議欲伐吳，詔基量進趣之宜。基對曰：「夫兵動而無功，則威名折於外，財用窮於內，故必全而後用也。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，則雖積兵江內，無必渡之勢矣。今江陵有沮、漳二水，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。安陸左右，陂池沃衍。若水陸並農，以實軍資，然後引兵詣江陵、夷陵，分據夏口，順沮、漳，資水浮糓而下。賊知官兵有經乆之勢，則拒天誅者意沮，而向王化者益固。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，精卒勁兵以討其外，則夏口以上必拔，而江外之郡不守。如此，吳、蜀之交絕，交絕而吳禽矣。不然，兵出之利，未可必矣。」於是遂止。

司馬景王新統政，基書戒之曰：「天下至廣，萬機至猥，誠不可不矜矜業業，坐而待旦也。夫志正則衆邪不生，心靜則衆事不躁，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，親用忠良則遠近恊服。故知和遠在身，定衆在心。許允、傅嘏、袁侃、崔贊皆一時正士，有直質而無流心，可與同政事者也。」景王納其言。

高貴鄉公即尊位，進封常樂亭侯。毌丘儉、文欽作亂，以基為行監軍、假節，統許昌軍，適與景王會於許昌。景王曰：「君籌儉等何如？」基曰：「淮南之逆，非吏民思亂也，儉等誑脅迫懼，畏目下之戮，是以尚群聚耳。若大兵臨偪，必土崩瓦解，儉、欽之首，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。」景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令基居軍前。議者咸以儉、欽慓悍，難與爭鋒。詔基停駐。基以為：「儉等舉軍足以深入，而乆不進者，是其詐偽已露，衆心疑沮也。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，而停軍高壘，有似畏懦，非用兵之勢也。若或虜略民人，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，更懷離心；儉等所迫脅者，自顧罪重，不敢復還，此為錯兵無用之地，而成姦宄之源。吳寇因之，則淮南非國家之有，譙、沛、汝、豫危而不安，此計之大失也。軍宜速進據南頓，南頓有大邸閣，計足軍人四十日糧。保堅城，因積穀，先人有奪人之心，此平賊之要也。」基屢請，乃聽進據3d8f水。旣至，復言曰：「兵聞拙速，未覩工遟之乆。方今外有彊寇，內有叛臣，若不時決，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。議者多欲將軍持重。將軍持重是也，停軍不進非也。持重非不行之謂也，進而不可犯耳。今據堅城，保壁壘，以積實資虜，縣運軍糧，甚非計也。」景王欲須諸軍集到，猶尚未許。基曰：「將在軍，君令有所不受。彼得則利，我得亦利，是謂爭城，南頓是也。」遂輙進據南頓，儉等從項亦爭欲往，發十餘里，聞基先到，復還保項。時兖州刺史鄧艾屯樂嘉，儉使文欽將兵襲艾。基知其勢分，進兵偪項，儉衆遂敗。欽等已平，遷鎮南將軍，都督豫州諸軍事，領豫州刺史，進封安樂鄉侯。上疏求分戶二百，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，以報叔父拊育之德。有詔特聽。

諸葛誕反，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，都督揚、豫諸軍事。時大軍在項，以賊兵精，詔基斂軍堅壘。基累啟求進討。會吳遣朱異來救誕，軍於安城。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，基謂諸將曰：「今圍壘轉固，兵馬向集，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，而更移兵守險，使得放縱，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。」遂守便宜上疏曰：「今與賊家對敵，當不動如山。若遷移依險，人心搖蕩，於勢大損。諸軍並據深溝高壘，衆心皆定，不可傾動，此御兵之要也。」書奏，報聽。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，分部圍守，各有所統。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，文王勑軍吏入鎮南部界，一不得有所遣。城中食盡，晝夜攻壘，基輙拒擊，破之。壽春旣拔，文王與基書曰：「初議者云云，求移者甚衆，時未臨履，亦謂宜然。將軍深筭利害，獨秉固志，上違詔命，下拒衆議，終至制敵禽賊，雖古人所述，不是過也。」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，招迎唐咨等子弟，因釁有蕩覆吳之勢。基諫曰：「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，竭江表之兵，以圍新城，城旣不拔，而衆死者太半。姜維因洮上之利，輕兵深入，糧餉不繼，軍覆上邽。夫大捷之後，上下輕敵，輕敵則慮難不深。今賊新敗於外，又內患未弭，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。且兵出踰年，人有歸志，今俘馘十萬，罪人斯得，自歷代征伐，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。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，自以所獲已多，不復追奔，懼挫威也。」文王乃止。以淮南初定，轉基為征東將軍，都督揚州諸軍事，進封東武侯。基上疏固讓，歸功參佐，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。

是歲，基母卒，詔祕其凶問，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，追贈豹北海太守。甘露四年，轉為征南將軍，都督荊州諸軍事。常道鄉公即尊位，增邑千戶，并前五千七百戶。前後封子二人亭侯、關內侯。

景元二年，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，基被詔，當因此震蕩江表。基疑其詐，馳驛陳狀。且曰：「嘉平以來，累有內難，當今之務，在於鎮安社稷，綏寧百姓，未宜動衆以求外利。」文王報書曰：「凡處事者，多曲相從順，鮮能確然共盡理實。誠感忠愛，每見規示，輙敬依來指。」後由等竟不降。司馬彪戰畧載基此事，詳於本傳。曰：「景元二年春三月，襄陽太守胡烈表上『吳賊鄧由、李光等，同謀十八屯，欲來歸化，遣將張吳、鄧生，并送質任。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』。大將軍司馬文王啟聞。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，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，荊州、義陽南屯宜城，承書夙發。若由等如期到者，便當因此震蕩江表。基疑賊詐降，誘致官兵，馳驛止文王，說由等可疑之狀。『且當清澄，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』。又曰：『夷陵東道，當由車御，至赤岸乃得渡坦，西道當出箭谿口，乃趣平土，皆山險狹，竹木叢蔚，卒有要害，弩馬不陳。今者筋角弩弱，水潦方降，廢盛農之務，徼難必之利，此事之危者也。昔子午之役，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，橋閣破壞，後糧腐敗，前軍縣乏。姜維深入，不待輜重，士衆飢餓，覆軍上邽。文欽、唐咨，舉吳重兵，昧利壽春，身歿不反。此皆近事之鑒戒也。嘉平以來，累有內難。當今之宜，當鎮安社稷，撫寧上下，力農務本，懷柔百姓，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。得之未足為多，失之傷損威重。』文王累得基書，意疑。尋勑諸軍已上道者，且權停住所在，須後節度。基又言於文王曰：『昔漢祖納酈生之說，欲封六國，寤張良之謀，而趣銷印。基謀慮淺短，誠不及留侯，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。』文王於是遂罷軍嚴，後由等果不降。」

是歲基薨，追贈司空，謚曰景侯。子徽嗣，早卒。咸熈中，開建五等，以基著勳前朝，改封基孫廙，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。晉室踐阼，下詔曰：「故司空王基旣著德立勳，又治身清素，不營產業，乆在重任，家無私積，可謂身沒行顯，足用勵俗者也。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。」

評曰：徐邈清尚弘通，胡質素業貞粹，王昶開濟識度，王基學行堅白，皆掌統方任，垂稱著績。可謂國之良臣，時之彥士矣。

## 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

王淩

王淩字彥雲，太原祁人也。叔父允，為漢司徒，誅董卓。卓將李傕、郭汜等為卓報仇，入長安，殺允，盡害其家。淩及兄晨，時年皆少，踰城得脫，亡命歸鄉里。淩舉孝廉，為發干長，魏略曰：淩為長，遇事，髠刑五歲，當道埽除。時太祖車過，問此何徒，左右以狀對。太祖曰；「此子師兄子也，所坐亦公耳。」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。稍遷至中山太守，所在有治，太祖辟為丞相掾屬。

文帝踐阼，拜散騎常侍，出為兖州刺史，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。臨江，夜大風，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。淩與諸將逆擊，捕斬首虜，獲舟船，有功，封宜城亭侯，加建武將軍，轉在青州。是時海濵乘喪亂之後，法度未整。淩布政施教，賞善罰惡，甚有綱紀，百姓稱之，不容於口。後從曹休征吳，與賊遇於夾石，休軍失利，淩力戰決圍，休得免難。仍徙為揚、豫州刺史，咸得軍民之歡心。始至豫州，旌先賢之後，求未顯之士，各有條教，意義甚美。初，淩與司馬朗、賈逵友善，及臨兖、豫，繼其名跡。正始初，為征東將軍，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。二年，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，淩率諸軍逆討，與賊爭塘，力戰連日，賊退走。進封南鄉侯，邑千三百五十戶，遷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

是時，淩a0401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，屯平阿。舅甥並典兵，專淮南之重。淩就遷為司空。司馬宣王旣誅曹爽，進淩為太尉，假節鉞。淩、愚密協計，謂齊王不任天位，楚王彪長而才，欲迎立彪都許昌。嘉平元年九月，愚遣將張式至白馬，與彪相問往來。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，語子廣。廣言：「廢立大事，勿為禍先。」漢晉春秋曰：淩、愚謀，以帝幼制於彊臣，不堪為主，楚王彪長而才，欲迎立之，以興曹氏。淩使人告廣，廣曰：「凡舉大事，應本人情。今曹爽以驕奢失民，何平叔虛而不治，丁、畢、桓、鄧雖並有宿望，皆專競於世。加變易朝典，政令數改，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，民習於舊，衆莫之從。故雖勢傾四海，聲震天下，同日斬戮，名士減半，而百姓安之，莫或之哀，失民故也。今懿情雖難量，事名有逆，而擢用賢能，廣樹勝己，脩先朝之政令，副衆心之所求。爽之所以為惡者，彼莫不必改，夙夜匪解，以恤民為先。父子兄弟並握兵要，未易亡也。」淩不從。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，皆前史所不載，而猶出習氏。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，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。其十一月，愚復遣式詣彪，未還，會愚病死。魏書曰：愚字公浩，本名浚，黃初中，為和戎護軍。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，小違節度，愚以法繩之。帝怒，械繫愚，免官治罪，詔曰「浚何愚」！遂以名之。正始中，為曹爽長史，後出為兖州刺史。魏畧曰：愚聞楚王彪有智勇。初東郡有譌言云：「白馬河出妖馬，夜過官牧邊鳴呼，衆馬皆應，明日見其迹，大如斛，行數里，還入河中。」又有謠言：「白馬素羈西南馳，其誰乘者朱虎騎。」楚王小字朱虎，故愚與王淩陰謀立楚王。乃先使人通意於王，言「使君謝王，天下事不可知，願王自愛」！彪亦陰知其意，荅言「謝使君，知厚意也。」二年，熒惑守南斗，淩謂：「斗中有星，當有暴貴者。」魏畧曰：淩聞東平民浩詳知星，呼問詳。詳疑淩有所挾，欲恱其意，不言吳當有死喪，而言淮南楚分也，今吳、楚同占，當有王者興。故淩計遂定。三年春，吳賊塞涂水。淩欲因此發，大嚴諸軍，表求討賊；詔報不聽。淩陰謀滋甚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，華、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。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，先下赦赦淩罪，又將尚書廣東，使為書喻淩，大軍掩至百尺逼淩。淩自知勢窮，乃乘船單出迎宣王，遣掾王彧謝罪，送印綬、節鉞。軍到丘頭，淩靣縛水次。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，見淩，慰勞之，還印綬、節鉞，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。淩至項，飲藥死。魏畧載淩與太傅書曰：「卒聞神軍密發，巳在百尺，雖知命窮盡，遲於相見，身首分離，不以為恨，前後遣使，有書未得還報，企踵西望，無物以譬。昨遣書之後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，旦發於浦口，奉被露布赦書，又得二十三日況，累紙誨示，聞命驚愕，五內失守，不知何地可以自處？僕乆忝朝恩，歷試無効，統御戎馬，董齊東夏，事有闕廢，中心犯義，罪在三百，妻子同縣，無所禱矣。不圖聖恩天覆地載，橫蒙視息，復覩日月。亡甥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，僕即時呵抑，使不得竟其語。旣人已知，神明所鑒，夫非事無陰，卒至發露，知此梟夷之罪也。生我者父母，活我者子也。」又重曰：「身陷刑罪，謬蒙赦宥。今遣掾送印綬，頃至，當如詔書自縛歸命。雖足下私之，官法有分。」及到，如書。太傅使人解其縛。淩旣蒙赦，加怙舊好，不復自疑，徑乘小船自趣太傅。太傅使人逆止之，住船淮中，相去十餘丈。淩知見外，乃遙謂太傅曰：「卿直以折簡召我，我當敢不至邪？而乃引軍來乎！」太傅曰：「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。」淩曰：「卿負我！」太傅曰：「我寧負卿，不負國家。」遂使人送來西。淩自知罪重，試索棺釘，以觀太傅意，太傅給之。淩行到項，夜呼掾屬與決曰：「行年八十，身名並滅邪！」遂自殺。干寶晉紀曰：淩到項，見賈逵祠在水側，淩呼曰：「賈梁道，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，唯尔有神，知之。」其年八月，太傅有疾，夢淩、逵為癘，甚惡之，遂薨。宣王遂至壽春。張式等皆自首，乃窮治其事。彪賜死，諸相連者悉夷三族。魏畧載：山陽單固，字恭夏，為人有器實。正始中，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，辟固，欲以為別駕。固不樂為州吏，辭以疾。愚禮意愈厚，固不欲應。固母夏侯氏謂固曰：「使君與汝父乆善，故命汝不止，汝亦故當仕進，自可往耳。」固不獲已，遂往，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。後愚與王淩通謀，康、固皆知其計。會愚病，康應司徒召詣洛陽，固亦以疾解祿。康在京師露其事，太傅乃東取王淩。到壽春，固見太傅，太傅問曰：「卿知其事為邪？」固對不知。太傅曰：「且置近事。問卿，令狐反乎？」固又曰無。而楊康白，事事與固連。遂收捕固及家屬，皆繫廷尉，考實數十，固故云無有。太傅錄楊康，與固對相詰。固辭窮，乃罵康曰：「老庸旣負使君，又滅我族，顧汝當活邪！」辭定，事上，須報廷尉，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。固見其母，不仰視，其母知其慙也，字謂之曰：「恭夏，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，我強故耳。汝為人吏，自當尔耳。此自門戶衰，我無恨也。汝本意與我語。」固終不仰，又不語，以至於死。初，楊康自以白其事，兾得封拜，後以辭頗參錯，亦并斬。臨刑，俱出獄，固又罵康曰：「老奴，汝死自分耳。若令死者有知，汝何靣目以行地下也。」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，齊崔杼、鄭歸生皆加追戮，陳尸斲棺，載在方策。淩、愚罪宜如舊典。乃發淩、愚冢，剖棺，暴尸於所近市三日，燒其印綬、朝服，親土埋之。干寶晉紀曰：兖州武吏東平馬隆，託為愚家客，以私財更殯葬，行服三年，種植松栢。一州之士媿之。進弘、華爵為鄉侯。廣有志尚學行，死時年四十餘。魏氏春秋曰：廣字公淵。弟飛梟、金虎，並才武過人。太傅嘗從容問蔣濟，濟曰：「淩文武俱贍，當今無雙。廣等志力，有美於父耳。」退而悔之，告所親曰：「吾此言，滅人門宗矣。」　魏末傳曰：淩少子字明山，最知名，善書，多技蓺，人得其書，皆以為法。走向太原，追軍及之，時有飛鳥集桑樹，隨枝低卬，舉弓射之即倒，追人乃止不復進。明山投親家食，親家告吏，乃就執之。

毌丘儉

毌丘儉字仲恭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父興，黃初中為武威太守，伐叛柔服，開通河右，名次金城太守蘇則。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，封高陽鄉侯。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旣表曰：「河右遐遠，喪亂彌乆，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，加民夷雜處，數有兵難。領太守毌丘興到官，內撫吏民，外懷羌、胡，卒使柔附，為官効用。黃華、張進初圖逆亂，扇動左右，興志氣忠烈，臨難不顧，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，言則涕泣。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，形毀髮亂，誓心致命。尋率精兵踧脅張掖，濟拔領太守杜通、西海太守張睦。張掖番和、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，興皆安恤，使盡力田。興每所歷，盡竭心力，誠國之良吏。殿下即位，留心萬機，苟有毫毛之善，必有賞錄，臣伏緣聖旨，指陳其事。」入為將作大匠。儉襲父爵，為平原侯文學。明帝即位，為尚書郎，遷羽林監。以東宮之舊，甚見親待。出為洛陽典農。時取農民以治宮室，儉上疏曰：「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，所急務者衣食。誠使二賊不滅，士民飢凍，雖崇美宮室，猶無益也。」遷荊州刺史。

青龍中，帝圖討遼東，以儉有幹策，徙為幽州刺史，加渡遼將軍，使持節，護烏丸校尉。率幽州諸軍至襄平，屯遼隧。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、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，昔隨袁尚奔遼東者，率衆五千餘人降。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，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、王，賜輿馬繒綵各有差。公孫淵逆與儉戰，不利，引還。明年，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，定遼東。儉以功進封安邑侯，食邑三千九百戶。

正始中，儉以高句驪數侵叛，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，從諸道討之。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，進軍沸流水上，大戰梁口，梁音渴。宮軍破走。儉遂束馬縣車，以登丸都，屠句驪所都，斬獲首虜以千數。句驪沛者名得來，數諫宮，臣松之案東夷傳：沛者，句驪國之官名。宮不從其言。得來歎曰：「立見此地將生蓬蒿。」遂不食而死，舉國賢之。儉令諸軍不壞其墓，不伐其樹，得其妻子，皆放遣之。宮單將妻子逃竄。儉引軍還。六年，復征之，宮遂奔買溝。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，世語曰：頎字孔碩，東萊人，晉永嘉中大賊王弥，頎之孫。過沃沮千有餘里，至肅慎氏南界，刻石紀功，刊丸都之山，銘不耐之城。諸所誅納八千餘口，論功受賞，侯者百餘人。穿山溉灌，民賴其利。

遷左將軍，假節監豫州諸軍事，領豫州刺史，轉為鎮南將軍。諸葛誕戰於東關，不利，乃令誕、儉對換。誕為鎮南，都督豫州。儉為鎮東，都督楊州。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，儉與文欽禦之，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，恪退還。

初，儉與夏侯玄、李豊等厚善。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，曹爽之邑人也，驍果麄猛，數有戰功，好增虜獲，以徼寵賞，多不見許，怨恨日甚。儉以計厚待欽，情好歡洽。欽亦感戴，投心無二。正元二年正月，有彗星數十丈，西北竟天，起於吴、楚之分。儉、欽喜，以為己祥。遂矯太后詔，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，移諸郡國，舉兵反。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，及吏民大小，皆入壽春城，為壇於城西，歃血稱兵為盟，分老弱守城，儉、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，西至項。儉堅守，欽在外為游兵。儉、欽等表曰：「故相國懿，匡輔魏室，歷事忠貞，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。懿勠力盡節，以寧華夏。又以齊王聦明，無有穢德，乃心勤盡忠以輔上，天下賴之。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，始分軍糧，克時同舉，未成而薨。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，故遂使師承統懿業，委以大事。而師以盛年在職，無疾託病，坐擁彊兵，無有臣禮，朝臣非之，義士譏之，天下所聞，其罪一也。懿造計取賊，多舂軍糧，克期有日。師為大臣，當除國難，又為人子，當卒父業。哀聲未絕而便罷息，為臣不忠，為子不孝，其罪二也。賊退過東關，坐自起衆，三征同進，喪衆敗績，歷年軍實，一旦而盡，致使賊來，天下騷動，死傷流離，其罪三也。賊舉國悉衆，號五十萬，來向壽春，圖詣洛陽，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，乃杜塞要險，不與爭鋒，還固新城。淮南將士，衝鋒履刃，晝夜相守，勤瘁百日，死者塗地，自魏有軍已來，為難苦甚，莫過於此。而師遂意自由，不論封賞，權勢自在，無所領錄，其罪四也。故中書令李豊等，以師無人臣節，欲議退之。師知而請豊，其夕拉殺，載尸埋棺。豊等為大臣，帝王腹心，擅加酷暴，死無罪名，師有無君之心，其罪五也。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，君臣之義定。奉事以來十有五載，始欲歸政，按行武庫，詔問禁兵不得妄出。師自知姦慝，人神所不祐，矯廢君主，加之以罪。孚，師之叔父，性甚仁孝，追送齊王，悲不自勝。群臣皆怒而師懷忍，不顧大義，其罪六也。又故光祿大夫張緝，無罪而誅，夷其妻子，并及母后，逼恐至尊，彊催督遣，臨時哀愕，莫不傷痛；而師稱慶，反以歡喜，其罪七也。陛下踐阼，聦明神武，事經聖心，欲崇省約，天下聞之，莫不歡慶；而師不自改悔，脩復臣禮，而方徵兵募士，毀壞宮內，列侯自衞。陛下即阼，初不朝覲。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，復拒不通，不奉法度，其罪八也。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，以厨錢給賜，而師舉奏加辟，雖云流徙，道路餓殺，天下聞之，莫不哀傷，其罪九也。三方之守，一朝闕廢，多選精兵，以自營衞，五營領兵，闕而不補，多載器杖，充聚本營，天下所聞，人懷憤怨，譌言盈路，以疑海內，其罪十也。多休守兵，以占高第，以空虛四表，欲擅彊勢，以逞姦心，募取屯田，加其復賞，阻兵安忍，壞亂舊法。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，欲悉誅之，一旦舉事廢主。天不長惡，使目腫不成，其罪十一也。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，獲成大功，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，開國承家，猶堯舜相傳也。臣與安豐護軍鄭翼、廬江護軍呂宣、太守張休、淮南太守丁尊、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，各以累世受恩，千載風塵，思尽軀命，以完全社稷安主為効。斯義苟立，雖焚妻子，吞炭漆身，死而不恨也。按師之罪，宜加大辟，以彰姦慝。春秋之義，一世為善，十世宥之。懿有大功，海內所書，依古典議，廢師以侯就第。弟昭，忠肅寬明，樂善好士，有高世君子之度，忠誠為國，不與師同。臣等碎首所保，可以代師輔導聖躬。太尉孚，忠孝小心，所宜親寵，授以保傅。護軍散騎常侍望，忠公親事，當官稱能，奉迎乘輿，有宿衞之舊，可為中領軍。春秋之義，大義滅親，故周公誅弟，石碏戮子，季友鴆兄，上為國計，下全宗族。殛鯀用禹，聖人明典，古今所稱。乞陛下下臣等所奏，朝堂博議。臣言當道，使師遜位避賢者，罷兵去備，如三皇舊法，則天下協同。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，臣等率將所領，晝夜兼行，惟命是授。臣等今日所奏，惟欲使大魏永存，使陛下得行君意，遠絕亡之禍，百姓安全，六合一躰，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。臣恐兵起，天下擾亂，臣輙上事，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，各安慰所部吏民，不得妄動，謹具以狀聞。惟陛下愛養精神，明慮危害，以寧海內。師專權用勢，賞罰自由，聞臣等舉衆，必下詔禁絕關津，使驛書不通，擅復徵調，有所收捕。此乃師詔，非陛下詔書，在所皆不得復承用。臣等道遠，懼文書不得皆通，輙臨時賞罰，以便宜從事，須定集上也。」

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，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，征東將軍胡遵督青、徐諸軍出於譙、宋之間，絕其歸路。大將軍屯汝陽，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。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。儉、欽進不得鬬，退恐壽春見襲，不得歸，計窮不知所為。淮南將士，家皆在北，衆心沮散，降者相屬，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。大將軍遣兖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，示弱以誘之，大將軍尋自洙至。欽不知，果夜來欲襲艾等，會明，見大軍兵馬盛，乃引還。魏氏春秋曰：欽中子俶，小名鴦。年尚幼，勇力絕人，謂欽曰：「及其未定，擊之可破也。」於是分為二隊，夜夾攻軍。俶率壯士先至，大呼大將軍，軍中震擾。欽後期不應。會明，俶退，欽亦引還。　魏末傳曰：殿中人姓尹，字大目，小為曹氏家奴，常侍在帝側，大將軍將俱行。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，啟云：「文欽本是明公腹心，但為人所誤耳，又天子鄉里。大目昔為文欽所信，乞得追解語之，令還與公復好。」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，乘大馬，被鎧冑，追文欽，遙相與語。大目心實欲曹氏安，謬言：「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！」欲使欽解其旨。欽殊不悟，乃更厲聲罵大目：「汝先帝家人，不念報恩，而反與司馬師作逆；不顧上天，天不祐汝！」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，大目涕泣曰：「世事敗矣，善自努力也。」大將軍縱驍騎追擊，大破之，欽遁走。是日，儉聞欽戰敗，恐懼夜走，衆潰。北至鎮縣，左右人兵稍棄儉去，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。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，傳首京都。屬封侯。秀、重走入吴。將士諸為儉、欽所迫脅者，悉歸降。欽與郭淮書曰：「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俱受顧命，登牀把臂，託付天下，此遠近所知。後以勢利，乃絕其祀，及其親黨，皆一時之俊，可為痛心，柰何柰何！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，義貫金石，當此之時，想益毒痛，有不可堪也。王太尉嫌其專朝，潛欲舉兵，事竟不捷，復受誅夷，害及楚王，想甚追恨。太傅旣亡，然其子師繼承父業，肆其虐暴，日月滋甚，放主殺后，殘戮忠良，包藏禍心，遂至篡弒。此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？欽以名義大故，事君有節，忿憤內發，忘寢與食，無所吝顧也。會毌丘子邦自與父書，騰說公侯，盡事主之義，欲奮白髮，同符太公，惟須東問，影響相應，聞問之日，能不慷慨！是以不顧妻孥之痛，即與毌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，西趨京師，欲扶持王室，埽除姦逆，企踵西望，不得聲問，魯望高子，不足喻急。夫當仁不讓，況救君之難，度道遠艱，故不果期要耳。然同舟共濟，安危勢同，禍痛已連，非言飾所解，自公侯所明也。共事曹氏，積信魏朝，行道之人，皆所知見。然在朝之士，冒利偷生，烈士所恥，公侯所賤，賈豎所不忍為也，況當塗之士邪？軍屯住項，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，就於樂嘉城討師，師之徒衆尋時崩潰，其所斬截，不復訾原，但當長驅徑至京師，而流言先至，毌丘不復詳之，更謂小人為誤，諸軍便尔瓦解。毌丘還走，追尋釋解，無所及。小人還項，復遇王基等十二軍，追尋毌丘，進兵討之，即時克破，所向全勝，要那後無繼何？孤軍梁昌，進退失所，還據壽春，壽春復走，狼狽躓閡，無復他計，惟當歸命大吳，借兵乞食，繼踵伍員耳。不若僕隷，如何快心，復君之讎，永使曹氏少享血食，此亦大國之所祐念也。想公侯不使程嬰、杵臼擅名於前代，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？今大吳敦崇大義，深見愍悼。然僕於國大分連接，遠同一勢，曰欲俱舉，瓜分中國，不願偏取以為己有。公侯必欲共忍帥胷懷，宜廣大勢，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。今者之計，宜屈己伸人，託命歸漢，東西俱舉尔，乃可克定師黨耳。深思鄙言，若愚計可從，宜使漢軍克制期要，使六合校考，與周、召同封，以託付兒孫。此亦非小事也，大丈夫寧處其落落，是以遠逞忠心，時望嘉應。」時郭淮已卒，欽未知，故有此書。世語曰：毌丘儉之誅，黨與七百餘人，傳侍御史杜友治獄，惟舉首事十人，餘皆奏散。友字季子，東郡人，仕晉兾州刺史、河南尹。子默，字世玄，歷吏部郎，衞尉。

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，先時知儉謀將發，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。別攻下之，夷儉三族。世語曰：甸字子邦，有名京邑。齊王之廢也，甸謂儉曰：「大人居方獄重任，國傾覆而晏然自守，將受四海之責。」儉然之。大將軍惡其為人也。及儉起兵，問屈𩑺所在，云不來無能為也。儉初起兵，遣子宗四人入吳。太康中，吳平，宗兄弟皆還中國。宗字子仁，有儉風，至零陵太守。宗子奧，巴東監軍、益州刺史。　習鑿齒曰：毌丘儉感明帝之顧命，故為此役。君子謂毌丘儉事雖不成，可謂忠臣矣。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，成之與敗者時也，我苟無時，成何可必乎？忘我而不自必，乃所以為忠也。古人有言：「死者復生，生者不愧。」若毌丘儉可謂能不愧也。

欽亡入吴，吴以欽為都護、假節、鎮北大將軍、幽州牧、譙侯。欽降吳表曰：「稟命不幸，常隷魏國，兩絕於天。雖側伏偶都，自知無路。司馬師滔天作逆，廢害二主，辛、癸、高、莽，惡不足喻。欽累世受魏恩，烏鳥之情，竊懷憤踊，在三之義，期於弊仆。前與毌丘儉、郭淮等俱舉義兵，當共討師，埽除凶孽，誠臣慺慺愚管所執。智慮淺薄，微節不騁，進無所依，悲痛切心。退惟不能扶翼本朝，抱愧俛仰，靡所自厝。冒緣古義，固有所歸，庶假天威，得展萬一，僵仆之日，亦所不恨。輙相率將，歸命聖化，慙偷苟生，非辭所陳。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、前將軍、山桑侯印綬。臨表惶惑，伏須罪誅。」魏書曰：欽字仲若，譙郡人。父稷，建安中為騎將，有勇力。欽少以名將子，材武見稱。魏諷反，欽坐與諷辭語相連，及下獄，掠笞數百，當死，太祖以稷故赦之。太和中，為五營校督，出為牙門將。欽性剛暴無禮，所在倨傲陵上，不奉官法，輙見奏遣，明帝抑之。後復為淮南牙門將，轉為廬江太守、鷹揚將軍。王淩奏欽貪殘，不宜撫邊，求免官治罪，由是徵欽還。曹爽以欽鄉里，厚養待之，不治欽事。復遣還廬江，加冠軍將軍，貴寵踰前。欽以故益驕，好自矜伐，以壯勇高人，頗得虛名於三軍。曹爽誅後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，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。自曹爽之誅，欽常內懼，與諸葛誕相惡，無所與謀。會誕去兵，毌丘儉往，乃陰共結謀。戰敗走，晝夜間行，追者不及，遂得入吳，孫峻厚待之。欽雖在他國，不能屈節下人，自呂據、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，惟峻常左右之。

諸葛誕

諸葛誕字公休，琅邪陽都人，諸葛豐後也。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，魏氏春秋曰：誕為郎，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，遭風覆沒，誕亦俱溺。虎賁浮河救誕，誕曰：「先救杜侯。」誕飄于岸，絕而後蘇。入為吏部郎。人有所屬託，輙顯其言而承用之，後有當否，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襃貶，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。累遷御史中丞尚書，與夏侯玄、鄧颺等相善，收名朝廷，京都翕然。言事者以誕、颺等脩浮華，合虛譽，漸不可長。明帝惡之，免誕官。世語曰：是時，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、尚書諸葛誕、鄧颺之徒，共相題表，以玄、疇四人為四聡，誕、備八人為八達，中書監劉放子熈、孫資子密、吏部尚書衞臻子烈三人，咸不及比，以父居勢位，容之為三豫，凡十五人。帝以構長浮華，皆免官廢錮。會帝崩，正始初，玄等並在職。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，出為揚州刺史，加昭武將軍。

王淩之陰謀也，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，以誕為鎮東將軍、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，封山陽亭侯。諸葛恪興東關，遣誕督諸軍討之，與戰，不利。還，徙為鎮南將軍。

後毌丘儉、文欽反，遣使詣誕，招呼豫州士民。誕斬其使，露布天下，令知儉、欽凶逆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，使誕督豫州諸軍，渡安風津向壽春。儉、欽之破也，誕先至壽春。壽春中十餘萬口，聞儉、欽敗，恐誅，悉破城門出，流迸山澤，或散走入吴。以誕乆在淮南，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都督揚州。吴大將孫峻、呂據、留贊等聞淮南亂，會文欽往，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；時誕諸軍已至，城不可攻，乃走。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，斬贊，傳首，收其印節。進封高平侯，邑三千五百戶，轉為征東大將軍。

誕旣與玄、颺等至親，又王淩、毌丘儉累見夷滅，懼不自安，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，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。魏書曰：誕賞賜過度。有犯死罪者，虧制以活之。甘露元年冬，吴賊欲向徐堨，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，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，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，內欲保有淮南。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，以誕舊臣，欲入度之。二年五月，徵為司空。誕被詔書，愈恐，遂反。召會諸將，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，殺之。世語曰：司馬文王旣秉朝政，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，於是遣充至壽春。充還啟文王：「誕再在揚州，有威名，民望所歸。今徵，必不來，禍小事淺；不徵，事遲禍大。」乃以為司空。書至，誕曰：「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，今便為司空！不遣使者，健步齎書，使以兵付樂綝，此必綝所為。」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，揚州人欲閉門，誕叱曰：「卿非我故吏邪！」徑入，綝逃上樓，就斬之。　魏末傳曰：賈充與誕相見，談說時事，因謂誕曰：「洛中諸賢，皆願禪代，君所知也。君以為云何？」誕厲色曰：「卿非賈豫州子？世受魏恩，如何負國，欲以魏室輸人乎？非吾所忍聞。若洛中有難，吾當死之。」充默然。誕旣被徵，請諸牙門置酒飲宴，呼牙門從兵，皆賜酒令醉，謂衆人曰：「前作千人鎧仗始成，欲以擊賊，今當還洛，不復得用，欲蹔出，將見人游戲，須臾還耳；諸君且止。」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。樂綝聞之，閉州門。誕歷南門宣言曰：「當還洛邑，暫出游戲，揚州何為閉門見備？」前至東門，東門復閉，乃使兵緣城攻門，州人悉走，因風放火，焚其府庫，遂殺綝。誕表曰：「臣受國重任，統兵在東。揚州刺史樂綝專詐，說臣與吳交通，又言被詔當代臣位，無狀日乆。臣奉國命，以死自立，終無異端。忿綝不忠，輙將步騎七百人，以今月六日討綝，即日斬首，函頭驛馬傳送。若聖朝明臣，臣即魏臣；不明臣，臣即吳臣。不勝發憤有日，謹拜表陳愚，悲感泣血，哽咽斷絕，不知所如，乞朝廷察臣至誠。」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，率皆鄙陋。疑誕表言曲，不至於此也。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，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，聚穀足一年食，閉城自守。遣長史吴綱將小子靚至吴請救。世語曰：黃初末，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，以其塼於臨湘為孫堅立廟。芮容貌如生，衣服不朽。後豫發者見吳綱曰：「君何類長沙王吳芮，但微短耳。」綱瞿然曰；「是先祖也，君何由見之？」見者言所由，綱曰：「更葬否？」荅曰：「即更葬矣。」自芮之卒年至冢發，四百餘年，綱，芮之十六世孫矣。吴人大喜，遣將全懌、全端、唐咨、王祚等，率三萬衆，密與文欽俱來應誕。以誕為左都護、假節、大司徒、驃騎將軍、青州牧、壽春侯。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，督諸軍圍壽春，未合。咨、欽等從城東北，因山乘險，得將其衆突入城。

六月，車駕東征，至項。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，臨淮討之。大將軍屯丘頭。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靣合圍，表裏再重，壍壘甚峻。又使監軍石苞、兖州刺史州泰等，簡銳卒為游軍，備外寇。欽等數出犯圍，逆擊走之。吴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，渡黎漿水，泰等逆與戰，每摧其鋒。孫綝以異戰不進，怒而殺之。城中食轉少，外救不至，衆無所恃。將軍蔣班、焦彝，皆誕爪牙計事者也，棄誕，踰城自歸大將軍。漢晉春秋曰：蔣班、焦彝言於諸葛誕曰：「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，孫綝殺異而歸江東，外以發兵為名，而內實坐須成敗，其歸可見矣。今宜及衆心尚固，士卒思用，并力決死，攻其一靣，雖不能盡克，猶可有全者。」文欽曰：「江東乘戰勝之威乆矣，未有難北方者也。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，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，父兄子弟盡在江表，就孫綝不欲，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？且中國無歲無事，軍民並疾，今守我一年，勢力已困，異圖生心，變故將起，以往準今，可計日而望也。」班、彝固勸之，欽怒，而誕欲殺班。二人懼，且知誕之必敗也，十一月，乃相攜而降。大將軍乃使反間，以奇變說全懌等，懌等率衆數千人開門來出。城中震懼，不知所為。

三年正月，誕、欽、咨等大為攻具，晝夜五六日攻南圍，欲決圍而出。漢晉春秋曰：文欽曰：「蔣班、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，全端、全懌又率衆逆降，此敵無備之時也，可以戰矣。」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，遂共悉衆出攻。圍上諸軍，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，弩矢及石雨下，死傷者蔽地，血流盈壍。復還入城，城內食轉竭，降出者數萬口。欽欲盡出北方人，省食，與吴人堅守，誕不聽，由是爭恨。欽素與誕有隙，徒以計合，事急愈相疑。欽見誕計事，誕遂殺欽。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，聞欽死，勒兵馳赴之，衆不為用。鴦、虎單走，踰城出，自歸大將軍。軍吏請誅之，大將軍令曰：「欽之罪不容誅，其子固應當戮，然鴦、虎以窮歸命，且城未拔，殺之是堅其心也。」乃赦鴦、虎，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，呼語城內云：「文欽之子猶不見殺，其餘何懼？」表鴦、虎為將軍，各賜爵關內侯。城內喜且擾，又日飢困，誕、咨等智力窮。大將軍乃自臨圍，四靣進兵，同時鼓譟登城，城內無敢動者。誕窘急，單乘馬，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。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，斬誕，傳首，夷三族。誕麾下數百人，坐不降見斬，皆曰：「為諸葛公死，不恨。」其得人心如此。干寶晉紀曰：數百人拱手為列，每斬一人，輙降之，竟不變，至盡，時人比之田橫。吳將于詮曰：「大丈夫受命其主，以兵救人，旣不能克，又束手於敵，吾弗取也。」乃免冑冒陣而死。唐咨、王祚及諸裨將皆靣縛降，吴兵萬衆，器仗軍實山積。

初圍壽春，議者多欲急攻之，大將軍以為：「城固而衆多，攻之必力屈，若有外寇，表裏受敵，此危道也。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，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，吾當以全策縻之，可坐而制也。」誕以二年五月反，三年二月破滅。六軍按甲，深溝高壘，而誕自困，竟不煩攻而克。干寶晉紀曰：初，壽春每歲雨潦，淮水溢，常淹城邑。故文王之築圍也，誕笑之曰：「是固不攻而自敗也。」及大軍之攻，亢旱踰年。城旣陷，是日大雨，圍壘皆毀。誕子靚，字仲思，吳平還晉。靚子恢，字道明，位至尚書令，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。及破壽春，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，吴兵室家在江南，不可縱，宜悉坑之。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，全國為上，戮其元惡而已。吴兵就得亡還，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。一無所殺，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。

唐咨本利城人。黃初中，利城郡反，殺太守徐箕，推咨為主。文帝遣諸軍討破之，咨走入海，遂亡至吴，官至左將軍，封侯、持節。誕、欽屠戮，咨亦生禽，三叛皆獲，天下快焉。傅子曰：宋建椎牛禱賽，終自焚滅。文欽日祠祭事天，斬於人手。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，淫祀求福，伏尸淮南，舉族誅夷。此天下所共見，足為明鑒也。拜咨安遠將軍，其餘裨將咸假號位，吴衆恱服。江東感之，皆不誅其家。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，惟誅其首逆，餘皆赦之。聽鴦、虎收斂欽喪，給其車牛，致葬舊墓。習鑿齒曰：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。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，可謂能以德攻矣。夫建業者異矣，各有所尚，而不能兼并也。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，存義之國喪於懦退，今一征而禽三叛，大虜吳衆，席卷淮浦，俘馘十萬，可謂壯矣。而未及安坐，喪王基之功，種惠吳人，結異類之情，寵鴦葬欽，忘疇昔之隙，不咎誕衆，使揚士懷愧，功高而人樂其成，業廣而敵懷其德，武昭旣敷，文筭又洽，推此道也，天下其孰能當之哉？喪王基，語在基傳。鴦一名俶。晉諸公贊曰，俶後為將軍，破涼州虜，名聞天下。太康中為東夷校尉、假節。當之職，入辭武帝，帝見而惡之，託以他事免俶官。東安公繇，諸葛誕外孫，欲殺俶，因誅楊駿，誣俶謀逆，遂夷三族。

鄧艾傳

鄧艾字士載，義陽棘陽人也。少孤，太祖破荊州，徙汝南，為農民養犢。年十二，隨母至潁川，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，言「文為世範，行為士則」，艾遂自名範，字士則。後宗族有與同者，故改焉。為都尉學士，以口吃，不得作幹佐。為稻田守叢草吏。同郡吏父怜其家貧，資給甚厚，艾初不稱謝。每見高山大澤，輙規度指畫軍營處所，時人多笑焉。後將典農綱紀，上計吏，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。宣王奇之，辟之為掾，世語曰：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，與石苞皆年十二三。謁者陽翟郭玄信，武帝監軍郭誕元弈之子。建安中，少府吉本起兵許都，玄信坐被刑在家，從典農司馬求入御，以艾、苞與御，行十餘里，與語，恱之，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。艾後為典農功曹，奉使詣宣王，由此見知，遂被拔擢。遷尚書郎。

時欲廣田畜糓，為滅賊資，使艾行陳、項已東至壽春。艾以為「田良水少，不足以盡地利，宜開河渠，可以引水澆溉，大積軍糧，又通運漕之道。」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。又以為「昔破黃巾，因為屯田，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。今三隅已定，事在淮南，每大軍征舉，運兵過半，功費巨億，以為大役。陳、蔡之間，土下田良，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，并水東下。令淮北屯二萬人，淮南三萬人，十二分休，常有四萬人，且田且守。水豐常收三倍於西，計除衆費，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。六七年間，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，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。以此乘吳，無往而不克矣。」宣王善之，事皆施行。正始二年，乃開廣漕渠，每東南有事，大軍興衆，汎舟而下，達于江、淮，資食有儲而無水害，艾所建也。

出參征西軍事，遷南安太守。嘉平元年，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。維退，淮因西擊羌。艾曰：「賊去未遠，或能復還，宜分諸軍以備不虞。」於是留艾屯白水北。三日，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。艾謂諸將曰：「維今卒還，吾軍人少，法當來渡而不作橋。此維使化持吾，令不得還。維必自東襲取洮城。」洮城在水北，去艾屯六十里。艾即夜潛軍徑到，維果來渡，而艾先至據城，得以不敗。賜爵關內侯，加討寇將軍，後遷城陽太守。

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，艾上言曰：「戎狄獸心，不以義親，彊則侵暴，弱則內附，故周宣有玁狁之寇，漢祖有平城之困。每匈奴一盛，為前代重患。自單于在外，莫能牽制長卑。誘而致之，使來入侍。由是羌夷失統，合散無主。以單于在內，萬里順軌。今單于之尊日疏，外土之威寖重，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。聞劉豹部有叛胡，可因叛割為二國，以分其勢。去卑功顯前朝，而子不繼業，宜加其子顯號，使居鴈門。離國弱寇，追錄舊勳，此御邊長計也。」又陳：「羌胡與民同處者，宜以漸出之，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，塞姦宄之路。」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，多納用焉。遷汝南太守，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，乆已死，遣吏祭之，重遺其母，舉其子與計吏。艾所在，荒野開闢，軍民並豐。

諸葛恪圍合肥新城，不克，退歸。艾言景王曰：「孫權已沒，大臣未附，吳名宗大族，皆有部曲，阻兵仗勢，足以建命。恪新秉國政，而內無其主，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，競於外事，虐用其民，悉國之衆，頓於堅城，死者萬數，載禍而歸，此恪獲罪之日也。昔子胥、吳起、商鞅、樂毅皆見任時君，主沒而敗。况恪才非四賢，而不慮大患，其亡可待也。」恪歸，果見誅。遷兖州刺史，加振威將軍。上言曰：「國之所急，惟農與戰，國富則兵彊，兵彊則戰勝。然農者，勝之本也。孔子曰『足食足兵』，食在兵前也。上無設爵之勸，則下無財畜之功。今使考績之賞，在於積粟富民，則交游之路絕，浮華之原塞矣。」

高貴鄉公即尊位，進封方城亭侯。毌丘儉作亂，遣健步齎書，欲疑惑大衆，艾斬之，兼道進軍，先趣樂嘉城，作浮橋。司馬景王至，遂據之。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，艾追之至丘頭。欽奔吳。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，將渡江，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，艾以與賊勢相遠，非要害之地，輒移屯附亭，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，遂走之。其年徵拜長水校尉。以破欽等功，進封方城鄉侯，行安西將軍。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，姜維退駐鍾提，乃以艾為安西將軍，假節、領護東羌校尉。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，未能更出。艾曰：「洮西之敗，非小失也；破軍殺將，倉廩空虛，百姓流離，幾於危亡。今以策言之，彼有乘勝之勢，我有虛弱之實，一也。彼上下相習，五兵犀利，我將易兵新，器杖未復，二也。彼以船行，吾以陸軍，勞逸不同，三也。狄道、隴西、南安、祁山，各當有守，彼專為一，我分為四，四也。從南安、隴西，因食羌穀，若趣祁山，熟麥千頃，為之縣餌，五也。賊有黠數，其來必矣。」頃之，維果向祁山，聞艾已有備，乃回從董亭趣南安，艾據武城山以相持。維與艾爭險，不克，其夜，渡渭東行，緣山趣上邽，艾與戰於段谷，大破之。

甘露元年詔曰：「逆賊姜維連年狡黠，民夷騷動，西土不寧。艾籌畫有方，忠勇奮發，斬將十數，馘首千計；國威震於巴、蜀，武聲揚於江、岷。今以艾為鎮西將軍、都督隴右諸軍事，進封鄧侯。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。」二年，拒姜維於長城，維退還。遷征西將軍，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。景元三年，又破維於侯和，維却保沓中。四年秋，詔諸軍征蜀，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，使艾與維相綴連；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，令不得歸。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，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，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。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，引退還。欣等追躡於彊川口，大戰，維敗走。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，從孔函谷入北道，欲出雍州後。諸葛緒聞之，却還三十里。維入北道三十餘里，聞緒軍却，尋還，從橋頭過，緒趣截維，較一日不及。維遂東引，還守劒閣。鍾會攻維未能克。艾上言：「今賊摧折，宜遂乘之，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，出劒閣西百里，去成都三百餘里，奇兵衝其腹心。劒閣之守必還赴涪，則會方軌而進；劒閣之軍不還，則應涪之兵寡矣。軍志有之曰：『攻其不備，出其不意。』今掩其空虛，破之必矣。」

冬十月，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，鑿山通道，造作橋閣。山高谷深，至為艱險，又糧運將匱，頻於危殆。艾以氊自裹，推轉而下。將士皆攀木緣崖，魚貫而進。先登至江由，蜀守將馬邈降。蜀衞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，列陳待艾。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，司馬師纂等出其左。忠、纂戰不利，並退還，曰：「賊未可擊。」艾怒曰：「存亡之分，在此一舉，何不可之有？」乃叱忠、纂等，將斬之。忠、纂馳還更戰，大破之，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，進軍到雒。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，為箋詣艾請降。

艾至成都，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靣縛輿櫬詣軍門，艾執節解縛焚櫬，受而宥之。檢御將士，無所虜畧，綏納降附，使復舊業，蜀人稱焉。輙依鄧禹故事，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，太子奉車、諸王駙馬都尉。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，或領艾官屬。以師纂領益州刺史，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。使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，用彰戰功。士卒死事者，皆與蜀兵同共埋藏。艾深自矜伐，謂蜀士大夫曰：「諸君賴遭某，故得有今日耳。若遇吳漢之徒，已殄滅矣。」又曰：「姜維自一時雄兒也，與某相值，故窮耳。」有識者笑之。

十二月，詔曰：「艾曜威奮武，深入虜庭，斬將搴旗，梟其鯨鯢，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，歷世逋誅，一朝而平。兵不踰時，戰不終日，雲徹席卷，蕩定巴蜀。雖白起破彊楚，韓信克勁趙，吳漢禽子陽，亞夫滅七國，計功論美，不足比勳也。其以艾為太尉，增邑二萬戶，封子二人亭侯，各食邑千戶。」袁子曰：諸葛亮，重人也，而驟用蜀兵，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乆存也。今國家一舉而滅蜀，自征伐之功，未有如此之速者也。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，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劒閣而不得進，三軍之士已飢，艾雖戰勝克將，使劉禪數日不降，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。故功業如此之難也。國家前有壽春之役，後有滅蜀之勞，百姓貧而倉稟虛，故小國之慮，在於時立功以自存，大國之慮，在於旣勝而力竭，成功之後，戒懼之時也。艾言司馬文王曰：「兵有先聲而後實者，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吴，吴人震恐，席卷之時也。然大舉之後，將士疲勞，不可便用，且徐緩之；留隴右兵二萬人，蜀兵二萬人，煑鹽興冶，為軍農要用，並作舟船，豫順流之事，然後發使告以利害，吴必歸化，可不征而定也。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，安士民以來遠人，若便送禪於京都，吴以為流徙，則於向化之心不勸。宜權停留，須來年秋冬，比爾吴亦足平。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，錫其資財，供其左右。郡有董卓塢，為之宮舍。爵其子為公侯，食郡內縣，以顯歸命之寵。開廣陵、城陽以待吴人，則畏威懷德，望風而從矣。」文王使監軍衞瓘喻艾：「事當須報，不宜輙行。」艾重言曰：「銜命征行，奉指授之策，元惡旣服；至於承制拜假，以安初附，謂合權宜。今蜀舉衆歸命，地盡南海，東接吳會，宜早鎮定。若待國命，往復道途，延引日月。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國家，專之可也。今吴未賔；勢與蜀連，不可拘常以失事機。兵法，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艾雖無古人之節，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。」鍾會、胡烈、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，變釁以結。詔書檻車徵艾。魏氏春秋曰：艾仰天歎曰：「艾忠臣也，一至此乎！白起之酷，復見於今日矣。」

艾父子旣囚，鍾會至成都，先送艾，然後作亂。會已死，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，迎還。瓘遣田續等討艾，遇於緜竹西，斬之。子忠與艾俱死，餘子在洛陽者悉誅，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。漢晉春秋曰：初艾之下江由也，以續不進，欲斬，旣而捨之。及瓘遣續，謂曰：「可以報江由之辱矣。」杜預言於衆曰：「伯玉其不免乎！身為名士，位望已高，旣無德音，又不御下以正，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將何以堪其責乎？」瓘聞之，不俟駕而謝。　世語曰：師纂亦與艾俱死。纂性急少恩，死之日體無完皮。

初，艾當伐蜀，夢坐山上而有流水，以問殄虜護軍爰邵。邵曰：「按易卦，山上有水曰蹇。蹇繇曰：『蹇利西南，不利東北。』孔子曰：『蹇利西南，往有功也；不利東北，其道窮也。』往必克蜀，殆不還乎！」艾憮然不樂。荀綽兾州記曰：邵起自幹吏，位至衞尉。長子翰，河東太守。中子敞，大司農。少子倩，字君幼，寬厚有器局，勤於當世，歷位兾州刺史、太子右衞率。翰子俞，字世都，清貞貴素，辯於論議，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。少有能名，辟太尉府，稍歷顯位，至侍中中書令，遷為監。　臣松之按：蹇彖辭云「蹇利西南，往得中也」，不云「有功」；下云「利見大人，往有功也」。

泰始元年，晉室踐阼，詔曰：「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，而王竟不足以守位。征西將軍鄧艾，矜功失節，實應大辟。然被書之日，罷遣人衆，束手受罪，比於求生遂為惡者，誠復不同。今大赦得還，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，令祭祀不絕。」三年，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：「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，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，臣竊悼之。惜哉，言艾之反也！艾性剛急，輕犯雅俗，不能恊同朋類，故莫肯理之。臣敢言艾不反之狀。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，艾脩治備守，積糓彊兵。值歲凶旱，艾為區種，身被烏衣，手執耒耜，以率將士。上下相感，莫不盡力。艾持節守邊，所統萬數，而不難僕虜之勞，士民之役，非執節忠勤，孰能若此？故落門、段谷之戰，以少擊多，摧破彊賊。先帝知其可任，委艾廟勝，授以長策。艾受命忘身，束馬縣車，自投死地，勇氣陵雲，士衆乘勢，使劉禪君臣靣縛，叉手屈膝。艾功名以成，當書之竹帛，傳祚萬世。七十老公，反欲何求！艾誠恃養育之恩，心不自疑，矯命承制，權安社稷；雖違常科，有合古義，原心定罪，本在可論。鍾會忌艾威名，搆成其事。忠而受誅，信而見疑，頭縣馬巿，諸子并斬，見之者垂泣，聞之者歎息。陛下龍興，闡弘大度，釋諸嫌忌，受誅之家，不拘叙用。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，吳人傷子胥之寃酷，皆為立祠。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，亦猶是也。臣以為艾身首分離，捐棄草土，宜收尸喪，還其田宅。以平蜀之功，紹封其孫，使闔棺定謚，死無餘恨。赦寃魂於黃泉，收信義於後世，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，所為者寡而恱者衆矣。」九年，詔曰：「艾有功勳，受罪不逃刑，而子孫為民隷，朕常愍之。其以嫡孫朗為郎中。」

艾在西時，修治障塞，築起城塢。泰始中，羗虜大叛，頻殺刺史，涼州道斷。吏民安全者，皆保艾所築塢焉。世語曰：咸寧中，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，得見辭，武帝問震所由進，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，帝遂尋問艾，震具申艾之忠，言之流涕。先是以艾孫朗為丹水令，由此遷為定陵令。次孫千秋有時望，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。永嘉中，朗為新都太守，未之官，在襄陽失火，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，惟子韜子行得免。千秋先卒，二子亦燒死。

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，亦好立功業，善用兵，官至征虜將軍、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。景元二年薨，追贈衞將軍，謚曰壯侯。世語曰：初，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，司馬宣王鎮宛，潛數遣詣宣王，由此為宣王所知。及征孟達，泰又導軍，遂辟泰。泰頻喪考、妣、祖，九年居喪，宣王留缺待之，至三十六日，擢為新城太守。宣王為泰會，使尚書鍾繇調泰：「君釋褐登宰府，三十六日擁麾蓋，守兵馬郡；乞兒乘小車，一何駛乎？」泰曰：「誠有此。君，名公之子，少有文采，故守吏職；獼猴騎土牛，又何遲也！」衆賔咸恱。後歷兖、豫州刺史，所在有籌筭績效。

鍾會傳

鍾會字士季，潁川長社人，太傅繇小子也。少敏惠夙成。會為其母傳曰：「夫人張氏，字昌蒲，太原茲氏人，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。世長吏二千石。夫人少喪父母，充成侯家，脩身正行，非禮不動，為上下所稱述。貴妾孫氏，攝嫡專家，心害其賢，數讒毀无所不至。孫氏辨博有智巧，言足以飾非成過，然竟不能傷也。及姙娠，愈更嫉妬，乃置藥食中，夫人中食，覺而吐之，瞑眩者數日。或曰：『何不向公言之？』荅曰：『嫡庶相害，破家危國，古今以為鑒誡。假如公信我，衆誰能明其事？彼以心度我，謂我必言，固將先我；事由彼發，顧不快耶！』遂稱疾不見。孫氏果謂成侯曰：『妾欲其得男，故飲以得男之藥，反謂毒之！』成侯曰：『得男藥佳事，闇於食中與人，非人情也。』遂訊侍者具服，孫氏由是得罪出。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，夫人言其故，成侯大驚，益以此賢之。黃初六年，生會，恩寵愈隆。成侯旣出孫氏，更納正嫡賈氏。」　臣松之案：鍾繇于時老矣，而方納正室。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无无主婦之義也。　魏氏春秋曰：會母見寵於繇，繇為之出其夫人。卞太后以為言，文帝詔繇復之。繇恚憤，將引鴆，弗獲，餐椒致噤，帝乃止。中護軍蔣濟著論，謂「觀其眸子，足以知人。」會年五歲，繇遣見濟，濟甚異之，曰：「非常人也。」及壯，有才數技藝，而愽學精練名理，以夜續晝，由是獲聲譽。正始中，以為秘書郎，遷尚書中書侍郎。世語曰：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，再呈輒不可意，命松更定。以經時，松思竭不能改，心苦之，形於顏色。會察其有憂，問松，松以實荅。會取視，為定五字。松恱服，以呈景王，王曰：「不當爾邪，誰所定也？」松曰：「鍾會。向亦欲啟之，會公見問，不敢饕其能。」王曰：「如此，可大用，可令來。」會問松王所能，松曰：「博學明識，無所不貫。」會乃絕賔客，精思十日，平旦入見，至鼓二乃出。出後，王獨拊手歎息曰：「此真王佐材也！」　松字叔茂，陳留人，九江太守邊讓外孫。松弱冠有才，從司馬宣王征遼東，宣王命作檄，及破賊，作露布。松從還，宣王辟為掾，時年二十四，遷中書郎，遂至太守。松子濬，字顯弘，晉廷尉。　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，聲譽夙著，弱冠登朝，已歷顯仕，景王為相，何容不悉，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？設使先不相識，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，雖聖人其猶病諸，而況景王哉？高貴鄉公即尊位，賜爵關內侯。

毌丘儉作亂，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，會從，典知密事，衞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。景王薨於許昌，文王緫統六軍，會謀謨帷幄。時中詔勑尚書傅嘏，以東南新定，權留衞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，令嘏率諸軍還。會與嘏謀，使嘏表上，輒與衞將軍俱發，還到雒水南屯住。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、輔政，會遷黃門侍郎，封東武亭侯，邑三百戶。

甘露二年，徵諸葛誕為司空，時會喪寧在家，策誕必不從命，馳白文王。文王以事已施行，不復追改。會時遭所生母喪。其母傳曰：「夫人性矜嚴，明於教訓，會雖童稚，勤見規誨。年四歲授孝經，七歲誦論語，八歲誦詩，十歲誦尚書，十一誦易，十二誦春秋左氏傳、國語，十三誦周禮、禮記，十四誦成侯易記，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。謂會曰：『學猥則倦，倦則意怠；吾懼汝之意怠，故以漸訓汝，今可以獨學矣。』雅好書籍，涉歷衆書，特好易、老子，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、勞謙君子、藉用白茅、不出戶庭之義，每使會反覆讀之，曰：『易三百餘爻，仲尼特說此者，以謙恭慎密，樞機之發，行己至要，榮身所由故也，順斯術已往，足為君子矣。』正始八年，會為尚書郎，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：『汝弱冠見叙，人情不能不自足，則損在其中矣，勉思其戒！』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，日縱酒沈醉，會兄侍中毓宴還，言其事。夫人曰：『樂則樂矣，然難乆也。居上不驕，制節謹度，然後乃無危溢之患。今奢僭若此，非長守富貴之道。』嘉平元年，車駕朝高平陵，會為中書郎，從行。相國宣文侯始舉兵，衆人恐懼，而夫人自若。中書令劉放、侍郎衞瓘、夏侯和等家皆怪問：『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，何能無憂？』荅曰：『大將軍奢僭無度，吾常疑其不安。太傅義不危國，必為大將軍舉耳。吾兒在帝側何憂？聞且出兵無他重器，其勢必不乆戰。』果如其言，一時稱明。會歷機密十餘年，頗豫政謀。夫人謂曰：『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，事從民恱，可謂功矣。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，末業鄙事，必不能乆。其識本深遠，非近人所言，吾常樂其為人。汝居心正，吾能免矣。但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，不忝先人耳。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，但力行不倦，抑亦其次。雖接鄙賤，必以言信。取與之間，分畫分明。』或問：『此無乃小乎？』荅曰：『君子之行，皆積小以致高大，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，此乃小人之事耳。希通慕大者，吾所不好。』會自幼少，衣不過青紺，親營家事，自知恭儉。然見得思義，臨財必讓。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，悉送供公家之用，一無所取。年五十有九，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。比葬，天子有手詔，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，喪事無巨細，一皆供給。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，有世婦，有妻，有妾，所謂外命婦也。依春秋成風、定姒之義，宜崇典禮，不得緫稱妾名，於是稱成侯命婦。殯葬之事，有取於古制，禮也。」及誕反，車駕住項，文王至壽春，會復從行。

初，吳大將全琮，孫權之婚親重臣也，琮子懌、孫靜、從子端、翩、緝等，皆將兵來救誕。懌兄子輝、儀留建業，與其家內爭訟，携其母，將部曲數十家渡江，自歸文王。會建策，密為輝、儀作書，使輝、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，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，欲盡誅諸將家，故逃來歸命。懌等恐懼，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，皆蒙封寵，城中由是乖離。壽春之破，會謀居多，親待日隆，時人謂之子房。軍還，遷為太僕，固辭不就。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，為腹心之任。以討諸葛誕功，進爵陳侯，屢讓不受。詔曰：「會典綜軍事，參同計策，料敵制勝，有謀謨之勳，而推寵固讓，辭指款實，前後累重，志不可奪。夫成功不處，古人所重，其聽會所執，以成其美。」遷司隷校尉。雖在外司，時政損益，當世與奪，無不綜與。嵇康等見誅，皆會謀也。

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，料蜀國小民疲，資力單竭，欲大舉圖蜀。惟會亦以為蜀可取，豫共籌度地形，考論事勢。景元三年冬，以會為鎮西將軍、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。文王勑青、徐、兖、豫、荊、揚諸州，並使作船，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，外為將伐吳者。四年秋，乃下詔使鄧艾、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，艾趣甘松、沓中連綴維，緒趣武街、橋頭絕維歸路。會統十餘萬衆，分從斜谷、駱谷入。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，會在後行，而橋穿，馬足陷，於是斬儀。儀者，許褚之子，有功王室，猶不原貸。諸軍聞之，莫不震竦。蜀令諸圍皆不得戰，退還漢、樂二城守。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，諸軍數道平行，至漢中。蜀監軍王含守樂城，護軍蔣斌守漢城，兵各五千。會使護軍荀愷、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，愷圍漢城，輔圍樂城。會徑過，西出陽安口，遣人祭諸葛亮之墓。使護軍胡烈等行前，攻破關城，得庫藏積糓。姜維自沓中還，至陰平，合集士衆，欲赴關城。未到，聞其已破，退趣白水，與蜀將張翼、廖化等合守劒閣拒會。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：

往者漢祚衰微，率土分崩，生民之命，幾於泯滅。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，撥亂反正，拯其將墜，造我區夏。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，受命踐阼。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，恢拓洪業。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，率土齊民未蒙王化，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。今主上聖德欽明，紹隆前緒，宰輔忠肅明允，劬勞王室，布政垂惠而萬邦恊和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。悼彼巴蜀，獨為匪民，愍此百姓，勞役未已。是以命授六師，龔行天罰，征西、雍州、鎮西諸軍，五道並進。古之行軍，以仁為本，以義治之；王者之師，有征無戰；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，周武有散財、發廩、表閭之義。今鎮西奉辭銜命，攝統戎重，庶弘文告之訓，以濟元元之命，非欲窮武極戰，以快一朝之政，故畧陳安危之要，其敬聽話言。

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，興兵朔野，困躓兾、徐之郊，制命紹、布之手，太祖拯而濟之，與隆大好。中更背違，棄同即異，諸葛孔明仍規秦川，姜伯約屢出隴右，勞動我邊境，侵擾我氐、羌，方國家多故，未遑脩九伐之征也。今邊境乂清，方內無事，畜力待時，并兵一向，而巴蜀一州之衆，分張守備，難以禦天下之師。段谷、侯和沮傷之氣，難以敵堂堂之陳。比年以來，曾無寕歲，征夫勤瘁，難以當子來之民。此皆諸賢所親見也。蜀相牡見禽於秦，公孫述授首於漢，九州之險，是非一姓。此皆諸賢所備聞也。明者見危於無形，智者規禍於未萌，是以微子去商，長為周賔，陳平背項，立功於漢。豈晏安酖毒，懷祿而不變哉？今國朝隆天覆之恩，宰輔弘寬恕之德，先惠後誅，好生惡殺。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，位為上司，寵秩殊異。文欽、唐咨為國大害，叛主讎賊，還為戎首。咨困逼禽獲，欽二子還降，皆將軍、封侯；咨與聞國事。壹等窮踧歸命，猶加盛寵，况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！誠能深鑒成敗，邈然高蹈，投跡微子之蹤，錯身陳平之軌，則福同古人，慶流來裔，百姓士民，安堵舊業，農不易畒，巿不回肆，去累卵之危，就永安之福，豈不美與！若偷安旦夕，迷而不反，大兵一發，玉石皆碎，雖欲悔之，亦無及已。其詳擇利害，自求多福，各具宣布，咸使聞知。

鄧艾追姜維到陰平，簡選精銳，欲從漢德陽入江由、左儋道詣緜竹，趣成都，與諸葛緒共行。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，西行非本詔，遂進軍前向白水，與會合。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劒閣西，徑出江由。未至百里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，艾使章先登。遂長駈而前。會與緒軍向劒閣，會欲專軍勢，密白緒畏懦不進，檻車徵還。軍悉屬會，按百官名：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衞尉。子沖，廷尉。荀綽兖州記曰：沖子詮，字德林，玫字仁林，並知名顯達。詮，兖州刺史。玫，侍中御史中丞。進攻劒閣，不克，引退，蜀軍保險拒守。艾遂至緜竹，大戰，斬諸葛瞻。維等聞瞻已破，率其衆東入于巴。會乃進軍至涪，遣胡烈、田續、龐會等追維。艾進軍向成都，劉禪詣艾降，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。維至廣漢郪縣，令兵悉放器仗，送節傳於胡烈，便從東道詣會降。會上言曰：「賊姜維、張翼、廖化、董厥等逃死遁走，欲趣成都。臣輒遣司馬夏侯咸、護軍胡烈等，徑從劒閣，出新都、大渡截其前，參軍爰𩇕、將軍句安等躡其後，參軍皇甫闓、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，臣據涪縣為取西勢援。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，擐甲厲兵，塞川填谷，數百里中首尾相繼，憑恃其衆，方軌而西。臣勑咸、闓等令分兵據勢，廣張羅罔，南杜走吳之道，西塞成都之路，北絕越逸之徑，四靣雲集，首尾並進，蹊路斷絕，走伏無地。臣又手書申喻，開示生路，群寇困逼，知命窮數盡，解甲投戈，靣縛委質，印綬萬數，資器山積。昔舜舞干戚，有苗自服；牧野之師，商旅倒戈：有征無戰，帝王之盛業。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；全軍為上，破軍次之：用兵之令典。陛下聖德，侔蹤前代，翼輔忠明，齊軌公旦，仁育群生，義征不譓，殊俗向化，無思不服，師不踰時，兵不血刃，萬里同風，九州共貫。臣輙奉宣詔命，導揚恩化，復其社稷，安其閭伍，舍其賦調，弛其征役，訓之德禮以移其風，示之軌儀以易其俗，百姓欣欣，人懷逸豫，后來其蘇，義無以過。」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，虛己誘納，以接蜀之群司，與維情好歡甚。世語曰：夏侯霸奔蜀，蜀朝問「司馬公如何德」？霸曰：「自當作家門。」「京師俊士」？曰：「有鍾士季，其人管朝政，吳、蜀之憂也。」　漢晉春秋曰：初，夏侯霸降蜀，姜維問之曰：「司馬懿旣得彼政，當復有征伐之志不？」霸曰：「彼方營立家門，未遑外事。有鍾士季者，其人雖少，終為吳、蜀之憂，然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。」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。　按習鑿齒此言，非出他書，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。十二月詔曰：「會所向摧弊，前無彊敵，緘制衆城，罔羅迸逸。蜀之豪帥，靣縛歸命，謀無遺策，舉無廢功。凡所降誅，動以萬計，全勝獨克，有征無戰。拓平西夏，方隅清晏。其以會為司徒，進封縣侯，增邑萬戶。封子二人亭侯，邑各千戶。」

會內有異志，因鄧艾承制專事，密白艾有反狀，世語曰：會善效人書，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，皆易其言，令辭指悖傲，多自矜伐。又毀文王報書，手作以疑之也。於是詔書檻車徵艾。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，勑會並進軍成都，監軍衞瓘在會前行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，艾軍皆釋仗，遂收艾入檻車。會所憚惟艾，艾旣禽而會尋至，獨統大衆，威震西土。自謂功名蓋世，不可復為人下，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，遂謀反。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，會自將大衆隨其後。旣至長安，令騎士從陸道，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，以為五日可到孟津，與騎會洛陽，一旦天下可定也。會得文王書云：「恐鄧艾或不就徵，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，屯樂城，吾自將十萬屯長安，相見在近。」會得書，驚呼所親語之曰：「但取鄧艾，相國知我能獨辦之；今來大重，必覺我異矣，便當速發。事成，可得天下；不成，退保蜀漢，不失作劉備也。我自淮南以來，畫無遣策，四海所共知也。我欲持此安歸乎！」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，其明日，悉請護軍、郡守、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，為太后發喪於蜀朝堂。矯太后遺詔，使會起兵廢文王，皆班示坐上人，使下議訖，書版署置，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。所請群官，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，城門宮門皆閉，嚴兵圍守。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，烈薦之文王，會請以自隨，任愛之。建愍烈獨坐，啟會，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，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。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：「丘建密說消息，會已作大坑，白棓棓與棒同。數千，欲悉呼外兵入，人賜白㡊，苦洽反。拜為散將，以次棓殺坑中。」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，一夜傳相告，皆徧。或謂會：「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。」會猶豫未決。十八日日中，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，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，曾無督促之者，而爭先赴城。時方給與姜維鎧杖，白外有匈匈聲，似失火，有頃，白兵走向城。會驚，謂維曰：「兵來似欲作惡，當云何？」維曰：「但當擊之耳。」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，內人共舉机以柱門，兵斫門，不能破。斯須，門外倚梯登城，或燒城屋，蟻附亂進，矢下如雨，牙門、郡守各緣屋出，與其卒兵相得。姜維率會左右戰，手殺五六人，衆旣格斬維，爭赴殺會。會時年四十，將士死者數百人。晉諸公贊曰：胡烈兒名淵，字世元，遵之孫也。遵，安定人，以才兼文武，累居藩鎮，至車騎將軍。子奮，字玄威，亦歷方任。女為晉武帝貴人，有寵。太康中，以奮為尚書僕射，加鎮軍大將軍、開府。弟廣，字宣祖，少府。次烈，字玄武，秦州刺史。次岐，宇玄嶷，并州刺史。廣子喜，涼州刺史。淵小字鷂鴟，時年十八，旣殺會救父，名震遠近。後趙王倫篡位，三王興義，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，屢破齊軍。會成都戰克，淵乃歸降伏法。

初，艾為太尉，會為司徒，皆持節、都督諸軍如故，咸未受命而斃。會兄毓，以四年冬薨，會竟未知問。會兄子邕，隨會與俱死，會所養兄子毅及峻、辿勑連反。等下獄，當伏誅。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：「峻等祖父繇，三祖之世，極位台司，佐命立勳，饗食廟庭。父毓，歷職內外，幹事有績。昔楚思子文之治，不滅鬪氏之祀。晉錄成宣之忠，用存趙氏之後。以會、邕之罪，而絕繇、毓之類，吾有愍然！峻、辿兄弟特原，有官爵者如故。惟毅及邕息伏法。」或曰，毓曾密啟司馬文王，言會挾術難保，不可專任，故宥峻等云。漢晉春秋曰：文王嘉其忠亮，笑荅毓曰：「若如卿言，必不以及宗矣。」

初，文王欲遣會伐蜀，西曹屬邵悌求見曰：「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，愚謂會單身無重任，不若使餘人行。」文王笑曰：「我寧當復不知此耶？蜀為天下作患，使民不得安息，我今伐之如指掌耳，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。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，智勇並竭而彊使之，適為敵禽耳。惟鍾會與人意同，今遣會伐蜀，必可滅蜀。滅蜀之後，就如卿所慮，當何所能一辦耶？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，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，心膽以破故也。若蜀以破，遺民震恐，不足與圖事；中國將士各自思歸，不肯與同也。若作惡，祗自滅族耳。卿不須憂此，慎莫使人聞也。」及會白鄧艾不軌，文王將西，悌復曰：「鍾會所統，五六倍於鄧艾，但可勑會取艾，不足自行。」文王曰：「卿忘前時所言邪，而更云可不須行乎？雖爾，此言不可宣也。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，但人不當負我，我豈可先人生心哉！近日賈護軍問我，言：『頗疑鍾會不？』我荅言：『如今遣卿行，寧可復疑卿邪？』賈亦無以易我語也。我到長安，則自了矣。」軍至長安，會果已死，咸如所策。按咸熈元年百官名：邵悌字元伯，陽平人。漢晉春秋曰：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，召而責之曰：「往者王經之死，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，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，若復相容，其如王法何！」雄曰：「昔先王掩骼埋胔，仁流朽骨，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？今王誅旣加，於法已備，雄感義收葬，教亦無闕。法立於上，教弘於下，以此訓物，雄曰可矣！何必使雄背死違生，以立於時。殿下讎對枯骨，捐之中野，百歲之後，為臧獲所笑，豈仁賢所掩哉？」王恱，與宴談而遣之。　習鑿齒曰：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，哭王經而哀感市人，葬鍾會而義動明主，彼皆忠烈奮勁，知死而往，非存生也。況使經、會處世，或身在急難，而有不赴者乎？故尋其奉死之心，可以見事生之情，覽其忠貞之節，足以愧背義之士矣。王加禮而遣，可謂明達。

會常論易無玄體、才性同異。及會死後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，名曰道論，而實刑名家也，其文似會。初，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。弼好論儒道，辭才逸辯，注易及老子，為尚書郎，年二十餘卒。弼字輔嗣。何劭為其傳曰：弼幼而察惠，年十餘，好老氏，通辨能言。父業，為尚書郎。時裴徽為吏部郎，弼未弱冠，往造焉。徽一見而異之，問弼曰：「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，然聖人莫肯致言，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？」弼曰：「聖人體無，無又不可以訓，故不說也。老子是有者也，故恒言無所不足。」尋亦為傅嘏所知。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，甚奇弼，歎之曰：「仲尼稱後生可畏，若斯人者，可與言天人之際乎！」正始中，黃門侍郎累缺。晏旣用賈充、裴秀、朱整，又議用弼。時丁謐與晏爭衡，致高邑王黎於曹爽，爽用黎。於是以弼補臺郎。初除，覲爽，請間，爽為屏左右，而弼與論道，移時無所他及，爽以此嗤之。時爽專朝政，黨與共相進用，弼通儁不治名高。尋黎無幾時病亡，爽用王沈代黎，弼遂不得在門下，晏為之歎恨。弼在臺旣淺，事功亦雅非所長，益不留意焉。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，為當時所推。每與弼語，常屈弼。弼天才卓出，當其所得，莫能奪也。性和理，樂游宴，解音律，善投壺。其論道賦會文辭，不如何晏，自然有所拔得，多晏也，頗以所長笑人，故時為士君子所疾。弼與鍾會善，會論議以校練為家，然每服弼之高致。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，其論甚精，鍾會等述之。弼與不同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，同於人者五情也，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，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，然則聖人之情，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。今以其無累，便謂不復應物，失之多矣。弼注易，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。弼荅其意，白書以戲之曰：「夫明足以尋極幽微，而不能去自然之性。顏子之量，孔父之所預在，然遇之不能無樂，喪之不能無哀。又常狹斯人，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，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。足下之量，雖已定乎胷懷之內，然而隔踰旬朔，何其相思之多乎？故知尼父之於顏子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弼注老子，為之指略，致有理統。著道畧論，注易，往往有高麗言。太原王濟好談，病老、莊，常云：「見弼易注，所悟者多。」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，初與王黎、荀融善，黎奪其黃門郎，於是恨黎，與融亦不終。正始十年，曹爽廢，以公事免。其秋遇癘疾亡，時年二十四，無子絕嗣。弼之卒也，晉景王聞之，嗟歎者累日，其為高識所惜如此。　孫盛曰：易之為書，窮神知化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？世之注解，殆皆妄也。況弼以賦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？故其叙浮義則麗辭溢目，造陰陽則妙賾無間，至於六爻變化，群象所效，日時歲月，五氣相推，弼皆擯落，多所不關。雖有可觀者焉，恐將泥夫大道。　博物記曰：初，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，劉表欲以女妻粲，而嫌其形陋而用率，以凱有風貌，乃以妻凱。凱生業，業即劉表外孫也。蔡邕有書近萬卷，末年載數車與粲，粲亡後，相國掾魏諷謀反，粲子與焉，旣被誅，邕所與書悉入業。業字長緒，位至謁者僕射。子宏字正宗，司隷校尉。宏，弼之兄也。魏氏春秋曰：文帝旣誅粲二子，以業嗣粲。

評曰：王淩風節格尚，毌丘儉才識拔幹，諸葛誕嚴毅威重，鍾會精練策數，咸以顯名，致茲榮任，而皆心大志迂，不慮禍難，變如發機，宗族塗地，豈不謬惑邪！鄧艾矯然彊壯，立功立事，然闇於防患，咎敗旋至，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，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。史記曰：越王無疆與中國爭彊，當楚威王時，越北伐齊，齊威王使人說越云，越王不納。齊使者曰：「幸也，越之不亡也。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，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。今王知晉之失計，不自知越之過，是目論也。」

## 方技傳第二十九

華佗傳

華佗字元化，沛國譙人也，一名旉。臣松之案：古「敷」字與「專」相似，寫書者多不能別。尋佗字元化，其名宜為旉也。游學徐土，兼通數經。沛相陳珪舉孝廉，太尉黃琬辟，皆不就。曉養性之術，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皃有壯容。又精方藥，其療疾，合湯不過數種，心解分劑，不復稱量，煑熟便飲，語其節度，舍去輙愈。若當灸，不過一兩處，每處不過七八壯，病亦應除。若當針，亦不過一兩處，下針言「當引某許，若至，語人」。病者言「已到」，應便拔針，病亦行差。若病結積在內，針藥所不能及，當須刳割者，便飲其麻沸散，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，因破取。病若在腸中，便斷腸湔洗，縫腹膏摩，四五日差，不痛，人亦不自寤，一月之間，即平復矣。

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，腹痛不安，佗視脉，日：「胎巳死矣。」使人手摸知所在，在左則男，在右則女。人云「在左」，於是為湯下之，果下男形，即愈。

縣吏尹世苦四支煩，口中乾，不欲聞人聲，小便不利。佗曰：「試作熱食，得汗則愈；不汗，後三日死。」即作熱食而不汗出，佗曰：「藏氣已絕於內，當啼泣而絕。」果如佗言。

府吏兒尋、李延共止，俱頭痛身熱，所苦正同。佗曰：「尋當下之，延當發汗。」或難其異，佗曰：「尋外實，延內實，故治之宜殊。」即各與藥，明旦並起。

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，適至，佗謂昕曰：「君身中佳否？」昕曰：「自如常。」佗曰：「君有急病見於靣，莫多飲酒。」坐畢歸，行數里，昕卒頭眩墯車，人扶將還，載歸家，中宿死。

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，詣佗視脉，曰：「尚虛，未得復，勿為勞事，御內即死。臨死，當吐舌數寸。」其妻聞其病除，從百餘里來省之，止宿交接，中間三日發病，一如佗言。

督郵徐毅得病，佗往省之。毅謂佗曰：「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，便苦欬嗽，欲卧不安。」佗曰：「刺不得胃管，誤中肝也，食當日減，五日不救。」遂如佗言。

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，下利常先啼，日以羸困。問佗，佗曰：「其母懷軀，陽氣內養，乳中虛冷，兒得母寒，故令不時愈。」佗與四物女宛丸，十日即除。

彭城夫人夜之厠，蠆螫其手，呻呼無賴。佗令溫湯近熱，漬手其中，卒可得寐，但旁人數為易湯，湯令煖之，其旦即愈。

軍吏梅平得病，除名還家，家居廣陵，未至二百里，止親人舍。有頃，佗偶至主人許，主人令佗視平，佗謂平曰：「君早見我，可不至此。今疾已結，促去可得與家相見，五日卒。」應時歸，如佗所刻。

佗行道，見一人病咽塞，嗜食而不得下，家人車載欲往就醫。佗聞其呻吟，駐車往視，語之曰：「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韲大酢，從取三升飲之，病自當去。」即如佗言，立吐虵一枚，縣車邊，欲造佗。佗尚未還，小兒戲門前，逆見，自相謂曰：「似逢我公，車邊病是也。」疾者前入坐，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。

又有一郡守病，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，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，無何棄去，留書罵之。郡守果大怒，令人追捉殺佗。郡守子知之，屬使勿逐。守瞋恚旣甚，吐黑血數升而愈。

又有一士大夫不快，佗云：「君病深，當破腹取。然君壽亦不過十年，病不能殺君，忍病十歲，壽俱當盡，不足故自刳裂。」士大夫不耐痛癢，必欲除之。佗遂下手，所患尋差，十年竟死。

廣陵太守陳登得病，胷中煩懣，靣赤不食。佗脉之曰：「府君胃中有蟲數升，欲成內疽，食腥物所為也。」即作湯二升，先服一升，斯須盡服之。食頃，吐出三升許蟲，赤頭皆動，半身是生魚膾也，所苦便愈。佗曰：「此病後三期當發，遇良醫乃可濟救。」依期果發動，時佗不在，如言而死。

太祖聞而召佗，佗常在左右。太祖苦頭風，每發，心亂目眩，佗針鬲，隨手而差。佗別傳曰：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，轝詣佗，佗望見云：「己飽針灸服藥矣，不復須看脉。」便使解衣，點背數十處，相去或一寸，或五寸，縱邪不相當。言灸此各十壯，灸創愈即行。後灸處夾脊一寸，上下行端直均調，如引繩也。

李將軍妻病甚，呼佗視脉，曰：「傷娠而胎不去。」將軍言：「聞實傷娠，胎已去矣。」佗曰：「案脉，胎未去也。」將軍以為不然。佗舍去，婦稍小差。百餘日復動，更呼佗，佗曰：「此脉故事有胎。前當生兩兒，一兒先出，血出甚多，後兒不及生。母不自覺，旁人亦不寤，不復迎，遂不得生。胎死，血脉不復歸，必燥著母脊，故使多脊痛。今當與湯，并針一處，此死胎必出。」湯針旣加，婦痛急如欲生者。佗曰：「此死胎乆枯，不能自出，宜使人探之。」果得一死男，手足完具，色黑，長可尺所。

佗之絕技，凡此類也。然本作士人，以醫見業，意常自悔，後太祖親理，得病篤重，使佗專視。佗曰：「此近難濟，恒事攻治，可延歲月。」佗乆遠家思歸，因曰：「當得家書，方欲暫還耳。」到家，辭以妻病，數乞期不反。太祖累書呼，又勑郡縣發遣。佗恃能厭食事，猶不上道。太祖大怒，使人往檢。若妻信病，賜小豆四十斛，寬假限日；若其虛詐，便收送之。於是傳付許獄，考驗首服。荀彧請曰：「佗術實工，人命所縣，宜含宥之。」太祖曰：「不憂，天下當無此鼠輩耶？」遂考竟佗。佗臨死，出一卷書與獄吏，曰：「此可以活人。」吏畏法不受，佗亦不彊，索火燒之。佗死後，太祖頭風未除。太祖曰：「佗能愈此。小人養吾病，欲以自重，然吾不殺此子，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。」及後愛子倉舒病困，太祖歎曰：「吾悔殺華佗，令此兒彊死也。」

初，軍吏李成苦欬嗽，晝夜不寤，時吐膿血，以問佗。佗言：「君病腸臃，欬之所吐，非從肺來也。與君散兩錢，當吐二升餘膿血訖，快自養，一月可小起，好自將愛，一年便健。十八歲當一小發，服此散，亦行復差。若不得此藥，故當死。」復與兩錢散，成得藥去。五六歲，親中人有病如成者，謂成曰：「卿今彊健，我欲死，何忍無急去藥，臣松之案：古語以藏為去。以待不祥？先持貸我，我差，為卿從華佗更索。」成與之。已故到譙，適值佗見收，怱怱不忍從求。後十八歲，成病竟發，無藥可服，以至於死。佗別傳曰：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，景宗說中平曰「數見華佗，其治病手脉之候，其驗若神。」琅琊劉勳為河內太守，有女年幾二十，左脚膝裏上有瘡，癢而不痛。瘡愈數十日復發，如此七八年，迎佗使視，佗曰：「是易治之。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，好馬二匹。」以繩繫犬頸，使走馬牽犬，馬極輒易，計馬走三十餘里，犬不能行，復令步人拖拽，計向五十里。乃以藥飲女，女即安卧不知人。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，以所斷之處向瘡口，令去二三寸。停之須臾，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，便以鐵椎橫貫蛇頭。蛇在皮中動搖良久，須臾不動，乃牽出，長三尺所，純是蛇，但有眼處而無童子，又逆鱗耳。以膏散著瘡中，七日愈。又有人苦頭眩，頭不得舉，目不得視，積年。佗使悉解衣倒懸，令頭去地一二寸，濡布拭身體，令周帀，候視諸脉，盡出五色。佗令子弟數人以鈹刀決脉，五色血盡，視赤血，乃下，以膏摩被覆，汗自出周帀，飲以亭歷犬血散，立愈。又有婦人長病經年，世謂寒熱注病者。冬十一月中，佗令坐石槽中，平旦用寒水汲灌，云當滿百。始七八灌，會戰欲死，灌者懼，欲止。佗令滿數。將至八十灌，熱氣乃蒸出，嚻嚻高二三尺。滿百灌，佗乃使然火溫牀，厚覆，良久汗洽出，著粉，汗燥便愈。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，十餘日中，鬢眉墮落。佗曰：「是脾半腐，可刳腹養治也。」使飲藥令卧，破腹就視，脾果半腐壞。以刀斷之，刮去惡肉，以膏傅瘡，飲之以藥，百日平復。

廣陵吳普、彭城樊阿皆從佗學。普依準佗治，多所全濟。佗語普曰：「人體欲得勞動，但不當使極爾。動搖則糓氣得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，譬猶戶樞不朽是也。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，熊頸鴟顧，引輓腰體，動諸關節，以求難老。吾有一術，名五禽之戲，一曰虎，二曰鹿，三曰熊，四曰猨，五曰鳥，亦以除疾，並利蹄足，以當導引。體中不快，起作一禽之戲，沾濡汗出，因上著粉，身體輕便，腹中欲食。」普施行之，年九十餘，耳目聦明，齒牙完堅。阿善針術。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妄針，針之不過四分，而阿針背入一二寸，巨闕胷藏針下五六寸，而病輙皆瘳。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，佗授以漆葉青黏散。漆葉屑一升，青黏屑十四兩，以是為率，言乆服去三蟲，利五藏，輕體，使人頭不白。阿從其言，壽百餘歲。漆葉處所而有，青黏生於豐、沛、彭城及朝歌云。佗別傳曰：青黏者，一名地節，一名黃芝，主理五臟，益精氣。本出於迷入山者，見仙人服之，以告佗。佗以為佳，輒語阿，阿又祕之。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，怪之，遂責阿所服，因醉亂誤道之。法一施，人多服者，皆有大驗。　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：「潁川郤儉能辟穀，餌伏苓。甘陵甘始亦善行氣，老有少容。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。並為軍吏。初，儉之至，巿伏苓價暴數倍。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，餐伏苓，飲寒水，中泄利，殆至隕命。後始來，衆人無不鳥視狼顧，呼吸吐納。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，氣閉不通，良久乃蘇。左慈到，又競受其補導之術，至寺人嚴峻，往從問受。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，人之逐聲，乃至於是。光和中，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，自以當仙。濟南孫邕少事之，從至京師。會和平病死，邕因葬之東陶，有書百餘卷，藥數囊，悉以送之。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。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。劉向惑於鴻寶之說，君游眩於子政之言，古今愚謬，豈惟一人哉！」東阿王作辯道論曰：「世有方士，吾王悉所招致，甘陵有甘始，廬江有左慈，陽城有郤儉。始能行氣導引，慈曉房中之術，儉善辟穀，悉號三百歲。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，誠恐斯人之徒，接姦宄以欺衆，行妖慝以惑民，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，求安期於海島，釋金輅而履雲輿，棄六驥而美飛龍哉？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，不信之矣。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，奉不過於員吏，賞不加於無功，海島難得而游，六黻難得而佩，終不敢進虛誕之言，出非常之語。余甞試郤儉絕穀百日，躬與之寢處，行步起居自若也。夫人不食七日則死，而儉乃如是。然不必益壽，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。左慈善脩房內之術，差可終命，然自非有志至精，莫能行也。甘始者，老而有少容，自諸術士咸共歸之。然始辭繁寡實，頗有怪言。余嘗辟左右，獨與之談，問其所行，溫顏以誘之，美辭以導之，始語余：『吾本師姓韓字世雄，嘗與師於南海作金，前後數四，投數萬斤金於海。』又言：『諸梁時，西域胡來獻香罽、腰帶、割玉刀，時悔不取也。』又言：『車師之西國。兒生，擘背出脾，欲其食少而弩行也。』又言：『取鯉魚五寸一雙，合其一煑藥，俱投沸膏中，有藥者奮尾鼓鰓，游行沈浮，有若處淵，其一者已熟而可噉。』余時問：『言率可試不？』言：『是藥去此逾萬里，當出塞；始不自行不能得也。』言不盡於此，頗難悉載，故粗舉其巨怪者。始若遭秦始皇、漢武帝，則復為徐巿、欒大之徒也。」

杜夔傳

杜夔字公良，河南人也。以知音為雅樂郎，中平五年，疾去官。州郡司徒禮辟，以世亂奔荊州。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，樂備，表欲庭觀之，夔諫曰：「今將軍號為天子合樂，而庭作之，無乃不可乎！」表納其言而止。後表子琮降太祖，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，參太樂事，因令創制雅樂。

夔善鍾律，聦思過人，絲竹八音，靡所不能，惟歌舞非所長。時散郎鄧靜、尹齊善詠雅樂，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，舞師馮肅、服養曉知先代諸舞，夔總統研精，遠考諸經，近采故事，教習講肄，備作樂器，紹復先代古樂，皆自夔始也。

黃初中，為太樂令、恊律都尉。漢鑄鍾工柴玉巧有意思，形器之中，多所造作，亦為時貴人見知。夔令玉鑄銅鍾，其聲鈞清濁多不如法，數毀改作。玉甚厭之，謂夔清濁任意，頗拒捍夔。夔、玉更相白於太祖，太祖取所鑄鍾，雜錯更試，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，於是罪玉及諸子，皆為養馬士。文帝愛待玉，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賔客之中吹笙鼓琴，夔有難色，由是帝意不恱。後因他事繫夔，使願等就學，夔自謂所習者雅，仕宦有本，意猶不滿，遂黜免以卒。

弟子河南邵登、張泰、桑馥，各至太樂丞，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。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，咸善鄭聲，其好古存正莫及夔。時有扶風馬鈞，巧思絕世。傅玄序之曰：「馬先生，天下之名巧也，少而游豫，不自知其為巧也。當此之時，言不及巧，焉可以言知乎？為博士居貧，乃思綾機之變，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。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，六十綜者六十躡，先生患其喪功費日，乃皆易以十二躡。其奇文異變，因感而作者，猶自然之成形，陰陽之無窮，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，又焉可以言校也。先生為給事中，與常侍高堂隆、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，言及指南車，二子謂古無指南車，記言之虛也。先生曰：『古有之，未之思耳，夫何遠之有！』二子哂之曰：『先生名鈞字德衡，鈞者器之模，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；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！』先生曰：『虛爭空言，不如試之易効也。』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，詔先生作之，而指南車成。此一異也，又不可以言者也，從是天下服其巧矣。居京都，城內有地，可以為園，患無水以灌之，乃作翻車，令童兒轉之，而灌水自覆，更入更出，其巧百倍於常。此二異也。其後人有上百戲者，能設而不能動也。帝以問先生：『可動否？』對曰：『可動。』帝曰：『其巧可益否？』對曰：『可益。』受詔作之。以大木彫構，使其形若輪，平地施之，潛以水發焉。設為女樂舞象，至令木人擊鼓吹簫；作山嶽，使木人跳丸擲劒，緣絙倒立，出入自在；百官行署，舂磨鬬雞，變巧百端。此三異也。先生見諸葛亮連弩，曰：『巧則巧矣，未盡善也。』言作之可令加五倍。又患發石車，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，中之則墮，石不能連屬而至。欲作一輪，縣大石數十，以機鼓輪為常，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，使首尾電至。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，飛之數百步矣。有裴子者，上國之士也，精通見理，聞而哂之。乃難先生，先生口屈不對。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，言之不已。傅子謂裴子曰：『子所長者言也，所短者巧也。馬氏所長者巧也，所短者言也。以子所長，擊彼所短，則不得不屈。以子所短，難彼所長，則彼有所不解者矣。夫巧，天下之微事也，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，其相擊刺，必已遠矣。心乖於內，口屈於外，此馬氏所以不對也。』傅子見安鄉侯，言及裴子之論，安鄉侯又與裴子同。傅子曰：『聖人具體備物，取人不以一揆也：有以神取之者，有以言取之者，有以事取之者。有以神取之者，不言而誠心先達，德行顏淵之倫是也。以言取之者，以變辯是非，言語宰我、子貢是也。以事取之者，若政事冉有、季路，文學子游、子夏。雖聖人之明盡物，如有所用，必有所試，然則試冉、季以政，試游、夏以學矣。游、夏猶然，況自此而降者乎！何者？懸言物理，不可以言盡也，施之於事，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。今若馬氏所欲作者，國之精器，軍之要用也。費十尋之木，勞二人之力，不經時而是非定。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，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，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，此所以多廢也。馬氏所作，因變而得是，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。其不皆是，因不用之，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。夫同情者相妬，同事者相害，中人所不能免也。故君子不以人害人，必以考試為衡石；廢衡石而不用，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，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。』於是安鄉侯悟，遂言之武安侯，武安侯忽之，不果試也。此旣易試之事，又馬氏巧名已定，猶忽而不察，況幽深之才，無名之璞乎？後之君子其鑒之哉！馬先生之巧，雖古公輸般、墨翟、王爾，近漢世張平子，不能過也。公輸般、墨翟皆見用於時，乃有益於世。平子雖為侍中，馬先生雖給事省中，俱不典工官，巧無益於世。用人不當其才，聞賢不試以事，良可恨也。」裴子者，裴秀。安鄉侯者，曹羲。武安侯者，曹爽也。

朱建平傳

朱建平，沛國人也。善相術，於閭巷之間，效驗非一。太祖為魏公，聞之，召為郎。文帝為五官將，坐上會客三十餘人，文帝問己年壽，又令徧相衆賔。建平曰：「將軍當壽八十，至四十時當有小厄，願謹護之。」謂夏侯威曰：「君四十九位為州牧，而當有厄，厄若得過，可年至七十，致位公輔。」謂應璩曰：「君六十二位為常伯，而當有厄，先此一年，當獨見一白狗，而旁人不見也。」謂曹彪曰：「君據藩國，至五十七當厄於兵，宜善防之。」

初，潁川荀攸、鍾繇相與親善。攸先亡，子幼。繇經紀其門戶，欲嫁其妾。與人書曰：「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，建平曰：『荀君雖少，然當以後事付鍾君。』吾時啁之曰：『惟當嫁卿阿騖耳。』何意此子竟早隕沒，戲言遂驗乎！今欲嫁阿騖，使得善處。追思建平之妙，雖唐舉、許負何以復加也！」

文帝黃初七年，年四十，病困，謂左右曰：「建平所言八十，謂晝夜也，吾其決矣。」頃之，果崩。夏侯威為兖州刺史，年四十九，十二月上旬得疾，念建平之言，自分必死，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，咸使素辦。至下旬轉差，垂以平復。三十日日昃，請紀綱大吏設酒，曰：「吾所苦漸平，明日鷄鳴，年便五十，建平之戒，真必過矣。」威罷客之後，合瞑疾動，夜半遂卒。璩六十一為侍中，直省內，欻見白狗，問之衆人，悉無見者。於是數聚會，并急游觀田里，飲宴自娛，過期一年，六十三卒。曹彪封楚王，年五十七，坐與王淩通謀，賜死。凡說此輩，無不如言，不能具詳，故粗記數事。惟相司空王昶、征北將軍程喜、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。肅年六十二，疾篤，衆醫並以為不愈。肅夫人問以遺言，肅云：「建平相我踰七十，位至三公，今皆未也，將何慮乎！」而肅竟卒。

建平又善相馬。文帝將出，取馬外入，建平道遇之，語曰：「此馬之相，今日死矣。」帝將乘馬，馬惡衣香，驚齧文帝膝，帝大怒，即便殺之。建平黃初中卒。

周宣傳

周宣字孔和，樂安人也。為郡吏。太守楊沛夢人曰：「八月一日曹公當至，必與君杖，飲以藥酒。」使宣占之。是時黃巾賊起，宣對曰：「夫杖起弱者，藥治人病，八月一日，賊必除滅。」至期，賊果破。

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，穴居門中，使宣占之，宣曰：「此為國夢，非君家之事也。當殺女子而作賊者。」頃之，女賊鄭、姜遂俱夷討，以虵女子之祥，足非虵之所宜故也。

文帝問宣曰：「吾夢殿屋兩瓦墮地，化為雙鴛鴦，此何謂也？」宣對曰：「後宮當有暴死者。」帝曰：「吾詐卿耳！」宣對曰：「夫夢者意耳，苟以形言，便占吉凶。」言未畢，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。無幾，帝復問曰：「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。」宣對曰：「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。」是時，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，聞宣言而悔之，遣人追使者不及。帝復問曰：「吾夢摩錢文，欲令滅而更愈明，此何謂邪？」宣悵然不對。帝重問之，宣對曰：「此自陛下家事，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，是以文欲滅而明耳。」時帝欲治弟植之罪，偪於太后，但加貶爵。以宣為中郎，屬太史。

嘗有問宣曰：「吾昨夜夢見芻狗，其占何也？」宣荅曰：「君欲得美食耳！」有頃，出行，果遇豐膳。後又問宣曰：「昨夜復夢見芻狗，何也？」宣曰：「君欲墮車折脚，宜戒慎之。」頃之，果如宣言。後又問宣：「昨夜復夢見芻狗，何也？」宣曰：「君家欲失火，當善護之。」俄遂火起。語宣曰：「前後三時，皆不夢也。聊試君耳，何以皆驗邪？」宣對曰：「此神靈動君使言，故與真夢無異也。」又問宣曰：「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，何也？」宣曰：「芻狗者，祭神之物。故君始夢，當得餘食也。祭祀旣訖，則芻狗為車所轢，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。芻狗旣車轢之後，必載以為樵，故後夢憂失火也。」宣之叙夢，凡此類也。十中八九，世以比建平之相矣。其餘效故不次列。明帝末卒。

管輅傳

管輅字公明，平原人也。容皃粗醜，無威儀而嗜酒，飲食言戲，不擇非類，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。輅別傳曰：輅年八九歲，便喜仰視星辰，得人輒問其名，夜不肯寐。父母常禁之，猶不可止。自言「我年雖小，然眼中喜視天文。」常云：「家雞野鵠，猶尚知時，況於人乎？」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，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。每荅言說事，語皆不常，宿學耆人不能折之，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。及成人，果明周易，仰觀、風角、占、相之道，無不精微。體性寬大，多所含受；憎己不讎，愛己不襃，每欲以德報怨。常謂：「忠孝信義，人之根本，不可不厚；廉介細直，士之浮飾，不足為務也。」自言：「知我者稀，則我貴矣，安能斷江、漢之流，為激石之清？樂與季主論道，不欲與漁父同舟，此吾志也。」其事父母孝，篤兄弟，順愛士友，皆仁和發中，終無所闕。臧否之士，晚亦服焉。父為琅邪即丘長，時年十五，來至官舍讀書。始讀詩、論語及易本，便開淵布筆，辭義斐然。于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，皆服其才也。琅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，聞輅一黌之儁，欲得見，輅父即遣輅造之。大會賔客百餘人，坐上有能言之士，輅問子春：「府君名士，加有雄貴之姿，輅旣年少，膽未堅剛，若欲相觀，懼失精神，請先飲三升清酒，然後而言之。」子春大喜，便酌三升清酒，獨使飲之。酒盡之後，問子春：「今欲與輅為對者，若府君四坐之士邪？」子春曰：「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。」輅言：「始讀詩、論、易本，學問微淺，未能上引聖人之道，陳秦、漢之事，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。」子春言；「此最難者，而卿以為易邪？」於是唱大論之端，遂經於陰陽，文采葩流，枝葉橫生，少引聖籍，多發天然。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，論難鋒起，而輅人人荅對，言皆有餘。至日向暮，酒食不行。子春語衆人曰：「此年少盛有才器，聽其言論，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，何其磊落雄壯，英神以茂，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，不徒有言也。」於是發聲徐州，號之神童。

父為利漕，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，皆得躄疾，使輅筮其所由。輅曰：「卦中有君本墓，墓中有女鬼，非君伯母，當叔母也。昔饑荒之世，當有利其數升米者，排著井中，嘖嘖有聲，推一大石，下破其頭，孤魂寃痛，自訴於天。」於是恩涕泣服罪。輅別傳曰：利漕民郭恩，字義博，有才學，善周易、春秋，又能仰觀。輅就義博讀易，數十日中，意便開發，言難踰師。於此分蓍下卦，用思精妙，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，初無差錯，莫不驚怪，謂之神人也。又從義博學仰觀，三十日中通夜不卧，語義博：「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，至於推運會，論災異，自當出吾天分。」學未一年，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。義博每聽輅語，未嘗不推机慷愾。自言「登聞君至論之時，忘我篤疾，明闇之不相逮，何其遠也」！義博設主人，獨請輅，具告辛苦，自說：「兄弟三人俱得躄疾，不知何故？試相為作卦，知其所由。若有咎殃者，天道赦人，當為吾祈福於神明，勿有所愛。兄弟俱行，此為更生。」輅便作卦，思之未詳。會日夕，因留宿，至中夜，語義博曰：「吾以此得之。」旣言其事，義博悲涕沾衣，曰：「皇漢之末，實有斯事。君不名主，諱也。我不得言，禮也。兄弟躄來三十餘載，脚如棘子，不可復治，但願不及子孫耳。」輅言火形不絕，水形無餘，不及後也。

廣平劉奉林婦病困，已買棺器。時正月也，使輅占，曰：「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。」林謂必不然，而婦漸差，至秋發動，一如輅言。輅別傳曰：鮑子春為列人令，有明思才理，與輅相見，曰：「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，何其詳妙，試為論其意義。」輅論爻象之旨，說變化之義，若規員矩方，無不合也。子春自言：「吾少好譚易，又喜分蓍，可謂盲者欲視白黑，聾者欲聽清濁，苦而無功也。聽君語後，自視體中，真為憒憒者也。」

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，基令作卦，輅曰：「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，墯地便走入竈中死。又牀上當有一大虵銜筆，小大共視，須臾去之也。又烏來入室中，與鷰共鬪，鷰死，烏去。有此三怪。」基大驚，問其吉凶。輅曰：「直客舍乆遠，魑魅魍魎為怪耳。兒生便走，非能自走，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。大虵銜筆，直老書佐耳。烏與鷰鬪，直老鈴下耳。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，知非妖咎之徵，自無所憂也。」後卒無患。輅別傳曰：基與輅共論易，數日中，大以為喜樂，語輅言：「俱相聞善卜，定共清論。君一時異才，當上竹帛也。」輅為基出卦，知其無咎，因謂基曰：「昔高宗之鼎，非雉所鳴，殷之階庭，非木所生，而野鳥一鴝，武丁為高宗，桑穀暫生，太戊以興焉。知三事不為吉祥，願府君安身養德，從容光大，勿以知神姧汙累天真。」

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，更互疾病，使輅筮之。輅曰：「君北堂西頭，有兩死男子，一男持矛，一男持弓箭，頭在壁內，脚在壁外。持矛者主刺頭，故頭重痛不得舉也。持弓箭者主射胷腹，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。晝則浮游，夜來病人，故使驚恐也。」於是掘徙骸骨，家中皆愈。輅別傳曰：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其室中，入地八尺，果得二棺，一棺中有矛，一棺中有角弓及箭，箭乆遠，木皆消爛，但有鐵及角完耳。及徙骸骨，去城一十里埋之，無復疾病。基曰：「吾少好讀易，玩之以乆，不謂神明之數，其妙如此。」便從輅學易，推論天文。輅每開變化之象，演吉凶之兆，未嘗不纖微委曲，盡其精神。基曰：「始聞君言，如何可得，終以皆亂，此自天授，非人力也。」於是藏周易，絕思慮，不復學卜筮之事。輅鄉里乃太原問輅：「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，云老書佐為虵，老鈴下為烏，此本皆人，何化之微賤乎？為見於爻象，出君意乎？」輅言：「苟非性與天道，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者乎？夫萬物之化，無有常形，人之變異，無有常體，或大為小，或小為大，固無優劣。夫萬物之化，一例之道也。是以夏鯀，天子之父，趙王如意，漢祖之子，而鯀為黃熊，如意為蒼狗，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。況虵者協辰巳之位，烏者棲太陽之精，此乃騰黑之明象，白日之流景，如書佐、鈴下，各以微軀化為虵、烏，不亦過乎！」

清河王經去官還家，輅與相見。經曰：「近有一怪，大不喜之，欲煩作卦。」卦成，輅曰：「爻吉，不為怪也。君夜在堂戶前，有一流光如燕爵者，入君懷中，殷殷有聲，內神不安，解衣彷徉，招呼婦人，覔索餘光。」經大笑曰：「實如君言。」輅曰：「吉，遷官之徵也，其應行至。」頃之，經為江夏太守。輅別傳曰：經欲使輅卜，而有疑難之言，輅笑而荅之曰：「君侯州里達人，何言之鄙！昔司馬季主有言，夫卜者必法天地，象四時，順仁義。伏羲作八卦，周文王三百六十四爻，而天下治。病者或以愈，且死或以生，患或以免，事或以成，嫁女娶妻或以生長，豈直數千錢哉？以此推之，急務也。苟道之明，聖賢不讓，況吾小人，敢以為難！」彥緯斂手謝輅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於是輅為作卦，其言皆驗。經每論輅，以為得龍雲之精，能養和通幽者，非徒合會之才也。

輅又至郭恩家，有飛鳩來在梁頭，鳴甚悲。輅曰：「當有老公從東方來，攜豚一頭，酒一壺。主人雖喜，當有小故。」明日果有客，如所占。恩使客節酒、戒肉、慎火，而射鷄作食，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，流血驚怖。輅別傅曰：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，輅言君雖好道，天才旣少，又不解音律，恐難為師也。輅為說八風之變，五音之數，以律呂為衆鳥之商，六甲為時日之端，反覆譴曲，出入無窮。義博靜然沈思，馳精數日，卒無所得。義博言：「才不出位，難以追徵於此。」遂止。

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，有鳴鵲來在閣屋上，其聲甚急。輅曰：「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，牽引西家人夫離婁，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，告者至矣。」到時，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，鄰婦手殺其夫，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，來殺我壻。輅別傳曰：勃海劉長仁有辯才，初雖聞輅能曉鳥鳴，後每見難輅曰：「夫生民之音曰言，鳥獸之聲曰鳴，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，鳴者則無知之賤名，何由以鳥鳴為語，亂神明之所異也？孔子曰『吾不與鳥獸同群』，明其賤也。」輅荅曰：「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，故運星精於上，流神明於下，驗風雲以表異，役鳥獸以通靈。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，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，是以宋襄失德，六鶂並退，伯姬將焚，鳥唱其災，四國未火，融風以發，赤鳥夾日，殃在荊楚。此乃上天之所使，自然之明符。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，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。昔在秦祖，以功受封，葛盧聽音，著在春秋，斯皆典謨之實，非聖賢之虛名也。商之將興，由一燕卵也。文王受命，丹鳥銜書，此乃聖人之靈祥，周室之休祚，何賤之有乎？夫鳴鳥之聽，精在鶉火，妙在八神，自非斯倫，猶子路之於死生也。」長仁言：「君辭雖茂，華而不實，未敢之信。」須臾有鳴鵲之驗，長仁乃服。

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，有飄風高三尺餘，從申上來，在庭中幢幢回轉，息以復起，良乆乃止。直以問輅，輅曰：「東方當有馬吏至，恐父哭子，如何！」明日膠東吏到，直子果亡。直問其故，輅曰：「其日乙卯，則長子之候也。木落於申，斗建申，申破寅，死喪之候也。日加午而風發，則馬之候也。離為文章，則吏之候也。申未為虎，虎為大人，則父之候也。」有雄雉飛來，登直內鈴柱頭，直大以不安，令輅作卦，輅曰：「到五月必遷。」時三月也，至期，直果為勃海太守。輅別傳曰：輅又曰：「夫風以時動，爻以象應，時者神之駈使，象者時之形表，一時其道，不足為難。」王弘直亦大學問，有道術，皆不能精。問輅：「風之推變，乃可爾乎？」輅言：「此但風之毛髮，何足為異？若夫列宿不守，衆神亂行，八風橫起，怒氣電飛，山崩石飛，樹木摧傾，揚塵萬里，仰不見天，鳥獸藏竄，兆民駭驚，於是使梓慎之徒，登高臺，望風氣，分災異，刻期日，然後知神思遐幽，靈風可懼。」

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，輅往祖餞之，賔客並會。原自起取燕卵、蠭窠、4d79鼄著器中，使射覆。卦成，輅曰：「第一物，含氣須變，依乎宇堂，雄雌以形，翅翼舒張，此燕卵也。第二物，家室倒縣，門戶衆多，藏精育毒，得秋乃化，此蠭窠也。第三物，觳觫長足，吐絲成羅，尋網求食，利在昏夜，此4d79鼄也。」舉坐驚喜。輅別傳曰：諸葛原字景春，亦學士。好卜筮，數與輅共射覆，不能窮之。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，因輅餞之，大有高談之客。諸人多聞其善卜、仰觀，不知其有大異之才，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，又叙五帝、三王受命之符。輅解景春微旨，遂開張戰地，示以不固，藏匿孤虛，以待來攻。景春奔北，軍師摧衂，自言吾覩卿旌旗，城池已壞也。其欲戰之士，於此鳴鼓角，舉雲梯，弓弩大起，牙旗雨集。然後登城曜威，開門受敵，上論五帝，如江如漢，下論三王，如翮如翰；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，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。聽者眩惑，不達其義，言者收聲，莫不心服，雖白起之坑趙卒，項羽之塞濉水，无以尚之。于時客皆欲靣縛銜璧，求束手於軍鼓之下。輅猶總干山立，未便許之。至明日，離別之際，然後有腹心始終。一時海內俊士，八九人矣。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，在衆人中言：「本聞卿作狗，何意為龍？」輅言：「潛陽未變，非卿所知，焉有狗耳，得聞龍聲乎！」景春言：「今當遠別，後會何期？且復共一射覆。」輅占旣皆中。景春大笑：「卿為我論此卦意，紓我心懷」。輅為開爻散理，分賦形象，言徵辭合，妙不可述。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，勝於射覆之樂。景春與輅別，戒以二事，言：「卿性樂酒，量雖溫克，然不可保，寧當節之。卿有水鏡之才，所見者妙，仰觀雖神，禍如膏火，不可不慎。持卿叡才，游於雲漢之間，不憂不富貴也。」輅言：「酒不可極，才不可盡，吾欲持酒以禮，持才以愚，何患之有也？」

輅族兄孝國，居在厈丘，輅往從之，與二客會。客去後，輅謂孝國曰：「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，異變俱起，雙魂無宅，輅別傳曰：輅又曰：「厚味腊毒，夭精幽夕，坎為棺槨，兊為喪車。」流魂于海，骨歸于家，少許時當並死也。」復數十日，二人飲酒醉，夜共載車，牛驚下道入漳河中，皆即溺死也。

當此之時，輅之鄰里，外戶不閉，無相偷竊者。清河太守華表，召輅為文學掾。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兾州刺史裴徽曰：「輅雅性寬大，與世無忌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、石申，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。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，留精九臯，輅宜蒙陰和之應，得及羽儀之時。」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，引與相見，大善友之。徙部鉅鹿，遷治中別駕。

初應州召，與弟季儒共載，至武城西，自卦吉凶，語儒云：「當在故城中見三貍，爾者乃顯。」前到河西故城角，正見三貍共踞城側，兄弟並喜。正始九年舉秀才。輅別傳曰：輅為華清河所召，為北黌文學，一時士友無不歎慕。安平趙孔曜，明敏有思識，與輅有管、鮑之分，故從發干來，就郡黌上與輅相見，言：「卿腹中汪汪，故時死人半，今生人無雙，當去俗騰飛，翱翔昊蒼，云何在此？聞卿消息，使吾食不甘味也。兾州裴使君才理清明，能釋玄虛，每論易及老、莊之道，未嘗不注精於嚴、瞿之徒也。又眷吾意重，能相明信者。今當故往，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。」輅言：「吾非四淵之龍，安能使白日晝陰？卿若能動東風，興朝雲，吾志所不讓也。」於是遂至兾州見裴使君。使君言：「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邪？」孔曜言：「體中無藥石之疾，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，拘縶後廄歷年，去王良、伯樂百八十里，不得騁天骨，起風塵，以此憔悴耳。」使君言：「騏驥今何在也？」孔曜言：「平原管輅字公明，年三十六，雅性寬大，與世無忌，可謂士雄。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、石申，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，游步道術，開神無窮，可謂士英。抱荊山之璞，懷夜光之寶，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，可為痛心疾首也。使君方欲流精九臯，垂神幽藪，欲令明主不獨治，逸才不乆滯，高風遐被，莫不草靡，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，得及羽儀之時，必能翼宣隆化，揚聲九圍也。」裴使君聞言，則忼慨曰：「何乃爾邪！雖在大州，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，思還京師，得共論道耳，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？如此便相為取之，莫使騏驥更為凡馬，荊山反成凡石。」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。一相見，清論終日，不覺罷倦。天時大熱，移牀在庭前樹下，乃至雞向晨，然後出。再相見，便轉為鉅鹿從事。三見，轉治中。四見，轉為別駕。至十月，舉為秀才。輅辭裴使君，使君言：「丁、鄧二尚書，有經國才畧，於物理無不精也。何尚書神明精微，言皆巧妙，巧妙之志，殆破秋豪，君當慎之！自言不解易九事，必當以相問。比至洛，宜善精其理也。」輅言：「何若巧妙，以攻難之才，游形之表，未入於神。夫入神者，當步天元，推陰陽，探玄虛，極幽明，然後覽道無窮，未暇細言。若欲差次老、莊而參爻、象，愛微辯而興浮藻，可謂射侯之巧，非能破秋豪之妙也。若九事皆至義者，不足勞思也。若陰陽者，精之以久。輅去之後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，風必摧破樹木。若發於乾者，必有天威，不足共清譚者。」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吏部尚書何晏請之，鄧颺在晏許。晏謂輅曰：「聞君著爻神妙，試為作一卦，知位當至三公不？」又問：「連夢見青蠅數十頭，來在鼻上，驅之不肯去，有何意故？」輅曰：「夫飛鴞，天下賤鳥，及其在林食椹，則懷我好音，況輅心非草木，敢不盡忠？昔元、凱之弼重華，宣慈惠和，周公之翼成王，坐而待旦，故能流光六合，萬國咸寧。此乃履道休應。非卜筮之所明也。今君侯位重山嶽，勢若雷電，而懷德者鮮，畏威者衆，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。又鼻者艮，此天中之山，臣松之案：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。鼻有山象，故曰：「天中之山」也。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。今青蠅臭惡，而集之焉。位峻者顛，輕豪者亡，不可不思害盈之數，盛衰之期。是故山在地中曰謙，雷在天上曰壯；謙則襃多益寡，壯則非禮不履。未有損己而不光大，行非而不傷敗。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，下思尼父彖象之義，然後三公可決，青蠅可驅也。」颺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譚。」輅荅曰：「夫老生者見不生，常譚者見不譚。」晏曰：「過歲更當相見。」輅別傳曰：輅為何晏所請，果共論易九事，九事皆明。晏曰：「君論陰陽，此世無雙。」時鄧颺與晏共坐，颺言：「君見謂善易，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，何故也？」輅尋聲荅之曰：「夫善易者不論易也。」晏含笑而讚之「可謂要言不煩也」。因請輅為卦。輅旣稱引鑒誡，晏謝之曰：「知機其神乎，古人以為難；交疏而吐其誠，今人以為難。君今一靣而盡二難之道，可謂明德惟馨。詩不云乎，『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』！」輅還邑舍，具以此言語舅氏，舅氏責輅言太切至。輅曰；「與死人語，何所畏邪？」舅大怒，謂輅狂悖。歲朝，西北大風，塵埃蔽天，十餘日，聞晏、颺皆誅，然後舅氏乃服。輅別傳曰：舅夏大夫問輅：「前見何、鄧之日，為已有凶氣未也？」輅言：「與禍人共會，然後知神明交錯；與吉人相近，又知聖賢求精之妙。夫鄧之行步，則筋不束骨，脉不制肉，起立傾倚，若無手足，謂之鬼躁。何之視候，則魂不守宅，血不華色，精爽煙浮，容若槁木，謂之鬼幽。故鬼躁者為風所收，鬼幽者為火所燒，自然之符，不可以蔽也。」輅後因得休，裴使君問：「何平叔一代才名，其實何如？」輅曰：「其才若盆盎之水，所見者清，所不見者濁。神在廣博，志不務學，弗能成才。欲以盆盎之水，求一山之形，形不可得，則智由此惑。故說老、莊則巧而多華，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；華則道浮，偽則神虛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，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，輅以為少功之才也。」裴使君曰：「誠如來論。吾數與平叔共說老、莊及易，常覺其辭妙於理，不能折之。又時人吸習，皆歸服之焉，益令不了。相見得清言，然後灼灼耳。」

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，共論易義，輅因言「卜可知君生死之日。」毓使筮其生日月，如言無蹉跌。毓大愕然，曰：「君可畏也。死以付天，不以付君。」遂不復筮。毓問輅：「天下當太平否？」輅曰：「方今四九天飛，利見大人，神武升建，王道文明，何憂不平？」毓未解輅言，無幾，曹爽等誅，乃覺寤云。輅別傳曰：魏郡太守鍾毓，清逸有才，難輅易二十餘事，自以為難之至精也。輅尋聲投響，言無留滯，分張爻象，義皆殊妙。毓即謝輅。輅卜知毓生日月，毓愕然曰：「聖人運神通化，連屬事物，何聦明乃爾！」輅言：「幽明同化，死生一道，悠悠太極，終而復始。文王損命，不以為憂，仲尼曳杖，不以為懼，緒煩蓍筮，宜盡其意。」毓曰：「生者好事，死者惡事，哀樂之分，吾所不能齊，且以付天，不以付君也。」石苞為鄴典農，與輅相見，問曰：「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，其事可信乎？」輅言：「此但陰陽蔽匿之數，苟得其數，則四嶽可藏，河海可逃。況以七尺之形，游變化之內，散雲霧以幽身，布金水以滅迹，術足數成，不足為難。」苞曰：「欲聞其妙，君且善論其數也。」輅言：「夫物不精不為神，數不妙不為術，故精者神之所合，妙者智之所遇，合之幾微，可以性通，難以言論。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，離朱不能說其目。非言之難，孔子曰『書不盡言』，言之細也，『言不盡意』，意之微也，斯皆神妙之謂也。請舉其大體以驗之。夫白日登天，運景萬里，無物不照，及其入地，一炭之光，不可得見。三五盈月，清耀燭夜，可以遠望，及其在晝，明不如鏡。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，陰陽之數通於萬類，鳥獸猶化，況於人乎！夫得數者妙，得神者靈，非徒生者有驗，死亦有徵。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，彭生託水變以立形。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，死者能顯亦能幽，此物之精氣，化之游魂，人鬼相感，數使之然也。」苞曰：「目見陰陽之理，不過於君，君何以不隱？」輅曰：「夫陵虛之鳥，愛其清高，不願江、漢之魚；淵沼之魚，樂其濡溼，不易騰風之鳥：由性異而分不同也。僕自欲正身以明道，直己以親義，見數不以為異，知術不以為奇，夙夜研機，孳孳溫故，而素隱行怪，未暇斯務也。」

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，使筮。輅曰：「內方外圓，五色成文，含寶守信，出則有章，此印囊也。高岳巖巖，有鳥朱身，羽翼玄黃，鳴不失晨，此山鷄毛也。」邠曰：「此郡官舍，連有變怪，使人恐怖，其理何由？」輅曰：「或因漢末之亂，兵馬擾攘，軍尸流血，汙染丘山，故因昏夕，多有怪形也。明府道德高妙，自天祐之，願安百祿，以光休寵。」輅別傳曰：故郡將劉邠字令元，清和有思理，好易而不能精。與輅相見，意甚喜歡，自說注易向訖也。輅言：「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，經緯大道，誠富美之秋。然輅以為注易之急，急於水火；水火之難，登時之驗，易之清濁，延于萬代，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。自旦至今，聽採聖論，未有易之一分，易安可注也！輅不解古之聖人，何以處乾位於西北，坤位於西南。夫乾坤者天地之象，然天地至大，為神明君父，覆載萬物，生長無首，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？乾之象彖曰：『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』夫統者，屬也，尊莫大焉，何由有別位也？」邠依易繫辭，諸為之理以為注，不得其要。輅尋聲下難，事皆窮析。曰：「夫乾坤者，易之祖宗，變化之根源，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，疑則無神，恐非注易之符也。」輅於此為論八卦，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，大論開廓，衆化相連。邠所解者，皆以為妙，所不解者，皆以為神。自說：「欲注易八年，用思勤苦，歷載靡寧，定相得至論，此才不及易，不愛乆勞，喜承雅言，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。」欲從輅學射覆，輅言：「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，亦宜絕思於靈蓍。靈蓍者，二儀之明數，陰陽之幽契，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，用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。纖微，未可以為易也。」邠曰：「以為術者易之近數，欲求其端耳。若如來論，何事於斯？」留輅五日，不遑恤官，但共清譚。邠自言：「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、莊之道，至於精神遐流，與化周旋，清若金水，鬱若山林，非君侶也。」邠又曰：「此郡官舍，連有變怪，變怪多形，使人怖恐，君似當達此數者，其理何由也。」輅言：「此郡所以名平原者，本有原，山無木石，與地自然；含陰不能吐雲，含陽不能激風，陰陽雖弱，猶有微神；微神不真，多聚凶姧，以類相求，魍魎成群。或因漢末兵馬擾攘，軍尸流血，汙染丘岳，彊魂相感，變化無常，故因昏夕之時，多有怪形也。昔夏禹文明，不怪於黃龍，周武信時，不惑於暴風，今明府道德高妙，神不懼妖，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，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。」邠曰：「聽雅論為近其理，每有變怪，輒聞鼓角聲音，或見弓劒形象。夫以土山之精，伯有之魂，實能合會，干犯明靈也。」邠問輅：「易言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，斯為同不也？」輅曰：「不同之名，朝旦為輝，日中為光。」晉諸公贊曰：邠本名炎，犯於太子諱，改為邠。位至太子僕。子粹，字純嘏，侍中。次宏，字終嘏，太常。次漢，字仲嘏，光祿大夫。漢清沖有貴識，名亞樂廣。宏子咸，徐州刺吏。次耽，晉陵內史。耽子恢，字真長，尹丹楊，為中興名士也。

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，令輅筮其所得。輅曰：「當獲小獸，復非食禽，雖有爪牙，微而不彊，雖有文章，蔚而不明，非虎非雉，其名曰狸。」獵人暮歸，果如輅言。季龍取十三種物，著大篋中，使輅射。云：「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。」先說鷄子，後道蠶蛹，遂一一名之，惟以梳為枇耳。輅別傳曰：清河令徐季龍，字開明，有才機。與輅相見，共論龍動則景雲起，虎嘯則谷風至，以為火星者龍，參星者虎，火出則雲應，參出則風到，此乃陰陽之感化，非龍虎之所致也。輅言：「夫論難當先審其本，然後求其理，理失則機謬，機謬則榮辱之主。若以參星為虎，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，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。是以龍者陽精，以潛為陰，幽靈上通，和氣感神，二物相扶，故能興雲。夫虎者，陰精而居于陽，依木長嘯，動於巽林，二氣相感，故能運風。若磁石之取鐵，不見其神而金自來，有徵應以相感也。況龍有潛飛之化，虎有文明之變，招雲召風，何足為疑？」季龍言：「夫龍之在淵，不過一井之底，虎之悲嘯，不過百步之中，形氣淺弱，所通者近，何能剽景雲而馳東風？」輅言：「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，形不出手，乃上引太陽之火，下引太陰之水，噓吸之間，煙景以集。苟精氣相感，縣象應乎二燧；苟不相感，則二女同居，志不相得。自然之道，無有遠近。」季龍言：「世有軍事，則感雞雉先鳴，其道何由？復有他占，惟在雞雉而巳？」輅言：「貴人有事，其應在天，在天則日月星辰也。兵動民憂，其應在物，在物則山林鳥獸也。夫雞者兊之畜，金者兵之精，雉者離之鳥，獸者武之神，故太白揚輝則鷄鳴，熒惑流行則雉驚，各感數而動。又兵之神道，布在六甲，六甲推移，其占無常。是以晉柩牛呴，果有西軍，鴻嘉石鼓，鳴則有兵，不專近在於雞雉也。」季龍言：「魯昭公八年，有石言於晉，師曠以為作事不時，怨讟動於民，則有非言之物而言，於理為合不？」輅言：「晉平奢泰，崇飾宮室，斬伐林木，殘破金石，民力旣盡，怨及山澤，神痛人感，二精並作，金石同氣，則兊為口舌，口舌之妖，動于靈石。傳曰輕百姓，飾城郭，則金不從革，此之謂也。」季龍欽嘉，留輅經數日。輅占獵旣驗，季龍曰：「君雖神妙，但不多藏物耳，何能皆得之？」輅言：「吾與天地參神，蓍龜通靈，抱日月而遊杳冥，極變化而覽未然，況茲近物，能蔽聦明？」季龍大笑，「君旣不謙，又念窮在近矣。」輅言：「君尚未識謙言，焉能論道？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，蓍龜者則卜筮之數，日月者離坎之象，變化者陰陽之爻，杳冥者神化之源，未然者則幽冥之先，此皆周易之紀綱，何僕之不謙？」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，欲以窮之，輅射之皆中。季龍乃歎曰：「作者之謂聖，述者之謂明，豈此之謂乎！」

輅隨軍西行，過毌丘儉墓下，倚樹哀吟，精神不樂。人問其故，輅曰：「林木雖茂，無形可乆；碑誄雖美，無後可守。玄武藏頭，蒼龍無足，白虎銜尸，朱雀悲哭，四危以備，法當滅族。不過二載，其應至矣。」卒如其言。後得休，過清河倪太守。時天旱，倪問輅雨期，輅曰：「今夕當雨。」是日暘燥，晝無形似，府丞及令在坐，咸謂不然。到鼓一中，星月皆沒，風雲並起，竟成快雨。於是倪盛脩主人禮，共為懽樂。輅別傳曰：輅與倪清河相見，旣刻雨期，倪猶未信。輅曰：「夫造化之所以為神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十六日壬子，直滿，畢星中已有水氣，水氣之發，動於卯辰，此必至之應也。又天昨檄召五星，宣布星符，刺下東井，告命南箕，使召雷公、電父、風伯、雨師，羣岳吐陰，衆川激精，雲漢垂澤，蛟龍含靈，3df83df8朱電，吐咀杳冥，殷殷雷聲，噓吸雨靈，習習谷風，六合皆同，欬唾之間，品物流形。天有常期，道有自然，不足為難也。」倪曰：「譚高信寡，相為憂之。」於是便留輅，往請府丞及清河令。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肉，若不雨當住十日。輅曰：「言念費損！」至日向暮，了無雲氣，衆人並嗤輅。輅言：「樹上已有少女微風，樹間又有陰鳥和鳴。又少男風起，衆鳥和翔，其應至矣。」須臾，果有艮風鳴鳥。日未入，東南有山雲樓起。黃昏之後，雷聲動天。到鼓一中，星月皆沒，風雲並興，玄氣四合，大雨河傾。倪調輅言：「誤中耳，不為神也。」輅曰：「誤中與天期，不亦工乎！」

正元二年，弟辰謂輅曰：「大將軍待君意厚，兾當富貴乎？」輅長歎曰：「吾自知有分直耳，然天與我才明，不與我年壽，恐四十七八間，不見女嫁兒娶婦也。若得免此，欲作洛陽令，可使路不拾遣，枹鼓不鳴。但恐至太山治鬼，不得治生人，如何！」辰問其故，輅曰：「吾額上無生骨，眼中無守精，鼻無梁柱，脚無天根，背無三甲，腹無三壬，此皆不壽之驗。又吾本命在寅，加月食夜生。天有常數，不可得諱，但人不知耳。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，略無錯也。」是歲八月，為少府丞。明年二月卒，年四十八。輅別傳曰：旣有明才，遭朱陽之運，于時名勢赫弈，若火猛風疾。當塗之士，莫不枝附葉連。賔客如雲，無多少皆為設食。賔無貴賤，候之以禮。京城紛紛，非徒歸其名勢而已，然亦懷其德焉。向不夭命，輅之榮華，非世所測也。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，輅言：「卿不可教耳。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，非至妙不能覩其道，孝經、詩、論，足為三公，無用知之也。」於是遂止。子弟無能傳其術者。辰叙曰：「夫晉、魏之士，見輅道術神妙，占候無錯，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。辰每觀輅書傳，惟有易林、風角及鳥鳴、仰觀星書三十餘卷，世所共有。然輅獨在少府官舍，無家人子弟隨之，其亡沒之際，好奇不哀喪者，盜輅書，惟餘易林、風角及鳥鳴書還耳。夫術數有百數十家，其書有數千卷，書不少也。然而世鮮名人，皆由無才，不由無書也。裴兾州、何、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、潁川兄弟，以輅稟受天才，明陰陽之道，吉凶之情，一得其源，遂涉其流，亦不為難，常歸服之。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，昏不暇寐。自此以下，殆白日欲寢矣。又自言當世無所願，欲得與魯梓慎、鄭裨竈、晉卜偃、宋子韋、楚甘公、魏石申共登靈臺，披神圖，步三光，明災異，運蓍龜，決狐疑，無所復恨也。辰不以闇淺，得因孔懷之親，數與輅有所諮論。至於辨人物，析臧否，說近義，彈曲直，拙而不工也。若敷皇、羲之典，揚文、孔之辭，周流五曜，經緯三度，口滿聲溢，微言風集，若仰眺飛鴻，漂漂兮景沒，若俯臨深溪，杳杳兮精絕；偪以攻難，而失其端，欲受學求道，尋以迷昏，無不扼腕椎指，追音響長歎也。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，卒不免禍，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，可謂明哲相殊。又京房目見遘讒之黨，耳聽青蠅之聲，靣諫不從，而猶道路紛紜。輅處魏、晉之際，藏智以朴，卷舒有時，妙不見求，愚不見遺，可謂知幾相邈也。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，下不避佞諂之徒，欲以天文、洪範，利國利身，困不能用，卒陷大刑，可謂枯龜之餘智，膏燭之末景，豈不哀哉！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，辰不敢許也。至於仰察星辰，俯定吉凶，遠期不失年歲，近期不失日月，辰以甘、石之妙不先也。射覆名物，見術流速，東方朔不過也。觀骨形而審貴賤，覽形色而知生死，許負、唐舉不超也。若夫疏風氣而探徵候，聽鳥鳴而識神機，亦一代之奇也。向使輅官達，為宰相大臣，膏腴流於明世，華曜列乎竹帛，使幽驗皆舉，祕言不遺，千載之後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，無道者必疑而怪之；信者以妙過真，夫妙與神合者，得神無所惑也。恨輅才長命短，道貴時賤，親賢遐潛，不宣於良史，而為鄙弟所見追述，旣自闇濁，又從來乆遠，所載卜占事，雖不識本卦，捃拾殘餘，十得二焉。至於仰觀靈曜，說魏、晉興衰，及五運浮沉，兵革災異，十不收一。無源何以成河？無根何以垂榮？雖秋菊可採，不及春英，臨文忼慨，伏用哀慙。將來君子，幸以高明求其義焉。往孟荊州為列人典農，常問亡兄，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，正知守宮、蜥蜴二物者。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，辭喻交錯，微義豪起，變化相推，會於辰巳，分別龍虵，各使有理。言絕之後，孟荊州長歎息曰：『吾聞君論，精神騰躍，殆欲飛散，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！』」　臣松之案：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，謂劉寔也。辰撰輅傳，寔時為太常，潁川則寔弟智也。寔、智並以儒學為名，無能言之。世語稱寔博辯，猶不足以並裴、何之流也。又案輅自說，云「本命在寅」，則建安十五年生也。至正始九年，應三十九，而傳云三十六，以正元三年卒，應四十七，傳云四十八，皆為不相應也。近有閻續伯者，名纘，該微通物，有良史風。為天下補綴遺脫，敢以所聞列于篇左。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，足以取信者，兾免虛誣之譏云爾。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：「輅始見聞，由於為鄰婦卜亡牛，云當在西靣窮牆中，縣頭上向。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，果得牛。婦人因以為藏己牛，告官案驗，乃知以術知，故裴兾州遂聞焉。」又云：「路中小人失妻者，輅為卜，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。具如其言，豚逸走，即共追之。豚入人舍，突破主人甕，婦從甕中出。」劉侯云甚多此類，辰所載纔十一二耳。劉侯云：「辰，孝廉才也。」中書令史紀玄龍，輅鄉里人，云：「輅在田舍，嘗候遠鄰，主人患數失火。輅卜，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，當有一角巾諸生，駕黑牛故車，必引留，為設賔主，此能消之。即從輅戒。諸生有急求去，不聽，遂留當宿，意大不安，以為圖己。主人罷入，生乃把刀出門，倚兩薪積閒，側立假寐。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，如獸，手中持火，以口吹之。生驚，舉刀斫，正斷要，視之則狐。自此主人不復有災。」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：「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，召輅作吏，駿與少小，後以鄉里，遂加恩意，常與同載周旋，具知其事。云諸要驗，三倍於傳。辰旣短才，又年縣小，又多在田舍，故益不詳。辰仕宦至州主簿、部從事，太康之初物故。」駿又云：「輅卜亦不悉中，十得七八，駿問其故，輅云：『理無差錯，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寔，故使爾。』華城門夫人者，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，得疾，連年不差。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，三廄在其東南。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，自言能治，便聽使之，必得其力。後無何，有南征廄騶，當充甲卒，來詣盧公，占能治女郎。公即表請留之，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，初用散藥，後復用丸治，尋有效，即奏除騶名，以補太醫。」又云：「隨輅父在利漕時，有治下屯民捕鹿者，其晨行還，見毛血，人取鹿處來詣廄告輅，輅為卦語云：『此有盜者，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。汝徑往門前，伺無人時，取一瓦子，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，以瓦著下，不過明日食時，自送還汝。』其夜，盜者父病頭痛，壯熱煩疼，然亦來詣輅卜。輅為發祟，盜者具服。輅令擔皮肉藏還者故處，病當自愈。乃密教鹿主往取。又語使復往如前，舉椽棄瓦。盜父亦差。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，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，當逢一人，使指天畫地，舉手四向，自當得之。暮果獲於故處矣。」

評曰：華佗之醫診，杜夔之聲樂，朱建平之相術，周宣之相夢，管輅之術筮，誠皆玄妙之殊巧，非常之絕技矣。昔史遷著扁鵲、倉公、日者之傳，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。故存錄云爾。

##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

書載「蠻夷猾夏」，詩稱「玁狁孔熾」，乆矣其為中國患也。秦、漢以來，匈奴乆為邊害。孝武雖外事四夷，東平兩越、朝鮮，西討貳師、大宛，開卭苲、夜郎之道，然皆在荒服之外，不能為中國輕重。而匈奴最逼於諸夏，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，是以屢遣衞、霍之將，深入北伐，窮追單于，奪其饒衍之地。後遂保塞稱藩，世以衰弱。建安中，呼厨泉南單于入朝，遂留內侍，使右賢王撫其國，而匈奴折節，過於漢舊。然烏丸、鮮卑稍更彊盛，亦因漢末之亂，中國多事，不遑外討，故得擅漢南之地，寇暴城邑，殺畧人民，北邊仍受其困。會袁紹兼河北，乃撫有三郡烏丸，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。其後尚、熈又逃于蹋頓。蹋頓又驍武，邊長老皆比之冒頓，恃其阻遠，敢受亡命，以雄百蠻。太祖潛師北伐，出其不意，一戰而定之，夷狄懾服，威振朔土。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，而邊民得用安息。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，盡收匈奴故地，自雲中、五原以東抵遼水，皆為鮮卑庭。數犯塞寇邊，幽、并苦之。田豫有馬城之圍，畢軌有陘北之敗。青龍中，帝乃聽王雄，遣劒客刺之。然後種落離散，互相侵伐，彊者遠遁，弱者請服。由是邊陲差安，漢南少事，雖時頗鈔盜，不能復相扇動矣。烏丸、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。其習俗、前事，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。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，以備四夷之變云。

魏書曰：烏丸者，東胡也。漢初，匈奴冒頓滅其國，餘類保烏丸山，因以為號焉。俗善騎射，隨水草放牧，居無常處，以穹廬為宅，皆東向。日弋獵禽獸，食肉飲酪，以毛毳為衣。貴少賤老，其性悍驁，怒則殺父兄，而終不害其母，以母有族類，父兄以己為種，無復報者故也。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鬬訟相侵犯者為大人，邑落各有小帥，不世繼也。數百千落自為一部，大人有所召呼，刻木為信，邑落傳行，無文字，而部衆莫敢違犯。氏姓無常，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。大人已下，各自畜牧治產，不相徭役。其嫁娶皆先私通，畧將女去，或半歲百日，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娶之禮。婿隨妻歸，見妻家無尊卑，旦起皆拜，而不自拜其父母。為妻家僕役二年，妻家乃厚遣送女，居處財物，一出妻家。故其俗從婦人計，至戰鬪時，乃自決之。父子男女，相對蹲踞，悉髠頭以為輕便。婦人至嫁時乃養髮，分為髻，著句決，飾以金碧，猶中國有冠步搖也。父兄死，妻後母執嫂；若無執嫂者，則己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，死則歸其故夫。俗識鳥獸孕乳，時以四節，耕種常用布穀鳴為候。地宜青穄、東牆，東牆似蓬草，實如葵子，至十月熟。能作白酒，而不知作麴糱。米常仰中國。大人能作弓矢鞌勒，鍛金鐵為兵器，能刺韋作文繡，織縷氊𣮷。有病，知以艾灸，或燒石自熨，燒地卧上，或隨痛病處，以刀決脉出血，及祝天地山川之神，無鍼藥。貴兵死，斂屍有棺，始死則哭，葬則歌舞相送。肥養犬，以采繩嬰牽，并取亡者所乘馬、衣物、生時服飾，皆燒以送之。特屬累犬，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。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。至葬日，夜聚親舊員坐，牽犬馬歷位，或歌哭者，擲肉與之。使二人口誦呪文，使死者魂神徑至，歷嶮阻，勿令橫鬼遮護，達其赤山，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。敬鬼神，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，及先大人有健名者，亦同祠以牛羊，祠畢皆燒之。飲食必先祭。其約法，違大人言死，盜不止死。其相殘殺，令都落自相報，相報不止，詣大人平之，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贖死命，乃止。自殺其父兄無罪。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，諸邑落不肯受，皆逐使至雍狂地。地無山，有沙漠、流水、草木，多蝮虵，在丁令之西南，烏孫之東北，以窮困之。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，人衆孤弱，為匈奴臣服，常歲輸牛馬羊，過時不具，輒虜其妻子。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，烏丸轉彊，發掘匈奴單于冢，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。壹衍鞮單于大怒，發二萬騎以擊烏丸。大將軍霍光聞之，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。比明友兵至，匈奴已引去。烏丸新被匈奴兵，乘其衰弊，遂進擊烏丸，斬首六千餘級，獲三王首還。後數復犯塞，明友輒征破之。至王莽末，並與匈奴為寇。光武定天下，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，從五原關出塞征之，無利，而殺馬千餘匹。烏丸遂盛，鈔擊匈奴，匈奴轉徙千里，漠南地空。建武二十五年，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，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，使居塞內，布列遼東屬國、遼西、右北平、漁陽、廣陽、上谷、代郡、鴈門、太原、朔方諸郡界，招來種人，給其衣食，置校尉以領護之，遂為漢偵備，擊匈奴、鮮卑。至永平中，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，鮮卑還為寇害，遼東太守祭肜募殺志賁，遂破其衆。至安帝時，漁陽、右北平、鴈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、匈奴合，鈔畧代郡、上谷、涿郡、五原，乃以大司農何熈行車騎將軍，左右羽林五營士，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。匈奴降，鮮卑、烏丸各還塞外。是後，烏丸稍復親附，拜其大人戎末廆為都尉。至順帝時，戎末廆率將王侯咄歸、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，還皆拜為率衆王，賜束帛。

烏丸傳

漢末，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，衆五千餘落，上谷烏丸大人難樓，衆九千餘落，各稱王，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，衆千餘落，自稱峭王，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，衆八百餘落，自稱汗魯王，皆有計策勇健。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，自號彌天安定王，為三郡烏丸元帥，寇略青、徐、幽、兾四州，殺略吏民。靈帝末，以劉虞為幽州牧，募胡斬純首，北州乃定。後丘力居死，子樓班年小，從子蹋頓有武略，代立，總攝三王部，衆皆從其教令。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，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，助紹擊瓚，破之。紹矯制賜蹋頓、峭王、汗魯王印綬，皆以為單于。英雄記曰：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，皆安車、華蓋、羽覆、黃屋、左纛。版文曰：「使持節大將軍督幽、青、并領兾州牧阮鄉侯紹，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、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、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：乃祖慕義遷善，款塞內附，北捍玁狁，東拒濊貊，世守北陲，為百姓保鄣，雖時侵犯王畧，命將徂征厥罪，率不旋時，悔愆變改，方之外夷，最又聦慧者也。始有千夫長、百夫長以相統領，用能悉乃心，克有勳力於國家，稍受王侯之命。自我王室多故，公孫瓚作難，殘夷厥土之君，以侮天慢主，是以四海之內，並執干戈以衞社稷。三王奮氣裔土，忿姦憂國，控弦與漢兵為表裏，誠甚忠孝，朝所嘉焉。然而虎兕長蛇，相隨塞路，王官爵命，否而無聞。夫有勳不賞，俾勤者怠。今遣行謁者楊林，齎單于璽綬車服，以對爾勞。其各綏靜部落，教以謹慎，無使作凶作慝。世復爾祀位，長為百蠻長。厥有咎有不臧者，泯於爾祿，而喪於乃庸，可不勉乎！烏桓單于都護部衆，左右單于受其節度，他如故事。」

後樓班大，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為單于，蹋頓為王。然蹋頓多畫計策。廣陽閻柔，少沒烏丸、鮮卑中，為其種所歸信。柔乃因鮮卑衆，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，紹因寵慰以安北邊。後袁尚敗奔蹋頓，憑其勢，復圖兾州。會太祖平河北，柔帥鮮卑、烏丸歸附，遂因以柔為校尉，猶持漢使節，治廣寗如舊。建安十一年，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，潛軍詭道，未至百餘里，虜乃覺。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，兵馬甚盛。太祖登高望虜陣，柳軍未進，觀其小動，乃擊破其衆，臨陣斬蹋頓首，死者被野。速附丸、樓班、烏延等走遼東，遼東悉斬，傳送其首。其餘遺迸皆降。及幽州、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，悉徙其族居中國，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。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。魏畧曰：景初元年秋，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衆軍討遼東。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、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葉，昔隨袁尚奔遼西，聞儉軍至，率衆五千餘人降。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，封其渠帥三十餘為王，賜輿馬繒采各有差。

鮮卑傳

鮮卑魏書曰：鮮卑亦東胡之餘也，別保鮮卑山，因號焉。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。其地東接遼水，西當西城。常以季春大會，作樂水上，嫁女娶婦，髠頭飲宴。其獸異於中國者，野馬、羱羊、端牛。端牛角為弓，世謂之角端者也。又有貂、豽、鼲子，皮毛柔蠕，故天下以為名裘。鮮卑自為冒頓所破，遠竄遼東塞外，不與餘國爭衡，未有名通於漢，而自與烏丸相接。至光武時，南北單于更相攻伐，匈奴損耗，而鮮卑遂盛。建武三十年，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貢，封於仇賁為王。永平中，祭肜為遼東太守，誘賂鮮卑，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，於是鮮卑自燉煌、酒泉以東邑落大人，皆詣遼東受賞賜，青、徐二州給錢，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。和帝時，鮮卑大都護校尉廆帥部衆從烏丸校尉任常擊叛者，封校尉廆為率衆王。殤帝延平中，鮮卑乃東入塞，殺漁陽太守張顯。安帝時，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，漢賜鮮卑王印綬，赤車參駕，止烏丸校尉所治寗下。通胡市，築南北兩部質宮，受邑落質者二十部。是後或反或降，或與匈奴、烏丸相攻擊。安帝末，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，屯列衝要。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，漢遣度遼將軍鄧遵、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。鮮卑大人烏倫、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，封烏倫為王，其至鞬為侯，賜采帛。遵去後，其至鞬復反，圍烏丸校尉於馬城，度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。其至鞬遂盛，控弦數萬騎，數道入塞，趣五原寧貊，攻匈奴南單于，殺左奧鞬日逐王。順帝時，復入塞，殺代郡太守。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，緣邊郡兵屯塞下，調五營弩帥令教戰射，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。後烏丸校尉耿曄將率衆王出塞擊鮮卑，多斬首虜，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。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，皆自號鮮卑兵。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，其妻在家，有子。投鹿侯歸，怪欲殺之。妻言：「嘗晝行聞雷震，仰天視而雹入其口，因吞之，遂姙身，十月而產，此子必有奇異，且長之。」投鹿侯固不信。妻乃語家，令收養焉，號檀石槐，長大勇健，智畧絕衆。年十四五，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，檀石槐策騎追擊，所向無前，悉還得所亡。由是部落畏服，施法禁，平曲直，莫敢犯者，遂推以為大人。檀石槐旣立，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。兵馬甚盛，南鈔漢邊，北拒丁令，東却夫餘，西擊烏孫，盡據匈奴故地，東西萬二千餘里，南北七千餘里，罔羅山川、水澤、鹽池甚廣。漢患之，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，不克。乃更遣使者齎印綬，即封檀石槐為王，欲與和親。檀石槐拒不肯受，寇鈔滋甚。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。從右北平以東至遼，東接夫餘、濊貊為東部，二十餘邑，其大人曰彌加、闕機、素利、槐頭。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，十餘邑，其大人曰柯最、闕居、慕容等，為大帥。從上谷以西至燉煌，西接烏孫為西部，二十餘邑，其大人曰置鞬落羅、曰律推演、宴荔游等，皆為大帥，而制屬檀石槐。至靈帝時，大鈔畧幽、并二州。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。熹平六年，遣護烏丸校尉夏育，破鮮卑中郎將田晏，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，三道並進，徑二千餘里征之。檀石槐帥部衆逆擊，旻等敗走，兵馬還者什一而己。鮮卑衆日多，田畜射獵，不足給食。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，廣袤數百里，停不流，中有魚而不能得。聞汗人善捕魚，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，得千餘家，徙置烏侯秦水上，使捕魚以助糧。至于今，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。檀石槐年四十五死，子和連代立。和連材力不及父，而貪淫，斷法不平，衆叛者半。靈帝末年數為寇鈔，攻北地，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，和連即死。其子騫曼小，兄子魁頭代立。魁頭旣立後，騫曼長大，與魁頭爭國，衆遂離散。魁頭死，弟步度根代立。自檀石槐死後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。步度根旣立，衆稍衰弱，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為大人。建安中，太祖定幽州，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。後代郡烏丸能臣氐等叛，求屬扶羅韓，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。到桑乾，氏等議，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，恐不見濟，更遣人呼軻比能。比能即將萬餘騎到，當共盟誓。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，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。比能自以殺歸泥父，特又善遇之。步度根由是怨比能。

文帝踐阼，田豫為烏丸校尉，持節并護鮮卑，屯昌平。步度根遣使獻馬，帝拜為王。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，步度根部衆稍寡弱，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、鴈門郡。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：「汝父為比能所殺，不念報仇，反屬怨家。今雖厚待汝，是欲殺汝計也。不如還我，我與汝是骨肉至親，豈與仇等？」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，比能追之弗及。至黃初五年，步度根詣闕貢獻，厚加賞賜，是後一心守邊，不為寇害，而軻比能衆遂彊盛。明帝即位，務欲綏和戎狄，以息征伐，羈縻兩部而已。至青龍元年，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，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，寇鈔并州，殺略吏民。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，歸泥叛比能，將其部衆降，拜歸義王，賜幢麾、曲蓋、鼓吹，居并州如故。步度根為比能所殺。

軻比能傳

軻比能本小種鮮卑，以勇健，斷法平端，不貪財物，衆推以為大人。部落近塞，自袁紹據河北，中國人多亡叛歸之，教作兵器鎧楯，頗學文字。故其勒御部衆，擬則中國，出入弋獵，建立旌麾，以鼓節為進退。建安中，因閻柔上貢獻。太祖西征關中，田銀反河間，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。後代郡烏丸反，比能復助為寇害，太祖以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，北征，大破之。比能走出塞，後復通貢獻。延康初，比能遣使獻馬，文帝亦立比能為附義王。黃初二年，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，還居代郡。明年，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脩武盧等三千餘騎，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，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。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，更相攻擊。田豫和合，使不得相侵。五年，比能復擊素利，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。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，豫進討，破走之，由是懷貳。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：「夷狄不識文字，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。我與素利為讎，往年攻擊之，而田校尉助素利。我臨陣使瑣奴往，聞使君來，即便引軍退。步度根數數鈔盜，又殺我弟，而誣我以鈔盜。我夷狄雖不知禮義，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，牛馬尚知美水草，況我有人心邪！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。」輔得書以聞帝，帝復使豫招納安慰。比能衆遂彊盛，控弦十餘萬騎。每鈔畧得財物，均平分付，一決目前，終無所私，故得衆死力，餘部大人皆敬憚之，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。

太和二年，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，舍為鞬所殺。其秋，豫將西部鮮卑蒲頭、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，大破之。還至馬城，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。上谷太守閻志，柔之弟也，素為鮮卑所信。志往解喻，即解圍去。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，撫以恩信。比能數款塞，詣州奉貢獻。至青龍元年，比能誘納步度根，使叛并州，與結和親，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。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、董弼等擊之，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，臨陣害尚、弼。至三年中，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，更立其弟。

素利、彌加、厥機皆為大人，在遼西、右北平、漁陽塞外，道遠初不為邊患，然其種衆多於比能。建安中，因閻柔上貢獻，通市，太祖皆表寵以為王。厥機死，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。延康初，又各遣使獻馬。文帝立素利、彌加為歸義王。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。太和二年，素利死。子小，以弟成律歸為王，代攝其衆。

東夷傳

書稱「東漸于海，西被于流沙」。其九服之制，可得而言也。然荒域之外，重譯而至，非足跡車軌所及，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。自虞曁周，西戎有白環之獻，東夷有肅慎之貢，皆曠世而至，其遐遠也如此。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，窮河源，經歷諸國，遂置都護以總領之，然後西域之事具存，故史官得詳載焉。魏興，西域雖不能盡至，其大國龜茲、于寘、康居、烏孫、踈勒、月氏、鄯善、車師之屬，無歲不奉朝貢，略如漢氏故事。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，天子為其絕域，委以海外之事，遂隔斷東夷，不得通於諸夏。景初中，大興師旅，誅淵，又潛軍浮海，收樂浪、帶方之郡，而後海表謐然，東夷屈服。其後高句麗背叛，又遣偏師致討，窮追極遠，踰烏丸、骨都，過沃沮，踐肅慎之庭，東臨大海。長老說有異靣之人，近日之所出，遂周觀諸國，采其法俗，小大區別，各有名號，可得詳紀。雖夷狄之邦，而俎豆之象存。中國失禮，求之四夷，猶信。故撰次其國，列其同異，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。

夫餘傳

夫餘在長城之北，去玄菟千里，南與高句麗，東與挹婁，西與鮮卑接，北有弱水，方可二千里。戶八萬，其民土著，有宮室、倉庫、牢獄。多山陵、廣澤，於東夷之域最平敞。土地宜五穀，不生五果。其人麤大，性彊勇謹厚，不寇鈔。國有君王，皆以六畜名官，有馬加、牛加、豬加、狗加、大使、大使者、使者。邑落有豪民，名下戶皆為奴僕。諸加別主四出，道大者主數千家，小者數百家。食飲皆用俎豆，會同、拜爵、洗爵，揖讓升降。以殷正月祭天，國中大會，連日飲食歌舞，名曰迎鼓，於是時斷刑獄，解囚徒。在國衣尚白，白布大袂，袍、袴，履革鞜。出國則尚繒繡錦𦋺，大人加狐狸、狖白、黑貂之裘，以金銀飾帽。譯人傳辭，皆跪，手據地竊語。用刑嚴急，殺人者死，沒其家人為奴婢。竊盜一責十二。男女淫，婦人妬，皆殺之。尤憎妬，已殺，尸之國南山上，至腐爛。女家欲得，輸牛馬乃與之。兄死妻嫂，與匈奴同俗。其國善養牲，出名馬、赤玉、貂狖、美珠。珠大者如酸棗。以弓矢刀矛為兵，家家自有鎧仗。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。作城柵皆員，有似牢獄。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，通日聲不絕。有軍事亦祭天，殺牛觀蹄以占吉凶，蹄解者為凶，合者為吉。有敵，諸加自戰，下戶俱擔糧飲食之。其死，夏月皆用氷。殺人徇葬，多者百數。厚葬，有槨無棺。魏畧曰：其俗停喪五月，以乆為榮。其祭亡者，有生有熟。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，常諍引以此為節。其居喪，男女皆純白，婦人著布靣衣，去環珮，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。

夫餘本屬玄菟。漢末，公孫度雄張海東，威服外夷，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。時句麗、鮮卑彊，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，妻以宗女。尉仇台死，簡位居立。無適子，有孽子麻余。位居死，諸加共立麻余。牛加兄子名位居，為大使，輕財善施，國人附之，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。正始中，幽州刺史毌丘儉討句麗，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，位居遣大加郊迎，供軍糧。季父牛加有二心，位居殺季父父子，籍沒財物，遣使簿斂送官。舊夫餘俗，水旱不調，五糓不熟，輙歸咎於王，或言當易，或言當殺。麻余死，其子依慮年六歲，立以為王。漢時，夫餘王葬用玉匣，常豫以付玄菟郡，王死則迎取以葬。公孫淵伏誅，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。今夫餘庫有玉璧、珪、瓚數代之物，傳世以為寶，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。魏畧曰：其國殷富，自先世以來，未甞破壞也。其印文言「濊王之印」，國有故城名濊城，蓋本濊貊之地，而夫餘王其中，自謂「亡人」，抑有似也。魏畧曰：舊志又言，昔北方有高離之國者，其王者侍婢有身，王欲殺之，婢云：「有氣如鷄子來下，我故有身。」後生子，王捐之於溷中，猪以喙噓之，徙至馬閑，馬以氣噓之，不死。王疑以為天子也，乃令其母收畜之，名曰東明，常令牧馬。東明善射，王恐奪其國也，欲殺之。東明走，南至施掩水，以弓擊水，魚鼈浮為橋，東明得渡，魚鼈乃解散，追兵不得渡。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。

高句麗傳

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，南與朝鮮、濊貊，東與沃沮，北與夫餘接。都於丸都之下，方可二千里，戶三萬。多大山深谷，無原澤。隨山谷以為居，食澗水。無良田，雖力佃作，不足以實口腹。其俗節食，好治宮室，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，祭鬼神，又祠靈星、社稷。其人性凶急，善寇鈔。其國有王，其官有相加、對盧、沛者、古雛加、主簿、優台丞、使者、皁衣先人，尊卑各有等級。東夷舊語以為夫餘別種，言語諸事，多與夫餘同，其性氣衣服有異。本有五族，有涓奴部、絕奴部、順奴部、灌奴部、桂婁部。本涓奴部為王，稍微弱，今桂婁部代之。漢時賜鼓吹伎人，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，高句麗令主其名籍。後稍驕恣，不復詣郡，於東界築小城，置朝服衣幘其中，歲時來取之，今胡猶名此城為幘溝漊。溝漊者，句麗名城也。其置官，有對盧則不置沛者，有沛者則不置對盧。王之宗族，其大加皆稱古雛加。涓奴部本國主，今雖不為王，適統大人，得稱古雛加，亦得立宗廟，祠靈星、社稷。絕奴部世與王婚，加古雛之號。諸大加亦自置使者、皁衣先人，名皆達於王，如卿大夫之家臣，會同坐起，不得與王家使者、皁衣先人同列。其國中大家不佃作，坐食者萬餘口，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。其民喜歌舞，國中邑落，暮夜男女群聚，相就歌戲。無大倉庫，家家自有小倉，名之為桴京。其人絜清自喜，善藏釀。跪拜申一脚，與夫餘異，行步皆走。以十月祭天，國中大會，名曰東盟。其公會，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。大加主簿頭著幘，如幘而無餘，其小加著折風，形如弁。其國東有大穴，名隧穴，十月國中大會，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，置木隧於神坐。無牢獄，有罪諸加評議，便殺之，沒入妻子為奴婢。其俗作婚姻，言語已定，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，名壻屋，壻暮至女家戶外，自名跪拜，乞得就女宿，如是者再三，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，傍頓錢帛，至生子已長大，乃將婦歸家。其俗淫。男女已嫁娶，便稍作送終之衣。厚葬，金銀財幣，盡於送死，積石為封，列種松栢。其馬皆小，便登山。國人有氣力，習戰鬪，沃沮、東濊皆屬焉。又有小水貊。句麗作國，依大水而居，西安平縣北有小水，南流入海，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，因名之為小水貊，出好弓，所謂貊弓是也。

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，欲不行，彊迫遣之，皆亡出塞為寇盜。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，為所殺。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騊，嚴尤奏言：「貊人犯法，罪不起於騊，且宜安慰。今猥被之大罪，恐其遂反。」莽不聽，詔尤擊之。尤誘期句麗侯騊至而斬之，傳送其首詣長安。莽大恱，布告天下，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。當此時為侯國，漢光武帝八年，高句麗王遣使朝貢，始見稱王。

至殤、安之間，句麗王宮數寇遼東，更屬玄菟。遼東太守蔡風、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二郡害，興師伐之。宮詐降請和，二郡不進。宮密遣軍攻玄菟，焚燒候城，入遼隧，殺吏民。後宮復犯遼東，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，軍敗沒。

宮死，子伯固立。順、桓之間，復犯遼東，寇新安、居鄉，又攻西安平，於道上殺帶方令，略得樂浪太守妻子。靈帝建寧二年，玄菟太守耿臨討之，斬首虜數百級，伯固降，屬遼東。熹平中，伯固乞屬玄菟。公孫度之雄海東也，伯固遣大加優居、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，破之。

伯固死，有二子，長子拔奇，小子伊夷模。拔奇不肖，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王。自伯固時，數寇遼東，又受亡胡五百餘家。建安中，公孫康出軍擊之，破其國，焚燒邑落。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，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，還住沸流水。降胡亦叛伊夷模，伊夷模更作新國，今日所在是也。拔奇遂往遼東，有子留句麗國，今古雛加駮位居是也。其後復擊玄菟，玄菟與遼東合擊，大破之。

伊夷模無子，淫灌奴部，生子名位宮。伊夷模死，立以為王，今句麗王宮是也。其曾祖名宮，生能開目視，其國人惡之，及長大，果凶虐，數寇鈔，國見殘破。今王生墯地，亦能開目視人。句麗呼相似為位，似其祖，故名之為位宮。位宮有力勇，便鞌馬，善獵射。景初二年，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，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。正始三年，宮寇西安平，其五年，為幽州刺吏毌丘儉所破。語在儉傳。

東沃沮傳

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，濵大海而居。其地形東北狹，西南長，可千里，北與挹婁、夫餘，南與濊貊接。戶五千，無大君王，世世邑落，各有長帥。其言語與句麗大同，時時小異。漢初，燕亡人衞滿王朝鮮，時沃沮皆屬焉。漢武帝元封二年，伐朝鮮，殺滿孫右渠，分其地為四郡，以沃沮城為玄菟郡。後為夷貊所侵，徙郡句麗西北，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。沃沮還屬樂浪。漢以土地廣遠，在單單大領之東，分置東部都尉，治不耐城，別主領東七縣，時沃沮亦皆為縣。漢光武六年，省邊郡，都尉由此罷。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，不耐、華麗、沃沮諸縣皆為侯國。夷狄更相攻伐，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、主簿諸曹，皆濊民作之。沃沮諸邑落渠帥，皆自稱三老，則故縣國之制也。國小，迫於大國之間，遂臣屬句麗。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，使相主領，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，貊布、魚、鹽、海中食物，千里擔負致之，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，遇之如奴僕。

其土地肥美，背山向海，宜五糓，善田種。人性質直彊勇，少牛馬，便持矛步戰。食飲居處，衣服禮節，有似句麗。魏畧曰：其嫁娶之法，女年十歲，已相設許。壻家迎之，長養以為婦。至成人，更還女家。女家責錢，錢畢，乃復還壻。其葬作大木槨，長十餘丈，開一頭作戶。新死者皆假埋之，才使覆形，皮肉盡，乃取骨置槨中。舉家皆共一槨，刻木如生形，隨死者為數。又有瓦䥶，置米其中，編縣之於槨戶邊。

毌丘儉討句麗，句麗王宮奔沃沮，遂進師擊之。沃沮邑落皆破之，斬獲首虜三千餘級，宮奔北沃沮。北沃沮一名置溝婁，去南沃沮八百餘里，其俗南北皆同，與挹婁接。挹婁喜乘船寇鈔，北沃沮畏之，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，冬月氷凍，船道不通，乃下居村落。王頎別遣追討宮，盡其東界。問其耆老「海東復有人不」？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，遭風見吹數十日，東得一島，上有人，言語不相曉，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。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，純女無男。又說得一布衣，從海中浮出，其身如中國人衣，其兩袖長三丈。又得一破船，隨波出在海岸邊，有一人項中復有面，生得之，與語不相通，不食而死。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。

挹婁傳

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，濵大海，南與北沃沮接，未知其北所極。其土地多山險。其人形似夫餘，言語不與夫餘、句麗同。有五糓、牛、馬、麻布。人多勇力。無大君長，邑落各有大人。處山林之間，常穴居，大家深九梯，以多為好。土氣寒，劇於夫餘。其俗好養豬，食其肉，衣其皮。冬以豬膏塗身，厚數分，以禦風寒。夏則裸袒，以尺布隱其前後，以蔽形體。其人不絜，作溷在中央，人圍其表居。其弓長四尺，力如弩，矢用楛，長尺八寸，青石為鏃，古之肅慎氏之國也。善射，射人皆入。因矢施毒，人中皆死。出赤玉，好貂，今所謂挹婁貂是也。自漢已來，臣屬夫餘，夫餘責其租賦重，以黃初中叛之。夫餘數伐之，其人衆雖少，所在山險，鄰國人畏其弓矢，卒不能服也。其國便乘船寇盜，鄰國患之。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，唯挹婁不，法俗最無綱紀也。

濊傳

濊南與辰韓，北與高句麗、沃沮接，東窮大海，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。戶二萬。昔箕子旣適朝鮮，作八條之教以教之，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。其後四十餘世，朝鮮侯準僭號稱王。陳勝等起，天下叛秦，燕、齊、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。燕人衞滿，魋結夷服，復來王之。漢武帝伐滅朝鮮，分其地為四郡。自是之後，胡漢稍別。無大君長，自漢已來，其官有侯邑君、三老，統主下戶。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。其人性愿愨，少嗜慾，有廉恥，不請句麗。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，衣服有異。男女衣皆著曲領，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。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，自領以東七縣，都尉主之，皆以濊為民。後省都尉，封其渠帥為侯，今不耐濊皆其種也。漢末更屬句麗。其俗重山川，山川各有部分，不得妄相涉入。同姓不婚。多忌諱，疾病死亡輙捐棄舊宅，更作新居。有麻布，蠶桑作緜。曉候星宿，豫知年歲豐約。不以誅玉為寶。常用十月節祭天，晝夜飲酒歌舞，名之為舞天，又祭虎以為神。其邑落相侵犯，輙相罰責生口牛馬，名之為責禍。殺人者償死。少寇盜。作矛長三丈，或數人共持之，能步戰。樂浪檀弓出其地。其海出班魚皮，土地饒文豹，又出果下馬，漢桓時獻之。臣松之案：果下馬高三尺，乘之可於果樹下行，故謂之果下。見博物志、魏都賦。

正始六年，樂浪太守劉茂、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，興師伐之，不耐侯等舉邑降。其八年，詣闕朝貢，詔更拜不耐濊王。居處雜在民間，四時詣郡朝謁。二郡有軍征賦調，供給役使，遇之如民。

韓傳

韓在帶方之南，東西以海為限，南與倭接，方可四千里。有三種，一曰馬韓，二曰辰韓，三曰弁韓。辰韓者，古之辰國也。馬韓在西。其民土著，種植，知蠶桑，作緜布。各有長帥，大者自名為臣智，其次為邑借，散在山海間，無城郭。有爰襄國、牟水國、桑外國、小石索國、大石索國、優休牟涿國、臣濆沽國、伯濟國、速盧不斯國、日華國、古誕者國、古離國、怒藍國、月支國、咨離牟盧國、素謂乾國、古爰國、莫盧國、卑離國、占離卑國、臣釁國、支侵國、狗盧國、卑彌國、監奚卑離國、古蒲國、致利鞠國、冉路國、兒林國、駟盧國、內卑離國、感奚國、萬盧國、辟卑離國、臼斯烏旦國、一離國、不彌國、支半國、狗素國、捷盧國、牟盧卑離國、臣蘇塗國、莫盧國、古臘國、臨素半國、臣雲新國、如來卑離國、楚山塗卑離國、一難國、狗奚國、不雲國、不斯濆邪國、爰池國、乾馬國、楚離國，凡五十餘國。大國萬餘家，小國數千家，總十餘萬戶。辰王治月支國。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。其官有魏率善、邑君、歸義侯、中郎將、都尉、伯長。

侯準旣僭號稱王，為燕亡人衞滿所攻奪，魏略曰：昔箕子之後朝鮮侯，見周衰，燕自尊為王，欲東略地，朝鮮侯亦自稱為王，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。其大夫禮諫之，乃止。使禮西說燕，燕止之，不攻。後子孫稍驕虐，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，取地二千餘里，至滿潘汗為界，朝鮮遂弱。及秦并天下，使蒙恬築長城，到遼東。時朝鮮王否立，畏秦襲之，略服屬秦，不肯朝會。否死，其子準立。二十餘年而陳、項起，天下亂，燕、齊、趙民愁苦，稍稍亡往準，準乃置之於西方。及漢以盧綰為燕王，朝鮮與燕界於浿水。及綰反，入匈奴，燕人衞滿亡命，為胡服，東度浿水，詣準降，說準求居西界，收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。準信寵之，拜為博士，賜以圭，封之百里，令守西邊。滿誘亡黨，衆稍多，乃詐遣人告準，言漢兵十道至，求入宿衞，遂還攻準。準與滿戰，不敵也。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，居韓地，自號韓王。魏略曰：其子及親留在國者，因冒姓韓氏。準王海中，不與朝鮮相往來。其後絕滅，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。漢時屬樂浪郡，四時朝謁。魏略曰：初，右渠未破時，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，東之辰國，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，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。至王莽地皇時，廉斯鑡為辰韓右渠帥，聞樂浪土地美，人民饒樂，亡欲來降。出其邑落，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，其語非韓人。問之，男子曰：「我等漢人，名戶來，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，為韓所擊得，皆斷髮為奴，積三年矣。」鑡曰：「我當降漢樂浪，汝欲去不？」戶來曰：「可。」鑡因將戶來，來出詣含資縣，縣言郡，郡即以鑡為譯，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，逆取戶來。降伴輩尚得千人，其五百人已死。鑡時曉謂辰韓：「汝還五百人。若不者，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。」辰韓曰：「五百人已死，我當出贖直耳。」乃出辰韓萬五千人，弁韓布萬五千匹，鑡收取直還。郡表鑡功義，賜冠幘、田宅，子孫數世，至安帝延光四年時，故受復除。

桓、靈之末，韓濊彊盛，郡縣不能制，民多流入韓國。建安中，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，遣公孫模、張敞等收集遺民，興兵伐韓濊，舊民稍出，是後倭韓遂屬帶方。景初中，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、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，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，其次與邑長。其俗好衣幘，下戶詣郡朝謁，皆假衣幘，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。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，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，吏譯轉有異同，臣智激韓忿，攻帶方郡崎離營。時太守弓遵、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，遵戰死，二郡遂滅韓。

其俗少綱紀，國邑雖有主帥，邑落雜居，不能善相制御。無跪拜之禮。居處作草屋土室，形如冢，其戶在上，舉家共在中，無長幼男女之別。其葬有棺無槨，不知乘牛馬，牛馬盡於送死。以瓔珠為財寶，或以綴衣為飾，或以縣頸垂耳，不以金銀錦繡為珍。其人性彊勇，魁頭露紒，如炅兵，衣布袍，足履革蹻蹋。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，諸年少勇健者，皆鑿脊皮，以大繩貫之，又以丈許木鍤之，通日嚾呼作力，不以為痛，旣以勸作，且以為健。常以五月下種訖，祭鬼神，群聚歌舞，飲酒晝夜無休。其舞，數十人俱起相隨，踏地低昂，手足相應，節奏有似鐸舞。十月農功畢，亦復如之。信鬼神，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，名之天君。又諸國各有別邑。名之為蘇塗。立大木，縣鈴鼓，事鬼神。諸亡逃至其中，皆不還之，好作賊。其立蘇塗之義，有似浮屠，而所行善惡有異。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，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。無他珍寶。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。出大栗，大如梨。又出細尾雞，其尾皆長五尺餘。其男子時時有文身。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，其人差短小，言語不與韓同，皆髠頭如鮮卑，但衣韋，好養牛及豬。其衣有上無下，略如裸勢。乘船往來，巿買韓中。

辰韓傳

辰韓在馬韓之東，其耆老傳世，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，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。有城柵。其言語不與馬韓同，名國為邦，弓為弧，賊為寇，行酒為行觴。相呼皆為徒，有似秦人，非但燕、齊之名物也。名樂浪人為阿殘；東方人名我為阿，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。今有名之為秦韓者。始有六國，稍分為十二國。

弁辰傳

弁辰亦十二國，又有諸小別邑，各有渠帥，大者名臣智，其次有險側，次有樊濊，次有殺奚，次有邑借。有已柢國、不斯國、弁辰彌離彌凍國、弁辰接塗國、勤耆國、難彌離彌凍國、弁辰古資彌凍國、弁辰古淳是國、冉奚國、弁辰半路國、弁樂奴國、軍彌國、弁軍彌國、弁辰彌烏邪馬國、如湛國、弁辰甘路國、戶路國、州鮮國、馬延國、弁辰狗邪國、弁辰走漕馬國、弁辰安邪國、弁辰瀆盧國、斯盧國、優中國。弁、辰韓合二十四國，大國四五千家，小國六七百家，總四五萬戶。其十二國屬辰王。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，世世相繼。辰王不得自立為王。魏略曰：明其為流移之人，故為馬韓所制。土地肥美，宜種五糓及稻，曉蠶桑，作縑布，乘駕牛馬。嫁娶禮俗，男女有別。以大鳥羽送死，其意欲使死者飛揚。魏略曰：其國作屋，橫累木為之，有似牢獄也。國出鐵，韓、濊、倭皆從取之。諸巿買皆用鐵，如中國用錢，又以供給二郡。俗喜歌舞飲酒。有瑟，其形似筑，彈之亦有音曲。兒生，便以石厭其頭，欲其褊。今辰韓人皆褊頭。男女近倭，亦文身。便步戰，兵仗與馬韓同。其俗，行者相逢，皆住讓路。

弁辰與辰韓雜居，亦有城郭。衣服居處與辰韓同。言語法俗相似，祠祭鬼神有異，施竈皆在戶西。其瀆盧國與倭接界。十二國亦有王，其人形皆大。衣服絜清，長髮。亦作廣幅細布。法俗特嚴峻。

倭人傳

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，依山島為國邑。舊百餘國，漢時有朝見者，今使譯所通三十國。從郡至倭，循海岸水行，歷韓國，乍南乍東，到其北岸狗邪韓國，七千餘里，始度一海，千餘里至對海國。其大官曰卑狗，副曰卑奴母離。所居絕島，方可四百餘里，土地山險，多深林，道路如禽鹿徑。有千餘戶，無良田，食海物自活，乖船南北巿糴。又南渡一海千餘里，名曰瀚海，至一大國，官亦曰卑狗，副曰卑奴母離。方可三百里，多竹木叢林，有三千許家，差有田地，耕田猶不足食，亦南北巿糴。又渡一海，千餘里至末盧國，有四千餘戶，濵山海居，草木茂盛，行不見前人。好捕魚鰒，水無深淺，皆沉沒取之。東南陸行五百里，到伊都國，官曰爾支，副曰泄謨觚、柄渠觚。有千餘戶，世有王，皆統屬女王國，郡使往來常所駐。東南至奴國百里，官曰兕馬觚，副曰卑奴母離，有二萬餘戶。東行至不彌國百里，官曰多模，副曰卑奴母離，有千餘家。南至投馬國，水行二十日，官曰彌彌，副曰彌彌那利，可五萬餘戶。南至邪馬壹國，女王之所都，水行十日，陸行一月。官有伊支馬，次曰彌馬升，次曰彌馬獲支，次曰奴佳鞮，可七萬餘戶。自女王國以北，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，其餘旁國遠絕，不可得詳。次有斯馬國，次有已百支國，次有伊邪國，次有都支國，次有彌奴國，次有好古都國，次有不呼國，次有姐奴國，次有對蘇國，次有蘇奴國，次有呼邑國，次有華奴蘇奴國，次有鬼國，次有為吾國，次有鬼奴國，次有邪馬國，次有躬臣國，次有巴利國，次有支惟國，次有烏奴國，次有奴國，此女王境界所盡。其南有狗奴國，男子為王，其官有狗古智卑狗，不屬女王。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。

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。自古以來，其使詣中國，皆自稱大夫。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，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。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，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，後稍以為飾。諸國文身各異，或左或右，或大或小，尊卑有差。計其道里，當在會稽、東冶之東。其風俗不淫，男子皆露紒，以木緜招頭。其衣橫幅，但結束相連，略無縫。婦人被髮屈紒，作衣如單被，穿其中央，貫頭衣之。種禾稻、紵麻，蠶桑、緝績，出細紵、縑緜。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。兵用矛、楯、木弓。木弓短下長上，竹箭或鐵鏃或骨鏃，所有無與儋耳、朱崖同。倭地溫暖，冬夏食生菜，皆徒跣。有屋室，父母兄弟卧息異處，以朱丹塗其身體，如中國用粉也。食飲用籩豆，手食。其死，有棺無槨，封土作冢。始死停喪十餘日，當時不食肉，喪主哭泣，他人就歌舞飲酒。已葬，舉家詣水中澡浴，以如練沐。其行來渡海詣中國，恒使一人，不梳頭，不去蟣蝨，衣服垢污，不食肉，不近婦人，如喪人，名之為持衰。若行者吉善，共顧其生口財物；若有疾病，遭暴害，便欲殺之，謂其持衰不謹。出真珠、青玉。其山有丹，其木有柟、杼、豫樟、楺櫪、投橿、烏號、楓香，其竹篠簳、桃支。有薑、橘、椒、蘘荷，不知以為滋味。有獮猴、黑雉。其俗舉事行來，有所云為，輒灼骨而卜，以占吉凶，先告所卜，其辭如令龜法，視火坼占兆。其會同坐起，父子男女無別，人性嗜酒。魏略曰：其俗不知正歲四節，但計春耕秋收為年紀。見大人所敬，但搏手以當跪拜。其人壽考，或百年，或八九十年。其俗，國大人皆四五婦，下戶或二三婦。婦人不淫，不妬忌。不盜竊，少諍訟。其犯法，輕者沒其妻子，重者沒其門戶。及宗族尊卑，各有差序，足相臣服。收租賦。有邸閣國，國有市，交易有無，使大倭監之。自女王國以北，特置一大率檢察，諸國畏憚之。常治伊都國，於國中有如刺史。王遣使詣京都、帶方郡、諸韓國，及郡使倭國，皆臨津搜露，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，不得差錯。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，逡巡入草。傳辭說事，或蹲或跪，兩手據地，為之恭敬。對應聲曰噫，比如然諾。

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，住七八十年，倭國亂，相攻伐歷年，乃共立一女子為王，名曰卑彌呼，事鬼道，能惑衆，年已長大，無夫壻，有男弟佐治國。自為王以來，少有見者。以婢千人自侍，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，傳辭出入。居處宮室樓觀，城柵嚴設，常有人持兵守衞。

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，復有國，皆倭種。又有侏儒國在其南，人長三四尺，去女王四千餘里。又有裸國、黑齒國復在其東南，船行一年可至。參問倭地，絕在海中洲島之上，或絕或連，周旋可五千餘里。

景初二年六月，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，求詣天子朝獻，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。其年十二月，詔書報倭女王曰：「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：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、次使都巿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，女生口六人、班布二匹二丈，以到。汝所在踰遠，乃遣使貢獻，是汝之忠孝，我甚哀汝。今以汝為親魏倭王，假金印紫綬，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。其綏撫種人，勉為孝順。汝來使難升米、牛利涉遠，道路勤勞，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，牛利為率善校尉，假銀印青綬，引見勞賜遣還。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、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綈，漢文帝著皁衣謂之弋綈是也。此字不體，非魏朝之失，則傳寫者誤也。絳地縐粟262fa十張、蒨絳五十匹、紺青五十匹，荅汝所獻貢直。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、細班華262fa五張、白絹五十匹、金八兩、五尺刀二口、銅鏡百枚、真珠、鈆丹各五十斤，皆裝封付難升米、牛利還到錄受。悉可以示汝國中人，使知國家哀汝，故鄭重賜汝好物也。」

正始元年，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，拜假倭王，并齎詔賜金、帛、錦262fa、刀、鏡、采物，倭王因使上表荅謝恩詔。其四年，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、掖邪狗等八人，上獻生口、倭錦、絳青縑、緜衣、帛布、丹木、a0402、短弓矢。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。其六年，詔賜倭難升米黃幢，付郡假授。其八年，太守王頎到官。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，遣倭載斯、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。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、黃幢，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。卑彌呼以死，大作冢，徑百餘步，徇葬者奴婢百餘人。更立男王，國中不服，更相誅殺，當時殺千餘人。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，年十三為王，國中遂定。政等以檄告喻壹與，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，因詣臺，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，貢白珠五千，孔青大句珠二枚，異文雜錦二十匹。

評曰：史、漢著朝鮮、兩越，東京撰錄西羗。魏世匈奴遂衰，更有烏丸、鮮卑，爰及東夷，使譯時通，記述隨事，豈常也哉！

魏略西戎傳曰：氐人有王，所從來乆矣。自漢開益州，置武都郡，排其種人，分竄山谷間，或在福祿，或在汧、隴左右。其種非一，稱槃瓠之後，或號青氐，或號白氐，或號蚺氐，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，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。其自相號曰盍稚，各有王侯，多受中國封拜。近去建安中，興國氐王阿貴、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，至十六年，從馬超為亂。超破之後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，千萬西南入蜀，其部落不能去，皆降。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，置扶風、美陽，今之安夷、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。其太守善，分留天水、南安界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。其俗，語不與中國同，及羌雜胡同，各自有姓，姓如中國之姓矣。其衣服尚青絳。俗能織布，善田種，畜養豕牛馬驢騾。其婦人嫁時著衽露，其緣飾之制有似羌，衽露有似中國袍。皆編髮。多知中國語，由與中國錯居故也。其自還種落間，則自氐語。其嫁娶有似於羌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、兾、豲道者也。今雖都統於郡國，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。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，亦有萬餘落。貲虜，本匈奴也，匈奴名奴婢為貲。始建武時，匈奴衰，分去其奴婢，亡匿在金城、武威、酒泉北黑水、西河東西，畜牧逐水草，抄盜涼州，部落稍多，有數萬，不與東部鮮卑同也。其種非一，有大胡，有丁令，或頗有羌雜處，由本亡奴婢故也。當漢、魏之際，其大人有檀柘，死後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、令居界，有禿瑰來數反，為涼州所殺。今有劭提，或降來，或遁去，常為西州道路患也。

燉煌西域之南山中，從婼羌西至葱領數千里，有月氏餘種葱茈羌、白馬、黃牛羌，各有酋豪，北與諸國接，不知其道里廣狹。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，孕身六月生，南與白馬羌鄰。西域諸國，漢初開其道，時有三十六，後分為五十餘。從建武已來，更相吞滅，於今有二十道。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，前有二道，今有三道。從玉門關西出，經婼羌轉西，越葱領，經縣度，入大月氏，為南道。從玉門關西出，發都護井，回三隴沙北頭，經居盧倉，從沙西井轉西北，過龍堆，到故樓蘭，轉西詣龜茲，至葱領，為中道。從玉門關西北出，經橫坑，辟三隴沙及龍堆，出五舩北，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，為新道。凡西域所出，有前史已具詳，今故略說。南道西行，且志國、小宛國、精絕國、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。戎盧國、扞彌國、渠勒國、皮穴國皆并屬于寘。罽賔國、大夏國、高附國、天笁國皆并屬大月氏。

臨兒國，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。浮屠，太子也。父曰屑頭邪，母云莫邪。浮屠身服色黃，髮青如青絲，乳青毛，蛉赤如銅。始莫邪夢白象而孕，及生，從母左脅出，生而有結，墮地能行七步。此國在天笁城中。天笁又有神人，名沙律。昔漢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。浮屠所載臨蒲塞、桑門、伯聞、疏問、白疏間、比丘、晨門，皆弟子號也。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，蓋以為老子西出關，過西域之天笁、教胡。浮屠屬弟子別號，合有二十九，不能詳載，故略之如此。

車離國一名禮惟特，一名沛隷王，在天笁東南三千餘里，其地卑溼暑熱。其王治沙奇城，有別城數十，人民怯弱，月氏、天笁擊服之。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，乘象、橐駞以戰，今月氏役稅之。盤越國一名漢越王，在天笁東南數千里，與益部相近，其人小與中國人等，蜀人賈似至焉。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。中道西行尉犂國、危須國、山王國皆并屬焉耆，姑墨國、溫宿國、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。楨中國、莎車國、竭石國、渠沙國、西夜國、依耐國、蒲犁國、億若國、榆令國、捐毒國、休脩國、琴國皆并屬疏勒。自是以西，大宛、安息、條支、烏弋。烏弋一名排特，此四國次在西，本國也，無增損。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，今其實在東。前世又謬以為彊於安息，今更役屬之，號為安息西界。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，今弱水在大秦西。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，近日所入，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。大秦國一號犂靬，在安息、條支西大海之西，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，直截海西，遇風利二月到，風遲或一歲，無風或三歲。其國在海西，故俗謂之海西。有河出其國，西又有大海。海西有遲散城，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，西南又渡一河，乘船一日乃過。西南又渡一河，一日乃過。凡有大都三，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，復直西行之海西，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，渡一河，乘船一日乃過。周回繞海，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。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，東西南北數千里。其王治濵側河海，以石為城郭。其土地有松、栢、槐、梓、竹、葦、楊柳、胡桐、百草。民俗，田種五穀，畜乘有馬、騾、驢、駱駞。桑蠶。俗多奇幻，口中出火，自縛自解，跳十二丸巧妙。其國無常主，國中有災異，輒更立賢人以為王，而生放其故王，王亦不敢怨。其俗人長大平正，似中國人而胡服。自云本中國一別也，常欲通使於中國，而安息圖其利，不能得過。其俗能胡書。其制度，公私宮室為重屋，旌旗擊鼓，白蓋小車，郵驛亭置如中國。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，人民相屬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，終無盜賊。但有猛虎、師子為害，行道不羣則不得過。其國置小王數十，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，有官曹文書。王有五宮，一宮間相去十里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，至日暮一宿，明日復至一宮，五日一周。置三十六將，每議事，一將不至則不議也。王出行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，有白言者，受其辭投囊中，還宮乃省為決理。以水精作宮柱及器物。作弓矢。其別枝封小國，曰澤散王，曰驢分王，曰且蘭王，曰賢督王，曰汜復王，曰于羅王，其餘小王國甚多，不能一一詳之也。國出細絺。作金銀錢，金錢一當銀十。有織成細布，言用水羊毳，名曰海西布。此國六畜皆出水，或云非獨用羊毛也，亦用木皮或野蠒絲作，織成氍毹、毾3caa、262fa帳之屬皆好，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。又常利得中國絲，解以為胡綾，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。海水苦不可食，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。山出九色次玉石，一曰青，二曰赤，三曰黃，四曰白，五曰黑，六曰綠，七曰紫，八曰紅，九曰紺。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，即其類。陽嘉三年時，踈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、金帶各一。又今西域舊圖云262fa賔、條支諸國出琦石，即次玉石也。大秦多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鈆、錫、神龜、白馬、朱髦、駭雞犀、瑇瑁、玄熊、赤螭、辟毒鼠、大貝、車渠、馬腦、南金、翠爵、羽翮、象牙、符采玉、明月珠、夜光珠、真白珠、虎魄、珊瑚、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、璆琳、琅玕、水精、玫瑰、雄黃、雌黃、碧、五色玉、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、五色毾3caa、五色九色首下毾3caa、金縷繡、雜色綾、金塗布、緋持布、發陸布、緋持渠布、火浣布、阿羅得布、巴則布、度伐布、溫宿布、五色桃布、絳地金織帳、五色斗帳、一微木、二蘇合、狄提、迷迷、兜納、白附子、薰陸、鬱金、芸膠、薰草木十二種香。大秦道旣從海北陸通，又循海而南，與交阯七郡外夷比，又有水道通益州、永昌、故永昌出異物。前世但論有水道，不知有陸道，今其略如此，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。自葱領西，此國最大，置諸小王甚多，故錄其屬大者矣。

澤散王屬大秦，其治在海中央，北至驢分，水行半歲，風疾時一月到，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，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。驢分王屬大秦，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。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，飛橋長二百三十里，渡海道西南行，繞海直西行。且蘭王屬大秦。從思陶國直南渡河，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。道出河南，乃西行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。南道會汜復，乃西南之賢督國。且蘭、汜復直南，乃有積石，積石南乃有大海，出珊瑚，真珠。且蘭、汜復、斯賔阿蠻北有一山，東西行。大秦、海西東各有一山，皆南北行。賢督王屬大秦，其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。汜復王屬大秦，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。於羅屬大秦，其治在汜復東北，渡河，從於羅東北又渡河，斯羅東北又渡河。斯羅國屬安息，與大秦接也。大秦西有海水，海水西有河水，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，西有赤水，赤水西有白王山，白玉山有西王母，西王母西有脩流沙，流沙西有大夏國、堅沙國、屬繇國、月氏國，四國西有黑水，所傳聞西之極矣。

北新道西行，東至且彌國、西且彌國、單桓國、畢陸國、蒲陸國、烏貪國，皆并屬車師後部王。王治于賴城，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，號大都尉，受魏王印。轉西北則烏孫、康居，本國無增損也。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，又有柳國，又有巖國，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，皆與康居同俗。西與大秦，東南與康居接。其國多名貂，畜牧逐水草，臨大澤，故時羈屬康居，今不屬也。呼得國在葱嶺北，烏孫西北，康居東北，勝兵萬餘人，隨畜牧，出好馬，有貂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，勝兵三萬人，隨畜牧，亦多貂，有好馬。

丁令國在康居北，勝兵六萬人，隨畜牧，出名鼠皮，白昆子、青昆子皮。此上三國，堅昆中央，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。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，而北丁令在烏孫西，似其種別也。又匈奴北有渾窳國，有屈射國，有丁令國，有隔昆國，有新棃國，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，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。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，其人音聲似鴈騖，從膝以上身頭，人也，膝以下生毛，馬脛馬蹄，不騎馬而走疾馬，其為人勇健敢戰也。短人國在康居西北，男女皆長三尺，人衆甚多，去奄蔡諸國甚遠。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，去康居可萬餘里。

魚豢議曰：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，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，是何也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。余今氾覽外夷大秦諸國，猶尚曠若發矇矣，況夫鄒衍之所推出，大易、太玄之所測度乎！徒限處牛蹄之涔，又無彭祖之年，無緣託景風以迅游，載騕褭以遐觀，但勞眺乎三辰，而飛思乎八荒耳。

# 蜀书

## 劉二牧傳第一

劉焉傳子璋

劉焉字君郎，江夏竟陵人也，漢魯恭王之後裔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，支庶家焉。焉少仕州郡，以宗室拜中郎，後以師祝公喪去官。臣松之案：祝公，司徒祝恬也。居陽城山，積學教授，舉賢良方正，辟司徒府，歷雒陽令、兾州刺史、南陽太守、宗正、太常。焉覩靈帝政治衰缺，王室多故，乃建議言：「刺史、太守，貨賂為官，割剥百姓，以致離叛。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，鎮安方夏。」焉內求交阯牧，欲避世難。議未即行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：「京師將亂，益州分野有天子氣。」焉聞扶言，意更在益州。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，儉，郤正祖也。謠言遠聞，而并州殺刺史張壹，涼州殺刺史耿鄙，焉謀得施。出為監軍使者，領益州牧，封陽城侯，當收儉治罪；續漢書曰：是時用劉虞為幽州，劉焉為益州，劉表為荊州，賈琮為兾州。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，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，各以本秩居任。舊典：傳車參駕，施赤為帷裳。　臣松之案：靈帝崩後，義軍起，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，然後劉表為荊州，不與焉同時也。漢靈帝紀曰：帝引見焉，宣示方畧，加以賞賜，勑焉為益州刺史。前刺史劉儁、郤儉皆貪殘放濫，取受狼藉，元元無聊，呼嗟充野，焉到便收攝行法，以示萬姓，勿令漏露，使癰疽決潰，為國生梗。焉受命而行，以道路不通，住荊州東界。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，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去官，俱隨焉。陳壽益部耆舊傳曰：董扶字茂安。少從師學，兼通數經，善歐陽尚書，又事聘士楊厚，究極圖讖。遂至京師，游覽太學，還家講授，弟子自遠而至。永康元年，日有蝕之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，策問得失。左馮翊趙謙等舉扶，扶以病不詣，遙於長安上封事，遂稱疾篤歸家。前後宰府十辟，公車三徵，再舉賢良方正、博士、有道皆不就，名稱尤重。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：「資游、夏之德，述孔氏之風，內懷焦、董消復之術。方今并、涼騷擾，西戎蠢叛，宜勑公車特召，待以異禮，諮謀奇策。」於是靈帝徵扶，即拜侍中。在朝稱為儒宗，甚見器重。求為蜀郡屬國都尉。扶出一歲而靈帝崩，天下大亂。後去官，年八十二卒于家。始扶發辭抗論，益部少雙，故號曰致止，言人莫能當，所至而談止也。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，宓曰：「董扶襃秋毫之善，貶纖芥之惡。」

是時梁州逆賊馬相、趙祗等於緜竹縣自號黃巾，合聚疲役之民，一二日中得數千人，先殺緜竹令李升，吏民翕集合萬餘人，便前破雒縣，攻益州殺儉，又到蜀郡、犍為，旬月之間，破壞三郡。相自稱天子，衆以萬數。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，攝斂吏民，得千餘人，攻相等，數日破走，州界清靜。龍乃選吏卒迎焉。焉徙治緜竹，撫納離叛，務行寬惠，陰圖異計。張魯母始以鬼道，又有少容，常往來焉家，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，住漢中，斷絕谷閣，殺害漢使。焉上書言米賊斷道，不得復通，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、李權等十餘人，以立威刑。益部耆舊雜記曰：李權字伯豫，為臨邛長。子福。見犍為楊戲輔臣贊。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，焉擊殺岐、龍。英雄記曰：劉焉起兵，不與天下討董卓，保州自守。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，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，焉擊破之。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，說校尉賈龍，使引兵還擊焉，焉出青羌與戰，故能破殺。岐、龍等皆蜀郡人。

焉意漸盛，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。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。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，誕治書御史，璋為奉車都尉，皆從獻帝在長安，英雄記曰：範父焉為益州牧，董卓所徵發，皆不至。收範兄弟三人，鏁械於郿塢，為陰獄以繫之。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。獻帝使璋曉諭焉，焉留璋不遣。典略曰：時璋為奉車都尉，在京師。焉託疾召璋，璋自表省焉，焉遂留璋不還。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，焉及範與騰通謀，引兵襲長安。範謀泄，奔槐里，騰敗，退還涼州，範應時見殺，於是收誕行刑。英雄記曰：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，從焉求兵。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，敗於長安。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，乃募將焉諸孫入蜀。時焉被天火燒城，車具蕩盡，延及民家。焉徙治成都，旣痛其子，又感祅灾，興平元年，癕疽發背而卒。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，共上璋為益州刺史，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，領益州牧，以韙為征東中郎將，率衆擊劉表。英雄記曰：焉死，子璋代為刺史。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為刺史，入漢中。荊州別駕劉闔，璋將沈彌、婁發、甘寧反，擊璋不勝，走入荊州。璋使趙韙進攻荊州，屯朐䏰。上蠢，下如振反。

璋，字季玉，旣襲焉位，而張魯稍驕恣，不承順璋，璋殺魯母及弟，遂為讎敵。璋累遣龐羲等攻魯，數為所破。魯部曲多在巴西，故以羲為巴西太守，領兵禦魯。英雄記曰：龐羲與璋有舊，又免璋諸子於難，故璋厚德羲，以羲為巴西太守，遂專權勢。後羲與璋情好攜隙，趙韙稱兵內向，衆散見殺，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。英雄記曰：先是，南陽、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，收以為兵，名曰東州兵。璋性寬柔，無威略，東州人侵暴舊民，璋不能禁，政令多闕，益州頗怨。趙韙素得人心，璋委任之。韙因民怨謀叛，乃厚賂荊州請和，陰結州中大姓，與俱起兵，還擊璋。蜀郡、廣漢、犍為皆應韙。璋馳入成都城守，東州人畏韙，咸同心并力助璋，皆殊死戰，遂破反者，進攻韙於江州。韙將龐樂、李異反殺韙軍，斬韙。　漢獻帝春秋曰：漢朝聞益州亂，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；徵璋為卿，不至。璋聞曹公征荊州，已定漢中，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。加璋振威將軍，兄瑁平寇將軍。瑁狂疾物故。臣松之案：魏臺訪「物故」之義，高堂隆荅曰：「聞之先師：物，無也；故，事也；言無復所能於事也。」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，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。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，曹公時已定荊州，走先主，不復存錄松，松以此怨。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，兼以疫死。松還，疵毀曹公，勸璋自絕，漢書春秋曰：張松見曹公，曹公方自矜伐，不存錄松。松歸，乃勸璋自絕。　習鑿齒曰：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，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，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，豈不惜乎！是以君子勞謙日仄，慮以下人，功高而居之以讓，勢尊而守之以卑。情近於物，故雖貴而人不猒其重；德洽羣生，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。夫然，故能有以富貴，保其功業，隆顯當時，傳福百世，何驕矜之有哉！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。因說璋曰：「劉豫州，使君之肺腑，可與交通。」璋皆然之，遣法正連好先主，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，正遂還。後松復說璋曰：「今州中諸將龐羲、李異等皆恃功驕豪，欲有外意，不得豫州，則敵攻其外，民攻其內，必敗之道也。」璋又從之，遣法正請先主。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，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，璋一無所納，勑在所供奉先主，先主入境如歸。先主至江州北，由墊江水墊音徒協反。詣涪，音浮。去成都三百六十里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。璋率步騎三萬餘人，車乘帳幔，精光耀日，往就與會；先主所將將士，更相之適，歡飲百餘日。璋資給先主，使討張魯，然後分別。吳書曰：璋以米二十萬斛，騎千匹，車千乘，繒絮錦帛，以資送劉備。

明年，先主至葭萌，還兵南向，所在皆克。十九年，進圍成都數十日，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，穀帛支一年，吏民咸欲死戰。璋言：「父子在州二十餘年，無恩德以加百姓。百姓攻戰三年，肌膏草野者，以璋故也，何心能安！」遂開城出降，羣下莫不流涕。先主遷璋于南郡公安，盡歸其財物、故佩振威將軍印綬。孫權殺關羽，取荊州，以璋為益州牧，駐秭歸。璋卒，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，附於吳。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，處交、益界首。丞相諸葛亮平南土，闡還吳，為御史中丞。吳書云闡一名緯，為人恭恪，輕財愛義，有仁讓之風，後疾終於家。

初，璋長子循妻，龐羲女也。先主定蜀，羲為左將軍司馬，璋時從羲啟留循，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。是以璋二子之後，分在吳、蜀。

評曰：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，孔衍漢魏春秋曰：許負，河內溫縣之婦人，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。　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，衍以許負為婦人，如為有似，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，未有鄉亭之爵，疑此封為不然。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，終於不免其身，而慶鍾二主。此則神明不可虛要，天命不可妄兾，必然之驗也。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，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，遽造輿服，圖竊神器，其惑甚矣。璋才非人雄，而據土亂世，負乘致寇，自然之理，其見奪取，非不幸也。張璠曰：劉璋愚弱而守善言，斯亦宋襄公、徐偃王之徒，未為無道之主也。張松、法正，雖有君臣之義不正，然固已委名附質，進不顯陳事勢，若韓嵩、劉先之說劉表，退不告絕奔亡，若陳平、韓信之去項羽，而兩端攜貳，為謀不忠，罪之次也。

## 先主傳第二

先主姓劉，諱備，字玄德，涿郡涿縣人，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。勝子貞，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。坐酎金失侯，因家焉。典略曰：備本臨邑侯枝屬也。先主祖雄，父弘，世仕州郡。雄舉孝廉，官至東郡范令。

先主少孤，與母販履織席為業。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，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，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，或謂當出貴人。漢晉春秋曰：涿人李定云：「此家必出貴人。」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，言：「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。」叔父子敬謂曰：「汝勿妄語，滅吾門也！」年十五，母使行學，與同宗劉德然、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。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，與德然等。元起妻曰：「各自一家，何能常爾邪！」起曰：「吾宗中有此兒，非常人也。」而瓚深與先主相友。瓚年長，先主以兄事之。先主不甚樂讀書，喜狗馬、音樂、美衣服。身長七尺五寸，垂手下膝，顧自見其耳。少語言，善下人，喜怒不形於色。好交結豪俠，年少爭附之。中山大商張世平、蘇雙等貲累千金，販馬周旋於涿郡，見而異之，乃多與之金財。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。

靈帝末，黃巾起，州郡各舉義兵，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，除安喜尉。典略曰：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，時張純反叛，青州被詔，遣從事將兵討純，過平原，子平薦備於從事，遂與相隨，遇賊於野，備中創陽死，賊去後，故人以車載之，得免。後以軍功，為中山安喜尉。督郵以公事到縣，先主求謁，不通，直入縛督郵，杖二百，解綬繫其頸著馬枊，五葬反。棄官亡命。典略曰：其後州郡被詔書，其有軍功為長吏者，當沙汰之，備疑在遣中。督郵至縣，當遣備，備素知之。聞督郵在傳舍，備欲求見督郵，督郵稱疾不肯見備，備恨之，因還治，將吏卒更詣傳舍，突入門，言「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」。遂就牀縛之，將出到界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，縛之著樹，鞭杖百餘下，欲殺之。督郵求哀，乃釋去之。頃之，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楊募兵，先主與俱行，至下邳遇賊，力戰有功，除為下密丞。復去官。後為高唐尉，遷為令。英雄記云：靈帝末年，備甞在京師，後與曹公俱還沛國，募召合衆。會靈帝崩，天下大亂，備亦起軍從討董卓。為賊所破，往奔中郎將公孫瓚，瓚表為別部司馬，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兾州牧袁紹。數有戰功，試守平原令，後領平原相。郡民劉平素輕先主，恥為之下，使客刺之。客不忍刺，語之而去。其得人心如此。魏書曰：劉平結客刺備，備不知而待客甚厚，客以狀語之而去。是時人民飢饉，屯聚鈔暴。備外禦寇難，內豐財施，士之下者，必與同席而坐，同簋而食，無所簡擇。衆多歸焉。

袁紹攻公孫瓚，先主與田楷東屯齊。曹公征徐州，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，楷與先主俱救之。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，及幽州烏丸雜胡騎，又略得飢民數千人。旣到，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，先主遂去楷歸謙。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，屯小沛。謙病篤，謂別駕麋笁曰：「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。」謙死，笁率州人迎先主，先主未敢當。下邳陳登謂先主曰：「今漢室陵遲，海內傾覆，立功立事，在於今日。彼州殷富，戶口百萬，欲屈使君撫臨州事。」先主曰：「袁公路近在壽春，此君四世五公，海內所歸，君可以州與之。」登曰：「公路驕豪，非治亂之主。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，上可以匡主濟民，成五霸之業，下可以割地守境，書功於竹帛。若使君不見聽許，登亦未敢聽使君也。」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：「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？冢中枯骨，何足介意。今日之事，百姓與能，天與不取，悔不可追。」先主遂領徐州。獻帝春秋曰：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：「天降灾沴，禍臻鄙州，州將殂殞，生民無主，恐懼姦雄一旦承隙，以貽盟主日昃之憂，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，永使百姓知有依歸。方今寇難縱橫，不遑釋甲，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。」紹荅曰：「劉玄德弘雅有信義，今徐州樂戴之，誠副所望也。」袁術來攻先主，先主拒之於盱眙、淮陰。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，封宜城亭侯，是歲建安元年也。先主與術相持經月，呂布乘虛襲下邳。下邳守將曹豹反，間迎布。布虜先主妻子，先主轉軍海西。英雄記曰：備留張飛守下邳，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，更有勝負。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，張飛欲殺之。豹衆堅營自守，使人招呂布。布取下邳，張飛敗走。備聞之，引兵還，北至下邳，兵潰。收散卒，東取廣陵，與袁術戰，又敗。楊奉、韓暹寇徐、揚閒，先主邀擊，盡斬之。先主求和於呂布，布還其妻子。先主遣關羽守下邳。

先主還小沛，英雄記曰：備軍在廣陵，飢餓困踧，吏士大小自相啖食，窮餓侵逼，欲還小沛，遂使吏請降布。布令備還州，并勢擊術。具刺史車馬童僕，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，祖道相樂。　魏書曰：諸將謂布曰：「備數反覆難養，宜早圖之。」布不聽，以狀語備。備心不安而求自託，使人說布，求屯小沛，布乃遣之。復合兵得萬餘人。呂布惡之，自出兵攻先主，先主敗走歸曹公。曹公厚遇之，以為豫州牧。將至沛收散卒，給其軍糧，益與兵使東擊布。布遣高順攻之，曹公遣夏侯惇往，不能救，為順所敗，復虜先主妻子送布。曹公自出東征，英雄記曰：建安三年春，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，為備兵所鈔。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、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。九月，遂破沛城，備單身走，獲將士妻息。十月，曹公自征布，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，遂隨公俱東征。助先主圍布於下邳，生禽布。先主復得妻子，從曹公還許。表先主為左將軍，禮之愈重，出則同輿，坐則同席。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，曹公遣先主督朱靈、路招要擊術。未至，術病死。

先主未出時，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按：董承，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，於獻帝為丈人。蓋古無丈人之名，故謂之舅也。辭受帝衣帶中密詔，當誅曹公。先主未發。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：「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本初之徒，不足數也。」先主方食，失匕箸。華陽國志云：于時正當雷震，備因謂操曰：「聖人云『迅雷風烈必變』，良有以也。一震之威，乃可至於此也！」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、將軍吳子蘭、王子服等同謀。會見使，未發。事覺，承等皆伏誅。獻帝起居注曰：承等與備謀未發，而備出。承謂服曰：「郭多有數百兵，壞李傕數萬人，但足下與吾同不耳！昔呂不韋之門，須子楚而後高，今吾與子由是也。」服曰：「惶懼不敢當，且兵又少。」承曰：「舉事訖，得曹公成兵，顧不足邪？」服曰：「今京師豈有所任乎？」承曰：「長水校尉种輯、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。」遂定計。

先主據下邳。靈等還，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，留關羽守下邳，而身還小沛。胡沖吳歷曰：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賔客酒食者，輒因事害之。備時閉門，將人種蕪菁，曹公使人闚門。旣去，備謂張飛、關羽曰：「吾豈種菜者乎？曹公必有疑意，不可復留。」其夜開後柵，與飛等輕騎俱去，所得賜遺衣服，悉封留之，乃往小沛收合兵衆。　臣松之案：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，郭嘉等並諫，魏武不從，其事顯然，非因種菜遁逃而去。如胡沖所云，何乖僻之甚乎！東海昌霸反，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，衆數萬人，遣孫乾與袁紹連和，曹公遣劉岱、王忠擊之，不克。五年，曹公東征先主，先主敗績。魏書曰：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，乃分留諸將屯官渡，自勒精兵征備。備初謂公與大敵連，不得東，而候騎卒至，言曹公自來。備大驚，然猶未信。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，見麾旌，便棄衆而走。曹公盡收其衆，虜先主妻子，并禽關羽以歸。

先主走青州。青州刺史袁譚，先主故茂才也，將步騎迎先主。先主隨譚到平原，譚馳使白紹。紹遣將道路奉迎，身去鄴二百里，與先主相見。魏書曰：備歸紹，紹父子傾心敬重。駐月餘日，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。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。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。關羽亡歸先主。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，先主還紹軍，陰欲離紹，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。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，與賊龔都等合，衆數千人。曹公遣蔡楊擊之，為先主所殺。

曹公旣破紹，自南擊先主。先主遣麋笁、孫乾與劉表相聞，表自郊迎，以上賔禮待之，益其兵，使屯新野。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，表疑其心，陰禦之。九州春秋曰：備住荊州數年，甞於表坐起至厠，見髀裏肉生，慨然流涕。還坐，表怪問備，備曰：「吾常身不離鞍，髀肉皆消。今不復騎，髀裏肉生。日月若馳，老將至矣，而功業不建，是以悲耳。」　世語曰：備屯樊城，劉表禮焉，憚其為人，不甚信用。曾請備宴會，蒯越、蔡瑁欲因會取備，備覺之，偽如厠，潛遁出。所乘馬名的盧，騎的盧走，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，溺不得出。備急曰：「的盧：今日厄矣，可努力！」的盧乃一踊三丈，遂得過，乘桴渡河，中流而追者至，以表意謝之，曰：「何去之速乎！」　孫盛曰：此不然之言。備時羈旅，客主勢殊，若有此變，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？此皆世俗妄說，非事實也。使拒夏侯惇、于禁等於博望。乆之，先主設伏兵，一旦自燒屯偽遁，惇等追之，為伏兵所破。

十二年，曹公北征烏丸，先主說表襲許，表不能用。漢晉春秋曰：曹公自柳城還，表謂備曰：「不用君言，故為失此大會。」備曰：「今天下分裂，日尋干戈，事會之來，豈有終極乎？若能應之於後者，則此未足為恨也。」曹公南征表，會表卒，英雄記曰：表病，上備領荊州刺史。　魏書曰：表病篤，託國於備，顧謂曰：「我兒不才，而諸將並零落，我死之後，卿便攝荊州。」備曰：「諸子自賢，君其憂病。」或勸備宜從表言，備曰：「此人待我厚，今從其言，人必以我為薄，所不忍也。」　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，捨適立庶，情計乆定，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，此亦不然之言。子琮代立，遣使請降。先主屯樊，不知曹公卒至，至宛乃聞之，遂將其衆去。過襄陽，諸葛亮說先主攻琮，荊州可有。先主曰：「吾不忍也。」孔衍漢魏春秋曰：劉琮乞降，不敢告備。備亦不知，乆之乃覺，遣所親問琮。琮令宋忠詣備宣旨。是時曹公在宛，備乃大驚駭，謂忠曰：「卿諸人作事如此，不早相語，今禍至方告我，不亦太劇乎！」引刀向忠曰：「今斷卿頭，不足以解忿，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！」遣忠去，乃呼部曲議。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，備荅曰：「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，背信自濟，吾所不為，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！」乃駐馬呼琮，琮懼不能起。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。典略曰：備過辭表墓，遂涕泣而去。比到當陽，衆十餘萬，輜重數千兩，日行十餘里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，使會江陵。或謂先主曰：「宜速行保江陵，今雖擁大衆，被甲者少，若曹公兵至，何以拒之？」先主曰：「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，今人歸吾，吾何忍棄去！」習鑿齒曰：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，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。追景升之顧，則情感三軍；戀赴義之士，則甘與同敗。觀其所以結物情者，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！其終濟大業，不亦宜乎！

曹公以江陵有軍實，恐先主據之，乃釋輜重，輕軍到襄陽。聞先主已過，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，及於當陽之長坂。先主棄妻子，與諸葛亮、張飛、趙雲等數十騎走，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。先主斜趣漢津，適與羽舩會，得濟沔，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，與俱到夏口。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，江表傳曰：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，并令與備相結。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。肅故進前，與備相遇於當陽。因宣權旨，論天下事勢，致殷勤之意。且問備曰：「豫州今欲何至？」備曰：「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，欲往投之。」肅曰：「孫討虜聦明仁惠，敬賢禮士，江表英豪咸歸附之，已據有六郡，兵精糧多，足以立事。今為君計，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，崇連和之好，共濟世業，而云欲投吳巨，巨是凡人，偏在遠郡，行將為人所併，豈足託乎？」備大喜，進住鄂縣，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，結同盟誓。權遣周瑜、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，江表傳曰：備從魯肅計，進住鄂縣之樊口。諸葛亮詣吳未還，備聞曹公軍下，恐懼，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。吏望見瑜船，馳往白備，備曰：「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？」吏對曰：「以船知之。」備遣人慰勞之。瑜曰：「有軍任，不可得委署，儻能屈威，誠副其所望。」備謂關羽、張飛曰：「彼欲致我，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，非同盟之意也。」乃乘單舸往見瑜，問曰：「今拒曹公，深為得計。戰卒有幾？」瑜曰：「三萬人。」備曰：「恨少。」瑜曰：「此自足用，豫州但觀瑜破之。」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，瑜曰：「受命不得妄委署，若欲見子敬，可別過之。又孔明已俱來，不過三兩日到也。」備雖深愧異瑜，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，故差池在後，將二千人與羽、飛俱，未肯係瑜，蓋為進退之計也。　孫盛曰：劉備雄才，處必亡之地，告急於吳，而獲奔助，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。江表傳之言，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。與曹公戰于赤壁，大破之，焚其舟船。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，追到南郡，時又疾疫，北軍多死，曹公引歸。江表傳曰：周瑜為南郡太守，分南岸地以給備。備別立營於油江口，改名為公安。劉表吏士見從北軍，多叛來投備。備以瑜所給地少，不足以安民，後從權借荊州數郡。

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，又南征四郡。武陵太守金旋、長沙太守韓玄、桂陽太守趙範、零陵太守劉度皆降。三輔決錄注曰：金旋字元機，京兆人，歷位黃門郎、漢陽太守，徵拜議郎，遷中郎將，領武陵太守，為備所攻劫死。子禕，事見魏武本紀。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。琦病死，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，治公安。江表傳曰：備別立營於油江口，改名為公安。權稍畏之，進妹固好。先主至京見權，綢繆恩紀。山陽公載記曰：備還，謂左右曰：「孫車騎長上短下，其難為下，吾不可以再見之。」乃晝夜兼行。　臣松之案：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，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。劉備未破魏軍之前，尚未與孫權相見，不得有此說。故知蜀志為是。權遣使云欲共取蜀，或以為宜報聽許，吳終不能越荊有蜀，蜀地可為己有。荊州主簿殷觀進曰：「若為吳先驅，進未能克蜀，退為吳所乘，即事去矣。今但可然贊其伐蜀，而自說新據諸郡，未可與動，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。如此進退之計，可以收吳、蜀之利。」先主從之，權果輟計。遷觀為別駕從事。獻帝春秋曰：孫權欲與備共取蜀，遣使報備曰：「米賊張魯居王巴、漢，為曹操耳目，規圖益州。劉璋不武，不能自守。若操得蜀，則荊州危矣。今欲先攻取璋，進討張魯，首尾相連，一統吳、楚，雖有十操，無所憂也。」備欲自圖蜀，拒荅不聽，曰：「益州民富彊，土地險阻，劉璋雖弱，足以自守。張魯虛偽，未必盡忠於操。今暴師於蜀、漢，轉運於萬里，欲使戰克攻取，舉不失利，此吳起不能定其規，孫武不能善其事也。曹操雖有無君之心，而有奉主之名，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，謂其力屈，無復遠志也。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，將欲飲馬於滄海，觀兵於吳會，何肯守此坐須老乎？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，借樞於操，使敵承其隙，非長計也。」權不聽，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。備不聽軍過，謂瑜曰：「汝欲取蜀，吾當被髮入山，不失信於天下也。」使關羽屯江陵，張飛屯秭歸，諸葛亮據南郡，備自住潺陵。權知備意，因召瑜還。

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，內懷恐懼。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：「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，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，誰能禦之者乎？」璋曰：「吾固憂之而未有計。」松曰：「劉豫州，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，善用兵，若使之討魯，魯必破。魯破，則益州彊，曹公雖來，無能為也。」璋然之，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，前後賂遺以巨億計。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。吳書曰：備前見張松，後得法正，皆厚以恩意接納，盡其殷勤之歡。因問蜀中闊狹，兵器府庫人馬衆寡，及諸要害道里遠近，松等具言之，又畫地圖山川處所，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。先主留諸葛亮、關羽等據荊州，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。至涪，璋自出迎，相見甚歡。張松令法正白先主，及謀臣龐統進說，便可於會所襲璋。先主曰：「此大事也，不可倉卒。」璋推先主行大司馬，領司隷校尉；先主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，領益州牧。璋增先主兵，使擊張魯，又令督白水軍。先主并軍三萬餘人，車甲器械資貨甚盛。是歲，璋還成都。先主北到葭萌，未即討魯，厚樹恩德，以收衆心。

明年，曹公征孫權，權呼先主自救。先主遣使告璋曰：「曹公征吳，吳憂危急。孫氏與孤本為脣齒，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，今不往救羽，進必大克，轉侵州界，其憂有甚於魯。魯自守之賊，不足慮也。」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實，欲以東行。璋但許兵四千，其餘皆給半。魏書曰：備因激怒其衆曰：「吾為益州征彊敵，師徒勤瘁，不遑寧居；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，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，其可得乎！」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：「今大事垂可立，如何釋此去乎！」松兄廣漢太守肅，懼禍逮己，白璋發其謀。於是璋收斬松，嫌隙始構矣。益部耆舊雜記曰：張肅有威儀，容貌甚偉。松為人短小，放蕩不治節操，然識達精果，有才幹。劉璋遣詣曹公，曹公不甚禮松；主簿楊脩深器之，白公辟松，公不納。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，松飲宴之間一看便闇誦。脩以此益異之。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。先主大怒，召璋白水軍督楊懷，責以無禮，斬之。乃使黃忠、卓膺勒兵向璋。先主徑至關中，質諸將并士卒妻子，引兵與忠、膺等進到涪，據其城。璋遣劉璝、冷苞、張任、鄧賢等拒先主於涪，益部耆舊雜記曰：張任，蜀郡人，家世寒門。少有膽勇，有志節，仕州為從事。皆破敗，退保緜竹。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，嚴率衆降先主。先主軍益彊，分遣諸將平下屬縣，諸葛亮、張飛、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、江州、江陽，惟關羽留鎮荊州。先主進軍圍雒；時璋子循守城，被攻且一年。

十九年夏，雒城破，益部耆舊雜記曰：劉璋遣張任與劉璝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，為先主所破，退與璋子循守雒城。任勒兵出於鴈橋，戰復敗。禽任。先主聞任之忠勇，令軍降之，任厲聲曰：「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。」乃殺之。先主歎惜焉。進圍成都數十日，璋出降。傅子曰：初，劉備襲蜀，丞相掾趙戩曰：「劉備其不濟乎？拙於用兵，每戰則敗，奔亡不暇，何以圖人？蜀雖小區，險固四塞，獨守之國，難卒并也。」徵士傅幹曰：「劉備寬仁有度，能得人死力。諸葛亮達治知變，正而有謀，而為之相；張飛、關羽勇而有義，皆萬人之敵，而為之將：此三人者，皆人傑也。以備之略，三傑佐之，何為不濟？」　典略曰：趙戩，字叔茂，京兆長陵人也。質而好學，言稱詩書，愛恤於人不論踈密。辟公府，入為尚書選部郎。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，戩拒不聽。卓怒，召戩欲殺之，觀者皆為戩懼，而戩自若。及見卓，引辭正色，陳說是非，卓雖凶戾，屈而謝之。遷平陵令。故將王允被害，莫敢近者，戩棄官收歛之。三輔亂，戩客荊州，劉表以為賔客。曹公平荊州，執戩手曰：「何相見之晚也！」遂辟為掾。後為五官將司馬，相國鍾繇長史，年六十餘卒。蜀中殷盛豐樂，先主置酒大饗士卒，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，還其穀帛。先主復領益州牧，諸葛亮為股肱，法正為謀主，關羽、張飛、馬超為爪牙，許靖、麋笁、簡雍為賔友。及董和、黃權、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，吳壹、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，彭羡又璋之所排擯也，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，皆處之顯任，盡其器能。有志之士無不競勸。

二十年，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，使使報欲得荊州。先主言：「須得涼州，當以荊州相與。」權忿之，乃遣呂蒙襲奪長沙、零陵、桂陽三郡。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，令關羽入益陽。是歲，曹公定漢中，張魯遁走巴西。先主聞之，與權連和，分荊州、江夏、長沙、桂陽東屬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西屬，引軍還江州。遣黃權將兵迎張魯，張魯已降曹公。曹公使夏侯淵、張郃屯漢中，數數犯暴巴界。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，與郃等戰於瓦口，破郃等，郃收兵還南鄭。先主亦還成都。

二十三年，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。分遣將軍吳蘭、雷銅等入武都，皆為曹公軍所沒。先主次于陽平關，與淵、郃等相拒。

二十四年春，自陽平南渡沔水，緣山稍前，於定軍山勢作營。淵將兵來爭其地。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，大破淵軍，斬淵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。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。先主遙策之曰：「曹公雖來，無能為也，我必有漢川矣。」及曹公至，先主歛衆拒險，終不交鋒，積月不拔，亡者日多。夏，曹公果引軍還，先主遂有漢中。遣劉封、孟達、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。

秋，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，表於漢帝曰：「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、左將軍長史領鎮軍將軍臣許靖、營司馬臣龐羲、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、三輔決錄注曰：援字文雄，扶風人也。其先本姓謝，與北地諸謝同族。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，天子以謝服非令名，改為射，子孫氏焉。兄堅，字文固，少有美名，辟公府為黃門侍郎。獻帝之初，三輔飢亂，堅去官，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，璋以堅為長史。劉備代璋，以堅為廣漢、蜀郡太守。援亦少有名行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，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，遷從事中郎，卒官。軍師將軍臣諸葛亮、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、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、征西將軍臣黃忠、鎮遠將軍臣賴恭、揚武將軍臣法正、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：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，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，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，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，皆馮世寵，藉履國權，窮凶極亂，社稷幾危。非大舜、周公、朱虛、博陸，則不能流放禽討，安危定傾。伏惟陛下誕姿聖德，統理萬邦，而遭厄運不造之艱。董卓首難，蕩覆京畿，曹操階禍，竊執天衡；皇后太子鴆殺見害，剥亂天下，殘毀民物。乆令陛下蒙塵憂厄，幽處虛邑。人神無主，遏絕王命，厭昧皇極，欲盜神器。左將軍領司隷校尉豫、荊、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，受朝爵秩，念在輸力，以殉國難。覩其機兆，赫然憤發，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，將安國家，克寧舊都。會承機事不密，令操游魂得遂長惡，殘泯海內。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，小有定安之變，趙高使閻樂殺二世。王莽廢孺子以為定安公。夙夜惴惴，戰慄累息。昔在虞書，敦序九族，周監二代，封建同姓，詩著其義，歷載長乆。漢興之初，割裂疆土，尊王子弟，是以卒折諸呂之難，而成太宗之基。臣等以備肺腑枝葉，宗子藩翰，心存國家，念在弭亂。自操破於漢中，海內英雄望風蟻附，而爵號不顯，九錫未加，非所以鎮衞社稷，光昭萬世也。奉辭在外，禮命斷絕。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，限於山河，位同權均，不能相率，咸推竇融以為元帥，卒立效績，摧破隗嚻。今社稷之難，急於隴、蜀。操外吞天下，內殘羣寮，朝廷有蕭墻之危，而禦侮未建，可為寒心。臣等輒依舊典，封備漢中王，拜大司馬，董齊六軍，糾合同盟，埽滅凶逆。以漢中、巴、蜀、廣漢、犍為為國，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。夫權宜之制，苟利社稷，專之可也。然後功成事立，臣等退伏矯罪，雖死無恨。」遂於沔陽設壇場，陳兵列衆，羣臣陪位，讀奏訖，御王冠于先主。

先主上言漢帝曰：「臣以具臣之才，荷上將之任，董督三軍，奉辭于外，不得埽除寇難，靖匡王室，乆使陛下聖教陵遲，六合之內否而未泰，惟憂反側，疢如疾首。曩者董卓造為亂階，自是之後，羣兇縱橫，殘剥海內。賴陛下聖德威靈，人臣同應，或忠義奮討，或上天降罰，暴逆並殪，以漸冰消。惟獨曹操乆未梟除，侵擅國權，恣心極亂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，機事不密，承見陷害，臣播越失據，忠義不果。遂得使操窮凶極逆，主后戮殺，皇子鴆害。雖糾合同盟，念在奮力，懦弱不武，歷年未效。常恐殞沒，孤負國恩，寤寐永歎，夕惕若厲。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，庶明勵翼，鄭玄注曰：庶，衆也；勵，作也；叙，次序也。序九族而親之，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。五帝損益，此道不廢。周監二代，並建諸姬，實賴晉、鄭夾輔之福。高祖龍興，尊王子弟，大啟九國，卒斬諸呂，以安大宗。今操惡直醜正，寔繁有徒，包藏禍心，篡盜已顯。旣宗室微弱，帝族無位，斟酌古式，依假權宜，上臣大司馬漢中王。臣伏自三省，受國厚恩，荷任一方，陳力未效，所獲已過，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。羣寮見逼，迫臣以義。臣退惟寇賊不梟，國難未已，宗廟傾危，社稷將墜，成臣憂責碎首之負。若應權通變，以寧靖聖朝，雖赴水火，所不得辭，敢慮常宜，以防後悔。輒順衆議，拜受印璽，以崇國威。仰惟爵號，位高寵厚，俯思報效，憂深責重，驚怖累息，如臨于谷。盡力輸誠，獎厲六師，率齊羣義，應天順時，撲討凶逆，以寧社稷，以報萬分，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、宜城亭侯印綬。」於是還治成都。拔魏延為都督，鎮漢中。典略曰：備於是起館舍，築亭障，從成都至白水關，四百餘區。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，禽于禁於樊。俄而孫權襲殺羽，取荊州。

二十五年，魏文帝稱尊號，改年曰黃初。或傳聞漢帝見害，先主乃發喪制服，追謚曰孝愍皇帝。是後在所並言衆瑞，日月相屬，故議郎陽泉侯劉豹、青衣侯向舉、偏將軍張裔‧黃權、大司馬屬殷純、益州別駕從事趙莋、治中從事楊洪、從事祭酒何宗、議曹從事杜瓊、勸學從事張爽、尹默、譙周等上言：「臣聞河圖、洛書，五經讖、緯，孔子所甄，驗應自遠。謹按洛書甄曜度曰：『赤三日德昌，九世會備，合為帝際。』洛書寶號命曰：『天度帝道備稱皇，以統握契，百成不敗。』洛書錄運期曰：『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，道路籍籍履人頭，誰使主者玄且來。』孝經鉤命決錄曰：『帝三建九會備。』臣父羣未亡時，言西南數有黃氣，直立數丈，見來積年，時時有景雲祥風，從璿璣下來應之，此為異瑞。又二十二年中，數有氣如旗，從西竟東，中天而行，圖、書曰『必有天子出其方』。加是年太白、熒惑、填星，常從歲星相追。近漢初興，五星從歲星謀；歲星主義，漢位在西，義之上方，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。當有聖主起於此州，以致中興。時許帝尚存，故羣下不敢漏言。頃者熒惑復追歲星，見在胃昴畢；昴畢為天綱，經曰『帝星處之，衆邪消亡』。聖諱豫覩，推癸期驗，符合數至，若此非一。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故應際而生，與神合契。願大王應天順民，速即洪業，以寧海內。」

太傅許靖、安漢將軍糜笁、軍師將軍諸葛亮、太常賴恭、光祿勳黃柱、少府王謀等上言：「曹丕篡弒，湮滅漢室，竊據神器，劫迫忠良，酷烈無道。人鬼忿毒，咸思劉氏。今上無天子，海內惶惶，靡所式仰。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，咸稱述符瑞，圖、讖明徵。間黃龍見武陽赤水，九日乃去。孝經援神契曰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』，龍者，君之象也。易乾九五『飛龍在天』，大王當龍升，登帝位也。又前關羽圍樊、襄陽，襄陽男子張嘉、王休獻玉璽，璽潛漢水，伏於淵泉，暉景燭燿，靈光徹天。夫漢者，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，大王襲先帝軌迹，亦興於漢中也。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，璽出襄陽，漢水之末，明大王承其下流，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，瑞命符應，非人力所致。昔周有烏魚之瑞，咸曰休哉。二祖受命，圖、書先著，以為徵驗。今上天告祥，羣儒英俊並進河、洛，孔子讖、記咸悉具至。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，本支百世，乾祇降祚，聖姿碩茂，神武在躬，仁覆積德，愛人好士，是以四方歸心焉。考省靈圖，啟發讖、緯，神明之表，名諱昭著。宜即帝位，以纂二祖，紹嗣昭穆，天下幸甚。臣等謹與博士許慈、議郎孟光建立禮儀，擇令辰，上尊號。」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。蜀本紀曰：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，顏色美好，蓋山精也。蜀王娶以為妻，不習水土，疾病欲歸國，蜀王留之，無幾物故。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，於成都郭中葬，蓋地數畝，高十丈，號曰武擔也。　臣松之案：武擔，山名，在成都西北，蓋以乾位在西北，故就之以即阼。為文曰：「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，皇帝備敢用玄牡，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：漢有天下，歷數無疆。曩者王莽篡盜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誅，社稷復存。今曹操阻兵安忍，戮殺主后，滔天泯夏，罔顧天顯。操子丕，載其凶逆，竊居神器。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，備宜脩之，嗣武二祖，龔行天罰。備雖否德，懼忝帝位。詢于庶民，外及蠻夷君長，僉曰『天命不可以不荅，祖業不可以乆替，四海不可以無主』。率土式望，在備一人。備畏天明命，又懼漢邦將湮于地，謹擇元日，與百寮登壇，受皇帝璽綬。脩燔瘞，告類于天神，惟神饗祚于漢家，永綏四海！」魏書曰：備聞曹公薨，遣掾韓冉奉書弔，并致賻贈之禮。文帝惡其因喪求好，勑荊州刺史斬冉，絕使命。　典略曰：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，并貢錦布。冉稱疾，住上庸。上庸致其書，適會受終，有詔報荅以引致之。備得報書，遂稱制。

章武元年夏四月，大赦，改年。以諸葛亮為丞相，許靖為司徒。置百官，立宗廟，祫祭高皇帝以下。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，而世數悠遠，昭穆難明，旣紹漢祚，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。于時英賢作輔，儒生在官，宗廟制度必有憲章，而載記闕略，良可恨哉！五月，立皇后吳氏，子禪為皇太子。六月，以子永為魯王，理為梁王。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。初，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，將東征，秋七月，遂帥諸軍伐吳。孫權遣書請和，先主盛怒不許，吳將陸議、李異、劉阿等屯巫、秭歸；將軍吳班、馮習自巫攻破異等，軍次秭歸，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。

二年春正月，先主軍還秭歸，將軍吳班、陳式水軍屯夷陵，夾江東西岸。二月，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，緣山截嶺，於夷道猇亭猇，許交反。駐營，自佷山佷，音恒。通武陵，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，咸相率響應。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，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。夏六月，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，廣數十丈。後十餘日，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，將軍馮習、張南等皆沒。先主自猇亭還秭歸，收合離散兵，遂棄船舫，由步道還魚復，改魚復縣曰永安。吳遣將軍李異、劉阿等踵躡先主軍，屯駐南山。秋八月，收兵還巫。司徒許靖卒。冬十月，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。孫權聞先主住白帝，甚懼，遣使請和。先主許之，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。冬十二月，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，舉兵拒守。

三年春二月，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。三月，黃元進兵攻臨卭縣。遣將軍陳曶音笏。討元，元軍敗，順流下江，為其親兵所縛，生致成都，斬之。先主病篤，託孤於丞相亮，尚書令李嚴為副。夏四月癸巳，先主殂于永安宮，時年六十三。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勑後主曰：「朕初疾但下痢耳，後轉雜他病，殆不自濟。人五十不稱夭，年已六十有餘，何所復恨，不復自傷，但以卿兄弟為念。射君到，說丞相歎卿智量，甚大增脩，過於所望，審能如此，吾復何憂！勉之，勉之！勿以惡小而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為。惟賢惟德，能服於人。汝父德薄，勿效之。可讀漢書、禮記，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、商君書，益人意智。聞丞相為寫申、韓、管子、六韜一通已畢，未送，道亡，可自更求聞達。」臨終時，呼魯王與語：「吾亡之後，汝兄弟父事丞相，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。」

亮上言於後主曰：「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，覆燾無疆，昊天不弔，寢疾彌留，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，臣妾號咷，若喪考妣。乃顧遺詔，事惟太宗，動容損益；百寮發哀，滿三日除服，到葬期復如禮；其郡國太守、相、都尉、縣令長，三日便除服。臣亮親受勑戒，震威神靈，不敢有違。臣請宣下奉行。」五月，梓宮自永安還成都，謚曰昭烈皇帝。秋，八月，葬惠陵。葛洪神仙傳曰：仙人李意其，蜀人也。傳世見之，云是漢文帝時人。先主欲伐吳，遣人迎意其。意其到，先主禮敬之，問以吉凶。意其不荅而求紙筆，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，便一一以手裂壞之，又畫作一大人，掘地埋之，便徑去。先主大不喜。而由出軍征吳大敗還，忿恥發病死，衆人乃知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，即是言先主死意。

評曰：先主之弘毅寬厚，知人待士，蓋有高祖之風，英雄之器焉。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，而心神無貳，誠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軌也。機權幹略，不逮魏武，是以基宇亦狹。然折而不撓，終不為下者，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，非唯競利，且以避害云爾。

## 後主傳第三

後主諱禪，字公嗣，先主子也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先主為漢中王，立為王太子。及即尊號，冊曰：「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，皇帝若曰：太子禪，朕遭漢運艱難，賊臣篡盜，社稷無主，格人羣正，以天明命，朕繼大統。今以禪為皇太子，以承宗廟，祗肅社稷。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緩，敬聽師傅，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，可不勉與！」禮記曰：行一物而三善者，惟世子而已，其齒於學之謂也。鄭玄曰：物猶事也。

三年夏四月，先主殂于永安宮。五月，後主襲位於成都，時年十七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大赦，改元。是歲魏黃初四年也。魏略曰：初備在小沛，不意曹公卒至，遑遽棄家屬，後奔荊州。禪時年數歲，竄匿，隨人西入漢中，為人所賣。及建安十六年，關中破亂，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，買得禪，問知其良家子，遂養為子，與娶婦，生一子。初禪與備相失時，識其父字玄德。比舍人有姓簡者，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，備遣簡到漢中，舍都邸。禪乃詣簡，簡相檢訊，事皆符驗。簡喜，以語張魯，魯為洗沐送詣益州，備乃立以為太子。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，及禪立，以亮為丞相，委以諸事，謂亮曰：「政由葛氏，祭則寡人。」亮亦以禪未閑於政，遂總內外。　臣松之案：二主妃子傳曰「後主生於荊州」，後主傳云「初即帝位，年十七」，則建安十二年生也。十三年敗於長阪，備棄妻子走，趙雲傳曰「雲身抱弱子以免」，即後主也。如此，備與禪未甞相失也。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，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「朝廷今年十八」，與禪傳相應，理當非虛。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，禪時年始生，及奔荊州，能識其父字玄德，計當五六歲。備敗於小沛時，建安五年也，至禪初立，首尾二十四年，禪應過二十矣。以事相驗，理不得然。此則魏略之妄說，乃至二百餘言，異也！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，亮亦不為太子太傅。

建興元年夏，牂牁太守朱襃擁郡反。魏氏春秋曰：初，益州從事常房行部，聞襃將有異志，收其主簿案問，殺之。襃怒，攻殺房，誣以謀反。諸葛亮誅房諸子，徙其四弟於越嶲，欲以安之。襃猶不悛改，遂以郡叛應雍闓。　臣松之案：以為房為襃所誣，執政所宜澄察，安有妄殺不辜以恱姦慝？斯殆妄矣！先是，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，流太守張裔於吳，據郡不賔，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。是歲，主皇后張氏。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，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，是歲通好。

二年春，務農殖穀，閉關息民。

三年春三月，丞相亮南征四郡，四郡皆平。改益州郡為建寧郡，分建寧、永昌郡為雲南郡，又分建寧、牂牁為興古郡。十二月，亮還成都。

四年春，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，築大城。今巴郡故城是。

五年春，丞相亮出屯漢中，營沔北陽平石馬。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：「朕聞天地之道，福仁而禍淫；善積者昌，惡積者喪，古今常數也。是以湯、武脩德而王，桀、紂極暴而亡。曩者漢祚中微，網漏凶慝，董卓造難，震蕩京畿。曹操階禍，竊執天衡，殘剥海內，懷無君之心。子丕孤豎，敢尋亂階，盜據神器，更姓改物，世濟其凶。當此之時，皇極幽昧，天下無主，則我帝命隕越于下。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，光演文武，應乾坤之運，出身平難，經營四方，人鬼同謀，百姓與能。兆民欣戴。奉順符讖，建位易號，丕承天序，補弊興衰，存復祖業，膺誕皇綱，不墜于地。萬國未定，早世遐殂。朕以幼冲，繼統鴻基，未習保傅之訓，而嬰祖宗之重。六合壅否，社稷不建，永惟所以，念在匡救，光載前緒，未有攸濟，朕甚懼焉。是以夙興夜寐，不敢自逸，每從菲薄以益國用，勸分務穡以阜民財，授方任能以參其聽，斷私降意以養將士。欲奮劒長驅，指討凶逆，朱旗未舉，而丕復隕喪，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。殘類餘醜，又支天禍，恣睢河、洛，阻兵未弭。諸葛丞相弘毅忠壯，忘身憂國，先帝託以天下，以勗朕躬。今授之以旄鉞之重，付之以專命之權，統領步騎二十萬衆，董督元戎，龔行天罰，除患寧亂，克復舊都，在此行也。昔項籍總一彊衆，跨州兼土，所務者大，然卒敗垓下，死於東城，宗族焚如，為笑千載，皆不以義，陵上虐下故也。今賊效尤，天人所怨，奉時宜速，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，所向必克。吳王孫權同恤灾患，潛軍合謀，掎角其後。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、康居胡侯支富、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，大軍北出，便欲率將兵馬，奮戈先驅。天命旣集，人事又至，師貞勢并，必無敵矣。夫王者之兵，有征無戰，尊而且義，莫敢抗也，故鳴條之役，軍不血刃，牧野之師，商人倒戈。今旍麾首路，其所經至，亦不欲窮兵極武。有能棄邪從正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，國有常典，封寵大小，各有品限。及魏之宗族、支葉、中外，有能規利害、審逆順之數，來詣降者，皆原除之。昔輔果絕親於智氏，而蒙全宗之福，微子去殷，項伯歸漢，皆受茅土之慶。此前世之明驗也。若其迷沈不反，將助亂人，不式王命，戮及妻孥，罔有攸赦。廣宣恩威，貸其元帥，弔其殘民。他如詔書律令，丞相其露布天下，使稱朕意焉。」

六年春，亮出攻祁山，不克。冬，復出散關，圍陳倉，糧盡退。魏將王雙率軍追亮，亮與戰，破之，斬雙，還漢中。

七年春，亮遣陳式攻武都、陰平，遂克定二郡。冬，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，築漢、樂二城。是歲，孫權稱帝，與蜀約盟，共交分天下。

八年秋，魏使司馬懿由西城，張郃由子午，曹真由斜谷，斜，余奢反。欲攻漢中。丞相亮待之於城固、赤阪，大雨道絕，真等皆還。是歲，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。徙魯王永為甘陵王。梁王理為安平王，皆以魯、梁在吳分界故也。

九年春二月，亮復出軍圍祁山，始以木牛運。魏司馬懿、張郃救祁山。夏六月，亮糧盡退軍，郃追至青封，與亮交戰，被箭死。秋八月，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。漢晉春秋曰：冬十月，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，不能達，墮水死者以千數。

十年，亮休士勸農於黃沙，作流馬木牛畢，教兵講武。

十一年冬，亮使諸軍運米，集於斜谷口，治斜谷邸閣。是歲，南夷劉胄反，將軍馬忠破平之。

十二年春二月，亮由斜谷出，始以流馬運。秋八月，亮卒于渭濵。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，舉兵相攻，延敗走；斬延首，儀率諸軍還成都。大赦。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，假節督漢中。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，總統國事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。夏四月，進蔣琬位為大將軍。

十四年夏四月，後主至湔，臣松之案：湔，縣名也，屬蜀郡，音翦。登觀阪，看汶水之流，旬日還成都。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。

十五年夏六月，皇后張氏薨。

延熈元年春正月，立皇后張氏。大赦，改元。立子璿為太子，子瑤為安定王。冬十一月，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。

二年春三月，進蔣琬位為大司馬。

三年春，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。

四年冬十月，尚書令費禕至漢中，與蔣琬諮論事計，歲盡還。

五年春正月，監軍姜維督偏軍，自漢中還屯涪縣。

六年冬十月，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，住涪。十一月，大赦。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。

七年閏月，魏大將軍曹爽、夏侯玄等向漢中，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，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，魏軍退。夏四月，安平王理卒。秋九月，禕還成都。

八年秋八月，皇太后薨。十二月，大將軍費禕至漢中，行圍守。

九年夏六月，費禕還成都。秋，大赦。冬十一月，大司馬蔣琬卒。魏略曰：琬卒，禪乃自攝國事。

十年，涼州胡王白虎文、治無戴等率衆降，衞將軍姜維迎逆安撫，居之于繁縣。是歲，汶山平康夷反，維往討，破平之。

十一年夏五月，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。秋，涪陵屬國民夷反，車騎將軍鄧芝往討，皆破平之。

十二年春正月，魏誅大將軍曹爽等，右將軍夏侯霸來降。夏四月，大赦。秋，衞將軍姜維出攻雍州，不克而還。將軍句安、李韶降魏。

十三年，姜維復出西平，不克而還。

十四年夏，大將軍費禕還成都。冬，復北駐漢壽。大赦。

十五年，吳王孫權薨。立子琮為西河王。

十六年春正月，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。夏四月，衞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，不克而還。

十七年春正月，姜維還成都。大赦。夏六月，維復率衆出隴西。冬，拔狄道、河間、臨洮三縣民，居于緜竹、繁縣。

十八年春，姜維還成都。夏，復率諸軍出狄道，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，大破之。經退保狄道城，維却住鍾題。

十九年春，進姜維位為大將軍，督戎馬，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，濟失誓不至。秋八月，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。維退軍還成都。是歲，立子瓚為新平王。大赦。

二十年，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，姜維復率衆出駱谷，至芒水。是歲大赦。

景耀元年，姜維還成都。史官言景星見，於是大赦，改年。宦人黃皓始專政。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，立琅邪王休。

二年夏六月，立子諶為北地王，恂為新興王，虔為上黨王。

三年秋九月，追謚故將軍關羽、張飛、馬超、龐統、黃忠。

四年春三月，追謚故將軍趙雲。冬十月，大赦。

五年春正月，西河王琮卒。是歲，姜維復率衆出侯和，為鄧艾所破，還住沓中。

六年夏，魏大興徒衆，命征西將軍鄧艾、鎮西將軍鍾會、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。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、廖化、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。大赦。改元為炎興。冬，鄧艾破衞將軍諸葛瞻於緜竹。用光祿大夫譙周策，降於艾，奉書曰：「限分江、漢，遇值深遠，階緣蜀土，斗絕一隅，干運犯冒，漸苒歷載，遂與京畿攸隔萬里。每惟黃初中，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，宣溫密之詔，申三好之恩，開示門戶，大義炳然，而否德暗弱，竊貪遺緒，俛仰累紀，未率大教。天威旣震，人鬼歸能之數，怖駭王師，神武所次，敢不革面，順以從命！輒勑羣帥投戈釋甲，官府帑藏一無所毀。百姓布野，餘糧棲畝，以俟后來之惠，全元元之命。伏惟大魏布德施化，宰輔伊、周，含覆藏疾。謹遣私署侍中張紹、光祿大夫譙周、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緩，請命告誠，敬輸忠款，存亡勑賜，惟所裁之。輿櫬在近，不復縷陳。」是日，北地王諶傷國之亡，先殺妻子，次以自殺。漢晉春秋曰：後主將從譙周之策，北地王諶怒曰：「若理窮力屈，禍敗必及，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，同死社稷，以見先帝可也。」後主不納，遂送璽緩。是日，諶哭於昭烈之廟，先殺妻子，而後自殺，左右無不為涕泣者。紹、良與艾相遇於雒縣。艾得書，大喜，即報書，王隱蜀記曰：艾報書云：「王綱失道，羣英並起，龍戰虎爭，終歸真主，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。自古聖帝，爰逮漢、魏，受命而王者，莫不在乎中土。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，以興洪業，其不由此，未有不顛覆者也。隗嚻憑隴而亡，公孫述據蜀而滅，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。聖上明哲，宰相忠賢，將比隆黃軒，侔功往代。銜命來征，思聞嘉響，果煩來使，告以德音，此非人事，豈天啟哉！昔微子歸周，實為上賔，君子豹變，義存大易，來辭謙冲，以禮輿櫬，皆前哲歸命之典也。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，自非通明智達，何以見王者之義乎！」禪又遣太常張峻、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，遣太僕蔣顯有命勑姜維。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，領戶二十八萬，男女口九十四萬，帶甲將士十萬二千，吏四萬人，米四十餘萬斛，金銀各二千斤，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，餘物稱此。遣紹、良先還。艾至城北，後主輿櫬自縛，詣軍壘門。艾解縛焚櫬，延請相見。晉諸公贊曰：劉禪乘騾車詣艾，不具亡國之禮。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。諸圍守悉被後主勑，然後降下。艾使後主止其故宮，身往造焉。資嚴未發，明年春正月，艾見收。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。會旣死，蜀中軍衆鈔略，死喪狼藉，數日乃安集。

後主舉家東遷，旣至洛陽，策命之曰：「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。皇帝臨軒，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。於戲，其進聽朕命！蓋統天載物，以咸寧為大，光宅天下，以時雍為盛。故孕育羣生者，君人之道也，乃順承天者，坤元之義也。上下交暢，然後萬物恊和，庶類獲乂。乃者漢氏失統，六合震擾。我太祖承運龍興，弘濟八極，是用應天順民，撫有區夏。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，九服不靜，乘間阻遠，保據庸蜀，遂使西隅殊封，方外壅隔。自是以來，干戈不戢，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，幾將五紀。朕永惟祖考遺志，思在綏緝四海，率土同軌，故爰整六師，耀威梁、益。公恢崇德度，深秉大正，不憚屈身委質，以愛民全國為貴，降心回慮，應機豹變，履言思順，以享左右無疆之休，豈不遠歟！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，用考咨前訓，開國胙土，率遵舊典，鍚茲玄牡，苴以白茅，永為魏藩輔，往欽哉！公其祗服朕命，克廣德心，以終乃顯烈。」食邑萬戶，賜絹萬匹，奴婢百人，他物稱是。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。尚書令樊建、侍中張紹、光祿大夫譙周、祕書令郤正、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。漢晉春秋曰：司馬文王與禪宴，為之作故蜀技，旁人皆為之感愴，而禪喜笑自若。王謂賈充曰：「人之無情，乃可至於是乎！雖使諸葛亮在，不能輔之乆全，而況姜維邪？」充曰：「不如是，殿下何由并之。」他日，王問禪曰：「頗思蜀否？」禪曰：「此間樂，不思蜀。」郤正聞之，求見禪曰：「若王後問，宜泣而荅曰『先人墳墓遠在隴、蜀，乃心西悲，無日不思』，因閉其目。」會王復問，對如前，王曰：「何乃似郤正語邪！」禪驚視曰：「誠如尊命。」左右皆笑。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。蜀記云：謚曰思，公子恂嗣。

評曰：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，惑閹豎則為昏闇之后，傳曰「素絲無常，唯所染之」，信矣哉！禮，國君繼體，踰年改元，而章武之三年，則革稱建興，考之古義，體理為違。又國不置史，注記無官，是以行事多遺，灾異靡書。諸葛亮雖達於為政，凡此之類，猶有未周焉。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，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，不亦卓乎！自亮沒後，茲制漸虧，優劣著矣。華陽國志曰：丞相亮時，有言公惜赦者，亮荅曰：「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吳漢不願為赦。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、鄭康成間，每見啟告，治亂之道悉矣，曾不語赦也。若劉景升、季玉父子，歲歲赦宥，何益於治！」　臣松之以為「赦不妄下」，誠為可稱，至於「年名不易」，猶所未達。案建武、建安之號，皆乆而不改，未聞前史以為美談。「經載十二」，蓋何足云？豈別有他意，求之未至乎！亮沒後，延熈之號，數盈二十，「茲制漸虧」，事又不然也。

## 二主妃子傳第四

甘皇后傳

先主甘皇后，沛人也。先主臨豫州，住小沛，納以為妄。先主數喪嫡室，常攝內事。隨先主於荊州，產後主。值曹公軍至，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，于時困偪，棄后及後主，賴趙雲保護，得免於難。后卒，葬于南郡。章武二年，追謚皇思夫人，遷葬於蜀，未至而先主殂隕。丞相亮上言：「皇思夫人履行脩仁，淑慎其身。大行皇帝昔在上將，嬪配作合，載育聖躬，大命不融。大行皇帝存時，篤義垂恩，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，特遣使者奉迎。會大行皇帝崩，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，又梓宮在道，園陵將成，安厝有期。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：禮記曰：『立愛自親始，教民孝也；立敬自長始，教民順也。』不忘其親，所由生也。春秋之義，母以子貴。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，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，尊號曰恭懷皇后，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，尊號曰靈懷皇后。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，以慰寒泉之思，輒與恭等案謚法，宜曰昭烈皇后。詩曰：『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』禮云：上古無合葬，中古後因時方有。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，臣請太尉告宗廟，布露天下，具禮儀別奏。」制曰可。

穆皇后傳

先主穆皇后，陳留人也。兄吳壹，少孤，壹父素與劉焉有舊，是以舉家隨焉入蜀。焉有異志，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。焉時將子瑁自隨，遂為瑁納后。瑁死，后寡居。先主旣定益州，而孫夫人還吳，漢晉春秋云：先主入益州，吳遣迎孫夫人。夫人欲將太子歸吳，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，乃得止。羣下勸先主聘后，先主疑與瑁同族，法正進曰：「論其親踈，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？」於是納后為夫人。習鑿齒曰：夫婚姻，人倫之始，王化之本，匹夫猶不可以無禮，而況人君乎？晉文廢禮行權，以濟其業，故子犯曰，有求於人，必先從之，將奪其國，何有於妻，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。今先主無權事之偪，而引前失以為譬，非導其君以堯、舜之道者。先主從之，過矣。建安二十四年，立為漢中王后。章武元年夏五月，策曰：「朕承天命，奉至尊，臨萬國。今以后為皇后，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，承宗廟，母天下，皇后其敬之哉！」建興元年五月，後主即位，尊后為皇太后，稱長樂宮。壹官至車騎將軍，封縣侯。延熈八年，后薨，合葬惠陵。孫盛蜀世譜曰：壹孫喬，沒李雄中三十年，不為雄屈也。

敬哀皇后

後主敬哀皇后，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。章武元年，納為太子妃。建興元年，立為皇后。十五年薨，葬南陵。

張皇后傳

後主張皇后，前后敬哀之妹也。建興十五年，入為貴人。延熈元年春正月，策曰：「朕統承大業，君臨天下，奉郊廟社稷。今以貴人為皇后，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。勉脩中饋，恪肅禋祀，皇后其敬之哉！」咸熈元年，隨後主遷于洛陽。漢晉春秋曰：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，李昭儀曰：「我不能二三屈辱。」乃自殺。

劉永傳

劉永字公壽，先主子，後主庶弟也。章武元年六月，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，策曰：「少子永，受茲青土。朕承天序，繼統大業，遵脩稽古，建爾國家，封于東土，奄有龜蒙，世為藩輔。嗚呼，恭朕之詔！惟彼魯邦，一變適道，風化存焉。人之好德，世茲懿美。王其秉心率禮，綏爾士民，是饗是宜，其戒之哉！」建興八年，改封為甘陵王。初，永憎宦人黃皓，皓旣信任用事，譖構永於後主，後主稍踈外永，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。咸熈元年，永東遷洛陽，拜奉車都尉，封為鄉侯。

劉理傳

劉理字奉孝，亦後主庶弟也，與永異母。章武元年六月，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，策曰：「小子理，朕統承漢序，祗順天命，遵脩典秩，建爾于東，為漢藩輔。惟彼梁土，畿甸之邦，民狎教化，易導以禮。往悉乃心，懷保黎庶，以永爾國，王其敬之哉！」建興八年，改封理為安平王。延熈七年卒，謚曰悼王。子哀王胤嗣，十九年卒。子殤王承嗣，二十年卒。景耀四年詔曰：「安平王，先帝所命。三世早夭，國嗣頹絕，朕用傷悼。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。」輯，理子也，咸熈元年，東遷洛陽，拜奉車都尉，封鄉侯。

太子璿傳

後主太子璿，字文衡。母王貴人，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。延熈元年正月策曰：「在昔帝王，繼體立嗣，副貳國統，古今常道。今以璿為皇太子，昭顯祖宗之威，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緩。其勉脩茂質，祗恪道義，諮詢典禮，敬友師傅，斟酌衆善，翼成爾德，可不務脩以自勗哉！」時年十五。景耀六年冬，蜀亡。咸熈元年正月，鍾會作亂於成都，璿為亂兵所害。孫盛蜀世譜曰：璿弟，瑤、琮、瓚、諶、恂、璩六人。蜀敗，諶自殺，餘皆內徙。值永嘉大亂，子孫絕滅。唯永孫玄奔蜀，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。永和三年討李勢，盛參戎行，見玄於成都也。

評曰：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夫人倫之始，恩紀之隆，莫尚於此矣。是故紀錄，以究一國之體焉。

## 諸葛亮傳第五

諸葛亮字孔明，琅邪陽都人也。漢司隷校尉諸葛豐後也。父珪，字君貢，漢末為太山郡丞。亮早孤，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，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。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。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，往依之。獻帝春秋曰：初，豫章太守周術病卒，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，治南昌。漢朝聞周術死，遣朱皓代玄。皓從揚州刺史劉繇求兵擊玄，玄退屯西城，皓入南昌。建安二年正月，西城民反，殺玄，送首詣繇。此書所云，與本傳不同。玄卒，亮躬耕隴畒，好為梁父吟。漢晉春秋曰：亮家于南陽之鄧縣，在襄陽城西二十里，號曰隆中。身長八尺，每自比於管仲、樂毅，時人莫之許也。惟博陵崔州平、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，謂為信然。案崔氏譜：州平，太尉烈子，均之弟也。　魏略曰：亮在荊州，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、徐元直、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，三人務於精熟，而亮獨觀其大略。每晨夜從容，常抱膝長嘯，而謂三人曰：「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。」三人問其所志，亮但笑而不言。後公威思鄉里，欲北歸，亮謂之曰：「中國饒士大夫，遨游何必故鄉邪！」　臣松之以為魏略此言，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，若謂兼為己言，可謂未達其心矣。老氏稱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凡在賢達之流，固必兼而有焉。以諸葛之鑒識，豈不能自審其分乎？夫其高吟俟時，情見乎言，志氣所存，旣已定於其始矣。若使游步中華，騁其龍光，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！委質魏氏，展其器能，誠非陳長文、司馬仲達所能頡頏，而況於餘哉！苟不患功業不就，道之不行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，蓋以權御已移，漢祚將傾，方將翊贊宗傑，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。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！此相如所謂「鵾鵬已翔於遼廓，而羅者猶視於藪澤」者矣。公威名建，在魏亦貴達。

時先主屯新野。徐庶見先主，先主器之，謂先主曰：「諸葛孔明者，卧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」襄陽記曰：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。德操曰：「儒生俗士，豈識時務？識時務者在乎俊傑。此間自有伏龍、鳳雛。」備問為誰，曰：「諸葛孔明、龐士元也。」先主曰：「君與俱來。」庶曰：「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。將軍宜枉駕顧之。」由是先主遂詣亮，凡三往，乃見。因屏人曰：「漢室傾頹，姧臣竊命，主上蒙塵。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遂用猖獗，至于今日。然志猶未已，君謂計將安出？」亮荅曰：「自董卓已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衆寡，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為彊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為之用，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將軍旣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脩政理；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」先主曰：「善！」於是與亮情好日密。關羽、張飛等不恱，先主解之曰：「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。願諸君勿復言。」羽、飛乃止。魏略曰：劉備屯於樊城。是時曹公方定河北，亮知荊州次當受敵，而劉表性緩，不曉軍事。亮乃北行見備，備與亮非舊，又以其年少，以諸生意待之。坐集旣畢，衆賔皆去，而亮獨留，備亦不問其所欲言。備性好結毦，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，備因手自結之。亮乃進曰：「明將軍當復有遠志，但結毦而已邪！」備知亮非常人也，乃投毦而荅曰：「是何言與！我聊以忘憂爾。」亮遂言曰：「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？」備曰：「不及。」亮又曰：「將軍自度何如也？」備曰：「亦不如。」曰：「今皆不及，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，以此待敵，得無非計乎！」備曰：「我亦愁之，當若之何？」亮曰：「今荊州非少人也，而著籍者寡，平居發調，則人心不恱；可語鎮南，令國中凡有游戶，皆使自實，因錄以益衆可也。」備從其計，故衆遂彊。備由此知亮有英略，乃以上客禮之。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。　臣松之以為亮表云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」，則非亮先詣備，明矣。雖聞見異辭，各生彼此，然乖背至是，亦良為可怪。

劉表長子琦，亦深器亮。表受後妻之言，愛少子琮，不恱於琦。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，亮輒拒塞，未與處畫。琦乃將亮游觀後園，共上高樓，飲宴之間，令人去梯，因謂亮曰：「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子口，入於吾耳，可以言未？」亮荅曰：「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」琦意感寤，陰規出計。會黃祖死，得出，遂為江夏太守。俄而表卒，琮聞曹公來征，遣使請降。先主在樊聞之，率其衆南行，亮與徐庶並從，為曹公所追破，獲庶母。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：「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，以此方寸之地也。今已失老母，方寸亂矣，無益於事，請從此別。」遂詣曹公。魏略曰：庶先名福，本單家子，少好任俠擊劒。中平末，甞為人報讎，白堊突靣，被髮而走，為吏所得，問其姓字，閉口不言。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，擊鼓以令於市鄽，莫敢識者，而其黨伍共篡解之，得脫。於是感激，棄其刀戟，更踈巾單衣，折節學問。始詣精舍，諸生聞其前作賊，不肯與共止。福乃卑躬早起，常獨掃除，動靜先意，聽習經業，義理精孰。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。初平中，中州兵起，乃與韜南客荊州，到，又與諸葛亮特相善。及荊州內附，孔明與劉備相隨去，福與韜俱來北。至黃初中，韜仕歷郡守、典農校尉，福至右中郎將、御史中丞。逮大和中，諸葛亮出隴右，聞元直、廣元仕財如此，嘆曰：「魏殊多士邪！何彼二人不見用乎？」庶後數年病卒，有碑在彭城，今猶存焉。

先主至于夏口，亮曰：「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」時權擁軍在柴桑，觀望成敗，亮說權曰：「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據有江東，劉豫州亦收衆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難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無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。將軍量力而處之：若能以吳、越之衆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當，何不案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！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！」權曰：「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」亮曰：「田橫，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，况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慕仰，若水之歸海，若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為之下乎！」權勃然曰：「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。吾計決矣！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，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」亮曰：「豫州軍雖敗於長阪，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，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衆遠來疲弊，聞追豫州，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，此所謂『彊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』者也。故兵法忌之，曰『必蹶上將軍』。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；又荊州之民附操者，偪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，如此則荊、吳之勢彊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」權大恱，即遣周瑜、程普、魯肅等水軍三萬，隨亮詣先主，并力拒曹公。袁子曰：張子布薦亮於孫權，亮不肯留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孫將軍可謂人主，然觀其度，能賢亮而不能盡亮，吾是以不留。」　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，甚重諸葛之為人，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。觀亮君臣相遇，可謂希世一時，終始以分，誰能間之？寧有中違斷金，甫懷擇主，設使權盡其量，便當翻然去就乎？葛生行己，豈其然哉！關羽為曹公所獲，遇之甚厚，可謂能盡其用矣，猶義不背本，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！曹公敗于赤壁，引軍歸鄴。先主遂收江南，以亮為軍師中郎將，使督零陵、桂陽、長沙三郡，調其賦稅，以充軍實。零陵先賢傳云：亮時住臨烝。

建安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，使擊張魯。亮與關羽鎮荊州。先主自葭萌還攻璋，亮與張飛、趙雲等率衆泝江，分定郡縣，與先主共圍成都。成都平，以亮為軍師將軍，署左將軍府事。先主外出，亮常鎮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二十六年，羣下勸先主稱尊號，先主未許，亮說曰：「昔吳漢、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，世祖辭讓，前後數四，耿純進言曰：『天下英雄喁喁，兾有所望。如不從議者，士大夫各歸求主，無為從公也。』世祖感純言深至，遂然諾之。今曹氏篡漢，天下無主，大王劉氏苗族，紹世而起，今即帝位，乃其宜也。士大夫隨大王乆勤苦者，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。」先主於是即帝位，策亮為丞相曰：「朕遭家不造，奉承大統，兢兢業業，不敢康寧，思盡百姓，懼未能綏。於戲！丞相亮其悉朕意，無怠輔朕之闕，助宣重光，以照明天下，君其勗哉！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，假節。張飛卒後，領司隷校尉。蜀記曰：晉初，扶風王駿鎮關中，司馬高平劉寶、長史熒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，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，勞困蜀民，力小謀大，不能度德量力。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略，有踰管、晏，功業未濟，論者惑焉，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，寶等亦不能復難。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。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，誠所願聞，然冲之所說，實皆可疑，謹隨事難之如左：其一事曰：亮刑法峻急，刻剥百姓，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，法正諫曰：「昔高祖入關，約法三章，秦民知德，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據一州，初有其國，未垂惠撫；且客主之義，宜相降下，願緩刑弛禁，以慰其望。」亮荅曰；「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無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，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濟。劉璋闇弱，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羈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。蜀土人士，專權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；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，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。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；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。為治之要，於斯而著。」難曰：案法正在劉主前死，今稱法正諫，則劉主在也。諸葛職為股肱，事歸元首，劉主之世，亮又未領益州，慶賞刑政不出於己。尋沖所述亮荅，專自有其能，有違人臣自處之宜。以亮謙順之體，殆必不然。又云亮刑法峻急，刻剥百姓，未聞善政以刻剥為稱。其二事曰：曹公遣刺客見劉備，方得交接，開論伐魏形勢，甚合備計。稍欲親近，刺者尚未得便會，旣而亮入，魏客神色失措。亮因而察之，亦知非常人。須臾，客如厠，備謂亮曰；「向得奇士，足以助君補益。」亮問所在，備曰：「起者其人也。」亮徐歎曰：「觀客色動而神懼，視低而忤數，姦形外漏，邪心內藏，必曹氏刺客也。」追之，已越墻而走。難曰：凡為刺客，皆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也。劉主有知人之鑒，而惑於此客，則此客必一時之奇士也。又語諸葛云「足以助君補益」，則亦諸葛之流亞也。凡如諸葛之儔，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，時主亦當惜其器用，必不投之死地也。且此人不死，要應顯達為魏，竟是誰乎？何其寂蔑而無聞！

章武三年春，先主於永安病篤，召亮於成都，屬以後事，謂亮曰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」亮涕泣曰：「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！」先主又為詔勑後主曰：「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」孫盛曰：夫杖道扶義，體存信順，然後能匡主濟功，終定大業。語曰弈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，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，可以摧服彊鄰囊括四海者乎？備之命亮，亂孰甚焉！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，且以一蜀人之志。君子曰，不然；苟所寄忠賢，則不須若斯之誨，如非其人，不宜啟篡逆之塗。是以古之顧命，必貽話言；詭偽之辭，非託孤之謂。幸值劉禪闇弱，無猜險之性，諸葛威略，足以檢衞異端，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。不然，殆生疑隙不逞之釁。謂之為權，不亦惑哉！建興元年，封亮武鄉侯，開府治事。頃之，又領益州牧。政事無巨細，咸決於亮。南中諸郡，並皆叛亂，亮以新遭大喪，故未便加兵，且遣使聘吳，因結和親，遂為與國。亮集曰：是歲，魏司徒華歆、司空王朗、尚書令陳羣、太史令許芝、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，陳天命人事，欲使舉國稱藩。亮遂不報書，作正議曰：「昔在項羽，起不由德，雖處華夏，秉帝者之勢，卒就湯鑊，為後永戒。魏不審鑒，今次之矣；免身為幸，戒在子孫。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，承偽指而進書，有若崇、竦稱莽之功，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！昔世祖之創迹舊基，奮羸卒數千，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。夫據道討淫，不在衆寡。及至孟德，以其譎勝之力，舉數十萬之師，救張郃於陽平，勢窮慮悔，僅能自脫，辱其鋒銳之衆，遂喪漢中之地，深知神器不可妄獲，旋還未至，感毒而死。子桓淫逸，繼之以篡。縱使二三子多逞蘇、張詭靡之說，奉進驩兜滔天之辭，欲以誣毀唐帝，諷解禹、稷，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。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。又軍誡曰：『萬人必死，橫行天下。』昔軒轅氏整卒數萬，制四方，定海內，況以數十萬之衆，據正道而臨有罪，可得干擬者哉！」

三年春，亮率衆南征，詔賜亮金鈇鉞一具，曲蓋一，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，虎賁六十人。事在亮集。其秋悉平。軍資所出，國以富饒，漢晉春秋曰：亮至南中，所在戰捷。聞孟獲者，為夷、漢所服，募生致之。旣得，使觀於營陣之間，曰：「此軍何如？」獲對曰：「向者不知虛實，故敗。今蒙賜觀看營陣，若祇如此，即定易勝耳。」亮笑，縱使更戰，七縱七禽，而亮猶遣獲。獲止不去，曰：「公，天威也，南人不復反矣。」遂至滇池。南中平，皆即其渠率而用之。或以諫亮，亮曰：「若留外人，則當留兵，兵留則無所食，一不易也；加夷新傷破，父兄死喪，留外人而無兵者，必成禍患，二不易也；又夷累有廢殺之罪，自嫌釁重，若留外人，終不相信，三不易也；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運糧，而綱紀粗定，夷、漢粗安故耳。」乃治戎講武，以俟大舉。五年，率諸軍北駐漢中，臨發，上疏曰：

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姧犯科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議舉寵為督。愚以為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甞不歎息痛恨於桓、靈也。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良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臣松之案：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，遣亮使吳，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，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。然則備始與亮相遇，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

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歎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漢書地理志曰：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姧凶，興復漢室，還于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，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；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；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

遂行，屯于沔陽。郭沖三事曰：亮屯于陽平，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，亮惟留萬人守城。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，而與延軍錯道，徑至前，當亮六十里所，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。亮亦知宣帝垂至，已與相偪，欲前赴延軍，相去又遠，回迹反追，勢不相及，將士失色，莫知其計。亮意氣自若，勑軍中皆卧旗息鼓，不得妄出菴幔，又令大開四城門，埽地却洒。宣帝常謂亮持重，而猥見勢弱，疑其有伏兵，於是引軍北趣山。明日食時，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：「司馬懿必謂吾怯，將有彊伏，循山走矣。」候邏還白，如亮所言。宣帝後知，深以為恨。難曰：案陽平在漢中。亮初屯陽平，宣帝尚為荊州都督，鎮宛城，至曹真死後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。魏甞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，值霖雨，不果。此之前後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。就如沖言，宣帝旣舉二十萬衆，已知亮兵少力弱，若疑其有伏兵，正可設防持重，何至便走乎？案魏延傳云：「延每隨亮出，輒欲請精兵萬人，與亮異道會于潼關，亮制而不許；延常謂亮為怯，歎己才用之不盡也。」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，豈得如沖言，頓使將重兵在前，而以輕弱自守乎？且沖與扶風王言，顯彰宣帝之短，對子毀父，理所不容，而云「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」，故知此書舉引皆虛。

六年春，揚聲由斜谷道取郿，使趙雲、鄧芝為疑軍，據箕谷，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。亮身率諸軍攻祁山，戎陣整齊，賞罰肅而號令明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叛魏應亮，關中響震。魏略曰：始，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。備旣死，數歲寂然無聞，是以略無備預；而卒聞亮出，朝野恐懼，隴右、祁山尤甚，故三郡同時應亮。魏明帝西鎮長安，命張郃拒亮，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，與郃戰于街亭。謖違亮節度，舉動失宜，大為郃所破。亮拔西縣千餘家，還于漢中，郭沖四事曰：亮出祁山，隴西、南安二郡應時降，圍天水，拔兾城，虜姜維，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。人皆賀亮，亮顏色愀然有戚容，謝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漢民，國家威力未舉，使百姓困於犲狼之吻。一夫有死，皆亮之罪，以此相賀，能不為愧。」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，非惟拓境而已。難曰：亮有吞魏之志乆矣，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，且于時師出無成，傷缺而反者衆，三郡歸降而不能有。姜維，天水之匹夫耳，獲之則於魏何損？拔西縣千家，不補街亭所喪，以何為功，而蜀人相賀乎？戮謖以謝衆。上疏曰：「臣以弱才，叨竊非據，親秉旄鉞以厲三軍，不能訓章明法，臨事而懼，至有街亭違命之闕，箕谷不戒之失，咎皆在臣授任無方。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闇，春秋責帥，臣職是當。請自貶三等，以督厥咎。」於是以亮為右將軍，行丞相事，所總統如前。漢晉春秋曰：或勸亮更發兵者，亮曰：「大軍在祁山、箕谷，皆多於賊，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，則此病不在兵少也，在一人耳。今欲減兵省將，明罰思過，校變通之道於將來；若不能然者，雖兵多何益！自今已後，諸有忠慮於國，但勤攻吾之闕，則事可定，賊可死，功可蹻足而待矣。」於是考微勞，甄烈壯，引咎責躬，布所失於天下，厲兵講武，以為後圖，戎士簡練，民忘其敗矣。亮聞孫權破曹休，魏兵東下，關中虛弱。十一月，上言曰：「先帝慮漢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託臣以討賊也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；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，惟坐待亡，孰與伐之？是故託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。臣非不自惜也，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，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，而議者謂為非計。今賊適疲於西，又務於東，兵法乘勞，此進趨之時也。謹陳其事如左：高帝明並日月，謀臣淵深，然涉險被創，危然後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長計取勝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。劉繇、王朗各據州郡，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，羣疑滿腹，衆難塞胷，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征，使孫策坐大，遂并江東，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曹操智計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髣髴孫、吳，然困於南陽，險於烏巢，危於祁連，偪於黎陽，幾敗伯山，殆死潼關，然後偽定一時耳，況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，委夏侯而夏侯敗亡，先帝每稱操為能，猶有此失，況臣駑下，何能必勝？此臣之未解四也。自臣到漢中，中間朞年耳，然喪趙雲、陽羣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，突將無前。賨、叟、青羌散騎、武騎一千餘人，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，若復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也，當何以圖敵？此臣之未解五也。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，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勞費正等，而不及虛圖之，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乆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夫難平者，事也。昔先帝敗軍於楚，當此時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以定。然後先帝東連吳、越，西取巴、蜀，舉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，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。然後吳更違盟，關羽毀敗，秭歸蹉跌，曹丕稱帝。凡事如是，難可逆見。臣鞠躬盡力，死而後已，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。」於是有散關之役。此表，亮集所無，出張儼默記。

冬，亮復出散關，圍陳倉，曹真拒之，亮糧盡而還。魏將王雙率騎追亮，亮與戰，破之，斬雙。七年，亮遣陳戒攻武都、陰平。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戒，亮自出至建威，淮退還，遂平二郡。詔策亮曰：「街亭之役，咎由馬謖，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，重違君意，聽順所守。前年耀師，馘斬王雙；今歲爰征，郭淮遁走；降集氐、羌，興復二郡，威鎮凶暴，功勳顯然。方今天下騷擾，元惡未梟，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，而乆自挹損，非所以光揚洪烈矣。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。」漢晉春秋曰：是歲，孫權稱尊號，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。議者咸以為交之无益，而名體弗順，宜顯明正義，絕其盟好。亮曰：「權有僭逆之心乆矣，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，求掎角之援也。今若加顯絕，讎我必深，便當移兵東戍，與之角力，須并其土，乃議中原。彼賢才尚多，將相緝穆，未可一朝定也。頓兵相持，坐而須老，使北賊得計，非筭之上者。昔孝文卑辭匈奴，先帝優與吳盟，皆應權通變，弘思遠益，非匹夫之為分者也。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，不能并力，且志望以滿，无上岸之情，推此，皆似是而非也。何者？其智力不侔，故限江自保；權之不能越江，猶魏賊之不能渡漢，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。若大軍致討，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，下當略民廣境，示武於內，非端坐者也。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，我之北伐，无東顧之憂，河南之衆不得盡西，此之為利，亦已深矣。權僭之罪，未宜明也。」乃遣衞尉陳震慶權正號。

九年，亮復出祁山，以木牛運，漢晉春秋曰：亮圍祁山，招鮮卑軻比能，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。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，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，魏明帝曰：「西方事重，非君莫可付者。」乃使西屯長安，督張郃、費曜、戴陵、郭淮等。宣王使曜、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，餘衆悉出，西救祁山。郃欲分兵駐雍、郿，宣王曰：「料前軍能獨當之者，將軍言是也；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。」遂進。亮分兵留攻，自逆宣王于上邽。郭淮、費曜等徼亮，亮破之，因大芟刈其麥，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，斂兵依險，軍不得交，亮引而還。宣王尋亮至于鹵城。張郃曰：「彼遠來逆我，請戰不得，謂我利在不戰，欲以長計制之也。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，人情自固，可止屯於此，分為奇兵，示出其後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，坐失民望也。今亮縣軍食少，亦行去矣。」宣王不從，故尋亮。旣至，又登山掘營，不肯戰。賈栩、魏平數請戰，因曰：「公畏蜀如虎，柰天下笑何！」宣王病之。諸將咸請戰。五月辛巳，乃使張郃攻无當監何平於南圍，自案中道向亮。亮使魏延、高翔、吳班赴拒，大破之，獲甲首三千級、玄鎧五千領、角弩三千一百張，宣王還保營。糧盡退軍，與魏將張郃交戰，射殺郃。郭沖五事曰：魏明帝自征蜀，幸長安，遣宣王督張郃諸軍，雍、涼勁卒三十餘萬，潛軍密進，規向劒閣。亮時在祁山，旌旗利器，守在險要，十二更下，在者八万。時魏軍始陳，幡兵適交，參佐咸以賊衆彊盛，非力不制，宜權停下兵一月，以并聲勢。亮曰：「吾統武行師，以大信為本，得原失信，古人所惜；去者束裝以待期，妻子鶴望而計日，雖臨征難，義所不廢。」皆催遣令去。於是去者感恱，願留一戰，住者憤踊，思致死命。相謂曰：「諸葛公之恩，死猶不報也。」臨戰之日，莫不拔刃爭先，以一當十，殺張郃，却宣王，一戰大剋，此信之由也。　難曰：臣松之案：亮前出祁山，魏明帝身至長安耳，此年不復自來。且亮大軍在關、隴，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劒閣？亮旣在戰場，本無乆駐之規，而方休兵還蜀，皆非經通之言。孫盛、習鑿齒搜求異同，罔有所遺，而並不載沖言，知其乖剌多矣。

十二年春，亮悉大衆由斜谷出，以流馬運，據武功五丈原，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。亮每患糧不繼，使己志不申，是以分兵屯田，為乆駐之基。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，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漢晉春秋曰：亮自至，數挑戰。宣王亦表固請戰。使衞尉辛毗持節以制之。姜維謂亮曰：「辛佐治仗節而到，賊不復出矣。」亮曰：「彼本無戰情，所以固請戰者，以示武於其衆耳。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苟能制吾，豈千里而請戰邪！」　魏氏春秋曰：亮使至，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，不問戎事。使對曰：「諸葛公夙興夜寐，罰二十以上，皆親擥焉；所噉食不至數升。」宣王曰：「亮將死矣。」相持百餘日。其年八月，亮疾病，卒于軍，時年五十四。魏書曰：亮糧盡勢窮，憂恚歐血，一夕燒營遁走，入谷，道發病卒。漢晉春秋曰：亮卒于郭氏塢。　晉陽秋曰：有星赤而芒角，自東北西南流，投于亮營，三投再還，往大還小。俄而亮卒。　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濵，魏人躡迹，勝負之形，未可測量，而云歐血，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。夫以孔明之略，豈為仲達歐血乎？及至劉琨喪師，與晉元帝箋亦云「亮軍敗歐血」，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。其云入谷而卒，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。及軍退，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，曰：「天下奇才也！」漢晉春秋曰：楊儀等整軍而出，百姓奔告宣王，宣王追焉。姜維令儀反旗鳴鼓，若將向宣王者，宣王乃退，不敢偪。於是儀結陣而去，入谷然後發喪。宣王之退也，百姓為之諺曰：「死諸葛走生仲達。」或以告宣王，宣王曰：「吾能料生，不便料死也。」

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，因山為墳，冢足容棺，歛以時服，不須器物。詔策曰：「惟君體資文武，明叡篤誠，受遺託孤，匡輔朕躬，繼絕興微，志存靖亂；爰整六師，無歲不征，神武赫然，威鎮八荒，將建殊功於季漢，參伊、周之巨勳。如何不弔，事臨垂克，遘疾隕喪！朕用傷悼，肝心若裂。夫崇德序功，紀行命謚，所以光昭將來，刊載不朽。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，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，謚君為忠武侯。魂而有靈，嘉茲寵榮。嗚呼哀哉！嗚呼哀哉！」

初，亮自表後主曰：「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自有餘饒。至於臣在外任，無別調度，隨身衣食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。」及卒，如其所言。

亮性長於巧思，損益連弩，木牛流馬，皆出其意；推演兵法，作八陣圖，咸得其要云。魏氏春秋曰：亮作八務、七戒、六恐、五懼，皆有條章，以訓厲臣子。又損益連弩，謂之元戎，以鐵為矢，矢長八寸，一弩十矢俱發。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：「木牛者，方腹曲頭，一脚四足，頭入領中，舌著於腹。載多而行少，宜可大用，不可小使；特行者數十里，羣行者二十里也。曲者為牛頭，雙者為牛脚，橫者為牛領，轉者為牛足，覆者為牛背，方者為牛腹，垂者為牛舌，曲者為牛肋，刻者為牛齒，立者為牛角，細者為牛鞅，攝者為牛鞦䩜。牛仰雙轅，人行六尺，牛行四步。載一歲糧，日行二十里，而人不大勞。流馬尺寸之數，肋長三尺五寸，廣三寸，厚二寸二分，左右同。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，徑中二寸。前脚孔分墨二寸，去前軸孔四寸五分，廣一寸。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孔長二寸，廣一寸。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，大小與前同。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，大小與前同。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。前杠長一尺八寸，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，厚八分，長二尺七寸，高一尺六寸五分，廣一尺六寸，每枚受米二斛三斗。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，前後同。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，孔長一寸五分，廣七分，八孔同。前後四脚，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形制如象，靬長四寸，徑面四寸三分。孔徑中三脚杠，長二尺一寸，廣一寸五分，厚一寸四分，同杠耳。」亮言教書奏多可觀，別為一集。

景耀六年春，詔為亮立廟於沔陽。襄陽記曰：亮初亡，所在各求為立廟，朝議以禮秩不聽，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。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，後主不從。步兵校尉習隆、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：「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，甘棠為之不伐；越王思范蠡之功，鑄金以存其像。自漢興以來，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。況亮德範遐邇，勳蓋季世，王室之不壞，實斯人是賴，而蒸甞止於私門，廟像闕而莫立，使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述追在昔者也。今若盡順民心，則瀆而無典，建之京師，又偪宗廟，此聖懷所以惟疑也。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，立之於沔陽，使所親屬以時賜祭，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，皆限至廟。斷其私祀，以崇正禮。」於是始從之。秋，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，至漢川，祭亮之廟，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。亮弟均，官至長水校尉。亮子瞻，嗣爵。襄陽記曰：黃承彥者，高爽開列，為沔南名士，謂諸葛孔明曰：「聞君擇婦；身有醜女，黃頭黑色，而才堪相配。」孔明許，即載送之。時人以為笑樂，鄉里為之諺曰：「莫作孔明擇婦，止得阿承醜女。」

諸葛氏集目錄  
開府作牧第一　權制第二  
南征第三　北出第四  
計筭第五　訓厲第六  
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  
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  
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  
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  
與諸葛瑾書第十五　與孟達書第十六  
廢李平第十七　法檢上第十八  
法檢下第十九　科令上第二十  
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  
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  
　右二十四篇，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。

臣壽等言：臣前在著作郎，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、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，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。亮毗佐危國，負阻不賔，然猶存錄其言，恥善有遺，誠是大晉光明至德，澤被無疆，自古以來，未之有倫也。輒刪除複重，隨類相從，凡為二十四篇，篇名如右。

亮少有逸羣之才，英霸之器，身長八尺，容貌甚偉，時人異焉。遭漢末擾亂，隨叔父玄避難荊州，躬耕于野，不求聞達。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，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；亮深謂備雄姿傑出，遂解帶寫誠，厚相結納。及魏武帝南征荊州，劉琮舉州委質，而備失勢衆寡，無立錐之地。亮時年二十七，乃建奇策，身使孫權，求援吳會。權旣宿服仰備，又覩亮奇雅，甚敬重之，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。備得用與武帝交戰，大破其軍，乘勝克捷，江南悉平。後備又西取益州。益州旣定，以亮為軍師將軍。備稱尊號，拜亮為丞相，錄尚書事。及備殂沒，嗣子幼弱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於是外連東吳，內平南越，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旅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，至於吏不容姧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彊不侵弱，風化肅然也。

當此之時，亮之素志，進欲龍驤虎視，苞括四海，退欲跨陵邊疆，震蕩宇內。又自以為無身之日，則未有能蹈涉中原、抗衡上國者，是以用兵不戢，屢耀其武。然亮才，於治戎為長，奇謀為短，理民之幹，優於將略。而所與對敵，或值人傑，加衆寡不侔，攻守異體，故雖連年動衆，未能有克。昔蕭何薦韓信，管仲舉王子城父，皆忖己之長，未能兼有故也。亮之器能政理，抑亦管、蕭之亞匹也，而時之名將無城父、韓信，故使功業陵遲，大義不及邪？蓋天命有歸，不可以智力爭也。

青龍二年春，亮帥衆出武功，分兵屯田，為乆駐之基。其秋病卒，黎庶追思，以為口實。至今梁、益之民咨述亮者，言猶在耳，雖甘棠之詠召公，鄭人之歌子產，無以遠譬也。孟軻有云：「以逸道使民，雖勞不怨；以生道殺人，雖死不忿。」信矣！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，而過於丁寧周至。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，周公聖人也，考之尚書，咎繇之謩略而雅，周公之誥煩而悉。何則？咎繇與舜、禹共譚，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。亮所與言，盡衆人凡士，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。然其聲教遺言，皆經事綜物，公誠之心，形于文墨，足以知其人之意理，而有補於當世。

伏惟陛下邁蹤古聖，蕩然無忌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，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，所以明大通之道也。謹錄寫上詣著作。臣壽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

　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，平陽侯相臣陳壽上。

喬字伯松，亮兄瑾之第二子也，本字仲慎。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，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，而性業過之。初，亮未有子，求喬為嗣，瑾啟孫權遣喬來西，亮以喬為己適子，故易其字焉。拜為駙馬都尉，隨亮至漢中。亮與兄瑾書曰：「喬本當還成都，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，思惟宜同榮辱。今使喬督五六百兵，與諸子弟傳於谷中。」書在亮集。年二十五，建興元年卒。子攀，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，亦早卒。諸葛恪見誅於吳，子孫皆盡，而亮自有胄裔，故攀還復為瑾後。

瞻字思遠。建興十二年，亮出武功，與兄瑾書曰：「瞻今已八歲而聦慧可愛，嫌其早成，恐不為重器耳。」年十七，尚公主，拜騎都尉。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，屢遷射聲校尉、侍中、尚書、尚書僕射，加軍師將軍。瞻工書畫，彊識念，蜀人追思亮，咸愛其才敏。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，雖非瞻所建倡，百姓皆傳相告曰：「葛侯之所為也。」是以美聲溢譽，有過其實。景耀四年，為行都護衞將軍，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。六年冬，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，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。瞻督諸軍至涪停住，前鋒破，退還，住緜竹。艾遣書誘瞻曰：「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。」瞻怒，斬艾使。遂戰，大敗，臨陣死，時年三十七。衆皆離散，艾長驅至成都。瞻長子尚，與瞻俱沒。干寶曰：瞻雖智不足以扶危，勇不足以拒敵，而能外不負國，內不改父之志，忠孝存焉。　華陽國志曰：尚歎曰：「父子荷國重恩，不早斬黃皓，以致傾敗，用生何為！」乃馳赴魏軍而死。次子京及攀子顯等，咸熈元年內移河東。案諸葛氏譜云：京字行宗。　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：「諸葛亮在蜀，盡其心力，其子瞻臨難而死義，天下之善一也。」其孫京，隨才署吏，後為郿令。　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：「郿令諸葛京，祖父亮，遇漢亂分隔，父子在蜀，雖不達天命，要為盡心所事。京治郿自復有稱，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，以明事人之理，副梁、益之論。」京位至江州刺史。

董厥者，丞相亮時為府令史，亮稱之曰：「董令史，良士也。吾每與之言，思慎宜適。」徙為主簿。亮卒後，稍遷至尚書僕射，代陳祗為尚書令，遷大將軍，平臺事，而義陽樊建代焉。案晉百官表：董厥字龔襲，亦義陽人。建字長元。延熈十四年，以校尉使吳，值孫權病篤，不自見建。權問諸葛恪曰：「樊建何如宗預也？」恪對曰：「才識不及預，而雅性過之。」後為侍中，守中書令。自瞻、厥、建統事，姜維常征伐在外，宦人黃皓竊弄機柄，咸共將護，無能匡矯，孫盛異同記曰：瞻、厥等以維好戰無功，國內疲弊，宜表後主，召還為益州刺史，奪其兵權；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。晉永和三年，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：「陳壽甞為瞻吏，為瞻所辱，故因此事歸惡黃皓，而云瞻不能匡矯也。」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。蜀破之明年春，厥、建俱詣京都，同為相國參軍，其秋並兼散騎常侍，使蜀慰勞。漢晉春秋曰：樊建為給事中，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，建對曰：「聞惡必改，而不矜過，賞罰之信，足感神明。」帝曰：「善哉！使我得此人以自輔，豈有今日之勞乎！」建稽首曰：「臣竊聞天下之論，皆謂鄧艾見枉，陛下知而不理，此豈馮唐之所謂『雖得頗、牧而不能用』者乎！」帝笑曰：「吾方欲明之，卿言起我意。」於是發詔治艾焉。

評曰：諸葛亮之為相國也，撫百姓，示儀軌，約官職，從權制，開誠心，布公道；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，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，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，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；善無微而不賞，惡無纖而不貶；庶事精練，物理其本，循名責實，虛偽不齒；終於邦域之內，咸畏而愛之，刑政雖峻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。可謂識治之良才，管、蕭之亞匹矣。然連年動衆，未能成功，蓋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歟！

袁子曰：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，袁子曰：張飛、關羽與劉備俱起，爪牙腹心之臣，而武人也。晚得諸葛亮，因以為佐相，而羣臣恱服，劉備足信、亮足重故也。及其受六尺之孤，攝一國之政，事凡庸之君，專權而不失禮，行君事而國人不疑，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。行法嚴而國人恱服，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。及其兵出入如賔，行不寇，芻蕘者不獵，如在國中。其用兵也，止如山，進退如風，兵出之日，天下震動，而人心不憂。亮死至今數十年，國人歌思，如周人之思召公也，孔子曰「雍也可使南靣」，諸葛亮有焉。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人反應之，若亮速進，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，而亮徐行不進；旣而官兵上隴，三郡復，亮無尺寸之功，失此機，何也？袁子曰：蜀兵輕銳，良將少，亮始出，未知中國彊弱，是以疑而甞之；且大會者不求近功，所以不進也。曰：何以知其疑也？袁子曰：初出遲重，屯營重複，後轉降未進兵欲戰，亮勇而能鬬，三郡反而不速應，此其疑徵也。曰：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？袁子曰：亮之在街亭也，前軍大破，亮屯去數里，不救；官兵相接，又徐行，此其勇也。亮之行軍，安靜而堅重；安靜則易動，堅重則可以進退。亮法令明，賞罰信，士卒用命，赴險而不顧，此所以能鬬也。曰：亮帥數萬之衆，其所興造，若數十萬之功，是其奇者也。所至營壘、井竈、圊溷、藩籬、障塞皆應繩墨，一月之行，去之如始至，勞費而徒為飾好，何也？袁子曰：蜀人輕脫，亮故堅用之。曰：何以知其然也？袁子曰：亮治實而不治名，志大而所欲遠，非求近速者也。曰：亮好治官府、次舍、橋梁、道路，此非急務，何也？袁子曰：小國賢才少，故欲其尊嚴也。亮之治蜀，田疇辟，倉廩實，器械利，蓄積饒，朝會不華，路無醉人。夫本立故末治，有餘力而後及小事，此所以勸其功也。曰：子之論諸葛亮，則有證也。以亮之才而少其功，何也？袁子曰：亮，持本者也，其於應變，則非所長也，故不敢用其短。曰：然則吾子美之，何也？袁子曰：此固賢者之遠矣，安可以備體責也。夫能知所短而不用，此賢者之大也；知所短則知所長矣。夫前識與言而不中，亮之所不用也，此吾之所謂可也。

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，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：漢朝傾覆，天下崩壞，豪傑之士，競希神器。魏氏跨中土，劉氏據益州，並稱兵海內，為世霸王。諸葛、司馬二相遭值際會，託身明主，或收功於蜀漢，或冊名於伊、洛。丕、備旣沒，後嗣旣統，各受保阿之任，輔翼幼主，不負然諾之誠，亦一國之宗臣，霸王之賢佐也。歷前世以觀近事，二相優劣，可得而詳也。孔明起巴、蜀之地，蹈一州之土，方之大國，其戰士人民，蓋有九分之一也，而以貢贄大吳，抗對北敵，至使耕戰有伍，刑法整齊，提步卒數萬，長驅祁山，慨然有飲馬河、洛之志。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，仗兼并之衆，據牢城，擁精銳，無禽敵之意，務自保全而已，使彼孔明自來自去。若此人不亡，終其志意，連年運思，刻日興謀，則涼、雍不解甲，中國不釋鞌，勝負之勢，亦已決矣。昔子產治鄭，諸侯不敢加兵，蜀相其近之矣。方之司馬，不亦優乎！或曰，兵者凶器，戰者危事也，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，綏靜百姓，而好開闢土地，征伐天下，未為得計也。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，然處孤絕之地，戰士不滿五萬，自可閉關守險，君臣無事。空勞師旅，無歲不征，未能進咫尺之地，開帝王之基，而使國內受其荒殘，西土苦其役調。魏司馬懿才用兵衆，未易可輕，量敵而進，兵家所慎；若丞相必有以筭之，則未見坦然之勳，若無筭以裁之，則非明哲之謂，海內歸向之意也，余竊疑焉，請聞其說。荅曰：蓋聞湯以七十里、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，皆用征伐而定之。揖讓而登王位者，惟舜、禹而已。今蜀、魏為敵戰之國，勢不俱王，自操、備時，彊弱縣殊，而備猶出兵陽平，禽夏侯淵。羽圍襄陽，將降曹仁，生獲于禁，當時北邊大小憂懼，孟德身出南陽，樂進、徐晃等為救，圍不即解，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，會國家襲取南郡，羽乃解軍。玄德與操，智力多少，士衆衆寡，用兵行軍之道，不可同年而語，猶能暫以取勝，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。今仲達之才，減於孔明，當時之勢，異於曩日，玄德尚與抗衡，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？昔樂毅以弱燕之衆，兼從五國之兵，長驅彊齊，下七十餘城。今蜀漢之卒，不少燕軍，君臣之接，信於樂毅，加以國家為脣齒之援，東西相應，首尾如蛇，形勢重大，不比於五國之兵也，何憚於彼而不可哉？夫兵以奇勝，制敵以智，土地廣狹，人馬多少，未可偏恃也。余觀彼治國之體，當時旣肅整，遺教在後，及其辭意懇切，陳進取之圖，忠謀謇謇，義形於主，雖古之管、晏，何以加之乎？

蜀記曰：晉永興中，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，觀亮故宅，立碣表閭，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：「天子命我于沔之陽，聽鼓鞞而永思，庶先哲之遺光，登隆山以遠望，軾諸葛之故鄉。蓋神物應機，大器無方，通人靡滯，大德不常。故谷風發而騶虞嘯，雲雷升而潛鱗驤；摯解褐於三聘，尼得招而褰裳，管豹變於受命，貢感激以回莊，異徐生之摘寶，釋卧龍於深藏，偉劉氏之傾蓋，嘉吾子之周行。夫有知己之主，則有竭命之良，固所以三分我漢鼎，跨帶我邊荒，抗衡我北面，馳騁我魏疆者也。英哉吾子，獨含天靈。豈神之祇，豈人之精？何思之深，何德之清！異世通夢，恨不同生。推子八陣，不在孫、吳，木牛之奇，則非般模，神弩之功，一何微妙！千井齊甃，又何祕要！昔在顛、夭，有名無迹，孰若吾儕，良籌妙畫？臧文旣沒，以言見稱，又未若子，言行並徵。夷吾反坫，樂毅不終，奚比於爾，明哲守沖。臨終受寄，讓過許由，負扆莅事，民言不流。刑中於鄭，教美于魯，蜀民知恥，河、渭安堵。匪皐則伊，寧彼管、晏，豈徒聖宣，慷慨屢歎！昔爾之隱，卜惟此宅，仁智所處，能無規廓。日居月諸，時殞其夕，誰能不歿，貴有遺格。惟子之勳，移風來世，詠歌餘典，懦夫將厲。遐哉邈矣，厥規卓矣，凡若吾子，難可究已。疇昔之乖，萬里殊塗；今我來思，覿爾故墟。漢高歸魂於豐、沛，太公五世而反周，想魍魎以髣髴，兾影響之有餘。魂而有靈，豈其識諸！」　王隱晉書云：李興，密之子；一名安。

##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

關羽傳

關羽字雲長，本字長生，河東解人也。亡命奔涿郡。先主於鄉里合徒衆，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。先主為平原相，以羽、飛為別部司馬，分統部曲。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，恩若兄弟。而稠人廣坐，侍立終日，隨先主周旋，不避艱險。蜀記曰：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，關羽啟公，布使秦宜祿行求救，乞娶其妻，公許之。臨破，又屢啟於公。公疑其有異色，先遣迎看，因自留之，羽心不自安。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。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，使羽守下邳城，行太守事，魏書云：以羽領徐州。而身還小沛。

建安五年，曹公東征，先主奔袁紹。曹公禽羽以歸，拜為偏將軍，禮之甚厚。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，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。羽望見良麾蓋，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，斬其首還，紹諸將莫能當者，遂解白馬圍。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。初，曹公壯羽為人，而察其心神無乆留之意，謂張遼曰：「卿試以情問之。」旣而遼以問羽，羽歎曰：「吾極知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劉將軍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終不留，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。」遼以羽言報曹公，曹公義之。傅子曰：遼欲白太祖，恐太祖殺羽，不白，非事君之道，乃歎曰：「公，君父也；羽，兄弟耳。」遂白之。太祖曰：「事君不忘其本，天下義士也。度何時能去？」遼曰：「羽受公恩，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。」及羽殺顏良，曹公知其必去，重加賞賜。羽盡封其所賜，拜書告辭，而奔先主於袁軍。左右欲追之，曹公曰：「彼各為其主，勿追也。」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，去不遣追以成其義，自非有王霸之度，孰能至於此乎？斯實曹氏之休美。

從先主就劉表。表卒，曹公定荊州，先主自樊將南渡江，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。曹公追至當陽長阪，先主斜趣漢津，適與羽船相值，共至夏口。蜀記曰：初，劉備在許，與曹公共獵。獵中，衆散，羽勸備殺公，備不從。及在夏口，飄颻江渚，羽怒曰：「往日獵中，若從羽言，可無今日之困。」備曰：「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；若天道輔正，安知此不為福邪！」　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，但事泄不克諧耳，若為國家惜曹公，其如此言何！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，將以曹公腹心親戚，寔繁有徒，事不宿構，非造次所行；曹雖可殺，身必不免，故以計而止，何惜之有乎！旣往之事，故託為雅言耳。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，曹公引軍退歸。先主收江南諸郡，乃封拜元勳，以羽為襄陽太守、盪寇將軍，駐江北。先主西定益州，拜羽董督荊州事。羽聞馬超來降，舊非故人，羽書與諸葛亮，問超人才可誰比類。亮知羽護前，乃荅之曰：「孟起兼資文武，雄烈過人，一世之傑，黥、彭之徒，當與益德並驅爭先，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。」羽美鬚髯，故亮謂之髯。羽省書大恱，以示賔客。

羽甞為流矢所中，貫其左臂，後創雖愈，每至陰雨，骨常疼痛，醫曰：「矢鏃有毒，毒入于骨，當破臂作創，刮骨去毒，然後此患乃除耳。」羽便伸臂令醫劈之。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，臂血流離，盈於盤器，而羽割炙引酒，言笑自若。

二十四年，先主為漢中王，拜羽為前將軍，假節鉞。是歲，羽率衆攻曹仁於樊。曹公遣于禁助仁。秋，大霖雨，漢水汎溢，禁所督七軍皆沒。禁降羽，羽又斬將軍龐德。梁郟、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，為之支黨，羽威震華夏。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，司馬宣王、蔣濟以為關羽得志，孫權必不願也。可遣人勸權躡其後，許割江南以封權，則樊圍自解。曹公從之。先是，權遣使為子索羽女，羽罵辱其使，不許婚，權大怒。典略曰：羽圍樊，權遣使求助之，勑使莫速進，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。羽忿其淹遲，又自已得于禁等，乃罵曰：「狢子敢爾，如使樊城拔，吾不能滅汝邪！」權聞之，知其輕己，偽手書以謝羽，許以自往。　臣松之以為荊、吳雖外睦，而內相猜防，故權之襲羽，潛師密發。按呂蒙傳云：「伏精兵於𦩷𦪇之中，使白衣搖櫓，作商賈服。」以此言之，羽不求助於權，權必不語羽當往也。若許相援助，何故匿其形迹乎？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，將軍傅士仁屯公安，素皆嫌羽自輕己。羽之出軍，芳、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。羽言「還當治之」，芳、仁咸懷懼不安。於是權陰誘芳、仁，芳、仁使人迎權。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，蜀記曰：羽與晃宿相愛，遙共語，但說平生，不及軍事。須臾，晃下馬宣令：「得關雲長頭，賞金千斤。」羽驚怖，謂晃曰：「大兄，是何言邪！」晃曰：「此國之事耳。」羽不能克，引軍退還。權已據江陵，盡虜羽士衆妻子，羽軍遂散。權遣將逆擊羽，斬羽及子平于臨沮。蜀記曰：權遣將軍擊羽，獲羽及子平。權欲活羽以敵劉、曹，左右曰：「狼子不可養，後必為害。曹公不即除之，自取大患，乃議徙都。今豈可生！」乃斬之。　臣松之桉吳書：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，羽至即斬，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，豈容不時殺羽，方議其生死乎？又云「權欲活羽以敵劉、曹」，此之不然，可以絕智者之口。　吳歷曰：權送羽首於曹公，以諸侯禮葬其屍骸。

追謚羽曰壯繆侯。蜀記曰：羽初出軍圍樊，夢豬嚙其足，語子平曰：「吾今年衰矣，然不得還！」　江表傳云：羽好左氏傳，諷誦略皆上口。子興嗣。興字安國，少有令問，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。弱冠為侍中、中監軍，數歲卒。子統嗣，尚公主，官至虎賁中郎將。卒，無子，以興庶子彝續封。蜀記曰：龐德子會，隨鍾、鄧伐蜀，蜀破，盡滅關氏家。

張飛傳

張飛字益德，涿郡人也，少與關羽俱事先主。羽年長數歲，飛兄事之。先主從曹公破呂布，隨還許，曹公拜飛為中郎將。先主背曹公依袁紹、劉表。表卒，曹公入荊州，先主奔江南。曹公追之，一日一夜，及於當陽之長阪。先主聞曹公卒至，棄妻子走，使飛將二十騎拒後。飛據水斷橋，瞋目橫矛曰：「身是張益德也，可來共決死！」敵皆無敢近者，故遂得免。

先主旣定江南，以飛為宜都太守、征虜將軍，封新亭侯，後轉在南郡。先主入益州，還攻劉璋，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，分定郡縣。至江州，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，生獲顏。飛呵顏曰：「大軍至，何以不降，而敢拒戰？」顏荅曰：「卿等無狀，侵奪我州，我州但有斷頭將軍，無有降將軍也。」飛怒，令左右牽去斫頭，顏色不變，曰：「斫頭便斫頭，何為怒邪！」飛壯而釋之，引為賔客。華陽國志曰：初，先主入蜀，至巴郡，顏拊心歎曰：「此所謂獨坐窮山，放虎自衞也！」飛所過戰克，與先主會于成都。益州旣平，賜諸葛亮、法正、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，銀千斤，錢五千萬，錦千匹，其餘頒賜各有差，以飛領巴西太守。

曹公破張魯，留夏侯淵、張郃守漢川。郃別督諸軍下巴西，欲徙其民於漢中，進軍宕渠、蒙頭、盪石，與飛相拒五十餘日。飛率精卒萬餘人，從他道邀郃軍交戰，山道迮狹，前後不得相救，飛遂破郃。郃棄馬緣山，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，引軍還南鄭，巴土獲安。

先主為漢中王，拜飛為右將軍、假節。章武元年，遷車騎將軍，領司隷校尉，進封西鄉侯，策曰：「朕承天序，嗣奉洪業，除殘靖亂，未燭厥理。今寇虜作害，民被荼毒，思漢之士，延頸鶴望。朕用怛然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整軍誥誓，將行天罰。以君忠毅，侔蹤召、虎，名宣遐邇，故特顯命，高墉進爵，兼司于京。其誕將天威，柔服以德，伐叛以刑，稱朕意焉。詩不云乎，『匪疚匪棘，王國來極。肇敏戎功，用錫爾祉』。可不勉歟！」

初，飛雄壯威猛，亞於關羽，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、飛萬人之敵也。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，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。先主常戒之曰：「卿刑殺旣過差，又日鞭檛健兒，而令在左右，此取禍之道也。」飛猶不悛。先主伐吳，飛當率兵萬人，自閬中會江州。臨發，其帳下將張達、范彊殺飛，持其首，順流而奔孫權。飛營都督表報先主，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，曰：「噫！飛死矣。」追謚飛曰桓侯。長子苞，早夭。次子紹嗣，官至侍中尚書僕射。苞子遵為尚書，隨諸葛瞻於緜竹，與鄧艾戰，死。

馬超傳

馬超字孟起，右扶風茂陵人也。父騰，靈帝末與邊章、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。初平三年，遂、騰率衆詣長安。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，遣還金城，騰為征西將軍，遣屯郿。後騰襲長安，敗走，退還涼州。司隷校尉鍾繇鎮關中，移書遂、騰，為陳禍福。騰遣超隨繇討郭援、高幹於平陽，超將龐德親斬援首。後騰與韓遂不和，求還京畿。於是徵為衞尉，以超為偏將軍，封都亭侯，領騰部曲。典略曰：騰字壽成，馬援後也。桓帝時，其父字子碩，甞為天水蘭干尉。後失官，因留隴西，與羌錯居。家貧無妻，遂娶羌女，生騰。騰少貧無產業，常從鄣山中斫材木，負販詣城市，以自供給。騰為人長八尺餘，身體洪大，面鼻雄異，而性賢厚，人多敬之。靈帝末，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，民王國等及氐、羌反叛。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，欲討之，騰在募中。州郡異之，署為軍從事，典領部衆。討賊有功，拜軍司馬，後以功遷偏將軍，又遷征西將軍，常屯汧、隴之間。初平中，拜征東將軍。是時，西州少穀，騰自表軍人多乏，求就穀於池陽，遂移屯長平岸頭。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己害，乃攻騰營。時騰近出無備，遂破走，西上。會三輔亂，不復來東，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，始甚相親，後轉以部曲相侵入，更為讎敵。騰攻遂，遂走，合衆還攻騰，殺騰妻子，連兵不解。建安之初，國家綱紀始弛，乃使司隷校尉鍾繇、涼州牧韋端和解之。徵騰還屯槐里，轉拜為前將軍，假節，封槐里侯。北備胡寇，東備白騎，待士進賢，矜救民命，三輔甚安愛之。十三年，徵為衞尉，騰自見年老，遂入宿衞。初，曹公為丞相，辟騰長子超，不就。超後為司隷校尉督軍從事，討郭援，為飛矢所中，乃以囊囊其足而戰，破斬援首。詔拜徐州刺史，後拜諫議大夫。及騰之入，因詔拜為偏將軍，使領騰營。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，休弟鐵騎都尉，徙其家屬皆詣鄴，惟超獨留。

超旣統衆，遂與韓遂合從，及楊秋、李堪、成宜等相結，進軍至潼關。曹公與遂、超單馬會語，超負其多力，陰欲突前捉曹公，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眄之，超乃不敢動。曹公用賈詡謀，離間超、遂，更相猜疑，軍以大敗。山陽公載記曰：初，曹公軍在蒲阪，欲西渡，超謂韓遂曰：「宜於渭北拒之，不過二十日，河東穀盡，彼必走矣。」遂曰：「可聽令渡，蹙於河中，顧不快耶！」超計不得施。曹公聞之曰：「馬兒不死，吾無葬地也。」超走保諸戎，曹公追至安定，會北方有事，引軍東還。楊阜說曹公曰：「超有信、布之勇，甚得羌、胡心。若大軍還，不嚴為其備，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。」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，隴上郡縣皆應之，殺涼州刺史韋康，據兾城，有其衆。超自稱征西將軍，領并州牧，督涼州軍事。康故吏民楊阜、姜叙、梁寬、趙衢等合謀擊超。阜、叙起於鹵城，超出攻之，不能下；寬、衢閉兾城門，超不得入。進退狼狽，乃奔漢中依張魯。魯不足與計事，內懷於邑，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，密書請降。典略曰：建安十六年，超與關中諸將侯選、程銀、李堪、張橫、梁興、成宜、馬玩、楊秋、韓遂等，凡十部，俱反，其衆十萬，同據河、潼，建列營陣。是歲，曹公西征，與超等戰於河、渭之交，超等敗走。超至安定，遂奔涼州。詔收滅超家屬。超復敗於隴上。後奔漢中，張魯以為都講祭酒，欲妻之以女，或諫魯曰：「有人若此不愛其親，焉能愛人？」魯乃止。初，超未反時，其小婦弟种留三輔，及超敗，种先入漢中。正旦，种上壽於超，超搥胷吐血曰：「闔門百口，一旦同命，今二人相賀邪？」後數從魯求兵，欲北取涼州，魯遣往，無利。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，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，轉奔往蜀。是歲建安十九年也。

先主遣人迎超，超將兵徑到城下。城中震怖，璋即稽首，典略曰：備聞超至，喜曰：「我得益州矣。」乃使人止超，而潛以兵資之。超到，令引軍屯城北，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。以超為平西將軍，督臨沮，因為前都亭侯。山陽公載記曰：超因見備待之厚，與備言，常呼備字，關羽怒，請殺之。備曰：「人窮來歸我，卿等怒，以呼我字故而殺之，何以示於天下也！」張飛曰：「如是，當示之以禮。」明日大會，請超入，羽、飛並杖刀立直，超顧坐席，不見羽、飛，見其直也，乃大驚，遂止不復呼備字。明日歎曰：「我今乃知其所以敗。為呼人主字，幾為關羽、張飛所殺。」自後乃尊事備。　臣松之按，以為超以窮歸備，受其爵位，何容傲慢而呼備字？且備之入蜀，留關羽鎮荊州，羽未甞在益土也。故羽聞馬超歸降，以書問諸葛亮「超人才可誰比類」，不得如書所云。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？凡人行事，皆謂其可也，知其不可，則不行之矣。超若果呼備字，亦謂於理宜爾也。就令羽請殺超，超不應聞，但見二子立直，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，云幾為關、張所殺乎？言不經理，深可忿疾也。袁暐、樂資等諸所記載，穢雜虛謬，若此之類，殆不可勝言也。

先主為漢中王，拜超為左將軍，假節。章武元年，遷驃騎將軍，領涼州牧，進封斄鄉侯，策曰：「朕以不德，獲繼至尊，奉承宗廟。曹操父子，世載其罪，朕用慘怛，疢如疾首。海內怨憤，歸正反本，曁于氐、羌率服，獯粥慕義。以君信著北土，威武並昭，是以委任授君，抗颺虓虎，兼董萬里，求民之瘼。其明宣朝化，懷保遠邇，肅慎賞罰，以篤漢祐，以對于天下。」二年卒，時年四十七。臨沒上疏曰：「臣門宗二百餘口，為孟德所誅略盡，惟有從弟岱，當為微宗血食之繼，深託陛下，餘無復言。」追謚超曰威侯，子承嗣。岱位至平北將軍，進爵陳倉侯。超女配安平王理。典略曰：初超之入蜀，其庶妻董及子秋，留依張魯。魯敗，曹公得之，以董賜閻圃，以秋付魯，魯自手殺之。

黃忠傳

黃忠字漢升，南陽人也。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，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。及曹公克荊州，假行裨將軍，仍就故任，統屬長沙太守韓玄。先主南定諸郡，忠遂委質，隨從入蜀。自葭萌受任，還攻劉璋，忠常先登陷陣，勇毅冠三軍。益州旣定，拜為討虜將軍。建安二十四年，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。淵衆甚精，忠推鋒必進，勸率士卒，金鼓振天，歡聲動谷，一戰斬淵，淵軍大敗。遷征西將軍。是歲，先主為漢中王，欲用忠為後將軍，諸葛亮說先主曰：「忠之名望，素非關、馬之倫也。而今便令同列。馬、張在近，親見其功，尚可喻指；關遙聞之，恐必不恱，得無不可乎！」先主曰：「吾自當解之。」遂與羽等齊位，賜爵關內侯。明年卒，追謚剛侯。子叙，早沒，無後。

趙雲傳

趙雲字子龍，常山真定人也。本屬公孫瓚，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，雲遂隨從，為先主主騎。雲別傳曰：雲身長八尺，姿顏雄偉，為本郡所舉，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。時袁紹稱兾州牧，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，善雲來附，嘲雲曰：「聞貴州人皆願袁氏，君何獨迴心，迷而能反乎？」雲荅曰：「天下訩訩，未知孰是，民有倒縣之厄，鄙州論議，從仁政所在，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。」遂與瓚征討。時先主亦依託瓚，每接納雲，雲得深自結託。雲以兄喪，辭瓚暫歸，先主知其不反，捉手而別，雲辭曰：「終不背德也。」先主就袁紹，雲見於鄴。先主與雲同床眠卧，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，皆稱劉左將軍部曲，紹不能知。遂隨先主至荊州。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，棄妻子南走，雲身抱弱子，即後主也，保護甘夫人，即後主母也，皆得免難。遷為牙門將軍。先主入蜀，雲留荊州。雲別傳曰：初，先主之敗，有人言雲已北去者，先主以手戟擿之曰：「子龍不棄我走也。」頃之，雲至。從平江南，以為偏將軍，領桂陽太守，代趙範。範寡嫂曰樊氏，有國色，範欲以配雲。雲辭曰：「相與同姓，卿兄猶我兄。」固辭不許。時有人勸雲納之，雲曰：「範迫降耳，心未可測；天下女不少。」遂不取。範果逃走，雲無纖介。先是，與夏侯惇戰於博望，生獲夏侯蘭。蘭是雲鄉里人，少小相知，雲白先主活之，薦蘭明於法律，以為軍正。雲不用自近，其慎慮類如此。先主入益州，雲領留營司馬。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，多將吳吏兵，縱橫不法。先主以雲嚴重，必能整齊，特任掌內事。權聞備西征，大遣舟船迎妹，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，雲與張飛勒兵截江，乃得後主還。

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，召諸葛亮。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，平定郡縣。至江州，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，與亮會于成都。成都旣定，以雲為翊軍將軍。雲別傳曰：益州旣定，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。雲駮之曰：「霍去病以匈奴未滅，無用家為，令國賊非但匈奴，未可求安也。須天下都定，各反桑梓，歸耕本土，乃其宜耳。益州人民，初罹兵革，田宅皆可歸還，今安居復業，然後可役調，得其歡心。」先主即從之。夏侯淵敗，曹公爭漢中地，運米北山下，數千萬囊。黃忠以為可取，雲兵隨忠取米。忠過期不還，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，迎視忠等。值曹公揚兵大出，雲為公前鋒所擊，方戰，其大衆至，勢逼，遂前突其陣，且鬬且却。公軍散，已復合，雲陷敵，還趣圍。將張著被創，雲復馳馬還營迎著。公軍追至圍，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，翼欲閉門拒守，而雲入營，更大開門，偃旗息鼓。公軍疑雲有伏兵，引去。雲雷鼓震天，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，公軍驚駭，自相蹂踐，墮漢水中死者甚多。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，曰：「子龍一身都是膽也。」作樂飲宴至暝，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。孫權襲荊州，先主大怒，欲討權。雲諫曰：「國賊是曹操，非孫權也，且先滅魏，則吳自服。操身雖斃，子丕篡盜，當因衆心，早圖關中，居河、渭上流以討凶逆，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。不應置魏，先與吳戰；兵勢一交，不得卒解也。」先主不聽，遂東征，留雲督江州。先主失利於秭歸，雲進兵至永安，吳軍已退。建興元年，為中護軍、征南將軍，封永昌亭侯，遷鎮東將軍。五年，隨諸葛亮駐漢中。明年，亮出軍，揚聲由斜谷道，曹真遣大衆當之。亮令雲與鄧芝往拒，而身攻祁山。雲、芝兵弱敵彊，失利於箕谷，然歛衆固守，不至大敗。軍退，貶為鎮軍將軍。雲別傳曰：亮曰：「街亭軍退，兵將不復相錄，箕谷軍退，兵將初不相失，何故？」芝荅曰：「雲身自斷後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，兵將無緣相失。」雲有軍資餘絹，亮使分賜將士，雲曰：「軍事無利，何為有賜？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，須十月為冬賜。」亮大善之。

七年卒，追謚順平侯。

初，先主時，惟法正見謚；後主時，諸葛亮功德蓋世，蔣琬、費禕荷國之重，亦見謚；陳祗寵待，特加殊獎，夏侯霸遠來歸國，故復得謚；於是關羽、張飛、馬超、龐統、黃忠及雲乃追謚，時論以為榮。雲別傳載後主詔曰：「雲昔從先帝，功績旣著。朕以幼沖，涉塗艱難，賴恃忠順，濟於危險。夫謚所以叙元勳也，外議雲宜謚。」大將軍姜維等議，以為雲昔從先帝，勞績旣著，經營天下，遵奉法度，功效可書。當陽之役，義貫金石，忠以衞上，君念其賞，禮以厚下，臣忘其死。死者有知，足以不溺；生者感恩，足以殞身。謹按謚法，柔賢慈惠曰順，執事有班曰平，克定禍亂曰平，應謚雲曰順平侯。雲子統嗣，官至虎賁中郎，督行領軍。次子廣，牙門將，隨姜維沓中，臨陣戰死。

評曰：關羽、張飛皆稱萬人之敵，為世虎臣。羽報效曹公，飛義釋嚴顏，並有國士之風。然羽剛而自矜，飛暴而無恩，以短取敗，理數之常也。馬超阻戎負勇，以覆其族，惜哉！能因窮致泰，不猶愈乎！黃忠、趙雲彊摯壯猛，並作爪牙，其灌、滕之徒歟？

## 龐統法正傳第七

龐統傳

龐統字士元，襄陽人也。少時樸鈍，未有識者。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，統弱冠往見徽，徽採桑於樹上，坐統在樹下，共語自晝至夜。徽甚異之，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，由是漸顯。襄陽記曰：諸葛孔明為卧龍，龐士元為鳳雛，司馬德操為水鏡，皆龐德公語也。德公，襄陽人。孔明每至其家，獨拜牀下，德公初不令止。德操甞造德公，值其渡沔，上祀先人墓，德操徑入其室，呼德公妻子，使速作黍，「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。」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，奔走供設。須臾，德公還，直入相就，不知何者是客也。德操年小德公十歲，兄事之，呼作龐公，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，非也。德公子山民，亦有令名，娶諸葛孔明小姊，為魏黃門吏部郎，早卒。子渙，字世文，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。統，德公從子也，少未有識者，惟德公重之，年十八，使往見德操。德操與語，旣而歎曰：「德公誠知人，此實盛德也。」

後郡命為功曹。性好人倫，勤於長養。每所稱述，多過其才，時人怪而問之，統荅曰：「當今天下大亂，雅道陵遲，善人少而惡人多。方欲興風俗，長道業，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，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。今拔十失五，猶得其半，而可以崇邁世教，使有志者自勵，不亦可乎？」

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，因領南郡太守。瑜卒，統送喪至吳，吳人多聞其名。及當西還，並會昌門，陸績、顧劭、全琮皆往。統曰：「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，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。」張勃吳錄曰：或問統曰：「如所目，陸子為勝乎？」統曰：「駑馬雖精，所致一人耳。駑牛一日行三百里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！」劭就統宿，語，因問：「卿名知人，吾與卿孰愈？」統曰：「陶冶世俗，甄綜人物，吾不及卿；論帝王之秘策，攬倚伏之要最，吾似有一日之長。」劭安其言而親之。謂全琮曰：「卿好施慕名，有似汝南樊子昭。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襃貶不平，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。劉曄曰：「子昭拔自賈豎，年至耳順，退能守靜，進能不苟。」濟荅曰：「子昭誠自長幼皃潔，然觀其臿齒牙，樹頰胲，吐唇吻，自非文休敵也。」胲音改。雖智力不多，亦一時之佳也。」績、劭謂統曰：「使天下太平，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。」深與統相結而還。

先主領荊州，統以從事守耒陽令，在縣不治，免官。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：「龐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處治中、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耳。」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，先主見與善譚，大器之，以為治中從事。江表傳曰：先主與統從容宴語，問曰：「卿為周公瑾功曹，孤到吳，聞此人密有白事，勸仲謀相留，有之乎？在君為君，卿其無隱。」統對曰：「有之。」備歎息曰：「孤時危急，當有所求，故不得不往，殆不免周瑜之手！天下智謀之士，所見略同耳。時孔明諫孤莫行，其意獨篤，亦慮此也。孤以仲謀所防在北，當賴孤為援，故決意不疑。此誠出於險塗，非萬全之計也。」親待亞於諸葛亮，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。九州春秋曰：統說備曰：「荊州荒殘，人物殫盡，東有吳孫，北有曹氏，鼎足之計，難以得志。今益州國富民彊，戶口百萬，四部兵馬，所出必具，寶貨無求於外，今可權借以定大事。」備曰：「今指與吾為水火者，曹操也，操以急，吾以寬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譎，吾以忠；每與操反，事乃可成耳。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，吾所不取也。」統曰：「權變之時，固非一道所能定也。兼弱攻昧，五伯之事。逆取順守，報之以義，事定之後，封以大國，何負於信？今日不取，終為人利耳。」備遂行。亮留鎮荊州。統隨從入蜀。

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，統進策曰：「今因此會，便可執之，則將軍無用兵之勞，而坐定一州也。」先主曰：「初入他國，恩信未著，此不可也。」璋旣還成都，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，統復說曰：「陰選精兵，晝夜兼道，徑襲成都；璋旣不武，又素無預備，大軍卒至，一舉便定，此上計也。楊懷、高沛，璋之名將，各杖彊兵，據守關頭，聞數有牋諫璋，使發遣將軍還荊州。將軍未至，遣與相聞，說荊州有急，欲還救之，並使裝束，外作歸形；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，又喜將軍之去，計必乘輕騎來見，將軍因此執之，進取其兵，乃向成都，此中計也。退還白帝，連引荊州，徐還圖之，此下計也。若沈吟不去，將致大困，不可乆矣。」先主然其中計，即斬懷、沛，還向成都，所過輒克。於涪大會，置酒作樂，謂統曰：「今日之會，可謂樂矣。」統曰：「伐人之國而以為歡，非仁者之兵也。」先主醉，怒曰：「武王伐紂，前歌後舞，非仁者邪？卿言不當，宜速起出！」於是統逡巡引退。先主尋悔，請還。統復故位，初不顧謝，飲食自若。先主謂曰：「向者之論，阿誰為失？」統對曰：「君臣俱失。」先主大笑，宴樂如初。習鑿齒曰：夫霸王者，必體仁義以為本，杖信順以為宗，一物不具，則其道乖矣。今劉備襲奪璋土，權以濟業，負信違情，德義俱愆，雖功由是隆，宜大傷其敗，譬斷手全軀，何樂之有？龐統懼斯言之泄宣，知其君之必悟，故衆中匡其失，而不脩常謙之道，矯然太當，盡其謇諤之風。夫上失而能正，是有臣也，納勝而無執，是從理也；有臣則陛隆堂高，從理則羣策畢舉；一言而三善兼明，暫諫而義彰百代，可謂達乎大體矣。若惜其小失而廢其大益，矜此過言，自絕遠讜，能成業濟務者，未之有也。　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，計雖出於統，然違義成功，本由詭道，心旣內疚，則歡情自戢，故聞備稱樂之言，不覺率爾而對也。備宴酣失時，事同樂禍，自比武王，曾無愧色，此備有非而統無失，其云「君臣俱失」，蓋分謗之言耳。習氏所論，雖大旨無乖，然推演之辭，近為流宕也。

進圍雒縣，統率衆攻城，為流矢所中，卒，時年三十六。先主痛惜，言則流涕。拜統父議郎，遷諫議大夫，諸葛亮親為之拜。追賜統爵關內侯，謚曰靖侯。統子宏，字巨師，剛簡有臧否，輕傲尚書令陳袛，為袛所抑，卒於涪陵太守。統弟林，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，值軍敗，隨權入魏，魏封列侯，至鉅鹿太守。襄陽記云：林婦，同郡習禎姉。禎事在楊戲輔臣贊。曹公之破荊州，林婦與林分隔，守養弱女十有餘年，後林隨黃權降魏，始復集聚。魏文帝聞而賢之，賜牀帳衣服，以顯其義節。

法正傳

法正字孝直，右扶風郿人也。祖父真，有清節高名。三輔決錄注曰：真字高卿，少明五經，兼通讖緯，學無常師，名有高才。常幅巾見扶風守，守曰：「哀公雖不肖，猶臣仲尼，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，欲相屈為功曹何如？」真曰：「以明府見待有禮，故四時朝覲，若欲吏使之，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。」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。初，真年未弱冠，父在南郡，步往候父，已欲去，父留之待正旦，使觀朝吏會。會者數百人，真於䆫中闚其與父語。畢，問真「孰賢」？真曰：「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。」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，世以服真之知人。前後徵辟，皆不就，友人郭正等美之，號曰玄德先生。年八十九，中平五年卒。正父衍，字季謀，司徒掾、廷尉左監。建安初，天下饑荒，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，乆之為新都令，後召署軍議校尉。旣不任用，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，志意不得。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，忖璋不足與有為，常竊歎息。松於荊州見曹公還，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。璋曰：「誰可使者？」松乃舉正，正辭讓，不得已而往。正旣還，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，密謀協規，願共戴奉，而未有緣。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，松遂說璋宜迎先主，使之討魯，復令正銜命。正旣宣旨，陰獻策於先主曰：「以明將軍之英才，乘劉牧之懦弱；張松，州之股肱，以響應於內；然後資益州之殷富，馮天府之險阻，以此成業，猶反掌也。」先主然之，泝江而西，與璋會涪。北至葭萌，南還取璋。

鄭度說璋曰：華陽國志曰：度，廣漢人，為州從事。「左將軍縣軍襲我，兵不滿萬，士衆未附，野穀是資，軍無輜重。其計莫若盡驅巴西、梓潼民內涪水以西，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，高壘深溝，靜以待之。彼至，請戰，勿許，乆無所資，不過百日，必將自走。走而擊之，則必禽耳。」先主聞而惡之，以問正。正曰：「終不能用，無可憂也。」璋果如正言，謂其羣下曰：「吾聞拒敵以安民，未聞動民以避敵也。」於是黜度，不用其計。及軍圍雒城，正牋與璋曰：「正受性無術，盟好違損，懼左右不明本末，必並歸咎，蒙耻沒身，辱及執事，是以捐身於外，不敢反命。恐聖聽穢惡其聲，故中間不有牋敬，顧念宿遇，瞻望悢悢。然惟前後披露腹心，自從始初以至於終，實不藏情，有所不盡，但愚闇策薄，精誠不感，以致於此耳。今國事已危，禍害在速，雖捐放於外，言足憎尤，猶貪極所懷，以盡餘忠。明將軍本心，正之所知也，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，而卒至於是者，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，謂可違信黷誓，而以意氣相致，日月相選，趨求順耳恱目，隨阿遂指，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。事變旣成，又不量彊弱之勢，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，糧穀無儲，欲得以多擊少，曠日相持。而從關至此，所歷輒破，離宮別屯，日自零落。雒下雖有萬兵，皆壞陣之卒，破軍之將，若欲爭一旦之戰，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。各欲遠期計糧者，今此營守已固，穀米已積，而明將軍土地日削，百姓日困，敵對遂多，所供遠曠。愚意計之，謂必先竭，將不復以持乆也。空爾相守，猶不相堪，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，入犍為界，分平資中、德陽，三道並侵，將何以禦之？本為明將軍計者，必謂此軍縣遠無糧，饋運不及，兵少無繼。今荊州道通，衆數十倍，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、甘寧等為其後繼。若爭客主之勢，以土地相勝者，今此全有巴東，廣漢、犍為過半已定，巴西一郡，復非明將軍之有也。計益州所仰惟蜀，蜀亦破壞；三分亡二，吏民疲困，思為亂者十戶而八；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，敵近則一旦易主矣。廣漢諸縣，是明比也。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，今二門悉開，堅城皆下，諸軍並破，兵將俱盡，而敵家數道並進，已入心腹，坐守都、雒，存亡之勢，昭然可見。斯乃大略，其外較耳，其餘屈曲，難以辭極也。以正下愚，猶知此事不可復成，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，豈當不見此數哉？旦夕偷幸，求容取媚，不慮遠圖，莫肯盡心獻良計耳。若事窮勢迫，將各索生，求濟門戶，展轉反覆，與今計異，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。而尊門猶當受其憂。正雖獲不忠之謗，然心自謂不負聖德，顧惟分義，實竊痛心。左將軍從本舉來，舊心依依，實無薄意。愚以為可圖變化，以保尊門。」

十九年，進圍成都，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，事覺，不果。璋以危亡在近，故不誅靖。璋旣稽服，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。正說曰：「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，許靖是也。然今主公始創大業，天下之人不可戶說，靖之浮稱，播流四海，若其不禮，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。宜加敬重，以眩遠近，追昔燕王之待郭隗。」先主於是乃厚待靖。孫盛曰：夫禮賢崇德，為邦之要道，封墓式閭，先王之令軌，故必以體行英邈，高義蓋世，然後可以延視四海，振服羣黎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靖處室則友于不穆，出身則受位非所，語信則夷險易心，論識則殆為釁首，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？若乃浮虛是崇，偷薄斯榮，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？正務眩惑之術，違貴尚之風，譬之郭隗，非其倫矣。　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，猶以權計蒙寵，況文休名聲夙著，天下謂之英偉，雖末年有瑕，而事不彰徹，若不加禮，何以釋遠近之惑乎？法正以靖方隗，未為不當，而盛以封墓式閭為難，何其迃哉！然則燕昭亦非，豈唯劉翁？至於友于不穆，失由子將，尋蔣濟之論，知非文休之尤。盛又譏其受任非所，將謂仕於董卓。卓初秉政，顯擢賢俊，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。文休為選官，在卓未至之前，後遷中丞，不為超越。以此為貶，則荀爽、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。

以正為蜀郡太守、揚武將軍，外統都畿，內為謀主。一飡之德，睚眦之怨，無不報復，擅殺毀傷己者數人。或謂諸葛亮曰：「法正於蜀郡太縱橫，將軍宜啟主公，抑其威福。」亮荅曰：「主公之在公安也，北畏曹公之彊，東憚孫權之逼，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；當斯之時，進退狼跋，法孝直為之輔翼，令翻然翱翔，不可復制，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！」初，孫權以妹妻先主，妹才捷剛猛，有諸兄之風，侍婢百餘人，皆親執刀侍立，先主每入，衷心常凜凜；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，故言如此。孫盛曰：夫威福自下，亡家害國之道，刑縱於寵，毀政亂理之源，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，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？故顛頡雖勤，不免違命之刑，楊干雖親，猶加亂行之戮，夫豈不愛，王憲故也。諸葛氏之言，於是乎失政刑矣。

二十二年，正說先主曰：「曹操一舉而降張魯，定漢中，不因此勢以圖巴、蜀，而留夏侯淵、張郃屯守，身遽北還，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，必將內有憂偪故耳。今策淵、郃才略，不勝國之將帥，舉衆往討，則必可克之，克之日，廣農積穀，觀釁伺隙，上可以傾覆寇敵，尊獎王室，中可以蠶食雍、涼，廣拓境土，下可以固守要害，為持乆之計。此蓋天以與我，時不可失也。」先主善其策，乃率諸將進兵漢中，正亦從行。二十四年，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，緣山稍前，於定軍、興勢作營。淵將兵來爭其地。正曰：「可擊矣。」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，大破淵軍，淵等授首。曹公西征，聞正之策，曰：「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，必為人所教也。」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，其由脣齒也。劉主之智，豈不及此？將計略未展，正先發之耳。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，霸王之主，誰不皆然？魏武以為人所教，亦豈劣哉！此蓋耻恨之餘辭，非測實之當言也。

先主立為漢中王，以正為尚書令、護軍將軍。明年卒，時年四十五。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。謚曰翼侯。賜子邈爵關內侯，官至奉車都尉、漢陽太守。諸葛亮與正，雖好尚不同，以公義相取。亮每奇正智術。先主旣即尊號，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，羣臣多諫，一不從。章武二年，大軍敗績，還住白帝。亮歎曰：「法孝直若在，則能制主上，令不東行；就復東行，必不傾危矣。」先主與曹公爭，勢有不便，宜退，而先主大怒不肯退，無敢諫者。矢下如雨，正乃往當先主前，先主云：「孝直避箭。」正曰：「明公親當矢石，況小人乎？」先主乃曰：「孝直，吾與汝俱去。」遂退。

評曰：龐統雅好人流，經學思謀，于時荊、楚謂之高俊。法正著見成敗，有奇畫策筭，然不以德素稱也。儗之魏臣，統其荀彧之仲叔，正其程、郭之儔儷邪？

**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**  
許靖傳

許靖字文休，汝南平輿人。少與從弟劭俱知名，並有人倫臧否之稱，而私情不協。劭為郡功曹，排擯靖不得齒叙，以馬磨自給。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，乃舉靖計吏，察孝廉，除尚書郎，典選舉。靈帝崩，董卓秉政，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，與靖共謀議，進退天下之士，沙汰穢濁，顯拔幽滯。進用潁川荀爽、韓融、陳紀等為公、卿、郡守，拜尚書韓馥為兾州牧，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，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，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，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，而遷靖巴郡太守，不就，補御史中丞。馥等到官，各舉兵還向京都，欲以誅卓。卓怒毖曰：「諸君言當拔用善士，卓從君計，不欲違天下人心。而諸君所用人，至官之日，還來相圖。卓何用相負！」叱毖令出，於外斬之。靖從兄陳相瑒，又與伷合規，靖懼誅，奔伷。蜀記云：靖後自表曰：「黨賊求生，情所不忍；守官自危，死不成義。竊念古人當難詭常，權以濟其道。」伷卒，依揚州刺史陳禕。禕死，吳郡都尉許貢、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，故往保焉。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，出於仁厚。

孫策東渡江，皆走交州以避其難，靖身坐岸邊，先載附從，踈親悉發，乃從後去，當時見者莫不歎息。旣至交阯，交阯太守士爕厚加敬待。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，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：「許文休英才偉士，智略足以計事。自流宕已來，與羣士相隨，每有患急，常先人後己，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。其紀綱同類，仁恕惻隱，皆有效事，不能復一二陳之耳。」鉅鹿張翔萬機論云：翔字元鳳。銜王命使交部，乘勢募靖，欲與誓要，靖拒而不許。靖與曹公書曰：

世路戎夷，禍亂遂合，駑怯偷生，自竄蠻貊，成闊十年，吉凶禮廢。昔在會稽，得所貽書，辭旨款密，乆要不忘。迫於袁術放命圮族，扇動羣逆，津塗四塞，雖縣心北風，欲行靡由。正禮師退，術兵前進，會稽傾覆，景興失據，三江五湖皆為虜庭。臨時困厄，無所控告。便與袁沛、鄧子孝等浮涉滄海，南至交州。經歷東歐、閩、越之國，行經萬里，不見漢地，漂薄風波，絕糧茹草，饑殍荐臻，死者大半。旣濟南海，與領守兒孝德相見，知足下忠義奮發，整飭元戎，西迎大駕，巡省中嶽。承此休問，且悲且憙，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，欲北上荊州。會蒼梧諸縣夷、越蠭起，州府傾覆，道路阻絕，元賢被害，老弱並殺。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，復遇疾癘，伯母隕命，并及羣從，自諸妻子，一時略盡。復相扶侍，前到此郡，計為兵害及病亡者，十遺一二。生民之艱，辛苦之甚，豈可具陳哉！臣松之以為孔子稱「賢者避世，其次避地」，蓋貴其識見安危，去就得所也。許靖羇客會稽，閭閻之士，孫策之來，於靖何為？而乃汎萬里之海，入疫癘之鄉，致使尊弱塗炭，百罹備經，可謂自貽矣。謀臣若斯，難以言智。孰若安時處順，端拱吳、越，與張昭、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？懼卒顛仆，永為亡虜，憂悴慘慘，忘寢與食。欲附奉朝貢使，自獲濟通，歸死闕庭，而荊州水陸無津，交部驛使斷絕。欲上益州，復有峻防，故官長吏，一不得入。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，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，又靖亦自與書，辛苦懇惻，而復寂寞，未有報應。雖仰瞻光靈，延頸企踵，何由假翼自致哉？

知聖主允明，顯授足下專征之任，凡諸逆節，多所誅討，想力競者一心，順從者同規矣。又張子雲昔在京師，志匡王室，今雖臨荒域，不得參與本朝，亦國家之藩鎮，足下之外援也。子雲名津，南陽人，為交州刺史。見吳志。若荊、楚平和，王澤南至，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，勤見保屬，令得假途由荊州出，不然，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，使相納受。儻天假其年，人緩其禍，得歸死國家，解逋逃之負，泯軀九泉，將復何恨！若時有險易，事有利鈍，人命無常，隕沒不達者，則永銜罪責，入於裔土矣。

昔營丘翼周，杖鉞專征，博陸佐漢，虎賁警蹕。漢書霍光傳曰：「光出都肄郎羽林，道上稱警蹕。」未詳虎賁所出也。今日足下扶危持傾，為國柱石，秉師望之任，兼霍光之重。五侯九伯，制御在手，自古及今，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。夫爵高者憂深，祿厚者責重，足下據爵高之任，當責重之地，言出於口，即為賞罰，意之所存，便為禍福。行之得道，即社稷用寧；行之失道，即四方散亂。國家安危，在於足下；百姓之命，縣於執事。自華及夷，顒顒注望。足下任此，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，榮辱之機，棄忘舊惡，寬和羣司，審量五材，為官擇人？苟得其人，雖讎必舉；苟非其人，雖親不授。以寧社稷，以濟下民，事立功成，則繫音於管絃，勒勳於金石，願君勉之！為國自重，為民自愛。

翔恨靖之不自納，搜索靖所寄書疏，盡投之于水。

後劉璋遂使使招靖，靖來入蜀。璋以靖為巴郡、廣漢太守。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：「文休倜儻瑰瑋，有當世之具，足下當以為指南。」益州耆舊傳曰：商字文表，廣漢人，以才學稱，聲問著於州里。劉璋辟為治中從事。是時王塗隔絕，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，而璋懦弱多疑，不能黨信大臣。商奏記諫璋，璋頗感悟。初，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，數與璋父焉交通信，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，有連蜀之意。商謂璋曰：「超勇而不仁，見得不思義，不可以為脣齒。老子曰：『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』今之益部，土美民豐，寶物所出，斯乃狡夫所欲傾覆，超等所以西望也。若引而近之，則由養虎，將自遺患矣。」璋從其言，乃拒絕之。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，遺書與商切致殷勤。許靖號為臧否，至蜀，見商而稱之曰：「設使商生於華夏，雖王景興無以加也。」璋以商為蜀郡太守。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，商表其墓，追贈孝廉。又與嚴君平、李弘立祠作銘，以旌先賢。脩學廣農，百姓便之。在郡十載，卒於官，許靖代之。建安十六年，轉在蜀郡。山陽公載記曰：建安十七年，漢立皇子熈為濟陰王，懿為山陽王，敦為東海王。靖聞之曰：「『將欲歙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』。其孟德之謂乎！」十九年，先主克蜀，以靖為左將軍長史。先主為漢中王，靖為太傅。及即尊號，策靖曰：「朕獲奉洪業，君臨萬國，夙宵惶惶，懼不能綏。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，汝作司徒，其敬敷五教，五教在寬。君其勗哉！秉德無怠，稱朕意焉。」

靖雖年逾七十，愛樂人物，誘納後進，清談不倦。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。章武二年卒。子欽，先靖夭沒。欽子游，景耀中為尚書。始靖兄事潁川陳紀，與陳郡袁渙、平原華歆、東海王朗等親善，歆、朗及紀并子羣，魏初為公輔大臣，咸與靖書，申陳舊好，情義欵至，文多故不載。魏略：王朗與文休書曰：「文休足下：消息平安，甚善甚善。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！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，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！自與子別，若沒而復浮，若絕而復連者數矣。而今而後，居升平之京師，攀附於飛龍之聖主；儕輩略盡，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，而相去數千里，加有邅蹇之隔，時聞消息於風聲，託舊情於思想，眇眇異處，與異世無以異也。往者隨軍到荊州，見鄧子孝、桓元將，粗聞足下動靜，云夫子旣在益州，執職領郡，德素規矩，老而不墯。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，共道足下於通夜，拳拳飢渴，誠無已也。自天子在東宮，及即位之後，每會羣賢，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，豈獨人盡為英士鮮易取最，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，感夫子之情聽；每叙足下，以為謀首，豈其注意，乃復過於前世，書曰『人惟求舊』，易稱『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』，劉將軍之與大魏，兼而兩之，總此二義。前世邂逅，以同為睽，非武皇帝之旨；頃者蹉跌，其泰而否，亦非足下之意也。深思書、易之義，利結分於宿好，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、貂、罽，得因無嫌。道初開通，展叙舊情，以達聲問。乆闊情慉，非夫筆墨所能寫陳，亦想足下同其志念。今者，親生男女凡有幾人？年並幾何？僕連失一男一女，今有二男：大兒名肅，年二十九，生於會稽；小兒裁歲餘。臨書愴恨，有懷緬然。」又曰：「過聞『受終於文祖』之言於尚書。又聞『歷數在躬，允執其中』之文於論語。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，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，親見三讓之弘辭，觀衆瑞之總集，覩升堂穆穆之盛禮，瞻燔燎焜曜之青烟；于時忽自以為處唐、虞之運，際於紫微之天庭也。徒慨不得攜子之手，共列於世。有二子之數，以聽有唐『欽哉』之命也。子雖在裔土，想亦極目而迴望，側耳而遐聽，延頸而鶴立也。昔汝南陳公初拜，不依故常，讓上卿於李元禮。以此推之，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。苟得避子以竊讓名，然後綬帶委質，游談於平、勃之間，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，樂酒酣宴，高談大噱，亦足遺憂而忘老。捉筆陳情，隨以喜笑。」又曰：「前夏有書而未達，今重有書，而并致前問。皇帝旣深悼劉將軍之早世，又愍其孤之不易，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，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，永與華夏乖絕，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，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，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，重下明詔以發德音，申勑朗等，使重為書與足下等。以足下聦明，揆殷勤之聖意，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，知百川之所宜注矣。昔伊尹去夏而就殷，陳平違楚而歸漢，猶曜德於阿衡，著功於宰相。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，定人之猶豫，去非常之偽號，事受命之大魏，客主兼不世之榮名，上下蒙不朽之常耀，功與事並，聲與勳著，考績效足，以超越伊、呂矣。旣承詔旨，且服舊之情，情不能已。若不言足下之所能，陳足下之所見，則無以宣明詔命，弘光大之恩，叙宿昔夢想之思。若天啟衆心，子導蜀意，誠此意有攜手之期。若險路未夷，子謀不從，則懼聲問或否，復面何由！前後二書，言每及斯，希不切然有動於懷。足下周游江湖，以曁南海，歷觀夷俗，可謂徧矣；想子之心，結思華夏，可謂深矣。為身擇居，猶願中土；為主擇居，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，而持疑於荒裔乎？詳思愚言，速示還報也。」

麋笁傳

麋笁字子仲，東海朐人也。祖世貨殖，僮客萬人，貲產鉅億。搜神記曰：笁甞從洛歸，未達家數十里，路傍見一婦人，從笁求寄載。行可數里，婦謝去，謂笁曰：「我天使也，當往燒東海麋笁家，感君見載，故以相語。」笁因私請之，婦曰：「不可得不燒。如此，君可馳去，我當緩行，日中火當發。」笁乃還家，遽出財物，日中而火大發。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。謙卒，笁奉謙遺命，迎先主於小沛。建安元年，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，襲下邳，虜先主妻子。先主轉軍廣陵海西，笁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，奴客二千，金銀貨幣以助軍資；于時困匱，賴此復振。後曹公表笁領嬴郡太守，曹公集載公表曰：「泰山郡界廣遠，舊多輕悍，權時之宜，可分五縣為嬴郡，揀選清廉以為守將。偏將軍麋笁，素履忠貞，文武昭烈，請以笁領嬴郡太守，撫慰吏民。」笁弟芳為彭城相，皆去官，隨先主周旋。先主將適荊州，遣笁先與劉表相聞，以笁為左將軍從事中郎。益州旣平，拜為安漢將軍，班在軍師將軍之右。笁雍容敦雅，而幹翮非所長。是以待之以上賔之禮，未甞有所統御。然賞賜優寵，無與為比。

芳為南郡太守，與關羽共事，而私好攜貳，叛迎孫權，羽因覆敗。笁面縛請罪，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，崇待如初。笁慙恚發病，歲餘卒。子威，官至虎賁中郎將。威子照，虎騎監。自笁至照，皆便弓馬，善射御云。

孫乾傳

孫乾字公祐，北海人也。先主領徐州，辟為從事，鄭玄傳云：玄薦乾於州。乾被辟命，玄所舉也。後隨從周旋。先主之背曹公，遣乾自結袁紹，將適荊州，乾又與麋笁俱使劉表，皆如意指。後表與袁尚書，說其兄弟分爭之變，曰：「每與劉左將軍、孫公祐共論此事，未甞不痛心入骨，相為悲傷也。」其見重如此。先主定益州，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，見禮次麋笁，與簡雍同等。頃之，卒。

簡雍傳

簡雍字憲和，涿郡人也。少與先主有舊，隨從周旋。先主至荊州，雍與麋笁、孫乾同為從事中郎，常為談客，往來使命。先主入益州，劉璋見雍，甚愛之。後先主圍成都，遣雍往說璋，璋遂與雍同輿而載，出城歸命。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。優游風儀，性簡傲跌宕，在先主坐席，猶箕踞傾倚，威儀不肅，自縱適；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，項枕卧語，無所為屈。時天旱禁酒，釀者有刑。吏於人家索得釀具，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。雍與先主游觀，見一男女行道，謂先主曰：「彼人欲行淫，何以不縛？」先主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雍對曰：「彼有其具，與欲釀者同。」先主大笑，而原欲釀者。雍之滑稽，皆此類也。或曰：雍本姓耿，幽州人語謂耿為簡，遂隨音變之。

伊籍傳

伊籍字機伯，山陽人。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。先主之在荊州，籍常往來自託。表卒，遂隨先主南渡江，從入益州。益州旣定，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，見待亞於簡雍、孫乾等。遣東使於吳，孫權聞其才辯，欲逆折以辭。籍適入拜，權曰：「勞事無道之君乎？」籍旣對曰：「一拜一起，未足為勞。」籍之機捷，類皆如此，權甚異之。後遷昭文將軍，與諸葛亮、法正、劉巴、李嚴共造蜀科；蜀科之制，由此五人焉。

秦宓傳

秦宓字子勑，廣漢緜竹人也。少有才學，州郡辟命，輒稱疾不往。奏記州牧劉焉，薦儒士任定祖曰：「昔百里、蹇叔以耆艾而定策，甘羅、子奇以童冠而立功，故書美黃髮，而易稱顏淵，固知選士用能，不拘長幼，明矣。乃者以來，海內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，衆論不齊，異同相半，此乃承平之翔步，非亂世之急務也。夫欲救危撫亂，脩己以安人，則宜卓犖超倫，與時殊趣，震驚鄰國，駭動四方，上當天心，下合人意；天人旣和，內省不疚，雖遭凶亂，何憂何懼！昔楚葉公好龍，神龍下之，好偽徹天，何況於真？今處士任安，仁義直道，流名四遠，如今見察，則一州斯服。昔湯舉伊尹，不仁者遠，何武貢二龔，雙名竹帛，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，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，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。甫欲鑿石索玉，剖蚌求珠，今乃隨、和炳然，有如皎日，復何疑哉！誠知晝不操燭，日有餘光，但愚情區區，貪陳所見。」益部耆舊傳曰：安，廣漢人。少事聘士楊厚，究極圖籍，游覽京師，還家講授，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。郡請功曹，州辟治中別駕，終不乆居。舉孝廉茂才，太尉載辟，除博士，公車徵，皆稱疾不就。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，厲節高邈，揆其器量，國之元寶，宜處弼疑之輔，以消非常之咎。玄纁之禮，所宜招命。王塗隔塞，遂無聘命。年七十九，建安七年卒，門人慕仰，為立碑銘。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，宓曰：「記人之善，忘人之過。」

劉璋時，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，與宓書曰：「貧賤困苦，亦何時可以終身！卞和衒玉以燿世，宜一來，與州尊相見。」宓荅書曰：「昔堯優許由，非不弘也，洗其兩耳；楚聘莊周，非不廣也，執竿不顧。易曰『確乎其不可拔』，夫何衒之有？且以國君之賢，子為良輔，不以是時建蕭、張之策，未足為智也。僕得曝背乎隴畒之中，誦顏氏之簞瓢，詠原憲之蓬戶，時翱翔於林澤，與沮、溺之等儔，聽玄猿之悲吟，察鶴鳴於九皐，安身為樂，無憂為福，處空虛之名，居不靈之龜，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斯乃僕得志之秋也，何困苦之戚焉！」後商為嚴君平、李弘立祠，宓與書曰：「疾病伏匿，甫知足下為嚴、李立祠，可謂厚黨勤類者也。觀嚴文章，冠冒天下，由、夷逸操，山嶽不移，使楊子不歎，固自昭明。如李仲元不遭法言，令名必淪，其無虎豹之文故也，可謂攀龍附鳳者矣。如楊子雲潛心著述，有補於世，泥蟠不滓，行參聖師，于今海內談詠厥辭。邦有斯人，以耀四遠，怪子替茲，不立祠堂。蜀本無學士，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，還教吏民，於是蜀學比於齊、魯。故地里志曰：『文翁倡其教，相如為之師。』漢家得士，盛於其世；仲舒之徒，不達封禪，相如制其禮。夫能制禮造樂，移風易俗，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！雖有王孫之累，猶孔子大齊桓之霸，公羊賢叔術之讓。僕亦善長卿之化，宜立祠堂，速定其銘。」

先是，李權從宓借戰國策，宓曰：「戰國從橫，用之何為？」權曰：「仲尼、嚴平，會聚衆書，以成春秋、指歸之文，故海以合流為大，君子以博識為弘。」宓報曰：「書非史記周圖，仲尼不采；道非虛無自然，嚴平不演。海以受淤，歲一蕩清；君子博識，非禮不視。今戰國反覆儀、秦之術，殺人自生，亡人自存，經之所疾。故孔子發憤作春秋，大乎居正，復制孝經，廣陳德行。杜漸防萌，預有所抑，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，豈不信邪！成湯大聖，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，定公賢者，見女樂而弃朝事，臣松之案：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。宓謂之賢者，淺學所未達也。若此輩類，焉可勝陳。道家法曰：『不見所欲，使心不亂。』是故天地貞觀，日月貞明；其直如矢，君子所履。洪範記灾，發於言貌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！」

或謂宓曰：「足下欲自比於巢、許、四皓，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？」宓荅曰：「僕文不能盡言，言不能盡意，何文藻之有揚乎！昔孔子三見哀公，言成七卷，事蓋有不可嘿嘿也。劉向七略曰：孔子三見哀公，作三朝記七篇，今在大戴禮。　臣松之案：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，一卷目錄，餘者所謂七篇。接輿行且歌，論家以光篇；漁父詠滄浪，賢者以燿章。此二人者，非有欲於時者也。夫虎生而文炳，鳳生而五色，豈以五采自飾畫哉？天性自然也。蓋河、洛由文興，六經由文起，君子懿文德，采藻其何傷！以僕之愚，猶恥革子成之誤，況賢於己者乎！」臣松之案：今論語作棘子成。子成曰：「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為！」屈於子貢之言，故謂之誤也。

先主旣定益州，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，領五官掾，稱曰仲父。宓稱疾，卧在第舍，纂將功曹古朴、主簿王普，厨膳即宓第宴談，宓卧如故。纂問朴曰：「至於貴州養生之具，實絕餘州矣，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？」朴對曰：「乃自先漢已來，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，至於著作為世師式，不負於餘州也。嚴君平見黃、老作指歸，揚雄見易作太玄，見論語作法言，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，于今天下所共聞也。」纂曰：「仲父何如？」宓以簿擊頰，簿，手版也。曰：「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，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。蜀有汶阜之山，江出其腹，帝以會昌，神以建福，故能沃野千里。河圖括地象曰：岷山之地，上為東井絡，帝以會昌，神以建福，上為天井。左思蜀都賦曰：遠則岷山之精，上為井絡，天帝運期而會昌，景福肹蠁而興作。淮、濟四瀆，江為其首，此其一也。禹生石紐，今之汶山郡是也。帝王世紀曰：鯀納有莘氏女曰志，是為脩己。上山行，見流星貫昴，夢接意感，又吞神珠，臆圮胷折，而生禹於石紐。　譙周蜀本紀曰：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，生於石紐，其地名刳兒坪，見世帝紀。昔堯遭洪水，鯀所不治，禹疏江決河，東注于海，為民除害，生民已來功莫先者，此其二也。天帝布治房心，決政參伐，參伐則益州分野，三皇乘祇車出谷口，今之斜谷是也。蜀記曰：三皇乘祇車出谷口。未詳宓所由知為斜谷也。此便鄙州之阡陌，明府以雅意論之，何若於天下乎？」於是纂逡巡無以復荅。

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。先主旣稱尊號，將東征吳，宓陳天時必無其利，坐下獄幽閉，然後貸出。建興二年，丞相亮領益州牧，選宓迎為別駕，尋拜左中郎將、長水校尉。吳遣使張溫來聘，百官皆往餞焉。衆人皆集而宓未往，亮累遣使促之，溫曰：「彼何人也？」亮曰：「益州學士也。」及至，溫問曰：「君學乎？」宓曰：「五尺童子皆學，何必小人！」溫復問曰：「天有頭乎？」宓曰：「有之。」溫曰：「在何方也？」宓曰：「在西方。詩曰：『乃眷西顧。』以此推之，頭在西方。」溫曰：「天有耳乎？」宓曰：「天處高而聽卑，詩云：『鶴鳴于九臯，聲聞于天。』若其無耳，何以聽之？」溫曰：「天有足乎？」宓曰：「有。詩云：『天步艱難，之子不猶。』若其無足，何以步之？」溫曰：「天有姓乎？」宓曰：「有。」溫曰：「何姓？」宓曰：「姓劉。」溫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荅曰：「天子姓劉，故以此知之。」溫曰：「日生於東乎？」宓曰：「雖生於東而沒於西。」荅問如響，應聲而出，於是溫大敬服。宓之文辯，皆此類也。遷大司農，四年卒。初宓見帝系之文，五帝皆同一族，宓辨其不然之本。又論皇帝王霸豢龍之說，甚有通理。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，紀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，文多故不載。

評曰：許靖夙有名譽，旣以篤厚為稱，又以人物為意，雖行事舉動，未悉允當，蔣濟以為「大較廊廟器」也。萬機論論許子將曰：許文休者，大較廊廟器也，而子將貶之。若實不貴之，是不明也；誠令知之，蓋善人也。麋笁、孫乾、簡雍、伊籍，皆雍容風議，見禮於世。秦宓始慕肥遯之高，而無若愚之實。然專對有餘，文藻壯美，可謂一時之才士矣。

##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

董和傳

董和字幼宰，南郡枝江人也，其先本巴郡江州人。漢末，和率宗族西遷，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、音髀。江原長、成都令。蜀土富實，時俗奢侈，貨殖之家，侯服玉食，婚姻葬送，傾家竭產。和躬率以儉，惡衣蔬食，防遏踰僭，為之軌制，所在皆移風變善，畏而不犯。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，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。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，璋聽留二年，還遷益州太守，其清約如前。與蠻夷從事，務推誠心，南土愛而信之。

先主定蜀，徵和為掌軍中郎將，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，獻可替否，共為歡交。自和居官食祿，外牧殊域，內幹機衡，二十餘年，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。亮後為丞相，教與羣下曰：「夫參署者，集衆思廣忠益也。若遠小嫌，難相違覆，曠闕損矣。違覆而得中，猶弃弊蹻而獲珠玉。然人心苦不能盡，惟徐元直處茲不惑，又董幼宰參署七年，事有不至，至于十反，來相啟告。苟能慕元直之十一，幼宰之殷勤，有忠於國，則亮可少過矣。」又曰：「昔初交州平，屢聞得失，後交元直，勤見啟誨，前參事於幼宰，每言則盡，後從事於偉度，數有諫止；雖恣性鄙暗，不能悉納，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，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。」其追思和如此。偉度者，姓胡，名濟，義陽人。為亮主簿，有忠盡之效，故見襃述。亮卒，為中典軍，統諸軍，封成陽亭侯，遷中監軍前將軍，督漢中，假節領兖州刺史，至右驃騎將軍。濟弟博，歷長水校尉尚書。

劉巴傳

劉巴字子初，零陵烝陽人也。少知名，零陵先賢傳曰：巴祖父曜，蒼梧太守。父祥，江夏太守、盪寇將軍。時孫堅舉兵討董卓，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，殺之。祥與同心，南陽士民由此怨祥，舉兵攻之，與戰，敗亡。劉表亦素不善祥，拘巴，欲殺之，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：「劉牧欲相危害，可相隨逃之。」如此再三，巴輒不應。具以報表，表乃不殺巴。年十八，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。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，巴荅曰：「昔游荊北，時涉師門，記問之學，不足紀名，內無楊朱守靜之術，外無墨翟務時之風，猶天之南箕，虛而不用。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，游燕雀之宇，將何以啟明之哉？愧於『有若無，實若虛』，何以堪之！」荊州牧劉表連辟，及舉茂才，皆不就。表卒，曹公征荊州。先主奔江南，荊、楚羣士從之如雲，而巴北詣曹公。曹公辟為掾，使招納長沙、零陵、桂陽。零陵先賢傳曰：曹公敗於烏林，還北時，欲遣桓階，階辭不如巴。巴謂曹公曰：「劉備據荊州，不可也。」公曰：「備如相圖，孤以六軍繼之也。」會先主略有三郡，巴不得反使，遂遠適交阯，零陵先賢傳云：巴往零陵，事不成，欲游交州，道還京師。時諸葛亮在臨烝，巴與亮書曰：「乘危歷險，到值思義之民，自與之衆，承天之心，順物之性，非余身謀所能勸動。若道窮數盡，將託命於滄海，不復顧荊州矣。」亮追謂曰：「劉公雄才蓋世，據有荊土，莫不歸德，天人去就，已可知矣。足下欲何之？」巴曰：「受命而來，不成當還，此其宜也。足下何言邪！」先主深以為恨。

巴復從交阯至蜀。零陵先賢傳曰：巴入交阯，更姓為張。與交阯太守士爕計議不合，乃由牂牁道去。為益州郡所拘留，太守欲殺之。主簿曰：「此非常人，不可殺也。」主簿請自送至州，見益州牧劉璋，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，見巴驚喜，每大事輒以咨訪。　臣松之案：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，出為益州牧，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，不得舉焉為孝廉，明也。俄而先主定益州，巴辭謝罪負，先主不責。零陵先賢傳曰：璋遣法正迎劉備，巴諫曰：「備，雄人也，入必為害，不可內也。」旣入，巴復諫曰：「若使備討張魯，是放虎於山林也。」璋不聽。巴閉門稱疾。備攻成都，令軍中曰：「其有害巴者，誅及三族。」及得巴，甚喜。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，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。零陵先賢傳曰：張飛甞就巴宿，巴不與語，飛遂忿恚。諸葛亮謂巴曰：「張飛雖實武人，敬慕足下。主公今方收合文武，以定大事；足下雖天素高亮，宜少降意也。」巴曰：「大丈夫處世，當交四海英雄，如何與兵子共語乎？」備聞之，怒曰：「孤欲定天下，而子初專亂之。其欲還北，假道於此，豈欲成孤事邪？」備又曰：「子初才智絕人，如孤，可任用之，非孤者難獨任也。」亮亦曰：「運籌策於帷幄之中，吾不如子初遠矣！若提枹鼓，會軍門，使百姓喜勇，當與人議之耳。」初攻劉璋，備與士衆約：「若事定，府庫百物，孤無預焉。」及拔成都，士衆皆捨干戈，赴諸藏競取寶物。軍用不足，備甚憂之。巴曰：「易耳，但當鑄直百錢，平諸物賈，令吏為官巿。」備從之，數月之間，府庫充實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先主為漢中王，巴為尚書，後代法正為尚書令。躬履清儉，不治產業，又自以歸附非素，懼見猜嫌，恭默守靜，退無私交，非公事不言。零陵先賢傳曰：是時中夏人情未一，聞備在蜀，四方延頸。而備銳意欲即真，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，且欲緩之。與主簿雍茂諫備，備以他事殺茂，由是遠人不復至矣。先主稱尊號，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，凡諸文誥策命，皆巴所作也。章武二年卒。卒後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，問巴消息，稱曰劉君子初，甚敬重焉。零陵先賢傳曰：輔吳將軍張昭甞對孫權論巴褊阨，不當拒張飛太甚。權曰：「若令子初隨世沈浮，容恱玄德，交非其人，何足稱為高士乎？」

馬良傳

馬良字季常，襄陽宜城人也。兄弟五人，並有才名，鄉里為之諺曰：「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」良眉中有白毛，故以稱之。先主領荊州，辟為從事。及先主入蜀，諸葛亮亦從往，良留荊州，與亮書曰：「聞雒城已拔，此天祚也。尊兄應期贊世，配業光國，魄兆見矣。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，或相與有親；亮年長，良故呼亮為尊兄耳。夫變用雅慮，審貴垂明，於以簡才，宜適其時。若乃和光恱遠，邁德天壤，使時閑於聽，世服於道，齊高妙之音，正鄭、衞之聲，並利於事，無相奪倫，此乃管絃之至，牙、曠之調也。雖非鍾期，敢不擊節！」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。

後遣使吳，良謂亮曰：「今銜國命，恊穆二家，幸為良介於孫將軍。」亮曰：「君試自為文。」良即為草曰：「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，以紹昆吾、豕韋之勳。其人吉士，荊楚之令，鮮於造次之華，而有克終之美，願降心存納，以慰將命。」權敬待之。

先主稱尊號，以良為侍中。及東征吳，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，蠻夷渠帥皆受印號，咸如意指。會先主敗績於夷陵，良亦遇害。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。

良弟謖，字幼常，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，除緜竹成都令、越嶲太守。才器過人，好論軍計，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。先主臨薨謂亮曰：「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！」亮猶謂不然，以謖為參軍，每引見談論，自晝達夜。襄陽記曰：建興三年，亮征南中，謖送之數十里。亮曰：「雖共謀之歷年，今可更惠良規。」謖對曰：「南中恃其險遠，不服乆矣，雖今日破之，明日復反耳。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。彼知官勢內虛，其叛亦速。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，旣非仁者之情，且又不可倉卒也。夫用兵之道，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，心戰為上，兵戰為下，願公服其心而已。」亮納其策，赦孟獲以服南方。故終亮之世，南方不敢復反。

建興六年，亮出軍向祁山，時有宿將魏延、吳壹等，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，而亮違衆拔謖，統大衆在前，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，為郃所破，士卒離散。亮進無所據，退軍還漢中。謖下獄物故，亮為之流涕。良死時年三十六，謖年三十九。襄陽記曰：謖臨終與亮書曰：「明公視謖猶子，謖視明公猶父，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，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，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。」于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涕。亮自臨祭，待其遺孤若平生。蔣琬後詣漢中，謂亮曰：「昔楚殺得臣，然後文公喜可知也。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，豈不惜乎！」亮流涕曰：「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是以楊干亂法，魏絳戮其僕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復廢法，何用討賊邪！」　習鑿齒曰：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，豈不宜哉！夫晉人規林甫之後濟，故廢法而收功；楚成闇得臣之益己，故殺之以重敗。今蜀僻陋一方，才少上國，而殺其俊傑，退收駑下之用，明法勝才，不師三敗之道，將以成業，不亦難乎！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，豈不謂其非才也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，明謖之難廢也。為天下宰匠，欲大收物之力，而不量才節任，隨器付業；知之大過，則違明主之誡，裁之失中，即殺有益之人，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。

陳震傳

陳震字孝起，南陽人也。先主領荊州牧，辟為從事，部諸郡，隨先主入蜀。蜀旣定，為蜀郡北部都尉，因易郡名，為汶山太守，轉在犍為。建興三年，入拜尚書，遷尚書令，奉命使吳。七年，孫權稱尊號，以震為衞尉，賀權踐阼，諸葛亮與兄瑾書曰：「孝起忠純之性，老而益篤，及其贊述東西，歡樂和合，有可貴者。」震入吳界，移關候曰：「東之與西，驛使往來，冠蓋相望，申盟初好，日新其事。東尊應保聖祚，告燎受符，剖判土宇，天下響應，各有所歸。於此時也，以同心討賊，則何寇不滅哉！西朝君臣，引領欣賴。震以不才，得充下使，奉聘叙好，踐界踊躍，入則如歸。獻子適魯，犯其山諱，孔子譏之。望必啟告，使行人睦焉。即日張旍誥衆，各自約誓。順流漂疾，國典異制，懼或有違，幸必斟誨，示其所宜。」震到武昌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，交分天下：以徐、豫、幽、青屬吳，并、涼、兾、兖屬蜀，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關為界。震還，封城陽亭侯。九年，都護李平坐誣罔廢；諸葛亮與長史蔣琬、侍中董允書曰：「孝起前臨至吳，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，鄉黨以為不可近。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，不圖復有蘇、張之事出於不意。可使孝起知之。」十三年，震卒。子濟嗣。

董允傳

董允字休昭，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。先主立太子，允以選為舍人，徙洗馬。後主襲位，遷黃門侍郎。丞相亮將北征，住漢中，慮後主富於春秋，朱紫難別，以允秉心公亮，欲任以宮省之事。上疏曰：「侍中郭攸之‧費禕、侍郎董允等，先帝簡拔以遺陛下，至於斟酌規益，進盡忠言，則其任也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戮允等以彰其慢。」亮尋請禕為參軍，允遷為侍中，領虎賁中郎將，統宿衞親兵。攸之性素和順，備員而已。楚國先賢傳曰：攸之，南陽人，以器業知名於時。獻納之任，允皆專之矣。允處事為防制，甚盡匡救之理。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，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，今嬪嬙已具，不宜增益，終執不聽。後主益嚴憚之。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，上疏以讓費禕及允，又表「允內侍歷年，翼贊王室，宜賜爵土以襃勳勞。」允固辭不受。後主漸長大，愛宦人黃皓。皓便僻佞慧，欲自容入。允常上則正色匡主，下則數責於皓。皓畏允，不敢為非。終允之世，皓位不過黃門丞。

允甞與尚書令費禕、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，嚴駕已辦，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。恢年少官微，見允停出，逡巡求去，允不許，曰：「本所以出者，欲與同好游談也，今君已自屈，方展闊積，捨此之談，就彼之宴，非所謂也。」乃命解驂，禕等罷駕不行。其守正下士，凡此類也。襄陽記曰：董恢字休緒，襄陽人。入蜀，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。孫權甞大醉問禕曰：「楊儀、魏延，牧豎小人也。雖甞有鳴吠之益於時務，然旣已任之，勢不得輕，若一朝無諸葛亮，必為禍亂矣。諸君憒憒，曾不知防慮於此，豈所謂貽厥孫謀乎？」禕愕然四顧視，不能即荅。恢目禕曰：「可速言儀、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，而無黥、韓難御之心也。今方歸除彊賊，混一函夏，功以才成，業由才廣，若捨此不任，防其後患，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，非長計也。」權大笑樂。諸葛亮聞之，以為知言。還未滿三日，辟為丞相府屬，遷巴郡太守。　臣松之案：漢晉春秋亦載此語，不云董恢所教，辭亦小異，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。本傳云「恢年少官微」，若已為丞相府屬，出作巴郡，則官不微矣。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。延熈六年，加輔國將軍。七年，以侍中守尚書令，為大將軍費禕副貳。九年，卒。華陽國志曰：時蜀人以諸葛亮、蔣琬、費禕及允為四相，一號四英也。

陳祗代允為侍中，與黃皓互相表裏，皓始預政事。祗死後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、奉車騎都尉，操弄威柄，終至覆國。蜀人無不追思允。及鄧艾至蜀，聞皓姦險，收閉，將殺之，而皓厚賂艾左右，得免。

祗字奉宗，汝南人，許靖兄之外孫也。少孤，長於靖家。弱冠知名，稍遷至選曹郎，矜厲有威容。多技藝，挾數術，費禕甚異之，故超繼允內侍。呂乂卒，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，加鎮軍將軍，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，常率衆在外，希親朝政。祗上承主指，下接閹豎，深見信愛，權重於維。景耀元年卒，後主痛惜，發言流涕，乃下詔曰：「祗統職一紀，柔嘉惟則，幹肅有章，和義利物，庶績允明。命不融遠，朕用悼焉。夫存有令問，則亡加美謚，謚曰忠侯。」賜子粲爵關內侯，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。自祗之有寵，後主追怨允日深，謂為自輕，由祗媚茲一人，皓搆閒浸潤故耳。允孫宏，晉巴西太守。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，陸遜子抗，傳皆以子繫父，不別載姓，及王肅、杜恕、張承、顧劭之流，莫不皆然，惟董允獨否，未詳其意，當以允名位優重，事跡踰父故邪？夏侯玄、陳表並有騂角之美，而亦如泰者，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，故不復稍加品藻。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，以位不相過故也。

呂乂傳

呂乂字季陽，南陽人也。父常，送故將軍劉焉入蜀，值王路隔塞，遂不得還。乂少孤，好讀書鼔琴。初，先主定益州，置鹽府校尉，較鹽鐵之利，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、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。乂遷新都、緜竹令，乃心隱卹，百姓稱之，為一州諸城之首。遷巴西太守。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，調發諸郡，多不相救，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，慰喻檢制，無逃竄者。徙為漢中太守，兼領督農，供繼軍糧。亮卒，累遷廣漢、蜀郡太守。蜀郡一都之會，戶口衆多，又亮卒之後，士伍亡命，更相重冒，姦巧非一。乂到官，為之防禁，開喻勸導，數年之中，漏脫自出者萬餘口。後入為尚書，代董允為尚書令，衆事無留，門無停賔。乂歷職內外，治身儉約，謙靖少言，為政簡而不煩，號為清能；然持法刻深，好用文俗吏，故居大官，名聲損於郡縣。延熈十四年卒。子辰，景耀中為成都令。辰弟雅，謁者。雅清厲有文才，著格論十五篇。

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，劉幹官至巴西太守，皆與乂親善，亦有當時之稱，而儉素守法，不及於乂。

評曰：董和蹈羔羊之素，劉巴履清尚之節，馬良貞實，稱為令士，陳震忠恪，老而益篤，董允匡主，義形於色，皆蜀臣之良矣。呂乂臨郡則垂稱，處朝則被損，亦黃、薛之流亞矣。

##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

劉封傳

劉封者，本羅侯寇氏之子，長沙劉氏之甥也。先主至荊州，以未有繼嗣，養封為子。及先主入蜀，自葭萌還攻劉璋，時封年二十餘，有武藝，氣力過人，將兵俱與諸葛亮、張飛等泝流西上，所在戰克。益州旣定，以封為副軍中郎將。

初，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，各將兵二千人，使迎先主，先主因令達并領其衆，留屯江陵。蜀平後，以達為宜都太守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，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。達將進攻上庸，先主陰恐達難獨任，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，與達會上庸。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，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。先主加耽征北將軍，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，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、西城太守，遷封為副軍將軍。自關羽圍樊城、襄陽，連呼封、達，令發兵自助。封、達辭以山郡初附，未可動搖，不承羽命。會羽覆敗，先主恨之。又封與達忿爭不和，封尋奪達鼔吹。達旣懼罪，又忿恚封，遂表辭先主，率所領降魏。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：「伏惟殿下將建伊、呂之業，追桓、文之功，大事草創，假勢吳、楚，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。臣委質已來，愆戾山積，臣猶自知，況於君乎！今王朝以興，英俊鱗集，臣內無輔佐之器，外無將領之才，列次功臣，誠自愧也。臣聞范蠡識微，浮於五湖；咎犯謝罪，逡巡於河上。夫際會之間，請命乞身。何則？欲絜去就之分也。況臣卑鄙，無元功巨勳，自繫於時，竊慕前賢，早思遠恥。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，子胥至忠見誅於君，蒙恬拓境而被大刑，樂毅破齊而遭讒佞，臣每讀其書，未甞不慷慨流涕，而親當其事，益以傷絕。何者？荊州覆敗，大臣失節，百無一還。惟臣尋事，自致房陵、上庸，而復乞身，自放於外。伏想殿下聖恩感悟，愍臣之心，悼臣之舉。臣誠小人，不能始終，知而為之，敢謂非罪！臣每閒交絕無惡聲，去臣無怨辭，臣過奉教於君子，願君王勉之也。」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，以為散騎常侍、建武將軍，封平陽亭侯。合房陵、上庸、西城三郡為新城郡，以達領新城太守。遣征南將軍夏侯尚、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。達與封書曰：

古人有言：『疏不間親，新不加舊。』此謂上明下直，讒慝不行也。若乃權君譎主，賢父慈親，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，孝子抱仁以陷難，種、商、白起、孝己、伯奇，皆其類也。其所以然，非骨肉好離，親親樂患也。或有恩移愛易，亦有讒間其間，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，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。勢利所加，改親為讎，況非親親乎！故申生、衞伋、禦寇、楚建禀受形之氣，當嗣立之正，而猶如此。今足下與漢中王，道路之人耳，親非骨血而據勢權，義非君臣而處上位，征則有偏任之威，居則有副軍之號，遠近所聞也。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，有識之人相為寒心。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，必為太伯；衞伋聽其弟之謀，無彰父之譏也。且小白出奔，入而為霸；重耳踰垣，卒以克復。自古有之，非獨今也。

夫智貴免禍，明尚夙達，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，疑生於外矣；慮定則心固，疑生則心懼，亂禍之興作，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。私怨人情，不能不見，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。然則疑成怨聞，其發若踐機耳。今足下在遠，尚可假息一時；若大軍遂進，足下失據而還，竊相為危之。昔微子去殷，智果別族，違難背禍，猶皆如斯。國語曰：智宣子將以瑤為後，智果曰：「不如霄也。」宣子曰：「霄也佷。」對曰：「霄也佷在面，瑤之賢於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鬚長大則賢，射御足力則賢，技藝異俗則賢，巧文辯惠則賢，彊毅果敢則賢，如是而甚不仁；以五者賢陵人，而不仁行之，其誰能待之！若果立瑤也。智宗必滅。」不聽。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。及智氏亡，惟輔果在焉。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，非禮也；知禍將至而留之，非智也；見正不從而疑之，非義也。自號為丈夫，為此三者，何所貴乎？以足下之才，棄身來東，繼嗣羅侯，不為背親也；北面事君，以正綱紀，不為棄舊也；怒不致亂，以免危亡，不為徒行也。加陛下新受禪命，虛心側席，以德懷遠，若足下翻然內向，非但與僕為倫，受三百戶封，繼統羅國而已，當更剖符大邦，為始封之君。陛下大軍，金鼔以震，當轉都宛、鄧；若二敵不平，軍無還期。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。易有『利見大人』，詩有『自求多福』，行矣。今足下勉之，無使狐突閉門不出。

封不從達言。

申儀叛封，封破走還成都。申耽降魏，魏假耽懷集將軍，徙居南陽，儀魏興太守，封真鄉侯，屯洵口。魏略曰：申儀兄名耽，字義舉。初在西平、上庸間聚衆數千家，後與張魯通，又遣使詣曹公，曹公加其號為將軍，因使領上庸都尉。至建安末，為蜀所攻，以其郡西屬。黃初中，儀復來還，詔即以兄故號加儀，因拜魏興太守，封列侯。太和中，儀與孟達不和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，及達反，儀絕蜀道，使救不到。達死後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，宣王勸使來朝。儀至京師，詔轉儀拜樓舡將軍，在禮請中。封旣至，先主責封之侵陵達，又不救羽。諸葛亮慮封剛猛，易世之後終難制御，勸先主因此除之。於是賜封死，使自裁。封嘆曰：「恨不用孟子度之言！」先主為之流涕。達本字子敬，避先主叔父敬，改之。封子林為牙門將，咸熙元年內移河東。達子興為議督軍，是歲徙還扶風。

彭羕傳

彭羕字永年，廣漢人。身長八尺，容貌甚偉。姿性驕傲，多所輕忽，惟敬同郡秦子勑，薦之於太守許靖曰：「昔高宗夢傅說，周文求呂尚，爰及漢祖，納食其於布衣，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，緝熈厥功也。今明府稽古皇極，允執神靈，體公劉之德，行勿翦之惠，清廟之作於是乎始，襃貶之義於是乎興，然而六翮未之備也。伏見處士緜竹秦宓，膺山甫之德，履雋生之直，枕石漱流，吟詠縕袍，偃息於仁義之途，恬惔於浩然之域，高概節行，守真不虧，雖古人潛遁，蔑以加旃。若明府能招致此人，必有忠讜落落之譽，豐功厚利，建跡立勳，然後紀功於王府，飛聲於來世，不亦美哉！」

羕仕州，不過書佐，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，璋髠鉗羕為徒隷。會先主入蜀，泝流北行。羕欲納說先主，乃往見龐統。統與羕非故人，又適有賔客，羕徑上統牀卧，謂統曰：「須客罷當與卿善談。」統客旣罷，往就羕坐，羕又先責統食，然後共語，因留信宿，至于經日。統大善之，而法正宿自知羕，遂並致之先主。先主亦以為奇，數令羕宣傳軍事，指授諸將，奉使稱意，識遇日加。成都旣定，先主領益州牧，拔羕為治中從事。羕起徒步，一朝處州人之上，形色嚻然，自矜得遇滋甚。諸葛亮雖外接待羕，而內不能善。屢密言先主，羕心大志廣，難可保安。先主旣敬信亮，加察羕行事，意以稍踈，左遷羕為江陽太守。

羕聞當遠出，私情不恱，往詣馬超。超問羕曰：「卿才具秀拔，主公相待至重，謂卿當與孔明、孝直諸人齊足並驅，寧當外授小郡，失人本望乎？」羕曰：「老革荒悖，可復道邪！」揚雄方言曰：滅、鰓、乾、都、耆、革，老也。郭璞注曰：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。　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。古者以革為兵，故語稱兵革，革猶兵也。羕罵備為老革，猶言老兵也。又謂超曰：「卿為其外，我為其內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超羇旅歸國，常懷危懼，聞羕言大驚，默然不荅。羕退，具表羕辭，於是收羕付有司。

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：「僕昔有事於諸侯，以為曹操暴虐，孫權無道，振威闇弱，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，可與興業致治，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。會公來西，僕因法孝直自衒鬻，龐統斟酌其間，遂得詣公於葭萌，指掌而譚，論治世之務，講霸王之業，建取益州之策，公亦宿慮明定，即相然贊，遂舉事焉。僕於故州不免凡庸，憂於罪罔，得遭風雲激矢之中，求君得君，志行名顯，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，盜竊茂才。分子之厚，誰復過此。臣松之以為「分子之厚」者，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，施之於己，故其書後語云「負我慈父，罪有百死」也。羕一朝狂悖，自求葅醢，為不忠不義之鬼乎！先民有言，左手據天下之圖，右手刎咽喉，愚夫不為也。況僕頗別菽麥者哉！所以有怨望意者，不自度量，苟以為首興事業，而有投江陽之論，不解主公之意，意卒感激，頗以被酒，侻失『老』語。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，主公實未老也。且夫立業，豈在老少，西伯九十，寧有衰志，負我慈父，罪有百死。至於內外之言，欲使孟起立功北州，勠力主公，共討曹操耳，寧敢有他志邪？孟起說之是也，但不分別其間，痛人心耳。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，庶託足下末蹤，盡心於主公之業，追名古人，載勳竹帛。統不幸而死，僕敗以取禍。自我惰之，將復誰怨！足下，當世伊、呂也，宜善與主公計事，濟其大猷。天明地察，神祇有靈，復何言哉！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。行矣努力，自愛，自愛！」羕竟誅死，時年三十七。

廖立傳

廖立廖音理救反。字公淵，武陵臨沅人。先主領荊州牧，辟為從事，年未三十，擢為長沙太守。先主入蜀，諸葛亮鎮荊土，孫權遣使通好於亮，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，亮荅曰：「龐統、廖立，楚之良才，當贊興世業者也。」建安二十年，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，立脫身走，自歸先主。先主素識待之，不深責也，以為巴郡太守。二十四年，先主為漢中王，徵立為侍中。後主襲位，徙長水校尉。

立本意，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，常懷怏怏。後丞相掾李邵、蔣琬至，立計曰：「軍當遠出，卿諸人好諦其事。昔先帝不取漢中，走與吳人爭南三郡，卒以三郡與吳人，徒勞役吏士，無益而還。旣亡漢中，使夏侯淵、張郃深入于巴，幾喪一州。後至漢中，使關侯身死無孑遺，上庸覆敗，徒失一方。是羽怙恃勇名，作軍無法，直以意突耳，故前後數喪師衆也。如向朗、文恭，凡俗之人耳。恭作治中無綱紀；朗昔奉馬良兄弟，謂為聖人，今作長史，素能合道。中郎郭演長，從人者耳，不足與經大事，而作侍中。今弱世也，欲任此三人，為不然也。王連流俗，苟作掊克，使百姓疲弊，以致今日。」邵、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。亮表立曰：「長水校尉廖立，坐自貴大，臧否羣士，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，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；誹謗先帝，疵毀衆臣。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，部伍分明者，立舉頭視屋，憤咤作色曰：『何足言！』凡如是者不可勝數。羊之亂羣，猶能為害，況立託在大位，中人以下識真偽邪？」亮集有亮表曰：「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，守長沙則開門就敵，領巴郡則有闇昧闟茸其事，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，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。陛下即位之後，普增職號，立隨比為將軍，面語臣曰：『我何宜在諸將軍中！不表我為卿，上當在五校！』臣荅：『將軍者，隨大比耳。至於卿者，正方亦未為卿也。且宜處五校。』自是之後，怏怏懷恨。」詔曰：「三苗亂政，有虞流宥，廖立狂惑，朕不忍刑，亟徙不毛之地。」於是廢立為民，徙汶山郡。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，聞諸葛亮卒，垂泣歎曰：「吾終為左袵矣！」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，往詣立，稱立意氣不衰，言論自若。立遂終於徙所。妻子還蜀。

李嚴傳

李嚴字正方，南陽人也。少為郡職吏，以才幹稱。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。曹公入荊州時，嚴宰秭歸，遂西詣蜀，劉璋以為成都令，復有能名。建安十八年，署嚴為護軍，拒先主於緜竹。嚴率衆降先主，先主拜嚴裨將軍。成都旣定，為犍為太守、興業將軍。二十三年，盜賊馬秦、高勝等起事於郪，音淒。合聚部伍數萬人，到資中縣。時先主在漢中，嚴不更發兵，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，斬秦、勝等首。枝黨星散，悉復民籍。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，嚴馳往赴救，賊皆破走。加輔漢將軍，領郡如故。

章武二年，先主徵嚴詣永安宮，拜尚書令。三年，先主疾病，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；以嚴為中都護，統內外軍事，留鎮永安。建興元年，封都鄉侯，假節，加光祿勳。四年，轉為前將軍。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，嚴當知後事，移屯江州，留護軍陳到駐永安，皆統屬嚴。嚴與孟達書曰：「吾與孔明俱受寄託，憂深責重，思得良伴。」亮亦與達書曰：「部分如流，趨捨罔滯，正方性也。」其見貴重如此。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，勸亮宜受九錫，進爵稱王。亮荅書曰：「吾與足下相知乆矣，可不復相解！足下方誨以光國，戒之以勿拘之道，是以未得默已。吾本東方下士，誤用於先帝，位極人臣，祿賜百億，今討賊未效，知己未荅，而方寵齊、晉，坐自貴大，非其義也。若滅魏斬叡，帝還故居，與諸子並升，雖十命可受，況於九邪！」八年，遷驃騎將軍。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，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。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，典嚴後事。亮以明年當出軍，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。嚴改名為平。

九年春，亮軍祁山，平催督運事。秋夏之際，值天霖雨，運糧不繼，平遣參軍狐忠、督軍成藩喻指，呼亮來還；亮承以退軍。平聞軍退，乃更陽驚，說「軍糧饒足，何以便歸」！欲以解己不辦之責，顯亮不進之愆也。又表後主，說「軍偽退，欲以誘賊與戰」。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，平違錯章灼。平辭窮情竭，首謝罪負。於是亮表平曰：「自先帝崩後，平所在治家，尚為小惠，安身求名，無憂國之事。臣當北出，欲得平兵以鎮漢中，平窮難縱橫，無有來意，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。去年臣欲西征，欲令平主督漢中，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。臣知平鄙情，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，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，隆崇其遇，以取一時之務。平至之日，都委諸事，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。正以大事未定，漢室傾危，伐平之短，莫若襃之。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，不意平心顛倒乃爾。若事稽留，將致禍敗，是臣不敏，言多增咎。」亮公文上尚書曰：「平為大臣，受恩過量，不思忠報，橫造無端，危恥不辦，迷罔上下，論獄棄科，導人為姧，狹情志狂，若無天地。自度姧露，嫌心遂生，聞軍臨至，西嚮託疾還沮、漳，軍臨至沮，復還江陽，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。今篡賊未滅，社稷多難，國事惟和，可以克捷，不可苞含，以危大業。輙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，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、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、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、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、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、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、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、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、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、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、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、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、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、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、行參軍建議將軍臣閻晏、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、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、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、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、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，輙解平任，免官祿、節傳、印綬、符策，削其爵土。」乃廢平為民，徙梓潼郡。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：「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，此神明所聞，非但人知之也。表都護典漢中，委君於東關者，不與人議也。謂至心感動，終始可保，何圖中乖乎！昔楚卿屢絀，亦乃克復，思道則福，應自然之數也。願寬慰都護，勤追前闕。今雖解任，形業失故，奴婢賔客百數十人，君以中郎參軍居府，方之氣類，猶為上家。若都護思負一意，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，否可復通，逝可復還也。詳思斯戒，明吾用心，臨書長歎，涕泣而已。」十二年，平聞亮卒，發病死。平常兾亮當自補復，策後人不能，故以激憤也。習鑿齒曰：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，沒齒而無怨言，聖人以為難。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，李平致死，豈徒無怨言而已哉！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，鏡至明而醜者無怒，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，以其無私也。水鏡無私，猶以免謗，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，流矜恕之德，法行於不可不用，刑加乎自犯之罪，爵之而非私，誅之而不怒，天下有不服者乎！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，自秦、漢已來未之有也。豐官至朱提太守。蘇林漢書音義曰：朱音銖；提音如北方人名匕曰提也。

劉琰傳

劉琰字威碩，魯國人也。先主在豫州，辟為從事，以其宗姓，有風流，善談論，厚親待之，遂隨從周旋，常為賔客。先主定益州，以琰為固陵太守。後主立，封都鄉侯，班位每亞李嚴，為衞尉中軍師後將軍，遷車騎將軍。然不豫國政，但領兵千餘，隨丞相亮諷議而已。車服飲食，號為侈靡，侍婢數十，皆能為聲樂，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。建興十年，與前軍師魏延不和，言語虛誕，亮責讓之。琰與亮牋謝曰：「琰稟性空虛，本薄操行，加有酒荒之病，自先帝已來，紛紜之論，殆將傾覆。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，原其身中穢垢，扶持全濟，致其祿位，以至今日。間者迷醉，言有違錯，慈恩含忍，不致之于理，使得全完，保育性命。雖必克己責躬，改過投死，以誓神靈；無所用命，則靡寄顏。」於是亮遣琰還成都，官位如故。

琰失志慌惚。十二年正月，琰妻胡氏入賀太后，太后令特留胡氏，經月乃出。胡氏有美色，琰疑其與後主有私，呼卒，五百撾胡，至於以履搏靣，而後棄遣。胡具以告言琰，琰坐下獄。有司議曰：「卒非撾妻之人，靣非受履之地。」琰竟棄市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。

魏延傳

魏延字文長，義陽人也。以部曲隨先主入蜀，數有戰功，遷牙門將軍。先主為漢中王，遷治成都，當得重將以鎮漢川，衆論以為必在張飛，飛亦以心自許。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，領漢中太守，一軍盡驚。先主大會羣臣，問延曰：「今委卿以重任，卿居之欲云何？」延對曰：「若曹操舉天下而來，請為大王拒之；偏將十萬之衆至，請為大王吞之。」先主稱善，衆咸壯其言。先主踐尊號，進拜鎮北將軍。建興元年，封都亭侯。五年，諸葛亮駐漢中，更以延為督前部，領丞相司馬、涼州刺史，八年，使延西入羌中，魏後將軍費瑤、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，延大破淮等，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，假節，進封南鄭侯。

延每隨亮出，輙欲請兵萬人，與亮異道會于潼關，如韓信故事，亮制而不許。延常謂亮為怯，歎恨己才用之不盡。魏略曰：夏侯楙為安西將軍，鎮長安，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，延曰：「聞夏侯楙少，主壻也，怯而無謀。今假延精兵五千，負糧五千，直從褒中出，循秦嶺而東，當子午而北，不過十日可到長安。楙聞延奄至，必乘船逃走。長安中惟有御史、京兆太守耳，黃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。比東方相合聚，尚二十許日，而公從斜谷來，必足以達。如此，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。」亮以為此縣危，不如安從坦道，可以平取隴右，十全必克而無虞，故不用延計。延旣善養士卒，勇猛過人，又性矜高，當時皆避下之。唯楊儀不假借延，延以為至忿，有如水火。十二年，亮出北谷口，延為前鋒。出亮營十里，延夢頭上生角，以問占夢趙直，直詐延曰：「夫麒麟有角而不用，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。」退而告人曰：「角之為字，刀下用也；頭上用刀，其凶甚矣。」

秋，亮病困，密與長史楊儀、司馬費禕、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，令延斷後，姜維次之；若延或不從命，軍便自發。亮適卒，祕不發喪，儀令禕往揣延意指。延曰：「丞相雖亡，吾自見在。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，吾自當率諸軍擊賊，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？且魏延何人，當為楊儀所部勒，作斷後將乎！」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，令禕手書與己連名，告下諸將。禕紿延曰：「當為君還解楊長史，長史文吏，稀更軍事，必不違命也。」禕出門馳馬而去，延尋悔，追之已不及矣。延遣人覘儀等，遂使欲案亮成規，諸營相次引軍還。延大怒，纔儀未發，率所領徑先南歸，所過燒絕閣道。延、儀各相表叛逆，一日之中，羽檄交至。後主以問侍中董允、留府長史蔣琬，琬、允咸保儀疑延。儀等槎山通道，晝夜兼行，亦繼延後。延先至，據南谷口，遣兵逆擊儀等，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。平叱延先登曰：「公亡，身尚未寒，汝輩何敢乃爾！」延士衆知曲在延，莫為用命，軍皆散。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，奔漢中。儀遣馬岱追斬之，致首於儀，儀起自踏之，曰：「庸奴！復能作惡不？」遂夷延三族。初，蔣琬率宿衞諸營赴難北行，行數十里，延死問至，乃旋。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，但欲除殺儀等。平日諸將素不同，兾時論必當以代亮。本指如此。不便背叛。魏略曰：諸葛亮病，謂延等云：「我之死後，但謹自守，慎勿復來也。」令延攝行己事，密持喪去。延遂匿之，行至襃口，乃發喪。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，見延攝行軍事，懼為所害，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，遂率其衆攻延。延本無此心，不戰軍走，追而殺之。　臣松之以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，不得與本傳爭審。

楊儀傳

楊儀字威公，襄陽人也。建安中，為荊州刺史傅羣主簿，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。羽命為功曹，遣奉使西詣先主。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，政治得失，大恱之，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。及先主為漢中王，拔儀為尚書。先主稱尊號，東征吳，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，左遷遙署弘農太守。建興三年，丞相亮以為參軍，署府事，將南行。五年，隨亮漢中。八年，遷長史，加綏軍將軍。亮數出軍，儀常規畫分部，籌度糧穀，不稽思慮，斯須便了。軍戎節度，取辦於儀。亮深惜儀之才幹，憑魏延之驍勇，常恨二人之不平，不忍有所偏廢也。十二年，隨亮出屯谷口。亮卒于敵場。儀旣領軍還，又誅討延，自以為功勳至大，宜當代亮秉政，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，卦得家人，默然不恱。而亮平生宓指，以儀性狷狹，意在蔣琬，琬遂為尚書令、益州刺史。儀至，拜為中軍師，無所統領，從容而已。

初，儀為先主尚書，琬為尚書郎，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，儀每從行，當其勞劇，自為年宦先琬，才能踰之，於是怨憤形于聲色，歎咤之音發於五內。時人畏其言語不節，莫敢從也，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。儀對禕恨望，前後云云，又語禕曰：「往者丞相亡沒之際，吾若舉軍以就魏氏，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！令人追悔不可復及。」禕密表其言。十三年，廢儀為民，徙漢嘉郡。儀至徙所，復上書誹謗，辭指激切，遂下郡収儀。儀自殺，其妻子還蜀。楚國先賢傳云：儀兄慮，字威方。少有德行，為江南冠冕。州郡禮召，諸公辟請，皆不能屈。年十七，夭，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。

評曰：劉封處嫌疑之地，而思防不足以自衞。彭羕、廖立以才拔進，李嚴以幹局達，魏延以勇略任，楊儀以當官顯，劉琰舊仕，並咸貴重。覽其舉措，迹其規矩，招禍取咎，無不自己也。

##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

霍峻傳

霍峻字仲邈，南郡枝江人也。兄篤，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。篤卒，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。表卒，峻率衆歸先主，先主以峻為中郎將。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，留峻守葭萌城。張魯遣將楊帛誘峻，求共守城，峻曰：「小人頭可得，城不可得。」帛乃退去。後璋將扶禁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，攻圍峻，且一年，不能下。峻城中兵纔數百人，伺其怠隙，選精銳出擊，大破之，即斬存首。先主定蜀，嘉峻之功，乃分廣漢為梓潼郡，以峻為梓潼太守、裨將軍。在官三年，年四十卒，還葬成都。先主甚悼惜，乃詔諸葛亮曰：「峻旣佳士，加有功於國，欲行酹。」遂親率群僚臨會弔祭，因留宿墓上，當時榮之。

子弋，字紹先，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。後主踐阼，除謁者。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，請為記室，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。亮卒，為黃門侍郎。後主立太子璿，以弋為中庶子，璿好騎射，出入無度，弋援引古義，盡言規諫，甚得切磋之體。後為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，又轉護軍，統事如前。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賔，數為寇害，乃以弋領永昌太守，率偏軍討之，遂斬其豪帥，破壞邑落，郡界寧靜。遷監軍將軍，領建寧太守，還統南郡事。景耀六年，進號安南將軍。是歲，蜀并于魏。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，舉以內附，咸因仍前任，寵待有加。漢晉春秋曰：霍弋聞魏軍來，弋欲赴成都，後主以備敵旣定，不聽。及成都不守，弋素服號哭，大臨三日。諸將咸勸宜速降，弋曰：「今道路隔塞，未詳主之安危，大故去就，不可苟也。若主上與魏和，見遇以禮，則保境而降，不晚也。若萬一危辱，吾將以死拒之，何論遲速邪！」得後主東遷之問，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：「臣聞人生於三，事之如一，惟難所在，則致其命。今臣國敗主附，守死無所，是以委質，不敢有貳。」晉文王善之，又拜南中都督，委以本任。後遣將兵救援呂興，平交阯、日南、九真三郡，功封列侯，進號崇賞焉。弋孫彪，晉越嶲太守。　襄陽記曰：羅憲字令則。父蒙，避亂於蜀，官至廣漢太守。憲少以才學知名，年十三能屬文。後主立太子，為太子舍人，遷庶子、尚書吏部郎，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，吳人稱美焉。時黃皓預政，衆多附之，憲獨不與同，皓恚，左遷巴東太守。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，為領軍，後主拜憲為宇副貳。魏之伐蜀，召宇西還，留宇二千人，令憲守永安城。尋聞成都敗，城中擾動，江邊長吏皆弃城走，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，百姓乃定。得後主委質問至，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。吳聞蜀敗，起兵西上，外託救援，內欲襲憲。憲曰：「本朝傾覆，吳為脣齒，不恤我難而徼其利，背盟違約。且漢已亡，吳何得乆，寧能為吳降虜乎！」保城繕甲，告誓將士，厲以節義，莫不用命。吳聞鍾、鄧敗，百城無主，有兼蜀之志，而巴東固守，兵不得過，使步協率衆而西。憲臨江拒射，不能禦，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，告急安東將軍陳騫，又送文武印綬、任子詣晉王。協攻城，憲出與戰，大破其軍。孫休怒，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。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，城中疾病大半。或說憲奔走之計，憲曰：「夫為人主，百姓所仰，危不能安，急而弃之，君子不為也，畢命於此矣。」陳騫言於晉王，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，抗等引退。晉王即委前任，拜憲淩江將軍，封萬年亭侯。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，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。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。憲遣妻子居洛陽，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。三年冬，入朝，進位冠軍將軍、假節。四年三月，從帝宴于華林園，詔問蜀大臣子弟，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，憲薦蜀郡常忌、杜軫、壽良、巴西陳壽、南郡高軌、南陽呂雅、許國、江夏費恭、琅邪諸葛京、汝南陳裕，即皆叙用，咸顯於世。憲還，襲取吳之巫城，因上伐吳之策。憲方亮嚴正，待士不倦，輕財好施，不治產業。六年薨，贈安南將軍，謚曰烈侯。子襲，以淩江將軍領部曲，早卒，追贈廣漢太守。襲子徽，順陽內史，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。此作「獻」，名與本傳不同，未詳孰是也。

王連傳

王連字文儀，南陽人也。劉璋時入蜀，為梓潼令。先主起事葭萌，進軍來南，連閉城不降，先主義之，不彊偪也。及成都旣平，以連為什邡令，轉在廣都，所居有績。遷司鹽校尉，較鹽鐵之利，利入甚多，有裨國用，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，若呂乂、杜祺、劉幹等，終皆至大官，自連所拔也。遷蜀郡太守、興業將軍，領鹽府如故。建興元年，拜屯騎校尉，領丞相長史，封平陽亭侯。時南方諸郡不賔，諸葛亮將自征之，連諫以為「此不毛之地，疫癘之鄉，不宜以一國之望，冒險而行」。亮慮諸將才不及己，意欲必往，而連言輒懇至，故停留者乆之。會連卒。子山嗣，官至江陽太守。

向朗傳

向朗字巨達，襄陽宜城人也。襄陽記曰：朗少師事司馬德操，與徐元直、韓德高、龐士元皆親善。荊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。表卒，歸先主。先主定江南，使朗督秭歸、夷道、巫山、夷陵四縣軍民事。蜀旣平，以朗為巴西太守，頃之轉任䍧牱，又徙房陵。後主踐阼，為步兵校尉，代王連領丞相長史。丞相亮南征，朗留統後事。五年，隨亮漢中。朗素與馬謖善，謖逃亡，朗知情不舉，亮恨之，免官還成都。數年，為光祿勳，亮卒後徒左將軍，追論舊功，封顯明亭侯，位特進。初，朗少時雖涉獵文學，然不治素檢，以吏能見稱。自去長史，優游無事垂三十年，臣松之案：朗坐馬謖免長史，則建興六年中也。朗至延熈十年卒，整二十年耳，此云「三十」，字之誤也。乃更潛心典籍，孜孜不倦。年踰八十，猶手自校書，刊定謬誤，積聚篇卷，於時最多。開門接賔，誘納後進，但講論古義，不干時事，以是見稱。上自執政，下及童冠，皆敬重焉。延熈十年卒。襄陽記曰：朗遺言戒子曰：「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，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，君臣和則國家平，九族和則動得所求，靜得所安，是以聖人守和，以存以亡也。吾，楚國之小子耳，而早喪所天，為二兄所誘養，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墯。今但貧耳；貧非人患，惟和為貴，汝其勉之！」子條嗣，景耀中為御史中丞。襄陽記曰：條字文豹，亦博學多識，入晉為江陽太守、南中軍司馬。

朗兄子寵，先主時為牙門將。秭歸之敗，寵營特完。建興元年封都亭侯，後為中部督，典宿衞兵。諸葛亮當北行，表與後主曰：「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論舉寵為督。愚以為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也。」遷中領軍。延熈三年，征漢嘉蠻夷，遇害。寵弟充，歷射聲校尉尚書。襄陽記曰：魏咸熈元年六月，鎮西將軍衞瓘至於成都，得璧玉印各一枚，文似「成信」字，魏人宣示百官，藏于相國府。充聞之曰：「吾聞譙周之言，先帝諱備，其訓具也，後主諱禪，其訓授也，如言劉已具矣，當授與人也。今中撫軍名炎，而漢年極於炎興，瑞出成都，而藏之於相國府，此殆天意也。」是歲，拜充為梓潼太守，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，炎興於是乎徵焉。　孫盛曰：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，號曰成氏，二玉之文，殆述所作乎！

張裔傳

張裔字君嗣，蜀郡成都人也。治公羊春秋，博涉史、漢。汝南許文休入蜀，謂裔幹理敏捷，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。劉璋時，舉孝廉，為魚復長，還州署從事，領帳下司馬。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，璋授裔兵，拒張飛於德陽陌下，軍敗，還成都。為璋奉使詣先主，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，裔還，城門乃開。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，還為司金中郎將，典作農戰之器。先是，益州郡殺太守正昂，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，使命周旋，遠通孫權。乃以裔為益州太守，徑往至郡。闓遂趑趄不賔，假鬼教曰：「張府君如瓠壺，外雖澤而內實麤，不足殺，令縛與吳。」於是遂送裔於權。

會先主薨，諸葛亮遣鄧芝使吳，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。裔自至吳數年，流徙伏匿，權未之知也，故許芝遣裔。裔臨發，權乃引見，問裔曰：「蜀卓氏寡女，亡奔司馬相如，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？」裔對曰：「愚以卓氏之寡女，猶賢於買臣之妻。」權又謂裔曰：「君還，必用事西朝，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，將何以報我？」裔對曰：「裔負罪而歸，將委命有司。若蒙徼倖得全首領，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，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。」權言笑歡恱，有器裔之色。裔出閤，深悔不能陽愚，即便就船，倍道兼行。權果追之，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，追者不能及。

旣至蜀，丞相亮以為參軍，署府事，又領益州治中從事。亮出駐漢中，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，常稱曰：「公賞不遺遠，罰不阿近，爵不可以無功取，刑不可以貴勢免，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。」其明年，北詣亮諮事，送者數百，車乘盈路，裔還書與所親曰：「近者涉道，晝夜接賔，不得寧息，人自敬丞相長史，男子張君嗣附之，疲倦欲死。」其談啁流速，皆此類也。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，書疏可容留意。今因書疏之巧，以著談啁之速，非其理也。少與犍為楊恭友善，恭早死，遺孤未數歲，裔迎留，與分屋而居，事恭母如母。恭之子息長大，為之娶婦，買田宅產業，使立門戶。撫恤故舊，振贍衰宗，行義甚至。加輔漢將軍，領長史如故。建興八年卒。子毣嗣，毣音忙角反，見字林，曰「毣，思貌也」。歷三郡守監軍。毣弟郁，太子中庶子。

楊洪傳

楊洪字季休，犍為武陽人也。劉璋時歷部諸郡。先主定蜀，太守李嚴命為功曹。嚴欲徙郡治舍，洪固諫不聽，遂辭功曹，請退。嚴欲薦洪於州，為蜀部從事。先主爭漢中，急書發兵，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，洪曰：「漢中則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機會，若無漢中則無蜀矣，此家門之禍也。方今之事，男子當戰，女子當運，發兵何疑？」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，衆事皆辦，遂使即真。頃之，轉為益州治中從事。

先主旣稱尊號，征吳不克，還住永安。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，聞先主疾病，懼有後患，舉郡反，燒臨邛城。時亮東行省疾，成都單虛，是以元益無所憚。洪即啟太子，遣其親兵，使將軍陳曶、鄭綽討元。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，當由越嶲據南中，洪曰：「元素性凶暴，無他恩信，何能辦此？不過乘水東下，兾主上平安，面縛歸死；如其有異，奔吳求活耳。勑曶、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。」曶、綽承洪言，果生獲元。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，復為蜀郡太守、忠節將軍，後為越騎校尉，領郡如故。

五年，丞相亮北住漢中，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，問洪何如？洪對曰：「裔天姿明察，長於治劇，才誠堪之，然性不公平，恐不可專任，不如留向朗。朗情偽差少，裔隨從目下，效其器能，於事兩善。」初，裔少與洪親善。裔流放在吳，洪臨裔郡，裔子郁給郡吏，微過受罰，不特原假。裔後還聞之，深以為恨，與洪情好有損。及洪見亮出，至裔許，具說所言。裔荅洪曰：「公留我了矣，明府不能止。」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，或疑洪知裔自嫌，不願裔處要職，典後事也。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，至于忿恨。亮與裔書曰：「君昔在栢下，營壞，吾之用心，食不知味；後流迸南海，相為悲歎，寢不安席；及其來還，委付大任，同獎王室，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。石交之道，舉讎以相益，割骨肉以相明，猶不相謝也，況吾但委意於元儉，而君不能忍邪？」論者由是明洪無私。

洪少不好學問，而忠清款亮，憂公如家，事繼母至孝。六年卒官。始洪為李嚴功曹，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。洪迎門下書佐何祗，有才策功幹，舉郡吏，數年為廣漢太守，時洪亦尚在蜀郡。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。益部耆舊傳雜記曰：每朝會，祗次洪坐。嘲祗曰：「君馬何駛？」祗曰：「故吏馬不敢駛，但明府未著鞭耳。」傳之以為笑。　祗字君肅，少寒貧，為人寬厚通濟，體甚壯大，又能飲食，好聲色，不持節儉，故時人少貴之者。甞夢井中生桑，以問占夢趙直，直曰：「桑非井中之物，會當移植；然桑字四十下八，君壽恐不過此。」祗笑言「得此足矣」。初仕郡，後為督軍從事。時諸葛亮用法峻密，陰聞祗游戲放縱，不勤所職，常奄往錄獄。衆人咸為祗懼。祗密聞之，夜張灯火見囚，讀諸解狀。諸葛晨往，祗悉已闇誦，荅對解釋，無所凝滯，亮甚異之。出補成都令，時郫縣令缺，以祗兼二縣。二縣戶口猥多，切近都治，饒諸姦穢，每比人，常眠睡，值其覺寤，輒得姦詐，衆咸畏祗之發摘，或以為有術，無敢欺者。使人投筭，祗聽其讀而心計之，不差升合，其精如此。汶山夷不安，以祗為汶山太守，民夷服信。遷廣漢。後夷反叛，辭：「令得前何府君，乃能安我耳！」時難屈祗，拔祗族人為汶山，復得安。轉祗為犍為。年四十八卒，如直所言。後有廣漢王離，字伯元，亦以才幹顯。為督軍從事，推法平當，稍遷，代祗為犍為太守，治有美績，雖聦明不及祗，而文采過之也。

費詩傳

費詩字公舉，犍為南安人也。劉璋時為緜竹令，先主攻緜竹時，詩先舉城降。成都旣定，先主領益州牧，以詩為督軍從事，出為䍧牱太守，還為州前部司馬。先主為漢中王，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，羽聞黃忠為後將軍，羽怒曰：「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！」不肯受拜。詩謂羽曰：「夫立王業者，所用非一。昔蕭、曹與高祖少小親舊，而陳、韓亡命後至，論其班列，韓最居上，未聞蕭、曹以此為怨。今漢王以一時之功，隆崇於漢室，然意之輕重，寧當與君侯齊乎！且王與君侯，譬猶一體，同休等戚，禍福共之，愚為君侯，不宜計官號之高下，爵祿之多少為意也。僕一介之使，銜命之人，君侯不受拜，如是便還，但相為惜此舉動，恐有後悔耳！」羽大感悟，遽即受拜。

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，詩上疏曰：「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，故乃羇旅萬里，糾合士衆，將以討賊。今大敵未克，而先自立，恐人心疑惑。昔高祖與楚約，先破秦者王。及屠咸陽，獲子嬰，猶懷推讓，況今殿下未出門庭，便欲自立邪！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。」由是忤指，左遷部永昌從事。習鑿齒曰：夫創本之君，須大定而後正己，纂統之主，俟速建以係衆心，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，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，夫豈忘主徼利，社稷之故也。今先主糾合義兵，將以討賊。賊彊禍大，主沒國喪，二祖之廟，絕而不祀，苟非親賢，孰能紹此？嗣祖配天，非咸陽之譬，杖正討逆，何推讓之有？於此時也，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，使民欣反正，世覩舊物，杖順者齊心，附逆者同懼，可謂闇惑矣。其黜降也宜哉！　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，惟此議最善。建興三年，隨諸葛亮南行，歸至漢陽縣，降人李鴻來詣亮，亮見鴻，時蔣琬與詩在坐。鴻曰：「閒過孟達許，適見王沖從南來，言往者達之去就，明公切齒，欲誅達妻子，賴先主不聽耳。達曰：『諸葛亮見顧有本末，終不爾也。』盡不信沖言，委仰明公，無復已已。」亮謂琬、詩曰：「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。」詩進曰：「孟達小子，昔事振威不忠，後又背叛先主，反覆之人，何足與書邪！」亮默然不荅。亮欲誘達以為外援，竟與達書曰：「往年南征，歲未及還，適與李鴻會於漢陽，承知消息，慨然永歎，以存足下平素之志，豈徒空託名榮，貴為乖離乎！嗚呼孟子，斯實劉封侵陵足下，以傷先主待士之義。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，云足下量度吾心，不受沖說。尋表明之言，追平生之好，依依東望，故遣有書。」達得亮書，數相交通，辭欲叛魏。魏遣司馬宣王征之，即斬滅達。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，故不救助也。蔣琬秉政，以詩為諫議大夫，卒於家。

王沖者，廣漢人也。為牙門將，統屬江州督李嚴。為嚴所疾，懼罪降魏。魏以沖為樂陵太守。孫盛蜀世譜曰：詩子立，晉散騎常侍。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，多是詩之後也。

評曰：霍峻孤城不傾，王連固節不移，向朗好學不倦，張裔膚敏應機，楊洪乃心忠公，費詩率意而言，皆有可紀焉。以先主之廣濟，諸葛之準繩，詩吐直言，猶用陵遲，況庸后乎哉！

##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

杜微傳

杜微字國輔，梓潼涪人也。少受學於廣漢任安。劉璋辟為從事，以疾去官。及先主定蜀，微常稱聾，閉門不出。建興二年，丞相亮領益州牧，選迎皆妙簡舊德，以秦宓為別駕，五梁為功曹，微為主簿。微固辭，轝而致之。旣至，亮引見微，微自陳謝。高以微不聞人語，於坐上與書曰：「服聞德行，饑渴歷時，清濁異流，無緣咨覯。王元泰、李伯仁、王文儀、楊季休、丁君幹、李永南兄弟、文仲寶等，每歎高志，未見如舊。猥以空虛，統領貴州，德薄任重，慘慘憂慮。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，天姿仁敏，愛德下士。天下之人思慕漢室，欲與君因天順民，輔此明主，以隆季興之功，著勳於竹帛也。以謂賢愚不相為謀，故自割絕，守勞而已，不圖自屈也。」微自乞老病求歸，亮又與書荅曰：「曹丕篡弒，自立為帝，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。欲與羣賢因其邪偽，以正道滅之。怪君未有相誨，便欲求還於山野。丕又大興勞役，以向吳、楚。今因丕多務，且以境勤農育養民物，並治甲兵，以待其挫，然後伐之，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。君但當以德輔時耳，不責君軍事，何為汲汲欲求去乎！」其敬微如此。拜為諫議大夫，以從其志。

五梁者，字德山，犍為南安人也，以儒學節操稱。從議郎遷諫議大夫、五官中郎將。

周羣傳

周羣字仲直，巴西閬中人也。父舒，字叔布，少學術於廣漢楊厚，名亞董扶、任安。數被徵，終不詣。時人有問：「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，此何謂也？」舒曰：「當塗高者，魏也。」鄉黨學者私傳其語。羣少受學於舒，專心候業。於庭中作小樓，家富多奴，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灾，纔見一氣，即白羣，羣自上樓觀之，不避晨夜。故凡有氣候，無不見之，是以所言多中。州牧劉璋，辟以為師友從事。續漢書曰：建安七年，越嶲有男子化為女人，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，將易代之祥也。至二十五年，獻帝果封于山陽。十二年十月，有星孛于鶉尾，荊州分野，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土。明年秋，劉表卒，曹公平荊州。十七年十二月，星孛于五諸侯，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。是時，劉璋據益州，張魯據漢中，韓遂據涼州，宋建據枹罕。明年冬，曹公遣偏將擊涼州。十九年，獲宋建，韓遂逃于羌中，被殺。其年秋，璋失益州。二十年秋，曹公攻漢中，張魯降。

先主定蜀，署儒林校尉。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，問羣，羣對曰：「當得其地，不得其民也。若出偏軍，必不利，當戒慎之！」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，裕字南和。而天才過羣，諫先主曰：「不可爭漢中，軍必不利。」先主竟不用裕言，果得地而不得民也。遣將軍吳蘭、雷銅等入武都，皆沒不還，悉如羣言。於是舉羣茂才。

裕又私語人曰：「歲在庚子，天下當易代，劉氏祚盡矣。主公得益州，九年之後，寅卯之間當失之。」人密白其言。初，先主與劉璋會涪時，裕為璋從事，侍坐。其人饒鬚，先主嘲之曰：「昔吾居涿縣，特多毛姓，東西南北皆諸毛也，涿令稱曰『諸毛繞涿居乎』！」裕即荅曰：「昔有作上黨潞長，遷為涿令。涿令者，去官還家，時人與書，欲署潞則失涿，欲署涿則失潞，乃署曰『潞涿君』。」先主無鬚，故裕以此及之。先主常銜其不遜，加忿其漏言，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，下獄，將誅之。諸葛亮表請其罪，先主荅曰：「芳蘭生門，不得不鉏。」裕遂弃市。後魏氏之立，先主之薨，皆如裕所刻。又曉相術，每舉鏡視面，自知刑死，未甞不撲之于地也。

羣卒，子巨頗傳其術。

杜瓊傳

杜瓊字伯瑜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受學於任安，精究安術。劉璋時辟為從事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以瓊為議曹從事。後主踐阼，拜諫議大夫，遷左中郎將、大鴻臚、太常。為人靜默少言，闔門自守，不與世事。蔣琬、費禕等皆器重之。雖學業入深，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。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，瓊荅曰：「欲明此術甚難，須當身視，識其形色，不可信人也。晨夜苦劇，然後知之，復憂漏泄，不如不知，是以不復視也。」周因問曰：「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，其義何也？」瓊荅曰：「魏，闕名也，當塗而高，聖人取類而言耳。」又問周曰：「寧復有所怪邪？」周曰：「未達也。」瓊又曰：「古者名官職不言曹；始自漢已來，名官盡言曹，吏言屬曹，卒言侍曹，此殆天意也。」

瓊年八十餘，延熈十三年卒。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，不教諸子，內學無傳業者。周緣瓊言，乃觸類而長之曰：「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師。師服曰：『異哉君之名子也！嘉耦曰妃，怨偶曰仇，今君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師，始兆亂矣，兄其替乎？』其後果如服言。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、董侯，旣立為帝，後皆免為諸侯，與師服言相似也。先主諱備，其訓具也，後主諱禪，其訓授也，如言劉已具矣，當授與人也；意者甚於穆侯、靈帝之名子。」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，景耀五年，宮中大樹無故自折，周深憂之，無所與言，乃書柱曰：「衆而大，期之會，具而授，若何復？」言曹者衆也，魏者大也，衆而大，天下其當會也。具而授，如何復有立者乎？蜀旣亡，咸以周言為驗。周曰：「此雖己所推尋，然有所因，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，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。」

許慈傳

許慈字仁篤，南陽人也。師事劉熈，善鄭氏學，治易、尚書、三禮、毛詩、論語。建安中，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。時又有魏郡胡潛，字公興，不知其所以在益土。潛雖學不沾洽，然卓犖彊識，祖宗制度之儀，喪紀五服之數，皆指掌畫地，舉手可采。先主定蜀，承喪亂歷紀，學業衰廢，乃鳩合典籍，沙汰衆學，慈、潛並為博士，與孟光、來敏等典掌舊文。值庶事草創，動多疑議，慈、潛更相克伐，謗讟忿爭，形於聲色；書籍有無，不相通借，時尋楚撻，以相震攇。攇，虛晚反。其矜己妬彼，乃至於此。先主愍其若斯，羣僚大會，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。傚其訟䦧之狀，酒酣樂作，以為嬉戲，初以辭義相難，終以刀杖相屈，用感切之。潛先沒，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，卒。孫盛曰：蜀少人士，故慈、潛等並見載述。子勛傳其業，復為博士。

孟光傳

孟光字孝裕，河南洛陽人，漢太尉孟郁之族。續漢書曰：郁，中常侍孟賁之弟。靈帝末為講部吏。獻帝遷都長安，遂逃入蜀，劉焉父子待以客禮。博物識古，無書不覽，尤銳意三史，長於漢家舊典。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，每與來敏爭此二義，光常譊譊讙咋。譊音奴交反。讙音休袁反。咋音徂格反。先主定益州，拜為議郎，與許慈等並掌制度。後主踐阼，為符節令、屯騎校尉、長樂少府，遷大司農。延熈九年秋，大赦，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：「夫赦者，偏枯之物，非明世所宜有也。衰弊窮極，必不得已，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。今主上仁賢，百僚稱職，有何旦夕之危，倒懸之急，而數施非常之恩，以惠姦宄之惡乎？又鷹隼始擊，而更原宥有罪，上犯天時，下違人理。老夫耄朽，不達治體，竊謂斯法難以經乆，豈具瞻之高美，所望於明德哉！」禕但顧謝踧踖而已。光之指摘痛癢，多如是類，故執政重臣，心不能恱，爵位不登；每直言無所囬避，為代所嫌。太常廣漢鐔承、華陽國志曰：承字公文，歷郡守少府。光祿勳河東裴儁等，年資皆在光後，而登據上列，處光之右，蓋以此也。傅暢裴氏家記曰：儁字奉先，魏尚書令潛弟也。儁姊夫為蜀中長史，儁送之，時年十餘歲，遂遭漢末大亂，不復得還。旣長知名，為蜀所推重也。子越，字令緒，為蜀督軍。蜀破，遷還洛陽，拜議郎。

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，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，正荅曰：「奉親虔恭，夙夜匪懈，有古世子之風；接待羣僚，舉動出於仁恕。」光曰：「如君所道，皆家戶所有耳；吾今所問，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。」正曰：「世子之道，在於承志竭歡，旣不得妄有所施為，且智調藏於胷懷，權略應時而發，此之有無，焉可豫設也？」光解正慎宜，不為放談，乃曰：「吾好直言，無所回避，每彈射利病，為世人所譏嫌疑；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，然語有次。今天下未定，智意為先，智意雖有自然，然不可力彊致也。此儲君讀書，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，如傅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！當務其急者。」正深謂光言為然。後光坐事免官，年九十餘卒。

來敏傳

來敏字敬達，義陽新野人，來歙之後也。父豔，為漢司空。華嶠後漢書曰：豔好學下士，開館養徒衆。少歷顯位，靈帝時位至司空。漢末大亂，敏隨姊奔荊州，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，故璋遣迎琬妻，敏遂俱與姊入蜀，常為璋賔客。涉獵書籍，善左氏春秋，尤精於倉、雅訓詁，好是正文字。先主定益州，署敏典學校尉，及立太子，以為家令。後主踐阼，為虎賁中郎將。丞相亮住漢中，請為軍祭酒、輔軍將軍，坐事去職。亮集有教曰：「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『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？諸人共憎我，何故如是』？敏年老狂悖，生此怨言。昔成都初定，議者以為來敏亂羣，先帝以新定之際，故遂含容，無所禮用。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，先帝不恱而不忍拒也。後主旣位，吾闇於知人，遂復擢為將軍祭酒，違議者之審見，背先帝所疏外，自謂能以敦厲薄俗，帥之以義。今旣不能，表退職，使閉門思愆。」亮卒後，還成都為大長秋，又免，後累遷為光祿大夫，復坐過黜。前後數貶削，皆以語言不節，舉動違常也。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，議論干時，然猶愈於敏，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。而敏荊楚名族，東宮舊臣，特加優待，是故廢而復起。後以敏為執慎將軍，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。年九十七，景耀中卒。子忠，亦博覽經學，有敏風，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。維善之，以為參軍。

尹默傳

尹默字思潛，梓潼涪人也。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，默知其不博，乃遠游荊州，從司馬德操、宋仲子等受古學。皆通諸經史，又專精於左氏春秋，自劉歆條例，鄭衆、賈逵父子、陳元方、服虔注說，咸略誦述，不復桉本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以為勸學從事，及立太子，以默為僕射，以左氏傳授後主。後主踐阼，拜諫議大夫。丞相亮住漢中，請為軍祭酒。亮卒，還成都，拜太中大夫，卒。子宗傳其業，為博士。宋仲子後在魏。魏略曰：其子與魏諷謀反，伏誅。魏太子荅王朗書曰：「昔石厚與州吁游，父碏知其與亂；韓子昵田蘇，穆子知其好仁：故君子游必有方，居必就士，誠有以也。嗟乎！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，老罹此禍。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，立純臣之節，尚可得邪！」

李譔傳

李譔字欽仲，梓潼涪人也。父仁，字德賢，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，從司馬徽、宋忠等學。譔具傳其業，又從默講論義理，五經、諸子，無不該覽，加博好技藝，筭術、卜數、醫藥、弓弩、機械之巧，皆致思焉。始為州書佐、尚書令史。延熈元年，後主立太子，以譔為庶子，遷為僕射，轉中散中大夫、右中郎將，猶侍太子。太子愛其多知，甚恱之。然體輕脫，好戲啁，故世不能重也。著古文易、尚書、毛詩、三禮、左氏傳、太玄指歸，皆依準賈、馬，異於鄭玄。與王氏殊隔，初不見其所述，而意歸多同。景耀中卒。時又有漢中陳術，字申伯，亦博學多聞，著釋問七篇、益部耆舊傳及志，位歷三郡太守。

譙周傳

譙周字允南，巴西西充國人也。父a0403，字榮始，治尚書，兼通諸經及圖、緯。州郡辟請，皆不應，州就假師友從事。周幼孤，與母兄同居。旣長，耽古篤學，家貧未甞問產業，誦讀典籍，欣然獨笑，以忘寢食。研精六經，尤善書札。頗曉天文，而不以留意；諸子文章非心所存，不悉徧視也。身長八尺，體貌素朴，性推誠不飾，無造次辯論之才，然潛識內敏。

建興中，丞相亮領益州牧，命周為勸學從事。蜀記曰：周初見亮，左右皆笑。旣出，有司請推笑者，亮曰：「孤尚不能忍，況左右乎！」亮卒於敵庭，周在家聞問，即便奔赴，尋有詔書禁斷，惟周以速行得達。大將軍蔣琬領刺史，徙為典學從事，緫州之學者。

後主立太子，以周為僕，轉家令。時後主頗出游觀，增廣聲樂。周上疏諫曰：「昔王莽之敗，豪傑並起，跨州據郡，欲弄神器，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，未必以其勢之廣狹，惟其德之薄厚也。是故於時更始、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，然莫不快情恣欲，怠於為善，游獵飲食，不恤民物。世祖初入河北，馮異等勸之曰：『當行人所不能為。』遂務理寃獄，節儉飲食，動遵法度，故北州歌歎，聲布四遠。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，吳漢、寇恂未識世祖，遙聞德行，遂以權計舉漁陽、上谷突騎迎于廣阿。其餘望風慕德者邳肜、耿純、劉植之徒，至于輿病齎棺，繈負而至者，不可勝數，故能以弱為彊，屠王郎，吞銅馬，折赤眉而成帝業也。及在洛陽，甞欲小出，車駕已御，銚期諫曰：『天下未寧，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。』即時還車。及征隗囂，潁川盜起，世祖還洛陽，但遣寇恂往，恂曰：『潁川以陛下遠征，故姦猾起叛，未知陛下還，恐不時降；陛下自臨，潁川賊必即降。』遂至潁川，竟如恂言。故非急務，欲小出不敢，至於急務，欲自安不為，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！故傳曰『百姓不徒附』，誠以德先之也。今漢遭厄運，天下三分，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。陛下天姿至孝，喪踰三年，言及隕涕，雖曾閔不過也。敬賢任才，使之盡力，有踰成康。故國內和一，大小勠力，臣所不能陳。然臣不勝大願，願復廣人所不能者。夫輓大重者，其用力苦不衆，拔大艱者，其善術苦不廣，且承事宗廟者，非徒求福祐，所以率民尊上也。至於四時之祀，或有不臨，池苑之觀，或有仍出，臣之愚滯，私不自安。夫憂責在身者，不暇盡樂，先帝之志，堂構未成，誠非盡樂之時。願省減樂官、後宮所增造，但奉脩先帝所施，下為子孫節儉之教。」徙為中散大夫，猶侍太子。

于時軍旅數出，百姓彫瘁，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，退而書之，謂之仇國論。其辭曰：「因餘之國小，而肇建之國大，並爭於世而為仇敵。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，問於伏愚子曰：『今國事未定，上下勞心，往古之事，能以弱勝彊者，其術何如？』伏愚子曰：『吾聞之，處大無患者恒多慢，處小有憂者恒思善；多慢則生亂，思善則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養民，以少取多，句踐卹衆，以弱斃彊，此其術也。』賢卿曰：『曩者項彊漢弱，相與戰爭，無日寧息，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，各欲歸息民；張良以為民志旣定，則難動也，尋帥追羽，終斃項氏，豈必由文王之事乎？肇建之國方有疾疢，我因其隙，陷其邊陲，覬增其疾而斃之也。』伏愚子曰：『當殷、周之際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乆固，民習所專；深根者難拔，據固者難遷。當此之時，雖漢祖安能杖劒鞭馬而取天下乎？當秦罷侯置守之後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或歲改主，或月易公，鳥驚獸駭，莫知所從，於是豪彊並爭，虎裂狼分，疾博者獲多，遲後者見吞。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，旣非秦末鼎沸之時，實有六國並據之勢，故可為文王，難為漢祖。夫民疲勞則搔擾之兆生，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。諺曰：「射幸數跌，不如審發。」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，不為意似改步，時可而後動，數合而後舉，故湯、武之師不再戰而克，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。如遂極武黷征，土崩勢生，不幸遇難，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。若乃奇變從橫，出入無間，衝波截轍，超谷越山，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，我愚子也，實所不及。』」

後遷光祿大夫，位亞九列。周雖不與政事，以儒行見禮，時訪大議，輒據經以對，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。

景耀六年冬，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，長驅而前。而蜀本謂敵不便至，不作城守調度，及聞艾已入陰平，百姓擾擾，皆迸山野，不可禁制。後主使羣臣會議，計無所出。或以為蜀之與吳，本為和國，宜可奔吳；或以為南中七郡，阻險斗絕，易以自守，宜可奔南。惟周以為：「自古已來，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，今若入吳，固當臣服。且政理不殊，則大能吞小，此數之自然也。由此言之，則魏能并吳，吳不能并魏明矣。等為小稱臣，孰與為大，再辱之恥，何與一辱？且若欲奔南，則當早為之計，然後可果；今大敵以近，禍敗將及，羣小之心，無一可保？恐發足之日，其變不測，何至南之有乎！」羣臣或難周曰：「今艾以不遠，恐不受降，如之何？」周曰：「方今東吳未賔，事勢不得不受之，受之後，不得不禮。若陛下降魏，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，周請身詣京都，以古義爭之。」衆人無以易周之理。

後主猶疑於入南，周上疏曰：「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，有欲適南之計，臣愚以為不安。何者？南方遠夷之地，平常無所供為，猶數反叛，自丞相亮南征，兵勢偪之，窮乃幸從。是後供出官賦，取以給兵，以為愁怨，此患國之人也。今以窮迫，欲往依恃，恐必復反叛，一也。北兵之來，非但取蜀而已，若奔南方，必因人勢衰，及時赴追，二也。若至南方，外當拒敵，內供服御，費用張廣，他無所取，耗損諸夷必甚，甚必速叛，三也。昔王郎以邯鄲僭號，時世祖在信都，畏偪於郎，欲棄還關中。邳肜諫曰：『明公西還，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，背城主，而千里送公，其亡叛可必也。』世祖從之，遂破邯鄲。今北兵至，陛下南行，誠恐邳肜之言復信於今，四也。願陛下早為之圖，可獲爵土；若遂適南，勢窮乃服，其禍必深。易曰：『亢之為言，知得而不知喪，知存而不知亡；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』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。故堯、舜以子不善，知天有授，而求授人；子雖不肖，禍尚未萌，而迎授與人，況禍以至乎！故微子以殷王之昆，面縛銜璧而歸武王，豈所樂哉，不得已也。」於是遂從周策。劉氏無虞，一邦蒙賴，周之謀也。孫綽評曰：譙周說後主降魏，可乎？曰：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，何恥之深乎！夫為社稷死則死之，為社稷亡則亡之。先君正魏之篡，不與同天矣。推過於其父，俛首而事讎，可謂苟存，豈大居正之道哉！　孫盛曰：春秋之義，國君死社稷，卿大夫死位，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！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，亡禮希利，要兾微榮，惑矣。且以事勢言之，理有未盡。何者？禪雖庸主，實無桀、紂之酷，戰雖屢北，未有土崩之亂，縱不能君臣固守，背城借一，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。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，霍弋以彊卒鎮夜郎。蜀土險狹，山水峻隔，絕巘激湍，非步卒所涉。若悉取舟檝，保據江州，徵兵南中，乞師東國，如此則姜、廖五將自然雲從，吳之三師承命電赴，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？魏師之來，褰國大舉，欲追則舟楫靡資，欲留則師老多虞。且屈伸有會，情勢代起，徐因思奮之民，以攻驕惰之卒，此越王所以敗闔閭，田單所以摧騎劫也，何為怱怱遽自囚虜，下堅壁於敵人，致斫石之至恨哉？葛生有云：「事之不濟則已耳，安能復為之下！」壯哉斯言，可以立懦夫之志矣。觀古燕、齊、荊、越之敗，或國覆主滅，或魚縣鳥竄，終能建功立事，康復社稷，豈曰天助，抑亦人謀也。向使懷苟存之計，納譙周之言，何邦基之能構，令名之可獲哉？禪旣闇主，周實駑臣，方之申包、田單、范蠡、大夫種，不亦遠乎！

時晉文王為魏相國，以周有全國之功，封陽城亭侯。又下書辟周，周發至漢中，困疾不進。咸熈二年夏，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，過見周。周語次，因書版示立曰：「典午忽兮，月酉沒兮。」典午者謂司馬也，月酉者謂八月也，至八月而文王果崩。華陽國志曰：文立字廣休，少治毛詩、三禮，兼通羣書。刺史費禕命為從事，入為尚書郎，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，稍遷尚書。蜀并于魏，梁州建，首為別駕從事，舉秀才。晉泰始二年，拜濟陰太守，遷太子中庶子。立上言：「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，雖仕郡國，或有不才，同之齊民為劇；又諸葛亮、蔣琬、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，各宜量才叙用，以慰巴、蜀之心，傾吳人之望。」事皆施行。轉散騎常侍，獻可替否，多所補納。稍遷衞尉，中朝服其賢雅，為時名卿。咸寧末卒。立章奏詩詩賦論頌凡數十篇。晉室踐阼，累下詔所在發遣周。周遂輿疾詣洛，泰始三年至。以疾不起，就拜騎都尉，周乃自陳無功而封，求還爵土，皆不聽許。

五年，予甞為本郡中正，清定事訖，求休還家，往與周別。周語予曰：「昔孔子七十二、劉向、揚雄七十一而沒，今吾年過七十，庶慕孔子遺風，可與劉、揚同軌，恐不出後歲，必便長逝，不復相見矣。」疑周以術知之，假此而言也。六年秋，為散騎常侍，疾篤不拜，至冬卒。晉陽秋載詔曰：「朕甚悼之，賜朝服一具，衣一襲，錢十五萬。」周息熈上言，周臨終屬熈曰：「乆抱疾，未曾朝見，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，勿以加身。當還舊墓，道險行難，豫作輕棺。殯斂已畢，上還所賜。」詔還衣服，給棺直。凡所著述，撰定法訓、五經論、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。益部耆舊傳曰：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，命從事李通頌之曰：「抑抑譙侯，好古述儒，寶道懷真，鑒世盈虛，雅名美迹，終始是書。我后欽賢，無言不譽，攀諸前哲，丹青是圖。嗟爾來葉，鋻茲顯模。」周三子，熈、賢、同。少子同頗好周業，亦以忠篤質素為行，舉孝廉，除錫令、東宮洗馬，召不就。

周長子熈。熈子秀，字元彥。晉陽秋曰：秀性清靜，不交於世，知將大亂，豫絕人事，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。州郡辟命，及李雄盜蜀，安車徵秀，又雄叔父驤、驤子壽辟命，皆不應。常冠鹿皮，躬耕山藪。永和三年，安西將軍桓溫平蜀，表薦秀曰：「臣聞大朴旣虧，則高尚之標顯；道喪時昏，則忠貞之義彰。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，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。是以上代之君，莫不崇重斯軌，所以篤俗訓民，靜一流競。伏惟大晉應符御世，運無常通，時有屯蹇，神州丘墟，三方圮裂，兔罝絕響於中林，白駒無聞於空谷，斯有識之所悼心，大雅之所歎息者也。陛下聖德嗣興，方恢天緒。臣昔奉役，有事西土，鯨鯢旣縣，思宣大化；訪諸故老，搜楊潛逸，庶武羅於羿、浞之墟，想王蠋於亡齊之境。切聞巴西譙秀，植操貞固，抱德肥遁，揚清渭波。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，群黎蹈顛沛之艱，中華有顧瞻之哀，幽谷無遷喬之望；凶命屢招，姦威仍偪，身寄虎吻，危同朝露，而能抗節玉立，誓不降辱，杜門絕跡，不面偽庭，進免龔勝亡身之禍，退無薛方詭對之譏；雖園、綺之棲商、洛，管寧之默遼海，方之於秀，殆無以過。于今西土，以為美談。夫旌德禮賢，化道之所先，崇表殊節，聖哲之上務。方今六合未康，豺狼當路，遺黎偷薄，義聲弗聞，益宜振起道義之徒，以敦流遁之弊。若秀蒙蒲帛之徵，足以鎮靜頹風，軌訓嚻俗；幽遐仰流，九服知化矣。」及蕭敬叛亂，避難宕渠川中，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。秀年八十，衆人以其篤老，欲代之負擔，秀拒曰：「各有老弱，當先營救。吾氣力自足堪此，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。」後十餘年，卒於家。

郤正傳

郤正字令先，河南偃師人也。祖父儉，靈帝末為益州刺史，為盜賊所殺。會天下大亂，故正父揖因留蜀。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，隨達降魏，為中書令史。正本名纂。少以父死母嫁，單煢隻立，而安貧好學，博覽墳籍。弱冠能屬文，入為祕書吏，轉為令史，遷郎，至令。性澹於榮利，而尤耽意文章，自司馬、王、楊、班、傅、張、蔡之儔遺文篇賦，及當世美書善論，益部有者，則鑽鑿推求，略皆寓目。自在內職，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，經三十年，皓從微至貴，操弄威權，正旣不為皓所愛，亦不為皓所憎，是以官不過六百石，而免於憂患。

依則先儒，假文見意，號曰釋譏，其文繼於崔駰達旨。其辭曰：

或有譏余者曰：『聞之前記，夫事與時並，名與功偕，然則名之與事，前哲之急務也。是故創制作範，匪時不立，流稱垂名，匪功不記，名必須功而乃顯，事亦俟時以行止，身沒名滅，君子所耻。是以達人研道，探賾索微，觀天運之符表，考人事之盛衰，辯者馳說，智者應機，謀夫演略，武士奮威，雲合霧集，風激電飛，量時揆宜，用取世資，小屈大申，存公忽私，雖尺枉而尋直，終揚光以發輝也。今三方鼎跱，九有未乂，悠悠四海，嬰丁禍敗，嗟道義之沈塞，愍生民之顛沛，此誠聖賢拯救之秋，烈士樹功之會也。吾子以高朗之才，珪璋之質，兼覽博闚，留心道術，無遠不致，無幽不悉；挺身取命，幹茲奧祕，躊躇紫闥，喉舌是執，九考不移，有入無出，尚書曰：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。九考則二十七年。究古今之真偽，計時務之得失。雖時獻一策，偶進一言，釋彼官責，慰此素飱，固未能輸竭忠款，盡瀝胷肝，排方入直，惠彼黎元，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。盍亦綏衡緩轡，回軌易塗，輿安駕肆，思馬斯徂，審厲揭以投濟，要夷庚之赫憮，播秋蘭以芳世，副吾徒之彼圖，不亦盛與！』

余聞而歎曰：「嗚呼，有若云乎邪！夫人心不同，實若其面，子雖光麗，旣美且豔，管闚筐舉，守厥所見，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，信萬事之精練也。』

或人率爾，抑而揚衡曰：『是何言與！是何言與！』

余應之曰：『虞帝以面從為戒，孔聖以恱己為尤，若子之言，良我所思，將為吾子論而釋之。昔在鴻荒，矇昧肈初，三皇應籙，五帝承符，爰曁夏、商，前典攸書。姬衰道缺，霸者翼扶，嬴氏慘虐，吞嚼八區，於是從橫雲起，狙詐如星，奇邪蠭動，智故萌生；或飾真以讎偽，或挾邪以干榮，或詭道以要上，或鬻技以自矜；背正崇邪，弃直就佞，忠無定分，義無常經。故鞅法窮而慝作，斯義敗而姦成，呂門大而宗滅，韓辯立而身刑。夫何故哉？利回其心，寵耀其目，赫赫龍章，鑠鑠車服，媮幸苟得，如反如仄，淫邪荒迷，恣睢自極，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，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。天收其精，地縮其澤，人弔其躬，鬼芟其頟。初升高岡，終隕幽壑，朝含榮潤，夕為枯魄。是以賢人君子，深圖遠慮，畏彼咎戾，超然高舉，寧曳尾於塗中，穢濁世之休譽。彼豈輕主慢民，而忽於時務哉？蓋易著行止之戒，詩有靖恭之歎，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。

自我大漢，應天順民，政治之隆，皓若陽春，俯憲坤典，仰式乾文。播皇澤以熈世，揚茂化之醲醇，君臣履度，各守厥真；上垂詢納之弘，下有匡救之責，士無虛華之寵，民有一行之迹，粲乎斖斖，尚此忠益。然而道有隆窳，物有興廢，有聲有寂，有光有翳。朱陽否於素秋，玄陰抑於孟春，羲和逝而望舒係，運氣匿而耀靈陳。沖、質不永，桓、靈墜敗，英雄雲布，豪傑盖世，家挾殊議，人懷異計，故從橫者歘披其胷，狙詐者暫吐其舌也。

今天綱已綴，德樹西鄰，丕顯祖之宏規，縻好爵於士人，興五教以訓俗，豐九德以濟民，肅明祀以礿祭，幾皇道以輔真。雖跱者未一，偽者未分，聖人垂戒，蓋均無貧；故君臣恊美於朝，黎庶欣戴於野，動若重規，靜若疊矩。濟濟偉彥，元凱之倫也，有過必知，顏子之仁也，侃侃庶政，冉、季之治也，鷹楊鷙騰，伊、望之事也；緫羣俊之上略，含薛氏之三計，敷張、陳之祕策，故力征以勤世，援華英而不遑，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！

然吾不才，在朝累紀，託身所天，心焉是恃。樂滄海之廣深，歎嵩嶽之高跱，聞仲尼之贊商，感鄉校之益己，彼平仲之和羹，亦進可而替否；故矇冒瞽說，時有攸獻，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，游童之吟詠乎疆畔，庶以增廣福祥，輸力規諫。若其合也，則以闇恊明，進應靈符；如其違也，自我常分，退守己愚。進退任數，不矯不誣，循性樂天，夫何恨諸？此其所以旣入不出，有而若無者也。狹屈氏之常醒，濁漁父之必醉，溷柳季之卑辱，褊夷叔之高懟。合不以得，違不以失，得不克詘，失不慘悸；不樂前以顧軒，不就後以慮輊，不粥譽以干澤，不辭愆以忌絀。何責之釋？何飱之卹？何方之排？何責之入？九考不移，固其所執也。

方今朝士山積，髦俊成羣，猶鱗介之潛乎巨海，毛羽之集乎鄧林，游禽逝不為之尠，浮魴臻不為之殷。且陽靈幽於唐葉，陰精應於商時，陽盱請而洪灾息，桑林禱而甘澤茲。淮南子曰：禹為水，以身請於陽盱之河，湯苦旱，以身禱於桑林之際，聖人之憂民，如此其明也。呂氏春秋曰：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，三年不收，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：「余一人有罪，無及萬方，萬方有罪，在余一人，無以一人之不敏，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大命。」湯於是剪其髮，攦其爪，自以為犧牲，用祈福於上帝。民乃甚恱。雨乃大至。行止有道，啟塞有期。我師遺訓，不怨不尤，委命恭己，我又何辭？辭窮路單，將反初節，綜墳典之流芳，尋孔氏之遺藝，綴微辭以存道，憲先軌而投制，韙叔肹之優游，美踈氏之遐逝，收止足以言歸，汎皓然以容裔，欣環堵以恬娛，免咎悔於斯世，顧茲心之未泰，懼末塗之泥滯，仍求激而增憤，肆中懷以告誓。昔九方考精於至貴，秦牙沉思於殊形；淮南子曰：秦穆公謂伯樂曰：「子之年長矣，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？」對曰：「良馬者，可以形容筋骨相也。相天下之馬者，若滅若沒，若失若亡，其一若此馬者，絕塵却轍。臣之子皆下才也，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。天下之馬，臣有所與共儋纏采薪九方堙，此其相馬，非臣之下也，請見之。」穆公見之，使之求馬，三月而反，報曰：「已得馬矣，在於沙丘。」穆公曰：「何馬也？」對曰：「牝而黃。」使人往取之，牡而驪。穆公不說，召伯樂而問之曰：「敗矣，子之所使求馬者也！毛物牝牡尚弗能知，又何馬之能知？」伯樂喟然太息曰：「一至此乎！是乃所以千萬里馬而無數者也。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，得其精而忘其麄，在其內而忘其外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，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，若彼之所相者，乃有貴乎馬者。」馬至，而果天下之馬也。　淮南子又曰：伯樂、寒風、秦牙、葛青，所相各異，其知馬一也；蓋九方觀其精，秦牙察其形。薛燭察寶以飛譽，越絕書曰：昔越王勾踐有寶劒五枚，聞於天下。客有能相劒者名薛燭，王召而問之：「吾有寶劒五，請以示子。」乃取豪曹、臣闕，薛燭曰：「皆非也。」又取純鈎、湛盧，薛燭曰：「觀其劒鈔，爛爛如列宿之行，觀其光，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，觀其文，渙渙如冰將釋，此所謂純鈎邪？」王曰：「是也。」王曰：「客有直之者，有市之鄉三，駿馬千匹，千戶之都二，可乎？」薛燭曰：「不可。當造此劒之時，赤堇之山破而出錫，若邪之溪涸而出銅，雨師掃灑，雷公擊鼓，太一下觀，天精下之，歐冶乃因天之精，悉其技巧，一曰純鈎，二曰湛盧。今赤堇之山已合，若邪之溪深而不測，歐冶子已死，雖傾城量金，珠玉竭河，獨不得此一物。有市之鄉三，駿馬千匹，千戶之都二，亦何足言與！」瓠梁託弦以流聲；淮南子曰：瓠巴鼓瑟而鱏魚聽之。又曰：瓠梁之歌可隨也，而以歌者不可為也。齊隷拊髀以濟文，臣松之曰：按此謂孟甞君田文下坐客，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。凡作雞鳴，必先拊髀，以傚雞之拊翼也。楚客潛寇以保荊；淮南子曰：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。楚有善為偷者，往見曰：「聞君求技道之士，臣偷也，願以技備一卒。」子發聞之，衣不及帶，冠不暇正，出見而禮之。左右諫曰：「偷者，天下之盜也，何為禮之？」君曰：「此非左右之所得與。」後無幾何，齊興兵伐楚。子發將師以當之，兵三却。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，齊師愈彊。於是卒偷進請曰：「臣有薄技，願為君行之。」君曰「諾」。偷即夜出，解齊將軍之幬帳，而獻之子發。子發使人歸之，曰：「卒有出採薪者，得將軍之帳，使使歸於執事。」明日又復往取枕，子發又使歸之。明日又復往取簪，子發又使歸之。齊師聞之大駭，將軍與軍吏謀曰：「今日不去，楚軍恐取吾頭矣！」即旋師而去。雍門援琴而挾說，桓譚新論曰：雍門周以琴見，孟甞君曰：「先生鼓琴，亦能令文悲乎？」對曰：「臣之所能令悲者，先貴而後賤，昔富而今貧，擯壓窮巷，不交四鄰；不若身材高妙，懷質抱真，逢讒罹謗，怨結而不得信；不若交歡而結髮，愛無怨而生離，遠赴絕國，無相見期；不若幼無父母，壯無妻兒，出以野澤為鄰，入用堀穴為家，困於朝夕，無所假貸：若此人者，但聞飛烏之號，秋風鳴條，則傷心矣，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，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。今若足下，居則廣廈高堂，連闥洞房，下羅帷，來清風；倡優在前，諂諛侍側，揚激楚，舞鄭妾，流聲以娛耳，練色以淫目；水戲則舫龍舟，建羽旗，鼓釣乎不測之淵；野游則登平原，馳廣囿，彊弩下高鳥，勇士格猛獸；置酒娛樂，沈醉忘歸：方此之時，視天地曾不若一指，雖有善鼓琴，未能動足下也。」孟甞君曰：「固然！」雍門周曰：「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。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，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。天下未甞無事，不從即衡；從成則楚王，衡成則秦帝。夫以秦、楚之彊而報弱薛，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，有識之士，莫不為足下寒心。天道不常盛，寒暑更進退，千秋萬歲之後，宗廟必不血食；高臺旣已傾，曲池又已平，墳墓生荊棘，狐狸穴其中，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：『孟甞君之尊貴，亦猶若是乎！』」於是孟甞君喟然太息，涕淚承睫而未下。雍門周引琴而鼓之，徐動宮徵，叩角羽，終而成曲，孟甞君遂歔欷而就之曰：「先生鼓琴，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。」韓哀秉轡而馳名；呂氏春秋曰：韓哀作御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：及至駕齧膝，參乘旦，王良執靶，韓哀附輿，縱馳騁騖，忽如景靡，過都越國，蹶如歷塊，追奔電，逐遺風，周流八極，萬里一息，何其遼哉！人馬相得也。盧敖翱翔乎玄闕，若士竦身於雲清。淮南子曰：盧敖游乎北海，經乎太陰，入乎玄闕，至於蒙轂之上，見一士焉，深目而玄準，戾頸而鳶肩，豐上而殺下，軒軒然方迎風而舞，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，遯逃乎碑下。盧敖俯而視之，方卷龜殼而食合梨。盧敖乃與之語曰：「惟敖為背羣離黨，窮觀於六合之外者，非敖而已乎！敖幼而好游，長不喻解，周行四極，惟北陰之不闚，今卒睹夫子於是，子殆可與敖為交乎！」若士者齤然而笑曰：「嘻乎！子中州民，寧肯而遠至此？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，陰陽之所行，四時之所生，此其比夫不名之地，猶突奧也。若我南游乎罔䍚之野，北息乎沈墨之鄉，西窮冥冥之黨，東貫鴻濛之光，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，聽焉無聞，視焉則眴，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，其餘一舉而千萬里，吾猶未能之在。今子游始至於此，乃語窮觀，豈不亦遠哉！然子處矣，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，吾不可以乆。」若士舉臂而竦身，遂入雲中。盧敖仰而視之，弗見乃止，曰：「吾比夫子也，猶黃鵠之與壤蟲，終日行不離咫尺，自以為遠，不亦悲哉！」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，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。』

景耀六年，後主從譙周之計，遣使請降於鄧艾，其書，正所造也。明年正月，鍾會作亂成都，後主東遷洛陽，時擾攘倉卒，蜀之大臣無翼從者，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，捨妻子單身隨侍。後主賴正相導宜適，舉動無闕，乃慨然歎息，恨知正之晚。時論嘉之。賜爵關內侯。泰始中，除安陽令，遷巴西太守。泰始八年詔曰：「正昔在成都，顛沛守義，不違忠節，及見受用，盡心幹事，有治理之績，其以正為巴西太守。」咸寧四年卒。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，垂百篇。

評曰：杜微脩身隱靜，不役當世，庶幾夷、皓之槩。周羣占天有徵，杜瓊沈默慎密，諸生之純也。許、孟、來、李，愽涉多聞，尹默精於左氏，雖不以德業為稱，信皆一時之學士。譙周詞理淵通，為世碩儒，有董、楊之規，郤正文辭燦爛，有張、蔡之風，加其行止，君子有取焉。二子處晉事少，在蜀事多，故著于篇。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，蓋素料劉禪懦弱，心無害戾，故得行也。如遇忿肆之人，雖無他筭，然矜殉鄙恥，或發怒妄誅，以立一時之威，快其斯須之意者，此亦夷滅之禍云。

##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

黃權傳

黃權字公衡，巴西閬中人也。少為郡吏，州牧劉璋召為主簿。時別駕張松建議，宜迎先主，使伐張魯。權諫曰：「左將軍有驍名，今請到，欲以部曲遇之，則不滿其心，欲以賔客禮待，則一國不容二君。若客有泰山之安，則主有累卵之危。可但閉境，以待河清。」璋不聽，竟遣使迎先主，出權為廣漢長。及先主襲取益州，將帥分下郡縣，郡縣望風景附，權閉城堅守，須劉璋稽服，乃詣降先主。先主假權偏將軍。徐衆評曰：權旣忠諫於主，又閉城拒守，得事君之禮。武王下車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閭，所以大顯忠賢之士，而明示所貴之旨。先主假權將軍，善矣，然猶薄少，未足彰忠義之高節，而大勸為善者之心。及曹公破張魯，魯走入巴中，權進曰：「若失漢中，則三巴不振，此為割蜀之股臂也。」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，率諸將迎魯。魯已還南鄭，北降曹公，然卒破杜濩、朴胡，殺夏侯淵，據漢中，皆權本謀也。

先主為漢中王，猶領益州牧，以權為治中從事。及稱尊號，將東伐吳，權諫曰：「吳人悍戰，又水軍順流，進易退難，臣請為先驅以甞寇，陛下宜為後鎮。」先主不從，以權為鎮北將軍，督江北軍以防魏師；先主自在江南。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，南軍敗績，先主引退。而道隔絕，權不得還，故率將所領降于魏。有司執法，白收權妻子。先主曰：「孤負黃權，權不負孤也。」待之如初。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，滅李陵之家，劉主拒憲司所執，宥黃權之室，二主得失縣邈遠矣。詩云「樂只君子，保乂爾後」，其劉主之謂也。

魏文帝謂權曰：「君捨逆効順，欲追蹤陳、韓邪？」權對曰：「臣過受劉主殊遇，降吳不可，還蜀無路，是以歸命。且敗軍之將，免死為幸，何古人之可慕也！」文帝善之，拜為鎮南將軍，封育陽侯，加侍中，使之陪乘。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，權知其虛言，未便發喪，漢魏春秋曰：文帝詔令發喪，權荅曰：「臣與劉、葛推誠相信，明臣本志。疑惑未實，請須後問。」後得審問，果如所言。及先主薨問至，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。文帝察權有局量，欲試驚之，遣左右詔權，未至之間，累催相屬，馬使奔馳，交錯於道，官屬侍從莫不碎魄，而權舉止顏色自若。後領益州刺史，徙占河南。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，問權曰：「蜀中有卿輩幾人？」權笑而荅曰：「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！」宣王與諸葛亮書曰：「黃公衡，快士也，每坐起歎述足下，不去口實。」景初三年，蜀延熈二年，權遷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蜀記曰：魏明帝問權：「天下鼎立，當以何地為正？」權對曰：「當以天文為正。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，吳、蜀二主平安，此其徵也。」明年卒，謚曰景侯。子邕嗣。邕無子，絕。

權留蜀子崇，為尚書郎，隨衞將軍諸葛瞻拒鄧艾。到涪縣，瞻盤桓未進，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，無令敵得入平地。瞻猶與未納，崇至于流涕。會艾長驅而前，瞻却戰至緜竹，崇帥厲軍士，期於必死，臨陣見殺。

李恢傳

李恢字德昂，建寧俞元人也。仕郡督郵，姑夫爨習為建伶令，有違犯之事，恢坐習免官。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，寢而不許。華陽國志曰：習後官至領軍。後貢恢於州，涉道未至，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。恢知璋之必敗，先主必成也，乃託名郡使，北詣先主，遇於緜竹。先主嘉之，從至雒城，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，超遂從命。成都旣定，先主領益州牧，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。後為亡虜所誣，引恢謀反，有司執送，先主明其不然，更遷恢為別駕從事。章武元年，庲降都督鄧方卒，先主問恢：「誰可代者？」恢對曰：「人之才能，各有長短，故孔子曰『其使人也器之』。且夫明主在上，則臣下盡情，是以先零之役，趙充國曰『莫若老臣』。臣竊不自量，惟陛下察之。」先主笑曰：「孤之本意，亦已在卿矣。」遂以恢為庲降都督，使持節領交州刺史，住平夷縣。臣松之訊之蜀人，云庲降地名，去蜀二千餘里，時未有寧州，號為南中，立此職以總攝之。晉泰始中，始分為寧州。

先主薨，高定恣睢於越嶲，雍闓跋扈於建寧，朱襃反叛於䍧牱。丞相亮南征，先由越嶲，而恢案道向建寧。諸縣大相糾合，圍恢軍於昆明。時恢衆少敵倍，又未得亮聲息，紿謂南人曰：「官軍糧盡，欲規退還，吾中間乆斥鄉里，乃今得旋，不能復北，欲還與汝等同計謀，故以誠相告。」南人信之，故圍守怠緩。於是恢出擊，大破之，追犇逐北，南至槃江，東接䍧牱，與亮聲勢相連。南土平定，恢軍功居多，封漢興亭侯，加安漢將軍。後軍還，南夷復叛，殺害守將。恢身往撲討，鉏盡惡類，徙其豪帥于成都，賦出叟、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，充繼軍資，于時費用不乏。

建興七年，以交州屬吳，解恢刺史。更領建寧太守，以還居本郡。徙居漢中，九年卒。子遺嗣。恢弟子球，羽林右部督，隨諸葛瞻拒鄧艾，臨陣授命，死于緜竹。

呂凱傳

呂凱字季平、永昌不韋人也。孫盛蜀世譜曰：初，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。漢武帝時，開西南夷，置郡縣，徙呂氏以充之，因曰不韋縣。仕郡五官掾功曹。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，驕黠滋甚。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，解喻利害，闓但荅一紙曰：「蓋聞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今天下鼎立，正朔有三，是以遠人惶惑，不知所歸也。」其桀慢如此。闓又降於吳，吳遙署闓為永昌太守。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，道路壅塞，與蜀隔絕，而郡太守改易，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，閉境拒闓。闓數移檄永昌，稱說云云。凱荅檄曰：「天降喪亂，姧雄乘釁，天下切齒，萬國悲悼，臣妾大小，莫不思竭筋力，肝腦塗地，以除國難。伏惟將軍世受漢恩，以為當躬聚黨衆，率先啟行，上以報國家，下不負先人，書功竹帛，遺名千載。何期臣僕吳越，背本就末乎？昔舜勤民事，隕于蒼梧，書籍嘉之，流聲無窮。崩于江浦，何足可悲！文、武受命，成王乃平。先帝龍興，海內望風，宰臣聦睿，自天降康。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，成敗之符，譬如野火在原，蹈履河冰，火滅冰泮，將何所依附？曩者將軍先君雍侯，造怨而封，竇融知興，歸志世祖，皆流名後葉，世歌其美。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，深覩未萌，受遺託孤，翊贊季興，與衆無忌，錄功忘瑕。將軍若能翻然改圖，易跡更步，古人不難追，鄙土何足宰哉！蓋聞楚國不恭，齊桓是責，夫差僭號，晉人不長，況臣於非主，誰肯歸之邪？竊惟古義，臣無越境之交，是以前後有來無往。重承告示，發憤忘食，故略陳所懷，惟將軍察焉。」凱威恩內著，為郡中所信，故能全其節。

及丞相亮南征討闓，旣發在道，而闓已為高定部曲所殺。亮至南，上表曰：「永昌郡吏呂凱、府丞王伉等，執忠絕域，十有餘年，雍闓、高定偪其東北，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。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！」以凱為雲南太守，封陽遷亭侯。會為叛夷所害，子祥嗣。而王伉亦封亭侯，為永昌太守。蜀世譜曰：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，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。李雄破寧州，諸呂不肯附，舉郡固守。王伉等亦守正節。

馬忠傳

馬忠字德信，巴西閬中人也。少養外家，姓狐，名篤，後乃復姓，改名忠。為郡吏，建安末舉孝廉，除漢昌長。先主東征，敗績猇亭，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，遣忠送往。先主已還永安，見忠與語，謂尚書令劉巴曰：「雖亡黃權，復得狐篤，此為世不乏賢也。」建興元年，丞相亮開府，以忠為門下督。三年，亮入南，拜忠䍧牱太守。郡丞朱襃反。叛亂之後，忠撫育卹理，甚有威惠。八年，召為丞相參軍，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。又領州治中從事。明年，亮出祁山，忠詣亮所，經營戎事。軍還，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。十一年，南夷豪帥劉胄反，擾亂諸郡。徵庲降都督張翼還，以忠代翼。忠遂斬胄，平南土。加忠監軍奮威將軍，封博陽亭侯。初，建寧郡殺太守正昂，縛太守張裔於吳，故都督常駐平夷縣。至忠，乃移治味縣，處民夷之間。又越嶲郡亦乆失土地，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，由此就加安南將軍，進封彭鄉亭侯。延熈五年還朝，因至漢中，見大司馬蔣琬，宣傳詔旨，加拜鎮南大將軍。七年春，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，留忠成都，平尚書事。禕還，忠乃歸南。十二年卒，子脩嗣。脩弟恢。恢子義，晉建寧太守。

忠為人寬濟有度量，但詼啁大笑，忿怒不形於色。然處事能斷，威恩並立，是以蠻夷畏而愛之。及卒，莫不自致喪庭，流涕盡哀，為之立廟祀，迄今猶在。

張表，時名士，清望踰忠。閻宇，宿有功幹，於事精勤。繼踵在忠後，其威風稱績，皆不及忠。益部耆舊傳曰：張表，肅子也。華陽國志云：表，張松子，未詳。閻宇字文平，南郡人也。

王平傳

王平字子均，巴西宕渠人也。本養外家何氏，後復姓王。隨杜濩、朴胡詣洛陽，假校尉，從曹公征漢中，因降先主，拜牙門將、裨將軍。建興六年，屬參軍馬謖先鋒。謖舍水上山，舉措煩擾，平連規諫謖，謖不能用，大敗於街亭。衆盡星散，惟平所領千人，鳴鼓自持，魏將張郃疑其伏兵，不往偪也。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，率將士而還。丞相亮旣誅馬謖及將軍張休、李盛，奪將軍黃襲等兵，平特見崇顯，加拜參軍，統五部兼當營事，進位討寇將軍，封亭侯。九年，亮圍祁山，平別守南圍。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，張郃攻平，平堅守不動，郃不能克。十二年，亮卒於武功，軍退還，魏延作亂，一戰而敗，平之功也。遷後典軍、安漢將軍，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，又領漢中太守。十五年，進封安漢侯，代壹督漢中。延熈元年，大將軍蔣琬住沔陽，平更為前護軍，署琬府事。六年，琬還住涪，拜平前監軍、鎮北大將軍，統漢中。

七年春，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，前鋒已在駱谷。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，諸將大驚。或曰：「今力不足以拒敵，聽當固守漢、樂二城，遇賊令入，比爾間，涪軍足得救關。」平曰：「不然。漢中去涪垂千里。賊若得關，便為禍也。今宜先遣劉護軍、杜參軍據興勢，平為後拒；若賊分向黃金，平率千人下自臨之，比爾間，涪軍行至，此計之上也。」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，即便施行。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，魏軍退還，如平本策。是時，鄧芝在東，馬忠在南，平在北境，咸著名迹。

平生長戎旅，手不能書，而所識不過十字，而口授作書，皆有意理。使人讀史、漢諸紀傳，聽之，備知其大義，往往論說不失其指。遵履法度，言不戲謔，從朝至夕，端坐徹日，㦎無武將之體，然性狹侵疑，為人自輕，以此為損焉。十一年卒，子訓嗣。

初，平同郡漢昌句扶忠勇寬厚，句古侯反數有戰功，功名爵位亞平，官至左將軍，封宕渠侯。華陽國志曰：後張翼、廖化並為大將軍，時人語曰：「前有王、句，後有張、廖。」

張嶷傳

張嶷字伯岐，巴郡南充國人也。益部耆舊傳曰：嶷出自孤微，而少有通壯之節。弱冠為縣功曹。先主定蜀之際，山寇攻縣，縣長捐家逃亡，嶷冒白刃，攜負夫人，夫人得免。由是顯名，州召為從事。時郡內士人龔祿、姚伷位二千石，當世有聲名，皆與嶷友善。建興五年，丞相亮北住漢中，廣漢、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，劫掠吏民，嶷以都尉將兵討之。嶷度其鳥散，難以戰禽，乃詐與和親，克期置酒。酒酣，嶷身率左右，因斬慕等五十餘級，渠帥悉殄。尋其餘類，旬日清泰。後得疾病困篤，家素貧匱，廣漢太守蜀郡何祗，名為通厚，嶷宿與踈闊，乃自轝詣祗，託以治疾。祗傾財醫療，數年除愈。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。拜為牙門將，屬馬忠，北討汶山叛羌，南平四郡蠻夷，輙有籌畫戰克之功。益部耆舊傳曰：嶷受兵三百人，隨馬忠討叛羌。嶷別督數營在先，至他里。邑所在高峻，嶷隨山立上四五里。羌於要厄作石門，於門上施牀，積石於其上，過者下石槌擊之，無不糜爛。嶷度不可得攻，乃使譯告曉之曰：「汝汶山諸種反叛，傷害良善，天子命將討滅惡類。汝等若稽顙過軍，資給糧費，福祿永隆，其報百倍。若終不從，大兵致誅，雷擊電下，雖追悔之，亦無益也。」耆帥得命，即出詣嶷，給糧過軍。軍前討餘種，餘種聞他里已下，悉恐怖失所，或迎軍出降，或奔竄山谷，放兵攻擊，軍以克捷。後南夷劉胄又反，以馬忠為督庲降討胄，嶷復屬焉，戰鬬常冠軍首，遂斬胄。平南事訖，䍧牱興古獠種復反，忠令嶷領諸營往討，嶷內招降得二千人，悉傳詣漢中。十四年，武都氐王符健請降，遣將軍張尉往迎，過期不到，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。嶷平之曰：「符健求附款至，必無他變，素聞健弟狡黠，又夷狄不能同功，將有乖離，是以稽留耳。」數日，問至，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，獨健來從。

初，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，叟夷數反，殺太守龔祿、焦璜，是後太守不敢之郡，只住安定縣，去郡八百餘里，其郡徒有名而已。時論欲復舊郡，除嶷為越嶲太守，嶷將所領往之郡，誘以恩信，蠻夷皆服，頗來降附。北徼捉馬最驍勁，不承節度，嶷乃往討，生縛其帥魏狼，又解縱告喻，使招懷餘類。表拜狼為邑侯，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。諸種聞之，多漸降服，嶷以功賜爵關內侯。

蘇祁邑君冬逢、逢弟隗渠等，已降復反。嶷誅逢。逢妻，旄牛王女，嶷以計原之。而渠逃入西徼。渠剛猛捷悍，為諸種深所畏憚，遣所親二人詐降嶷，實取消息。嶷覺之，許以重賞，使為反間，二人遂合謀殺渠。渠死，諸種皆安。又斯都耆帥李求承，昔手殺龔祿，嶷求募捕得，數其宿惡而誅之。

始嶷以郡郛宇頹壞，更築小塢。在官三年，徙還故郡，繕治城郭，夷種男女莫不致力。

定莋、臺登、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，舊出鹽鐵及漆，而夷徼乆自固食。嶷率所領奪取，署長吏焉。嶷之到定莋，定莋率豪狼岑，槃木王舅，甚為蠻夷所信任，忿嶷自侵，不自來詣。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，撻而殺之，持尸還種，厚加賞賜，喻以狼岑之惡，且曰：「無得妄動，動即殄矣！」種類咸靣縛謝過。嶷殺牛饗宴，重申恩信，遂獲鹽鐵，器用周贍。

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，其率狼路，欲為姑壻冬逢報怨，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。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，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。離旣受賜，并見其姊，姊弟歡恱，悉率所領將詣嶷，嶷厚加賞待，遣還。旄牛由是輙不為患。

郡有舊道，經旄牛中至成都，旣平且近；自旄牛絕道，已百餘年，更由安上，旣險且遠。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，重令路姑喻意，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，嶷與盟誓，開通舊道，千里肅清，復古亭驛。奏封路為旄牛㽛毗王，遣使將路朝貢。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，領郡如故。

嶷初見費禕為大將軍，恣性汎愛，待信新附太過，嶷書戒之曰：「昔岑彭率師，來歙杖節，咸見害於刺客，今明將軍位尊權重，宜鑒前事，少以為警。」後禕果為魏降人郭脩所害。

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，大興兵衆以圖攻取。侍中諸葛瞻，丞相亮之子，恪從弟也，嶷與書曰：「東主初崩，帝實幼弱，太傅受寄託之重，寄託之重，亦何容易！親以周公之才，猶有管、蔡流言之變，霍光受任，亦有燕、蓋、上官逆亂之謀，賴成、昭之明，以免斯難耳。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，不任下人，又今以垂沒之命，卒召太傅，屬以後事，誠實可慮。加吳、楚剽急，乃昔所記，而太傅離少主，履敵庭，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。雖云東家綱紀肅然，上下輯睦，百有一失，非明者之慮邪？取古則今，今則古也，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，誰復有盡言者也！旋軍廣農，務行德惠，數年之中，東西並舉，實為不晚，願深採察。」恪竟以此夷族。嶷識見多如是類。

在郡十五年，邦域安穆。屢乞求還，乃徵詣成都。夷民戀慕，扶轂泣涕，過旄牛邑，邑君襁負來迎，及追尋至蜀郡界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。嶷至，拜盪寇將軍，慷慨壯烈，士人咸多貴之，然放蕩少禮，人亦以此譏焉，益部耆舊傳曰：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：「雖與足下踈闊，然託心如舊，宜明此意。」嶷荅曰：「僕未知子，子未知我，大道在彼，何云託心乎！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。」有識之士以為美談。是歲延熈十七年也。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，衞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。益部耆舊傳曰：嶷風溼固疾，至都寖篤，扶杖然後能起。李簡請降，衆議狐疑，而嶷曰必然。姜維之出，時論以嶷初還，股疾不能在行中，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，致身敵庭。臨發，辭後主曰：「臣當值聖明，受恩過量，加以疾病在身，常恐一朝隕沒，辜負榮遇。天不違願，得豫戎事。若涼州克定，臣為藩表守將；若有未捷，殺身以報。」後主慨然為之流涕。旣到狄道，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。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，嶷臨陣隕身，然其所殺傷亦過倍。旣亡，封長子瑛西鄉侯，次子護雄襲爵。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，無不悲泣，為嶷立廟，四時水旱輙祀之。益部耆舊傳曰：余觀張嶷儀貌辭令，不能駭人，而其策略足以入筭，果烈足以立威，為臣有忠誠之節，處類有亮直之風，而動必顧典，後主深崇之。雖古之英士，何以遠踰哉！蜀世譜曰：嶷孫弈，晉梁州刺史。

評曰：黃權弘雅思量，李恢公亮志業，呂凱守節不回，馬忠擾而能毅，尚書曰：擾而毅。鄭玄注曰：擾，馴也。致果曰毅。王平忠勇而嚴整，張嶷識斷明果，咸以所長，顯名發迹，遇其時也。

##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

蔣琬傳

蔣琬字公琰、零陵湘鄉人也。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。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，除廣都長。先主甞因游觀奄至廣都，見琬衆事不理，時又沈醉，先主大怒，將加罪戮。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：「蔣琬，社稷之器，非百里之才也。其為政以安民為本，不以脩飾為先，願主公重加察之。」先主雅敬亮，乃不加罪，倉卒但免官而已。

琬見推之後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，流血滂沲，意甚惡之，呼問占夢趙直。直曰：「夫見血者，事分明也。牛角及鼻，『公』字之象，君位必當至公，大吉之徵也。」頃之，為什邡令。先主為漢中王，琬入為尚書郎。建興元年，丞相亮開府，辟琬為東曹掾。舉茂才，琬固讓劉邕、陰化、龐延、廖淳，亮教荅曰：「思惟背親捨德，以殄百姓，衆人旣不隱於心，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，是以君宜顯其功舉，以明此選之清重也。」遷為參軍。五年，亮住漢中，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。八年，代裔為長史，加撫軍將軍。亮數外出，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。亮每言：「公琰託志忠雅，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。」密表後主曰：「臣若不幸，後事宜以付琬。」

亮卒，以琬為尚書令，俄而加行都護，假節，領益州刺史，遷大將軍，錄尚書事，封安陽亭侯。時新喪元帥，遠近危悚。琬出類拔萃，處羣僚之右，旣無戚容，又無喜色，神守舉止，有如平日，由是衆望漸服，延熈元年，詔琬曰：「寇難未弭，曹叡驕凶，遼東三郡苦其暴虐，遂相糾結，與之離隔。叡大興衆役，還相攻伐。曩秦之亡，勝、廣首難，今有此變，斯乃天時。君其治嚴，總帥諸軍屯住漢中，須吳舉動，東西掎角，以乘其釁。」又命琬開府，明年就加為大司馬。

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，琬與言論，時不應荅。或欲搆戲於琬曰：「公與戲語而不見應，戲之慢上，不亦甚乎！」琬曰：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靣；靣從後言，古人之所誡也。戲欲贊吾是耶，則非其本心，欲反吾言，則顯吾之非，是以默然，是戲之快也。」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：「作事憒憒，誠非及前人。」或以白琬，主者請推治敏，琬曰：「吾實不如前人，無可推也。」主者重據聽不推，則乞問其憒憒之狀。琬曰：「苟其不如，則事不當理，事不當理，則憒憒矣。復何問邪？」後敏坐事繫獄，衆人猶懼其必死，琬心無適莫，得免重罪。其好意存道，皆此類也。

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闚秦川，道險運艱，竟不能克，不若乘水東下。乃多作舟舩，欲由漢、沔襲魏興、上庸。會舊疾連動，未時得行。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，還路甚難，非長策也。於是遣尚書令費禕、中監軍姜維等喻指。琬承命上疏曰：「芟穢弭難，臣職是掌。自臣奉辭漢中，已經六年，臣旣闇弱，加嬰疾疢，規方無成，夙夜憂慘。今魏跨帶九州，根蔕滋蔓，平除未易。若東西并力，首尾掎角，雖未能速得如志，且當分裂蠶食，先摧其支黨。然吳期二三，連不克果，俯仰惟艱，實忘寢食。輙與費禕等議，以涼州胡塞之要，進退有資，賊之所惜；且羌、胡乃心思漢如渴，又昔偏軍入羌，郭淮破走，筭其長短，以為事首，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。若維征行，銜持河右，臣當帥軍為維鎮繼。今涪水陸四通，惟急是應，若東北有虞，赴之不難。」由是琬遂還住涪。疾轉增劇，至九年卒，謚曰恭。

子斌嗣，為綏武將軍、漢城護軍。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，與斌書曰：「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。至於足下、諸葛思遠，譬諸草木，吾氣類也。桑梓之敬，古今所敦。西到，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，當洒埽墳塋，奉祠致敬。願告其所在！」斌荅書曰：「知惟臭味意眷之隆，雅託通流，未拒來謂也。亡考昔遭疾疢，亡於涪縣，卜云其吉，遂安厝之。知君西邁，乃欲屈駕脩敬墳墓。視予猶父，顏子之仁也，聞命感愴，以增情思。」會得斌書報，嘉歎意義，及至涪，如其書云。

後主旣降鄧艾，斌詣會於涪，待以交友之禮。隨會至成都，為亂兵所殺。斌弟顯，為太子僕，會亦愛其才學，與斌同時死。

劉敏，左護軍、揚威將軍，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。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，議者或謂但可守城，不出拒敵，必自引退。敏以為男女布野，農糓栖畒，若聽敵入，則大事去矣。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，多張旗幟，彌亘百餘里。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，魏軍即退，敏以功封雲亭侯。

費禕傳

費禕字文偉，江夏鄳人也。鄳音盲。少孤，依族父伯仁。伯仁姑，益州牧劉璋之母也。璋遣使迎仁，仁將禕遊學入蜀。會先主定蜀，禕遂留益土，與汝南許叔龍、南郡董允齊名。時許靖喪子，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。允白父和請車，和遣開後鹿車給之。允有難載之色，禕便從前先上。及至喪所，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，車乘甚鮮，允猶神色未泰，而禕晏然自若。持車人還，和問之，知其如此，乃謂允曰：「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，而今而後，吾意了矣。」

先主立太子，禕與允俱為舍人，遷庶子。後主踐位，為黃門侍郎。丞相亮南征還，羣寮於數十里逢迎，年位多在禕右，而亮特命禕同載，由是衆人莫不易觀。亮以初從南歸，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。孫權性旣滑稽，嘲啁無方，諸葛恪、羊衜等才愽果辯，論難鋒至，禕辭順義篤，據理以荅，終不能屈。禕別傳曰：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，視其已醉，然後問以國事，并論當世之務，辭難累至。禕輙辭以醉，退而撰次所問，事事條荅，無所遺失。權甚器之，謂禕曰：「君天下淑德，必當股肱蜀朝，恐不能數來也。」禕別傳曰：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，禕荅曰：「臣以不才，何以堪明命？然刀所以討不庭、禁暴亂者也，但願大王勉建功業，同獎漢室，臣雖闇弱，終不負東顧。」還，遷為侍中。亮北住漢中，請禕為參軍。以奉使稱旨，頻煩至吳。建興八年，轉為中護軍，後又為司馬。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，每至並坐爭論，延或舉刃擬儀，儀泣涕橫集。禕常入其坐間，諫喻分別，終亮之世，各盡延、儀之用者，禕匡救之力也。亮卒，禕為後軍師。頃之，代蔣琬為尚書令。禕別傳曰：于時戰國多事，公務煩猥，禕識悟過人，每省讀書記，舉目暫視，已究其意旨，其速數倍於人，終亦不忘。常以朝晡聽事，其間接納賔客，飲食嬉戲，加之博弈，每盡人之歡，事亦不廢。董允代禕為尚書令，欲斆禕之所行，旬日之中，事多愆滯。允乃歎曰：「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，此非吾之所及也。聽事終日，猶有不暇爾。」琬自漢中還涪，禕遷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

延熈七年，魏軍次于興勢，假禕節，率衆往禦之。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，求共圍棊。于時羽檄交馳。人馬擐甲，嚴駕已訖，禕與敏留意對戲，色無厭倦。敏曰：「向聊觀試君耳！君信可人，必能辨賊者也。」禕至，敵遂退，封成鄉侯。殷基通語曰：司馬懿誅曹爽，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。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，苟以宗子枝屬，得蒙顧命之任，而驕奢僭逸，交非其人，私樹朋黨，謀以亂國。懿奮誅討，一朝殄盡，此所以稱其任，副士民之望也。乙以為懿感曹仲付己不一，豈爽與相干？事勢不專，以此陰成疵瑕。初無忠告侃爾之訓，一朝屠戮，讒其不意，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！若爽信有謀主之心，大逆已搆，而發兵之日，更以芳委爽兄弟。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，蹙而向芳，必無悉寧，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？以此推之，爽無大惡明矣。若懿以爽奢僭，廢之刑之可也，滅其尺口，被以不義，絕子丹血食，及何晏子魏之親甥，亦與同戮，為僭濫不當矣。琬固讓州職，禕復領益州刺史。禕當國功名，略與琬比。禕別傳曰：禕雅性謙素，家不積財。兒子皆令布衣素食，出入不從車騎，無異凡人。十一年，出住漢中。自琬及禕，雖自身在外，慶賞威刑，皆遙先諮斷，然後乃行，其推任如此。後十四年夏，還成都，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，故冬復北屯漢壽。延熈十五年，命禕開府。十六年歲首大會，魏降人郭循在坐。禕歡飲沈醉，為循手刃所害，謚曰敬侯。子承嗣，為黃門侍郎。承弟恭，尚公主。禕別傳曰：恭為尚書郎，顯名當世，早卒。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。

姜維傳

姜維字伯約，天水兾人也。少孤，與母居。好鄭氏學。傅子曰：維為人好立功名，陰養死士，不脩布衣之業。仕郡上計掾，州辟為從事。以父12-3022昔為郡功曹，值羌、戎叛亂，身衞郡將，沒於戰場，賜維官中郎，參本郡軍事。建興六年，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，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，維及功曹梁緒、主簿尹賞、主記梁虔等從行。太守聞蜀軍垂至，而諸縣響應，疑維等皆有異心，於是夜亡保上邽。維等覺太守去，追遲，至城門，城門已閉，不納。維等相率還兾，兾亦不入維。維等乃俱詣諸葛亮。會馬謖敗於街亭，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，故維遂與母相失。魏略曰：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，會聞亮已到祁山，淮顧遵曰：「是欲不善！」遂驅東還上邽。遵念所治兾縣界在西偏，又恐吏民樂亂，遂亦隨淮去。時維謂遵曰：「明府當還兾。」遵謂維等曰：「卿諸人回，復信皆賊也。」各自行。維亦無如遵何，而家在兾，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兾。兾中吏民見維等大喜，便推令見亮。二人不獲已，乃共詣亮。亮見，大恱。未及遣迎兾中人，會亮前鋒為張郃、費繇等所破，遂將維等却縮。維不得還，遂入蜀。諸軍攻兾，皆得維母妻子，亦以維本無去意，故不沒其家，但繫保官以延之。此語與本傳不同。亮辟維為倉曹掾，加奉義將軍，封當陽亭侯，時年二十七。亮與留府長史張裔、參軍蔣琬書曰：「姜伯約忠勤時事，思慮精密，考其所有，永南、季常諸人不如也。其人，涼州上士也。」又曰：「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。姜伯約甚敏於軍事，旣有膽義，深解兵意。此人心存漢室，而才兼於人，畢教軍事，當遣詣宮，覲見主上。」孫盛雜記曰：初，姜維詣亮，與母相失，復得母書，令求當歸。維曰：「良田百頃，不在一畒，但有遠志，不在當歸也。」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。

十二年，亮卒，維還成都，為右監軍輔漢將軍，統諸軍，進封平襄侯。延熈元年，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。琬旣遷大司馬，以維為司馬，數率偏軍西入。六年，遷鎮西大將軍，領涼州刺史。十年，遷衞將軍，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。是歲，汶山平康夷反，維率衆討定之。又出隴西、南安、金城界，與魏大將軍郭淮、夏侯霸等戰於洮西。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，維將還安處之。十二年，假維節，復出西平，不克而還。維自以練西方風俗，兼負其才武，欲誘諸羌、胡以為羽翼，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。每欲興軍大舉，費禕常裁制不從，與其兵不過萬人。漢晉春秋曰：費禕謂維曰：「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；丞相猶不能定中夏，況吾等乎！且不如保國治民，敬守社稷，如其功業，以俟能者，無以為希兾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。若不如志，悔之無及。」

十六年春，禕卒。夏，維率將數萬人出石營，經董亭，圍南安，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，維糧盡退還。明年，加督中外軍事。復出隴西，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。進圍襄武，與魏將徐質交鋒，斬首破敵，魏軍敗退。維乘勝多所降下，拔河間、狄道、臨洮三縣民還，後十八年，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，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，經衆死者數萬人。經退保狄道城，維圍之。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，維却住鍾題。

十九年春，就遷維為大將軍。更整勒戎馬，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，濟失誓不至，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，星散流離，死者甚衆。衆庶由是怨讟，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，維謝過引負，求自貶削。為後將軍，行大將軍事。

二十年，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，分關中兵東下。維欲乘虛向秦川，復率數萬人出駱谷，徑至沈嶺。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，聞維方到，衆皆惶懼。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，鄧艾亦自隴右，皆軍于長城。維前住芒水，皆倚山為營。望、艾傍渭堅圍，維數下挑戰，望、艾不應。景耀元年，維聞誕破敗，乃還成都。復拜大將軍。

初，先主留魏延鎮漢中，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，敵若來攻，使不得入。及興勢之役，王平捍拒曹爽，皆承此制。維建議，以為錯守諸圍，雖合周易「重門」之義，然適可禦敵，不獲大利。不若使聞敵至，諸圍皆歛兵聚穀，退就漢、樂二城，使敵不得入平，且重關鎮守以捍之。有事之日，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。敵攻關不克，野無散穀，千里縣糧，自然疲乏。引退之日，然後諸城並出，與游軍并力搏之，此殄敵之術也。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，監軍王含守樂城，護軍蔣斌守漢城，又於西安、建威、武衞、石門、武城、建昌、臨遠皆立圍守。

五年，維率衆出漢、侯和，為鄧艾所破，還住沓中。維本羈旅託國，累年攻戰，功績不立，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，右大將軍閻宇與皓恊比，而皓陰欲廢維樹宇。維亦疑之。故自危懼，不復還成都。華陽國志曰；維惡黃皓恣擅，啟後主欲殺之。後主曰：「皓趨走小臣耳，往董允切齒，吾常恨之，君何足介意！」維見皓枝附葉連，懼於失言，遜辭而出。後主勑皓詣維陳謝。維說皓求沓中種麥，以避內逼爾。六年，維表後主：「聞鍾會治兵關中，欲規進取，宜並遣張翼、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、陰平橋頭以防未然。」皓徵信鬼巫，謂敵終不自致，啟後主寢其事，而羣臣不知。及鍾會將向駱谷，鄧艾將入沓中，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，左車騎張翼、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。比至陰平，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，故住待之。月餘，維為鄧艾所摧，還住陰平。鍾會攻圍漢、樂二城，遣別將進攻關口，蔣舒開城出降，傅僉格鬬而死。漢晉春秋曰：蔣舒將出降，乃詭謂傅僉曰：「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，非良圖也。」僉曰：「受命保城，惟全為功，今違命出戰，若喪師負國，死無益矣。」舒曰：「子以保城獲全為功，我以出戰克敵為功，請各行其志。」遂率衆出。僉謂其戰也，至陰平，以降胡烈。烈乘虛襲城，僉格鬬而死，　魏人義之。蜀記曰：蔣舒為武興督，在事無稱。蜀命人代之，因留舒助漢中守。舒恨，故開城出降。會攻樂城，不能克，聞關口已下，長驅而前。翼、厥甫至漢壽，維、化亦舍陰平而退，適與翼、厥合，皆退保劒閣以拒會。會與維書曰：「公侯以文武之德，懷邁世之略，功濟巴、漢，聲暢華夏，遠近莫不歸名。每惟疇昔，甞同大化，吳札、鄭喬，能喻斯好。」維不荅書，列營守險。會不能克，糧運縣遠，將議還歸。

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，遂破諸葛瞻於緜竹。後主請降於艾，艾前據成都。維等初聞瞻破，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，或聞欲南入建寧，於是引軍由廣漢、郪道以審虛實。尋被後主敕令，乃投戈放甲，詣會於涪軍前，將士咸怒，拔刀斫石。干寶晉紀云：會謂維曰；「來何遲也？」維正色流涕曰：「今日見此為速矣！」會甚奇之。

會厚待維等，皆權還其印號節蓋。會與維出則同轝，坐則同席，謂長史杜預曰：「以伯約比中土名士，公休、太初不能勝也。」世語曰：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，無出維右。會旣構鄧艾，艾檻車徵，因將維等詣成都，自稱益州牧以叛。漢晉春秋曰：會陰懷異圖，維見而知其心，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，乃詭說會曰：「聞君自淮南已來，筭無遺策，晉道克昌，皆君之力。今復定蜀，威德振世，民高其功，主畏其謀，欲以此安歸乎！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，以見疑於旣平，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，卒伏劒而妄死，彼豈闇主愚臣哉？利害使之然也。今君大功旣立，大德已著，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，全功保身，登峨嵋之嶺，而從赤松游乎？」會曰：「君言遠矣，我不能行，且為今之道，或未盡於此也。」維曰：「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，無煩於老夫矣。」由是情好歡甚。　華陽國志曰：維教會誅北來諸將，旣死，徐欲殺會，盡坑魏兵，還復蜀祚，密書與後主曰：「願陛下忍數日之辱，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，日月幽而復明。」　孫盛晉陽秋曰：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，見諸故老，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，說欲偽服事鍾會，因殺之以復蜀土，會事不捷，遂至泯滅，蜀人于今傷之。盛以為古人云，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，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，旣辱且危，死其將至，其姜維之謂乎！鄧艾之入江由，士衆鮮少，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下，退不能總帥五將，擁衞蜀主，思後圖之計，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，希違情於難兾之會，以衰弱之國，而屢觀兵於三秦，已滅之邦，兾理外之奇舉，不亦闇哉！　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，又為不當。于時鍾會大衆旣造劒閣，維與諸將列營守險，會不得進，已議還計，全蜀之功，幾乎立矣。但鄧艾詭道傍入，出於其後，諸葛瞻旣敗，成都自潰。維若回軍救內，則會乘其背。當時之勢，焉得兩濟？而責維不能奮節緜竹，擁衞蜀主，非其理也。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，授維重兵，使為前驅。若令魏將皆死，兵事在維手，殺會復蜀，不為難矣。夫功成理外，然後為奇，不可以事有差牙，而抑謂不然。設使田單之計，邂逅不會，復可謂之愚闇哉！欲授維兵五萬人，使為前驅。魏將士憤發，殺會及維，維妻子皆伏誅。世語曰：維死時見剖，膽如斗大。

郤正著論論維曰：「姜伯約據上將之重，處羣臣之右，宅舍弊薄，資財無餘，側室無妾媵之褻，後庭無聲樂之娛，衣服取供，輿馬取備，飲食節制，不奢不約，官給費用，隨手消盡；察其所以然者，非以激貪厲濁，抑情自割也，直謂如是為足，不在多求。凡人之談，常譽成毀敗，扶高抑下，咸以姜維投厝無所，身死宗滅，以是貶削，不復料擿，異乎春秋襃貶之義矣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，清素節約，自一時之儀表也。」孫盛曰：異哉郤氏之論也！夫士雖百行，操業萬殊，至於忠孝義節，百行之冠冕也。姜維策名魏室，而外奔蜀朝，違君徇利，不可謂忠；捐親苟免，不可謂孝；害加舊邦，不可謂義；敗不死難，不可謂節；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，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，於夫智勇，莫可云也：凡斯六者，維無一焉。實有魏之逋臣，亡國之亂相，而云人之儀表，斯亦惑矣。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，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，而程、鄭降階之善也？　臣松之以為郤正此論，取其可稱，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。所云「一時儀表」，止在好學與儉素耳。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，以急逼歸蜀。盛相譏貶，惟可責其背母。餘旣過苦，又非所以難郤正也。

維昔所俱至蜀，梁緒官至大鴻臚，尹賞執金吾，梁虔大長秋，皆先蜀亡歿。

評曰：蔣琬方整有威重，費禕寬濟而博愛，咸承諸葛之成規，因循而不革，是以邊境無虞，邦家和一，然猶未盡治小之宜，居靜之理也。臣松之以為蔣、費為相，克遵畫一，未甞徇功妄動，有所虧喪，外郤駱谷之師，內保寧緝之實，治小之宜，居靜之理，何以過於此哉！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，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。姜維粗有文武，志立功名，而翫衆黷旅，明斷不周，終致隕斃。老子有云：「治大國者猶烹小鮮。」況於區區蕞爾，而可屢擾乎哉？干寶曰：姜維為蜀相，國亡主辱弗之死，而死於鍾會之亂，惜哉！非死之難，處死之難也。是以古之烈士，見危授命，投節如歸，非不愛死也，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。

##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

鄧芝傳

鄧芝字伯苗，義陽新野人，漢司徒禹之後也。漢末入蜀，未見知待。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，芝往從之，裕謂芝曰：「君年過七十，位至大將軍，封侯。」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，往依焉。先主定益州，芝為郫邸閣督。先主出至郫，與語，大奇之，擢為郫令，遷廣漢太守。所在清嚴有治績，入為尚書。

先主薨於永安。先是，吳王孫權請和，先主累遣宋瑋、費禕等與相報荅。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，恐有異計，未知所如。芝見亮曰：「今主上幼弱，初在位，宜遣大使重申吳好。」亮荅之曰：「吾思之乆矣，未得其人耳，今日始得之。」芝問其人為誰？亮曰：「即使君也。」乃遣芝脩好於權。權果狐疑，不時見芝，芝乃自表請見權曰：「臣今來亦欲為吳，非但為蜀也。」權乃見之，語芝曰：「孤誠願與蜀和親，然恐蜀主幼弱，國小勢偪，為魏所乘，不自保全，以此猶豫耳。」芝對曰：「吳、蜀二國四州之地，大王命世之英，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。蜀有重險之固，吳有三江之阻，合此二長，共為脣齒，進可并兼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，此理之自然也。大王今若委質於魏，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，下求太子之內侍，若不從命，則奉辭伐叛，蜀必順流見可而進，如此，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。」權默然良乆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遂自絕魏，與蜀連和，遣張溫報聘於蜀。蜀復令芝重往，權謂芝曰：「若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不亦樂乎！」芝對曰：「夫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如并魏之後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，君各茂其德，臣各盡其忠，將提枹鼓，則戰爭方始耳。」權大笑曰：「君之誠欵，乃當爾邪！」權與亮書曰：「丁厷掞張，掞音夷念反，或作豔。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「長離前掞光耀明」。左思蜀都賦「摛藻掞天庭」。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。陰化不盡；和合二國，唯有鄧芝。」及亮北住漢中，以芝為中監軍、揚武將軍。亮卒，遷前軍師前將軍，領兖州刺史，封陽武亭侯，頃之為督江州。權數與芝相聞，饋遺優渥。延熈六年，就遷為車騎將軍，後假節。十一年，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，芝率軍征討，即梟其渠帥，百姓安堵。華陽國志曰：芝征涪陵，見玄猿緣山。芝性好弩，手自射猿，中之。猿拔其箭，卷木葉塞其創。芝曰：「嘻，吾違物之性，其將死矣！」　一曰：芝見猿抱子在樹上，引弩射之，中猿母，其子為拔箭，以木葉塞創。芝乃歎息，投弩水中，自知當死。十四年卒。

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，賞罰明斷，善卹卒伍。身之衣食資仰於官，不苟素儉，然終不治私產，妻子不免饑寒，死之日家無餘財。性剛簡，不飾意氣，不得士類之和。於時人少所敬貴，唯器異姜維云。子良，襲爵，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，晉朝廣漢太守。

張翼傳

張翼字伯恭，犍為武陽人也。高祖父司空浩，曾祖父廣陵太守綱，皆有名迹。益部耆舊傳曰：浩字叔明，治律、春秋，游學京師，與廣漢鐔粲、漢中李郃、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。大將軍鄧隲辟浩，稍遷尚書僕射，出為彭城相，薦隱士閭丘邈等，徵拜廷尉。延光三年，安帝議廢太子，唯浩與太常桓焉、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。順帝初立，拜浩司空，年八十三卒。　續漢書曰：綱字文紀，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，不就；司徒辟，以高第為侍御史。漢安元年，拜光祿大夫，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，持節分出，案行天下貪廉，墨綬有罪便收，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，威惠清忠，名振郡國，號曰八儁。是時，大將軍梁兾侵擾百姓，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，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，曰：「豺狼當路，安問狐狸？」遂上書曰：「大將軍梁兾、河南尹不疑，蒙外戚之援，荷國厚恩，以芻蕘之姿，安居阿保，不能敷揚五教，翼贊日月，而專為封豕長虵，肆其貪饕，甘心好貨，縱恣無猒，多樹諂諛以害忠良，誠天威所不赦，大辟所宜加也。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，皆忠臣之所切齒也。」書奏御，京師震悚。時兾妹為皇后，內寵方盛，兾兄弟權重於人主，順帝雖知綱言不誣，然無心治兾。兾深恨綱。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，兾欲陷綱，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；若不為嬰所殺，則欲以法中之。前太守往，輒多請兵，及綱受拜，詔問當得兵馬幾何，綱對曰無用兵馬，遂單車之官，徑詣嬰壘門，示以禍福。嬰大驚懼，走欲閉門。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，留所親者十餘人，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，請與相見，問以本變，因示以詔恩，使還請嬰。嬰見綱意誠，即出見綱。綱延置上坐，問其疾苦，禮畢，乃謂之曰：「前後二千石，多非其人，杜塞國恩，肆其私求。鄉郡遠，天子不能朝夕聞也，故民人相聚以避害。二千石信有罪矣；為之者乃非義也。忠臣不欺君以自榮，孝子不捐父以求福，天子聖人，欲文德以來之，故使太守來，思以爵祿相榮，不願以刑也。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；若聞義不服，天子赫然發怒，大兵雲合，豈不危乎！宜深計其利害。」嬰聞，泣曰：「荒裔愚人，數為二千石所侵枉，不堪其困，故遂相聚偷生。明府仁及草木，乃嬰等更生之澤，但恐投兵之日，不免孥戮耳。」綱曰：「豈其然乎！要之以天地，誓之以日月，方當相顯以爵位，何禍之有乎？」嬰曰：「苟赦其罪，得全首領以就農畝，則抱戴沒齒，爵祿非所望也。」嬰雖為大賊，起於狂暴，自以為必死，及得綱言，曠然開明，乃辭還營。明日，遂將所部萬餘人，與妻子面縛詣綱降。綱悉釋縛慰納，謂嬰曰：「卿諸人一旦解散，方垂盪然，當條名上之，必受封賞。」嬰曰：「乞歸故業，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。」綱以其至誠，乃各從其意，親為安處居宅。子弟欲為吏者，隨才任職，欲為民者，勸以農桑，田業並豐，南州晏然。論功，綱當封，為兾所遏絕，故不得侯。天子美其功，徵欲用之。嬰等上書，乞留在郡二歲。建康元年，病卒官，時年三十六。嬰等三百餘人，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，葬訖，為起冢立祠，四時奉祭，思慕如喪考妣。天子追念不已，下詔襃揚，除一子為郎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翼為書佐。建安末，舉孝廉，為江陽長，徙涪陵令，遷梓潼太守，累遷至廣漢、蜀郡太守。建興九年，為庲降都督、綏南中郎將。翼性持法嚴，不得殊俗之歡心。耆率劉胄背叛作亂，翼舉兵討胄。胄未破，會被徵當還，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，翼曰：「不然。吾以蠻夷蠢動，不稱職故還耳，然代人未至，吾方臨戰場，當運糧積穀，為滅賊之資，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？」於是統攝不懈，代到乃發。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，丞相亮聞而善之。亮出武功，以翼為前軍都督，領扶風太守。亮卒，拜前領軍，追論討劉胄功，賜爵關內侯。延熈元年，入為尚書，稍遷督建威，假節，進封都亭侯，征西大將軍。

十八年，與衞將軍姜維俱還成都。維議復出軍，唯翼庭爭，以為國小民勞，不宜黷武。維不聽，將翼等行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。維至狄道，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，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。翼曰：「可止矣，不宜復進，進或毀此大功。」維大怒，曰：「為蛇畫足。」維竟圍經於狄道，城不能克。自翼建異論，維心與翼不善，然常牽率同行，翼亦不得已而往。景耀二年，遷左車騎將軍，領兾州刺史。六年，與維咸在劒閣，共詣降鍾會于涪。明年正月，隨會至成都，為亂兵所殺。華陽國志曰：翼子微，篤志好學，官至廣漢太守。

宗預傳

宗預字德豔，南陽安衆人也。建安中，隨張飛入蜀。建興初，丞相亮以為主簿，遷參軍右中郎將。及亮卒，吳慮魏或承衰取蜀，增巴丘守兵萬人，一欲以為救援，二欲以事分割也。蜀聞之，亦益永安之守，以防非常。預將命使吳，孫權問預曰：「東之與西，譬猶一家，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，何也？」預對曰：「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，西增白帝之守，皆事勢宜然，俱不足以相問也。」權大笑，嘉其抗直，甚愛待之，見敬亞於鄧芝、費禕。遷為侍中，徙尚書。延熈十年，為屯騎校尉。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，來朝，謂預曰：「禮，六十不服戎，而卿甫受兵，何也？」預荅曰：「卿七十不還兵，我六十何為不受邪？」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，是不自顧。然預之此荅，觸人所忌。載之記牒，近為煩文。芝性驕慠，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，而預獨不為屈。預復東聘吳，孫權捉預手，涕泣而別曰：「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。今君年長，孤亦衰老，恐不復相見！」遺預大珠一斛，吳歷曰：預臨別，謂孫權曰：「蜀土僻小，雖云鄰國，東西相賴，吳不可無蜀，蜀不可無吳，君臣憑恃，唯陛下重垂神慮。」又自說「年老多病，恐不復得奉聖顏」。　孫盛曰：夫帝王之保，唯道與義，道義旣建，雖小可大，殷、周是也。苟任詐力，雖彊必敗，秦、項是也。況乎居偏鄙之城，恃山水之固，而欲連橫萬里，永相資賴哉？昔九國建合從之計，而秦人卒併六合；囂、述營輔車之謀，而光武終兼隴、蜀。夫以九國之彊，隴、漢之大，莫能相救，坐觀屠覆。何者？道德之基不固，而彊弱之心難一故也。而云「吳不可無蜀，蜀不可無吳」，豈不諂哉！乃還。遷後將軍，督永安，就拜征西大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景耀元年，以疾徵還成都。後為鎮軍大將軍，領兖州刺史。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，廖化過預，欲與預共詣瞻許。預曰：「吾等年踰七十，所竊已過，但少一死耳，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？」遂不往。

廖化字元儉，本名淳，襄陽人也。為前將軍關羽主簿，羽敗，屬吳。思歸先主，乃詐死，時人謂為信然，因携持老母晝夜西行。會先主東征，遇於秭歸。先主大恱，以化為宜都太守。先主薨，為丞相參軍，後為督廣武，稍遷至右車騎將軍，假節，領并州刺史，封中鄉侯，以果烈稱。官位與張翼齊，而在宗預之右。漢晉春秋曰：景耀五年，姜維率衆出狄道，廖化曰：「『兵不戢，必自焚』，伯約之謂也。智不出敵，而力少於寇，用之無厭，何以能立？詩云『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』，今日之事也。」

咸熈元年春，化、預俱內徙洛陽，道病卒。

楊戲傳

楊戲字文然，犍為武陽人也。少與巴西程祁公弘、巴郡楊汰季儒、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。戲每推祁以為冠首，丞相亮深識之。戲年二十餘，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，職典刑獄，論法決疑，號為平當，府辟為屬主簿。亮卒，為尚書右選部郎，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。琬以大將軍開府，又辟為東曹掾，遷南中郎參軍，副貳庲降都督，領建寧太守。以疾徵還成都，拜護軍監軍，出領梓潼太守，入為射聲校尉，所在清約不煩。延熈二十年，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。戲素心不服維，酒後言笑，每有慠弄之辭。維外寬內忌，意不能堪，軍還，有司承旨奏戲，免為庶人。後景耀四年卒。

戲性雖簡惰省略，未甞以甘言加人，過情接物。書符指事，希有盈紙。然篤於舊故，居誠存厚。與巴西韓儼、黎韜童幼相親厚，後儼痼疾廢頓，韜無行見捐，戲經紀振卹，恩好如初。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，少歸敬者，唯戲重之，常稱曰：「吾等後世，終自不如此長兒也。」有識以此貴戲。

張表有威儀風觀，始名位與戲齊，後至尚書，督庲降後將軍，先戲沒。祁、汰各早死。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，字令伯。華陽國志曰：密祖父光，朱提太守。父早亡。母何氏，更適人。密見養於祖母。治春秋左氏傳，博覽多所通涉，機警辯捷。事祖母以孝聞，其侍疾則泣涕側息，日夜不解帶，膳飲湯藥，必自口甞。本郡禮命不應，州辟從事尚書郎，大將軍主簿，太子洗馬，奉使聘吳。吳主問蜀馬多少，對曰：「官用有餘，人間自足。」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，謂寧為人弟，密曰：「願為人兄矣。」吳主曰：「何以為兄？」密曰：「為兄供養之日長。」吳主及羣臣皆稱善。蜀平後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，請為主簿，及書招，欲與相見，皆不往。以祖母年老，心在色養。晉武帝立太子，徵為太子洗馬，詔書累下，郡縣偪遣，於是密上書曰：「臣以險舋，夙遭閔凶，生孩六月，慈父見背，行年四歲，舅奪母志。祖母劉，愍臣孤弱，躬見撫養。臣少多疾病，九歲不行，零丁孤苦，至於成立，旣無伯叔，終鮮兄弟，門衰祚薄，晚有兒息。外無朞功彊近之親，內無應門五尺之童，煢煢孑立，形影相弔。而劉早嬰疾病，常在牀蓐，臣侍湯藥，未曾廢離。逮奉聖朝，沐浴清化，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，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，臣以供養無主，辭不赴命。詔書特下，拜臣郎中，尋蒙國恩，除臣洗馬，猥以微賤，當侍東宮，非臣隕首所能上報。臣具表聞，辭不就職。詔書切峻，責臣逋慢，郡縣偪迫，催臣上道，州司臨門，急於星火。臣欲奉詔奔馳，則劉病日篤，苟順私情，則告訴不許，臣之進退，實為狼狽。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猶蒙矜愍，況臣孤苦，特為尤甚。且臣少仕偽朝，歷職郎署，本圖宦達，不矜名節。今臣亡國賤俘，至微至陋，猥蒙拔擢，寵命優渥，豈敢盤桓，有所希兾？但以劉日薄西山，氣息奄奄，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。臣無祖母，無以至今日，祖母無臣，亦無以終餘年，母孫二人，更相為命，是以區區不敢廢遠。臣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，報養劉之日短也。烏鳥私情，願乞終養。臣之辛苦，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，皇天后土，實所共鑒。願陛下矜愍愚誠，聽臣微志，庶劉僥倖，保卒餘年。臣生當隕首，死當結草，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！」武帝覽表曰：「密不空有名也。」嘉其誠欵，賜奴婢二人，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。及祖母卒，服終，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，政化嚴明。中山諸王每過溫縣，必責求供給，溫吏民患之。及密至，中山王過縣，欲求芻茭薪蒸，密牋引高祖過沛，賔禮老幼，桑梓之供，一無煩擾，「伏惟明王孝思惟則，動識先戒，本國望風，式歌且舞，誅求之碎，所未聞命。」自後諸王過，不敢有煩。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，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。密去官，為州大中正，性方直，不曲意勢位。後失荀勗、張華指，左遷漢中太守，諸王多以為冤。一年去官，年六十四卒。著述理論十篇，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。

戲以延熈四年著季漢輔臣贊，其所頌述，今多載于蜀書，是以記之於左。自此之後卒者，則不追謚，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。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，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，可以觕知其髣髴云爾。

昔文王歌德，武王歌興，夫命世之主，樹身行道，非唯一時，亦由開基植緒，光于來世者也。自我中漢之末，王綱棄柄，雄豪並起，役殷難結，生人塗地。於是世主感而慮之，初自燕、代則仁聲洽著，行自齊、魯則英風播流，寄業荊、郢則臣主歸心，顧援吳、越則賢愚賴風，奮威巴、蜀則萬里肅震，厲師庸、漢則元寇歛迹，故能承高祖之始兆，復皇漢之宗祀也。然而姦凶懟險，天征未加，猶孟津之翔師，復須戰於鳴條也。天祿有終，奄忽不豫。雖攝歸一統，萬國合從者，當時儁乂扶攜翼戴，明德之所懷致也，蓋濟濟有可觀焉。遂乃並述休風，動于後聽。其辭曰：

皇帝遺植，爰滋八方，別自中山，靈精是鍾，順期挺生，傑起龍驤。始于燕、代，伯豫君荊，吳、越憑賴，望風請盟，挾巴跨蜀，庸漢以并。乾坤復秩，宗祀惟寧，躡基履迹，播德芳聲。華夏思美，西伯其音，開慶來世，歷載攸興。－－贊昭烈皇帝

忠武英高，獻策江濵，攀吳連蜀，權我世真。受遺阿衡，整武齊文，敷陳德教，理物移風，賢愚競心，僉忘其身。誕靜邦內，四裔以綏，屢臨敵庭，實耀其威，研精大國，恨於未夷。－－贊諸葛丞相

司徒清風，是咨是臧，識愛人倫，孔音鏘鏘。－－贊許司徒

關、張赳赳，出身匡世，扶翼攜上，雄壯虎烈。藩屏左右，飜飛電發，濟于艱難，贊主洪業，侔迹韓、耿，齊聲雙德。交待無禮，並致姦慝，悼惟輕慮，隕身匡國。－－贊關雲長、張益德

驃騎奮起，連橫合從，首事三秦，保據河、潼。宗計於朝，或異或同，敵以乘舋，家破軍亡。乖道反德，託鳳攀龍。－－贊馬孟起

翼侯良謀，料世興衰，委質于主，是訓是諮，暫思經筭，覩事知機。－－贊法孝直

軍師美至，雅氣曄曄，致命明主，忠情發臆，惟此義宗，亡身報德。－－贊龐士元

將軍敦壯，摧峰登難，立功立事，于時之幹。－－贊黃漢升

掌軍清節，亢然恒常，讜言惟司，民思其綱。－－贊董幼宰

安遠彊志，允休允烈，輕財果壯，當難不惑，以少禦多，殊方保業。－－贊鄧孔山孔山名方，南郡人也。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。蜀旣定，為犍為屬國都尉，因易郡名，為朱提太守，遷為安遠將軍、庲降都督，住南昌縣。章武二年卒。失其行事，故不為傳。

揚威才幹，欷歔文武，當官理任，衎衎辯舉，圖殖財施，有義有叙。－－贊費賔伯賔伯名觀，江夏鄳人也。劉璋母，觀之族姑，璋又以女妻觀。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，拒先主於緜竹，與嚴俱降，先主旣定益州，拜為裨將軍，後為巴郡太守、江州都督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，加振威將軍。觀為人善於交接。都護李嚴性自矜高，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，而嚴不與親褻；觀年少嚴二十餘歲，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。年三十七卒。失其行事，故不為傳。

屯騎主舊，固節不移，旣就初命，盡心世規，軍資所恃，是辨是裨。－－贊王文儀

尚書清尚，勑行整身，抗志存義，味覽典文，倚其高風，好侔古人。－－贊劉子初

安漢雍容，或婚或賔，見禮當時，是謂循臣。－－贊麋子仲

少府修慎，王元泰名謀，漢嘉人也。有容止操行。劉璋時，為巴郡太守，還為州治中從事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以為別駕。先主為漢中王，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，南陽黃柱為光祿勳，謀為少府；建興初，賜爵關內侯，後代賴恭為太常。恭、柱、謀皆失其行事，故不為傳。恭子厷，為丞相西曹令史，隨諸葛亮於漢中，早夭，亮甚惜之，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、蔣琬書曰：「令史失賴厷，掾屬喪楊顒，為朝中損益多矣。」顒亦荊州人也。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：「漢嘉前輩有王元泰，今誰繼者？」休對曰：「至於元泰，州里無繼，況鄙都乎！」其見重如此。　襄陽記曰：楊顒字子昭，楊儀宗人也。入蜀，為巴郡太守，丞相諸葛亮主簿。亮甞自校簿書，顒直入諫曰：「為治有體，上下不可相侵，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。今有人使奴執耕稼，婢典炊爨，雞主司晨，犬主吠盜，牛負重載，馬涉遠路，私業無曠，所求皆足，雍容高枕，飲食而已，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，不復付任，勞其體力，為此碎務，形疲神困，終無一成。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？失為家主之法也。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，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。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，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，云自有主者，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。今明公為治，乃躬自校簿書，流汗竟日，不亦勞乎！」亮謝之。後為東曹屬典選舉。顒死，亮垂泣三日。鴻臚明真，何彥英名宗，蜀郡郫人也。事廣漢任安學，精究安術，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。劉璋時，為犍為太守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辟為從事祭酒。後援引圖、讖，勸先主即尊號。踐阼之後，遷為大鴻臚。建興中卒。失其行事，故不為傳。子雙，字漢偶。滑稽談笑，有淳于髠、東方朔之風。為雙柏長。早卒。諫議隱行，儒林天文。宣班大化，或首或林。－－贊王元泰、何彥英、杜輔國、周仲直

車騎高勁，惟其泛愛，以弱制彊，不陷危墜。－－贊吳子遠子遠名壹，陳留人也。隨劉焉入蜀。劉璋時，為中郎將，將兵拒先主於涪，詣降。先主定益州，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，納壹妹為夫人。章武元年，為關中都督。建興八年，與魏延入南安界，破魏將費瑤，徙亭侯，進封高陽鄉侯，遷左將軍。十二年，丞相亮卒，以壹督漢中，車騎將軍，假節，領雍州刺史，進封濟陽侯。十五年卒。失其行事，故不為傳。壹族弟班，字元雄，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。以豪俠稱，官位常與壹相亞。先主時，為領軍。後主世，稍遷至驃騎將軍，假節，封綿竹侯。

安漢宰南，奮擊舊鄉，翦除蕪穢，惟刑以張，廣遷蠻、濮，國用用彊。－－贊李德昂

輔漢惟聦，旣機且惠，因言遠思，切問近對，贊時休美，和我業世。－－贊張君嗣

鎮北敏思，籌畫有方，導師禳穢，遂事成章。偏任東隅，末命不祥，哀悲本志，放流殊疆。－－贊黃公衡

越騎惟忠，厲志自祗，職于內外，念公忘私。－－贊楊季休

征南厚重，征西忠克，統時選士，猛將之烈。－－贊趙子龍、陳叔至叔至名到，汝南人也。自豫州隨先主，名位常亞趙雲，俱以忠勇稱。建興初，官至永安都督、征西將軍，封亭侯。

鎮南粗彊，輔元弼名匡，襄陽人也。隨先主入蜀。益州旣定，為巴郡太守。建興中，徙鎮南，為右將軍，封中鄉侯。監軍尚篤，劉南和名邕，義陽人也。隨先主入蜀。益州旣定，為江陽太守。建興中，稍遷至監軍後將軍，賜爵關內侯，卒。子式嗣。少子武，有文，與樊建齊名，官亦至尚書。並豫戎任，任自封裔。－－贊輔元弼、劉南和

司農性才，敷述允章，藻麗辭理，斐斐有光。－－贊秦子敕

正方受遺，豫聞後綱，不陳不僉，造此異端，斥逐當時，任業以喪。－－贊李正方

文長剛粗，臨難受命，折衝外禦，鎮保國境。不協不和，忘節言亂，疾終惜始，實惟厥性。－－贊魏文長

威公狷狹，取異衆人；閑則及理，逼則傷侵，舍順入凶，大易之云。－－贊楊威公

季常良實，文經勤類，士元言規，處仁聞計，文經、士元，皆失其名實、行事、郡縣。處仁本名存，南陽人也。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，南次至雒，以為廣漢太守。存素不服龐統，統中矢卒，先主發言嘉歎，存曰：「統雖盡忠可惜，然違大雅之義。」先主怒曰：「統殺身成仁，更為非也？」免存官。頃之，病卒。失其行事，故不為傳。孔休、文祥，或才或臧，孔休名觀，為荊州主簿別駕從事，見先主傳。失其郡縣。文祥名禎，襄陽人也。隨先主入蜀，歷雒、郫令、南廣漢太守。失其行事。子忠，官至尚書郎。　襄陽記曰：習禎有風流，善談論，名亞龐統，而在馬良之右。子忠，亦有名。忠子隆，為步兵校尉，掌校秘書。播播述志，楚之蘭芳。－－贊馬季常、衞文經、韓士元、張處仁、殷孔林、習文祥

國山休風，國山名甫，廣漢郪人也。好人流言議。劉璋時，為州書佐。先主定蜀後，為緜竹令，還為荊州議曹從事。隨先主征吳，軍敗於秭歸，遇害。子祐，有父風，官至尚書右選郎。永南耽思；永南名邵，廣漢郪人也。先主定蜀後，為州書佐部從事。建興元年，丞相亮辟為西曹掾。亮南征，留邵為治中從事，是歲卒。　華陽國志曰：邵兄邈，字漢南，劉璋時為牛鞞長。先主領牧，為從事，正旦命行酒，得進見，讓先主曰：「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，委以討賊，元功未效，先寇而滅；邈以將軍之取鄙州，甚為不宜也。」先主曰：「知其不宜，何以不助之？」邈曰：「匪不敢也，力不足耳。」有司將殺之，諸葛亮為請，得免。乆之，為犍為太守、丞相參軍、安漢將軍。建興六年，亮西征。馬謖在前敗績，亮將殺之，邈諫以「秦赦孟明，用霸西戎，楚誅子玉，二世不競」，失亮意，還蜀。十二年，亮卒，後主素服發哀三日，邈上疏曰：「呂祿、霍、禹未必懷反叛之心，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，直以臣懼其偪，主畏其威，故姦萌生。亮身杖彊兵，狼顧虎視，五大不在邊，臣常危之。今亮殞沒，蓋宗族得全，西戎靜息，大小為慶。」後主怒，下獄誅之。盛衡、承伯，言藏言時；盛衡名勳，承伯名齊，皆巴西閬中人也。勳，劉璋時為州書佐，先主定蜀，辟為左將軍屬，後轉州別駕從事，卒。齊為太守張飛功曹。飛貢之先主，為尚書郎。建興中，從事丞相掾，遷廣漢太守，復為飛參軍。亮卒，為尚書。勳、齊皆以才幹自顯見；歸信於州黨，不如姚伷。伷字子緒，亦閬中人。先主定益州後，為功曹書佐。建興元年，為廣漢太守。丞相亮北駐漢中，辟為掾。並進文武之士，亮稱曰：「忠益者莫大於進人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；今姚掾並存剛柔，以廣文武之用，可謂博雅矣，願諸掾各希此事，以屬其望。」遷為參軍。亮卒，稍遷為尚書僕射。時人服其真誠篤粹。延熈五年卒，在作贊之後。孫德果銳，孫德名福，梓潼涪人也。先主定益州後，為書佐、西充國長、成都令。建興元年，徙巴西太守，為江州督、楊威將軍，入為尚書僕射，封平陽亭侯。延熈初，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，福以前監軍領司馬，卒。　益部耆舊雜記曰：諸葛亮於武功病篤，後主遣福省侍，遂因諮以國家大計。福往具宣聖旨，聽亮所言，至別去數日，忽馳思未盡其意，遂却騎馳還見亮。亮語福曰：「孤知君還意。近日言語，雖彌日有所不盡，更來亦決耳。君所問者，公琰其宜也。」福謝：「前實失不諮請公，如公百年後，誰可任大事者？故輒還耳。乞復請，蔣琬之後，誰可任者？」亮曰：「文偉可以繼之。」又復問其次，亮不荅。福還，奉使稱旨。福為人精識果銳，敏於從政。子驤，字叔龍，亦有名，官至尚書郎、廣漢太守。偉南篤常；偉南名朝，永南兄。郡功曹，舉孝廉，臨邛令，入為別駕從事。隨先主東征吳，章武二年卒於永安。　益部耆舊雜記曰：朝又有一弟，早亡，各有才望，時人號之李氏三龍。　華陽國志曰：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；其文，朝所造也。臣松之案耆舊所記，以朝、邵及早亡者為三龍。邈之狂直，不得在此數。德緒義彊，志壯氣剛。德緒名祿，巴西安漢人也。先主定益州，為郡從事牙門將。建興三年，為越嶲太守，隨丞相亮南征，為蠻夷所害，時年三十一。弟衡，景耀中為領軍。義彊名士，廣漢郪人，國山從兄也。從先主入蜀後，舉孝廉，為符節長，遷牙門將，出為宕渠太守，徙在犍為。會丞相亮南征，轉為益州太守，將南行，為蠻夷所害。濟濟脩志，蜀之芬香。－－贊王國山、李永南、馬盛衡、馬承伯、李孫德、李偉南，龔德緒、王義彊

休元輕寇，損時致害，休元名習，南郡人。隨先主入蜀。先主東征吳，習為領軍，統諸軍，大敗於猇亭。文進奮身，同此顛沛，文進名南，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，領兵從先主征吳，與習俱死。時又有義陽傅肜，先主退軍，斷後拒戰，兵人死盡，吳將語肜令降，肜罵曰：「吳狗！何有漢將軍降者！」遂戰死。拜子僉為左中郎，後為關中都督，景耀六年，又臨危授命。論者嘉其父子弈世忠義。　蜀記載晉武帝詔曰：「蜀將軍傅僉，前在關城，身拒官軍，致死不顧。僉父肜，復為劉備戰亡。天下之善一也，豈由彼此以為異？」僉息著、募，後沒入奚官，免為庶人。患生一人，至於弘大。－－贊馮休元、張文進

江陽剛烈，立節明君，兵合遇寇，不屈其身，單夫隻役，隕命於軍。－－贊程季然季然名畿，巴西閬中人也。劉璋時為漢昌長。縣有賨人，種類剛猛，昔高祖以定關中。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，郡宜有武衞，頗招合部曲。有讒於璋，說羲欲叛者，璋陰疑之。羲聞，甚懼，將謀自守，遣畿子郁宣旨，索兵自助。畿報曰：「郡合部曲，本不為叛，雖有交搆，要在盡誠；若必以懼，遂懷異志，非畿之所聞。」并敕郁曰：「我受州恩，當為州牧盡節。汝為郡吏，當為太守効力，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。」羲使人告畿曰：「爾子在郡，不從太守，家將及禍！」畿曰：「昔樂羊為將，飲子之羹，非父子無恩，大義然也。今雖復羹子，吾必飲之。」羲知畿必不為己，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。璋聞之，遷畿江陽太守。先主領益州牧，辟為從事祭酒。後隨先主征吳，遇大軍敗績，泝江而還，或告之曰：「後追已至，解船輕去，乃可以免。」畿曰：「吾在軍，未曾為敵走，況從天子而見危哉！」追人遂及畿船，畿身執戟戰，敵船有覆者。衆大至，共擊之，乃死。

公弘後生，卓爾奇精，夭命二十，悼恨未呈－－。贊程公弘公弘，名祁，季然之子也。

古之奔臣，禮有來偪，怨興司官，不顧大德。靡有匡救，倍成奔北，自絕于人，作笑二國。－－贊糜芳、士仁、郝普、潘濬糜芳字子方，東海人也，為南郡太守。士仁字君義，廣陽人也，為將軍，住公安，統屬關羽；與羽有隙，叛迎孫權。郝普字子太，義陽人。先主自荊州入蜀，以普為零陵太守。為吳將呂蒙所譎，開城詣蒙。潘濬字承明，武陵人也。先主入蜀，以為荊州治中，典留州事，亦與關羽不穆。孫權襲羽，遂入吳。普至廷尉，濬至太常，封侯。

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、常播、衞繼三人，皆劉氏王蜀時人，故錄于篇。

王嗣字承宗，犍為資中人也。其先，延熈世以功德顯著。舉孝廉，稍遷西安圍督、汶山太守，加安遠將軍。綏集羌、胡，咸悉歸服，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，嗣待以恩信，時北境得以寧靜。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，羌、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，國賴其資。遷鎮軍，故領郡。後從維北征，為流矢所傷，數月卒。戎夷會葬，贈送數千人，號呼涕泣。嗣為人美厚篤至，衆所愛信。嗣子及孫，羌、胡見之如骨肉，或結兄弟，恩至於此。

常播字文平，蜀郡江原人也。播仕縣主簿功曹。縣長廣都朱游，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，當論重罪。播詣獄訟爭，身受數千杖，肌膚刻爛，毒痛慘至，更歷三獄，幽閉二年有餘。每將考掠，吏先驗問，播不荅，言「但急行罰，無所多問」！辭終不撓，事遂分明。長免刑戮。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，與播言同。衆咸嘉播忘身為君，節義抗烈。舉孝廉，除郪長，年五十餘卒。書於舊德傳，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，贊頌之。

衞繼字子業，漢嘉嚴道人也。兄弟五人。繼父為縣功曹。繼為兒時，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，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，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，甚憐愛之。張因言宴之間，語功曹欲乞繼，功曹即許之，遂養為子。繼敏達夙成，學識通博，進仕州郡，歷職清顯。而其餘兄弟四人，各無堪當世者，父恒言己之將衰，張明府將盛也。時法禁以異姓為後，故復為衞氏。屢遷拜奉車都尉、大尚書，忠篤信厚，為衆所敬。鍾會之亂，遇害成都。

評曰：鄧芝堅貞簡亮，臨官忘家，張翼亢姜維之銳，宗預禦孫權之嚴，咸有可稱。楊戲商略，意在不羣，然智度有短，殆罹世難云。

# 吴书

##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

孫堅傳

孫堅字文臺，吳郡富春人，蓋孫武之後也。吳書曰：堅世仕吳，家于富春，葬於城東。冢上數有光怪，雲氣五色，上屬於天，曼延數里。衆皆往觀視。父老相謂曰：「是非凡氣，孫氏其興矣！」及母懷姙堅，夢腸出繞吳昌門，寤而懼之，以告鄰母。鄰母曰：「安知非吉徵也。」堅生，容貌不凡，性闊達，好奇節。少為縣吏。年十七，與父共載船至錢唐，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，方於岸上分之，行旅皆住，舩不敢進。堅謂父曰：「此賊可擊，請討之。」父曰：「非爾所圖也。」堅行操刀上岸，以手東西指麾，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。賊望見，以為官兵捕之，即委財物散走。堅追，斬得一級以還；父大驚。由是顯聞，府召署假尉。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，自稱陽明皇帝，靈帝紀曰：昌以其父為越王也。與其子韶扇動諸縣，衆以萬數。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，得千餘人，與州郡合討破之。是歲，熹平元年也。刺史臧旻列上功狀，詔書除堅鹽瀆丞，數歲徙盱眙丞，又徙下邳丞。江表傳曰：堅歷佐三縣，所在有稱，吏民親附。鄉里知舊，好事少年，往來者常數百人，堅接撫待養，有若子弟焉。

中平元年，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，託有神靈，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，而潛相連結，自稱黃天泰平。三月甲子，三十六萬一旦俱發，天下響應，燔燒郡縣，殺害長吏。獻帝春秋曰：角稱天公將軍，角弟寶稱地公將軍，寶弟梁稱人公將軍。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、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。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，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。堅又募諸商旅及淮、泗精兵，合千許人，與儁并力奮擊，所向無前。吳書曰：堅乘勝深入，於西華失利。堅被創墮馬，卧草中。軍衆分散，不知堅所在。堅所騎騘馬馳還營，捂地呼鳴，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。堅還營十數日，創少愈，乃復出戰。汝、潁賊困迫，走保宛城。堅身當一面，登城先入，衆乃蟻附，遂大破之。儁具以狀聞上，拜堅別部司馬。續漢書曰：儁字公偉，會稽人，少好學，為郡功曹，察孝廉，舉進士。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，累遷河南尹。董卓見儁，外甚親納，而心忌之，儁亦陰備焉。關東兵起，卓議移都，儁輒止卓。卓雖憚儁，然貪其名重，乃表拜太僕以自副。儁被召不肯受拜，因進曰：「國不宜遷，必孤天下望，成山東之結，臣不見其可也。」有司詰曰：「召君受拜而君拒之，不問徙事而君陳之，何也？」儁曰：「副相國，非臣所堪也。遷都非計，臣之所急也。辭所不堪，進臣所急，臣之所宜也。」有司曰：「遷都之事，初無此計也，就有，未露，何所受聞？」儁曰：「相國董卓為臣說之，臣聞之於相國。」有司不能屈，朝廷稱服焉。後為太尉。李傕、郭汜相攻，劫質天子公卿，儁性剛，即發病而卒。

邊章、韓遂作亂涼州。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。中平三年，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，西討章等。溫表請堅與參軍事，屯長安。溫以詔書召卓，卓良乆乃詣溫。溫責讓卓，卓應對不順。堅時在坐，前耳語謂溫曰：「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，宜以召不時至，陳軍法斬之。」溫曰：「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，今日殺之，西行無依。」堅曰：「明公親率王兵，威震天下，何賴於卓？觀卓所言，不假明公，輕上無禮，一罪也。章、遂跋扈經年，當以時進討，而卓云未可，沮軍疑衆，二罪也。卓受任無功，應召稽留，而軒昂自高，三罪也。古之名將，仗鉞臨衆，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，是以穰苴斬莊賈，魏絳戮楊干。今明公垂意於卓，不即加誅，虧損威刑，於是在矣。」溫不忍發舉，乃曰：「君且還，卓將疑人。」堅因起出。章、遂聞大兵向至，黨衆離散，皆乞降。軍還，議者以軍未臨敵，不斷功賞，然聞堅數卓三罪，勸溫斬之，無不歎息。拜堅議郎。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，衆萬餘人，攻圍城邑，乃以堅為長沙太守。到郡親率將士，施設方略，旬月之閒，克破星等。魏書曰：堅到郡，郡中震服，任用良吏。勑吏曰：「謹遇良善，治官曹文書，必循治，以盜賊付太守。」周朝、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、桂，與星相應。遂越境尋討，三郡肅然。漢朝錄前後功，封堅烏程侯。吳錄曰：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，為賊所攻，遣使求救於堅。堅整嚴救之。主簿進諫，堅荅曰：「太守無文德，以征伐為功，越界攻討，以全異國。以此獲罪，何媿海內乎？」乃進兵往救，賊聞而走之。

靈帝崩，卓擅朝政，橫恣京城。諸州郡並興義兵，欲以討卓。江表傳曰：堅聞之，拊膺歎曰：「張公昔從吾言，朝廷今無此難也。」堅亦舉兵。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，堅過殺之。案王氏譜，叡字通耀，晉太保祥伯父也。　吳錄曰：叡先與堅共擊零、桂賊，以堅武官，言頗輕之。及叡舉兵欲討卓，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，楊言當先殺寅。寅懼，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，移堅，說叡罪過，令收行刑訖，以狀上。堅即承檄勒兵襲叡。叡聞兵至，登樓望之，遣問欲何為，堅前部荅曰：「兵乆戰勞苦，所得賞，不足以為衣服，詣使君更乞資直耳。」叡曰：「刺史豈有所吝？」便開庫藏，使自入視之，知有所遺不。兵進及樓下，叡見堅，驚曰：「兵自求賞，孫府君何以在其中？」堅曰：「被使者檄誅君。」叡曰：「我何罪？」堅曰：「坐無所知。」叡窮迫，刮金飲之而死。比至南陽，衆數萬人。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，晏然自若。英雄記曰：咨字子議，潁川人，亦知名。獻帝春秋曰：袁術表堅假中郎將。堅到南陽，移檄太守請軍糧。咨以問綱紀，綱紀曰：「堅鄰郡二千石，不應調發。」咨遂不與。堅以牛酒禮咨，咨明日亦荅詣堅。酒酣，長沙主簿入白堅：「前移南陽，而道路不治，軍資不具，請收主簿推問意故。」咨大懼欲去，兵陳四周不得出。有頃，主簿復入白堅：「南陽太守稽停義兵，使賊不時討，請收出案軍法從事。」便牽咨於軍門斬之。郡中震慄，無求不獲。吳歷曰：初堅至南陽，咨旣不給軍糧，又不肯見堅。堅欲進兵，恐有後患，乃詐得急疾，舉軍震惶，迎呼巫醫，禱祀山川。遣所親人說咨，言病困，欲以兵付咨。咨聞之，心利其兵，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。堅卧與相見。無何，卒然而起，按劒罵咨，遂執斬之。此語與本傳不同。前到魯陽，與袁術相見。術表堅行破虜將軍，領豫州刺史。遂治兵於魯陽城。當進軍討卓，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。施帳幔於城東門外，祖道送稱，官屬並會。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，輕騎數十先到。堅方行酒談笑，勑部曲整頓行陣，無得妄動。後騎漸益，堅徐罷坐，導引入城，乃謂左右曰：「向堅所以不即起者，恐兵相蹈藉，諸君不得入耳。」卓兵見堅士衆甚整，不敢攻城，乃引還。英雄記曰：初堅討董卓，到梁縣之陽人。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，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，呂布為騎督，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。軫字文才，性急，預宣言曰：「今此行也，要當斬一青綬，乃整齊耳。」諸將聞而惡之。軍到廣成，去陽人城數十里。日暮，士馬疲極，當止宿，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，秣馬飲食，以夜進兵，投曉攻城。諸將惡憚軫，欲賊敗其事，布等宣言「陽人城中賊已走，當追尋之；不然失之矣」，便夜進軍。城中守備甚設，不可掩襲。於是吏士饑渴，人馬甚疲，且夜至，又無壍壘。釋甲休息，而布又宣言相驚，云「城中賊出來」。軍衆擾亂奔走，皆棄甲，失鞌馬。行十餘里，定無賊，會天明，便還，拾取兵器，欲進攻城。城守已固，穿壍已深，軫等不能攻而還。堅移屯梁東，大為卓軍所攻，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。堅常著赤罽幘，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。卓騎爭逐茂，故堅從閒道得免。茂困迫，下馬，以幘冠冢閒燒柱，因伏草中。卓騎望見，圍繞數重，定近覺是柱，乃去。堅復相收兵，合戰於陽人，大破卓軍，梟其都督華雄等。是時，或閒堅於術，術懷疑，不運軍糧。江表傳曰：或謂術曰：「堅若得洛，不可復制，此為除狼而得虎也」，故術疑之。陽人去魯陽百餘里，堅夜馳見術，畫地計校，曰：「所以出身不顧，上為國家討賊，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。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，而將軍受譖潤之言，還相嫌疑！」江表傳載堅語曰：「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，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，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。願將軍深思之。」術踧踖，即調發軍糧。堅還屯。卓憚堅猛壯，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，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、郡守者，許表用之。堅曰：「卓逆天無道，蕩覆王室，今不夷汝三族，縣示四海，則吾死不瞑目，豈將與乃和親邪？」復進軍大谷，拒雒九十里。山陽公載記曰：卓謂長史劉艾曰：「關東軍敗數矣，皆畏孤，無能為也。惟孫堅小戇，頗能用人，當語諸將，使知忌之。孤昔與周慎西征，慎圍邊、韓於金城。孤語張溫，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。溫不聽。孤時上言其形勢，知慎必不克。臺今有本末。事未報，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。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，遂行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，以為聲勢。叛羌便還，欲截歸道，孤小擊輒開，畏安定有兵故也。虜謂安定當數萬人，不知但靖也。時又上章言狀，而孫堅隨周慎行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，使慎以二萬作後駐，邊、韓城中無宿穀，當於外運，畏慎大兵，不敢輕與堅戰，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，兒曹用必還羌谷中，涼州或能定也。溫旣不能用孤，慎又不用堅，自攻金城，壞其外垣，馳使語溫，自以克在旦夕，溫時亦自以計中也。而渡遼兒果斷蔡圍，慎棄輜重走，果如孤策。臺以此封孤都鄉侯。堅以佐軍司馬，所見與人同，自為可耳。」艾曰：「堅雖時見計，故自不如李傕、郭汜。聞在美陽亭北，將千騎步與虜合，殆死，亡失印綬，此不為能也。」卓曰：「堅時烏合義從，兵不如虜精，且戰有利鈍。但當論山東大勢，終無所至耳。」艾曰：「山東兒驅略百姓，以作寇逆，其鋒不如人，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，亦安得乆？」卓曰：「然，但殺二袁、劉表、孫堅，天下自服從孤耳。」卓尋徙都西入關，焚燒雒邑。堅乃前入至雒，脩諸陵，平塞卓所發掘。江表傳曰：舊京空虛，數百里中無煙火。堅前入城，惆悵流涕。　吳書曰：堅入洛，埽除漢宗廟，祠以太牢。堅軍城南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氣，舉軍驚恠，莫有敢汲。堅令人入井，探得漢傳國璽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旣壽永昌」，方圜四寸，上紐交五龍，上一角缺。初，黃門張讓等作亂，劫天子出奔，左右分散，掌璽者以投井中。　山陽公載記曰：袁術將僭號，聞堅得傳國璽，乃拘堅夫人而奪之。　江表傳曰：案漢獻帝起居注云「天子從河上還，得六璽於閣上」，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，無有玉，明其偽也。　虞喜志林曰：天子六璽者，文曰「皇帝之璽」、「皇帝行璽」、「皇帝信璽」、「天子之璽」、「天子行璽」、「天子信璽」。此六璽所封事異，故文字不同。獻帝起注云「從河上還，得六玉璽於閣上」，此之謂也。傳國璽者，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，世世傳受，號曰傳國璽。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，安得總其說乎？應氏漢官、皇甫世紀，其論六璽，文義皆符。漢宮傳國璽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旣壽且康」。「且康」「永昌」，二字為錯，未知兩家何者為得。金玉之精，率有光氣，加以神器祕寶，輝耀益彰，蓋一代之奇觀，將來之異聞，而以不解之故，彊謂之偽，不亦誣乎！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，俱惑起居注，不知六璽殊名，與傳國為七者也。吳時無能刻玉，故天子以金為璽。璽雖以金，於文不異。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，曩所得玉璽，乃古人遺印，不可施用。天子之璽，今以無有為難，不通其義者耳。　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，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，此為陰懷異志，豈所謂忠臣者乎？吳史欲以為國華，而不知損堅之令德。如其果然，以傳子孫，縱非六璽之數，要非常人所畜，孫皓之降，亦不得但送六璽，而寶藏傳國也。受命于天，奚取於歸命之堂，若如喜言，則此璽今尚在孫門。匹夫懷璧，猶曰有罪，而況斯物哉！訖，引軍還，住魯陽。吳錄曰：是時關東州郡，務相兼并以自彊大。袁紹遣會稽周㬂為豫州刺史，來襲取州。堅慨然歎曰：「同舉義兵，將救社稷。逆賊垂破而各若此，吾當誰與戮力乎！」言發涕下。㬂字仁明，周昕之弟也。　會稽典錄曰：初曹公興義兵，遣人要喁，㬂即收合兵衆，得二千人，從公征伐，以為軍師。後與堅爭豫州，屢戰失利。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，㬂往助之。軍敗，還鄉里，為許貢所害。

初平三年，術使堅征荊州，擊劉表。表遣黃祖逆於樊、鄧之間。堅擊破之，追渡漢水，遂圍襄陽，單馬行峴山，為祖軍士所射殺。典略曰；堅悉其衆攻表，表閉門，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。祖將兵欲還，堅逆與戰。祖敗走，竄峴山中。堅乘勝夜追祖，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，殺之。　吳錄曰：堅時年三十七。　英雄記曰：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。　又云：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，堅輕騎尋山討公。公兵下石。中堅頭，應時腦出物故。其不同如此也。兄子賁，帥將士衆就術，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。

堅四子：策、權、翊、匡。權旣稱尊號，謚堅曰武烈皇帝。吳錄曰：尊堅廟曰始祖，墓曰高陵。　志林曰：堅有五子：策、權、翊、匡，吳氏所生；少子朗，庶生也，一名仁。

孫策傳

策字伯符。堅初興義兵，策將母徙居舒，與周瑜相友，收合士大夫，江、淮間人咸向之。江表傳曰：堅為朱儁所表，為佐軍，留家著壽春。策年十餘歲，已交結知名，聲譽發聞。有周瑜者，與策同年，亦英達夙成，聞策聲聞，自舒來造焉。便推結分好，義同斷金，勸策徙居舒，策從之。堅薨，還葬曲阿。已乃渡江居江都。魏書曰：策當嗣侯，讓與弟匡。

徐州牧陶謙深忌策。策舅吳景，時為丹楊太守，策乃載母徙曲阿，與呂範、孫河俱就景，因緣召募得數百人。興平元年，從袁術。術甚奇之，以堅部曲還策。吳歷曰：初策在江都時，張紘有母喪。策數詣紘，咨以世務，曰：「方今漢祚中微，天下擾攘，英雄儁傑各擁衆營私，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。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，功業未遂，卒為黃祖所害。策雖暗稚，竊有微志，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，就舅氏於丹楊，收合流散，東據吳會，報讎雪恥，為朝廷外藩。君以為何如？」紘荅曰：「旣素空劣，方居衰絰之中，無以奉贊盛略。」策曰：「君高名播越，遠近懷歸。今日事計，決之於君，何得不紆慮啟告，副其高山之望？若微志得展，血讎得報，此乃君之勳力，策心所望也。」因涕泣橫流，顏色不變。紘見策忠壯內發，辭令慷慨，感其志言，乃荅曰：「昔周道陵遲，齊、晉並興；王室已寧，諸侯貢職。今君紹先侯之軌，有驍武之名，若投丹楊，收兵吳會，則荊、揚可一，讎敵可報。據長江，奮威德，誅除羣穢，匡輔漢室，功業侔於桓、文，豈徒外藩而已哉？方今世亂多難，若功成事立，當與同好俱南濟也。」策曰：「一與君同符合契，同有永固之分，今便行矣，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，策無復回顧之憂。」　江表傳曰：策徑到壽春見袁術，涕泣而言曰：「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，與明使君會於南陽，同盟結好；不幸遇難，勳業不終。策感惟先人舊恩，欲自憑結，願明使君垂察其誠。」術甚貴異之，然未肯還其父兵。術謂策曰：「孤始用貴舅為丹楊太守，賢從伯陽為都尉，彼精兵之地，可還依召募。」策遂詣丹楊依舅，得數百人，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，幾至危殆。於是復往見術，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。

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，在壽春以禮辟策，表拜懷義校尉，術大將喬蕤、張勳皆傾心敬焉。術常歎曰：「使術有子如孫郎，死復何恨！」策騎士有罪，逃入術營，隱於內廄。策指使人就斬之，訖，詣術謝。術曰：「兵人好叛，當共疾之，何為謝也？」由是軍中益畏憚之。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，已而更用丹楊陳紀。後術欲攻徐州，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。康不與，術大怒。策昔曾詣康，康不見，使主簿接之。策常銜恨。術遣策攻康，謂曰：「前錯用陳紀，每恨本意不遂。今若得康，廬江真卿有也。」策攻康，拔之，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，策益失望。先是，劉繇為揚州刺史，州舊治壽春。壽春，術已據之，繇乃渡江治曲阿。時吳景尚在丹楊，策從兄賁又為丹楊都尉，繇至，皆迫逐之。景、賁退舍歷陽。繇遣樊能、于麋屯橫江津，張英屯當利口，以距術。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，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，與賁共將兵擊英等，連年不克。策乃說術，乞助景等平定江東。江表傳曰：策說術云：「家有舊恩在東，願助舅討橫江；橫江拔，因投本土召募，可得三萬兵，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。」術知其恨，而以劉繇據曲阿，王朗在會稽，謂策未必能定，故許之。術表策為折衝校尉，行殄寇將軍，兵財千餘，騎數十匹，賔客願從者數百人。比至歷陽，衆五六千。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，策又徙母阜陵，渡江轉鬬，所向皆破，莫敢當其鋒，而軍令整肅，百姓懷之。江表傳曰：策渡江攻繇牛渚營，盡得邸閣糧穀、戰具，是歲興平二年也。時彭城相薛禮、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，禮據秣陵城，融屯縣南。策先攻融，融出兵交戰，斬首五百餘級，融即閉門不敢動。因渡江攻禮，禮突走，而樊能、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。策聞之，還攻破能等，獲男女萬餘人。復下攻融，為流矢所中，傷股，不能乘馬，因自輿還牛渚營。或叛告融曰：「孫郎被箭已死。」融大喜，即遣將於茲鄉。策遣步騎數百挑戰，設伏於後，賊出擊之，鋒刃未接而偽走，賊追入伏中，乃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策因往到融營下，令左右大呼曰：「孫郎竟云何！」賊於是驚怖夜遁。融聞策尚在，更深溝高壘，繕治守備。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，乃舍去，攻破繇別將於海陵，轉攻湖孰、江乘，皆下之。

策為人，美姿顏，好笑語，性闊達聽受，善於用人，是以士民見者，莫不盡心，樂為致死。劉繇棄軍遁逃，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。江表傳曰：策時年少，雖有位號，而士民皆呼為孫郎。百姓聞孫郎至，皆失魂魄；長吏委城郭，竄伏山草。及至，軍士奉令，不敢虜略，雞犬菜茹，一無所犯，民乃大恱，競以牛酒詣軍。劉繇旣走，策入曲阿勞賜將士，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。發恩布令，告諸縣：「其劉繇、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，一無所問；樂從軍者，一身行，復除門戶；不樂者，勿彊也。」旬日之間，四面雲集，得見兵二萬餘人，馬千餘匹，威震江東，形勢轉盛。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，處處屯聚。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，乃至會稽。策曰：「虎等羣盜，非有大志，此成禽耳。」遂引兵渡浙江，據會稽，屠東冶，乃攻破虎等。吳錄曰：時有烏程鄒他、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，各聚衆萬餘或數千。引兵撲討，皆攻破之。策母吳氏曰：「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，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，獨餘一老翁，何足復憚乎？」乃舍之，餘咸族誅。策自討虎，虎高壘堅守，使其弟輿請和。許之。輿請獨與策會面約。旣會，策引白刃斫席，輿體動，策笑曰：「聞卿能坐躍，勦捷不常，聊戲卿耳！」輿曰：「我見刃乃然。」策知其無能也，乃以手戟投之，立死。輿有勇力，虎衆以其死也，甚懼。進攻破之。虎奔餘杭，投許昭於虜中。程普請擊昭，策曰：「許昭有義於舊君，有誠於故友，此丈夫之志也。」乃舍之。　臣松之案：許昭有義於舊君，謂濟盛憲也，事見後注。有誠於故友，則受嚴白虎也。盡更置長吏，策自領會稽太守，復以吳景為丹楊太守，以孫賁為豫章太守；分豫章為廬陵郡，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，丹楊朱治為吳郡太守。彭城張昭、廣陵張紘、秦松、陳端等為謀主。江表傳曰：策遣奉正都尉劉由、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，拜獻方物。

時袁術僭號，策以書責而絕之。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：「蓋上天垂司過之星，聖王建敢諫之鼓，設非謬之備，急箴闕之言，何哉？凡有所長，必有所短也。去冬傳有大計，無不悚懼；旋知供備貢獻，萬夫解惑。頃聞建議，復欲追遵前圖，即事之期，便有定月。益使憮然，想是流妄；設其必爾，民何望乎？曩日之舉義兵也，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，董卓擅廢置，害太后、弘農王，略烝宮人，發掘園陵，暴逆至此，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。神武外振，卓遂內殲。元惡旣斃，幼主東顧，俾保傅宣命，欲令諸軍振旅，然河北通謀黑山，曹操放毒東徐，劉表稱亂南荊，公孫瓚炰烋北幽，劉繇決力江滸，劉備爭盟淮隅，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。今備、繇旣破，操等饑餒，謂當與天下合謀，以誅醜類。捨而不圖，有自取之志，非海內所望，一也。昔成湯伐桀，稱有夏多罪；武王伐紂，曰殷有罪罰重哉。此二王者，雖有聖德，宜當君世；如使不遭其時，亦無由興矣。幼主非有惡於天下，徒以春秋尚少，脅於彊臣，若無過而奪之，懼未合於湯、武之事，二也。卓雖狂狡，至廢主自與，亦猶未也，而天下聞其桀虐，攘臂同心而疾之，以中土希戰之兵，當邊地勁悍之虜，所以斯須游魂也。今四方之人，皆玩敵而便戰鬬矣，可得而勝者，以彼亂而我治，彼逆而我順也。見當世之紛若，欲大舉以臨之，適足趣禍，三也。天下神器，不可虛干，必須天贊與人力也。殷湯有白鳩之祥，周武有赤烏之瑞，漢高有星聚之符，世祖有神光之徵，皆因民困瘁於桀、紂之政，毒苦於秦、莽之役，故能芟去無道，致成其志。今天下非患於幼主，未見受命之應驗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，未之或有，四也。天子之貴，四海之富，誰不欲焉？義不可，勢不得耳。陳勝、項籍、王莽、公孫述之徒，皆南面稱孤，莫之能濟。帝王之位，不可橫兾，五也。幼主岐嶷，若除其偪，去其鯁，必成中興之業。夫致主於周成之盛，自受旦、奭之美，此誠所望於尊明也。縱使幼主有他改異，猶望推宗室之譜屬，論近親之賢良，以紹劉統，以固漢宗。皆所以書功金石，圖形丹青，流慶無窮，垂聲管弦。捨而不為，為其難者，想明明之素，必所不忍，六也。五世為相，權之重，勢之盛，天下莫得而比焉。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，所以扶國家之躓頓，念社稷之危殆，以奉祖考之志，以報漢室之恩。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，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，孰不從我？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，誰能違我？盍乘累世之勢，起而取之哉？二者殊數，不可不詳察，七也。所貴於聖哲者，以其審於機宜，慎於舉措。若難圖之事，難保之勢，以激羣敵之氣，以生衆人之心，公義故不可，私計又不利，明哲不處，八也。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，比合文字以恱所事，苟以阿上惑衆，終有後悔者，自往迄今，未嘗無之，不可不深擇而熟思，九也。九者，尊明所見之餘耳，庶備起予，補所遺忘。忠言逆耳，幸留神聽！」典略云張昭之辭。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，然不如紘之文也，此書必紘所作。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，封為吳侯。江表傳曰：建安二年夏，漢朝遣議郎王誧奉戊辰詔書曰：「董卓逆亂，凶國害民。先將軍堅念在平討，雅意未遂，厥美著聞。策遵善道，求福不回。今以策為騎都尉，襲爵烏程侯，領會稽太守。」又詔勑曰：「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，坐創凶逆，造合虛偽，欲因兵亂，詭詐百姓，始聞其言以為不然。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，知術鴟梟之性，遂其無道，脩治王宮，署置公卿，郊天祀地，殘民害物，為禍深酷。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，欲還討術，為國效節，乞加顯異。夫縣賞俟功，惟勤是與，故便寵授，承襲前邑，重以大郡，榮耀兼至，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。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勠力一心，同時赴討。」策自以統領兵馬，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，欲得將軍號，及使人諷誧，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。是時，陳瑀屯海西，策奉詔治嚴，當與布、瑀參同形勢。行到錢唐，瑀陰圖襲策，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，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與賊丹楊、宣城、涇、陵陽、始安、黟、歙諸險縣大帥祖郎、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，使為內應，伺策軍發，欲攻取諸郡。策覺之，遣呂範、徐逸攻瑀於海西，大破瑀，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。　山陽公載記曰：瑀單騎走兾州，自歸袁紹，紹以為故安都尉。吳錄載策上表謝曰：「臣以固陋，孤特邊陲。陛下廣播高澤，不遺細節，以臣襲爵，兼典名郡。仰榮顧寵，所不克堪。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，以臣行殄寇將軍；至被詔書，乃知詐擅。雖輒捐廢，猶用悚悸。臣年十七，喪失所怙，懼有不任堂構之鄙，以忝析薪之戒，誠無去病十八建功，世祖列將弱冠佐命。臣初領兵，年未弱冠，雖駑懦不武，然思竭微命。惟術狂惑，為惡深重。臣憑威靈，奉辭伐罪，庶必獻捷，以報所受。」　臣松之案：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，策以建安五年卒，策死時年二十六，計堅之亡，策應十八，而此表云十七，則為不符。張璠漢紀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，此為是而本傳誤也。　江表傳曰：建安三年，策又遣使貢方物，倍於元年所獻。其年，制書轉拜討逆將軍，改封吳侯。後術死，長史楊弘、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，廬江太守劉勳要擊，悉虜之，收其珍寶以歸。策聞之，偽與勳好盟。勳新得術衆，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，策勸勳攻取之。勳旣行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，勳衆盡降，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。江表傳曰：策被詔勑，與司空曹公、衞將軍董承、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、劉表。軍嚴當進，會術死，術從弟胤、女壻黃猗等畏懼曹公，不敢守壽春，乃共舁術棺柩，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，就劉勳於皖城。勳糧食少，無以相振，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。歆郡素少穀，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，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。偕往歷月，纔得數千斛。偕乃報勳，具說形狀，使勳來襲取之。勳得偕書，便潛軍到海昏邑下。宗帥知之，空壁逃匿，勳了無所得。時策西討黃祖，行及石城，聞勳輕身詣海昏，便分遣從兄賁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，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，即克之，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，并術、勳妻子。上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，給兵三千人以守皖，皆徙所得人東詣吳。賁、輔又於彭澤破勳。勳走入楚江，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，聞策等已克皖，乃投西塞。至沂，築壘自守，告急於劉表，求救於黃祖。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。策復就攻，大破勳。勳與偕北歸曹公，射亦遁走。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，船千艘，遂前進夏口攻黃祖。時劉表遣從子虎、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，來為黃祖前鋒。策與戰，大破之。　吳錄載策表曰：「臣討黃祖，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。劉表遣將助祖，並來趣臣。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、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、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、行奉業校尉孫權、行先登校尉韓當、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。身跨馬櫟陳，手擊急鼓，以齊戰勢。吏士奮激，踊躍百倍，心精意果，各競用命。越渡重壍，迅疾若飛。火放上風，兵激煙下，弓弩並發，流矢雨集，日加辰時，祖乃潰爛。鋒刃所截，猋火所焚，前無生寇，惟祖迸走。獲其妻息男女七人，斬虎、韓晞已下二萬餘級，其赴水溺者二萬餘口，船六千餘艘，財物山積。雖表未禽，祖宿狡猾，為表腹心，出作爪牙，表之鴟張，以祖氣息，而祖家屬部曲埽地無餘，表孤特之虜，成鬼行尸。誠皆聖朝神武遠振，臣討有罪，得效微勤。」是時哀紹方彊，而策并江東，曹公力未能逞，且欲撫之。吳歷曰：曹公聞策平定江南，意甚難之，常呼「猘兒難與爭鋒也」。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，又為子章取賁女，皆禮辟策弟權、翊，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。

建安五年，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策陰欲襲許，迎漢帝，吳錄曰：時有高岱者，隱於餘姚，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，策虛己候焉。聞其善左傳，乃自玩讀，欲與論講。或謂之曰：「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，無文學之才，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，則某言符矣。」又謂岱曰：「孫將軍為人，惡勝己者，若每問，當言不知，乃合意耳。如皆辨義，此必危殆。」岱以為然，及與論傳，或荅不知。策果怒，以為輕己，乃囚之。知友及時人皆露坐為請。策登樓，望見數里中填滿。策惡其收衆心，遂殺之。岱字孔文，吳郡人也。受性聦達，輕財貴義。其友士拔奇，取於未顯，所友八人，皆世之英偉也。太守盛憲以為上計，舉孝廉。許貢來領郡，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，求救於陶謙。謙未即救，岱憔悴泣血，水漿不入口。謙感其忠壯，有申包胥之義，許為出軍，以書與貢。岱得謙書以還，而貢已囚其母。吳人大小皆為危竦，以貢宿忿，往必見害。岱言在君則為君，且母在牢獄，期於當往，若得入見，事自當解。遂通書自白，貢即與相見。才辭敏捷，好自陳謝，貢登時出其母。岱將見貢，語友人張允、沈䁕令豫具船，以貢必悔，當追逐之。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。貢須臾遣人追之，令追者若及於船，江上便殺之，已過則止。使與岱錯道，遂免。被誅時，年三十餘。　江表傳曰：時有道士琅邪于吉，先寓居東方，往來吳會，立精舍，燒香讀道書，制作符水以治病，吳會人多事之。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賔客，吉乃盛服杖小函，漆畫之，名為仙人鏵，趨度門下。諸將賔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，掌賔者禁呵不能止。策即令收之。諸事之者，悉使婦女入見策母，請救之。母謂策曰：「于先生亦助軍作福，醫護將士，不可殺之。」策曰：「此子妖妄，能幻惑衆心，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，盡委策下樓拜之，不可不除也。」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，策曰：「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，舍前聖典訓，廢漢家法律，甞著絳帕頭，鼓琴燒香，讀邪俗道書，云以助化，卒為南夷所殺。此甚無益，諸君但未悟耳。今此子已在鬼籙，勿復費紙筆也。」即催斬之，縣首於巿。諸事之者，尚不謂之死而云尸解焉，復祭祀求福。　志林曰：初順帝時，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，白素朱界，號太平青領道，凡百餘卷。順帝至建安中，五六十歲，于吉是時近已百年，年在耄悼，禮不加刑。又天子巡狩，問百年者，就而見之，敬齒以親愛，聖王之至教也。吉罪不及死，而暴加酷刑，是乃謬誅，非所以為美也。喜推考桓王之薨，建安五年四月四日。是時曹、袁相攻，未有勝負。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「袁紹破後也。書授孫賁以長沙，業張津以零、桂。」此為桓王於前亡，張津於後死，不得相讓，譬言津之死意矣。　臣松之案：太康八年，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。建安六年，張津猶為交州牧。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。搜神記曰：策欲渡江襲許，與吉俱行。時大旱，所在熇厲。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，或身自早出督切，見將吏多在吉所，策因此激怒，言：「我為不如于吉邪，而先趨務之？」便使收吉。至，呵問之曰：「天旱不雨，道塗艱澁，不時得過，故自早出，而卿不同憂戚，安坐船中作鬼物態，敗吾部伍，今當相除。」令人縛置地上暴之，使請雨，若能感天日中雨者，當原赦，不爾行誅。俄而雲氣上蒸，膚寸而合，比至日中，大雨總至，溪澗盈溢。將士喜恱，以為吉必見原，並往慶慰。策遂殺之。將士哀惜，共藏其尸。天夜，忽更興雲覆之；明旦往視，不知所在。　案江表傳、搜神記于吉事不同，未詳孰是。密治兵，部署諸將。未發，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。先是，策殺貢，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。策單騎出，卒與客遇，客擊傷策。江表傳曰：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，登即瑀之從兄子也。策前西征，登陰復遣間使，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，圖為後害，以報瑀見破之辱。策歸，復討登。軍到丹徒，須待運糧。策性好獵，將步騎數出。策驅馳逐鹿，所乘馬精駿，從騎絕不能及。初，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：「孫策驍雄，與項籍相似，宜加貴寵，召還京邑。若被詔不得不還，若放於外必作世患。」策候吏得貢表，以示策。策請貢相見，以責讓貢。貢辭無表，策即令武士絞殺之。貢奴客潛民間，欲為貢報讎。獵日，卒有三人即貢客也。策問：「爾等何人？」荅云：「是韓當兵，在此射鹿耳。」策曰：「當兵吾皆識之，未嘗見汝等。」因射一人，應弦而倒。餘二人怖急，便舉弓射策，中頰。後騎尋至，皆刺殺之。　九州春秋曰：策聞曹公北征柳城，悉起江南之衆，自號大司馬，將北襲許，恃其勇，行不設備，故及於難。　孫盛異同評曰：凡此數書，各有所失。孫策雖威行江外，略有六郡，然黃祖乘其上流，陳登間其心腹，且深險彊宗未盡歸復，曹、袁虎爭，勢傾山海，策豈暇遠師汝、潁，而遷帝於吳、越哉？斯蓋庸人之所鑒見，況策達於事勢者乎？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，而策以四月遇害，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，謬矣。伐登之言，為有證也。　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，疑此為詐，便射殺一人。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，策為大將，何能悉識？以所不識，便射殺之，非其論也，又策見殺在五年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，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。　臣松之案：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，將襲許。記述若斯，何其踈哉！然孫盛所譏，未為悉是。黃祖始被策破，魂氣未反，且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，雖在上流，何辦規擬吳會？策之此舉，理應先圖陳登，但舉兵所在，不止登而已。于時彊宗驍帥，祖郎、嚴虎之徒，禽滅已盡，所餘山越，蓋何足慮？然則策之所規，未可謂之不暇也。若使策志獲從，大權在手，淮、泗之間，所在皆可都，何必畢志江外，其當遷帝於揚、越哉？案魏武紀，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，乃策未死之前，乆與袁紹交兵，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。許貢客，無聞之小人，而能感識恩遇，臨義忘生，卒然奮發，有侔古烈矣。詩云：「君子有徽猷，小人與屬。」貢客其有焉。創甚，請張昭等謂曰：「中國方亂，夫以吳、越之衆，三江之固，足以觀成敗。公等善相吾弟！」呼權佩以印綬，謂曰：「舉江東之衆，決機於兩陳之間，與天下爭衡，卿不如我；舉賢任能，各盡其心，以保江東，我不知卿。」至夜卒，時年二十六。吳歷曰：策旣被創，醫言可治，當好自將護，百日勿動。策引鏡自照，謂左右曰：「面如此，尚可復建功立事乎？」椎几大奮，創皆分裂，其夜卒。　搜神記曰：策旣殺于吉，每獨坐，彷彿見吉在左右，意深惡之，頗有失常。後治創方差，而引鏡自照，見吉在鏡中，顧而弗見，如是再三，因撲鏡大叫，創皆崩裂，須臾而死。

權稱尊號，追謚策曰長沙桓王，封子紹為吳侯，後改封上虞侯。紹卒，子奉嗣。孫皓時，訛言謂奉當立，誅死。

評曰：孫堅勇摯剛毅，孤微發迹，導溫戮卓，山陵杜塞，有忠壯之烈。策英氣傑濟，猛銳冠世，覽奇取異，志陵中夏。然皆輕佻果躁，隕身致敗。且割據江東，策之基兆也，而權尊崇未至，子止侯爵，於義儉矣。孫盛曰：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。創基立事，策之由也，自臨終之日，顧命委權。夫意氣之間，猶有刎頸，況天倫之篤愛，豪達之英鑒，豈吝名號於旣往，違情本之至實哉？抑將遠思虛盈之數，而慎其名器者乎？夫正本定名，為國之大防；杜絕疑貳，消釁之良謨。是故魯隱矜義，終致羽父之禍；宋宣懷仁，卒有殤公之哀。皆心存小善，而不達經綸之圖；求譽當年，而不思貽厥之謀。可謂輕千乘之國，蹈道則未也。孫氏因擾攘之際，得奮其縱橫之志，業非積德之基，邦無磐石之固，勢一則祿祚可終，情乖則禍亂塵起，安可不防微於未兆，慮難於將來？壯哉！策為首事之君，有吳開國之主；將相在列，皆其舊也，而嗣子弱劣，析薪弗荷，奉之則魯桓、田巿之難作，崇之則與夷、子馮之禍興。是以正名定本，使貴賤殊邈，然後國無陵肆之責，後嗣罔猜忌之嫌，羣情絕異端之論，不逞杜覬覦之心；於情雖違，於事雖儉，至於括囊遠圖，永保維城，可謂為之于其未有，治之于其未亂者也。陳氏之評，其未達乎！

## 吳主傳第二

孫權字仲謀。兄策旣定諸郡，時權年十五，以為陽羨長。江表傳曰：堅為下邳丞時，權生，方頤大口，目有精光，堅異之，以為有貴象。及堅亡，策起事江東，權常隨從。性度弘朗，仁而多斷，好俠養士，始有知名，侔於父兄矣。每參同計謀，策甚奇之，自以為不及也。每請會賔客，常顧權曰：「此諸君，汝之將也。」郡察孝廉，州舉茂才，行奉義校尉。漢以策遠脩職貢，遣使者劉琬加錫命。琬語人曰：「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，然皆祿祚不終，惟中弟孝廉，形貌奇偉，骨體不恒，有大貴之表，年又最壽，爾試識之。」

建安四年，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。勳破，進討黃祖於沙羡。

五年，策薨，以事授權，權哭未及息。策長史張昭謂權曰：「孝廉，此寧哭時邪？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，非欲違父，時不得行也。臣松之桉禮記曾子問曰：「子夏三年之喪，金革之事無避也者，禮與？初有司與？」孔子曰：「吾聞諸老聃曰，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。」　鄭玄注曰：「周人卒哭而致事。時有徐戎作難，伯禽卒哭而征之，急王事也。」昭所云「伯禽不師」，蓋謂此也。況今姦宄競逐，豺狼滿道，乃欲哀親戚，顧禮制，是猶開門而揖盜，未可以為仁也。」乃改易權服，扶令上馬，使出巡軍。是時惟有會稽、吳郡、丹楊、豫章、廬陵，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，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，賔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，未有君臣之固。張昭、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，故委心而服事焉。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，領會稽太守，屯吳，使丞之郡行文書事。待張昭以師傅之禮，而周瑜、程普、呂範等為將率。招延俊秀，聘求名士，魯肅、諸葛瑾等始為賔客。分部諸將，鎮撫山越，討不從命。江表傳曰：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，策亡之後，不肯事權，而多納其亡叛。權移書求索，術報曰：「有德見歸，無德見叛，不應復還。」權大怒，乃以狀白曹公曰：「嚴刺史昔為公所用，又是州舉將，而李術凶惡，輕犯漢制，殘害州司，肆其無道，宜速誅滅，以懲醜類。今欲討之，進為國朝掃除鯨鯢，退為舉將報塞怨讎，此天下達義，夙夜所甘心。術必懼誅，復詭說求救。明公所居，阿衡之任，海內所瞻，願勑執事，勿復聽受。」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。術閉門自守，求救於曹公。曹公不救。糧食乏盡，婦女或丸泥而吞之。遂屠其城，梟術首，徙其部曲三萬餘人。

七年，權母吳氏薨。

八年，權西伐黃祖，破其舟軍，惟城未克，而山寇復動。還過豫章，使呂範平鄱陽、會稽，程普討樂安，太史慈領海昏，韓當、周泰、呂蒙等為劇縣令長。

九年，權弟丹楊太守翊為左右所害，以從兄瑜代翊。吳錄曰：是時權大會官僚，沈友有所是非，令人扶出，謂曰：「人言卿欲反。」友知不得脫，乃曰：「主上在許，有無君之心者，可謂非反乎？」遂殺之。友字子正，吳郡人。年十一，華歆行風俗，見而異之，因呼曰：「沈郎，可登車語乎？」友逡巡却曰：「君子講好，會宴以禮，今仁義陵遲，聖道漸壞，先生銜命，將以裨補先王之教，整齊風俗，而輕脫威儀，猶負薪救火，無乃更崇其熾乎！」歆慙曰：「自桓、靈以來，雖多英彥，未有幼童若此者。」弱冠博學，多所貫綜，善屬文辭。兼好武事，注孫子兵法。又辯於口，每所至，衆人皆默然，莫與為對，咸言其筆之妙，舌之妙，刀之妙，三者皆過絕於人。權以禮聘，旣至，論王霸之略，當時之務，權斂容敬焉。陳荊州宜并之計，納之。正色立朝，清議峻厲，為庸臣所譖，誣以謀反。權亦以終不為己用，故害之，時年二十九。

十年，權使賀齊討上饒，分為建平縣。

十二年，西征黃祖，虜其人民而還。

十三年春，權復征黃祖，祖先遣舟兵拒軍，都尉呂蒙破其前鋒，而淩統、董襲等盡銳攻之，遂屠其城。祖挺身亡走，騎士馮則追梟其首，虜其男女數萬口。是歲，使賀齊討黟、歙，黟音伊。歙音攝。分歙為始新、新定、吳錄曰：晉改新定為遂安。犂陽、休陽縣，吳錄曰：晉改休陽為海寧。以六縣為新都郡。荊州牧劉表死，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，且以觀變。肅未到，而曹公已臨其境，表子琮舉衆以降。劉備欲南濟江，肅與相見，因傳權旨，為陳成敗。備進住夏口，使諸葛亮詣權，權遣周瑜、程普等行。是時曹公新得表衆，形勢甚盛，諸議者皆望風畏懼，多勸權迎之。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：「近者奉辭伐罪，旄麾南指，劉琮束手。今治水軍八十萬衆，方與將軍會獵於吳。」權得書以示羣臣，莫不嚮震失色。惟瑜、肅執拒之議，意與權同。瑜、普為左右督，各領萬人，與備俱進，遇於赤壁，大破曹公軍。公燒其餘船引退，士卒饑疫，死者大半。備、瑜等復追至南郡，曹公遂北還，留曹仁、徐晃於江陵，使樂進守襄陽。時甘寧在夷陵，為仁黨所圍，用呂蒙計，留凌統以拒仁，以其半救寧，軍以勝反。權自率衆圍合肥，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。昭兵不利，權攻城踰月不能下。曹公自荊州還，遣張喜將騎赴合肥。未至，權退。

十四年，瑜、仁相守歲餘，所殺傷甚衆。仁委城走。權以瑜為南郡太守。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，領徐州牧。備領荊州牧，屯公安。

十五年，分豫章為鄱陽郡；分長沙為漢昌郡，以魯肅為太守，屯陸口。

十六年，權徙治秣陵。明年，城石頭，改秣陵為建業。聞曹公將來侵，作濡須塢。

十八年正月，曹公攻濡須，權與相拒月餘。曹公望權軍，歎其齊肅，乃退。吳歷曰：曹公出濡須，作油船，夜渡洲上。權以水軍圍取，得三千餘人，其沒溺者亦數千人。權數挑戰，公堅守不出。權乃自來，乘輕船，從灞須口入公軍。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，欲擊之。公曰：「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。」勑軍中皆精嚴，弓弩不得妄發。權行五六里，迴還作鼓吹。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，喟然歎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，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！」權為牋與曹公，說：「春水方生，公宜速去。」別紙言：「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」曹公語諸將曰：「孫權不欺孤。」乃徹軍還。　魏略曰：權乘大船來觀軍，公使弓弩亂發，箭著其船，船偏重將覆，權因迴船，復以一面受箭，箭均船平，乃還。初，曹公恐江濵郡縣為權所略，徵令內移。民轉相驚，自廬江、九江、蘄春、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，江西遂虛，合肥以南惟有皖城。

十九年五月，權征皖城。閏月，克之，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，男女數萬口。是歲劉備定蜀。權以備已得益州，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。備不許，曰：「吾方圖涼州，涼州定，乃盡以荊州與吳耳。」權曰：「此假而不反，而欲以虛辭引歲。」遂置南三郡長吏，關羽盡逐之。權大怒，乃遣呂蒙督鮮于丹、徐忠、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、零陵、桂陽三郡，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。以禦關羽。權住陸口，為諸軍節度。蒙到，二郡皆服，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。會備到公安，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，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。蒙使人誘普，普降，盡得三郡將守，因引軍還，與孫皎、潘璋并魯肅兵並進，拒羽於益陽。未戰，會曹公入漢中，備懼失益州，使使求和。權令諸葛瑾報，更尋盟好，遂分荊州長沙、江夏、桂陽以東屬權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屬備。備歸，而曹公已還。權反自陸口，遂征合肥。合肥未下，徹軍還。兵皆就路，權與凌統、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，統等以死扞權，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。獻帝春秋曰：張遼問吳降人：「向有紫髯將軍，長上短下，便馬善射，是誰？」降人荅曰：「是孫會稽。」遼及樂進相遇，言不早知之，急追自得，舉軍歎恨。　江表傳曰：權乘駿馬上津橋，橋南已見徹，丈餘無版。谷利在馬後，使權持鞍緩控，利於後著鞭，以助馬勢，遂得超渡。權旣得免，即拜利都亭侯。谷利者，本左右給使也，以謹直為親近監，性忠果亮烈，言不苟且，權愛信之。

二十一年冬，曹公次于居巢，遂攻濡須。

二十二年春，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，公報使脩好，誓重結婚。

二十三年十月，權將如吳，親乘馬射虎於庱亭。庱音攄陵反。馬為虎所傷，權投以雙戟，虎却廢，常從張世擊以戈，獲之。

二十四年，關羽圍曹仁於襄陽，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。會漢水暴起，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，惟城未拔。權內憚羽，外欲以為己功，牋與曹公，乞以討羽自效。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鬬之，驛傳權書，使曹仁以弩射示羽。羽猶豫不能去。閏月，權征羽，先遣呂蒙襲公安，獲將軍士仁。蒙到南郡，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。蒙據江陵，撫其老弱，釋于禁之囚。陸遜別取宜都，獲秭歸、枝江、夷道，還屯夷陵，守峽口以備蜀。關羽還當陽，西保麥城。權使誘之。羽偽降，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，因遁走，兵皆解散，尚十餘騎。權先使朱然、潘璋斷其徑路。十二月，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、都督趙累等於章鄉，遂定荊州。是歲大疫，盡除荊州民租稅。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，假節、領荊州牧，封南昌侯。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，及令王惇市馬，又遣朱光等歸。魏略曰：梁寓字孔儒，吳人也。權遣寓觀望曹公，曹公因以為掾，尋遣還南。

二十五年春正月，曹公薨，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，改年為延康。秋，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。南陽陰、酇、筑陽、筑音逐。山都、中盧五縣民五千家來附。冬，魏嗣王稱尊號，改元為黃初。二年四月，劉備稱帝於蜀。魏略曰：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，乃呼問知星者，己分野中星氣何如，遂有僭意。而以位次尚少，無以威衆，又欲先卑而後踞之，為卑則可以假寵，後踞則必致討，致討然後可以怒衆，衆怒然後可以自大，故深絕蜀而專事魏。權自公安都鄂，改名武昌，以武昌、下雉、尋陽、陽新、柴桑、沙羨六縣為武昌郡。五月，建業言甘露降。八月，城武昌，下令諸將曰：「夫存不忘亡，安必慮危，古之善教。昔儁不疑漢之名臣，於安平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，蓋君子之於武備，不可以已。況今處身疆畔，豺狼交接，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？頃聞諸將出入，各尚謙約，不從人兵，甚非備慮愛身之謂。夫保己遺名，以安君親，孰與危辱？宜深警戒，務崇其大，副孤意焉。」自魏文帝踐阼，權使命稱藩，及遣于禁等還。十一月，策命權曰：「蓋聖王之法，以德設爵，以功制祿；勞大者祿厚，德盛者禮豐。故叔旦有夾輔之勳，太公有鷹揚之功，並啟土宇，并受備物，所以表章元功，殊異賢哲也。近漢高祖受命之初，分裂膏腴以王八姓，斯則前世之懿事，後王之元龜也。朕以不德，承運革命，君臨萬國，秉統天機，思齊先代，坐而待旦。惟君天資忠亮，命世作佐，深覩歷數，達見廢興，遠遣行人，浮于潛漢。禹貢曰：沲、潛旣道，注曰：「水自江出為沲，漢為潛。」望風影附，抗疏稱藩，兼納纖絺南方之貢，普遣諸將來還本朝，忠肅內發，款誠外昭，信著金石，義蓋山河，朕甚嘉焉。今封君為吳王，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，授君璽綬策書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、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，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，領荊州牧事，錫君青土，苴以白茅，對揚朕命，以尹東夏。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。今又加君九錫，其敬聽後命。以君綏安東南，綱紀江外，民夷安業，無或攜貳，是用錫君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。君務財勸農，倉庫盈積，是用錫君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君化民以德，禮教興行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。君宣導休風，懷柔百越，是用錫君朱戶以居。君運其才謀，官方任賢，是用錫君納陛以登。君忠勇並奮，清除姦慝，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。君振威陵邁，宣力荊南，梟滅凶醜，罪人斯得，是用錫君鈇鉞各一。君文和於內，武信于外，是用錫君彤弓一、彤矢百、玈弓十、玈矢千。君以忠肅為基，恭勤為德，是用錫君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欽哉！敬敷訓典，以服朕命，以勗相我國家，永終爾顯烈。」江表傳曰：權羣臣議，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，不應受魏封。權曰：「九州伯，於古未聞也。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，此蓋時宜耳，復何損邪？」遂受之。　孫盛曰：「昔伯夷、叔齊不屈有周，魯仲連不為秦民。夫以匹夫之志，猶義不辱，況列國之君參分天下，而可二三其節，或臣或否乎？余觀吳、蜀，咸稱奉漢，至於漢代，莫能固秉臣節，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，卒見吞於大國也。向使權從羣臣之議，終身稱漢將，豈不義悲六合，仁感百世哉！」是歲，劉備帥軍來伐，至巫山、秭歸，使使誘導武陵蠻夷，假與印傳，許之封賞。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。權以陸遜為督，督朱然、潘璋等以拒之。遣都尉趙咨使魏。魏帝問曰：「吳王何等主也？」咨對曰：「聦明仁智，雄略之主也。」帝問其狀，咨曰：「納魯肅於凡品，是其聦也；拔呂蒙於行陣，是其明也；獲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荊州而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據三州虎視於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於陛下，是其略也。」吳書曰：咨字德度，南陽人，博聞多識，應對辯捷，權為吳王，擢至中大夫，使魏。魏文帝善之，嘲咨曰：「吳王頗知學乎？」荅曰：「吳王浮江萬艘，帶甲百萬，任賢使能，志存經略，雖有餘閑，博覽書傳歷史，藉採奇異，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已。」帝曰：「吳可征不？」咨對曰：「大國有征伐之兵，小國有備禦之固。」又曰：「吳難魏不？」咨曰：「帶甲百萬，江、漢為池，何難之有？」又曰：「吳如大夫者幾人？」咨曰：「聦明特達者八九十人，如臣之比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。」咨頻載使，北人敬異。權聞而嘉之，拜騎都尉。咨言曰：「觀北方終不能守盟，今日之計，朝廷承漢四百之際，應東南之運，宜改年號，正服色，以應天順民。」權納之。帝欲封權子登，權以登年幼，上書辭封，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，并獻方物。吳書曰：珩字仲山，吳郡人，少綜經藝，尤善春秋內、外傳。權以珩有智謀，能專對，乃使至魏。魏文帝問曰：「吳嫌魏東向乎？」珩曰：「不嫌。」曰：「何以？」曰：「信恃舊盟，言歸于好，是以不嫌。若魏渝盟，自有豫備。」又問：「聞太子當來，寧然乎？」珩曰：「臣在東朝，朝不坐，宴不與，若此之議，無所聞也。」文帝善之，乃引珩自近，談語終日。珩隨事響應，無所屈服。珩還言曰：「臣密參侍中劉曄，數為賊設姦計，終不乆愨。臣聞兵家舊論，不恃敵之不我犯，恃我之不可犯，今為朝廷慮之。且當省息他役，惟務農桑以廣軍資；脩繕舟車，增作戰具，令皆兼盈；撫養兵民，使各得其所；擥延英俊，獎勵將士，則天下可圖矣。」以奉使有稱，封永安鄉侯，官至少府。立登為王太子。江表傳曰：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、大貝、明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瑇瑁、孔雀、翡翠、鬪鴨、長鳴雞。羣臣奏曰：「荊、揚二州，貢有常典，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，宜勿與。」權曰：「昔惠施尊齊為王，客難之曰：『公之學去尊，今王齊，何其倒也？』惠子曰：『有人於此，欲擊其愛子之頭，而石可以代之，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，以輕代重，何為不可乎？』方有事於西北，江表元元，恃主為命，非我愛子邪？彼所求者，於我瓦石耳，孤何惜焉？彼在諒闇之中，而所求若此，寧可與言禮哉！」皆具以與之。

黃武元年春正月，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，皆破之，斬其將。三月，鄱陽言黃龍見。蜀軍分據險地，前後五十餘營，遜隨輕重以兵應拒，自正月至閏月，大破之，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。劉備奔走，僅以身免。吳歷曰：權以使聘魏，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、所得土地，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。文帝報使，致鼲子裘、明光鎧、騑馬，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。　魏書載詔荅曰：「老虜邊窟，越險深入，曠日持乆，內迫罷弊，外困智力，故見身於雞頭，分兵擬西陵，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搖動江東。根未著地，摧折其支，雖未刳備五臟，使身首分離，其所降誅，亦足使虜部衆兇懼。昔吳漢先燒荊門，後發夷陵，而子陽無所逃其死；來歙始襲略陽，文叔喜之，而知隗嚻無所施其巧。今討此虜，正似其事，將軍勉建方略，務全獨克。」

初權外託事魏，而誠心不款。魏乃遣侍中辛毗、尚書桓階往與盟誓，并徵任子，權辭讓不受。秋九月，魏乃命曹休、張遼、臧霸出洞口，曹仁出濡須，曹真、夏侯尚、張郃、徐晃圍南郡。權遣呂範等督五軍，以舟軍拒休等，諸葛瑾、潘璋、楊粲救南郡，朱桓以濡須督拒仁。時楊、越蠻夷多未平集，內難未弭，故權卑辭上書，求自改厲，「若罪在難除，必不見置，當奉還土地民人，乞寄命交州，以終餘年。」文帝報曰：「君生於擾攘之際，本有從橫之志，降身奉國，以享茲祚。自君策名已來，貢獻盈路。討備之功，國朝仰成。埋而掘之，古人之所恥。國語曰：狸埋之，狸掘之，是以無成功。朕之與君，大義已定，豈樂勞師遠臨江漢？廊廟之議，王者所不得專；三公上君過失，皆有本末。朕以不明，雖有曾母投杼之疑，猶兾言者不信，以為國福。故先遣使者犒勞，又遣尚書、侍中踐脩前言，以定任子。君遂設辭，不欲使進，議者恠之。魏略載魏三公奏曰：「臣聞枝大者披心，尾大者不掉，有國有家之所慎也。昔漢承秦弊，天下新定，大國之王，臣節未盡，以蕭、張之謀不備錄之，至使六王前後反叛，已而伐之，戎車不輟。又文、景守成，忘戰戢役，驕縱吳、楚，養虺成虵，旣為社稷大憂，蓋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也。吳王孫權，幼豎小子，無尺寸之功，遭遇兵亂，因父兄之緒，少蒙翼卵煦伏之恩，長含鴟梟反逆之性，背棄天施，罪惡積大。復與關羽更相覘伺，逐利見便，挾為卑辭。先帝知權姦以求用，時以于禁敗於水災，等當討羽，因以委權。先帝委裘下席，權不盡心，誠在惻怛，欲因大喪，寡弱王室，希託董桃傳先帝令，乘未得報許，擅取襄陽，及見驅逐，乃更折節。邪辟之態，巧言如流，雖重驛累使，發遣禁等，內包隗嚻顧望之姦，外欲緩誅，支仰蜀賊。聖朝含弘，旣加不忍，優而赦之，與之更始，猥乃割地王之，使南面稱孤，兼官累位，禮備九命，名馬百駟，以成其勢，光寵顯赫，古今無二。權為犬羊之姿，橫被虎豹之文，不思靜力致死之節，以報無量不世之恩。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，又以愚意採察權旨，自以阻帶江湖，負固不服，狃忲累世，詐偽成功，上有尉他、英布之計，下誦伍被屈彊之辭，終非不侵不叛之臣。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，則七國同衡，禍乆而大；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，則田橫自慮，罪深變重。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，平權凶惡，逆節萌生，見罪十五。昔九黎亂德，黃帝加誅；項羽罪十，漢祖不捨。權所犯罪釁明白，非仁恩所養，宇宙所容。臣請免權官，鴻臚削爵土，捕治罪。敢有不從，移兵進討，以明國典好惡之常，以靜三州元元之苦。」其十五條，文多不載。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，乃實朝臣交謀，以此卜君，君果有辭，外引隗嚻遣子不終，內喻竇融守忠而已。世殊時異，人各有心。浩周之還，口陳指麾，益令議者發明衆嫌，終始之本，無所據仗，故遂俛仰從羣臣議。今省上事，款誠深至，心用慨然，悽愴動容。即日下詔，勑諸軍但深溝高壘，不得妄進。若君必效忠節，以解疑議，登身朝到，夕召兵還。此言之誠，有如大江！」魏略曰：浩周字孔異，上黨人。建安中仕為蕭令，至徐州刺史。後領護于禁軍，軍沒，為關羽所得。權襲羽，并得周，甚禮之。及文帝即王位，權乃遣周，為牋魏王曰：「昔討關羽，獲于將軍，即白先王，當發遣之。此乃奉款之心，不言而發。先王未深留意，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，愚情慺慺，用未果決。遂值先王委離國祚，殿下承統，下情始通。公私契闊，未獲備舉，是令本誓未即昭顯。梁寓傳命，委曲周至，深知殿下以為意望。權之赤心，不敢有他，願垂明恕，保權所執。謹遣浩周、東里衮，至情至實，皆周等所具。」又曰：「權本性空薄，文武不昭，昔承父兄成軍之緒，得為先王所見獎飾，遂因國恩，撫綏東土。而中閒寡慮，庶事不明，畏威忘德，以取重戾。先王恩仁，不忍遐棄，旣釋其宿罪，且開明信。雖致命虜庭，梟獲關羽，功效淺薄，未報萬一。事業未究，先王即世。殿下踐阼，威仁流邁，私懼情願未蒙昭察。梁寓來到，具知殿下不遂疏遠，必欲撫錄，追本先緒。權之得此，欣然踊躍，心開目明，不勝其慶。權世受寵遇，分義深篤，今日之事，永執一心，惟察慺慺，重垂含覆。」又曰：「先王以權推誠已驗，軍當引還，故除合肥之守，著南北之信，令權長驅不復後顧。近得守將周泰、全琮等白事，過月六日，有馬步七百，徑到橫江，又督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，琮等聞有兵馬渡江，視之，為兵馬所擊，臨時交鋒，大相殺傷。卒得此問，情用恐懼。權實在遠，不豫聞知，約勑無素，敢謝其罪。又聞張征東、朱橫海今復還合肥，先王盟要，由來未乆，且權自度未獲罪釁，不審今者何以發起，牽軍遠次？事業未訖，甫當為國討除賊備，重聞斯問，深使失圖。凡遠人所恃，在於明信，願殿下克卒前分，開示坦然，使權誓命，得卒本規。凡所願言，周等所當傳也。」初東里衮為于禁軍司馬，前與周俱沒，又俱還到，有詔皆見之。帝問周等，周以為權必臣服，而東里衮謂其不可必服。帝恱周言，以為有以知之。是歲冬，魏王受漢禪，遣使以權為吳王，詔使周與使者俱往。周旣致詔命，時與權私宴，謂權曰：「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，周以闔門百口明之。」權因字謂周曰：「浩孔異，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，我當何言邪？」遂流涕沾襟。及與周別，又指天為誓。周還之後，權不遣子而設辭，帝乃乆留其使。到八月，權上書謝，又與周書曰：「自道路開通，不忘脩意。旣新奉國命，加知起居，假歸河北，故使情問不獲果至。望想之勞，曷云其已。孤以空闇，分信不昭，中間招罪，以取棄絕，幸蒙國恩，復見赦宥，喜乎與君克卒本圖。傳不云乎，雖不能始，善終可也。」又曰：「昔君之來，欲令遣子入侍，于時傾心歡以承命，徒以登年幼，欲假年歲之閒耳。而赤情未蒙昭信，遂見討責，常用慙怖。自頃國恩復加開導，忘其前愆，取其後效，喜得因此尋竟本誓。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，想君假還，已知之也。」又曰：「今子當入侍，而未有妃耦，昔君念之，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，雖中閒自棄，常奉戢在心。當垂宿念，為之先後，使獲攀龍附驥，永自固定。其為分惠，豈有量哉！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，奉行禮聘，成之在君。」又曰：「小兒年弱，加教訓不足，念當與別，為之緬然，父子恩情，豈有已邪！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。孤性無餘，凡所欲為，今盡宣露。惟恐赤心不先暢達，是以具為君說之，宜明所以。」於是詔曰：「權前對浩周，自陳不敢自遠，樂委質長為外臣，又前後辭旨，頭尾擊地，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。又今與周書，請以十二月遣子，復欲遣孫長緒、張子布隨子俱來，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。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，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。」帝旣信權甘言，且謂周為得其真，而權但華偽，竟無遣子意。自是之後，帝旣彰權罪，周亦見踈遠，終身不用。權遂改年，臨江拒守。冬十一月，大風，範等兵溺死者數千，餘軍還江南。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、敢死萬人襲攻徐陵，燒攻城車，殺略數千人。將軍全琮、徐盛追斬魏將尹盧，殺獲數百。十二月，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，始復通也。江表傳曰：權云：「近得玄德書，已深引咎，求復舊好。前所以名西為蜀者，以漢帝尚存故耳，今漢已廢，自可名為漢中王也。」　吳書曰：鄭泉字文淵，陳郡人。博學有奇志，而性嗜酒，其閑居每曰：「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，以四時甘脆置兩頭，反覆沒飲之，憊即住而啖肴膳。酒有斗升減，隨即益之，不亦快乎！」權以為郎中。嘗與之言：「卿好於衆中面諫，或失禮敬，寧畏龍鱗乎？」對曰：「臣聞君明臣直，今值朝廷上下無諱，實恃洪恩，不畏龍鱗。」後侍讌，權乃怖之，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。臨出屢顧，權呼還，笑曰：「卿言不畏龍鱗，何以臨出而顧乎？」對曰：「實侍恩覆，知無死憂，至當出閤，感惟威靈，不能不顧耳。」使蜀，劉備問曰：「吳王何以不荅吾書，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？」泉曰：「曹操父子陵轢漢室，終奪其位。殿下託為宗室，有維城之責，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，而於是自名，未合天下之議，是以寡君未復書耳。」備甚慙恧。泉臨卒，謂同類曰：「必葬我陶家之側，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，幸見取為酒壺，實獲我心矣。」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，至後年乃絕。是歲改夷陵為西陵。

二年春正月，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。是月，城江夏山。改四分，用乾象歷。江表傳曰：權推五德之運，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。　志林曰：土行以辰臘，得其數矣。土盛於戌，而以未祖，其義非也。土生於未，故未為坤初。是以月令：建未之月，祀黃精於郊，祖用其盛。今祖用其始，豈應運乎？三月，曹仁遣將軍常彫等，以兵五千，乘油舩，晨渡濡須中州。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，桓兵拒之，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。是月，魏軍皆退。夏四月，權羣臣勸即尊號，權不許。江表傳曰：權辭讓曰：「漢家堙替，不能存救，亦何心而競乎？」羣臣稱天命符瑞，固重以請。權未之許，而謂將相曰：「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，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。聞北部分，欲以助孤，孤內嫌其有挾，若不受其拜，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，便當與西俱至，二處受敵，於孤為劇，故自抑桉，就其封王。低屈之趣，諸君似未之盡，今故以此相解耳。」劉備薨于白帝。吳書曰：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，弔備喪也。熙字子柔，潁川人，馮異之後也。權之為車騎，熙歷東曹掾，使蜀還，為中大夫。後使于魏，文帝問曰：「吳王若欲脩宿好，宜當厲兵江關，縣旍巴蜀，而聞復遣脩好，必有變故。」熙曰：「臣聞西使直報問，且以觀釁，非有謀也。」又曰：「聞吳國比年災旱，人物彫損，以大夫之明，觀之何如？」熙對曰：「吳王體量聦明，善於任使，賦政施役，每事必咨，敬養賔旅，親賢愛士，賞不擇怨仇，而罰必加有罪，臣下皆感恩懷德，惟忠與義。帶甲百萬，穀帛如山，稻田沃野，民無饑歲，所謂金城湯池，彊富之國也。以臣觀之，輕重之分，未可量也。」帝不恱，以陳羣與熙同郡，使羣誘之，啗以重利。熙不為迴。送至摩陂，欲困苦之。後又召還，未至，熙懼見迫不從，必危身辱命，乃引刀自刺。御者覺之，不得死。權聞之，垂涕曰：「此與蘇武何異？」竟死於魏。五月，曲阿言甘露降。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，以衆叛如魏，魏以為蘄春太守，數犯邊境。六月，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、劉邵等襲蘄春，邵等生虜宗。冬十一月，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。吳歷曰：蜀致馬二百匹，錦千端，及方物。自是之後，聘使往來以為常。吳亦致方土所出，以荅其厚意焉。

三年夏，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。秋八月，赦死罪。九月，魏文帝出廣陵，望大江，曰「彼有人焉，未可圖也」，乃還。干寶晉紀曰：魏文帝之在廣陵，吳人大駭，乃臨江為疑城，自石頭至于江乘，車以木楨，衣以葦席，加采飾焉，一夕而成。魏人自江西望，甚憚之，遂退軍。權令趙達筭之，曰：「曹丕走矣，雖然，吳衰庚子歲。」權曰：「幾何？」達屈指而計之，曰：「五十八年。」權曰：「今日之憂，不暇及遠，此子孫事也。」　吳錄曰：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，重結盟好。權謂芝曰：「山民作亂，江邊守兵多徹，慮曹丕乘空弄態，而反求和。議者以為內有不暇，幸來求和，於我有利，宜當與通，以自辨定。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，用致嫌疑。孤土地邊外，閒隙萬端，而長江巨海，皆當防守。丕觀釁而動，惟不見便，寧得忘此，復有他圖。」

四年夏五月，丞相孫邵卒。吳錄曰：邵字長緒，北海人，長八尺。為孔融功曹，融稱曰「廊廟才也」。從劉繇於江東。及權統事，數陳便宜，以為應納貢聘，權即從之。拜廬江太守，遷車騎長史。黃武初為丞相，威遠將軍，封陽羨侯。張溫、曁豔奏其事，邵辭位請罪，權釋令復職，年六十三卒。　志林曰：吳之創基，邵為首相，史無其傳，竊常恠之。嘗問劉聲叔。聲叔，博物君子也，云：「推其名位，自應立傳。項竣、吴孚時已有注記，此云與張惠恕不能。後韋氏作史，蓋惠恕之黨，故不見書。」六月，以太常顧雍為丞相。吳書曰：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。化字元耀，汝南人，博覽衆書，氣幹剛毅，長七尺九寸，雅有威容。為郎中令使魏，魏文帝因酒酣，嘲問曰：「吳、魏峙立，誰將平一海內者乎？」化對曰：「易稱帝出乎震，加聞先哲知命，舊說紫蓋黃旗，運在東南。」帝曰：「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，豈復在東乎？」化曰：「周之初基，太伯在東，是以文王能興於西。」帝笑，無以難，心奇其辭。使畢當還，禮送甚厚。權以化奉命光國，拜犍為太守，置官屬。頃之，遷太常，兼尚書令。正色立朝，勑子弟廢田業，絕治產，仰官廩祿，不與百姓爭利。妻早亡，化以古事為鑒，乃不復娶。權聞而貴之，以其年壯，勑宗正妻以宗室女，化固辭以疾，權不違其志。年出七十，乃上疏乞骸骨，遂爰居章安，卒於家。長子熾，字公熙，少有志操，能計筭。衞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，赴召，道卒。皖口言木連理。冬十二月，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，攻沒諸縣，衆數萬人。是歲地連震。吳錄曰：是冬魏文帝至廣陵，臨江觀兵，兵有十餘萬，旌旗彌數百里，有渡江之志。權嚴設固守。時大寒冰，舟不得入江。帝見波濤洶涌，歎曰：「嗟乎！固天所以隔南北也！」遂歸。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，帝大驚，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。

五年春，令曰：「軍興日乆，民離農畔，父子夫婦，不能相卹，孤甚愍之。今北虜縮竄，方外無事，其下州郡，有以寬息。」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，表令諸將增廣農畒。權報曰：「甚善。今孤父子親自受田，車中八牛以為四耦，雖未及古人，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。」秋七月，權聞魏文帝崩，征江夏，圍石陽，不克而還。蒼梧言鳳皇見。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，吳錄曰：郡治富春也。以全琮為太守，平討山越。冬十月，陸遜陳便宜，勸以施德緩刑，寬賦息調。又云：「忠讜之言，不能極陳，求容小臣，數以利聞。」權報曰：「夫法令之設，欲以遏惡防邪，儆戒未然也，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？此為先令後誅，不欲使有犯者耳。君以為太重者，孤亦何利其然，但不得已而為之耳。今承來意，當重諮謀，務從其可。且近臣有盡規之諫，親戚有補察之箴，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。書載『予違汝弼，汝無面從』，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？而云「不敢極陳」，何得為忠讜哉？若小臣之中，有可納用者，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？但諂媚取容，雖闇亦所明識也。至於發調者，徒以天下未定，事以衆濟。若徒守江東，脩崇寬政，兵自足用，復用多為？顧坐自守可陋耳。若不豫調，恐臨時未可便用也。又孤與君分義特異，榮戚實同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，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。」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，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，意所不安，令損益之。是歲，分交州置廣州，俄復舊。江表傳曰：權於武昌新裝大船，名為長安，試泛之釣臺沂。時風大盛，谷利令柂工取樊口。權曰：「當張頭取羅州。」利拔刀向柂工曰：「不取樊口者斬。」工即轉柂入樊口，風遂猛不可行，乃還。權曰：「阿利畏水何怯也？」利跪曰：「大王萬乘之主，輕於不測之淵，戲於猛浪之中，船樓裝高，邂逅顛危，柰社稷何？是以利輒敢以死爭。」權於是貴重之，自此後不復名之，常呼曰谷。

六年春正月，諸將獲彭綺。閏月，韓當子綜以其衆降魏。

七年春三月，封子慮為建昌侯。罷東安郡。夏五月，鄱陽太守周魴偽叛，誘魏將曹休。秋八月，權至皖口，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。大司馬呂範卒。是歲，改合浦為珠官郡。江表傳曰：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。權恐諸將畏罪而亡，乃下令曰：「自今諸將有重罪三，然後議。」

黃龍元年春，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。夏四月，夏口、武昌並言黃龍、鳳凰見。丙申，南郊即皇帝位，吳錄載權告天文曰：「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漢享國二十有四世，歷年四百三十有四，行氣數終，祿祚運盡，普天弛絕，率土分崩。孽臣曹丕遂奪神器，丕子叡繼世作慝，淫名亂制。權生於東南，遭值期運，承乾秉戎，志在平世，奉辭行罰，舉足為民。羣臣將相，州郡百城，執事之人，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，漢氏已絕祀於天，皇帝位虛，郊祀無主。休徵嘉瑞，前後雜沓，歷數在躬，不得不受。權畏天命，不敢不從，謹擇元日，登壇燎祭，即皇帝位。惟爾有神饗之，左右有吳，永終天祿。」是日大赦，改年。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，母吳氏為武烈皇后，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。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。將吏皆進爵加賞。初，興平中，吳中童謠曰：「黃金車，班蘭耳，闓昌門，出天子。」昌門，吳西郭門，夫差所作。五月，使校尉張剛、管篤之遼東。六月，蜀遣衞尉陳震慶權踐位。權乃參分天下，豫、青、徐、幽屬吳，兖、兾、并、涼屬蜀。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關為界，造為盟曰：「天降喪亂，皇綱失叙，逆臣承釁，劫奪國柄，始於董卓，終於曹操，窮凶極惡，以覆四海，至令九州幅裂，普天無統，民神痛怨，靡所戾止。及操子丕，桀逆遺醜，荐作姦回，偷取天位，而叡么麼，尋丕凶蹟，阻兵盜土，未伏厥誅。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，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。今日滅叡，禽其徒黨，非漢與吳，將復誰在？夫討惡翦暴，必聲其罪，宜先分製，奪其土地，使士民之心，各知所歸。是以春秋晉侯伐衞，先分其田以畀宋人，斯其義也。且古建大事，必先盟誓，故周禮有司盟之官，尚書有告誓之文，漢之與吳，雖信由中，然分土裂境，宜有盟約。諸葛丞相德威遠著，翼戴本國，典戎在外，信感陰陽，誠動天地，重復結盟，廣誠約誓，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。故立壇殺牲，昭告神明，再歃加書，副之天府。天高聽下，靈威棐諶，司慎司盟，羣臣羣祀，莫不臨之。自今日漢、吳旣盟之後，勠力一心，同討魏賊，救危恤患，分災共慶，好惡齊之，無或攜貳。若有害漢，則吳伐之；若有害吳，則漢伐之。各守分土，無相侵犯。傳之後葉，克終若始。凡百之約。皆如載書。信言不豔，實居于好。有渝此盟，創禍先亂，違貳不恊，慆慢天命，明神上帝是討是督，山川百神是糾是殛，俾墜其師，無克祚國。于爾大神，其明鑒之！」秋九月，權遷都建業，因故府不改館，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，掌武昌留事。

二年春正月，魏作合肥新城。詔立都講祭酒，以教學諸子。遣將軍衞溫、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。亶洲在海中，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，求蓬萊神山及仙藥，止此洲不還。世相承有數萬家，其上人民，時有至會稽貨布，會稽東縣人海行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。所在絕遠，卒不可得至，但得夷洲數千人還。

三年春二月，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。衞溫、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，下獄誅。夏，有野蠶成繭，大如卵。由拳野稻自生，改為禾興縣。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，淩以軍迎布。冬十月，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，淩覺而走。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。十二月丁卯，大赦，改明年元也。

嘉禾元年春正月，建昌侯慮卒。三月，遣將軍周賀、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。秋九月，魏將田豫要擊，斬賀于成山。冬十月，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、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，并獻貂馬。權大恱，加淵爵位。江表傳曰：是冬，羣臣以權未郊祀，奏議曰：「頃者嘉瑞屢臻，遠國慕義，天意人事，前後備集，宜脩郊祀，以承天意。」權曰：「郊祀當於土中，今非其所，於何施此？」重奏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王者以天下為家。昔周文、武郊於酆、鎬，非必土中。」權曰：「武王伐紂，即阼於鎬京，而郊其所也。文王未為天子，立郊於酆，見何經典？」復奏曰：「伏見漢書郊祀志，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酆。」權曰：「文王性謙讓，處諸侯之位，明未郊也。經傳無明文，匡衡俗儒意說，非典籍正義，不可用也。」　志林曰：吳王糾駮郊祀之奏，追貶匡衡，謂之俗儒。凡在見者，莫不慨然，以為統盡物理，達於事宜。至於稽之典籍，乃更不通。毛氏之說云：「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，故國之於邰，命使事天。」故詩曰：「后稷肇祀，庶無罪悔，以迄于今。」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，猶魯人郊祀也。是以棫樸之作，有積燎之薪。文王郊酆，經有明文，匡衡豈俗，而枉之哉？文王雖未為天子，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伐崇戡黎，祖伊奔告。天旣棄殷，乃眷西顧，太伯三讓，以有天下。文王為王，於義何疑？然則匡衡之奏，有所未盡。桉世宗立甘泉、汾陰之祠，皆出方士之言，非據經典者也。方士以甘泉、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，故孝武因之，遂立二畤。漢治長安，而甘泉在北，謂就乾位，而衡云：「武帝居甘泉，祭於南宮」，此旣誤矣。祭汾陰在水之脽，呼為澤中，而衡云「東之少陽」，失其本意。此自吳事，於傳無非，恨無辯正之辭，故矯之云。脽，音誰，見漢書音義。

二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肇受元命，夙夜兢兢，不遑假寢。思平世難，救濟黎庶，上荅神祇，下慰民望。是以眷眷，勤求俊傑，將與勠力，共定海內，苟在用心，與之偕老。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，乆脅賊虜，隔在一方，雖乃心於國，其路靡緣。今因天命，遠遣二使，款誠顯露，章表殷勤，朕之得此，何喜如之！雖湯遇伊尹，周獲呂望，世祖未定而得河右，方之今日，豈復是過？普天一統，於是定矣。書不云乎，『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』。其大赦天下，與之更始，其明下州郡，咸使聞知。特下燕國，奉宣詔恩，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。」三月，遣舒、綜還，使太常張彌、執金吾許晏、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，金寶珍貨，九錫備物，乘海授淵。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：天地失序，皇極不建，元惡大憝，作害于民，海內分崩，羣生堙滅，雖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，方之今日，亂有甚焉。朕受歷數，君臨萬國，夙夜戰戰，念在弭難，若涉淵水，罔知攸濟。是以把旄杖鉞，翦除凶虐，自東徂西，靡遑寧處，苟力所及，民無災害。雖賊虜遺種，未伏辜誅，猶繫囚枯木，待時而斃。惟將軍天姿特達，兼包文武，觀時覩變，審於去就，踰越險阻，顯致赤心，肇建大計，為天下先，元勳巨績，侔於古人。雖昔竇融背棄隴右，卒占西河，以定光武，休名美實，豈復是過？欽嘉雅尚，朕實欣之。自古聖帝明王，建化垂統，以爵襃德，以祿報功；功大者祿厚，德盛者禮崇。故周公有挾輔之勞，太師有鷹揚之功，並啟土宇，兼受備物。今將軍規萬年之計，建不世之略，絕僭逆之虜，順天人之肅，濟成洪業，功無與比，齊魯之事，奚足言哉！詩不云乎，『無言不讎，無德不報』。今以幽、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，封君為燕王，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、竹使符第一至第十。錫君玄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契爾龜，用錫冢社。方有戎事，典統兵馬，以大將軍曲蓋麾幢，督幽州、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。今加君九錫，其敬聽後命。以君三世相承，保綏一方，寧集四郡，訓及異俗，民夷安業，無或攜貳，是用錫君大輅、戎輅、玄牡二駟。君務在勸農，嗇人成功，倉庫盈積，官民俱豐，是用錫君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君正化以德，敬下以禮，敦義崇謙，內外咸和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。君宣導休風，懷保邊遠，遠人迴面，莫不影附，是用錫君朱戶以居，君運其才略，官方任賢，顯直措枉，羣善必舉，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。君戎馬整齊，威震遐方，糾虔天刑，彰厥有罪，是用錫君鈇鉞各一。君文和於內，武信於外，禽討逆節，折衝掩難，是用錫君彤弓一、彤矢百、玈弓十、玈矢千。君忠勤有効，溫恭為德，明允篤誠，感于朕心，是用錫君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欽哉！敬茲訓典，寅亮天工，相我國家，永終爾休。」舉朝大臣，自丞相雍已下皆諫，以為淵未可信，而寵待太厚，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、綜，權終不聽。臣松之以為權愎諫違衆，信淵意了，非有攻伐之規，重複之慮。宣達錫命，乃用萬人，是何不愛其民，昏虐之甚乎？此役也，非惟闇塞，寔為無道。淵果斬彌等，送其首于魏，沒其兵資。權大怒，欲自征淵，江表傳載權怒曰：「朕年六十，世事難易，靡所不嘗，近為鼠子所前却，令人氣踴如山。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，無顏復臨萬國。就令顛沛，不以為恨。」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。是歲，權向合肥新城，遣將軍全琮征六安，皆不克還。吳書曰：初，張彌、許晏等俱到襄平，官屬從者四百許人。淵欲圖彌、晏，先分其人衆，置遼東諸縣，以中使秦旦、張羣、杜德、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，置玄菟郡。玄菟郡在遼東北，相去二百里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，兼重可三四百人。旦等皆舍於民家，仰其飲食。積四十許日，旦與彊等議曰：「吾人遠辱國命，自棄於此，與死亡何異？今觀此郡，形勢甚弱。若一旦同心，焚燒城郭，殺其長吏，為國報恥，然後伏死，足以無恨。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？」彊等然之。於是陰相約結，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。其日中時，為部中張松所告，贊便會士衆閉城門。旦、羣、德、彊等皆踰城得走。時羣病疽創著膝，不及輩旅，德常扶接與俱，崎嶇山谷。行六七百里，創益困，不復能前，卧草中，相守悲泣。羣曰：「吾不幸創甚，死亡無日，卿諸人宜速進道，兾有所達。空相守，俱死於窮谷之中，何益也？」德曰：「萬里流離，死生共之，不忍相委。」於是推旦、彊使前，德獨留守羣，捕菜果食之。旦、彊別數日，得達句驪王宮，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，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。宮等大喜，即受詔，命使人隨旦還迎羣、德。其年，宮遣皁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，奉表稱臣，貢貂皮千枚，鶡雞皮十具。旦等見權，悲喜不能自勝。權義之，皆拜校尉。間一年，遣使者謝宏、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，加賜衣物珍寶。恂等到安平口，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，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，令以吳使自效。奉聞之，倒還。宮遣主簿笮咨、帶固等出安平，與宏相見。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，宮於是謝罪，上馬數百匹。宏乃遣咨、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。是時宏舩小，載馬八十匹而還。

三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兵乆不輟，民困於役，歲或不登。其寬諸逋，勿復督課。」夏五月，權遣陸遜、諸葛瑾等屯江夏、沔口，孫韶、張承等向廣陵、淮陽，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。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，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，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，自率水軍東征。未至壽春，權退還，孫韶亦罷。秋八月，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，討山越。九月朔，隕霜傷穀。冬十一月，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，事畢，還武昌。詔復曲阿為雲陽，丹徒為武進。廬陵賊李桓、羅厲等為亂。

四年夏，遣呂岱討桓等。秋七月，有雹。魏使以馬求易珠璣、翡翠、瑇瑁，權曰：「此皆孤所不用，而可得馬，何苦而不聽其交易？」

五年春，鑄大錢，一當五百。詔使吏民輸銅，計銅畀直。設盜鑄之科。三月，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賔殿。輔吳將軍張昭卒。中郎將吾粲獲李桓，將軍唐咨獲羅厲等。自十月不雨，至於夏。冬十月，彗星見于東方。鄱陽賊彭旦等為亂。

六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達制，人情之極痛也；賢者割哀以從禮，不肖者勉而致之。世治道泰，上下無事，君子不奪人情，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。至於有事，則殺禮以從宜，要絰而處事。故聖人制法，有禮無時則不行。遭喪不奔非古也，蓋隨時之宜，以義斷恩也。前故設科，長吏在官，當須交代，而故犯之，雖隨糾坐，猶已廢曠。方事之殷，國家多難，凡在官司，宜各盡節，先公後私，而不恭承，甚非謂也。中外羣僚，其更平議，務令得中，詳為節度。」顧譚議，以為「奔喪立科，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，重則本非應死之罪，雖嚴刑益設，違奪必少。若偶有犯者，加其刑則恩所不忍，有減則法廢不行。愚以為長吏在遠，苟不告語，勢不得知。比選代之間，若有傳者，必加大辟，則長吏無廢職之負，孝子無犯重之刑。」將軍胡綜議，以為「喪紀之禮，雖有典制，苟無其時，所不得行。方今戎事軍國異容，而長吏遭喪，知有科禁，公敢干突，苟念聞憂不奔之恥，不計為臣犯禁之罪，此由科防本輕所致。忠節在國，孝道立家，出身為臣，焉得兼之？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。宜定科文，示以大辟，若故違犯，有罪無赦。以殺止殺，行之一人，其後必絕。」丞相雍奏從大辟。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，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。陸遜陳其素行，因為之請，權乃減宗一等，後不得以為比，因此遂絕。二月，陸遜討彭旦等，其年，皆破之。冬十月，遣衞將軍全琮襲六安，不克。諸葛恪平山越事畢，北屯廬江。

赤烏元年春，鑄當千大錢。夏，呂岱討廬陵賊，畢，還陸口。秋八月，武昌言麒麟見。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，宜改年號。詔曰：「間者赤烏集於殿前，朕所親見，若神靈以為嘉祥者，改年宜以赤烏為元。」羣臣奏曰：「昔武王伐紂，有赤烏之祥，君臣觀之，遂有天下，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，以為近事旣嘉，親見又明也。」於是改年。步夫人卒，追贈皇后。初，權信任校事呂壹，壹性苛慘，用法深刻。太子登數諫，權不納，大臣由是莫敢言。後壹姦罪發露伏誅，權引咎責躬，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，因問時事所當損益。禮還，復有詔責數諸葛瑾、步隲、朱然、呂岱等曰：「袁禮還，云與子瑜、子山、義封、定公相見，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，各自以不掌民事，不肯便有所陳，悉推之伯言、承明。伯言、承明見禮，泣涕懇惻，辭旨辛苦，至乃懷執危怖，有不自安之心。聞此悵然，深自刻怪。何者？夫惟聖人能無過行，明者能自見耳。人之舉厝，何能悉中，獨當己有以傷拒衆意，忽不自覺，故諸君有嫌難耳；不爾，何緣乃至於此乎？自孤興軍五十年，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。天下未定，孽類猶存，士民勤苦，誠所貫知。然勞百姓，事不得已耳。與諸君從事，自少至長，髮有二色，以謂表裏足以明露，公私分計，足用相保。盡言直諫，所望諸君；拾遺補闕，孤亦望之。昔衞武公年過志壯，勤求輔弼，每獨歎責。江表傳曰：權又云：「天下無粹白之狐，而有粹白之裘，衆之所積也。夫能以駮致純，不惟積乎？故能用衆力，則無敵於天下矣；能用衆智，則無畏於聖人矣。」且布衣韋帶，相與交結，分成好合，尚汚垢不異。今日諸君與孤從事，雖君臣義存，猶謂骨肉不復是過。榮福喜戚，相與共之。忠不匿情，智無遺計，事統是非，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！同船濟水，將誰與易？齊桓諸侯之霸者耳，有善管子未嘗不歎，有過未嘗不諫，諫而不得，終諫不止。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，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，仍執嫌難。以此言之，孤於齊桓良優，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？乆不相見，因事當笑。共定大業，整齊天下，當復有誰？凡百事要所當損益，樂聞異計，匡所不逮。」

二年春三月，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：「郎吏者，宿衞之臣，古之命士也。間者所用頗非其人。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，不得以虛辭相飾。」遣使者羊衜、鄭胄、將軍孫怡之遼東，擊魏守將張持、高慮等，虜得男女。文士傳曰：胄字敬先，沛國人。父札，才學博達，權為驃騎將軍，以札為從事中郎，與張昭、孫邵共定朝儀。胄其少子，有文武姿局，少知名，舉賢良，稍遷建安太守。呂壹賔客於郡犯法，胄收付獄，考竟。壹懷恨，後密譖胄。權大怒，召胄還，潘濬、陳表並為請，得釋。後拜宣信校尉，往救公孫淵，已為魏所破，還遷執金吾。子豐，字曼季，有文學操行，與陸雲善，與雲詩相往反。司空張華辟，未就，卒。臣松之聞孫怡者，東州人，非權之宗也。零陵言甘露降。夏五月，城沙羡。冬十月，將軍蔣祕南討夷賊。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，自稱平南將軍，與弟潛共攻零陵、桂陽，及搖動交州、蒼梧、鬱林諸郡，衆數萬人。遣將軍呂岱、唐咨討之，歲餘皆破。

三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蓋君非民不立，民非穀不生。頃者以來，民多征役，歲又水旱，年穀有損，而吏或不良，侵奪民時，以致饑困。自今以來，督軍郡守，其謹察非法，當農桑時，以役事擾民者，舉正以聞。」夏四月，大赦，詔諸郡縣治城郭，起譙樓，穿壍發渠，以備盜賊。冬十一月，民饑，詔開倉廩以振貧窮。

四年春正月，大雪，平地深三尺，鳥獸死者大半。夏四月，遣衞將軍全琮略淮南，決芍陂，燒安城邸閣，收其人民。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。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，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。車騎將軍朱然圍樊，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。漢晉春秋曰：零陵太守殷禮言於權曰：「今天棄曹氏，喪誅累見，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。陛下身自御戎，取亂侮亡，宜滌荊、揚之地，舉彊羸之數，使彊者執戟，羸者轉運，西命益州軍于隴右，授諸葛瑾、朱然大衆指事襄陽，陸遜、朱桓別征壽春，大駕入淮陽，歷青、徐。襄陽、壽春困於受敵，長安以西務對蜀軍，許、洛之衆勢必分離；掎角瓦解，民必內應，將帥對向，或失便宜；一軍敗績，則三軍離心，便當秣馬脂車，陵蹈城邑，乘勝逐北，以定華夏。若不悉軍動衆，循前輕舉，則不足大用，易於屢退。民疲威消，時往力竭，非出兵之策也。」權弗能用之。五月，太子登卒。是月，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。六月，軍還。閏月，大將軍瑾卒。秋八月，陸遜城邾。

五年春正月，立子和為太子，大赦，改禾興為嘉興。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，詔曰：「今天下未定，民物勞瘁，且有功者或未錄，饑寒者尚未恤，猥割土壤以豐子弟，崇爵位以寵妃妾，孤甚不取。其釋此議。」三月，海鹽縣言黃龍見。夏四月，禁進獻御，減太官膳。秋七月，遣將軍聶友、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、儋耳。是歲大疫，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。八月，立子霸為魯王。

六年春正月，新都言白虎見。諸葛恪征六安，破魏將謝順營，收其民人。冬十一月，丞相顧雍卒。十二月，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。是歲，司馬宣王率軍入舒，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。

七年春正月，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。秋，宛陵言嘉禾生。是歲，步隲、朱然等各上疏云：「自蜀還者，咸言背盟與魏交通，多作舟舩，繕治城郭。又蔣琬守漢中，聞司馬懿南向，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，反委漢中，還近成都。事已彰灼，無所復疑，宜為之備。」權揆其不然，曰：「吾待蜀不薄，聘享盟誓，無所負之，何以致此？又司馬懿前來入舒，旬日便退，蜀在萬里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？昔魏欲入漢川，此閒始嚴，亦未舉動，會聞魏還而止，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？又人家治國，舟船城郭，何得不獲？今此閒治軍，寧復欲以禦蜀邪？人言苦不可信，朕為諸君破家保之。」蜀竟自無謀，如權所籌。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，是使妻去夫，子棄父，甚傷義教，自今勿殺也。」

八年春二月，丞相陸遜卒。夏，雷霆犯宮門柱，又擊南津大橋楹。茶陵縣鴻水溢出，流漂居民二百餘家。秋七月，將軍馬茂等圖逆，夷三族。吳歷曰：茂本淮南鍾離長，而為王淩所失，叛歸吳，吳以為征西將軍、九江太守、外部督，封侯，領千兵。權數出苑中，與公卿諸將射。茂與兼符節令朱貞、無難督虞欽、牙門將朱志等合計，伺權在苑中，公卿諸將在門未入，令貞持節稱詔，悉收縛之；茂引兵入苑擊權，分據宮中及石頭塢，遣人報魏。事覺，皆族之。八月，大赦。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，自小其至雲陽西城，通會巿，作邸閣。

九年春二月，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，斬獲千餘。夏四月，武昌言甘露降。秋九月，以驃騎步隲為丞相，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，衞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，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，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。江表傳曰：是歲，權詔曰：「謝宏往日陳鑄大錢，云以廣貨，故聽之。今聞民意不以為便，其省息之，鑄為器物，官勿復出也。私家有者，勑以輸藏，計畀其直，勿有所枉也。」

十年春正月，右大司馬全琮卒。江表傳曰：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，誕以步騎二萬迎壹於高山。權出涂中，遂至高山，潛軍以待之。誕覺而退。二月，權適南宮。三月，改作太初宮，諸將及州郡皆義作。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，材柱率細，皆以腐朽，常恐損壞。今未復西，可徙武昌宮材瓦，更繕治之。」有司奏言曰：「武昌宮已二十八歲，恐不堪用，宜下所在通更伐致。」權曰：「大禹以卑宮為美，今軍事未已，所在多賦，若更通伐，妨損農桑。徙武昌材瓦，自可用也。」夏五月，丞相步隲卒。冬十月，赦死罪。

十一年春正月，朱然城江陵。二月，地仍震。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朕以寡德，過奉先祀，莅事不聦，獲譴靈祇，夙夜祗戒，若不終日。羣僚其各厲精，思朕過失，勿有所諱。」三月，宮成。夏四月，雨雹，雲陽言黃龍見。五月，鄱陽言白虎仁。瑞應圖曰：白虎仁者，王者不暴虐，則仁虎不害也。詔曰：「古者聖王積行累善，脩身行道，以有天下，故符瑞應之，所以表德也。朕以不明，何以臻茲？書云『雖休勿休』，公卿百司，其勉脩所職，以匡不逮。」

十二年春三月，左大司馬朱然卒。四月，有兩烏銜鵲墮東館。丙寅，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，燎鵲以祭。吳錄曰：六月戊戌，寶鼎出臨平湖。八月癸丑，白鳩見於章安。

十三年夏五月，日至，熒惑入南斗，秋七月，犯魁第二星而東。八月，丹楊、句容及故鄣、寧國諸山崩，鴻水溢。詔原逋責，給貸種食。廢太子和，處故鄣。魯王霸賜死。冬十月，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，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。異等持重，欽不敢進。十一月，立子亮為太子。遣軍十萬，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。十二月，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，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，遣將軍戴烈、陸凱往拒之，皆引還。庾闡揚都賦注曰：烽火以炬置孤山頭，皆緣江相望，或百里，或五十、三十里，寇至則舉以相告，一夕可行萬里。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，鼓三竟，達吳郡南沙。是歲，神人授書，告以改年、立后。

太元元年夏五月，立皇后潘氏，大赦，改年。初臨海羅陽縣有神，自稱王表。吳錄曰：羅陽今安固縣。周旋民閒，語言飲食與人無異，然不見其形。又有一婢，名紡績。是月，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。表隨崇俱出，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，崇等無以易。所歷山川，輒遣婢與其神相聞。秋七月，崇與表至，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，數使近臣齎酒食往。表說水旱小事，往往有驗。孫盛曰：盛聞國將興，聽於民；國將亡，聽於神。權年老志衰，讒臣在側，廢適立庶，以妾為妻，可謂多涼德矣。而偽設符命，求福妖邪，將亡之兆，不亦顯乎！秋八月朔，大風，江海涌溢，平地深八尺，吳高陵松柏斯拔，郡城南門飛落。冬十一月，大赦。權祭南郊還，寢疾。吳錄曰：權得風疾。十二月，驛徵大將軍恪，拜為太子太傅。詔省徭役，減征賦，除民所患苦。

二年春正月，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，居長沙；子奮為齊王，居武昌；子休為琅邪王，居虎林。二月，大赦，改元為神鳳。皇后潘氏薨。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，表亡去。夏四月，權薨，時年七十一，謚曰大皇帝。秋七月，葬蔣陵。傅子曰：孫策為人明果獨斷，勇蓋天下，以父堅戰死，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，轉鬬千里，盡有江南之地，誅其名豪，威行鄰國。及權繼其業，有張子布以為腹心，有陸議、諸葛瑾、步隲以為股肱，有呂範、朱然以為爪牙，分任受職，乘閒伺隙，兵不妄動，故戰少敗而江南安。

評曰：孫權屈身忍辱，任才尚計，有句踐之奇英，人之傑矣。故能自擅江表，成鼎峙之業。然性多嫌忌，果於殺戮，曁臻末年，彌以滋甚。至于讒說殄行，胤嗣廢斃，馬融注尚書曰：殄，絕也，絕君子之行。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？其後葉陵遲，遂致覆國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，雖為兆亂，然國之傾覆，自由暴皓。若權不廢和，皓為世適，終至滅亡，有何異哉？此則喪國由於昏虐，不在於廢黜也。設使亮保國祚，休不早死，則皓不得立。皓不得立，則吳不亡矣。

## 三嗣主傳第三

孫亮傳

孫亮字子明，權少子也。權春秋高，而亮最少，故尤留意。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，心不自安，因倚權意，欲豫自結，數稱述全尚女，勸為亮納。赤烏十三年，和廢，權遂立亮為太子，以全氏為妃。

太元元年夏，亮母潘氏立為皇后。冬，權寢疾，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，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，並受詔輔太子。明年四月，權薨，太子即尊號，大赦，改。是歲，於魏嘉平四年也。

閏月，以恪為帝太傅，胤為衞將軍領尚書事，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，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，宂官加等。冬十月，太傅恪率軍遏巢湖，巢音祖了反。城東興，使將軍全端守西城，都尉留略守東城。十二月朔丙申，大風雷電，魏使將軍諸葛誕、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，將軍王昶攻南郡，毌丘儉向武昌。甲寅，恪以大兵赴敵。戊午，兵及東興，交戰，大破魏軍，殺將軍韓綜、桓嘉等。是月，雷雨，天災武昌端門；改作端門，又災內殿。臣松之案：孫權赤烏十年，詔徙武昌宮材瓦，以繕治建康宮，而此猶有端門內殿。　吳錄云：諸葛恪有遷都意，更起武昌宮。今所災者恪所新作。

二年春正月丙寅，立皇后全氏，大赦。庚午，王昶等皆退。二月，軍還自東興，大行封賞。三月，恪率軍伐魏。夏四月，圍新城，大疫，兵卒死者大半。秋八月，恪引軍還。冬十月，大饗。武衞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。大赦。以峻為丞相，封富春侯。十一月，有大鳥五見于春申，明年改元。

五鳳元年夏，大水。秋，吳侯英謀殺峻，覺，英自殺。冬十一月，星茀于斗、牛。江表傳曰：是歲交阯稗草化為稻。

二年春正月，魏鎮東將軍毌丘儉、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，戰于樂嘉。閏月壬辰，峻及驃騎將軍呂據、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，軍及東興，聞欽等敗。壬寅，兵進于橐臯，欽詣峻降，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。魏諸葛誕入壽春，峻引軍還。二月，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，交戰，珍敗績。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，贊及將軍孫楞、蔣脩等皆遇害。三月，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，不克。秋七月，將軍孫儀、張怡、林恂等謀殺峻，發覺，儀自殺，恂等伏辜。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。使衞尉馮朝城廣陵，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，留略為東海太守。是歲大旱。十二月，作太廟。以馮朝為監軍使者，督徐州諸軍事，民饑，軍士怨畔。

太平元年春二月朔，吳歷曰：正月，為權立廟，稱太祖廟。建業火。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，將征魏。八月，先遣欽及驃騎呂據、車騎劉纂、鎮南朱異、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、泗。九月丁亥，峻卒，以從弟偏將軍綝為侍中、武衞將軍，領中外諸軍事，召還據等。據聞綝代峻，大怒。己丑，大司馬呂岱卒。壬辰，太白犯南斗。據、欽、咨等表薦衞將軍滕胤為丞相，綝不聽。癸卯，更以胤為大司馬，代呂岱駐武昌。據引兵還，欲討綝。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、咨等，使取據。冬十月丁未，遣孫憲及丁奉、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，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。胤兵敗夷滅。己酉，大赦，改年。辛亥，獲呂據於新州。十一月，以綝為大將軍、假節，封永康侯。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，事覺，綝殺惇，迫憲令自殺。十二月，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。

二年春二月甲寅，大雨，震電。乙卯，雪，大寒。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，西部為衡陽郡，會稽東部為臨海郡，豫章東部為臨川郡。夏四月，亮臨正殿，大赦，始親政事。綝所表奏，多見難問，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，得三千餘人，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。亮曰：「吾立此軍，欲與之俱長。」日於菀中習焉。吳歷曰：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，問左右侍臣：「先帝數有特制，今大將軍問事，但令我書可邪！」亮後出西苑，方食生梅，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，蜜中有鼠矢，召問藏吏，藏吏叩頭。亮問吏曰：「黃門從汝求蜜邪？」吏曰：「向求，實不敢與。」黃門不服，侍中刁玄、張邠啟：「黃門、藏吏辭語不同，請付獄推盡。」亮曰：「此易知耳。」令破鼠矢，矢裏燥。亮大笑謂玄、邠曰：「若矢先在蜜中，中外當俱溼，今外溼裏燥，必是黃門所為。」黃門首服，左右莫不驚悚。　江表傳曰：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。黃門先恨藏吏，以鼠矢投餳中，啟言藏吏不謹。亮呼吏持餳器入，問曰：「此器旣蓋之，且有掩覆，無緣有此，黃門將有恨於汝邪？」吏叩頭曰：「嘗從某求宮中莞席，宮席有數，不敢與。」亮曰：「必是此也。」覆問黃門，具首伏。即於目前加髠鞭，斥付外署。　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，亦表裏皆溼。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，緣遇燥矢，故成亮之惠。然猶謂吳曆此言，不如江表傳為實也。

五月，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，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，又遣子靚、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。六月，使文欽、唐咨、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。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，夏口督孫壹奔魏。秋七月，綝率衆救壽春，次于鑊里，朱異至自夏口，綝使異為前部督，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。八月，會稽南部反，殺都尉。鄱陽、新都民為亂，廷尉丁密、步兵校尉鄭胄、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。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，綝大怒，九月朔己巳，殺異於鑊里。辛未，綝自鑊里還建業。甲申，大赦。十一月，全緒子禕、儀以其母奔魏。十二月，全端、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。

三年春正月，諸葛誕殺文欽。三月，司馬文王克壽春，誕及左右戰死，將吏已下皆降。秋七月，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。詔州郡伐宮材。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。亮以綝專恣，與太常全尚，將軍劉丞謀誅綝。九月戊午，綝以兵取尚，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，召大臣會宮門，黜亮為會稽王，時年十六。

孫休傳

孫休字子烈，權第六子。年十三，從中書郎射慈、郎中盛冲受學。太元二年正月，封琅邪王，居虎林。四月，權薨，休弟亮承統，諸葛恪秉政，不欲諸王在濵江兵馬之地，徙休於丹楊郡。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，休上書乞徙他郡，詔徙會稽。居數歲，夢乘龍上天，顧不見尾，覺而異之。孫亮廢，己未，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。休初聞問，意疑，楷、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，留一日二夜，遂發。十月戊寅，行至曲阿，有老公干休叩頭曰：「事乆變生，天下喁喁，願陛下速行。」休善之，是日進及布塞亭。武衞將軍恩行丞相事，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，築宮，以武帳為便殿，設御座。己卯，休至，望便殿止住，使孫楷先見恩。楷還，休乘輦進，羣臣再拜稱臣。休升便殿，謙不即御坐，止東廂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，丞相奉璽符。休三讓，羣臣三請。休曰：「將相諸侯咸推寡人，寡人敢不承受璽符。」羣臣以次奉引，休就乘輿，百官陪位，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，拜于道側，休下車荅拜。即日，御正殿，大赦，改元。是歲，於魏甘露三年也。

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，詔曰：「夫襃德賞功，古今通義。其以大將軍綝為丞相、荊州牧，增食五縣。武衞將軍恩為御史大夫、衞將軍、中軍督，封縣侯。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、縣侯。偏將軍幹雜號將軍、亭侯。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，以布為輔義將軍，封永康侯。董朝親迎，封為鄉侯。」又詔曰：「丹陽太守李衡，以往事之嫌，自拘有司。夫射鉤斬袪，在君為君，遣衡還郡，勿令自疑。」襄陽記曰：衡字叔平，本襄陽卒家子也，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。聞羊衜有人物之鑒，往干之，衜曰：「多事之世，尚書劇曹郎才也。」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，大臣畏偪，莫有敢言，衜曰：「非李衡無能困之者。」遂共薦為郎。權引見，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，權有愧色。數月，壹被誅，而衡大見顯擢。後常為諸葛恪司馬，幹恪府事。恪被誅，求為丹楊太守。時孫休在郡治，衡數以法繩之。妻習氏每諫衡，衡不從。會休立，衡憂懼，謂妻曰：「不用卿言，以至於此。」遂欲奔魏。妻曰：「不可。君本庶民耳，先帝相拔過重，旣數作無禮，而復逆自猜嫌，逃叛求活，以此北歸，何面見中國人乎？」衡曰：「計何所出？」妻曰：「琅邪王素好善慕名，方欲自顯於天下，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。可自囚詣獄，表列前失，顯求受罪。如此，乃當逆見優饒，非但直活而已。」衡從之，果得無患，又加威遠將軍，援以棨戟。衡每欲治家，妻輙不聽，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，種甘橘千株。臨死，勑兒曰：「汝母惡我治家，故窮如是。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，歲上一匹絹，亦可足用耳。」衡亡後二十餘日，兒以白母，母曰：「此當是種甘橘也，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，必汝父遣為宅。汝父恒稱太史公言，『江陵千樹橘，當封君家』。吾荅曰：『且人患無德義，不患不富，若貴而能貧，方好耳，用此何為！』」吳末，衡甘橘成，歲得絹數千匹，家道殷足。晉咸康中，其宅止枯樹猶在。己丑，封孫皓為烏程侯，皓弟德錢唐侯，謙永安侯。江表傳曰：羣臣奏立皇后、太子，詔曰：「朕以寡德，奉承洪業，莅事日淺，恩澤未敷，加后妃之號，嗣子之位，非所急也。」有司又固請，休謙虛不許。

十一月甲午，風四轉五復，蒙霧連日。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，權傾人主，有所陳述，敬而不違，於是益恣。休恐其有變，數加賞賜。丙申，詔曰：「大將軍忠款內發，首建大計以安社稷，卿士內外，咸贊其議，並有勳勞。昔霍光定計，百僚同心，無復是過。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，依故事應加爵位者，促施行之。」戊戌，詔曰：「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，事統煩多，其加衞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，與大將軍分省諸事。」壬子，詔曰：「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，父兄在都，子弟給郡縣吏，旣出限米，軍出又從，至於家事無經護者，朕甚愍之。其有五人三人為役，聽其父兄所欲留，為留一人，除其米限，軍出不從。」又曰：「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，皆加位一級。」頃之，休聞綝逆謀，陰與張布圖計。十二月戊辰臘，百僚朝賀，公卿升殿，詔武士縛綝，即日伏誅。己巳，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，加布為中軍督，封布弟惇為都亭侯，給兵三百人，惇弟恂為校尉。

詔曰：「古者建國，教學為先，所以道世治性，為時養器也。自建興以來，時事多故，吏民頗以目前趨務，去本就末，不循古道。夫所尚不惇，則傷化敗俗。其案古置學官，立五經博士，核取應選，加其寵祿，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，各令就業。一歲課試，差其品第，加以位賞。使見之者樂其榮，聞之者羨其譽。以敦王化，以隆風俗。」

二年春正月，震電。三月，備九卿官，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託于王公之上，夙夜戰戰，忘寢與食。今欲偃武脩文，以崇大化。推此之道，當由士民之贍，必須農桑。管子有言：『倉廩實，知禮節；衣食足，知榮辱。』夫一夫不耕，有受其饑，一婦不織，有受其寒；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，未之有也。自頃年已來，州郡吏民及諸營兵，多違此業，皆浮船長江，賈作上下，良田漸廢，見穀日少，欲求大定，豈可得哉？亦由租入過重，農人利薄，使之然乎！今欲廣開田業，輕其賦稅，差科彊羸，課其田畝，務令優均，官私得所，使家給戶贍，足相供養，則愛身重命，不犯科法，然後刑罰不用，風俗可整。以羣僚之忠賢，若盡心於時，雖太古盛化，未可卒致，漢文升平，庶幾可及。及之則臣主俱榮，不及則損削侵辱，何可從容俯仰而已？諸卿尚書，可共咨度，務取便佳。田桑已至，不可後時。事定施行，稱朕意焉。」

三年春三月，西陵言赤烏見。秋，用都尉嚴密議，作浦里塘。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，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，有惡言。有司以聞，黜為候官侯，遣之國。道自殺，衞送者伏罪。吳錄曰：或云休鴆殺之。至晉太康中，吳故少府丹楊戴顒迎亮喪，葬之賴鄉。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，分宜都置建平郡。吳歷曰：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。

四年夏五月，大雨，水泉涌溢。秋八月，遣光祿大夫周弈、石偉巡行風俗，察將吏清濁，民所疾苦，為黜陟之詔。楚國先賢傳曰：石偉字公操，南郡人。少好學，脩節不怠，介然獨立，有不可奪之志。舉茂才、賢良方正，皆不就。孫休即位，特徵偉，累遷至光祿勳。及皓即位，朝政昏亂，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，就拜光祿大夫。吳平，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。太康二年，詔曰：「吳故光祿大夫石偉，秉志清白，皓首不渝，難處危亂，廉節可紀。年已過邁，不堪遠涉，其以偉為議郎，加二千石秩，以終厥世。」偉遂陽狂及盲，不受晉爵。年八十三，太熈元年卒。九月，布山言白龍見。是歲，安吳民陳焦死，埋之，六日更生，穿土中出。

五年春二月，白虎門北樓災。秋七月，始新言黃龍見。八月壬午，大雨震電，水泉涌溢。乙酉，立皇后朱氏。戊子，立子𩅦為太子，大赦。吳錄載休詔曰：「人之有名，以相紀別，長為作字，憚其名耳。禮，名子欲令難犯易避，五十稱伯仲，古或一字。今人競作好名好字，又令相配，所行不副，此瞽字伯明者也，孤常哂之。或師友父兄所作，或自己為；師友尚可，父兄猶非，自為最不謙。孤今為四男作名字：太子名𩅦，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，字莔，莔音如迄今之迄；次子名𩃙，𩃙音如兕觥之觥，字𧟨，𧟨音如玄礥首之礥；次子名壾，壾音如草莽之莽，字昷，昷音如舉物之舉；次子名𠅬，𠅬音如襃衣下寬大之襃，字㷏，㷏音如有所擁持之擁。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。夫書八體損益，因事而生，今造此名字，旣不相配，又字但一，庶易棄避，其普告天下，使咸聞知。」　臣松之以為傳稱「名以制義，義以出禮，禮以體政，政以正民。是以政成而民聽，易則生亂」。斯言之作，豈虛也哉！休欲令難犯，何患無名，而乃造無況之字，制不典之音，違明誥於前脩，垂嗤騃於後代，不亦異乎！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。師服之言，於是乎徵矣。冬十月，以衞將軍濮陽興為丞相，廷尉丁密、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。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，委之以事，布典宮省，興關軍國。休銳意於典籍，欲畢覽百家之言，尤好射雉，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，唯此時舍書。休欲與愽士祭酒韋曜、博士盛沖講論道藝，曜、沖素皆切直，布恐入侍，發其陰失，令己不得專，因妄飾說以拒遏之。休荅曰：「孤之涉學，羣書略徧，所見不少也；其明君闇王，姦臣賊子，古今賢愚成敗之事，無不覽也。今曜等入，但欲與論講書耳，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。縱復如此，亦何所損？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，以此不欲令入耳。如此之事，孤已自備之，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。此都無所損，君意特有所忌故耳。」布得詔陳謝，重自序述，又言懼妨政事。休荅曰：「書籍之事，患人不好，好之無傷也。此無所為非，而君以為不宜，是以孤有所及耳。王務學業，其流各異，不相妨也。不圖君今日在事，更行此於孤也，良所不取。」布拜表叩頭，休荅曰：「聊相開悟耳，何至叩頭乎！如君之忠誠，遠近所知。往者所以相感，今日之巍巍也。詩云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』終之實難，君其終之。」初休為王時，布為左右將督，素見信愛，及至踐阼，厚加寵待，專擅國勢，多行無禮，自嫌瑕短，懼曜、沖言之，故尤患忌。休雖解此旨，心不能恱，更恐其疑懼，竟如布意，廢其講業，不復使沖等入。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、大豬。臣松之案：察戰吳官號，今揚都有察戰巷。

六年夏四月，泉陵言黃龍見。五月，交阯郡吏呂興等反，殺太守孫諝。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，而察戰至，恐復見取，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，招誘諸夷也。冬十月，蜀以魏見伐來告。癸未，建業石頭小城火，燒西南百八十丈。甲申，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，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，議兵所向，將軍丁封、孫異如沔中，皆救蜀。蜀主劉禪降魏問至，然後罷。呂興旣殺孫諝，使使如魏，請太守及兵。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。分武陵為天門郡。吳歷曰：是歲青龍見於長沙，白燕見於慈胡，赤雀見於豫章。

七年春正月，大赦。二月，鎮軍陸抗、撫軍步恊、征西將軍留平、建平太守盛曼，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。夏四月，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，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。將軍孫越徼得一船，獲三十人。秋七月，海賊破海鹽，殺司鹽校尉駱秀。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。豫章民張節等為亂，衆萬餘人。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，以救羅憲，陸抗等引軍退。復分交州置廣州。壬午，大赦。癸未，休薨，江表傳曰：休寢疾，口不能言，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，令子𩅦出拜之。休把興臂，而指𩅦以託之。時年三十，謚曰景皇帝。葛洪抱朴子曰：吳景帝時，戍將於廣陵掘諸冢，取版以治城，所壞甚多。後發一大冢，內有重閤，戶扇皆樞轉可開閉，四周為徼道通車，其高可以乘馬。又鑄銅為人數十枚，長五尺，皆大冠朱衣，執劒列侍靈座，皆刻銅人背後石壁，言殿中將軍，或言侍郎、常侍。似公王之冢。破其棺，棺中有人，髮已班白，衣冠鮮明，面體如生人。棺中雲母厚尺許，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。兵人輩共舉出死人，以倚冢壁。有一玉長一尺許，形似冬瓜，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。兩耳及鼻孔中，皆有黃金如棗許大，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。

孫皓傳

孫皓字元宗，權孫，和子也，一名彭祖，字皓宗。孫休立，封皓為烏程侯，遣就國。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，皓陰喜而不敢泄。休薨，是時蜀初亡，而交阯攜叛，國內震懼，貪得長君。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，與皓相善，稱皓才識明斷，是長沙桓王之疇也，又加之好學，奉遵法度，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、左將軍張布。興、布說休妃太后朱，欲以皓為嗣。朱曰：「我寡婦人，安知社稷之慮，苟吳國無損，宗廟有賴可矣。」於是遂迎立皓，時年二十三。改元，大赦。是歲，於魏咸熈元年也。

元興元年八月，以上大將軍施績、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，張布為驃騎將軍，加侍中，諸增位班賞，一皆如舊。九月，貶太后為景皇后，追謚父和曰文皇帝，尊母何為太后。十月，封休太子𩅦為豫章王，次子汝南王，次子梁王，次子陳王，立皇后滕氏。江表傳曰：皓初立，發優詔，恤士民，開倉廩，振貧乏，科出宮女以配無妻，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。當時翕然稱為明主。皓旣得志，麤暴驕盈，多忌諱，好酒色，大小失望。興、布竊悔之。或以譖皓，十一月，誅興、布。十二月，孫休葬定陵。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，吳歷曰：牧本名密，避丁密，改名牧，丁密避牧，改名為固。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。是歲，魏置交阯太守之郡。晉文帝為魏相國，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、孫彧銜命齎書，陳事勢利害，以申喻皓。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：「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，是故大必字小，小必事大，然後上下安服，羣生獲所。逮至末塗，純德旣毀，勦民之命，以爭彊於天下，違禮順之至理，則仁者弗由也。方今主上聖明，覆燾無外，僕備位宰輔，屬當國重。唯華夏乖殊，方隅圮裂，六十餘載，金革亟動，無年不戰，暴骸喪元，困悴罔定，每用悼心，坐以待旦。將欲止戈興仁，為百姓請命，故分命偏師，平定蜀漢，役未經年，全軍獨克。于時猛將謀夫，朝臣庶士，咸以奉天時之宜，就旣征之軍，藉吞敵之勢，宜遂回旗東指，以臨吳境。舟師汎江，順流而下，陸軍南轅，取徑四郡，兼成都之械，漕巴漢之粟，然後以中軍整旅，三方雲會，未及浹辰，可使江表厎平，南夏順軌。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，雖有靜難之功，亦悼蜀民獨罹其害，戰於緜竹者，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，伏尸蔽地，血流丹野。一之於前，猶追恨不忍，況重之於後乎？是故旋師案甲，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。夫料力忖勢，度資量險，遠考古昔廢興之理，近鑒西蜀安危之効，隆德保祚，去危即順，屈己以寧四海者，仁哲之高致也；履危偷安，隕德覆祚，而不稱於後世者，非智者之所居也。今朝廷遣徐紹、孫彧獻書喻懷，若書御於前，必少留意，回慮革筭，結歡弭兵，共為一家，惠矜吳會，施及中土，豈不泰哉！此昭心之大願也，敢不承受。若不獲命，則普天率土，期於大同，雖重干戈，固不獲已也。」

甘露元年三月，皓遣使隨紹、彧報書曰：「知以高世之才，處宰輔之任，漸導之功，勤亦至矣。孤以不德，階承統緒，思與賢良共濟世道，而以壅隔未有所緣，嘉意允著，深用依依。今遣光祿大夫紀陟、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。」江表傳曰：皓書兩頭言白，稱名言而不著姓。　吳錄曰：陟字子上，丹楊人。初為中書郎，孫峻使詰南陽王和，令其引分。陟密使令正辭自理，峻怒。陟懼，閉門不出。孫休時，父亮為尚書令，而陟為中書令，每朝會，詔以屏風隔其座。出為豫章太守。　干寶晉紀曰：陟、璆奉使如魏，入境而問諱，入國而問俗。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，旣而問之曰：「吳之君子亦能斯乎？」陟曰：「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，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。」布大慙。旣至，魏帝見之，使儐問曰：「來時吳王何如？」陟對曰：「來時皇帝臨軒，百寮陪位，御膳無恙。」晉文王饗之，百寮畢會，使儐者告曰：「某者安樂公也，某者匈奴單于也。」陟曰：「西主失土，為君王所禮，位同三代，莫不感義，匈奴邊塞難羈之國，君王懷之，親在坐席，此誠威恩遠著。」又問：「吳之戍備幾何？」對曰：「自西陵以至江都，五千七百里。」又問曰：「道里甚遠，難為堅固？」對曰：「疆界雖遠，而其險要必爭之地，不過數四，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，其護風寒亦數處耳。」文王善之，厚為之禮。　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，防護風寒豈唯數處？取譬若此，未足稱能。若曰譬如金城萬雉，所急防者四門而已。方陟此對，不猶愈乎！　吳錄曰：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，家屬皆徙東冶，唯陟以有密旨，特封子孚都亭侯。孚弟瞻，字思遠，入仕晉驃騎將軍。弘璆，曲阿人，弘咨之孫，權外甥也。璆後至中書令、太子少傅。紹行到濡須，召還殺之，徙其家屬建安，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。夏四月，蔣陵言甘露降，於是改年大赦。秋七月，皓逼殺景后朱氏，亡不在正殿，於苑中小屋治喪，衆知其非疾病，莫不痛切。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，尋復追殺大者二人。九月，從西陵督步闡表，徙都武昌，御史大夫丁固、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。陟、璆至洛，遇晉文帝崩，十一月，乃遣還。皓至武昌，又大赦。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，桂陽南部為始興郡。十二月，晉受禪。

寶鼎元年正月，遣大鴻臚張儼、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。及還，儼道病死。吳錄曰：儼字子節，吳人也。弱冠知名，歷顯位，以博聞多識，拜大鴻臚。使于晉，皓謂儼曰：「今南北通好，以君為有出境之才，故相屈行。」對曰：「皇皇者華，蒙其榮耀，無古人延譽之美，磨厲鋒鍔，思不辱命。」旣至，車騎將軍賈充、尚書令裴秀、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。尚書僕射羊祜、尚書何楨並結縞帶之好。忠說皓曰：「北方守戰之具不設，弋陽可襲而取。」皓訪羣臣，鎮西大將軍陸凱曰：「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，且三國鼎立已來，更相侵伐，無歲寧居。今彊敵新并巴蜀，有兼土之實，而遣使求親，欲息兵役，不可謂其求援於我。今敵形勢方彊，而欲徼幸求勝，未見其利也。」車騎將軍劉纂曰：「天生五才，誰能去兵？譎詐相雄，有自來矣。若其有闕，庸可棄乎？宜遣閒諜，以觀其勢。」皓陰納纂言，且以蜀新平，故不行，然遂自絕。八月，所在言得大鼎，於是改年，大赦。以陸凱為左丞相，常侍萬彧為右丞相。冬十月，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，吳錄曰：永安今武康縣也。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，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。比至建業，衆萬餘人。丁固、諸葛靚逆之於牛屯，大戰，但等敗走。獲謙，謙自殺。漢晉春秋曰：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，故皓徙武昌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。旣聞但反，自以為徙土得計也。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，殺但妻子，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，以厭前氣。分會稽為東陽郡，分吳、丹楊為吳興郡。皓詔曰：「古者分土建國，所以襃賞賢能，廣樹藩屏。秦毀五等為三十六郡，漢室初興，闓立乃至百五，因事制宜，蓋無常數也。今吳郡陽羨、永安、餘杭、臨水及丹楊故鄣、安吉、原鄉、於潛諸縣，地勢水流之便，悉注烏程，旣宜立郡以鎮山越，且以藩衞明陵，奉承大祭，不亦可乎！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，治烏程。」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。十二月，皓還都建業，衞將軍滕牧留鎮武昌。

二年春，大赦。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。夏六月，起顯明宮，太康三年地記曰：吳有太初宮，方三百丈，權所起也。昭明宮方五百丈，皓所作也。避晉諱，故曰顯明。　吳歷云：顯明在太初之東。　江表傳曰：皓營新宮，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。又破壞諸營，大開園囿，起土山樓觀，窮極伎巧，功役之費以億萬計。陸凱固諫，不從。冬十二月，皓移居之。是歲，分豫章、廬陵、長沙為安成郡。

三年春二月，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、孟仁為司徒、司空。吳書曰：初，固為尚書，夢松樹生其腹上，謂人曰：「松字十八公也，後十八歲，吾其為公乎！」卒如夢焉。秋九月，皓出東關，丁奉至合肥。是歲，遣交州刺史劉俊、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阯，為晉將毛炅等所破，皆死，兵散還合浦。

建衡元年春正月，立子瑾為太子，及淮陽、東平王。冬十月，改年，大赦。十一月，左丞相陸凱卒。遣監軍虞汜、威南將軍薛珝、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，監軍李勗、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，皆就合浦擊交阯。

二年春。萬彧還建業。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，殺導將馮斐，引軍還。三月，天火燒萬餘家，死者七百人。夏四月，左大司馬施績卒。殿中列將何定曰：「少府李勗枉殺馮斐，擅徹軍退還。」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。秋九月，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。都督孫秀奔晉。是歲大赦。

三年春正月晦，皓舉大衆出華里，皓母及妃妾皆行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，乃還。江表傳曰：初丹楊刁玄使蜀，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。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：「黃旗紫蓋見於東南，終有天下者，荊、揚之君乎！」又得中國降人，言壽春下有童謠曰「吳天子當上」。皓聞之，喜曰：「此天命也。」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，從牛渚陸道西上，云青蓋入洛陽，以順天命。行遇大雪，道塗陷壞，兵士被甲持仗，百人共引一車，寒凍殆死。兵人不堪，皆曰：「若遇敵便當倒戈耳。」皓聞之，乃還。是歲，汜、璜破交阯，禽殺晉所置守將，九真、日南皆還屬。漢晉春秋曰：初霍弋遣楊稷、毛炅等戍，與之誓曰：「若賊圍城，未百日而降者，家屬誅；若過百日而城沒者，刺史受其罪。」稷等日未滿而糧盡，乞降於璜。璜不許，而給糧使守。吳人並諫，璜曰：「霍弋已死，無能來者，可須其糧盡，然後乃受，使彼來無罪，而我取有義，內訓吾民，外懷鄰國，不亦可乎！」稷、炅糧盡，救不至，乃納之。　華陽國志曰：稷，犍為人。炅，建寧人。稷等城中食盡，死亡者半，將軍王約反降，吳人得入城，獲稷、炅，皆囚之。孫皓使送稷下都，稷至合浦，歐血死。晉追贈交州刺史。初，毛炅與吳軍戰，殺前部督脩則。陶璜等以炅壯勇，欲赦之。而則子允固求殺炅，炅亦不為璜等屈，璜等怒，靣縛炅詰之，曰：「晉兵賊！」炅厲聲曰：「吳狗，何等為賊？」吳人生剖其腹，允割其心肝，罵曰：「庸復作賊？」炅猶罵不止，曰：「尚欲斬汝孫皓，汝父何死狗也！」乃斬之。晉武帝聞而哀矜，即詔使炅長子襲爵，餘三子皆關內侯。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。大赦，分交阯為新昌郡。諸將破扶嚴，置武平郡。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。右大司馬丁奉、司空孟仁卒。吳錄曰：仁字恭武，江夏人也，本名宗，避皓字，易焉。少從南陽李肅學。其母為作厚褥大被，或問其故，母曰：「小兒無德致客，學者多貧，故為廣被，庶可得與氣類接也。」其讀書夙夜不懈，肅奇之，曰：「卿宰相器也。」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，將母在營。旣不得志，又夜雨屋漏，因起涕泣，以謝其母，母曰：「但當勉之，何足泣也？」據亦稍知之，除為塩池司馬。自能結網，手以捕魚，作鮓寄母，母因以還之，曰：「汝為魚官，而以鮓寄我，非避嫌也。」遷吳令。時皆不得將家之官，每得時物，來以寄母，常不先食。及聞母亡，犯禁委官，語在權傳。特為減死一等，復使為官，蓋優之也。　楚國先賢傳曰：宗母嗜筍，冬節將至。時筍尚未生，宗入竹林哀歎，而筍為之出，得以供母，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。累遷光祿勳，遂至公矣。西苑言鳳皇集，改明年元。

鳳皇元年秋八月，徵西陵督步闡。闡不應，據城降晉。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，闡衆悉降。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。大赦。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，徙其子弟於廬陵。江表傳曰：初皓游華里，彧與丁奉、留平密謀曰：「此行不急，若至華里不歸，社稷事重，不得不自還。」此語頗泄。皓聞知，以彧等舊臣，且以計忍而陰銜之。後因會，以毒酒飲彧，傳酒人私減之。又飲留平，平覺之，服他藥以解，得不死。彧自殺。平憂懣，月餘亦死。何定姦穢發聞，伏誅。皓以其惡似張布，追改定名為布。江表傳曰：定，汝南人，本孫權給使也，後出補吏。定佞邪僭媚，自表先帝舊人，求還內侍，皓以為樓下都尉，典知酤糴事，專為威福。而皓信任，委以衆事。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，不許。定挾忿譖勗於皓，皓尺口誅之，焚其尸。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，皆千里遠求，一犬至直數千匹。御犬率具纓，直錢一萬。一犬一兵，養以捕兎供厨。所獲無幾。吳人皆歸罪於定，而皓以為忠勤，賜爵列侯。　吳歷曰：中書郎奚熈譖宛陵令賀惠。惠，劭弟也。遣使者徐粲訊治，熈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。皓遣使就宛陵斬粲，收惠付獄。會赦得免。

二年春三月，以陸抗為大司馬。司徒丁固卒。秋九月，改封淮陽為魯，東平為齊，又封陳留、章陵等九王，凡十一王，王給三千兵。大赦。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，司市中郎將陳聲，素皓幸臣也，恃皓寵遇，繩之以法。妾以愬皓，皓大怒，假他事燒鋸斷聲頭，投其身於四望之下。是歲，太尉范慎卒。

三年，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。臨海太守奚熈與會稽太守郭誕書，非論國政。誕但白熈書，不白妖言，送付建安作船。會稽邵氏家傳曰：邵疇字溫伯，時為誕功曹。誕被收，惶遽無以自明。疇進曰：「疇今自在，疇之事，明府何憂？」遂詣吏自列，云不白妖言，事由於己，非府君罪。吏上疇辭，皓怒猶盛。疇慮誕卒不免，遂自殺以證之。臨亡，置辭曰：「疇生長邊陲，不閑教道，得以門資，厠身本郡，踰越儕類，位極朝右，不能贊揚盛化，養之以福。今妖訛橫興，干國亂紀，疇以噂20d32之語，本非事實，雖家誦人詠，不足有慮。天下重器，而匹夫橫議，疾其醜聲，不忍聞見，欲含垢藏疾，不彰之翰筆，鎮躁歸靜，使之自息。愚心勤勤，每執斯旨，故誕屈其所是，默以見從。此之為愆，實由於疇。謹不敢逃死，歸罪有司，唯乞天鑒，特垂清察。」吏收疇喪，得辭以聞，皓乃免誕大刑，送付建安作船。疇亡時，年四十。皓嘉疇節義，詔郡縣圖形廟堂。遣三郡督何植收熈，熈發兵自衞，斷絕海道。熈部曲殺熈，送首建業，夷三族。秋七月，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，科出亡叛。大司馬陸抗卒。自改年及是歲，連大疫。分鬱林為桂林郡。

天冊元年，吳郡言掘地得銀，長一尺，廣三分，刻上有年月字，於是大赦，改年。

天璽元年，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，今更開通。長老相傳，此湖塞，天下亂，此湖開，天下平。又於湖邊得石函，中有小石，青白色，長四寸，廣二寸餘，刻上作皇帝字，於是改年，大赦。會稽太守車浚、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，就在所斬之，徇首諸郡。江表傳曰：浚在公清忠，值郡荒旱，民無資糧，表求振貸。皓謂浚欲樹私恩，遣人梟首。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，微有所諫，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，身無完肌。秋八月，京下督孫楷降晉。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，凡二十，云「楚九州渚，吳九州都，揚州士，作天子，四世治，太平始」。江表傳曰：歷陽縣有石山臨水，高百丈，其三十丈所，有七穿駢羅，穿中色黃赤，不與本體相似，俗相傳謂之石印。又云，石印封發，天下當太平。下有祠屋，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。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，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。巫言，石印三郎說「天下方太平」。使者作高梯，上看印文，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，還以啟皓。皓大喜曰：「吳當為九州作都、渚乎！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，太平之主，非孤復誰？」重遣使，以印綬拜三郎為王，又刻石立銘，襃贊靈德，以荅休祥。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，長十餘丈，名曰石室，在所表為大瑞。乃遣兼司徒董朝、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，封襌國山。明年改元，大赦，以恊石文。

天紀元年夏，夏口督孫慎出江夏、汝南，燒略居民。初，騶子張俶多所譖白，累遷為司直中郎將，封侯，甚見寵愛，是歲姦情發聞，伏誅。江表傳曰：俶父，會稽山陰縣卒也，知俶不良，上表云：「若用俶為司直，有罪乞不從坐。」皓許之。俶表正彈曲二十人，專糾司不法，於是愛惡相攻，互相謗告。彈曲承言，收繫囹圄，聽訟失理，獄以賄成。人民窮困，無所措手足。俶奢淫無厭，取小妻三十餘人，擅殺無辜，衆姦並發，父子俱見車裂。

二年秋七月，立成紀、宣威等十一王，王給三千兵，大赦。

三年夏，郭馬反。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。允轉桂林太守，疾病，住廣州，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。允死，兵當分給，馬等累世舊軍，不樂離別。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，馬與部曲將何典、王族、吳述、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，合聚人衆，攻殺廣州督虞授。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、安南將軍，興廣州刺史，述南海太守。典攻蒼梧，族攻始興。漢晉春秋曰：先是，吳有說讖者曰：「吳之敗，兵起南裔，亡吳者公孫也。」皓聞之，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，皆徙於廣州，不令停江邊。及聞馬反，大懼曰：「此天亡也。」八月，以軍師張悌為丞相，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。執金吾滕循為司空，未拜，轉鎮南將軍，假節領廣州牧，率萬人從東道討馬，與族遇於始興，未得前。馬殺南海太守劉略，逐廣州刺史徐旗。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，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、鬱林諸郡兵，當與東西軍共擊馬。

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，依緣棗樹，長丈餘，莖廣四寸，厚三分。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，高四尺，厚三分，如枇杷形，上廣尺八寸，下莖廣五寸，兩邊生葉綠色。東觀案圖，名鬼目作芝草，買菜作平慮草，遂以耇為侍芝郎，平為平慮郎，皆銀印青綬。

冬，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，安東將軍王渾、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，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，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，龍驤將軍王濬、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，太尉賈充為大都督，量宜處要，盡軍勢之中。陶濬至武昌，聞北軍大出，停駐不前。

初，皓每宴會羣臣，無不咸令沈醉。置黃門郎十人，特不與酒，侍立終日，為司過之吏。宴罷之後，各奏其闕失，迕視之咎，謬言之愆，罔有不舉。大者即加威刑，小者輒以為罪。後宮數千，而採擇無已。又激水入宮，宮人有不合意者，輒殺流之。或剥人之面，或鑿人之眼。岑昬險諛貴幸，致位九列，好興功役，衆所患苦。是以上下離心，莫為皓盡力，蓋積惡已極，不復堪命故也。吳平後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：「聞吳主披人面，刖人足，有諸乎？」仁曰：「以告者過也。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蓋此事也，若信有之，亦不足能恠。昔唐、虞五刑，三代七辟，肉刑之制，未為酷虐。皓為一國之主，秉殺生之柄，罪人陷法，加之以懲，何足多罪！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，受桀賞者不能無慕，此人情也。」又問曰：「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，皆鑿其眼，有諸乎？」仁曰：「亦無此事，傳之者謬耳。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，視諸侯由頤以下，視大夫由衡，視士則平面，得游目五步之內；視上於衡則傲，下於帶則憂，旁則邪。以禮視瞻，高下不可不慎，況人君乎哉？視人君相迕，是乃禮所謂傲慢；傲慢則無禮，無禮則不臣，不臣則犯罪，犯罪則陷不測矣。正使有之，將有何失？」凡仁所荅，峻等皆善之，文多不悉載。

四年春，立中山、代等十一王，大赦。濬、彬所至，則土崩瓦解，靡有禦者。預又斬江陵督伍延，渾復斬丞相張悌、丹楊太守沈瑩等，所在戰克。干寶晉紀曰：吳丞相軍師張悌、護軍孫震、丹楊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，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，衆才七千，閉柵自守，舉白接告降。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，悌曰：「彊敵在前，不宜先事其小；且殺降不祥。」靚曰：「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，故且偽降以緩我，非來伏也。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，可以成三軍之氣。若舍之而前，必為後患。」悌不從，撫之而進。與討吳護軍張翰、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。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，號曰青巾兵，前後屢陷堅陣，於是以馳淮南軍，三衝不動。退引亂，薛勝、蔣班因其亂而乘之，吳軍以次土崩，將帥不能止，張喬又出其後，大敗吳軍于阪橋，獲悌、震、瑩等。　襄陽記曰：悌字巨先，襄陽人，少有名理，孫休時為屯騎校尉。魏伐蜀，吳人問悌曰：「司馬氏得政以來，大難屢作，智力雖豐，而百姓未服也。今又竭其資力，遠征巴蜀，兵勞民疲而不知恤，敗於不暇，何以能濟？昔夫差伐齊，非不克勝，所以危亡，不憂其本也，況彼之爭地乎！」悌曰：「不然。曹操雖功蓋中夏，威震四海，崇詐杖術，征伐無已，民畏其威，而不懷其德也。丕、叡承之，係以慘虐，內興宮室，外懼雄豪，東西驅馳，無歲獲安，彼之失民，為日乆矣。司馬懿父子，自握其柄，累有大功，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，為之謀主而救其疾，民心歸之，亦已乆矣。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，曹髦之死，四方不動，摧堅敵如折枯，蕩異同如反掌，任賢使能，各盡其心，非智勇兼人，孰能如之？其威武張矣，本根固矣，羣情服矣，姦計立矣。今蜀閹宦專朝，國無政令，而玩戎黷武，民勞卒弊，競於外利，不脩守備。彼彊弱不同，智筭亦勝，因危而伐，殆其克乎！若其不克，不過無功，終無退北之憂，覆軍之慮也，何為不可哉？昔楚劒利而秦昭懼，孟明用而晉人憂，彼之得志，故我之大患也。」吳人笑其言，而蜀果降于魏。晉來伐吳，皓使悌督沈瑩、諸葛靚，率衆三萬渡江逆之。至牛渚，沈瑩曰：「晉治水軍於蜀乆矣，今傾國大舉，萬里齊力，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。我上流諸軍，無有戒備，名將皆死，幼少當任，恐邊江諸城，盡莫能禦也。晉之水軍，必至于此矣！宜畜衆力，待來一戰。若勝之日，江西自清，上方雖壞，可還取之。今渡江逆戰，勝不可保，若或摧喪，則大事去矣。」悌曰：「吳之將亡，賢愚所知，非今日也。吾恐蜀兵來至此，衆心必駭懼，不可復整。今宜渡江，可用決戰力爭。若其敗喪，則同死社稷，無所復恨。若其克勝，則北敵奔走，兵勢萬倍，便當乘威南上，逆之中道，不憂不破也。若如子計，恐行散盡，相與坐待敵到，君臣俱降，無復一人死難者，不亦辱乎！」遂渡江戰，吳軍大敗。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，使過迎悌，悌不肯去，靚自往牽之，謂曰：「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，豈卿一人所知，如何故自取死為？」悌垂涕曰：「仲思，今日是我死日也。且我作兒童時，便為卿家丞相所拔，常恐不得其死，負名賢知顧。今以身徇社稷，復何遁邪？莫牽曳之如是。」靚流涕放之，去百餘步，已見為晉軍所殺。　吳錄曰：悌少知名，及處大任，希合時趣，將護左右，清論譏之。　搜神記曰：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，榮病死船中二日，時軍已上岸，無有埋之者，忽然大呼，言「人縛軍師！人縛軍師！」聲激揚，遂活。人問之，榮曰：「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，意中大愕，不覺大呼，言『何以縛張軍師。』門下人怒榮，叱逐使去。榮便去，怖懼，口餘聲發揚耳。」其日，悌戰死。榮至晉元帝時猶在。

三月丙寅，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，皓惶憒從之。干寶晉紀曰：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：「北軍日近，而兵不舉刃，陛下將如之何！」皓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坐岑昏。」皓獨言：「若爾，當以奴謝百姓。」衆因曰：「唯！」遂並起收昏。皓駱驛追止，已屠之也。

戊辰，陶濬從武昌還，即引見，問水軍消息，對曰：「蜀船皆小，今得二萬兵，乘大船戰，自足擊之。」於是合衆，授濬節鉞。明日當發，其夜衆悉逃走。而王濬順流將至，司馬伷、王渾皆臨近境。皓用光祿勳薛瑩、中書令胡沖等計，分遣使奉書於濬、伷、渾曰：「昔漢室失統，九州分裂，先人因時，略有江南，遂分阻山川，與魏乖隔。今大晉龍興，德覆四海。闇劣偷安，未喻天命。至於今者，猥煩六軍，衡蓋路次，遠臨江渚，舉國震惶，假息漏刻。敢緣天朝含弘光大，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，委質請命，惟垂信納，以濟元元。」江表傳載皓將敗，與舅何植書曰：「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，奮三千之卒，割據江南，席卷交、廣，開拓洪基，欲祚之萬世。至孤末德，嗣守成緒，不能懷集黎元，多為咎闕，以違天度。闇昧之變，反謂之祥，致使南蠻逆亂，征討未克。聞晉大衆，遠來臨江，庶竭勞瘁，衆皆摧退，而張悌不反，喪軍過半。孤甚愧悵，于今無聊。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。不守者，非糧不足，非城不固，兵將背戰耳。兵之背戰，豈怨兵邪？孤之罪也。天文縣變於上，士民憤歎於下，觀此事勢，危如累卵，吳祚終訖，何其局哉！天匪亡吳，孤所招也。瞑目黃壤，當復何顏見四帝乎！公其勗勉奇謨，飛筆以聞。」皓又遺羣臣書曰：「孤以不德，忝繼先軌。處位歷年，政教凶勃，遂令百姓乆困塗炭，至使一朝歸命有道，社稷傾覆，宗廟無主，慙愧山積，沒有餘罪。自惟空薄，過偷尊號，才瑣質穢，任重王公，故周易有折鼎之誡，詩人有彼其之譏。自居宮室，仍抱篤疾，計有不足，思慮失中，多所荒替。邊側小人，因生酷虐，虐毒橫流，忠順被害。闇昧不覺，尋其壅蔽，孤負諸君，事已難圖，覆水不可收也。今大晉平治四海，勞心務於擢賢，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。管仲極讎，桓公用之，良、平去楚，入為漢臣，舍亂就理，非不忠也。莫以移朝改朔，用損厥志。嘉勗休尚，愛敬動靜。夫復何言，投筆而已！」

壬申，王濬最先到，於是受皓之降，解縛焚櫬，延請相見。晉陽秋曰：濬收其圖籍，領州四，郡四十三，縣三百一十三，戶五十二萬三千，吏三萬二千，兵二十三萬，男女口二百三十萬，米穀二百八十萬斛，舟船五千餘艘，後宮五千餘人。伷以皓致印綬於己，遣使送皓。皓舉家西遷，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。四月甲申，詔曰：「孫皓窮迫歸降，前詔待之以不死，今皓垂至，意猶愍之，其賜號為歸命侯。進給衣服車乘，田三十頃，歲給穀五千斛，錢五十萬，絹五百匹，緜五百斤。」皓太子瑾拜中郎，諸子為王者，拜郎中。搜神記曰：吳以草創之國，信不堅固，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，名曰保質。童子少年，以類相與嬉游者，日有十數。永安二年三月，有一異兒，長四尺餘，年可六七歲，衣青衣，來從羣兒戲，諸兒莫之識也。皆問曰：「爾誰家小兒，今日忽來？」荅曰：「見爾羣戲樂，故來耳。」詳而視之，眼有光芒，爚爚外射。諸兒畏之，重問其故。兒乃荅曰：「爾惡我乎？我非人也，乃熒惑星也。將有以告爾：三公鉏，司馬如。」諸兒大驚，或走告大人，大人馳往觀之。兒曰：「舍爾去乎！」竦身而躍，即以化矣。仰而視之，若引一匹練以登天。大人來者，猶及見焉，飄飄漸高，有頃而沒。時吳政峻急，莫敢宣也。後五年而蜀亡，六年而晉興，至是而吳滅，司馬如矣。　干寶晉紀曰：王濬治船於蜀，吳彥取其流柹以呈孫皓，曰：「晉必有攻吳之計，宜增建平兵。建平不下，終不敢渡江。」皓弗從。陸抗之克步闡，皓意張大，乃使尚廣筮并天下，遇同人之頤，對曰：「吉。庚子歲，青蓋當入洛陽。」故皓不脩其政，而恒有窺上國之志。是歲也，實在庚子。五年，皓死于洛陽。吳錄曰：皓以四年十二月死，時年四十二，葬河南縣界。

評曰：孫亮童孺而無賢輔，其替位不終，必然之勢也。休以舊愛宿恩，任用興、布，不能拔進良才，改絃易張，雖志善好學，何益救亂乎？又使旣廢之亮不得其死，友于之義薄矣。皓之淫刑所濫，隕斃流黜者，蓋不可勝數。是以羣下人人惴恐，皆日日以兾，朝不謀夕。其熒惑、巫祝，交致祥瑞，以為至急。昔舜、禹躬稼，至聖之德，猶或矢誓衆臣，予違女弼，或拜昌言，常若不及。況皓凶頑，肆行殘暴，忠諫者誅，讒諛者進，虐用其民，窮淫極侈，宜腰首分離，以謝百姓。旣蒙不死之詔，復加歸命之寵，豈非曠蕩之恩，過厚之澤也哉！

孫盛曰：夫古之立君，所以司牧羣黎，故必仰協乾坤，覆燾萬物；若乃淫虐是縱，酷被羣生，則天殛之，勦絕其祚，奪其南面之尊，加其獨夫之戮。是故湯、武抗鉞，不犯不順之譏；漢高奮劒，而無失節之議。何者？誠四海之酷讎，而人神之所擯故也。況皓罪為逋寇，虐過辛、癸，梟首素旗，猶不足以謝冤魂，洿室荐社，未足以紀暴迹，而乃優以顯命，寵錫仍加，豈龔行天罰，伐罪弔民之義乎？是以知僭逆之不懲，而凶酷之莫戒。詩云：「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。」聊譖猶然，矧僭虐乎？且神旗電掃，兵臨偽窟，理窮勢迫，然後請命，不赦之罪旣彰，三驅之義又塞，極之權道，亦無取焉。

陸機著辨亡論，言吳之所以亡，其上篇曰：「昔漢氏失御，姦臣竊命，禍基京畿，毒徧宇內，皇綱弛紊，王室遂卑。於是羣雄蜂駭，義兵四合，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，電發荊南，權略紛紜，忠勇伯世。威稜則夷羿震蕩，兵交則醜虜授馘，遂掃清宗祊，蒸禋皇祖。於時雲興之將帶州，飈起之師跨邑，哮闞之羣風驅，熊羆之族霧集，雖兵以義合，同盟勠力，然皆包藏禍心，阻兵怙亂，或師無謀律，喪威稔寇，忠規武節，未有若此其著者也。武烈旣沒，長沙桓王逸才命世。弱冠秀發，招擥遺老，與之述業。神兵東驅，奮寡犯衆，攻無堅城之將，戰無交鋒之虜。誅叛柔服而江外厎定，飭法脩師而威德翕赫，賔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，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。彼二君子，皆弘敏而多奇，雅達而聦哲，故同方者以類附，等契者以氣集，而江東蓋多士矣。將北伐諸華，誅鉏干紀，旋皇輿於夷庚，反帝座于紫闥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清天步而歸舊物。戎車旣次，羣凶側目，大業未就，中世而隕。用集我大皇帝，以奇蹤襲於逸軌，叡心發乎令圖，從政咨於故實，播憲稽乎遺風，而加之以篤固，申之以節儉，疇咨俊茂，好謀善斷，束帛旅於丘園，旌命交于塗巷。故豪彥尋聲而響臻，志士希光而影騖，異人輻湊，猛士如林。於是張昭為師傅，周瑜、陸公、魯肅、呂蒙之疇入為腹心，出作股肱；甘寧、淩統、程普、賀齊、朱桓、朱然之徒奮其威，韓當、潘璋、黃蓋、蔣欽、周泰之屬宣其力；風雅則諸葛瑾、張承、步隲以聲名光國，政事則顧雍、潘濬、呂範、呂岱以器任幹職，奇偉則虞翻、陸績、張溫、張惇以諷議舉正，奉使則趙咨、沈珩以敏達延譽，術數則吳範、趙達以禨祥協德，董襲、陳武殺身以衞主，駱統、劉基彊諫以補過，謀無遺筭，舉不失策。故遂割據山川，跨制荊、吳，而與天下爭衡矣。魏氏嘗藉戰勝之威，率百萬之師，浮鄧塞之舟，下漢陰之衆，羽楫萬計，龍躍順流，銳騎千旅，虎步原隰，謀臣盈室，武將連衡，喟然有吞江滸之志，一宇宙之氣。而周瑜驅我偏師，黜之赤壁，喪旗亂轍，僅而獲免，收迹遠遁。漢王亦馮帝王之號，率巴、漢之民，乘危騁變，結壘千里，志報關羽之敗，圖收湘西之地。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，覆師敗績，困而後濟，絕命永安。續以濡須之寇，臨川摧銳，蓬籠之戰，孑輪不反。由是二邦之將，喪氣挫鋒，勢衄財匱，而吳藐然坐乘其弊，故魏人請好，漢氏乞盟，遂躋天號，鼎峙而立。西屠庸蜀之郊，北裂淮漢之涘，東苞百越之地，南括羣蠻之表。於是講八代之禮，蒐三王之樂，告類上帝，拱揖羣后。虎臣毅卒，循江而守，長戟勁鎩，望飇而奮。庶尹盡規於上，四民展業于下，化協殊裔，風衍遐圻。乃俾一介行人，撫巡外域，臣象逸駿，擾於外閑，明珠瑋寶，輝於內府，珍瑰重跡而至，奇玩應響而赴，輶軒騁於南荒，衝輣息於朔野，齊民免干戈之患，戎馬無晨服之虞，而帝業固矣。大皇旣歿，幼主莅朝，姦回肆虐。景皇聿興，虔修遺憲，政無大闕，守文之良主也。降及歸命之初，典刑未滅，故老猶存。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熈朝，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，而施績、范慎以威重顯，丁奉、鍾離斐以武毅稱，孟宗、丁固之徒為公卿，樓玄、賀劭之屬掌機事，元首雖病，股肱猶良。爰及末葉，羣公旣喪，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，皇家有土崩之釁，歷命應化而微，王師躡運而發，卒散於陣，民奔于邑，城池無藩籬之固，山川無溝阜之勢，非有工輸雲梯之械，智伯灌激之害，楚子築室之圍，燕人濟西之隊，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。雖忠臣孤憤，烈士死節，將奚救哉？夫曹、劉之將非一世之選，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，戰守之道抑有前符，險阻之利俄然未改，而成敗貿理，古今詭趣，何哉？彼此之化殊，授任之才異也。」其下篇曰：「昔三方之王也，魏人據中夏，漢氏有岷、益，吳制荊、揚而奄交、廣。曹氏雖功濟諸華，虐亦深矣，其民怨矣。劉公因險飾智，功已薄矣，其俗陋夫。吳桓王基之以武，太祖成之以德，聦明睿達，懿度深遠矣。其求賢如不及，恤民如稚子，接士盡盛德之容，親仁罄丹府之愛。拔呂蒙於戎行，識潘濬於係虜。推誠信士，不恤人之我欺；量能授器，不患權之我逼。執鞭鞠躬，以重陸公之威；悉委武衞，以濟周瑜之師。卑宮菲食，以豐功臣之賞；披懷虛己，以納謨士之筭。故魯肅一面而自託，士燮蒙險而效命。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，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，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，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，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，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，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，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。是以忠臣競盡其謀，志士咸得肆力，洪規遠略，固不厭夫區區者也。故百官苟合，庶務未遑。初都建業，羣臣請備禮秩，天子辭而不許，曰：『天下其謂朕何！』宮室輿服，蓋慊如也。爰及中葉，天人之分旣定，百度之缺粗修，雖醲化懿綱，未齒乎上代，抑其體國經民之具，亦足以為政矣。地方幾萬里，帶甲將百萬，其野沃，其民練，其財豐，其器利，東負滄海，西阻險塞，長江制其區宇，峻山帶其封域，國家之利，未見有弘於茲者矣。借使中才守之以道，善人御之有術，敦率遺憲，勤民謹政，循定策，守常險，則可以長世永年，未有危亡之患。或曰，吳、蜀脣齒之國，蜀滅則吳亡，理則然矣，夫蜀蓋藩援之與國，而非吳人之存亡也。何則？其郊境之接，重山積險，陸無長轂之徑；川阨流迅，水有驚波之艱。雖有銳師百萬，啟行不過千夫；軸艫千里，前驅不過百艦。故劉氏之伐，陸公喻之長虵，其勢然也。昔蜀之初亡，朝臣異謀，或欲積石以險其流，或欲機械以御其變。天子緫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，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，固無可遏之理，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，彼若棄長伎以就所屈，即荊、揚而爭舟楫之用，是天贊我也，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。逮步闡之亂，憑保城以延彊寇，重資幣以誘羣蠻。于時大邦之衆，雲翔電發，縣旌江介，築壘遵渚，襟帶要害，以止吳人之西，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。陸公以偏師三萬，北據東坑，深溝高壘，案甲養威。反虜踠跡待戮，而不敢北闚生路，彊寇敗績宵遁，喪師大半，分命銳師五千，西禦水軍，東西同捷，獻俘萬計。信哉賢人之謀，豈欺我哉！自是烽燧罕警，封域寡虞。陸公沒而潛謀兆，吳釁深而六師駭。夫太康之役，衆未盛乎曩日之師，廣州之亂，禍有愈乎向時之難，而邦家顛覆，宗廟為墟。嗚呼！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，不其然與！易曰『湯武革命順乎天』，玄曰『亂不極則治不形』，言帝王之因天時也。古人有言，曰『天時不如地利』，易曰『王侯設險以守其國』，言為國之恃險也。又曰：『地利不如人和』，『在德不在險』，言守險之由人也。吳之興也，參而由焉，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。及其亡也，恃險而已，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。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，大江之南非乏俊也，山川之嶮易守也，勁利之器易用也，先政之業易循也，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？所以用之者失也。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，審存亡之至數，恭己以安百姓，敦惠以致人和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，慈和以結士民之愛。是以其安也，則黎元與之同慶；及其危也，則兆庶與之共患。安與衆同慶，則其危不可得也；危與下共患，則其難不足卹也。夫然，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，麥秀無悲殷之思，黍離無愍周之感矣。」

##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

劉繇傳

劉繇字正禮，東萊牟平人也。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，子孫家焉。繇伯父寵，為漢太尉。續漢書曰：繇祖父本，師受經傳，博學羣書，號為通儒。舉賢良方正，為般長，卒官。寵字祖榮，受父業，以經明行脩，舉孝廉，光祿大夫察四行，除東平陵令。視事數年，以母病棄官，百姓士民攀輿拒輪，充塞道路，車不得前，乃止亭，輕服潛遁，歸脩供養。後辟大將軍府，稍遷會稽太守，正身率下，郡中大治。徵入為將作大匠。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，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，聞寵遷，相率共送寵，人齎百錢。寵見，勞來曰：「父老何乃自苦遠來！」皆對曰：「山谷鄙老，生未嘗至郡縣。他時吏發求不去，民閒或夜不絕狗吠，竟夕民不得安。自明府下車以來，狗不夜吠，吏稀至民閒，年老遭值聖化，今聞當見棄去，故勠力來送。」寵謝之，為選受一大錢，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。其清如是。寵前後歷二郡，八居九列，四登三事。家不藏賄，無重寶器，恒菲飲食，薄衣服，弊車羸馬，號為窶陋。三去相位，輒歸本土。往來京師，常下道脫驂過，人莫知焉。寵嘗欲止亭，亭吏止之曰：「整頓傳舍，以待劉公，不可得止。」寵因過去。其廉儉皆此類也。以老病卒于家。繇兄岱，字公山，歷位侍中，兖州刺吏。續漢書曰：繇父輿，一名方，山陽太守。岱、繇皆有雋才。　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，以虛己受人。

繇十九，從父韙為賊所劫質，繇篡取以歸，由是顯名。舉孝廉，為郎中，除下邑長。時郡守以貴戚託之，遂棄官去。州辟部濟南，濟南相中常侍子，貪穢不循，繇奏免之。平原陶丘洪薦繇，欲令舉茂才。刺史曰：「前年舉公山，柰何復舉正禮乎？」洪曰：「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，擢正禮於後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，騁騏驥於千里，不亦可乎！」會辟司空掾，除侍御史，不就。避亂淮浦，詔書以為揚州刺史。時袁術在淮南，繇畏憚，不敢之州。欲南渡江，吳景、孫賁迎置曲阿。術圖為僭逆，攻沒諸郡縣。繇遣樊能、張英屯江邊以拒之。以景、賁術所授用，乃迫逐使去。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，與景、賁并力攻英、能等，歲餘不下。漢命加繇為牧，振武將軍，衆數萬人，孫策東渡，破英、能等。繇奔丹徒，袁宏漢紀曰：劉繇將奔會稽，許子將曰：「會稽富實，策之所貪，且窮在海隅，不可往也。不如豫章，北連豫壤，西接荊州。若收合吏民，遣使貢獻，與曹兖州相聞，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，其人豺狼，不能乆也。足下受王命，孟德、景升必相救濟。」繇從之。遂泝江南保豫章，駐彭澤。笮融先至，笮音壯力反。殺太守朱皓，獻帝春秋曰：是歲，繇屯彭澤，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。許子將謂繇曰：「笮融出軍，不顧命名義者也。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，宜使密防之。」融到，果詐殺皓，代領郡事。入居郡中。繇進討融，為融所破，更復招合屬縣，攻破融。融敗走入山，為民所殺，繇尋病卒，時年四十二。

笮融者，丹楊人，初聚衆數百，往依徐州牧陶謙。謙使督廣陵、彭城運漕，遂放縱擅殺，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。乃大起浮圖祠，以銅為人，黃金塗身，衣以錦采，垂銅槃九重，下為重樓閣道，可容三千餘人，悉課讀佛經，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，復其他役以招致之，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。每浴佛，多設酒飯，布席於路，經數十里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，費以巨億計。曹公攻陶謙，徐土搔動，融將男女萬口，馬三千匹，走廣陵，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賔禮。先是，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偪，屯秣陵。融利廣陵之衆，因酒酣殺昱，放兵大略，因載而去。過殺禮，然後殺皓。

後策西伐江夏，還過豫章，收載繇喪，善遇其家。王朗遺策書曰：「劉正禮昔初臨州，未能自達，實賴尊門為之先後，用能濟江成治，有所處定。踐境之禮，感分結意，情在終始。後以袁氏之嫌，稍更乖剌。更以同盟，還為讎敵，原其本心，實非所樂。康寧之後，常願渝平更成，復踐宿好。一爾分離，款意不昭，奄然殂隕，可為傷恨！知敦以厲薄，德以報怨，收骨育孤，哀亡愍存，捐旣往之猜，保六尺之託，誠深恩重分，美名厚實也。昔魯人雖有齊怨，不廢喪紀，春秋善之，謂之得禮，誠良史之所宜藉，鄉校之所歎聞。正禮元子，致有志操，想必有以殊異。威盛刑行，施之以恩，不亦優哉！」

繇長子基，字敬輿，年十四，居繇喪盡禮，故吏餽餉，皆無所受。吳書曰：基遭多難，嬰丁困苦，潛處味道，不以為戚。與羣弟居，常夜卧早起，妻妾希見其面。諸弟敬憚，事之猶父。不妄交游，門無雜賔。姿容美好，孫權愛敬之。權為驃騎將軍，辟東曹掾，拜輔義校尉、建忠中郎。權為吳王，遷基大農。權嘗宴飲，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，權欲殺之，威怒甚盛，由基諫爭，翻以得免。權大暑時，嘗於舩中宴飲，於船樓上值雷雨，權以蓋自覆，又命覆基，餘人不得也。其見待如此。徙郎中令。權稱尊號，改為光祿勳，分平尚書事。年四十九卒。後權為子霸納基女，賜第一區，四時寵賜，與全、張比。基二弟，鑠、尚，皆騎都尉。

太史慈傳

太史慈字子義，東萊黃人也。少好學，仕郡奏曹史。會郡與州有隙，曲直未分，以先聞者為善。時州章已去，郡守恐後之，求可使者。慈年二十一，以選行，晨夜取道，到洛陽，詣公車門，見州吏始欲求通。慈問曰：「君欲通章邪？」吏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章安在？」曰：「車上。」慈曰：「章題署得無誤邪？取來視之。」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，因為取章。慈已先懷刀，便截敗之。吏踴躍大呼，言「人壞我章」！慈將至車間，與語曰：「向使君不以章相與，吾亦無因得敗之，是為吉凶禍福等耳，吾不獨受此罪。豈若默然俱出去，可以存易亡，無事俱就刑辟。」吏言：「君為郡敗吾章，已得如意，欲復亡為？」慈荅曰：「初受郡遣，但來視章通與未耳。吾用意太過，乃相敗章。今還，亦恐以此見譴怒，故俱欲去爾。」吏然慈言，即日俱去。慈旣與出城，因遁還通郡章。州家聞之，更遣吏通章，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，州受其短。由是知名，而為州家所疾，恐受其禍，乃避之遼東。

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，數遣人訊問其母，并致餉遺。時融以黃巾寇暴，出屯都昌，為賊管亥所圍。慈從遼東還，母謂慈曰：「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，至汝行後，贍恤殷勤，過於故舊，今為賊所圍，汝宜赴之。」慈留三日，單步徑至都昌。時圍尚未密，夜伺間隙，得入見融，因求兵出斫賊。融不聽，欲待外救。外救未有至者，而圍日偪。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，城中人無由得出，慈自請求行。融曰：「今賊圍甚密，衆人皆言不可，卿意雖壯，無乃實難乎？」慈對曰：「昔府君傾意於老母，老母感遇，遣慈赴府君之急，固以慈有可取，而來必有益也。今衆人言不可，慈亦言不可，豈府君愛顧之義，老母遣慈之意邪？事已急矣，願府君無疑。」融乃然之。於是嚴行蓐食，須明，便帶鞬攝弓上馬，將兩騎自隨，各作一的持之，開門直出。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，兵馬互出。慈引馬至城下塹內，植所持的各一，出射之，射之畢，徑入門。明晨復如此，圍下人或起或卧，慈復植的，射之畢，復入門。明晨復出如此，無復起者，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。比賊覺知，慈行已過，又射殺數人，皆應弦而倒，故無敢追者。遂到平原，說備曰：「慈，東萊之鄙人也，與孔北海親非骨肉，比非鄉黨，特以名志相好，有分災共患之義。今管亥暴亂，北海被圍，孤窮無援，危在旦夕。以君有仁義之名，能救人之急，故北海區區，延頸恃仰，使慈冒白刃，突重圍，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，惟君所以存之。」備斂容荅曰：「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！」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。賊聞兵至，解圍散走。融旣得濟，益奇貴慈，曰：「卿吾之少友也。」事畢，還啟其母，母曰：「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。」

楊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，慈自遼東還，未與相見，暫渡江到曲阿見繇，未去，會孫策至。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，繇曰：「我若用子義，許子將不當笑我邪？」但使慈偵視輕重。時獨與一騎卒遇策。策從騎十三，皆韓當、宋謙、黃蓋輩也。慈便前鬬，正與策對。策刺慈馬，而擥得慈項上手戟，慈亦得策兜鍪。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，於是解散。

慈當與繇俱奔豫章，而遁於蕪湖，亡入山中，稱丹楊太守。是時，策已平定宣城以東，惟涇以西六縣未服。慈因進住涇縣，立屯府，大為山越所附。策躬自攻討，遂見囚執。策即解縛，捉其手曰：「寧識神亭時邪？若卿爾時得我云何？」慈曰：「未可量也。」策大笑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當與卿共之。」吳歷云：慈於神亭戰敗，為策所執。策素聞其名，即解縛請見，咨問進取之術。慈荅曰：「破軍之將，不足與論事。」策曰：「昔韓信定計於廣武，今策決疑於仁者，君何辭焉？」慈曰：「州軍新破，士卒離心，若儻分散，難復合聚；欲出宣恩安集，恐不合尊意。」策長跪荅曰：「誠本心所望也。明日中，望君來還。」諸將皆疑，策曰：「太史子義，青州名士，以信義為先，終不欺策。」明日，大請諸將，豫設酒食，立竿視影。日中而慈至，策大恱，常與參論諸軍事。　臣松之案；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，為策所得，與本傳大異，疑為謬誤。　江表傳曰：策問慈曰：「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，赴文舉，詣玄德，皆有烈義，天下智士也，但所託未得其人耳。射鈎斬袪，古人不嫌。孤是卿知己，勿憂不如意也。」出教曰：「龍欲騰翥，先階尺木者也。」即署門下督，還吳授兵，拜折衝中郎將。後劉繇亡於豫章，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，策命慈往撫安焉。江表傳曰：策謂慈曰：「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，其意頗猥，理恕不足。何者？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，盡在公路許。孤志在立事，不得不屈意於公路，求索故兵，再往纔得千餘人耳。仍令孤攻廬江，爾時事勢，不得不為行。但其後不遵臣節，自棄作邪僭事，諫之不從。丈夫義交，苟有大故，不得不離，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。今劉繇喪亡，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。今兒子在豫章，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，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？卿則州人，昔又從事，寧能往視其兒子，並宣孤意於其部曲？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，不樂來者且安慰之。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，視廬陵、鄱陽人民親附之否？卿手下兵，宜將多少，自由意。」慈對曰：「慈有不赦之罪，將軍量同桓、文，待遇過望。古人報生以死，期於盡節，沒而後已。今並息兵，兵不宜多，將數十人，自足以往還也。」左右皆曰：「慈必北去不還。」策曰：「子義捨我，當復與誰？」餞送昌門，把腕別曰：「何時能還？」荅曰：「不過六十日。」果如期而反。江表傳曰：策初遣慈，議者紛紜，謂慈未可信，或云與華子魚州里，恐留彼為籌策，或疑慈西託黃祖，假路還北，多言遣之非計。策曰：「諸君語皆非也，孤斷之詳矣。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，然非縱橫之人。其心有士謨，志經道義，貴重然諾，一以意許知己，死亡不相負，諸君勿復憂也。」慈從豫章還，議者乃始服。慈見策曰：「華子魚良德也，然非籌略才，無他方規，自守而已。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，詐言被詔書為太守。鄱陽民帥別立宗部，阻兵守界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，言『我以別立郡，須漢遣真太守來，當迎之耳』。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、鄱陽，近自海昏有上繚壁，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，惟輸租布於郡耳，發召一人遂不可得，子魚亦覩視之而已。」策拊掌大笑，乃有兼并之志矣。頃之，遂定豫章。

劉表從子磐，驍勇，數為寇於艾、西安諸縣。策於是分海昏、建昌左右六縣，以慈為建昌都尉，治海昏，并督諸將拒磐。磐絕跡不復為寇。

慈長七尺七寸，美鬚髯，猨臂善射，弦不虛發。嘗從策討麻保賊，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，以手持樓棼，慈引弓射之，矢貫手着棼，圍外萬人莫不稱善。其妙如此。曹公聞其名，遺慈書，以篋封之，發省無所道，而但貯當歸。孫權統事，以慈能制磐，遂委南方之事。年四十一，建安十一年卒。吳書曰：慈臨亡，歎息曰：「丈夫生世，當帶七尺之劒，以升天子之階。今所志未從，柰何而死乎！」權甚悼惜之。子享，官至越騎校尉。吳書曰：享字元復，歷尚書、吳郡太守。

士燮

士燮字威彥，蒼梧廣信人也。其先本魯國汶陽人，至王莽之亂，避地交州。六世至燮父賜，桓帝時為日南太守。燮少游學京師，事潁川劉子奇，治左氏春秋。察孝廉，補尚書郎，公事免官。父賜喪闋後，舉茂才，除巫令，遷交阯太守。

弟壹，初為郡督郵。刺史丁宮徵還京都，壹侍送勤恪，宮感之，臨別謂曰：「刺史若待罪三事，當相辟也。」後宮為司徒，辟壹。比至，宮已免，黃琬代為司徒，甚禮遇壹。董卓作亂，壹亡歸鄉里。吳書曰：琬與卓相害，而壹盡心於琬，甚有聲稱。卓惡之，乃署教曰：「司徒掾士壹，不得除用。」故歷年不遷。會卓入關，壹乃亡歸。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，州郡擾亂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，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真太守，䵋音于鄙反，見字林。䵋弟武，領南海太守。

燮體器寬厚，謙虛下士，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。耽玩春秋，為之注解。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：「交阯士府君旣學問優博，又達於從政，處大亂之中，保全一郡，二十餘年疆埸無事，民不失業，羈旅之徒，皆蒙其慶，雖竇融保河西，曷以加之？官事小闋，輒玩習書傳，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，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，皆有師說，意思甚密。又尚書兼通古今，大義詳備。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，今欲條左氏、尚書長義上之。」其見稱如此。

燮兄弟並為列郡，雄長一州，偏在萬里，威尊無上。出入鳴鍾磬，備具威儀，笳簫鼓吹，車騎滿道，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。妻妾乘輜軿，子弟從兵騎，當時貴重，震服百蠻，尉他不足踰也。葛洪神仙傳曰：燮甞病死，已三日，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，以水含之，捧其頭，搖捎之，食頃，即開目動手，顏色漸復，半日能起坐，四日復能語，遂復常。奉字昌異，侯官人也。武先病沒。

朱符死後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，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，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。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，表又遣吳巨代之，與恭俱至。漢聞張津死，賜燮璽書曰：「交州絕域，南帶江海，上恩不宣，下義壅隔，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，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，董督七郡，領交阯太守如故。」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，是時天下喪亂，道路斷絕，而燮不廢貢職，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，封龍度亭侯。後巨與恭相失，舉兵逐恭，恭走還零陵。

建安十五年，孫權遣步隲為交州刺史。隲到，燮率兄弟奉承節度。而吳巨懷異心，隲斬之。權加燮為左將軍。建安末年，燮遣子廞入質，權以為武昌太守，燮、壹諸子在南者，皆拜中郎將。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，率郡人民使遙東附，權益嘉之，遷衞將軍，封龍編侯，弟壹偏將軍，都鄉侯。燮每遣使詣權，致雜香細葛，輒以千數，明珠、大貝、流離、翡翠、瑇瑁、犀、象之珍，奇物異果，蕉、邪、龍眼之屬，無歲不至。壹時貢馬凡數百匹。權輒為書，厚加寵賜，以荅慰之。燮在郡四十餘歲，黃武五年，年九十卒。

權以交阯縣遠，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，呂岱為刺史；交阯以南為交州，戴良為刺史。又遣陳時代燮為交阯太守。岱留南海，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，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，發宗兵拒良。良留合浦。交阯桓鄰，燮舉吏也，叩頭諫徽使迎良，徽怒，笞殺鄰。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，徽閉門城守，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，乃約和親，各罷兵還。而呂岱被詔誅徽，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，過合浦，與良俱前。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，岱署匡師友從事，先移書交阯，告喻禍福，又遣匡見徽，說令服罪，雖失郡守，保無他憂。岱尋匡後至，徽兄祗，弟幹、頌等六人肉袒奉迎。岱謝令復服，前至郡下。明旦早施帳幔，請徽兄弟以次入，賔客滿坐。岱起，擁節讀詔書，數徵罪過，左右因反縛以出，即皆伏誅，傳首詣武昌。孫盛曰：夫柔遠能邇，莫善於信；保大定功，莫善於義。故齊桓創基，德彰於柯會；晉文始伯，義顯於伐原。故能九合一匡，世主夏盟，令問長世，貽範百王。呂岱師友士匡，使通信誓，徽兄弟肉袒，推心委命，岱因滅之，以要功利，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，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。壹、䵋、匡後出，權原其罪，及燮質子廞，皆免為庶人。數歲，壹、䵋坐法誅。廞病卒，無子，妻寡居，詔在所月給俸米，賜錢四十萬。

評曰：劉繇藻厲名行，好尚臧否，至於擾攘之時，據萬里之土，非其長也。太史慈信義篤烈，有古人之分。士燮作守南越，優游終世，至子不慎，自貽凶咎，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，使之然也。

## 妃嬪傳第五

孫破虜吳夫人傳

孫破虜吳夫人，吳主權母也。本吳人，徙錢唐，早失父母，與弟景居。孫堅聞其才貌，欲娶之。吳氏親戚嫌堅輕狡，將拒焉，堅甚以慙恨。夫人謂親戚曰：「何愛一女以取禍乎？如有不遇，命也。」於是遂許為婚，生四男一女。搜神記曰：初，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，旣而生策。及權在孕，又夢日入其懷，以告堅曰：「昔姙策，夢月入我懷，今也又夢日入我懷，何也？」堅曰：「日月者陰陽之精，極貴之象，吾子孫其興乎！」

景常隨堅征伐有功，拜騎都尉。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，討故太守周昕，遂據其郡。孫策與孫河、呂範依景，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，郎敗走。會景為劉繇所迫，復北依術，術以為督軍中郎將，與孫賁共討樊能、于麋於橫江，又擊笮融、薛禮於秣陵。時策被創牛渚，降賊復反，景攻討，盡禽之。從討劉繇，繇奔豫章，策遣景、賁到壽春報術。術方與劉備爭徐州，以景為廣陵太守。術後僭號，策以書喻術，術不納，便絕江津，不與通，使人告景。景即委郡東歸，策復以景為丹楊太守。漢遣議郎王誧音普。銜命南行，表景為揚武將軍，領郡如故。

及權少年統業，夫人助治軍國，甚有補益。會稽典錄曰：策功曹魏騰，以迕意見譴，將殺之，士大夫憂恐，計無所出。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：「汝新造江南，其事未集，方當優賢禮士，捨過錄功。魏功曹在公盡規，汝今日殺之，則明日人皆叛汝。吾不忍見禍之及，當先投此井中耳。」策大驚，遽釋騰。夫人智略權譎，類皆如此。建安七年，臨薨，引見張昭等，屬以後事，合葬高陵。志林曰：按會稽貢舉簿，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，無舉者，云府君遭憂，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。八年九年皆有貢舉，斯甚分明。

八年，景卒官，子奮授兵為將，封新亭侯，卒。吳書曰：權征荊州，拜奮吳郡都督，以鎮東方。子安嗣，安坐黨魯王霸死。奮弟祺，吳書曰：祺與張溫、顧譚友善，權令關平辭訟事。封都亭侯，卒。子纂嗣。纂妻即滕胤女也，胤被誅，并遇害。

吳主權謝夫人傳

吳主權謝夫人，會稽山陰人也。父㷡，漢尚書郎、徐令。㷡子承撰後漢書，稱㷡幼以仁孝為行，明達有令才。㷡弟貞，履蹈法度，篤學尚義，舉孝廉，建昌長，卒官。權母吳，為權聘以為妃，愛幸有寵。後權納姑孫徐氏，欲令謝下之，謝不肯，由是失志，早卒。後十餘年，弟承拜五官郎中，稍遷長沙東部都尉、武陵太守，撰後漢書百餘卷。會稽典錄曰：承字偉平，博學洽聞，嘗所知見，終身不忘。子崇揚威將軍，崇弟勗吳郡太守，並知名。

吳主權徐夫人傳

吳主權徐夫人，吳郡富春人也。祖父真，與權父堅相親，堅以妹妻真，生琨。琨少仕州郡，漢末擾亂，去吏，隨堅征伐有功，拜偏將軍。堅薨，隨孫策討樊能、于麋等於橫江，擊張英於當利口，而船少，欲駐軍更求。琨母時在軍中，謂琨曰：「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，則不利矣，如何可駐邪？宜伐蘆葦以為泭，佐船渡軍。」泭音敷。郭璞注方言曰：「泭，水中𥱼也。」琨具啟策，策即行之，衆悉俱濟，遂破英，擊走笮融、劉繇，事業克定。策表琨領丹楊太守，會吳景委廣陵來東，復為丹楊守，江表傳曰：初，袁術遣從弟胤為丹楊，策令琨討而代之。會景還，以景前在丹楊，寬仁得衆，吏民所思，而琨手下兵多，策嫌其太重，且方攻伐，宜得琨衆，乃復用景，召琨還吳。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，從破廬江太守李術，封廣德侯，遷平虜將軍。後從討黃祖，中流矢卒。

琨生夫人，初適同郡陸尚。尚卒，權為討虜將軍在吳，聘以為妃，使母養子登。後權遷移，以夫人妬忌，廢處吳。積十餘年，權為吳王及即尊號，登為太子，羣臣請立夫人為后，權意在步氏，卒不許。後以疾卒。兄矯，嗣父琨侯，討平山越，拜偏將軍，先夫人卒，無子。弟祚襲封，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、平魏將軍。

吳主權步夫人傳

吳主權步夫人，臨淮淮陰人也，與丞相隲同族。漢末，其母攜將徙廬江，廬江為孫策所破，皆東渡江，以美麗得幸於權，寵冠後庭。生二女，長曰魯班，字大虎，前配周瑜子循，後配全琮；少曰魯育，字小虎，前配朱據，後配劉纂。吳歷曰：纂先尚權中女，早卒，故又以小虎為繼室。

夫人性不妬忌，多所推進，故乆見愛待。權為王及帝，意欲以為后，而羣臣議在徐氏，權依違者十餘年，然宮內皆稱皇后，親戚上疏稱中宮。及薨，臣下緣權指，請追正名號，乃贈印綬，策命曰：「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，皇帝曰：嗚呼皇后，惟后佐命，共承天地。虔恭夙夜，與朕均勞。內教脩整，禮義不愆。寬容慈惠，有淑懿之德。民臣縣望，遠近歸心。朕以世難未夷，大統未一，緣后雅志，每懷謙損。是以于時未授名號，亦必謂后降年有永，永與朕躬對揚天休。不寤奄忽，大命近止。朕恨本意不早昭顯，傷后殂逝，不終天祿。愍悼之至，痛于厥心。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，奉策授號，配食先后。魂而有靈，嘉其寵榮。嗚呼哀哉！」葬於蔣陵。

吳主權王夫人傳

吳主權王夫人，琅邪人也。吳書曰：夫人父名盧九。夫人以選入宮，黃武中得幸，生孫和，寵次步氏。步氏薨後，和立為太子，權將立夫人為后，而全公主素憎夫人，稍稍譖毀。及權寢疾，言有喜色，由是權深責怒，以憂死。和子皓立，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，封三弟皆列侯。

吳主權王夫人傳

吳主權王夫人，南陽人也，以選入宮，嘉禾中得幸，生孫休。及和為太子，和母貴重，諸姬有寵者，皆出居外。夫人出公安，卒，因葬焉。休即位，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，改葬敬陵。王氏無後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。

吳主權潘夫人傳

吳主權潘夫人，會稽句章人也。父為吏，坐法死。夫人與姊俱輸織室，權見而異之，召充後宮。得幸有娠，夢有似龍頭授己者，己以蔽膝受之，遂生孫亮。赤烏十三年，亮立為太子，請出嫁夫人之姊，權聽許之。明年，立夫人為皇后。性險妬容媚，自始至卒，譖害袁夫人等甚衆。吳錄曰：袁夫人者，袁術女也，有節行而無子。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，輒不育。及步夫人薨，權欲立之。夫人自以無子，固辭不受。權不豫，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。侍疾疲勞，因以羸疾，諸宮人伺其昏卧，共縊殺之，託言中惡。後事泄，坐死者六七人。權尋薨，合葬蔣陵。孫亮即位，以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，授兵。亮廢，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。

孫亮全夫人傳

孫亮全夫人，全尚女也。尚從祖母公主愛之，每進見輒與俱。及潘夫人母子有寵，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，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，亮遂為嗣。夫人立為皇后，以尚為城門校尉，封都亭侯，代滕胤為太常、衞將軍，進封永平侯，錄尚書事。時全氏侯有五人，並典兵馬，其餘為侍郎、騎都尉，宿衞左右，自吳興，外戚貴盛莫及。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，而全懌、全端、全煒、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，全熈謀泄見殺，由是諸全衰弱。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，後又黜為候官侯，夫人隨之國，居候官，尚將家屬徙零陵，追見殺。吳錄曰：亮妻惠解有容色，居候官，吳平乃歸，永寧中卒。

孫休朱夫人傳

孫休朱夫人，朱據女，休姊公主所生也。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，事同漢惠。荀恱譏之已當，故不復廣言。赤烏末，權為休納以為妃。休為琅邪王，隨居丹楊。建興中，孫峻專政，公族皆患之。全尚妻即峻姊，故惟全主祐焉。初，孫和為太子時，全主譖害王夫人，欲廢太子，立魯王，朱主不聽，由是有隙。五鳳中，孫儀謀殺峻，事覺被誅。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，峻枉殺朱主。休懼，遣夫人還建業，執手泣別。旣至，峻遣還休。太平中，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，問朱主死意？全主懼曰：「我實不知，皆據二子熊、損所白。」亮殺熊、損。損妻是峻妹也，孫綝益忌亮，遂廢亮，立休。永安五年，立夫人為皇后。休卒，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。孫皓即位月餘，貶為景皇后，稱安定宮。甘露元年七月，見逼薨，合葬定陵。搜神記曰：孫峻殺朱主，埋於石子岡。歸命即位，將欲改葬之。冢墓相亞，不可識別，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，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，使察鑒之，不得相近。乆時，二人俱白：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，上著青錦束頭，紫白袷裳，丹綈絲履，從石子岡上半岡，而以手抑膝長太息，小住須臾，進一冢上便住，徘徊良乆，奄然不見。二人之言，不謀而同，於是開冢，衣服如之。

孫和何姬傳

孫和何姬，丹楊句容人也。父遂，本騎士。孫權甞游幸諸營，而姬觀於道中，權望見異之，命宦者召入，以賜子和。生男，權喜，名之曰彭祖，即皓也。太子和旣廢，後為南陽王，居長沙。孫亮即位，孫峻輔政。峻素媚事全主，全主與和母有隙，遂勸峻徙和居新都，遣使賜死，嫡妃張氏亦自殺。何姬曰：「若皆從死，誰當養孤？」遂拊育皓，及其三弟。皓即位，尊和為昭獻皇帝，吳錄曰：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，俄改曰文皇帝。何姬為昭獻皇后，稱升平宮，月餘，進為皇太后。封弟洪永平侯，蔣溧陽侯，植宣城侯。洪卒，子邈嗣，為武陵監軍，為晉所殺。植官至大司徒。吳末昬亂，何氏驕僭，子弟橫放，百姓患之。故民譌言「皓乆死，立者何氏子」云。江表傳曰：皓以張布女為美人，有寵，皓問曰：「汝父所在？」荅曰：「賊以殺之。」皓大怒，棒殺之。後思其顏色，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，恒置座側。問左右：「布復有女否？」荅曰：「布大女適故衞尉馮朝子純。」即奪純妻入宮，大有寵，拜為左夫人，晝夜與夫人房宴，不聽朝政，使尚方以金作華燧、步搖、假髻以千數。令宮人著以相撲，朝成夕敗，輒出更作，工匠因緣偷盜，府藏為空。會夫人死，皓哀愍思念，葬于苑中，大作冢，使工匠刻柏作木人，內冢中以為兵衞，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，不可稱計。已葬之後，皓治喪於內，半年不出。國人見葬太奢麗，皆謂皓已死，所葬者是也。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，云都代立。臨海太守奚熈信譌言，舉兵欲還秣陵誅都，都叔父植時為備海督，擊殺熈，夷三族，譌言乃息，而人心猶疑。

孫皓滕夫人傳

孫皓滕夫人，故太常胤之族女也。胤夷滅，夫人父牧，以踈遠徙邊郡。孫休即位，大赦，得還，以牧為五官中郎。皓旣封烏程侯，聘牧女為妃。皓即位，立為皇后，封牧高密侯，拜衞將軍，錄尚書事。後朝士以牧尊戚，頗推令諫爭。而夫人寵漸衰，皓滋不恱，皓母何恒左右之。又太史言，於運歷，后不可易，皓信巫覡，故得不廢，常供養升平宮。牧見遣居蒼梧郡，雖爵位不奪，其實裔也，遂道路憂死。長秋官僚備員而已，受朝賀表疏如故。而皓內諸寵姬，佩皇后璽紱者多矣。江表傳曰：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，科取將吏家女。其二千石大臣子女，皆當歲歲言名，年十五六一簡閱，簡閱不中，乃得出嫁。後宮千數，而採擇無已。天紀四年，隨皓遷于洛陽。

評曰：易稱「正家而天下定」。詩云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」誠哉，是言也！遠觀齊桓，近察孫權，皆有識士之明，傑人之志，而嫡庶不分，閨庭錯亂，遺笑古今，殃流後嗣。由是論之，惟以道義為心、平一為主者，然後克免斯累邪！

## 宗室傳第六

孫靜傳

孫靜字幼臺，堅季弟也。堅始舉事，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，衆咸附焉。策破劉繇，定諸縣，進攻會稽，遣人請靜，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。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，策數渡水戰，不能克。靜說策曰：「朗負阻城守，難可卒拔。查瀆南去此數十里，而道之要徑也，宜從彼據其內，所謂攻其無備、出其不意者也。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，破之必矣。」策曰：「善。」乃詐令軍中曰：「頃連雨水濁，兵飲之多腹痛，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。」至昏暮，羅以然火誑朗，便分軍夜投查瀆道，襲高遷屯。臣松之案：今永興縣有高遷橋。查音祖加反。查音祖加反。朗大驚，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。策破昕等，斬之，遂定會稽。會稽典錄曰：昕字大明。少游京師，師事太傅陳蕃，博覽羣書，明於風角，善推災異。辟太尉府，舉高第，稍遷丹楊太守。曹公起義兵，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。袁術之在淮南也，昕惡其淫虐，絕不與通。　獻帝春秋曰：袁術遣吳景攻昕，未拔，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。昕曰：「我則不德，百姓何罪？」遂散兵，還本郡。表拜靜為奮武校尉，欲授之重任，靜戀墳墓宗族，不樂出身，求留鎮守。策從之。權統事，就遷昭義中郎將，終於家。有五子，暠、瑜、皎、奐、謙。暠三子：綽、超、恭。超為偏將軍。恭生峻。綽生綝。

孫瑜傳

瑜字仲異，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。是時賔客諸將多江西人，瑜虛心綏撫，得其歡心。建安九年，領丹楊太守，為衆所附，至萬餘人。加綏遠將軍。十一年，與周瑜共討麻、保二屯，破之。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，權欲交戰，瑜說權持重，權不從，軍果無功。遷奮威將軍，領郡如故，自溧陽徙屯牛渚。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，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，使招納廬江二郡，各得降附。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，瑜厚禮之，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，遂立學官，臨饗講肄。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，而瑜好樂墳典，雖在戎旅，誦聲不絕。年三十九，建安二十年卒。瑜五子：彌、熈、燿、曼、紘。曼至將軍，封侯。

孫皎傳

皎字叔朗，始拜護軍校尉，領衆二千餘人。是時曹公數出濡須，皎每赴拒，號為精銳。遷都護征虜將軍，代程普督夏口。黃蓋及兄瑜卒，又并其軍。賜沙羨、雲杜、南新市、竟陵為奉邑，自置長吏。輕財能施，善於交結，與諸葛瑾至厚，委廬江劉靖以得失，江夏李允以衆事，廣陵吳碩、河南張梁以軍旅，而傾心親待，莫不自盡。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，皎更其衣服送還之，下令曰：「今所誅者曹氏，其百姓何罪？自今以往，不得擊其老弱。」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。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，或以諫寧，寧曰：「臣子一例，征虜雖公子，何可專行侮人邪！吾值明主，但當輸効力命，以報所天，誠不能隨俗屈曲矣。」權聞之，以書讓皎曰：「自吾與北方為敵，中間十年，初時相遲年小，今者且三十矣。孔子言『三十而立』，非但謂五經也。授卿以精兵，委卿以大任，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，欲使如楚任昭奚恤，揚威於北境，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。近聞卿與甘興霸飲，因酒發作，侵陵其人，其人求屬呂蒙督中。此人雖麤豪，有不如人意時，然其較略大丈夫也。吾親之者，非私之也。吾親愛之，卿踈憎之；卿所為每與吾違，其可乆乎？夫居敬而行簡，可以臨民；愛人多容，可以得衆。二者尚不能知，安可董督在遠，禦寇濟難乎？卿行長大，特受重任，上有遠方瞻望之觀，下有部曲朝夕從事，何可恣意有盛怒邪？人誰無過，貴其能改，宜追前愆，深自咎責。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。臨書摧愴，心悲淚下。」皎得書，上疏陳謝，遂與寧結厚。後呂蒙當襲南郡，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，蒙說權曰：「若至尊以征虜能，宜用之；以蒙能，宜用蒙。昔周瑜、程普為左右部督，共攻江陵，雖事決於瑜，普自恃乆將，且俱是督，遂共不睦，幾敗國事，此目前之戒也。」權寤，謝蒙曰：「以卿為大督，命皎為後繼。」禽關羽，定荊州，皎有力焉。建安二十四年卒。權追錄其功，封子胤為丹楊侯。胤卒，無子。弟晞嗣，領兵，有罪自殺，國除。弟咨、彌、儀皆將軍，封侯。咨羽林督，儀無難督。咨為滕胤所殺，儀為孫峻所害。

孫奐傳

孫奐字季明。兄皎旣卒，代統其衆，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。在事一年，遵皎舊迹，禮劉靖、李允、吳碩、張梁及江夏閭舉等，並納其善。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，軍民稱之。黃武五年，權攻石陽，奐以地主，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，自帥吳碩、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，降高城，得三將。大軍引還，權詔使在前往，駕過其軍，見奐軍陣整齊，權歎曰：「初吾憂其遲鈍，今治軍，諸將少能及者，吾無憂矣。」拜揚威將軍，封沙羨侯。吳碩、張梁皆裨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江表傳曰：初權在武昌，欲還都建業，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，一旦有警，不相赴及，以此懷疑。及至夏口，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，詔曰：「諸將吏勿拘位任，其有計者，為國言之。」諸將或陳宜立柵柵夏口，或言宜重設鐵鎖者，權皆以為非計。時梁為小將，未有知名，乃越席而進曰：「臣聞香餌引泉魚，重幣購勇士，今宜明樹賞罰之信，遣將入沔，與敵爭利，形勢旣成，彼不敢干也。使武昌有精兵萬人，付智略者任將，常使嚴整。一旦有警，應聲相赴。作甘水城，輕艦數十，諸所宜用，皆使備具。如此開門延敵，敵自不來矣。」權以梁計為最得，即超增梁位。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。奐亦愛樂儒生，復命部曲子弟就業，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。年四十，嘉禾三年卒。子承嗣，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，領郡。赤烏六年卒，無子，封承庶弟壹奉奐後，襲業為將。孫峻之誅諸葛恪也，壹與全熈、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，融自殺。壹從鎮南遷鎮軍，假節督夏口。及孫綝誅滕胤、呂據，據、胤皆壹之妹夫也，壹弟封又知胤、據謀，自殺。綝遣朱異潛襲壹。異至武昌，壹知其攻己，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。魏以壹為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封吳侯，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。邢美色妬忌，下不堪命，遂共殺壹及邢氏。壹入魏，黃初三年死。

孫賁傳

孫賁字伯陽。父羌字聖壹，堅同產兄也。賁早失二親，弟輔嬰孩，賁自贍育，友愛甚篤。為郡督郵守長。堅於長沙舉義兵，賁去吏從征伐。堅薨，賁攝帥餘衆，扶送靈柩。後袁術徙壽春，賁又依之。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，紹與術不恊，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。術表賁領豫州刺史，轉丹楊都尉，行征虜將軍，討平山越。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，因將士衆還住歷陽。頃之，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、張英等，未能拔。及策東渡，助賁、景破英、能等，遂進擊劉繇。繇走豫章。策遣賁、景還壽春報術，值術僭號，署置百官，除賁九江太守。賁不就，棄妻孥還江南。江表傳曰：袁術以吳景守廣陵，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，作汝南太守，而令賁為將軍，領兵在壽春。策與景等書曰：「今征江東，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？」景即棄守歸，賁困而後免，香以道遠獨不得還。　吳書曰：香字文陽。父孺，字仲孺，堅再從弟也，仕郡主簿功曹。香從堅征伐有功，拜郎中。後為袁術驅馳，加征南將軍，死於壽春。時策已平吳、會二郡，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、江夏太守黃祖，軍旋，聞繇病死，過定豫章，上賁領太守，江表傳曰：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，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，策謂賁曰：「兄今據豫章，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。但當伺其形便，因令國儀杖兵而進，使公瑾為作勢援，一舉可定也。」後賁聞芝病，即如策計。周瑜到巴丘，輔遂得進據廬陵。後封都亭侯。建安十三年，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，領郡如故。在官十一年卒。子鄰嗣。

鄰年九歲，代領豫章，進封都鄉侯。吳書曰：鄰字公達，雅性精敏，幼有令譽。在郡垂二十年，討平叛賊，功績脩理。召還武昌，為繞帳督。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，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，濬嘗失燮，欲致之於法。論者多為有言，濬猶不釋。鄰謂濬曰：「舒伯膺兄弟爭死，海內義之，以為美譚，仲膺又有奉國舊意。今君殺其子弟，若天下一統，青蓋北巡，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，荅者云潘承明殺燮，於事何如？」濬意即解，燮用得濟。博物志曰：仲膺名邵。初，伯膺親友為人所殺，仲膺為報怨。事覺，兄弟爭死，皆得免。袁術時，邵為阜陵長。亦見江表傳。鄰遷夏口沔中督、威遠將軍，所居任職。赤烏十二年卒。子苗嗣。苗弟旅及叔父安、熈、績，皆歷列位。吳歷曰：鄰又有子曰述，為武昌督，平荊州事。震，無難督。諧，城門校尉。歆，樂鄉督。震後禦晉軍，與張悌俱死。賁曾孫惠，字德施。惠別傳曰：惠好學有才智，晉永寧元年，赴齊王冏義，以功封晉興侯，辟大司馬賊曹屬。冏驕矜僭侈，天下失望。惠獻言於冏，諷以五難、四不可，勸令委讓萬機，歸藩青岱，辭甚深切。冏不能納，頃之果敗。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。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，以陸機為前鋒都督。惠與機鄉里親厚，憂其致禍，謂之曰：「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？」機曰：「將謂吾避賊首鼠，更速其害。」機尋被戮，二弟雲、耽亦見殺，惠甚傷恨之。永興元年，乘輿幸鄴，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，惠以書干越，詭其姓名，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，勉以勤王匡世之略，辭義甚美。越省其書，牓題道衢，招求其人。惠乃出見，越即以為記室參軍，專掌文疏，豫參謀議。每造書檄，越或驛馬催之，應命立成，皆有辭旨。累遷顯職，後為廣武將軍、安豐內史。年四十七卒。惠文翰凡數十首。

孫輔傳

孫輔字國儀，賁弟也，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。策討丹楊七縣，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，并招誘餘民，鳩合遺散。又從策討陵陽，生得祖郎等。江表傳曰：策旣平定江東，逐袁胤。袁術深怨策，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，使激動山越，大合衆，圖共攻策。策自率將士討郎，生獲之。策謂郎曰：「爾昔襲擊孤，斫孤馬鞌，今創軍立事，除棄宿恨，惟取能用，與天下通耳。非但汝，汝莫恐怖。」郎叩頭謝罪。即破械，賜衣服，署門下賊曹。及軍還，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，人以為榮。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，輔隨從，身先士卒，有功。策立輔為廬陵太守，撫定屬城，分置長吏。遷平南將軍，假節領交州刺史。遣使與曹公相聞，事覺，權幽繫之。典略曰：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，因權出行東冶，乃遣人齎書呼曹公。行人以告，權乃還，偽若不知，與張昭共見輔，權謂輔曰：「兄厭樂邪，何為呼他人？」輔云無是。權因投書與昭，昭示輔，輔慙無辭。乃悉斬輔親近，分其部曲，徒輔置東。數歲卒。子興、昭、偉、昕，皆歷列位。

孫翊傳

孫翊字叔弼，權弟也，驍悍果烈，有兄策風。太守朱治舉孝廉，司空辟。典略曰：翊名儼，性似策。策臨卒，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，而策呼權，佩以印綬。建安八年，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，時年二十。後年為左右邊鴻所殺，鴻亦即誅。吳歷載翊妻徐節行，宜與媯覽等事相次，故列於後孫韶傳中。

子松為射聲校尉、都鄉侯。吳錄曰：松善與人交，輕財好施。鎮巴丘，數咨陸遜以得失。嘗有小過，遜面責松，松意色不平，遜觀其少釋，謂曰：「君過聽不以其鄙，數見訪及，是以承來意進盡言，便變色，何也？」松笑曰：「屬亦自忿行事有此，豈有望邪！」黃龍三年卒。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：「旣受東朝厚遇，依依於子弟。又子喬良器，為之惻愴。見其所與亮器物，感用流涕。」其悼松如此，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。

孫匡傳

孫匡字季佐，翊弟也。舉孝廉茂才，未試用，卒，時年二十餘。江表傳曰：曹休出洞口，呂範率軍禦之。時匡為定武中郎將，遣範令放火，燒損茅芒以乏軍用，範即啟送匡還吳。權別其族為丁氏，禁固終身。　臣松之案本傳曰：「匡未試用卒，時年二十餘。」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，匡為定武中郎將。旣為定武，非為未試用。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，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，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，匡時若尚在，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。此蓋權別生弟朗，江表傳誤以為匡也。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。子泰，曹氏之甥也，為長水校尉。嘉禾三年，從權圍新城，中流矢死。泰子秀為前將軍、夏口督。秀公室至親，捉兵在外，皓意不能平。建衡二年，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。先是，民間僉言秀當見圖，而定遠獵，秀遂驚，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。晉以秀為驃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封會稽公。江表傳曰：皓大怒，追改秀姓曰厲。　干寶晉紀曰：秀在晉朝，初聞皓降，羣臣畢賀，秀稱疾不與，南向流涕曰：「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，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，宗廟山陵，於此為墟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」朝廷美之。晉諸公贊曰：吳平，降為伏波將軍，開府如故。永寧中卒，追贈驃騎、開府。子儉，字仲節，給事中。

孫韶傳

孫韶字公禮。伯父河，字伯海，本姓俞氏，亦吳人也。孫策愛之，賜姓為孫，列之屬籍。吳書曰：河，堅族子也，出後姑俞氏，後復姓為孫。河質性忠直，訥言敏行，有氣幹，能服勤。少從堅征討，常為前驅，後領左右兵，典知內事，待以腹心之任。又從策平定吳、會，從權討李術，術破，拜威寇中郎將，領廬江太守。後為將軍，屯京城。

初，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，會稽典錄曰：憲字孝章，器量雅偉，舉孝廉，補尚書郎，稍遷吳郡太守，以疾去官。孫策平定吳、會，誅其英豪，憲素有高名，策深忌之。初，憲與少府孔融善，融憂其不免禍，乃與曹公書曰：「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，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。公為始滿，融又過二，海內知識，零落殆盡，惟會稽盛孝章尚存。其人困於孫氏，妻孥湮沒，單孑獨立，孤危愁苦，若使憂能傷人，此子不得復永年矣。春秋傳曰：『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則桓公恥之。』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，天下譚士依以揚聲，而身不免於幽執，命不期於旦夕，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，而朱穆所以絕交也。公誠能馳一介之使，加咫尺之書，則孝章可致，友道可弘也。今之少年，喜謗前輩，或能譏平皮柄反。孝章；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，九牧之民所共稱歎。燕君市駿馬之骨，非欲以騁道里，乃當以招絕足也。惟公匡復漢室，宗社將絕，又能正之，正之之術，實須得賢。珠玉無脛而自至者，以人好之也，況賢者之有足乎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，隗雖小才，而逢大遇，竟能發明主之至心，故樂毅自魏往，劇辛自趙往，鄒衍自齊往。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，臨溺而王不拯，則士亦將高翔遠引，莫有北首燕路者矣。凡所稱引，自公所知，而有云者，欲公崇篤斯義也，因表不悉。」由是徵為騎都尉。制命未至，果為權所害。子匡奔魏，位至征東司馬。憲故孝廉媯覽、戴員亡匿山中，孫翊為丹楊，皆禮致之。覽為大都督督兵，員為郡丞。及翊遇害，河馳赴宛陵，責怒覽、員，以不能全權，令使姧變得施。二人議曰：「伯海與將軍踈遠，而責我乃耳。討虜若來，吾屬無遺矣。」遂殺河，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，令住歷陽，以丹楊應之。會翊帳下徐元、孫高、傅嬰等殺覽、員。吳歷曰：媯覽、戴員親近邊洪等，數為翊所困，常欲叛逆，因吳主出征，遂其姧計。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，翊以妻徐氏頗曉卜，翊入語徐：「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，卿試卜之。」徐言：「卦不能佳，可須異日。」翊以長吏來久，宜速遣，乃大請賔客。翊出入常持刀，爾時有酒色，空手送客，洪從後斫翊，郡中擾亂，無救翊者，遂為洪所殺，迸走入山。徐氏購募追捕，中宿乃得，覽、員歸罪殺洪。諸將皆知覽、員所為，而力不能討。覽入居軍府中，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，欲復取徐。恐逆之見害，乃紿之曰：「乞須晦日設祭除服。」時月垂竟，覽聽須祭畢。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、傅嬰等，說：「覽已虜略婢妾，今又欲見偪，所以外許之者，欲安其意以免禍耳。欲立微計，願二君哀救。」高、嬰涕泣荅言：「受府君恩遇，所以不即死難者，以死無益，欲思惟事計，事計未立，未敢啟夫人耳。今日之事，實夙夜所懷也。」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，以徐意語之，共盟誓，合謀。到晦日，設祭，徐氏哭泣盡哀畢，乃除服，薰香沐浴，更於他室，安施幃帳，言笑歡恱，示無戚容。大小悽愴，怪其如此。覽密覘視，無復疑意。徐呼高、嬰與諸婢羅住戶內，使人報覽，說已除凶即吉，惟府君勑命。覽盛意入，徐出戶拜。覽適得一拜，徐便大呼：「二君可起！」高、嬰俱出，共得殺覽，餘人即就外殺員。夫人乃還縗絰，奉覽、員首以祭翊墓。舉軍震駭，以為神異。吳主續至，悉族誅覽、員餘黨，擢高、嬰為牙門，其餘皆加賜金帛，殊其門戶。

韶年十七，收河餘衆，繕治京城，起樓櫓，脩器備以禦敵。權聞亂，從椒丘還，過定丹楊，引軍歸吳。夜至京城下營，試攻驚之，兵皆乘城傳檄備警，讙聲動地，頗射外人，權使曉喻乃止。明日見韶，甚器之，即拜承烈校尉，統河部曲，食曲阿、丹徒二縣，自置長吏，一如河舊。後為廣陵太守、偏將軍。權為吳王，遷揚威將軍，封建德侯。權稱尊號，為鎮北將軍。韶為邊將數十年，善養士卒，得其死力。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為務，先知動靜而為之備，故鮮有負敗。青、徐、汝、沛頗來歸附，淮南濵江屯候皆撤兵遠徙，徐、泗、江、淮之地，不居者各數百里。自權西征，還都武昌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。權還建業，乃得朝覲。權問青、徐諸屯要害，遠近人馬衆寡，魏將帥姓名，盡具識之，所問咸對。身長八尺，儀貌都雅。權歡恱曰：「吾乆不見公禮，不圖進益乃爾。」加領幽州牧、假節。赤烏四年卒。子越嗣，至右將軍。越兄楷武衞大將軍、臨成侯，代越為京下督。楷弟異至領軍將軍，弈宗正卿，恢武陵太守。天璽元年，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。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，襲建業，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，皓數遣詰楷。楷常惶怖，而卒被召，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，晉以為車騎將軍，封丹楊侯。晉諸公贊曰：吳平，降為渡遼將軍，永安元年卒。吳錄曰：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，而人聞知名，過也。

孫桓傳

孫桓字叔武，河之子也。吳書曰：河有四子。長助，曲阿長。次誼，海鹽長。並早卒。次桓，儀容端正，器懷聦朗，博學彊記，能論議應對，權常稱為宗室顏淵，擢為武衞都尉。從討關羽於華容，誘羽餘黨，得五千人，牛馬器械甚衆。年二十五，拜安東中郎將，與陸遜共拒劉備。備軍衆甚盛，彌山盈谷，桓投刀奮命，與遜勠力，備遂敗走。桓斬上兜道，截其徑要。備踰山越險，僅乃得免，忿恚歎曰：「吾昔初至京城，桓尚小兒，而今迫孤乃至此也！」桓以功拜建武將軍，封丹徒侯，下督牛渚，作橫江塢，會卒。吳書曰：桓弟俊，字叔英，性度恢弘，才經文武，為定武中郎將，屯戍薄落，赤烏十三年卒。長子建襲爵，平虜將軍。少子慎，鎮南將軍。慎子丞，字顯世。　文士傳曰：丞好學，有文章，作螢火賦行於世。為黃門侍郎，與顧榮俱為侍臣。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，惟榮、丞獨獲全。常使二人記事，丞荅顧問，乃下詔曰：「自今已後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、顧榮疇也。」吳平赴洛，為范陽涿令，甚有稱績。永安中，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，請丞為司馬，與機俱被害。

評曰：夫親親恩義，古今之常。宗子維城，詩人所稱。況此諸孫，或贊興初基，或鎮據邊垂，克堪厥任，不忝其榮者乎！故詳著云。

##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

張昭傳

張昭字子布，彭城人也。少好學，善隷書，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，博覽衆書，與琅邪趙昱、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。弱冠察孝廉，不就，與朗共論舊君諱事，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。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，論者皆互有異同，事在風俗通。昭著論曰：「客有見大國之議，士君子之論，云起元建武已來，舊君名諱五十六人，以為後生不得協也。取乎經論，譬諸行事，義高辭麗，甚可嘉羨。愚意褊淺，竊有疑焉。蓋乾坤剖分，萬物定形，肇有父子君臣之經。故聖人順天之性，制禮尚敬，在三之義，君實食之，在喪之哀，君親臨之，厚莫重焉，恩莫大焉，誠臣子所尊仰，萬夫所天恃，焉得而同之哉？然親親有衰，尊尊有殺，故禮服上不盡高祖，下不盡玄孫。又傳記四世而緦麻，服之窮也；五世袒免，降殺同姓也；六世而親屬竭矣。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，不諱者，蓋名之謂，屬絕之義，不拘於協，況乃古君五十六哉！邾子會盟，季友來歸，不稱其名，咸書字者，是時魯人嘉之也。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？周穆王諱滿，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，其為大夫，是臣協君也。又厲王諱胡，及莊王之子名胡，其比衆多。夫類事建議，經有明據，傳有徵案，然後進攻退守，萬無奔北，垂示百世，永無咎失。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，而下無所斷齊，猶歸之疑云。曲禮之篇，疑事無質，觀省上下，闕義自證，文辭可為，倡而不法，將來何觀？言聲一放，猶拾瀋也，過辭在前，悔其何追！」刺史陶謙舉茂才，不應，謙以為輕己，遂見拘執。昱傾身營救，方以得免。漢末大亂，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，昭皆南渡江。孫策創業，命昭為長史、撫軍中郎將，升堂拜母，如比肩之舊，文武之事，一以委昭。吳書曰：策得昭甚恱，謂曰：「吾方有事四方，以士人賢者上，吾於子不得輕矣。」乃上為校尉，待以師友之禮。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，專歸美於昭，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，宣之則恐非宜，進退不安。策聞之，歡笑曰：「昔管子相齊，一則仲父，二則仲父，而桓公為霸者宗。今子布賢，我能用之，其功名獨不在我乎！」

策臨亡，以弟權託昭，昭率羣僚立而輔之。吳歷曰：策謂昭曰：「若仲謀不任事者，君便自取之。正復不克捷，緩步西歸，亦無所慮。」上表漢室，下移屬城，中外將校，各令奉職。權悲感未視事，昭謂權曰：「夫為人後者，貴能負荷先軌，克昌堂構，以成勳業也。方今天下鼎沸，羣盜滿山，孝廉何得寢伏哀戚，肆匹夫之情哉？」乃身自扶權上馬，陳兵而出，然後衆心知有所歸。昭復為權長史，授任如前。吳書曰：是時天下分裂，擅命者衆。孫策蒞事日淺，恩澤未洽，一旦傾隕，士民狼狽，頗有同異。及昭輔權，綏撫百姓，諸侯賔旅寄寓之士，得用自安。權每出征，留昭鎮守，領幕府事。後黃巾賊起，昭討平之。權征合肥，命昭別討匡琦，又督領諸將，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。自此希復將帥，常在左右，為謀謨臣。權以昭舊臣，待遇尤重。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，昭為軍師。權每田獵，常乘馬射虎，虎嘗突前攀持馬鞌。昭變色而前曰：「將軍何有當爾？夫為人君者，謂能駕御英雄，驅使羣賢，豈謂馳逐於原野，校勇於猛獸者乎？如有一旦之患，柰天下笑何？」權謝昭曰：「年少慮事不遠，以此慙君。」然猶不能已，乃作射虎車，為方目，閒不置蓋，一人為御，自於中射之。時有逸羣之獸，輒復犯車，而權每手擊以為樂。昭雖諫爭，常笑而不荅。

魏黃初二年，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。貞入門，不下車。昭謂貞曰：「夫禮無不敬，故法無不行。而君敢自尊大，豈以江南寡弱，無方寸之刃故乎！」貞即遽下車。拜昭為綏遠將軍，封由拳侯。吳錄曰：昭與孫紹、滕胤、鄭禮等，採周、漢，撰定朝儀。權於武昌，臨釣臺，飲酒大醉。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：「今日酣飲，惟醉墮臺中，乃當止耳。」昭正色不言，出外車中坐。權遣人呼昭還，謂曰：「為共作樂耳，公何為怒乎？」昭對曰：「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，當時亦以為樂，不以為惡也。」權默然，有慙色，遂罷酒。初，權當置丞相，衆議歸昭。權曰：「方今多事，職統者責重，非所以優之也。」後孫邵卒，百寮復舉昭，權曰：「孤豈為子布有愛乎？領丞相事煩，而此公性剛，所言不從，怨咎將興，非所以益之也。」乃用顧雍。

權旣稱尊號，昭以老病，上還官位及所統領。江表傳曰：權旣即尊位，請會百官，歸功周瑜。昭舉笏欲襃贊功德，未及言，權曰：「如張公之計，今已乞食矣。」昭大慙，伏地流汗。昭忠謇亮直，有大臣節，權敬重之，然所以不相昭者，蓋以昔駮周瑜、魯肅等議為非也。　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，所存豈不遠乎？夫其揚休正色，委質孫氏，誠以厄運初遘，塗炭方始，自策及權，才略足輔，是以盡誠匡弼，以成其業，上藩漢室，下保民物；鼎峙之計，本非其志也。曹公仗順而起，功以義立，兾以清一諸華，拓平荊郢，大定之機，在於此會。若使昭議獲從，則六合為一，豈有兵連禍結，遂為戰國之弊哉！雖無功於孫氏，有大當於天下矣。昔竇融歸漢，與國升降；張魯降魏，賞延于世。況權舉全吳，望風順服，寵靈之厚，其可測量哉！然則昭為人謀，豈不忠且正乎！更拜輔吳將軍，班亞三司，改封婁侯，食邑萬戶。在里宅無事，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。權嘗問衞尉嚴畯：「寧念小時所闇書不」？畯因誦孝經「仲尼居」。昭曰：「嚴畯鄙生，臣請為陛下誦之。」乃誦「君子之事上」，咸以昭為知所誦。

昭每朝見，辭氣壯厲，義形於色，曾以直言逆旨，中不進見。後蜀使來，稱蜀德美，而羣臣莫拒，權歎曰：「使張公在坐，彼不折則廢，安復自誇乎？」明日，遣中使勞問，因請見昭。昭避席謝，權跪止之。昭坐定，仰曰：「昔太后、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，而以陛下屬老臣，是以思盡臣節，以報厚恩，使泯沒之後，有可稱述，而意慮淺短，違逆盛旨，自分幽淪，長棄溝壑，不圖復蒙引見，得奉帷幄。然臣愚心所以事國，志在忠益，畢命而已。若乃變心易慮，以偷榮取容，此臣所不能也。」權辭謝焉。

權以公孫淵稱藩，遣張彌、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，昭諫曰：「淵背魏懼討，遠來求援，非本志也。若淵改圖，欲自明於魏，兩使不反，不亦取笑於天下乎？」權與相反覆，昭意彌切。權不能堪，案刀而怒曰：「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，出宮則拜君，孤之敬君，亦為至矣，而數於衆中折孤，孤嘗恐失計。」昭孰視權曰：「臣雖知言不用，每竭愚忠者，誠以太后臨崩，呼老臣於牀下，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。」因涕泣橫流。權擲刀致地，與昭對泣。然卒遣彌、晏往。昭忿言之不用，稱疾不朝。權恨之，土塞其門，昭又於內以土封之。淵果殺彌、晏。權數慰謝昭，昭固不起，權因出過其門呼昭，昭辭疾篤。權燒其門，欲以恐之，昭更閉戶。權使人滅火，住門良乆，昭諸子共扶昭起，權載以還宮，深自克責。昭不得已，然後朝會。習鑿齒曰：張昭於是乎不臣矣！夫臣人者，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，身苟不絕，何忿懟之有？且秦穆違諫，卒霸西戎，晉文暫怒，終成大業。遺誓以悔過見錄，狐偃無怨絕之辭，君臣道泰，上下俱榮。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，後益迴慮降心，不遠而復，是其善也。昭為人臣，不度權得道，匡其後失，夙夜匪懈，以延來譽，乃追忿不用，歸罪於君，閉戶拒命，坐待焚滅，豈不悖哉！

昭容貌矜嚴，有威風，權常曰：「孤與張公言，不敢妄也。」舉邦憚之。年八十一，嘉禾五年卒。遺令幅巾素棺，歛以時服。權素服臨弔，謚曰文侯。典略曰：余曩聞劉荊州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，以示禰正平，正平蚩之，言：「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，將使張子布見乎？」如正平言，以為子布之才高乎？雖然，猶自蘊藉典雅，不可謂之無筆迹也。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，如此，其人信一時之良幹，恨其不於嵩岳等資，而乃播殖於會稽。長子承已自封侯，少子休襲爵。

昭弟子奮年二十，造作攻城大攻車，為步隲所薦。昭不願曰：「汝年尚少，何為自委於軍旅乎？」奮對曰：「昔童汪死難，子奇治阿，奮實不才耳，於年不為少也。」遂領兵為將軍，連有功效，至平州都督，封樂鄉亭侯。

承字仲嗣，少以才學知名，與諸葛瑾、步隲、嚴畯相友善。權為驃騎將軍，辟西曹掾，出為長沙西部都尉。討平山寇，得精兵萬五千人。後為濡須都督、奮威將軍，封都鄉侯，領部曲五千人，承為人壯毅忠讜，能甄識人物，拔彭城蔡款、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，後並為國士，款至衞尉，景豫章太守。吳錄曰：款字文德，歷位內外，以清貞顯於當世。後以衞尉領中書令，封留侯。二子，條、機。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、太子少傅。機為臨川太守。謝景事在孫登傳。又諸葛恪年少時，衆人奇其英才，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。勤於長進，篤於物類，凡在庶幾之流，無不造門。年六十七，赤烏七年卒，謚曰定侯。子震嗣。初，承喪妻，昭欲為索諸葛瑾女，承以相與有好，難之，權聞而勸焉，遂為婚。臣松之案：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，計承年小瑾四歲耳。生女，權為子和納之。權數令和脩敬於承，執子壻之禮。震，諸葛恪誅時亦死。

休字叔嗣，弱冠與諸葛恪、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，以漢書授登。吳書曰：休進授，指摘文義，分別事物，並有章條。每升堂宴飲，酒酣樂作，登輒降意與同歡樂。休為人解達，登甚愛之，常在左右。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。權嘗游獵，迨暮乃歸，休上疏諫戒，權大善之，以示於昭。及登卒後，為侍中，拜羽林都督，平三典軍事，遷揚武將軍。為魯王霸友黨所譖，與顧譚、承俱以芍陂論功事，休、承與典軍陳恂通情，詐增其伐，並徙交州。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，休素所忿，吳錄云：弘，會稽人也。弘因是譖訴，下詔書賜休死，時年四十一。

顧雍傳

顧雍字元歎，吳郡吳人也。吳錄曰：雍曾祖父奉，字季鴻，潁川太守。蔡伯喈從朔方還，嘗避怨於吳，雍從學琴書。江表傳曰：雍從伯喈學，專一清靜，敏而易教。伯喈貴異之，謂曰：「卿必成致，今以吾名與卿。」故雍與伯喈同名，由此也。　吳錄曰：雍字元歎，言為蔡雍之所歎，因以為字焉。州郡表薦，弱冠為合肥長，後轉在婁、曲阿、上虞，皆有治迹。孫權領會稽太守，不之郡，以雍為丞，行太守事，討除寇賊，郡界寧靜，吏民歸服。數年，入為左司馬。權為吳王，累遷大理奉常，領尚書令，封陽遂鄉侯，拜侯還寺，而家人不知，後聞乃驚。

黃武四年，迎母於吳。旣至，權臨賀之，親拜其母於庭，公卿大臣畢會，後太子又往慶焉。雍為人不飲酒，寡言語，舉動時當。權嘗歎曰：「顧君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至飲宴歡樂之際，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，是以不敢肆情。權亦曰：「顧公在坐，使人不樂。」其見憚如此。是歲，改為太常，進封醴陵侯，代孫邵為丞相，平尚書事。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，心無適莫。時訪逮民閒，及政職所宜，輒密以聞。若見納用，則歸之於上，不用，終不宣泄。權以此重之。然於公朝有所陳及，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。權嘗咨問得失，張昭因陳聽采聞，頗以法令太稠，刑罰微重，宜有所蠲損。權默然，顧問雍曰：「君以為何如？」雍對曰：「臣之所聞，亦如昭所陳。」於是權乃議獄輕刑。江表傳曰：灌常令中書郎詣雍，有所咨訪。若合雍意，事可施行，即與相反覆，究而論之，為設酒食。如不合意，雍即正色改容，默然不言，無所施設，即退告。權曰：「顧公歡恱，是事合宜也；其不言者，是事未平也，孤當重思之。」其見敬信如此。江邊諸將，各欲立功自效，多陳便宜，有所掩襲。權以訪雍，雍曰：「臣聞兵法戒於小利，此等所陳，欲邀功名而為其身，非為國也，陛下宜禁制。苟不足以曜威損敵，所不宜聽也。」權從之。軍國得失，行事可不，自非面見，口未嘗言之。乆之，呂壹、秦博為中書，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。壹等因此漸作威福，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，舉罪糾姧，纖介必聞，重以深案醜誣，毀短大臣，排陷無辜，雍等皆見舉白，用被譴讓。後壹姦罪發露，收繫廷尉。雍往斷獄，壹以囚見，雍和顏色，問其辭狀，臨出，又謂壹曰：「君意得無欲有所道？」壹叩頭無言。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，雍責叙曰：「官有正法，何至於此！」江表傳曰：權嫁從女，女顧氏甥，故請雍父子及孫譚，譚時為選曹尚書，見任貴重。是日，權極歡。譚醉酒，三起舞，舞不知止。雍內怒之。明日，召譚，訶責之曰：「君王以含垢為德，臣下以恭謹為節。昔蕭何、吳漢並有大功，何每見高帝，似不能言；漢奉光武，亦信恪勤。汝之於國，寧有汗馬之勞，可書之事邪？但階門戶之資，遂見寵任耳，何有舞不復知止？雖為酒後，亦由恃恩忘敬，謙虛不足。損吾家者必爾也。」因背向壁卧，譚立過一時，乃見遣。　徐衆評曰：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，而和顏恱色，誠長者矣。然開引其意，問所欲道，此非也。壹姦險亂法，毀傷忠賢，吳國寒心，自太子登、陸遜已下，切諫不能得，是以潘濬欲因會同手劒之，以除國患，疾惡忠主，義形於色，而今乃發起令言。若壹稱枉邪，不申理，則非錄獄本旨；若承辭而奏之，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，而復原宥，伯言、承明不當悲慨哉！懷叙本無私恨，無所為嫌，故詈辱之，疾惡意耳，惡不仁者，其為仁也。季武子死，曾點倚其門而歌；子晳創發，子產催令自裁。以此言之，雍不當責懷叙也。

雍為相十九年，年七十六，赤烏六年卒。初疾微時，權令醫趙泉視之，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。雍聞，悲曰：「泉善別死生，吾必不起，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。」權素服臨弔，謚曰肅侯。長子邵早卒，次子裕有篤疾，少子濟嗣，無後，絕。永安元年，詔曰：「故丞相雍，至德忠賢，輔國以禮，而侯統廢絕，朕甚愍之。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，以明著舊勳。」吳錄曰：裕一名穆，終宜都太守。裕子榮。晉書曰：榮字彥先，為東南名士，仕吳為黃門郎，在晉歷顯位。元帝初鎮江東，以榮為軍司馬，禮遇甚重。卒，表贈侍中、驃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榮兄子禺，字孟著，少有名望，為散騎侍郎，早卒。　吳書曰：雍母弟徽，字子歎，少游學，有脣吻。孫權統事，聞徽有才辯，召署主簿。嘗近出行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巿行刑，問之何罪，云盜百錢，徽語使住。須臾，馳詣闕陳啟：「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，視此兵丁壯健兒，且所盜少，愚乞哀原。」權許而嘉之。轉東曹掾。或傳曹公欲東，權謂徽曰：「卿孤腹心，今傳孟德懷異意，莫足使揣之，卿為吾行。」拜輔義都尉，到北與曹公相見。公具問境內消息，徽應對婉順，因說江東大豐，山藪宿惡，皆慕化為善，義出作兵。公笑曰：「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，共輔漢室，義如一家，君何為道此？」徽曰：「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，休戚共之，必欲知江表消息，是以及耳。」公厚待遣還。權問定云何，徽曰：「敵國隱情，卒難探察。然徽潛采聽，方與袁譚交爭，未有他意。」乃拜徽巴東太守，欲大用之，會卒。子裕，字季則，少知名，位至鎮東將軍。雍族人悌，字子通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。年十五為郡吏，除郎中，稍遷偏將軍。權末年，嫡庶不分，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，言辭切直，朝廷憚之。待妻有禮，常夜入晨出，希見其面。嘗疾篤，妻出省之，悌命左右扶起，冠幘加襲，起對，趨令妻還，其貞潔不瀆如此。悌父向歷四縣令，年老致仕，悌每得父書，常灑掃，整衣服，更設几筵，舒書其上，拜跪讀之，每句應諾，畢，復再拜。若父有疾耗之問至，則臨書垂涕，聲語哽咽。父以壽終，悌飲漿不入口五日。權為作布衣一襲，皆摩絮著之，強令悌釋服。悌雖以公議自割，猶以不見父喪，常畫壁作棺柩象，設神座於下，每對之哭泣，服未闋而卒。悌四子：彥、禮、謙、祕。秘，晉交州刺史。祕子衆，尚書僕射。

顧邵傳

邵字孝則，博覽書傳，好樂人倫。少與舅陸績齊名，而陸遜、張敦、卜靜等皆亞焉。吳錄曰：敦字叔方，靜字玄風，並吳郡人。敦德量淵懿，清虛淡泊，又善文辭。孫權為車騎將軍，辟西曹掾，轉主簿，出補海昏令，甚有惠化，年三十二卒。卜靜終於剡令。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，往來相見，或言議而去，或結厚而別，風聲流聞，遠近稱之。權妻以策女。年二十七，起家為豫章太守。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，優待其後；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。小吏資質佳者，輒令就學，擇其先進，擢置右職，舉善以教，風化大行。初，錢唐丁諝出於役伍，陽羨張秉生於庶民，烏程吳粲、雲陽殷禮起乎微賤，邵皆拔而友之，為立聲譽。秉遭大喪，親為制服結絰。邵當之豫章，發在近路，值秉疾病，時送者百數，邵辭賔客曰：「張仲節有疾，苦不能來別，恨不見之，暫還與訣，諸君少時相待。」其留心下士，惟善所在，皆此類也。諝至典軍中郎，秉雲陽太守，禮零陵太守，禮子基作通語曰：禮字德嗣，弱不好弄，潛識過人。少為郡吏，年十九，守吳縣丞。孫權為王，召除郎中。後與張溫俱使蜀，諸葛亮甚稱歎之。稍遷至零陵太守，卒官。文士傳曰：禮子基，無難督，以才學知名，著通語數十篇。有三子。巨字元大，有才器，初為吳偏將軍，統家部曲，城夏口，吳平後，為蒼梧太守。少子祐，字慶元，吳郡太守。粲太子少傅。世以邵為知人。在郡五年，卒官，子譚、承云。

顧譚傳

譚字子默，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，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。陸機為譚傳曰：宣太子正位東宮，天子方隆訓導之義，妙簡俊彥，講學左右。時四方之傑畢集，太傅諸葛恪以雄奇蓋衆，而譚以清識絕倫，獨見推重。自太尉范慎、謝景、羊徽之徒，皆以秀稱其名，而悉在譚下。赤烏中，代恪為左節度。吳書曰：譚初踐官府，上疏陳事，權輟食稱善，以為過於徐詳。雅性高亮，不脩意氣，或以此望之。然權鑒其能，見待甚隆，數蒙賞賜，特見召請。每省簿書，未嘗下籌，徒屈指心計，盡發疑謬，下吏以此服之。加奉車都尉。薛綜為選曹尚書，固讓譚曰：「譚心精體密，貫道達微，才照人物，德允衆望，誠非愚臣所可越先。」後遂代綜。祖父雍卒數月，拜太常，代雍平尚書事。是時魯王霸有盛寵，與太子和齊衡，譚上疏曰：「臣聞有國有家者，必明嫡庶之端，異尊卑之禮，使高下有差，階級踰邈，如此則骨肉之恩生，覬覦之望絕。昔賈誼陳治安之計，論諸侯之勢，以為勢重，雖親必有逆節之累，勢輕，雖踈必有保全之祚。故淮南親弟，不終饗國，失之於勢重也；吳芮踈臣，傳祚長沙，得之於勢輕也。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，袁盎退夫人之座，帝有怒色，及盎辨上下之儀，陳人彘之戒，帝旣恱懌，夫人亦悟。今臣所陳，非有所偏，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。」由是霸與譚有隙。時長公主壻衞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賔客，寄素傾邪，譚所不納。先是，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，全琮時為大都督，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，軍不利，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晃軍，休、承奮擊之。遂駐魏師。時琮羣子緒、端亦並為將，因敵旣住，乃進擊之，淩軍用退。時論功行賞，以為駐敵之功大，退敵之功小，休、承並為雜號將軍，緒、端偏裨而已。寄父子益恨，共構會譚。吳錄曰：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張休、顧承之功，而休、承與恂通情。休坐繫獄，權為譚故，沈吟不決，欲令譚謝而釋之。及大會，以問譚，譚不謝，而曰：「陛下，讒言其興乎！」　江表傳曰：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，罪應大辟。權以雍故，不致法，皆徙之。譚坐徙交州，幽而發憤，著新言二十篇。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。見流二年，年四十二，卒於交阯。

顧承傳

承字子直，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。權賜丞相雍書曰：「貴孫子直，令問休休，至與相見，過於所聞，為君嘉之。」拜騎都尉，領羽林兵。後為吳郡西部都尉，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，別得精兵八千人，還屯軍章阬，拜昭義中郎將，入為侍中。芍陂之役，拜奮威將軍，出領京下督。數年，與兄譚、張休等俱徙交州，年三十七卒。

諸葛瑾傳

諸葛瑾字子瑜，琅邪陽都人也。吳書曰：其先葛氏，本琅邪諸縣人，後徙陽都。陽都先有姓葛者，時人謂之諸葛，因以為氏。瑾少游京師，治毛詩、尚書、左氏春秋。遭母憂，居喪至孝，事繼母恭謹，甚得人子之道。風俗通曰：葛嬰為陳涉將軍，有功而誅，孝文帝追錄，封其孫諸縣侯，因并氏焉。此與吳書所說不同。漢末避亂江東。值孫策卒，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，薦之於權，與魯肅等並見賔待，後為權長史，轉中司馬。建安二十年，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，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，退無私面。

與權談說諫喻，未甞切愕，微見風彩，粗陳指歸，如有未合，則捨而及他，徐復託事造端，以物類相求，於是權意往往而釋。吳郡太守朱治，權舉將也，權曾有以望之，而素加敬，難自詰讓，忿忿不解。瑾揣知其故，而不敢顯陳，乃乞以意私自問，遂於權前為書，泛論物理，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。畢，以呈權，權喜，笑曰：「孤意解矣。顏氏之德，使人加親，豈謂此邪？」權又怪校尉殷模，罪至不測。羣下多為之言，權怒益甚，與相反覆，惟瑾默然，權曰：「子瑜何獨不言？」瑾避席曰：「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，生類殄盡。棄墳墓，攜老弱，披草萊，歸聖化，在流隷之中，蒙生成之福，不能躬相督厲，陳荅萬一，至令模孤負恩惠，自陷罪戾。臣謝過不暇，誠不敢有言。」權聞之愴然，乃曰：「特為君赦之。」

後從討關羽，封宣城侯，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，住公安。劉備東伐吳，吳王求和，瑾與備牋曰：「奄聞旗鼓來至白帝，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，危害關羽，怨深禍大，不宜荅和，此用心於小，未留意於大者也。試為陛下論其輕重，及其大小。陛下若抑威損忿，蹔省瑾言者，計可立決，不復咨之於羣后也。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？荊州大小孰與海內？俱應仇疾，誰當先後？若審此數，易於反掌。」臣松之云：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，荊楚為維翰，關羽揚兵沔、漢，志陵上國，雖匡主定霸，功未可必，要為威聲遠震，有其經略。孫權潛包禍心，助魏除害，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，行曹公移都之計，拯漢之規，於茲而止。義旗所指，宜其在孫氏矣。瑾以大義責備，荅之何患無辭；且備、羽相與，有若四體，股肱橫虧，憤痛已深，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！載之於篇，寔為辭章之費。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，權曰：「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，子瑜之不負孤，猶孤之不負子瑜也。」江表傳曰：瑾之在南郡，人有密讒瑾者。此語頗流聞於外，陸遜表保明瑾無此，宜以散其意。權報曰：「子瑜與孤從事積年，恩如骨肉，深相明究，其為人非道不行，非義不言。玄德昔遣孔明至吳，孤甞語子瑜曰：『卿與孔明同產，且弟隨兄，於義為順，何以不留孔明？孔明若留從卿者，孤當以書解玄德，意自隨人耳。』子瑜荅孤言：『弟亮以生身於人，委質定分，義無二心。弟之不留，猶瑾之不往也。』其言足貫神明。今豈當有此乎？孤前得妄語文疏，即封示子瑜，并手筆與子瑜，即得其報，論天下君臣大節，一定之分。孤與子瑜，可謂神交，非外言所間也。知卿意至，輒封來表，以示子瑜，使知卿意。」黃武元年，遷左將軍，督公安，假節，封宛陵侯。吳錄曰：曹真、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，又分據中州，瑾以大兵為之救援。瑾性弘緩，推道理，任計畫，無應卒倚伏之術，兵乆不解，權以此望之。及春水生，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，瑾進攻浮橋，真等退走。雖無大勳，亦以全師保境為功。

虞翻以狂直流徙，惟瑾屢為之說。翻與所親書曰：「諸葛敦仁，則天活物，比蒙清論，有以保分。惡積罪深，見忌殷重，雖有祁老之救，德無羊舌，解釋難兾也。」

瑾為人有容貌思度，于時服其弘雅。權亦重之，大事咨訪。又別咨瑾曰：「近得伯言表，以為曹丕已死，毒亂之民，當望旌瓦解，而更靜然。聞皆選用忠良，寬刑罰，布恩惠，薄賦省役，以恱民心，其患更深於操時。孤以為不然。操之所行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，及離閒人骨肉，以為酷耳。至於將御，自古少有。比之於操，萬不及也。今叡之不如丕，猶丕不如操也。其所以務崇小惠，必以其父新死，自度衰微，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，故彊屈曲以求民心，欲以自安住耳，寧是興隆之漸邪！聞任陳長文、曹子丹輩，或文人諸生，或宗室戚臣，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？夫威柄不專，則其事乖錯，如昔張耳、陳餘，非不敦睦，至於秉勢，自還相賊，乃事理使然也。又長文之徒，昔所以能守善者，以操笮其頭，畏操威嚴，故竭心盡意，不敢為非耳。逮丕繼業，年已長大，承操之後，以恩情加之，用能感義。今叡幼弱，隨人東西，此曹等輩，必當因此弄巧行態，阿黨比周，各助所附。如此之日，姧讒並起，更相陷懟，轉成嫌貳。一爾已往，羣下爭利，主幼不御，其為敗也焉得乆乎？所以知其然者，自古至今，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，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！彊當陵弱，弱當求援，此亂亡之道也。子瑜，卿但側耳聽之，伯言常長於計校，恐此一事小短也。」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，政自己出，孫權此論，竟為無徵，而史載之者，將以主幼國疑，威柄不一，亂亡之形，有如權言，宜其存錄以為鑒戒。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，而事著於齊王，齊王之世，可不謂驗乎！不敢顯斥，抑足表之微辭。

權稱尊號，拜大將軍、左都護，領豫州牧。及呂壹誅，權又有詔切磋瑾等，語在權傳。瑾輒因事以荅，辭順理正。瑾子恪，名盛當世，權深器異之；然瑾常嫌之，謂非保家之子，每以憂戚。吳書曰：初，瑾為大將軍，而弟亮為蜀丞相，二子恪、融皆典戎馬，督領將帥，族弟誕又顯名於魏，一門三方為冠蓋，天下榮之。謹才略雖不及弟，而德行尤純。妻死不改娶，有所愛妾，生子不舉，其篤慎皆如此。赤烏四年，年六十八卒，遺命令素棺歛以時服，事從省約。恪已自封侯，故弟融襲爵，攝兵業駐公安。吳書曰：融字叔長，生於寵貴，少而驕樂，學為章句，博而不精，性寬容，多技藝，數以巾褐奉朝請，後拜騎都尉。赤烏中，諸郡出部伍，新都都尉陳表、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，男女各數萬口。表病死，權以融代表，後代父瑾領攝。融部曲吏士親附之，疆外無事。秋冬則射獵講武，春夏則延賔高會，休吏假卒，或不遠千里而造焉。每會輒歷問賔客，各言其能，乃合榻促席，量敵選對，或有博奕，或有摴蒱，投壺弓彈，部別類分，於是甘果繼進，清酒徐行，融周流觀覽，終日不倦。融父兄質素，雖在軍旅，身無采飾；而融錦罽文繡，獨為奢綺。孫權薨，徙奮威將軍。後恪征淮南，假融節，令引軍入沔，以擊西兵。恪旣誅，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、孫壹、全熈等取融。融卒聞兵士至，惶懼猶豫，不能決計，兵到圍城，飲藥而死，三子皆伏誅。江表傳曰：先是，公安有靈鼉鳴，童謠曰：「白鼉鳴，龜背平，南郡城中可長生，守死不去義無成。」及恪被誅，融果刮金印龜，服之而死。

步隲傳

步隲字子山，臨淮淮陰人也。吳書曰：晉有大夫揚食采於步，後有步叔，與七十子師事仲尼。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，以功封淮陰侯，隲其後也。世亂，避難江東，單身窮困，與廣陵衞旌同年相善，俱以種瓜自給，晝勤四體，夜誦經傳。吳書曰：隲博研道藝，靡不貫覽，性寬雅沈深，能降志辱身。

會稽焦征羌，郡之豪族，吳錄曰：征羌名矯，嘗為征羌令。人客放縱。隲與旌求食其地，懼為所侵，乃共脩刺奉瓜，以獻征羌。征羌方在內卧，駐之移時，旌欲委去，隲止之曰：「本所以來，畏其彊也；而今舍去，欲以為高，祗結怨耳。」良乆，征羌開牖見之，身隱几坐帳中，設席致地，坐隲、旌於牖外，旌愈恥之，隲辭色自若。征羌作食，身享大案，殽膳重沓，以小盤飯與隲、旌，惟菜茹而已。旌不能食，隲極飯致飽乃辭出。旌怒隲曰：「何能忍此？」隲曰：「吾等貧賤，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，固其宜也，當何所恥？」吳錄曰：衞旌字子旗，官至尚書。

孫權為討虜將軍，召隲為主記，吳書曰：歲餘，隲以疾免，與琅邪諸葛瑾、彭城嚴畯俱游吳中，並著聲名，為當時英俊。除海鹽長，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。吳書曰：權為徐州牧，以隲為治中從事，舉茂才。建安十五年，出領鄱陽太守。歲中，徙交州刺史、立武中郎將，領武射吏千人，便道南行。明年，追拜使持節、征南中郎將。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，外附內違。隲降意懷誘，請與相見，因斬徇之，威聲大震。士燮兄弟，相率供命，南土之賔，自此始也。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，與燮相聞，求欲內附。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，由是加拜平戎將軍，封廣信侯。

延康元年，權遣呂岱代隲，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。會劉備東下，武陵蠻夷蠢動，權遂命隲上益陽。備旣敗績，而零、桂諸郡猶相驚擾，處處阻兵；隲周旋征討，皆平之。黃武二年，遷右將軍左護軍，改封臨湘侯。五年，假節，徙屯漚口。

權稱尊號，拜驃騎將軍，領兾州牧。是歲，都督西陵，代陸遜撫二境，頃以兾州在蜀分，解牧職。時權太子登駐武昌，愛人好善，與隲書曰：「夫賢人君子，所以興隆大化，佐理時務者也。受性闇蔽，不達道數，雖實驅驅欲盡心於明德，歸分於君子，至於遠近士人，先後之宜，猶或緬焉，未之能詳。傳曰：『愛之能勿勞乎？忠焉能勿誨乎？』斯其義也，豈非所望於君子哉！」隲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，諸葛瑾、陸遜、朱然、程普、潘濬、裴玄、夏侯承、衞旌、李肅、吳書曰：肅字偉恭，南陽人。少以才聞，善論議，臧否得中，甄奇錄異，薦述後進，題目品藻，曲有條貫，衆人以此服之。權擢以為選舉，號為得才。求出補吏，為桂陽太守，吏民恱服。徵為卿。會卒，知與不知，並痛惜焉。周條、石幹十一人，甄別行狀，因上疏獎勸曰：「臣聞人君不親小事，百官有司各任其職。故舜命九賢，則無所用心，彈五絃之琴，詠南風之詩，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。齊桓用管仲，被髮載車，齊國旣治，又致匡合。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，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。汲黯在朝，淮南寢謀；郅都守邊，匈奴竄迹。故賢人所在，折衝萬里，信國家之利器，崇替之所由也。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，河、洛之濵尚有僭逆之醜，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。願明太子重以輕意，則天下幸甚。」

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，多所糾舉，隲上疏曰：「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，吹毛求瑕，重案深誣，輒欲陷人以成威福；無罪無辜，橫受大刑，是以使民跼天蹐地，誰不戰慄？昔之獄官，惟賢是任，故皐陶作士，呂侯贖刑，張、于廷尉，民無冤枉，休泰之祚，實由此興。今之小臣，動與古異，獄以賄成，輕忽人命，歸咎于上，為國速怨。夫一人吁嗟，王道為虧，甚可仇疾。明德慎罰，哲人惟刑，書傳所美。自今蔽獄，都下則宜諮顧雍，武昌則陸遜、潘濬，平心專意，務在得情，隲黨神明，受罪何恨？」又曰：「天子父天母地，故宮室百官，動法列宿。若施政令，欽順時節，官得其人，則陰陽和平，七曜循度。至於今日，官寮多闕，雖有大臣，復不信任，如此天地焉得無變？故頻年枯旱，亢陽之應也。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，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，地皆震動。地陰類，臣之象，陰氣盛故動，臣下專政之故也。夫天地見異，所以警悟人主，可不深思其意哉！」又曰：「丞相顧雍、上大將軍陸遜、太常潘濬，憂深責重，志在謁誠，夙夜兢兢，寢食不寧，念欲安國利民，建乆長之計，可謂心膂股肱，社稷之臣矣。宜各委任，不使他官監其所司，責其成效，課其負殿。此三臣者，思慮不到則已，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？」又曰：「縣賞以顯善，設刑以威姧，任賢而使能，審明於法術，則何功而不成，何事而不辨，何聽而不聞，何視而不覩哉？若今郡守百里，皆各得其人，共相經緯，如是，庶政豈不康哉？竊聞諸縣並有備吏，吏多民煩，俗以之弊。但小人因緣銜命，不務奉公而作威福，無益視聽，更為民害，愚以為可一切罷省。」權亦覺梧，遂誅呂壹。隲前後薦達屈滯，救解患難，書數十上。權雖不能悉納，然時采其言，多蒙濟賴。吳錄云：隲表言曰：「北降人王潛等說，此相部伍，圖以東向，多作布囊，欲以盛沙塞江，以大向荊州。夫備不豫設，難以應卒，宜為之防。」權曰：「此曹衰弱，何能有圖？必不敢來。若不如孤言，當以牛千頭，為君作主人。」後有呂範、諸葛恪為說隲所言，云：「每讀步隲表，輒失笑。此江與開闢俱生，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！」

赤烏九年，代陸遜為丞相，猶誨育門生，手不釋書，被服居處有如儒生。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，頗以此見譏。在西陵二十年，鄰敵敬其威信。性寬弘得衆，喜怒不形於聲色，而外內肅然。

十一年卒，子恊嗣，統隲所領，加撫軍將軍。恊卒，子璣嗣侯。恊弟闡，繼業為西陵督，加昭武將軍，封西亭侯。鳳皇元年，召為繞帳督。闡累世在西陵，卒被徵命，自以失職，又懼有讒禍，於是據城降晉。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，晉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、衞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假節領交州牧，封宜都公；璣監江陵諸軍事、左將軍，加散騎常侍，領廬陵太守，改封江陵侯；璿給事中、宣威將軍，封都鄉侯。命車騎將軍羊祜、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。孫皓使陸抗西行，祜等遁退。抗陷城，斬闡等，步氏泯滅，惟璿紹祀。

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隲及嚴畯等曰：「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，其由非一也，然要其大歸，總其常患，四者而已。急而論議一也，爭名勢二也，重朋黨三也，務欲速四也。急論議則傷人，爭名勢則敗友，重朋黨則蔽主，務欲速則失德，此四者不除，未有能全也。當世君子能不然者，亦比有之，豈獨古人乎！然論其絕異，未若顧豫章、諸葛使君、步丞相、嚴衞尉、張奮威之為美也。論語言『夫子恂恂然善誘人』，又曰『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』，豫章有之矣。『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』，使君體之矣。『恭而安，威而不猛』，丞相履之矣。學不求祿，心無苟得，衞尉、奮威蹈之矣。此五君者，雖德實有差，輕重不同，至於趣舍大檢，不犯四者，俱一揆也。昔丁諝出於孤家，吾粲由於牧豎，豫章揚其善，以並陸、全之列，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。使君、丞相、衞尉三君，昔以布衣俱相友善，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。初，先衞尉，次丞相，而後有使君也；其後並事明主，經營世務，出處之才有不同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，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。至於三君分好，卒無虧損，豈非古人交哉！又魯橫江昔杖萬兵，屯據陸口，當世之美業也，能與不能，孰不願焉？而橫江旣亡，衞尉應其選，自以才非將帥，深辭固讓，終於不就。後徙九列，遷典八座，榮不足以自曜，祿不足以自奉。至於二君，皆位為上將，窮富極貴。衞尉旣無求欲，二君又不稱薦，各守所志，保其名好。孔子曰：『君子矜而不爭，羣而不黨。』斯有風矣。又奮威之名，亦三君之次也，當一方之戍，受上將之任，與使君、丞相不異也。然歷國事，論功勞，實有先後，故爵位之榮殊焉。而奮威將處此，決能明其部分，心無失道之欲，事無充詘之求，每升朝堂，循禮而動，辭氣謇謇，罔不惟忠。叔嗣雖親貴，言憂其敗，蔡文至雖疏賤，談稱其賢。女配太子，受禮若弔，慷愾之趨，惟篤人物，成敗得失，皆如所慮，可謂守道見機，好古之士也。若乃經國家，當軍旅，於馳騖之際，立霸王之功，此五者未為過人。至其純粹履道，求不苟得，升降當世，保全名行，邈然絕俗，實有所師。故粗論其事，以示後之君子。」周昭者字恭遠，與韋曜、薛瑩、華覈並述吳書，後為中書郎，坐事下獄，覈表救之，孫休不聽，遂伏法云。

評曰：張昭受遺輔佐，功勳克舉，忠謇方直，動不為己；而以嚴見憚，以高見外，旣不處宰相，又不登師保，從容閭巷，養老而已，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。顧雍依杖素業，而將之智局，故能究極榮位。諸葛瑾、步隲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，張承、顧邵虛心長者，好尚人物，周昭之論，稱之甚美，故辭錄焉。譚獻納在公，有忠貞之節。休、承脩志，咸庶為善。愛惡相攻，流播南裔，哀哉！

## 張嚴程闞薛傳第八

張紘傳

張紘字子綱，廣陵人。游學京都，吳書曰：紘入太學，事博士韓宗，治京氏易、歐陽尚書，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、左氏春秋。還本郡，舉茂才，公府辟，皆不就，吳書曰：大將軍何進、太尉朱儁、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，皆稱疾不就。避難江東。孫策創業，遂委質焉。表為正議校尉，吳書曰：紘與張昭並與參謀，常令一人居守，一人從征討，後呂布襲取徐州，因為之牧，不欲令紘與策從事。追舉茂才，移書發遣紘。紘心惡布，恥為之屈。策亦重惜紘，欲以自輔。荅記不遣，曰：「海產明珠，所在為寶，楚雖有才，晉實用之。英偉君子，所游見珍，何必本州哉？」從討丹楊。策身臨行陣，紘諫曰：「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，三軍之所繫命也，不宜輕脫，自敵小寇。願麾下重天授之姿，副四海之望，無令國內上下危懼。」

建安四年，策遣紘奉章至許宮，留為侍御史。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。吳書曰：紘至，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才略絕異，平定三郡，風行草偃，加以忠敬款誠，乃心王室。時曹公為司空，欲加恩厚，以恱遠人，至乃優文襃崇，改號加封，辟紘為掾，舉高第，補侍御史，後以紘為九江太守。紘心戀舊恩，思還反命，以疾固辭。曹公聞策薨，欲因喪伐吳。紘諫，以為乘人之喪，旣非古義，若其不克，成讎棄好，不如因而厚之。曹公從其言，即表權為討虜將軍，領會稽太守。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，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。吳書曰：權初承統，春秋方富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，深懷憂勞，數有優令辭謝，付屬以輔助之義。紘輒拜牋荅謝，思惟補察。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，與四方交結，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。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，扶持漢室之勳；討逆平定江外，建立大業，宜有紀頌以昭公美。旣成，呈權，權省讀悲感，曰：「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。」乃遣紘之部。或以紘本受北任，嫌其志趣不止於此，權不以介意。初，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，察紘孝廉，昱後為笮融所殺，紘甚傷憤，而力不能討。昱門戶絕滅，及紘在東部，遣主簿至琅邪設祭，并求親戚為之後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，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，權聞而嘉之。及討江夏，以東部少事，命紘居守，遙領所職。孔融遺紘書曰：「聞大軍西征，足下留鎮。不有居者，誰守社稷？深固折衝，亦大勳也。無乃李廣之氣，倉髮益怒，樂一當單于，以盡餘憤乎？南北並定，世將無事，孫叔投戈，絳、灌俎豆，亦在今日，但用離析，無緣會面，為愁歎耳。道直途清，相見豈復難哉？」權以紘有鎮守之勞，欲論功加賞。紘厚自挹損，不敢蒙寵，權不奪其志。每從容侍燕，微言密指，常有以規諷。　江表傳曰：初，權於羣臣多呼其字，惟呼張昭曰張公，紘曰東部，所以重二人也。

後權以紘為長史，從征合肥。吳書曰：合肥城乆不拔，紘進計曰：「古之圍城，開其一面，以疑衆心。今圍之甚密，攻之又急，誠懼并命戮力。死戰之寇，固難卒拔，及救未至，可小寬之，以觀其變。」議者不同。會救騎至，數至圍下，馳騁挑戰。權率輕騎將往突敵，紘諫曰：「夫兵者凶器，戰者危事也。今麾下恃盛壯之氣，忽彊暴之虜，三軍之衆莫不寒心，雖斬將搴旗，威震敵場，此乃偏將之任，非主將之宜也。願抑賁、育之勇，懷霸王之計。」權納紘言而止。旣還，明年將復出軍，紘又諫曰：「自古帝王受命之君，雖有皇靈佐於上，文德播於下，亦賴武功以昭其勳。然而貴於時動，乃後為威耳。今麾下值四百之厄，有扶危之功，宜且隱息師徒，廣開播殖，任賢使能，務崇寬惠，順天命以行誅，可不勞而定也。」於是遂止不行。紘建計宜出都秣陵，權從之。江表傳曰：紘謂權曰：「秣陵，楚武王所置，名為金陵。地勢岡阜連石頭，訪問故老，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，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，故掘斷連岡，改名秣陵。今處所具存，地有其氣，天之所命，宜為都邑。」權善其議，未能從也。後劉備之東，宿於秣陵，周觀地形，亦勸權都之。權曰：「智者意同。」遂都焉。　獻帝春秋云：劉備至京，謂孫權曰：「吳去此數百里，即有驚急，赴救為難，將軍無意屯京乎？」權曰：「秣陵有小江百餘里，可以安大船，吾方理水軍，當移據之。」備曰：「蕪湖近濡須，亦佳也。」權曰：「吾欲圖徐州，宜近下也。」　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，道里所校無幾，於北侵利便，亦有何異？而云欲闚徐州，貪秣陵近下，非其理也。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，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，又為虛錯。令還吳迎家，道病卒。臨困，授子靖留牋曰：「自古有國有家者，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，至於其治，多不馨香。非無忠臣賢佐，闇於治體也，由主不勝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憚難而趨易，好同而惡異，與治道相反。傳曰『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』，言善之難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，據自然之勢，操八柄之威，甘易同之歡，周禮太宰職曰：以八柄詔王馭羣臣。一曰爵，以馭其貴。二曰祿，以馭其富。三曰予，以馭其幸。四曰置，以馭其行。五曰生，以馭其福。六曰奪，以馭其貧。七曰廢，以馭其罪。八曰誅，以馭其過。無假取於人；而忠臣挾難進之術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合也，不亦宜乎！離則有釁，巧辯緣間，眩於小忠，戀於恩愛，賢愚雜錯，長幼失叙，其所由來，情亂之也。故明君寤之，求賢如饑渴，受諫而不厭，抑情損欲，以義割恩，上無偏謬之授，下無希兾之望。宜加三思，含垢藏疾，以成仁覆之大。」時年六十卒。權省書流涕。

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。吳書曰：紘見柟榴枕，愛其文，為作賦。陳琳在北見之，以示人曰：「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。」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、應機論，與琳書深歎美之。琳荅曰：「自僕在河北，與天下隔，此間率少於文章，易為雄伯，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，非其實也。今景興在此，足下與子布在彼，所謂小巫見大巫，神氣盡矣。」紘旣好文學，又善楷篆，嘗與孔融書自耆。融遺紘書曰：「前勞手筆，多篆書。每舉篇見字，欣然獨笑，如復覩其人也。」子玄，官至南郡太守、尚書。江表傳曰：玄清介有高行，而才不及紘。玄子尚，江表傳曰「稱尚有俊才」。孫皓時為侍郎，以言語辯捷見知，擢為侍中、中書令。皓使尚鼓琴，尚對曰：「素不能。」勑使學之。後晏言次說琴之精妙，尚因道「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，曠言吾君德簿，不足以聽之。」皓意謂尚以斯喻己，不恱。後積他事下獄，皆追以此為詰，環氏吳紀曰：皓嘗問：「詩云『汎彼柏舟』，惟柏中舟乎？」尚對曰：「詩言『檜楫松舟』，則松亦中舟也。」又問：「鳥之大者惟鶴，小者惟雀乎？」尚對曰：「大者有禿鶖，小者有鷦鷯。」皓性忌勝己，而尚談論每出其表，積以致恨。後問：「孤飲酒以方誰？」尚對曰：「陛下有百觚之量。」皓云：「尚知孔丘之不王，而以孤方之！」因此發怒收尚。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，詣宮叩頭請，尚罪得減死。送建安作船。乆之，又就加誅。

初，紘同郡秦松字文表，陳端字子正，並與紘見待於孫策，參與謀謨。各早卒。

嚴畯傳

嚴畯字曼才，彭城人也。少耽學，善詩、書、三禮，又好說文。避亂江東，與諸葛瑾、步隲齊名友善。性質直純厚，其於人物，忠告善道，志存補益。張昭進之於孫權，權以為騎都尉、從事中郎。及橫江將軍魯肅卒，權以畯代肅，督兵萬人，鎮據陸口。衆人咸為畯喜，畯前後固辭：「樸素書生，不閑軍事，非才而據，咎悔必至。」發言慷慨，至于流涕，志林曰：權又試畯騎，上馬墮鞍。權乃聽焉。世嘉其能以實讓。權為吳王，及稱尊號，畯嘗為衞尉，使至蜀，蜀相諸葛亮深善之。不畜祿賜，皆散之親戚知故，家常不充。廣陵劉穎與畯有舊，穎精學家巷，權聞徵之，以疾不就。其弟略為零陵太守，卒官，穎往赴喪，權知其詐病，急驛收錄。畯亦馳語穎，使還謝權。權怒廢畯，而穎得免罪。乆之，以畯為尚書令，後卒。吳書曰：晙時年七十八，二子凱、爽。凱官至升平少府。

畯著孝經傳、潮水論，又與裴玄、張承論管仲、季路，皆傳於世。玄字彥黃，下邳人也，亦有學行，官至太中大夫。問子欽齊桓、晉文、夷、惠四人優劣，欽荅所見，與玄相反覆，各有文理。欽與太子登游處，登稱其翰采。

程秉傳

程秉字德樞，汝南南頓人也。逮事鄭玄，後避亂交州，與劉熈考論大義，遂博通五經。士燮命為長史。權聞其名儒，以禮徵秉，旣到，拜太子太傅。黃武四年，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，秉守太常，迎妃於吳，權親幸秉船，深見優禮。旣還，秉從容進說登曰：「婚姻人倫之始，王教之基，是以聖王重之，所以率先衆庶，風化天下，故詩美關雎，以為稱首。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，存周南之所詠，則道化隆於上，頌聲作於下矣。」登笑曰：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，誠所賴於傅君也。」

病卒官。著周易摘、尚書駮、論語弼，凡三萬餘言。秉為傅時，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。吳錄曰：崇字子和，治易、春秋左氏傳，兼善內術。本姓李，遭亂更姓，遂隱於會稽，躬耕以求其志。好尚者從學，所教不過數人輒止，欲令其業必有成也。所交結如丞相步隲等，咸親焉。嚴畯薦崇行足以厲俗，學足以為師。初見太子登，以疾賜不拜。東宮官僚皆從諮詢。太子數訪以異聞。年七十而卒。

闞澤傳

闞澤字德潤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家世農夫，至澤好學，居貧無資，常為人傭書，以供紙筆，所寫旣畢，誦讀亦遍。追師論講，究覽羣籍，兼通歷數，由是顯名。察孝廉，除錢唐長，遷郴令。孫權為驃騎將軍，辟補西曹掾；及稱尊號，以澤為尚書。嘉禾中，為中書令，加侍中。赤烏五年，拜太子太傅，領中書如故。

澤以經傳文多，難得盡用，乃斟酌諸家，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，為制行出入及見賔儀，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。每朝廷大議，經典所疑，輒諮訪之。以儒學勤勞，封都鄉侯。性謙恭篤慎，宮府小吏，呼召對問，皆為抗禮。人有非短，口未嘗及，容貌似不足者，然所聞少窮。權嘗問：「書傳篇賦，何者為美？」澤欲諷喻以明治亂，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，權覽讀焉。初，以呂壹姦罪發聞，有司窮治，奏以大辟，或以為宜加焚裂，用彰元惡。權以訪澤，澤曰：「盛明之世，不宜復有此刑。」權從之。又諸官司有所患疾，欲增重科防，以檢御臣下，澤每曰「宜依禮、律」，其和而有正，皆此類也。吳錄曰：虜翻稱澤曰：「闞生矯傑，蓋蜀之揚雄。」又曰：「闞子儒術德行，亦今之仲舒也。」初，魏文帝即位，權嘗從容問羣臣曰：「曹丕以盛年即位，恐孤不能及之，諸卿以為何如？」羣臣未對，澤曰：「不及十年，丕其沒矣，大王勿憂也。」權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澤曰：「以字言之，不十為丕，此其數也。」文帝果七年而崩。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，其為長幼也微耳。六年冬卒，權痛惜感悼，食不進者數日。

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脩身積學，稱為儒者，著國語、公羊、穀梁傳注，講授常數十人。權為吳王，拜固議郎，自陸遜、張溫、駱統等皆拜之。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，卒。吳錄曰：固字子正，卒時年七十餘矣。

薛綜傳

薛綜字敬文，沛郡竹邑人也。吳錄曰：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。秦滅六國，而失其祀，子孫分散。漢祖定天下，過齊，求孟嘗後，得其孫陵、國二人，欲復其封。陵、國兄弟相推，莫適受，乃去之竹邑，因家焉，故遂氏薛。自國至綜，世典州郡，為著姓。綜少明經，善屬文，有秀才。少依族人避地交州，從劉熈學。士燮旣附孫權，召綜為五官中郎，除合浦、交阯太守。時交土始開，刺吏呂岱率師討伐，綜與俱行，越海南征，及到九真。事畢還都，守謁者僕射。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，澤不能荅。綜下行酒，因勸酒曰：「蜀者何也？有犬為獨，無犬為蜀，橫目苟身，虫入其腹。」臣松之見諸書本「苟身」或作「句身」，以為旣云「橫目」，則宜曰「句身」。奉曰：「不當復列君吳邪？」綜應聲曰：「無口為天，有口為吳，君臨萬邦，天子之都。」於是衆坐喜笑，而奉無以對。其樞機敏捷，皆此類也。江表傳曰：費禕聘于吳，陛見，公卿侍臣皆在坐。酒酣，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，言及吳、蜀。禕問曰：「蜀字云何？」恪曰：「有水者濁，無水者蜀。橫目苟身，虫入其腹。」禕復問：「吳字云何？」恪曰：「無口者天，有口者吳，下臨滄海，天子帝都。」與本傳不同。

呂岱從交州召出，綜懼繼岱者非其人，上疏曰：「昔帝舜南巡，卒於蒼梧。秦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然則四國之內屬也，有自來矣。趙佗起番禺，懷服百越之君，珠官之南是也。漢武帝誅呂嘉，開九郡，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。山川長遠，習俗不齊，言語同異，重譯乃通，民如禽獸，長幼無別，椎結徒跣，貫頭左袵，長吏之設，雖有若無。自斯以來，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，稍使學書，粗知言語，使驛往來，觀見禮化。及後錫光為交阯，任延為九真太守，乃教其耕犂，使之冠履；為設媒官，始知聘娶；建立學斆，導之經義。由此已降，四百餘年，頗有似類。自臣昔客始至之時，珠崖除州縣嫁娶，皆須八月引戶，人民集會之時，男女自相可適，乃為夫妻，父母不能止。交阯糜泠、九真都龐二縣，皆兄死弟妻其嫂，世以此為俗，長吏恣聽，不能禁制。日南郡男女倮體，不以為羞。由此言之，可謂蟲豸，有靦面目耳。然而土廣人衆，阻險毒害，易以為亂，難使從治。縣官羈縻，示令威服，田戶之租賦，裁取供辦，貴致遠珍名珠、香藥、象牙、犀角、瑇瑁、珊瑚、琉璃、鸚鵡、翡翠、孔雀、奇物、充備寶玩，不必仰其賦入，以益中國也。然在九甸之外，長吏之選，類不精覈。漢時法寬，多自放恣，故數反違法。珠崖之廢，起於長吏覩其好髮，髠取為髲。及臣所見，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，下車以供設不豐，檛殺主簿，仍見驅逐。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，并請大吏，酒酣作樂，功曹番歆起舞屬京，京不肯起，歆猶迫彊，萌忿杖歆，亡於郡內。歆弟苗帥衆攻府，毒矢射萌，萌至物故。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，卒不能克。又故刺史會稽朱符，多以鄉人虞襃、劉彥之徒分作長吏，侵虐百姓，彊賦於民，黃魚一枚收稻一斛，百姓怨叛，山賊並出，攻州突郡。符走入海，流離喪亡。次得南陽張津，與荊州牧劉表為隙，兵弱敵彊，歲歲興軍，諸將厭患，去留自在。津小檢攝，威武不足，為所陵侮，遂至殺沒。後得零陵賴恭，先輩仁謹，不曉時事。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。巨武夫輕悍，不為恭服所取，相怨恨，逐出恭，求步隲。是時津故將夷廖、錢博之徒尚多，隲以次鉏治，綱紀適定，會仍召出。呂岱旣至，有士民之變。越軍南征，平討之日，改置長吏，章明王綱，威加萬里，大小承風。由此言之，綏邊撫裔，實有其人。牧伯之任，旣宜清能，荒流之表，禍福尤甚。今日交州雖名粗定，尚有高涼宿賊；其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珠官四郡界未綏，依作寇盜，專為亡叛逋逃之藪。若岱不復南，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，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；能治高涼者，假以威寵，借之形勢，責其成効，庶幾可補復。如但中人，近守常法，無奇數異術者，則羣惡日滋，乆遠成害。故國之安危，在於所任，不可不察也。竊懼朝廷忽輕其選，故敢竭愚情，以廣聖思。」

黃龍三年，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，屯半州，以綜為長史，外掌衆事，內授書籍。慮卒，入守賊曹尚書，遷尚書僕射。時公孫淵降而復叛，權盛怒，欲自親征。綜上疏諫曰：「夫帝王者，萬國之元首，天下之所繫命也。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，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，蓋所以存萬安之福，鎮四海之心。昔孔子疾時，託乘桴浮之語，季由斯喜，拒以無所取才。漢元帝欲御樓船，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。何則？水火之險至危，非帝王所宜涉也。諺曰：『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』況萬乘之尊乎？今遼東戎貊小國，無城池之固，備禦之術，器械銖鈍，犬羊無政，往必禽克，誠如明詔。然其方土寒埆，穀稼不殖，民習鞌馬，轉徙無常。卒聞大軍之至，自度不敵，鳥驚獸駭，長驅奔竄，一人匹馬，不可得見，雖獲空地，守之無益，此不可一也。加又洪流滉瀁，有成山之難，海行無常，風波難免，倏忽之間，人船異勢。雖有堯舜之德，智無所施，賁育之勇，力不得設，此不可二也。加以鬱霧冥其上，鹹水蒸其下，善生流腫，轉相洿染，凡行海者，稀無斯患，此不可三也。天生神聖，顯以符瑞，當乘平喪亂，康此民物；嘉祥日集，海內垂定，逆虜凶虐，滅亡在近。中國一平，遼東自斃，但當拱手以待耳。今乃違必然之圖，尋至危之阻，忽九州之固，肆一朝之忿，旣非社稷之重計，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，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，食不甘味，寢不安席者也。惟陛下抑雷霆之威，忍赫斯之怒，遵乘橋之安，遠履冰之險，則臣子賴祉，天下幸甚。」時羣臣多諫，權遂不行。

正月乙未，權勑綜祝祖不得用常文，綜承詔，卒造文義，信辭粲爛。權曰：「復為兩頭，使滿三也。」綜復再祝，辭令皆新，衆咸稱善。赤烏三年，徙選曹尚書。五年，為太子少傅，領選職如故。吳書曰：後權賜綜紫綬囊，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，權曰：「太子年少，涉道日淺，君當博之以文，約之以禮，茅土之封，非君而誰？」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，仍兼選舉，甚為優重。六年春，卒。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，名曰私載，又定五宗圖述、二京解，皆傳於世。

子珝，官及威南將軍，征交阯還，道病死。漢晉春秋曰：孫休時，珝為五官中郎將，遣至蜀求馬。及還，休問蜀政得失，對曰：「主闇而不知其過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，入其朝不聞正言，經其野民皆菜色。臣聞燕雀處堂，子母相樂，自以為安也，突決棟焚，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，其是之謂乎！」珝弟瑩，字道言，初為祕府中書郎，孫休即位，為散騎中常侍。數年，以病去官。孫皓初，為左執法，遷選曹尚書，及立太子，又領少傅。建衡三年，皓追歎瑩父綜遺文，且命瑩繼作。瑩獻詩曰：「惟臣之先，昔仕于漢，奕世緜緜，頗涉臺觀。曁臣父綜，遭時之難，卯金失御，邦家毀亂。適茲樂土，庶存孑遺，天啟其心，東南是歸。厥初流隷，困于蠻垂。大皇開基，恩德遠施。特蒙招命。拯擢泥汙，釋放巾褐，受職剖符。作守合浦，在海之隅，遷入京輦，遂升機樞。枯瘁更榮，絕統復紀，自微而顯，非願之始。亦惟寵遇，心存足止。重值文皇，建號東宮，乃作少傅，光華益隆。明明聖嗣，至德謙崇，禮遇兼加，惟渥惟豐。哀哀先臣，念竭其忠，洪恩未報，委世以終。嗟臣蔑賤，惟昆及弟，幸生幸育，託綜遺體。過庭旣訓，頑蔽難啟。堂構弗克，志存耦耕。豈悟聖朝，仁澤流盈。追錄先臣，愍其無成，是濟是拔，被以殊榮。珝忝千里，受命南征，旌旗備物，金革揚聲。及臣斯陋，實闇實微，旣顯前軌，人物之機；復傅東宮，繼世荷煇，才不逮先，是忝是違。乾德博好，文雅是貴，追悼亡臣，兾存遺類。如何愚胤，曾無髣髴！瞻彼舊寵，顧此頑虛，孰能忍媿，臣實與居。夙夜反側，克心自論，父子兄弟，累世蒙恩，死惟結草，生誓投身，雖則灰隕，無報萬分。」

是歲，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，皓令瑩督萬人往，遂以多盤石難施功，罷還，出為武昌左部督。後定被誅，皓追聖谿事，下瑩獄，徙廣州。右國史華覈上疏曰：「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，叙錄功美，垂之無窮。漢時司馬遷、班固，咸命世大才，所撰精妙，與六經俱傳。大吳受命，建國南土。大皇帝末年，命太史令丁孚、郎中項峻始撰吳書。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所撰作，不足紀錄。至少帝時，更差韋曜、周昭、薛瑩、梁廣及臣五人，訪求往事，所共撰立，備有本末。昭、廣先亡，曜負恩蹈罪，瑩出為將，復以過徙，其書遂委滯，迄今未撰奏。臣愚淺才劣，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，若使撰合，必襲孚、峻之跡，懼墜大皇帝之元功，損當世之盛美。瑩涉學旣博，文章尤妙，同寮之中，瑩為冠首。今者見吏，雖多經學，記述之才，如瑩者少，是以慺慺為國惜之。實欲使卒垂成之功，編於前史之末。奏上之後，退填溝壑，無所復恨。」皓遂召瑩還，為左國史。頃之，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，為羣小所疾，左遷衡陽太守。旣拜，又追以職事見詰責，拜表陳謝。因過詣瑩，復為人所白，云禕不懼罪，多將賔客會聚瑩許。乃收禕下獄，徙桂陽，瑩還廣州。未至，召瑩還，復職。是時法政多謬，舉措煩苛，瑩每上便宜，陳緩刑簡役，以濟育百姓，事或施行。遷光祿勳。天紀四年，晉軍征皓，皓奉書於司馬伷、王渾、王濬請降，其文，瑩所造也。瑩旣至洛陽，特先見叙，為散騎常侍，荅問處當，皆有條理。干寶晉紀曰：武帝從容問瑩曰：「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？」瑩對曰：「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，昵近小人，刑罰妄加，大臣大將，無所親信，人人憂恐，各不自保，危亡之釁，實由於此。」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，瑩各以狀對。太康三年卒。著書八篇，名曰新議。王隱晉書曰：瑩子兼，字令長，清素有器宇，資望故如上國，不似吳人。歷位二宮丞相長史。元帝踐阼，累遷丹楊尹、尚書，又為太子少傅。自綜至兼，三世傅東宮。

評曰：張紘文理意正，為世令器，孫策待之亞於張昭，誠有以也。嚴、程、闞生，一時儒林也。至畯辭榮濟舊，不亦長者乎！薛綜學識規納，為吳良臣。及瑩纂蹈，允有先風，然於暴酷之朝，屢登顯列，君子殆諸。

##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

周瑜傳

周瑜字公瑾，廬江舒人也。從祖父景，景子忠，皆為漢太尉。謝承後漢書曰：景字仲嚮，少以廉能見稱，以明學察孝廉，辟公府。後為豫州刺史，辟汝南陳蕃為別駕，潁川李膺、荀緄、杜密、沛國朱㝢為從事，皆天下英俊之士也。稍遷至尚書令，遂登太尉。張璠漢紀曰：景父榮，章、和世為尚書令。初景歷位牧守，好善愛士，每歲舉孝廉，延請入，上後堂，與家人宴會，如此者數四。及贈送旣備，又選用其子弟，常稱曰：「移臣作子，於之何有？」先是，司徒韓縯為河內太守，在公無私，所舉一辭而已，後亦不及其門戶，曰：「我舉若可矣，不令恩偏稱一家也。」當時論者，或兩譏焉。父異，洛陽令。

瑜長壯有姿貌。初，孫堅興義兵討董卓，徙家於舒。堅子策與瑜同年，獨相友善，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，升堂拜母，有無通共。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，瑜往省之。會策將東渡，到歷陽，馳書報瑜，瑜將兵迎策。策大喜曰：「吾得卿，諧也。」遂從攻橫江、當利，皆拔之。乃渡擊秣陵，破笮融、薛禮，轉下湖孰、江乘，進入曲阿，劉繇奔走，而策之衆已數萬矣。因謂瑜曰：「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。卿還鎮丹楊。」瑜還。頃之，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，而瑜與尚俱還壽春。術欲以瑜為將，瑜觀術終無所成，故求為居巢長，欲假塗東歸，術聽之。遂自居巢還吳。是歲，建安三年也。策親自迎瑜，授建威中郎將，即與兵二千人，騎五十匹。江表傳曰：策又給瑜鼓吹，為治館舍，贈賜莫與為比。策令曰：「周公瑾英雋異才，與孤有總角之好，骨肉之分。如前在丹楊，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，論德酬功，此未足以報者也。」瑜時年二十四，吳中皆呼為周郎。以瑜恩信著於廬江，出備牛渚，後領春穀長。頃之，策欲取荊州，以瑜為中護軍，領江夏太守，從攻皖，拔之。時得橋公兩女，皆國色也。策自納大橋，瑜納小橋。江表傳曰：策從容戲瑜曰：「橋公二女雖流離，得吾二人作壻，亦足為歡。」復進尋陽，破劉勳，討江夏，還定豫章、廬陵，留鎮巴丘。臣松之案：孫策于時始得豫章、廬陵，尚未能得定江夏。瑜之所鎮，應在今巴丘縣也，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。

五年，策薨，權統事。瑜將兵赴喪，遂留吳，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。江表傳曰：曹公新破袁紹，兵威日盛，建安七年，下書責權質任子。權召羣臣會議，張昭、秦松等猶豫不能決，權意不欲遣質，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，瑜曰：「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，不滿百里之地，繼嗣賢能，廣土開境，立基於郢，遂據荊揚，至於南海，傳業延祚，九百餘年。今將軍承父兄餘資，六郡之衆，兵精糧多，將士用命，鑄山為銅，煑海為鹽，境內富饒，人不思亂，汎舟舉帆，朝發夕到，士風勁勇，所向無敵，有何偪迫，而欲送質？質一入，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，與相首尾，則命召不得不往，便見制於人也。極不過一侯印，僕從十餘人，車數乘，馬數匹，豈與南靣稱孤同哉？不如勿遣，徐觀其變。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，將軍事之未晚。若圖為暴，亂兵猶火也，不戢將自焚。將軍韜勇抗威，以待天命，何送質之有！」權母曰：「公瑾議是也。公瑾與伯符同年，小一月耳，我視之如子也，汝其兄事之。」遂不送質。十一年，督孫瑜等討麻、保二屯，梟其渠帥，囚俘萬餘口，還備官亭。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，瑜追討擊，生虜龍送吳。

十三年春，權討江夏，瑜為前部大督。其年九月，曹公入荊州，劉琮舉衆降，曹公得其水軍，船步兵數十萬，將士聞之皆恐。權延見羣下，問以計策。議者咸曰：「曹公豺虎也，然託名漢相，挾天子以征四方，動以朝廷為辭，今日拒之，事更不順。且將軍大勢，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。今操得荊州，掩有其地，劉表治水軍，蒙衝鬬艦，乃以千數，操悉浮以沿江，兼有步兵，水陸俱下，此為長江之險，已與我共之矣。而勢力衆寡，又不可論。愚謂大計不如迎之。」瑜曰：「不然。操雖託名漢相，其實漢賊也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烈，割據江東，地方數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樂業，尚當橫行天下，為漢家除殘去穢。況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邪？請為將軍籌之：今使北土已安，操無內憂，能曠日持乆來爭疆場，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？今北土旣未平安，加馬超、韓遂尚在關西，為操後患。且舍鞌馬，杖舟楫，與吳越爭衡，本非中國所長。又今盛寒，馬無槀草，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，不習水土，必生疾病。此數四者，用兵之患也，而操皆冒行之。將軍禽操，宜在今日。瑜請得精兵三萬人，進住夏口，保為將軍破之。」權曰：「老賊欲廢漢自立乆矣，徒忌二袁、呂布、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尚存，孤與老賊，勢不兩立。君言當擊，甚與孤合，此天以君授孤也。」江表傳曰：權拔刀斫前奏案曰：「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，與此案同！」及會罷之夜，瑜請見曰：「諸人徒見操書，言水步八十萬，而各恐懾，不復料其虛實，便開此議，甚無謂也。今以實校之，彼所將中國人，不過十五六萬，且軍已久疲，所得表衆，亦極七八萬耳，尚懷狐疑。夫以疲病之卒，御狐疑之衆，衆數雖多，甚未足畏。得精兵五萬，自足制之，願將軍勿慮。」權撫背曰：「公瑾，卿言至此，甚合孤心。子布、元表諸人，各顧妻子，挾持私慮，深失所望，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，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。五萬兵難卒合，已選三萬人，船糧戰具俱辦，卿與子敬、程公便在前發，孤當續發人衆，多載資糧，為卿後援。卿能辦之者誠決，邂逅不如意，便還就孤，孤當與孟德決之。」　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，實始魯肅。于時周瑜使鄱陽，肅勸權呼瑜，瑜使鄱陽還，但與肅闇同，故能共成大勳。本傳直云，權延見羣下，問以計策，瑜擺衆人之議，獨言抗拒之計，了不云肅先有謀，殆為攘肅之善也。

時劉備為曹公所破，欲引南渡江，與魯肅遇於當陽，遂共圖計，因進住夏口，遣諸葛亮詣權，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，遇於赤壁。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，初一交戰，公軍敗退，引次江北。瑜等在南岸。瑜部將黃蓋曰：「今寇衆我寡，難與持乆。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，可燒而走也。」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，實以薪草，膏油灌其中，裹以帷幕，上建牙旗，先書報曹公，欺以欲降。江表傳載蓋書曰：「蓋受孫氏厚恩，常為將帥，見遇不薄。然顧天下事有大勢，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，以當中國百萬之衆，衆寡不敵，海內所共見也。東方將吏，無有愚智，皆知其不可，惟周瑜、魯肅偏懷淺戇，意未解耳。今日歸命，是其實計。瑜所督領，自易摧破。交鋒之日，蓋為前部，當因事變化，效命在近。」曹公特見行人，密問之，口勑曰：「但恐汝詐耳。蓋若信實，當授爵賞，超於前後也。」又豫備走舸，各繫大船後，因引次俱前。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，指言蓋降。蓋放諸船，同時發火。時風盛猛，悉延燒岸上營落。頃之，煙炎張天，人馬燒溺死者甚衆，軍遂敗退，還保南郡。江表傳曰：至戰日，蓋先取輕利艦十舫，載燥荻枯柴積其中，灌以魚膏，赤幔覆之，建旌旗龍幡於艦上。時東南風急，因以十艦最著前，中江舉帆，蓋舉火白諸校，使衆兵齊聲大叫曰：「降焉！」操軍人皆出營立觀。去北軍二里餘，同時發火，火烈風猛，往船如箭，飛埃絕爛，燒盡北船，延及岸邊營柴。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，雷鼓大進，北軍大壞，曹公退走。備與瑜等復共追。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，徑自北歸。

瑜與程普又進南郡，與仁相對，各隔大江。兵未交鋒，吳錄曰：備謂瑜云：「仁守江陵城，城中糧多，足為疾害。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，卿分二千人追我，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，仁聞吾入必走。」瑜以二千人益之。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。仁分兵騎別攻圍寧。寧告急於瑜。瑜用呂蒙計，留凌統以守其後，身與蒙上救寧。寧圍旣解，乃渡屯北岸，克期大戰。瑜親跨馬擽陣，會流矢中右脅，瘡甚，便還。後仁聞瑜卧未起，勒兵就陣。瑜乃自興，案行軍營，激揚吏士，仁由是遂退。

權拜瑜偏將軍，領南郡太守。以下雋、漢昌、瀏陽、州陵為奉邑，屯據江陵。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，治公安。備詣京見權，瑜上疏曰：「劉備以梟雄之姿，而有關羽、張飛熊虎之將，必非乆屈為人用者。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，盛為築宮室，多其美女玩好，以娛其耳目，分此二人，各置一方，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，大事可定也。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，聚此三人，俱在疆場，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也。」權以曹公在北方，當廣擥英雄，又恐備難卒制，故不納。

是時劉璋為益州牧，外有張魯寇侵，瑜乃詣京見權曰：「今曹操新折衂，方憂在腹心，未能與將軍道兵相事也。乞與奮威俱進取蜀，得蜀而并張魯，因留奮威固守其地，好與馬超結援。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，北方可圖也。」權許之。瑜還江陵，為行裝，而道於巴丘病卒，臣松之案，瑜欲取蜀，還江陵治嚴，所卒之處，應在今之巴陵，與前所鎮巴丘，名同處異也。時年三十六。權素服舉哀，感慟左右。喪當還吳，又迎之蕪湖，衆事費度，一為供給。後著令曰：「故將軍周瑜、程普，其有人客，皆不得問。」初瑜見友於策，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。是時權位為將軍，諸將賔客為禮尚簡，而瑜獨先盡敬，便執臣節。性度恢廓，大率為得人，惟與程普不睦。江表傳曰：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。瑜折節容下，終不與校。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，乃告人曰：「與周公瑾交，若飲醇醪，不覺自醉。」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。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，謂可游說動也，乃密下揚州，遣九江蔣幹往見瑜。幹有儀容，以才辯見稱，獨步江、淮之閒，莫與為對。乃布衣葛巾，自託私行詣瑜。瑜出迎之，立謂幹曰：「子翼良苦，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？」幹曰：「吾與足下州里，中閒別隔，遙聞芳烈，故來叙闊，并觀雅規，而云說客，無乃逆詐乎？」瑜曰：「吾雖不及夔、曠，聞弦賞音，足知雅曲也。」因延幹入，為設酒食。畢，遣之曰：「適吾有密事，且出就館，事了，別自相請。」後三日，瑜請幹與周觀營中，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，還宴飲，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，因謂幹曰：「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行計從，禍福共之，假使蘇張更生，酈叟復出，猶撫其背而折其辭，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？」幹但笑，終無所言。幹還，稱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辭所間。中州之士，亦以此多之。劉備之自京還也，權乘飛雲大船，與張昭、秦松、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，大宴會敘別。昭、肅等先出，權獨與備留語，因言次，歎瑜曰：「公瑾文武籌略，萬人之英，顧其器量廣大，恐不乆為人臣耳。」瑜之破魏軍也，曹公曰：「孤不羞走。」後書與權曰：「赤壁之役，值有疾病，孤燒船自退，橫使周瑜虛獲此名。」瑜威聲遠著，故曹公、劉備咸欲疑譖之。及卒，權流涕曰：「公瑾有王佐之資，今忽短命，孤何賴哉！」後權稱尊號，謂公卿曰：「孤非周公瑾，不帝矣。」

瑜少精意於音樂，雖三爵之後，其有闕誤，瑜必知之，知之必顧，故時人謠曰：「曲有誤，周郎顧。」

瑜兩男一女。女配太子登。男循尚公主，拜騎都尉，有瑜風，早卒。循弟胤，初拜興業都尉，妻以宗女，授兵千人，屯公安。黃龍元年，封都鄉侯，後以罪徙廬陵郡。赤烏二年，諸葛瑾、步隲連名上疏曰：「故將軍周瑜子胤，昔蒙粉飾，受封為將，不能養之以福，思立功效，至縱情欲，招速罪辟。臣竊以瑜昔見寵任，入作心膂，出為爪牙，銜命出征，身當矢石，盡節用命，視死如歸，故能摧曹操於烏林，走曹仁於郢都，揚國威德，華夏是震，蠢爾蠻荊，莫不賔服，雖周之方叔，漢之信、布，誠無以尚也。夫折衝扞難之臣，自古帝王莫不貴重，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『使黃河如帶，太山如礪，國以永存，爰及苗裔』；申以丹書，重以盟詛，藏于宗廟，傳於無窮，欲使功臣之後，世世相踵，非徒子孫，乃關苗裔，報德明功，勤勤懇懇，如此之至，欲以勸戒後人，用命之臣，死而無悔也。況於瑜身沒未乆，而其子胤降為匹夫，益可悼傷。竊惟陛下欽明稽古，隆於興繼，為胤歸訴，乞匄餘罪，還兵復爵，使失旦之雞，復得一鳴，抱罪之臣，展其後效。」權荅曰：「腹心舊勳，與孤協事，公瑾有之，誠所不忘。昔胤年少，初無功勞，橫受精兵，爵以侯將，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。而胤恃此，酗淫自恣，前後告喻，曾無悛改。孤於公瑾，義猶二君，樂胤成就，豈有已哉？迫胤罪惡，未宜便還，且欲苦之，使自知耳。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，孤用恧然。雖德非其疇，猶欲庶幾，事亦如爾，故未順旨。以公瑾之子，而二君在中間，苟使能改，亦何患乎！」瑾、隲表比上，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，權乃許之。會胤病死。

瑜兄子峻，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，領吏士千人。峻卒，全琮表峻子護為將。權曰：「昔走曹操，拓有荊州，皆是公瑾，常不忘之。初聞峻亡，仍欲用護，聞護性行危險，用之適為作禍，故便止之。孤念公瑾，豈有已乎？」

魯肅傳

魯肅字子敬，臨淮東城人也。生而失父，與祖母居。家富於財，性好施與。爾時天下已亂，肅不治家事，大散財貨，摽賣田地，以賑窮弊結士為務，甚得鄉邑歡心。

周瑜為居巢長，將數百人故過候肅，并求資糧。肅家有兩囷米，各三千斛，肅乃指一囷與周瑜，瑜益知其奇也，遂相親結，定僑、札之分。袁術聞其名，就署東城長。肅見術無綱紀，不足與立事，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，南到居巢就瑜。瑜之東渡，因與同行，吳書曰：肅體貌魁奇，少有壯節，好為奇計。天下將亂，乃學擊劒騎射，招聚少年，給其衣食，往來南山中射獵，陰相部勒，講武習兵。父老咸曰：「魯氏世衰，乃生此狂兒！」後雄傑並起，中州擾亂，肅乃命其屬曰：「中國失綱，寇賊橫暴，淮、泗間非遺種之地，吾聞江東沃野萬里，民富兵彊，可以避害，寧肯相隨俱至樂土，以觀時變乎？」其屬皆從命。乃使細弱在前，彊壯在後，男女三百餘人行。州追騎至，肅等徐行，勒兵持滿，謂之曰：「卿等丈夫，當解大數。今日天下兵亂，有功弗賞，不追無罰，何為相偪乎？」又自植盾，引弓射之，矢皆洞貫。騎旣嘉肅言，且度不能制，乃相率還。肅渡江往見策，策亦雅奇之。留家曲阿。會祖母亡，還葬東城。

劉子揚與肅友善，遺肅書曰：「方今天下豪傑並起，吾子姿才，尤宜今日。急還迎老母，無事滯於東城。近鄭寶者，今在巢湖，擁衆萬餘，處地肥饒，廬江閒人多依就之，況吾徒乎？觀其形勢，又可博集，時不可失，足下速之。」肅荅然其計。葬畢還曲阿，欲北行。會瑜已徙肅母到吳，肅具以狀語瑜。時孫策已薨，權尚住吳，瑜謂肅曰：「昔馬援荅光武云『當今之世，非但君擇臣，臣亦擇君』。今主人親賢貴士，納奇錄異，且吾聞先哲祕論，承運代劉氏者，必興於東南，推步事勢，當其歷數。終搆帝基，以協天符，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。吾方達此，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。」肅從其言。瑜因薦肅才宜佐時，當廣求其比，以成功業，不可令去也。

權即見肅，與語甚恱之。衆賔罷退，肅亦辭出，乃獨引肅還，合榻對飲。因密議曰：「今漢室傾危，四方雲擾，孤承父兄遺業，思有桓文之功。君旣惠顧，何以佐之？」肅對曰：「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，以項羽為害也。今之曹操，猶昔項羽，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？肅竊料之，漢室不可復興，曹操不可卒除。為將軍計，惟有鼎足江東，以觀天下之釁。規模如此，亦自無嫌。何者？北方誠多務也。因其多務，勦除黃祖，進伐劉表，竟長江所極，據而有之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，此高帝之業也。」權曰：「今盡力一方，兾以輔漢耳，此言非所及也。」張昭非肅謙下不足，頗訾毀之，云肅年少麤踈，未可用。權不以介意，益貴重之，賜肅母衣服幃帳，居處雜物，富擬其舊。

劉表死。肅進說曰：「夫荊楚與國鄰接，水流順北，外帶江漢，內阻山陵，有金城之固，沃野萬里，士民殷富，若據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資也。今表新亡，二子素不輯睦，軍中諸將，各有彼此。加劉備天下梟雄，與操有隙，寄寓於表，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。若備與彼協心，上下齊同，則宜撫安，與結盟好；如有離違，宜別圖之，以濟大事。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，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，及說備使撫表衆，同心一意，共治曹操，備必喜而從命。如其克諧，天下可定也。今不速往，恐為操所先。」權即遣肅行。到夏口，聞曹公已向荊州，晨夜兼道。比至南郡，而表子琮已降曹公，備惶遽奔走，欲南渡江。肅徑迎之，到當陽長阪，與備會，宣騰權旨，及陳江東彊固，勸備與權併力。備甚歡恱。時諸葛亮與備相隨，肅謂亮曰「我子瑜友也」，即共定交。備遂到夏口，遣亮使權，肅亦反命。臣松之案：劉備與權併力，共拒中國，皆肅之本謀。又語諸葛亮曰「我子瑜友也」，則亮已亟聞肅言矣。而蜀書亮傳云：「亮以連橫之略說權，權乃大喜。」如似此計始出於亮。若二國史官，各記所聞，競欲稱揚本國容美，各取其功。今此二書，同出一人，而舛互若此，非載述之體也。

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，與諸將議，皆勸權迎之，而肅獨不言。權起更衣，肅追於宇下，權知其意，執肅手曰：「卿欲何言？」肅對曰：「向察衆人之議，專欲誤將軍，不足與圖大事。今肅可迎操耳，如將軍，不可也。何以言之？今肅迎操，操當以肅還付鄉黨，品其名位，猶不失下曹從事，乘犢車，從吏卒，交游士林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將軍迎操，將安所歸？願早定大計，莫用衆人之議也。」權歎息曰：「此諸人持議，甚失孤望；今卿廓開大計，正與孤同，此天以卿賜我也。」魏書及九州春秋曰：曹公征荊州，孫權大懼，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，乃激說權曰：「彼曹公者，實嚴敵也，新并袁紹，兵馬甚精，乘戰勝之威，伐喪亂之國，克可必也。不如遣兵助之，且送將軍家詣鄴；不然，將危。」權大怒，欲斬肅，肅因曰：「今事已急，即有他圖，何不遣兵助劉備，而欲斬我乎？」權然之，乃遣周瑜助備。　孫盛曰：吳書及江表傳，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，劉表之死也，又請使觀變，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。又是時勸迎者衆，而云獨欲斬肅，非其論也。

時周瑜受使至鄱陽，肅勸追召瑜還。遂任瑜以行事，以肅為贊軍校尉，助畫方略。曹公破走，肅即先還，權大請諸將迎肅。肅將入閤拜，權起禮之，因謂曰：「子敬，孤持鞌下馬相迎，足以顯卿未？」肅趨進曰：「未也。」衆人聞之，無不愕然。就坐，徐舉鞭言曰：「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，總括九州，克成帝業，更以安車軟輪徵肅，始當顯耳。」權撫掌歡笑。

後備詣京見權，求都督荊州，惟肅勸權借之，共拒曹公。漢晉春秋曰：呂範勸留備，肅曰：「不可。將軍雖神武命世，然曹公威力實重，初臨荊州，恩信未洽，宜以借備，使撫安之。多操之敵，而自為樹黨，計之上也。」權即從之。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，方作書，落筆於地。

周瑜病困，上疏曰：「當今天下，方有事役，是瑜乃心夙夜所憂，願至尊先慮未然，然後康樂。今旣與曹操為敵，劉備近在公安，邊境密邇，百姓未附，宜得良將以鎮撫之。魯肅智略足任，乞以代瑜。瑜隕踣之日，所懷盡矣。」江表傳載：初瑜疾困，與權牋曰：「瑜以凡才，昔受討逆殊特之遇，委以腹心，遂荷榮任，統御兵馬，志執鞭弭，自效戎行。規定巴蜀，次取襄陽，憑賴威靈，謂若在握。至以不謹，道遇暴疾，昨自醫療，日加無損。人生有死，脩短命矣，誠不足惜，但恨微志未展，不復奉教命耳。方今曹公在北，疆埸未靜，劉備寄寓，有似養虎，天下之事，未知終始，此朝士旰食之秋，至尊垂慮之日也。魯肅忠烈，臨事不苟，可以代瑜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儻或可採，瑜死不朽矣。」案此牋與本傳所載，意旨雖同，其辭乖異耳。即拜肅奮武校尉，代瑜領兵。瑜士衆四千餘人，奉邑四縣，皆屬焉。令程普領南郡太守。肅初住江陵，後下屯陸口，威恩大行，衆增萬餘人，拜漢昌太守、偏將軍。十九年，從權破皖城，轉橫江將軍。

先是，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，周瑜、甘寧並勸權取蜀，權以咨備，備內欲自規，乃偽報曰：「備與璋託為宗室，兾憑英靈，以匡漢朝。今璋得罪左右，備獨竦懼，非所敢聞，願加寬貸。若不獲請，備當放髮歸於山林。」後備西圖璋，留關羽守，權曰：「猾虜乃敢挾詐！」及羽與肅鄰界，數生狐疑，疆埸紛錯，肅常以歡好撫之。備旣定益州，權求長沙、零、桂，備不承旨，權遣呂蒙率衆進取。備聞，自還公安，遣羽爭三郡。肅住益陽，與羽相拒。肅邀羽相見，各駐兵馬百步上，但請將軍單刀俱會。肅因責數羽曰：「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，卿家軍敗遠來，無以為資故也。今已得益州，旣無奉還之意，但求三郡，又不從命。」語未究竟，坐有一人曰：「夫土地者，惟德所在耳，何常之有！」肅厲聲呵之，辭色甚切。羽操刀起謂曰：「此自國家事，是人何知！」目使之去。吳書曰：肅欲與羽會語，諸將疑恐有變，議不可往。肅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宜相開譬。劉備負國，是非未決，羽亦何敢重欲干命！」乃自就羽。羽曰：「烏林之役，左將軍身在行間，寢不脫介，自力破魏，豈得徒勞，無一塊壤，而足下來欲收地邪？」肅曰：「不然。始與豫州觀於長阪，豫州之衆不當一校，計窮慮極，志勢摧弱，圖欲遠竄，望不及此。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，不愛土地士人之力，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，而豫州私獨飾情，愆德隳好。今已藉手於西州矣，又欲翦并荊州之土，斯蓋凡夫所不忍行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！肅聞貪而棄義，必為禍階。吾子屬當重任，曾不能明道處分，以義輔時，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，師曲為老，將何獲濟？」羽無以荅。備遂割湘水為界，於是罷軍。

肅年四十六，建安二十二年卒。權為舉哀，又臨其葬。諸葛亮亦為發哀。吳書曰：肅為人方嚴，寡於玩飾，內外節儉，不務俗好。治軍整頓，禁令必行，雖在軍陣，手不釋卷。又善談論，能屬文辭，思度弘遠，有過人之明。周瑜之後，肅為之冠。權稱尊號，臨壇，顧謂公卿曰：「昔魯子敬甞道此，可謂明於事勢矣。

肅遺腹子淑旣壯，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。永安中，為昭武將軍、都亭侯、武昌督。建衡中，假節，遷夏口督。所在嚴整，有方幹。鳳皇三年卒。子睦襲爵，領兵馬。

呂蒙傳

呂蒙字子明，汝南富陂人也。少南渡，依姊夫鄧當。當為孫策將，數討山越。蒙年十五六，竊隨當擊賊，當顧見大驚，呵叱不能禁止。歸以告蒙母，母恚欲罰之，蒙曰：「貧賤難可居，脫誤有功，富貴可致。且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？」母哀而舍之。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，曰：「彼豎子何能為？此欲以肉餧虎耳。」他日與蒙會，又蚩辱之。蒙大怒，引刀殺吏，出走，逃邑子鄭長家。出因校尉袁雄自首，承間為言，策召見奇之，引置左右。

數歲，鄧當死，張昭薦蒙代當，拜別部司馬。權統事，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，欲并合之。蒙陰賒貰，為兵作絳衣行縢，及簡日，陳列赫然，兵人練習，權見之大恱，增其兵。從討丹楊，所向有功，拜平北都尉，領廣德長。

從征黃祖，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。蒙勒前鋒，親梟就首，將士乘勝，進攻其城。祖聞就死，委城走，兵追禽之。權曰：「事之克，由陳就先獲也。」以蒙為橫野中郎將，賜錢千萬。

是歲，又與周瑜、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，圍曹仁於南郡。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，瑜表以肅兵益蒙，蒙盛稱肅有膽用，且慕化遠來，於義宜益不宜奪也。權善其言，還肅兵。瑜使甘寧前據夷陵，曹仁分衆攻寧，寧困急，使使請救。諸將以兵少不足分，蒙謂瑜、普曰：「留淩公績，蒙與君行，解圍釋急，勢亦不乆，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。」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，賊走可得其馬。瑜從之。軍到夷陵，即日交戰，所殺過半。敵夜遁去，行遇柴道，騎皆舍馬步走。兵追蹙擊，獲馬三百匹，方船載還。於是將士形勢自倍，乃渡江立屯，與相攻擊，曹仁退走，遂據南郡，撫定荊州。還，拜偏將軍，領尋陽令。

魯肅代周瑜，當之陸口，過蒙屯下。肅意尚輕蒙，或說肅曰：「呂將軍功名日顯，不可以故意待也，君宜顧之。」遂往詣蒙。酒酣，蒙問肅曰：「君受重任，與關羽為鄰，將何計略，以備不虞？」肅造次應曰：「臨時施宜。」蒙曰：「今東西雖為一家，而關羽實熊虎也，計安可不豫定？」因為肅畫五策。肅於是越席就之，拊其背曰：「呂子明，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。」遂拜蒙母，結友而別。江表傳曰：初，權謂蒙及蔣欽曰：「卿今並當塗掌事，宜學問以自開益。」蒙曰：「在軍中常苦多務，恐不容復讀書。」權曰：「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？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。卿言多務孰若孤，孤少時歷詩、書、禮記、左傳、國語，惟不讀易。至統事以來，省三史、諸家兵書，自以為大有所益。如卿二人，意性朗悟，學必得之，寧當不為乎？宜急讀孫子、六韜、左傳、國語及三史。孔子言『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』。光武當兵馬之務，手不釋卷。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。卿何獨不自勉勗邪？」蒙始就學，篤志不倦，其所覽見，舊儒不勝。後魯肅上代周瑜，過蒙言議，常欲受屈。肅拊蒙背曰：「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，至於今者，學識英博，非復吳下阿蒙。」蒙曰：「士別三日，即更刮目相待。大兄今論，何一稱穰侯乎。兄今代公瑾，旣難為繼，且與關羽為鄰。斯人長而好學，讀左傳略皆上口，梗亮有雄氣，然性頗自負，好陵人。今與為對，當有單複以鄉待之。」。密為肅陳三策，肅敬受之，祕而不宣。權常歎曰：「人長而進益，如呂蒙、蔣欽，蓋不可及也。富貴榮顯，更能折節好學，耽恱書傳，輕財尚義，所行可迹，並作國士，不亦休乎！」

時蒙與成當、宋定、徐顧屯次比近，三將死，子弟幼弱，權悉以兵并蒙。蒙固辭，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，子弟雖小，不可廢也。書三上，權乃聽。蒙於是又為擇師，使輔導之，其操心率如此。

魏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，屯皖田鄉，數為邊寇。蒙使人誘之，不從，則伺隙襲擊，奇遂縮退，其部伍孫子才、宋豪等，皆攜負老弱，詣蒙降。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，數進奇計，又勸權夾水口立塢，所以備御甚精，吳錄曰：權欲作塢，諸將皆曰：「上岸擊賊，洗足入船，何用塢為？」呂蒙曰：「兵有利鈍，戰無百勝，如有邂逅，敵步騎蹙人，不暇及水，其得入船乎？」權曰：「善。」遂作之。曹公不能下而退。

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，屯皖，大開稻田，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，使作內應。蒙曰：「皖田肥美，若一收孰，彼衆必增，如是數歲，操態見矣，宜早除之。」乃具陳其狀。於是權親征皖，引見諸將，問以計策。吳書曰：諸將皆勸作土山，添攻具，蒙趨進曰：「治攻具及土山，必歷日乃成，城備旣脩，外救必至，不可圖也。且乘雨水以入，若留經日，水必向盡，還道艱難，蒙竊危之。今觀此城，不能甚固，以三軍銳氣，四面並攻，不移時可拔，及水以歸，全勝之道也。」權從之。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，督攻在前，蒙以精銳繼之。侵晨進攻，蒙手執枹鼓，士卒皆騰踊自升，食時破之。旣而張遼至夾石，聞城已拔，乃退。權嘉其功，即拜廬江太守，所得人馬皆分與之，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，官屬三十人。蒙還尋陽，未期而廬陵賊起，諸將討擊不能禽，權曰：「鷙鳥累百，不如一鶚。」復令蒙討之。蒙至，誅其首惡，餘皆釋放，復為平民。

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，專有荊土，權命蒙西取長沙、零、桂三郡。蒙移書二郡，望風歸服，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。而備自蜀親至公安，遣羽爭三郡。權時住陸口，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，而飛書召蒙，使捨零陵，急還助肅。初，蒙旣定長沙，當之零陵，過酃，載南陽鄧玄之，玄之者郝普之舊也，欲令誘普。及被書當還，蒙祕之，夜召諸將，授以方略，晨當攻城，顧謂玄之曰：「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，亦欲為之，而不知時也。左將軍在漢中，為夏侯淵所圍。關羽在南郡，今至尊身自臨之。近者破樊本屯，救酃，逆為孫規所破。此皆目前之事，君所親見也。彼方首尾倒縣，救死不給，豈有餘力復營此哉？今吾士卒精銳，人思致命，至尊遣兵，相繼於道。今予以旦夕之命，待不可望之救，猶牛蹄中魚，兾賴江漢，其不可恃亦明矣。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，保孤城之守，尚能稽延旦夕，以待所歸者，可也。今吾計力度慮，而以攻此，曾不移日，而城必破，城破之後，身死何益於事，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，豈不痛哉？度此家不得外問，謂援可恃，故至於此耳。君可見之，為陳禍福。」玄之見普，具宣蒙意，普懼而聽之。玄之先出報蒙，普尋後當至。蒙豫勑四將，各選百人，普出，便入守城門。須臾普出，蒙迎執其手，與俱下船。語畢，出書示之，因拊手大笑，普見書，知備在公安，而羽在益陽，慙恨入地。蒙留孫河委以後事。即日引軍赴益陽。劉備請盟，權乃歸普等，割湘水，以零陵還之。以尋陽、陽新為蒙奉邑。

師還，遂征合肥，旣徹兵，為張遼等所襲，蒙與淩統以死扞衞。後曹公又大出濡須，權以蒙為督，據前所立塢，置彊弩萬張於其上，以拒曹公。曹公前鋒屯未就，蒙攻破之，曹公引退。拜蒙左護軍、虎威將軍。

魯肅卒，蒙西屯陸口，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。又拜漢昌太守，食下雋、劉陽、漢昌、州陵。與關羽分土接境，知羽驍雄，有并兼心，且居國上流，其勢難乆。初，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，禍難始搆，宜相輔協，與之同仇，不可失也，蒙乃密陳計策曰：「令征虜守南郡，潘璋住白帝，蔣欽將游兵萬人，循江上下，應敵所在，蒙為國家前據襄陽，如此，何憂於操，何賴於羽？且羽君臣，矜其詐力，所在反覆，不可以腹心待也。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，以至尊聖明，蒙等尚存也。今不於彊壯時圖之，一旦僵仆，欲復陳力，其可得邪？」權深納其策，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，蒙對曰：「今操遠在河北，新破諸袁，撫集幽、兾，未暇東顧。徐土守兵，聞不足言，往自可克。然地勢陸通，驍騎所騁，至尊今日得徐州，操後旬必來爭，雖以七八萬人守之，猶當懷憂。不如取羽，全據長江，形勢益張。」權尤以此言為當。及蒙代肅，初至陸口，外倍脩恩厚，與羽結好。

後羽討樊，留兵將備公安、南郡。蒙上疏曰：「羽討樊而多留備兵，必恐蒙圖其後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士衆還建業，以治疾為名。羽聞之，必撤備兵，盡赴襄陽。大軍浮江，晝夜馳上，襲其空虛，則南郡可下，而羽可禽也。」遂稱病篤，權乃露檄召蒙還，陰與圖計。羽果信之，稍撤兵以赴樊。魏使于禁救樊，羽盡禽禁等，人馬數萬，託以糧乏，擅取湘關米。權聞之，遂行，先遣蒙在前。蒙至尋陽，盡伏其精兵𦩷𦪇中，使白衣搖櫓，作商賈人服，晝夜兼行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，盡收縛之，是故羽不聞知。遂到南郡，士仁、麋芳皆降。吳書曰：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，蒙令虞翻說之。翻至城門，謂守者曰：「吾欲與汝將軍語。」仁不肯相見。乃為書曰：「明者防禍於未萌，智者圖患於將來，知得知失，可與為人，知存知亡，足別吉凶。大軍之行，斥候不及施，烽火不及舉，此非天命，必有內應。將軍不先見時，時至又不應之，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，死戰則毀宗滅祀，為天下譏笑。呂虎威欲徑到南郡，斷絕陸道，生路一塞，案其地形，將軍為在箕舌上耳，奔走不得免，降則失義，竊為將軍不安，幸孰思焉。」仁得書，流涕而降。翻謂蒙曰：「此譎兵也，當將仁行，留兵備城。」遂將仁至南郡。南郡太守麋芳城守，蒙以仁示之，遂降。　吳錄曰：初，南郡城中失火，頗焚燒軍器。羽以責芳，芳內畏懼，權聞而誘之，芳潛相和。及蒙攻之，乃以牛酒出降。蒙入據城，盡得羽及將士家屬，皆撫慰，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，有所求取。蒙麾下士，是汝南人，取民家一笠，以覆官鎧，官鎧雖公，蒙猶以為犯軍令，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，遂垂涕斬之。於是軍中震慄，道不拾遺。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，問所不足，疾病者給醫藥，饑寒者賜衣糧。羽府藏財寶，皆封閉以待權至。羽還，在道路，數使人與蒙相聞，蒙輒厚遇其使，周游城中，家家致問，或手書示信。羽人還，私相參訊，咸知家門無恙，見待過於平時，故羽吏士無鬬心。會權尋至，羽自知孤窮，乃走麥城，西至漳鄉，衆皆委羽而降。權使朱然、潘璋斷其徑路，即父子俱獲，荊州遂定。

以蒙為南郡太守，封孱陵侯，江表傳曰：權於公安大會，呂蒙以疾辭，權笑曰：「禽羽之功，子明謀也，今大功已捷，慶賞未行，豈邑邑邪？」乃增給步騎鼓吹，勑選虎威將軍官屬，并南郡、廬江二郡威儀。拜畢還營，兵馬導從，前後鼓吹，光耀于路。賜錢一億，黃金五百斤。蒙固辭金錢，權不許。封爵未下，會蒙疾發，權時在公安，迎置內殿，所以治護者萬方，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，賜千金。時有鍼加，權為之慘慼，欲數見其顏色，又恐勞動，常穿壁瞻之，見小能下食則喜，顧左右言笑，不然則咄唶，夜不能寐。病中瘳，為下赦令，羣臣畢賀。後更增篤，權自臨視，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。年四十二，遂卒於內殿。時權哀痛甚，為之降損。蒙未死時，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，勑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，喪事務約。權聞之，益以悲感。

蒙少不脩書傳，每陳大事，常口占為牋疏。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，蒙無恨意。及豫章太守顧邵卒，權問所用，蒙因薦遺奉職佳吏，權笑曰：「君欲為祁奚耶？」於是用之。甘寧麤暴好殺，旣常失蒙意，又時違權令，權怒之，蒙輒陳請：「天下未定，鬬將如寧難得，宜容忍之。」權遂厚寧，卒得其用。

蒙子霸襲爵，與守冢三百家，復田五十頃。霸卒，兄琮襲侯。琮卒，弟睦嗣。

孫權與陸遜論周瑜、魯肅及蒙曰：「公瑾雄烈，膽略兼人，遂破孟德，開拓荊州，邈焉難繼，君今繼之。公瑾昔要子敬來東，致達於孤，孤與宴語，便及大略帝王之業，此一快也。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，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。孤普請諸將，咨問所宜，無適先對，至子布、文表，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，子敬即駮言不可，勸孤急呼公瑾，付任以衆，逆而擊之，此二快也。且其決計策，意出張蘇遠矣；後雖勸吾借玄德地，是其一短，不足以損其二長也。周公不求備於一人，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，常以比方鄧禹也。又子明少時，孤謂不辭劇易，果敢有膽而已；及身長大，學問開益，籌略奇至，可以次於公瑾，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。圖取關羽，勝於子敬。子敬荅孤書云：『帝王之起，皆有驅除，羽不足忌。』此子敬內不能辨，外為大言耳，孤亦恕之，不苟責也。然其作軍，屯營不失，令行禁止，部界無廢負，路無拾遺，其法亦美也。」

評曰：曹公乘漢相之資，挾天子而掃羣桀，新盪荊城，仗威東夏，于時議者莫不疑貳。周瑜、魯肅建獨斷之明，出衆人之表，實奇才也。呂蒙勇而有謀斷，識軍計，譎郝普，禽關羽，最其妙者。初雖輕果妄殺，終於克己，有國士之量，豈徒武將而已乎！孫權之論，優劣允當，故載錄焉。

##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

程普傳

程普字德謀，右北平土垠人也。初為州郡吏，有容貌計略，善於應對。從孫堅征伐，討黃巾於宛、鄧，破董卓於陽人，攻城野戰，身被創夷。

堅薨，復隨孫策在淮南，從攻廬江，拔之，還俱東渡。策到橫江、當利，破張英、于麋等，轉下秣陵、湖熟、句容、曲阿，普皆有功，增兵二千，騎五十匹。進破烏程、石木、波門、陵傳、餘杭，普功為多。策入會稽，以普為吳郡都尉，治錢唐。後徙丹楊都尉，居石城。復討宣城、涇、安吳、陵陽、春穀諸賊，皆破之。策甞攻祖郎，大為所圍，普與一騎共蔽扞策，驅馬疾呼，以矛突賊，賊披，策因隨出。後拜盪寇中郎將，領零陵太守，從討劉勳於尋陽，進攻黃祖於沙羨，還鎮石城。

策薨，與張昭等共輔孫權，遂周旋三郡，平討不服。又從征江夏，還過豫章，別討樂安。樂安平定，代太史慈備海昏，與周瑜為左右督，破曹公於烏林，又進攻南郡，走曹仁。拜裨將軍，領江夏太守，治沙羨，食四縣。

先出諸將，普最年長，時人皆呼程公。性好施與，喜士大夫。周瑜卒，代領南郡太守。權分荊州與劉備，普復還領江夏，遷盪寇將軍，卒。吳書曰：普殺叛者數百人，皆使投火，即日病癘，百餘日卒。權稱尊號，追論普功，封子咨為亭侯。

黃蓋傳

黃蓋字公覆，零陵泉陵人也。吳書曰：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，枝葉分離，自祖遷于零陵，遂家焉。蓋少孤，嬰丁凶難，辛苦備甞，然有壯志，雖處貧賤，不自同於凡庸，常以負薪餘閑，學書疏，講兵事。初為郡吏，察孝廉，辟公府。孫堅舉義兵，蓋從之。堅南破山賊，北走董卓，拜蓋別部司馬。堅薨，蓋隨策及權，擐甲周旋，蹈刃屠城。

諸山越不賔，有寇難之縣，輙用蓋為守長。石城縣吏，特難檢御，蓋乃署兩掾，分主諸曹。教曰：「令長不德，徒以武功為官，不以文吏為稱。今賊寇未平，有軍旅之務，一以文書委付兩掾，當檢攝諸曹，糾擿謬誤。兩掾所署，事入諾出，若有姦欺，終不加以鞭杖，宜各盡心，無為衆先。」初皆怖威，夙夜恭職；久之，吏以蓋不視文書，漸容人事。蓋亦嫌外懈怠，時有所省，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。乃悉請諸掾吏，賜酒食，因出事詰問。兩掾辭屈，皆叩頭謝罪。蓋曰：「前已相勑，終不以鞭杖相加，非相欺也。」遂殺之。縣中震慄。後轉春穀長，尋陽令。凡守九縣，所在平定。遷丹楊都尉，抑彊扶弱，山越懷附。

蓋姿貌嚴毅，善於養衆，每所征討，士卒皆爭為先。建安中，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，建策火攻，語在瑜傳。吳書曰：赤壁之役，蓋為流矢所中，時寒墮水，為吳軍人所得，不知其蓋也，置廁牀中。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，當聞之，曰：「此公覆聲也。」向之垂涕，解易其衣，遂以得生。拜武鋒中郎將。武陵蠻夷反亂，攻守城邑，乃以蓋領太守。時郡兵才五百人，自以不敵，因開城門，賊半入，乃擊之，斬首數百，餘皆奔走，盡歸邑落。誅討魁帥，附從者赦之。自春訖夏，寇亂盡平，諸幽邃巴、醴、由、誕邑侯君長，皆改操易節，奉禮請見，郡境遂清。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，蓋又平討。加偏將軍，病卒于官。

蓋當官決斷，事無留滯，國人思之。吳書曰：又圖畫蓋形，四時祠祭。及權踐阼，追論其功，賜子柄爵關內侯。

韓當傳

韓當字義公，遼西令支人也。令音郎定反。支音巨兒反。以便弓馬，有膂力，幸於孫堅，從征伐周旋，數犯危難，陷敵擒虜，為別部司馬。吳書曰：當勤苦有功，以軍旅陪隷，分於英豪，故爵位不加。終於堅世，為別部司馬。及孫策東渡，從討三郡，遷先登校尉，授兵二千，騎五十匹。從征劉勳，破黃祖，還討鄱陽，領樂安長，山越畏服。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，又與呂蒙襲取南郡，遷偏將軍，領永昌太守。宜都之役，與陸遜、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，大破之，徙威烈將軍，封都亭侯。曹真攻南郡，當保東南。在外為帥，厲將士同心固守，又敬望督司，奉遵法令，權善之。黃武二年，封石城侯，遷昭武將軍，領冠軍太守，後又加都督之號。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，討丹楊賊，破之。會病卒，子綜襲侯領兵。

其年，權征石陽，以綜有憂，使守武昌，而綜淫亂不軌。權雖以父故不問，綜內懷懼，吳書曰：綜欲叛，恐左右不從，因諷使劫略，示欲饒之，轉相放效，為行旅大患。後因詐言被詔，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，云「將吏以下，當並收治」，又言恐罪自及。左右因曰：「惟當去耳。」遂共圖計，以當葬父，盡呼親戚姑姊，悉以嫁將吏，所幸婢妾，皆賜與親近，殺牛飲酒歃血，與共盟誓。載父喪，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。魏以為將軍，封廣陽侯。數犯邊境，殺害人民，權常切齒。東興之役，綜為前鋒，軍敗身死，諸葛恪斬送其首，以白權廟。

蔣欽傳

蔣欽字公弈，九江壽春人也。孫策之襲袁術，欽隨從給事。及策東渡，拜別部司馬，授兵。與策周旋，平定三郡，又從定豫章。調授葛陽尉，歷三縣長，討平盜賊，遷西部都尉。會稽冶賊呂合、秦狼等為亂，欽將兵討擊，遂禽合、狼，五縣平定，徙討越中郎將，以涇拘、昭陽為奉邑。賀齊討黝賊，欽督萬兵，與齊并力，黝賊平定。從征合肥，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，欽力戰有功，遷盪寇將軍，領濡須督。後召還都，拜津右護軍，典領辭訟。

權甞入其堂內，母踈帳縹被，妻妾布裙。權歎其在貴守約，即勑御府為母作錦被，改易帷帳，妻妾衣服悉皆錦繡。

初，欽屯宣城，甞討豫章賊。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，表斬之，權以欽在遠不許，盛由是自嫌於欽。曹公出濡須，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。盛常畏欽因事害己，而欽每稱其善。盛旣服德，論者美焉。江表傳曰：權謂欽曰：「盛前白卿，卿今舉盛，欲慕祁奚邪？」欽對曰：「臣聞公舉不挾私怨，盛忠而勤彊，有膽略器用，好萬人督也。今大事未定，臣當助國求才，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！」權嘉之。

權討關羽，欽督水軍入沔，還，道病卒。權素服舉哀，以蕪湖民二百戶、田二百頃，給欽妻子。子壹封宣城侯，領兵拒劉備有功，還赴南郡，與魏交戰，臨陣卒。壹無子，弟休領兵，後有罪失業。

周泰傳

周泰字幼平，九江下蔡人也。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，服事恭敬，數戰有功。策入會稽，署別部司馬，授兵。權愛其為人，請以自給。策討六縣山賊，權住宣城，使士自衞，不能千人，意尚忽略，不治圍落，而山賊數千人卒至。權始得上馬，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，或斫中馬鞌，衆莫能自定。惟泰奮激，投身衞權，膽氣倍人，左右由泰並能就戰。賊旣解散，身被十二創，良乆乃蘇。是日無泰，權幾危殆。策深德之，補春穀長。後從攻皖，及討江夏，還過豫章，復補宜春長，所在皆食其征賦。

從討黃祖有功。後與周瑜、程普拒曹公於赤壁，攻曹仁於南郡。荊州平定，將兵屯岑。曹公出濡須，泰復赴擊，曹公退，留督濡須，拜平虜將軍。時朱然、徐盛等皆在所部，並不伏也，權特為案行至濡須鄔，因會諸將，大為酣樂。權自行酒到泰前，命泰解衣，權手自指其創痕，問以所起。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，畢，使復服，歡讌極夜。其明日，遣使者授以御蓋。江表傳曰：權把其臂，因流涕交連，字之曰：「幼平，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，不惜軀命，被創數十，膚如刻畫，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，委卿以兵馬之重乎！卿吳之功臣，孤當與卿同榮辱，等休戚。幼平意快為之，勿以寒門自退也。」即勑以己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。坐罷，住駕，使泰以兵馬導從出，鳴鼓角作鼓吹。於是盛等乃伏。

後權破關羽，欲進圖蜀，拜泰漢中太守、奮威將軍，封陵陽侯。黃武中卒。

子邵以騎都尉領兵。曹仁出濡須，戰有功，又從攻破曹休，進位裨將軍，黃龍二年卒。弟承領兵襲侯。

陳武傳

陳武字子烈，廬江松滋人。孫策在壽春，武往脩謁，時年十八，長七尺七寸，因從渡江，征討有功，拜別部司馬。策破劉勳，多得廬江人，料其精銳，乃以武為督，所向無前。及權統事，轉督五校。仁厚好施，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。尤為權所親愛，數至其家。累有功勞，進位偏將軍。建安二十年，從擊合肥，奮命戰死。權哀之，自臨其葬。江表傳曰：權命以其愛妾殉葬，復客二百家。　孫盛曰：昔三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；魏妾旣出，杜回以之僵仆。禍福之報，如此之效也。權仗計任術，以生從死，世祚之促，不亦宜乎！

子脩有武風，年十九，權召見獎厲，拜別部司馬，授兵五百人。時諸新兵多有逃叛，而脩撫循得意，不失一人。權奇之，拜為校尉。建安末，追錄功臣後，封脩都亭侯，為解煩督。黃龍元年卒。

弟表，字文奧，武庶子也，少知名，與諸葛恪、顧譚、張休等並侍東宮，皆共親友。尚書曁豔亦與表善，後豔遇罪，時人咸自營護，信厚言薄，表獨不然，士以此重之。徙太子中庶子，拜翼正都尉。兄脩亡後，表母不肯事脩母，表謂其母曰：「兄不幸早亡，表統家事，當奉嫡母。母若能為表屈情，承順嫡母者，是至願也；若母不能，直當出別居耳。」表於大義公正如此。由是二母感寤雍穆。表以父死敵場，求用為將，領兵五百人。表欲得戰士之力，傾意接待，士皆愛附，樂為用命。時有盜官物者，疑無難士施明。明素壯悍，收考極毒，惟死無辭，廷尉以聞。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，詔以明付表，使自以意求其情實。表便破械沐浴，易其衣服，厚設酒食，歡以誘之。明乃首服，具列支黨。表以狀聞。權奇之，欲全其名，特為赦明，誅戮其黨。遷表為無難右部督，封都亭侯，以繼舊爵。表皆陳讓，乞以傳脩子延，權不許。嘉禾三年，諸葛恪領丹楊太守，討平山越，以表領新安都尉，與恪參勢。初，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，在會稽新安縣。表簡視其人，皆堪好兵，乃上疏陳讓，乞以還官，充足精銳。詔曰：「先將軍有功於國，國家以此報之，卿何得辭焉？」表乃稱曰：「今除國賊，報父之仇，以人為本。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，非表志也。」皆輒料取以充部伍。所在以聞，權甚嘉之。下郡縣，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。表在官三年，廣開降納，得兵萬餘人。事捷當出，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，攻沒城郭，屬縣搖動，表便越界赴討，遽以破敗，遂降。陸遜拜表偏將軍，進封都鄉侯，北屯章阬。年三十四卒。家財盡於養士，死之日，妻子露立，太子登為起屋宅。子敖年十七，拜別部司馬，授兵四百人。敖卒，脩子延復為司馬代敖。延弟永，將軍，封侯。始施明感表，自變行為善，遂成健將，致位將軍。

董襲傳

董襲字元代，會稽餘姚人，長八尺，武力過人。謝承後漢書稱襲志節慷慨，武毅猛烈。孫策入郡，襲迎於高遷亭，策見而偉之，到署門下賊曹。時山陰宿賊黃龍羅、周勃聚黨數千人，策自出討，襲身斬羅、勃首，還拜別部司馬，授兵數千，遷揚武都尉。從策攻皖，又討劉勳於尋陽，伐黃祖於江夏。

策薨，權年少，初統事，太妃憂之，引見張昭及襲等，問江東可保安不，襲對曰：「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，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。討虜承基，大小用命，張昭秉衆事，襲等為爪牙，此地利人和之時也，萬無所憂。」衆皆壯其言。

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，襲與凌統、步隲、蔣欽各別分討。襲所向輒破，虎等望見旌旗，便散走，旬日盡平，拜威越校尉，遷偏將軍。

建安十三年，權討黃祖。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，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矴，上有千人，以弩交射，飛矢雨下，軍不得前。襲與凌統俱為前部，各將敢死百人，人被兩鎧，乘大舸船，突入蒙衝裏。襲身以刀斷兩紲，蒙衝乃橫流，大兵遂進。祖便開門走，兵追斬之。明日大會，權舉觴屬襲曰：「今日之會，斷紲之功也。」

曹公出濡須，襲從權赴之，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。夜卒暴風，五樓船傾覆，左右散走舸，乞使襲出。襲怒曰：「受將軍任，在此備賊，何等委去也，敢復言此者斬！」於是莫敢干。其夜船敗，襲死。權改服臨殯，供給甚厚。

甘寧傳

甘寧字興霸，巴郡臨江人也。吳書曰：寧本南陽人，其先客於巴郡。寧為吏舉計掾，補蜀郡丞，頃之，棄官歸家。少有氣力，好游俠，招合輕薄少年，為之渠帥；羣聚相隨，挾持弓弩，負毦帶鈴，民聞鈴聲，即知是寧。吳書曰：寧輕俠殺人，藏舍亡命，聞於郡中。其出入，步則陳車騎，水則連輕舟，侍從被文繡，所如光道路，住止常以繒錦維舟，去或割棄，以示奢也。人與相逢，及屬城長吏，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；不爾，即放所將奪其資貨，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，作其發負，至二十餘年。止不攻劫，頗讀諸子，乃往依劉表，因居南陽，不見進用，後轉託黃祖，祖又以凡人畜之。吳書曰：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。表儒人，不習軍事。時諸英豪各各起兵，寧觀表事勢，終必無成，恐一朝土崩，并受其禍，欲東入吳。黃祖在夏口，軍不得過，乃留依祖，三年不禮之。權討祖，祖軍敗奔走，追兵急，寧以善射，將兵在後，射殺校尉凌操。祖旣得免，軍罷還營，待寧如初。祖都督蘇飛數薦寧，祖不用，令人化誘其客，客稍亡。寧欲去，恐不獲免，獨憂悶不知所出。飛知其意，乃要寧，為之置酒，謂曰：「吾薦子者數矣，主不能用。日月逾邁，人生幾何，宜自遠圖，庶遇知己。」寧良乆乃曰：「雖有其志，未知所由。」飛曰：「吾欲白子為邾長，於是去就，孰與臨阪轉丸乎？」寧曰：「幸甚。」飛白祖，聽寧之縣。招懷亡客并義從者，得數百人。

於是歸吳。周瑜、呂蒙皆共薦達，孫權加異，同於舊臣。寧陳計曰：「今漢祚日微，曹操彌憍，終為篡盜。南荊之地。山陵形便，江川流通，誠是國之西勢也。寧已觀劉表，慮旣不遠，兒子又劣，非能承業傳基者也。至尊當早規之，不可後操圖之。圖之之計，宜先取黃祖。祖今年老，昏耄已甚，財穀並乏，左右欺弄，務於貨利，侵求吏士，吏士心怨，舟船戰具頓廢不脩，怠於耕農，軍無法伍。至尊今往，其破可必。一破祖軍，鼓行而西，西據楚關，大勢彌廣，即可漸規巴蜀。」權深納之。張昭時在坐，難曰：「吳下業業，若軍果行，恐必致亂。」寧謂昭曰：「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，君居守而憂亂，奚以希慕古人乎？」權舉酒屬寧曰：「興霸，今年行討，如此酒矣，決以付卿。卿但當勉建方略，令必克祖，則卿之功，何嫌張長史之言乎。」權遂西，果禽祖，盡獲其士衆。遂授寧兵，屯當口吳書曰：初，權破祖，先作兩函，欲以盛祖及蘇飛首。飛令人告急於寧，寧曰：「飛若不言，吾豈忘之？」權為諸將置酒，寧下席叩頭，血涕交流，為權言：「飛疇昔舊恩，寧不值飛，固已損骸於溝壑，不得致命於麾下。今飛罪當夷戮，特從將軍乞其首領。」權感其言，謂曰：「今為君致之，若走去何？」寧曰：「飛免分裂之禍，受更生之恩，逐之尚必不走，豈當圖亡哉！若爾，寧頭當代入函。」權乃赦之。

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。攻曹仁於南郡，未拔，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，往即得其城，因入守之。時手下有數百兵，并所新得，僅滿千人。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。寧受攻累日，敵設高樓，雨射城中，士衆皆懼，惟寧談笑自若。遣使報瑜，瑜用呂蒙計，帥諸將解圍。後隨魯肅鎮益陽，拒關羽。羽號有三萬人，自擇選銳士五千人，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，云欲夜涉渡。肅與諸將議。寧時有三百兵，乃曰：「可復以五百人益吾，吾往對之，保羽聞吾欬唾，不敢涉水，涉水即是吾禽。」肅便選千兵益寧，寧乃夜往。羽聞之，住不渡，而結柴營，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。權嘉寧功，拜西陵太守，領陽新、下雉兩縣。

後從攻皖，為升城督。寧手持練，身緣城，為吏士先，卒破獲朱光。計功，呂蒙為最。寧次之，拜折衝將軍。

後曹公出濡須，寧為前部督，受勑出斫敵前營。權特賜米酒衆殽，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。食畢，寧先以銀盌酌酒，自飲兩盌，乃酌與其都督。都督伏，不肯時持。寧引白削置膝上，呵謂之曰：「卿見知於至尊，孰與甘寧？甘寧尚不惜死，卿何以獨惜死乎？」都督見寧色厲，即起拜待酒次，通酌兵各一銀盌。至二更時，銜枚出斫敵。敵驚動，遂退。寧益貴重，增兵二千人。江表傳曰：「曹公出濡須，號步騎四十萬，臨江飲馬。權率衆七萬應之，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部督。權密勑寧，使夜入魏軍。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，徑詣曹公營下，使拔鹿角，踰壘入營，斬得數十級。北軍驚駭鼓譟，舉火如星，寧已還入營，作鼓吹，稱萬歲。因夜見權，權喜曰：「足以驚駭老子否？聊以觀卿膽耳。」即賜絹千匹，刀百口。權曰：「孟德有張遼，孤有興霸，足相敵也。」停住月餘，北軍便退。

寧雖麤猛好殺，然開爽有計略，輕財敬士，能厚養健兒，健兒亦樂為用命。建安二十年，從攻合肥，會疫疾，軍旅皆已引出，唯車下虎士千餘人，并呂蒙、蔣欽、凌統及寧，從權逍遙津北。張遼覘望知之，即將步騎奄至。寧引弓射敵，與統等死戰。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，壯氣毅然，權尤嘉之。吳書曰：凌統怨寧殺其父操，寧常備統，不與相見。權亦命統不得讎之。甞於呂蒙舍會，酒酣，統乃以刀舞。寧起曰：「寧能雙戟舞。」蒙曰：「寧雖能，未若蒙之巧也。」因操刀持楯，以身分之。後權知統意，因令寧將兵，遂徙屯於半州。

寧厨下兒曾有過，走投呂蒙。蒙恐寧殺之，故不即還。後寧齎禮禮蒙母，臨當與升堂，乃出厨下兒還寧。寧許蒙不殺。斯須還船，縛置桑樹，自挽弓射殺之。畢，勑船人更增舸纜，解衣卧船中。蒙大怒，擊鼓會兵，欲就船攻寧。寧聞之，故卧不起。蒙母徒跣出諫蒙曰：「至尊待汝如骨肉，屬汝以大事，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？寧死之日，縱至尊不問，汝是為臣下非法。」蒙素至孝，聞母言，即豁然意釋，自至寧舩，笑呼之曰：「興霸，老母待卿食，急上！」寧涕泣歔欷曰：「負卿。」與蒙俱還見母，歡宴竟日。

寧卒，權痛惜之。子瓌，以罪徙會稽，無幾死。

凌統傳

凌統字公績，吳郡餘杭人也。父操，輕俠有膽氣，孫策初興，每從征伐，常冠軍履鋒。守永平長，平治山越，姦猾斂手，遷破賊校尉。及權統軍，從討江夏。入夏口，先登，破其前鋒，輕舟獨進，中流矢死。

統年十五，左右多稱述者，權亦以操死國事，拜統別部司馬，行破賊都尉，使攝父兵。後從擊山賊，權破保屯先還，餘麻屯萬人，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，克日當攻。先期，統與督陳勤會飲酒，勤剛勇任氣，因督祭酒，陵轢一坐，舉罰不以其道。統疾其侮慢，靣折不為用。勤怒詈統，及其父操，統流涕不荅，衆因罷出。勤乘酒凶悖，又於道路辱統。統不忍，引刀斫勤，數日乃死。及當攻屯，統曰：「非死無以謝罪。」乃率厲士卒，身當矢石，所次一靣，應時披壞，諸將乘勝，遂大破之。還，自拘於軍正。權壯其果毅，使得以功贖罪。

後權復征江夏，統為前鋒，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，常去大兵數十里。行入右江，斬黃祖將張碩，盡獲船人。還以白權，引軍兼道，水陸並集。時呂蒙敗其水軍，而統先搏其城，於是大獲。權以統為承烈都尉，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，遂攻曹仁，遷為校尉。雖在軍旅，親賢接士，輕財重義，有國士之風。

又從破皖，拜盪寇中郎將，領沛相。與呂蒙等西取三郡，反自益陽，從往合肥，為右部督。時權徹軍，前部已發，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。權使追還前兵，兵去已遠，勢不相及，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，扶扞權出。敵已毀橋，橋之屬者兩版，權策馬驅馳，統復還戰，左右盡死，身亦被創，所殺數十人，度權已免，乃還。橋敗路絕，統被甲潛行。權旣御船，見之驚喜。統痛親近無反者，悲不自勝。權引袂拭之，謂曰：「公績，亡者已矣，苟使卿在，何患無人？」吳書曰：統創甚，權遂留統於舟，盡易其衣服。其創賴得卓氏良藥，故得不死。拜偏將軍，倍給本兵。

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，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，權曰：「且令如統足矣。」後召暹夜至，時統已卧，聞之，攝衣出門，執其手以入。其愛善不害如此。

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，可以威恩誘也，權令東占且討之，命勑屬城，凡統所求，皆先給後聞。統素愛士，士亦慕焉。得精兵萬餘人，過本縣，步入寺門，見長吏懷三版，恭敬盡禮，親舊故人，恩意益隆。事畢當出，會病卒，時年四十九。權聞之，拊牀起坐，哀不能自止，數日減膳，言及流涕，使張承為作銘誄。

二子烈、封，年各數歲，權內養於宮，愛待與諸子同，賔客進見，呼示之曰：「此吾虎子也。」及八九歲，令葛光教之讀書，十日一令乘馬，追錄統功，封烈亭侯，還其故兵。後烈有罪免，封復襲爵領兵。孫盛曰：觀孫權之養士也，傾心竭思，以求其死力，泣周泰之夷，殉陳武之妾，請呂蒙之命，育凌統之孤，卑曲苦志，如此之勤也。是故雖令德無聞，仁澤內著，而能屈彊荊吳，僭擬年歲者，抑有由也。然霸王之道，期於大者遠者，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，恢信順之宇，制經略之綱，明貴賤之叙，易簡而其親可乆，體全而其功可大，豈踒璅近務，邀利於當年哉？語曰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」，其是之謂乎！

徐盛傳

徐盛字文嚮，琅邪莒人也。遭亂，客居吳，以勇氣聞。孫權統事，以為別部司馬，授兵五百人，守柴桑長，拒黃祖。祖子射，甞率數千人下攻盛。盛時吏士不滿二百，與相拒擊，傷射吏士千餘人。已乃開門出戰，大破之。射遂絕迹不復為寇。權以為校尉、蕪湖令。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，徙中郎將，督校兵。

曹公出濡須，從權禦之。魏甞大出橫江，盛與諸將俱赴討。時乘蒙衝，遇迅風，船落敵岸下，諸將恐懼，未有出者，盛獨將兵，上突斫敵，敵披退走，有所傷殺，風止便還，權大壯之。

及權為魏稱藩，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。權出都亭候貞，貞有驕色，張昭旣怒，而盛忿憤，顧謂同列曰：「盛等不能奮身出命，為國家并許洛，吞巴蜀，而令吾君與貞盟，不亦辱乎！」因涕泣橫流。貞聞之，謂其旅曰：「江東將相如此，非乆下人者也。」

後遷建武將軍，封都亭侯，領廬江太守，賜臨城縣為奉邑。劉備次西陵，盛攻取諸屯，所向有功。曹休出洞口，盛與呂範、全琮渡江拒守。遭大風，船人多喪，盛收餘兵，與休夾江。休使兵將就船攻盛，盛以少禦多，敵不能克，各引軍退。遷安東將軍，封蕪湖侯。

後魏文帝大出，有渡江之志，盛建計從建業築圍，作薄落，圍上設假樓，江中浮船。諸將以為無益，盛不聽，固立之。文帝到廣陵，望圍愕然，彌漫數百里，而江水盛長，便引軍退。諸將乃伏。干寶晉紀所云疑城，已注孫權傳。　魏氏春秋云：文帝歎曰：「魏雖有武騎千羣，無所用也。」

黃武中卒。子楷，襲爵領兵。

潘璋傳

潘璋字文珪，東郡發干人也。孫權為陽羨長，始往隨權。性博蕩嗜酒，居貧，好賒酤，債家至門，輒言後豪富相還。權奇愛之，因使召募，得百餘人，遂以為將。討山賊有功，署別部司馬。後為吳大巿刺姧，盜賊斷絕，由是知名，遷豫章西安長。劉表在荊州，民數被寇，自璋在事，寇不入境。比縣建昌起為賊亂，轉領建昌，加武猛校尉，討治惡民，旬月盡平，召合遺散，得八百人，將還建業。

合肥之役，張遼奄至，諸將不備，陳武鬬死，宋謙、徐盛皆披走，璋身次在後，便馳進，橫馬斬謙、盛兵走者二人，兵皆還戰。權甚壯之，拜偏將軍，遂領百校，屯半州。

權征關羽，璋與朱然斷羽走道，到臨沮，住夾石。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，并羽子平、都督趙累等。權即分宜都巫、秭歸二縣為固陵郡，拜璋為太守、振威將軍，封溧陽侯。甘寧卒，又并其軍。劉備出夷陵，璋與陸遜并力拒之，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，所殺傷甚衆，拜平北將軍、襄陽太守。

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，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，渡百里洲上，諸葛瑾、楊粲並會兵赴救，未知所出，而魏兵日渡不絕。璋曰：「魏勢始盛，江水又淺，未可與戰。」便將所領，到魏上流五十里，伐葦數百萬束，縛作大筏，欲順流放火，燒敗浮橋。作筏適畢，伺水長當下，尚便引退。璋下備陸口。權稱尊號，拜右將軍。

璋為人麤猛，禁令肅然，好立功業，所領兵馬不過數千，而其所在常如萬人。征伐止頓，便立軍巿，他軍所無，皆仰取足。然性奢泰，末年彌甚，服物僭擬。吏兵富者，或殺取其財物，數不奉法。監司舉奏，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。嘉禾三年卒。子平，以無行徙會稽。璋妻居建業，賜田宅，復客五十家。

丁奉傳

丁奉字承淵，廬江安豐人也。少以驍勇為小將，屬甘寧、陸遜、潘璋等。數隨征伐，戰鬬常冠軍。每斬將搴旗，身被創夷。稍遷偏將軍。孫亮即位，為冠軍將軍，封都亭侯。

魏遣諸葛誕、胡遵等攻東興，諸葛恪率軍拒之。諸將皆曰：「敵聞太傅自來，上岸必遁走。」奉獨曰：「不然。彼動其境內，悉許、洛兵大舉而來，必有成規，豈虛還哉？無恃敵之不至，恃吾有以勝之。」及恪上岸，奉與將軍唐咨、呂據、留贊等，俱從山西上。奉曰：「今諸軍行遲，若敵據便地，則難與爭鋒矣。」乃辟諸軍使下道，帥麾下三千人徑進。時北風，奉舉帆二日至，遂據徐塘。天寒雪，敵諸將置酒高會，奉見其前部兵少，相謂曰：「取封侯爵賞，正在今日！」乃使兵解鎧著冑，持短兵。敵人從而笑焉，不為設備。奉縱兵斫之，大破敵前屯。會據等至，魏軍遂潰。遷滅寇將軍，進封都鄉侯。

魏將文欽來降，以奉為虎威將軍，從孫峻至壽春迎之，與敵追軍戰於高亭。奉跨馬持矛，突入其陣中，斬首數百，獲其軍器。進封安豐侯。

太平二年，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，魏人圍之。遣朱異、唐咨等往救，復使奉與黎斐解圍。奉為先登，屯於黎漿，力戰有功，拜左將軍。

孫休即位，與張布謀，欲誅孫綝，布曰：「丁奉雖不能吏書，而計略過人，能斷大事。」休召奉告曰：「綝秉國威，將行不軌，欲與將軍誅之。」奉曰：「丞相兄弟友黨甚盛，恐人心不同，不可卒制，可因臘會，有陛下兵以誅之也。」休納其計，因會請綝，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。遷大將軍，加左右都護。永安二年，假節領徐州牧。六年，魏伐蜀，奉率諸軍向壽春，為救蜀之勢。蜀亡，軍還。

休薨，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，共迎立孫皓，遷右大司馬左軍師。寶鼎三年，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。奉與晉大將石苞書，搆而間之，苞以徵還。建衡元年，奉復帥衆治徐塘，因攻晉穀陽。穀陽民知之，引去，奉無所獲。皓怒，斬奉導軍。三年，卒。奉貴而有功，漸以驕矜，或有毀之者，皓追以前出軍事，徙奉家於臨川。奉弟封，官至後將軍，先奉死。

評曰：凡此諸將，皆江表之虎臣，孫氏之所厚待也。以潘璋之不脩，權能忘過記功，其保據東南，宜哉！陳表將家支庶，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，拔萃出類，不亦美乎！

##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

朱治傳

朱治字君理，丹楊故鄣人也。初為縣吏，後察孝廉，州辟從事，隨孫堅征伐。中平五年，拜司馬，從討長沙、零、桂等三郡賊周朝、蘇馬等，有功，堅表治行都尉。從破董卓於陽人，入洛陽。表治行督軍校尉，特將步騎，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。

會堅薨，治扶翼策，依就袁術。後知術政德不立，乃勸策還平江東。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，辟治為掾，遷吳郡都尉。是時吳景已在丹楊，而策為術攻廬江，於是劉繇恐為袁、孫所并，遂搆嫌隙。而策家門盡在州下，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，所以供奉輔護，甚有恩紀。治從錢唐欲進到吳，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，治與戰，大破之。貢南就山賊嚴白虎，治遂入郡，領太守事。策旣走劉繇，東定會稽。

權年十五，治舉為孝廉。後策薨，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。建安七年，權表治為九真太守，行扶義將軍，割婁、由拳、無錫、毗陵為奉邑，置長吏。征討夷越，佐定東南，禽截黃巾餘類陳敗、萬秉等。黃武元年，封毗陵侯，領郡如故。二年，拜安國將軍，金印紫綬，徙封故鄣。

權歷位上將，及為吳王，治每進見，權常親迎，執版交拜，饗宴贈賜，恩敬特隆，至從行吏，皆得奉贄私覿，其見異如此。

初，權弟翊，性峭急，喜怒快意，治數責數，諭以道義。權從兄豫章太守賁，女為曹公子婦，及曹公破荊州，威震南土，賁畏懼，欲遣子入質。治聞之，求往見賁，為陳安危，江表傳載治說賁曰：「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，聲冠中夏，義士壯之。討逆繼世，廓定六郡，特以君侯骨肉至親，器為時生，故表漢朝，剖符大郡，兼建將校，仍關綜兩府，榮冠宗室，為遠近所瞻。加討虜聦明神武，繼承洪業，攬結英雄，周濟世務，軍衆日盛，事業日隆，雖昔蕭王之在河北，無以加也，必克成王基，應運東南。故劉玄德遠布腹心，求見拯救，此天下所共知也。前在東聞道路之言，云將軍有異趣，良用憮然。今曹公阻兵，傾覆漢室，幼帝流離，百姓元元未知所歸。而中國蕭條，或百里無煙，城邑空虛，道殣相望，士歎於外，婦怨乎室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以此料之，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？將軍當斯時也，而欲背骨肉之親，違萬安之計，割同氣之膚，啖虎狼之口，為一女子，改慮易圖，失機毫釐，差以千里，豈不惜哉！」賁由此遂止。

權常歎治憂勤王事。性儉約，雖在富貴，車服惟供事。權優異之，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，治領四縣租稅而已。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，郡吏常以千數，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，所遣數百人，每歲時獻御，權荅報過厚。是時丹楊深地，頻有姧叛，亦以年向老，思戀土風，自表屯故鄣，鎮撫山越。諸父老故人，莫不詣門，治皆引進，與共飲宴，鄉黨以為榮。在故鄣歲餘，還吳。黃武三年卒，在郡三十一年，年六十九。

子才，素為校尉領兵，旣嗣父爵，遷偏將軍。吳書曰：才字君業，為人精敏，善騎射，權愛異之，常侍從游戲。少以父任為武衞校尉，領兵隨從征伐，屢有功捷。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，未留意於鄉黨，才乃歎曰：「我初為將，謂跨馬蹈敵，當身履鋒，足以揚名，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！」於是更折節為恭，留意於賔客，輕財尚義，施不望報，又學兵法，名聲始聞於遠近。會疾卒。才弟紀，權以策女妻之，亦以校尉領兵。紀弟緯、萬歲，皆早夭。才子琬，襲爵為將，至鎮西將軍。

朱然傳子績附

朱然字義封，治姊子也，本姓施氏。初治未有子，然年十三，乃啟策乞以為嗣。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然，然到吳，策優以禮賀。

然嘗與權同學書，結恩愛。至權統事，以然為餘姚長，時年十九。後遷山陰令，加折衝校尉，督五縣。權奇其能，分丹楊為臨川郡，然為太守，臣松之案：此郡尋罷，非今臨川郡。授兵二千人。會山賊盛起，然平討，旬月而定。曹公出濡須，然備大塢及三關屯，拜偏將軍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從討關羽，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，遷昭武將軍，封西安鄉侯。

虎威將軍呂蒙病篤，權問曰：「卿如不起，誰可代者？」蒙對曰：「朱然膽守有餘，愚以為可任。」蒙卒，權假然節，鎮江陵。黃武元年，劉備舉兵攻宜都，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。然別攻破備前鋒，斷其後道，備遂破走。拜征北將軍，封永安侯。

魏遣曹真、夏侯尚、張郃等攻江陵，魏文帝自住宛，為其勢援，連屯圍城。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，立圍塢，為然外救。郃渡兵攻盛，盛不能拒，即時却退，郃據州上圍守，然中外斷絕。權遣潘璋、楊粲等解，而圍不解。時然城中兵多腫病，堪戰者裁五千人。真等起土山，鑿地道，立樓櫓，臨城弓矢雨注，將士皆失色，然晏如而無恐意，方厲吏士，伺間隙攻破兩屯。魏攻圍然凡六月日，未退。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，見外兵盛，城中人少，穀食欲盡，因與敵交通，謀為內應。垂發，事覺，然治戮泰。尚等不能克，乃徹攻退還。由是然名震於敵國，改封當陽侯。

六年，權自率衆攻石陽，及至旋師，潘璋斷後。夜出錯亂，敵追擊璋，璋不能禁。然即還住拒敵，使前船得引極遠，徐乃後發。黃龍元年，拜車騎將軍、右護軍，領兖州牧。頃之，以兖州在蜀分，解牧職。

嘉禾三年，權與蜀克期大舉，權自向新城，然與全琮各受斧鉞，為左右督。會吏士疾病，故未攻而退。

赤烏五年，征柤中，襄陽記曰：柤音如租稅之租。柤中在上黃界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。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，部曲萬餘家屯此，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、沔二谷中，土地平敞，宜桑麻，有水陸良田，沔南之膏腴沃壤，謂之柤中。魏將蒲忠、胡質各將數千人，忠要遮險隘，圖斷然後，質為忠繼援。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，聞問不暇收合，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。忠戰不利，質等皆退。孫氏異同評曰：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、正始二年再出為寇，所破胡質、蒲忠在景初元年。魏志承魏書，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，而直云然退耳。吳志說赤烏五年，於魏為正始三年，魏將蒲忠與朱然戰，忠不利，質等皆退。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，是歲並無事，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。九年，復征柤中，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，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，然夜出逆之，軍以勝反。先是，歸義馬茂懷姦，覺誅，權深忿之。然臨行上疏曰：「馬茂小子，敢負恩養。臣今奉天威，事蒙克捷，欲令所獲，震耀遠近，方舟塞江，使足可觀，以解上下之忿。惟陛下識臣先言，責臣後效。」權時抑表不出。然旣獻捷，羣臣上賀，權乃舉酒作樂，而出然表曰：「此家前初有表，孤以為難必，今果如其言，可謂明於見事也。」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、右軍師。

然長不盈七尺，氣候分明，內行脩絜，其所文采，惟施軍器，餘皆質素。終日欽欽，常在戰場，臨急膽定，尤過絕人，雖世無事，每朝夕嚴鼓，兵在營者，咸行裝就隊，以此玩敵，使不知所備，故出輒有功。諸葛瑾子融、步隲子恊，雖各襲任，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。又陸遜亦卒，功臣名將存者惟然，莫與比隆。寢疾二年，後漸增篤，權晝為減膳，夜為不寐，中使醫藥口食之物，相望於道。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，權輒召見，口自問訊，入賜酒食，出送布帛。自創業功臣疾病，權意之所鍾，呂蒙、凌統最重，然其次矣。年六十八，赤烏十二年卒，權素服舉哀，為之感慟。子績嗣。

績字公緒，以父任為郎，後拜建忠都尉。叔父才卒，績領其兵，隨太常潘濬討五溪，以膽力稱。遷偏將軍營下督，領盜賊事，持法不傾。魯王霸注意交績，嘗至其廨，就之坐，欲與結好，績下地住立，辭而不當。然卒，績襲業，拜平魏將軍，樂鄉督。明年，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，不克而退。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：「昶遠來疲困，馬無所食，力屈而走，此天助也。今追之力少，可引兵相繼，吾欲破之於前，足下乘之於後，豈一人之功哉，宜同斷金之義。」融荅許績。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，紀南去城三十里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，績後失利。權深嘉績，盛責怒融，融兄大將軍恪貴重，故融得不廢。初績與恪、融不平，及此事變，為隙益甚。建興元年，遷鎮東將軍。二年春，恪向新城，要績并力，而留置半州，使融兼其任。冬，恪、融被害，績復還樂鄉，假節。太平二年，拜驃騎將軍。孫綝秉政，大臣疑貳，績恐吳必擾亂，而中國乘釁，乃密書結蜀，使為并兼之慮。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，增白帝守，以須績之後命。永安初，遷上大將軍、都護督，自巴丘上迄西陵。元興元年，就拜左大司馬。初，然為治行喪竟，乞復本姓，權不許，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，建衡二年卒。

呂範傳

呂範字子衡，汝南細陽人也。少為縣吏，有容觀姿貌。邑人劉氏，家富女美，範求之。女母嫌，欲勿與，劉氏曰：「觀呂子衡寧當乆貧者邪？」遂與之婚。後避亂壽春，孫策見而異之，範遂自委昵，將私客百人歸策。時太妃在江都，策遣範迎之。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覘候，諷縣掠考範，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。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，跋涉辛苦，危難不避，策亦親戚待之，每與升堂，飲宴於太妃前。

後從策攻破廬江，還俱東渡，到橫江、當利，破張英、于麋，下小丹楊、湖熟，領湖熟相。策定秣陵、曲阿，收笮融、劉繇餘衆，增範兵二千，騎五十匹。後領宛陵令，討破丹楊賊，還吳，遷都督。〕江表傳曰：策從容獨與範棊，範曰：「今將軍事業日大，士衆日盛，範在遠，聞綱紀猶有不整者，範願蹔領都督，佐將軍部分之。」策曰：「子衡，卿旣士大夫，加手下已有大衆，立功於外，豈宜復屈小職，知軍中細碎事乎！」範曰：「不然。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，非為妻子也，欲濟世務。猶同舟涉海，一事不牢，即俱受其敗。此亦範計，非但將軍也。」策笑，無以荅。範出，便釋褠，著袴褶，執鞭，詣閤下啟事，自稱領都督，策乃授傳，委以衆事。由是軍中肅睦，威禁大行。

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，住海西，與彊族嚴白虎交通。策自將討虎，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，梟其大將陳牧。九州春秋曰：初平三年，揚州刺史陳禕死，袁術使瑀領揚州牧。後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，南人叛瑀，瑀拒之。術走陰陵，好辭以下瑀，瑀不知權，而又怯，不即攻術。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。瑀懼，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。術執之而進，瑀走歸下邳。又從攻祖郎於陵陽，太史慈於勇里。七縣平定，拜征虜中郎將，征江夏，還平鄱陽。

策薨，奔喪于吳。後權復征江夏，範與張昭留守。

曹公至赤壁，與周瑜等俱拒破之，拜裨將軍，領彭澤太守，以彭澤、柴桑、歷陽為奉邑。劉備詣京見權，範密請留備。後遷平南將軍，屯柴桑。

權討關羽，過範館，謂曰：「昔早從卿言，無此勞也。今當上取之，卿為我守建業。」權破羽還，都武昌，拜範建威將軍，封宛陵侯，領丹楊太守，治建業，督扶州以下至海，轉以溧陽、懷安、寧國為奉邑。

曹休、張遼、臧霸等來伐，範督徐盛、全琮、孫韶等，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。遷前將軍，假節，改封南昌侯。時遭大風，船人覆溺，死者數千，還軍，拜揚州牧。

性好威儀，州民如陸遜、全琮及貴公子，皆脩敬虔肅，不敢輕脫。其居處服飾，於時奢靡，然勤事奉法，故權恱其忠，不怪其侈。江表傳曰：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，服飾僭擬王者，權曰：「昔管仲踰禮，桓公優而容之，無損於霸。今子衡、公苗，身無夷吾之失，但其器械精好，舟車嚴整耳，此適足作軍容，何損於治哉？」告者乃不敢復言。

初策使範典主財計，權時年少，私從有求，範必關白，不敢專許，當時以此見望。權守陽羨長，有所私用，策或料覆，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，使無譴問。權臨時恱之，及後統事，以範忠誠，厚見信任，以谷能欺更簿書，不用也。

黃武七年，範遷大司馬，印綬未下，疾卒。權素服舉哀，遣使者追贈印綬。及還都建業，權過範墓呼曰：「子衡！」言及流涕，祀以太牢。江表傳曰：初，權移都建業，大會將相文武，時謂嚴畯曰：「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，呂子衡方吳漢，閒卿諸人未平此論，今定云何？」畯退席曰：「臣未解指趣，謂肅、範受饒，襃歎過實。」權曰：「昔鄧仲華初見光武，光武時受更始使，撫河北，行大司馬事耳，未有帝王志也。禹勸之以復漢業，是禹開初議之端矣。子敬英爽有殊略，孤始與一語，便及大計，與禹相似，故比之。呂子衡忠篤亮直，性雖好奢，然以憂公為先，不足為損，避袁術自歸於兄，兄作大將，別領部曲，故憂兄事，乞為都督，辦護脩整，加之恪勤，與吳漢相類，故方之。皆有旨趣，非孤私之也。」畯乃服。

範長子先卒，次子據嗣。據字世議，以父任為郎，後範寢疾，拜副軍校尉，佐領軍事。範卒，遷安軍中郎將。數討山賊，諸深惡劇地，所擊皆破。隨太常潘濬討五谿，復有功。朱然攻樊，據與朱異破城外圍，還拜偏將軍，入補馬閑右部督，遷越騎校尉。太元元年，大風，江水溢流，漸淹城門，權使視水，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。權嘉之，拜盪魏將軍。權寢疾，以據為太子右部督。太子即位，拜右將軍。魏出東興，據赴討有功。明年，孫峻殺諸葛恪，遷據為驃騎將軍，平西宮事。五鳳二年，假節，與峻等襲壽春，還遇魏將曹珍，破之於高亭。太平元年，帥師侵魏，未及淮，聞孫峻死，以從弟綝自代，據大怒，引軍還，欲廢綝。綝聞之，使中書奉詔，詔文欽、劉纂、唐咨等使取據，又遣從兄憲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。左右勸據降魏，據曰：「恥為叛臣。」遂自殺。夷三族。

朱桓傳子異附

朱桓字休穆，吳郡吳人也。孫權為將軍，桓給事幕府，除餘姚長。往遇疫癘，穀食荒貴，桓分部良吏，隱親醫藥，飱粥相繼，士民感戴之。遷盪寇校尉，授兵二千人，使部伍吳、會二郡，鳩合遺散，期年之間，得萬餘人。後丹楊、鄱陽山賊蜂起，攻沒城郭，殺略長吏，處處屯聚。桓督領諸將，周旋赴討，應皆平定。稍遷裨將軍，封新城亭侯。

後代周泰為濡須督。黃武元年，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，仁欲以兵襲取州上，偽先揚聲，欲東攻羨溪。桓分兵將赴羨溪，旣發，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。桓遣使追還羨溪兵，兵未到而仁奄至。時桓手下及所部兵，在者五千人，諸將業業，各有懼心，桓喻之曰：「凡兩軍交對，勝負在將，不在衆寡。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，孰與桓邪？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，謂俱在平原，無城池之守，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。今人旣非智勇，加其士卒甚怯，又千里步涉，人馬罷困，桓與諸軍，共據高城，南臨大江，北背山陵，以逸待勞，為主制客，此百戰百勝之勢也。雖曹丕自來，尚不足憂，況仁等邪！」桓因偃旗鼓，外示虛弱，以誘致仁。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，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、王雙等，乘油船別襲中洲。中洲者，部曲妻子所在也。仁自將萬人留橐臯，復為泰等後拒。桓部兵將攻取油船，或別擊雕等，桓等身自拒泰，燒營而退，遂梟雕，生虜雙，送武昌，臨陣斬溺，死者千餘。權嘉桓功，封嘉興侯，遷奮武將軍，領彭城相。

黃武七年，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，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。時陸遜為元帥，全琮與桓為左右督，各督三萬人擊休。休知見欺，當引軍還，自負衆盛，邀於一戰。桓進計曰：「休本以親戚見任，非智勇名將也。今戰必敗，敗必走，走當由夾石、挂車，此兩道皆險阨，若以萬兵柴路，則彼衆可盡，而休可生虜，臣請將所部以斷之。若蒙天威，得以休自效，便可乘勝長驅，進取壽春，割有淮南，以規許、洛，此萬世一時，不可失也。」權先與陸遜議，遜以為不可，故計不施行。

黃龍元年，拜桓前將軍，領青州牧，假節。嘉禾六年，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，欲開門為應。桓與衞將軍全琮俱以師迎。旣至，事露，軍當引還。城外有溪水，去城一里所，廣三十餘丈，深者八九尺，淺者半之，諸軍勒兵渡去，桓自斷後。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，欲須諸軍半渡，因迫擊之。及見桓節蓋在後，卒不敢出，其見憚如此。

是時全琮為督，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，參與軍事。琮以軍出無獲，議欲部分諸將，有所掩襲。桓素氣高，恥見部伍，乃往見琮，問行意，感激發怒，與琮校計。琮欲自解，因曰：「上自令胡綜為督，綜意以為宜爾。」桓愈恚恨，還乃使人呼綜。綜至軍門，桓出迎之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我縱手，汝等各自去。」有一人旁出，語綜使還。桓出，不見綜，知左右所為，因斫殺之。桓佐軍進諫，刺殺佐軍，遂託狂發，詣建業治病。權惜其功能，故不罪。孫盛曰：書云臣無作威作福，作威作福，則凶于而家，害于而國。桓之賊忍，殆虎狼也，人君且猶不可，況將相乎？語曰，得一夫而失一國，縱罪虧刑，失孰大焉！使子異攝領部曲，令醫視護，數月復遣還中洲。權自出祖送，謂曰：「今寇虜尚存，王塗未一，孤當與君共定天下，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靣，以圖進取，想君疾未復發也。」桓曰：「天授陛下聖姿，當君臨四海，猥重任臣，以除姧逆，臣疾當自愈。」吳錄曰：桓奉觴曰：「臣當遠去，願一捋陛下鬚，無所復恨。」權馮几前席，桓進前捋鬚曰：「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。」權大笑。

桓性護前，恥為人下，每臨敵交戰，節度不得自由，輒嗔恚憤激。然輕財貴義，兼以彊識，與人一靣，數十年不忘，部曲萬口，妻子盡識之。愛養吏士，贍護六親，俸祿產業，皆與共分。及桓疾困，舉營憂戚。年六十二，赤烏元年卒。吏士男女無不號慕。又家無餘財，權賜鹽五十斛以周喪事。子異嗣。

異字季文，以父任除郎，文士傳曰：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，往見驃騎將軍朱據。據聞三人才名，欲試之，告曰：「老鄙相聞，饑渴甚矣。夫騕䮍以迅驟為功，鷹隼以輕疾為妙，其為吾各賦一物，然後乃坐。」儼乃賦犬曰：「守則有威，出則有獲，韓盧、宋鵲，書名竹帛。」純賦席曰：「席以冬設，簟為夏施，揖讓而坐，君子攸宜。」異賦弩曰：「南嶽之幹，鍾山之銅，應機命中，獲隼高墉。」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，皆成而後坐，據大歡恱。後拜騎都尉，代桓領兵。赤烏四年，隨朱然攻魏樊城，建計破其外圍，還拜偏將軍。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，多設屯砦，置諸道要，以招誘亡叛，為邊寇害。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，掩破欽七屯，斬首數百，遷揚武將軍。權與論攻戰，辭對稱意。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：「本知季文懀定，見之復過所聞。」十三年，文欽詐降，密書與異，欲令自迎。異表呈欽書，因陳其偽，不可便迎。權詔曰：「方今北土未一，欽云欲歸命，宜且迎之。若嫌其有譎者，但當設計網以羅之，盛重兵以防之耳。」乃遣呂據督二萬人，與異并力，至北界，欽果不降。建興元年，遷鎮南將軍。是歲魏遣胡遵、諸葛誕等出東興，異督水軍攻浮梁，壞之，魏軍大破。吳書曰：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，城旣不拔，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，襲石頭城，不過數日可拔。恪以書曉異，異投書於地曰：「不用我計，而用傒子言！」恪大怒，立奪其兵，遂廢還建業。太平二年，假節，為大都督，救壽春圍，不解。還軍，為孫綝所枉害。吳書曰：綝要異相見，將往，恐陸抗止之，異曰：「子通，家人耳，當何所疑乎！」遂往。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。異曰：「我吳國忠臣，有何罪乎？」乃拉殺之。

評曰：朱治、呂範以舊臣任用，朱然、朱桓以勇烈著聞，呂據、朱異、施績咸有將領之才，克紹堂構。若範、桓之越隘，得以吉終，至於據、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，所遇之時殊也。

##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

虞翻傳

虞翻字仲翔，會稽餘姚人也，吳書曰：翻少好學，有高氣。年十二，客有候其兄者，不過翻，翻追與書曰：「僕聞虎魄不取腐芥，磁石不受曲鍼，過而不存，不亦宜乎！」客得書奇之，由是見稱。太守王朗命為功曹。孫策征會稽，翻時遭父喪，衰絰詣府門，朗欲就之，翻乃脫衰入見，勸朗避策。朗不能用，拒戰敗績，亡走浮海。翻追隨營護，到東部候官，候官長閉城不受，翻往說之，然後見納。吳書曰：翻始欲送朗到廣陵，朗惑王方平記，言「疾來邀我，南岳相求」，故遂南行。旣至候官，又欲投交州，翻諫朗曰：「此妄書耳，交州無南岳，安所投乎？」乃止。朗謂翻曰：「卿有老母，可以還矣。」翻別傳曰：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，圖起義兵。翻未至豫章，聞孫策向會稽，翻乃還。會遭父喪，以臣使有節，不敢過家，星行追朗至候官。朗遣翻還，然後奔喪。而傳云孫策之來，翻衰絰詣府門，勸朗避策，則為大異。翻旣歸，策復命為功曹，待以交友之禮，身詣翻第。江表傳曰：策書謂翻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當與卿共之，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。」

策好馳騁游獵，翻諫曰：「明府用烏集之衆，驅散附之士，皆得其死力，雖漢高帝不及也。至於輕出微行，從官不暇嚴，吏卒常苦之。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，故白龍魚服，困於豫且，白蛇自放，劉季害之，願少留意。」策曰：「君言是也。然時有所思，端坐悒悒，有裨諶草創之計，是以行耳。」吳書曰：策討山越，斬其渠帥，悉令左右分行逐賊，獨騎與翻相得山中。翻問左右安在，策曰：「悉行逐賊。」翻曰：「危事也！」令策下馬：「此草深，卒有驚急，馬不及縈策，但牽之，執弓矢以步。翻善用矛，請在前行。」得平地，勸策乘馬。策曰：「卿無馬柰何？」荅曰：「翻能步行，日可三百里，自征討以來，吏卒無及翻者，明府試躍馬，翻能疏步隨之。」行及大道，得一鼓吏，策取角自鳴之，部曲識聲，小大皆出，遂從周旋，平定三郡。　江表傳曰：策討黃祖，旋軍欲過取豫章，特請翻語曰：「華子魚自有名字，然非吾敵也。加聞其戰具甚少，若不開門讓城，金鼓一震，不得無所傷害，卿便在前具宣孤意。」翻即奉命辭行，徑到郡，請被褠葛巾與敵相見，謂歆曰：「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，孰與鄙郡故王府君？」歆曰：「不及也。」翻曰：「豫章資糧多少？器仗精否？士民勇果孰與鄙郡？」又曰：「不如也。」翻曰：「討逆將軍智略超世，用兵如神，前走劉揚州，君所親見，南定鄙郡，亦君所聞也。今欲守孤城，自料資糧，已知不足，不早為計，悔無及也。今大軍已次椒丘，僕便還去，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，與君辭矣。」翻旣去，歆明旦出城，遣吏迎策。策旣定豫章，引軍還吳，饗賜將士，計功行賞，謂翻曰：「孤昔再至壽春，見馬日磾，及與中州士大夫會，語我東方人多才耳，但恨學問不博，語議之間，有所不及耳。孤意猶謂未耳。卿博學洽聞，故前欲令卿一詣許，交見朝士，以折中國妄語兒。卿不願行，便使子綱；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。」翻曰：「翻是明府家寶，而以示人，人儻留之，則去明府良佐，故前不行耳。」策笑曰：「然。」因曰：「孤有征討事，未得還府，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，守會稽耳。」後三日，便遣翻還郡。　臣松之以為王、華二公於擾攘之時，抗猛銳之鋒，俱非所能。歆之名德，實高於朗，而江表傳述翻說華，云「海內名聲，孰與於王」，此言非也。然王公拒戰，華逆請服，實由孫策初起，名微衆寡，故王能舉兵，豈武勝哉？策後威力轉盛，勢不可敵，華量力而止，非必用仲翔之說也。若使易地而居，亦華戰王服耳。　案吳歷載翻謂歆曰：「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，海內所宗，雖在東垂，常懷瞻仰。」歆荅曰：「孤不如王會稽。」翻復問：「不審豫章精兵，何如會稽？」對曰：「大不如也。」翻曰：「明府言不如王會稽，謙光之譚耳；精兵不如會稽，實如尊教。」因述孫策才略殊異，用兵之奇，歆乃荅云當去。翻出，歆遣吏迎策。二說有不同，此說為勝也。

翻出為富春長。策薨，諸長吏並欲出赴喪，翻曰：「恐鄰縣山民或有姧變，遠委城郭，必致不虞。」因留制服行喪。諸縣皆効之，咸以安寧。吳書曰：策薨，權統事。定武中郎將暠，策之從兄也，屯烏程，整帥吏士，欲取會稽。會稽聞之，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，因令人告諭暠。　會稽典錄載翻說暠曰：「討逆明府，不竟天年。今攝事統衆，宜在孝廉，翻已與一郡吏士，嬰城固守，必欲出一旦之命，為孝廉除害，惟執事圖之。」於是暠退。　臣松之案：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，翻猶為功曹，與本傳不同。後翻州舉茂才，漢召為侍御史，曹公為司空辟，皆不就。吳書曰：翻聞曹公辟，曰：「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邪？」遂拒不受。

翻與少府孔融書，并示以所著易注。融荅書曰：「聞延陵之理樂，覩吾子之治易，乃知東南之美者，非徒會稽之竹箭也。又觀象雲物，察應寒溫，原其禍福，與神合契，可謂探賾窮通者也。」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：「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，美寶為質，彫摩益光，不足以損。」

孫權以為騎都尉。翻數犯顏諫爭，權不能恱，又性不協俗，多見謗毀，坐徙丹楊涇縣。呂蒙圖取關羽，稱疾還建業，以翻兼知醫術，請以自隨，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。後蒙舉軍西上，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。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，翻謂蒙曰：「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，城中之人豈可盡信，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？」蒙即從之。時城中有伏計，賴翻謀不行。關羽旣敗，權使翻筮之，得兌下坎上，節，五爻變之臨，翻曰：「不出二日，必當斷頭。」果如翻言。權曰：「卿不及伏羲，可與東方朔為比矣。」

魏將于禁為羽所獲，繫在城中，權至釋之，請與相見。他日，權乘馬出，引禁併行，翻呵禁曰：「爾降虜，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！」欲抗鞭擊禁，權呵止之。後權于樓船會羣臣飲，禁聞樂流涕，翻又曰：「汝欲以偽求免邪？」權悵然不平。吳書曰：後權與魏和，欲遣禁還歸北，翻復諫曰：「禁敗數萬衆，身為降虜，又不能死。北習軍政，得禁必不如所規。還之雖無所損，猶為放盜，不如斬以令三軍，示為人臣有二心者。」權不聽。羣臣送禁，翻謂禁曰：「卿勿謂吳無人，吾謀適不用耳。」禁雖為翻所惡，然猶盛歎翻，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。

權旣為吳王，歡宴之末，自起行酒，翻伏地陽醉，不持。權去，翻起坐。權於是大怒，手劒欲擊之，侍坐者莫不惶遽，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：「大王以三爵之後，手殺善士，雖翻有罪，天下孰知之？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，故海內望風，今一朝棄之，可乎？」權曰：「曹孟德尚殺孔文舉，孤於虞翻何有哉？」基曰：「孟德輕害士人，天下非之。大王躬行德義，欲與堯、舜比隆，何得自喻於彼乎？」翻由是得免。權因勑左右，自今酒後言殺，皆不得殺。

翻甞乘船行，與麋芳相逢，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，先驅曰：「避將軍船！」翻厲聲曰：「失忠與信，何以事君？傾人二城，而稱將軍，可乎？」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。後翻乘車行，又經芳營門，吏閉門，車不得過。翻復怒曰：「當閉反開，當開反閉，豈得事宜邪？」芳聞之，有慙色。

翻性疏直，數有酒失。權與張昭論及神仙，翻指昭曰：「彼皆死人，而語神仙，世豈有仙人也！」權積怒非一，遂徙翻交州。雖處罪放，而講學不倦，門徒常數百人。翻別傳曰：權即尊號，翻因上書曰：「陛下膺明聖之德，體舜、禹之孝，歷運當期，順天濟物。奉承策命，臣獨抃舞。罪棄兩絕，拜賀無階，仰瞻宸極，且喜且悲。臣伏自刻省，命輕雀鼠，性輶毫釐，罪惡莫大，不容於誅，昊天罔極，全宥九載，退當念戮，頻受生活，復偷視息。臣年耳順，思咎憂憤，形容枯悴，髮白齒落，雖未能死，自悼終沒，不見宮闕百官之富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，仰觀巍巍衆民之謠，傍聽鍾鼓侃然之樂，永隕海隅，棄骸絕域，不勝悲慕，逸豫大慶，恱以忘罪。」又為老子、論語、國語訓注，皆傳於世。翻別傳曰：翻初立易注，奏上曰：「臣聞六經之始，莫大陰陽，是以伏羲仰天縣象，而建八卦，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，以通神明，以類萬物。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，少治孟氏易，曾祖父故平輿令成，纘述其業，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。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，受本於鳳，最有舊書，世傳其業，至臣五世。前人通講，多玩章句，雖有祕說，於經疏闊。臣生遇世亂，長於軍旅，習經於枹鼓之間，講論於戎馬之上，蒙先師之說，依經立注。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，放髮被鹿裘，布易六爻，撓其三以飲臣，臣乞盡吞之。道士言易道在天，三爻足矣。豈臣受命，應當知經！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，義有不當實，輒悉改定，以就其正。孔子曰：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。』聖人南面，蓋取諸离，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。謹正書副上，惟不罪戾。」翻又奏曰：「經之大者，莫過於易。自漢初以來，海內英才，其讀易者，解之率少。至孝靈之際，潁川荀諝號為知易，臣得其注，有愈俗儒，至所說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，顛倒反逆，了不可知。孔子歎易曰：『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為乎！』以美大衍四象之作，而上為章首，尤可怪笑。又南郡太守馬融，名有俊才，其所解釋，復不及諝。孔子曰『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』，豈不其然！若乃北海鄭玄，南陽宋忠，雖各立注，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，難以示世。」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：「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，孔子曰『有君臣然後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』，是故尊君卑臣，禮之大司也。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，以顧命康王執瑁，古『月』似『同』，從誤作『同』，旣不覺定，復訓為杯，謂之酒杯；成王疾困憑几，洮頮為濯，以為澣衣成事，『洮』字虛更作『濯』，以從其非；又古大篆『卯』字讀當為『柳』，古『柳』『卯』同字，而以為昧；『分北三苗』，『北』古『別』字，又訓北，言北猶別也。若此之類，誠可怪也。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，謂之酒杯；天子頮面，謂之澣衣；古篆『卯』字，反以為昧。甚違不知蓋闕之義。於此數事，誤莫大焉，宜命學官定此三事。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，今經益『金』就作『銅』字，詁訓言天子副璽，雖皆不得，猶愈於玄。然此不定，臣沒之後，而奮乎百世，雖世有知者，懷謙莫或奏正。又玄所注五經，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，不可不正。行乎學校，傳乎將來，臣竊恥之。」翻放棄南方，云「自恨疏節，骨體不媚，犯上獲罪，當長沒海隅，生無可與語，死以青蠅為弔客，使天下一人知己者，足以不恨。」以典籍自慰，依易設象，以占吉凶。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，更為立法，并著明楊、釋宋以理其滯。　臣松之案：翻云「古大篆『卯』字讀當言『柳』，古『柳』『卯』同字」，竊謂翻言為然。故「劉」「留」「聊」「柳」同用此字，以從聲故也，與日辰「卯」字字同音異。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，故以為日辰之「卯」，今未能詳正。然世多亂之，故翻所說云。荀諝，荀爽之別名。

初，山陰丁覽，太末徐陵，或在縣吏之中，或衆所未識，翻一見之，便與友善，終成顯名。會稽典錄曰：覽字孝連，八歲而孤，家又單微，清身立行，用意不苟，推財從弟，以義讓稱。仕郡至功曹，守始平長。為人精微絜淨，門無雜賔。孫權深貴待之，未及擢用，會病卒，甚見痛惜，殊其門戶。覽子固，字子賤，本名密，避滕密，改作固。固在襁褓中，闞澤見而異之，曰：「此兒後必致公輔。」固少喪父，獨與母居，家貧守約，色養致敬，族弟孤弱，與同寒溫。翻與固同僚書曰：「丁子賤塞淵好德，堂構克舉，野無遺薪，斯之為懿，其美優矣。令德之後，惟此君嘉耳。」歷顯位，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，孫皓即位，遷司徒。皓悖虐，固與陸凱、孟宗同心憂國，年七十六卒。子彌，字欽遠，仕晉，至梁州刺史。孫潭，光祿大夫。徐陵字元大，歷三縣長，所在著稱，遷零陵太守。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，故翻書曰：「元大受上卿之遇，叔向在晉，未若於今。」其見重如此。陵卒，僮客土田或見侵奪，駱統為陵家訟之，求與丁覽、卜清等為比，權許焉。陵子平，字伯先，童齔知名，翻甚愛之，屢稱歎焉。諸葛恪為丹楊太守，討山越，以平威重思慮，可與效力，請平為丞，稍遷武昌左部督，傾心接物，士卒皆為盡力。初，平為恪從事，意甚薄，及恪輔政，待平益疏。恪被害，子建亡走，為平部曲所得，平使遣去，別為佗軍所獲。平兩婦歸宗，敬奉情過乎厚。其行義敦篤，皆此類也。

在南十餘年，年七十卒。吳書曰：翻雖在徙棄，心不忘國，常憂五谿宜討，以遼東海絕，聽人使來屬，尚不足取，今去人財以求馬，旣非國利，又恐無獲。欲諫不敢，作表以示呂岱，岱不報，為愛憎所白，復徙蒼梧猛陵。　江表傳曰：後權遣將士至遼東，於海中遭風，多所沒失，權悔之，乃令曰：「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，不如周舍之諤諤。虞翻亮直，善於盡言，國之周舍也。前使翻在此，此役不成。」促下問交州，翻若尚存者，給其人船，發遣還都；若以亡者，送喪還本郡，使兒子仕宦。會翻已終。歸葬舊墓，妻子得還。會稽典錄曰：孫亮時，有山陰朱育，少好奇字，凡所特達，依體象類，造作異字千名以上。仕郡門下書佐。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，言次，問：「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，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，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，甞見鄭、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。欽聞國賢，思覩盛美有日矣，書佐寧識之乎？」育對曰：「往過習之。昔初平末年，王府君以淵妙之才，超遷臨郡，思賢嘉善，樂采名俊，問功曹虞翻曰：『聞玉出崑山，珠生南海，遠方異域，各生珍寶。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，舊多英俊，徒以遠於京畿，含香未越耳。功曹雅好博古，寧識其人邪？』翻對曰：『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，下當少陽之位，東漸巨海，西通五湖，南暢無垠，北渚浙江，南山攸居，實為州鎮，昔禹會羣臣，因以命之。山有金木鳥獸之殷，水有魚鹽珠蚌之饒，海嶽精液，善生俊異，是以忠臣係踵，孝子連閭，下及賢女，靡不育焉。』王府君笑曰：『地勢然矣，士女之名可悉聞乎？』翻對曰：『不敢及遠，略言其近者耳。往者孝子句章董黯，盡心色養，喪致其哀，單身林野，鳥獸歸懷，怨親之辱，白日報讎，海內聞名，昭然光著。太中大夫山陰陳嚻，漁則化盜，居則讓鄰，感侵退藩，遂成義里，攝養車嫗，行足厲俗，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，粲然傳世。太尉山陰鄭公，清亮質直，不畏彊禦。魯相山陰鍾離意，稟殊特之姿，孝家忠朝，宰縣相國，所在遺惠，故取養有君子之謩，魯國有丹書之信。及陳宮、費齊皆上契天心，功德治狀，記在漢籍，有道山陰趙曄，徵士上虞王充，各洪才淵懿，學究道源，著書垂藻，駱驛百篇，釋經傳之宿疑，解當世之槃結，或上窮陰陽之奧祕，下攄人情之歸極。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，拔濟一郡，讓爵土之封。決曹掾上虞孟英，三世死義。主簿句章梁宏，功曹史餘姚駟勳，主簿句章鄭雲，皆敦終始之義，引罪免居。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，鄮莫候反主簿任光，章安小吏黃他，身當白刃，濟君於難。揚州從事句章王脩，委身授命，垂聲來世。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，遭世屯蹇，忘家憂國，列在八俊，為世英彥。尚書烏傷楊喬，桓帝妻以公主，辭疾不納。近故太尉上虞朱公，天姿聦亮，欽明神武，策無失謨，征無遺慮，是以天下義兵，思以為首。上虞女子曹娥，父溺江流，投水而死，立石碑紀，炳然著顯。』王府君曰：『是旣然矣，潁川有巢、許之逸軌，吳有太伯之三讓，貴郡雖士人紛紜，於此足矣。』翻對曰：『故先言其近者耳，若乃引上世之事，及抗節之士，亦有其人。昔越王翳讓位，逃于巫山之穴，越人薰而出之，斯非太伯之儔邪？且太伯外來之君，非其地人也。若以外來言之，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。鄞大里黃公，絜己暴秦之世，高祖即阼，不能一致，惠帝恭讓，出則濟難。徵士餘姚嚴遵，王莽數聘，抗節不行，光武中興，然後俯就，矯手不拜，志陵雲日。皆著於傳籍，較然彰明，豈如巢、許，流俗遺譚，不見經傳者哉？』王府君笑曰：『善哉話言也！賢矣，非君不著。太守未之前聞也。』」濮陽府君曰：「御史所云，旣聞其人，亞斯已下，書佐寧識之乎？」育曰：「瞻仰景行，敢不識之？近者太守上虞陳業，絜身清行，志懷霜雪，貞亮之信，同操柳下，遭漢中微，委官棄祿，遁迹黟歙，以求其志，高邈妙蹤，天下所聞，故桓文林遺之尺牘之書，比竟三高。其聦明大略，忠直謇諤，則侍御史餘姚虞翻、偏將軍烏傷駱統。其淵懿純德，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，學通行茂，作帝師儒。其雄姿武毅，立功當世，則後將軍賀齊，勳成績著。其探極祕術，言合神明，則太史令上虞吳範。其文章之士，立言粲盛，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，鄱陽太守章安虞翔，各馳文檄，曄若春榮。處士鄮盧叙，弟犯公憲，自殺乞代。吳寧斯敦、山陰祁庚、上虞樊正，咸代父死罪。其女則松陽柳朱、永寧翟素，或一醮守節，喪身不顧，或遭寇劫賊，死不虧行。皆近世之事，尚在耳目。」府君曰：「皆海內之英也。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，以吳越地為會稽郡，治吳。漢封諸侯王，以何年復為郡，而分治於此？」育對曰：「劉賈為荊王，賈為英布所殺，又以劉濞為吳王。景帝四年，濞反誅，乃復為郡，治於吳。元鼎五年，除東越，因以其地為治，并屬於此，而立東部都尉，後徙章安。陽朔元年，又徙治鄞，或有寇害，復徙句章。到永建四年，劉府君上書，浙江之北，以為吳郡，會稽還治山陰。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，以至今年，積百二十九歲。」府君稱善。是歲，吳之太平三年，歲在丁丑。育後仕朝，常在臺閣，為東觀令，遙拜清河太守，加位侍中，推刺占射，文藝多通。

翻有十一子，第四子汜最知名，永安初，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，後為監軍使者，討扶嚴，病卒。會稽典錄曰：汜字世洪，生南海，年十六，父卒，還鄉里。孫綝廢幼主，迎立琅邪王休。休未至，綝欲入宮，圖為不軌，召百官會議，皆惶怖失色，徒唯唯而已。汜對曰：「明公為國伊周，處將相之位，擅廢立之威，將上安宗廟，下惠百姓，大小踴躍，自以伊霍復見。今迎王未至，而欲入宮，如是，羣下搖蕩，衆聽疑惑，非所以永終忠孝，揚名後世也。」綝不懌，竟立休。休初即位，汜與賀邵、王蕃、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。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、冠軍將軍、餘姚侯，尋卒。汜弟忠，宜都太守；會稽典錄曰：忠字世方，翻第五子。貞固幹事，好識人物，造吳郡陸機於童齔之年，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，終皆遠致，為著聞之士。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，仕進先至宜都太守，忠乃代之。晉征吳，忠與夷道監陸晏、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，城潰被害。忠子潭，字思奧。晉陽秋稱潭清貞有檢操，外如退弱，內堅正有膽幹。仕晉，歷位內外，終於衞將軍，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。聳，越騎校尉，累遷廷尉，湘東、河間太守；會稽典錄曰：聳字世龍，翻第六子也。清虛無欲，進退以禮，在吳歷清官，入晉，除河間相，王素聞聳名，厚敬禮之。聳抽引人物，務在幽隱孤陋之中。時王岐難聳，以高士所達，必合秀異，聳書與族子察曰：「世之取士，曾不招未齒於丘園，索良才於總猥，所譽依已成，所毀依已敗，此吾所以歎息也。」聳疾俗喪祭無度，弟昺卒，祭以少牢，酒飯而已，當時族黨並遵行之。昺，廷尉尚書，濟陰太守。會稽典錄曰：昺字世文，翻第八子也。少有倜儻之志，仕吳黃門郎，以捷對見異，超拜尚書侍中。晉軍來伐，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，昺先上還節蓋印綬，然後歸順。在濟陰，抑彊扶弱，甚著威風。

陸績傳

陸績字公紀，吳郡吳人也。父康，漢末為廬江太守。謝承後漢書曰：康字季寧，少惇孝悌，勤脩操行，太守李肅察孝廉。肅後坐事伏法，康斂尸送喪還潁川，行服，禮終，舉茂才，歷三郡太守，所在稱治，後拜廬江太守。績年六歲，於九江見袁術。術出橘，績懷三枚，去，拜辭墮地，術謂曰：「陸郎作賔客而懷橘乎？」績跪荅曰：「欲歸遺母。」術大奇之。孫策在吳，張昭、張紘、秦松為上賔，共論四海未泰，須當用武治而平之，績年少末坐，遙大聲言曰：「昔管夷吾相齊桓公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用兵車。孔子曰：『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』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，而惟尚武，績雖童蒙，竊所未安也。」昭等異焉。

績容貌雄壯，博學多識，星歷筭數無不該覽。虞翻舊齒名盛，龐統荊州令士，年亦差長，皆與績友善。孫權統事，辟為奏曹掾，以直道見憚，出為鬱林太守，加偏將軍，給兵二千人。績旣有躄疾，又意在儒雅，非其志也。雖有軍事，著述不廢，作渾天圖，注易釋玄，皆傳於世。豫自知亡日，乃為辭曰：「有漢志士吳郡陸績，幼敦詩、書，長玩禮、易，受命南征，遘疾遇厄，遭命不幸，嗚呼悲隔！」又曰：「從今已去，六十年之外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恨不及見也。」年三十二卒。長子宏，會稽南部都尉，次子叡，長水校尉。績於鬱林所生女，名曰鬱生，適張溫弟白。姚信集有表稱之曰：「臣聞唐、虞之政，舉善而教，旌德擢異，三王所先，是以忠臣烈士，顯名國朝，淑婦貞女，表迹家閭。蓋所以闡崇化業，廣殖清風，使苟有令性，幽明俱著，苟懷懿姿，士女同榮。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。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，少履貞特之行，幼立匪石之節，年始十三，適同郡張白。侍廟三月，婦禮未卒，白遭罹家禍，遷死異郡。鬱生抗聲昭節，義形於色，冠蓋交橫，誓而不許，奉白姊妹嶮巇之中，蹈履水火，志懷霜雪，義心固於金石，體信貫於神明，送終以禮，邦士慕則。臣聞昭德以行，顯行以爵，苟非名爵，則勸善不嚴，故士之有誄，魯人志其勇，杞婦見書，齊人哀其哭。乞蒙聖朝，斟酌前訓，上開天聦，下垂坤厚，襃鬱生以義姑之號，以厲兩髦之節，則皇風穆暢，士女改視矣。」

張溫傳

張溫字惠恕，吳郡吳人也。父允，以輕財重士，名顯州郡，為孫權東曹掾，卒。溫少脩節操，容貌奇偉。權聞之，以問公卿曰：「溫當今與誰為比？」大司農劉基曰：「可與全琮為輩。」太常顧雍曰：「基未詳其為人也。溫當今無輩。」權曰：「如是，張允不死也。」徵到延見，文辭占對，觀者傾竦，權改容加禮。罷出，張昭執其手曰：「老夫託意，君宜明之。」拜議郎、選曹尚書，徙太子太傅，甚見信重。

時年三十二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。權謂溫曰：「卿不宜遠出，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，以故屈卿行。若山越都除，便欲大搆於蜀。行人之義，受命不受辭也。」溫對曰：「臣入無腹心之規，出無專對之用，懼無張老延譽之功，又無子產陳事之效。然諸葛亮達見計數，必知神慮屈申之宜，加受朝廷天覆之惠，推亮之心，必無疑貳。」溫至蜀，詣闕拜章曰：「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，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，功冒溥天，聲貫罔極。今陛下以聦明之姿，等契往古，總百揆於良佐，參列精之炳燿，遐邇望風，莫不欣賴。吳國勤任旅力，清澄江滸，願與有道平一宇內，委心協規，有如河水，軍事興煩，使役乏少，是以忍鄙倍之羞，使下臣溫通致情好。陛下敦崇禮義，未便恥忽。臣自入遠境，及即近郊，頻蒙勞來，恩詔輒加，以榮自懼，悚怛若驚。謹奉所齎函書一封。」蜀甚貴其才。還，頃之，使入豫章部伍出兵，事業未究。

權旣陰銜溫稱美蜀政，又嫌其聲名大盛，衆庶炫惑，恐終不為己用，思有以中傷之，會曁豔事起，遂因此發舉。豔字子休，亦吳郡人也，溫引致之，以為選曹郎，至尚書。豔性狷厲，好為清議，見時郎署混濁淆雜，多非其人，欲臧否區別，賢愚異貫。彈射百僚，覈選三署，率皆貶高就下，降損數等，其守故者十未能一，其居位貪鄙，志節汙卑者，皆以為軍吏，置營府以處之。而怨憤之聲積，浸潤之譖行矣。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，吳錄曰：彪字仲虞，廣陵人也。專用私情，愛憎不由公理，豔、彪皆坐自殺。溫宿與豔、彪同意，數交書疏，聞問往還，即罪溫。權幽之有司，下令曰：「昔令召張溫，虛己待之，旣至顯授，有過舊臣，何圖凶醜，專挾異心。昔曁豔父兄，附于惡逆，寡人無忌，故進而任之，欲觀豔何如。察其中間，形態果見。而溫與之結連死生，豔所進退，皆溫所為頭角，更相表裏，共為腹背，非溫之黨，即就疵瑕，為之生論。又前任溫董督三郡，指撝吏客及殘餘兵，時恐有事，欲令速歸，故授棨戟，獎以威柄。乃便到豫章，表討宿惡，寡人信受其言，特以繞帳、帳下、解煩兵五千人付之。後聞曹丕自出淮、泗，故豫勑溫有急便出，而溫悉內諸將，布於深山，被命不至。賴丕自退，不然，已往豈可深計。又殷禮者，本占候召，而溫先後乞將到蜀，扇揚異國，為之譚論。又禮之還，當親本職，而令守尚書戶曹郎，如此署置，在溫而已。又溫語賈原，當薦卿作御史，語蔣康，當用卿代賈原，專衒賈國恩，為己形勢。揆其姧心，無所不為。不忍暴於巿朝，今斥還本郡，以給厮吏。嗚呼溫也，免罪為幸！」

將軍駱統表理溫曰：「伏惟殿下，天生明德，神啟聖心，招髦秀於四方，置俊乂於宮朝。多士旣受普篤之恩，張溫又蒙最隆之施。而溫自招罪譴，孤負榮遇，念其如此，誠可悲疚。然臣周旋之間，為國觀聽，深知其狀，故密陳其理。溫實心無他情，事無逆迹，但年紀尚少，鎮重尚淺，而戴赫烈之寵，體卓偉之才，亢臧否之譚，效襃貶之議。於是務勢者妬其寵，爭名者嫉其才，玄默者非其譚，瑕釁者諱其議，此臣下所當詳辨，明朝所當究察也。昔賈誼，至忠之臣也，漢文，大明之君也，然而絳、灌一言，賈誼遠退。何者？疾之者深，譖之者巧也。然而誤聞於天下，失彰於後世，故孔子曰『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』也。溫雖智非從橫，武非虓虎，然其弘雅之素，英秀之德，文章之采，論議之辯，卓躒冠羣，煒曄曜世，世人未有及之者也。故論溫才即可惜，言罪則可恕。若忍威烈以赦盛德，宥賢才以敦大業，固明朝之休光，四方之麗觀也。國家之於曁豔，不內之忌族，猶等之平民，是故先見用於朱治，次見舉於衆人，中見任於明朝，亦見交於義也。君臣之義，義之最重，朋友之交，交之最輕者也。國家不嫌於豔為最重之義，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為最輕之交也。時世寵之於上，溫竊親之於下也。夫宿惡之民，放逸山險，則為勁寇，將置平土，則為健兵，故溫念在欲取宿惡，以除勁寇之害，而增健兵之銳也。但自錯落，功不副言。然計其送兵，以比許晏，數之多少，溫不減之，用之彊羸，溫不下之，至於遲速，溫不後之，故得及秋冬之月，赴有警之期，不敢忘恩而遺力也。溫之到蜀，共譽殷禮，雖臣無境外之交，亦有可原也。境外之交，謂無君命而私相從，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；若以命行，旣脩君好，因叙己情，亦使臣之道也。故孔子使鄰國，則有私覿之禮；季子聘諸夏，亦有燕譚之義也。古人有言，欲知其君，觀其所使，見其下之明明，知其上之赫赫。溫若譽禮，能使彼歎之，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，明使之得其人，顯國美於異境，揚君命於他邦。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，稱隨會於屈建；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，譽左史於趙鞅。亦向他國之輔，而歎本邦之臣，經傳美之以光國，而不譏之以外交也。王靖內不憂時，外不趨事，溫彈之不私，推之不假，於是與靖遂為大怨，此其盡節之明驗也。靖兵衆之勢，幹任之用，皆勝於賈原、蔣康，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，豈敢賣恩以協原、康邪？又原在職不勤，當事不堪，溫數對以醜色，彈以急聲；若其誠欲賣恩作亂，則亦不必貪原也。凡此數者，校之於事旣不合，參之於衆亦不驗。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，非常之智，然以一人之身，御兆民之衆，從增宮之內，瞰四國之外，照羣下之情，求萬機之理，猶未易周也，固當聽察羣下之言，以廣聦明之烈。今者人非溫旣殷勤，臣是溫又契闊，辭則俱巧，意則俱至，各自言欲為國，誰其言欲為私，倉卒之間，猶難即別。然以殿下之聦叡，察講論之曲直，若潛神留思，纖粗研核，情何嫌而不宣，事何昧而不昭哉？溫非親臣，臣非愛溫者也。昔之君子，皆抑私忿，以增君明。彼獨行之於前，臣恥廢之於後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，納愚言於聖聽，實盡心於明朝，非有念於溫身也。」權終不納。

後六年，溫病卒。二弟祗、白，亦有才名，與溫俱廢。會稽典錄曰：餘姚虞俊歎曰：「張惠恕才多智少，華而不實，怨之所聚，有覆家之禍，吾見其兆矣。」諸葛亮聞俊憂溫，意未之信，及溫放黜，亮乃歎俊之有先見。亮初聞溫敗，未知其故，思之數日，曰：「吾已得之矣，其人於清濁太明，善惡太分。」　臣松之以為莊周云「名者公器也，不可以多取」，張溫之廢，豈其取名之多乎！多之為弊，古賢旣知之矣。是以遠見之士，退藏於密，不使名浮於德，不以華傷其實，旣不能被褐韞寶，杜廉逃譽，使才映一世，聲蓋人上，沖用之道，庸可暫替！溫則反之，能無敗乎？權旣疾溫名盛，而駱統方驟言其美，至云「卓躒冠羣，煒曄曜世，世人未有及之者也」。斯何異燎之方盛，又撝膏以熾之哉！　文士傳曰：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，為溫事，已嫁者皆見錄奪。其中妹先適顧承，官以許嫁丁氏，成婚有日，遂飲藥而死。吳朝嘉歎，鄉人圖畫，為之贊頌云。

駱統傳

駱統字公緒，會稽烏傷人也。父俊，官至陳相，為袁術所害。謝承後漢書曰：俊字孝遠，有文武才幹，少為郡吏，察孝廉，補尚書郎，擢拜陳相。值袁術僭號，兄弟忿爭，天下鼎沸，羣賊並起，陳與比界，姧慝四布，俊厲威武，保疆境，賊不敢犯。養濟百姓，災害不生，歲獲豐稔。後術軍衆饑困，就俊求糧。俊疾惡術，初不應荅。術怒，密使人殺俊。統母改適，為華歆小妻，統時八歲，遂與親客歸會稽。其母送之，拜辭上車，面而不顧，其母泣涕於後。御者曰：「夫人猶在也。」統曰：「不欲增母思，故不顧耳。」事適母甚謹。時饑荒，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，統為之飲食衰少。其姊仁愛有行，寡歸無子，見統甚哀之，數問其故。統曰：「士大夫糟糠不足，我何心獨飽！」姊曰：「誠如是，何不告我，而自苦若此？」乃自以私粟與統，又以告母，母亦賢之，遂使分施，由是顯名。

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，統年二十，試為烏程相，民戶過萬，咸歎其惠理。權嘉之，召為功曹，行騎都尉，妻以從兄輔女。統志在補察，苟所聞見，夕不待旦。常勸權以尊賢接士，勤求損益，饗賜之日，可人人別進，問其燥濕，加以密意，誘諭使言，察其志趣，令皆感恩戴義，懷欲報之心。權納用焉。出為建忠中郎將，領武射吏三千人。及凌統死，復領其兵。

是時徵役繁數，重以疫癘，民戶損耗，統上疏曰：「臣聞君國者，以據疆土為彊富，制威福為尊貴，曜德義為榮顯，永世胤為豐祚。然財須民生，彊賴民力，威恃民勢，福由民殖，德俟民茂，義以民行，六者旣備，然後應天受祚，保族宜邦。書曰：『衆非后無能胥以寧，后非衆無以辟四方。』推是言之，則民以君安，君以民濟，不易之道也。今彊敵未殄，海內未乂，三軍有無已之役，江境有不釋之備，徵賦調數，由來積紀，加以殃疫死喪之災，郡縣荒虛，田疇蕪曠，聽聞屬城，民戶浸寡，又多殘老，少有丁夫，聞此之日，心若焚燎。思尋所由，小民無知，旣有安土重遷之性，且又前後出為兵者，生則困苦無有溫飽，死則委棄骸骨不反，是以尤用戀本畏遠，同之於死。每有徵發，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。小有財貨，傾居行賂，不顧窮盡。輕剽者則迸入險阻，黨就羣惡。百姓虛竭，嗷然愁擾，愁擾則不營業，不營業則致窮困，致窮困則不樂生，故口腹急，則姧心動而攜叛多也。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，生產兒子，多不起養；屯田貧兵，亦多棄子。天則生之，而父母殺之，旣懼干逆和氣，感動陰陽。且惟殿下開基建國，乃無窮之業也，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，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，而兵民減耗，後生不育，非所以歷遠年，致成功也。夫國之有民，猶水之有舟，停則以安，擾則以危，愚而不可欺，弱而不可勝，是以聖王重焉，禍福由之，故與民消息，觀時制政。方今長吏親民之職，惟以辨具為能，取過目前之急，少復以恩惠為治，副稱殿下天覆之仁，勤恤之德者。官民政俗，日以彫弊，漸以陵遲，勢不可乆。夫治疾及其未篤，除患貴其未深，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，留神思省，補復荒虛，深圖遠計，育殘餘之民，阜人財之用，參曜三光，等崇天地。臣統之大願，足以死而不朽矣。」權感統言，深加意焉。

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，遷偏將軍。黃武初，曹仁攻濡須，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，統與嚴圭共拒破之，封新陽亭侯，後為濡須督。數陳便宜，前後書數十上，所言皆善，文多故不悉載。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，生離叛之心，急宜絕置，權與相反覆，終遂行之。年三十六，黃武七年卒。

陸瑁傳

陸瑁字子璋，丞相遜弟也。少好學篤義。陳國陳融、陳留濮陽逸、沛郡蔣纂、廣陵袁迪等，皆單貧有志，就瑁游處，迪孫曄，字思光，作獻帝春秋，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，迪父綏為太傅掾，張超之討董卓，以綏領廣陵事。瑁割少分甘，與同豐約。及同郡徐原，爰居會稽，素不相識，臨死遺書，託以孤弱，瑁為起立墳墓，收導其子。又瑁從父績早亡，二男一女，皆數歲以還，瑁迎攝養，至長乃別。州郡辟舉，皆不就。

時尚書曁豔盛明臧否，差斷三署，頗揚人闇昧之失，以顯其讁。瑁與書曰：「夫聖人嘉善矜愚，忘過記功，以成美化。加今王業始建，將一大統，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，若令善惡異流，貴汝潁月旦之評，誠可以厲俗明教，然恐未易行也。宜遠模仲尼之汎愛，中則郭泰之弘濟，近有益於大道也。」豔不能行，卒以致敗。

嘉禾元年，公車徵瑁，拜議郎、選曹尚書。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，欲親征之，瑁上疏諫曰：「臣聞聖王之御遠夷，羈縻而已，不常保有，故古者制地，謂之荒服，言慌惚無常，不可保也。今淵東夷小醜，屏在海隅，雖託人面，與禽獸無異。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，非嘉其德義也，誠欲誘納愚筭，以規其馬耳。淵之驕黠，恃遠負命，此乃荒貊常態，豈足深怪？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，馳使散貨，充滿西域，雖時有恭從，然其使人見害，財貨并沒，不可勝數。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，欲越巨海，身踐其土，羣臣愚議，竊謂不安。何者？北寇與國，壤地連接，苟有間隙，應機而至。夫所以越海求馬，曲意於淵者，為赴目前之急，除腹心之疾也，而更棄本追末，捐近治遠，忿以改規，激以動衆，斯乃猾虜所願聞，非大吳之至計也。又兵家之術，以功役相疲，勞逸相待，得失之間，所覺輒多。且沓渚去淵，道里尚遠，今到其岸，兵勢三分，使彊者進取，次當守船，又次運糧，行人雖多，難得悉用；加以單步負糧，經遠深入，賊地多馬，邀截無常。若淵狙詐，與北未絕，動衆之日，脣齒相濟。若實孑然無所憑賴，其畏怖遠迸，或難卒滅。使天誅稽於朔野，山虜承間而起，恐非萬安之長慮也。」權未許。

瑁重上疏曰：「夫兵革者，固前代所以誅暴亂，威四夷也，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，天下無事，從容廟堂之上，以餘議議之耳。至於中夏鼎沸，九域槃牙之時，率須深根固本，愛力惜費，務自休養，以待鄰敵之闕，未有正於此時，舍近治遠，以疲軍旅者也。昔尉他叛逆，僭號稱帝，于時天下乂安，百姓殷阜，帶甲之數，糧食之積，可謂多矣，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，重興師旅，告喻而已。今凶桀未殄，疆埸猶警，雖蚩尤、鬼方之亂，故當以緩急差之，未宜以淵為先。願陛下抑威任計，暫寧六師，潛神嘿規，以為後圖，天下幸甚。」權再覽瑁書，嘉其詞理端切，遂不行。

初，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，優於宗脩，惟瑁以為不然，後果如其言。

赤烏二年，瑁卒。子喜亦涉文籍，好人倫，孫皓時為選曹尚書。吳錄曰：喜字文仲，瑁第二子也，入晉為散騎常侍。瑁孫曄，字士光，至車騎將車、儀同三司。曄弟玩，字士瑤。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，位至司空，追贈太尉。

吾粲傳

吾粲字孔休，吳郡烏程人也。吳錄曰：粲生數歲，孤城嫗見之，謂其母曰：「是兒有卿相之骨。」孫河為縣長，粲為小吏，河深奇之。河後為將軍，得自選長吏，表粲為曲阿丞，遷為長史，治有名迹。雖起孤微，與同郡陸遜、卜靜等比肩齊聲矣。孫權為車騎將軍，召為主簿，出為山陰令，還為參軍校尉。

黃武元年，與呂範、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。值天大風，諸船綆紲斷絕，漂沒著岸，為魏軍所獲，或覆沒沈溺，其大船尚存者，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，他吏士恐船傾沒，皆以戈矛撞擊不受。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，左右以為船重必敗，粲曰：「船敗，當俱死耳！人窮，柰何棄之。」粲、淵所活者百餘人。

還，遷會稽太守，召處士謝譚為功曹，譚以疾不詣，粲教曰：「夫應龍以屈伸為神，鳳皇以嘉鳴為貴，何必隱形於天外，潛鱗於重淵者哉？」粲募合人衆，拜昭義中郎將，與呂岱討平山越，入為屯騎校尉、少府，遷太子太傅。遭二宮之變，抗言執正，明嫡庶之分，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，遣楊笁不得令在都邑。又數以消息語陸遜，遜時駐武昌，連表諫爭。由此為霸、笁等所譖害，下獄誅。

朱據傳

朱據字子範，吳郡吳人也。有姿貌膂力，又能論難。黃武初，徵拜五官郎中，補侍御史。是時選曹尚書曁豔，疾貪汙在位，欲沙汰之。據以為天下未定，宜以功覆過，棄瑕取用，舉清厲濁，足以沮勸，若一時貶黜，懼有後咎。豔不聽，卒敗。

權咨嗟將率，發憤歎息，追思呂蒙、張溫，以為據才兼文武，可以繼之，自是拜建義校尉，領兵屯湖孰。黃龍元年，權遷都建業，徵據尚公主，拜左將軍，封雲陽侯。謙虛接士，輕財好施，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。嘉禾中，始鑄大錢，一當五百。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，工王遂詐而受之，典校呂壹疑據實取，考問主者，死於杖下，據哀其無辜，厚棺斂之。壹又表據吏為據隱，故厚其殯。權數責問據，據無以自明，藉草待罪。數月，典軍吏劉助覺，言王遂所取，權大感寤，曰：「朱據見枉，況吏民乎？」乃窮治壹罪，賞助百萬。

赤烏九年，遷驃騎將軍。遭二宮搆爭，據擁護太子，言則懇至，義形於色，守之以死，殷基通語載據爭曰：「臣聞太子國之本根，雅性仁孝，天下歸心，今卒責之，將有一朝之慮。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，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。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，雖立思子之宮，無所復及矣。」遂左遷新都郡丞。未到，中書令孫弘譖潤據，因權寢疾，弘為昭書追賜死，時年五十七。孫亮時，二子熊、損各復領兵，為全公主所譖，皆死。永安中，追錄前功，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，尚主。孫皓時，宣至驃騎將軍。

評曰：虞翻古之狂直，固難免乎末世，然權不能容，非曠宇也。陸績之於楊玄，是仲尼之左丘明，老聃之嚴周矣；以瑚璉之器，而作守南越，不亦賊夫人歟！張溫才藻俊茂，而智防未備，用致艱患。駱統抗明大義，辭切理至，值權方閉不開。陸瑁篤義規諫，君子有稱焉。吾粲、朱據遭罹屯蹇，以正喪身，悲夫！

## 陸遜傳第十三

陸遜字伯言，吳郡吳人也。本名議，世江東大族。陸氏世頌曰：遜祖紆，字叔盤，敏淑有思學，守城門校尉。父駿，字季才，淳懿信厚，為邦族所懷，官至九江都尉。遜少孤，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。袁術與康有隙，將攻康，康遣遜及親戚還吳。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，為之綱紀門戶。

孫權為將軍，遜年二十一，始仕幕府，歷東西曹令史，出為海昌屯田都尉，并領縣事。陸氏祠堂像贊曰：海昌，今鹽官縣也。縣連年亢旱，遜開倉穀以振貧民，勸督農桑，百姓蒙賴。時吳、會稽、丹楊多有伏匿，遜陳便宜，乞與募焉。會稽山賊大帥潘臨，舊為所在毒害，歷年不禽。遜以手下召兵，討治深險，所向皆服，部曲已有二千餘人。鄱陽賊帥尤突作亂，復往討之，拜定威校尉，軍屯利浦。

權以兄策女配遜，數訪世務，遜建議曰：「方今英雄棊跱，豺狼闚望，克敵寧亂，非衆不濟。而山寇舊惡，依阻深地。夫腹心未平，難以圖遠，可大部伍，取其精銳。」權納其策，以為帳下右部督。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，扇動山越，為作內應，權遣遜討棧。棧支黨多而往兵少，遜乃益施牙幢，分布鼓角，夜潛山谷間，鼓譟而前，應時破散。遂部伍東三郡，彊者為兵，羸者補戶，得精卒數萬人，宿惡盪除，所過肅清，還屯蕪湖。

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，愁擾所在。遜後詣都，言次，稱式佳吏，權曰：「式白君而君薦之，何也？」遜對曰：「式意欲養民，是以白遜。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，不可長也。」權曰：「此誠長者之事，顧人不能為耳。」

呂蒙稱疾詣建業，遜往見之，謂曰：「關羽接境，如何遠下，後不當可憂也？」蒙曰：「誠如來言，然我病篤。」遜曰：「羽矜其驍氣，陵轢於人。始有大功，意驕志逸，但務北進，未嫌於我，有相聞病，必益無備。今出其不意，自可禽制。下見至尊，宜好為計。」蒙曰：「羽素勇猛，旣難為敵，且已據荊州，恩信大行，兼始有功，膽勢益盛，未易圖也。」蒙至都，權問：「誰可代卿者？」蒙對曰：「陸遜意思深長，才堪負重，觀其規慮，終可大任。而未有遠名，非羽所忌，無復是過。若用之，當令外自韜隱，內察形便，然後可克。」權乃召遜，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。

遜至陸口，書與羽曰：「前承觀釁而動，以律行師，小舉大克，一何巍巍！敵國敗績，利在同盟，聞慶拊節，想遂席卷，共獎王綱。近以不敏，受任來西，延慕光塵，思稟良規。」又曰：「于禁等見獲，遐邇欣歎，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，雖昔晉文城濮之師，淮陰拔趙之略，蔑以尚茲。聞徐晃等步騎駐旌，闚望麾葆。操猾虜也，忿不思難，恐潛增衆，以逞其心。雖云師老，猶有驍悍。且戰捷之後，常苦輕敵，古人杖術，軍勝彌警，願將軍廣為方計，以全獨克。僕書生疏遲，忝所不堪，喜鄰威德，樂自傾盡，雖未合策，猶可懷也。儻明注仰，有以察之。」羽覽遜書，有謙下自託之意，意大安，無復所嫌。遜具啟形狀，陳其可禽之要。權乃潛軍而上，使遜與呂蒙為前部，至即克公安、南郡。遜徑進，領宜都太守，拜撫邊將軍，封華亭侯。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，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。遜請金銀銅印，以假授初附。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。

遜遣將軍李異、謝旌等將三千人，攻蜀將詹晏、陳鳳。異將水軍，旌將步兵，斷絕險要，即破晏等，生降得鳳。又攻房陵太守鄧輔、南鄉太守郭睦，大破之。秭歸大姓文布、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，首尾西方。遜復部旌討破布、凱。布、凱脫走，蜀以為將。遜令人誘之，布帥衆還降。前後斬獲招納，凡數萬計。權以遜為右護軍、鎮西將軍，進封婁侯。吳書曰：權嘉遜功德，欲殊顯之，雖為上將軍列侯，猶欲令歷本州舉命，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，舉茂才。

時荊州士人新還，仕進或未得所，遜上疏曰：「昔漢高受命，招延英異，光武中興，羣俊畢至，苟可以熙隆道教者，未必遠近。今荊州始定，人物未達，臣愚慺慺，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，令並獲自進，然後四海延頸，思歸大化。」權敬納其言。

黃武元年，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，權命遜為大都督、假節，督朱然、潘璋、宋謙、韓當、徐盛、鮮于丹、孫桓等五萬人拒之。備從巫峽、建平、連平、連圍至夷陵界，立數十屯，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，使將軍馮習為大督，張南為前部，輔匡、趙融、廖淳、傅肜等各為別督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，欲以挑戰。諸將皆欲擊之，遜曰：「此必有譎，且觀之。」吳書曰：諸將並欲迎擊備，遜以為不可，曰：「備舉軍東下，銳氣始盛，且乘高守險，難可卒攻，攻之縱下，猶難盡克，若有不利，損我大勢，非小故也。今但且獎厲將士，廣施方略，以觀其變。若此間是平原曠野，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，今緣山行軍，勢不得展，自當罷於木石之間，徐制其弊耳。」諸將不解，以為遜畏之，各懷憤恨。備知其計不可，乃引伏兵八千，從谷中出。遜曰：「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，揣之必有巧故也。」遜上疏曰：「夷陵要害，國之關限，雖為易得，亦復易失。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，荊州可憂。今日爭之，當令必諧。備干天常，不守窟穴，而敢自送。臣雖不材，憑奉威靈，以順討逆，破壞在近。尋備前後行軍，多敗少成，推此論之，不足為戚。臣初嫌之，水陸俱進，今反舍船就步，處處結營，察其布置，必無他變。伏願至尊高枕，不以為念也。」諸將並曰：「攻備當在初，今乃令入五六百里，相銜持經七八月，其諸要害皆以固守，擊之必無利矣。」遜曰：「備是猾虜，更甞事多，其軍始集，思慮精專，未可干也。今住已乆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沮，計不復生，犄角此寇，正在今日。」乃先攻一營，不利。諸將皆曰：「空殺兵耳。」遜曰：「吾已曉破之之術。」乃勑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拔之。一爾勢成，通率諸軍同時俱攻，斬張南、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，破其四十餘營。備將杜路、劉寧等窮逼請降。備升馬鞍山，陳兵自繞。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，土崩瓦解，死者萬數。備因夜遁，驛人自擔，燒鐃鎧斷後，僅得入白帝城。其舟船器械，水步軍資，一時略盡，尸骸漂流，塞江而下。備大慙恚，曰：「吾乃為遜所折辱，豈非天邪！」

初，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，為備所圍，求救於遜。遜曰：「未可。」諸將曰：「孫安東公族，見圍已困，柰何不救？」遜曰：「安東得士衆心，城牢糧足，無可憂也。待吾計展，欲不救安東，安東自解。」及方略大施，備果奔潰。桓後見遜曰：「前實怨不見救，定至今日，乃知調度自有方耳。」

當禦備時，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，或公室貴戚，各自矜恃，不相聽從。遜案劒曰：「劉備天下知名，曹操所憚，今在境界，此彊對也。諸君並荷國恩，當相輯睦，共翦此虜，上報所受，而不相順，非所謂也。僕雖書生，受命主上。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，以僕有尺寸可稱，能忍辱負重故也。各在其事，豈復得辭！軍令有常，不可犯矣。」及至破備，計多出遜，諸將乃服。權聞之，曰：「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？」遜對曰：「受恩深重，任過其才。又此諸將或任腹心，或堪爪牙，或是功臣，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。臣雖駑懦，竊慕相如、寇恂相下之義，以濟國事。」權大笑稱善，加拜遜輔國將軍，領荊州牧，即改封江陵侯。

又備旣住白帝，徐盛、潘璋、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，乞復攻之。權以問遜，遜與朱然、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，外託助國討備，內實有姦心，謹決計輒還。無幾，魏軍果出，三方受敵也。吳錄曰：劉備聞魏軍大出，書與遜云：「賊今已在江陵，吾將復東，將軍謂其能然不？」遜荅曰：「但恐軍新破，創痍未復，始求通親，且當自補，未暇窮兵耳。若不惟筭，欲復以傾覆之餘，遠送以來者，無所逃命。」

備尋病亡，子禪襲位，諸葛亮秉政，與權連和。時事所宜，權輒令遜語亮，并刻權印，以置遜所。權每與禪、亮書，常過示遜，輕重可否，有所不安，便令改定，以印封行之。

七年，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，休果舉衆入皖，乃召遜假黃鉞，為大都督，逆休。陸機為遜銘曰：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，乃假公黃鉞，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衞而攝行王事，主上執鞭，百司屈膝。　吳錄曰：假遜黃鉞，吳王親執鞭以見之。休旣覺知，恥見欺誘，自恃兵馬精多，遂交戰。遜自為中部，令朱桓、全琮為左右翼，三道俱進，果衝休伏兵，因驅走之，追亡逐北，徑至夾石，斬獲萬餘，牛馬騾驢車乘萬兩，軍資器械略盡。休還，疽發背死。諸軍振旅過武昌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，入出殿門，凡所賜遜，皆御物上珍，於時莫與為比。遣還西陵。

黃龍元年，拜上大將軍、右都護。是歲，權東巡建業，留太子、皇子及尚書九官，徵遜輔太子，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，董督軍國。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，頗施小巧，遜正色曰：「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，用此何為？」慮即時毀徹之。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，戲兵不整，遜對之髠其職吏。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，遜呵景曰：「禮之長於刑乆矣，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，皆非也。君今侍東宮，宜遵仁義以彰德音，若彼之談，不須講也。」

遜雖身在外，乃心於國，上疏陳時事曰：「臣以為科法嚴峻，下犯者多。頃年以來，將吏罹罪，雖不慎可責，然天下未一，當圖進取，小宜恩貸，以安下情。且世務日興，良能為先，自不姦穢入身，難忍之過，乞復顯用，展其力效。此乃聖王忘過記功，以成王業。昔漢高舍陳平之愆，用其奇略，終建勳祚，功垂千載。夫峻法嚴刑，非帝王之隆業；有罰無恕，非懷遠之弘規也。」

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，皆以諮遜，遜上疏曰：「臣愚以為四海未定，當須民力，以濟時務。今兵興歷年，見衆損減，陛下憂勞聖慮，忘寢與食，將遠規夷州，以定大事，臣反覆思惟，未見其利，萬里襲取，風波難測，民易水土，必致疾疫，今驅見衆，經涉不毛，欲益更損，欲利反害。又珠崖絕險，民猶禽獸，得其民不足濟事，無其兵不足虧衆。今江東見衆，自足圖事，但當畜力而後動耳。昔桓王創基，兵不一旅，而開大業。陛下承運，拓定江表。臣聞治亂討逆，須兵為威，農桑衣食，民之本業，而干戈未戢，民有饑寒。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，寬其租賦，衆克在和，義以勸勇，則河渭可平，九有一統矣。」權遂征夷州，得不補失。

及公孫淵背盟，權欲往征，遜上疏曰：「淵憑險恃固，拘留大使，名馬不獻，實可讎忿。蠻夷猾夏，未染王化，鳥竄荒裔，拒逆王師，至令陛下爰赫斯怒，欲勞萬乘汎輕越海，不慮其危而涉不測。方今天下雲擾，羣雄虎爭，英豪踊躍，張聲大視。陛下以神武之姿，誕膺期運，破操烏林，敗備西陵，禽羽荊州，斯三虜者當世雄傑，皆摧其鋒。聖化所綏，萬里草偃，方蕩平華夏，總一大猷。今不忍小忿，而發雷霆之怒，違垂堂之戒，輕萬乘之重，此臣之所惑也。臣聞志行萬里者，不中道而輟足；圖四海者，匪懷細以害大。彊寇在境，荒服未庭，陛下乘桴遠征，必致闚𨵦，慼至而憂，悔之無及。若使大事時捷，則淵不討自服；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，柰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？乞息六師，以威大虜，早定中夏，垂曜將來。」權用納焉。

嘉禾五年，權北征，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。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，還，遇敵於沔中，鈔邏得扁。瑾聞之甚懼，書與遜云：「大駕已旋，賊得韓扁，具知吾闊狹。且水乾，宜當急去。」遜未荅，方催人種葑豆，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。瑾曰：「伯言多智略，其當有以。」自來見遜，遜曰：「賊知大駕以旋，無所復慼，得專力於吾。又已守要害之處，兵將意動，且當自定以安之，施設變術，然後出耳。今便示退，賊當謂吾怖，仍來相蹙，必敗之勢也。」乃密與瑾立計，令瑾督舟船，遜悉上兵馬，以向襄陽城。敵素憚遜，遽還赴城。瑾便引船出，遜徐整部伍，張拓聲勢，步趨船，敵不敢干。軍到白圍，託言住獵，潛遣將軍周峻、張梁等擊江夏新市、安陸、石陽，石陽市盛，峻等奄至，人皆捐物入城。城門噎不得關，敵乃自斫殺己民，然後得闔。斬首獲生，凡千餘人。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已退，魏得專力於己，旣能張拓形勢，使敵不敢犯，方舟順流，無復怵惕矣，何為復潛遣諸將，奄襲小縣，致令市人駭奔，自相傷害？俘馘千人，未足損魏，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，與諸葛渭濵之師，何其殊哉！用兵之道旣違，失律之凶宜應，其祚無三世，及孫而滅，豈此之餘殃哉！其所生得，皆加營護，不令兵士干擾侵侮。將家屬來者，使就料視。若亡其妻子者，即給衣糧，厚加慰勞，發遣令還，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。鄰境懷之，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𪅏，曲惠小仁，何補大虐？江夏功曹趙濯、弋陽備將斐生及夷王梅頤等，並帥支黨來附遜。遜傾財帛，周贍經恤。

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錄。兼領兵馬，頗作邊害，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。遜聞其然，即假作荅式書云：「得報懇惻，知與休乆結嫌隙，勢不兩存，欲來歸附，輒以密呈來書表聞，撰衆相迎。宜潛速嚴，更示定期。」以書置界上，式兵得書以見式，式惶懼，遂自送妻子還洛。由是吏士不復親附，遂以免罷。臣松以為邊將為害，蓋其常事，使逯式得罪，代者亦復如之，自非狡焉思肆，將成大患，何足虧損唯慮，尚為小詐哉？以斯為美，又所不取。

六年，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，事下問遜。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，不可與召，恐致賊寇。而祗固陳取之，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，攻沒諸縣。豫章、廬陵宿惡民，並應遽為寇。遜自聞，輒討即破，遽等相率降，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，三郡平。

時中書典校呂壹，竊弄權柄，擅作威福，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，言至流涕。後權誅壹，深以自責，語在權傳。

時謝淵、謝厷等各陳便宜，欲興利改作，會稽典錄曰：謝淵字休德，少脩德操，躬秉耒耜，旣無慼容，又不易慮，由是知名。舉孝廉，稍遷至建武將軍，雖在戎旅，猶垂意人物。駱統子名秀，被門庭之謗，衆論狐疑，莫能證明。淵聞之歎息曰：「公緒早夭，同盟所哀。聞其子志行明辯，而被闇昧之謗，望諸夫子烈然高斷，而各懷遲疑，非所望也。」秀卒見明，無復瑕玷，終為顯士，淵之力也。　吳歷稱云，謝厷才辯有計術。以事下遜。遜議曰：「國以民為本，彊由民力，財由民出。夫民殷國弱，民瘠國彊者，未之有也。故為國者，得民則治，失之則亂，若不受利，而令盡用立效，亦為難也。是以詩歎『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』。乞垂聖恩，寧濟百姓，數年之間，國用小豐，然後更圖。」

赤烏七年，代顧雍為丞相，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應期踐運，王塗未一，姦宄充路，夙夜戰懼，不惶鑒寐。惟君天資聦叡，明德顯融，統任上將，匡國弭難。夫有超世之功者，必應光大之寵；懷文武之才者，必荷社稷之重。昔伊尹隆湯，呂尚翼周，內外之任，君實兼之。今以君為丞相，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。君其茂昭明德，脩乃懿績，敬服王命，綏靖四方。於乎！總司三事，以訓羣寮，可不敬與，君其勗之！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。」

先是，二宮並闕，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。全琮報遜，遜以為子弟苟有才，不憂不用，不宜私出以要榮利；若其不佳，終為取禍。且聞二宮勢敵，必有彼此，此古人之厚忌也。琮子寄，果阿附魯王，輕為交構。遜書與琮曰：「卿不師日磾，而宿留阿寄，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。」琮旣不納，更以致隙。及太子有不安之議，遜上疏陳：「太子正統，宜有盤石之固，魯王藩臣，當使寵秩有差，彼此得所，上下獲安。謹叩頭流血以聞。」書三四上，及求詣都，欲口論適庶之分，以匡得失。旣不聽許，而遜外生顧譚、顧承、姚信，並以親附太子，枉見流徙。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，下獄死。權累遣中使責讓遜，遜憤恚致卒，時年六十三，家無餘財。

初，曁豔造營府之論，遜諫戒之，以為必禍。又謂諸葛恪曰：「在我前者，吾必奉之同升；在我下者，則扶持之。今觀君氣陵其上，意蔑乎下，非安德之基也。」又廣陵楊笁少獲聲名，而遜謂之終敗，勸笁兄穆令與別族。其先覩如此。長子延早夭，次子抗襲爵。孫休時，追謚遜曰昭侯。

抗字幼節，孫策外孫也。遜卒時，年二十，拜建武校尉，領遜衆五千人，送葬東還，詣都謝恩。孫權以楊笁所白遜二十事問抗，禁絕賔客，中使臨詰，抗無所顧問，事事條荅，權意漸解。赤烏九年，遷立節中郎將，與諸葛恪換屯柴桑。抗臨去，皆更繕完城圍，葺其墻屋，居廬桑果，不得妄敗。恪入屯，儼然若新。而恪柴桑故屯，頗有毀壞，深以為慙。太元元年，就都治病。病差當還，權涕泣與別，謂曰：「吾前聽用讒言，與汝父大義不篤，以此負汝。前後所問，一焚滅之，莫令人見也。」建興元年，拜奮威將軍。太平二年，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，拜抗為柴桑督，赴壽春，破魏牙門將偏將軍，遷征北將軍。永安二年，拜鎮軍將軍，都督西陵，自關羽至白帝。三年，假節。孫皓即位，加鎮軍大將軍，領益州牧。建衡二年，大司馬施績卒，拜抗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樂鄉，公安諸軍事，治樂鄉。

抗聞都下政令多闕，憂深慮遠，乃上疏曰：「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，力侔則安者制危，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，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。今敵跨制九服，非徒關右之地；割據九州，豈但鴻溝以西而已。國家外無連國之援，內非西楚之彊，庶政陵遲，黎民未乂，而議者所恃，徒以長川峻山，限帶封域，此乃書傳之末事，非智者之所先也。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，近覽劉氏傾覆之釁，考之典籍，驗之行事，中夜撫枕，臨餐忘食。昔匈奴未滅，去病辭館；漢道未純，賈生哀泣。況臣王室之出，世荷光寵，身名否泰，與國同慼，死生契闊，義無苟且，夙夜憂怛，念至情慘。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，人臣之節匪躬是殉，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。」十七條失本，故不載。

時何定弄權，閹官預政；抗上疏曰：「臣聞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，靖譖庸回，唐書攸戒，是以雅人所以怨刺，仲尼所以歎息也。春秋已來，爰及秦、漢，傾覆之釁，未有不由斯者也。小人不明理道，所見旣淺，雖使竭情盡節，猶不足任，況其姦心素篤，而憎愛移易哉？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。今委以聦明之任，假以專制之威，而兾雍熈之聲作，肅清之化立，不可得也。方今見吏，殊才雖少，然或冠冕之胄，少漸道教，或清苦自立，資能足用，自可隨才授職，抑黜羣小，然後俗化可清，庶政無穢也。」

鳳皇元年，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，遣使降晉。抗聞之，日部分諸軍，令將軍左弈、吾彥、蔡貢等徑赴西陵，勑軍營更築嚴圍，自赤谿至故市，內以圍闡，外以禦寇，晝夜催切，如敵以至，衆甚苦之。諸將咸諫曰：「今及三軍之銳，亟以攻闡，比晉救至，闡必可拔。何事於圍，而以弊士民之力乎？」抗曰：「此城處勢旣固，糧穀又足，且所繕脩備禦之具，皆抗所宿規。今反身攻之，旣非可卒克，且北救必至，至而無備，表裏受難，何以禦之？」諸將咸欲攻闡，抗每不許。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，抗欲服衆，聽令一攻。攻果無利，圍備始合。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，諸將咸以抗不宜上，抗曰：「江陵城固兵足，無所憂患。假令敵沒江陵，必不能守，所損者小。如使西陵槃結，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，則所憂慮，難可竟言也。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，況江陵牢固乎？」初，江陵平衍，道路通利，抗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，漸漬平中，以絕寇叛。祜欲因所遏水，浮船運糧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車。抗聞，使咸亟破之。諸將皆惑，屢諫不聽。祜至當陽，聞堰敗，乃改船以車運，大費損功力。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，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。抗令張咸固守其城；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；水軍督留慮、鎮西將軍朱琬拒胤；身率三軍，憑圍對肇。將軍朱喬、營都督俞贊亡詣肇。抗曰：「贊軍中舊吏，知吾虛實者，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，若敵攻圍，必先此處。」即夜易夷民，皆以舊將充之。明日，肇果攻故夷兵處，抗命旋軍擊之，矢石雨下，肇衆傷死者相屬。肇至經月，計屈夜遁。抗欲追之，而慮闡畜力項領，伺視間隙，兵不足分，於是但鳴鼓戒衆，若將追者。肇衆兇懼，悉解甲挺走，抗使輕兵躡之，肇大破敗，祜等皆引軍還。抗遂陷西陵城，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，自此以下，所請赦者數萬口。脩治城圍，東還樂鄉，貌無矜色，謙沖如常，故得將士歡心。晉陽秋曰：抗與羊祜推僑、札之好。抗嘗遺祜酒，祜飲之不疑。抗有疾，祜饋之藥，抗亦推心服之。于時以為華元、子反復見於今。　漢晉春秋曰：羊祜旣歸，增脩德信，以懷吳人。陸抗每告其邊戍曰：「彼專為德，我專為暴，是不戰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，無求細益而已。」於是吳、晉之間，餘糧栖畝而不犯，牛馬逸而入境，可宣告而取也。沔上獵，吳獲晉人先傷者，皆送而相還。抗嘗疾，求藥於祜，祜以成合與之，曰：「此上藥也，近始自作，未及服，以君疾急，故相致。」抗得而服之，諸將或諫，抗不荅。孫皓聞二境交和，以詰於抗，抗曰：「夫一邑一鄉，不可以無信義之人，而況大國乎？臣不如是，正足以彰其德耳，於祜無傷也。」或以祜、抗為失臣節，兩譏之。　習鑿齒曰：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，信順者萬人之所宗，雖大猷旣喪，義聲乆淪，狙詐馳於當塗，權略周乎急務，負力從橫之人，臧獲牧豎之智，未有不憑此以創功，捨茲而獨立者也。是故晉文退舍，而原城請命；穆子圍鼓，訓之以力；冶夫獻策，而費人斯歸；樂毅緩攻，而風烈長流。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，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！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，吳人不能越淮、沔而進取中國，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，力均而智侔，道不足以相傾也。夫殘彼而利我，未若利我而無殘；振武以懼物，未若德廣而民懷。匹夫猶不可以力服，而況一國乎？力服猶不如以德來，而況不制乎？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，思五兵之則，齊其民人，均其施澤，振義網以羅彊吳，明兼愛以革暴俗，易生民之視聽，馳不戰乎江表。故能德音恱暢，而襁負雲集，殊鄰異域，義讓交弘，自吳之遇敵，未有若此者也。抗見國小主暴，而晉德彌昌，人積兼己之善，而己無固本之規，百姓懷嚴敵之德，闔境有棄主之慮，思所以鎮定民心，緝寧外內，奮其危弱，抗權上國者，莫若親行斯道，以侔其勝。使彼德靡加吾，而此善流聞，歸重邦國，弘明遠風，折衝於枕席之上，校勝於帷幄之內，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，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，信義感於寇讎，丹懷體於先日。豈設狙詐以危賢，徇己身之私名，貪外物之重我，闇服之而不備者哉！由是論之，苟守局而保疆，一卒之所能；協數以相危，小人之近事；積詐以防物，臧獲之餘慮；威勝以求安，明哲之所賤。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，舍此而取彼者，其道良弘故也。

加拜都護。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，抗上疏曰：「夫俊乂者，國家之良寶，社稷之貴資，庶政所以倫叙，四門所以穆清也。故大司農樓玄、散騎中常侍王蕃、少府李勗，皆當世秀頴，一時顯器，旣蒙初寵，從容列位，而並旋受誅殛，或圮族替祀，或投棄荒裔。蓋周禮有赦賢之辟，春秋有宥善之義，書曰：『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』而蕃等罪名未定，大辟以加，心經忠義，身被極刑，豈不痛哉！且已死之刑，固無所識，至乃焚爍流漂，棄之水濵，懼非先王之正典，或甫侯之所戒也。是以百姓哀聳，士民同慼。蕃、勗永已，悔亦靡及，誠望陛下赦召玄出，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。瑩父綜納言先帝，傅弼文皇，及瑩承基，內厲名行，今之所坐，罪在可宥。臣懼有司未詳其事，如復誅戮，益失民望，乞垂天恩，原赦瑩罪，哀矜庶獄，清澄刑網，則天下幸甚！」

時師旅仍動，百姓疲弊，抗上疏曰：「臣聞易貴隨時，傳美觀釁，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，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。苟無其時，玉臺有憂傷之慮，孟津有反旆之軍。今不務富國彊兵，力農畜穀，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，百揆之署無曠厥職，明黜陟以厲庶尹，審刑賞以示勸沮，訓諸司以德，而撫百姓以仁，然後順天乘運，席卷宇內，而聽諸將徇名，窮兵黷武，動費萬計，士卒彫瘁，寇不為衰，而我已大病矣！今爭帝王之資，而昧十百之利，此人臣之姦便，非國家之良策也。昔齊魯三戰，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。何則？大小之勢異也。況今師所克獲，不補所喪哉？且阻兵無衆，古之明鑒，誠宜蹔息進取小規，以畜士民之力，觀釁伺隙，庶無悔吝。」

二年春，就拜大司馬、荊州牧。三年夏，疾病，上疏曰：「西陵、建平，國之蕃表，旣處下流，受敵二境。若敵汎舟順流，舳艫千里，星奔電邁，俄然行至，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。此乃社稷安危之機，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。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，以為西陵國之西門，雖云易守，亦復易失。若有不守，非但失一郡，則荊州非吳有也。如其有虞，當傾國爭之。臣往在西陵，得涉遜迹，前乞精兵三萬，而主者循常，未肯差赴。自步闡以後，益更損耗。今臣所統千里，受敵四處，外禦彊對，內懷百蠻，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，羸弊日乆，難以待變。臣愚以為諸王幼沖，未統國事，可且立傅相，輔導賢姿，無用兵馬，以妨要務。又黃門豎宦，開立占募，兵民怨役，逋逃入占。乞特詔簡閱，一切料出，以補疆埸受敵常處，使臣所部足滿八萬，省息衆務，信其賞罰，雖韓、白復生，無所展巧。若兵不增，此制不改，而欲克諧大事，此臣之所深慼也。若臣死之後，乞以西方為屬。願陛下思覽臣言，則臣死且不朽。」

秋遂卒，子晏嗣。晏及弟景、玄、機、雲分領抗兵。晏為裨將軍、夷道監。天紀四年，晉軍伐吳，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，所至輒克，終如抗慮。景字士仁，以尚公主拜騎都尉，封毗陵侯，旣領抗兵，拜偏將軍、中夏督，澡身好學，著書數十篇也。文士傳曰：陸景母張承女，諸葛恪外生。恪誅，景母坐見黜。景少為祖母所育養，及祖母亡，景為之心喪三年。二月壬戌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。癸亥，景亦遇害，時年三十一。景妻，孫皓適妹，與景俱張承外孫也。景弟機，字士衡，雲字士龍。機雲別傳曰：晉太康末，俱入洛，造司空張華，華一見而奇之，曰：「伐吳之役，利在獲二儁。」遂為之延譽，薦之諸公。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，轉太子洗馬、尚書著作郎。雲為吳王郎中令，出宰浚儀，甚有惠政，吏民懷之，生為立祠。後並歷顯位。機天才綺練，文藻之美，獨冠於時。雲亦善屬文，清新不及機，而口辯持論過之。于時朝廷多故，機、雲並自結於成都王頴。頴用機為平原相，雲清河內史。尋轉雲右司馬，甚見委仗。無幾而與長沙王搆隙，遂舉兵攻洛，以機行後將軍，督王粹、牽秀等諸軍二十萬，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。機吳人，羇旅單宦，頓居羣士之右，多不厭服。機屢戰失利，死散過半。初，宦人孟玖，頴所嬖幸，乘寵豫權，雲數言其短，頴不能納，玖又從而毀之。是役也，玖弟超亦領衆配機，不奉軍令。機繩之以法，超宣言曰陸機將反。及牽秀等譖機於頴，以為持兩端，玖又搆之於內，頴信之，遣收機，并收雲及弟耽，並伏法。機兄弟旣江南之秀，亦著名諸夏，並以無罪夷滅，天下痛惜之。機文章為世所重，雲所著亦傳於世。初，抗之克步闡也，誅及嬰孩，識道者尤之曰：「後世必受其殃！」及機之誅，三族無遺，孫惠與朱誕書曰：「馬援擇君，凡人所聞，不意三陸相攜暴朝，殺身傷名，可為悼歎。」事亦並在晉書。

評曰：劉備天下稱雄，一世所憚，陸遜春秋方壯，威名未著，摧而克之，罔不如志。予旣奇遜之謀略，又歎權之識才，所以濟大事也。及遜忠誠懇至，憂國亡身，庶幾社稷之臣矣。抗貞亮籌幹，咸有父風，弈世載美，具體而微，可謂克構者哉！

##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

孫登傳

孫登字子高，權長子也。魏黃初二年，以權為吳王，拜登東中郎將，封萬戶侯，登辭疾不受。是歲，立登為太子，選置師傅，銓簡秀士，以為賔友，於是諸葛恪、張休、顧譚、陳表等以選入，侍講詩書，出從騎射。權欲登讀漢書，習知近代之事，以張昭有師法，重煩勞之，乃令休從昭受讀，還以授登。登待接寮屬，略用布衣之禮，與恪、休、譚等或同輿而載，或共帳而寐。太傅張溫言於權曰：「夫中庶子官最親密，切問近對，宜用儁德。」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。後又以庶子禮拘，復令整巾侍坐。黃龍元年，權稱尊號，登為皇太子，以恪為左輔，休右弼，譚為輔正，表為翼正都尉，是為四友，而謝景、范慎、刁玄、羊衜等皆為賔客，衜音道。於是東宮號為多士。吳錄曰：慎字孝敬，廣陵人，竭忠知己之君，纏綿三益之友，時人榮之。著論二十篇，名曰矯非。後為侍中，出補武昌左部督，治軍整頓。孫皓移都，甚憚之，詔曰：「慎勳德俱茂，朕所敬憑，宜登上公，以副衆望。」以為太尉。慎自恨久為將，遂託老耄。軍士戀之，舉營為之隕涕。鳳凰三年卒，子耀嗣。玄，丹楊人。衜，南陽人。　吳書曰：衜初為中庶子，年二十。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，自衞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，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，時人咸怪之。而蕃後叛逆，衆乃服之。　江表傳曰：登使侍中胡綜作賔友目曰：「英才卓越，超踰倫匹，則諸葛恪。精識時機，達幽究微，則顧譚。凝辨宏達，言能釋結，則謝景。究學甄微，游夏同科，則范慎。」衜乃私駁綜曰：「元遜才而疏，子嘿精而狠，叔發辯而浮，孝敬深而狹。」所言皆有指趣。而衜卒以此言見咎，不為恪等所親。後四人皆敗，吳人謂衜之言有徵。位至桂陽太守，卒。

權遷都建業，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，領宮府留事。登或射獵，當由徑道，常遠避良田，不踐苗稼，至所頓息，又擇空閑之地，其不欲煩民如此。嘗乘馬出，有彈丸過，左右求之。有一人操彈佩丸，咸以為是，辭對不服，從者欲捶之，登不聽，使求過丸，比之非類，乃見釋。又失盛水金馬盂，覺得其主，左右所為，不忍致罰，呼責數之，長遣歸家，勑親近勿言。後弟慮卒，權為之降損，登晝夜兼行，到賴鄉，自聞，即時召見。見權悲泣，因諫曰：「慮寢疾不起，此乃命也。方今朔土未一，四海喁喁，天戴陛下，而以下流之念，減損大官殽饌，過於禮制，臣竊憂惶。」權納其言，為之加膳。住十餘日，欲遣西還，深自陳乞，以乆離定省，子道有闕，又陳陸遜忠勤，無所顧憂，權遂留焉。嘉禾三年，權征新城，使登居守，總知留事。時年穀不豐，頗有盜賊，乃表定科令，所以防禦，甚得止姦之要。

初，登所生庶賤，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，後徐氏以妬廢處吳，而步夫人最寵。步氏有賜，登不敢辭，拜受而已。徐氏使至，所賜衣服，必沐浴服之。登將拜太子，辭曰：「本立而道生，欲立太子，宜先立后。」權曰：「卿母安在？」對曰：「在吳。」權嘿然。吳書曰：弟和有寵於權，登親敬，待之如兄，常有欲讓之心。

立凡二十一年，年三十三卒。臨終，上疏曰：「臣以無狀，嬰抱篤疾，自省微劣，懼卒隕斃。臣不自惜，念當委離供養，埋胔后土，長不復奉望宮省，朝覲日月，生無益於國，死貽陛下重慼，以此為哽結耳。臣聞死生有命，長短自天，周晉、顏回有上智之才，而尚夭折，況臣愚陋，年過其壽，生為國嗣，沒享榮祚，於臣已多，亦何悲恨哉！方今大事未定，逋寇未討，萬國喁喁，係命陛下，危者望安，亂者仰治。願陛下棄忘臣身，割下流之恩，脩黃老之術，篤養神光，加羞珍膳，廣開神明之慮，以定無窮之業，則率土幸賴，臣死無恨也。皇子和仁孝聦哲，德行清茂，宜早建置，以繫民望。諸葛恪才略博達，器任佐時。張休、顧譚、謝景，皆通敏有識斷，入宜委腹心，出可為爪牙。范慎、華融矯矯壯節，有國士之風。羊衜辯捷，有專對之材。刁玄優弘，志履道真。裴欽博記，翰采足用。蔣脩、虞翻，志節分明。凡此諸臣，或宜廊廟，或任將帥，皆練時事，明習法令，守信固義，有不可奪之志。此皆陛下日月所照，選置臣宮，得與從事，備知情素，敢以陳聞。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，師旅未休，當厲六軍，以圖進取。軍以人為衆，衆以財為寶，竊聞郡縣頗有荒殘，民物凋弊，姦亂萌生，是以法令繁滋，刑辟重切。臣聞為政聽民，律令與時推移，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，博采衆議，寬刑輕賦，均息力役，以順民望。陸遜忠勤於時，出身憂國，謇謇在公，有匪躬之節。諸葛瑾、步隲、朱然、全琮、朱據、呂岱、吾粲、闞澤、嚴畯、張承、孫怡忠於為國，通達治體。可令陳上便宜，蠲除苛煩，愛養士馬，撫循百姓。五年之外，十年之內，遠者歸復，近者盡力，兵不血刃，而大事可定也。臣聞『鳥之將死其鳴也哀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』，故子囊臨終，遺言戒時，君子以為忠，豈況臣登，其能已乎？願陛下留意聽采，臣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」旣絕而後書聞，權益以摧感，言則隕涕。是歲，赤烏四年也。謝景時為豫章太守，不勝哀情，棄官奔赴，拜表自劾。權曰：「君與太子從事，異於他吏。」使中使慰勞，聽復本職，發遣還郡。謚登曰宣太子。吳書曰：初葬句容，置園邑，奉守如法，後三年改葬蔣陵。

子璠、希，皆早卒，次子英，封吳侯。五鳳元年，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，謀誅峻，事覺自殺，國除。吳歷曰：孫和以無罪見殺，衆庶皆懷憤歎，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，欲共殺峻立英，事覺，皆見殺，英實不知。

謝景者字叔發，南陽宛人。在郡有治迹，吏民稱之，以為前有顧劭，其次即景。數年卒官。

孫慮傳

孫慮字子智，登弟也。少敏惠有才藝，權器愛之。黃武七年，封建昌侯。後二年，丞相雍等奏慮性聦體達，所尚日新，比方近漢，宜進爵稱王，權未許。乆之，尚書僕射存上疏曰：「帝王之興，莫不襃崇至親，以光羣后，故魯衞於周，寵冠諸侯，高帝五王，封列于漢，所以藩屏本朝，為國鎮衞。建昌侯慮稟性聦敏，才兼文武，於古典制，宜正名號。陛下謙光，未肯如舊，羣寮大小，咸用於邑。方今姦寇恣睢，金鼓未弭，腹心爪牙，惟親與賢。輒與丞相雍等議，咸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，授任偏方，以光大業。」權乃許之，於是假節開府，治半州。吳書載權詔曰：「期運擾亂，凶邪肆虐，威罰有序，干戈不戢。以慮氣志休懿，武略夙昭，必能為國佐定大業，故授以上將之位，至以殊特之榮，寵以兵馬之勢，委以偏方之任。外欲威振敵虜，厭難萬里，內欲鎮撫遠近，慰卹將士，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。慮其內脩文德，外經武訓，持盈若沖，則滿而不溢。敬慎乃心，無忝所受。」慮以皇子之尊，富於春秋，遠近嫌其不能留意。及至臨事，遵奉法度，敬納師友，過於衆望。年二十，嘉禾元年卒。無子，國除。

孫和傳

孫和字子孝，慮弟也。少以母王有寵見愛，年十四，為置宮衞，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。好學下士，甚見稱述。赤烏五年，立為太子，時年十九。闞澤為太傅，薛綜為少傅，而蔡穎、張純、封俌、嚴維等皆從容侍從。吳書曰：和少岐嶷有智意，故權尤愛幸，常在左右，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，諸子莫得比焉。好文學，善騎射，承師涉學，精識聦敏，尊敬師傅，愛好人物。穎等每朝見進賀，和常降意，歡以待之。講校經義，綜察是非，及訪諮朝臣，考績行能，以知優劣，各有條貫。後諸葛壹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，權潛軍待之。和以權暴露外次，又戰者凶事，常憂勞憯怛，不復會同飲食，數上諫，戒令持重，務在全勝，權還，然後敢安。張純字元基，敦之子。吳錄曰：純少厲操行，學博才秀，切問捷對，容止可觀。拜郎中，補廣德令，治有異績，擢為太子輔義都尉。

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，和以為姦妄之人，將因事錯意，以生禍心，不可長也，表宜絕之。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，晏亦白寶，和謂晏曰：「文武在事，當能幾人，因隙構簿，圖相危害，豈有福哉？」遂兩釋之，使之從厚。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，校習射御，以周世務，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，非進取之謂。後羣寮侍宴，言及博弈，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，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，非所以進德脩業，積累功緒者也。且志士愛日惜力，君子慕其大者，高山景行，恥非其次。夫以天地長乆，而人居其間，有白駒過隙之喻，年齒一暮，榮華不再。凡所患者，在於人情所不能絕，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，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，其於名行，豈不善哉？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，嬉娛之好，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，何必博弈，然後為歡。乃命侍坐者八人，各著論以矯之。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，和以示賔客。時蔡穎好弈，直事在署者頗斆焉，故以此諷之。

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。權嘗寢疾，和祠祭於廟，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，邀和過所居。全公主使人覘視，因言太子不在廟中，專就妃家計議；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，有喜色。權由是發怒，夫人憂死，而和寵稍損，懼於廢黜。魯王霸覬覦滋甚，陸遜、吾粲、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，理不可奪，全寄、楊笁為魯王霸支黨，譖愬日興。粲遂下獄誅，譚徙交州。權沈吟者歷年，殷基通語曰：初權旣立和為太子，而封霸為魯王，初拜猶同宮室，禮秩未分。羣公之議，以為太子、國王上下有序，禮秩宜異，於是分宮別僚，而隙端開矣。自侍御賔客造為二端，仇黨疑貳，滋延大臣。丞相陸遜、大將軍諸葛恪、太常顧譚、驃騎將軍朱據、會稽太守滕胤、大都督施績、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，宗事太子，驃騎將軍步隲、鎮南將軍呂岱、大司馬全琮、左將軍呂據、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，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。權患之，謂侍中孫峻曰：「子弟不睦，臣下分部，將有袁氏之敗，為天下笑。一人立者，安得不亂？」於是有改嗣之規矣。　臣松之以為袁紹、劉表謂尚、琮為賢，本有傳後之意，異於孫權旣以立和而復寵霸，坐生亂階，自構家禍，方之袁、劉，昏悖甚矣。步隲以德度著稱，為吳良臣，而阿附於霸，事同楊笁，何哉？和旣正位，適庶分定，就使才德不殊，猶將義不黨庶，況霸實無聞，而和為令嗣乎？夫邪僻之人，豈其舉體無善，但一為不善，衆美皆亡耳。隲若果有此事，則其餘不足觀矣！呂岱、全琮之徒，蓋所不足論耳。後遂幽閉和。於是驃騎將軍朱據、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，連日詣闕請和。權登白爵觀見，甚惡之，勑據、晃等無事忩忩。權欲廢和立亮，無難督陳正、五營督陳象上書，稱引晉獻公殺申生，立奚齊，晉國擾亂，又據、晃固諫不止。權大怒，族誅正、象，據、晃牽入殿，杖一百，吳歷曰：晃入，口諫曰：「太子仁明，顯聞四海。今三方鼎跱，實不宜搖動太子，以生衆心。願陛下少垂聖慮，老臣雖死，猶生之年。」叩頭流血，辭氣不撓。權不納晃言，斥還田里。孫皓即位，詔曰：「故僕射屈晃，志匡社稷，忠諫亡身。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，弟幹、恭為立義都尉。」緒後亦至尚書僕射。晃，汝南人，見胡沖荅問。　吳書曰：張純亦盡言極諫，權幽之，遂棄市。竟徙和於故鄣，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。衆咸冤之。吳書曰：權寢疾，意頗感寤，欲徵和還立之，全公主及孫峻、孫弘等固爭之，乃止。

太元二年正月，封和為南陽王，遣之長沙。吳書曰：和之長沙，行過蕪湖，有鵲巢于帆檣，故官寮聞之皆憂慘，以為檣末傾危，非乆安之象。或言鵲巢之詩有「積行累功以致爵位」之言，今王至德茂行，復受國土，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？四月，權薨，諸葛恪秉政。恪即和妃張之舅也。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，并致問於恪。臨去，恪謂遷曰：「為我達妃，期當使勝他人。」此言頗泄。又恪有徙都意，使治武昌宮，民間或言欲迎和。及恪被誅，孫峻因此奪和璽綬，徙新都，又遣使者賜死。和與妃張辭別，張曰：「吉凶當相隨，終不獨生活也。」亦自殺，舉邦傷焉。

孫休立，封和子皓為烏程侯，自新都之本國。休薨，皓即阼，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，改葬明陵，置園邑二百家，令、丞奉守。後年正月，又分吳郡、丹楊九縣為吳興郡，治烏程，置太守，四時奉祠。有司奏言，宜立廟京邑。寶鼎二年七月，使守大匠薛珝營立寢堂，號曰清廟。十二月，遣守丞相孟仁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，以靈輿法駕，東迎神於明陵。皓引見仁，親拜送於庭。吳書曰：比仁還，中使手詔，日夜相繼，奉問神靈起居動止。巫覡言見和被服，顏色如平生日，皓悲喜涕淚，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。靈輿當至，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，皓於金城外露宿。明日，望拜於東門之外。其翌日，拜廟薦祭，歔欷悲感。比七日三祭，倡技晝夜娛樂。有司奏言「祭不欲數，數則黷，宜以禮斷情」，然後止。吳歷曰：和四子：皓、德、謙、俊。孫休即位，封德錢唐侯，謙永安侯，俊拜騎都尉。皓在武昌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，聚萬餘人，劫謙，將至秣陵，欲立之。未至三十里住，擇吉日，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、諸葛靚。靚即斬其使。但遂前到九里，固、靚出擊，大破之。但兵裸身無鎧甲，臨陣皆披散。謙獨坐車中，遂生獲之。固不敢殺，以狀告皓，皓酖之，母子皆死。俊，張承外孫，聦明辨惠，為遠近所稱，皓又殺之。

孫霸傳

孫霸字子威，和弟也。和為太子。霸為魯王，寵愛崇特，與和無殊。頃之，和、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，權禁斷往來，假以精學。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：「臣聞古之有天下者，皆先顯別適庶，封建子弟，所以尊重祖宗，為國藩表也。二宮拜授，海內稱宜，斯乃大吳興隆之基。頃聞二宮並絕賔客，遠近悚然，大小失望。竊從下風，聽採衆論，咸謂二宮智達英茂，自正名建號，於今三年，德行內著，美稱外昭，西北二隅，乆所服聞。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，勤命二宮賔延四遠，使異國聞聲，思為臣妾。今旣未垂意於此，而發明詔，省奪備衞，抑絕賔客，使四方禮敬，不復得通，雖實陛下敦尚古義，欲令二宮專志於學，不復顧慮觀聽小宜，期於溫故博物而已，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。或謂二宮不遵典式，此臣所以寢息不寧。就如所嫌，猶宜補察，密加斟酌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。臣懼積疑成謗，乆將宣流，而西北二隅，去國不遠，異同之語，易以聞達。聞達之日，聲論當興，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，不審陛下何以解之？若無以解異國，則亦無以釋境內。境內守疑，異國興謗，非所以育巍巍，鎮社稷也。願陛下早發優詔，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，則天清地晏，萬國幸甚矣。」

時全寄、吳安、孫奇、楊笁等陰共附霸，圖危太子。譖毀旣行，太子以敗，霸亦賜死。流笁屍于江，兄穆以數諫戒笁，得免大辟，猶徙南州。霸賜死後，又誅寄、安、奇等，咸以黨霸搆和故也。

霸二子，基、壹。五鳳中，封基為吳侯，壹宛陵侯。基侍孫亮在內，太平二年，盜乘御馬，收付獄。亮問侍中刁玄曰：「盜乘御馬罪云何？」玄對曰：「科應死。然魯王早終，惟陛下哀原之。」亮曰：「法者，天下所共，何得阿以親親故邪？當思惟可以釋此者，柰何以情相迫乎？」玄曰：「舊赦有大小，或天下，亦有千里、五百里赦，隨意所及。」亮曰：「解人不當爾邪！」乃赦宮中，基以得免。孫皓即位，追和、霸舊隙，削基、壹爵土，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。

孫奮傳

孫奮字子揚，霸弟也，母曰仲姬。太元二年，立為齊王，居武昌。權薨，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濵兵馬之地，徙奮於豫章。奮怒，不從命，又數越法度。恪上牋諫曰：「帝王之尊，與天同位，是以家天下，臣父兄，四海之內，皆為臣妾。仇讎有善，不得不舉，親戚有惡，不得不誅，所以承天理物，先國後身，蓋聖人立制，百代不易之道也。昔漢初興，多王子弟至於太彊，輒為不軌，上則幾危社稷，下則骨肉相殘，其後懲戒，以為大諱。自光武以來，諸王有制，惟得自娛於宮內，不得臨民，干與政事，其與交通，皆有重禁，遂以全安，各保福祚。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。近袁紹、劉表各有國土，土地非狹，人衆非弱，以適庶不分，遂滅其宗祀。此乃天下愚智，所共嗟痛。大行皇帝覽古戒今，防芽遏萌，慮於千載。是以寢疾之日，分遣諸王，各早就國，詔策殷勤，科禁嚴峻，其所戒勑，無所不至，誠欲上安宗廟，下全諸王，使百世相承，無凶國害家之悔也。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，中念河間獻王、東海王彊恭敬之節，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。而聞頃至武昌以來，多違詔勑，不拘制度，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。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，當以表聞，公付有司，而擅私殺，事不明白。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，輔導大王，旣不承用其言，令懷憂怖。華錡先帝近臣，忠良正直，其所陳道，當納用之，而聞怒錡，有收縛之語。又中書楊融，親受詔勑，所當恭肅，云『正自不聽禁，當如我何』？聞此之日，大小驚怪，莫不寒心。里語曰：『明鏡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』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，改易其行，戰戰兢兢，盡敬朝廷，如此則無求不得。若棄忘先帝法教，懷輕慢之心，臣下寧負大王，不敢負先帝遺詔，寧為大王所怨疾，豈敢忘尊主之威，而令詔勑不行於藩臣邪？此古今正義，大王所照知也。夫福來有由，禍來有漸，漸生不憂，將不可悔。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，懷驚懼之慮，享祚無窮，豈有滅亡之禍哉？夫良藥苦口，惟疾者能甘之。忠言逆耳，惟達者能受之。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，廣福慶之基原，是以不自知言至，願蒙三思。」

奮得牋懼，遂移南昌，游獵彌甚，官屬不堪命。及恪誅，奮下住蕪湖，欲至建業觀變。傅相謝慈等諫奮，奮殺之。慈字孝宗，彭城人，見禮論，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。坐廢為庶人，徙章安縣。太平三年，封為章安侯。江表傳載亮詔曰：「齊王奮前坐殺吏，廢為庶人，連有赦令，獨不見原，縱未宜復王，何以不侯？又諸孫兄弟作將，列在江渚，孤有兄獨爾云何？」有司奏可，就拜為侯。

建衡二年，孫皓左夫人王氏卒。皓哀念過甚，朝夕哭臨，數月不出，由是民間或謂皓死，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。奮母仲姬墓在豫章，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，掃除墳塋。皓聞之，車裂俊，夷三族，誅奮及其五子，國除。江表傳曰：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，皓不聽。奮以此見疑，本在章安，徙還吳城禁錮，使男女不得通婚，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。奮上表乞自比禽獸，使男女自相配偶。皓大怒，遣察戰齎藥賜奮，奮不受藥，叩頭千下，曰：「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治，無豫國事，乞丐餘年。」皓不聽，父子皆飲藥死。　臣松之案：建衡二年至奮之死，孫皓即位，尚猶未乆。若奮未被疑之前，兒女年二十左右，至奮死時，不得年三十四十也。若先已長大，自失時未婚娶，則不由皓之禁錮矣。此雖欲增皓之惡，然非實理。

評曰：孫登居心所存，足為茂美之德。慮、和並有好善之姿，規自砥礪，或短命早終，或不得其死，哀哉！霸以庶干適，奮不遵軌度，固取危亡之道也。然奮之誅夷，橫遇飛禍矣。

##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

賀齊傳

賀齊字公苗，會稽山陰人也。虞預晉書曰：賀氏本姓慶氏。齊伯父純，儒學有重名，漢安帝時為侍中、江夏太守，去官，與江夏黃瓊、漢中楊厚俱公車徵。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，改為賀氏。齊父輔，永寧長。少為郡吏，守剡長。縣吏斯從輕俠為姧，齊欲治之，主簿諫曰：「從，縣大族，山越所附，今日治之，明日寇至。」齊聞大怒，便立斬從。從族黨遂相糾合，衆千餘人，舉兵攻縣。齊率吏民，開城門突擊，大破之，威震山越。後太末、豐浦民反，轉守太末長，誅惡養善，期月盡平。

建安元年，孫策臨郡，察齊孝廉。時王朗奔東冶，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。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，將兵討升，以齊為永寧長。晏為升所敗，齊又代晏領都尉事。升畏齊威名，遣使乞盟。齊因告喻，為陳禍福，升遂送上印綬，出舍求降。賊帥張雅、詹彊等不願升降，反共殺升，雅稱無上將軍，彊稱會稽太守。賊盛兵少，未足以討，齊住軍息兵。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，齊令越人因事交構，遂致疑隙，阻兵相圖。齊乃進討，一戰大破雅，彊黨震懼，率衆出降。

候官旣平，而建安、漢興、南平復亂，齊進兵建安，立都尉府，是歲八年也。郡發屬縣五千兵，各使本縣長將之，皆受齊節度。賊洪明、洪進、苑御、吳免、華當等五人，率各萬戶，連屯漢興，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，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，同出餘汗。音干。軍討漢興，經餘汗。齊以為賊衆兵少，深入無繼，恐為所斷，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。蕃本與齊鄰城，恥見部伍，辭不肯留。齊乃斬蕃，於是軍中震慄，無不用命。遂分兵留備，進討明等，連大破之。臨陣斬明，其免、當、進、御皆降。轉擊蓋竹，軍向大潭，三將又降。凡討治斬首六千級，名帥盡禽，復立縣邑，料出兵萬人，拜為平東校尉。十年，轉討上饒，分以為建平縣。

十三年，遷威武中郎將，討丹陽黟、歙。時武彊、葉鄉、東陽、豐浦四鄉先降，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。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，毛甘萬戶屯烏聊山，黟帥陳僕、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。林歷山四靣壁立，高數十丈，徑路危狹，不容刀楯，賊臨高下石，不可得攻。軍住經日，將吏患之。齊身出周行，觀視形便，陰募輕捷士，為作鐵弋，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，以弋拓斬山為緣道，夜令潛上，乃多縣布以援下人，得上百數人，四靣流布，俱鳴皷角，齊勒兵待之。賊夜聞皷聲四合，謂大軍悉已得上，驚懼惑亂，不知所為，守路備險者，皆走還依衆。大軍因是得上，大破僕等，其餘皆降，凡斬首七千。抱朴子曰：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，賊中有善禁者，每當交戰，官軍刀劒不得拔，弓弩射矢皆還相向，輒致不利。賀將軍長情有思，乃曰：「吾聞金有刃者可禁，蟲有毒者可禁，其無刃之物，無毒之蟲，則不可禁。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，必不能禁無刃物矣。」乃多作勁木白棓，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，盡捉棓。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，了不嚴備。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，彼禁者果不復行，所擊殺者萬計。齊復表分歙為新定、黎陽、休陽。并黟、歙，凡六縣，權遂割為新都郡，齊為太守，立府於始新，加偏將軍。

十六年，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，復數千人，齊出討之，即復破稚，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。吳錄曰：晉改為臨安。被命詣所在，及當還郡，權出祖道，作樂舞象。吳書曰：權謂齊曰：「今定天下，都中國，使殊俗貢珍，狡獸卒舞，非君誰與？」齊曰：「殿下以神武應期，廓開王業，臣幸遭際會，得驅馳風塵之下，佐助末行，效鷹犬之用，臣之願也。若殊俗貢珍，狡獸率舞，宜在聖德，非臣所能。」賜齊軿車駿馬，罷坐住駕，使齊就車。齊辭不敢，權使左右扶齊上車，令導吏卒兵騎，如在郡儀。權望之笑曰：「人當努力，非積行累勤，此不可得。」去百餘步乃旋。

十八年，豫章東部民彭材、李玉、王海等起為賊亂，衆萬餘人。齊討平之，誅其首惡，餘皆降服。揀其精健為兵，次為縣戶。遷奮武將軍。

二十年，從權征合肥。時城中出戰，徐盛被創失矛，齊引兵拒擊，得盛所失。江表傳曰：權征合肥還，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，幾至危殆。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。權旣入大船，會諸將飲宴，齊下席涕泣而言曰：「至尊人主，常當持重。今日之事，幾至禍敗，羣下震怖，若無天地，願以此為終身誡。」權自前收其淚曰：「大慙！謹以刻心，非但書諸紳也。」

二十一年，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，化民為賊，陵陽、始安、涇縣皆與突相應。齊與陸遜討破突，斬首數千，餘黨震服，丹楊三縣皆降，料得精兵八千人。拜安東將軍，封山陰侯，出鎮江上，督扶州以上至皖。

黃武初，魏使曹休來伐，齊以道遠後至，因住新市為拒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，所亡中分，將士失色，賴齊未濟，偏軍獨全，諸將倚以為埶。

齊性奢綺，尤好軍事，兵甲器械極為精好，所乘船雕刻丹鏤，青蓋絳襜，干櫓戈矛，葩瓜文畫，弓弩矢箭，咸取上材，蒙衝鬬艦之屬，望之若山。休等憚之，遂引軍還。遷後將軍，假節領徐州牧。

初，晉宗為戲口將，以衆叛如魏，還為蘄春太守，圖襲安樂，取其保質。權以為恥忿，因軍初罷，六月盛夏，出其不意，詔齊督麋芳、鮮于丹等襲蘄春，遂生虜宗。後四年卒，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，為佳將。會稽典錄曰：景為滅賊校尉，御衆嚴而有恩，兵器精飾，為當時冠絕，早卒。達頗任氣，多所犯迕，故雖有征戰之勞，而爵位不至，然輕財貴義，膽烈過人。子質，位至虎牙將軍。景子邵，別有傳。

全琮傳

全琮字子璜，吳郡錢唐人也。父柔，漢靈帝時舉孝廉，補尚書郎右丞，董卓之亂，棄官歸，州辟別駕從事，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。孫策到吳，柔舉兵先附，策表柔為丹楊都尉。孫權為車騎將軍，以柔為長史，徙桂陽太守。柔甞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，有所市易。琮至，皆散用，空船而還。柔大怒，琮頓首曰：「愚以所市非急，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，故便振贍，不及啟報。」柔更以奇之。徐衆評曰：禮，子事父無私財，又不敢私施，所以避尊上也。棄命專財而以邀名，未盡父子之禮。　臣松之以為子路問「聞斯行諸」？子曰「有父兄在」。琮輒散父財，誠非子道，然士類縣命，憂在朝夕，權其輕重，以先人急，斯亦馮煖市義、汲黯振救之類，全謂邀名，或負其心。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，依琮居者以百數，琮傾家給濟，與共有無，遂顯名遠近。後權以為奮威校尉，授兵數千人，使討山越。因開募召，得精兵萬餘人，出屯牛渚，稍遷偏將軍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，劉備將關羽圍樊、襄陽，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，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，恐事泄，故寢琮表不荅。及禽羽，權置酒公安，顧謂琮曰：「君前陳此，孤雖不相荅，今日之捷，抑亦君之功也。」於是封陽華亭侯。

黃初元年，魏以舟軍大出洞口，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，軍營相望。敵數以輕船鈔擊，琮常帶甲仗兵，伺候不休。頃之，敵數千人出江中，琮擊破之，梟其將軍尹盧。遷琮綏南將軍，進封錢唐侯。四年，假節領九江太守。

七年，權到皖，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，破之於石亭。是時丹楊、吳、會山民復為寇賊，攻沒屬縣，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，琮領太守。吳錄曰：琮時治富春。至，明賞罰，招誘降附，數年中，得萬餘人。權召琮還牛渚，罷東安郡。江表傳曰：琮還，經過錢唐，脩祭墳墓，麾幢節蓋，曜於舊里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、宗族六親，施散惠與，千有餘萬，本土以為榮。黃龍元年，遷衞將軍、左護軍、徐州牧，吳書曰：初，琮為將甚勇決，當敵臨難，奮不顧身。及作督帥，養威持重，每御軍，常任計策，不營小利。　江表傳曰：權使子登出征，已出軍，次于安樂，羣臣莫敢諫。琮密表曰：「古來太子未甞偏征也，故從曰撫軍，守曰監國。今太子東出，非古制也，臣竊憂疑。」權即從之，命登旋軍，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。尚公主。

嘉禾二年，督步騎五萬征六安，六安民皆散走，諸將欲分兵捕之。琮曰：「夫乘危徼倖，舉不百全者，非國家大體也。今分兵捕民，得失相半，豈可謂全哉？縱有所獲，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。如或邂逅，虧損非小，與其獲罪，琮寧以身受之，不敢徼功以負國也。」

赤烏九年，遷右大司馬、左軍師。為人恭順，善於承顏納規，言辭未甞切迕。初，權將圍珠崖及夷州，皆先問琮，琮曰：「以聖朝之威，何向而不克？然殊方異域，隔絕障海，水土氣毒，自古有之，兵入民出，必生疾病，轉相污染，往者懼不能反，所獲何可多致？猥虧江岸之兵，以兾萬一之利，愚臣猶所不安。」權不聽。軍行經歲，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，權深悔之。後言次及之，琮對曰：「當是時，羣臣有不諫者，臣以為不忠。」

琮旣親重，宗族子弟並蒙寵貴，賜累千金，然猶謙虛接士，貌無驕色。十二年卒，子懌嗣。後襲業領兵，救諸葛誕於壽春，出城先降，魏以為平東將軍，封臨湘侯。懌兄子禕、儀、靜等亦降魏，皆歷郡守列侯。吳書曰：琮長子緒，幼知名，奉朝請，出授兵，稍遷揚武將軍、牛渚督。孫亮即位，遷鎮北將軍。東關之役，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，以破魏軍，封一子亭侯，年四十四卒。次子寄，坐阿黨魯王霸賜死。小子吳，孫權外孫，封都鄉侯。

呂岱傳

呂岱字定公，廣陵海陵人也，為郡縣吏，避亂南渡。孫權統事，岱詣幕府，出守吳丞。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，長丞皆見，岱處法應問，甚稱權意，召署錄事，出補餘姚長，召募精健，得千餘人。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、秦狼等為亂，權以岱為督軍校尉，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，遂禽合、狼，五縣平定，拜昭信中郎將。吳書曰：建安十六年，岱督郎將尹異等，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寋城，魯嫌疑斷道，事計不立，權遂召岱還。

建安二十年，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。又安成、攸、永新、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，合衆拒岱，岱攻圍，即降，三郡克定。權留岱鎮長沙。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，復為反亂。碭據攸縣，龍在醴陵。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，碭得突走。岱攻醴陵，遂禽斬龍，遷廬陵太守。

延康元年，代步隲為交州刺史。到州，高涼賊帥錢愽乞降，岱因承制，以愽為高涼西部都尉。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，岱討破之。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，首亂為害，權又詔岱討之，生縛金，傳送詣都，斬首獲生凡萬餘人。遷安南將軍，假節，封都鄉侯。

交阯太守士燮卒，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，領九真太守，以校尉陳時代燮。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，以將軍戴良為刺史，海東四郡為廣州，岱自為刺史。遣良與時南入，而徽不承命，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。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，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。或謂岱曰：「徽藉累世之恩，為一州所附，未易輕也。」岱曰：「今徽雖懷逆計，未虞吾之卒至，若我潛軍輕舉，掩其無備，破之必也。稽留不速，使得生心，嬰城固守，七郡百蠻，雲合響應，雖有智者，誰能圖之？」遂行，過合浦，與良俱進。徽聞岱至，果大震怖，不知所出，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。岱皆斬送其首。徽大將甘醴、桓治等率吏民攻岱，岱奮擊，大破之，進封番禺侯。於是除廣州，復為交州如故。岱旣定交州，復進討九真，斬獲以萬數。又遣從事南宣國化，曁徼外扶南、林邑、堂明諸王，各遣使奉貢。權嘉其功，進拜鎮南將軍。

黃龍三年，以南土清定，召岱還屯長沙漚口。王隱交廣記曰：吳後復置廣州，以南陽滕脩為刺史。或語脩蝦鬚長一丈，脩不信，其人後故至東海，取蝦鬚長四丈四尺，封以示脩，脩乃服之。會武陵蠻夷蠢動，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。嘉禾二年，權令岱領潘璋士衆，屯陸口，後徙蒲圻。四年，廬陵賊李桓、路合、會稽東冶賊隨春、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。權復詔岱督劉纂、唐咨等分部討擊，春即時首降，岱拜春偏將軍，使領其衆，遂為列將，桓、厲等皆見斬獲，傳首詣都。權詔岱曰：「厲負險作亂，自致梟首；桓凶狡反覆，已降復叛。前後討伐，歷年不禽，非君規略，誰能梟之？忠武之節，於是益著。元惡旣除，大小震懾，其餘細類，埽地族矣。自今已去，國家永無南顧之虞，三郡晏然，無怵惕之驚，又得惡民以供賦役，重自歎息。賞不踰月，國之常典，制度所宜，君其裁之。」

潘濬卒，岱代濬領荊州文書，與陸遜並在武昌，故督蒲圻。頃之，廖式作亂，攻圍城邑，零陵、蒼梧、鬱林諸郡搔擾，岱自表輒行，星夜兼路。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，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，攻討一年破之，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，并其支黨，郡縣悉平，復還武昌。時年已八十，然體素精勤，躬親王事。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：「昔旦奭翼周，二南作歌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。忠勤相先，勞謙相讓，功以權成，化與道合，君子歎其德，小人悅其美。加以文書鞅掌，賔客終日，罷不舍事，勞不言倦，又知上馬輒自超乘，不由跨躡，如此足下過廉頗也，何其事事快也。周易有之，禮言恭，德言盛，足下何有盡此美耶！」及陸遜卒，諸葛恪代遜，權乃分武昌為兩部，岱督右部，自武昌上至蒲圻。遷上大將軍，拜子凱副軍校尉，監兵蒲圻。孫亮即位，拜大司馬。

岱清身奉公，所在可述。初在交州，歷年不餉家，妻子飢乏。權聞之歎息，以讓羣臣曰：「呂岱出身萬里，為國勤事，家門內困，而孤不早知。股肱耳目，其責安在？」於是加賜錢米布絹，歲有常限。

始，岱親近吳郡徐原，慷慨有才志，岱知其可成，賜巾褠，與共言論，後遂薦拔，官至侍御史。原性忠壯，好直言，岱時有得失，原輒諫諍，又公論之，人或以告岱，岱歎曰：「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。」及原死，岱哭之甚哀，曰：「德淵，呂岱之益友，今不幸，岱復於何聞過？」談者美之。

太平元年，年九十六卒，子凱嗣。遺令殯以素棺，疏巾布褠，葬送之制，務從約儉，凱皆奉行之。

周魴傳

周魴字子魚，吳郡陽羨人也。少好學，舉孝廉，為寧國長，轉在懷安。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，以魴為錢唐侯相，旬月之間，斬式首及其支黨，遷丹楊西部都尉。黃武中，鄱陽大帥彭綺作亂，攻沒屬城，乃以魴為鄱陽太守，與胡綜戮力攻討，遂生禽綺，送詣武昌，加昭義校尉。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，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。魴荅，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，事或漏泄，不能致休，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：

其一曰：「魴以千載徼幸，得備州民，遠隔江川，敬恪未顯，瞻望雲景，天寔為之。精誠微薄，名位不昭，雖懷焦渴，曷緣見明？狐死首丘，人情戀本，而逼所制，奉覿禮違。每獨矯首西顧，未甞不寤寐勞歎，展轉反側也。今因隙穴之際，得陳宿昔之志，非神啟之，豈能致此！不勝翹企，萬里託命。謹遣親人董岑、邵南等託叛奉牋。時事變故，列於別紙，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，照遠民之趣，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。」

其二曰：「魴遠在邊隅，江汜分絕，恩澤教化，未蒙撫及，而於山谷之間，遙陳所懷，懼以大義，未見信納。夫物有感激，計因變生，古今同揆。魴仕東典郡，始願已獲，銘心立報，永矣無貳。豈圖頃者中被橫譴，禍在漏刻，危於投卵，進有離合去就之宜，退有誣罔枉死之咎，雖志行輕微，存沒一節，顧非其所，能不悵然！敢緣古人，因知所歸，拳拳輸情，陳露肝膈。乞降春天之潤，哀拯其急，不復猜疑，絕其委命。事之宣泄，受罪不測，一則傷慈損計，二則杜絕向化者心，惟明使君遠覽前世，矜而愍之，留神所質，速賜祕報。魴當候望舉動，俟須嚮應。」

其三曰：「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，往者亦以郡民為變，以見譴責，靖勤自陳釋，而終不解，因立密計，欲北歸命，不幸事露，誅及嬰孩。魴旣目見靖事，且觀東主一所非薄，嫿不復厚，雖或蹔舍，終見翦除。今又令魴領郡者，是欲責後效。必殺魴之趣也。雖尚視息，憂惕焦灼，未知軀命，竟在何時。人居世間，猶白駒過隙，而常抱危怖，其可言乎！惟當陳愚，重自披盡，懼以卑賤，未能采納。願明使君少垂詳察，忖度其言。今此郡民，雖外名降首，而故在山草，看伺空隙，欲復為亂，為亂之日，魴命訖矣。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，圖欲北進。呂範、孫韶等入淮，全琮、朱桓趨合肥，諸葛瑾、步隲、朱然到襄陽，陸議、潘璋等討梅敷。東主中營自掩石陽，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，脩立邸閣，輦貲運糧，以為軍儲，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，江邊諸將無復在者，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。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，魴便從此率厲吏民，以為內應。此方諸郡，前後舉事，垂成而敗者，由無外援使其然耳；若北軍臨境，傳檄屬城，思詠之民，誰不企踵？願明使君上觀天時，下察人事，中參蓍龜，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。」

其四曰：「所遣董岑、邵南少長家門，親之信之，有如兒子，是以特令齎牋，託叛為辭，目語心計，不宣脣齒，骨肉至親，無有知者。又已勑之，到州當言往降，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。魴建此計，任之於天，若其濟也，則有生全之福；邂逅泄漏，則受夷滅之禍。常中夜仰天，告誓星辰。精誠之微，豈能上感，然事急孤窮，惟天是訴耳。遣使之日，載生載死，形存氣亡，魄爽怳惚。私恐使君未深保明，岑、南二人可留其一，以為後信。一齎教還，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。東主有常科，悔叛還者，皆自原罪。如是彼此俱塞，永無端原。縣命西望，涕筆俱下。」

其五曰：「鄱陽之民，實多愚勁，帥之赴役，未即應人，倡之為變，聞聲響抃。今雖降首，盤節未解，山栖草藏，亂心猶存，而今東主圖興大衆，舉國悉出，江邊空曠，屯塢虛損，惟有諸刺姦耳。若因是際而搔動此民，一旦可得便會，然要恃外援，表裏機互，不爾以往，無所成也。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，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。若未徑到江岸，可住百里上，令此閒民知北軍在彼，即自善也。此閒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，苦於征討，樂得北屬，但窮困舉事，不時見應，尋受其禍耳。如使石陽及青、徐諸軍首尾相銜，牽綴往兵，使不得速退者，則善之善也。魴生在江、淮，長於時事，見其便利，百舉百捷，時不再來，敢布腹心。」

其六曰：「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，今此後舉，大合新兵，并使潘濬發夷民，人數甚多，聞豫設科條，當以新羸兵置前，好兵在後，攻城之日，云欲以羸兵填壍，使即時破，雖未能然，是事大趣也。私恐石陽城小，不能乆留往兵，明使君速垂救濟，誠宜疾密。王靖之變，其鑒不遠。今魴歸命，非復在天，正在明使君耳。若見救以往，則功可必成，如見救不時，則與靖等同禍。前彭綺時，聞旌麾在逢龍，此郡民大小歡喜，並思立效。若留一月日間，事當大成，恨去電速，東得增衆專力討綺，綺始敗耳。願使君深察此言。」

其七曰：「今舉大事，自非爵號無以勸之，乞請將軍、侯印各五十紐，郎將印百紐，校尉、都尉印各二百紐，得以假授諸魁帥，獎厲其志，并乞請幢麾數十，以為表幟，使山兵吏民，目瞻見之，知去就之分已決，承引所救畫定。又彼此降叛，日月有人，闊狹之間，輒得聞知。今之大事，事宜神密，若省魴牋，乞加隱祕。伏知智度有常，防慮必深，魴懷憂震灼，啟事蒸仍，乞未罪怪。」

魴因別為密表曰：「方北有逋寇，固阻河洛，乆稽王誅，自擅朔土，臣曾不能吐奇舉善，上以光贊洪化，下以輸展萬一，憂心如擣，假寐忘寢。聖朝天覆，含臣無效，猥發優命，勑臣以前誘致賊休，恨不如計。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，令與北通。臣伏思惟，喜怖交集，竊恐此人不可卒得，假使得之，懼不可信，不如令臣譎休，於計為便。此臣得以經年之兾願，逢值千載之一會，輒自督竭，竭盡頑蔽，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，如別紙。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，加卒奉大略，伀矇狼狽，懼以輕愚，忝負特施，豫懷憂灼。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，博詢芻蕘，以成盛勳。朝廷神謨，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，靈贊聖規，休必自送，使六軍囊括，虜無孑遺，威風電邁，天下幸甚。謹拜表以聞，并呈牋草，懼於淺局，追用悚息。」被報施行。休果信魴，帥步騎十萬，輜重滿道，徑來入皖。魴亦合衆，隨陸遜橫截休，休幅裂瓦解，斬獲萬計。

魴初建密計時，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，魴乃詣部郡門下，因下髮謝，故休聞之，不復疑慮。事捷軍旋，權大會諸將歡宴，酒酣，謂魴曰：「君下髮載義，成孤大事，君之功名，當書之竹帛。」加裨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徐衆評曰：夫人臣立功效節，雖非一塗，然各有分也。為將執桴鼓，則有必死之義，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，死必得所，義在不苟。魴為郡守，職在治民，非君所命，自占誘敵，髠剔髮膚，以徇功名，雖事濟受爵，非君子所美。

賊帥董嗣負阻劫鈔，豫章、臨川並受其害。臣松之案：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，是時未有臨川。吾粲、唐咨甞以三千兵攻守，連月不能拔。魴表乞罷兵，得以便宜從事。魴遣間諜，授以方策，誘狙殺嗣。嗣弟怖懼，詣武昌降於陸遜，乞出平地，自改為善，由是數郡無復憂惕。

魴在郡十三年卒，賞善罰惡，威恩並行。子處，亦有文武材幹，天紀中為東觀令、無難督。虞預晉書曰：處入晉，為御史中丞，多所彈糾，不避彊禦。齊萬年反，以處為建威將軍，西征，衆寡不敵，處臨陣慷慨，奮不顧身，遂死於戰場，追贈平西將軍。處子玘、札，皆有才力，中興之初，並見寵任。其諸子姪悉處列位，為揚土豪右，而札凶淫放恣，為百姓所苦。泰寧中，王敦誅之，滅其族。

鍾離牧傳

鍾離牧字子幹，會稽山陰人，漢魯相意七世孫也。會稽典錄曰：牧父緒，樓船都尉，兄駰，上計吏，少與同郡謝贊、吳郡顧譚齊名。牧童齔時號為遲訥，駰常謂人曰：「牧必勝我，不可輕也。」時人皆以為不然。少爰居永興，躬自墾田，種稻二十餘畝。臨熟，縣民有識認之，牧曰：「本以田荒，故墾之耳。」遂以稻與縣人。縣長聞之，召民繫獄，欲繩以法，牧為之請。長曰：「君慕承宮，自行義事，續漢書曰：宮字少子，琅邪人，甞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，臨熟，人就認之，宮便推與而去，由是發名，位至左中郎將、侍中。僕為民主，當以法率下，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？」牧曰：「此是郡界，緣君意顧，故來蹔住。今以少稻而殺此民，何心復留？」遂出裝，還山陰，長自往止之，為釋繫民。民慙懼，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，送還牧，牧閉門不受。民輸置道旁，莫有取者。牧由此發名。徐衆評曰：牧蹈長者之規。問者曰：「如牧所行，犯而不校，又從而救之，直而不有，又還而不受，可不謂之仁讓乎哉？」荅曰：「異乎吾所聞。原憲之問於孔子曰：『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為仁乎？』孔子曰：『可以為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』『惡不仁者，其為仁矣。』今小民不展四體，而認人之稻，不仁甚矣，而牧推而與之，又救其罪，斯為讓非其義，所救非人，非所謂惡不仁者。苟不惡不仁，安得為仁哉！蒼梧澆娶妻而美，讓於其兄；尾生篤信，水至不去而死；直躬好直，證父攘羊；申鳴奉法，盡忠於君而執其父。忠信直讓，此四行者，聖賢之所貴也。然不貴蒼梧之讓，非讓道也；不取尾生之信，非信所也；不許直躬之直，非直體也；不嘉申鳴之忠，非忠意也。今牧犯而不校，還而不取，可以為難矣，未得為仁讓也。夫聖人以德報德，以直報怨，而牧欲以德報怨，非也。必不得已，二者何從？吾從孔子也。」

赤烏五年，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，遷南海太守。會稽典錄曰：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，殘害吏民，牧越界撲討，旬日降服。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，歷十餘年，以侯爵雜繒千匹，下書購募，絕不可得。牧遣使慰譬，登皆首服，自改為良民。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：「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，定見其在南海，威恩部伍，智勇分明，加操行清純，有古人之風。」其見貴如此。在郡四年，以疾去職。還為丞相長史，轉司直，遷中書令。會建安、鄱陽、新都三郡山民作亂，出牧為監軍使者，討平之。賊帥黃亂、常俱等出其部伍，以充兵役。封秦亭侯，拜越騎校尉。

永安六年，蜀并于魏，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，時論懼其叛亂，乃以牧為平魏將軍，領武陵太守，往之郡。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，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，屯于赤沙，誘致諸夷邑君，或起應純，又進攻酉陽縣，郡中震懼。牧問朝吏曰：「西蜀傾覆，邊境見侵，何以禦之？」皆對曰：「今二縣山險，諸夷阻兵，不可以軍驚擾，驚擾則諸夷盤結。宜以漸安，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。」牧曰：「不然。外境內侵，誑誘人民，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，此救火貴速之勢也。」勑外趣嚴，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。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：「昔潘太常督兵五萬，然後以討五谿夷耳。又是時劉氏連和，諸夷率化，今旣無往日之援，而郭純已據遷陵，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，尚未見其利也。」牧曰：「非常之事，何得循舊？」即率所領，晨夜進道，緣山險行，垂二千里，從塞上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，純等散，五谿平。遷公安督、揚武將軍，封都鄉侯，徙濡須督。會稽典錄曰：牧之在濡須，深以進取可圖，而不敢陳其策，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，慨然歎息。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，因謂牧曰：「朝廷諸君，以際會坐取高官，亭侯功無與比，不肯在人下，見顧者猶以於邑，況於侯也！」牧笑而荅曰：「卿之所言，未獲我心也。馬援有言，人當功多而賞薄。吾功不足錄，而見寵已過當，豈以為恨？國家不深相知，而見害朝人，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。若其不然，當建進取之計，以報所受之恩，不徒自守而已，憤歎以此也。」育復曰：「國家已自知侯，以侯之才，無為不成。愚謂自可陳所懷。」牧曰：「武安君謂秦王云：『非成業難，得賢難；非得賢難，用之難；非用之難，任之難。』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，恐授事而不見任，故先陳此言。秦王旣許而不能，卒隕將成之業，賜劒杜郵。今國家知吾，不如秦王之知武安，而害吾者有過范雎。大皇帝時，陸丞相討鄱陽，以二千人授吾，潘太常討武陵，吾又有三千人，而朝廷下議，棄吾於彼，使江渚諸督，不復發兵相繼。蒙國威靈自濟，今日何為常。向使吾不料時度宜，苟有所陳，至見委以事，不足兵勢，終有敗績之患，何無不成之有？」復以前將軍假節，領武陵太守。卒官。家無餘財，士民思之。子禕嗣，代領兵。會稽典錄曰：牧次子盛，亦履恭讓，為尚書郎。弟徇領兵為將，拜偏將軍，戍西陵，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，謂宜城、信陵為建平援，若不先城，敵將先入。盛以施績、留平，智略名將，屢經於彼，無云當城之者，不然徇計。後半年，晉果遣將脩信陵城。晉軍平吳，徇領水軍督，臨陣戰死。

評曰：山越好為叛亂，難安易動，是以孫權不遑外禦，卑詞魏氏。凡此諸臣，皆克寧內難，綏靜邦域者也。呂岱清恪在公；周魴譎略多奇；鍾離牧蹈長者之規；全琮有當世之才，貴重於時，然不檢姧子，獲譏毀名云。

##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

潘濬傳

潘濬字承明，武陵漢壽人也。弱冠從宋仲子受學。吳書曰：濬為人聦察，對問有機理，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。由是知名，為郡功曹。年未三十，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。時沙羡長贓穢不脩，濬按殺之，一郡震竦。後為湘鄉令，治甚有名。劉備領荊州，以濬為治中從事。備入蜀，留典州事。

孫權殺關羽，并荊土，拜濬輔軍中郎將，授以兵。江表傳曰：權克荊州，將吏悉皆歸附，而濬獨稱疾不見。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，濬伏面著牀席不起，涕泣交橫，哀哽不能自勝。權慰勞與語，呼其字曰：「承明，昔觀丁父，鄀俘也，武王以為軍帥；彭仲爽，申俘也，文王以為令尹。此二人，卿荊國之先賢也，初雖見囚，後皆擢用，為楚名臣。卿獨不然，未肯降意，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？」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，濬起下地拜謝。即以為治中，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。武陵郡從事樊伷誘導諸夷，圖以武陵屬劉備，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。權不聽，特召問濬，濬荅：「以五千兵往，足可以擒伷。」權曰：「卿何以輕之？」濬曰：「伷是南陽舊姓，頗能弄脣吻，而實無辯論之才。臣所以知之者，伷昔甞為州人設饌，比至日中，食不可得，而十餘自起，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。」權大笑而納其言，即遣濬將五千往，果斬平之。遷奮威將軍，封常遷亭侯。吳書曰：芮玄卒，濬并領玄兵，屯夏口。玄字文表，丹楊人。父祉，字宣嗣，從孫堅征伐有功，堅薦祉為九江太守，後轉吳郡，所在有聲。玄兄良，字文鸞，隨孫策平定江東，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，卒，玄領良兵，拜奮武中郎將，以功封溧陽侯。權為子登揀擇淑媛，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，故遂娉玄女為妃焉。黃武五年卒，權甚愍惜之。權稱尊號，拜為少府，進封劉陽侯，江表傳曰：權數射雉，濬諫權，權曰：「相與別後，時時蹔出耳，不復如往日之時也。」濬曰：「天下未定，萬機務多，射雉非急，弦絕括破，皆能為害，乞特為臣故息置之。」濬出，見雉翳故在，乃手自撤壞之。權由是自絕，不復射雉。遷太常。五谿蠻夷叛亂盤結，權假濬節，督諸軍討之。信賞必行，法不可干，斬首獲生，蓋以萬數，自是羣蠻衰弱，一方寧靜。吳書曰：驃騎將軍步隲屯漚口，求召募諸郡以增兵。權以問濬，濬曰：「豪將在民間，耗亂為害，加隲有名勢，在所所媚，不可聽也。」權從之。中郎將豫章徐宗，有名士也，甞到京師，與孔融交結，然儒生誕節，部曲寬縱，不奉節度，為衆作殿，濬遂斬之。其奉法不憚私議，皆此類也。歸義隱蕃，以口辯為豪傑所善，濬子翥亦與周旋，饋餉之。濬聞大怒，疏責翥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志報以命，爾輩在都，當念恭順，親賢慕善，何故與降虜交，以糧餉之？在遠聞此，心震面熱，惆悵累旬。疏到，急就往使受杖一百，促責所餉。」當時人咸怪濬，而蕃果圖叛誅夷，衆乃歸服。　江表傳曰：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，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衞旌者，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，欲有自託之計。旌以啟權，權曰：「承明不為此也。」即封旌表以示於濬，而召旌還，免官。

先是，濬與陸遜俱駐武昌，共掌留事，還復故。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，奏桉丞相顧雍、左將軍朱據等，皆見禁止。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：「顧公事何如？」壹荅：「不能佳。」厷又問：「若此公免退，誰當代之？」壹未荅厷，厷曰：「得無潘太常得之乎？」壹良乆曰：「君語近之也。」厷謂曰：「潘太常常切齒於君，但道遠無因耳。今日代顧公，恐明日便擊君矣。」壹大懼，遂解散雍事。濬求朝，詣建業，欲盡辭極諫。至，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，濬乃大請百寮，欲因會手刃殺壹，以身當之，為國除患。壹密聞知，稱疾不行。濬每進見，無不陳壹之姦險也。由此壹寵漸衰，後遂誅戮。權引咎責躬，因誚讓大臣，語在權傳。

赤烏二年，濬卒，子翥嗣。濬女配建昌侯孫慮。吳書曰：翥字文龍，拜騎都尉，後代領兵，早卒。翥弟祕，權以姊陳氏女妻之，調湘鄉令。　襄陽記曰：襄陽習溫為荊州大公平。大公平，今之州都。祕過辭於溫，問曰：「先君昔曰君侯當為州里議主，今果如其言，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？」溫曰：「無過於君也。」後祕為尚書僕射，代溫為公平，甚得州里之譽。

陸凱傳

陸凱字敬風，吳郡吳人，丞相遜族子也。黃武初為永興、諸曁長，所在有治迹，拜建武都尉，領兵。雖統軍衆，手不釋書。好太玄，論演其意，以筮輒驗。赤烏中，除儋耳太守，討朱崖，斬獲有功，遷為建武校尉。五鳳二年，討山賊陳毖於零陵，斬毖克捷，拜巴丘督、偏將軍，封都鄉侯，轉為武昌右部督。與諸將共赴壽春，還，累遷盪魏、綏遠將軍。孫休即位，拜征北將軍，假節領豫州牧。孫皓立，遷鎮西大將軍，都督巴丘，領荊州牧，進封嘉興侯。孫皓與晉平，使者丁忠自北還，說皓弋陽可襲，凱諫止，語在皓傳。寶鼎元年，遷左丞相。

皓性不好人視己，羣臣侍見，皆莫敢迕。凱說皓曰：「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，若卒有不虞，不知所赴。」皓聽凱自視。

皓時徙都武昌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，以為患苦，又政事多謬，黎元窮匱。凱上疏曰：

臣聞有道之君，以樂樂民；無道之君，以樂樂身。樂民者，其樂弥長；樂身者，不乆而亡。夫民者，國之根也，誠宜重其食，愛其命。民安則君安，民樂則君樂。自頃年以來，君威傷於桀紂，君明闇於姦雄，君惠閉於羣孽。無災而民命盡，無為而國財空，辜無罪，賞無功，使君有謬誤之愆，天為作妖。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，困民以求饒，導君於不義，敗政於淫俗，臣竊為痛心。今鄰國交好，四邊無事，當務息役養士，實其廩庫，以待天時。而更傾動天心，搔擾萬姓，使民不安，大小呼嗟，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。

臣聞吉凶在天，猶影之在形，響之在聲也，形動則影動，形止則影止，此分數乃有所繫，非在口之所進退也。昔秦所以亡天下者，但坐賞輕而罰重，政刑錯亂，民力盡於奢侈，目眩於美色，志濁於財寶，邪臣在位，賢哲隱藏，百姓業業，天下苦之，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。漢所以彊者，躬行誠信，聽諫納賢，惠及負薪，躬請巖穴，廣采博察，以成其謀。此往事之明證也。

近者漢之衰末，三家鼎立，曹失綱紀，晉有其政。又益州危險，兵多精彊，閉門固守，可保萬世，而劉氏與奪乖錯，賞罰失所，君恣意於奢侈，民力竭於不急，是以為晉所伐，君臣見虜。此目前之明驗也。

臣闇於大理，文不及義，智慧淺劣，無復兾望，竊為陛下惜天下耳。臣謹奏耳目所聞見，百姓所為煩苛，刑政所為錯亂，願陛下息大功，損百役，務寬盪，忽苛政。

又武昌土地，實危險而塉确，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，船泊則沈漂，陵居則峻危，且童謠言：「寧飲建業水，不食武昌魚；寧還建業死，不止武昌居。」臣聞翼星為變，熒惑作妖，童謠之言，生於天心，乃以安居而比死，足明天意，知民所苦也。

臣聞國無三年之儲，謂之非國，而今無一年之畜，此臣下之責也。而諸公卿位處人上，祿延子孫，曾無致命之節，匡救之術，苟進小利於君，以求容媚，荼毒百姓，不為君計也。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，耕種旣廢，所在無復輸入，而分一家父子異役，廩食日張，畜積日耗，民有離散之怨，國有露根之漸，而莫之恤也。民力困窮，鬻賣兒子，調賦相仍，日以疲極，所在長吏，不加隱括，加有監官，旣不愛民，務行威勢，所在搔擾，更為煩苛，民苦二端，財力再耗，此為無益而有損也。願陛下一息此輩，矜哀孤弱，以鎮撫百姓之心。此猶魚龞得免毒螫之淵，鳥獸得離羅網之綱，四方之民繈負而至矣。如此，民可得保，先王之國存焉。

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聦，五色令人目不明，此無益於政，有損於事者也。自昔先帝時，後宮列女，及諸織絡，數不滿百，米有畜積，貨財有餘。先帝崩後，幼、景在位，更改奢侈，不蹈先迹。伏聞織絡及諸徒坐，乃有千數，計其所長，不足為國財，然坐食官廩，歲歲相承，此為無益，願陛下料出賦嫁，給與無妻者。如此，上應天心，下合地意，天下幸甚。

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，齊桓取士於車轅，周武取士於負薪，大漢取士於奴僕。明王聖主取士以賢，不拘卑賤，故其功德洋溢，名流竹素，非求顏色而取好服、捷口、容恱者也。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，位非其人，任非其量，不能輔國匡時，羣黨相扶，害忠隱賢。願陛下簡文武之臣，各勤其官，州牧督將，藩鎮方外，公卿尚書，務脩仁化，上助陛下，下拯黎民，各盡其忠，拾遺萬一，則康哉之歌作，刑錯之理清。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。

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，貴幸任事，凱面責定曰：「卿見前後事主不忠，傾亂國政，寧有得以壽終者邪！何以專為佞邪，穢塵天聽？宜自改厲。不然，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。」定大恨凱，思中傷之，凱終不以為意，乃心公家，義形於色，表疏皆指事不飾，忠懇內發。

建衡元年，疾病，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，凱陳：「何定不可任用，宜授外任，不宜委以國事。奚熙小吏，建起浦里田，欲復嚴密故迹，亦不可聽。姚信、樓玄、賀卲、張悌、郭逴、薛瑩、滕脩及族弟喜、抗，或清白忠勤，或姿才卓茂，皆社稷之楨幹，國家之良輔，願陛下重留神思，訪以時務，各盡其忠，拾遺萬一。」遂卒，時年七十二。

子禕，初為黃門侍郎，出領部曲，拜偏將軍。凱亡後，入為太子中庶子。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：「禕體質方剛，器幹彊固，董率之才，魯肅不過。及被召當下，徑還赴都，道由武昌，曾不迴顧，器械軍資，一無所取，在戎果毅，臨財有節。夫夏口，賊之衝要，宜選名將以鎮戍之，臣竊思惟，莫善於禕。」

初，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，加何定譖構非一，旣以重臣，難繩以法，又陸抗時為大將在疆埸，故以計容忍。抗卒後，竟徙凱家於建安。

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，凱與大司馬丁奉、御史大夫丁固謀，因皓謁廟，欲廢皓立孫休子。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，故密語平，平拒而不許，誓以不泄，是以所圖不果。太史郎陳苗奏皓乆陰不雨，風氣迴逆，將有陰謀，皓深警懼云。吳錄曰：舊拜廟，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衞，凱欲因此兵圖之，令選曹白用丁奉。皓偶不欲，曰：「更選。」凱令執據，雖蹔兼，然宜得其人。皓曰：「用留平。」凱令其子禕謀語平。平素與丁奉有隙，禕未及得宣凱旨，平語禕曰：「聞野豬入丁奉營，此凶徵也。」有喜色。禕乃不敢言，還，因具啟凱，故輟止。

予連從荊、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，博問吳人，多云不聞凱有此表。又按其文殊甚切直，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。或以為凱藏之篋笥，未敢宣行，病困，皓遣董朝省問欲言，因以付之。虛實難明，故不著于篇，然愛其指擿皓事，足為後戒，故鈔列于凱傳左云。

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：「孤動必遵先帝，有何不平？君所諫非也。又建業宮不利，故避之，而西宮室宇摧朽，須謀移都，何以不可徙乎？」凱上疏曰：

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，陰陽不調，五星失晷，職司不忠，姦黨相扶，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。江表傳載凱此表曰：「臣拜受明詔，心與氣結。陛下何心之難悟，意不聦之甚也！」夫王者之興，受之於天，脩之由德，豈在宮乎？而陛下不諮之公輔，便盛意驅馳，六軍流離悲懼，逆犯天地，天地以災，童歌其謠。縱令陛下一身得安，百姓愁勞，何以用治？此不遵先帝一也。

臣聞有國以賢為本，夏殺龍逄，殷獲伊摯，斯前世之明效，今日之師表也。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，處朝忠謇，斯社稷之重鎮，大吳之龍逄也，而陛下忿其苦辭，惡其直對，梟之殿堂，尸骸暴棄。邦內傷心，有識悲悼，咸以吳國夫差復存。先帝親賢，陛下反之，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。

臣聞宰相國之柱也，不可不彊，是故漢有蕭、曹之佐，先帝有顧、步之相。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，昔從家隷，超步紫闥，於彧已豐，於器已溢，而陛下愛其細介，不訪大趣，榮以尊輔，越尚舊臣。賢良憤惋，智士赫咤，是不遵先帝三也。

先帝愛民過於嬰孩，民無妻者以妾妻之，見單衣者以帛給之，枯骨不收而取埋之。而陛下反之，是不遵先帝四也。

昔桀紂滅由妖婦，幽厲亂在嬖妾，先帝鑒之，以為身戒，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，後房無曠積之女。今中宮萬數，不備嬪嬙，外多鰥夫，女吟於中。風雨逆度，正由此起，是不遵先帝五也。

先帝憂勞萬機，猶懼有失。陛下臨阼以來，游戲後宮，眩惑婦女，乃令庶事多曠，下吏容姦，是不遵先帝六也。

先帝篤尚朴素，服不純麗，宮無高臺，物不彫飾，故國富民充，姦盜不作。而陛下徵調州郡，竭民財力，土被玄黃，宮有朱紫，是不遵先帝七也。

先帝外仗顧、陸、朱、張，內近胡綜、薛綜，是以庶績雍熈，邦內清肅。今者外非其任，內非其人，陳聲、曹輔，斗筲小吏，先帝之所棄，而陛下幸之，是不遵先帝八也。

先帝每宴見羣臣，抑損醇醲，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，百寮庶尹，並展所陳。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，懼以不盡之酒。夫酒以成禮，過則敗德，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，是不遵先帝九也。

昔漢之桓、靈，親近宦豎，大失民心。今高通、詹廉、羊度，黃門小人，而陛下賞以重爵，權以戰兵。若江渚有難，烽燧互起，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，是不遵先帝十也。

今宮女曠積，而黃門復走州郡，條牒民女，有錢則舍，無錢則取，怨呼道路，母子死訣，是不遵先帝十一也。

先帝在時，亦養諸王太子，若取乳母，其夫復役，賜與錢財，給其資糧，時遣歸來，視其弱息。今則不然，夫婦生離，夫故作役，兒從後死，家為空戶，是不遵先帝十二也。

先帝歎曰：「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，衣其次也，三者，孤存之於心。」今則不然，農桑並廢，是不遵先帝十三也。

先帝簡士，不拘卑賤，任之鄉閭，效之於事，舉者不虛，受者不妄。今則不然，浮華者登，朋黨者進，是不遵先帝十四也。

先帝戰士，不給他役，使春惟知農，秋惟收稻，江渚有事，責其死效。今之戰士，供給衆役，廩賜不贍，是不遵先帝十五也。

夫賞以勸功，罰以禁邪，賞罰不中，則士民散失。今江邊將士，死不見哀，勞不見賞，是不遵先帝十六也。

今在所監司，已為煩猥，兼有內使，擾亂其中，一民十吏，何以堪命？昔景帝時，交阯反亂，實由茲起，是為遵景帝之闕，不遵先帝十七也。

夫校事，吏民之仇也。先帝末年，雖有呂壹、錢欽，尋皆誅夷，以謝百姓。今復張立校曹，縱吏言事，是不遵先帝十八也。

先帝時，居官者咸乆於其位，然後考績黜陟。今州縣職司，或莅政無幾，便徵召遷轉，迎新送舊，紛紜道路，傷財害民，於是為甚，是不遵先帝十九也。

先帝每察竟解之奏，常留心推桉，是以獄無冤囚，死者吞聲。今則違之，是不遵先帝二十也。

若臣言可錄，藏之盟府；如其虛妄，治臣之罪。願陛下留意。江表傳曰：皓所行彌暴，凱知其將亡，上表曰：「臣聞惡不可積，過不可長；積惡長過，喪亂之源也。是以古人懼不聞非，故設進善之旌，立敢諫之鼓。武公九十，思聞警戒，詩美其德，士恱其行。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，而有積惡之漸，臣深憂之，此禍兆見矣。故略陳其要，寫盡愚懷。陛下宜克己復禮，述脩前德，不可捐棄臣言，而放奢意。意奢情至，吏日欺民；民離則上不信下，下當疑上，骨肉相克，公子相奔。臣雖愚，闇於天命，以心審之，敗不過二十稔也。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、殷紂，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。臣受國恩，奉朝三世，復以餘年，值遇陛下，不能循俗，與衆沈浮。若比干、伍員，以忠見戮，以正見疑，自謂畢足，無所餘恨，灰身泉壤，無負先帝，願陛下九思，社稷存焉。」初，皓始起宮，凱上表諫，不聽，凱重表曰：「臣聞宮功當起，夙夜反側，是以頻煩上事，往往留中，不見省報，於邑歎息，企想應罷。昨食時，被詔曰：『君所諫，誠是大趣，然未合鄙意，如何？此宮殿不利，宜當避之，乃可以妨勞役，長坐不利宮乎？父之不安，子亦何倚？』臣拜紙詔，伏讀一周，不覺氣結於胷，而涕泣雨集也。臣年已六十九，榮祿已重，於臣過望，復何所兾？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，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，勞苦勤至，白髮生於鬢膚，黃耇被於甲冑。天下始靜，晏駕早崩，自含息之類，能言之倫，無不歔欷，如喪考妣。幼主嗣統，柄在臣下，軍有連征之費，民有彫殘之損。賊臣干政，公家空竭。今彊敵當塗，西州傾覆，孤罷之民，宜當畜養，廣力肆業，以備有虞。且始徙都，屬有軍征，戰士流離，州郡搔擾，而大功復起，徵召四方，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。臣聞為人主者，攘災以德，除咎以義。故湯遭大旱，身禱桑林，熒惑守心，宋景退殿，是以旱魃銷亡，妖星移舍。今宮室之不利，但當克己復禮，篤湯、宋之至道，愍黎庶之困苦，何憂宮之不安，災之不銷乎？陛下不務脩德，而務築宮室，若德之不脩，行之不貴，雖殷辛之瑤臺，秦皇之阿房，何止而不喪身覆國，宗廟作墟乎？夫興土功，高臺榭，旣致水旱，民又多疾，其不疑也？為父長安，使子無倚，此乃子離於父，臣離於陛下之象也。臣子一離，雖念克骨，茅茨不翦，復何益焉？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，自謂過於阿房。故先朝大臣，以為宮室宜厚，備衞非常，大皇帝曰：『逆虜游魂，當愛育百姓，何聊趣於不急？』然臣下懇惻，由不獲已，故裁調近郡，苟副衆心，比當就功，猶豫三年。當此之時，寇鈔懾威，不犯我境，師徒奔北，且西阻岷、漢，南州無事，尚猶沖讓，未肯築宮，況陛下危惻之世，又乏大皇帝之德，可不慮哉？願陛下留意，臣不虛言。」

胤字敬宗，凱弟也。始為御史、尚書選曹郎，太子和聞其名，待以殊禮。會全寄、楊笁等阿附魯王霸，與和分爭，陰相譖搆，胤坐收下獄，楚毒備至，終無他辭。吳錄曰：太子自懼黜廢，而魯王覬覦益甚。權時見楊笁，辟左右而論霸之才，笁深述霸有文武英姿，宜為嫡嗣，於是權乃許立焉。有給使伏于牀下，具聞之，以告太子。胤當至武昌，往辭太子。太子不見，而微服至其車上，與共密議，欲令陸遜表諫。旣而遜有表極諫，權疑笁泄之，笁辭不服。權使笁出尋其由，笁白頃惟胤西行，必其所道。又遣問遜何由知之，遜言胤所述。召胤考問，胤為太子隱曰：「楊笁向臣道之。」遂共為獄。笁不勝痛毒，服是所道。初權疑笁泄之，及服，以為果然，乃斬笁。

後為衡陽督軍都尉。赤烏十一年，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，交部搔動。以胤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胤入南界，喻以恩信，務崇招納，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。引軍而南，重宣至誠，遺以財幣。賊帥百餘人，民五萬餘家，深幽不羈，莫不稽顙，交域清泰。就加安南將軍。復討蒼梧建陵賊，破之，前後出兵八千餘人，以充軍用。

永安元年，徵為西陵督，封都亭侯，後轉左虎林。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：「胤天姿聦朗，才通行絜，昔歷選曹，遺跡可紀。還在交州，奉宣朝恩，流民歸附，海隅肅清。蒼梧、南海，歲有舊風瘴氣之害，風則折木，飛砂轉石，氣則霧鬱，飛鳥不經。自胤至州，風氣絕息，商旅平行，民無疾疫，田稼豐稔。州治臨海，海流秋鹹，胤又畜水，民得甘食。惠風橫被，化感人神，遂憑天威，招合遺散。至被詔書當出，民感其恩，以忘戀土，負老攜幼，甘心景從，衆無攜貳，不煩兵衞。自諸將合衆，皆脅之以威，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。銜命在州，十有餘年，賔帶殊俗，寶玩所生，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，家無文甲犀象之珍，方之今臣，實難多得。宜在輦轂，股肱王室，以贊唐虞康哉之頌。江邊任輕，不盡其才，虎林選督，堪之者衆。若召還都，寵以上司，則天工畢脩，庶績咸熈矣。」

胤卒，子式嗣，為柴桑督、揚武將軍。天策元年，與從兄禕俱徙建安。天紀二年，召還建業，復將軍、侯。

評曰：潘濬公清割斷，陸凱忠壯質直，皆節槩梗梗，有大丈夫格業。胤身絜事濟，著稱南土，可謂良牧矣。

##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

是儀傳

是儀字子羽，北海營陵人也。本姓氏，初為縣吏，後仕郡，郡相孔融嘲儀，言「氏」字「民」無上，可改為「是」，乃遂改焉。徐衆評曰：古之建姓，或以所生，或以官號，或以祖名，皆有義體，以明氏族。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，此先王之典也，所以明本重始，彰示功德，子孫不忘也。今離文析字，橫生忌諱，使儀易姓，忘本誣祖，不亦謬哉！教人易姓，從人改族，融旣失之，儀又不得也。後依劉繇，避亂江東。繇軍敗，儀徙會稽。

孫權承攝大業，優文徵儀。到見親任，專典機密，拜騎都尉。

呂蒙圖襲關羽，權以問儀，儀善其計，勸權聽之。從討羽，拜忠義校尉。儀陳謝，權令曰：「孤雖非趙簡子，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？」

旣定荊州，都武昌，拜裨將軍，後封都亭侯，守侍中。欲復授兵，儀自以非材，固辭不受。黃武中，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，欲誘致曹休。休到，大破之，遷偏將軍，入闕省尚書事，外緫平諸官，兼領辭訟，又令教諸公子書學。

大駕東遷，太子登留鎮武昌，使儀輔太子。太子敬之，事先諮詢，然後施行。進封都鄉侯。後從太子還建業，復拜侍中、中執法，平諸官事、領辭訟如舊。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，權怒，收嘉繫獄，悉驗問。時同坐人皆怖畏壹，並言聞之，儀獨云無聞。於是見窮詰累日，詔旨轉厲，羣臣為之屏息。儀對曰：「今刀鋸已在臣頸，臣何敢為嘉隱諱，自取夷滅，為不忠之鬼！顧以聞知當有本末。」據實荅問，辭不傾移。權遂舍之，嘉亦得免。徐衆評曰：是儀以羈旅異方，客仕吳朝，值讒邪殄行，當嚴毅之威，命縣漏刻，禍急危機，不雷同以害人，不苟免以傷義，可謂忠勇公正之士，雖祁奚之免叔向，慶忌之濟朱雲，何以尚之？忠不諂君，勇不懾聳，公不存私，正不黨邪，資此四德，加之以文敏，崇之以謙約，履之以和順，保傅二宮，存身愛名，不亦宜乎！

蜀相諸葛亮卒，權垂心西州，遣儀使蜀申固盟好。奉使稱意，後拜尚書僕射。

南、魯二宮初立，儀以本職領魯王傅。儀嫌二宮相近切，乃上疏曰：「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，兼資文武，當今之宜，宜鎮四方，為國藩輔。宣揚德美，廣耀威靈，乃國家之良規，海內所瞻望，。但臣言辭鄙野，不能究盡其意。愚以二宮宜有降殺，正上下之序，明教化之本。」書三四上。為傅盡忠，動輒規諫；事上勤，與人恭。

不治產業，不受施惠，為屋舍財足自容。鄰家有起大宅者，權出望見，問起大室者誰，左右對曰：「似是儀家也。」權曰：「儀儉，必非也。」問果他家。其見知信如此。

服不精細，食不重膳，拯贍貧困，家無儲畜。權聞之，幸儀舍，求視蔬飯，親甞之，對之歎息，即增俸賜，益田宅。儀累辭讓，以恩為戚。

時時有所進達，未甞言人之短。權常責儀以不言事，無所是非，儀對曰：「聖主在上，臣下守職，懼於不稱，實不敢以愚管之言，上干天聽。」

事國數十年，未甞有過。呂壹歷白將相大臣，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，獨無以白儀。權歎曰：「使人盡如是儀，當安用科法為？」

及寢疾，遺令素棺，斂以時服，務從省約，年八十一卒。

胡綜傳

胡綜字偉則，汝南固始人也。少孤，母將避難江東。孫策領會稽太守，綜年十四，為門下循行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。策薨，權為討虜將軍，以綜為金曹從事，從討黃祖，拜鄂長。權為車騎將軍，都京，召綜還，為書部，與是儀、徐詳俱典軍國密事。劉備下白帝，權以見兵少，使綜料諸縣，得六千人，立解煩兩部，詳領左部、綜領右部督。吳將晉宗叛歸魏，魏以宗為蘄春太守，去江數百里，數為寇害。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，生虜得宗，加建武中郎將。魏拜權為吳王，封綜、儀、詳皆為亭侯。

黃武八年夏，黃龍見夏口，於是權稱尊號，因瑞改元。又作黃龍大牙，常在中軍，諸軍進退，視其所向，命綜作賦曰：

乾坤肇立，三才是生。狼弧垂象，實惟兵精。聖人觀法，是效是營，始作器械，爰求厥成。黃、農創代，拓定皇基，上順天心，下息民災。高辛誅共，舜征有苗，啟有甘師，湯有鳴條。周之牧野，漢之垓下，靡不由兵，克定厥緒。明明大吳，實天生德，神武是經，惟皇之極。乃自在昔，黃、虞是祖，越歷五代，繼世在下。應期受命，發迹南土，將恢大繇，革我區夏。乃律天時，制為神軍，取象太乙，五將三門；疾則如電，遲則如雲，進止有度，約而不煩。四靈旣布，黃龍處中，周制日月，實曰太常，桀然特立，六軍所望。仙人在上，鑒觀四方，神寔使之，為國休祥。軍欲轉向，黃龍先移，金鼓不鳴，寂然變施，闇謨若神，可謂祕奇。在昔周室，赤烏銜書，今也大吳，黃龍吐符。合契河洛，動與道俱，天贊人和，僉曰惟休。

蜀聞權踐阼，遣使重申前好。綜為盟文，文義甚美，語在權傳。

權下都建業，詳、綜並為侍中，進封鄉侯，兼左右領軍。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，頗見猜疑，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：

其一曰：「天綱弛絕，四海分崩，羣生憔悴，士人播越，兵寇所加，邑無居民，風塵煙火，往往而處，自三代以來，大亂之極，未有若今時者也。臣質志薄，處時無方，繫於土壤，不能飜飛，遂為曹氏執事戎役，遠處河朔，天衢隔絕，雖望風慕義，思託大命，媿無因緣，得展其志。每往來者，竊聽風化，伏知陛下齊德乾坤，同明日月，神武之姿，受之自然，敷演皇極，流化萬里，自江以南，戶受覆燾。英雄俊傑，上達之士，莫不心歌腹詠，樂在歸附者也。今年六月末，奉聞吉日，龍興踐阼，恢弘大繇，整理天綱，將使遺民，覩見定主。昔武王伐殷，殷民倒戈；高祖誅項，四面楚歌。方之今日，未足以喻。臣質不勝昊天至願，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，及託降叛，間關求達，其欲所陳，載列于左。」

其二曰：「昔伊尹去夏入商，陳平委楚歸漢，書功竹帛，遺名後世，世主不謂之背誕者，以為知天命也。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，外託君臣，內如骨肉，恩義綢繆，有合無離，遂受偏方之任，總河北之軍。當此之時，志望高大，永與曹氏同死俱生，惟恐功之不建，事之不成耳。及曹氏之亡，後嗣繼立，幼沖統政，讒言彌興。同儕者以勢相害，異趣者得間其言，而臣受性簡略，素不下人，視彼數子，意實迫之，此亦臣之過也。遂為邪議所見搆會，招致猜疑，誣臣欲叛。雖識真者保明其心，世亂讒勝，餘嫌猶在，常懼一旦橫受無辜，憂心孔疚，如履冰炭。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，惠王即位，疑奪其任，遂去燕之趙，休烈不虧。彼豈欲二三其德，蓋畏功名不建，而懼禍之將及也。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，託叛南詣，宣達密計。時以倉卒，未敢便有章表，使光口傳而已。以為天下大歸可見，天意所在，非吳復誰？此方之民，思為臣妾，延頸舉踵，惟恐兵來之遲耳。若使聖恩少加信納，當以河北承望王師，欵心赤實，天日是鑒。而光去經年，不聞咳唾，未審此意竟得達不？瞻望長歎，日月以幾，魯望高子，何足以喻！又臣今日見待稍薄，蒼蠅之聲，緜緜不絕，必受此禍，遲速事耳。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，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，不行若此之事，謂光所傳，多虛少實，或謂此中有他消息，不知臣質搆讒見疑，恐受大害也。且臣質若有罪之，且自當奔赴鼎鑊，束身待罪，此蓋人臣之宜也。今日無罪，橫見譖毀，將有商鞅、白起之禍。尋惟事勢，去亦宜也。死而弗義，不去何為！樂毅之出，吳起之走，君子傷其不遇，未有非之者也。願陛下推古況今，不疑怪於臣質也。又念人臣獲罪，當如伍員奉己自效，不當徼幸因事為利。然今與古，厥勢不同，南北悠遠，江湖隔絕，自不舉事，何得濟免！是以忘志士之節，而思立功之義也。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，非天命所在，政弱刑亂，柄奪於臣，諸將專威於外，各自為政，莫或同心，士卒衰耗，帑藏空虛，綱紀毀廢，上下並昏，想前後數得降叛，具聞此問。兼弱攻昧，宜應天時，此實陛下進取之秋，是以區區敢獻其計。今若內兵淮、泗，據有下邳，荊、揚二州，聞聲響應，臣從河北席卷而南，形勢一連，根牙永固。關西之兵繫於所衞，青、徐二州不敢徹守，許、洛餘兵衆不滿萬，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？此誠千載一會之期，可不深思而熟計乎！及臣所在，旣自多馬，加以羗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，驅馬來出，隱度今者，可得三千餘匹。陛下出軍，當投此時，多將騎士來就馬耳。此皆先定所一二知。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，今此間實羸，易可克定，陛下舉動，應者必多。上定洪業，使普天一統，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，此乃天也。若不見納，此亦天也。願陛下思之，不復多陳。」

其三曰：「昔許子遠舍袁就曹，規畫計較，應見納受，遂破袁軍，以定曹業。向使曹氏不信子遠，懷疑猶豫，不決於心，則今天下袁氏有也。願陛下思之。間聞界上將閻浮、趙楫欲歸大化，唱和不速，以取破亡。今臣欵欵，遠授其命，若復懷疑，不時舉動，令臣孤絕，受此厚禍，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，不敢復託命陛下矣。願陛下思之。皇天后土，實聞其言。」

此文旣流行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。

二年，青州人隱蕃歸吳，上書曰：「臣聞紂為無道，微子先出；高祖寬明，陳平先入。臣年二十二，委棄封域，歸命有道，賴蒙天靈，得自全致。臣至止有日，而主者同之降人，未見精別，使臣微言妙旨，不得上達。於邑三歎，曷惟其已。謹詣闕拜章，乞蒙引見。」權即召入。蕃謝荅問，及陳時務，甚有辭觀。綜時侍坐，權問何如，綜對曰：「蕃上書，大語有似東方朔，巧捷詭辯有似禰衡，而才皆不及。」權又問可堪何官，綜對曰：「未可以治民，且試以都輦小職。」權以蕃盛論刑獄，用為廷尉監。左將軍朱據、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，普尤與之親善，常怨歎其屈。後蕃謀叛，事覺伏誅，吳錄曰：蕃有口才，魏明帝使詐叛如吳，令求作廷尉職，重案大臣以離間之。旣為廷尉監，衆人以據、普與蕃親善，常車馬雲集，賔客盈堂。及至事覺，蕃亡走，捕得，考問黨與，蕃無所言。吳主使將入，謂曰：「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？」蕃曰：「孫君，丈夫圖事，豈有無伴！烈士死，不足相牽耳。」遂閉口而死。　吳歷曰：權問普：「卿前盛稱蕃，又為之怨望朝廷，使蕃反叛，皆卿之由。」普見責自殺。據禁止，歷時乃解。拜綜偏將軍，兼左執法，領辭訟。遼東之事，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，權亦大怒，其和協彼此，使之無隙，綜有力焉。

性嗜酒，酒後歡呼極意，或推引杯觴，搏擊左右。權愛其才，弗之責也。

凡自權統事，諸文誥策命，鄰國書符，略皆綜之所造也。初以內外多事，特立科，長吏遭喪，皆不得去，而數有犯者。權患之，使朝臣下議。綜議以為宜定科文，示以大辟，行之一人，其後必絕。遂用綜言，由是奔喪乃斷。

赤烏六年卒，子冲嗣。冲平和有文幹，天紀中為中書令吳錄曰：冲後仕晉尚書郎、吳郡太守。

徐詳者字子明，吳郡烏程人也，先綜死。

評曰：是儀、徐詳、胡綜，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。儀清恪貞素，詳數通使命，綜文采才用，各見信任，譬之廣夏，其榱椽之佐乎！

##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

吳範傳

吳範字文則，會稽上虞人也。以治歷數，知風氣，聞於郡中。舉有道，詣京都，世亂不行。會孫權起於東南，範委身服事，每有災祥，輒推數言狀，其術多效，遂以顯名。

初，權在吳，欲討黃祖，範曰：「今茲少利，不如明年。明年戊子，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。」權遂征祖，卒不能克。明年，軍出，行及尋陽，範見風氣，因詣船賀，催兵急行，至即破祖，祖得夜亡。權恐失之，範曰：「未遠，必生禽祖。」至五更中，果得之。劉表竟死，荊州分割。

及壬辰歲，範又白言：「歲在甲午，劉備當得益州。」後呂岱從蜀還，遇之白帝，說備部衆離落，死亡且半，事必不克。權以難範，範曰：「臣所言者天道也，而岱所見者人事耳。」備卒得蜀。

權與呂蒙謀襲關羽，議之近臣，多曰不可。權以問範，範曰：「得之。」後羽在麥城，使使請降。權問範曰：「竟當降否？」範曰：「彼有走氣，言降詐耳。」權使潘璋邀其徑路，覘候者還，白羽已去。範曰：「雖去不免。」問其期，曰：「明日日中。」權立表下漏以待之。及中不至，權問其故，範曰：「時尚未正中也。」頃之，有風動帷，範拊手曰：「羽至矣。」須臾，外稱萬歲，傳言得羽。

後權與魏為好，範曰：「以風氣言之，彼以貌來，其實有謀，宜為之備。」劉備盛兵西陵，範曰：「後當和親。」終皆如言。其占驗明審如此。

權以範為騎都尉，領太史令，數從訪問，欲知其決。範祕惜其術，不以至要語權。權由是恨之。吳錄曰：範獨心計，所以見重者術，術亡則身棄矣，故終不言。

初，權為將軍時，範甞白言江南有王氣，亥子之間有大福慶。權曰：「若終如言，以君為侯。」及立為吳王，範時侍宴，曰：「昔在吳中，甞言此事，大王識之邪？」權曰：「有之。」因呼左右，以侯綬帶範。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，輒手推不受。及後論功行封，以範為都亭侯。詔臨當出，權恚其愛道於己也，削除其名。

範為人剛直，頗好自稱，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。素與魏滕同邑相善。滕甞有罪，權責怒甚嚴，敢有諫者死，範謂滕曰：「與汝偕死。」滕曰：「死而無益，何用死為？」範曰：「安能慮此，坐觀汝邪？」乃髠頭自縛詣門下，使鈴下以聞。鈴下不敢，曰：「必死，不敢白。」範曰：「汝有子邪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使汝為吳範死，子以屬我。」鈴下曰：「諾。」乃排閤入。言未卒，權大怒，欲便投以戟。逡巡走出，範因突入，叩頭流血，言與涕並。良乆，權意釋，乃免滕。滕見範謝曰：「父母能生長我，不能免我於死。丈夫相知，如汝足矣，何用多為！」會稽典錄曰：滕字周林，祖父河內太守朗，字少英，列在八俊。滕性剛直，行不苟合，雖遭困偪，終不迴撓。初亦迕策，幾殆，賴太妃救得免，語見妃嬪傳。歷歷陽、鄱陽、山陰三縣令，鄱陽太守。

黃武五年，範病卒。長子先死，少子尚幼，於是業絕。權追思之，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、趙達者，封千戶侯，卒無所得。吳錄曰：範先知其死日，謂權曰：「陛下某日當喪軍師。」權曰：「吾無軍師，焉得喪之？」範曰：「陛下出軍臨敵，須臣言而後行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。」至其日果卒。　臣松之案，範死時，權未稱帝，此云陛下，非也。

劉惇傳

劉惇字子仁，平原人也。遭亂避地，客遊廬陵，事孫輔。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。每有水旱寇賊，皆先時處期，無不中者。輔異焉，以為軍師，軍中咸敬事之，號曰神明。

建安中，孫權在豫章，時有星變，以問惇，惇曰：「災在丹楊。」權曰：「何如？」曰：「客勝主人，到其日當得問。」是時邊鴻作亂，卒如惇言。

惇於諸術皆善，尤明太一，皆能推演其事，窮盡要妙，著書百餘篇，名儒刁玄稱以為奇。惇亦寶愛其術，不以告人，故世莫得而明也。

趙達傳

趙達，河南人也。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，用思精密，謂東南有王者氣，可以避難，故脫身渡江。治九宮一筭之術，究其微旨，是以能應機立成，對問若神，至計飛蝗，射隱伏，無不中效。或難達曰：「飛者固不可校，誰知其然，此殆妄耳。」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，播之席上，立處其數，驗覆果信。甞過知故，知故為之具食。食畢，謂曰：「倉卒乏酒，又無嘉肴，無以叙意，如何？」達因取盤中隻箸，再三從橫之，乃言：「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，又有鹿肉三斤，何以辭無？」時坐有他賔，內得主人情，主人慙曰：「以卿善射有無，欲相試耳，竟效如此。」遂出酒酣飲。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，著空倉中封之，令達筭之。達處如數，云：「但有名無實。」其精微若是。

達寶惜其術，自闞澤、殷禮皆名儒善士，親屈節就學，達祕而不告。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，勤苦累年，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，臨當喻語而輒復止。滕他日齎酒具，候顏色，拜跪而請，達曰：「吾先人得此術，欲圖為帝王師，至仕來三世，不過太史郎，誠不欲復傳之。且此術微妙，頭乘尾除，一筭之法，父子不相語。然以子篤好不倦，今真以相授矣。」飲酒數行，達起取素書兩卷，大如手指，達曰：「當寫讀此，則自解也。吾乆廢，不復省之，今欲思論一過，數日當以相與。」滕如期往，至乃陽求索書，驚言失之，云：「女壻昨來，必是渠所竊。」遂從此絕。

初孫權行師征伐，每令達有所推步，皆如其言。權問其法，達終不語，由此見薄，祿位不至。吳書曰：初，權即尊號，令達筭作天子之後，當復幾年？達曰：「高祖建元十二年，陛下倍之。」權大喜，左右稱萬歲。果如達言。

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：「當迴筭帷幕，不出戶牖以知天道，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，不亦難乎！」閒居無為，引筭自校，乃歎曰：「吾筭訖盡某年月日，其終矣。」達妻數見達效，聞而哭泣。達欲弭妻意，乃更步筭，言：「向者謬誤耳，尚未也。」後如期死。權聞達有書，求之不得，乃錄問其女，及發棺無所得，法術絕焉。吳錄曰：皇象字休明，廣陵江都人。幼工書。時有張子並、陳梁甫能書。甫恨逋，並恨峻，象斟酌其閒，甚得其妙，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。嚴武字子卿，衞尉畯再從子也，圍棊莫與為輩。宋壽占夢，十不失一。曹不興善畫，權使畫屏風，誤落筆點素，因就以作蠅。旣進御，權以為生蠅，舉手彈之。孤城鄭嫗能相人，及範、惇、達八人，世皆稱妙，謂之八絕云。　晉陽秋曰：吳有葛衡字思真，明達天官，能為機巧，作渾天，使地居于中，以機動之，天轉而地止，以上應晷度。

評曰：三子各於其術精矣，其用思妙矣，然君子等役心神，宜於大者遠者，是以有識之士，舍彼而取此也。孫盛曰：夫玄覽未然，逆鑒來事，雖裨竈、梓慎其猶病諸，況術之下此者乎？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，故輕舉濟江。魏承漢緒，受命中畿，達不能豫覩兆萌，而流竄吳越。又不知吝術之鄙，見薄於時，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？昔聖王觀天地之文，以畫八卦之象，故亹亹成於蓍策，變化形乎六爻，是以三易雖殊，卦繇理一，安有迴轉一籌，可以鉤深測隱，意對逆占，而能遂知來物者乎？流俗好異，妄設神奇，不幸之中，仲尼所棄，是以君子志其大者，無所取諸。　臣松之以為盛云「君子志其大者，無所取諸」，故評家之旨，非新聲也。其餘所譏，則皆為非理。自中原酷亂，至于建安，數十年間，生民殆盡，比至小康，皆百死之餘耳。江左雖有兵革，不能如中國之甚也，焉知達不筭其安危，知禍有多少，利在東南，以全其身乎？而責不知魏氏將興，流播吳越，在京房之籌，猶不能自免刑戮，況達但以祕術見薄，在悔吝之間乎！古之道術，蓋非一方，探賾之功，豈惟六爻，苟得其要，則可以易而知之矣，迴轉一籌，胡足怪哉？達之推筭，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，何愧於古！而以裨、梓限之，謂達為妄，非篤論也。　抱朴子曰：時有葛仙公者，每飲酒醉，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，竟日乃出。曾從吳主別，到洌州，還遇大風，百官船多沒，仙公船亦沒淪，吳主甚悵恨。明日使人鉤求公船，而登高以望焉。乆之，見公步從水上來，衣履不沾，而有酒色。旣見而言曰：「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，暫過設酒，忽忽不得，即委之。」又有姚光者，有火術。吳主身臨試之，積荻數千束，使光坐其上，又以數千束荻裹之，因猛風而燔之。荻了盡，謂光當以化為燼，而光端坐灰中，振衣而起，把一卷書。吳主取其書視之，不能解也。又曰：吳景帝有疾，求覡視者，得一人。景帝欲試之，乃殺鵝而埋於苑中，架小屋，施牀几，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，乃使覡視之。告曰：「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，當加賞而即信矣。」竟日盡夕無言，帝推問之急，乃曰：「實不見有鬼，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，所以不即白之，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，當候其真形而定。無復移易，不知何故，不敢不以實上聞。」景帝乃厚賜之。然則鵝死亦有鬼也。　葛洪神仙傳曰：仙人介象，字元則，會稽人，有諸方術。吳主聞之，徵象到武昌，甚敬貴之，稱為介君，為起宅，以御帳給之，賜遺前後累千金，從象學蔽形之術。試還後宮，及出殿門，莫有見者。又使象作變化，種瓜菜百果，皆立生可食。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，象曰：「鯔魚為上。」吳主曰：「論近道魚耳，此出海中，安可得邪？」象曰：「可得耳。」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，汲水滿之，并求鉤。象起餌之，垂綸於埳中。須臾，果得鯔魚。吳主驚喜，問象曰：「可食不？」象曰：「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鱠，安敢取不可食之物！」乃使厨下切之。吳主曰：「聞蜀使來，得蜀薑作韲甚好，恨爾時無此。」象曰：「蜀薑豈不易得，願差所使者，并付直。」吳主指左右一人，以錢五十付之。象書一符，以著青竹杖中，使行人閉目騎杖，杖止，便買薑訖，復閉目。此人承其言騎杖，須臾止，已至成都，不知是何處，問人，人言是蜀市中，乃買薑。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，旣於市中相識，甚驚，便作書寄其家。此人買薑畢，捉書負薑，騎杖閉目，須臾已還到吳，厨下切鱠適了。臣松之以為葛洪所記，近為惑衆，其書文頗行世，故撮取數事，載之篇末也。神仙之術，詎可測量，臣之臆斷，以為惑衆，所謂夏蟲不知冷氷耳。

##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

諸葛恪傳

諸葛恪字元遜，瑾長子也。少知名。江表傳曰：恪少有才名，發藻岐嶷，辯論應機，莫與為對。權見而奇之，謂瑾曰：「藍田生玉，真不虛也。」　吳錄曰：恪長七尺六寸，少鬚眉，折頞廣額，大口高聲。弱冠拜騎都尉，與顧譚、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，並為賔友。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。

恪父瑾靣長似驢，孫權大會羣臣，使人牽一驢入，長檢其靣，題曰諸葛子瑜。恪跪曰：「乞請筆益兩字。」因聽與筆。恪續其下曰「之驢。」舉坐歡笑，乃以驢賜恪。他日復見，權問恪曰：「卿父與叔父孰賢？」對曰：「臣父為優。」權問其故，對曰：「臣父知所事，叔父不知，以是為優。」權又大噱。命恪行酒，至張昭前，昭先有酒色，不肯飲，曰：「此非養老之禮也。」權曰：「卿其能令張公辭屈，乃當飲之耳。」恪難昭曰：「昔師尚父九十，秉旄仗鉞，猶未告老也。今軍旅之事，將軍在後，酒食之事，將軍在先，何謂不養老也？」昭卒無辭，遂為盡爵。後蜀使至，群臣並會，權謂使曰：「此諸葛恪雅好騎乘，還告丞相，為致好馬。」恪因下謝，權曰：「馬未至而謝何也？」恪對曰：「夫蜀者陛下之外廄，今有恩詔，馬必至也，安敢不謝？」恪之才捷，皆此類也。恪別傳曰：權甞饗蜀使費禕，先逆勑羣臣：「使至，伏食勿起。」禕至，權為輟食，而羣下不起。禕啁之曰：「鳳皇來翔，騏驎吐哺，驢騾無知，伏食如故。」恪荅曰：「爰植梧桐，以待鳳皇，有何燕雀，自稱來翔？何不彈射，使還故鄉！」禕停食餅，索筆作麥賦，恪亦請筆作磨賦，咸稱善焉。權甞問恪：「頃何以自娛，而更肥澤？」恪對曰：「臣聞富潤屋，德潤身，臣非敢自娛，脩己而已。」又問：「卿何如滕胤？」恪荅曰：「登階躡履，臣不如胤；迴籌轉策，胤不如臣。」恪甞獻權馬，先𨪕其耳。范慎時在坐，嘲恪曰：「馬雖大畜，稟氣於天，今殘其耳，豈不傷仁？」恪荅曰：「母之於女，恩愛至矣，穿耳附珠，何傷於仁？」太子甞嘲恪：「諸葛元遜可食馬矢。」恪曰：「願太子食雞卵。」權曰：「人令卿食馬矢，卿使人食雞卵何也？」恪曰：「所出同耳。」權大笑。　江表傳曰：曾有白頭鳥集殿前，權曰：「此何鳥也？」恪曰：「白頭翁也。」張昭自以坐中最老，疑恪以鳥戲之，因曰：「恪欺陛下，未甞聞鳥名白頭翁者，試使恪復求白頭母。」恪曰：「鳥名鸚母，未必有對，試使輔吳復求鸚父。」昭不能荅，坐中皆歡笑。權甚異之，欲試以事，令守節度。節度掌軍糧穀，文書繁猥，非其好也。江表傳曰：權為吳王，初置節度官，使典掌軍糧，非漢制也。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，詳死，將用恪。諸葛亮聞恪代詳，書與陸遜曰：「家兄年老，而恪性踈，今使典主糧穀，糧穀軍之要最，僕雖在遠，竊用不安。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。」遜以白權，即轉恪領兵。

恪以丹楊山險，民多果勁，雖前發兵，徒得外縣平民而已，其餘深遠，莫能禽盡，屢自求乞為官出之，三年可得甲士四萬。衆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，與吳郡、會稽、新都、鄱陽四郡鄰接，周旋數千里，山谷萬重，其幽邃民人，未甞入城邑，對長吏，皆仗兵野逸，白首於林莽。逋亡宿惡，咸共逃竄。山出銅鐵，自鑄甲兵。俗好武習戰，高尚氣力，其升山赴險，抵突叢棘，若魚之走淵，猨狖之騰木也。時觀閒隙，出為寇盜，每致兵征伐，尋其窟藏。其戰則蠭至，敗則鳥竄，自前世以來，不能羈也。皆以為難。恪父瑾聞之，亦以事終不逮，歎曰：「恪不大興吾家，將大赤吾族也。」恪盛陳其必捷。權拜恪撫越將軍，領丹楊太守，授棨戟武騎三百。拜畢，命恪備威儀，作鼓吹，導引歸家，時年三十二。

恪到府，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，令各保其疆界，明立部伍，其從化平民，悉令屯居。乃分內諸將，羅兵幽阻，但繕藩籬，不與交鋒，候其穀稼將熟，輒縱兵芟刈，使無遺種。舊穀旣盡，新田不収，平民屯居，略無所入，於是山民饑窮，漸出降首。恪乃復勑下曰：「山民去惡從化，皆當撫慰，徙出外縣，不得嫌疑，有所執拘。」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，遺舊惡民，困迫暫出，內圖叛逆，伉縛送諸府。恪以伉違教，遂斬以徇，以狀表上。民聞伉坐執人被戮，知官惟欲出之而已，於是老幼相攜而出，歲期，人數皆如本規。恪自領萬人，餘分給諸將。

權嘉其功，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。綜先移恪等曰：「山越恃阻，不賔歷世，緩則首鼠，急則狼顧。皇帝赫然，命將西征，神策內授，武師外震。兵不染鍔，甲不沾汗。元惡旣梟，種黨歸義，蕩滌山藪，獻戎十萬。野無遺寇，邑罔殘姦。旣埽兇慝，又充軍用。藜蓧稂莠，化為善草。魑魅魍魎，更成虎士。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，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。雖詩羙執訊，易嘉折首，周之方、召，漢之衞、霍，豈足以談？功軼古人，勳超前世。主上歡然，遙用歎息。感四牡之遺典，思飲至之舊章。故遣中臺近官，迎致犒賜，以旌茂功，以慰劬勞。」拜恪威北將軍，封都鄉侯。恪乞率衆佃廬江、皖口，因輕兵襲舒，掩得其民而還。復遠遣斥候，觀相徑要，欲圖壽春，權以為不可。

赤烏中，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，權方發兵應之，望氣者以為不利，於是徙恪屯於柴桑。與丞相陸遜書曰：「楊敬叔傳述清論，以為方今人物彫盡，守德業者不能復幾，宜相左右，更為輔車，上熙國事，下相珍惜。又疾世俗好相謗毀，使已成之器，中有損累；將進之徒，意不歡笑。聞此喟然，誠獨擊節。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，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，見其異者七十二人，至于子張、子路、子貢等七十之徒，亞聖之德，然猶各有所短，師辟由喭，賜不受命，豈况下此而無所闕？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，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。加以當今取士，宜寬於徃古，何者？時務從橫，而善人單少，國家職司，常苦不充。苟令性不邪惡，志在陳力，便可獎就，騁其所任。若於小小宜適，私行不足，皆宜闊略，不足縷責。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，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，況其出入者邪？故曰以道望人則難，以人望人則易，賢愚可知。自漢末以來，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，所以更相謗訕，或至為禍，原其本起，非為大讎，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，而責人專以正義。夫己不如禮，則人不服。責人以正義，則人不堪。內不服其行，外不堪其責，則不得不相怨。相怨一生，則小人得容其閒。得容其閒，則三至之言，浸潤之譖，紛錯交至，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，猶難以自定，况己為隙，且未能明者乎？是故張、陳至於血刃，蕭、朱不終其好，本由於此而已。夫不捨小過，纖微相責，乆乆至於家戶為怨，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。」恪知遜以此嫌己，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。會遜卒，恪遷大將軍，假節，駐武昌，代遜領荊州事。

乆之，權不豫，而太子少，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，中書令孫弘領少傅。權疾困，召恪、弘及太常滕胤、將軍呂據、侍中孫峻，屬以後事。吳書曰：權寢疾，議所付託。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，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，可付大事。權嫌恪剛很自用，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，遂固保之，乃徵恪。後引恪等見卧內，受詔牀下，權詔曰：「吾病困矣，恐不復相見，諸事一以相委。」恪歔欷流涕曰：「臣等皆受厚恩，當以死奉詔，願陛下安精神，損思慮，無以外事為念。」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，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。為治第館，設陪衞。羣官百司拜揖之儀，各有品叙。諸法令有不便者，條列以聞，權輒聽之。中外翕然，人懷歡欣。

翌日，權薨。弘素與恪不平，懼為恪所治，祕權死問，欲矯詔除恪。峻以告恪，恪請弘咨事，於坐中誅之，乃發喪制服。與弟公安督融書曰：「今月十六日乙未，大行皇帝委棄萬國，羣下大小，莫不傷悼。至吾父子兄弟，並受殊恩，非徒凡庸之隷，是以悲慟，肝心圮裂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，哀喜交并，不知所措。吾身受顧命，輔相幼主，竊自揆度，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，懼忝丞相輔漢之效，恐損先帝委付之明，是以憂慙惶惶，所慮萬端。且民惡其上，動見瞻觀，何時易哉？今以頑鈍之姿，處保傅之位，艱多智寡，任重謀淺，誰為脣齒？近漢之世，燕、蓋交遘，有上官之變，以身值此，何敢怡豫邪？又弟所在，與賊犬牙相錯，當於今時整頓軍具，率厲將士，警備過常，念出萬死，無顧一生，以報朝廷，無忝爾先。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，猶恐賊虜聞諱，恣睢寇竊。邊邑諸曹，已別下約勑，所部督將，不得妄委所戍，徑來奔赴。雖懷愴怛不忍之心，公義奪私，伯禽服戎，若苟違戾，非徒小故。以親正疏，古今明戒也。」恪更拜太傅。於是罷視聽，息校官，原逋責，除關稅，事崇恩澤，衆莫不恱。恪每出入，百姓延頸，思見其狀。

初，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，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。後征淮南，敗以內船，由是廢不復脩。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，更作大隄，左右結山俠築兩城，各留千人，使全端、留略守之，引軍而還。魏以吳軍入其疆土，恥於受侮，命大將胡遵、諸葛誕等率衆七萬，欲攻圍兩塢，圖壞隄遏。恪興軍四萬，晨夜赴救。遵等勑其諸軍作浮橋度，陣於隄上，分兵攻兩城。城在高峻，不可卒拔。恪遣將軍留贊、呂據、唐咨、丁奉為前部。時天寒雪，魏諸將會飲，見贊等兵少，而解置鎧甲，不持矛戟，但兜鍪刀楯，倮身緣遏，大笑之，不即嚴兵。兵得上，便鼓譟亂斫。魏軍驚擾散走，爭渡浮橋，橋壞絕，自投於水，更相蹈藉。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，死者數萬。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，亦斬之。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，資器山積，振旅而歸。進封恪陽都侯，加荊楊州牧，督中外諸軍事，賜金一百斤，馬二百匹，繒布各萬匹。

恪遂有輕敵之心，以十二月戰克，明年春，復欲出軍。漢晉春秋曰：恪使司馬季無往蜀說姜維，令同舉，曰：「古人有言，聖人不能為時，時至亦不可失也。今敵政在私門，外內猜隔，兵挫於外，而民怨於內，自曹操以來，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。若大舉伐之，使吳攻其東，漢入其西，彼救西則東虛，重東則西輕，以練實之軍，乘虛輕之敵，破之必矣。」維從之。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，同辭諫恪，恪不聽。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，扶出。

恪乃著論諭衆意曰：「夫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，古今未之有也。昔戰國之時，諸侯自恃兵彊地廣，互有救援，謂此足以傳世，人莫能危。恣情從懷，憚於勞苦，使秦漸得自大，遂以并之，此旣然矣。近者劉景升在荊州，有衆十萬，財穀如山，不及曹操尚微，與之力競，坐觀其彊大，吞滅諸袁。北方都定之後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，當時雖有智者，不能復為畫計，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，遂為囚虜。凡敵國欲相吞，即仇讎欲相除也。有讎而長之，禍不在己，則在後人，不可不為遠慮也。昔伍子胥曰：『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二十年之外，吳其為沼乎！』夫差自恃彊大，聞此邈然，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，至於臨敗悔之，豈有及乎？越小於吳，尚為吳禍，況其彊大者邪？昔秦但得關西耳，尚以并吞六國，今賊皆得秦、趙、韓、魏、燕、齊九州之地，地悉戎馬之鄉，士林之藪。今以魏比古之秦，土地數倍；以吳與蜀比古六國，不能半之。然今所以能敵之，但以操時兵衆，於今適盡，而後生者未悉長大，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，續自隕斃，其子幼弱，而專彼大任，雖有智計之士，未得施用。當今伐之，是其厄會。聖人急於趨時，誠謂今日。若順衆人之情，懷偷安之計，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，不論魏之終始，而以今日遂輕其後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。自古以來，務在產育，今者賊民歲月繁滋，但以尚小，未可得用耳。若復十數年後，其衆必倍於今，而國家勁兵之地，皆已空盡，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。若不早用之，端坐使老，復十數年，略當損半，而見子弟數不足言。若賊衆一倍，而我兵損半，雖復使伊、管圖之，未可如何。今不達遠慮者，必以此言為迂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，此固衆人之所迂也。及於難至，然後頓顙，雖有智者，又不能圖。此乃古今所病，非獨一時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，故難至而不可救。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，故無以詒其子孫。今恪無具臣之才，而受大吳蕭、霍之任，智與衆同，思不經遠，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，俛仰年老，而讎敵更彊，欲刎頸謝責，寧有補邪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，欲務閑息，此不知慮其大危，而愛其小勤者也。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閉關守險，以自娛樂，空出攻楚，身被創痍，介冑生蟣蝨，將士厭困苦，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？慮於長乆不得兩存者耳！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，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，未甞不喟然歎息也。夙夜反側，所慮如此，故聊疏愚言，以達二三君子之末。若一朝隕歿，志畫不立，貴令來世知我所憂，可思於後。」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，然莫敢復難。

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，書諫恪曰：「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，計未施行。今公輔贊大業，成先帝之志，寇遠自送，將士憑賴威德，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！宜且案兵養銳，觀釁而動。今乘此勢，欲復大出，天時未可。而苟任盛意，私心以為不安。」恪題論後，為書荅友曰：「足下雖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見大數。熟省此論，可以開悟矣。」於是違衆出軍，大發州郡二十萬衆，百姓騷動，始失人心。

恪意欲曜威淮南，驅略民人，而諸將或難之曰：「今引軍深入，疆埸之民，必相率遠遁，恐兵勞而功少，不如止圍新城。新城困，救必至，至而圖之，乃可大獲。」恪從其計，迴軍還圍新城。攻守連月，城不拔。士卒疲勞，因暑飲水，泄下流腫，病者大半，死傷塗地。諸營吏日白病者多，恪以為詐，欲斬之，自是莫敢言。恪內惟失計，而恥城不下，忿形於色。將軍朱異有所是非，恪怒，立奪其兵。都尉蔡林數陳軍計，恪不能用，策馬奔魏。魏知戰士罷病，乃進救兵。恪引軍而去。士卒傷病，流曳道路，或頓仆坑壑，或見略獲，存亡忿痛，大小呼嗟。而恪晏然自若。出住江渚一月，圖起田於潯陽，詔召相銜，徐乃旋師。由此衆庶失望，而怨黷興矣。

秋八月軍還，陳兵導從，歸入府館。即召中書令孫嘿，厲聲謂曰：「卿等何敢妄數作詔？」嘿惶懼辭出，因病還家。恪征行之後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，一罷更選，愈治威嚴，多所罪責，當進見者，無不竦息。又改易宿衞，用其親近，復勑兵嚴，欲向青、徐。

孫峻因民之多怨，衆之所嫌，構恪欲為變，與亮謀，置酒請恪。恪將見之夜，精爽擾動，通夕不寐。明將盥漱，聞水腥臭，侍者授衣，衣服亦臭。恪怪其故，易衣易水，其臭如初，意惆悵不恱。嚴畢趨出，犬銜引其衣，恪曰：「犬不欲我行乎？」還坐，頃刻乃復起，犬又銜其衣，恪令從者逐犬，遂升車。

初，恪將征淮南，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，從者白之，令外詰問，孝子曰：「不自覺入。」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，衆皆異之。出行之後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。自新城出住東興，有白虹見其船，還拜蔣陵，白虹復繞其車。

及將見，駐車宮門，峻已伏兵於帷中，恐恪不時入，事泄，自出見恪曰：「使君若尊體不安，自可須後，峻當具白主上。」欲以甞知恪。恪荅曰：「當自力入。」散騎常侍張約、朱恩等密書與恪曰：「今日張設非常，疑有他故。」恪省書而去。未出路門，逢太常滕胤，恪曰：「卒腹痛，不任入。」胤不知峻陰計，謂恪曰：「君自行旋未見，今上置酒請君，君已至門，宜當力進。」恪躊躇而還，劒履上殿，謝亮，還坐。設酒，恪疑未飲，峻因曰：「使君病未善平，當有常服藥酒，自可取之。」恪意乃安，別飲所齎酒。吳歷曰：張約、朱恩密疏告恪，恪以示滕胤，胤勸恪還，恪曰：「峻小子何能為邪！但恐因酒食中人耳。」乃以藥酒入。　孫盛評曰：恪與胤親厚，約等疏，非常大事，勢應示胤，共謀安危。然恪性彊梁，加素侮峻，自不信，故入，豈胤微勸，便為之冒禍乎？吳歷為長。酒數行，亮還內。峻起如廁，解長衣，著短服，出曰：「有詔收諸葛恪！」吳錄曰：峻持刀稱詔收恪，亮起立曰：「非我所為！非我所為！」乳母引亮還內。　吳歷云：峻先引亮入，然後出稱詔。與本傳同。　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，宜如本傳及吳歷，不得如吳錄所言。恪驚起，拔劒未得，而峻刀交下。張約從旁斫峻，裁傷左手，峻應手斫約，斷右臂。武衞之士皆趨上殿，峻曰：「所取者恪也，今已死。」悉令復刃，乃除地更飲。搜神記曰：恪入，已被殺，其妻在室使婢，語曰：「汝何故血臰？」婢曰：「不也。」有頃愈劇，又問婢曰：「汝眼目視瞻，何以不常？」婢蹷然起躍，頭至于棟，攘臂切齒而言曰：「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！」於是大小知恪死矣，而吏兵尋至。　志林曰：初權病篤，召恪輔政。臨去，大司馬呂岱戒之曰：「世方多難，子每事必十思。」恪荅曰：「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，夫子曰『再思可矣』，今君令恪十思，明恪之劣也。」岱無以荅，當時咸謂之失言。虞喜曰：夫託以天下至重也，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，兼二至而管萬機，能勝之者鮮矣。自非採納羣謀，詢于芻蕘，虛己受人，常若不足，則功名不成，勳績莫著。況呂侯國之先耆，智度經遠，而甫以十思戒之，而便以示劣見拒，此元遜之踈，乃機神不俱者也。若因十思之義，廣諮當世之務，聞善速於雷動，從諫急於風移，豈得隕首殿堂，死凶豎之刃？世人奇其英辯，造次可觀，而哂呂侯無對為陋，不思安危終始之慮，是樂春藻之繁華，而忘秋實之甘口也。昔魏人伐蜀，蜀人禦之，精嚴垂發，六軍雲擾，士馬擐甲，羽檄交馳，費禕時為元帥，荷國任重，而與來敏圍碁，意無厭倦。敏臨別謂禕：「君必能辦賊者也。」言其明略內定，貌無憂色，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。且蜀為蕞爾之國，而方向大敵，所規所圖，唯守與戰，何可矜己有餘，晏然無戚？斯乃性之寬簡，不防細微，卒為降人郭脩所害，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？往聞長寧之甄文偉，今覩元遜之逆呂侯，二事體同，故並而載之，可以鏡譏于後，永為世鑒。

先是，童謠曰：「諸葛恪，蘆葦單衣篾鉤落，於何相求成子閣。」成子閣者，反語石子岡也。建業南有長陵，名曰石子岡，葬者依焉。鉤落者，校飾革帶，世謂之鉤絡帶。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，投之於此岡。吳錄曰：恪時年五十一。

恪長子綽，騎都尉，以交關魯王事，權遣付恪，令更教誨，恪鴆殺之。中子竦，長水校尉。少子建，步兵校尉。聞恪誅，車載其母而走。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。建得渡江，欲北走魏，行數十里，為追兵所逮。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，皆夷三族。

初，竦數諫恪，恪不從，常憂懼禍。及亡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：「臣聞震雷電激，不崇一朝，大風衝發，希有極日，然猶繼以雲雨，因以潤物，是則天地之威，不可經日浹辰，帝王之怒，不宜訖情盡意。臣以狂愚，不知忌諱，敢冒破滅之罪，以邀風雨之會。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，伯叔諸父遭漢祚盡，九州鼎立，分託三方，並履忠勤，熈隆世業。爰及於恪，生長王國，陶育聖化，致名英偉，服事累紀，禍心未萌，先帝委以伊、周之任，屬以萬機之事。恪素性剛愎，矜己陵人，不能敬守神器，穆靜邦內，興功暴師，未期三出，虛耗士民，空竭府藏，專擅國憲，廢易由意，假刑劫衆，大小屏息。侍中武衞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，見其姦虐，日月滋甚，將恐蕩搖宇宙，傾危社稷，奮其威怒，精貫昊天，計慮先於神明，智勇百於荊、聶，躬持白刃，梟恪殿堂，勳超朱虛，功越東牟。國之元害，一朝大除，馳首徇示，六軍喜踊，日月增光，風塵不動，斯實宗廟之神靈，天人之同驗也。今恪父子三首，縣市積日，觀者數萬，詈聲成風。國之大刑，無所不震，長老孩幼，無不畢見。人情之於品物，樂極則哀生，見恪貴盛，世莫與貳，身處台輔，中間歷年，今之誅夷，無異禽獸，觀訖情反，能不憯然！且已死之人，與土壤同域，鑿掘斫刺，無所復加。願聖朝稽則乾坤，怒不極旬，使其鄉邑若故吏民，收以士伍之服，惠以三寸之棺。昔項籍受殯葬之地，韓信獲收斂之恩，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。惟陛下敦三皇之仁，垂哀矜之心，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，復受不已之恩，於以揚聲遐方，沮勸天下，豈不弘哉！昔欒布矯命彭越，臣竊恨之，不先請主上，而專名以肆情，其得不誅，實為幸耳。今臣不敢章宣愚情，以露天恩，謹伏手書，冒昧陳聞，乞聖朝哀察。」於是亮、峻聽恪故吏斂葬，遂求之於石子岡。江表傳曰：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，博士盛沖以為不應。孫休曰：「盛夏出軍，士卒傷損，無尺寸之功，不可謂能；受託孤之任，死於豎子之手，不可謂智。沖議為是。」遂寢。

始恪退軍還，聶友知其將敗，書與滕胤曰：「當人彊盛，河山可拔，一朝羸縮，人情萬端，言之悲歎。」恪誅後，孫峻忌友，欲以為鬱林太守，友發病憂死。友字文悌，豫章人也。吳錄曰：友有脣吻，少為縣吏。虞翻徙交州，縣令使友送之，翻與語而奇焉，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，令以為功曹。郡時見有功曹，斐見之，問曰：「縣吏聶友，可堪何職？」對曰：「此人縣間小吏耳，猶可堪曹佐。」斐曰：「論者以為宜作功曹，君其避之。」乃用為功曹。使至都，諸葛恪友之。時論謂顧子嘿、子直，其間無所復容，恪欲以友居其間，由是知名。後為將，討儋耳，還拜丹楊太守，年三十三卒。

滕胤傳

滕胤字承嗣，北海劇人也。伯父耽，父胄，與劉繇州里通家，以世擾亂，渡江依繇。孫權為車騎將軍，拜耽右司馬，以寬厚稱，早卒，無嗣。胄善屬文，權待以賔禮，軍國書疏，常令損益潤色之，亦不幸短命。權為吳王，追錄舊恩，封胤都亭侯。少有節操，美容儀。吳書曰：胤年十二，而孤單煢立，能治身厲行。為人白晢，威儀可觀。每正朔朝賀脩勤，在位大臣見者，無不歎賞。弱冠尚公主。年三十，起家為丹楊太守，徙吳郡、會稽，所在見稱。吳書曰：胤上表陳及時宜，及民間優劣，多所匡弼。權以胤故，增重公主之賜，屢加存問。胤每聽辭訟，斷罪法，察言觀色，務盡情理。人有窮冤悲苦之言，對之流涕。

太元元年，權寢疾，詣都，留為太常，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。孫亮即位，加衞將軍。

恪將悉衆伐魏，胤諫恪曰：「君以喪代之際，受伊、霍之託，入安本朝，出摧彊敵，名聲振於海內，天下莫不震動，萬姓之心，兾得蒙君而息。今猥以勞役之後，興師出征，民疲力屈，遠主有備。若攻城不克，野略無獲，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。不如案甲息師，觀隙而動。且兵者大事，事以衆濟，衆苟不恱，君獨安之？」恪曰：「諸云不可者，皆不見計筭，懷居苟安者也，而子復以為然，吾何望焉？夫以曹芳闇劣，而政在私門，彼之臣民，固有離心。今吾因國家之資，藉戰勝之威，則何往而不克哉！」以胤為都下督，掌統留事。胤白日接賔客，夜省文書，或通曉不寐。吳書曰：胤寵任彌高，接士愈勤，表奏書疏，皆自經意，不以委下。

孫峻傳

孫峻字子遠，孫堅弟靜之曾孫也。靜生暠。暠生恭，為散騎侍郎。恭生峻。少便弓馬，精果膽決。孫權末，徙武衞都尉，為侍中。權臨薨，受遺輔政，領武衞將軍，故典宿衞，封都鄉侯。旣誅諸葛恪，遷丞相大將軍，督中外諸軍事，假節，進封富春侯。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，峻曰：「鯀禹罪不相及，滕侯何為？」峻、胤雖內不沾洽，而外相苞容，進胤爵高密侯，共事如前。吳錄曰：羣臣上奏，共推峻為太尉，議胤為司徒。時有媚峻者，以為大統宜在公族，若滕胤為亞公，聲名素重，衆心所附，不可貳也。乃表以峻為丞相，又不置御史大夫，士人皆失望矣。

峻素無重名，驕矜險害，多所刑殺，百姓囂然。又姦亂宮人，與公主魯班私通。五鳳元年，吳侯英謀殺峻，英事泄死。

二年，魏將毌丘儉、文欽以衆叛，與魏人戰于樂嘉，峻帥驃騎將軍呂據、左將軍留贊襲壽春，會欽敗降，軍還。吳書曰：留贊字正明，會稽長山人。少為郡吏，與黃巾賊帥吳桓戰，手斬得桓。贊一足被創，遂屈不伸。然性烈，好讀兵書及三史，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，輒對書獨歎，因呼諸近親謂曰：「今天下擾亂，英豪並起，歷觀前世，富貴非有常人，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閒，存亡無以異。今欲割引吾足，幸不死而足申，幾復見用，死則已矣。」親戚皆難之。有閒，贊乃以刀自割其筋，血流滂沱，氣絕良乆。家人驚怖，亦以旣爾，遂引申其足。足申創愈，以得蹉步。淩統聞之，請與相見，甚奇之，乃表薦贊，遂被試用。累有戰功，稍遷屯騎校尉。時事得失，每常規諫，好直言不阿旨，權以此憚之。諸葛恪征東興，贊為前部，合戰先陷陣，大敗魏師，遷左將軍。孫峻征淮南，授贊節，拜左護軍。未至壽春，道路病發，峻令贊將車重先還。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。贊病困，不能整陣，知必敗，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，曰：「吾自為將，破敵搴旗，未甞負敗。今病困兵羸，衆寡不敵，汝速去矣，俱死無益於國，適所以快敵耳。」弟子不肯受，拔刀欲斫之，乃去。初，贊為將，臨敵必先被髮叫天，因抗音而歌，左右應之，畢乃進戰，戰無不克。及敗，歎曰：「吾戰有常術，今病困若此，固命也！」遂被害，時年七十三，衆庶痛惜焉。二子略、平，並為大將。是歲，蜀使來聘，將軍孫儀、張怡、林恂等欲因會殺峻。事泄，儀等自殺，死者數十人，并及公主魯育。

峻欲城廣陵，朝臣知其不可城，而畏之莫敢言。唯滕胤諫止，不從，而功竟不就。

其明年，文欽說峻征魏，峻使欽與呂據、車騎劉纂、鎮南朱異、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、泗，以圖青、徐。峻與胤至石頭，因餞之，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。據御軍齊整，峻惡之，稱心痛去，遂夢為諸葛恪所擊，恐懼發病死，時年三十八，以後事付綝。

孫綝傳

孫綝字子通，與峻同祖。綝父綽為安民都尉。綝始為偏將軍，及峻死，為侍中武衞將軍，領中外諸軍事，代知朝政。呂據聞之大恐，與諸督將連名，共表薦滕胤為丞相，綝更以胤為大司馬，代呂岱駐武昌。據引兵還，使人報胤，欲共廢綝。綝聞之，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，使中使勑文欽、劉纂、唐咨等合衆擊據，遣侍中左將軍華融、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，并喻胤宜速去意。胤自以禍反，因留融、晏，勒兵自衞，召典軍楊崇、將軍孫咨，告以綝為亂，迫融等使有書難綝。綝不聽，表言胤反，許將軍劉丞以封爵，使率兵騎急攻圍胤。胤又劫融等，使詐詔發兵。融等不從，胤皆殺之。文士傳曰：華融字德蕤，廣陵江都人。祖父避亂，居山陰蕋山下。時皇象亦寓居山陰，吳郡張溫來就象學，欲得所舍。或告溫曰：「蕋山下有華德蕤者，雖年少，美有令志，可舍也。」溫遂止融家，朝夕談講。俄而溫為選部尚書，乃擢融為太子庶子，遂知名顯達。融子諝，黃門郎，與融并見害。次子譚，以才辯稱，晉祕書監。胤顏色不變，談笑若常。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，將士見公出，必皆委綝就公。時夜已半，胤恃與據期，又難舉兵向宮，乃約令部典，說呂侯以在近道，故皆為胤盡死，無離散者。時大風，比曉，據不至。綝兵大會，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，夷胤三族。臣松之以為孫綝雖凶虐，與滕胤宿無嫌隙，胤若且順綝意，出鎮武昌，豈徒免當時之禍，仍將永保元吉，而犯機觸害，自取夷滅，悲夫！

綝遷大將軍，假節，封永寧侯，負貴倨傲，多行無禮。初，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，峻厚之，至右將軍、無難督，授節蓋，平九官事。綝遇慮薄於峻時，慮怒，與將軍王惇謀殺綝。綝殺惇，慮服藥死。

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，保城請降。吳遣文欽、唐咨、全端、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。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，欽等突圍入城。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。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，為文欽勢。魏兖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，異敗退，為泰所追，死傷二千人。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、黎斐等五萬人攻魏，留輜重於都陸。異屯黎漿，遣將軍任度、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，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，築偃月壘。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，軍却退就高。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。苞、泰攻異，異敗歸，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，盡焚異資糧。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，異不從，綝斬之於鑊里，而遣弟恩救，會誕敗引還。綝旣不能拔出誕，而喪敗士衆，自戮名將，莫不怨之。

綝以孫亮始親政事，多所難問，甚懼。還建業，稱疾不朝，築室于朱雀橋南，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衞，弟武衞將軍恩、偏將軍幹、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，欲以專朝自固。亮內嫌綝，乃推魯育見殺本末，責怒虎林督朱熊、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，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，殺損於建業。綝入諫不從，亮遂與公主魯班、太常全尚、將軍劉承議誅綝。亮妃，綝從姊女也，以其謀告綝。綝率衆夜襲全尚，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，遂圍宮。江表傳曰：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，曰：「孫綝專勢，輕小於孤。孤見勑之，使速上岸，為唐咨等作援，而留湖中，不上岸一步。又委罪朱異，擅殺功臣，不先表聞。築第橋南，不復朝見。此為自在，無復所畏，不可乆忍。今規取之，卿父作中軍都督，使密嚴整士馬，孤當自出臨橋，帥宿衞虎騎、左右無難一時圍之。作版詔勑綝所領皆解散，不得舉手，正爾自得之。卿去，但當使密耳。卿宣詔語卿父，勿令卿母知之，女人旣不曉大事，且綝同堂姊，邂逅泄漏，誤孤非小也。」紀承詔，以告尚，尚無遠慮，以語紀母。母使人密語綝。綝夜發嚴兵廢亮，比明，兵已圍宮。亮大怒，上馬，帶鞬執弓欲出，曰：「孤大皇帝之適子，在位已五年，誰敢不從者？」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，乃不得出，歎咤二日不食，罵其妻曰：「爾父憒憒，敗我大事！」又呼紀，紀曰：「臣父奉詔不謹，負上，無面目復見。」因自殺。　孫盛曰：亮傳稱亮少聦慧，勢當先與紀謀，不先令妻知也。江表傳說漏泄有由，於事為詳矣。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，召羣司議曰：「少帝荒病昏亂，不可以處大位，承宗廟，以告先帝廢之。諸君若有不同者，下異議。」皆震怖，曰：「唯將軍令。」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，以亮罪狀班告遠近。尚書桓彝不肯署名，綝怒殺之。漢晉春秋曰：彝，魏尚書令階之弟。吳錄曰：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，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。

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休，綝從之，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：「綝以薄才，見授大任，不能輔導陛下。頃月以來，多所造立，親近劉承，恱於美色，發吏民婦女，料其好者，留於宮內，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，習之苑中，連日續夜，大小呼嗟，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，以作戲具。朱據先帝舊臣，子男熊、損皆承父之基，以忠義自立，昔殺小主，自是大主所創，帝不復精其本末，便殺熊、損，諫不見用，諸下莫不側息。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，成以金銀，師工晝夜不息。太常全尚，累世受恩，不能督諸宗親，而全端等委城就魏。尚位過重，曾無一言以諫陛下，而與敵往來，使傳國消息，懼必傾危社稷。推案舊典，運集大王，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。以帝為會稽王，遣楷奉迎。百寮喁喁，立住道側。」

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，徙尚於零陵，遷公主於豫章。綝意彌溢，侮慢民神，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，又壞浮屠祠，斬道人。休旣即位，稱草莽臣，詣闕上書曰：「臣伏自省，才非幹國，因緣肺腑，位極人臣，傷錦敗駕，罪負彰露，尋愆惟闕，夙夜憂懼。臣聞天命棐諶，必就有德，是以幽厲失度，周宣中興，陛下聖德，纂承大統，宜得良輔，以協雍熈，雖堯之盛，猶求稷契之佐，以協明聖之德。古人有言：『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』臣雖自展竭，無益庶政，謹上印綬節鉞，退還田里，以避賢路。」休引見慰喻。又下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守潘于外，值茲際會，羣公卿士，曁于朕躬，以奉宗廟。朕用憮然，若涉淵水。大將軍忠計內發，扶危定傾，安康社稷，功勳赫然。昔漢孝宣踐阼，霍光尊顯，襃德賞功，古今之通義也。其以大將軍為丞相、荊州牧，食五縣。」恩為御史大夫、衞將軍，據右將軍，皆縣侯。幹雜號將軍、亭侯，闓亦封亭侯。綝一門五侯，皆典禁兵，權傾人主，自吳國朝臣未甞有也。

綝奉牛酒詣休，休不受，齎詣左將軍張布；酒酣，出怨言曰：「初廢少主時，多勸吾自為之者。吾以陛下賢明，故迎之。帝非我不立，今上禮見拒，是與凡臣無異，當復改圖耳。」布以言聞休，休銜之，恐其有變，數加賞賜，又復加恩侍中，與綝分省文書。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，休執以付綝，綝殺之，由是愈懼，因孟宗求出屯武昌，休許焉，盡勑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，皆令裝載，所取武庫兵器，咸令給與。吳歷曰：綝求中書兩郎，典知荊州諸軍事，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，休特聽之，其所請求，一皆給與。將軍魏邈說休曰「綝居外必有變」，武衞士施朔又告「綝欲反有徵」。休密問張布，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。

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，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，綝聞之，不恱。夜大風發木揚沙，綝益恐。戊辰臘會，綝稱疾。休彊起之，使者十餘輩，綝不得已，將入，衆止焉。綝曰：「國家屢有命，不可辭。可豫整兵，令府內起火，因是可得速還。」遂入，尋而火起，綝求出，休曰：「外兵自多，不足煩丞相也。」綝起離席，奉、布目左右縛之。綝叩首曰：「願徙交州。」休曰：「卿何以不徙滕胤、呂據？」綝復曰：「願沒為官奴。」休曰：「何不以胤、據為奴乎！」遂斬之。以綝首令其衆曰：「諸與綝同謀皆赦。」放仗者五千人。闓乘船欲北降，追殺之。夷三族。發孫峻棺，取其印綬，斲其木而埋之，以殺魯育等故也。

綝死時年二十八。休恥與峻、綝同族。特除其屬籍，稱之曰故峻、故綝云。休又下詔曰：「諸葛恪、滕胤、呂據蓋以無罪為峻、綝兄弟所見殘害，可為痛心，促皆改葬，各為祭奠。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，一切召還。」

濮陽興傳

濮陽興字子元，陳留人也。父逸，漢末避亂江東，官至長沙太守。逸事見陸瑁傳。興少有士名，孫權時除上虞令，稍遷至尚書左曹，以五官中郎將使蜀，還為會稽太守。時琅邪王休居會稽，興深與相結。及休即位，徵興為太常衞將軍、平軍國事，封外黃侯。

永安三年，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，作浦里塘。詔百官會議，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，唯興以為可成。遂會諸兵民就作，功傭之費不可勝數，士卒死亡，或自賊殺，百姓大怨之。

興遷為丞相。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裹，邦內失望。

七年七月，休薨。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，乃勸興、布，於是興、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，皓旣踐阼，加興侍中，領青州牧。俄彧譖興、布追悔前事。十一月朔入朝，皓因收興、布，徙廣州，道追殺之，夷三族。

評曰：諸葛恪才氣幹略，邦人所稱，然驕且吝，周公無觀，況在於恪？矜己陵人，能無敗乎！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，則悔吝不至，何尤禍之有哉？滕胤厲脩士操，遵蹈規矩，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，必危之理也。峻、綝凶豎盈溢，固無足論者。濮陽興身居宰輔，慮不經國，協張布之邪，納萬彧之說，誅夷其宜矣。

##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

王蕃傳

王蕃字永元，廬江人也。愽覽多聞，兼通術藝。始為尚書郎，去官。孫休即位，與賀邵、薛瑩、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，皆加駙馬都尉。時論清之。遣使至蜀，蜀人稱焉，還為夏口監軍。

孫皓初，復入為常侍，與萬彧同官。彧與皓有舊，俗王挾侵，謂蕃自輕。又中書丞陳聲，皓之嬖臣，數譖毀蕃。蕃體氣高亮，不能承顏順指，時或迕意，積以見責。

甘露二年，丁忠使晉還，皓大會羣臣，蕃沈醉頓伏，皓疑而不恱，轝蕃出外。頃之請還，酒亦不解。蕃性有威嚴，行止自若，皓大怒，呵左右於殿下斬之。衞將軍滕牧、征西將軍留平請，不能得。江表傳曰：皓用巫史之言，謂建業宮不利，乃西巡武昌，仍有遷都之意，恐羣臣不從，乃大請會，賜將吏。問蕃「射不主皮，為力不同科，其義云何」？蕃思惟未荅，即於殿上斬蕃。出登來山，使親近將跳蕃首，作虎跳狼爭咋齧之，頭皆碎壞，欲以示威，使衆不敢犯也。此與本傳不同。　吳錄曰：皓每於會，因酒酣，輒令侍臣嘲謔公卿，以為笑樂。萬彧旣為左丞相，蕃嘲彧曰：「魚潛於淵，出水煦沫。何則？物有本性，不可橫處非分也。彧出自谿谷，羊質虎皮，虛受光赫之寵，跨越三九之位，犬馬猶能識養，將何以報厚施乎！」彧曰：「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，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，蕃上誣明選，下訕楨幹，何傷於日月，適多見其不知量耳。」　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，皓為大會，於會中殺蕃，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，彧時尚未為丞相，至秋乃為相耳。吳錄所言為乖互不同。

丞相陸凱上疏曰：「常侍王蕃黃中通理，知天知物，處朝忠蹇，斯社稷之重鎮，大吳之龍逢也。昔事景皇，納言左右，景皇欽嘉，歎為異倫。而陛下忿其苦辭，惡其直對，梟之殿堂，尸骸暴棄，邦內傷心，有識悲悼。」其痛蕃如此。蕃死時年三十九，皓徙蕃家屬廣州。二弟著、延皆作佳器，郭馬起事，不為馬用，見害。

樓玄傳

樓玄字承先，沛郡蘄人也。孫休時為監農御史。孫皓即位，與王蕃、郭逴、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，出為會稽太守，入為大司農。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，彧陳親密近識，宜用好人，皓因勑有司，求忠清之士，以應其選，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，主殿中事。玄從九卿持刀侍衞，正身率衆，奉法而行，應對切直，數迕皓意，漸見責怒。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，駐共耳語大笑，謗訕政事，遂被詔詰責，送付廣州。

東觀令華覈上疏曰：「臣竊以治國之體，其猶治家。主田野者，皆宜良信。又宜得一人緫其條目，為作維綱，衆事乃理。論語曰：『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！恭己正南面而已。』言所任得其人，故優遊而自逸也。今海內未定，天下多事，事無大小，皆當關聞，動經御坐，勞損聖慮。陛下旣垂意愽古，綜極藝文，加勤心好道，隨節致氣，宜得閑靜以展神思，呼翕清淳，與天同極。臣夙夜思惟，諸吏之中，任幹之事，足委杖者，無勝於樓玄。玄清忠奉公，冠冕當世，衆服其操，無與爭先。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，忠者惟正道而履之，如玄之性，終始可保，乞陛下赦玄前愆，使得自新，擢之宰司，責其後效，使為官擇人，隨才授任，則舜之恭己，近亦可得。」皓疾玄名聲，復徙玄及子據，付交阯將張弈，使以戰自效，陰別勑弈令殺之。據到交趾，病死。玄一身隨弈討賊，持刀步涉，見弈輒拜，弈未忍殺。會弈暴卒，玄殯斂弈，於器中見勑書，還便自殺。江表傳曰：皓遣將張弈追賜玄鴆，弈以玄賢者，不忍即宣詔致藥，玄陰知之，謂弈曰：「當早告玄，玄何惜邪？」即服藥死。　臣松之以玄之清高，必不以安危易操，無緣驟拜張弈，以虧其節。且禍機旣發，豈百拜所免？江表傳所言，於理為長。

賀邵傳

賀邵字興伯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吳書曰：邵，賀齊之孫，景之子。孫休即位，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，出為吳郡太守。孫皓時，入為左典軍，遷中書令，領太子太傅。皓兇暴驕矜，政事日弊。邵上疏諫曰：

古之聖王，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，垂拱袵席之上，明照八極之際者，任賢之功也。陛下以至德淑姿，統承皇業，宜率身履道，恭奉神器，旌賢表善，以康庶政。自頃年以來，朝列紛錯，真偽相貿，上下空任，文武曠位，外無山嶽之鎮，內無拾遺之臣；佞諛之徒拊翼天飛，干弄朝威，盜竊榮利，而忠良排墜，信臣被害。是以正士摧方，而庸臣苟媚，先意承旨，各希時趣，人執反禮之評，士吐詭道之論，遂使清流變濁，忠臣結舌。陛下處九天之上，隱百重之室，言出風靡，令行景從，親洽寵媚之臣，日聞順意之辭，將謂此輩實賢，而天下已平也。臣心所不安，敢不以聞。

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，荒亂之主樂聞其譽；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，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。是以古之人君，揖讓以進賢，虛己以求過，譬天位於乘犇，以虎尾為警戒。至於陛下，嚴刑法以禁直辭，黜善士以逆諫臣，眩燿毀譽之實，沈淪近習之言。昔高宗思佐，夢寐得賢，而陛下求之如忘，忽之如遺。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，才任輔弼，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。近鴻臚葛奚，先帝舊臣，偶有逆迕，昏醉之言耳，三爵之後，禮所不諱，陛下猥發雷霆，謂之輕慢，飲之醇酒，中毒隕命。自是之後，海內悼心，朝臣失圖，仕者以退為幸，居者以出為福，誠非所以保光洪緒，熈隆道化也。

又何定本趨走小人，僕隷之下，身無錙銖之行，能無鷹犬之用，而陛下愛其佞媚，假其威柄，使定恃寵放恣，自擅威福，口正國議，手弄天機，上虧日月之明，下塞君子之路。夫小人求入，必進姦利，定間妄興事役，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，結罝山陵，芟夷林莽，殫其九野之獸，聚其重圍之內，上無益時之分，下有損耗之費。而兵士罷於運送，人力竭於驅逐，老弱饑凍，大小怨歎。臣竊觀天變，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，四時逆節，日食地震，中夏隕霜，參之典籍，皆陰氣陵陽，小人弄勢之所致也。臣甞覽書傳，驗諸行事，災祥之應，所為寒慄。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，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，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，下追二君攘災之道，遠覽前代任賢之功，近寤今日謬授之失，清澄朝位，旌叙俊乂，放退佞邪，抑奪姦勢，如是之輩，一勿復用，廣延淹滯，容受直辭，祗承乾指，敬奉先業，則大化光敷，天人望塞也。

傳曰：「國之興也，視民如赤子；其亡也，以民為草芥。」陛下昔韜神光，潛德東夏，以聖哲茂姿，龍飛應天，四海延頸，八方拭目，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。自登位以來，法禁轉苛，賦調益繁；中宮內豎，分布州郡，橫興事役，競造姦利；百姓罹杼軸之困，黎民罷無已之求，老幼饑寒，家戶菜色，而所在長吏，迫畏罪負，嚴法峻刑，苦民求辦。是以人力不堪，家戶離散，呼嗟之聲，感傷和氣。又江邊戍兵，遠當以拓土廣境，近當以守界備難，宜特優育，以待有事，而徵發賦調，煙至雲集，衣不全短褐，食不贍朝夕，出當鋒鏑之難，入抱無聊之慼。是以父子相棄，叛者成行。願陛下寬賦除煩，振恤窮乏，省諸不急，盪禁約法，則海內樂業，大化普洽。夫民者國之本，食者民之命也，今國無一年之儲，家無經月之畜，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。內有離曠之怨，外有損耗之費，使庫廩空於無用，士民饑於糟糠。

又北敵注目，伺國盛衰，陛下不恃己之威德，而怙敵之不來，忽四海之困窮，而輕虜之不為難，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。昔大皇帝勤身苦體，創基南夏，割據江山，拓土萬里，雖承天贊，實由人力也。餘慶遺祚，至於陛下，陛下宜勉崇德器，以光前烈，愛民養士，保全先軌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，輕難得之大業，忘天下之不振，替興衰之巨變哉？臣聞否泰無常，吉凶由人，長江之限不可乆恃，苟我不守，一葦可航也。昔秦建皇帝之號，據殽函之阻，德化不脩，法政苛酷，毒流生民，忠臣杜口，是以一夫大呼，社稷傾覆。近劉氏據三關之險，守重山之固，可謂金城石室，萬世之業，任授失賢，一朝喪沒，君臣係頸，共為羈僕。此當世之明鑒，目前之烱戒也。願陛下遠考前事，近鑒世變，豐基彊本，割情從道，則成康之治興，聖祖之祚隆矣。

書奏，皓深恨之。邵奉公貞正，親近所憚。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，俱被詰責，玄見送南州，邵原復職。後邵中惡風，口不能言，去職數月，皓疑其託疾，收付酒藏，掠考千所，邵卒無一語，竟見殺害，家屬徙臨海。并下詔誅玄子孫，是歲天冊元年也，邵年四十九。邵子循，字彥先。虞預晉書曰：循丁家禍，流放海濵，吳平，還鄉里。節操高厲，童齔不羣，言行舉動必以禮讓。好學博聞，尤善三禮。舉秀才，除陽羨、武康令。顧榮、陸機、陸雲表薦循曰：「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，才鑒清遠，服膺道素，風操凝峻，歷踐三城，刑政肅穆，守職下縣，編名凡萃，出自新邦，朝無知己，恪居遐外，志不自營，年時倏忽，而邈無階緒，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。臣等並以凡才，累授飾進，被服恩澤，忝豫朝末，知良士後時，而守局無言，懼有蔽賢之咎，是以不勝愚管，謹冒死表聞。」久之，召為太子舍人。石冰破揚州，循亦合衆，事平，杜門不出。陳敏作亂，以循為丹陽內史，循稱疾固辭，敏不敢逼。于時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，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。後除吳國內史，不就。元皇帝為鎮東將軍，請循為軍司馬，帝為晉王，以循為中書令，固讓不受，轉太常，領太子太傅。時朝廷初建，動有疑議，宗廟制度皆循所定，朝野諮詢，為一時儒宗。年六十，太興二年卒。追贈司空，謚曰穆。循諸所著論，並傳於世。子隰，臨海太守。

韋曜傳

韋曜字弘嗣，吳郡雲陽人也。曜本名昭，史為晉諱，改之。少好學，能屬文，從丞相掾，除西安令，還為尚書郎，遷太子中庶子。時蔡頴亦在東宮，性好博弈，太子和以為無益，命曜論之。其辭曰：

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，疾沒世而名不稱，故曰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是以古之志士，悼年齒之流邁，而懼名稱之不立也。故勉精厲操，晨興夜寐，不遑寧息，經之以歲月，累之以日力，若寗越之勤，董生之篤，漸漬德義之淵，棲遲道藝之域。且以西伯之聖，姬公之才，猶有日昃待旦之勞，故能隆興周道，垂名億載，況在臣庶，而可以已乎？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，皆有累積殊異之迹，勞身苦體，契闊勤思，平居不墮其業，窮困不易其素，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，而黃霸受道於囹圄，終有榮顯之福，以成不朽之名。故山甫勤於夙夜，而吳漢不離公門，豈有游墮哉？

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，好翫博弈，廢事棄業，忘寢與食，窮日盡明，繼以脂燭。當其臨局交爭，雌雄未決，專精銳意，心勞體倦，人事曠而不脩，賔旅闕而不接，雖有太牢之饌，韶夏之樂，不暇存也。至或賭及衣物，徙棊易行，廉恥之意弛，而忿戾之色發，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，所務不過方罫之間，勝敵無封爵之賞，獲地無兼土之實，技非六藝，用非經國；立身者不階其術，徵選者不由其道。求之於戰陣，則非孫、吳之倫也；考之於道藝，則非孔氏之門也；以變詐為務，則非忠信之事也；以劫殺為名，則非仁者之意也；而空妨日廢業，終無補益。是何異設木而擊之，置石而投之哉！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，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，臨事且猶旰食，而何博弈之足耽？夫然，故孝友之行立，貞純之名彰也。

方今大吳受命，海內未平，聖朝乾乾，務在得人，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，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，百行兼苞，文武並騖，博選良才，旌簡髦俊，設程試之科，垂金爵之賞，誠千載之嘉會，百世之良遇也。當世之士，宜勉思至道，愛功惜力，以佐明時，使名書史籍，勳在盟府，乃君子之上務，當今之先急也。

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？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？衮龍之服，金石之樂，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。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，是有顏、閔之志也；用之於智計，是有良、平之思也；用之於資貨，是有猗頓之富也；用之於射御，是有將帥之備也。如此，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。

和廢後，為黃門侍郎。孫亮即位，諸葛恪輔政，表曜為太史令，撰吳書，華覈、薛瑩等皆與參同。孫休踐阼，為中書郎、博士祭酒。命曜依劉向故事，校定衆書。又欲延曜侍講，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，事行多玷，憚曜侍講儒士，又性精确，懼以古今警戒休意，固爭不可。休深恨布，語在休傳。然曜竟止不入。

孫皓即位，封高陵亭侯，遷中書僕射，職省，為侍中，常領左國史。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。皓以問曜，曜荅曰：「此人家筐篋中物耳。」又皓欲為父和作紀，曜執以和不登帝位，宜名為傳。如是者非一，漸見責怒。曜益憂懼，自陳衰老，求去侍、史二官，乞欲成所造書，以從業別有別付，皓終不聽。時有疾病，醫藥監護，持之愈急。

皓每饗宴，無不竟日，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，雖不悉入口，皆澆灌取盡。曜素飲酒不過二升，初見禮異時，常為裁減，或密賜茶荈以當酒，至於寵衰，更見偪彊，輒以為罪。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，以嘲弄侵克，發摘私短以為歡。時有愆過，或誤犯皓諱，輒見收縛，至於誅戮。曜以為外相毀傷，內長尤恨，使不濟濟，非佳事也，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。皓以為不承用詔命，意不忠盡，遂積前後嫌忿，收曜付獄，是歲鳳皇二年也。

曜因獄吏上辭曰：「囚荷恩見哀，無與為比，曾無芒氂有以上報，孤辱恩寵，自陷極罪。念當灰滅，長棄黃泉，愚情慺慺，竊有所懷，貪令上聞。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，其所紀載旣多虛無，在書籍者亦復錯謬。囚尋按傳記，考合異同，采摭耳目所及，以作洞紀，起自庖犧，至於秦、漢，凡為三卷，當起黃武以來，別作一卷，事尚未成。又見劉熙所作釋名，信多佳者，然物類衆多，難得詳究，故時有得失，而爵位之事，又有非是。愚以官爵，今之所急，不宜乖誤。囚自忘至微，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，欲表上之。新寫始畢，會以無狀，幽囚待命，泯沒之日，恨不上聞，謹以先死列狀，乞上言祕府，於外料取，呈內以聞。追懼淺蔽，不合天聽，抱怖雀息，乞垂哀省。」

曜兾以此求免，而皓更怪其書之垢，故又以詰曜。曜對曰：「囚撰此書，實欲表上，懼有誤謬，數數省讀，不覺點污。被問寒戰，形氣吶吃。謹追辭叩頭五百下，兩手自搏。」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：「曜運值千載，特蒙哀識，以其儒學，得與史官，貂蟬內侍，承荅天問，聖朝仁篤，慎終追遠，迎神之際，垂涕勑曜。曜愚惑不達，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，而拘繫史官，使聖趣不叙，至行不彰，實曜愚蔽當死之罪。然臣慺慺，見曜自少勤學，雖老不倦，探綜墳典，溫故知新，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，外吏之中少過曜者。昔李陵為漢將，軍敗不還而降匈奴，司馬遷不加疾惡，為陵遊說，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，欲使畢成所撰，忍不加誅，書卒成立，垂之無窮。今曜在吳，亦漢之史遷也。伏見前後符瑞彰著，神指天應，繼出累見，一統之期，庶不復乆。事平之後，當觀時設制，三王不相因禮，五帝不相沿樂，質文殊塗，損益異體，宜得曜輩依準古義，有所改立。漢氏承秦，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，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。又吳書雖已有頭角，叙贊未述。昔班固作漢書，文辭典雅，後劉珍、劉毅等作漢記，遠不及固，叙傳尤劣。今吳書當垂千載，編次諸史，後之才士論次善惡，非得良才如曜者，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。如臣頑蔽，誠非其人。曜年已七十，餘數無幾，乞赦其一等之罪，為終身徒，使成書業，永足傳示，垂之百世。謹通進表，叩首百下。」皓不許，遂誅曜，徙其家零陵。子隆，亦有文學也。

華覈傳

華覈字永先，吳郡武進人也。始為上虞尉、典農都尉，以文學入為祕府郎，遷中書丞。

蜀為魏所并，覈詣宮門發表曰：「閒聞賊衆蟻聚向西境，西境艱險，謂當無虞。定聞陸抗表至，成都不守，臣主播越，社稷傾覆。昔衞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，今道里長遠，不可救振，失委附之土，棄貢獻之國，臣以草芥，竊懷不寧。陛下聖仁，恩澤遠撫，卒聞如此，必垂哀悼。臣不勝忡悵之情，謹拜表以聞。」

孫皓即位，封徐陵亭侯。寶鼎二年，皓更營新宮，制度弘廣，飾以珠玉，所費甚多。是時盛夏興工，農守並廢，覈上疏諫曰：

臣聞漢文之世，九州晏然，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，歸劉氏之寬仁，省役約法，與之更始，分王子弟以藩漢室，當此之時，皆以為泰山之安，無窮之基也。至於賈誼，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，可為長嘆息者六，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，火未及然而謂之安。其後變亂，皆如其言。臣雖下愚，不識大倫，竊以曩時之事，揆今之勢。

誼曰復數年閒，諸王方剛，漢之傅相稱疾罷歸，欲以此為治，雖堯舜不能安。今大敵據九州之地，有太半之衆，習攻戰之餘術，乘戎馬之舊勢，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，其猶楚漢勢不兩立，非徒漢之諸王淮南、濟北而已。誼之所欲痛哭，比今為緩，抱火卧薪之喻，於今而急。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，察今勢之如此，故廣開農桑之業，積不訾之儲，恤民重役，務養戰士，是以大小感恩，各思竭命。期運未至，早棄萬國。自是之後，彊臣專政，上詭天時，下違衆議，亡安存之本，邀一時之利，數興軍旅，傾竭府藏，兵勞民困，無時獲安。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，哀苦之餘民耳。遂使軍資空匱，倉廩不實，布帛之賜，寒暑不周，重以失業，家戶不贍。而北積穀養民，專心東向，無復他警。蜀為西藩，土地險固，加承先主統御之術，謂其守御足以長乆，不圖一朝，奄至傾覆。脣亡齒寒，古人所懼。交州諸郡，國之南土，交阯、九真二郡已沒，日南孤危，存亡難保，合浦以北，民皆搖動，因連避役，多有離叛，而備戍減少，威鎮轉輕，常恐呼吸復有變故。昔海虜窺窬東縣，多得離民，地習海行，狃於往年，鈔盜無日，今胷背有嫌，首尾多難，乃國朝之厄會也。誠宜住建立之役，先備豫之計，勉墾殖之業，為饑乏之救。惟恐農時將過，東作向晚，有事之日，整嚴未辦。若舍此急，盡力功作，卒有風塵不虞之變，當委版築之役，應烽燧之急，驅怨苦之衆，赴白刃之難，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。如但固守，曠日持乆，則軍糧必乏，不待接刃，而戰士已困矣。

昔太戊之時，桑穀生庭，懼而脩德，怪消殷興。熒惑守心，宋以為災，景公下從瞽史之言，而熒惑退舍，景公延年。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，言發於口而通神明，臣以愚蔽，誤忝近署，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，仰慙俯愧，無所投處。退伏思惟，熒惑桑穀之異，天示二主，至於他餘錙介之妖，近是門庭小神所為，驗之天地，無有他變，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，明珠旣覿，白雀繼見，萬億之祚，實靈所挺，以九域為宅，天下為家，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。又今之宮室，先帝所營，卜土立基，非為不祥。又楊市土地與宮相接，若大功畢竟，輿駕遷住，門行之神，皆當轉移，猶恐長乆未必勝舊。屢遷不可，留則有嫌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。臣省月令，季夏之月，不可以興土功，不可以會諸侯，不可以起兵動衆，舉大事必有大殃。今雖諸侯不會，諸侯之軍與會無異。六月戊己，土行正王，旣不可犯，加又農月，時不可失。昔魯隱公夏城中丘，春秋書之，垂為後戒。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，而犯天地之大禁，襲春秋之所書，廢敬授之上務，臣以愚管，竊所未安。

又恐所召離民，或有不至，討之則廢役興事，不討則日月滋慢。若悉並到，大衆聚會，希無疾病。且人心安則念善，苦則怨叛。江南精兵，北土所難，欲以十卒當東一人。天下未定，深可憂惜之。如此宮成，死叛五千，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，若到萬人，則倍益十萬，病者有死亡之損，叛者傳不善之語，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。今當角力中原，以定彊弱，正於際會，彼益我損，加以勞困，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。

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，曰國非其國，安寧之世戒備如此，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。今雖頗種殖，閒者大水沈沒，其餘存者當須耘穫，而長吏怖期，上方諸郡，身涉山林，盡力伐材，廢農棄務，士民妻孥羸小，墾殖又薄，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。州郡見米，當待有事，冗食之衆，仰官供濟。若上下空乏，運漕不供，而北敵犯疆，使周、召更生，良、平復出，不能為陛下計明矣。臣聞君明者臣忠，主聖者臣直，是以慺慺，昧犯天威，乞垂哀省。

書奏，皓不納。後遷東觀令，領右國史，覈上疏辭讓，皓荅曰：「得表，以東觀儒林之府，當講校文藝，處定疑難，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，乞更選英賢。聞之，以卿研精墳典，博覽多聞，可謂恱禮樂敦詩書者也。當飛翰騁藻，光贊時事，以越楊、班、張、蔡之疇，怪乃謙光，厚自菲薄，宜勉脩所職，以邁先賢，勿復紛紛。」

時倉廩無儲，世務滋侈，覈上疏曰：「今寇虜充斥，征伐未已，居無積年之儲，出無應敵之畜，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。夫財穀所生，皆出於民，趨時務農，國之上急。而都下諸官，所掌別異，各自下調，不計民力，輒與近期。長吏畏罪。晝夜催民，委舍佃事，遑赴會日，定送到都，或蘊積不用，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。到秋收月，督其限入，奪其播殖之時，而責其今年之稅，如有逋懸，則籍沒財物，故家戶貧困，衣食不足。宜暫息衆役，專心農桑，古人稱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饑，一女不織，或受其寒，是以先王治國，惟農是務。軍興以來，已向百載，農人廢南畝之務，女工停機杼之業。推此揆之，則蔬食而長饑，薄衣而履冰者，固不少矣。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。二謂求其為己勞也，求其為己死也。三謂饑者能食之，勞者能息之，有功者能賞之。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，則怨心生而功不建。今帑藏不實，民勞役猥，主之二求已備，民之三望未報。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，寒者不俟狐狢而後溫，為味者口之奇，文繡者身之飾也。今事多而役繁，民貧而俗奢，百工作無用之器，婦人為綺靡之飾，不勤麻枲，並繡文黼黻，轉相倣效，恥獨無有。兵民之家，猶復逐俗，內無儋石之儲，而出有綾綺之服，至於富賈商販之家，重以金銀，奢恣尤甚。天下未平，百姓不贍，宜一生民之原，豐穀帛之業，而棄功於浮華之巧，妨日於侈靡之事，上無尊卑等級之差，下有耗財費力之損。今吏士之家，少無子女，多者三四，少者一二，通令戶有一女，十萬家則十萬人，人織績一歲一束，則十萬束矣。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，數年之間，布帛必積。恣民五色，惟所服用，但禁綺繡無益之飾。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，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，五采之飾，足以麗矣。若極粉黛，窮盛服，未必無醜婦；廢華采，去文繡，未必無美人也，若實如論，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，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？此救乏之上務，富國之本業也，使筦、晏復生，無以易此。漢之文、景，承平繼統，天下已定，四方無虞，猶以彫文之妨農事，錦繡之害女紅，開富國之利，杜饑寒之本。況今六合分乖，犲狼充路，兵不離疆，甲不解帶，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，充府藏之積哉？」

皓以覈年老，勑令草表，覈不敢。又勑作草文，停立待之。覈為文曰：「咨覈小臣，草芥凡庸。遭眷值聖，受恩特隆。越從朽壤，蟬蛻朝中。熈光紫闥，青璅是憑。毖挹清露，沐浴凱風。效無絲氂，負闕山崇。滋潤含垢，恩貸累重。穢質被榮，局命得融。欲報罔極，委之皇穹。聖恩雨注，哀棄其尤。猥命草對，潤被下愚。不敢違勑，懼速罪誅。冐承詔命，魂逝形留。」

覈前後陳便宜，及貢薦良能，解釋罪過，書百餘上，皆有補益，文多不悉載。天冊元年以微譴免，數歲卒。曜、覈所論事章疏，咸傳於世也。

評曰：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，弘博多通；樓玄清白節操，才理條暢；賀邵厲志高潔，機理清要；韋曜篤學好古，博見羣籍，有記述之才。胡冲以為玄、邵、蕃一時清妙，略無優劣。必不得已，玄宜在先，邵當次之。華覈文賦之才，有過於曜，而典誥不及也。予觀覈數獻良規，期於自盡，庶幾忠臣矣。然此數子，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，強死其理，得免為幸耳。